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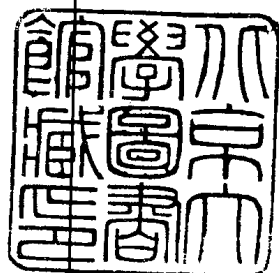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

貳輯·貳拾壹冊

#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貳輯 · 貳拾壹冊目錄

明季寔錄四卷 [清] 顧炎武撰

一

明末紀事補遺十卷 [清] 不著撰者

七九

全桐紀畧不分卷 [清] 王燮燿撰

三二五

舌擊編五卷 [清] 沈儲撰

三五三

灑潏囊五卷 [清] 李馥榮撰

四七七

三湘從事錄一卷 [明] 蒙正發撰 [清] 金永森輯注

五五九

平回志八卷 [清] 楊毓秀撰

六〇七

覺迷要錄四卷 [清] 葉德輝輯

七二五

〔清〕顧炎武撰

明季寔錄四卷

清鈔本



明季寔錄目錄

卷之一

諸臣乞貸疏

監國福王詔書

監國福王謄書

福王登極詔書 國號弘光

南中近報

弘光上諭

大清檄文

目錄

長安道上謄出關賊謀逆詐譎罪狀以醒民

迷正訛復仇說

新進士南歸口述寔錄

賊臣改六部政府放

迎降擁戴賊臣紀

徐州孝廉關古古名爾梅貽武愫詩

同僧夜飯有感

燕邸寔抄

卷之二



從關賊破京城偽官攷

泣鼎傳真錄

關中吳鴻磐染血書

西蜀拔貢日樵道人吳邦策一匡甫記

勲戚臣死節紀

文武臣死節紀

工科抄叅工部表忠故事猶存疏

應立祀文臣二十四人紀

應正祀女人九人紀

目錄

二

應附祀文臣七人紀

應正祀武臣七人紀

應正祀內臣一人附後

應附祀內臣六人附後

應附祀武臣十五人紀

一等甘心從賊應磔

一等身臨北庭或甘心事北或不忘 本朝

有報効姑候一二年之後定奪

二等擬應斬擬長繫秋決

三等應絞擬贖  
四等應戍擬贖  
五等應徒擬贖  
六等擬杖應贖  
存疑擬另議

卷之三

從逆諸臣攷  
幸免諸臣攷  
誅戮諸臣攷

目錄

三

明季寔錄目錄終

目錄

四

疏  
虎口餘生記  
塘報稿

御史題奏秦中死難各官併榆林失地情形疏

殉節各官籍貫

附錄蒼世兄西陽雜筆

刑辱諸臣攷  
削髮受刑諸臣攷  
潛身諸臣攷  
叛逆奸臣及賊授偽官攷  
大學士請申大逆上諭  
諸臣題奏殉難死節上諭  
陝西監軍鄉史題奏諸臣殉難請旌表疏

卷之四

鹿城募建報  
國道場追薦忠魂水陸大會



明季寔錄卷之一

古吳顧炎武寧人氏



洪之馬是求各付有司轉輸留計此則事強從便氣易為豪至登壘巨商聯田富室若與縉紳並舉亦自

諸臣乞貸疏

悲夫北塵未殄寇焰旋騰血濺天潢烽傳陵寢貨又如乎寔令在將處士之號未可保其素封凡稱

秦稱天府誰能封以一丸晉有霸圖無復追其三駕多算之有餘總賴

迺者介馬橫馳夫畿輔羽書不絕於殿廷南北聖恩之無外欲與共為義士多方亦賴同盟偶值佳

之耗莫通河山之險盡失天威不測極知漢天子緣毋忘善誘譬以同舟之誼但凡在千八百國疇非

自有神靈兵勢無嘗豈得謝大傳但憑歌嘯留都王臣揆諸恤緯之心決不至二十四城遂無男子嗚

係四方之率司馬有九伐之經義不共天行將指日呼親郊乃雍容之事唐莊尚有崇韜出塞本徵倖之

卷一

一

卷一

二

克襄大舉寔賴同仇請無分官遊無分家食或世貴圖漢武迺逢卜武矧茲何日敢曰無從不惟社稷

如王謝或最勝若金張或子虛之以賢起或輓輅之之憂即是身家之等始賊之巧於為餌時亦有優孟

以談興乃至射策孝廉明經文學亦往往名班國士之仁迨我之既入其樊莫不嬰地獄之罰齊姜宋子

索為里雄合無各抒壯謀各團義旅仗不需於武庫相牽而入平簾珠戶綺窓所過便成甌脫來俊臣之

糗無壅於郇厨飛附大軍力爭一決但羣策直承刑具公卿之被拷者痛嘗鄭安上之畫圖老弱之愛

黃鉞豈賊運得有白頭醜類立殲普天大醜此則萬上工者酷肖是皆難民所說足令聽者寒心夫連歲

代之所瞻仰雖九廟為之鑒臨者也倘策未暇夫報陷知西安太原武昌等處皆行省也其中金次何

即戎必義且先於助餉多或抵小國之賦少則割千止一家牙籤正不勝紀若六時之牛酒不之雖八公

人之家幸濟危欂何強高之牛足惜即非長物亦曹之草木可驅尺生一慳遂成胥溺豈不冤哉欲圖穩

著須問前車誠清夜而念 上恩雖何曾之萬錢有  
 難下咽更援古以籌時象豈王衍之三窟便可藏身  
 同舟即一家破巢無完卵可不思之又重思之也哉  
 法等智不足以效謀憤何辭以即死寔切執父之願  
 輒通托鉢之呼人理苟存我求必應如或纏情阿堵  
 絕念封疆睢陽之援竟停則霽雲抽誓言之矢荊州  
 之衆獨擁則温嶠有迴指之旗封章尚達於 北辰  
 奮筆敢驚於南史是為過計亦有癡衷見起  
 君親約臨

卷一

三

天日法等無任斫地呼天捶心瀝血之至

南京兵部尚書 史可法

戶部尚書 高弘圖

工部尚書 程註

右都御史 張慎言

兵部尚書 呂大器

侍讀 姜曰廣

常卿 何應瑞

府尹 劉士楨

鴻卿 僕丞 吏科 戶科 御史

卷一

四

朱之臣

姚思孝

李沾

羅萬象

郭維經

陳良弼

周元泰

米壽圖

王孫蕃

朱國昌全頓首懇



監國福王詔書

崇禎十七年五月

監國福王諭曰我國家

二祖開天昭宣鴻烈

列宗繼緒累積深仁歷今三百年来民自高曾以逮

子孫世享太平代受亭育其在

大行皇帝躬行節儉勵志憂勤宵旰十有七載力圖在朝廷原非得已而民力則已困窮今寇難未平軍

勦寇安民昊天不弔寇虐日猖乃敢震驚宮闕以興正棘盡行蠲派亦所不能姑先將新加練餉及十

致於

南都孤夙夜兢兢惟思迅掃妖氛廓清大難上慰

祖天下對四海忠孝之道庶幾無虧祈追深愆敢不

戮力德涼任重如墜谷淵同仇是助猶賴爾臣民其

與天下更始可大赦天下所有應行事宜開列于後

計開

連年因寇猖獗急欲蕩平因而加派繁興政多苟且

與正棘盡行蠲派亦所不能姑先將新加練餉及十

二年以後一切雜派盡行蠲免其餘新舊兩餉及十

卷一

五

卷一

六

龍馭升遐英靈訴天怨氣結地嗚呼慟哉賊囚而屠二年以前各項額徵暫且仍舊俟寇平之日再行減

截我百官殺掠我百姓滔天之惡蓋載不容神人共微貪吏猾胥朦朧混派朝廷嘉惠窮民之意不獲下

憤孤避亂江淮驚聞凶訃既痛究詔差官會同撫按官即行拿問一面題知如撫按

社稷之墟益激狗私容庇併行重處共計三十款不及細錄

父母之讐矢不俱生志圖必報然度德量力徘徊未嗚乎自有

堪終夜拊膺悲涕永嘆乃茲臣庶敬爾來迎謂倡義乾坤解慈禍亂之慘凡為臣子誰無忠義之心漢德

不可無主神罷不可久虛因序謬推連章勸進固辭可思周命未改惟爾臣民尚其勗哉匡予不逮布告

未獲勉狗輿情於崇禎十七年五月初四日暫受

選邇咸使聞知

監國之號朝見臣民於

監國福王騰黃

監國福王諭曰嗚乎予小子涼德未堪國家多難如  
何昊天降此鞠凶嗚乎慟哉惟

先帝以天縱神資丕承

祖宗弘緒適逢國步多艱民生日蹙而勤學力政罔  
有休暇冀堯舜之深仁挽叔季於唐虞念茲在茲無  
時或怠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如

先帝之焦勞者也不期以禮便臣而臣忍以不忠報  
以仁養民而民忍以不義報彞倫攸斁報施反常自

卷一

七

有生民以來亦未有甚如今日者也馴見妖氛日熾  
戮我赤子辱我宗藩毀傷我陵殿四海人心莫  
不欲滅此而後朝食乃

先帝愛惜愈加招撫彌切至於餉初增而又減將已  
敗而仍收官極貪極酷而仍用無非欲化頑為良撥  
亂歸治嗚呼慟哉何

皇天不弔遂至有三月十有九日之事爰及國母  
掩照相從徽音頓杳遺烈如生信乾坤之令德肆  
節義以雙成然而慘變殊常貽羞千古孤雖渺質片

氣猶存暫膺監國益切除凶謹告哀於臣民庶憐予

而多助知爾同心淒感何極喪禮依舊制以日易月

二十七日釋服毋禁民間音樂嫁娶督撫鎮守都布

按三司官員地方攸係不許擅離職守聞喪之日止

於本處哭三日進香遣官代行衛所府州縣上官並

免進香諭告中外咸使聞知

卷一

八



福王登極詔書 國號弘光

福藩總督馬士英致書南中言已傳諭將將士奉

皇帝詔曰我國家受天鴻佑奕世滋昌保大定功福王為三軍主廿七日諸臣謁陵定議勲臣有當重熙累洽自

面訾及文臣者廿八日哭告

高皇帝龍飛奠鼎而已卜無疆之歷矣朕嗣守藩服太廟兵部尚書史可法督師浦口先於廿六日具公播遷江淮羣臣百姓共推繼序跋涉來迎請正位號啟迎

予暫允監國攝理萬幾乃累箋勸進拒辭弗獲謹於王矣差禮部司務迎至儀真廿九日午後五月十五日祇告

王舟泊燕子磯三十日百官恭迎見

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於南都猥以藐窮王答兵部尚書大意謂國母尚無消息隻身避難荷茲神器惟我宮眷未携一人初意欲避在浙東僻地迎立決不敢

卷一

九

卷一

十

大行皇帝英明振古勤儉造邦殫宵旰以經管希蕩當等語及挨次進見對勲臣痛哭素衣角帶羣臣行平之績效乃潢池盜弄鐘簷震驚燕畿掃地以蒙塵禮皆以手扶持茶款語極其寬和言及迎立即力辭龍馭賓天而上涉三靈共憤萬姓同仇朕惟涼德言封疆大計惟仗眾位先生主持五月初一日辰刻弗勝遺弓抱痛敢辭薪膽之瘁誓圖俘馘之功尚賴王自水西門起駕由城外至親賢戮力助勦助予敵愾其以明年為弘光元年與孝陵乘馬從西門入饗殿以東門乃御路也拜謁罷民更始大赦天下所有事宜另行列款

南中近報

城至東華門步行過皇極殿謁奉先殿出西華門駐徘徊良久問懿文太子陵欲往瞻拜從朝陽門進

南京廿一日備知北京被陷確信九鄉科道連日會蹕於內守備府百官進見行四拜禮王傳上殿共商戰守之事史可法奏對良久魏國公議以親以賢俱及

內守備各有奏靈壁湯國祚以戶部捐餉不發為言佳以人心大意為言

詞義憤激兵部侍郎呂大器呵止之御史初彪佳奏王遜謝如初令百官退止留兵部及內守備進內議以綱紀法度為立國之本言頒大號及用人二事朝事少頃再入班上勸進第一箋攝禮部呂大器跪奏罷大臣科道俱會議於內守備家議登極監國咸以王傳旨暫領監國百官退少頃又進第二箋先行監國為便蓋愈推讓愈見

王之賢明且總師討賊申復國恥無有欲登大位之日百官朝服王行告天禮具祝文焚時飄入雲意可使諸藩攝服而江北諸大將使共與推戴則將端眾以為異

士亦宜歡欣乃以金鑄監國之寶又商枚卜及冢宰王陞殿百官行四拜禮魏國公進監國之寶之事是日人情鼓舞

王受訖再行四拜禮乃退早間有傳後日即登極者

卷一

十一

卷一

十二

王輦所至都民聚觀生員及在籍官沿途皆有恭迎大司馬以人言搖搖亦欲再勸進御史初彪佳力爭者有云先一日兩大星夾日是日五色雲見初二日謂監國之名極正而

王名見百官升殿議事大臣面奉勸進

王之賢德益彰令監國不兩日而即登極何以服人

王辭愈堅大意以人生忠孝為本今大仇未報是不心而謝江北諸將士斷宜發喪服之滿後使德澤及

能事君父遭慘死母后無消息是不能事親斷無登人大臣推戴攝禮部呂大器魏國公徐弘基議皆協

位之禮言訖涕泣又言東宮與永定二王見在賊中乃定其議攝禮部史可法邀諸臣會推閣臣家臣舊

或可致之且桂惠瑞三王皆本王之叔聽諸先生擇例五府不入班行時因恐文武不和乃共商一番閣

賢迎立史科李治同科道奏以朝廷宜肅蓋因廢指員推史可法姜日廣高弘圖冢臣正推張慎言陪推

諸臣有溷入迎賀故也科道入奏迎立之意御史彪劉宗周先是有傳高杰之兵已入淮揚大掠且有已

欲入朝兵將家眷安頓江南之語職方司萬元吉欲  
親出諭立是日得高鎮及劉鎮書頗申大義去且早  
發喪行哭臨大禮且約史大司馬過江共議恢復

弘光上諭七月二十七日

上傳 聖諭一道朕遭九六之運車書間阻方資羣  
策旋軫故都時復秋高共滋舟漏乃自殿爭起釁馴  
至穴間成風封事雖勤廟莫安在

先帝神資獨斷彙納衆流 天不降康咎豈在上本  
凜從翼爾文武大小諸臣鑒於前車不遠精白乃心  
恢復王室昔漢時起於艱難丙魏合志唐肅興於灵  
武李郭平心若彼盾此矛爾虞我詐袒分左右口稱  
京黃天下事不堪再壞且視朕為何如上茲特諭爾

卷一

十三

卷一

十四

諸臣和衷集事息爭圖功勿頸之交仇忘朝廷庶簡  
同車之雅嫌弭復恂朝廷以此望爾諸臣諸臣以此  
體朝廷德意庶君臣之間禮全始終不則  
祖宗成憲弗尚姑息各宜欽承朕言不再特諭

大清檄文

予聞不共戴天者君父之仇救災恤患者隣國之義表揚輕徭薄賦用賢使能苟濟生民惟力是視深痛  
洪惟爾

大明太祖高皇帝斥逐胡元剪我仇國永世宥民代厲兵秣馬必殲醜類以靖萬邦非有富天下之心寔為  
有哲王近乎末造吏偷民窮羣盜滿野然

大行崇禎皇帝秉恭儉之心弘仁孝之行德高勢替節鉞將吏及布衣豪傑之懷忠慕義者或世受國恩  
維日不寧蠢茲逆賊李自成狗盜之雄鴟高獸視忘我新膺異眷或自矢從王皆懷故國之悲孰無雪恥

累世之深恩逞滔天之大惡喋血京師逼殞帝后焚燒宮寢流毒縉紳以金銀為營窟視百姓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  
帝后焚燒宮寢流毒縉紳以金銀為營窟視百姓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

卷一

十五

卷一

十六

如草菅

皇天震怒日月無光大清皇帝義切同仇用伸弔誼其有量力不敵北面歸誠者當各搜勁旅佐我西

伐六師方整蟻眾忽奔斬馘擄遺川音各量游魂西征或削平所屬用以自效無不開懷延納樂共功名  
遁指日擒夷予用息馬燕京撫茲黎庶為爾

大行皇帝縞素三日喪祭盡哀謚日舉行若國無成主人懷二心或假立愚弱寔肆跋扈

宗瑞皇帝陵日思陵梓宮聿新寢園增固凡諸后之本謀或陽附本朝陰行草竊之奸究此皆民之蠹  
妃各以禮葬諸陵松柏勿採勿樵惟爾率土臣民所賦國之寇仇予予定三秦即移師南討殪彼鯨鯢必

欲請致於無遺種嗚乎順逆易判勉忠臣義士之心南北何殊

大行皇帝者我大清無不曲体斯誠有崇靡缺宗藩皇天后土之眷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長安道上騰出關賊謀逆作偽罪狀以醒民正訛復仇說 爭奔九門慘為賊兵所據且詐傳云我來安爾百姓  
闖賊李自成陝西米脂縣人一丁不識齒年响馬營百姓毋得驚惶令黃紙為號順民二字貼於門額懸  
生故號箭中厥目而眇聞河南杞縣舉人李嚴又名即不妄殺是日酉時 先帝披髮跣足崩於大內免  
李半公子嘯聚一方互同謀逆嚴死斬潼關而入秦耳山內監王使之俊跪縊於帝前 遺詔於衣袂云  
盜仁義之虛聲播強暴之寔事偽示傳云殺一人如只因朕失天下無顏冠履見人有百姓不可戮百官  
殺我父淫一人如淫我父淫一婦如淫我母反毀我不可留之諭 周后 袁妃不憚一死隨 先帝於  
先帝加派等語其寔貪詐淫酷亘古未聞甲申歲地下諸宮嬪投竄而出者復為攔入闖賊潛駐殿庭  
首日僭帝於秦擅改國號大順永昌元年二月間西宮中怨慘難述賊兵數不盈萬兼以童穉揮伍揚寡  
犯太原有等偽儒誤信偽示妄希自保強率百姓啟為衆虛張賊勢屯於民房遍城男女為賊燒鍋練馬

卷一

十七

卷一

十八

門遠迎遂陷賊網反受慘酷我 先帝隨出榜諭禁一更時分有駐本家者捆打勒索銀兩飾服姦妻女  
止訛傳京師內外奸細雜處雜處雖有嚴諭竟不早婢妾又時或沿瓦竊入隣家被其辱者含羞不忍言  
悟及陷寧武周遇吉焚家直迫居庸關枵戍倒戈採更出奸計殺一降兵於棊盤街詐稱賊兵奸姦人妻  
無寔報隨議八監出鎮飢殘散兵悉拔監伍守不成子者棄市示警日後都中生員李名世賊奸其女赴  
守戰不成戰觀望都外而都外都內之隊伍蓋空亾稟劉賊將捆賊及生員並女威嚇女子不敢招認反  
都之禍寔基於此矣不料賊兵三月十七日突擁城屍分生員二十日又出偽榜凡在京大小官員一概  
下樞司令箭不行無計出城兵桶已落子奸監之手報名彙察令長班內外搜尋不許人家容匿各官時  
矣十八日申刻賊兵竊入彰義門巡城太監杜秩亨有投寺祝髮者有焚縊投井者有畏怯朝見者二十  
等獻城十九日辰時賊兵皆入內城守雄遊兵棄械一日朝見自辰至晡逐名點察撥賊各嚴如囚犯押

赴劉李二賊將鞠究刑拷追此銀兩或數萬金或數許大京師三日而突入總因將相不能冲敵倘有一千金又數百金慘刑之下不惟無倖生亦且無完膚隊擁來我等盡散而去矣安能飽吾所欲哉至四月矣或以宰輔而哀告願効犬馬或以御史而叩首於初間拷索各官殆盡遍訪街市勒各當舖商賈等行兵卒之前敗名喪國亦云極矣

及一切紳監富民甚至賣醬醋寺僧開茶飯小店亦惟尚書倪元璐見幾先縊戎政尚書王家彥陞城暴必搜括盡錙以滿谿壑初七夜令五城偽兵馬各亡輔臣范景文都御史李邦華副都御史施邦曜唐脩車數百輛財寶星運入秦舍子女玉帛之外別無事劉理順等皆不避難而殉節樞部主政成德致酒大志若獄囚概行審釋或授為濟寧道等官令順天鷄以祭先帝簡討汪偉留詩句以旌厥忱從容就府考選儒生有受愚而赴考者分別等第授道府官死共計二十餘員其投遞降表及續尾勸進者亦二及知州知縣等官羈眷屬於都為質賊兵押赴菴任

### 卷一

### 十九

### 卷一

### 二十

十餘員反被賊面叱碎表若惠安伯張慶臻舉家自總兵吳三桂探其舉動屢報邊急以誘其出初九日焚襄城伯李國禎罵賊不屈侃侃直言要以帝禮殯帥兵大數之斬首千餘級賊聞之而惧十三日留賊

太師牛金星監守借征東之繇携我兩皇子各騎

有太子勿毀宗祀不惧刀鑊氣何壯也先帝賴以一馬於前闖賊自張一小黃蓋於後東出齊化門其歸陵襄城之力不小矣賊將劉國公夾打慘刑俱是隨兵寥寥可指而數是日行至張家灣奔宿天津衛此人所囑訊決朝臣枉用鉄夾棍斷人足拖人腦項僅見數十賊兵往來河畔絡繹窺探二十七日過德斃杖下若庶吉士張家玉面訴賊十罪受袒刑七日州偽知州及道官奉行賊政搯拷紳民閣前部謝陞不死可不謂愧鬚眉矣不能決絕一死君子惜之賊限追銀十萬兩自贖不從乃高之衛弁謝閣部願出卒嘗語人曰我等本無大志不過來此游戲耳詎料資金召募鄉勇互相捍禦先除偽官與眾放死

欽差提督京城內外禁門杜秩亭靜海人  
提督京城內外巡捕訓練兵馬司禮監

王之俊吾

王承恩

王德化

王之新

保定府容城人

卷一

廿一

新進士南歸口述寔錄

自逆闖竊據之後降賊投偽官者不可勝紀其尤大  
逆不道者莫過周鍾之蚩緣牛賊得草偽詔有云萬  
姓歸心獨夫授首比堯舜之揖讓而有武功邁湯武  
之徑誅而無慙德等語又有急下江南策魏學濂凡  
三上疏其一則以李賊父名務請改職名其二獻償  
漕策其三獻繇海道平浙策又陳名夏等據分邀偽  
官韓通霖等同飲學濂行令猜拳滿座無敵偽官駭  
服又闖賊下令帶來偽官皆得乘轎及馬餘降官止

卷一

廿二

許乘驢親見學濂騎一小驢穿偽式黃袍背負一偽  
策任草場看芻指揮得意旋領泛海平浙之策差回  
江南闖賊召見光時亨面加獎勵隨諭即原官視事  
時亨寄書其子曰諸葛兄弟分任三國伍員父子亦  
事兩朝我已受恩大順汝等可改姓趙仍當勉力詩  
書以無負南朝科第項煜以太常寺寺正奉偽命祀  
泰山二路馳駟過山東姑變服若至領班勸進朝賀  
最先者則何瑞徵韓四維楊廷鑑周鍾魏學濂也進  
則娓娓頌言退則揚揚自得者梁兆陽楊觀光也其

地各從逆狀不能殫列有一新進士未授職者以四月初九日出城奔歸目擊口述但有遺漏更無差訛原携偽縉紳一冊歛上聞以定逆案因中途被劫赤身歸南僅錄此

賊臣改六部政府攷

六部改名為政府翰林院改弘文館守備改名守領把總改名為守旅衆官朝賀闖賊畢選人才豐偉及知名七十五人至吏政府過堂聽用其餘出西華門每五賊持一人鎖去拷打索銀方岳貢拷打不已乃獻下江東計

卷一

廿三

卷一

廿四

迎降擁戴賊臣紀

楊觀光 陳名夏 周 鍾 楊廷鑑 韓四維

項煜 朱 積 趙玉森 魏學瀛 葉初春

史可程 黨崇雅 熊世懿 龔鼎孳 宋學顯

熊文舉 周仲璉 方允昌 馮有慶 繆 元

錢位坤 刑部主事李登雲仙梯 晉江人丑丁

獄中出侯恂董心葵為首率領朝見闖賊慰勞侯恂

畢特呼董心葵再三稱慰具留聽用

楊廷鑑加俸一級與陳名夏為左右親信近臣夏從

卷一

廿五

卷一

廿六

征因敗歸

周鍾弘文館編修新進士俱陞一級用

宋企郊泗洲陝西饒州人陝西布政司簡較今授吏

政府偽尚書

東閣大學士李建泰蔚山西曲沃人丑欽命守保定

賊至即命中軍縋城迎降

叅謀翰霖山西絳州人辛宜興新進士史夏隆附會

之得叅見闖賊

講官黎志陞酌湖廣華容人山西提學叅政

偽宣諭勅書官呂弼周皇山東鄒平人陝河南駟傳

道金事五月二十日持賊令箭護書至宿遷縣為總

漕路振飛按院王燮縛於西門皇華亭亂箭射死令

碎其屍淮之士民爭食其肉鼓掌稱快

又獲癸未進士武愨陝西涇縣人同偽遊擊王樂吾

王富偽旂官宋自成同擒解三偽官及從逆生員胡

來賀李魁春或梟首傳示或擲河流矣

徐州孝廉閻古古名爾梅貽武愨詩

燕邸寔錄

西北神京望黯然羣峯曠盡如烟祖宗此恨應無

梁谿華蘭芬馨之述

地君父之仇不共天漢在豈知王氏臘宗興猶紀晉三月初三日

先帝驚聞李賊圍城勢漸緊始將悞

家年冠裳滿目男兒少惟有頑民一任遷

國樞臣張縉彥

召對斥棄十八日賊破彰儀門十

生者非生死者生鴻毛敢與秦山爭楚人未必無三九日賊破前門黃國琦即令中官執賊傳入琴弦白

戶夏后傳聞有一成舊國公卿新勸進同時筐篚獨綾進於先帝時

踈耕首陽碑下重來饒不殷為商為大明

先帝已率勁旅千餘騎出平子門中官以砲擊回回

官道塵封細柳黃人呼軍彩變河陽從龍詔出風雲入殿上將宮主劈面一刀隨看聖母自縊即走入

改佐命勲高帶礪光景畧歸秦終戴晉懷英相武竟煤山長壽宮身著小白綿紬衫披髮跣足咬指血題

卷一

廿七

卷一

廿八

存唐英雄忍淚尋知己一夜瀟瀟洒北風

同僧夜飯有感

把酒空階客未眠繁星如雨亂中天老僧猶紀端陽

自縊死後襟上血痕尚如生也用白楊木棺殮置東

夜說是崇禎十七年

華門之茶庵席棚下安葬無期有一賣菜傭見帝

又貽書一封未及載

后樞慟哭觸堦而死賊兵所到郡縣絕無戰攻專

用奸細傳布流言安民順從者秋毫無犯抗拒者全

城屠戮故以官民聽其愚惑及至入城即籍沒勳戚

復串通長班抄捉百官晝夜酷刑索銀千萬如次輔

陳演金珠一斗周嘉定伯銀七千萬是也詐銀後留



用文武百官不論才品只看肥白長大便即收錄至忠不成忠孝不成孝何顏立於天地間有自矜而矣於百姓沿門搜掠財帛婦女既盡仍各夥據一家責帳下遼兵一萬齊聲曰將軍奈何如此說吾輩皆能供軍需滿城百姓短褐苟完即被酷炙所捨貨財小敵死殺賊三桂云若欲殺須即日殺起帳下人即時軍私取三四以解將領將領又私取三四以解李賊啣枚疾走殺入唐通營中先將唐通殺死部下三萬一人所獲多者千餘金最少者四五百金腰纏既富人亦隨殺到京中十三日賊忽聞唐通信息遂自領人多鄉井之思絕無勇往赴敵之氣且賊營中頭目兵七萬趕至遼陽遇吳兵殺傷殆盡至十九日旋兵各相雉長目無厥主李賊累欲篡位每相對偶語輒入京燒毀九門及宮殿皆成灰燼而去三月十九日云以响馬拜响馬誰敢屈膝又言我輩汗血殺來的神京被陷殉節者寥寥三三十人風節掃地聊識天下不是他一人本事煩言嘖嘖穢褻不堪况賊之其姓名於左

卷一

廿九

卷一

三十

來假道西北以市馬失信西北怨之入骨勾連東北守城被刺陞城死者戎政右侍郎謚忠端王家彥遵同吳三桂并力勤王賊兵七萬一舉殲滅有以也遼莆田人壬戌

陽總兵吳三桂帥兵十五萬詐降李賊奏云太子在守城遇賊斫死者則有河南道御史謚忠烈王章雲需索一見然後死心降伏李賊即令百騎擁太子出武進人戊辰

吳亦百騎迎之見時相持慟哭擲刀為號百人即殺投井死者東閣謚文貞范景文墳吳橋人癸丑

起奪太子潰圍而出兼程三日夜擁至遼陽時遼陽投御河死者車駕司都主事謚忠節金鉉北直人總兵唐通者亦降賊將也時來說三桂降桂正色云戊辰

往年我父死於李今國又淪喪吾與賊誓不共天衣冠坐堂上仰藥死者左都謚忠文李邦華明吉水奈何說個降字唐報顏而退三桂喚帳下士曰吾終人甲辰

自縊者大司農兼學士謚文正倪元璐鶴上虞人戊辰山西三關總兵周遇吉粹錦州衛指揮

左副都謚忠介施邦曜明餘姚人已未勳戚之中全家自焚者得四家焉

吏部員外謚忠節許直魯如皋人甲戌少保五都督劉繼祖裕任邛籍南直海州人

吏科都給事中謚忠節吳麟徵嘉海鹽人壬戌左都督劉文曜

戶科都給事中謚忠節吳若來和江西新昌人戊辰駙馬都尉鞏永固洪大興人

左庶子謚文節周鳳翔嶺山陰人戊辰廿二日王德惠安伯張慶臻華河南永城人真可與國同休戚者

夫婦縊死者檢討謚文忠汪偉灤江寧籍休寧人戊辰二日遁逃之臣能不投款不報名託迹錫黃埋名樵

同二妻縊死者侍讀謚文忠馬世奇修無錫人辛未牧亦有不忘故主之恩焉共得十一人

妻妾同時縊死者修撰謚文正劉理順港杞縣人戊辰工科都給事中汪惟效汶初門人辛未

卷一

卅一

卷一

卅二

父子夫妻姑媳縊死者刑部右侍郎謚忠貞孟兆祥浙江道御史周亮工亮祥符籍金雞人庚辰

北直交河籍澤州人壬戌子章明綱癸未進士父子原任安盧巡撫鄭二陽潛鄆陵人已未

同殉難原任登萊巡撫曾櫻雲峽江人丙辰

全家死難者惟有兵部郎中謚忠毅成德柱從容觸寶城縣知縣曹鼎臣鉉如皋人丁丑

階而死懷柔籍霍州人辛未新進士宮偉鏐然泰州籍靜江人

至二十一日縊死者大理寺正卿凌義梁柯烏程人施燿

此皆京職也有三外任而死者得三人也史夏隆

宣府巡撫朱之馮勳順天大興籍徐州人乙丑太常卿王都清德州人乙丑

大同巡撫衛景瑗黃韓城人乙丑戶部主事蔣臣譙合肥籍桐城人舉

廣東 道楊爾銘錦四川筠連人甲戌

浙江 道馮垣登中新昌人庚戌

三日受刑之臣志辱也最不可解者首得四相馬生江

西 道張鳴駿陽龍溪人庚辰

為上柱國猶不能拚一死意欲何為

戶部郎 中彭敦曆靜溧陽人庚辰特用

夾而不死者東閣方岳貢饒穀州人

戶部右侍郎吳履中安金壇人乙丑

夾而死者中極殿大學士陳演贊四川井研人壬戌

工科左給事彭 瑄予四川永州人甲戌

東 閣邱愉懷湖廣宜城人乙丑

刑科右給事朱 徽遜進賢人辛未

東 閣魏藻德頤順天籍上元人庚辰

簡 討方以智漫相城人庚辰

其餘吏部尚 書李遇知頌陝西籍四川榮昌人煥編

修宋之繩武溧陽人癸未

吏部左侍郎 沈惟炳州孝感人丙辰

吏部主 事吳孳昌虞固始籍南昌人庚辰

卷一

卅三

卷一

卅四

工部尚 書陳必謙益常熟人癸丑

工部主 事趙士錦前常熟人丁未

左 中 允衛胤文菴韓城人辛未

雲南 道鄭芝勳初莆田人甲子

左 中 允楊昌祚昭宣城人甲戌

工部主 事申濟芳維長洲人官生

中 允林增志在江西瑞安人戊辰

武選司郎中朱希煌玉無為籍五開人甲戌

編 修李士淳河廣東程鄉人戊辰

行 人 司劉中藻洞福安人庚辰

山西 道吳邦臣震錦衣籍山陰人庚辰

工部員 外潘同春皆餘姚人丁丑

兵部右侍郎金之後豈嘉興人已未

工部郎 中李逢申延青浦人已未

祠祭員 外吳泰來履新昌人辛未

管文選司 太常司少卿沈自彰大興籍上元人夾二夾留用

刑部尚 書張 忻北掖縣人乙丑子張端 楨 庶吉

刑部員 外聶一心有富順人

雲南 道衛禎固 嶽韓城人甲戌

行 人謝子宣 鄞縣人癸未

太常博 士龔懋熙 津武四川人庚辰

庶吉士授四川知縣劉廷琮 掌從化籍番禺人癸未

臨淄知 縣鄒逢吉 石湖口人丁丑夾死

兵部主 事劉若宜 濟懷寧人丁丑

行 人張元輔 相山西孝義人丁丑

或夾而死或夾而不死總是備極慘毒囚虜為伍辱

至此極矣尚可赧顏立于人世耶尤可惜者吏部主

卷一

廿五

事楊玄錫 侯晉江人甲戌此人十三而登科十四而 照原官 高爾侯 北直靜海人庚辰

登甲人羨以為仙佛再世乃亦色羞忍恥至此至于 簡討二人

庶吉士張家玉 並東莞人癸未業已罵賊不絕口矣 庶吉士 周 鍾 金壇人

綁出要馴遽爾回心為烈不終為君子惜之 朱 積 枋青浦人

四日受職之臣志汚也服朝廷之冠帶受朝廷之封 鍾則執筆草詔者也照原官為庶吉士者四人

陰反顏事仇竄名賊籍顏面何施共計九十八人 王自超 茂遠會稽人

少 屠 何應徵 荆屏信陽州人戊辰 偽弘文院禮部 侍郎教習庶吉士 劉餘謨 滄柱南直懷寧人

戶科右給事中劉 昌 祥符縣人乙丑偽太常寺卿 何胤光 大杞縣人

司業 薛所蘊 滄孟縣人戊辰偽祭酒 史可程 蘆薈錦衣籍祥符人

皆授祭酒有願用銀二萬求為國子監者左諭德韓

四維城 昌平籍河南嵩陽人辛未 侍郎三人

太 僕 卿 葉初春 淮湖口人戊辰偽刑部

少 屠 楊觀光 翺山東招縣人戊辰偽禮部

右 中 允 梁兆陽 楷番禺籍順德人戊辰偽兵部

工科右給事中高翔漢 雲陝西寶雞人甲子偽都御史

編修三人

修 撰 楊廷鑑 武進人癸未

編 修 陳名夏 百溧陽人偽戶科都給事修撰

卷一

廿六

簡討 趙玉森月潭無錫人庚辰改司務  
庶吉士改送外任者十人

陝西道 裴希度晉陽曲人甲戌偽諫議  
郎中四人

姚文然若桐城人

戶科給事 楊枝起扶金山衛人掌偽文選

劉肇國仙阮潛江籍安福人

吏部員外 郭萬象一陝西高陵人甲戌偽考功

白胤謙若水陽城籍清澗人

吏部員外 侯佐東解州人甲戌偽驗封

傅學禹谿巴縣人

稽勳仍舊郎 熊文舉雪堂新建人辛未

趙穎公項城人

驗馬寺一人 宋學顯吟長州人戊辰

張玄錫若仲清苑人

通政右叅議 直指一人

梁清標立三錦衣籍真定人

卷一 卅七

卷一 卅八

成克鞏增大名

兵科給事 龔鼎孳麓臨川籍合肥人甲戌

李化龍淡河韓城人

長蘆運使一人

李長祥齊遼州人

濬縣知縣 王孫蕙魯吾無錫人甲戌偽長蘆運使

魏學濂密嘉善人

助教二人

雖改外任仍留用京師則戶部司務也 大理司一人工部主事 繆沅廷錢塘人丁丑偽改繼教

尚寶司卿 吳家周梅和州籍歙縣人偽大理卿大理寺寺正 錢位坤大長洲人辛未偽國子助教

太常丞一人 江西道 柳寅東鳳陝西徽州人肆從天津入賀

少屠 項煜冰吳縣人乙丑偽太常丞 待詔 高來鳳語韓城人丁丑副榜

刑科給事中 光時亨含桐城籍初門人甲戌偽諫議 兵部員外郎 耿章光鈕館陶人丁未

戶部主事 孫 襄伍雲宣城人甲戌

兵部主事 方允昌淡菴諸暨人甲戌偽差往宿遷催漕糧

車駕郎中 朱國壽宛平籍丹陽人辛未偽兵政府屬

行人 許作梅河南新鄉人庚辰

戶部員外 姬 焜石華州人官生偽政府屬

戶部員外 李 申一歡北直南和人甲子偽府屬

禮部員外 涂 原蘭四川梁山人辛未偽政府屬

戶部主事 陳聯璧尹湖廣光化人官生偽政府從事考功司郎中

戶部郎中 徐有聲復間太醫籍金壇人庚辰特用河間府推官

李際期

周壽明柏心蕪水人丁丑偽防禦使

歸起先菴律常熟人癸未偽防禦使

姜金胤滄雲掖縣人癸未

張之奇子平江西新城人庚辰

劉世芳蘭生膚施人庚辰

施鳳儀穀年嘉定人丁丑

劉廷諫載良通州籍寧海人已偽府尹

顧 棻餘無錫人丁丑俱選府

卷一

卅九

卷一

四

程光貞

禮部主事

湯有慶嶺時長洲人丁丑偽成都縣令

左評事

周 蘭聚雲河南羅山人庚辰偽政府屬

刑部科給事

翁元益韓上海籍龍游人甲戌被毀授四川縣

刑部科給事

郭 應九函陝西隴西人丁丑偽政府屬

兵部科給事

時 敏修

博士

李森先林枝掖縣籍平度人庚辰偽部屬

徐敬時

助教

吳道新 桐城人舉人偽部屬

呂兆龍成都同知

河南巡撫

蘓 京臨安東人丁丑

朱蒂煌四川府尹

禮科左給事

戴明說華滄洲人甲戌

四人俱授禮政府從事

刑科都給事

孫承澤海北順天籍盜都人辛未偽防禦使

湯有慶

光祿監事

林銘球壽漳浦人戊辰偽防禦使

張 琦

明季寔錄卷之二

古吳顧支武



輯



山西學政 程玉成

晉州知州 王皋 映山西德州人選貢

四川知縣 黃國琦偽授府尹

王孫蕙偽授長蘆運使

孫以敬偽授兩淮運使

吳泰來偽授四川同知

新進士 王爾祿清苑人偽授戶政府從事

卷一 聖

新進士 武愨涇陽人偽授淮徐防禦使

吳兆方偽授四川同知

從賊未授職者八人

董象恒 王自超 何九雲 劉肇國 姚文然

張玄錫 蔡鵬霄 李登雲

明季寔錄卷之二

從闖賊破京城偽官攷

賊相牛金星河南人乙卯舉人偽天祐殿大學士

偽軍師宋矮子

日講官王 璽

偽國公權將軍劉宗敏

偽臨鞏總兵制將軍梁 甫 維榆林衛人

叅謀韓 霖永平人舉人故長洲尹韓原善之子向

卷二

以禦北自負今乃為賊用可恨

弘文館學士王 華

講官兵部大堂黎志陞 卷湖廣華容人甲戌 山西提學叅政

吏政府尚書宋企郊 泗陝西乾州人戊辰原任吏部

山西布政司簡較

戶政府侍郎盛 廣 爾桐城人丙子陝西徽州知州

偽倉場侍郎張嶙然 崧烏城人庚辰山西平陽府 府知

文選兼文諭院禮政府侍郎顧君恩拔貢生

從事楊枝起 扶金山衛人甲戌戶科給事中



兵政府 失名  
刑政府大堂安興民

黎文中

工政府從事謬 浣齋錢塘人丁丑坐教

兵政府大堂侯 恂直六商邛人丙辰曾任兵部侍郎書

定州州 牧董 復天武進人癸未副榜現任保定從

府推官駐劄居庸

工政府少堂葉初春匡江西湖口人戊辰太僕寺正

禮政府侍郎鞏 焞成陝西真寧人辛未學河南提

卷二

二

卷二

三

偽都 督李 牟

權將 軍白廣恩

祖光先

寧夏掛印總兵官撫民章榆林衛人

果毅將 軍董天成

保定總 兵馬 岱龍池榆林衛人

谷大成

白邦政

白圭

大同掛印總兵姜 瓌含榆林衛人

薊鎮總 兵唐 通達陝西涇陽人

將軍出失名

戶政府大堂楊王休曙北直益山人庚午潼關兵備

務魏學濂退嘉善人癸未庶吉士

事金震生戶部員外

戶部主 事介松年仙鮮州人辛未戶科給事督餉

禮政府少堂梁兆陽階番禺籍順德人戊辰右中允

從 事吳之琦雪晉江人丁丑禮部主事

兵政府少堂楊士聰島濟寧人辛未左諭德

職方大 堂傅景星夢河南登封籍睢州人丁丑

從 事沈元龍映吳江人甲戌光祿山東道

吳剛思 武進人癸未

工部大 堂李振聲華朱疇人甲戌湖廣巡撫

從 事孫 節崑雲南楚雄籍武進人甲子

知 政 使王學先

吏政府考司郭萬象一陝西高陵人甲戌

驗 封 司熊文舉皆新建人辛未

稽勲 司侯 佐東解州人甲戌

泣鼎傳真錄

司務 葉澍公廣西橫州籍豐城人丁卯

一先帝烈崩始末

精膳 司劉大羣廣昌人甲戌禮部郎中

三月初十日唐通入援 召對賞賚甚厚 十三日

祠祭 司李森先

通遇賊於居庸關一戰即敗即降京城震懼九門

刑政府少堂陸之祺 幼 平湖人己未陝西左布政

皆閉襄城伯李國禎率京營兵結一大營於城外

河南巡按 蘓京 臨 山東安東人丁丑

十六日昌平破 十七日上午賊至城中疑是叛兵

浙江道御史喻上猷 浦 石首籍豐城人辛未以匿喪

又疑是援兵反奪京營大砲攻城始知是賊攻甚急

被恭率叩闕投賊

彼此砲聲不絕如雷轟地裂聞之寒心 十八日攻

偽通政使 王學先 人壬午

愈急砲聲益厲城外火光徹天砲子直打進朝天宮

卷二

四

卷二

五

偽順天府尹王則堯 心 翼城人庚辰 山東密雲道政使僉事

是夜太監杜勲自宣府回弔城入見言賊人馬強眾

偽崇文館學士王華

鋒不可當請 皇爺自為計

督兵守關 張若麒 石 膠州人辛未 兵部郎中監軍督戰失機下獄

王遂命曹太監添人守塚約以三燈籠為號事急則

工部員外乙丑加陞太僕寺少卿曹欽程 給事中 彭澤人

上又同杜勲登梅山頂望逾片時下變服步自

祀偽都直指高翔漢 雲 寶羅人甲子工科右給事中

順城門至海岱門見勢亦可守回乾清宮將 太子

偽編 修劉世芳 蘭 甯施人庚辰簡討

定三付周皇親 永王付劉皇親訖宣 長公主

來手及之即巡中宮見

周后先縊死嘆曰好了又巡西宮見 袁妃有不欲

死之意乃連砍三刀

上亦為之手軟又換太監王永恩快鞋穿手持三眼者削髮矣 廿五六日滿街捉士大夫拘繫枷鎖相鎗率內相數十人奪門不得而歸見前門三燈籠一望於道以長班家人作眼捉得一人賞銀五兩匿一時俱豎起遂自縊崩於右樹下王永恩對面跪自縊人即刻斬首故無一得免者 廿七日牛金星點名而死諸宮人內相紛紛奔走說

皇爺不見了守城太監杜秩亨遂同兵部尚書張縉西華門出賊兵五人押一隊送劉李王郭諸賊營因彥開門迎賊入城遂陷

一諸臣被誘始末

十九日城陷人心懼駭後見殺人不多人心反安

不用者桎梏囚首愁慘痛楚徹天動地大約賊於諸臣惟痛恨削髮之人其餘亦無所愛憎但視點名時

二十日賊出偽示限諸臣齊赴東華門投職名願仕應聲之遲速與狀貌之恭倨而已

## 卷二

六

卷二

七

貳輯 21-27

者量才擢用不願者聽其回籍如有一人不到察出一闖賊逆天始末定凌遲處死地方隣右連坐諸臣以是不得不出亦闖賊李自成陝西米脂縣人貌甚寢陋眇一目鬚月不敢不出 二十一日皆赴朝房見

帝 后二靈在東華門外乃是柳木棺

突出流骸血一人持巾帕侍其傍揩拭不已與偽國公劉宗敏等二十餘人結為兄弟亦無高下皆以大

先帝被髮跣足衣上書血詔情狀甚慘太監王德化哥相呼破城兵不滿二三萬且中多十五六歲小娃痛哭呼諸臣求賊發喪又羣毆兵部尚書張縉彥賊子餘皆秦晉降卒賊輩自相謂曰我們原無大志不見將化殺之爾時人情慘痛天地晦暝諸臣爭葬禮過放响馬為主你們一路開城接我所以終得到此少頃賊偽學士安深代為傳宣許以舊蟒一襲葬以不曉得偌大一个北京也便開門了若再守十來日帝禮祭以王禮下午各歸于是死者死逃者逃削髮不開我們糧完便去了又有一矮賊名宋軍師說北

京怎麼就破這也是天意了闖賊初二三日每欲登先帝不可言賊兵攻城時闖賊誘其用命許城破後極升殿輒頭暈目眩不能存坐先是一入皇城便彎每人賞銀二百兩至是毫無所與賊之相怨而思吞弓向承天門匾額祝曰若做得事成便射著一字不成射著空處一箭中天字左空其兆可知矣羣賊又相聚埋怨他說你既要伐大明承天如何矢射天字

先聞進大明門何以不射大明二字闖賊亦覺氣沮又常曰十個北京不及一個陝西故所掠金銀盡搬駝西去其志可知矣初七日晚闖賊到劉宗敏私寓田皇親故宅飲酒夜深謂劉曰死的是明朝忠臣

## 卷二

八

## 卷二

九

剃頭的斷不可寬他其餘文官也寬他些罷故初八日劉賊所囚諸臣盡行放出十二日城中忽傳吳總兵三桂告示云義兵不日入城戴白的便不殺更有台星可汗等告示甚多衆賊相對失色十三日五鼓殺官三十二員陳演為首餘皆勲戚天明闖賊戴帽箭衣騎馬獨先太子二王各令一賊挾之馬上賊兵盡調出城所留數千老幼爾時賊兵畏胸號哭不願去多棄馬逃走雖殺之而不能止初成入城云不殺不淫三日而殺淫如故民之怨賊而思

閩中吳鴻磐染血書

君父之仇普天共憤草野小臣旅落靡依欲移文而蓋李自成狡賊設詭愚民遂因詭受愚令曰降我苦無官守欲捧檄而苦無軍政勒血數言聊當號天者不殺順我者不屠富者安堵貧者賑恤民愚於是之泣用告諸友之同志者李自成犯關士誰不始而書順貼門繼而書順貼額舉國紛紛盡以為時磨厲請纓滅此朝食况李賊丁寗不識惟利自櫻犯雨之沛詎意其不然強兵擁至居其室攘其食搜其闕後點令百官集朝選用既集迫勒助餉金銀既盡衣裳拈其財物寢其床第淫其妻女奴隸差役其夫繼以幣帛幣帛既盡繼以衣服掌隊有索小兵有索子稍不如意則鞭朴再不如意則劍刺有一兵淫索之不已有斃其身有辱其妻子有累其親戚然亦妻同隣三人共首反以為妾將三人俱殺有一兵淫有選用之者嗟乎猶是士也願為賊選用焉不幾乎人妻為其夫所殺以街坊長幼六十人償一兵之命

卷二

十

卷二

十一

羞儒林辱名教取譏當時以貽笑於千秋萬祀乎此陽禁陰主縱恣貪淫且李賊不過鹵莽一流寇耳閣我願多士整衣冠升明倫堂攷自所學何學文可以奸天位鴻臚唱進行五拜三叩頭禮偽相牛金星偽草露布武可以佐戎行忠孝干城是士是將鼙鼓達都督劉宗敏罵云與我輩同夥有何本事安然受我逢逢天下必有雷同響應以共誅夷於亂賊其一拜只拜二拜既而爭立金奎之上三寇並峙真無忌先皇帝冲年登統首鋤逆鎬使血碧諸臣垂照古今憚人之所為也賊心寔不安詭言內帑得金一百萬至於早朝晏罷勵精而圖布衣蔬食念福而惜從諫得銀六千七百萬以甚我不拂而奚啻轉圜立賢無方而弗但推轂兵荒水旱先帝聚斂之暴以怒我天下民離漁之心終乃大肆所在奏聞未嘗不放聲大哭狗馬聲色台榭遊觀俱屠戮馳馬西去可憐都城杳無人影歸順初心願至無所好是十七年勤苦真無異茹荼嗟乎有君如此是與要之輦不斯民密過王室反顏事仇自取殘滅

竟亦誰咎是所望於萬民忠義奮烈風雨雷電八面  
冲擊斷母令亂賊之稍有蠢息其二

日者闖賊犯順我

國家死難諸名臣

大行皇帝出喪之日止一李襄城國禎畝伏哭送葬

畢自刎真勲臣中第一人也聞變殉難者京營御史

王章入宮擬殉

先帝行至朝天宮為賊兵所殺大司農倪元璐從容

就儀朝衣北向儼然如生甲戌鼎元劉理順合家殉

## 卷二

### 十二

節共一十八人俱赴井歿總憲李邦華死時望北辭

闕向文山先生像叩首口占一贊一絕句使家人扶

縊副總憲施邦曜亦口占二句自縊閣臣范景文投

井死宮詹馬世奇殮其二妾而從容自縊宮詹周鳳

翔有二妾同殉詞臣汪偉妻耿氏同難大理卿凌義

渠夫人 氏同難車駕司主事成德勲臣中駙馬鞏

永固全家縊死新樂侯劉文炳全家自焚其死最慘

以上諸臣俱於十九日死其不受偽命而繼死者吏

科都給諫吳麟徵銓司許直太僕寺丞申佳胤戶科

都給諫吳甘來職方金鉉順天提學陳純德御史陳

良謨少司寇孟兆祥子新科孟章明同父死節襄城

伯李國禎則最後死俱節義直感天神矣外此猶有

多而未悉紀者是南朝就義固不特李侍郎一人也

嗟乎 九廟英靈天地愁慘稍有壯心熱血誰不髮

豎眦裂夫東山係蒼生之望汾陽得將士之心英風

高節千古猶馨彼劉聰朱泚輩雖猖獗一時究必膏

諸斧鉞亟宜磨勵請纓滅此朝食奠 社稷於磐石

安民生於衽席吾不能無望於先生大人其三

## 卷二

### 十三

記中有與別本不同者同縊太監王之材戎政侍

郎王家彥殉難宣城伯衛時春將家資先散門下

從人與母妻妾俱墮井死成國公朱純臣閣門俱

死惠安伯張慶臻閣門自焚死山西總兵周遇吉

被李賊刎死記之以備參考

西蜀拔貢日樵道人吳邦策一匡甫記

戰換王承恩執穿手持三眼鎗帶內相數十人遠城

三月十三日闖賊躡居庸關京師九門皆閉 十七奪門將至平子門中官以砲擊回即走入煤山長壽

日午時賊攻城內外放砲如萬雷轟擊人人膽裂 宮與王承恩對面縊死於枯樹下宮人及內相紛紛

十八日大雨攻城益急砲聲益厲見城外火光徹天 奔逸而散 十九日辰時賊兵奮入城內守雉遊兵

守城軍民皆無固志一更時太監杜勳自宣府回同棄械爭奔九門盡為賊所捷巡城太監杜秩亨等同

內人王承恩縊城入朝奏言賊勢浩大人馬強衆鋒兵部尚書張縉彥開門迎降賊自齊化東便二門入

不可當 擄掠甚慘

皇上當自為計 先帝於十八日夜三更奪門南奔闖賊已入承天門

上即同二人登梅山頂四望逾時方回乾清宮命進射一箭正中天字上面 二十日闖賊入宮不見

卷二

十四

卷二

十五

酒連飲數金杯宣

皇上出示云有能得

二皇親去訖隨宣

崇禎者賞萬金封伯爵 二十一日忽見板門昇二

長公主入見相對號泣

屍出送東華門外朱國公門首用柳木盛置破蘆席

上欲手刃之意甚遲疑久之忽奮身而起連砍二刀下蓬頭跣足穿短衣有遺 詔在胸云朕已喪失天

主以手格臂斷悶絕於地

下不敢下見祖宗亦不敢終於正寢

上即巡宮見

聖母屍丟於宮門牆外策未自覩也是晚百官出見

聖母已先自縊又巡至西宮 袁妃並未有死意

內監王德化等十數人擁打兵部尚書張縉彥責其

上手誅之三砍

開門迎賊諸內臣哭求文武諸臣上議

上亦肉顫手戰因遍

召妃嬪中曾幸者俱一一誅先帝祭葬之禮一時臣民萬人俱涕泣哀號少頃見

青衣一人持一硃批云帝禮葬王禮祭 皇后葬以不通以致萬民塗炭舊害並至闖賊云朕只為這須  
后禮祭以妃禮 二子待以杞宋之禮衆官亦有哭 百姓故起義兵楊又叩頭云我 皇上救民水火自  
求以帝禮祭者傳示云准行了有求京城百姓萬民 秦入晉歷恒岱抵燕都兵不血及百姓皆簞食壺漿  
成服哭臨三日者置不報 廿二日至廿五六日則以迎可謂神武不殺此隆堯舜若湯武不足道也臣  
擒拿士大夫拘繫 廿七日賊相牛金星坐會極門 遭逢聖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千載之知遇闖賊大  
點名用者從東華門出送吏政府收用大書姓名於 喜留坐留茶甚為款曲辭行時楊向上打躬賊亦向  
部門外不用者從西華門出每五賊押一人繫劉李下一躬以應之楊已平身見賊尚未起復鞠躬出  
二賊私寓 廿八日選用者俱帶高冠鮮衣乘馬揚 語門生貢士伍世魁言之津津有味 五月初十日  
揚長安道上不用者拷打逼索號泣之聲徹於街衢賊召禮政府侍郎楊觀光入文華殿問郊天何以不

卷二

十六

卷二

十七

直至五月初九日為劉賊所繫者俱得釋放在李賊 茹暈酒不近女色不行刑亦有說乎光叩頭云天人  
寓者仍幽繫 五月十二日吳三桂大張四門有曉 一氣所感不如暈酒欲其心志清明不近女色欲其  
示云義兵不日入城凡我臣民但成服者俱不必驚 呼吸通靈不行刑欲養天地慈和之氣以感格上蒼  
惶是夜傳聞闖賊殺官三十二員陳演為首餘皆勲 賊云俱是至理之言先生說得是以後先生常進來  
戚 十三日蚤闖賊布箭衣裁帽挾 太子 二王講講留坐留茶辭出打躬賊送至簷下答禮楊光復  
俱玄色布衣前行傳令盡撤羣盜東行有不願去者 各召一次不肯接其語 闖賊對劉李顧牛諸賊云  
即殺之各城只餘老弱 廿三日授梁兆陽兵政府 各官於城破之日捐軀殉難的是忠臣若身體髮膚  
侍郎召見文華殿叩頭云  
先帝無甚失德只因剛愎自用至使君臣之誼否隔  
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削髮之人不忠不孝留他何用



勲戚臣死節紀

帝 后保全 太子 二王勿毀陵寢許之至四月

皇親新樂侯劉文炳湖任邱籍海州人九十歲祖母初五日泣送

其子繼祖齋裕其弟文耀文焯俱都督臨時擇一大井先帝歸陵遂自殺真勲臣中第一人也謚貞祭葬祠

將男女子孫十六口盡投於內閉門縱火焚賜宅火加惠安伯

發乃自縊 戚臣中有傳國英公張世澤祥符人 清平伯吳道

惠安伯張慶臻華鳳永城人加銜至太傅都陷家則罷 周鼎遼陽人 陽武侯薛灑中膠州人 博平侯郭

用盡散親戚致酒一家團飲積薪四隅全家焚死 振明星涵江浦籍齊東人 永寧伯王長錫伯上元籍

按會典凡伯爵承襲病故者祭云圻若管事有功積萬全左衛人 左都督李國柱天冀州人他所傳尚

加之太保以上者祭十五壇今照軍旅身殲 卹典有王劉二皇親未詳姓名

卷二

十八

卷二

十九

特加祭一圻造坟安奠建祠主祭謚忠

東宮侍衛周境正大興籍長洲人嘉定伯周奎之姪

也母妻一門俱死

駙馬都尉鞏永固洪圖大興人 公主先一年

在堂有親生子女數人悉以黃繩繫之靈前縱火焚

死大書世受國恩身不可辱八字自縊於前廳謚貞

愍予祭十六壇造坟建祠致祭一如張惠安

襄城伯李國禎端和州籍豐城人見賊不屈面叱賊

要以帝禮殯葬

文武臣死節紀

火焚其屍以死勤事加贈二品比侍郎贈尚書祭三

東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范景文頌吳橋人癸丑都壇造奠立祠京師歲時致祭謚忠端贈太子少保

城將陷召對時已絕粒三日矣惟飲泣入告聲不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懋吉水人甲辰十九日拜

能續十九日聞城破遂拜闕號慟於誥封文丞相祠謚祠中祭奠始倪元璐例謚忠贈太保

靈前自縊死死最早時閣臣齊齋死者惟范公一人副都御史施邦曜明餘姚人已未縊死時有絕命詩

卹典以率先殞義以死勤事抗節不屈身死綱常之祭葬祠謚忠介贈左郎

例二品官尚書大學士加陞一品祭葬特恩照先刑部侍郎孟兆祥形澤州人壬戌子章明宣癸未伯

朝舊輔將冕贈少師予祭九壇有司造奠立祠京師昭祥守正陽門賊至死於門下子章明閭家死節祭

歲時致祭謚文貞贈太傅奠立祠謚忠貞贈尚書子明焄以死勤事例贈官祭

卷二

二十

卷二

廿

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倪元璐馮上虞人壬戌十九一壇予半奠附其父祠致祭謚節愨毅贈河南道卿

日寅時聞城破即整冠帶望闕四拜復南向拜辭左庶子諭德周鳳祥軀正陰人戊辰聞煤山信北向

老母不別妻孥旋易便服至書齋呼酒奠所供奉拜自縊死有絕命詩云碧血九原依聖主白頭二

闕聖前對酌三盞復出廳前正席坐携袖中汗巾語老宰忠魂蓋具慶也哀哉妾氏氏亦同縊侍從

家人曰吾分當如此意已決毋得救遂舉手自縊官講讀有年始贈官品級祭葬外祭二壇予奠建祠

卹典加贈一品以本官經筵講讀有年特恩與祭致祭謚文節贈禮部侍郎

六壇有司造奠立祠京師歲時致祭謚文正贈太保左諭德中允劉理順湛杞縣人甲戌狀元妻妾及四

協理京營戎政右侍郎王家彥遵莆田人壬戌守德僕俱死後賊兵近百人踵其門曰劉老爺居鄉極

勝門十九日早賊入罵賊不屈賊段斬之城樓仍以善里人感沐其恩此來正欲護衛以報之何遽死也

俱下馬羅拜痛哭而去六品無祭例念本官全家死  
難最慘最烈以死勤事及啟沃功多軍旅身殲特  
恩加祭一壇與奠建祠致祭謚文正贈正唐事

太常寺少卿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海鹽人壬戌  
將掌垣時所叅駁事一一簡出授家人一言不及家  
事從容自縊始贈官品級祭奠外祭二壇全葬立祠

左諭德中允馬世奇僚無錫人辛未先令二妾朱氏  
李氏縊死自向 勅書四拜復南面遙拜其母裂帛  
自盡祭奠祠謚文忠贈禮部右侍郎

致祭謚惠節贈兵部侍郎  
戶科都給事中吳甘來知新昌人戊辰寓奠周巢軒  
連聞風慕義沐浴衣冠北向拜縊奠祠祭謚忠節贈

簡討汪偉潞休寧籍江寧人戊辰十九日聞變與夫  
人耿氏呼酒飲畢乃就縊偉懸右夫人懸左夫人曰  
雖顛沛不可失序乃解懸正左右而歿祭一壇奠建

太常寺卿  
河南道御史芳洲王章武進人戊辰十九日巡都  
城與賊遇賊進之問章降三問不應賊持刀砍其膝

卷二

廿二

卷二

廿三

祠謚文烈贈少唐

章正坐罵不絕口遂被害奠祠祭謚忠烈贈大理寺

大理寺卿凌義渠崧烏程人乙丑聞變盡焚生平所  
著述服籜正笏望一門拜畢復南向拜父舉筆書四

卿兵部尚書

十餘字付家人歸上封公有盡忠即所以盡孝語寓  
中繩械先為家人藏匿乃取短綆命家人盡之相視

四川道御史陳良謨賓勤縣人辛未死時作古風一  
首有盡忠盡孝之語痛飲而絕妻時氏同死祭奠祠

不忍容趙某知公志決為繫於窓榜奮身而絕有賊  
黨踞其寓五日不殮傷哉祭奠祠謚忠清贈刑部尚

福建道御史陳純德淡零陵人庚辰北京巡按提督  
學政被執不屈受刑歿謚恭節贈太僕寺少卿

太僕寺丞申佳胤素永年人辛未自縊贈官祭一壇  
予半奠建祠致祭謚節愍贈本寺少卿

吏部員外許直魯如皋人甲戌知煤山信號勸欲絕  
呼僕授以家報一函囑之速歸報封公首述忠孝之

予半奠建祠致祭謚節愍贈本寺少卿

呼僕授以家報一函囑之速歸報封公首述忠孝之

訓次及奠母教子無他傍語旋更冠服北面拜君投井死應焘子贈官品級 誥贈仍建坊旌表馬世南向拜父作詩六章書畢命僕入內室取麻練令作竒妾朱氏李氏陳良謨妾時氏俱贈孺人亦建坊旌縑僕手戰公斥之出遂自縊一手持練尾一手上握表從茲 國典聿充人心丕惕臣知死事諸臣皆結神明如生遲二日羊李二友稱貸以殮以死勤事例 草泉臺戴 皇灵於無外矣 焘贈五品級祭一壇與半奠建祠謚忠節贈太僕寺 禮部侍郎管紹寧 遵旨彙復事奉 少卿

兵部郎中潛民成德壯懷秉籍霍州人辛未煤山信 就義從 聖旨這殉難盡節諸臣范景文等或閤門死難從容

至哭死於茶菴歸自刎死祭奠祠謚忠毅贈大理寺 先帝於鼎湖派光輝於社稷良可嘉尚其應給祭奠 兵部主事伯王金鉉一歲留守前衛籍武進人丁卯解 俱依擬謚法准用正擬工部於京城總建一壇賜名

卷二

廿四

卷二

廿五

元戊辰號哭罵賊二日至晚衣冠北向拜投御河死 旌忠其贈官廕子者吏兵覆議具奏

贈官品級祭一壇予半奠建祠謚忠節贈太僕寺卿 又一本死不辱國事劉熙祚罵賊殉義不愧風紀祭 以上文臣二十一員勲臣二員戚臣一員或慷慨捐 葬依擬與謚忠毅其贈官廕子吏部議奏四忠共祠 軀或從容就義此皆忠並日月氣壯山河謹遵從優俱准行

議覆之 旨祭奠祠謚逐一開明內建祠一項或京四忠 王 章謚忠烈武進 劉熙祚謚忠毅武進

師總立一祠本籍則自行建造今據所聞如撫臣朱 馬士奇謚文忠無錫 金 鉉謚忠節武進

之馮衛景瑗鎮臣周遇吉布衣楊文瓊吳縣學生員前戶部郎中周之茂麻城人甲戌春聞北上侯補知 許琰並各歿難勲臣等琅琅大節與前諸臣比隆繫 府 命未下為賊虜去使跪不屈遭挺擊折臂死以 美絕無軒輊次第奏 聞其金鉉母章氏年近八十未補官故罕得者乙酉三月與祭一壇減半造葬

工部主事王鍾彥華亭人丁卯十九日長班趨令朝

工科抄叅工部表忠故事猶存疏

見入房自縊死賊棄屍溝中把總陳秦階親見之松

江府五學諸生有死節公呈 聖旨祠宇應葺應創俱於明春修造

中書舍人宋天顯華亭人附監十九日自盡弘光元

年三月賜祭一壇減半造葬 旨一葺一創則兩案位置俱宜蚤定矣然以昔之靖

在外文臣如宣府巡撫贈右副都御史謚忠莊朱之

馮大同巡撫贈兵部尚書謚忠毅衛景瑗陝西巡撫與 張后同焚而

馮師孔山西巡撫蔡懋德俱死於賊武臣提督三關先皇亦與 先后俱經國君死社稷間先後無媿若

總兵周遇吉與賊戰於寧武關先勝後敗被報不屈云少康出亡猶莫須有也而獨是昔死接義踵今從

### 卷二

廿六

### 卷二

廿七

屠之鎮守宣府總兵朱三樂賊至揚言降者不殺百逆駢肩所異者此焉爾昔人謂壬午諸臣摧折太過  
姓請救一城性命朱不可巡城指紅夷大砲曰汝等故此後罕以節聞至甲申之變而其言大異安可使  
若能放一砲我即死甘心衆不應朱不得已自起燃寥寥星辰復嘆遺珠乎豈非後死責哉除范文貞公  
火兵民自後掣之朱憤甚奪卒刀自刎是皆死於王等三十餘人姓字昭揭已經贈謚外所事惜此則孟  
忠貞公兆祥與其子節愍公章明之合則死義也父  
事者

戶部郎中徐有聲復間太醫籍金壇人庚辰特用罵賊為忠臣子為孝子已班班可考夫婦同死節義成雙

支解殉義最烈 猶閭閻靡稽惜哉或曰孟貞公繼配為夫人何氏節

司禮監王之俊從死煤山或云從死者王之心而之 愍公繼配為孺人王氏俱各列齒錄夫何疑然聞節

倭與德化俱自盡更詳 無疏旌別亦無 旨則姑懸焉寧缺而補無補入而

復刑以待考也然則節愍公何為乎附祀曰倣靖難

應立祀文臣二十四人紀

顏考節公例以喬梓分席也然則生員許玟與布衣東閣大學士工部尚書贈太傅范文貞公景文

湯瓊昌何為正祀曰倣靖難龔安節公與儲貞義公戶部尚書兼學士贈太保倪文正公元璐

例一以金川門守卒隱義一以戌卒死為衣冠愧心左都御史贈太保吏部尚書李忠文公邦華

也若衛忠毅公等初謂宜始禮部議建祠於鄉然以兵部戎政侍郎贈太子少保王忠端公家彥

靖難之躋蹠若彼北都之寂寥若斯則與其外也無刑部侍郎贈尚書孟忠貞公兆祥

寧入之者何也靖難之巡撫黃公清已先列附祀矣左副都御史贈左都施忠介公邦曜

例也非創也雖然內臣王承恩之正祀獨非創乎大理卿贈刑部侍郎凌惠清公義渠

先皇賓天即自經于側問 惠廟時有是事否創祀太常寺少卿贈兵部侍郎吳忠節公麟徵

卷二

廿八

卷二

廿九

亦創矣抄出正之

左庶子贈禮部左侍郎周文節公鳳翔

左諭德贈禮部右侍郎馬文忠公世奇

左中允贈正詹事劉文正公理順

簡討贈少詹事汪文烈公偉

太僕寺丞贈本寺少卿申節愍公佳胤

戶科都給事中贈太常寺卿吳忠節公甘來

河南道御史贈大理寺卿王忠烈公章

四川道御史贈太僕寺少卿陳恭愍公良謨

福建道御史北幾學政贈太僕寺少卿陳恭節公德純

吏部員外贈太僕少卿許忠節公直  
兵部郎中贈大理寺卿成忠毅公德  
兵部主事贈太僕寺少卿金忠節公鉉  
大同巡撫贈兵部尚書衛忠毅公景瑗  
宣府巡撫贈右都御史朱忠莊公之馮  
吳縣學生員贈翰林院五經博士許公琰

卷二

卅

應正祀女人九人紀  
成公德母張氏贈淑人  
汪公偉妻耿氏贈恭人  
馬公世奇妻李氏贈孺人  
吳公襄妻祖氏贈二品夫人  
金公鉉母章氏贈恭人  
劉公理順妻萬氏贈併妻氏贈淑人  
陳公良謨妾時氏贈孺人

卷二

卅

應附祀文臣七人紀

新進士贈河南道御史孟節愍公章明

戶部郎中贈太僕寺少卿徐公

兵科給事中贈太僕寺少卿

工科給事中贈太僕寺少卿

貴州道御史贈太僕寺少卿俞公志虞

保定巡撫兵部右侍郎贈尚書徐公標

太名副使贈右副都御史朱公廷煥

卷二

廿二

應正祀武臣七人紀

新樂侯贈太師恒國公劉忠壯公文炳

總兵封遼國公吳忠壯公襄

惠安伯贈太師進侯爵張忠武公慶臻

襄城伯封太子太師進侯爵李貞武公慶

左都督贈太保劉忠卓公文耀

駙馬都督贈少師鞏貞愍公永固

總兵封太保周忠武公遇吉

應正祀內臣一人附後

卷二

廿三

總督京營內臣王忠愍公承恩

應附祀內臣六人附後

李鳳翔 王之心 高時明 褚憲章 方正化

張國元



應附祀武臣十五人紀

太傅鎮遠侯顧公肇迹

太保陽武侯薛公濂

太子太師武定侯郭公培民

太子太傅定遠侯鄧公文明

太子太傅懷遠侯孫公維藩

太子太保永康侯徐公錫登

太子太保西寧侯宋公裕德

左柱國太傅成國公朱公純臣

卷二

太子太師彰武伯楊公崇猷

太子太師清平伯吳公遵周

少傅宣城伯衛公時春

新建伯王公先通

安鄉伯張公光燦

左都督方公履春

錦衣衛正千戶李公國祿

卅四

弘光元年欽定爰書

一等甘心從賊應礫

宋金郊 牛金星 張嶙然 曹欽程 李振聲

俞上猷 蔡志陞 陸之祺 高翔漢 楊三休

劉世芳

一等身陷北庭或甘心事北或不忘 本朝別

有報効姑候一二年之後定奪

何端徵 楊觀光 張若麒 方大猷 党崇雅

熊文舉 龔鼎孳 葉初春 戴明說 孫承澤

卷二

卅五

涂必泓 劉漢儒 薛所蘊 衛周祚 趙京仕

劉昌 張鳴駭 高爾儼 黃紀 孫襄

二等應斬擬長繫秋決

光時亨 鞏焞 周鍾 方允昌

三等應絞擬贖

陳名夏 楊起校 王永曾 胃毓宗 何胤先

項煜 廖國遴

四等應戍擬贖

王孫蕙 梁兆陽 錢位坤 侯恂 郭萬象

裴希度 申芝芳 金汝礪 張懋爵 吳達源 有奉

黃繼祖 楊廷鑑

五等應徒擬贖

宋學顯 沈元龍 方拱乾 繆沅 呂兆龍

吳剛思 方以智 傅鼎銓 張京玉

六等擬杖應贖

潘同春 王子曜 周壽明 白列星 吳泰來

張琦

存疑擬另議

卷二

卅六

卷二

卅七

翁元益 魯粵 郭充 吳爾棟 史可程

左懋泰 王自超 王之牧 白徹謙 龔懋熙

王皋 梁清標 楊起鶚 李化麟 張元琳

呂崇烈 侯佐 吳之琦 邵明魁 姬坤

朱國壽 許作梅 胡顯 趙穎 劉廷琮

朱積

有已奉

旨錄用 張縉彥 時敏 衛徹文 蘓京

韓四維 黃國琦 施鳳儀 龔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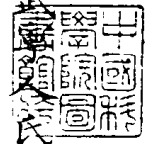
旨未用者 姜荃林 張正聲 顧大成

有報已故未確行察者 吳家周 魏學瀛

明季寔錄卷之三

從逆諸臣攷

古吳顧炎武



輯

偽禮政府右侍郎楊觀光用賓招遠人戊辰官右庶子

偽太常寺丞項煜水吳縣人乙丑少詹事

賊放逐首名授弘文館學士何瑞屏荆信陽人戊辰

偽編修陳名夏百溧陽人癸未會元探花編修兼戶

偽弘文院修撰韓四維城昌平籍嵩縣人辛未諭德

偽戶政府少堂楊士聰岫濟寧人辛未諭德

卷三

一

偽弘文館修撰高爾儼興靜海人庚辰榜眼編修

偽修撰楊廷鑑水武進人癸未狀元修撰

簡討傅鼎銓臨川人庚辰

少詹兼侍讀方拱乾坦桐城人戊辰

簡討方以智曼桐城人庚辰

偽編修張之奇平新城人庚辰簡討

劉世芳蘭膚施人庚辰簡討

偽兵政府侍郎梁兆陽階番禺人戊辰簡討首倡助

簡討趙王森朝無錫人庚辰授四川內江縣令

偽簡討周鍾和金壇人癸未庶吉士己酉四月初六日典刑

授原官魯粵蕪山陰人癸未

偽簡討朱積水華亭人癸未

授原官李化麟沒河韓城人癸未

授原官史可程適祥符人癸未

防禦使張元琳西晉江人癸未

授原官梁清標立錦衣籍真定人癸未

授原官李長祥齊達州人癸未

授原官咸克鞏青大名人士癸未

卷三

二

直指使楊棲鸚林西鄉人癸未

改順天教授劉餘模鸞懷寧人癸未以貌不當意故

偽直指使趙頴公項城人癸未以牛金星鄉同年

偽戶政府司務魏學濂嘉善人癸未

蒼溪縣偽令吳爾壘子崇德人癸未

劉肇國皖安福人癸未

王自超茂會稽人癸未以年少不更事不用

密雲縣偽令姚文然若桐城人癸未以說不揚故授

何胤光次杞縣人癸未

白胤謙若水陽城人癸未

傅學尚榆溪麻城人癸未

張玄錫冲若清苑人癸未

何九雲培所晉江人癸未以年老故不用

劉廷琮絳掌番禺人癸未

高衍念東蒙陰人癸未

黃燦蕪匪夷陵人癸未

呂崇烈見齋安邑人癸未

萬發祥瑞門新喻人癸未以塗粧聾夾一夾

卷三

三

張端柱天掖縣人癸未大司寇張忻子

魏天賞味菴遂平人癸未

龔鼎鉉公永昌籍保山人癸未

史垂譽隴門豐城人癸未

李呈祥光沽沾化人癸未

羅憲政菴皇南昌人癸未

楊明琅質人晉江人癸未

胡統虞菴北常德籍武陵人癸未

張家玉菴東莞人癸未賊初降之罵不絕口細縛三晝夜後竟為賊授偽職

偽祭酒薛所蘊嶺行孟縣人戊辰司業

偽吏政府考功郎郭萬象章一高陵人甲戌文選郎中

改偽府尹劉廷諫載良通州籍寧海人己未考功郎中

偽稽勳郎侯佐陳俾解州人甲戌驗封員外

偽驗封郎熊文舉雪堂新建人辛未稽勳郎

吏部主事王顯純伯曲周人丁丑

吏部司務孫節雲峒楚籍武進人丙子

党崇雅于寶雞人乙丑戶部右侍郎

偽戶政府屬孫襄伍雲宣城人甲戌郎中

卷三

四

偽政府屬陳宸誦懺濟寧人丁丑郎中

偽戶政府屬李申徽一南和人甲子員外

偽戶政府屬姬琨雲石華州人官員外

偽戶政府從事賀久部凌菴湘鄉人戊午主事

偽戶政府從事陳聯璧孚光化人官生主事

偽授原官介松年仙赤解州人辛未主事

別單開有吳麓仲蒲田人庚辰特用郎中

即中傳鸞祥汝陽人官生

即中南廷鑄器不渭南人官生

郎中鄭爾圻起安肅人官生

員外王鳳林羽臣萬城人官生

郎中李鍾秀元椒蒲州人丁卯

員外王高才奇無三原人甲子

主事胡之彬菴文光州人甲戌

偽戶政府屬涂原蘭梁山人辛未郎中

偽禮政府吳泰來受履新昌人辛未員外甘來胞弟

員外余忠宸芝沫都昌人丁丑

授安縣令湯有慶嶺晴長洲人丁丑員外

卷三

梓潼縣令張琦餘無錫人甲戌主事

主事高去奢涇寧晉人丁丑

偽吏政府司務葉澍公橫州籍豐城人丁卯

別單開黃熙胤庭恭晉江人辛未郎中

主事吳之琦齒晉江人丁丑

偽兵政府屬耿章光祖館陶人丁丑郎中

偽兵政府屬朱國壽生究平籍丹陽人辛未員外

偽兵政府員外方允昌菴諸暨人甲戌主事督漕江

南乘官船至宿遷

別單有授淮安同知鄒魁明建昌人丁卯員外

員外趙間心洞門長沙人甲戌

主事黃紀似瀘州人甲子

主事修廷猷我濟寧人丁丑

主事張慎學正夏縣人丁丑

主事劉養貞念大邑人辛未罵大堂官賊怒而宥之

主事黃昌胤錄沅江人丁丑

主事劉慶蕃借庵滄洲人戊辰

主事吳文熾澗錢塘籍休寧人庚辰特用

卷三

別單有主事歸起先菴常熟人辛未

主事李登雲梯晉江人丁丑

吳剛思癸未

主事繆沅齋丁丑改助教

別單有開主事何復元規平度人甲戌

主事趙之璽陽樂平人甲子

工科給事中金汝礪液太和人甲戌

陝西道御史張懋爵其汾陽人辛未

偽府尹黃國琦新昌人丁丑滋陽知縣行取

六

候選授偽縣令胡 顯師井研人癸未

候選授程玉成江津人癸未

候選偽戶政府從事王爾祿清澗人癸未

候選楊州府尹楊 璪大興人癸未

候選兵政府從事吳剛思武進人癸未

偽直指使尚有張鳴駿陽龍溪人庚辰江西道

偽授原官賀王盛無母陽人戊辰太僕寺丞

偽鳳陽府尹王子曜伯華陰人癸未行人

偽山東防禦使徐家麟鄆縣人癸未

卷三

七

偽四川縣令王 皋映山西保德人選貢晉州知州

偽長蘆運使王孫蕙晉無錫人甲戌行取濬縣知縣

偽太常寺正卿劉 昌瀛祥符人己丑戶科給事中

昌與偽牛相同鄉最用事凡從逆者俱借徑焉

偽諫議申芝芳如嘉定人辛未禮科給事中

偽諫議戴明說榮滄洲人甲戌禮科左給事中

偽宜賓縣令時 敏修遵化籍常熟人丁丑兵科給事

偽授直指使龔鼎麗合肥籍臨川人甲戌兵科給事

偽縣令傅振鐸度金谿人丁丑兵科給事中

偽防禦使孫承澤北順天籍益都人辛未刑科都給

偽諫議光時亨舍桐城籍初門人甲戌刑科給事

賊嫌貌醜改四川縣令翁元益象偉上海人甲戌刑

偽政府屬郭 充元隴西人丁丑刑科給事

偽都直指高 翔雲寶雞人甲子工科給事

從天津入賀柳寅東占四川籍徽州人科應天巡按

偽諫議韓文銓泗成寧人甲戌河南道

偽廬州府尹熊世懿宗嘗麻城人辛未河南道

偽防禦使蘓 京臨安東人丁丑江西道

卷三

八

偽直指使陳羽白媚南靖人甲戌廣東道

候缺未補蔡鵬霄培晉江人戊辰四川道

改庶吉士裴希度鄉曲陽籍遵化人甲戌陝西道

改庶吉士衛貞固巖韓城甲戌雲南道

直指使涂必泓海南昌人辛未掌河南道印

徐一掄英上虞人甲子山東道

授原職趙京仕 城固人壬戌通政司左叅議

驗馬寺鄉宋學顯申長洲人戊辰通政司右叅議

授大理寺卿吳履中暄金壇人己丑戶部侍郎

偽助教錢位坤大鶴長洲人辛未大理寺正

偽政府屬周蘭羅山人庚辰評事

偽大理卿吳家周梅柳和州籍歙縣人乙丑尚寶卿

偽防禦使林銘球濤漳浦人壬戌光祿監事

偽成都府同知呂兆龍銘金壇人癸未中書舍人

偽府尹姜金胤雲掖縣人癸未中書舍人

偽祠祭司從事李森光琳掖縣籍平度人庚辰博士

偽政府屬吳道新桐城人助教

偽政府屬許作梅岩新鄉人庚辰行人

卷三

九

偽太常寺正卿李元鼎梅吉水人壬戌太僕寺丞

偽戶部員外張元輔相孝義人丁丑行人

偽授原官李丕著愚曲沃人丁丑行人

吳達雪無錫人庚午邯鄲知縣

阜城縣知縣黃繼祖吳無錫人廩荐

喻上猷澤石首籍豐城人辛未浙江道御

史以匿喪被叅叩關投賊

降北方大猷餘烏程籍德清人丁丑河南僉事

張鳴駿陽龍溪人庚辰戶部郎中原仕江西道御史

劉漢儒嶽大興縣人壬戌四川巡撫甲戌草職

衛周祚石曲沃人丁丑戶部郎中

王承曾崧夏邑人甲戌襄陽知府失城

原毓宗嶠蒲城人戊辰山東金事

傅鼎銓輝臨川人庚辰簡討

張若麒天膠州人辛未兵部郎中監軍督戰失機下

獄降賊督兵守關

葉初春廷湖口人戊辰太僕寺正卿

翠我成陝西真寧人辛未河南提學叅政

卷三

十

楊起枝扶金山衛人甲戌戶科給事中

廖國遴符長沙縣人丁丑原任戶科給事中癸未草

職

幸免諸臣攷

誅戮諸臣攷

國文嘉定伯周奎路雲大興籍長洲人都城破賊將張姓者至踞其室奎夫人卜氏姑媳皆自縊卜氏即先后所自出也諸子皆束縛以去兵士辱奎特甚后有權將軍李至見奎謙讓之極頗憐之乃以耳房數間撥與幸免于刑死子鉉夾未死幼子鏐鍾孫澄清澤俱存外傳奎獻太子以求免寔無此事大都以鄙吝招謗耳

浙江巡撫董象恒華亭人已未在獄中擬充餉贖罪

卷三

十一

釋出遁

行取御史周亮工亮祥符籍金谿人庚辰命已下見

勢迫不任而遁

安廬巡撫鄭二陽潛鄖陵人已未從獄申釋遁

登萊巡撫曾櫻雲峽江人丙辰從獄申釋遁

副使施元徵曠無錫人已未

兵部左侍郎張伯鯨海泰州人丙辰逃最早

太常少卿王都介崇德人乙丑

廣東道御史楊爾銘仙四川筠連人甲戌

成國公朱純臣心翼懷遠人獻門勸進世臣中之最逆者吳鎮兵臨賊欲迎敵恐其變誅之

定國公徐允楨中鳳陽人與成國同誅昔建文之難其祖先增壽以獻門獲爵今始食其報云他元勳戚畹罕有全者不能盡錄

次輔陳演贊井研人壬戌賊聞其富遂加毒刑所吐金銀最多珠亦盈斗先是演責治一僕僕恨之遂出首於賊言家主甚富即如某處有銀四萬八

卷三

十三

千兩賊兵如言往掘果如是因是垂涎不已受刑最慘竟誅死

東閣大學士魏藻德思通州籍上元人庚辰狀元夾

二夾追出銀一萬七千兩其妻撈二次子亦二夾

德飲水一盃死

東閣邱瑜鞠宜城人乙丑或云夾死或云自盡又

云與演等同日被害



刑辱諸臣攷

太康伯張國紀韋祥符人父子俱夾打藉沒

周鑑明源大興籍長洲人左都督國文嘉定伯之長

子素有弱疾以夾死第鎡一夾僅存奎姪銘削髮

適被獲亦受夾奎甥嗣於奎名鐸一夾獻銀六百

兩俱不死勲戚中受刑辱者甚衆不能詳知特志

周氏一門以列其餘

東閣方岳貢鶴穀城人壬戌夾二夾完駐三千兩後

自引決

戶部右侍郎王正志源靜海人戊辰夾二夾其子亦

一夾一撈

刑部尚書張忻北海掖縣人乙丑子張端天癸未

庶吉士

少詹兼侍讀方拱乾坦桐城人戊辰為賊所執以美

婢四人賂賊將羅姓者得免夾青衣小帽額貼黃

紙順字求存予何瑞徵楊廷鑑徵乃其同年鑑其

門生也

少詹兼侍讀胡世安潭井研人戊辰夾二夾

卷三

十三

卷三

十四

吏部尚書李遇知頌洋縣籍榮昌庚戌

吏部侍郎雷躍鶴龍興籍上元人己未夾二夾

吏部左侍郎沈惟炳洲孝感人丙戌夾二夾

吏部侍郎張惟機梅晉江人乙丑夾二夾一頭種入

夾其僕二夾奪賊刀自刎死

兵部添設右侍郎撫昌密右副都金之後凡嘉興人

己未被獲夾二夾不死今聞為北中大司馬

工部尚書陳必謙益常熟人夾二夾傷歸復遇土賊

傷其掌指狼狽而免歸數日病死

諭德衛胤文燕韓城人辛未以削髮被獲夾二夾

左中允楊昌祚昭宣城人甲戌以剪髮夾二夾

編修林增志先瑞安人戊辰以削髮夾四夾甚慘

編修宋之繩麒溧陽人癸未榜眼削髮被獲以周楊

二人力荐于王旂鼓免夾囚之

編修李士淳河程鄉人戊辰夾四夾甚慘

簡討方以智曼桐城人庚辰死定王講官賊兵挾

往見偽刑部官逼認獻銀若干後乘間逃歸

庶吉士萬發祥新喻人癸未以塗面粧聾夾

刑科給事中朱 徽遜進賢人辛未

工科給事中彭 瑄子四川永州人甲戌

浙江道御史馮垣登心新昌人庚辰

山西道御史吳邦臣嶺山陰人庚辰

雲南道御史鄭楚勳全莆田人甲子舉人

考選御史曹 溶秋嘉興人丁丑

吏部主事吳孳昌震固始籍南昌人庚辰以削髮

吏部主事楊玄錫康晉江人甲戌十三登科十四登

甲榮涉天部人共羨以為仙佛再世乃亦包羞忍

卷三

十五

辱至此惜哉

戶部郎中張鳴駿賡陽龍溪人庚辰

戶部郎中陸禹恩會溧陽人庚辰特用

戶部主事彭敦曆澗丹陽人庚辰特用

兵部郎中朱芾煌玉無為籍五開人甲戌

兵部主事劉若宜齊懷寧人丁丑

刑部員外郎陳鵬舉麻城人丁卯不投揭被執見偽

刑官叱使跪不屈推擊亂下幾斃家人願以身代

元賊義而釋之

工部郎中李逢申文清浦人已未夾二次

工部郎中聶一心感富順人庚午

工部員外潘同春皆餘姚人丁丑

工部主事趙士錦前常熟人丁丑

工部主事鄒逢吉石湖口人丁丑夾死

工部主事申濟方維長洲人官生夾損一足死而

太僕正卿北祭酒孫從度大清苑人戊辰夾四夾追

銀四百兩死於家

中書劉明傑者思縣人丁丑以削髮夾二夾

卷三

十六

中書陳 翔祀閩縣人癸未以削髮夾二夾

行人郝 傑清霸州籍綏德人丁丑以削髮被夾

行人謝于宣勤縣人癸未以削髮觸怒夾二夾幾死

行人劉中藻洞福安人庚辰以抗言願歸籍觸怒夾

太常寺博士龔懋熙玉四川江津人庚辰

武學教授沈沅先崑山人丁卯夾損一足追銀五百

兩國變錄尚有鄭逢蘭范方俱注夾一死死蔡

國光曾惟才俱夾一夾何肇元注夾一夾逃復被

執季起龍注削髮夾他單所無又有楊若喬汪光

緒拘繫未夾

削髮受刑諸臣致

順天府推官劉有澗嶺南宮人庚辰不堪夾打以銀

衛胤文二夾留用

替刺喉而死國變錄開死節

楊昌祚剪髮二夾

禮部侍郎兼侍讀楊汝成華亭人乙丑夾一夾以

林增志四夾不死受刑最慘

古玉杯金壺等物送王旗鼓仍授職

中書劉明侯懌息縣人丁丑二夾

太常少卿掌文選郎中事沈自彰順天籍上元人辛

吳孳昌二夾

丑夾二夾留用

萬發祥一夾庶常概用無受夾者以塗面粧聾觸牛

戶部左侍郎王鰲永澗淄川人乙丑夾二夾留用

賊之怒

戶部寺丞吳履中安金壇人乙丑夾二夾仍授大行人李起龍景南宮人丁丑二夾

卷三

十七

卷三

六

理卿

順天府尹郝岳崑栖霞人戊辰夾二夾留用

行人郝傑清順天霸州籍陝西綏德人丁丑削髮

中書舍人呂兆龍靜金壇人癸未

劉中藻三夾

戶部主事蕭時豐功大興人丁丑夾四夾

中書陳翔懷吧閩縣籍長樂人癸未削髮二夾

禮部主事張正聲中惠安人甲戌夾二夾

方拱乾剪髮二夾自求留用

吳伯宗 夾一日夜死

林蘭友二夾

方岳貢二夾完贓三千兩不死留用

張維機二夾一腦髓又夾其僕二夾奪賊刀自刎死

邱瑜二夾完贓五千兩不死留用

楊汝成一夾以古玉杯金壺等物托周鍾送王旗鼓 吳邦臣二夾

仍授職

吳履中一夾授職

王正忠二夾公子一夾一抄

陳必謙二夾

李明睿二夾

金之俊二夾

沈維炳二夾

王鰲永二夾留用

卷三

郝晉二夾留用

胡世安二夾

李自淳四夾

沈自彰二夾留用

張忻一夾留用

陳純德二夾留用

方以智二夾

王都二夾留用

鄭楚勳二夾

十九

黃熙胤二夾

趙士錦一夾

陸禹思二夾

呂兆龍佯投御河為賊所獲一夾授成都府同知

兵科給事顧鉉清城成都人丁丑二夾留用

禮部主事張正聲冲至惠安人甲戌二夾

戶部主事蕭時豐玩功大興人丁丑四夾

蔡國光二夾

卷三

二十

臨淄知縣鄒逢吉石夔湖口人丁丑二夾至死

劉中藻抗言願歸籍觸怒二夾

保定知縣欽取何肇元羅武進舉人一夾逃去又被獲

吏部司務鄭逢蘭芝澤侯官人夾一日夜死

曹惟才二夾

戶部主事范方鄉同安人辛酉夾一日夜死

吳宗伯夾一日夜死

浙江道御史馮垣登心中

人戊辰夾一日夜死

孫從度四夾追銀四萬完訖死

李逢申一夾

宋之繩削髮因楊周二人荐于王旗鼓免夾

周亮工逃

楊若喬浙玉北通州人丁丑逃

戶部主事汪光緒卷介通州籍武進人癸酉逃

安邱知縣 欽取劉令尹籽大同人滄州人庚辰俱

未夾死

雷躍龍二夾

卷三

廿一

張鳳翔二夾

潛身諸臣攷

蔣德璟十三日辞朝出崇文門外住

鄭二陽

曾櫻逃

施元徵逃

張伯鯨逃

汪惟效

工部主事翁希禹卷傲侯官人官生

程兆科長教上饒籍永豐人逃

新進士宮偉鏐泰州人

程子奇逃

彭遇凱逃

施斤

蔣臣削髮

癸未傳臚譚貞良嘉興人潛匿扮乞丐逃

新進士史夏隆宜興人扮乞丐逃

新進士嚴通福州府人逃

卷三

廿二

新進士林 飭福清人逃

王崇簡

禮部郎中周仲璉仲桑長興人甲戌削髮扮僧人逃

叛逆奸臣及賊授偽官攷

嘉定伯周奎路大興籍長洲人獻太子

張縉彥十九日辰時同太監杜秩亨開齊化門東便

門獻城後仍被夾戮死

宋企郊從逆之首應魚鱗剛

杜勳

十九日即授偽官職

光時享授兵科給事

方允昌授兵部員外坐官船二隻在宿遷縣催漕糧

卷三

楊起枝授文選司掌選

禮部郎中劉大鞏熙廣昌人甲戌授禮部員外

二十日諸人倡為助餉之說各寫五千金托宋企

郊先投手本即召見

梁兆陽授兵政府侍郎

楊觀光授禮政府侍郎

周鍾授簡討撰勸進表登極詔並獻下江南策逢

人便

項燿授太常寺丞時京師言渠門生黎志陞為賊

心腹欲大拜之即昌言於眾曰大丈夫名節既不

全當立蓋世功名如管仲魏徵可也後授職不稱

始逃歸

薛所蘊授祭酒

何瑞徵授弘文院教習庶吉士

葉初春授大理寺丞

錢位坤授國子監丞牛賊不収托周鍾夤緣偽文選

司顧楊赴部時對人曰我明日此時便非凡人了

京師有不凡人傳

廿三

卷三

廿四

趙京仕左通政

宋學顯授驗馬寺

賀玉盛授太僕丞

吳家周授尚寶卿

董象恒留用未授職

楊廷鑑授修撰

韓四維修撰

高爾儼編修

陳名夏懸標為家人所救授編修

張之奇順慶府尹

李呈祥

趙玉森調別衙門用為避四川缺未補

龔鼎授原職

傅鼎銓授原職

趙頴知縣

楊明琅防禦使

楊起鶚

魏學瀛戶部司務其僕以學瀛墮壞家門忠孝對家

黃燦

主前自刎死

成克鞏原職

庶吉士張元琳西塘晉江人防禦使

張端知縣

吳爾壘四川蓬溪人

呂崇烈防禦使庶常之諍諍者

魏天賞兩淮運使馳駟出

劉餘謨授原職

卷三

廿三

卷三

廿六

劉廷琮掌絳從籍四番禹人四川知縣

朱積原職

張玄錫授知縣

史可程授原職廿四日特召見挾令作家書到南京

高珩授知縣

張家玉罵賊捆三晝夜不死仍授原職

胡統虞授知縣

以上俱翰林

傅學禹授知縣

吏部員外左懋泰明萊陽人甲戌吏政府從事

羅憲汶授知縣

侯佐吏政府從事

白胤謙授知縣

熊文舉從事

何胤光授知縣

劉廷諫四川同知

李化麟授原職

以上俱吏部

孫承澤四川防禦使

戴明說山東防禦使

傅振鐸四川同知

時明四川知縣赴選時適吏部門閉叩門大呼曰貴州道涂必泓御南昌人辛未四川府尹

我兵科時明也

申芝芳禮科給事

龔鼎孳防禦使

高翔漢授左都

翁元益夜為賊挺打面腫宋企郊嫌其貌不揚授四

卷三

廿七

卷三

廿八

川知縣

郭克刑科給事

金汝礪四川知縣

朱徽授四川知縣

彭瑄山西知縣

以上俱給事中

林銘球濤漳浦人戊辰四川知縣

柳寅東原職

陳羽白原職

張鳴駿俱授直指使

蔡鵬霄侯京堂缺補

改授庶吉士衛禎固四川府尹

以上俱御史

行人王子曜伯華陰人癸未庚辰鳳陽府尹

許作梅禮部員外

兵部主事邵魁建昌人丁卯淮安府同知

新進士吳剛思武進人兵政府從事

新進士吳家麟鄆縣人山東防禦使

行人吳允謙坪內江人丁丑山西知縣

繆沅國子監學正

行人李之奇封山西交城人丁丑防禦使

胡顯

行人李丕著愚公曲沃人丁丑

現任兵部主事龔和永昌籍順寧人戊辰俱授

行人張元輔相山西孝義人丁丑戶部員外

呂滋陽行取知縣



黃國琦湖五新昌人丁丑

中書呂兆龍龍金壇人庚辰

吏部員外王顯伯曲周人丁丑

駐劄居庸保定推官董復武武進人癸未副榜

刑部主事黃昌胤泰沅江人丁丑

廬州府尹河南道熊世懿宗麻城人辛未

順天推官劉有濶綉南宮人庚辰

偽縣令兵科給事中傅振鐸山金谿人丁丑

行人胡顯師四川石研人癸未

卷三

廿九

兵部主事秦沂吉無錫人癸未

阜城知縣黃紕祖無錫人廩荐

邯鄲知縣吳達雪無錫人庚午

偽梓潼縣令禮部主事張琦餘無錫人甲戌

以上俱選縣其他已挂選而不知何衙門者則有

戶工二部右侍郎王鰲永濶想淄川人乙丑夾二夾腦

總督糧餉侍郎王正志逢靜海人戊辰

順天府尹郝晉龍山東棲霞人戊辰

左叅議左通政趙京仕調陝西城固人壬戌

總督糧餉右侍郎党崇雅姪寶雞人乙丑

原任兵部左侍郎侯恂真高邱人丙辰

兵部郎中張若麟天石膠州人辛未受偽命督兵守關

太僕寺丞李元鼎梅吉水人壬戌

太僕寺丞賀王盛無丹陽人戊辰

其官之大小不同而總之皆事偽朝為偽官察得

大明會典凡從逆諸臣父母流三千里妻子沒入

功臣家為奴田產屋宅皆沒入官立振乾綱大加

天討是在

卷三

卅

新天子矣

大學士請申大逆上諭

大學士馬士英請申大逆事奉

聖旨北京陷後凡稽首逆賊身污偽命的逆惡滔天神人共殛擬奏光時亨龔鼎孳周鍾與陳名夏項煜等並其餘從逆苟免諸臣先著科道官逐名嚴核公同具奏來看以憑法司定罪行

諸臣題奏殉難死節事上諭

七月初七日署吏部尚書顧錫疇殉難死節事奉

聖旨仗節死義范景文等十人應得謚廕祠卹着禮

卷三

卅

部從優議覆有遺漏的察寔補叙其反君事仇諸人先著吏部並科道官確核除名法司即行分別定罪俱限十日內次第具奏

戶科給事中熊汝霖謹題為城激死難事奉

聖旨楊文瓊布衣死難衣帶中二語烈烈可傳着核

寔旌表

禮部進士王日俞直陳就義事奉

聖旨許瑗以諸生憤死足愧逃降諸臣禮部覆奏

戶科給事中陸郎題為部臣殉難事奉

聖旨徐有聲罵賊支解殉難最烈該部從優旌卹

禮部侍郎官紹寧題為死不辱國事奉

聖旨劉熙祚罵賊殉義不愧風紀祭葬依擬與謚忠

毅贈廕一子入監讀書四忠共祠俱准行

四忠 劉熙祚 王 章 馬世奇 金 鉉

官紹寧恭報吳鎮事奉

聖旨吳襄闔門殉難忠烈可嘉贈遼國公夫人 氏

加祭二壇並與祭葬二子同時死節應贈卹職銜著

兵部議覆

卷三

卅二

陝西監軍御史題奏諸臣殉難請旌表疏

外城內鄉紳士民慘遭屠戮惜無主名不敢請卹至

陝西監軍御史霍達題為確報延鎮殉難各官各鎮如鄉紳原任冢宰南企仲老臣屈強辱死道傍禮部死難鄉紳懇乞 聖恩卹以培忠義事臣據榆林主事南居業執不屈罵賊而死宣府巡撫焦源清不死難遊擊陳二典家人來投總督單開城內戰死者受偽職凌辱至死大同巡撫焦源溥被執罵賊 斷原任總兵尤世威侯世祿侯拱極王學書王世欽王其舌山西叅政田時震誥封副都御史朱常德俱因世國李昌齡原任副將尤瞿文常懷德等原任遊擊不受偽官自盡山東巡撫王道純奉其親於蒲城之孫貴等原任守備白慎衡等見任遊擊傅德等見任北殷村堡賊拿到省大罵不屈而死咸寧縣舉人朱守備陳二典尤勉等掌印指揮李文焜等以上各官誼泉係宜川王奉國中尉賊欲加以偽官投井自盡皆誓死守城臨難不屈表表大節真可炳耀千秋垂凡此皆聞見極確真所謂精忠不二視死如歸寔足

卷三

卅三

卷三

卅四

光青史而一時同難指揮千百戶各官死者過千人以風勵臣節扶植綱常所當從優賜卹以慰忠魂以矣則又一時之奇千古之特操焉至如道臣都任知示風勵者也

力不支合門死難而尤世威以身任提調守城之責甲申二月廿七日吏部確報延鎮殉難事奉

見城已陷舉家百口付之裂敵而身冲鋒刃戰死街聖旨南企仲贈太子少保王道純贈太僕少卿南居心則又雄威忠烈之至苦者也至慶陽府城內官弁業贈光祿少卿各廕一子朱誼贈順天府宛平知縣紳衿同心死守賊狠攻四日城陷屠戮一空而道臣韓上言宋世遴贈按察司簽事各廕一子焦源清焦段復與知府董琬鄉紳原任太常少卿麻禧等皆以源溥田時震俱准復原官贈右簽都御史朱家任贈身殉難忠節表著所當一併議卹者也賊初八日入左副都御史

闕時攻陷商州道臣王世清不屈慘死已經 奏報南企仲蒲陝西渭南人前庚辰太僕寺正卿

王道純

南居業洲家嶺渭南人甲辰禮部主事

焦源清一港三原人丁未宣府

焦源溥一涵三原人癸丑大同俱巡撫

田時震御宿富平人壬戌山西叅政

韓上信

宋世遶

朱誼

朱家任瀛臨洮府河州人戊辰冀北道右叅議

卷三

廿五

河南道叅議段復興緜山東陽穀人甲戌

慶陽府知府董琬珥北直開州人官生

鄉紳原任太常少卿麻禧陝西慶陽人丁丑

明季寔錄卷之四

古吳顧炎武



鹿城募建報 國道場追薦忠魂水陸大會疏

適者潢池竊發 寢廟震驚我

大行皇帝血詔臣民烈殉社稷爰及 聖后同時

上賓地坼天崩寔終古未有之變成仁取義激敷天

不共之仇追維

御極之初以迄 升遐之日凶危洊至艱大獨膺十

七年不釋外虜內寇之憂千萬世共切有君無臣之

卷四

一

痛苞苴塞路朋黨盈廷無事則載寶而朝有事則奉身而退

君父孤危而莫問百姓愁嘆而罔聞致使神州陸沉

中原鼎沸舉目有山河之異臨風動黍黍之悲言念

屬階真堪痛哭賴遺烈之震動感忠憤之勃興一時

在廷頗多就義誓心一釗毋污校尉之鬚握節九原

欲濺侍郎之血至有父子偕死夫婦同歸勵忠孝一

家之風題節義雙成之句罔不身騎箕尾氣作山河

義始汗青烈垂竹帛嗚乎燐流碧草陳些招正則之

精魂白虹貫日齒指弔真源之厲懷古如此撫今可  
虎口餘生記

知吾等痛哭時艱媿顏平原之殺賊躊躇夜半慚祖  
刺史之聞難徒愛 主恩罔申 國恤聞知隣邑失  
以佛事而効涓埃敢告是邦亦藉善緣以輸忠愛期  
始仲秋之朔洎乎月望之辰願仗懺摩少抒哀痛此  
枕戈待旦之日亦見同袍偕作之懷  
龍馭儼臨 天威在望旁列忠魂之姓氏普及死事  
之臣民清梵所流羣品咸嗚嗚乎

君恩猶父况值 天王之聖朝率土皆臣豈應吾邑  
門牆早為先容竟致沉閣值新按臺至為余同鄉全

卷四

二

卷四

三

而獨後屆期襄事諒有同心敬申左袒之盟遙致  
北闕之拜毋任激切哀痛之至

公逆党陰不安自共謀去余會部咨甄別賢否撫臺  
列余荐剡按臺又欲會題陞城隍廳党人亦惴惴惧  
值十有六年大計伊探訪余官評稱最其恨愈深捏  
造單款極力傾陷然終以司冊無過大害正蒙降處  
報到之日米人老幼泣嗟嘆余之去而余舉家慰快  
謂得脫苦海且遠避仇也撫按皆諭留侯題焯舊管  
事余力辭解任出疆之日不能為行李時長兄順為  
山西澤州守因赴澤是為歲之七月初旬至十月六  
日而闖賊破潼關旋聞陷西安州縣皆望風投猷晉

晉中震驚余十一月自澤歸里撫指逾歲賊烽已偏午余長兄來視余始知母妻家口盡下獄一門兄弟  
晉而東會真定叛卒殺撫臺迎賊固關失守三路犯俱被執則澤守兄暨堂弟廩生大顛大任大瀨姪銘  
神京遠迹震恐父兄親戚咸為余憂勸遁跡以避余瑄銘琦從弟諸生大防大中大謨大訓叔知縣維隆  
憮然曰一身可隱其如八口何即妻孥可捐孀母何維明族叔諸生有道武舉有謨寄倉閭邑父老討保  
賴萬一蒙難吾何以見先人于地下也况同堂手足長兄始來一面余聞之五內如割相對不交一言即  
一族公衆寧忍全一己之生貽多人之害乎吾原為與兄永訣矣謝生銘石來探余耳語曰聞賊已敗大  
朝廷滅賊計今日為社稷死有餘榮矣何以避為遂兵且至兄放心行毋為賊屈我將謀有以脫兄者余  
違衆意三月廿一日駕傳思宗殉國余聞之北向痛頷之初一日執余西行衆為備一塞衛僮僕散逃覓  
哭再拜成服杜門謝客以聽天命四月廿八日聞人一市徒相隨邑人觀我者塞巷皆為噓唏余欣然就

卷四

四

卷四

五

言嘖嘖道賊犯山海敗潰西走余聚親契諸生謝銘道是日至肅寧二日至安平三日至無極此日大雨  
石等密謀欲興義師邀賊以雪國忿擬次月朔舉義賊衆悉被雨具余露身淋漓行三十餘里次日至真  
旗而次日賊之緹騎到矣先數騎進城持令箭詭言定入城喧傳萬歲駕將至賊党衣紅者滿街謂老府  
覓公館寔以覘余之居處也余窺如有變立街頭待兵見余咸椰榆曰是伐墓人耶帶余見偽帥馬入其  
之頃有衙役二人傳偽令曹懷玉票執余余挺身往三門一賊衣藍紗者云是旗鼓詢余伐墓始末入後  
見即付賊使白姓吳姓者萬歲取爾做官無恐也余堂票偽帥訖傳言且出遂同旗牌至其家宿至次日  
隨之行入堂弟大任宅老幼驚避賊坐索飲食無應初五日甫出即有賊來傳馬老爺上南門發兵候駕  
者不勝怒肆行欲毀搜掠執一僕為之供應偽官又至便起行吳姓者遂帶余往見至街道則云老爺上  
遣人來供奉並絆余不使離寸步內外不通一信傍西門矣復至西城吳姓者先到指余曰出城見賊兵

自北而南塵土蔽天然皆老幼參差狼狽伶仃十賊始傳止調精兵其賞重先行此闖賊已先上太原吳中夾帶男女三四輩全無紀律余見之不勝忿懣如賊同一賊僮押余馬步共八十九夜行一宿天明至此鼠輩而所向無堅城致思宗屈沉真可痛哭流涕壽陽南關搜米覓水炊飯食訖喂馬未飽余向而臥也恨余被執不能殺賊見其滅亡耳吳姓復同一任吳賊出少時其賊僮來雜余余即起牽馬行至南街姓者押余入城至督府前候一二時偽帥不返倏傳路西小門呼余入則吳賊在其內命余拴馬卸行李曰萬歲至矣不進城在關帝廟吃中飯即行二賊人伊入室仰臥其僮亦上樓臥余亦假寐許久不醒聞帶余出城至廟外此時隨余縣役四人止存一王姓馬臥余呼之不起出鞭之再三賊堅臥弗覺余遂出者餘暨跟駱人俱亡矣余自分見闖賊決無生理盡門北行迎一賊衣黃者問汝尋得水否余詭曰南頭以後事囑王役託其傳語家人我死于國難無恨也無水余復北行耳疾趕至舊店入門見三賊方束裝

卷四

六

卷四

七

須臾聞掌號衆賊起身去偽帥傳諭帶予西行是日謂余曰汝已行何復返余曰來取水具耳進其房院至獲鹿之上安次日出固關值闖賊方殺人死者委有一角門外即壽陽城下河中無水余跳遁城北復積云關下百姓以塞井放又將賊卒之不帶弓箭者上東岸踰牆入空房內四顧不可蔽復踰垣出北走盡欲斷左手血肉淋漓慘不可言是時押予者三人過一鄉民持挺蓋搶營者詢余何來余詭云亦搜物任姓者夜逃借縣役遁去遺下一馬余乘之同吳陳者舍之而南余北走不百步許聞後面喊聲意追者二賊出關見闖賊下馬陳賊欲稟知吳賊搖手而過至停步向之則四五僮父各執槍棍圍余曰汝從賊使是時一言余粉齏矣初七日過平定州西賊中傳來耶余應曰我逃難耳索財物余曰赤身財于何藏言大兵追至核桃園已抵關下調後營人馬回防二盡上下衣與之換破衣二件僅蔽体遂東北行時日賊押余復回往平定東關外候示下至初十日傍晚方午慮為賊所跡潛身山畔土窟中比至晚賊騎來

者六七次皆未獲見月出甚高余始敢出穴不辨東長公劍原在門見余來驚喜交集相持啼噓入見二西視月所向攀緣上下經墟墓澗澤中燐火螢焰殊妹不勝痛悼次日遣人報信至縣老母尚三僕來接非人境至曉逢行路者問所向余曰逃難回鄉問為傍晚到縣途逢猛兩冒行抵舍親戚族眾慰勞者塞何許人余詭曰保定諸生為賊所掠其人憐之指從戶謁老母悲慟欲絕真再生相見猶疑夢寐也是為此東北有方山寺可以栖身余謝之行凡三十餘里五月二十九日計被執時正滿一月憶會先曾祈閔遂投僧刹住六日始東行僧眾各贈余錢數十作路聖藏有直須重見一陽後始可求神望佛持之語余費由山僻小徑詢路而行飢則勺食晚宿山廟凡經至真定為五月五日闖賊至自必死幸賊勢迫促由土寇之叢數處余已作乞勺形無阻撓者但聞固未見至壽陽而逃則重見一陽之說也先一日宿山閔娘子關俱賊兵把守不敢過遇荷蕢者三人識小中朦朧之際耳中間先大人聲曰兒苦中又苦成傷

卷四

八

卷四

九

路隨之入黃流口萬山險絕猿猴所經林木翳天日而又傷尔第見佛聖現光即生矣隨見有圓光大如過隄絕處頂踵相摩上天入淵凡數千折始反陸渡初出日金光爛爍內有佛菩薩騎獅象而過皆有鬚井陘大河六七道涉溲沱念余西遇時自分不返茲髯不類素常所見像須臾光散其清如鏡正照余身徑生還不勝感愴逾真定與同行者二人分路向新而覺天明至壽陽遂獲難

樂余循舊路而東至肅寧折而北至西柳村問路鄉順治元年仲秋既望再來人邊大綬識於長安僧舍人詢姓氏知族弟壘在外父王宅傳語來見相凄其留余宿更余勺衣黎明聞炮聲震天乃土賊為亂合鄉戒嚴傍午始息借余一蹇僕送至王家莊胡完為妹丈太學生永清其尊人舊河南太守龍江公暨其



塘報稿

陝西延安府米脂縣為塘報事職自正月初二日奉制臺密牒隨喚貢士艾詒面諭議宜尋訪李成去訖至初八日艾詒回縣云自榆林尋得李成來見職隨進後堂詢問稱言伊闖賊里人曾為賊祖葬坟因識其墓所賊祖李海父守忠係本泉縣沒泉都三甲人闖賊名李自成幼曾為僧俗名黃米僧為姬氏牧羊奴自崇禎三年西川賊不沾汎作乱流入賊營不知下落至崇禎九年賊領人馬千餘來縣城外自通姓

卷四

十

卷四

十一

名回家祭祖號稱闖將人始知其姓氏今年月已深伐其骸骨凡骨節間皆綠如銅青生黃毛五六寸許不記其祖葬處當時葬日開土是三空穴內有黑碗其餘骸骨有毛者七八塚盡數伐擡聚火燒化大小一個因填其二穴用一穴安葬仍以黑碗點燈置墓林木千餘株悉行砍伐斷其山脉賊墓已破王氣已內令但伐有黑碗者即賊祖也職隨喚練總黑光正破賊勢自敗其黑碗白蛇呈驗軍門訖理合塘報倥長官王道正率領箭手三十名鄉夫六十名即刻崇禎十五年正月十四日米脂縣知縣邊大綬塘報起身入山一晝夜行二百里始到其地名三峯子往陝西總督軍務汪喬年手批宿是為初九日夜下大雪二尺餘深山路混滑馬不讀來諭足見門下報國熱腸第須察訪的確莫使波能進職下馬步行五六里至其山鳥道崎嶇久絕人及無辜庶天理順而人心亦易成也他日滅賊當以踪旋開道攀援而上又一里許見窠舍十餘處牆垣門下之功為首此覆

汪制臺再札  
來札知闖墓已伐可以制賊死命他日成功定首叙  
以酌草覆

卷四

十二

御史題奏秦中死難各官併榆林失地情形疏  
十七年正月二十八日陝西監軍御史霍達題為秦  
中死難各官併榆林失地慘傷情形仰祈

聖明並議優卹以示風勵事臣凡過寨中逃出之人  
即逐細加查問其中有守城慘死各官閔係名節是  
為勸懲者謹一一陳之賊攻省城如撫臣馮師孔力  
戰不屈死按察使黃綱自縊死長安知縣吳從儀投  
井死渭南知縣楊暄城陷被執不屈死已經按臣金  
毓峒具報訖今所開如商維道臣黃世清聞賊攻破

卷四

十三

潼關自縊死于本道衙門蒲城知縣朱一統賊攻奮  
力守城因三四快手投賊立脅歸順本官語以更衣  
身把印信投死本衙井中若鄉紳則原任磁州道祝  
萬齡聞賊破城身衣一帶速至關中書院斯道中天  
閣下哭拜 宣聖從容自縊死而賊掠三邊由鄜延  
及榆林中部知縣朱新達自知守城不支先令其妻  
妾各自縊死有一妾尚未配合本官即遣之去其妾  
垂泣情甘投繯然後本官亦從容吊死此皆聞破潼  
關各官死難之情形也十二月十五日又據清澗縣

據汾州府鄉戶任尚禮從榆林城北草地逃出將羸十二日早帶領夷漢家丁數千人投入草城說要調  
顧與茶商十一月十一日入榆林城正過一夜至十取達子與關賊廝殺報仇等情到臣臣看得逆閩攻  
二日逆閩差偽官到榆林城下將銀數萬招降各官入潼關以來陷省城破州縣人無固志所在瓦解而  
兩道臣都任並開廢總兵王世清侯世祿侯拱極尤死事各官如撫臣馮師孔見危授命抗節不屈被賊  
世威各僇精健俱斂入城逼集城內官兵而問之曰殺在東城憲臣黃綱道臣黃世清誰不共戴義奮激  
爾等或守或降說定主意使作區處滿城之人皆一烈皆自盡于本署知縣吳從義朱一統朱新達以天  
詞惟願死守於衆志守城自十二日講至十四日晚潢令尹台家盡難尤為獨慘鄉官祝萬齡生前身任  
不能得降遂於十五日早四面犯攻城垣用大砲日名教臨難從容就義所當與見任各官並行從優議  
夜攻打城上亦用大砲弓箭扼敵數日內城墻打壞卹以鼓忠義者也至榆林素稱忠義之臣來餉絕軍

卷四

十四

卷四

十五

數處賊入從城南用挖洞而入當時東南城塌壞數飢困苦萬狀闖賊威脅利誘無一人為之易志即賊  
十丈遂於二十七日午時城陷而城內各鎮將與賊惡攻三晝夜力極城垣各賊入城猶巷戰終日殺傷  
頭巷戰自午至晚往返沖突官兵死傷殆盡力不能甚眾率致慘亡滿城忠義萬人一心從來未有多聞  
支僅存千餘人從水門殺出逃入草城外打死賊眾雖各官存亡尚未得的據而死守情形已極真切所  
約以三四萬計打傷賊頭目過天星黨將官等五人當再行察明另請優卹以新殊典者也若夫未亡各  
抬回省城而城內官兵與合城婦女投井與自盡投官受賊偽官偷顏苟生者紛紛籍籍殊駭聽聞從臣  
井者靡有孑遺又據兵部差官探聽得榆林現任總再疏入告

兵王定潼關敗回之後同高傑俱到延安府十一月 殉節各官籍貫

初四日賊將到時高傑率兵渡河王定奔回省城至陝西巡撫馮師孔河南原武人丙辰贈右都御史

按察司黃 網倭河南光州人壬戌贈太常寺卿

商維道副使黃世清澄滕縣人甲戌贈光祿寺卿

榆林中右叅議都 任若祥符人癸丑贈光祿寺

西安府長安知縣吳從義從大興籍山陰人庚辰贈事

蒲城知縣朱一統霞山西平定籍鳳陽人庚午

延安府中部知縣朱新達開山西汾陽人宗貢台家

鄉紳則有原任磁州道祝萬齡萬丙戌咸寧縣籍金谿人

癸未本邑陷殉難

原任總兵王世欽

卷四

十六

陝西總兵侯世祿玉榆林衛人

山海總兵侯拱極樞榆林衛指揮同知

尤世威

王學書

王世國

延綏總兵李昌齡川山東鎮番衛籍榆林衛人

衛南知縣楊 暄杏山西高平縣人庚辰

附錄蒼舒兄酉陽雜筆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畧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

為武陵有五溪謂雄溪藉溪酉溪瀘溪辰溪在今辰

州界志是蠻夷所居皆槃瓠之子孫也東漢初渠帥

曰精夫槃瓠之後構作朗濩作武

沅水出牂牁故且蘭東北經辰州潭州岳州經洞庭

湖入江

武溪在盧溪縣四百八十里即五溪之一

酉陽縣舊屬武陵郡漢黔州彭水縣地所謂五溪蠻

卷四

十七

也辰地早煖正月初杏花大放元宵節桃李鉄梗海

棠盛開正月杪梨花齊吐二月望即見牡丹二月盡

三月初花事翻寥落矣詩柄有燈夕桃花雪裡梅花

映雪海棠帶雪梨花諸咏皆寔錄也

辛巳年十月辰溪東門十里亭桐子榭上生一大刀

狀如偃月又生一劍共托一根其狀酷肖即刻畫有

不如者解貯府庫

自常武抵辰婦女足多自然足統輪纏隻日右足隻

日合足

俗供神像有有頭而無軀者名獾神一于思紅面號前夫久而復訟謂之求敷訟牒中十有六七甚有男  
東山聖公一珠絡窈窕號南山聖母兩人兄妹為婚子僅三四十而女人已六七十者其老死不得娶者  
不知其所自始楚黔皆崇祠之  
又比比也

婦女耳墜若番僧銅環男家聘婦用墜即表於耳有辰俗棄妻不以為異其退婚券中立誓云一休二休  
重至一兩者  
十離九休高山磊石沉落深溝清白親夫永不回頭

嫁女用嫁履盈筐屆見後出以送其夫族即草履辰俗迎春廩生二十人皆公服乘馬前導迎新官亦

楚俗信巫尚鬼皆虛中堂供佛獨不置灶突炊烟冒然禮生即廩生為之

屋而不得出蒸而為煤薰而為涕更可笑者門廡廳有叔訟姪者稱其夫婦曰蛙夫蠶婦亦新

樓簷宇逼湊不露一隙光明城外曠處亦然辰俗呼溺曰觀風

卷四

十八

卷四

十九

楚人作門戶檻最高門最低稍長者必俯首出入偶呼外父曰家公外母曰家婆妻曰婆娘婆而係之以  
一忘懷必遭磕擊比戶皆然娘尊之也非賤之也向人稱妻兄弟為舍舅呼叔曰

辰俗動以強奸誣人教其黷執其所訟者首尾捏造晚晚言其晚得也亦有稱父為晚晚者言認為叔之

若有粉本吸視其妻則禿項黛面蟠腹巨擘滿堂匿子易長養無刑剋也尋常稱呼則稱父母為哀爺哀

焚而長舌益厲痛治一二乃絕娘又有稱哀姐者

僧袁寂澄挹牒訴云急救妻命事牒陳施主公助娶辰字多訛不問字義即一人而自寫姓名前後矛盾

妻蔡氏與隣人爭田被擊訊之果髡而有室者此地有富民熊孟魁投牒再為孟奎三為孟遠後則以孟

髡而巾髡而娶不足奇也為夢以魁為虧其可笑如此凡入官必罵如官以

辰溪生女多溺死故女甚貴再婚者亦須三十餘金如為入也有廩生湯仁洽或呼之為仁合或曰仁怡

又有庠生蕭洽露亦曰怡露

禮房書辦他出寄書于其妻與不手人算賬其書云自可雞猴相鬪奈如何若得太平寧靜日金猪銀犬我投已蒲該得工食爾可與他弄你若弄得明爾可息干戈

與他弄你若弄得不明且不要與他弄待我歸自偏沈李乾德行檄至懸言近日蜀山崩出有石碑云今日流明日流流了如今断了頭張也敗李也敗敗與弄

一訴牒云吹毛求屁令人絕倒然如此類者甚眾

出一個好世界時李芝張獻忠世熾

季考諸生題為以能保我子孫黎民有一生起比云獻賊的名自成一名交陝西米脂人

民自黎也不關子孫事也子孫自子孫事也並不關我事也  
癸未冬末賊勢張甚忽童謠云勸爾休時不肯休死在兩縣夾一州若還要取辰沅靜鉄樹開花水倒流

卷四

二十

卷四

廿一

童生題為與鹿豕遊一生云舜父頑也而舜與之遊

鹿亦與之遊然則鹿其頑矣乎舜弟傲也而舜與之遊豕亦與之遊然則豕其傲矣乎  
癸未夏初武昌白日中二龍墮長街業已僵死其腥異常五月晦張賊陷城屠戮最慘長街一帶約數里

榮藩金印重十七斤今寄辰州府庫

靡有子遺

癸未河南掘一石碑上有字云眾姓孽惡貫盈借彼楚中之變億兆被劫肝腦塗地不必言矣惟天潢一手伐伊人咸陽起梁晉洛一畝川分三坡空據要地派分封楚地最多如武昌則有楚府衡州則有桂府

終無利一旦身止石牛角 另一行云左良玉至此長沙則有吉府嘗德則有榮府寶慶則有岷府蘄州

無糧後云劉伯溫留記

則有荆府襄陽則有襄府荆州則有惠府岳陽則有

近又掘得碑記云遠望迢迢路骨多壯士紛紛把釵華陽府永州各縣則有岷府蘄陽分封承天則有顯

陵各有守兵一聞賊至望風而清何嘗與一交手致劉劬思自永州被陷為成所執于癸未九月二十七  
金枝玉葉塗炭流離如惠桂兩藩係 帝親叔而所日殉節于永陽臨絕賦詩二章題于署中有云  
至迫逐無容身地更可憫也

武崗州 岷藩多行不義百姓勾賊攻殺被害辛未前累湖湘宮殿倏成烟鶻血不沾無塚骨鳥啼偏集有

惠藩於十二月二十八日舟次岳州大風忽起破其孤田死生遲速皆前定堅此丹心映楚天

船二十餘號 襄 唐兩藩于正月二十三日舟次 故園隔別已經年今顏非復舊時顏山川草木皆含

岳之陳陵磯五鼓亦發大風破其船百號兩藩宮眷 淚貌虎旂旌盡作烟老婦漫勞尋蝶夢兒孫切莫種

及治院從官僅以身免 書田長弘化碧非奇事留此孤忠向九天

荆州臘月十六日破 惠藩於初九日先移入舟偏惠 桂兩藩俱于九月十七八抵永州舟載宮眷輜

### 卷四

廿二

### 卷四

廿三

沅都督御史移鎮荊者為陳睿謨武進人庚戌徵服重將往廣西全州僅距一百二十里湍急弗能上十  
豫道今興 惠邸寓湘鄉知府陳志忠臨川人奔岳州九賊至 兩藩乘馬逸宮眷俱被掠

長沙既陷 桂藩護衛一空 王出走百姓奔散賊 長沙與衡州接壤守長沙江口賊不得渡八月間

隨據之永興衡隣衡陷永必不全潰兵四五萬奔入桂府募兵六千將尹先民頗驍勇統兵據浮屠施砲

永州騷擾民間先竄一空九月十九日賊至僅五六設柵業有次第而撫治王聚奎必欲吊兵守城尹曾

百人而四五萬兵望風奔潰自相踐踏死者無算直痛言守江為上守城非策王剛愎自用不用其謀賊

指劉熙祚武進人甲子被執不食六日自縊死或云偵無備果一擁而入王先遁尹戰死道臣馬雲起長

被殺子寧鄉宗師廟署永府篆者節推吳晉錫吳江 洲人乙丑遁免節推蔡道憲江門晉江人丁丑殉難邑

人庚辰先奔歸籍後遁諸省城

令吳應恂宜興人丁丑亦先走蔡公罵賊不屈被磔

楚中撫治王聚奎璣鄱縣人戊辰隨 惠 桂兩藩 不平賊到即降授偽巡撫賊去團兵獲之以獻偏沅 奔廣西梧州 寇破荊州考諸生就試者九十人取七人首名賞三

桂藩蘇肥重輿夫湏十八人乃舉有別苑十二區每 百金餘百金不取者各千金題為三分天下有其二 區集女樂百二十人癸未之變孔全斌副將步兵先 後告考者甚衆賊云此皆開門投順不忠之士也盡 於衡城外劫典舖 桂 藩即集諸女樂并宮女共 殺之

二十餘人聚而燔之號呼震天并宮殿俱付一炬 鄂陽旁縣皆破惟府城賴西洋砲得全知府余啟元 孔將守長沙其潰也孔不知所在部下統兵官郭天 望合肥人壬子起擢治院 才傳大任退聚洪江恣行擄掠索中各擁重賞皆掠 衡水潰兵盡聚洪江屬淑浦縣約萬人所掠婦女二 千餘人子女玉帛不可勝記 統兵將官為郭天才 吉藩者傳係孔將門役廝養為將時事可知

卷四

十四

卷四

十五

吉藩最富拋擲笏十萬金 榮藩最貧每年僅籽粒 偽撫李乾德聞澧州既復統兵至淑浦聞常澧復陷 萬金耳其始奔也僅挾五千金寓辰谿久費盡 即引兵而還不發一援不動一矢奇矣哉

襄陽壬午臘月初二日破 襄藩出奔撫治王永祚 左帥曾三擒張賊張說之云公爵永尊索永厚不若 崑山人已未并逃與 唐襄兩藩避長沙宜興知縣 釋我以為外懼恪之數萬左領其言遂殃全楚趙公 陳美石新建人乙卯死之長沙距衡四百里八月二子無瑕曾陷賊中言賊寔畏官兵夜不釋甲不離馬 十五日長沙破 桂藩即以二十八日出奔越一宿所官兵無一與之敵者線索暗通遵左令也

而人民逃竄盡矣城空賊入未嘗破也賊于九月十 闖賊部下有以支張賊老猓二曹操一斗粟皆受其 五日始至 節制老猓二聽調而不聽宣張賊逢人則殺號西府

長沙史可鏡登戊辰進士為土垣長艱歸被察扼腕 兵得其致劉鉄棍書勸劉降賊乃痛杖五十發沅州



詳審獄具又杖二十欲其速斃而頑鈍不死想天厭兵趙公子見其行軍長四十里見馬則捨人多不殺其惡也 劉鉄棍時為副將駐武崗有勇名靖州一瑪瑙山之戰左兵甚銳張賊窘極墜崖傷一手大兵帶賴以全隨陞總兵

雲集給一日糧即可深入而川撫卽捷春侯官人已

湖廣諸府不一年而失十四府所存者惟辰州耳襄未遲迴不發致賊復逸楊閣部以情聞 上卽雖速陽以壬午十二月初二日破荊州以十二月十六日死而張賊用狡計破襄陽全罹禍卽死不是贖也破承天以癸未元旦破漢陽以三月二十二破黃州自賊中逃還者言張猷忠詭譎百端今見在未死為以三月二十三已時破武昌以五月三十日破岳州內午生向傳其死者乃其狡計也

以八月初五日破長沙以八月二十五日破衡州以嘗德屹然巨鎮為全楚咽喉滇黔門戶楊文弱請加八月二十九日破寶慶以九月初五日破永州以九 雉牒金湯甚因道臣潘士彥究平人辛酉忽于正月

卷四

廿六

卷四

廿七

月十九日破嘗德以三月初十日破十一月二十三十七日倡逃夜半開門出走為 榮藩宗室刺其輜日子時再破惟鄖陽德安之破不記時月日 重道臣及家眷僅以身免其籠人睡鞋為衆掠得既

承天府癸未正月初一日申時破湖廣巡撫宋一鶴 而出門藩守嘗德甚久有潘打劫之號甫晉兵巡值

鶴清苑人庚午守道張鳳翥藏宿松人辛未 分守兵備俱缺手握三篆而以勤王募兵為名公然

鍾祥知縣蕭漢眉南豐人丁丑死之巡按李振聲米 遁出致民無固志重地丸解寸磔不足贖也

脂人甲戌投降搃兵錢中選華亭籍大同衛人被擒嘗德自道臣逃後還徒者殆無虛日兼荆之逃弁周

楚中傳言張猷忠于癸未四月二十三日已死有九 晉者向為偏沅中軍統兵三千肆掠城市 榮邸不

子今猖獗者其長子張錦也 得已于三月初三晚逸出時世子甫半週 國母止

犯衡陽者為賊張猷忠第四子孔全斌被殺盡收其二十二歲周弁勾賊而賊已空城不足厭其欲遂巡

良久于三月初十日始至城何嘗破掃空以待取  
嘗宗室初四日欲出即不可得間皆被害已而周弁  
為劉直指訪拿杖死  
若無人酉陽夙養草兵號精悍開闢而起百姓助之  
金鼓震天亂兵驚遁邑得以全

嘗德自三月破後賊去而逃民斬復我鄉徽蕪大雷  
紛紛重載而下有五百人作夥附大海舟鉄猫桅杆  
温如珍係四川總兵初奉 旨調守承天部兵六千  
忽作吼声徽商溪南吳姓者急以桐油賤售販豈還  
人壬午十二月二十八日至承天癸未元旦城破温  
浦市不數日而嘗德復陷四百九十九人無一免者  
頭被一刀墜城濠莫叅將救之得生六千人皆散失  
嘗德秋間稍定 榮藩以十月初復歸至再破而一  
沿途収潰卒四五十人至嘗德復招兵六千皆市滑  
掃無遺矣獨 國母 幼藩幸得保全  
游棍否則亡命為盜者也既無糧餉惟恃劫掠嘗武  
人恨之入骨冬月賊再至其部下弁流錢姓者統一

卷四

廿八

卷四

廿九

榮邸承奉云賊有老成者亦不妄殺人惟宗室無得  
免者  
千三百人禦之牛皮潭人殊死戰而後五營先奔五  
營者黔將譚得勝楊得功李奇監軍李之晟土司于

潘士彦以勤王為名隨地逍遙正月二十七日至桃  
騰龍也五營既清温亦繼之而一千三百人皆飽賊

源縣復被士民驅逐二月劫辰州聞 榮邸播迂三  
办矣今温寓辰谿部兵僅存四千皆不可用

月初六日又携家眷至辰谿後聞 榮邸將至十五  
温總戎瞭數勇衛籍雲南臨安人初調守承天則棄  
日夜半家眷先逸士彦隨發其行也酉陽士子叢而  
陵而逃退屯嘗德恣行搶掠慘暴遇賊其部下五

話之面責其悖  
月不給糧專倚打撈為生及賊再犯嘗德又望風先

署武陵縣事者為會同令周麟先招靖州兵守護  
遁輜重山積皆棄不顧初有兵六千從賊殆半臘月

藩邸統之者為王守備名中錫三月二十一日晚藩  
十七日過辰谿竟颺歸矣

溫兵過辰谿約三千有餘內婦女未及百人其妍麗辰谿停泊三月不行閱其行牌尚是十月二十九日者不過二三人聞其在益陽掠江右巡撫郭天門女貴省距此僅十餘日而逍遙四月俟賊蹂躪既遍屬勒索五千金贖女方有娘溫竟置幕中至晏客呼令厭而去援兵方下嘗武以恢復為名近來可笑大都佐酒坐客有泣下者溫并自奉僭侈動用什物皆金類是

銀製造姪妾近二十人為賊掠去十二人僅存其八辰州有哨兵二千餘臘月初二日調至辰谿十三日有優女一班未動也

官兵沿途擄掠所得婦女號為兵眷

拱把無一免者始猶偷竊漸成公市一日一兵可得

嘗武賊再退後楊仲丹遣人偵之民間家俱一牌上四五分数日未價浮千金矣諸公無糧全仗打撈為書西府萬萬歲順民某人左隣某人右隣某人而其生又值歲荒惟得蘿蔔一味為朝夕餐殮當事者初

卷四

三十

卷四

卅一

家則屠戮無遺矣聞賊審是官兵則斷其手城中于以急調稍寧即置不用數日後復返面無人色噫兵幾百擔白晝鬼嘯不見人影

驕將情固今時大病迺欲其忍飢寒而驅之死地不

玄募山僧旭初以募緣至嘗武王府供養冬月之大難乎

變隨顧弁走踰桃源追者躡其後僧登崖避之見君辰州節推胡會賓桐城籍雲南又據概任事加銜兵兵四五百人失魂喪魄爭前恐後頃刻間落崖墜澗巡統兵復禮州益陽近嘗德再破則已殉節真烈文死者不計其數僧以為賊大隊至矣及數之止十六夫矣後子節溪佳崖墜得屍已喪具元其子認曲騎耳而四五千人之望風急遁自相踐踏焉用是赴指腿痕而得之

赴者為

左良玉先為李賊殺敗心胆俱裂統兵數萬過承天

貴督遣副將羅姓者統三千人剿賊二月二十六到而不援直下省會人皆以叛兵目之正月初置酒高

會其部下皆子女玉帛充溢所為數萬者婦女老穉焚燬髻鬢不留屍山血海聞者傷心故相楊文弱三居其過半寔四萬人而已元夕擬張燈大會忽報賊抵漢川連夜遁去遂下黃州圖城索餉收下九江安慶飽掠客商焚劫百姓居然一叛賊矣朝議憚其擁重兵乃事姑息加銜頒賞何晏養癰今賊既去仍還省會以恢復為名酒色太過覽楚而行民間有畏之若虎良王戊戌生

張猷忠令票云西府平南先鋒張云云其詞悖逆不能悉舉總為楊閣部而發有云楊某吊動天下矣馬

卷四

卅三

楊氏四世墓俱被發大司馬修齡公及其祖父骸骨皆燔而粉之雜草判以餉牛馬閣部公獨葬沅江縣在天星湖之濱距武陵三日被發時蟒玉肢骸如故

卷四

卅三

與予為難其子又到處團練鄉兵敢行抗拒楊已賊支解其屍龍陽百戶收具元首及一子宋具

中吾及令掘其坟墓燬其房屋有拿得楊族一人者懿戚認定不謬

賞銀十兩有拿得其子孫兄弟者賞銀一千兩後書楊修齡公父葬已四十年癸未冬盜

癸未十二月日上有平南先鋒印楊公子仲丹親取生刀砍其頭鮮血噴出賊見而異之故

出見者

楊氏本南直建平縣籍國初以赤籍隸武陵令族

亦僅百指列衣冠者二十餘人甲科尚存二人薊撫

無山公其一也修齡之祖曾為染匠

嘗德夏秋賊退民居重構十已七八仲冬重破恣行

逸出先是蕙圃翩翩里中一日出郊外有被髮而爭鬪者若不欲生訊其故則其人姓萬川客販椒為牙僧值二十四金有急欲歸索不得耳蕙圃慨然如數應之其人感識姓名而去毆當寇時僅一子七歲以為死矣乃為賊擄入川恰寓萬姓之地地方殺賊而留其穉各詢所自子能言其父祖名姓萬抱持泣曰此子恩人子也乞養之何而其上官湏姓者無子轉字為子蕙圃不知也偶其宗人入川邂逅萬客附一信至從湏索之湏不然諱然百計雖留蕙圃因其

卷四

卅四

年伯陳鹿茸時為偏沅持合牌令箭開關數十里而往始得其父子重合子已十八歲矣子出手示人台手兩指半削則初擄去時馬上罵賊賊以刀砍之故也



〔清〕不著撰者

明末紀事補遺十卷

清末刻本

明末紀事

補遺十卷



凡例

當日奏奉詔赦悉如舊稱著仿之迹也紀年則歸

朝而稱謂仍其故對正傷之實也

東南抗節諸公其言其事並從寔書蓋壯其節未始不薄其遇然其志未始不陋其識也

皇清同治初年由上海得此抄本不知何人所錄然

紀事補遺可補諸明季本末之遺漏也

紀事補遺

卷一

一

明末紀事補遺

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主以繼其  
淫哉何明自中葉以後生民之憔悴如此其無  
極也主昏於上政出凶閹民窮於下翦為流寇  
鄙夫蠹國竭民清流矜高炫異無非啓宗社之  
殷憂釀黎元之奇禍焉耳懷宗鑒前事之失力  
翦元凶痛懲夙謬庶幾宵旰勤勞者矣然無知  
人之哲矜明察而愈惑無持久之力好更張而

紀事補遺

卷一

一

益亂懲前弊矣乃緝事廷杖陰踵前弊而行通  
下情矣而裁肆加派孰非矯情而出府臣民之  
怨養勲鎮之癰內憂外患天變人窮政府寄寓  
耳國勢人情至於尔日真衣敗絮行荆棘也所  
以難重驪山而非緣內嬖禍烈哀平而不因外  
威質異昏庸而慘於晉惠情非晏佚而毒於宋  
徽易地慘觀彼此相笑以祖宗櫛風沐雨之天  
下輕輕斷送於一人之手紅閣之縊簪彼婢妾

賤人辱身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僅之至耳  
氣何足以謝天下哉當時憤激者第謂今日無  
論李綱難得卽求一大小人若秦檜亦不可得  
其說誠然有是君乃有是臣而曰朕非亡國  
之主天下萬世其誰信之幸

皇清

八閩伸義討賊通城西克相繼授首漸次蕩平

始獲寧宇前輩有言殺運將至人心先愚維大  
聖人能起而救之不其然乎不其然乎乃偷安

紀事補遺

卷一

二

無智苟且富貴之徒雖托名於起義實忘情於  
報雪遂使湯火餘生益深益熱嗟乎江南實奴  
隸之質閩中亦輕薄之子肇慶則撥亂無能廣  
州乃自生內鯁雖仍藩號究類流人地卽大於  
曹滕民無加於邾莒而庭前養寇榻畔藏奸欲  
以區區塊土與南陽靈武比隆豈不謬哉群奸  
盜竊旣伏虛名志士捐驅亦鏤空影豈知人心  
忘漢天不祚明早胎於金陵定鼎之年又有待

燕山殉難之日孟子有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則高祖嗜殺之流毒遠也祀幾三百代逾十五  
其間聖子神孫指無多屈暴君劣倖踵接而興  
洪熙萬曆之恭儉史氏實多虛美成化天啓之  
昏惑實錄猶嫌掛漏當此大亂之後而以私智  
小才承其乏宜乎土崩瓦解而已矣不謂江南  
浙東八閩兩粵燃茲死灰汲彼胥井未識人心  
烏知天道觀其舉動全然草竊是猶闖獻之後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復生張李起自南都延於昆海何地是乾淨土  
何民是太平人耶每恨俗儒下士談性則輒曰  
三百年養士云云彼爲明臣宜其云爾而土生  
今日登衽席竟望塗炭之苦免饑渴不思飲食  
之德其爲龔贖寧有極歟余嘗閱明紀編年併  
遺闕事閱明季遺聞則南寧以後缺之不止漏  
略懼前非之不明則今是之不著是用蒐訪遺  
編探指逸事正其舛誤及其矯誣彙爲十卷以

明天心仁愛獨歸有德使人知所由以休養生  
息者幸際昇平之日也時

南抄三餘氏謹志

紀事補遺

卷一

四

明末紀事補遺卷一

本末

福王諱由崧神宗次子福王常洵子也神宗五

子長光宗次福王常洵次瑞王常浩次惠王

常潤次桂王常瀛

萬曆二十九年冬十月己卯俱受封至四十二

年福王先就國洛陽熹宗時賜予祿入惟福

王最優

紀事補遺

卷一

一

崇禎十四年李自成陷洛陽福王常洵見殺

十七年李自成逼京師南樞史可法督兵勤王

四月十二日聞京師陷烈皇帝殉社稷南都

府部科道等官會議推戴討賊時瑞惠桂三

王道遠難至而潞王福王谷避賊舟次淮安

潞王倫序比四王為疎而人望所屬福王素

遭物議于是有推立潞藩之說

鳳督馬士英素善黃得功劉長佐者都初陷高

侏南奔劉澤清亦至瓜洲士英並與之通殷  
勤及議推戴士英遂聯絡二劉高黃爲已助  
以楊喝南都諸大臣遣其私人來言于可法  
曰立君當以賢倫序不宜固泥可法信之答  
書極刺爾等請不道事意蓋在滯藩也士英  
得書忽奉福王至龍江關廷臣錯愕可法始  
知爲士英所賣勉強出迎嵩呼定策其實蒼  
士英書可法雖列名而爲首則詹事姜曰廣

紀事補遺

卷一

二

也

二十七日集廷臣會議朝堂署禮兵二部侍郎  
呂大器獨後至議不決而吏科給事李沾誠  
意伯劉孔昭司禮監韓贊周等力持之議始  
定

大清順治甲申元年王師敗闖賊于山海關中原底

定而江南遂以福王告廟

五月一日王入京以內守備府爲行宮各官朝

見是日有兩黃星夾日而趨蓋太白與辰星  
也御史郝彪倅奏言早頒大號敬天法祖諸  
事先之各官退議宜先登極後登極孔昭請  
卽正位彪倅言監國名極正益彰質德且示  
謙讓使海內知無因以得位之心俟發表擇  
吉登大寶布告天下爲當衆議以爲然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爲閣臣從物望也

當是時可法寔秉中樞高姜居中票擬張慎言  
爲大冢宰劉宗周爲摠憲九卿大臣各得其  
任再召馬士英及南禮王鐸爲大學士士英  
因定策功鐸則藩邸舊恩雖並相登庸而薑  
枯有別矣

初士英督師淮左四鎮皆其腹心既而士英擁  
兵入朝假援中宮請留輔政于是有內外均

勞之議可法乃請督師江北而士英車馬陸  
呂大器吏部左侍郎李滄太常少卿郭維經  
應天府丞進韓贊周司禮監秉筆徐各如恩  
有差起徐石麟都察院左都御史張國維兵  
部尚書協理戎政周堪廣戶部尚書顧錫疇  
禮部尚書黃道周何楷張有譽王心一何應  
瑞高倬解學龍賀世壽各部侍郎劉士楨侯  
嗣會鄭瑄許譽卿各寺卿而一時人望建言  
紀事補遺 卷一 四

初史可法等議分江北淮揚徐泗鳳壽滁和爲  
四鎮以摠兵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海邳鎮  
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山東一帶  
高傑轄徐泗駐泗水徐泗宿亳豐碭十四州縣  
隸之經理開歸一帶  
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壽穎等九州縣隸之經  
理陳杞一帶  
靖南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廬巢無爲十一  
州縣隸之經理光固一帶  
每鎮額米本色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額兵三  
萬人悉聽各屬自行徵取  
晉得功侯爵封傑興平澤清東平良佐廣昌侯  
伯爵得功素忠勇建功河北與寧南伯左良  
玉先得封良玉恢復湖廣并晉侯爵傑字英  
吾降賊也有驍勇名稱翻山鶴舊與闖賊同  
夥闖掠得邢氏貌美嬖之屬傑護內營傑與

氏通譯之來陝督洪陳疇撫御有恩能得其用及孫傳庭繼任傑破賊于曾頭塚傳庭因令傑與白廣恩爲前鋒二將各不相下

又一年而郊縣潰潼關不守傑率其部下李成棟楊繩武等十三摠兵四十萬渡河大掠晉中鼓行南下邳泗之間驚曰高兵至矣居人奪魄時分鎮詔未行而軍候報高兵先驅至江浦穎守將張上儀巨砲遮擊之始却職方

紀事補遺

卷一

六

主事萬元吉者故武陵相監軍也亟請行扁舟徑造其壘曰吾欲犒軍其將出元吉諭以戰軍聰朝命柰何素渡其將吾規方欲寄家元吉曰公等進取淮北而再孥淮南甚便過江逼天子輦輶地先自潰亂非公等所以兼爲國家意也諸將皆佯應曰諾願獨屬意揚州傑以徐謝苦寒揚州富麗甲天下其地有新舊二城城外列肆子女環寶累萬萬傑乃

放手剽掠屠膾日以百數揚城嬰城不納

淮撫黃家瑞守道馬鳴騶集衆議事江都進鄭元勳雅負才望爲鄉里所望服且憂拒守而城未必全銳然出身爲游說兼以早自異無隨俱死傑聞元勳至則大喜置酒酣飲達旦厚金帛遺之且陳所以定俱揚謝非有它意當與揚人約結而後入鄭自謂得高要領氣甚揚爲言于當事曰高帥來敕書召之也

紀事補遺

卷一

七

彼手馬相國聘禮以相示且言入城當鎮柵父老以無動苟如是卽南京且聽之入况揚州乎揚人聞之叫呼而起曰元勳與高反城以市德不殺元勳城不可守遂碎其首割之殆盡高恨攻益力

初四鎮分藩可法獨留揚州爲督輔回翔之地且與四鎮交疎至是以三千騎渡江誓師高傑以揚人暴骨載道慮閩部以爲非法趣其

下宵坎而埋之及閩部至傑庭謁閩部平且  
朴誠人人慰勞傑大喜

頃之傑以元勲死無罪請公誅首惡開城門納  
其兵可法弗許傑乃固可法于軍中以要之  
悉分可法左右以隸麾下寄可法于善慶庵  
日以親信者仗刀侍其側可法談笑不爲動  
徐草奏與以瓜步城已而可法微服爲道者  
得脫黃得功亦助之稍能自立乃復按部淮

紀事補遺

卷一

八

安傑亦服其開欵布誠竟移駐瓜州恭謹受  
命泣陳王事反成握手之交傑拔扈非常一  
變而爲忠勇亦長將也

劉良佐開鎮臨淮士兵不服亦至互訐而黃得  
功初駐儀真及調廬謝心薄之將與傑爭揚  
二鎮水火幾成克用全忠之福

登萊摠兵黃蜚之南調也道出揚州懼爲傑所  
脇蜚素然善得功貽書請以兵迎得功乃以

輕兵三百騎會三义河

傑聞而愕曰是殆將襲我遣將卒出半道別遣  
千人走襲儀真而得功不知也至土橋解鞍  
下馬作食傑精騎伏道旁者猝起得功角巾  
綬裝出不意亟擐甲而飛矢雨集所乘馬值  
子金俄中矢路乃騰而上它馬而在傑之遣  
兵也曰若擒得功必生致之戰既合有十七  
騎者追且及注槊未下黃呼及岡發腰間所  
餘七矢殺七人矢盡揮大刀復其殪之乃及  
于大軍以免惟從行三百騎皆歿傑所遣襲  
儀真者夜至

紀事補遺

卷一

九

守將丘鉞馬岱偵知設守令軍中且食且休于  
城外碁置炬火爲疑兵

高兵望見不敢進又疾趨半夜力竭矣馬岱開  
門出擊盡殲之得功還聞之益怒引良佐爲  
之助誓必與傑一決傑曰曩千人多維揚猶

少吾故驅之假令吾之士卒詎至于敗黃不足擒也

萬元吉側身講解令故將張文昌李棲鳳以其衆請于閻部曰兵交緩吾屬置橫陣以止閻即閻部亦不得已于一行

會得功育母之喪可法入弔立而語之曰土橋之聲無智想知其不義今將軍以國故親故而盛怒是歸其曲于高而將軍收名于天

紀事補遺

卷一

十

下也得功色稍和尙以亡失三百騎爲恨

閻部命監紀應天吉陸遜之入高營曰靖南聽我矣我何愛數百騎而害大事乎高如命入馬馬羸多病死閻部自自以三千金償之又令傑出千金爲黃母則二恨之講暫以成睦猶未也

當是時興平最強閻部銳意中原念非高不足以委任雖抗暴然慷慨識機變可說而勤有

僧德宗者談福福奇中高傑亦折節稱弟子常與閻部及陸遜之四人者同坐傑爲僧曰他日弟子得免于禍乎僧曰居士起授讓今歸朝爲大將爲通侯此不足爲居士重惟率從史居士儒家所稱聖人我法所稱菩薩居士與之一心并志可謂得所歸矣徒以問老僧無爲也傑不覺斂容服

紀事補遺

卷一

二

傑之妻邢夫人饒權智傑嘗語人曰邢有將略吾得以自助非貪其色也邢見閻部出至城厚爲調護勸傑頃心閻部喜曰吾誠得高駟擾之大事集矣

因命王栢業監其軍并奏李成棟賀大成王之綱李本源胡茂楨爲大將日速驅之可以專制河南傑曰傑旣以身許公而將吏妻子暴露野次非所以安內顧也敢終以揚城爲請揚士紳聞之復震動守土以未除館爲辭閻



其兵聽節制士民安堵無恙

吏部張慎言疏荐舊輔吳姓家宰鄭三俊詔赦  
姓罪陛見三俊候另議

二十二日早朝劉孔昭約諸勳及九卿科道于  
庭大罵慎言謂雪奸除兇防江防河舉朝臣  
子全副精神宜注于此乃今日講推官明日  
講陞官所荐吳姓有恃成憲又言慎言原有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二心告廟定策阻難奸辨不可不誅慎言立  
班不語

御史王孫蕃評孔昭曰先帝裁文揀江歸武揀  
江亦未見作何事業且吏部職司用人除推  
官陞官外別無職掌喧爭殿上

高弘圖言家臣自有本末何遽殿爭明日孔昭  
補疏糾叅慎言具疏求去

李沾又言孔昭擁戴有功文臣啓事屢登武臣

封爵未定所以有殿上之爭兩解之

于是高弘圖姜昌廣相繼乞休言文武官各有  
職掌即文臣中各部不得奪吏部之權今用  
人乃慎言事孔昭一手握定非其所私即謂  
之奸臣等皆贅員矣慎言荐姓勳臣知爲不  
可臣不能知票檄實出臣手又三俊清剛係  
五朝人望臣終以爲不可不用是臣罪不減  
慎言竊念朝廷之尊尊于李勳天子之貴貴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以叔孫臣忝輔弼坐視宸陛幾若訟庭愧死  
無地請賜罷斥各奉諭旨由是朋黨勢成門  
戶大起而討賊之事置之菽聞

六月禮部鑄國璽以金代之

史可法馬士英各疏奏吳三桂殺賊功封三桂  
薊國公世襲遣海運中書沈廷揚運米十萬  
石銀五萬兩濟其軍既而聞王師南下始召  
原任都督陳洪簡應天巡撫左懋弟加洪簡

太子太傅懋第兵部侍郎賈國書至燕京通好以經理河北聯絡關東給路費銀三萬兩以往而命僉都御史程世昌巡撫應天

時山東河北殺偽喇應德州諸生謝陞與原任遼撫黎玉田御史盧世淮貢生馬元駱等殺偽防禦使閻傑等十八人奉宗室朱帥欽權稱濟王淮撫路振飛巡按王變擒原任河南參議偽官呂弼周王富率士民射殺之又擒

紀事補遺

卷一

四

偽官胡來賀宋自成李魁春沈之河又擒癸未進士偽官武懷解京宿遷百姓殺偽將董學禮濟寧都司李九和殺偽官劉濬尹宗衡張問行傅龍等九人囚原任充西道副使叛官王世英解京獻俘開封府推官陳潛夫寨勇李遇知劉洪起等各殺偽官南附原任河南勸農兵部尚書丁啓濬命參將丁啓光俘獻偽官陳奇賈士俊尙國俊許承蔭孫澄范

傅郭經那等七人陞見青州府衡藩率諸生驅殺偽官請徙內地

四川巡撫劉之渤奏報合江仁懷擒殺賊楊騰鳳張見陽等擢王變僉都御史巡撫山東丘磊充山東總兵加謝陞少師黎玉田兵部尙書盧世淮工部侍郎時說傅德王起義以謝陞爲謝陞也

紀事補遺

卷一

五

改潛夫巡按河南啓濬河南安撫賜遇知洪起摠兵官敕之渤下部紀錄振飛尋爲馬士英論罷燮初任祥符令三守范城寸識胆力無不超絕其按淮時極著勞績與振飛鼓舞官民殺偽使碎偽牌賊騎逼河上躑躅不敢前民間義兵集至一二十萬聲勢之壯有若長城人共倚之初士英之入也其心亦欲爲君子而可法一去天下皆斥爲姦雄呂大器等羣起而攻之

于是士英疏荐陸大鍼以爲兵謂在廷諸臣無出其右爲阮任各任怨無所不可遂賜冠帶陛見舉朝大駭謂大鍼一出則逆黨盡翻逆黨一翻則上且駸駸問三朝舊事諸君子將安所置足手于是一呼百和衆論沸騰

高弘圖請下九卿會議士英曰會議則大鍼必不得用弘圖曰臣非阻大鍼舊制京堂必會議乃于大鍼更光明弘圖曰士英曰臣非受

紀事補遺

卷一

六

其賄何所不光明弘圖曰何必言受賄一付廷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耳弘圖出卽乞休

士英復爲大鍼奏辨言魏忠賢之逆非闖賊可比且攻弘圖曰廣諸人護持局面謂于所愛一而登之天者卽曰先皇帝原所無成心也于所忌而錮之淵者卽曰先皇帝定案不可翻也欺罔莫甚

日廣奏言臣前見文武紛競既漸無術調和近見欽按掀翻又愧無能豫寢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頃付逝波陛下數日前之明詔竟同覆兩梓宮未冷增龍馭之淒涼制墨未乾駭四方之觀聽惜哉維新遂有此舉臣所惜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清議而已

郭維經奏言案成先帝之手今寔錄將修若將此案抹殺不書則赫赫英靈恐有餘恫非陛下所以待先帝若書之而與今日起用大鍼對照則顯顯令旨未免少愆并非輔臣所以愛陛下也唯願陛下愛祖宗之法因愛先帝并愛先帝之絲綸

紀事補遺

卷一

七

呂大器奏言先帝血肉未寒爰書凜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顧請用大鍼不唯視吏部如芻狗抑且視陛下爲弁髦

御史王孫蕃疏有曰樞輔以大鍼爲知兵乎則

漢子箋春燈謎枕上之陰符而床頭之黃石  
也燕子箋春謎阮所作傳奇蓋襲詞也

御史詹兆恒疏言欽案諸人久圖翻局幸先帝  
神明內斷確不可移陛下蹕御龍江痛心先  
帝異變與諸臣抱頭號哭百姓聞之莫不酒  
心提血愿思一報近聞燕齊之間士紳皆白  
衣冠頽先帝而呼天驅殺偽官各守險隘此  
誠先帝德澤在人國憤非常有以激發其忠

紀事補遺

卷一

六

義耳今梓宮起雨一其年範太子諸王六尺  
安在國儀未渡而忽召覓大鍼還以冠帶豈  
不上傷在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

懷遠侯常延齡太僕少卿萬元吉御史陳良弼  
左光先兵部郎中尹民興給事中羅萬象等  
皆途疏糾之不聽

大鍼召對稱旨用爲防江兵部侍郎

初士英爲司禮王坤所參謫戍周延儒再召阮

大鍼以士英托之遂起爲鳳督故士英德之  
甚而大鍼之阿瑞削逐也閔佳十有七年嘗  
自署其門日無子一身輕有官萬事足及得  
召遂覬觀樞席士英亦卽以佐樞處之

大鍼嘗謂人曰我非不願爲君子他人不許吾  
爲君子且若使金川門下袖中有刀便當引  
決其詆欺皆此類也

吏部張慎言工部程注乞休去

紀事補遺

卷一

五

贈慎言舉人履旋爲御史履旋以闖賊拷銀義  
不受辱貽書慎言謂與其虧體以辱親不如  
殺身以明志投崖而死者也

陞何應瑞工部尙書徐石麟吏部尙書

召劉宗周爲左都御史宗周屢疏論時事不署  
職銜稱草莽孤臣首言大鍼進退關係江左  
興亡又言討賊之法

一曰據形勢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而圖江北

今淮鳳等處各立重鎮尤當重在鳳陽而駐以陛下親征之師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亦不遠以次漸恢漸進秦晉燕齊當必響應兼開一面之網聽其殺賊自効賊勢益孤賊當益盡矣

一曰重藩屏地方之見賊而逃也搃由督撫非才卽如淮陽數百里之間有兩節鉞而不能禦亂卒之南下至淮北一塊土拱手而授之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賊尤可恨者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眷浮舟于遠地是倡逃之實也于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相率有家屬寄江南之說尤而效之又何誅焉按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

一曰慎爵賞今天下兵事不竟極矣將悍卒驕已非一日今請陛下親証所至亟問士卒甘苦而身與共之乃得漸資騰飽徐張撻伐一

面分別各帥之封賞孰應孰濫輕則量收重則并奪軍功既核軍法益伸左之右之無不用命夫以左帥恢復也而封高劉敗逃也而亦封又誰爲不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廷既濫中璫從中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

曰覈舊官燕京既破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于法皆在不赦急宜分別定罪而至於僞命南下徘徊于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順逆之間者實繁有徒尤當顯示誅絕行此數者討賊復仇法略具是若夫邦本之計貪官當逮酷吏當誅循良卓異當破格旌異則有安撫之役在而臣更有不忍言者當此國破君亡之際普天臣子皆當致死幸而不死反膺陞級能無益增天譴除濫典不宜概行外此後大小一切銓除仍請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誠

又疏言賊兵入秦踰晉直逼京師大江以南固晏然無恙也而二三督撫曾不聞一人一騎北進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危亡而不之救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一既而大行之凶問確矣敷天痛憤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又當不俟朝食而方且仰聲息于南中爭言固圍之榮卸兵權于闔外首圖定策之功督撫諸臣仍復安坐地方不移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一步則封疆諸臣坐誅者二  
然猶或曰事無稟承迨新朝既立自應立遣北伐之師而亟馳一介使賫蠟丸問道北進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羸王共激仇恥哭九廟之靈奉安梓宮兼訪諸皇子的耗苟效包胥之義雖逆賊未始無良心而諸臣計不出此也又不然亟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直擣燕都令九邊督鎮卷甲叩杖出其不意事或

可幾而諸臣又不出此也紛紛制作盡屬體面天假之靈僅令吳鎮諸臣一奏燕京之捷將置我南中面目於何地則舉朝謀國不忠之坐誅者三  
而更有難解者先帝升遐頒行表詔何等大典而遲滯日久距今月餘未至臣鄉在浙如此遠省可知時移事換舛謬錯出卽成服祇成名色是先帝終無服於天下也則今日典記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諸臣之坐誅者四  
至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而及之乃一槩竟用新恩卽先帝誅璫鉅案前後詔書蒙混勢必彪虎之類盡從乎反而後已君父一也三年無改之謂何嗟乎已矣先帝十七年之憂勤念念可以對皇天而泣后土一旦身殉社稷罹古今未有之慘而食報于臣工乃如此之薄仰惟陛下再發哀痛之詔

立異同罪之師請自中外諸臣之不識者始  
於是區鎮合疏糾宗周黃得功又疏辨合未與  
聞馬士英居之不得上

福王諭以憲臣平日議論取重蓋亦刺宗周也

史可法以廷臣論是非疆臣論功罪以解之

起錢謙益陳子壯轉黃道周各禮部尙書

謙益之起也以家妓爲妻者柳如是自隨冠插

雉羽戎服騎入國門如昭君出塞狀都人咸

紀事補遺

卷一

書

咲之

謙益以彌縫大鉞得進用乃出其妾柳氏爲阮

奉酒阮贈珠冠值千金謙命柳姬謝且移席

近阮聞者絕倒

補華允誠吏部員外夏允彛吏部主事允彛盡

籍家產以助餉討賊

授黃文煥楊廷麟翰林院編脩文煥以道周建

言被杖革問廷麟以忤楊嗣昌降調軍商

書者也

御史李模疏言今日諸臣儼刻刻認先帝之罪

臣方能紀常勒貞爲陛下之功臣夫擁立

之事皇上不以得位爲利諸臣何敢以定策

爲名而甚至輕加鎮將于義未安鎮將事先

帝未開效桑榆之收倘謂勸進有章足當夾

輔然而名實之辨何容輕假願陛下敕諭諸

大臣立志以倡率中外力圖贖罪勿但炫功

紀事補遺

卷一

書

必大慰先帝殉國之靈庶堪膺陛下延世之

賞一概勲爵俱應辭免以明臣誼至絲論有

體勿因大僚而過繁拜下宜嚴勿因泰交而

稍越繁纓可惜勿因近待而稍寬

太僕少卿萬元吉疏言主術無過寬嚴道在兼

濟官常無過任議義貴相資先皇帝初蒞海

宇懲逆璫用事斲削元氣委任臣工力行寬

大諸臣扭之爭意見之玄黃略網繆之桑土

寇入郊圻束手無策先帝震怒一時宵旰遂  
乘間抵隙中以用嚴之說凡告密廷杖加派  
抽練新法備行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  
無復聊生然後號稱振作乃中外不寧國家  
多故十餘年來小人無用嚴之効彰彰如是  
先帝悔之于是更從寬大悉反前規天下以  
爲太平可致諸臣復思競賄賂恣欺蒙每趨  
愈下再櫻聖怒誅殺方輿宗社繼歿蓋諸臣

紀事補遺

卷一

美

之孽每乘於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每激  
于諸臣之玩則以寬嚴之用偶偏也

昨歲孫傳庭擁兵關中議者俱以爲不宜輕出  
出則必敗然已有逗撓議之者矣賊旣渡河  
臣卽謂急撤關寧吳三桂俾隨路迎擊可以  
勝賊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有蹙地議之  
者矣及賊勢薰灼廷臣勸南遷勸出儲監國  
南都語不擇音亦權宜應爾然已有邪妄議

之者矣由是後而觀咸追速者之悞國設事  
幸不敢敗必共服議者之守經當局者誰敢  
違衆獨行旁觀者必欲強人從我私意徒滋  
實着未講國事因之大壞莫救則以議任之  
途太畸也

又疏言賊今被創入秦挑選精銳垂涎東南轉  
盼深秋出商漢則徑抵襄承出豫宋則直窺  
江北兩處兵民積怒深怨于斯時民必爭迎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賊以報兵兵更退疑民而進畏賊恐將士之  
在上游者却而趨下在北岍者急而渡南金  
陵重地武備單弱何以當此臣竊窺人情類  
皆積薪厝火安寢其上居功者思爲史冊之  
矯証見才者不顧公論之注射舌戰徒紛實  
備未講一旦有急不說置陛下于何地得毋  
令三桂竊笑江左諸人功非功而才非才乎  
吏科馬嘉植疏陳立國本事一改革梓宮一迎



養國母一訪求東宮二王一祭告燕山陵寢  
末言今日在君父力自貶損尊養原非樂受  
在臣子痛加悔艾富貴豈所相望期茅茨雖  
陋可勿剪也有以勞人費財尊者勿聽經武  
以外可槩節也有以處憂晏衍進者勿聽也  
刑侍賀世壽疏言刑賞宜慎如吳三桂奮勇血  
戰李郭同功拜爵方無愧包若夫口頭報國  
豈其遂是干城河上擁兵曷不以之敵愾恩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墩已盈勲名不立冒濫莫甚疏上俱報聞而  
已

釋鳳陽高墻罪宗七十五按凡三百四十一名

爲庶人

遣太監王肇基督催閩浙金花銀兩肇基原名

坤卽崇禎朝肆惡淮揚者大學士高弘圖等

諫止之

上先帝前號曰思宗烈皇帝

周皇后曰孝節皇后

議者以爲周思之後絕無此謚周思又非賢王  
而忻城伯趙之龍亦言思非美字改爲毅宗  
尊建文君爲惠宗讓皇帝景帝爲代宗景皇帝  
漢懿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  
尊皇考福恭王爲恭皇帝尋改孝皇帝立專廟  
九禮部願錫疇議  
削溫體仁文忠謚尋復之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論大學士文震孟文肅劉一璟文端賀逢聖文  
忠禮侍羅喻義文介詹事姚希孟文毅兵部  
呂維祺忠節山西巡撫蔡懋德忠襄隨州知  
州王燾忠愍懋德諡尋奪之

湖廣巡按御史黃澍同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  
入朝求召對旣入澍面糾馬士英奸貪不法  
志孔復言士英無上諸事士英稱疾不出而  
以金幣餽福邸舊闕田成張執中等爲言于

福王曰主上非馬公不得立茲遂馬公天下  
皆議主上背恩矣且馬公在閣諸事不煩主  
上可以優閒自在馬公去誰復有主上者福  
王默然即賜諭留

澆復連上十疏稱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帥  
能成功于外者必陛下內秉精明外採輿論

國人皆曰可殺則殺之毋因一時之才情博  
辨誤信小人使黨羽既盛禍患驟至又無正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人君子乞陛下師事數人以樹儀表使輦轂  
之下貪污結舌邪佞閉氣無所容其樹黨庇  
奸之私而後討國門以外之賊無難又云自  
魏璫窺竊神器以來寔釀今禍附逆之人與  
荐逆之人皆有賊心乞陛下懸諸日月以除  
魍魎福王慶論趣澆赴楚乃去

先是六月初二我

朝傳檄至濟寧一圖山嶺真爲傳奉事奉攝政王

令旨各調兵馬前往山東等處所過地方官  
民出郭迎接違者以抗師治罪一平西王吳  
爲安撫殘黎事稱攝政王簡選虎賁數十萬  
南下牌仰山東等處速投誠等情至是七  
月初二日又有邵文索取冊籍時山東服欵  
盧世淮降李建泰謝陞馮銓皆歸

朝爲大學士濟王走死而幾輔重地兵民不輯鎮  
將于永綏駐鎮江會與浙兵鬪殺浙營守備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李大開中矢死之邊兵有言四鎮以殺搶封  
一作吾輩何憚不爲事聞命赴史可法軍前核  
治

興平伯高傑疏言自今大勢守江北以保江南  
人人言之然從曹單渡則黃河無險自賴歸  
人則鳳泗可虞猶或曰有長江天塹在耳若  
何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道豈止瓜儀浦采  
爲江南門戶而已乎伏乞和盤打筭定斷速

行中興大業庶有可觀傑發摠兵李朝雲  
泗州參將蔣應雄許占魁郭茂榮李玉蓮徐  
其防守

寧南侯左良玉報稱副將蘇薦遊擊朱國強斬  
賊四百餘級獲偽官江一洪獻俘京師

又獻賊遣偽將馬科至四川招安保寧一帶原  
任兵部主事邵獻珂起兵戰于桃園賊兵潰  
遣獲偽將宋朝臣斬之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遣御史陳蓋募兵雲南廣西巡撫方震孺松江  
知府陳亨給事中李維樾與兄僉都御史李  
光泰先後各措餉募兵入衛而建陽知縣蔣  
棻捐俸資造火器募勇士朱千觔劉鉄臂等  
三請勤王其詞有日幸而邀天之幸迅掃狂  
氛指日奏凱社稷之福否則唯有斷脰決腹  
一瞑而萬世不視以明國家二百年養士之  
報以無負三十年讀書之志論者壯之

命摠兵王之綱迎太妃于河南郭家寨常守義  
家

以僉都御史劉之渤巡撫四川范鏞巡撫貴州  
時獻賊在川陷涪州再陷瀘州順流下重慶  
破成都取壯男子去耳鼻及兩管驅至各州  
懸言兵至而不下者視此但殺王府官紳以  
待秋毫無犯由是所至如破竹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巡撫龍文光及舊撫陳士奇重慶推官王行儉  
俱死瑞王蜀王闔門遇害摠兵趙光遠降賊  
士英猶請降敕獎之  
考選遊有倫朱統銓趙進美沈宸奎沈應旦吳  
春枝吳鏞吳造林冲霄劉天斗左光明蔣鳴  
玉湯來賀李日池胡時亨為科道部屬官  
起補張采禮部主事熊汝霖戶科給事章正宸  
吏科給事  
正宸疏言兩月以來聞大吏錫鞶矣不聞獻俘

武臣私闕矣不聞公戰老臣引避矣不聞敵  
愼諸生捲堂矣不聞公戰不聞請纓如此而  
日興朝氣象臣雖愚知其未也臣以為進取  
為第一義進取不銳則守禦必不堅比者河  
北山左忠義嚮應各結營寨多殺偽官為朝  
廷效死力不及今電掣星馳倡義申討是靡  
天下之氣而坐失事機也宜急檄江北四鎮  
分渡河淮聯絡諸路齊心協力互為聲援使

紀事補遺

卷一

書

兩京血脉通而後塞井陘絕孟津據武關以  
攻隴右恐賊不難旦夕殄也陛下又何不縞  
素親帥六師于淮上但陛下親征豈必冒矢  
石履竹陣哉聲靈所震人切同伏虎豹貔貅  
勇憤百倍也

中旨傳陞吏部侍郎張有譽為戶部尚書中旨  
用人自此始蓋有譽清素望著士莫借以開  
幸門也正宸封還方爭不聽

魏國公徐弘基等荐起原任吏部侍郎張捷為  
吏部尚書封太后弟鄒存義為大興伯福府  
千戶嘗應俊為襄衛伯青浦知縣陳燠為中  
書舍人子王鐸弟鏞子無黨世錦衣指揮使  
以兵部侍郎解學龍疏荐內批陞原任戶部  
主事葉廷秀為都察院堂上官監生涂仲吉  
生負諸永明為翰林院待詔應俊者本草王  
值福王出亡應俊負之履雪中數十里脫于

紀事補遺

卷一

書

難與鏞鏞無黨各翼衛有功者也廷秀仲吉  
永明者皆先帝時申救道周下獄杖戍者也  
初烈皇帝震怒道周舉朝結舌獨涂仲吉以  
孤童擔囊走萬里外上書北闕以明道周之  
冤故學龍疏荐焉

補陳子龍兵科給事

子龍進慎名器疏曰陛下閒闕南返從官幾何  
衛士闕尹寥寥無幾今大位既登來者何衆

不過其流何底至必將人誇翼贊之功家切  
從龍之念傷骸害政非國之福夫勸功誘善  
惟在爵賞一為輕濫後將無極豐沛故人文  
墨小吏自昔為嫌朱紫盈門貂蟬滿座尤乘  
國典立政之始原陛下慎持之嗣後果係服  
勞有功但當賞之金帛不應授以爵位以貽  
曹風不稱之譏犯大易負乘之戒疏入不聽  
大學士姜日廣疏言祖宗會推之典立法萬世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無弊斜封墨敕覆轍具在臣觀先帝之善政  
雖多而以堅持逆案為盛美先帝之害政亦  
間出而以頻出中旨為亂階用閣臣內傳矣  
用部臣勳臣內傳矣選大將言官亦內傳矣  
選大將言官亦內傳矣他無足數論其尤者  
其所得閣臣則逢君殃民奸險刻毒之周延  
儒溫體仁楊嗣昌偷生從賊之魏藻德等也  
其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猾之陳新甲等也其

所得勳臣則力阻南遷盡撤守禦權狂之李  
國楨也其所得大將則統紛支離之王樸倪  
寵輩也其所得言官則貪婪無賴之史堃陳  
啓新也凡此皆力排眾議簡自中旨者也乃  
其後效亦可觀矣且陛下亦知內傳之故乎  
摠由鄙夫熱心仕進一見擯于公論遂乞哀  
于內庭內庭但見其可憐之狀聽其一面之  
辭遂不能無聳動間以其事密聞於上又得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上之意旨轉而授之于是平臺對片語投  
機立談取官有若登場之戲臣者痛心此弊  
亦于講藝敷陳但以及未及暢語至今猶存隱  
恨先帝既誤陛下豈堪再誤哉天威在上密  
勿深嚴臣安得事事而爭之但願陛下深宮  
有暇溫習經書間取大學衍義資治通鑑視  
之如周宣漢光之何以竟恢遠烈晉元宋高  
之何以終狃偏安武侯之出師征蠻何惓惓

以親君子遠小人爲說李綱之受命禦敵亦  
何切切以信君子勿問小人爲言反覆思維  
必能發明聖性孰微邪謀陛下與其用臣之  
身不若行臣之言不行其言而但用其身是  
猶獸畜之以供人刀俎也

御史郝彭佳進時政疏曰洪武初官民有犯或  
收繫錦衣衛高皇帝因見非法凌虐二十年  
遂焚其刑具移送刑部審理是祖制原無訟

紀事補遺

卷二

美

獄也後乃以鍛鍊爲功以羅織爲事雖日朝  
廷之瓜牙實爲權奸之鷹狗口辭從迫勒而  
來罪案聽指揮而定卽率朝盡知其枉而法  
司誰雪其冤酷慘等於來周平反後無徐杜  
此詔獄之弊也

洪武十五年改鑿儀司爲錦衣衛專常直駕侍  
衛等事未嘗有緝事也迨後東廠設立始有  
告密之端用銀而托事件得賄而鬻刑欲飛

詔多及善長赤根立成巨萬招承皆出于帛  
拷怨憤充塞于京畿欲絕苞苴而苞苴因之  
愈盛欲究奸宄而奸宄未能消清此緝事之  
弊也

若夫刑不加于大夫原祖宗忠厚立國之本及  
于逆瑾用事始有去衣受杖者刑章不歸司  
敗撲責多及直臣本無可殺之罪乃致必殺  
之刑况乎朝廷徒受拒諫之名天命反歸忠

紀事補遺

卷一

美

義之譽蓋當血濺玉階肉飛金陛班行削色  
氣短神搖卽恤錄隨頒已魂驚骨削矣是豈  
朋盛之休風大失君臣之分誼此廷之杖弊  
也伏乞陛下嚴行禁革

馬士英阮大鍼授旨于建安王府鎮中尉候考  
吏部朱統鑣疏誣姜曰廣穢跡顯有逆謀詞  
連史可法張慎言呂大器等禮科袁彭年據  
祖制爭之云中尉有奏請先令長史司具啓

親王參詳可否然後給批贊奏若候考吏部則與外吏部等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何竇直達御前微刺顯攻捕風捉影陛下宜加禁戢臣禮垣也事值宗藩皆得執奏吏科熊汝霖通政使劉士楨皆言統鑣何人揚波噴血飛章越奏此真奸險之尤豈可容于聖世皆不聽

高弘圖亦揭統鑣應治究福王召入厲聲責弘圖把持弘圖又具疏辨尋于告去

紀事補遺

卷一

早

時例轉科道陞副爲僉事黃耳鼎爲副使忽內批留用徐石麟言朗耳鼎交通內臣幸筮飛法

朗耳鼎疏攻姜曰廣徐石麟劉宗周結黨欺君把持朝政無人臣骸曰廣石麟宗周各予告去曰廣之在也陛辭曰微臣觸怒權奸自分萬死聖恩寬大猶許歸田但臣去後皇上當

以國事爲重福王曰先生言良是士英嘗之曰我爲權姦汝且老而賊也因叩頭言臣從滿朝異議中擁戴皇上餘願以犬馬餘生歸老貴陽請避賢路皇上留臣亦但多一死曰廣厲聲曰擁戴是人臣居功之地邪士英曰曰廣定策時意在潞藩福王曰潞王勝之叔父賢明可立二先生母傷國體內廷之爭不可向外人道也姜出馬從之復于朝堂相

紀事補遺

卷一

望

詔晉幾至老拳相向一時喧傳二相鬧朝士英嘗賦詩曰蘭蕙才名千古絕陽臺歌舞世間無若使同房不相妬也應快殺竇連波蓋以蘭喻姜劉陽臺喻阮也

吏科熊汝霖疏奏朝廷之上玄黃交戰不講固圉恢境之術唯舌鋒筆鏑是務以匿帖而逐舊臣矣俄以疏藩而參宰輔矣繼又喧傳復版衛而人心皇皇矣輔臣曰廣忠誠正直海

內其欲乃公廢小臣爲誰驅除爲誰主使三  
聞上章不由通政納結當在何途內外交遇  
神叢互借飛章告密墨敕斜封端自此始事  
不嚴行詰究用杜將來必至人人可爲叛逆  
事事可作營求縉紳懔禍所不必言小民雞  
犬亦可寧日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而  
一旦受此奇慘正有厥衛一節未免府怨臣  
民今日締造之初如育嬰孩調獲爲難豈可

紀事補遺

卷一

聖

復行摧折陛下試思先朝之何以失卽知今  
日之何以得始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  
誰死社稷保舉換授盡是殃民則今何以使  
躍冶不萌而維城有賴先帝隆重武臣而死  
綏敵懷十無一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則今  
何以使賞罰必當而惠威易行先帝委任勳  
臣而官舍選練一任飽颺京營銳卒徒爲寇  
藉則今何以使父書有用客氣是屏先帝簡

任內臣而小忠小信原無足用開門延敵且  
噪傳聞則今何以使柄無旁撻而恩有餘地  
先帝不次摧用文臣而邊才督撫誰爲捍禦  
超遷宰職羅拜賊廷則今何以使用者必賢  
而賢者必用疏入內批重處以祿彪佳總撫  
蘇松用御史鄭友玄言

紀事補遺

卷一

聖

象昇諡忠烈復御史毛羽健原官贈吏侍葉  
盛吏部尙書  
戶科錢增疏請修水利言蘇松常鎮杭嘉湖七  
郡之水以太湖爲腹以大海爲尾間以三江  
入海爲血脉蓋自吳淞淹塞東江微細獨存  
婁江一脈而婁江之委七十里曰劉家河乃  
婁江入海之道東南諸水全恃此以歸墟不  
至橫溢泛濫者則帶水靈長之利也勝國時



劉河深厝運艘市舶走集於此近日漲涉漕  
塞于是東滿之水逆而西滂不入灌漑  
無資兼之歲歲苦虜年時龍圻人牛立橋雖  
復括据如林何從乞靈海若而救此涸輻之  
民乎然此猶就旱暵言耳萬一大浸稽天七  
郡洪流傾河倒峽震澤不能受散漫橫潰勢  
必以七郡之田廬爲壑而城郭人民益不可  
問東南數百萬財賦盡委逝波其如國計何

紀事補遺

卷一

器

哉蘇松巡按周元泰亦疏清濬工部主事業  
國華又疏請濬吳淞俱下該撫祭議

八月命錦衣衛都督馮可宗遣役緝事

禮科袁彭年疏言高皇帝時示聞有厥相傳文  
皇帝十八年始立東廠命內官主之此不見  
正史唯大學士萬安行之亦不聞特以緝事  
著嗣後一盛於成化然西廠汪直踰年輒罷  
東廠尙銘有罪輒斥當時不得稱純治矣再

盛于正德丘聚谷大用相繼用事皆倚逆瑾  
煽虐釀十六年之禍天下騷然三盛于天啓  
逆魏之禍幾危社稷近事之明鑑也自此而  
外列聖無聞夫卽厥衛之興廢而世運之治  
亂因之頃先帝亦嘗任厥衛訪輯矣而當世  
決無不營而得之官中外自有不脛而走之  
賄故逃網之方卽從密網之地而布作好之  
事又資發好之人以行始猶怕儀交際爲人

紀事補遺

卷一

器

臣所有之常後乃賍賄萬千成極重難返之  
勢豈非以奧援之途愈秘而專傳送之關愈  
曲而費乎究竟刁風所煽官長不能行法于  
胥吏徒隸可以迫脇其尊上不可不草疏入  
謫浙江按察司照磨

時太妃來自河南福王諭戶工部限三日內搜  
括萬金以給賞賜

工部何應瑞侍郎高倬苦點金無術懇祈崇儉

不聽又諭選內員及宮女閭巷騷然科道李維樞陳子龍朱國昌兵疏諫亦不聽

加翼戴恩史可法少保馬士英太子太師高私圖姜日廣王鐸太子太保徐弘基劉孔昭朱國弼柳祚昌太監韓贊周廬九德各陞賞世蔭又加南臨恩可法少傳士英少保弘圖日廣鐸太子太傅特陞李沾在都御史晉國弼保國公張文光太常少卿以定策功多也換

紀事補遺

卷一

又翼

授未銑鑲爲行人以自陳河口廣故

赦從逆來歸兵科時敏開屯大翟山中九衛循文兼兵科給事監興平伯軍以原來從逆南來遼薊總督王永吉經畧山東河北兵部尙書張晉彥總督河南勸農縉彥饒經濟初國破卽自縊死復甦賊使牛金星說降縉彥罵不從賊乃加刑拷挾之西行縉彥潛結黨人張一方蔡元吉劫之于途脫身走龍泉關及

太原賊追之急縉彥走共城聞福王立遂南渡爲賊尉馮國寧盤獲于芝麻口申報李自成拘之新鄉

縉彥召族姓姻友誓以大義盡散家財潛結太行諸雄是月六日義旅集矣而偽將勒馬貫矢出門縉彥疑其有變乃命張一方刺一人奪一馬射斃數人前突之盡殺其黨擒府縣諸僞長隨軍縉素登城歎血乃舉義旗于合

紀事補遺

卷一

翼

一河吉岡同時舉事者有都司蘇見樂秦衍祉等聞風來歸者有輝縣吉士式部鄭脩武李之煥郁攀桂獲嘉李青夏時亨原任推官解居易知縣李昇郁英摠兵魯宗孔不期而會者萬人其遙爲聲援有河南許定國山東張大翼等殺賊先鋒賊勢頗却渡河而南上舉義復仇疏畀以原官力辭不受唯愿盡殺賊以報先帝經營諸案四百八十九處運籌決

房心血爲若拮据無成君子惜之

以浮海來歸順天巡撫楊鶚總督川湖雲貴廣

西

罷浙撫黃鳴俊及按仕天成以許都餘黨復叛

處分未定故也并議前任巡按左光先罪光

斗弟也故與大鉞有仇又首劾士英故大鉞

借事陷之

吳撫祁彪佳上疏申辨于是大鉞并切齒彪佳

紀事補遺

卷一

吳

陞解學龍刑部尙書改兵部主事凌駟爲御史

巡按山東

起丁魁楚巡撫襄承陞王潔巡撫登萊越其傑

巡撫河南各僉都御史其傑士英妹夫也故

起之以保國例

晉東平伯劉澤清誠意伯劉孔昭候爵孔昭不

受

又封福建總兵鄭芝龍爲南安伯賜降衣

錢謙益心艷揆席阿士英旨特薦欽案楊維垣

爲通政使遂進使過一疏

維垣之起也馬士英借謙益以用羣姦而愈疑

謙益反絕揆望

內批補張捷吏部尙書起蔡無琛吏部右侍郎

張孫振掌河南道孫振劾蘇撫祁彪佳貪奸且

定策有異議詞連吳銓鄭三俊劉宗周等

彪佳罷在以易應昌爲副都御史郭維經僉都

紀事補遺

卷一

吳

御史起葛寅亮太常卿成勇一福建道御史

文安之詹事劉同升侍講趙士春編脩賀世

壽督倉尙書王志道戶部侍郎申紹芳督餉

侍郎以大學士王應熊督川湖雲貴張鳳翔

撫蘇松

九月謚北都殉難諸臣閣臣范景文文貞戶尙

倪元璐文正左都李邦華忠文副都施邦曜

忠介戒政侍郎王家彥忠端刑侍孟兆祥忠

貞大理凌義渠忠清太常吳麟徵忠節庶子  
周鳳翔文節論德馬世奇文忠中允劉理順  
簡討汪偉文烈太僕丞申佳循節愍給事吳  
甘來忠節御史陳良謨恭愍陳純德恭節王  
章忠烈吏部員外許直忠節兵部主事成德  
忠毅金鉉忠節觀政進士孟章明節愍立祠  
賜名精忠

贈理順妻萬氏妾李氏德母張氏淑人鉉母章  
紀事補遺 卷一 吳

氏妾王氏偉妻耿氏恭人世奇妾朱氏良謨  
良謨妾時氏孺人建坊旌表

又諡勲城南安伯張慶臻忠武襄城伯李國楨  
貞武新樂侯劉文炳忠莊左都督劉文耀忠  
果駙馬都尉鞏永固忠愍太監王承恩王之  
心忠愍李鳳翔恭壯鳳翔以降賊被殺者大  
同巡撫衛景瓊忠毅宣府巡撫朱之馮忠壯  
摠兵吳襄忠壯特贈遼國公周遇吉忠武工

部主事王鍾彥歷應德中書舍人宋天顯  
各子祭葬

贈刑部郎中李逢申太僕少卿諸生許琰琰林  
院五經博士布衣湯文瓊中書舍人又補子  
開國諸臣正德朝死諫天啓朝死瑄難建文  
朝死難請臣諡皆先給事中李清請也

又補諡右都沈子木恭靖沈微汾襄敏副都張  
瑋清忠禮尚董其昌文敏閣臣何如龍文端

紀事補遺 卷一

辛

孫承宗文忠太常少卿鹿善繼忠節

大理寺卿鄭道疏薦蘇松兵備程珣會珣通鄉  
宦彭祥妾杜氏事敗互詰聞于士英即於疏  
批重處

杜贈珣詩云爲憐貴客芳心醉欲訪仙郎帆影  
遲時人傳之

中旨授福建副使郭之奇詹事補梁應音給事  
中王懷鄭瑜御史召蕭聲獻賊錦衣都督劉

僑至京仍補原官

初左良玉恢漢斬黃僑送馬士英赤金三千金樂文十二人士英笑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遂誣先帝復職至是用之

以謝德溥為禮部右侍郎余颺文選司主事晉何騰蛟兵部侍郎撫湖廣加淮撫田仰兵部尚書世廕錦衣指揮使仰屢疏請餉福王以東南餉額不滿五百萬江北已給三百六十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萬豈能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命仰與劉

澤清通融措辦

士英請免府州縣童子應試上戶納銀六兩中戶四兩下戶三兩得赴院試

又詔行納貢例廩納銀三百兩增六百兩附七  
百兩又立開納助工例武英殿中書納銀九  
百兩文華殿中書一千五百兩內閣中書一  
千兩待閣詔三千兩拔貢一千兩推知銜一

千兩監紀職方萬千不等

時為之語曰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似狗廩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

又有諺曰都督多似狗職方滿街走相公祿廢錢皇帝但喫酒

又署士英門曰兩朝丞相此馬彼牛同為畜道二黨元魁出劉入阮豈是仙宗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奉化布衣方翼明抗疏上言政祈克終着刑部問罪又有布衣何光顯疏請誅馬士英劉孔昭詔戮于市籍其家

是月高傑趣裝行  
初十日祭旗疾風折大纛西洋炮無故裂  
應廷吉私于其友曰明年太乙在震角亢可垣始擊掩迫壽星之次法當蹶上將吾懼沮眾不敢言

十月船命... 弘光錢時廟門災

戶科吳通疏陳昭事之實一日講宜行一午朝  
宣學疏入不省

皇朝攝政王遣副將唐起龍招撫江南致書閣  
部史可法云予向在瀋京即知燕山物望咸  
推司馬及入關破賊與都人士相接見識介  
弟于清班曾托其手勒平安拳拳衷緒何時  
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王者

紀事補遺 卷一

五

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  
則故君不得安葬新君不得即位所以防亂  
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關手  
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  
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  
義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嚴整貔貅  
驅馳梟獍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  
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仍故封

號不加改削黜戚文臣戚在朝列恩典有  
耕市不驚秋毫無犯方擬天氣秋爽遣將西  
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  
以報尔君父之仇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  
君子苟安且夕不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  
害子甚惑之夫國家之定燕都乃得之于闖  
賊非得之于明朝也賊毀明朝廟主辱及先  
王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敵賦代為雪恥

紀事補遺 卷一

五

仁人君子何以報德耶乃乘寇稽誅王師暫  
息即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豈謂江淮  
天塹遂不能飛渡也况闖賊但為明朝寇慝  
未嘗得罪于國家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  
今若擁稱尊號便是天有二日復為動敵子  
將簡西征之銳卒轉旆東征且釋談重誅命  
為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  
左一隅兼友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諸

君子果說時知命切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  
令削號歸藩永綏福位朝廷當待以虛寶盛  
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侯王上庶不負朝  
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也至於南州  
諸君子賁然來儀則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  
平西王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晚近士  
大夫好高樹名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  
相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

紀事補遺

卷一

五

監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貫察始終  
寧忍隨俗浮沉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  
即可東可西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  
同以討賊爲心無貪瞬息之榮致令故國有  
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尙有厚望焉  
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益言故敢布腹心佇聞  
名教江天在望延企爲勞書不盡言  
可法吞書云南中自接好音隨遣使訊吳大將

軍未敢遽遠左右非委隆誼于草莽也今控  
搃之際奉璣琰之章不啻從天而降諷讀再  
三懸懸致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爲貴國憂  
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國臣民偷安  
江左頓忘君父之仇故爲殿下一詳陳之我  
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  
也以庸臣悞國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  
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江上凶信突來地坼天

紀事補遺

卷一

五

崩川枯海竭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于市朝  
以爲泄泄者戒奚足慰先帝于地下哉爾時  
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拊膺切齒願悉南  
中之甲立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  
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人心今  
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大行皇帝兄也  
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  
姓交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退然

不官勝謙讓再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于十五日進位南都旋見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告廟之一紫氣如蓋祝文升霄萬日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桺梓數萬助脩宮殿是豈非天意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反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貫國破走逆賊殿下入都爲我先帝后發表成禮掃清宮殿撫輯羣黎且免薙髮之令亦不

紀事補遺

卷一

美

忘本朝此舉動也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跪地而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哉謹于八月薄具筐篚遣使犒師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旣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諭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推而言之此又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膏宮一子慘變非常而拘牽不卽

位之說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鬪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莽移漢祚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愍懷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續統是皆干國伏未報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卒以正統與之至於玄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議者察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

紀事補遺

卷一

美

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屬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風膺封號載在盟府殿下豈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而驅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春秋昔契丹和宋多輸以金繪回紇助唐原不利土地况貴國念篤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夫手足膺難并同秦越窺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貽賊人竊咲貴國豈其然乎先帝軫志潰池不



忍盡戮勦擲並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聰明  
刻刻以復仇爲念廟堂之上和裏體國介冑  
之士鑿楫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聞  
賊之滅當不越于斯時矣語有之樹德務滋  
除惡務盡今賊未伏天誅捲土西秦方圖報  
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仇抑亦貴國除  
惡未盡之憂伏唯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  
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所以洩數

紀事補遺

卷一

堯

天之恨則貴國義聞千秋傳之不窮不亦千  
載一時哉若夫牛耳之盟封本朝使臣久已  
載道不日抵燕奉盞孟以從事矣法北望陵  
廟無涕可揮身陷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卽  
從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也傳曰竭股肱之  
力加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  
節所以報也歿下伏賜垂鑒

可法又疏云三月以來陵廟荒蕪山河割漣臣

備員督師而河上之防百未料理復仇之師  
不及于關陝討賊之約不遠于北庭一似君  
父之仇置之膜外者夫我卽卑躬菲食嘗靡  
卧薪聚才智之精神而枕戈待旦合方升之  
物力而破釜沈舟尙恐無救于事以臣視廟  
堂之作用百執事之精神殊未盡然憶北變  
初傳人心震駭臣等恭迎聖駕臨蒞南都億  
萬之歡聲動地陛下初見臣等言及先帝則

紀事補遺

卷一

本

淚下沾襟次謁孝陵贊及高皇帝高皇后則  
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寶式鑒臨曾幾何時可  
忘前事先帝以聖明罹慘禍此千古未有之  
變也先帝崩于賊恭皇帝亦崩于賊者千古  
未有之仇也先帝待臣以禮馭將以恩一旦  
大故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南諸臣討賊  
者寥寥此千古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  
被殺尙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朝廷顧可冀

置今且遠行討賊之詔嚴責臣與四鎮悉簡  
精銳直指秦關懸上賞以待有功假使官而  
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內忠臣義  
士聞而感奮也國家遭此大變陛下嗣承大  
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實無  
功之足錄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  
眞等尋常名器濫觴于斯爲極以後似宜慎  
重專待眞正戰功庶行間猛將動兵有所激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勵也至兵行討賊最苦無糧似宜將內庫本  
折概行催解湊濟重需其餘不急工設可已  
繁費一切報罷朝夕宴衍左右獻諛一切謝  
絕卽事關典禮萬不容廢亦宜槩從儉約乞  
陛下念思祖宗之洪業刻刻憤先帝之深  
仇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以併于選  
將練兵一事庶乎人心猶可救天意向可回  
耳疏入不省

二十九日東方長庚見光芒閃爍有四角五  
及刀劍旗幟兵馬若戰陣之象且條大條小  
條長條縮

又廟門告災鳳陽祖陵疊火地一日三震有聲  
如吼自秋徂冬日烈如火在在地赤

而福王深居禁中惟漁釣飲酒雜伶官演  
戲爲樂巷談里唱流入內庭梨園子弟教坊  
樂人出入殿陛諸大臣呼爲老神仙寅緣求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進者接踵而至亦間喜丹青  
士英嘗進沈啓南畫一卷福王親署數事士英  
亦跋一行

時羽書倉皇士英猶與門下僧利根談禪聞蟋  
蟀人號蟋蟀相公

初高皇時以脩殿餘材置諸南工部庫且汚矣  
一時佞人稱爲神木指爲嘉瑞遂大興土木  
修興寧宮建慈禧殿乃賞賜宴樂皆不以節

高用匱乏搜括乃與佃練游放洋船瓜僦變  
益蘆洲升課稅及酒家每觔錢一文

蓋馬士英貪濁亂政內則田成兩宦外則慶邸  
諸奸兼以鎮臣則興平東平遙制內權勳臣  
則忻城撫寧侵撓吏事邊警日逼而王不知  
大小名流相繼告罷卽宦寺之有人心者

如韓贊用四十疏乞休

盧九注殿前慟哭而群小充庭以累卵爲厝薪

紀事補遺

卷一

叁

至邊事之或和或戰僅委史可法一人而已

是月可法進掃陵疏遂統兵抵白洋河

十一月十二日王師入宿遷可法救之隨拔營

去

十四日高傑進疏渡河抵徐州

先是十月十二日

皇朝發兵一往山西一往徐州一往河南豫王將從

益孫渡河傑聞之乃與劉澤清書曰清朝發

一王子領兵號二十萬實七八千齊應

近日河南撫鎮接踵告警一夕數至

下北忻俱是兵衆問渡甚急惟恐彼

則天墜失恃長江以北盡爲戰場時事如此

令人應接不暇唯有殫心竭力直前無二

萬難之中求其可濟以報國恩而已

澤清以傑書聞且言清朝摠河楊方興屯兵宿

遷鑄造鉄條爲縛筏用士英稱清兵雖屯河

紀事補遺

卷一

叁

北然賊勢尙張不無後慮豈遂投鞭問渡乎

况强弱何常赤壁三萬淝水八千一戰而江

左以定况國家全盛兵力萬倍于前廓清底

定願諸臣刻勵之也

傑遺肅王書云逆闖犯關危及君父痛憤于心

大仇未復山川俱蒙羞包豈獨臣子義不共

天關東大兵能復我神州誓我先帝雪我深

怨救我黎民前有朝使謹貢金帛稍杼微忱

獨念區區一介未足不萬一茲適聞梁西晉凡係臣子及一時豪傑忠義之士無不西望泣血欲食其肉而寢其皮晝夜卧薪嘗胆惟以殺逆闖報國仇為汲貴國原有莫大之恩銘佩示暇豈敢苟萌異念自于負義之愆傑猥以菲劣奉旨堵河不揣綿力急欲會合動旅分道入秦殲闖賊之首哭奠先帝則傑之忠血已盡能事已畢便當披髮入山

紀事補遺

卷一

又齋

不與世間事一意願祝復我大仇者茲咫尺光耀可勝忻仰一肱積懷無由面盾若傑本念千言萬語摠欲會師勦闖始終成貴國鄰鄰之名且逆闖凶悖貴國所甚惡也本朝抵死欲報大仇亦貴國念其忠義所必許也本朝列聖相承原無失德正朔承統天意有在三百年拳養士民論肌浹髓忠君報國未盡泯滅亦祈貴國之垂鑒也

肅王致書高祖大將軍吳王李元吉等事決意躬來運河面會將軍功名不在尋常中矣若策欲合兵勦闖其事不與予言或差官北來予令人引奏先是

皇朝

副將唐起龍其父唐虞時致書于傑勸以早歸

速行有大者王小者侯不失如帶如囊世世茅上之語傑皆不聽身先士卒沿河築牆專

紀事補遺

卷一

奎

徐州大盜程繼孔者字肖予蕭縣健步也其仇誣告肖予與宿州乾賊通官兵不察往擒激變肖予不從乾賊自据所居梧桐山為亂馬士英督鳳時俘之以獻未及誅京師破肖予乃南下聚眾以恢復為名至是傑受士英旨過徐州而肖予斬木編筏引兵渡河投傑降傑誘斬之收其眾事聞加傑太子太傅可法太傅內文武爵有差

王師至夏鎮別由濟寧南下又從洛陽渡河攻

海州圍邳州

史可法高傑劉澤清等俱告急不應

十二月十八日都督陳洪範南還

先是洪範與左懋第等至德州

皇朝擁臣方大猷示以攝政王令旨有來使不必敬

語止許百人赴京朝見

十月初一日至張家灣懋第欲先謁陵後進見

紀事補遺 卷一

奕

攝政王不許乃遙祭先帝

于十二日入京館鴻臚寺越一日內院剛林來

登堂上責懋第等江南不應更立天子懋第

不屈洪範降懋第請祭告諸陵改葬先帝皆

不許乃陳太牢于寺堂祭之

二十七日放歸

十一月初四日至滄州復遣兵追執懋第等去

去改禁太醫院放洪範至是歸稱王師事

勢急且夕南下士英惡之曰有四鎮在何慮

焉士英方黷貨無厭賄賂千名百品日令門

下僧利根次其高下摠憲李汝選帶慮士英

不之重也屬利根譽為至寶士英轉獻福王

亦屬中官贊其非常福王每束以視朝

始以議和遣使也士英曰和則和耳時賊窺突

禹州襄城等處各鎮擁兵不進唯高傑提兵

二萬與張晉彥直抵開雜之間縉彥聯絡寨

紀事補遺 卷一

奕

勇鼓銳進取乃分寧陵以東屬王之綱寧陵

以西屬許定國祥符以西屬劉洪起河洛屬

李際遇各斬賊級偽有差

洪範請加恩北使勞臣兵科戴英劾之言洪範

出使無功正使身陷北都下役群聚晉爵天

下聞之恐哄然竊笑也乃止

加左良玉太子太傅子世瞻指麾使開藩武昌

養子夢庚都督僉事掛平賊將軍印

先是楚宗朱盛潔疏誣監軍御史黃澍設制虐宗貪賍激處內掛刑部提問澍不至及是上更授盛潔池州府推官

二十日刑部尚書解學龍上從逆諸臣六等罪除在北京何瑞等二十二人俟三年後定奪一等應磔宋企郊等十一人二等應斬斬擬長繫秋決光時亨等四人三等應絞擬贖陳名夏等七人四等應戍擬贖王孫惠等十五

紀事補遺 卷一

亥

人五等應徒擬贖沈元龍等十人六等應杖擬贖潘同春等八人存疑另擬翁元益等二十八人朱國弼等合疏糾刑官六失御史張孫振又言刑官賣法侮文革學龍職以高倬代之

是時張捷秉銓阮大鍼把持部務而選即以貪穢濟之獨科道吳适抄駁侃侃

度遠知府郭儀鳳疏言掛冠勤王且誣巡按方

震孺貪狀科叅郡守無勤王之例掛冠非入授之名儀鳳不候憲檄非奉明綸擅離職守飾詞妄瀆察撫臣清執有素儀鳳穢跡著聞必惧顯叅先行反噬自應嚴究以杜刁風

先祿署丞張星疏求考選科叅張星初以縣令躁進降處又掛察典不唯望斷清華之夢亦已身絕仕進之階乃無端幻想僥倖上賞欺君孰甚若不二為黜破關門大典不幾為燃

紀事補遺 卷二

亥

灰之地向躍之門邪  
保定侯勳衛梁世烈請襲祖爵科叅國難以來雖王侯貴戚咸餒虎狼華貫重臣悉罹鋒刃而其脫身圖存埋名潤俗固亦不乏該勳何以逆料其家之必藏而忍以子嗣乎萬一本宗匹馬來歸將奪諸該勳以授乎抑姑仍之且兩封之乎恐無此法紀也該勳世受國恩誠恢復有志何難倡諸勳舊破產從軍自當

直... 爾時訪問本支有無存否然後請諸朝命光  
溲祖爵不亦休乎昔李晟收復長安下令軍  
中曰五日內無得輒通家信今長安未復殊  
非諸臣問家之日也

遂安伯勳衛陳澹疏請襲爵科叅自郡邑變遷  
河山阻絕世次無憑單詞莫信業奉明旨嚴  
核該勳一請再請若不能待直視五等之封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祇同土塊之乞亦與萊備都督一醉告身爲  
可乘時拾芥而攘取乎况遂安勳衛今或邈  
迹問閭或從容歸國安可懸坐鬼錄使後來  
鞍馬遺裔執途人而可稱攀髯孤忠裂本支  
而他續也

中書舍人張鍾齡請給部銜科叅職方何官監  
軍何事妄行陳請若果報國有心何官不可  
自効而藉口贊畫轉請部銜踈進尤甚餘或

疏効或抄錄不可假借而送部竟置商賈旋  
駁旋屠使職掌掃地而復小盜庭矣

除夕福王在興寧宮色忽不怡韓贊慶言燕宮  
宜權禱王曰梨園殊少佳者贊周泣曰臣以  
陛下令節或思皇考或念先帝乃作此想邪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本末

順治二年乙酉正月朔改偽元為弘光元日日

有蝕之吳适上言維新五事信詔旨核人才

備邊才伸國法明言責疏入不省

都督李際遇降清高傑冒雪防河疏請重兵駐

歸德東西兼顧聯絡睢州許定國以奠中原

繼遣定國銀千兩幣百疋

紀事補遺

卷二

一

許定國者太原人以故總兵赦罪出獄收兵縱

掠至是以總兵駐睢州毀家養士負其功不

得封上書詆高為賊高由是怨許常曰吾見

許必手刃之

可法之遣高圖中原也爭之經年始見從定國

懼討求自全計貽書閣部閣部語其使曰許

總兵何地不可居而必睢州乎

十一日高兵至睢州定國先數十里跪迎馬前

高扶起之曰若總兵奈何行此禮顧爾眾焉

在許故擊望軍以靡見高強曰爾有此軍何

不以此開藩乎居明日召詢之曰若豈不知

我之將殺海而不去何也許頓首曰定國故

知公之怒也然不知其罪高曰若累疏召我

為賊安得無罪許曰此定國之所以不去也

定國目不知書倉皇中假手記室而代者誤

入公名定國不知疏中何等語也若以此殺

紀事補遺

卷二

二

定國不亦冤乎高索記室者姓名許曰彼知

公之怒也先期遁迹之不獲彼先去而定國

不去以明向公者非定國意也高為人戇見

其屈服且憐之間謾語以為信無何有千戶

者遮馬投牒云定國謀公傑故以示勿貳馬

前答之六十送許誅之遂刑牲約為兄弟定

國飾美姝進傑屏不御笑謂之曰軍行無所

事女子第畜之俟我功成後以娛老乎定國



唯唯退時傑大營去城二十里懸王命旗于城闈曰非有令不得入從傑入者止左右驍健三百人

十三日定國開宴張燈厚具樂以飲傑令其少弟飲傑親將于別所婦女賓客皆襍坐酒半酣許弟動靜失常度坐者眩起而耳語傑曰今日之宴視其弟志有非常得無謀我傑推之以手曰去夫何敢親將退意亦安之三百

紀事補遺

卷一

三

人皆沾醉傑所居爲睢人甲第恒高且重廊複室繞四週定國于壁後置人將卒俱休息別所傑卧榻畔止二三浴文書者及傳事小兒漏將殘聞屋瓦歷然有聲驚出視則壯士踰垣屋者數十輩傑有備身鍬杖亟索之已失猶奪他人鎗刀鬪而後就執從者三百人皆同斃一人床下伏直牀簣陷而免定國蹀血向南坐曰三日來受汝屈辱已盡今定何

如傑大咲曰爲乃吾爲豎子所算呼酒來當痛飲死遂遇害

明日日中城門不啓李本深王之綱郭虎攻東門而入定國已渡河北去睢人知其事皆已行諸將致疾于睢人環雎旁二百里皆屠之可法至徐聞之大哭曰中原不可復圖矣乃還師以救根本揚人間傑之死也酌酒相賀

初定國守河南賊奄至矢如雨定國立敵樓以

紀事補遺

卷二

四

刀左右揮之矢皆中斷高與身等笑向賊曰若乏乎急歸人障一版來受灑家箭賊挾版至定國射以鉄箭枝皆貫入于版死焉賊皆遁

定國嘗與衆少年飲衆請曰欲觀公神勇許曰可忽躍起懸身手攀簷前椽左右換手走長簷殆遍而顏色自若至是殺傑乃歸降于王師傑妻邢夫人率子元爵壽郵福王命所部

將士仍聽邢氏統轄

吳可法譴以傑部將李本深爲提督程王不允  
曰與平有子朕豈以兵馬汎地運授他人乃  
贈傑太子太保許其子襲爵再廕一子錦衣  
衛百戶從優議與祭葬

黃得功撲袂而起曰固當以此州還我引師臨  
援適可法自徐州還合同知曲從真中軍馬  
應魁入得功營問故得功曰吾爲國大將功

紀事補遺

卷一

五

政多僻處瀕江一小邑高傑有何功績而食  
數城姑念其不終割三縣足矣餘地非高有  
也閩部曰吾豈不知將軍功又非愛高而故  
右之也彼士馬多而令不一今日驟奪而  
日必亂亂且日首難自將軍始其爭之也黃  
揮其兵始少却

會福王遣高盧二監諭之曰大臣當先國事而  
後私恨得功若向揚州致高營兵將葉汎東

歸設敵渡河罪將譴任命可法鎮撫之得功

乃還得功字濟山京營名將也初起徒步爲  
商人執鞭入都經山東值响馬兒商人俱迹  
得功獨手持兩驢蹄禦賊所向披靡後立功  
河北封靖南伯嘗敗張獻忠于潛山之方嶺  
殺萬人獻忠幾獲而逸得功爲人戇而忠所  
部不過三萬每戰身先衝突勁疾若飛江淮  
人詬爲無敵呼曰闖子得功愛將林報國每

紀事補遺

卷二

六

一用兵報國輒爲前驅左金王老徊革里眼  
等畏之亞于得功革賊設伏以待報國賊有  
趙虎者佯北報國恃勇深入墮其伏中殺之  
提報國首登山罵誘得功得功單騎突陣斬  
虎將首級祭報國賊有少年勇將號無敵將  
軍呼于陣曰汝曹何怯也吾爲汝曹擒黃將  
來賊皆按轡觀之無敵將軍大呼馳至得功  
前得功立擒之橫置馬上左手按其肩右手

策馬馳去羣賊喪氣相戒曰須避黃鬪子

休寧汪耐菴曾拜得功門下當高傑引兵爭揚

汪時從得功飲盤列生捩肩割啖之帳下驍

將能飲者以次坐人浮巨觴有丘總兵弟辭

不能飲得功怒欲杖之總兵目汪汪大笑得

功問故汪曰生咲丘守脩腿不及杖粗也得

功笑而止俄報高兵在十里外將至矣得功

咲飲自若又報距五里又報僅三里飲如故

紀事補遺 卷一

七

又報抵城下得功乃上馬傍一卒授之弓執

在手又一卒授之鎗掛于肘又一卒授之鞭

跨左腿下一卒授之鐮跨右腿下背後五騎

騎負一箭筒箭百隨之往抽箭射疾于雨

箭盡擲弓繼以鎗鎗貫二騎折旋又擊死二

騎須臾擲鎗用鞭鏑揮之內雨墜衆軍已

歌凱矣歸而豪飲如平時

廣昌伯劉良佐字明宇故東撫朱大典之舊將

後督淮揚再款其下在壽州陵墓左賊再

後收示城號花馬到者也

東平侯劉澤清字禮清家在曹縣勞時曾習舉

子業試時適拳死一獄遂跳應兵部將材舉

一天下第一後渡河救沐壁壘未成輒道走其

人好聲色將畧本無所長初科臣韓如愈糾

澤清澤清持金帛賄之如愈呼使謂讓反其

幣澤清銜之後上遣如愈督江浙餉澤清遣

紀事補遺 卷二

八

一兵祖擊之于東平戴家廟韓挺挺不撓惟以

効子不宜見殺劫者曰無與小兒事舍之去

澤清自云先帝以行封而詔不達故與廣昌

興平拜獨進侯人莫得而辨也及駐節淮濱

乃大治邸第備四時之室壯擬皇居取美人

鐘鼓以充之嘗構一水榭費千金諸生爭獻

歌詩頌功德澤清晏然休兵淮水置討賊事

于不問嘗誇于其客曰我二十一投筆三十

一登壇四十一列土意不知二十年中所作何事澤清自特以計厚與平問其死乃與二鎮謀曰我維孺子不足立固當分其衆將之馬士其持不可曰彼所部惡有輕屬人嗔侮諸將以軍號待元爵長而還之當澤清進矣時值其母賈初開八衷稱觴極一時之盛後澤清之降而戮也賈乃流離道旁無以朝哺進吏侍蔡奕琛東閣大學士通政使楊維垣請

紀事補遺卷二

九

重定欽案又謂書頌三朝要典左良玉疏言要典治亂所關勿聽邪言致興大獄袁繼咸亦以為言福王曰皇祖妣皇考無矣之誣豈可不雪事關青史非存宿憾羣臣當體朕意吳孔嘉又奏三朝要典須備列當日奏議以存其實允之

陸維垣副都御史監生陸濬源又借題三案疏糾光祿少卿許晉卿舉卿疏言當日諸臣以

之翊戴光廟為正今日諸臣以翊戴陛下為正俱從倫序起見光宗母子無間先帝身殉社稷何嫌何疑而小人無端播弄假手濬源先帝久任體仁養寇釀禍使得生榮死寵竊諡一文忠陛下追削萬口稱快濬源滿口頌其平章之功甚矣若輩之敢于黨奸欺上也

陸阮大鍼兵部尚書賜蟒服

中書舍人林翹疏稱正月十六日雷聲自北至

紀事補遺卷二

十

西占在趙晉之野有兵日在庚寅主口角妖言翹江浦人善星術馬士英在戌日卜其大用士英薦授中書尋躡一品武銜蟒玉趙事至二月而妖僧大悲夜叩洪武門自稱烈皇帝聞人擒之以隸戎政張國維國維以為此等妄男子但當速斃之若一經窮究國體不無少損而都人遂訛傳國維且杖死烈皇帝于是國維遂以妖僧屬三法司既而復言路邸

之弟嘗受封郡公本朝從無郡公其妄明矣  
而大鍼等欲借此銀鍊擄戴溜藩一案將盡  
殺諸君子于是有十八羅漢五十三叅七十  
二菩薩之說馬士英奮然沮之僅以大悲所  
供錢謙益申紹芳二人上聞二人疏辨旋亦  
解蓋大悲者非真大悲乃吳僧大悲之行童  
從大悲往來錢謙益申紹芳家者也故折對  
時但知有牧齋青門而已乃于晦日斬于通

紀事補遺

卷二

十一

衢

遣太監李國輔開採雲霧山給事中吳适疏言  
雲霧山卽名封禁山縱橫數百里北通徽池  
南連八閩東抵衢嚴虎狼接跡險阻極目無  
徑可攀且地接祖陵龍脉爲神京右臂歷朝  
禁止樵牧封禁所由名也英宗福年遣官採  
不於是地方訛棍互相煽惑而狐假之輩因  
之攘奪小民招引匪類大肆劫掠兼多內官

外屬供億之費數邑坐困民不聊生近出良  
民違鳥獸散大盜鄧茂七等聚衆數萬藉以  
爲窟攻城殺今合四省兵力討之十四年乃  
戡定章旨照舊封禁往禍蓋可鑒矣臣竊以  
爲不便國輔亦疏請中撤俱不聽既而馳視  
如适言報罷國輔係韓賚周養子贊壽寺中  
正人也傷心時事杜門休沐國輔時在宮中  
每有匡救士英視爲眼中釘因屬所私以開

紀事補遺

卷二

十一

採事誑國輔具疏請往其實士英意不在開  
採也國輔提督勇衛營操練禁旅及奉命往  
浙士英竟奪營象授其子馬錫以乳臭兒縮  
兵柄時事可知矣适疏出土英遂切恨之  
起瞿式耜撫廣西劉良佐等薦朱大典爲兵部  
侍郎大典久任鳳督毀家契兵屢著戰功御  
史鄭瑜劾其侵賍百萬福王以大典創立軍  
府所養士馬豈容枵腹詔勿問張國維予告

歸往其張孫振効在告禮部尙書顧錫時險  
邪有玷秩宗以其請削溫體仁謚而諡文震  
孟也

命錫疇致仕去禁宗室入京師禮部侍郎管紹  
寧請上先帝太子謚曰獻愍皇太子永王曰  
永悼王定王曰定哀王未幾鴻臚少卿高夢  
箕密奏先帝太子在浙命太監李繼周密往  
紹興觀音寺誘取王之明

紀事補遺

卷二

三

三月初一日至京寓僧寺令內頁迎入宮尋命  
移寓錦衣衛都督馬可宗家  
士英疏有云臣已遣大鍼密諭諸講官矣乃詔  
傳文武官識認各冠常往大學士王鐸指原  
任講官方拱乾問曰此何人東宮指稱髯而  
秃者方先生也鐸遽呼曰矣男子耳方遂掩  
耳疾走不列名疏尾其時士英使大鍼謂方  
曰若一列名原官便可盡復方趨出國名門

不復應命

原任講官劉正宗回奏疏云臣細細察視披其  
髮眉目微異問其講讀何殿則曰文華勤  
政飛文華也先講何書則曰尙書孟子非尙  
書也問其講至若有一个臣有問難否則曰  
忘之矣所言不對面目非真恐爲帳冒乞皇  
上細察真太子下落三法司稱其山東人聲

紀事補遺

卷二

南

又奏據供稱高陽人王之明係駙馬王昺姪孫  
家破南奔遇高夢箕家人穆虎教以詐冒東  
宮又于東宮行囊中得周公輔成王五字羣  
姦遂借此爲獄端

福王論王之明自南京取道蘇杭直至浙東是  
何主使蓋指諸清流也劉正宗給事戴英各  
具奏王之明僞假太子非稚年所能辨必有  
大奸挾爲奇貨宜敕法司根究御史陳以瑞

奏愚民觀聽易惑道路籍籍皆以諸臣有意  
傾先帝之血循

福王諭將王之明好生護養勿驟加刑俟正告  
天下愚夫愚婦皆已明白然後申法

越三日集文武百官舉監生員耆老于午門外  
鞠之夢箕穆虎皆具服如之明言遂下之明  
刑部獄或顯詩于皇城曰百神擁護賊中來  
會見前星開復開海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

紀事補遺

卷二

五

已又誰猜安危定自關宗社忠義何曾到鼎  
台烈烈大行何處遇普天同向棘園哀

初三日又有故妃童氏自越其僕所來命付錦  
衣衛監候初福王爲郡王娶妃黃氏早逝既  
爲世子又娶李氏洛陽之變又亡童氏本周  
府宮人逃亂至蔚氏縣遇福王子旅邸相依  
生一子已六歲賊破京師福王南奔名不相  
顧太妃與妃各依人自活太妃之南陳潛夫

妾如彭在福王不召至是妃自詣越其僕歸  
來福王弗悅曰童氏在獄細書入宮日月相  
際情事甚悉求爲可宗呈覽福王弃去弗視  
尋命屈尙忠嚴刑酷拷

氏號呼詛罵士英爲元妃進揭稱童氏供有金  
母一婦人不足惜然皇嗣甚重苟非至情所  
關誰敢與陛下稱敵體宜迎童氏歸內密諭  
河南撫按迎致皇子以慰臣民之望以消奸

紀事補遺

卷二

六

究之心不絕

既而左良玉具疏請保全東宮以安臣民之心  
謂東宮之來吳三桂實有符驗史可法明知  
之而不敢言此豈大臣之道滿朝諸臣但知  
逢君不惜大體前者李賊逆亂尙鐔王封不  
忍遽加刑害何至一家反視爲仇明知窮究  
並無別情必欲輾轉誅求遂使陛下忘屋烏  
之私德臣下絕委求之義普天同怨陛下獨

其二三奸臣保守天下無是理也親親而仁  
民履陛下省之有旨東宮果真當不失王封  
但王之明被穆虎使冒太子正在根究奸黨  
其矣三桂史可法等語尤係訛傳法師司將  
審明畧節先諭該藩黃得功疏言東宮未必  
假冒各官逢迎不知的係何人辨明何人定  
爲奸僞先帝之子卽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  
白付之刑獄人臣之義謂何恐在廷諸臣諂

紀事補遺

卷二

七

狗者多抗顏者少卽使明白識認誰敢出頭  
取禍乎不殺則東宮爲假殺之則東宮爲真  
皇上雖以大公至正爲心恐臣下逢君之惡  
臣受先帝知遇之恩不敢不言

劉良佐疏言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輿情懇求  
曲全兩朝倫典毋貽天下後世口實

工部侍郎何楷言鎮疏東宮甚明湖撫何騰蛟  
奏言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取召至

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僞既是王昺姪孫何  
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  
認而泛云自供高夢箕前後二疏何以不發  
抄傳此事爾天下萬世是非不可不慎

江督袁繼咸疏言太子居移養氣必非外間小  
兒所能假襲王昺原係富族高陽未聞屠害  
豈無父兄羣從何事隻身流轉到南既走紹  
興于朝廷有何關係遣人踪跡召來詐冒從

紀事補遺

卷二

六

何因起望陛下勿信偏詞使一人免向隅之  
恨則宇宙享蕩平之福

福王終以王之明自供甚明命法司將審明略  
節各諭之童氏尋亦病死獄中

初五日南都皮備倉有道聞空中有聲曰汝可  
至宮中尋子忽若爲物所憑遂直叩東善門  
冒稱恭皇帝立杖焚之

又有劉祥者神附其身自稱立天大帝御史劉



光斗何旨疏稱臣聞宮中王尚在人間不勝大駭今已知真殺臣心始安

十九日設壇太平門外百官素服望祭先帝獨阮大鍼後至哭呼先帝而才曰致先帝殉社稷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殺東林諸臣不足以謝先帝今陳名夏徐汧等俱北走矣馬士英急止之曰徐九一現有人在大鍼日與維垣謀必欲盡殺東林復社諸人大獄將興尋以

紀事補遺

卷二

九

上游告警姑緩須臾或夜半書士英堂中云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元凶有耳一兀直擣中原求其入不得

倉傷尚書賀世春僉都御史郭維經告病去維經江右正人羣小指爲南昌私黨

大鍼密遣兵于江中劫之以何騰蛟總督川湖雲貴廣西時楊弼撫湖南士英詐言慮其人情不調疏令回部焉抗疏言人情極調且臣

與良王旗鼓相當英雄本色丈夫肝腸青天白日伏乞以後申飭臣工收斂精神用之勦禦釋此不必然之疑省此不必然之事若知之不明處之不當聽細人之言薄勞苦功高之士譏者灰心人人解體殆非所以鞏弱廷而鼓忠勇也科臣吳造亦以爲言皆不省

許定國引王師入儀封復入考城尋破歸睢按臣委駟苑之姪潤生自縊駟遺書于王師云

紀事補遺

卷二

十

原堅盟好勿輕南下否則楊于江頭凌御史卽錢塘江上吳昶國也事聞贈駟兵部侍郎潤生御史王師逼江北下徐賴總兵李成棟南遁

四月初一日命盡去各衙門印文南京二字初南都有擁戴潞藩之議列名苦無符印遂竊南禮部印印之及士英旣入欲執議以起大獄議乃止後管紹寧署禮部事大索三月印

卒不獲至是二莫乃請改銘另給焉

初四日盜匪集三良王舉兵東下初左客胡以  
寧獻計令僞太子手書血詔付左左伴受詔  
爲壇而哭酒血誓師心憚江督袁繼威在九  
江胡以寧舊與袁遊即遣以寧持僞太子旨  
給袁會師部署三十六總兵而來以江西屬  
其部將金聲桓良玉乃馳疏列士英罪狀  
又傳檄各鎮云蓋聞大義之乖炳于星日無禮

紀事補遺

卷二

三

之逐嚴于鷹鷂天地有至公臣民不可罔也  
奸臣馬士英根原赤身種類藍面昔冒九死  
之罪業已僞妾作奴屠髮爲僧重荷三代之  
恩徒爾狐窟白門狼吞泗上會當國家多難  
之日侈言擁戴之功以今上歷數之歸爲救  
家携贖之物竊弄威福煬蔽聰明持兵方以  
勝人致天子閉日拱手張僞旨以就僞俾  
民重足寒心本爲報仇而立君乃事事與

帝不厭爲誣德初因民惡而擇主乃  
辜非兆民之願何由奠麗民生幼幼唇蔽天  
妖孽障日賈官必先媚姪試看七十老囚三  
木敗類居然節越監軍漁色罔議君親托言  
六官備選二八紅顏變爲桑間濮上蘇松常  
鎮橫征之使肆行攜李會稽妙選之音日下  
江南無夜安之枕言馬家便兩殺人北斗有  
朝華之星謂英名實應圖識除誥命贈廢之

紀事補遺

卷二

三

餘無朝政自秘怨舊仇而外無功能類此之  
爲何其亟也而乃水山發燄鱷水與波羣小  
充斥于朝端賢良竄逐于厓谷同己者性倖  
豺虎行列猪猡如阮大鍼某某等數十巨慝  
皆引之爲羽翼以張殺人媚人之赤幟異已  
者德並蘇黃才媿房杜如劉宗周姜曰廣高  
弘圖數十大賢皆誣之爲朋黨以快如蛇如  
虺之狼心道路有口空憐戕方如狗都督滿

街之謠神明難欺最痛立君由我殺人何妨  
之句嗚呼江漢長流瀟湘盡竹罄此之罪豈  
有極歟若鮑魚蓄而日羶若火木重而逾烈  
放崔魏之癡狗遽敢滅倫收闔閭之鴉獍教  
以升木用腹心出鎮太尉朱泚之政智幾幾  
殆有甚焉募死士八宮宇文化及之所爲人  
人而知之矣是誠河山爲之削日月倏以無  
光又况皇嗣幽囚烈祖怨恫海內懷忠之臣

紀事補遺 卷二

三

誰不願食其肉敵國嚮風之士咸思搦盾其  
家本藩先帝舊臣招討重任頻年痛心疾首  
愿爲鼎邊雞犬以無從此日履天戴地誓與  
君側豺狼而併命在昔陶八州靖石頭之難  
大義於今炳然迄乎韓蘄王除苗氏之奸臣  
職如斯乃盡是用厲兵秣馬討罪興師當節  
旼討賊之軍憶裴度聞邪之語謂朝中奸黨  
盡去則諸賊不討自平倘左右克惡未除

河北雖平無用三軍之士戮力同仇申明仁  
義之令聞首嚴焚戮之隱禍不敢妄殺一人  
以傷天心不敢荒忽一日以忘王室義旗所  
指王明爲人臣子不忘君父之心天意中興  
必有間世英靈矢翼皇明之運誼告先帝揭  
此心肝願斬賊臣之首以復九京還收阮奴  
之黨以報四望倘惑干邪說誑誤陳言或受  
奸臣之指揮或樹義兵之仇敵本藩一腔熱

紀事補遺 卷二

三

血誓爲輪囷離奇勢必百萬雄兵化作蛟螭  
妖孽玉石俱焚之禍近在目前水火無情之  
時追維心痛敬布苦衷愿言共事嗚呼朝無  
直臣誰斥李林甫之奸邪國有同心尙懷鄭  
虎臣之素志我祖宗三百年養士之德豈其  
决裂于僉王大明國忠義之心正宜暴白於  
魂魄速張殪虎之機勿作通猿之藪燃董卓  
之腹膏溢三旬籍元載之厨椒盈八百國人

盡快中外甘心謹檄

又沿途張示稱本藩奉太子密旨率師赴救士  
英等大懼京師戒嚴

江督袁繼咸疏請赦太子以遏止之中旨切責  
時左兵由九江安慶至建德順流而下

士英調黃得功劉良佐離汎遣劉孔昭阮大鍼  
方國安朱大典同禦之大鍼誓師江上衣素  
蟒圖碧玉見者詫為梨園裝束

紀事補遺

卷二

三

陞大典兵部尚書國安掛鎮南將軍印劉澤清  
亦托勤王率兵大掠南行揚酒徐邳勢同鼎  
沸

史可法連疏告警福王曰上游急則赴上游北  
兵急則赴北兵自是長策可法曰上游不過  
欲除君側之奸原不敢與君父為難若北兵  
一至宗社可虞不知輔臣何以朦蔽至此  
乃移書士英懇其選將添兵大聲疾呼士英憐

以左兵為慮不應可法又請面朝處分東宮  
以息羣器

福王諭西誓方急卿專心料理待奏凱復見

可法奏曰而嘆曰奏凱二字談何容易誠如上

言面君不知在何日矣

又連上二疏一劾各鎮擁兵糜餉一劾李成棟

避敵南奔

士英亦不應

紀事補遺

卷二

美

福王唯以選淑女為急

先是應天府選進三名及司禮監選進六名俱

無可意者特遣內監田壯國往杭州選到陳

氏王氏李氏三人着于十五日進元暉殿命

戶工部各委官一員採辦中宮珠冠禮冠三

萬兩常冠一萬兩殺從逆光時亨周鐘武悻

又殺武德道僉事雷縉祚禮部主事周鍾鏞

與鐘從兄弟也負時譽與阮大鍼有隙士英

泰鐘從逆謂鑑當坐績祚亦與大鐵有符光  
時亨者阻駕南遷者也故與四人同死

明王師已徇徐碭下臺泗乘勢渡淮如入無人  
之境十九日召對馬士英力請亟禦左良玉  
大理卿姚思孝尙寶卿李之椿工科吳希哲  
等俱請備淮揚

福王諭士英曰左良玉雖不該興兵以逼南京  
然看他本上意思原不曾反叛如今該守淮

紀事補遺

卷二

七

揚不可撤江防兵

士英厲聲指諸臣對曰此皆良玉死黨爲遊說  
其言不可聽臣已調得功良佐渡江矣寧可  
君臣皆死于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曠目大  
呼有異議者當斬福王默然

禮部錢謙益言陳洪範還該收他福王諭國家  
何常不收人只是收來不得其用希哲退曰  
賈似道棄淮揚矣

給事吳适疏參牟文綬本無寸功驟列大帥乃  
復縱兵譁掠摧陷建德東流大屬非法方國  
安受國厚恩乃銅陵西關百餘城外聚兵攻  
擊赤子何辜遭茲塗炭益之深惡其與叛逆  
何異陛下宜加禁戢

蔡奕琛等票旨文綬久在南康國安現在勦逆  
吳适譎言亂政爲逆臣出脫是何肺肝

次日奕琛具疏特糾逮适下獄先是左光先按

紀事補遺

卷二

天

浙會鞠奕琛一案适時爲衢州司理與紹興  
司理陳子龍共成是獄乃奕琛入相與阮大  
鍼同心排擠光先以致褫逮并及于适

御史張孫振疏糾适爲東林嫡派復社渠魁宜  
速正兩觀之誅

王師攻揚州史可法禦之薄有斬獲攻益急直  
奏請救不報其明日可法開門出戰王師破  
之屠揚州可法死之

原任兵部尙書張伯鯨被執不順身被數創自  
刎死妻楊氏媿郝氏從之

左兵下破安慶盡殺阮氏大賊遂謂與左兵之  
來不若王師之來我且用王師以殺左氏欲  
殺王之明以絕左兵之望聞揚州急遂不得  
行

明日福王召羣臣問遷都計錢謙益言不可馬  
士英請調黔兵入衛辦走貴陽

紀事補遺

卷二

三

工科吳希哲等力諫乃止召黔兵一千二百名  
入城命住鷄鳴山房初左兵至九江袁部將  
郝效忠郭雲等大掠左兵附之良玉見城中  
火起聞報曰左兵也卽其舟中頓足嘔血而  
死左死軍益亂其養子夢庚刦袁其破安慶  
東下采石爲黃得功方國安所敗遂引兵還  
捷聞

封得功靖國公并進大典大鍼太子太保餘加

續有差

五月以巡糧漕御史霍達監軍命事楊文驄分  
設蘇松常鎮巡撫初祁彪佳撫吳裕軍備八  
萬以二萬充可法軍餉而貯六萬于京口庫  
中及文驄監軍京口欲漏其賦而無謂遂爲  
築城金山之說由是京口無軍儲高傑潰卒  
之渡江也鄭鴻達掩而殺之不下萬人餘卒  
北走而降鴻達乃露布告捷璽書褒封靖

紀事補遺

卷二

三

伯世襲賜蟒衣金幣京口民皆頂祝且爲建  
峙碑自前月二十五日至是月之朔日諸處  
捷軍門鼓角將士凱歌聲沸江濱鴻達聞  
京口民爭以牛酒犒師  
午日百官進賀福王以演戲不視朝忽有中旨  
命乞子捕蝦蟆爲房中樂時旨爲蝦蟆天子  
士英傳令各門下開長關中閉  
王師既破揚州沿江諸渡

初七日鴻達軍大宴歌舞喧闐而王師乘間過二百餘人潛入金山寺

初八日夜大霧四塞王師編筏張燈向京口而別由上游天寧洲老鶴河渡黎明盡抵南岸遂襲破鎮江鄭兵盡奔軍資揚帆東遁

初十日都門晝閉大風猛雨午後猶集梨園入內演戲福王與羣小襟坐酣飲二鼓乃與屈張二閹單騎出奔黃得功營五鼓士英入朝

紀事補遺

卷二

三

駕已先出矣遂召黔兵奉太妃走浙平明宮門同啓宮女襍走于是各官爭竄

十一日忻城伯趙之龍開各城門以待王師居民競殺城內外黔兵無有遺者午刻有監生趙某率市人出王之明于獄擁入宮中登殿鳴鐘百官莫有至者吏部尙書張捷死之

副都御史楊維垣以重接之明獄聞都城人擁立之明遂膽戰自盡妻李氏孔氏從之

王之明結示皇城略云先皇帝不承大鼎遺孽

臣庶同共甘苦胡天不佑慘罹奇禍凡有血

氣剝肌痛心泣予小子分宜殉國思以君父

大仇不共戴天皇祖基業汗血匪易忍玷

避圖雪國耻幸文武先生迎立福藩予惟先

帝之哀奔投南都實欲哭陳大義不意巨奸

障蔽至櫻桎梏予雖幽獄無日不痛絕也福

王聞兵遠遁先爲民望其如高皇帝之陵寢

紀事補遺

卷二

三

何泣予小子父老人民圍抱出獄擁入皇宮

予身負重寃豈稱尊南面之日乎謹此布告

在京勳舊文武先生士庶人等念此痛懷勿

惜會議予當恭聽共抒皇猷勿以前日有不

識予之嫌惜爾經綸之教也

十二日欽天監掣意官陳于堦自縊是日福王

駐太平府二十里外黃德功阮大鍼朱大典

方國安等來見欲入太平平民不納

十三日往蕪湖經兵官黃斌卿進登中營為之

琪舟十四日將往浙時

豫王已薄都城趙之龍扶王之明出降

豫王加之龍興國公賜金鈴鞍馬貂裘寶帽設

牛酒于軍中宴之王鐸錢謙益張孫振等皆

降

十六日豫王入京百官朝見王鐸等南面而

點請降臣名至邠之麟不應王鐸急 叅之

紀事補遺

卷二

三

張孫振謂錢謙益曰此係老先生同鄉同籍

宜為周旋錢領之邠得無恙張孫振每對人

誇云非我卸衣老幾弄出來邠厚酬之而邠

猶揚揚自稱不屈

豫王出示曉諭略曰福王僭號稱尊沈湎酒色

信任僉王民生日倖文臣弄權只知作惡納

賄武臣要君惟思假威跋扈上下離心遠近

仇恨云云

時劉孔昭走浙劉澤清入海惟劉良佐降奉

王命引兵追福王至蕪湖于十五日及之且

召黃得功得功不從良佐伏弩射中得功喉

得功創甚拔劍自刎後金陵有人忽與武

廟中者跳舞大呼曰我靖南侯也上帝命我

代岳武穆王為四將岳已隕矣言畢手提首

廊岳像于中而已立其位作握鞭狀良久乃

甦

紀事補遺

卷二

四

是日良佐挾福王去之琪投水死福王見豫王

于內守備府豫王責其僭位稱尊荒酒好色

及謀害太子等事福王默然隨囚于江寧縣

刑部尚書高倬戶部侍郎劉成治署中自縊

十八日國子監生吳可箕雞鳴山關廟中縊死

二十三日中書舍人龔廷祥投秦淮河死其

不知日者中書舍人陳燻及子舉人陳伯琦

戶部主事吳佳謫死不知名者投秦淮河中



馮小瑞百川橋下乞兒也小瑞以色幸卒以  
身殉乞兒題詩橋畔曰三百年來義士朝如  
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  
一命一條禮部郎中劉萬春主事黃瑞伯以不  
朝斬之

豫王分兵略定各屬而命御史王懷劉光斗瀟  
臚承黃家菓分往招撫家菓至蘇遇害蘇州  
諸生顧所受服儒服哭文廟投泮池死原任

紀事補遺卷二

美

少詹徐汧沈虎丘後溪苑玄妙觀前賣麵人  
夫婦對縊死常州石生及賣扇歐姓者投西  
廟池中死又一鄉民鬻薪入城聞安撫使至  
躍入文城壩南龍游河死五牧蓄鴉鳥者薛  
叟以雜髮自縊死常熟諸生徐懌以雜髮自  
縊死諸生項志寧不食死武進諸生董元哲  
痛哭死至各處起兵見殺則貴池諸生吳應  
箕宣城諸生麻三衡武弁陳有功余元宣萬

會吳氏植而蘇州原任遊擊詹瑛及武弁華  
薛俱戰死

嘉定原任道政使侯峒曾城破與子諸生玄演  
玄潔被殺進士黃淳耀與兄淵耀及舉人張  
錫眉龔用圓俱死常熟諸生徐守質戰死崑  
山貢生朱集璜城破被執不順死故將三公  
揚年七十戰死諸生陶琰城破自刎原任狼  
山總兵王佐才為亂兵所殺一門被戮松江

紀事補遺卷二

美

原任中書李待問博羅知孫章簡城破被殺  
吏部主事夏允燹投水死總兵吳志葵黃童  
駐兵荳腐浜被擒解至南京殺之華亭教諭  
睦明允被執不順死常州諸生吳福之徐安  
遠入太湖從童兵兵敗福之投水死安遠被  
殺諸生張龍文率鄉兵薄郡城見殺江陰屢  
攻不下至三月乃剋遂屠其城典史陳順進  
闔門投火聞應元不順見殺訓導某縊門倫

堂中書戚勳全家焚死及兵下嘉湖吏部郎  
中錢棟戰歿於震澤原任吏部尙書徐石麟  
自縊其僕祖敏徐錦從死南都之陷也

王監國于杭州及王師至杭潞王卽以城投  
順杭州原任行人陸培縊死錢塘知縣顧咸  
建不順被殺某縣知縣梁于浹縊死其前遣  
使臣左懋第在北聞江南陷七日不食攝政  
王召見麻衣孝巾草履向上長揖南面而坐

紀事補遺

卷二

三

攝政王數以僞立福王勾引土寇不投國書  
擅殺總兵當廷抗禮五大罪懋第抗辭唯請  
一死命薙髮堅不肯於閏六月十九日殺之  
題絕命詩云峽坼巢封歸路迥片雲南下意  
如何寸丹冷魄消難盡蕩作烟雲總不磨  
叅謀兵部主事陳用極遊擊王一斌張良佐劉  
統等五人從死忽風沙四起捲市棚于雲際  
屋瓦皆飛一時罷市

王既定江浙尋挾福王王之明潞王北去袁  
繼成隨福王北其中軍都督鄧之奇死之而  
夢庚以三十六將降于英王王監國夢庚以父  
官率諸將入朝金聲桓不欲行乃自請願取  
江西以獻英王許之鄭鴻逵道海東奔章唐  
王監國僞號隆武于是有閩中之事馬士英  
由廣德與鎮東伯方國安兵二萬人浙章魯  
南蓋國於是有江東之事

紀事補遺

卷二

三

南樞軍破金陵匡費之誠可並日月于是俊  
又表從而景鶩麟師而鳳儀庶幾桑榆之收  
焉爾乃高張羅尉縱彼窮饕逮維揚一出則  
鴟鴞集林歸昌繳羽構机入圍騶虞敗趾此  
姜劉諸人所以接踵而去也卒之寧南東指  
淮甸一士鮮晨炊軍無夕燧南樞授命闕  
燼城蕪士英之內其足食乎當日幅員小矣  
而官愈夫郡縣少矣而官愈多財賦貧矣而

官愈富三反之政古人切戒彼昏不知淫靡而已嗚呼乃如之人真不愧明室子孫余獨惜南樞之不早蹈東海而死耳

紀事補遺

卷二

完

明末紀事補遺卷三

本末

唐王諱聿鍵小字長壽高皇帝九世孫也父器

盛以唐世子追封裕王國于南陽府母毛氏

聿鍵生三歲祖端王惑于嬖妾囚世子承奉

所聿鍵從之囚稍長讀書即能識大義年十

八尚未請名世子為其弟毒死端王諱之將

傳國於次子守道陳瑜奇入居謂端王曰世

紀事補遺卷三

一

子薨逝不明若不立其子事必發覺端王

懼始為聿鍵請名立為世孫

崇禎五年聿鍵年三十有一襲王位選妃曾氏

諸生曾文彥女也

七年流寇披猖南陽當其衝又其城單薄王捐

千金謀修築太守陳振豪不受命王疏叅之

烈皇帝震怒速振豪置理王又援潞王近事

乞增兵三千人設叅將一員不許

八年冬賊平犯南陽王上疏云臣府護衛一千二百人近制以其半爲汴梁班軍給撫臣以下繇役唯明詔念臣困阨以全軍見還

詔報曰南陽班軍番直祖制已久朕不敢變時

烈皇帝欲行宗室換授之法陳子壯署禮部

事執不可王貽書子壯稱說典訓援據經傳

以相駁難上乃下子壯獄王每薄公卿爲不

足重而爭宗藩體統劫總督盧象升不朝其

紀事補遺 卷三

二

所建謫煩多廷臣息之

會九年京師戒嚴王率護軍勤王汝南道周以

典止之不聽至裕州巡按楊繩武以聞嚴旨

切責以擅離南陽

十一月下禮部議給事馮可賓鍾燦議廢爲庶

人安置鳳陽高牆押發官同知張有度欲以

檻車行王自裁不殊至鳳陽守陵奄索賄不

得墩鎮以困苦之病幾殆曾如割股以進始

愈有司糜祿不時資用乏絕時有望氣者曰

高牆中有天子氣言干淮撫路振飛因假賑

罪宗入牆見王心獨異之王告以吏虐狀振

飛疏請加恩罪宗贈以私錢且請其吏之無

狀者

南都僭號大赦得出封南陽王遣官送寓廣西

道杭州而南都陷王勸潞王監國三日而潞

王出降

紀事補遺 卷三

三

初王師屠揚州乘勝至瓜州時鄭鴻達鎮京口

與我帥張天祿相距天祿故史可法愛將也

鴻達陣傷其一目而王師編筏向京口別由

上流暗渡遂襲被鄭師鴻達揚帆東遁而戶

部主事蘇觀生亦自南都走浙與鄭胥會于

杭遂奉王入閩

順治二年乙酉六月二十六日次建安王下令

曰昔我太祖高皇帝掃蕩羣氛統一區宇成

祖文皇帝燕都定鼎威震華夷仁涵義育累  
洽重熙何期數當陽九天降鞠函昔年薊北  
獨深蒙難之悲此日金陵復有南轅之恨孤  
懸涼德雪恥未遑念切同仇請纒有志今爾  
三民連箋勸進至再至三謂冠迫杭城人無  
國志賊臣有屈膝之議舉國同蒙面之羞孤  
靡斯言撫膺隕涕痛統緒之幾墜悵天下之  
無君孤不得已俯順輿情允從監國謹于六

紀事補遺

卷三

四

月二十八日朝見臣民于建安收拾餘燼恢  
復南都張皇六師迎還王輅萃皇靈于漁散  
之後臣百姓于湯火之餘又諭鄭鴻遠出示  
安民于八府一州曰寡人有素十年毫無煩  
擾今除下程小飯該縣官備辦外一切供億  
并糴絲麻益等事俱各免行當百姓劓膏見  
骸之日寡人誓約已以安天下違旨者治以  
不忠擾民之罪隨侍官校不過十人敢擅取

民間根薪粒米即時察啟請究定然細打八  
十割耳遊示寡人人生平直性實心字字真誠  
爾各官一體遵行毋負寡人惓惓至意

翰林學士黃道周進誓師文監國諭祭告文登  
極詔其四通并繳賜勞銀三兩手敕答云所  
進撰文俱能寫孤意中事且典核有體孤心  
嘉悅爾至日備用孤今晝夜焦勞新創諸事  
方盼先生速至便議戰守并監國禮儀至在

紀事補遺

卷三

五

途之費上下所共需也同艱分濟典非溢格  
不准再辭着即祇受稱孤軫恤至意  
又諭鄭鴻遠敕曰昨據先生啟請中標黃將官  
領兵二千各令把守仙嶺等關業即俞允兼  
令發犒矣孤發旨後思念兵將跋涉之苦孤  
目親觀今即使兵將把關必要先足其月餉  
然後好責其成功茲諭先生各兵將一槩應  
支糧餉除前欠糧支并先生損資代給者通

算欠數俟孤到省陸續照補外今將現令把  
關兵將二千名卽將浦城縣現存正項銀兩  
每名先給與現月六月一月并再預支閏六  
月一月示孤軫念兵將至意其額兵二千傳  
諭該將一不許兵冒領二不許縱兵淫賭賭  
博等弊抖擻精神一意防守外仰先生卽將  
標下大小將領年貌籍貫履歷速造簡明文  
冊一本并歷來各將照給支餉數目各兵行

紀事補遺 卷三

六

坐每名支餉數目并自今年正月起至六月  
各餉支過幾月通共領過銀數若干現欠幾  
月每月欠銀若干通共欠銀若干先生賒應  
若干曾那應補公家別項若干某餉斷宜急  
補某宜稍緩補給俱一一速造簡明文冊一  
本共冊二本一二日卽造進來其發過稿銀  
并發過該縣兩月餉銀給發後再月造冊一  
面具啟一面移部以憑開銷孤以困頓之餘

宮內長生不諳軍國大事惟先生竭力贊  
不遂以全奉孤南來精忠大節

時問竊軍門劉若金欲駐紮寧州以資守禦  
中士民及鋪戶恐致騷擾精詰拒之遂罷  
激變

二十九日總兵南安伯鄭芝龍進冰紗十疋  
紗葛紗軟紗永春布各五端啟曰芝龍望  
跪誦唐王殿下賜諭如絲如綸感高厚之恩

紀事補遺 卷三

七

惟是天步艱難正望蕩平之日幸殿下神聖  
允爲中興之主芝龍前得胞弟鴻達手信傾  
愛之遷恐武備未周至有窺伺故意從迂遠  
之行茲奉令旨諭示芝龍卽亟會撫案司道  
及紳縉孝廉貢監生員無不歡欣鼓舞共慶  
昇平人心如此天意可知禍亂之作皇天所  
以開聖人也其在斯乎然原議亦云只先降  
國而後登極此與芝龍之愚見暗合矣又據

差官劄奏傳諭欲居資院察資院係出岐稱  
兩即患水當以布政司爲行憲若在政司一  
時未便搬移芝龍總兵衙門亦可與芝龍  
撫按各官議安不敢有煩睿慮其論旨芝  
龍胞弟芝豹者因芝龍在省督船被在安平  
練兵相去六日路程方差人賈去未及取賂  
回報統惟慈宥芝龍一味拙直心口如一苟  
有率悞更望天涵到底方信芝龍之無他腸

紀事補遺 卷三

八

也

手答敕云自古英雄相遇凡功業之鉅細正在  
相信之淺深啟內一切慎舉動擇行在識慮  
周詳任事堅決孤更感激另啟所進衣著孤  
卽受用以昭與卿一體之忠愛云爾芝龍隨  
進箋勸以監國恢復中興

手敕答云漢唐中興各有成資今此一隅勢非  
昔比况孤庸頑恐羞祖烈惟是先生兄敬弟

忠勳猷夙著前靖虜伯奉孤南來實惟先生  
是奔是依自孤勉允監國之後專望先生兄  
弟在朝則孤之心膽也在邊則孤之左右臂  
膊也孤與先生等才不愧太祖臣子至于諸  
將則均有安危之寄一統告廟功成封侯孤  
必不負又論芝龍云把關守隘一切急務先  
生業豫料理有緒孤不勝嘉慰措餉之難其  
來已久孤今惟實實至儉至勞布素外朝以

紀事補遺 卷三

九

先天下餘俟監國之後與先生等面議而行  
至委先生兄弟守巡總督重任出孤獨斷倚  
任之專先生不可辭此官卽孤不可辭此監  
國

閏六月初一日當過建寧一切監國事宜俱要  
豫備一統所基關係甚重勉之慎之

初二日福建布政使周汝璣奏議傳雲龍張文  
輝副使僉事柴世廷等三李長倩羅萬爵

張夬劉國柱張晉徵王芋都司陳績郭桐枏  
陞誠具箋迎賀有二分班錫寵宗支首重千  
維城歷紐儲祥制服莫先于監國殷憂啟聖  
式聆基命之歌多難興邦載輯景山之頌恭  
惟殿下忠懷帝室孝篤天經國號從唐化治  
順堯天之則藩封移秀派演流潢水之芳錫  
玉輅以疏榮執桐珪而作寶豈謂遭家不造  
遂俾國步多艱念主上之播遷敷天疾首痛

紀事補遺

卷三

十

臣民之流散率土寒心苟非白馬之盟孰繫  
紫宸之重爰揆神異允叶禎符是用師錫僉  
同天人變與金枝千葉獨惟一本之向陽玉  
水萬流共仰朝宗之入海閩封雖徧負水憑  
山閩嶽雖辱本忠依孝一成一旅少康王自  
有仍三讓三推孝文來自代邸精克勵于膽  
嘗薪臥勢終充于泉達火然保四海而非難  
王天下其再見汝璣等涕淚餘生遭逢盛舉

忽已深于集... 動于開熙朝上國之...  
圖繁僅看光步社歌高皇之龍種行將繼美  
朱陵伏願持危以慮雪恥無忘世法作求樂  
懷安輯一新君臣上下之往轍嘗思光武中  
興亟回東西南北之人心必奏昆陽大捷想  
片時慮運不過腐鼠孤雛計一統皇輿佇交  
遊騰巢鳳

手敕答云孤允藩院公啟定于木月初七日駕

紀事補遺

卷三

十一

臨布政司監國矣切望文武協恭各捐夙謬  
共圖恢復倘慰高廟彝典酬功孤必不靳  
初三舟次水驛口驛乃古田縣地為入省之嚆  
喉先是驛遞有坐駕大船祖候水次王卻之  
不御惟乘民間小舫僅載數人者宮眷在焉  
不設綵繖及鼓吹觀者舉手加額以為儉素  
如此吾民其有瘳乎

神芝籠于舟次節賜接見傳諭各官俱候登



驛與參及至驛各官恭迎道左至驛階下行  
四拜正王誤執賜各跪拜傳諭各官暨退仍  
親親二十員各進在東者南安伯臣鄭芝龍  
靖阿伯鄭鴻達巡撫僉都御史臣張寶堂廣  
慶總督臣劉若金巡按御史臣吳春枝屯鹽  
道三羅萬爵福兵備道臣張夬分巡道臣王  
萃都司僉書臣陳績內臣王承恩在西者戶  
部侍郎臣何楷大理寺卿臣鄭瑄通政司左

紀事補遺

卷三

三

通政馬司理光祿寺少卿臣林銘鼎尚寶司  
少卿臣鄭崑貞四以按察司按察使臣曹學  
佺科臣陳燕翼張利民道臣郭貞一黃錫衮  
時鄭瑄馬思理曹學佺俱在籍穿吉服俱自  
南來穿素服待罪監國寬仁憐其不得已之  
故有旨勿問賜坐賜茶卽面諭云省城聞行  
在擇布政司一時官吏搬移并修理未能猝  
辦暫于總兵府駐蹕各宜仍舊勿得營造致

滋勞費隨諭距後提出銀兩銀一百五十  
兩係漕糧巡撫呈進者除在途備賞買辦外  
卽充修葺丹甍之施勿取諸民

時有議修理宮費酌派各屬者曹學佺言于芝  
龍曰仁聲仁聞王政之先豈宜睿駕未臨先  
派多金修理是播侈風於下里也不肖有同  
就藉此而括庫藏科百姓增美之謂何而彰  
其過乎芝龍卽示禁止之

紀事補遺

卷三

三

又諭守關進取決不可無兵有兵決不可無餉  
餉出之民有民而後有餉安民以裕餉必須  
戶部得人茲庶卿在廷卽僉擇其可者于是  
咸舉侍郎臣何楷楷力辭曰臣尙負罪俟明  
法誅戮奚敢肩此重任叩頭懇辭籲簡賢者  
監國以舉出諸公俯答其拜而堅欲用之  
又諭吏部曰天步方艱餉爲兵命戶部重任得  
人甚難茲特面允文武公舉戶部侍郎何楷

廉而能計孤于崇禎乙亥親閱邸報亦服其侃侃掖垣危難仗義之人必于直言敢諫中求之古人成說孤奉爲範何楷陞戶部尙書卽日到任理事慎勿再辭致耽急務該部卽會同何楷確議推擇清吏司郎中一員以備呈堂行事并卽推捫文選司郎中事一員

又命巡撫都御史張肯堂遴鑄大小衙門印印文俱冠以行在二字特授浦城訓導王兆熊

紀事補遺

卷三

十四

翰林院待詔專理睿覽書籍事務兆熊字念

葛福寧人歲貢任浦城訓導監國入關卽爲

屬從後出使溫台監國稱其真忠如金石真

清如冰玉故有是授

是晚命于水驛下關泰山廟議推各要緊衙門

職員次早至芋原驛始定具疏以聞

初四日日午舟次洪塘登岸擇首入城監國乃暫

駐民家庭無供帳市不易肆愚民以爲天子來

刊各書計五百餘本疏獻之教授此官旋以年老不任仕進辭監國溫旨慰之曰瑞泰以喬木世臣之家敦禮義廉恥之節巍然如魯殿靈光所進書籍雅體朕心如此京戡原敦勸不准辭仍候登極後卽行詔對全孤愛重老成之意

後瑞泰因餉額不足復捐助五百金卽進翰林院五經博士

紀事補遺

卷三

十五

監國特頒親製便覽序文一曰戎政略曰孤准

人君能以至公待天下方可責人臣以無私

苞苴不入司馬門天下始得真將之用將真

六軍之命安矣蓋文武一剛柔也剛柔一動

靜也譬之身文筋而武骨也文背而武胷也

分明体用合則一身文茂武茂文亦必不能

獨立矣論者謂文以節武此自尋常之將言

耳若夫唐之郭李宋之韓岳我朝之徐常今

奉孤之命皆大將也將大不待節制相大不妨專擅不妨不待皆能自靖其心此天地之間氣必有爲而生也目今割弁滿天下孤必求真大將親拜而授之鉞以立見孝陵復東南澤國爲半功再復西北以報烈宗深仇爲全功半則以徐魏國處之全則以郭汾陽酬之詔列甚明惟天下英雄速圖自奮成孤中興之烈

紀事補遺

卷三

十六

二曰縉紳略曰孤惟帝王之御世也必與文武之賢者共之始于得賢將相終于得賢百職四海兆民方有攸賴民安則華強夷服矣然歷稽世道之污隆機握于帝王之字量字量必包乎天下始可以總統乎千官千官當而民治民大治而帝王始安帝王量狹一統必割據帝王量大割據必一統蓋量大則識必高識高始能用彼聲色貨利又何有于東林

紀事補遺

卷三

十七

門戶魏黨馬黨之紛紛哉嗚呼三黨成信文四黨成一隅矣今孤臥薪而望孝陵嘗磨以圖一統焦勞晷夜惟賢是求退維洪武二十四年王祖分封唐國祖訓命名詩曰嘉歷協銘圖往時未詳于今有悟我天我祖既預兆之敢不孜孜敬天法祖與我文武誓復舊疆仰答我上帝之休命乎爰典酬功信如皎日命叅將金鈞齋監國赦欵宣諭金衢又諭吏部兵部起大學士蔣法璟于泉州敕曰今中興伊始朕志切親征密勿必得匡贊之臣始可分任從行居守之重舊輔蔣德璟簡任于先帝久欽其經綸况學博古今度具忠亮着以原官起用佐理着新任行人司張廷榜星速敦聘卽來行在與朕分勞德璟辭以足疾復敕示卿宏才偉度海內具瞻孤昔奉藩聞之

尤悉先帝簡任既至孤實眷倚非輕南京之  
召未起是卿進退節全孤雖莫當明主志潛  
陵廟焦勞傍徨聆卿如渴昨虛傳卿奉召至  
孤喜而不寐隨諭侍臣不必拘套卽着速至  
便殿召對旣而寂者孤心惘然孤望卿至之  
切如此乃復往還動淹旬月辭奏一到大悲  
孤心足恙未痊自有體裁之法徑濟名臣堅  
不我顧孤誠薄德還念先帝念高皇定不准

紀事補遺

卷三

六

辭十日之內斷望卽到慰孤至懷

時鄭鴻逵疏請正位號不然恐無以慰眾心而  
杜後起芝龍意別有在諸大臣多言監國名  
正出關尺寸建號未遲而李長倩有急出關  
緩正位示監國無富天下心一疏不報而擁  
立者豔翊戴功竟勸登極

乃于順治二年乙酉閏六月二十七日祭告天

地祖宗僭卽位于福州詔曰朕以天步多艱

皇家未造憂勞監國又閱月于茲矣天下勤  
王之師旣以漸集嚮義之心亦以漸起匡復  
之謀亦漸有次第朕方親履行間鼓舞率勵  
以觀厥成而文武臣僚咸稱萃渙之義貴于  
立君寵綏之方本乎天作時哉不可失天定  
靡不勝朕自顧缺然未有不績以仰對上帝  
克慰祖宗而臨安委轡尊攘無期大小汎汎  
如河中之木朕敢不黽敏以副厥心而慰羣

紀事補遺

卷三

九

生朕稽載籍漢光武聞子嬰之信以六月卽  
位鄣南卽以是年爲建武元年誕膺天命昭  
烈聞山陽之信以四月卽位漢中卽以是年  
爲章武元年立宗廟社稷艱危之中豈利大  
寶亦惟是興義執言繫我臣庶之望故也以  
今揆古卽以是年爲元年其承天翊運定難  
功臣悉次第進爵行賞分茅胙土稍俊恢復  
以勤勳庸其翊運宣猷守正文臣亦以次進

新別需來章孝秀者宿軍民人等俱依前論  
優給行在所山川鬼神除淫祠外皆遣正官  
精誠禋祭以示朕績緒爲天下請命之意大  
赦改是年七月一日以後爲隆武元年頒詔  
于八府一州有一十八款時于行在午門外  
宣讀臣民跪聽者數千人

先是五鼓駕自南安伯移入布政司庭燎輝煌  
軍容壯麗各官咸以次入芝龍戎裝騎馬行

紀事補遺 卷三

三

于駕前鴻達率禁軍殿其後至司卽入行宮  
百官鵠立始聞珮環之聲寅時駕用袞冕朝  
服升殿受朝賀初行五拜三叩頭禮繼又行  
二十四拜以布政司爲行殿額鼓樓門爲行  
在大明門以福建省爲福京以福州府爲天  
興府

追尊唐國高曾祖考諡號遙上稱王尊號曰聖  
安皇帝

進封靖虜伯鄭鴻達爲定西侯南安伯鄭芝龍  
爲平鹵侯並賜號承天翊運定難功臣鄭芝  
豹爲澄濟伯鄭彰爲永勝伯以按察司爲芝  
龍第都司爲錦衣衛鹽運司爲通政司巡撫  
署爲吏部海道署爲戶部提學署爲都察院  
稅課司爲南察院餘各官皆僦民房受事

紀事補遺 卷三

三

封王弟聿鏤爲唐王主唐國祀叔器鼎爲鄧王  
設六部九卿並賜號翊運宣猷守正文臣以  
張有堂爲吏部李長倩爲戶部曹學佺爲禮  
部吳春枝爲兵部周應期爲刑部鄭瑄爲工  
部馬思禮爲通政使鄭廣英爲錦衣衛都督  
以天建延興四府爲上游汀詔漳泉四府爲  
下游各設撫按縣陞府府陞道道轉內卿一  
命以上咸與寵錫是時敷求耆碩自何楷蔣  
德璟黃景昉黃道周孫觀生陳洪謚林欲樞  
左繼祚黃鶴侯姜曰履吳牲高弘圖路振飛

陳奇瑜等三俊能開元貢士俊林增志李三春顧錫暉陳子壯王應龍楊廷樞等皆起爲大學士然或至或不至其選不能悉考其選其名遂授而已閣臣至三十餘人俱願爲官不令票旨皆王親爲之德璟欲楫長防皆力辭疏行人以死請之乃止

七月初六日誅

皇朝使人馬德廠改天興府學爲國子監先是

紀事初遺 卷三

三

風壞學宮郡紳馬思理與諸生鄭澤等謀重修之至此落成因命鄭澤等准貢入監馬思理陞級有差設五城巡視御史及兵馬司特旌錢塘令崑山人顧咸建死節諭司經局正字薛瑞泰搜訪遺書不論新舊硃監批閱至十六朝實錄尤爲要典着爾畱心朕不負此忠款

諭文武臣民朕誓擇于八月十八日午時親率

御營中軍平虜侯鄭芝龍御營左先鋒

侯鄭鴻逵統率六師御駕親征尙賴文武臣

民勇效智力謀富才能同報宗祖以救百姓

有功者朕必重賞再無食言即日發示安民

司禮監太監龐天壽傳諭行在合用物件惟

以儉樸爲本有司官不得違旨阿奉以害民

生口敢諭行宮中不許備辦金銀玉各器用

止用磁瓦銅錫等件并不許用錦綉酒線絨

紀事初遺 卷三

三

花帳幔衾褥止用布帛務從減省稱朕恬淡

愛民至意違者卽以不敬不忠治罪

時王長齋布素日與大臣講求政治于便殿

性好書籍搜閱不丙夜不休

自敘曰朕始祖唐定王高皇帝二十三子

貴妃出洪武二十四年封永樂六年

傳子靖王早逝無嗣弟恭爲憲王王長子

簡世子早薨次子孫第三子壽陰王

莊王三子成王無嗣二弟濟陽王亦無子  
文城恭靖王長子入繼爲景王世宗未幾爲  
唐恭王王繼統三十餘年壽七十有一子順  
王順王子端王端王子追封裕王裕王萬曆  
二十二年封世子長子卽朕也家庭多難端  
不悅裕內官宅母毛娘娘生朕于萬曆三十  
年四月初五日申時先有雲神擁送之兆後  
有遍身鱗錦之祥祖不悅而曾祖母魏悅之

紀事補遺

卷三

十四

八歲延師僅辨句讀十二歲曾祖母薨祖卽  
將朕與父同禁篝佛燈日夜苦讀禁十六年  
朕二十八歲尙未報生焉崇禎二年二月父  
爲叔端朕誓報仇賴有司持之公天啟祖考  
心請于烈廟奉敕准封本年十二月初三日  
祖考亦薨朕乃奉藩五年六月初三日受封  
九年六月初一日請覲七月初一日執報仇  
二十日請勤八月初一日起行十一日見部

咨寇梗四國十一月二十一日 降遷之命  
責朕以越關擅離十月三月二十二日到鳳陽  
高牆五月大病中官割股十二年朱大典請  
宥十四年韓贊周請宥十六年路振飛請宥  
更切十七年二月十三日奉旨該部卽與議  
覆而有三月十九日之事不及全受先帝恩  
一矣痛哉今朕四十四歲共分四節一節二十  
八歲爲家難二節自二十八歲至三十五歲

紀事補遺

卷三

十五

十一月爲治國九年十一月奉遣三十六歲  
至四十三歲八月皆高牆囚禁八年事第三  
節四節則上年至今年也  
翰林院學士黃道周至自衢州卽日召對便殿  
談恢復事宜稱旨王譽之曰眞朕中興名相  
也卽拜大學士入閔贊助機務  
時永定土寇劣生王叔光王中慶王鳳來等因  
南都之變招集亡命數千攻大埔等縣屯錦

原密地方去城三十里而陣又聞武平失守  
勢益鴟張攻圍永定縣

七日知縣徐可文陳鄉勇嚴保甲用間設奇直  
搗其巢擒斬二百餘人餘黨解散叔光僅以  
身免

汀州大旱斗米銀三錢

救禁各關兵將毋得放逆輔馬士英入關初士  
英在金陵賣官納賄顛倒賢奸三尺童子咸

紀事補遺

卷三

三

爲唾罵及金陵之變聖安出降士英不顧獨  
奉慈禮僞太后至杭杭人不能容勢逼又棄  
去獨擁重賞與部將士數千奔逃各處方圍  
安朱大典咸數其悞國之罪而驅逐之閩唐王  
僭位閩海又謀入閩芝龍素善士英獨以爲  
士英不卽叛降而丞亟亟求太祖子孫而立  
之一念可嘉王下議于廟堂議云士英靈國  
債師禍延宗社擅權納賄怨結生靈養私兵

以致寇爲凶暴于國門擁天子以出居遂賣

君子中道由昔言之悞我聖安皇帝悞我慈

禧太后蒙塵播遷罪在天下當爲天下之所

共誅由今言之不奉隆武之朔不請棠街之

辜矯虔狼戾罪在新朝當爲與朝之所共討

今江右有馬兵象兵皆云滇南遺孽湖東有

惠登相金聲桓亦舊與奸輔關通士英若能

圖功自贖以黔人收滇兵爲功甚易以馬兵

紀事補遺

卷三

三

收象賊奏効非難僅有桑榆之勳略寬銜楨

之路亦諸臣所以曲體天心弘開法網者也

王以爲非故行文于各關稟奉確遵

以李世奇爲左春坊左庶子賴垓爲右春坊右

庶子俱兼翰林院侍讀

十三日召對承勝伯鄭彩于便殿以唐王爲監

一國鄧玉爲協守改都察院爲唐王府察院爲

鄧王府令工部速造令箭三十枝備親征用



王親出芋江父老遮道懇留乘輿復返議者謂  
東南仰望王師急如拯溺遲出關一日則人  
心一日瓦解國家之失在此著也

改庶吉士爲庶萃士特開儲賢館定取士以十  
二科命蘇觀生爲翰林學士以領之考課無  
虛日旣而砥硠似玉魚目混珠招徠者皆羊  
質虎皮王亦猷而罷之

蒲城令施燦以貪酷被劾王方恨貪官之失人  
紀事補遺 卷三 三

心也欲以高皇帝之法行之中有羅織之者  
兼以問官挾仇遂斬之

命副總兵施福守崇安關

十九日廣寇攻陷武平時城內猶于西街演戲  
有奸人爲內應打口號三聲賊遂攻入百姓  
自相踐踏而死者無算江西廣信府永豐縣  
原任大理寺少卿詹兆恒上饒縣原任廣西  
南寧府知府楊聞中上資表推戴温旨答之

時內外文武濟濟而兵餉戰守機宜專委芝龍  
一人芝龍泉州南安縣石井巡同人所居地  
名東石卽泉州郡城南三十里安平鎮也父  
紹祖爲泉州庫吏蔡善繼爲泉州守府治後  
衙與庫街相望芝龍時十歲戲投石子誤中  
善繼擒治之見其秀麗咲曰法當貴而封遂  
釋之

安平濱海有季習者以商舶往來日本芝龍以  
紀事補遺 卷三 三九

父事之習授芝龍萬金寄其妻子會習死芝  
龍乾沒之與弟芝虎流入顏振泉黨中海盜  
振泉死其眾遂推爲長久之而所得不貲崇  
禎中受巡撫沈猶龍招撫芝龍娶日本長琦  
王族女爲妻凡爲日本贅婿者例不得歸就  
撫後芝龍乃挈其妻還東石

當是時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船  
例入三千金歲入千萬計芝龍以此富堪敵

國不築城于安平宮室縱橫數里海船直進  
臥內可泊船徑達海其守城兵餉自給不取  
于官旗幟鮮明戈甲堅利凡賊遁入海者檄  
付芝龍取之若寄故八閩以鄭氏爲長城猶  
龍母誕日芝龍進珊瑚高尺餘飾以珠龍金  
盒猶龍嘆賞復進一株製生犀黃金爲甲每  
出則百餘人如一人莫辨其孰爲芝龍也芝  
龍有弟芝虎次鴻達次芝豹一門聲勢烜赫

紀事補遺

卷三

三

東南時南安有苟憨惠安有劉香皆稱富強  
苟憨先亡劉香恃眾不就撫朝命芝龍討之  
戰于五虎門之定海所芝龍力不敵香而弟  
芝虎甚勇望見香乘大艦指揮兵士以輕舟  
超艦而上直前取香左右惶急莫敢縱兵香  
亦勇格虎兵器墮遂徒手而搏相持入海而  
死芝龍遂并其眾勢益強

南都僭號封芝龍南安伯及擁立唐王遂進爵

爲侯閩府于福州坐見九卿入不揖出不送  
時廷請募守兵額二十萬自仙霞關外宜守  
者一百七十處守兵計十萬其十萬今冬精  
練明春出關一枝出浙一枝出西江統二十  
萬之兵合兩湖兩粵之餉尙猶不足芝龍乃  
奏兩稅內一名預借銀一兩分遣侍郎科道  
各府徵發以浦城訓導王兆熊爲吏部主事  
兼御史管義餉兆熊沿門搜括不輸者榜其  
門曰不義義餉者撫按以下皆捐俸助餉名  
官助官助外有紳助有大戶助也

紀事補遺

卷三

三

于是東南鼎沸又察括府縣庫積年存銀未解  
者釐毫必解又大鬻官爵部司價銀三百兩  
後減至百兩武劄僅數十兩或數兩于是倡  
優廝隸盡列冠裳然無俸無衙只名而已其  
黠者倩軒蓋僱僕役拜謁官廳撻里鄰晉江  
令金允治蒞訟兩造皆稱敢官則立而語互

歐子庭竟不可制民不堪其苦延頸舉踵望  
王師之至也謠曰清行如蟹易遲其來芝龍  
又請清理寺囚納贖可得八十萬王不聽  
戶部李長倩請開事例從之

舊輔傅冠入朝自請恢復江右王允其請既而  
遷延邵武爲諫官所劾而罷

王賜大臣宴鄭芝龍以侯爵位宰相上首輔黃  
道周謂祖制武職無班文官右者相與爭執

紀事補遺

卷三

三

終先道周而芝龍不悅諸生佞芝龍者上疏  
言道周迂腐無能不可居相位王敕督學御  
史按之

初芝龍鴻遠恃援立功汲引姻婭要地清流口  
授王前知吏科給事朱作楫戶部主事葉正  
法皆其門下也王不盡從頗懷怨望及郊天  
于南臺二鄭皆稱疾不出閣部何楷劾之言  
朝廷大興無過郊天而二鄭不出陪祭無人

臣禮王重其原義令掌都察院事邑南  
扇于殿上楷呵止之二鄭益怒楷知不爲二  
鄭所容請告再三王欲兩全之暫令回籍  
以收復兩京卽召總憲措出都甫四十里獨  
盜戕其一耳蓋芝龍使其部曲楊耿爲之也  
時曠昭巡撫江西而

皇朝大將劉一鵬統數百騎至南昌牌先至昭卽

命士民出迎而身自扁舟遁去江省風靡獨

紀事補遺

卷三

三

贛州不下王命太僕少卿萬元吉左春坊左  
庶子楊廷麟等協力守贛措置有方蘇觀生  
請王出關幸贛州廷臣亦滿公車僉謂贛居  
山川上游豫不能仰而攻且左爲楚右爲閩  
浙背爲粵東足以控制三面使四方豪傑知  
朝廷有恢復大計也王亦欲躬履行間鄭氏  
方欲挾王以自重力以缺餉沮之不報觀生  
遂先赴南安王親于殿門祖之

三幸國學祭酒賴垓進講三品以上官坐聽其餘侍園橋觀者如堵時鄭氏無經略之志而江西義旅響應

二十二日遂命黃道周以師相出關募兵聯絡江西救獄援衢道周慨然自任曰立君以救民吾之素志今主上親征在即分道而進滅寇復仇機會難失吾為大臣寧惜以身先之庶人心有知不至泄泄也

紀事補遺 卷三

三四

當時缺餉自辦一月之糧而往芝龍竟不與一錢王惟給以空劄付百函為行資而已因加鴻臚寺序班趙士超兵部職方司主事赴黃輔臣軍所監紀  
士超字茲玄鄉閩縣人祖榮正統初授中書英宗北狩兩使沙漠歷任二部尚書後以討曹賊功蔭一子世襲士超雖諸生起家夙有才幹輔臣一見深相器愛故特疏薦之士超見

兵餉寡少遂傾餘橐得千金募壯士百餘人其父壁官防海叅戎且力贊成之士超遂偕壯士而行

道周既出何吾騶至自廣東用為首揆錫以銀章文曰輔佐中興

八月初四日頒刻皇明祖訓及自製登極親征監國三詔于各郡王鎮國將軍賜白金十兩初五日命天眞府重鑄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

紀事補遺 卷三

三五

司之印  
初六日命中書頒敕書一道旗牌八面于前軍都督府左都督鄭芝豹命禮部頒祖訓五十本于內閣六部諸臣工務令熟記遵行  
大學楫士林欲楫等謝表云聖祖開天方策軼鼎彝之重神孫繼統美牆憑琬琰之垂用孝作忠昭哉嗣服以守為創允矣中興恭惟天符握赤聖略凝玄煉五色石而補

鰲巔白水啟宛城之駕挈半壁天以息龍火  
黃衣耀闔海之祥世統上纘高皇併道統亦  
同一揆治法遠紹開代卽心法可以萬年刻  
成祖訓一書遍賜臣工百職或治內或治外  
篇篇蕊笈琅函若緯武若經文字字禹圖軒  
鼎宣威布法自宮禁以及蠻夷杜漸防微由  
藩封而逮政府煌煌大冊睚眦洪謨九重方  
率祖以從先多士亦秉文而觀德此真凝興

紀事補遺 卷三

美

朝之承命而肇一統之洪庥者也臣等念切  
憲章身慙文獻圖呈金鏡欲勒貞觀政要之  
編名企玉書竊陋汾水大風之製伏願聖不  
自聖新又日新因時制宜聲爲律而身爲度  
得意忘象口成文而筆成書則訓行且徧臣  
民而顯承益光謨烈矣臣等云云

敕錦衣衛堂上官曰國家新創禁門啟閉一以  
更定爲期朝日大臣許帶三人小臣許帶一

人其直科抄疏諸臣各帶十人鐘鳴之時俱  
于午門伺候如有青衣小帽雜于班聯之後  
或借用僭戴冠帽者卽行拏究各官護短爭  
執者并究各官應帶牙牌工部察奏又敕工  
部修理後殿垣牆低缺處以肅清禁地  
時浙江塘報靖 伯黃蜚在湖州屢經破敵特  
改造銀印賜之

紀事補遺 卷三

美

初八日丁祭先期命太常寺卿曹學佺詣 文  
廟供辦陳設各項事宜恭進祝版候填御名  
至期遣大學士行禮啟聖公祠提學御史行  
禮

通政司左通政周汝璣恭進二祖聖容暨勳臣  
六人真象溫旨答之

戊子禮部請例應致祭太社太稷時以大雨故  
宮中具衣冠遙拜命定 侯鄭鴻達恭行代  
揖諭太常寺設鼓于官門如遇祭期鳴鼓三

通以示諸臣齊集班聯

欽天監恭擇十八日丁酉與聖誕寅壬乙巳丙

申丙申丁與壬合乙丙丁相會為日月星三

奇昭耀大明之象允宜聖駕親征大張九伐

者禮部給事中陳履貞至郭外欽迎平虜侯鄭

芝龍問其途中勞苦准休一日即來勤政殿

召對

以兵部右侍郎唐顯悅協理戎政給以敕諭關

紀事補遺

卷三

三六

防

欽天監奏進新歷敕下禮部速刻頒行



明末紀事補遺卷四

本末

惠州流賊袁玉摠殘破上抗將官王廷統兵剿

是月粵西靖江王亨來自稱監國于桂林號桂

林為西京初靖江篡位自立其後嫡嗣及其

宗二十餘人上疏告許天崇兩朝迄無寧歲

王厚賂朝貴以故輒直王而下許者于獄南

都僭號王表賀登極因偽奏全永連三州皆

紀事補遺

卷四

為土賊所据撫按匿不以聞及南都陷王遂

睥睨神器以摠兵楊國威為大將軍推官顧

奕為吏科給事臬司曹燧等皆俯首聽命推

置僚屬會閩詔至不受將發兵至梧州撫臣

瞿式耜移書摠制丁魁楚為脩且檄思恩叅

將陳邦傳防梧又止狼兵勿應靖兵于是大

義啟靖江日兩京繼陷大統懸于一髮豪傑

睨睨逐鹿閩詔既頒何苦自興內難為漁人

利靖江怒遣桂平道井濟促式耜入桂弗應  
未幾靖江提兵至梧式耜堅坐梧城靖江謁  
者促式耜朝式耜曰王也而朝禮也謁者曰  
易朝服式耜曰王烏用朝服以常服朝禮也  
靖江知式耜不可奪一日選式耜語式耜未  
及靖江舟忽拽上一小艇靖江宦官門正劉  
應科羅之護衛指揮曹升持刃加式耜頸逼  
巡撫敕印式耜曰敕印可及求耶

紀事補遺 卷四

二

桂推官顧奕遮式耜項拽過數舟數仆數起式  
耜生神稍定曰我朝廷開府重臣若欲爲帝  
會廬陵漁戶之不若矣靖江假撫軍令入署  
索敕印撫軍家人疑有變奉敕印惟謹靖江  
實實慮西撫與東督應而西撫情形已達數  
週促兵之羽緇馳矣靖江乃用小艇挽式耜  
上桂塞其艙竇不令見人但聽冰石澌澌聲  
至桂閉于玉邸式耜日凝坐不與諸靖人語

王邸人進食式耜未嘗食也

先是五月式耜知靖江必有變先遣標官徐高  
至桂察王動靜高幼子得出入宮中至是得  
進饘粥云高後爲坐營掛制勝將軍印順治  
七年殉始安王難者也式耜以唐藩之立也  
非序故不勸進且素防靖江有變處之泰然  
而式耜夫人邵晝夜啼哭因遣家人周文賚  
疏至闕冀王卹位并乞師曰嶺表居楚豫上

紀事補遺 卷四

三

游嶺表失則豫無所憚楚未得通天下事益  
不可爲矣臣式耜朝以死則粵中夕以亾豈  
惟一省之憂因陳靖江形勢必有敗狀及靖  
江挾式耜而西將逼廣東

九月丁魁楚陳邦傳討靖江敗之靖江返桂時  
已深秋式耜猶著單紗衣靖江送飲食及衣  
俱不受一日趣式耜撫軍令調狼兵式耜曰  
戴罪之臣曷可蒞戎事瞑目不食求自斃諸

靖人畏之送居劉仙岩距桂城五里許靖江以符調狼狽不應外兵且急復廷式相入請還撫軍治式相曰戴罪之臣曷可再還撫軍治送敕印至式相免冠南拾而受之諸靖人為懾然復請蒞撫軍事不荅日使數往還薄暮還撫軍治城中人士始帖然

時湖南列校宣國公焦璉為摠鎮楊國威旗鼓知所事非正陰歸撫軍撫軍授之計會陳邦

紀事補遺

卷四

四

傳兵亦應檄至連夜縋城下入邦傳軍復緝邦傳上城陴守皆璉兵隨擒國威顧奕等五鼓攻靖邸戒軍士第擒靖江以安人心他無擾厥明大定誠兵將除蠱惑靖江者數人外無侵株

特諭思恩官路振飛飛僅一時豆粥麥飯之感察訪莫過晝夜為思能訪至者賞千金與五

品京官

于是吳江孫諸生孫可久上言昔聞其寓于洞庭踪跡可據願往訪之是冬訪而得之立授可久都督府經歷振飛入閣辦事振飛第三子年十七入朝賜名太平授錦衣衛百戶改兵部職方主事尋轉廣西按察司僉事後奉敕陞撫適丁父艱南歸與其兄居洞庭東西兩山之間

十一月原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翁正春孫男進

紀事補遺

卷四

五

伊祖所藏國朝實錄一部自高皇帝至莊皇帝十有二朝王親餞太子太師肅伯黃斌卿授以印劍敕書復賜銀幣文武羅列郊外餞送軍容整肅觀者夾道敕書有亦一統不全即朕不孝三吳未復即卿不忠盼望我孝陵羹牆如見可憐我百姓湯火曷歸複製詩以送之曰朕今伸大義卿任董恢征寸心達聖祖一德壯留京將廉天地佑恩徧事功成



終拓封勞報君臣其治平鄭鴻達于餞送時  
解所束玉帶贈之

十三日册立皇后曾氏

詔曰朕惟乾坤風雨之方圓攸在日月麗天生  
物之健順所彰自古君必立后所以承祖廟  
裕後昆建極于萬方者也朕賴文武臣民不  
忘高皇帝聖澤勸進紹統中興于前閏六月  
二十七日卯時卽皇帝位于天興府南郊恭

紀事補遺

卷四

六

卽祭告祖宗謚唐國高會祖考四代親上洪  
號後卽于是日謹遵祖制欽命朕元妃曾氏  
爲皇后于宮中顧念時事倥傯册寶冠服未  
備同朕登極之日雖加中宮之稱然立后大  
典朕亦何敢草率而行于是申令禮部爰稽  
舊章擇吉于今日辰時朕親御冕袞祭告天  
地祖宗御殿遣勳輔大臣平虜侯鄭芝龍持  
節定西侯鄭鴻達內閣蘇觀生朱繼祚各捧

册寶冠服立元妃曾氏爲皇后卽於是日追

封后父江西南昌府學廩生曾文彥爲  
吉水伯后母何氏爲吉水伯夫人皇后自十  
九齡作配朕躬荷蒙毅宗皇帝于崇禎五年  
六月初三日遣官楊武侯薛濂兵科左給事  
中許世蓋持節捧册寶敕朕爲唐王皇后爲  
王妃同日拜命十餘年來皇后忠敬貞淑與  
朕同修嘉行朕性時有過剛皇后婉贊補益

紀事補遺

卷四

七

宏多至同困苦八年割股再延朕命皇后之  
賢遠不愧高會向孟近無忝于孝慈祖后朕  
今恭承天序明運中興朕爲天下報祖之君  
父皇后爲天下忠君之母儀朕托內助之法  
宮并示懿規于億兆傳不云乎陰陽和而雨  
澤降夫婦和而家道成皇后其明敷五教播  
訓三從四海同遵王化萬方共仰皇風華夷  
隨倡稱朕意焉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十四日百官進賀中宮表百官命婦進賀中宮  
禮官引進行在宮外候駕到鳳輝堂升坐請  
旨乃允進宮于內勤政殿依序行一拜三叩  
頭禮名曰拜殿才到內太和殿朝見中宮一  
品二品賜宴三品賜茶四品以下免待

賜平虜侯鄭芝龍長子國姓名成功卽芝龍妻  
日本女所出也成功原名森于宏光時入南  
都太學聞錢謙益名執贄爲弟子謙益字之

紀事補遺

卷四

八

曰大木丰彩掩映及唐王僭號成功時年二  
十有一入朝王奇之芝龍因是唆王賜今姓  
名摠督禁旅以駙馬体統行事封忠孝伯每  
王意所向成功輒先得以告芝龍由是廷臣  
無敢異同者

初王之未至閩也建昌告警邵武知府吳文燁  
推官朱健咸移眷屬出署至是彼此不和乃  
互訐王以其守土之官不能安輯訛言反至

倡逃罷不可原吳殺而米絞

廣信知府解立敬碎牌拒敵鉛山典史周寅住  
死守孤城成加級銜以旌異之

諡榆林僉事郭應響爲忠烈贈太常卿附祀西  
郊二周忠烈祠敕禮部鑄靖夷伯印賜方國  
安追諡學士陶安爲文端少卿李習爲忠恪  
從內閣中書舍人陶光翔請也

午時召對淡溪王并諸子及奉新王四姓

紀事補遺

卷四

九

始議行保甲法閩縣一百八鋪侯官一百三十  
二鋪令各戶自備利器以戒不虞并互察奸  
宄逐鋪換補柵隘十家設一儲水具以防火  
患張官堂爲巡撫時嘗行是法至是再申重  
之故有是命

工部營繕司造寶籙一座中繡文曰天子之命  
敕上游撫臣吳春枝速移駐邵武以確訪處中  
消息時傳問處撫李永茂先具舟師移眷屬

駐粵東境內且與軍民不協訛橫日聞宣言  
寇至之日反戈相向閣臣林欲鞫朱繼祚蘇  
觀生密以爲言令吏戶兵工四部會議處事  
吏部尙書張有堂上疏救之尋得溫旨

台州魯王不受詔相見陳兵

賜肅 伯黃斌卿上方劍令統水師于八月初

二日從福寧出寧紹金衢等處合兵進勦斌

卿莆田人先以禦倭功世廕旋以水戰功又

紀事補遺 卷四

十

明世廕臨行懇請移廕乃敕諭之曰功成且

帶礪茅土之是酬乃先朝應與之恩廕而不

與卿乎卿兩弟准卽襲職金吾卿二子朕爲

改與欽名長曰世爵次曰世勳以兆卿家世

世昌盛爲我中興世臣之意

以兵科給事張家王監丞勝伯鄭彩軍命兵部

多給劄付以爲家玉鼓舞人材之用不宜吝

亦不宜濫濫則人視之太輕弊則且有甚于

吝也家玉東莞人號芷園崇禎癸未進士改

庶常甲申闖賊破京師家玉抵書罵賊賊縛

之使兩武士夾之問以故家玉年少貌秀抗

聲巨辭辨賊嘆曰吾殺此曹多矣臨死漸戰

不能作一語未見有若此人者竟釋不殺家

玉自慮不得脫乃僞爲文譽賊棄間走南金

陵會柄國者方借周鍾等案以傾東林而家

玉與周鍾同館又出周文忠鳳翔之門益惡

紀事補遺 卷四

十一

之竟羅織削籍居錢塘與摠兵鄭鴻達副使

蘇觀生等同奉唐王入閩以家玉爲侍講至

是遂兼兵科使監彩軍彩駐邵武家玉先驅

抵廣信時益藩方潰圍而出建昌遂陷于賊

二南豐廣昌亦獻册投降撫臣具疏認罪且言

楚督何騰蛟集兵三十萬拓地數千里已至

荆岳憐臣風昔之交聯絡之義以見地見兵

待陛下之用然陛下之所以用騰蛟者必由

建贛始達星沙若不亟出勁兵救還建贛爲  
通達湘楚之路使賊得襲二郡而据之則騰  
蛟隔在異域卽有強兵壯馬廣地豐糧聲教  
不及何由爲陛下用乎一絲千金所關極重  
唯勿以臣言之瀆遂弃天下之重也

王遂于二十八日先發御營先鋒永勝伯鄭彩  
統大兵由杉關援應虔撫斌卿旣出道遇撫  
臣楊文驄慶賀登極奉疏并檄鎮東伯方國

紀事遺

卷四

十一

步撫督朱大典東陽縣諸生趙忠楨各札與  
文驄者斌卿爲上之

乃諭內閣撰敕書各一道禮部鑄關防各一顆  
與撫臣楊文驄及子鼎卿敕諭文驄曰爾夙  
負英才博綜多藝朕在京口屢相接對深所  
面悉數月以來頓成奇變靖 奉朕問關至  
閩監國登極力肩危統誓惟勤民雪祖焦勞  
晝夜不遑錢唐遇鼎卿朕以故人之子待之

元勳鴻遠前疏奏朕浙東竊爾先師未竟之  
隱害復振久泛之人心朕大悅慰業可欽擢  
爾以兵部侍郎取理浙東鼎卿亦進慮行今  
覽奏贊并詳叙吳越情形則爾父子卽朕之  
大職小職矣雲龍風虎各有其時丈夫相厚  
豈有已乎其益懋厥績協同勳輔先清東浙  
之塵繼掃臨安之寇朕若早見孝陵定許破  
格酬報

紀事補遺

卷四

十三

文驄賀表有亦一人有慶新開一統之祥八郡  
無疆大普八弦之瑞正值龍華之伊始寧亦  
劫運之方終慶洽華夷歡騰朝野蓋自統肇  
神堯必以陶唐爲祖功開神禹還從明德興  
基淮水戈橫寶劍直開新日月滌陽鞭指鏡  
衣重換舊江山掃電轟雷當年奏捷櫛風沐  
雨慶世辛勤三百年德澤在人心比于商周  
咸謂過矣十三宗太阿由己手賢于堯舜不

亦遠乎兵農禮樂本朝之軌  
夷大明之疆界自整時當末季邊防  
馬渡彼陰山禍至近郊朝政濁而蛇虺噬乎  
上國抱有君無臣之痛三策何人深出此入  
彼之悲兩京胥沒王綱掃地帝統在天茲蓋  
伏遇口口口口乘乾御宇撥亂救民萬載瞻  
依兆協白水真人之地六龍驂服祥起赤符  
一 參予之靈日生滄海浴玻璃九萬里而神龍

紀事補遺

卷四

十四

出雲幙武夷開錦繡五百年而王者興地裂  
天崩翻聖水幾至六宇無民雲興霞蔚過錢  
塘因之八方得主克勤克儉大禹之無間然  
至孝至仁周文之有敬止以三犁脩清夷穴  
向八揮鞭如百川爭赴谷王在東立極黃龍  
痛飲腥膻掃淨比周武王之甲子更自昭明  
白鳳鳴岐肅穆重臨想漢光武之乙酉于今  
為烈臣質本驚駘之賤謬司虎豹之關然志

本報韓子房之椎未墜奈天不祚漢曹洪之  
亂其存念此膝一屈不復伸敢斬虜碩南走  
越雖寸心既枯猶不死願隨馬足北吞胡况  
春從天上袞衣曾錫翠雲裘香勺日邊瓊食  
共分青玉案當此彌天負罪賴龍文待以不  
施之科若使隨地自全俾羊裘得遂再生之  
日感極而十行俱下喜深而五体高捐伏愿  
乾坤再造水犀百萬下蛟門南北并收熊羆

紀事補遺

卷四

十五

一聲還鳳闕采薇作頌慶中國之有聖人天  
保興歌卽外夷知戴天子卜年卜世從茲為  
有道之長永福永康自此賀無窮之歷矣  
十五日壬子午門外以親征事祭告天地駕回  
陞殿行常朝禮十六日祭告太廟十七日禡  
祭命工部造大銀斧鉞四把柄端龍頭柄末  
龍尾鉞端龍口吞珠柄纏金龍其長五尺十  
八日駕出洪山橋餞正先鋒鄭鴻遠副先鋒

鄭彩王親御甲冑登壇授鉞先鋒率諸將士  
跪聽號令叩頭畢遂按部伍建旌旗鳴金鼓  
揚兵就道執鉞官在先鋒前行王乃解甲  
御翼善冠袍圓駕是日方授鉞而大風雨吹  
臺上所懸扁墮中鉞柄折爲二太祖神牌亦  
倒三軍失色而先鋒啟行更有墮馬之兆

中宮懿旨令司禮監覓女厨十口務要選倫精  
潔婦女用價平買不許勒騙王竟却之日不

紀事補遺 卷四

其

可輕選失朕大信朕寧自苦以慰民心十九

一日遣平虜侯鄭芝龍恭詣太廟宗廟行禮會

典皇后將謁宗廟致齋三日齋滿皇帝先遣

官用牲牢行事告以皇后將祇見之意茲立

后已五日矣二十日皇后廟見二十七日丙

午祀天于南郊

嚴禁水口驛立膳夫名目令居民津貼監察御

史吳春枝糾劾不職邵武通判陳王謨古田

知孫美士曜知府王國冕奉旨各官匪私可  
恨皆紗帽下虎狼也若不嚴懲民生何賴部  
革了職該撫速解來京究問追贓充餉

命兵部主事徐州彥頌詔于四川州彥重慶人

初爲光澤令以墨聲下獄登極宥罪授以駕

部捧詔入川贈川撫陳士奇兵部左侍郎廕

一子入監讀書士奇漳浦人字云浦號平人

富于文藝言論侃侃天啟乙丑成進士當成

紀事補遺 卷四

七

都被時士奇已交代出署猶罵賊不屈身被

百創磔死塔前與蜀王同日被難至是贈卹

焉

浦城百姓請留縣令鄭爲虹有十不可去浦之

疏命御史察議後以爲虹爲御史巡仙霞關

救吏部云方今中興事重政務繁多惟舊輔黃

景昉受簡先帝敏慎宏亮才堪救時舊輔高

宏圖直道壯節望重具瞻卽著該部補本起

用仍著中書舍人陳翔遵旨敦聘

命御史林爾友巡按江西敕書賜防諭之曰爾此行著顯破情面明監據當大展忠獻令人指之曰如此行事方是中興之驄馬此如激揚方是天子之法臣爾是朕親簡之臣爾之不善即朕不明爾之有為亦朕善用江民憔悴于貪政久矣切切以朕先教後刑先情後法八字行之又八字曰小貪必杖大貪必殺

紀事補遺 卷四

十六

一真能代朕行此十六字始不負人君耳目之寄根心而行休說謊話至諭切諭想著記著敕諭內閣陳燕翼既改翰林院朕身監國登極兩月政令全無紀載後世何徵即著燕翼專理中興史職同協理史事劉以脩輪直和衷堂與聞機務以便脩摩即日傳行入直吏部左侍郎王志道進本朝實錄

發銀牌一面令吏部都給事陳燕翼頒與本朝

給事中掌印朱作楫旌其直言

以何九雲為編脩九雲字舅梯晉江人癸未進士選庶常大司空橋遠之子文行俱優至兆熊劾其從逆彖臣曾櫻疏薦之有旨云九雲名家子弟有品有學兩京日期甚明何得一概牽詆即著滌洗冤情速令前來供職纂修威廟實錄不得再有託陳不許人言再為誣

紀事補遺 卷四

十九

召對閩縣八十五歲老人周良屏便殿訪地方利病稱旨  
考選推官周之夔御批其對策云之夔此作畢竟是老作家學識兩對俱到尤堪詞林之選即以之夔為翰林院編脩  
以太常卿曹學佺署翰林院事國史摠裁專設蘭臺館以處之

吏部主事王兆熊舉十義士林化熙張倫黃宏

光姚毓靈梁春暉張信房姚毓靈  
良陳洪謀等往富室大家倡義勸諭  
用不足從之并諭十八當休王  
誠不得一毫錯負功成日從優議叙

贈川撫邵捷春兵部左侍郎予祭葬捷春字璧  
復號劍津侯官人萬厯己未進士歷官四川  
副使時獻賊作亂省城有謀內應者捷春緝  
獲奸細宗人某某保全闔省蜀王疏荐之遂

紀事補遺 卷四

二十

起授巡撫適與同年督輔楊嗣昌議論不合  
楊索餉甚力荅曰吾兵吾餉僅足辦蜀遂失  
嗣昌特疏糾之緹騎入蜀蜀民擁泣不與開  
讀者月餘復率百餘人伏闕蜀王公疏繼之  
捷春面諭百姓曰豈有王命而可以私意請  
者爾輩爲此吾罪愈大矣乃與緹騎謀約私  
遁至半路始得開讀就逮緹騎亦憐其冤抵  
京入獄遂飲藥卒是時長子明俊上疏鳴冤

特加贈明復因助餉銀三千金王錫以金  
匾曰義冠閩臣復拜官武選郎

諭吏部曰公道天地之元氣無時不流注于兩  
間惟在朝廷則治在草野則亂好惡合則安  
是非分則危朕覽邵捷春撫蜀羣情號呼事  
節爲之愴然雖近來飾說紛紛究竟真假難  
味明後疏奏捐助三千金並求雪父冤雖孝  
子之用心豈古今之通義邵捷春若情真罪

紀事補遺 卷四

五

常則雖百萬赤金豈可翻案一字若實蒙冤  
則朕爲天地神人之主前後百世之公道亦  
朕所當明况近事乎况明臣乎  
吏科都給事陳燕翼因賜旌直銀牌于朱作楫  
遂陳十事曰臣以崇禎甲戌進士筮仕廣東  
程鄉縣六年行取苦無資斧不得抵京不得  
已乞丐于同事故人遂巡後至遂稽察考期  
二十十一月遂滯部門始獲先帝召對德



殿寒月霜夜燈燭熒煌遺逸先帝銜身案外  
視臣者再問臣者三果脯茗酪捧出大內至  
今念之五情空熱猶然爲權奸所扼僅循次  
繕工垣時周延儒柄政爵列恩倖成出其門  
臣疾其所爲自春徂冬不肯投刺一謁其面  
入垣卽極言其賣官鬻爵并羈縻蘇督陰脫  
門生范志完縱寇入口之罪同列咋舌聞諸  
關臣先帝日置臣劾疏袖中竟不發票其念

紀事補遺

卷四

五

臣至此其得不與熊開元杖者開元言顯而  
臣言隱耳然終以建言決汴不應叙功力駁  
臺臣黃樹之疏票擬處分計臣爾時在垣五  
滿五月然臣雖謫而先帝猶手臣疏因視延  
儒爾時閣臣吳甡等蒙臣鄭三俊憲臣劉宗  
周等咸是臣議或有謂諫慨陳言亟撫忠憤  
者或有謂真孤鳳鳴騰讀出師表者臣奉使  
抵家塞胸直氣道路之無何里中縉紳之

禍起通國縮臆臣以諫垣係系折衷直言幾  
遭摭摭今願瞻里中尙不免談虎色變是臣  
之直言不敢行于臣望者一也臣以癸未侍  
春抵里甲申之變天地反覆豈意自全無何  
南中臺省祁彪佳李沾等交奉荐臣荷聖安  
皇帝起臣原官賜環于七月入朝于十一月  
先後局面判若隔世遙想當年論澍偶出一  
時意義豈度黃澍後來有借題翻身面身版

紀事補遺

卷四

五

正抗阻玉命一事前後公案各分兩重聞今  
歲舉兵東下過師滁陽接索舊銓鄭三俊不  
遺餘力蓋三俊亦嘗劾澍者觀聖稟索三俊  
必不肯忘臣言官論事自其職掌豈意當年  
殿上之爭遂貽後來舟中之敵親識家族相  
持爲戒是臣之直言不敢行于朝廷者一也  
陛下龍飛海甸每事留意臣科凡奉于朝廷  
者二也該科記著并會覈議之旨屢明矣臣

雖頑鈍人非木石寧不感憤然其用者率  
強半臣里中人官情如火媒進如箭片言彈  
駁卽恨深寇讐者也猶憶賫捧之後陛下欲  
敷用一人臣聽憑部議半字未加邇來蒙恩  
得後遽修前郟扯臣殿廷裂帶批頰臣于此  
舉未著片字猶橫遭侮辱若此若其言之禍  
豈旋踵是臣之直言所不敢行于朝廷者三  
也然雖如是竊觀陛下兩月來用人行政臣

紀事補遺

卷四

五

未嘗不傾刻憂心及之出王游衍未嘗一刻  
不在陛下左右而冀効忠于萬一也臣謂陛  
下精神宜聚意量宜廣學問宜深沉臣獨憶  
宋臣蘇軾之告其君曰陛下求治太急听言  
太廣用人太驟臣少學蘇軾氏師其中鯁竊  
不自揣亦以此言進陛下精神意量可以囊  
括海內學問文章可以灌注百王機樞駕馭  
可以羅絡高光所願少進者重之一字耳論

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老氏亦云重爲輕根  
靜爲躁君君終日行不離處重雖有榮觀燕  
處超然周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  
身機事不縝密則害成凡若是者言皆不宜  
示人以太盡而使邪佞輩爲可測也陛下龍  
飛海甸權借闕中爲漢中普天推戴悉主悉  
臣何分厚薄何論遠近先後凡爲人臣斤斤  
道推戴者爲梯榮計耳君子薄之臣竊意此

紀事補遺

卷四

五

後凡擁戴者與監國同字面雖陛下厚恩不  
忘故人之語然規模似狹且近文士習氣不  
一宜數出帝王口中臣之欲效忠者一也獻僕  
一見明聖奉駕來閩使明朝再造海國莫安  
不受兵革功在社稷伊誰之力然尙餘後來  
一步爲恢強復仇之舉始覺竿頭著進同滿  
無恨今日報功似當留得些微富貴持盈保泰  
之意使延壽數臣有百年富貴之量可復氣

局悠長可與帶礪同久臣之欲効忠者二也  
祖宗用人必由部銓而陛下自行票擬銓部  
反致無權一人之身倏用倏舍條重條輕夫  
一人之材質生下已定非有裏背旁側可任那  
移塗改之理今一官安頓或至數易果其爲  
人擇官抑真知如不得已使營進者成起踈  
心而掄材者轉無特鑑選選觀所所窺及至  
微臣之欲効忠者三也古之帝王或起徒步

紀事補遺 卷四

三

或起中業然其初政大端卒不過發一二言  
行一二事用一二人傳之中外而天下已服  
源源來歸絡繹踵至不在多也今陛下新政  
美不勝書仰觀聖意直欲以三五盛王數百  
年所不及措手之大業而數月了之其搏提  
規局真可目空古今然時會機緣緩急先後  
詎能一一應手如有一未當滋累爲多臣之  
欲效忠者四也在昔光武起事南陽肅宗卽

位靈武慮皆于草莽中立國惟是君臣上下  
專心戢志一意治兵度于他務亦皆不暇旁  
及今漫漶敗時似仍以陛下官襍務耗其專  
營而于用兵喫緊時日反坐無事甲祿匪願  
物力亦爲減汰臣之欲効忠者五也先帝勵  
精十七年值邊寇交訌中外多故屬望廷臣  
鮮有當意者于是不得已而旁求之保舉撰  
授特用副榜等科明經選舉幾半天下矣欽

紀事補遺 卷四

三

授破格差擬國初而究竟邊腹行間賜劍秉  
鉞俄頃驟貴之徒迄未有半人隻士出乎首  
傑如古班超陳湯等輩翻絕域塞應明詔者  
而反以苦心輕信之過爲人所用方面大耳  
羨鬚豐下者卽爲將材舌滑唇油走空如鷺  
卽爲邊料金繪顯列糜費無算言之痛心陛  
下試觀從古皇皇幾見乞官求進之中而有  
真平商陽高臥惟恐人知東山捉鼻相

戒不免尙能勉強一出者有所立今流品混  
清境同油麪辨折切研如鏡空影無已今惟  
擇精良無偽踏實硬做者假以歲月實以文  
網庶幾積久成功其紙上鋪張口中誇大者  
悉不可聽臣之欲效忠者六也吏道以貪廉  
為歸臣節以順逆為案計典間襍私怨是矣  
而祖宗深意豈應以一二槩許全翻北案或  
有傳疑似矣而先皇帝精爽決不忍以賊孽

紀事補遺

卷四

五

重污聖化近日南都馬士英阮大鍼張孫振  
輩借四鎮以挾制朝廷翻盡計典用盡從逆  
者國隨之當時臣具有中興政自可為人心  
不容壞盡一疏醜詆已甚而若輩掩耳盜鈴  
不恤也已事無極可為硬噎若是者非欲陛  
下誅既往但願陛下宜慎將來不然是乾坤  
之兩番改置倒置祇為羣奸諸不逞者燃灰  
起用之地無惟乎有語痛恨者謂南此兩層

皆諸奸党怨望夫收利其深入以為自己出  
頭伸眉之地非過論也臣之欲效忠者七也  
自五月渡江以來雖所在蹂躪而浙直江右  
等處士紳百姓亦皆各有義聲發憤者破產  
募兵舉動差足振醒羣情倡激忠義而闔以  
乘輿所在自二勳二伯閣部先聲之外別無  
一旅足以佐發中軍錙銖皆仰給于朝廷簡  
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然幾成市道夫江右

紀事補遺

卷四

五

與兩越譬之人身今日行在京師之兩臂也  
一臂痿痺置若罔聞一臂靈活則用之而惟  
恐不做萬一右臂不仁左臂其能起乎臣竊  
以今日團練鄉兵一著在在郡縣所宜專責  
一人實力舉行上游與近京城鄉尤宜全力  
飭治以維官兵所不及凡所在街巷卹落責  
令公舉行一頭目人目連結布置如捍禦  
庶幾先聲可以奪魄不然貪目前之官爵進

使之可樂鄉居家實三層之可樂而先後廢  
爛窳竟同觀滯掠焚屠遐邇不免此在屑職  
顧諸臣不察耳先臣董應舉有云殺運將至  
人心先愚惟大聖人起而救之臣之欲效忠  
者八也桐江一絲繫漢九鼎計其時高鳳未  
播不過富春一釣徒耳試之以事安知不與  
樊英殷浩同譏惟爾時漢主客之列之外臣  
使之乃高睨千仞以陰助王化未以帝王之

紀事補遺 卷四

平

勢屈官一故人何異雀之適羿而孰知東漢  
之所得者不已多乎方今廢籍白丁所在成  
市乞墻登壘投拜門牆苟負人形粗識句讀  
或能雇倩代筆上疏者咸思擢授做官一偶  
幾何堪此橫溢卽如中書舍人唐制以爲宰  
相宣麻先兆何等貴重而今則販夫廚隸皆  
得隨意濫叨爵賞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爾時  
南都百部督量成身職方滿街走之謠可爲

痛戒士人惟負此一具氣骨頂天立地若其  
平居不能自勝于利祿富貴又何怪其一遇  
寇賊靡然屈膝陛下開國之初承西朝夫流  
廉恥頽喪之後似宜首以濯磨士大夫氣骨  
爲復仇先務不然未有不能有恥而能不辱  
者臣之欲効忠者九也我朝尊禮孔孟使人  
舉帖括之陋以親見聖賢階制科之榮以担  
荷學脈所以列聖朝真儒輩出如河東崇仁

紀事補遺 卷四

平

餘于新會姚江泰州盱江吉水諸賢鼓吹休  
明揚挖聖化其服官居鄉一切不苟而超然  
自能勝于塵垢之外出處窮達各成本領神  
宗中葉以後學脈浸微然猶若曉饒辰星耿  
然未散自魏忠賢焚棄書院之後士大夫相  
戒不談而斷然以濡首利慾爲安心立命之  
奧其高者乃以氣魄問見空慧襍毒當之然  
施之世道人心遠不相中臣竊觀陛下洞達

昭融淡泊確苦如躬士誠有得于光明緝熙之學此時人間機械沈溺蔽錮已深一旦驟與之證顏思之傳格格難入第于孟子浩然曾氏反身處指其人路揭之以一誠庶有救正昔劉安世學于司馬張九成致于孝宗唯此一字朱熹亦云吾平生所學惟正心誠意四字豈隱默不以告君後世迂之然當時張德遠輩實用此四字著實不著誠使今日君

紀事補遺

卷四

三

臣上下皆能克己去私實實體此四字而有不能滅賊者臣不信也臣之欲效忠者十也凡此十事臣懷之兩月來積誠欲獻徒以日不暇給憤鬱至今茲因陛下赦臣字數踰格之不安集而上之伏惟陛下赦臣字數踰格之罪冗長之罪

王批荅曰所奏十事國勢人心無不洞悉真中興第一名疏也朕錄一通置之座右朝夕省

覽著加一級以勸直言

十二月初二日王親征以唐鄧二王監國鄭芝龍留守料理兵餉王戎服登舟百官鱗集號令嚴明泊芋江之渚五日乃發

南平縣民張安禮林中柱張孝直數百里躬進米豆酒漿遠迎王師王嘉納之命御營兵部分賜諸將且給與序班冠帶賜號忠良處士各賜銀牌一面以旌義舉

紀事補遺

卷四

三

古田縣一都水口驛民有輸助者亦以銀牌賞之

河南兵備副使邵起遣官入賀敕命起爲摠理豫楚直陝晉齊六省提督軍務兼理糧餉討逆安順便宜行事十五日命周鼎新資親征詔四通往溫台寧贛四處開讀併順賫手敕與輔臣黃鳴俊曰自卿辭朝朕切盼出關之信乃聞今日尙滯福寧殊可異也况卿不由

衢而從溫廷議不然倚卿甚重何逗遛如此  
朕今親征行矣朕若至建寧卿必至衢州朕  
若出關卿必至江上不然公議無私甚可畏  
也親征詔及諭魯王書并示于卿其善宣朕  
意焉餘與周焜新議之特諭

先是七月徽州起義師右僉都御史金聲于績  
溪山中立十有三寨各以副將主之績溪四  
圍皆山如壁立山前一路可通聲等以大木

紀事補遺 卷四

五

皇朝來說聲以天命聲艷然叱之潯陽爲婉順而  
爲前營堅不可援會鄉官黃澍時已歸順矣  
陰間其上下由是各寨稍稍離心是月王師  
從寧固山中間道襲績溪執聲至南都不屈  
被殺閭門十餘口皆自縊徽州遂平  
時洪承疇爲南都內院招撫江南蒞殺金聲聲  
既死尸獨立不仆比洪還署見聲儼然危坐  
堂上洪大驚人內恍惚不敢出者數日

初道周之救徽也軍無見糧苦心經營  
勇給劄爲勸賞得之者榮于誥勳  
鉏耨棘荆以隨其後者名曰肩擔軍糾合九  
千餘人從廣信抵金衢安插殘黎孤城捍衛  
前後擒斬以百計救徽援衢厥有成績適衢  
撫與道周議論不合忌其屯師境上遂密疏  
其短于朝道周初未之知也既而請兵不至  
請餉不給始知其由乃與監紀趙士超議曰

紀事補遺 卷四

五

朝延遣鄭兵各路七月于茲矣未見與敵一  
矢相加遺敵勢愈猖不幾笑朝廷無人耶我  
輩爲天下倚重必先聲一舉爲天下倡遂決  
意長驅將入婺源婺源令道周門人也馳書  
誘道周許爲內應道周信之遂深入谷中至  
明堂里而王師四合道周親冒矢石誓不俱  
生兵盡矢窮遂爲張天祿所擒以道周忠烈  
不忍加害曰當生致于南京洪內院得一忠

義人勝于得數十州郡也遂及監紀趙士超  
中書毛元水蔡時培賴叔僑四人並械送奎  
陵道周作詩四章大罵不屈絕粒積十有四  
日不施洪承疇故道周同鄉也一見恐爲所  
詬乃托故不與通命操江陳姓者說之道周  
閉目掩鼻不言洪乃疏救言道周清節夙學  
負有重望今罪在不赦而臣察江南人情無  
不憐憫痛惜道周者伏望

紀事補遺

卷四

庚

皇上赦其重罪待以不死

上不允尋同土超四人併斬于市土超臨刑時  
數承疇之罪而罵之曰悞國老賊夷我宗社  
害我赤子吾恨不生啖其肉復囑道周曰吾  
師神魂勿亂同去孝陵見太祖當爲厲穢陰  
殲之

二鄭旣出關疏稱候餉駐師不進內檄切責如  
雨乃踰關行四五百里而還仍疏言餉絕出

滯如故

王乃遣錦衣街康永寧航海乞師安南風逆自  
匡而返是時安南入貢使人衣冠頗類中國  
但椎髻跣足所貢惟金龜銀鶴銀爐香綃無  
異物也

其冬滇中亦有沙定州之亂定州者臨安蒙目  
土司也父源崇禎初與河迷州土人普明聲  
吾必奎等奉調江西破水烏之賊既而京營

紀事補遺

卷四

三

御史傅宗龍受命按黔知明聲勇黠特請隨  
行滇撫閔洪學入奏言自明聲東行滇土司  
兵益弱其爲時所重如此明聲至黔水西賊  
隨就撫明聲回滇授阿迷土知州日益驕蹇  
崇禎五年巡按趙洪範至臨安明聲率兵逐  
之戈甲旗幟列數里洪範惡之貽書撫軍王  
伉謂其養癰伉亦習聞明聲不法遂列奏請  
調黔蜀兵會討是年冬三省漢土兵俱集以



熙濱商士傑掌兵政位自出臨安督糧有政  
使周士昌監軍擊明聲敗之進圍明聲營  
使其下偽降降臨使人以重賄誘吾必奎曰  
君不聞兔死狐悲乎阿迷平兵行及元謀矣  
既而官軍與賊戰必奎賈陣先走官軍大敗  
事聞大司馬熊明遇以起釁爲仇罪遂與洪  
範俱被逮士昌陣歿明聲仍巧辭乞撫廣西  
郡守張繼孟奉委撫明聲思以計殺之每稱

紀事補遺

卷四

五

明聲才武且有功不宜摧毀以致變亂皆有  
司之過也明聲聞之喜一日繼孟將謁兵備  
道于臨安先誡其下必取途阿迷見明聲將  
至故熟睡輿中其下不得請醒而問所次已  
踰其境數里矣佯怒責其從行者且曰我有  
事須急至臨郡往恐後期可沿途量時俟  
我我今回見普公遂盡屏輿蓋先行獨與從  
者馳數騎趨阿迷見其從者有人偵從

其言益大喜出迎謁語甚歡方持茶餉峇繼  
孟戲曰常聞南中土司善葯人我不敢飲明  
聲驚遽指天誓曰方德公無以報何有此公  
果疑明聲請先飲覓盞飲之不知繼孟執  
茶時手中預藏毒落置茶內矣明聲留治饌  
辭以有事謁兵備急後回當痛飲明聲聞其  
途中言信之因別去繼孟疾馳易數馬卽夕  
達臨安明聲葯發始覺命其黨率兵追之不

紀事補遺

卷四

五

能及明聲竟苑明聲妻沙源女也無子江右  
賈人萬姓者有女故伎也明聲嬖之狡而淫  
明聲苑萬氏處其衆選其部下壯而美者更  
番入侍沙源諸子定海定洲如琦等皆與之  
私旣久覺無以服人乃招定海爲贅婿已復  
嫌其樸陋而定洲年少白晳更竊殺定海而  
贅定洲定洲之年與其子服遠相若也服遠  
恥之與萬分寨而居後服遠病死定洲乃兼

蒙目阿迷之衆遂輕國公許天波以爲可  
取而代也是年八月定洲約吾必奎悉衆反  
連陷武定祿豐楚雄諸郡縣吾必奎者其先  
元謀土知縣久絕不嗣矣至必奎以戰功得  
官仍居故土自阿迷賣陣後傑驚日甚至是  
沐天波檄官軍及土司官祿永命龍在田等  
擊敗必奎擒之永明寧州土知州在田石屏  
州土人俱以水鳥之亂有戰攻者也

紀事補遺

卷四

單

十一月定洲兵至而必奎已伏誅遂大失望會  
奸人饒布之余錫周等逋騙天波金寶無以  
償以貿易往來各土司營中誇天波家饒富  
定洲心動陰結都司阮韻來張國用袁士宏  
等爲內應以十二月朔入城亂行天波以家  
忌未出見定洲入門大呼其下蜂起焚劫天  
波由小竄出西城時祿永命在省方巷我拒  
賊從官周鼎止天波留討賊天波疑鼎見誘

殺之遂走楚雄其母陳氏妻焦氏亦走城北  
普吉村之金井巷卽夕自焚死天波弟天澤  
天潤皆遇害定洲因盡得沐氏所有盤踞省  
城劫巡撫吳兆元爲題請言天波叛沙定洲  
起兵定之應以定洲代天波鎮滇兆元不可  
徇之別室奪其印以僞疏入告福京定洲遂  
行府事又至祿豐執家居大學士王錫袞置  
貢院脇之子兆元傳檄各郡縣龍在田在安

紀事補遺

卷四

單

室與祿永命等各引所部歸萬氏在阿迷聞  
變驚曰吾家當爲此賊敗矣謀至省執定洲  
以投誠既至見定洲氣噉赫然資用饒洽更  
喜過望夫婦坐八人輿持刺與撫按往來欣  
然自得也沐天波至楚雄定洲率衆追之是  
時楚雄新爲吾必奎所破金滄道副使楊畏  
知奉調監軍至楚雄楚人留之畏知遂駐楚  
聞定洲西出與天波計守西禦之具未集自

公在秦賊以全力聚攻賊軍公不如西走  
承昌使楚得為備賊即西返恐楚窺其後曰  
攻楚又恐公從西來首尾牽制上策也天波  
從之定洲至楚雄城閉不得入為畏知所給  
遂去遣其黨王朔李日芳分攻大理蒙化陷  
之屠殺以萬計畏知乘間撤城外居民盡入  
城清四野築陞陴檄調漢士兵郡縣多遙應  
之

紀事補遺

卷四

聖

國朝紀事補遺卷五

本末

順治三年丙戌春正月己酉朔王不受朝賀以  
三大罪自責布衣蔬食諸臣各戴罪

救上游巡撫吳春枝選募健丁精勤訓練曰上  
游關係不減關中河內朕方倚卿以肅何寇  
恟之任幸自勉旃以膺重賞新募兵糧准照  
各營例給

紀事補遺

卷五

一

一

平虜侯鄭芝龍僭用監國畱後四字詔改正之  
曰福京任二王為居守卿以勳輔為畱後原  
無監國字面卿遠將題奏文移照救填註不  
可錯悞

高晉糧道夏尚綱萬金以助兵餉復命御史陸  
清源核其素行不得一毫含隱以廣懲貪勸  
廉之風尚綱貪聲載道時吏部主事王承熊  
以為言尚綱有死灰再燃之意故樂助云

左都督楊鼎卿細陳起義情由詔答之曰人君  
大柄止在知人善任人臣大義惟是勿欺至  
公朕久歷艱難稍識情偽朝廷壞于朋黨祖  
廟由此兩危北京之失東林之罪何辭南都  
之陷魏黨之咎莫謝其餘門戶聲氣朕自有  
萬古鑑衡以御天下諸臣萬疏干章豈能奪  
朕心公斷靖夷侯方國安力扼江干大功實  
在宗社朕今親征在邇指日相見未盡之情

紀事補遺

卷五

二

還俟面奏楊鼎卿父子還終始調聯以待王  
師之至

御營吏部尙書路振飛進奮練義勇說王曰此  
真安壤大略書榮畱覽服當爲卿序之

時天興府貢生鄭獻可謀立生祠以祝萬壽紹  
責之曰朕紹統七月祖陵不見疆土不復臣  
子因循不能變百姓湯火不能援擢朕之管  
不足數朕之罪唯此一念身殉太祖天地臨

之自登極入關上無血擔當當之佐下無愛  
民如子之臣出餉之德累我百姓朕實痛心  
有何功德而作此无妄建祠之事且卽中興  
一統亦斷不學喪心文武剝了民還受謾獻  
生祠之事鄭獻可速速停止無重累我民增  
朕之罪過御營該部速行文于該撫按傳  
示

紀事補遺

卷五

三

是月沙定洲攻楚雄不能下一日楊畏知坐城  
樓賊發巨礮擊之烟焰所指正罩畏知賊謂  
必死須臾烟散畏知端坐如故惟擊在左幘  
耳因驚歎以爲神畏知端坐如故視賊懈輒  
出奇兵奮擊前後所殺甚夥賊引去東攻石  
屏石屏守亦堅復攻寧州破之永明死龍在  
田在石屏與其黨許名臣竄大理定洲旣定  
迤東復西攻楚雄分兵爲七十二營環城挖  
壕爲久圍計畏知守益堅終不能入未幾即

曰將軍之節自黔入滇定滇解楚旌之圖  
兵草泥關以拒四將軍以兵五萬突之沙兵  
大敗四將軍者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交能  
奇哉昔肅賊義男獻賊伏誅去僞號欲迎歸  
國以輔王室會國中遣太監孫興祖調沙兵  
入衛四人謂孫興祖曰朝廷遠不知滇事始  
末今若徵之是填亂也不如討平沙逆道還  
沐爵使人引兵東向與祖然之傳檄雲南定

紀事補遺 卷五

四

洲殺故大學士王錫家以宵遁

鄭芝龍方國安合疏薦舊輔馬士英兩人故士  
英門下也時國安營錢塘江上士英在其營  
詔卽充爲辦事官軍前辦事許以圖功自贖  
俟恢復杭城復官

教諭楚督何騰蛟曰國運中微朕勉繼統雲龍  
風虎舍卿其誰今朕親征暫駐建水先遣  
臣蘇觀生瞻章山陵宣委兵將與卿同心先

復江省繼靖南京并撫鎮劉廣修等復江省  
者封世伯復南京者封世公復北京者封真  
王具如明詔卿其勉之又諭云楚粵雲貴近  
有異聞卿可以挽天無一日之義以全朕骨  
肉之情尤所殷望

提學御史毛協恭進同鄉各臣書疏王讀畢感  
痛云江南士紳無不洒淚思明枕戈待舉朕  
必親提黃鉞張皇六師以慰臣民之望大小

紀事補遺 卷五

五

文武當時時刻勵用副朕志毋徂偏安

諭督勦蜀寇兵部尙書王應熊曰輔臣密勿重  
任出總軍旅負非常之艱難托非常之親信  
當使萬里之外宛如咫尺綸扉朕以臣民擁  
戴繼統危微倚卿元老如身有臂祖宗疆宇  
凡有未復卽朕躬之有罪亦耆輔之深羞朕  
或用人行政之不善卿當有聞卽告况四川  
爲卿之桑梓朕之版圖大小文武舉用一以

委卿一切軍民機務節假歸便宜

應熊又疏陳西南形勢復手救答之曰覽卿奏  
詳陳與復次第天下形勢朕意豁然深嘉卿  
碩畫朕自慙虛薄何能負荷多難但稍秉仁  
孝之性竊勵除雪之誠一誓清孝陵二誓葬  
烈廟三誓迎聖安半載恨無寸功親征暫蹕  
建水天以元老留輔朕躬將以中興全功托  
卿豈但西南倚賴餉濟維艱朕必從長力行

紀事補遺 卷五

六

撫措朝廷時切兵切餉沒之籌卿亦預申老  
師匱財之戒上下交警不日功成矣切望切  
望

裁江西輔臣楊廷麟督臣萬元吉罔臣曾之遴  
陳泰來速備兵迎駕

手敕輔臣蘇觀生曰朕以卿與楚督何騰蛟為  
左右兩臂卿兩人必無一毫矛盾百事一德  
一心以釋朕慮以佐中興兩美必合預防信

小反搆戒之記之

時王應熊上疏言恢復蜀中諸郡縣王答云卿  
力恢殘敗封疆屢勝猖狂逆寇用餉僅十五  
萬不取空城偽印為功信從前覆京弊端賴  
我元臣一洗朕志削平天下聞此大慰于心  
至獻賊之殘忍手砍數十萬生靈朕實不勝  
痛憤若不速救斯民何顏對吾太祖望卿力  
任平賊朕必有請立應至于搖黃諸寇罪原

紀事補遺 卷五

七

輕于獻賊卿還善用戎索俾為我用若能以  
搖平獻釋過賞功必不失信卿以不殺止殺  
圖機出之仁測尤足嘉悅

粵督丁魁楚辭封伯爵不允諭之曰朕當危艱  
繼統全賴閩粵合濟中興卿有聞檄擁戴之  
大忠又有迅平逆之巨績王守仁當全盛之  
時無推奉之事以卿比之功實為過世伯之  
頒卿當欽受乃奏引四咎愈見奇勳况朕繼

統半載寸功未立倚卿兩粵如臂護身還宜  
勉奉恩綸仍舊督理俟朕得拜孝陵另敕召  
卿入覲誓成中興君臣始終言出真切不可  
再辭負朕激望至意

特禁雲山禪寺僧宗注聚眾建醮誦諸天菩薩  
寶號大理寺少卿熊化疏請恢復之策必先  
首定江西且歷陳關外急著

王答諭曰恢復始江西自是正著但隨機應變

紀事補遺

卷五

八

亦難執定一局其錫璽書與永寧授閻羅宋  
等以官職俱已行了至批答咨度二事關切  
朕功朕深嘉納條陳泛濫希冀得官實效罔  
聞徒開倖竇俱近日弊習允當一一裁汰熊  
化老成沈靜無黨無倫朕所予鑒

川陝總督樊一衡遣官入賀王答之曰太祖櫛  
沐之天下兩都武林三悞而有今日朕勉答  
羣請繼統艱危我君臣當盡改覆轍打起精

神實寶愛民實實治兵人意天心興復可必  
樊一衡才名久著萬里投誠亟當勉任中興  
雲臺之列云耳

甌寧縣知縣趙庚陳政事疏王嘉之曰趙庚此  
疏言兵言將言餉言戰守包括已盡即可為  
今日閩疆禦備之要着下部看議着實舉行  
毋忽

益陽王私授縣官詔禁之曰國家敦厚懿親自

紀事補遺

卷五

九

竹

有典制朕復天性篤愛宗枝王借受慈禧之  
命又借勳鎮方國安之推奉近日表奏雖來  
公然用監國之寶不知此寶授自何人勳輔  
士英國安疏王本末甚明朕正不必顯戮乃  
到處騷擾妄行陞授復聞播害龍游民苦不  
堪又圖遂昌尤碍法紀着地方撫按官速速  
止王回嚴以明大義

敕廣督丁魁禁按臣王化澄鎮臣周仕鳳母朕

因兵力未厚或藉已關卿等仍照前旨募兵  
五千不可爲浮議疑阻再召狼兵七千俱准  
支銷正項錢糧仍命大將周任鳳督至御營  
隨駕征勦朕親至虔入楚以收天下全局卿  
其力贊成功焉

敕兩廣事列銀五萬兩付何騰蛟爲收入降兵  
取江剋京之用聯絡恢勦

兵部尚書楊廷麟疏畱粵餉以備大兵王以粵

紀事補遺 卷五

十 竹

餉爲御營急需萬不可畱但念卿勦事方毀  
量畱五萬奉前五萬以成勦局速復江省以  
迓乘輿俟地方恢復動支正項再行勸諭酌  
用

二月廣督丁魁楚俘逆藩亨嘉及從逆顧奕楊  
國威等遣總兵馬吉翔械至建寧行在王命  
楚雄諸王會議免爲庶人於連江安置赦奉  
新王嚴加鈐束不許令見一人透出一字者

有毫釐或藉地方官從重加法至責亦無所  
辭靖庶孽精死厲奕等棄市

會冊封桂王并封丁魁楚平粵伯子世襲及鐵  
券 陳邦傳富州伯

晉豐式耜司馬兼副都式耜辭曰國家禍變構  
難同室詎臣子稱功地西臣辦西奚以功爲  
不聽乃復授兵部右侍郎

紀事補遺 卷五

十一

日曙巡撫廣西式耜得代遂放舟東下山水  
詩文自娛

陸馬吉翔都督同知管錦衣衛事尋領諭招撫  
流賊李錦錦卽自成嗣姪也號一隻虎初自  
成陷京師沿邊鎮將望風披靡獨關寧吳三  
桂乞師往征之三桂美丰姿善騎射軀幹中  
人耳而勇力絕人沈鷺善謀弱冠中翹關高  
選裘馬請狂風滿自豪嘗雙一玉峰妓曰



沉音即俗所傳陳圓圓也年十八籍梨園每  
一登場花明雪豔冠絕當時三桂欲娶之而  
未果

崇禎末田妃擅寵兩宮不協而流氛日熾羽書  
倉惶宸居不怡戚畹嘉定伯以營葬歸蘇將  
求色藝兼絕者由母后進之以分西宮之寵  
因出重資購圓圓載之以北納于椒庭一日  
侍后側上見之問所從來后對左右供御鮮

紀事補遺

卷五

三

同里順意者茲女吳人且嫻崑妓令侍柿盃  
耳上制于田妃復憂國事不甚願遂命遣還  
故圓圓仍入周邸時三桂累遷節鎮方奉詔  
出駐山海嘉定伯餞之甲第出女樂侑觴圓  
圓適在列輕鬟織履綽約凌雲每至遲聲則  
歌珠纍纍三桂黯然魂消停卮不語詰朝使  
人道意有紫雲見惠之請嘉定欲拒之或說  
之曰方今四方多事寄命干城嚴關鎖鑰尤

稱重在天子尙隆推轂之儀將軍獨專受賜  
之柄即日成功奏凱則二八之賜降旨上方  
猶非所忤君侯以正室之戚生膺綬冕燕趙  
芳脂吳越媚異皆得致之下陳何惜一女子  
以結其歡耶嘉定許諾三桂陸辭上賜金三  
千三桂分千金爲聘師行急期迫未及娶也  
嘉定具奩飾賸送其父勸家

十七年二月賊勢孔亟給事吳麟徵請乘山海

紀事補遺

卷五

三

關外召三桂入衛三桂始棄寧遠詔封三桂  
平西伯率兵入衛以道梗不得達  
十九日賊陷京師執三桂父勸勒令作書招之  
隨遣使賫銀十萬犒三桂軍賊素畏三桂故  
也三桂得勸書欣然從賊矣旣而詢使以陳  
姬安在使以籍入告乃按劍而責曰大丈夫  
不能保其室安用生爲作書以絕其父曰李  
賊猖獗我國無人遂致京城失守聖主憂駕

意父奮楫一擊誓不俱生否則死以殉國  
難亦分也何乃隱忍偷生而又訓以非義父  
既不能為忠臣兒亦安能為孝子請從此訣  
勒軍入關縞素發喪賊得書怒戮其家三十  
八口繫勦東乃三桂妻亦遇害而圓圓翻以  
籍入無恙

四月十九日賊從一片石出口東突外城遂薄

關門三桂窘甚乃乞師于我隨大軍南下三

紀事補遺

卷五

西

桂為前鋒九王

即攝政王  
太宗文皇帝弟

也為殿英王為

左翼統萬騎從西水關入豫王亦萬騎張右

翼從東水關入

先是賊軍師宋矮子諫自成云皇爺去皇爺不

利三桂來三桂不利自成不聽出師至山海

關與三桂接戰三桂兵敗宋矮子云明日午

時數當大肉宜收兵回京又不聽是晚宋矮

子忽失所在次日日中忽見塵沙山起聲如

雷賊軍士色戰自成方錯愕間而王師突至

擊之自成大敗遣委輜重婦女而奔立梟鞠

首懸之于纛將殺圓圓圓謂曰妾聞吳

將軍以捲甲來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與師今

殺妾何足惜恐妾死而不利與王柰何為大

王計宜留妾以繫其心當說彼不追以報大

王之恩遇也賊亦不能復戰幸三桂之不即

圖己也乃奔圓圓而去三桂方度關至山西

紀事補遺

卷五

圭

晝夜不息尙未知圓圓之存否也其部將已

搜訪得之飛騎傳送時三桂駐師絳州將欲

渡河聞知大喜遂結綵樓備翟芾列旌旗簫

鼓亘三十里乘香輿以親迎焉既成婚三桂

遂置討賊事于不聞

幸未進士吳偉業乃作圓圓曲以詆之有慟哭

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之句餘詞漫

汗不甚警拔削之自成奔至紫荆關遣降賊

將唐邊守之通復降于王師自成復至陝西  
部署殘兵尙餘五十萬而王師三千卒至自  
成曰來何神也遂發兵圍之三日夜人馬寂  
然自成不敢擊欲伺其動靜方勦滅之而大  
兵復至三千卒從中奮起金鼓高鳴左右衝  
突內外夾攻自成復大奔追至黃州自成單  
騎先奔及通城九官山鄉寨王氏兄弟擊殺  
之餘畝尙三十萬錦代領之與自成妻高氏

紀事補遺

卷五

去

氏弟一功并左右營郝永忠等渡洞庭竄踞  
山寨吉翔抬之不從而督師何騰蛟與堵後  
錫往撫乃受封號封錦左軍侯掛龍虎將軍  
印賜名赤心高一功右軍侯賜名必正其他  
部將皆通侯號忠貞營再封高氏貞淑夫人  
頒敕諭之云朕念赤心昔日托身非所乃今翻  
然悔悞竭奉中興雖名臣必待真主亦賴其  
有賢母而端慈訓也據督撫連章報其

歸戴已掛印封侯俟朕駐蹕武昌然後面錫  
鉄券再允督撫之奏欽旌母德之貞爾以善  
教爲慈赤心以遵母爲孝慈孝旣萃于爾門  
忠義必恒于功業特賜爾封給與恩詔仍著  
有司監坊敕表用文淑贊中興朝廷封標萬  
方爾門芳雷百世皇后聞之再三嘉歎面請  
加恩賜爾珠冠一頂表裏四疋今聞遠被以  
顯恩綸爾高氏當時以大義訓赤心俾其二

紀事補遺

卷五

去

德明良于終始全恢江省立復金陵一統成  
功爾子拜爵于奉天殿爾身奉恩于坤寧宮  
史冊昭昭豈不偉歟爾母子其欽承朕命  
時楚督何騰蛟疏聞闖賊旣滅其黨郝握旗有  
指示之功故特賜郝名永忠  
時嚴州告急三衢震驚督輔黃鳴俊具疏入告  
特敕行在兵部速發兵三千應援衢州  
敕虔州道童董振秀以麗水青田縉雲宣平景

寧五縣餉銀給勲臣劉孔昭以龍泉遂昌松陽變元雲和五縣餉銀給楊文驄時二臣互有爭執

復手敕諭之曰師飽在餉師克在和與其同餉而涉于爭不如分餉而歸于和今後兩日同心協復勿再爭競近聞年荒餉急民困難支仍將民糧分限催征以息民力兩人亦不許差人至縣辱官虐民違者該管官具疏叅奏

紀事補遺

卷五

六

金衢道臣疏陳衢州土民驚竄庫藏空虛藩宗烏合之兵磐踞于內淳遂鳴張之寇蹂躪于外如此艱危速宜救援乃敕都督同知施福提兵出關以壯聲勢歸化縣復徵十七年已免之糧以備王師詔禁止之

諭兵部尚書郭必昌曰朕自登極以來諸臣未有催發事件者今始于卿見之具見慎重關切朕心嘉悅每日文書甚多俱經朕之手眼

方行此後卿部凡有要緊本章卽于封上搭一紅簽上書六字曰要本乞速批發庶卽先批發以後卿切記着

兵部尚書朱大典擁重兵于金華與方國安勢不相下王敕其協心和氣共濟時艱至是賈和本至乃加閣銜大典疏辭王諭之曰卿勤幹濟勞苦功高朕衷實切眷倚宜祇承明命以慰朕遠懷大典因疏薦使臣兵科給事劉

紀事補遺

卷五

七

中藻思苦慮深學純力定王召對稱旨松江捷書至賜督臣荆本徹鎮臣黃斌卿張名振各銀二十四兩表裏四端以示激勸餘將帥各陞級有差

命戶部給事李日煒督催汀邵惠潮四府糧餉其借助過者准作三年預徵王欲不次用人鎮江諸生錢邦芑者芝龍門下也召對中旨擢爲監察御史能開元執不可

不聽已而弗肯論開元開元辭去

中旨以王期昇為總督彭過鷹為兪都御史路

振飛曾櫻封還內降王曰方今多事用人必

欲循調非休休度之振飛言遇颺新進士降

賊而南乞憐馬士英巡撫浙江搜括民財至

于激變期昇在太湖奉劍州知州朱盛徵始

稱通城王繼稱皇帝賣官奪女兩山百姓不

容故爾逃來非臣等之私隙也王乃罷二人

紀事補遺 卷五

二十

先是建寧行在即巡方署閣臣蔣注璟所營

也以湫隘謹議廣行責讓乃于三月初一日

移駐城外伽藍寺初六日登舟十一日抵延

平以府署為行宮

兵部東閣陳洪謚在籍遣內官鄧金趣之不至

馬金嶺兵變命路振飛至浦城安撫

廣東布政使湯來賀運粵餉十萬由海道至擢

兵部右侍郎督師江右御史艾南英言來賀

奸險小人周鍾自北逃回來賀匿之揚署其

解餉之任指揮僚所佐優為豈曰能賢遽行

膺鼎擢何以示後不聽

敦黃斌卿孤軍久處舟山援餉不繼朕每以

為念今得張名振資助萬金克復蘇松可望

其成烏銃硝磺鎗刀鋸彈等項可并給發

鄭芝龍進浙江水陸圖王觀斯圖備悉奇正之

著五路并出與合太湖義兵為策應使西粵

紀事補遺 卷五

三

將士為我出力俱是全著急務卿其速規進

取毋得僅托條陳

總兵胡來賀縱兵抄糧焚劫特詔禁之

敕朱成功招置鄭彩逃兵毋得令其驚擾地方

百姓下遊巡撫吳之屏疏陳時事孔亟內防

宜周王曰泉州新舊兵額一千一百餘名歲

需餉銀七千餘兩除紳衿每田一頃助銀一

錢及典舖車舖灣船海船資助外可足歲支

之額足見爾用心料理務使兵民相安爲要  
諭唐鄧二王曰京中民情安堵市肆不遷朕心  
慰悅親征原以安民間都根本重地王等還  
多方曉諭禁戢逃兵朕若早覲孝陵自有蠲  
免恩詔

王將取道于汀餉部侍郎李長倩以汀屬空虛  
請留餉三萬以訓練土著而備緩急王可其  
議楚兵復需粵餉以前十萬兩不足用李長

紀事補遺

卷五

三

倩以爲言王云留餉已有前旨該鎮共事一  
方着與通融接濟俟朕至軍前再行酌處毋  
得紛爭

諭大學士熊開元曰卿以聰敏執持受知簡用  
朕昔不以人言而用今豈以人言而舍着調  
理安痊日卽來行在辦事馬借人乘尙爲厚  
誼豈君臣之際任重綸扉或存恹惜所有資  
與何必繼進着留爲病愈入朝之用

敕浙東速接御史郭貞一賑恤驛遞曰祖制地  
方設立驛遞原爲上下通達道路流貫血脈  
事關非細近日文武諸臣忠上之心旣微恤  
民之念更短累我百姓苦竄驛官先帝屢下  
明禁諸臣欺蔽相仍今日殘疆驛騷尤甚朕  
所痛悼溫處衢之免應付已奉明旨其金嚴  
紹寧台五府所當一體恩恤非是緊急軍務  
一切不許應付如有抗旨害民三尺俱在記

紀事補遺

卷五

三

撫速體以蘇吾民

馬士英叩關來朝先學佺以罪輔不可入關揭  
士英故王數罪不許諭守關官兵毋納士英  
士英前後七疏列付自理王命付史館存案  
以俟口論

監國魯王遣夏柯卿曹唯才來聘王加夏柯卿  
兵部尙書惟才光祿寺少卿手敕論監國曰  
朕無子王爲皇天姪同心戮力共拜孝陵朕

有天下終致于王取遼東所用朕官同列朝籍不分彼此尋遣僉都御史陸清源解餉十萬給東浙清源解餉不平兵譁而遁或曰士英凌方國安斬之

左都督楊鼎卿馬谷魯藩令印王手敕嘉之曰若鼎卿者可謂忠盡能明大義矣朕與魯王原無嫌疑前付柯曹二使臣啟答王書或未之見乎

紀事補遺 卷五

十四

諭左都御史熊開元曰宣德達情全籍巡方御史近來積弊因仍貪者工攫取傲者喜逢迎以致民窮無告盜賊繁興殊可痛恨卿還嚴訪詳諭務令激揚得法吏畏民懷有不稱朕的即叅來重處特設建言簿以壯敢言者之氣從開元請也

廣西撫按報一僧自稱弘光謂黃得功營所獲者非真也王召九卿科道議迎清羣臣曰即

真弘光甫經失國有遵奉而無迎請撫按續報有侍弘光者驗之果偽下獄究之妄人假托以惑眾耳即時處決

十四日王師平吉安又平撫州初汀韶間有大帽山洞蠻強甚屢征不服永寧王誘之出降遂與王師屢戰屢捷因復撫州王師圍撫鄭彩屯廣信永寧請救其監軍給事中張家玉以三營往撫圍暫救解已而復合彩遂棄廣信入關撫州復陷永寧王死之洞蠻亦散王削彩爲戴罪立功

紀事補遺 卷五

十五

楚督何騰蛟遣長沙知府周二南誘降李賊餘眾四十八部二南中流矢死賊帥欲得騰蛟親至乃降騰蛟即往賊帥皆驚喜下拜至軍前聽用一時驟增軍馬數萬王喜告廟敕騰蛟定興侯兼東閣大學士降帥皆授總兵而長沙缺餉降者稍稍解體賊帥袁宗第及田

高諧部掠舟而去獨永忠王進才而雷磨下有泉人蔡鼎者多言李遵密疏薦爲前知召至以方外服見封國師然所言庸鄙試以占策亦無驗彩旣敗回鼎請自試一戰而蹶逃回王謂國家元氣之削由於靖難命禮臣追復建文帝年號忠臣方孝儒祠設姚光孝像跪于塔下

白安吉失守督師萬元吉都憲陳賡兵曹王其

紀事補遺

卷五

五

竄議列柵守張家渡而潰兵勢不可止陳賡收散亡入賴萬元吉退守阜口唯安遠江起龍兵三百人時蘇觀生以閣部督師于賴同鄉李陳玉楊仁源丘壩柄文薦花六吉周待詔劉李鑛皆請發師援阜口觀生發新威營二百人元吉以監紀程亮督之下守端津灘楚師曹志建以一千人至一夕卽諫而去四月初一日關警頻傳人心惑亂敕唐鄧二王

力行保甲法以固根本地方太僕寺少卿林超疏陳急徵實做不出君謀臣斷四字王稱其要言不煩下部議之

兵部主事張儼上定廟算而後動疏王覽之歎曰此洞晰軍國事機朕三復之不忍釋手行在該部其力行之

滇撫吳兆元疏辭敕書印劍王諭其加意料理曰卿久撫滇疆弘宣猷績正資善後母貽朕

紀事補遺

卷五

五

南顧憂掃除沐天波業有成命不准辭務令南人不反以成一統豐功朕復另有酬敘諭德興王由榜曰江氏苦兵甘爲敵用情罪可原赦過之條已括于有髮爲民義無髮爲難民十字中敕諭各部諸臣曰國家雖當搶攘乃文事武備兩難偏廢近據兩廣雲貴俱已開科豈福京八府勸進全節守關措餉之人不在次比之



例江浙紳衿向風尤不可不俯答其望行在禮科確議奏行

先是靖庶頒偽詔至貴州巡撫范鏞固卻之且厲兵固圍至是鏞進拱戴疏王以其忠義加右都督

黃斌卿久托舟山未有寸功虛糜廩餉乃削伯爵

紀事補遺 卷五 天

錦行人林必達奉命而來王以其惑眾欺侮兼以芝龍兄弟愧憤不出諭令囚之以候常朝日面質後兆錦以金贖刑必達亦復原官諭補臣黃景昉曰福京訛傳驚避潰兵竄逸山寇乘機抄掠兵單餉絀根本之地動搖如此深為可憂所議歸併事權以憲臣兼制二撫及兵道移駐福請等事卿其確議力行之答諭吏部主事鄭賡唐曰朕獨居不御酒肉力

行已久豈為難事若王言屢易時勢依然朕豈得已哉至求治過速止為心切觀陵爾言言藥石遠識深心朕心嘉悅

謂侍臣曰近日兩京覆後武臣冒濫驕貪已極怯禦敵而勇殺民巧凌躡而無法紀何能破其積習

初五日王誕日諸臣先一日請賀王不受曰朕奉大統已近十月孝陵不見百姓不安文因

紀事補遺 卷五

天

循于內武擾害于外中興事業茫無端緒蔬菜自勉豈可晏然自居以聽羣工慶祝耶惟于行在所總用太牢遙祭二祖列宗唐國祖宗另設于旁

王師逼崇安王敕施福速統兵出關驅勦命輔臣蔣德璟督之福故遷延德璟復疏趣之王歎曰如此情景與鄭彩進關張家玉守新城何異乎

工部尚書鄭瑄爲國姓成功請發烏錠王曰國  
姓圖功雖是急務御營兵器關朕身命烏統  
豈可全發如此等事該部以司空大臣全無  
執裁惟請朕躬爲推卸之地鄭瑄何無骨力  
至此姑且不究

鄭芝龍疏陳閩省守關兵餉器械衣甲共用銀  
一百五十六萬王諭之曰卿兄弟純忠大節  
擁戴朕躬中興大事非卿誰托據奏卽竭三

紀事補遺

卷五

三

省之物力亦不能不窮于接濟地方錢糧只  
有此數若不內外兼顧勤守益行大害大禍  
必然應至中興事業必不忍言從未有離藩  
不顧正靠家門堵賊者此理至明不待再計  
也前卿兩奏次議用兵四萬猶恐用餉難繼  
今必先議守後議兵以三萬守關口一萬守  
腹裏此數之外再不可增若持議不決曠延  
時日卽朕自悞高皇也卿當遵依以全守關

之事若復再有爭執再有推卸是彼蒼不欲  
中興朕亦只有避賢路而已

是月六日王師至阜口新城管先潰江兵次之  
萬元吉亦遂入贛贛城民倉皇爭竄元吉欲  
殺其妾之出署者人心乃定

十一日楊文薦自任城守命中書康范生乞師  
與南雄奮頓督李永茂遣副將吳之蕃遊擊  
張國祚率兵五千人至

紀事補遺

卷五

三

十四日王師臨贛蘇觀生李所部退守南康滇  
粵諸軍先後至南康者以數萬皆惴惴莫敢  
下

二十九日閣部楊廷麟自粵都力促新撫閻總  
及張安各營兵四萬餘至贛江撫劉廣循自  
寧都召募二千人亦至然皆未敢逆戰

王命建祠祀江西死難曾亨應黃端伯蕭漢李  
大覺名曰四忠以曾筠徐蜚英配亨時有王

鈎者亦同死難並敕禮部予諡以表之

處州府貢生李瑞庚疏陳恢勳三策治安五要

王覽其疏曰以搆淮為恢金陵復江浙之神

著以出兵九江為破南昌固嶺南之急着以

奇兵襲江口以偏師復徽為下上應援之急

着三策俱說得是治安五要于養民任賢生

財節用獎廉懲貪諸務深明洞曉應是通才

學士

紀事補遺

卷五

三

敕諭楊文驄曰大明寶祚啟自太祖兩遭覆陷

凡為太祖親孫有能攘臂先立則太祖神靈

有依大明國祚斯立朕與魯王大義正在于

先後名分尤在于叔姪魯王先立朕雖叔輩

斷當北面魯王以存太祖若復後立是名為

爭總一立也先立以存太祖為孝後立以壞

祖宗為不孝今朕先監國登極四十日在萬

古自有至公豈今日一二佞臣可以顛倒楊

文驄受知最早殺蘇也以明大義勸魯藩而

篤尊親本末甚明人言雖如其面朕心自有

鑒裁所進陳函耀敢稿不堪一笑鬼蜮滿紙

宜靖宜侯奏參以為食肉寢皮之可恨也朕

愛姪王萬不得已業允勳鎮所請以明太祖

大法該督尚慎終如始善保地方善行宣撫

得觀孝陵朕必不負元功

贈松江死難原任長樂令夏允彝右春坊右中

紀事補遺

卷五

三

允給祭葬諡文忠

王覽戶科給事黃周星疏曰奏內三寒心處真

可寒心盜賊公行民生凋敝兵將退縮府藏

罄懸辜訛蜩沸角戶分門全不以國恤為念

者大小文武諸臣之罪也政教不行威令不

信舉措刑罰失中廷議紛紜狡竊者是則朕

躬之過也從今君務改弦臣亦須猛省

敕諭御營內閣傳示臣民曰臣民擁立朕躬朕

志誓救民雪祖外寇雖狂尙可暫守而養戰  
銳諸臣議論紛紜殊爲道傍築舍今徵士蔡  
鼎回報關上情形甚雜國姓成功巡關回來  
迎駕暫至邵武相機出關二十八日之行止  
總之自古創業中興誰不危而後濟朕惟以  
寧進死不退生六字自誓并以六字察驗臣  
工此後除戰守駐蹕一聽條陳外若有敢請  
駕回天輿并請退避廣東者諸臣必從重治

紀事補遺

卷五

誥

罪餘必立斬以徇朕以通于上帝臣民仰體  
欽承

副都御史荆本徹疏請小舟可資戰勝王諭以  
閩中方用水師覽此奏誠爲要着下部議之  
閩縣侯官縣耆老詣延津請駕回福京王感歎  
曰卽位十有一月無時不思覲祖救民飛躍  
旣久豈得回轡固知入虔嵐險艱辛之狀但  
恨在閩不能安閩而民不負朕朕負閩實多

矣

建寧諸生請駕再臨建水王曰朕進取之念甚  
堅甚切萬無轉蹕之理但謂養家力作征役  
宜寬朕亦耿耿于中

敕于華王迎駕兵須嚴加約束曰朕之焦勞日  
夜誓救湯火之民于華王豪爽忠敏才敵萬  
夫受朕深知重倚必要嚴約兵將令民間草  
木不驚方爲扈駕時雨之師

紀事補遺

卷五

誥

江撫劉廣修以行宮刻期告峻疏請駕臨王答  
之曰朕蹕位虔南收復江右卽移師入北廟  
謨久定矣祇以間省三關嚴商守禦乃爾航  
延時日太廟奉先肅修備舉諸臣分任功次  
俟到日議酬

禮部右侍郎曹學佺疏陳駕駐延津所有關切  
四事一潛延河隄防一汰隨征冗役一通福  
京米船一事倒銀兩許以生鍊准債王嘉納

之

諭戶部侍郎梁應奇曰覽爾所陳祗循盡清隱  
匿革火耗禁牌票去飛詭除陪租六事皆去  
其害足以裕國者着逐款力行遍為嚴飭有  
踵前弊者監司令守府佐立行糾叅以副委  
任之意

上游巡無吳間禮糾內臣戴照貪婪滅法王命  
輔臣黃鳴俊先行提問後奏

紀事補遺 卷五

美

兵部命多給獎功釋罪榜文星馳軍前宣布

敕順德知縣蔡柟曰順德係東粵鉅邑地方多

故亟當軫恤民隱加意撫綏况履殘酷之後

倍宜施恩者乎惠民興治以俟報績

禮科給事龔善選進大勢攸歸疏有曰楚畱良

州蜀畱遊義江畱贛州南安浙畱金華温州

信天意之有歸人心之有侍者乎王然之

嘉興起義舊臣徐石麟殉難死其子爾毅疏稱

先臣起義獨先殉難獨苦王傷悼之官爾毅

為中書敕再從厚與同難侯峒曾一體加恤

禮部主事吳懋請旨首尅南昌選鋒銑進最為

上策倘舍此他圖關門一有騷動全閩震驚

矣往虞非時且人力舟車俱有未便王然之

諭餉部侍郎李長倩曰大師飛輓方亟中興事

業尤仗轉輸該部一力擔承以副倚毘至意

江督萬元吉御史黃賡疏請再召滇黔兵馬以

紀事補遺 卷五

老

圖恢復王曰東南只此幅負生民止此膏血

不難于調兵難于措餉雖土司官兵忠義勇

敢必先議餉銀出于何處然後召兵不難也

工部右侍郎葛寅亮疏言務去飾治繁文必收

近取實局王自為老臣格言朕當書銘座右

敕督輔蘇觀生曰自卿行後朕擬即幸虔州以

慰僉待柰閩浙士民戀難釋不得不少為

遲畱安此赤子迎駕各兵卿暫令其併力齊

心克復湖東清道之功與扈蹕等至措餉艱  
難卿所久知切戒以兵無擾民勇必堪戰勿  
致虛耗糧糗湖西正在戰守着與梁應奇餉  
內發三萬兩接濟

鄭芝龍于泉州建寺名日報恩王賜名敕建報  
恩禪寺僧官贍田俱如議遴選置買以永梵  
修

江南布衣翟翬疏進直言王曰此疏于古今得

紀事補遺

卷五

三

失之局亦有所窺至規切朕躬處言言藥石  
誠可嘉尚准隨便候對

諭兵部侍郎于華玉曰朕痛兩京繼覆止因兵  
民扛恨致危宗社今日僅有彈丸資此民生  
以期恢復一統若復傷民即促國脈卿宜仰  
體朕意實令民安新兵譁擾民乃未經節  
制者卿當亟振刷陋規毋徒憂異譏謗

諭戶部曰納貢事例原非得已大縣量准四名

中縣三名小縣二名不得濫收事平卽止  
時出師逼湖東亂民逃竄有致恨于政令不一  
者王敕揭重熙與輔臣傳冠同事何三省與  
督臣湯來賀同事誠恐權任太分翻多掣肘  
號令重出莫知適從也

衛廣警報狎至御史鄭耀星疏陳諸臣虛聲多  
實際少王深以爲然曰爾既知之自當力輓  
之母僅托空談可也

紀事補遺

卷五

三

諭兵部尚書呂大器曰卿所言用人太濫所用  
之人又轉相援引虛民叢盜望治何由所見  
甚是朕自當急省改

諭輔臣曰朕爲天下臣民之主拯救蒼生心實  
測然况可令官兵肆虐小民受害乎聞沿途  
閩兵搶掠終日所議招撫是爲何用還着該  
督撫各官申嚴約束毋得任其驕縱害民

諭朱盛濃疏請實行訓練兵卒王曰兵荒

必練心練胆練力練氣練忠義方成勁旅不  
可徒放礮鳴喊如見歲時能着申飭行  
太僕寺少卿沈起疏稱急舉實做密察三言及  
謹慎二字與以浙人辦浙事用奇用正時至  
機動等語王曰覽爾疏俱有成算于胸中吾  
久不見凌生矣着即召對

山西道御史林蘭友疏陳仙城釀亂激變賊黨  
聚眾焚劫事王曰仙邑壬午之寇由邑令殘

紀事補遺

卷五

四

酷署官貪黷豈惟仙邑古今天下之亂那一  
非守令不肖所致據奏李芳馨之暨旗羣盜  
之響應禍始于無良胥役縣官豈能無罪除  
縣官有無贓跡實際別議外今當先拏猾胥  
以服黃地之心次部署官兵以爲戡勦之用  
王謂首輔何吾騶曰文章之氣可銷甲兵多  
士奮庸務收俊乂朕念福京士子亟宜寬假  
茲定期六月開科鎖闈三試徹棘放榜不許

游移一日監臨照爾京舊制定用御史兩員  
提調則布政司監試則按察司一應科場事  
宜即于五月杪報進不許苟簡滋玩分考官  
務用科甲推知不足即就科甲中行官禮聘  
其江西浙江湖廣及各省來試者跋跬可念  
着地方給與文書路引以禦盤詰現在流寓  
的就赴福京督學考選一應赴京恩歲貢照  
舊例着禮部考選

紀事補遺

卷五

四

時三衢告急兵部司務徐心箴疏陳三可惜四  
可憂王自爲切中時弊  
大學士曾櫻薦同鄉劉達堪爲御史王曰御史  
爲朝廷法官若不清勤激切何以明目達聰  
從來巡方積弊積玩朕所親見這所舉用劉  
達堪巡粵左即着允行  
五月一日王師圍廣信諸軍先後潰散江撫劉  
廣後退避雲東援兵益不敢前廣信遂陷

兵部主事徐州彥疏陳間關入蜀宣布皇恩目擊情形等事臚列督輔撫按在事諸人王應熊樊一蘅李乾德馬象乾來壽圖劉麟長王芝瑞萬年策鄭逢元劉泌范文光牟道行田國華曾英曹勤莫宗文楊展賈登聯譚詣等戮力殘疆奉揚威命王曰川蜀頻年苦寇民不聊生聞諸臣提挈贊襄朕心甚喜州彥克盡使朕着卽前來復命

紀事補遺

卷五

聖

諭靖夷侯方國安曰卿威望望續勞爲江上諸邑之冠至矢心奉戴忠誠無二朕心鑒孚卿無可間之嫌朕豈聽纒之主中外大小諸臣須同心一德乃能辦敵切勿妄分彼此使敵人聞之得計卿其曉示將士善體朕意方國安奏富德你三縣大捷斬獲甚衆由鎮臣方元科竭力支撐傳明德田勝涂有聲協助王大悅

初九日廷試貢生敕禮部各察正身年貌嚴核混冒懷挾等弊以作人文上隆治典

廣西桂州等府州進賀監國登極表四十六道王念其路遠遲延不罪

黃斌卿疏陳古今多一精忠中興少一名相王覽奏曰輔臣道周精忠大節就義從容真足感動天人爭光日月朕方恢中興大業而一代純臣先殉國難撫念今昔倍爲愴懷翁龍

紀事補遺

卷五

聖

楠現在何處著該部再行察訪務得實信回奏以憑從優卹錄其毛玄水四員并與察卹禁地方官官買曰府州縣之行戶實地方之惡政官之稍有良心者尙以官價買之比市價十去其六全憑良心者直票取如寄胥吏緣之奸乾百出朕昔潛邸久知此弊宜行永革王謂羣臣輔臣道周委身殉難其子子中備述之鎮臣黃斌卿亦有此奏讀絕命詩有支天



千古事失誤一朝人之句朕亦不覺泣數行  
下郵典着于五日內察例具奏其子子中年  
俱幼稚更可憐憫准給銀二十兩以助書資  
賜吏科給事朱作楫旌廉大字銀牌兩面曰作  
楫以羈旅之臣直言受知身處掖垣龍御暮  
金真濁世之靈光也

王曰天氣炎蒸輕犯豈宜淹禁軍徒以下准俱  
保釋以迓天和

紀事補遺

卷五

四

明末紀事補遺卷六

本末

福京鹽察御史王孫蕃韓元勳疏除減篇恤士  
推一時之恩唯是二書三經不若三書二經  
爲合式其題目仍照七篇俱出二場亦然

監軍兵部主事黃師正進督師史可法遺表王  
曰可法名重山河光爭日月至今兒童走卒  
咸知其名方當擊節渡江速圖恢復乃爲強

紀事補遺

卷六

鎮力阻奸黨橫行竟賞志以歿也惜哉讀遺  
表令人憤恨應得贈恤祭葬易名未盡事宜  
行在該部卽從詳議具奏聞其母妻猶陷甕  
穴一子未知存亡作何尋獲黃師正多方圖  
之

時瀘溪危急揭重熙叅督輔傅冠身任督師日  
午未起未嘗至關上一步人言噴噴王怒其  
有負委托准以原銜歸里

諸輔臣曰臨民之官豈可以銀而得朕于  
閩浙近地凡有捐餉至二三千而求為知縣  
者朕斷不允蓋為生民計不可不周况撫戢  
凋殘有所未便耶復諭首輔何吾騶曰朕在  
延多日漫云兼顧江浙終于江浙何補不如  
寔寔出關拿定一件做去倘為得力且今地  
方止有閩廣江楚四省咽喉全在一處彼所  
必爭我所必守今不自出負祖負民朕之存

紀事補遺 卷六

亡尤其小者今還要催林咨兵併陳天榜兵  
到決意初一日必行

贈諸生翟翬翰林院待詔鞏江南人雅以復仇  
雪恥自負聞監國登極匍匐入闕建言諫諍  
不遺餘力王特官之不受至是病故御史錢  
邦芑為陳其本末王憐其才并贈以是官賜  
銀二十兩為葬資邦芑為繳還之王曰朕視  
忠臣過于骨肉一臣之亡即少一助翟翬賜

監國後先國家仇讐利害曰上神宗嫡猶奕  
然靈光大統已定誰敢復爭且闖虜繼陷強  
敵口引兵西下勢已剝膚不協心戮力為社  
稷衛而同室操戈此袁譚尙所以早并于曹  
瞞也公受國家重恩乃貪一時之利而不顧  
大計天下萬世將以公為何如人耶觀生大  
怒戮耀于市耀粵東人舊為秦令有能聲觀  
生既歿耀即集兵向肇慶

紀事補遺 卷六

桂王乃命摠督林佳鼎武靖伯李明忠統兵至

三水聿鎮使督師陳際泰

非江右  
陳大士禦之

二十九日戰于域西唐兵大敗

十二月二日又遇唐兵於海口時有白旗賊新  
就東撫觀生用以拒敵賊故海寇狡猾善水  
戰詐以數十艘降林林不為備唐兵皆大艘  
乘東南風發火箭火球以焚桂舟桂兵登岸  
淖深三尺人馬俱陷全軍皆覆佳鼎中礮死

賊已僅以數十騎免

唐桂方相持而北帥佟養甲李成棟自閩入廣

潮惠皆迎降即用兩府印文以無益報廣州

觀生泰然

當是時廣州陸寇則有花山砦水寇則有徐石

馬鄭謂之四姓兵觀生皆撫之為用然桀驁

不聽節制白日市中殺人懸其腸于官府之

門其敢阿問七門之外號令不行

紀事補遺 卷六

四

十五日李成棟以十七騎疾趨廣州門者納之

聿鐸方幸學宮閱射羣臣朝服行禮俄報王師

且至觀生曰此妄言為賊間者斬之既而洶

洶猶以為花山寇人未幾紅笠載道宿衛萬

人倉卒未集

聿鐸乃變服踰垣匿王應華家尋絕城而出走

洛城里邏者獲之安置東察院成棟使餽之

食

聿鐸不食曰吾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帝于

地下自縊而虜觀生過吏給事梁鑒問計曰

曰死耳觀生乃大書大明忠臣義士固當死

九字于壁而縊死

大僕寺卿霍子衡國子監司業梁朝鍾行人梁

萬爵死之

十八日殺諸王之左廣州者十六人何吾驪顧

元鏡王應華皆降

紀事補遺 卷六

五

時潮州山寨私擁趙王佟李遣兵至潮趙王即

自歸雍髮居光孝寺會陳子壯至啟事洩王

實不知也廣州知府陸元璣降受佟李指逼

至玄妙觀勒令投縊

觀生以修魁楚之變而搆唐桂之爭外俱方

張內憂更烈觀生之罪其可逃乎或以觀生

受唐藩特達之知宜立其弟比之荀叔過矣

若聿鐸之遇難從谷庶幾追配毅宗無遺憾

以視諸藩其得失音行何如也

紀事補遺 卷六

六

宋紀事補遺卷六

本末

聿鏃唐王第四也借位福州乃封聿鏃為唐王以主唐祀汀州之變大學士蘇觀生守處間敗即撤兵入廣而處遂不守適唐淮諸王航海至廣州

時粵督丁魁楚西撫懼式耜已奉桂藩監國于肇廣觀生故與魁楚有隙以為由隆武而言

紀事補遺 卷六

則宜及其弟乃與舊輔何吾騶布政使顧元鏡左籍侍郎王應華于順治三年丙戌十一月癸卯朔擁立聿鏃為監國使王事陳邦彥通好桂王

初五日遂僭偽號以廣州都司署為行宮改明年為紹武元年白舊輔蘇觀生何吾騶而外顧元鏡王應華皆為東閣大學士而軍國事專屬觀生

時議者僉曰肇慶監國詔書頒發天下知有新  
君矣今復蹈靖江覆轍速外氛二百里間立  
兩帝自樹內鯁三百年國紀人披其葉而我  
刈其根矣奚止不利孺子王耶觀生不聽

邦彥至肇慶桂王見于舟中太妃垂簾丁魁楚  
侍立言戰與平孰甚邦彥曰天潢之序固應  
屬王何平之有以言乎戰外慮方殷寧可尋  
踪譚尙貽笑千古不如早正大位以屬人心

紀事補遺 卷六

魁楚然之

遂於是月十八日桂王僭位尊號加邦彥兵科  
給事中使齋詔之至廣及邦彥至而唐王已  
僭位遂不敢入而貽書以報命觀生且勸其  
與魁楚并力勿國中自鬪貽漁入利也觀生  
頗不自安

大學士陳子壯移書權式却請力敵蘇而趣兵  
東上乃遣兵科給事中彭耀往諭觀生以儉

金者與製一碑碣不必繳進仍賜四語俾  
于石曰生既盡君臣之義死亦凜夷夏之防  
名稱大明正士寔闢天地綱常錢邦芑等奉  
行

禮部繳進貴州試錄二十州

初有曲周孫生員韓雄都者與王遇于淮揚頗  
有獻納繼乃與路振飛等起義太湖同副總  
兵王爾叅將王奮武中書路澤溥澤舉人

紀事補遺 卷六

三

楊廷樞等同仇敵愾大挫敵鋒至是雄都入  
闕王稱爲佳士超拜爲兵部職方司主事

王聞江督萬元吉死守贛州特加樞銜江撫劉  
廣循退避零都着革職聽勘

諭吏部驗封司員外曹元芳曰東南爲朕一人  
故三遭寇虐覽奏如痾瘵左躬義師所在雲  
集乘其怒而激勵之因奮勢而利導之真慨  
勸一大機元芳爲國家仇難驚心慷慨請纓

具見忠孝但勇件難往而有濟更難也

鄭芝龍疏除孤臣督撫黃道周矢志盡忠王特

贈道周文明伯謚忠烈祭葬卽照伯魯例行

妻封一品夫人四子長爲錦衣衛世襲指揮

次爲錦衣衛世襲正千戶三子着任行在尙

寶寺丞四子任中書舍人廟敕有司一立

于本鄉名曰報忠一立廟于福京名曰憫忠

春秋致祭再與立坊于家篆額曰中興蓋輔

紀事補遺 卷六

四

其遺詩卽立碑于廟門

特議加福京鄉試解額三十名以示龍興首善

廣開薪樵至意

督輔楊廷麟疏陳虞事危在旦夕援兵半以潰

亡至曰吉州失守督臣萬元吉諸兵皆付一

擲撫臣劉廣循先出零都副摠陳丹張悰李

源符五月一日失機成何法紀此番功罷宜

明卿卽詳細入奏惟虛惟公勿借勿讒見在

收拾殘敗亦卽中興根本粵兵狼兵三萬餘

人准矧召募但作何招集作何約束必先議

定近日地方苦兵尤甚于賊經過不偵號令

不嚴驅虎進狼綠林四起豈必寇作戎首哉

包象乾張家玉兵卿還嚴諭不得收聚兇徒

終成潰散脫十日內一定親蹕汀洲面議方

畧

論吏部尙重郭維經曰官員賢否闕民生之榮

紀事補遺 卷六

五

督切宗社之安危若吏部有滿堂清官天下

必少啼吟百姓朕于此選至虛至公力拔其

尤而後已焉

又謂兵部試司務蔣平楷曰覽爾奏多發人所

未發如一官五月而更易數人一人數日而

更三命百里而督撫並設巡方與中使並差

皆害政之大者至謂疑人復留用募兵下問

餉有聽言之名而未敢其用去鋪張而存實

一在機宜而務持重言切要語朕所嘉賞  
吏部侍郎郭維經三吳起義死難士紳各  
贈官有差吏部郎中錢振先贈叅政  
原奏贈三事王日如贈兵部員外馮翊  
贈高使錢主贈叅政王有容贈僉事麻三衡  
贈國子監學政凌宏煥張明光謝球俱僧訓  
導

大田縣貢生樂英進冊府元龜一部

紀事補遺 卷六

上六

琉球世子遣官航海入賀并貢方物

鎮臣黃蜚一家殉難予祭葬并行原籍建坊旌

表

救鄭芝龍撥兵遣將守江山壯衢聲勢未可卸

遠調之擔自救籓離時海師議久不成朝廷

兵餉尙缺禮部侍郎曹學佺謂恢復之策舟

師直搗金陵或可冀望萬一故罄竭家資及

鹽本諸項勉成一萬以濟之左都御史張肯

堂疏荐崔支善於用海有船五十餘艘存兵  
二十餘名乞釋罪囹功置臣標下王日前楊  
耿糾其募賊入港因發兵捕勦鄉旣信其無  
宅卽佳隨卿前進定限夏至前到以便卿乘  
風卽行崔芝候再立功卽予掛印

翰林院檢討何九雲進家藏書四百八十四種

計三千五百本令弟九祿賚授王曰朕性喜

圖書新進者縑緗殊富着卽收進內有重的

紀事補遺 卷六

上七

仍發與九祿領回九祿着任國子監學正以

示酬勞

四川叅政劉麟長疏稱恢復重夔二府三州二

十三縣以川餉贍川兵不敢虛糜破冒王嘉

其不避難危盡抒方畧忠勞懋著特陞太僕

寺少卿俾望前來陛見供職

時有訛言駕回天興者王聞知怒曰朕以進戰

自誓豈有復回之理誰謂此言以惑亂耳目

卽應立刻察明首以警其餘

行人司罷祀疏除楚蜀滇黔事情楚左一專權  
專任使須敷重臣以待南昌荆襄之復卽遣  
大將以鎮之蜀左結將士收民心用蜀人辦  
蜀事搖黃則勦撫並用獻賊則鐵渠魁滇黔  
則在外授鄰邦內顧門戶但近日勲臣土司  
議論未定其地近蜀之遵永楚之接界平溪  
同仁具宜防援種種皆扼要寔著王嘉納之

紀事補遺

卷六

八

王謂近臣曰信撫五易而得周損今又說損  
不可用才能必試能而後見俟到任後不效  
另議未晚信乎用人之難也

禮部議會試定用十月移催各省各府有恩貢  
庄傳元綸起廷試進所著幽風保治全書五  
經涉錄各一部敕諭留覽以啟新學

六月以楊鶚摠督偏沅何騰蛟回進敕印一爲  
交付疏王諭之曰卿宣勞心江漢功在社稷

復楚恢豫長驅燕代業已全擔付卿楊鶚之

推陞因彼時未審輿圖偶爲錯舉豈有一柄  
兩捺之事令中樞需人彖召鶚入佐矣朕與  
卿分則君臣誼則父子何不因疑奏明遂爲  
是舉且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尙惟昭終一  
心力任危地以必見孝陵必葬威宗爲任朕  
與卿當共勉之後有兩奉君命出江百念廻  
思顧楚之疏中有願爲愚不願爲智不敢棄  
不忍棄不能以兩年死掙之城棄之他人之  
手云云王始欣然曰闕外之事悉以賴卿惟  
有早開雲臺以待王命

紀事補遺

卷六

九

翰林完新選萃士萬荆等十二名隨庶吉士後  
入閣拜先師復敕翰林院官時其教習母得  
作輟其服色比庶常而冠袍角帶焉後兵部  
主事萬曰吉劾其非制且有膺鼎見雉之疏  
王曰拔士于貢中作養人材事關特典



萃土原不同于庶吉士母得慷慨不平暗行  
誅誅

特臺臣艾南英將其生平著作刊刻成帙者進

覽

時錢唐江上戰功惟方元科爲能用命救爲定

胡伯并發手救以示優異

王曰天下之壞不壞于寇而壞于兵不壞于兵

而壞于官殊可痛念浙中無所事事之官道

紀事補遺

卷六

十

迨于家騷驛于途漁獵細民的通省着按清

察徹底安輯地方

時王師數萬逼楚彊李赤心等却不敢前監軍

道章曠獨踰嶺督榆兵血戰斬獲甚衆王師

屢却督部何騰蛟疏聞特陞曠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提督軍務恢撫湖北地方

巡關御史鄭爲虹叱責芝龍標下將官陳俊鄒

一 太爭舟芝龍蜜疏于王王曰干戈寧謐全藉

文武和衷爲虹叱責亦是代卿約束卿幸勿  
芥蒂仍以王臣王事視爲一體等于虛舟尤  
所殷望

衢州知府伍經正不奉魯藩王以其義凜一尊

秉節不二再與實加一級示勸

福京太僕寺卿甘惟燦上疏乞休王謂之曰同

一去國太平無事人競進而己獨退則爲枵

國運多艱人致身而已思去則爲避此義諸

紀事補遺

卷六

十一

臣所素知者惟燦仍降一級以警偷情

命黃斌卿曰荆本徹雖飛賊寇乃爾騷擾地方

民根實甚殺了便罷所招降將士善爲約束

勿令流毒致重民怨

鄭芝龍製油扇五千五百握有奇分給閩中應

試生儒以爲却暑王破例允行改十五日鄉

試首場四書題二篇經二篇十七日二場策

三道判二保從減篇節省之旨也是時吳炳

從江右單騎入闕王命爲布政司提調棘關  
而以編修劉以修爲主試以修字懋卿號九  
一閩中人庚辰進士先是以修進文昌化書  
王曰化書勸人忠孝朕甚嘉之以修生長其  
鄉卽與門人較定更當廣布成書以襄上治  
福京吏部司務王士和疏除六事文職廣而脫  
卸者多武弁盛而立功者少陞遷驟而責任  
益輕議論煩而實用益寡聽納博而精神愈  
紀事補遺 卷六 十一

二十四日江起者趙印選胡一清率師三千南  
安同知劉清容引兵三百蘇觀生部下遣師  
三千粵師餘卒三千楊廷麟收散亡屬部丁  
魁楚部下遣師四千先後皆至營于城外不  
下四萬餘人皆欲一戰當敵先是中書袁從  
諤出募砂兵三千銓曹冀棻兵曹黎遂球出  
募水師四千留滯南安萬元吉以爲必待水  
師之至并力一戰安危左此一舉王其宥曰  
今水涸不能泛巨舟且其帥羅明受故海盜  
也桀驁不馴襲黎二公如慈母之奉嬌子豈  
能如約  
是月朔皇子琳原誕生羣臣表賀有日月爲明  
止戈爲武語王歎賞大赦覃恩手詔封芝龍  
泉國公鴻達漳國公尋改芝龍平國公鴻達  
定國公鄭氏廝養俱得三代誥撰赦及  
者日不暇給

關部顧錫疇流寓温州有鎮將與督學相結取  
事例銀供餉諸生鼓噪鎮將縛一二人殺之  
錫疇欲疏劾鎮將乃乘衣縛錫疇投之于江  
子鑿遁免鎮將者賀君堯也顧爲佟邦年門  
生邦年子爲  
皇朝嘉湖道鑿左署中適君堯以賂佟鬻官鑿  
見之以告乃置之死

時王師陷蕭山遂圍諸暨及紹興嚴州關門震  
紀事補遺 卷六 七

動

廿七日發榜取中葉瓚等一百七十五名副榜  
六十五名錢邦芑請一榜盡賜登科以成曠  
典而是科弊中甚多榜內李枚文理大謬編  
修周文襄御史劉霖懋取布政司原卷不通  
處疏糾之王卽命黜革逮房考推官王三俊  
追贖一萬兩以助水師餉其餘另旨令南城  
御史方元金覆試黜廢四名仍發續榜俱准

爲舉人繼而三俊之贖甫完而王師已至  
免株連秋七月都督陳謙奉魯藩使與行人  
林奎至闕趨趨不進芝龍以書招之乃入陛  
見啟函稱皇叔父而不稱陛下王大怒下廷  
議禁獄陳謙曰者武進人乙酉春齋南都詔  
封芝龍爲南安伯比啟讀券乃誤書安南謙  
爲芝龍曰安南則兼兩廣南安僅一邑耳請  
留券而易詔更晉伯爲侯芝龍大喜厚贈而

紀事補遺 卷六 五

別半道而南都失守故芝龍素德謙御史錢  
邦芑乃蜜啟謙爲魯藩心腹與鄭深交不急  
除恐有內患或以告芝龍芝龍謂刑所必經  
其門臨期救之未晚至夜半內傳片吞別移  
謙斬之芝龍聞伏尸哭極哀以千金百布葬  
謙爲文祭之有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死  
之語因疏海寇狎至今三關餉取之臣臣取  
之海無海則無家非遊征不可拜表卽行中

使手敕云先生稽遲朕與先生同行及至河  
則飛帆過延平矣芝龍既去守關將施福盡  
撤兵還安平聲言餉缺蓋微問錢塘信也

雷州守將殺

皇朝知府趙最推及李宣國高州府鄉兵逐

皇朝所置官復其城

詔以皇子恩釋僉都御史田闢于獄闢河南人

甲戌進士南都時以戶部權稅虔州是年春

紀事補遺

卷六

六

募兵入衛改署都察院事疏糾閣臣曾櫻語

連中官王含怒未發也既而遣錦衣衛王之

臣往閱其師并發月餉之臣迎合意旨疏糾

詭兵冒餉遂下詔獄然兵籍俱實餉又未發

班行多申救者王怒不解至是乃釋後闕崎

嶇楚粵間卒抗節而死

督師黃鳴俊久駐衢州八月忽退入仙霞關王

怒適鳴俊子耿方主事天復從駕詔還獄

命建寧府羈鳴俊鳴俊懼請奮勇自效尋統  
兵出關

王子琳原薨謚莊敬

鄭鴻逵駐關外傳言王師至則徒跣疾行三日

夜而抵浦城詢及後至者則兵譁也事聞削

其封爵

王因首輔何吾騶言決意幸汀入粵而芝龍力

請旋蹕福京且云傾家相助可四百萬關門

紀事補遺

卷六

七

固守尖難飛渡王不聽芝龍歸又令繼母赴

行在力向中宮言又不聽時王師已輻奏關

外王尙在延平將幸贛州特詔宣芝龍商留

守事宜芝龍不至內院洪承疇先給芝龍啖

以閩粵王官曾片關隘水陸之兵式月時俱

早撤回浙東既潰王師從容入關而或出建

或由汀或由福建俱走山谷間道出不意不

盡由仙霞也

十七日王師將至滄百姓請出降按臣薨爲虹  
不可再請行又不可及王師至擁見貝勒爲  
虹不屈貝勒嘉其節不忍殺且勸薨髮爲虹  
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忠孝俱虧我生何用  
寧求速死髮不可斷也明日復召見責諭餉  
倉虹曰清白吏何處得金百姓爭欲代輸贖  
以不死爲虹以民窮財盡持不可立噴血大  
罵貝勒下令斬之爲虹字天玉揚州人癸未

紀事補遺 卷六

十六

進士年少美丰姿初令浦城潔已愛民唐王  
入關聞其廉欲置之左右浦民留之有十不  
可去浦之疏遂寵其任爲巡關御史亦以恤  
浦民也關將不法爲虹繩之有曲護關將者  
反露章彈爲虹市恩要譽王知其忠不問復  
命巡按上游關將頗爲欵手王師入關爲虹  
歎曰文武不睦勢不可爲也竟不屈死

稽臣黃太鵬同日殉難

爲虹義僕陸龍與標下中軍遊擊原其清於千  
戶張萬明及子都司張懋魯者皆洪祖烈從  
死百姓爲之祠焉

王師破延平王出奔猶載書十車以從時隨行  
者止何吾騶郭維經朱繼祚黃鳴俊數人已  
而何與郭亦遁去

韓臣路振飛追駕不及縊于邵武山寺

禮部侍郎馬恩理工部尙書鄭瑄俱扈駕中途

紀事補遺 卷六

十九

逃歸恩理詐死遁至海上擁戴魯藩瑄則爭  
先屈首而已上遊巡撫吳閩禮遁入山寺人  
有勸之者曰豈有堂堂巡撫而怕死耶後率  
鄉勇赴敵死

延平守王士和矢志不移曰吾受國恩以守此  
土不能持寸鉄與闖死有餘愧可與之俱生  
哉乃正衣冠縊于堂王士和臨川人富經術  
崇禎朝領鄉荐初爲吏部試司務王入關疏

除六事王嘉其直陞知府清正不同延人德之痛哭如喪所親鳩金獻焉

永福降紳黃文煥男琪逐縣令起兵伐山開道至延平朝貝勒時有貢生高巽中書張行等僧不空等鳩眾起兵王師之遣示安民者輒殺之倉卒無餉曹能始學佐助以千金始克招募黃琪密報貝勒王下福舟遂各逃散

紀事補遺

卷六

二十

之語省城巨室移棺郊外城中如洗

廿八日王抵汀州王師踵至建寧知府楊三畏延平道秉樞趙某一路迎降隨征御史王國翰以警急聞王怒欲杖之扈從皆遁次日有十餘騎叩城曰扈躡者乃追騎也遂執王及會妃去國翰及子都督同知武禮部曹學佺通政司馬思理俱縊死妃至九龍潭投水王崩于福京或曰代死者唐王聿劍王實系死

其從亡諸臣則庚辰進士賴垓河內西子歸元無繹也後粵中僭號上僞號曰思文皇帝是月羅暎受率水師至贛王師截之于江陽受遁走棄巨舟八十餘兵士被獲者數百贛城內外列營喪氣王師于二十八日破廣營二十九日破演營自是東南城外無一卒

九月三日王師圍贛城中留者江起龍罷卒三千汪國泰金昌振四百餘徐日彩所招虔人

紀事補遺

卷六

三

二百餘郭維經部下三千餘城外墮水師後營黃志忠二千餘而已贛人登陴日久勉強支吾旦夕王師既平汀洲別遣李成棟韓回山畧定興泉邵漳等處九月八日入泉州德化縣令陳元青迎降

大學士蔣德璟絕粒死之

十九日王師至福州從北門而入城中百姓士留一二父老仍鳩各舖羊酒郊迎貝勒王

扎洪塘沙洲出諭安民禁兵士母得人賦  
掠分職任官悉如舊制福州縉紳俱遁山谷  
首至者某部尙書某一人而已疏沙中竟日  
貝勒不爲禮徐乃令去曰爾之官在明朝若  
是大乎茲不復用也速去

時蓬髮令下有閩縣人趙卯生二子矣時妻已  
喪卯乃多市魚肉與父母暢飲酒酣請父母  
拜之日暮卯俟父母安寢徘徊中庭愴歎數

紀事補遺 卷六

三

四呼其子曰爾讀書筆硯可簡出吾有所用  
隨令三子先寢乃濡濃墨大書于壁曰男子  
趙卯不肯雍髮願死擲筆縊于中堂時年二  
十有六

禮部尙書曹學佺字能始號鴈峰年十八舉于  
鄉二十一成進士官輟所至野利除害工古  
文詞賦富于著述尤喜臨池入晉魏之室嘉  
宗朝以序何摠制士晉所著書讀及蘭寺三

案削取追至幾陷不測歸乃閉戶著天下名  
勝志選古今十二代詩撰五統說遷乃寺道  
天文禮悅字說語錄二十一史皆有纂輯咸  
宗朝屢詔起之不就唐王夙知其名初入閩  
卽起爲大常尋進少宗伯特設蘭臺令修威  
宗實錄問駕已離廷律卽削髮入山寺爲僧  
有不知時勢者四人思爲恢復計乃率里中  
無三十餘人直抵寺中而強之學佺曰千

紀事補遺 卷六

三

金子不憚傾囊以應奈時勢已至此何四人  
苦懇之學佺惻然曰與其留爲兒孫用不如  
先爲國家用成敗利鈍非予所知諸君勉之  
翌日下山予之如其數四人者延學佺至帥  
府時卽九月十六日也至十九日王師入城  
學佺乃呼家人告曰吾志已定吾今日盡節  
之日也遂沐浴正衣冠縊于中堂年七十有  
三語不及後事後五日始得入棺次年二月

十九日移糧西奔一處積聚甚豐

右衛指揮胡上琛字逢聖號席公直隸人伊祖

以功授燕山衛從陞廣西右衛遂占籍晉上

琛幼孤依母家田氏少長嫻禮義文詞年十

八赴京襲祖職折節讀書耽于賦咏多詩書

畫有當意者輒典衣購之唐王入閩壁錦衣

衛扈從延平及王出奔上琛徒步歸門戶不

出王師將入城上琛密令人入山覓毒草其

紀事補遺 卷六

十五

愛妾劉蕙聞而笑曰君豈以我婦人不知節

義事而不與聞耶吾有志久矣時慮君志未

決月上喜拜勳顏色遂服冠裳與妾琛天地

祖宗並坐中堂飲藥酒而卒上琛時年三十

有八妾蕙年二十有一子四人先時囑母氏

撫養

十月三日贛城中有縋城而出者王師獲之以

為鄉導夜泊小東門而上鄉勇善巷戰及之

四日黎明王師四集遂破

議府萬元吉楊廷麟授水死郭維經入贛

寺然死兵科給事萬發祚守道彭斯庄吏部

主事龔棻御史姚奇猶兵部主事于斯昌王

其宏黎遂球柳昂霄魯祠宗錢謙亨戶部主

事杜珽中書舍人袁從諤劉孟鈞劉應駟

州推官署府事吳國球同知王明俊臨江推

官胡纘知孫林逢吉監紀通判郭登寧鄉宦

紀事補遺 卷六

十五

盧象觀舉人劉曰佺萬與升馬芝貢生楊述

鴻黃尙賓胡國偉王明管聲元戴綬段之輝

朱長應賴尙佑劉期錫等數十人不死于兵

即自盡投水耳

十九日王師入漳州漳州道傅從龍知府金麗

澤以城降皆仍舊職任事不三日而鄉民兵

起殺從龍麗澤

當王師之未入泉州也鄭芝豹先至閉城索餉



糶糶不應者即畏其言縛殺家母于延抵糶  
 得數萬又具火手五百將盡焚城中宮室以  
 餉未足遲至明日俄報固山兵將至乃奔安  
 平芝龍保安平時樓船尚五六百艘軍容短  
 赫戰艦齊檣礮聲不絕震動天地以前約南  
 都洪內院信未通故猶豫未敢迎師又自念  
 早撤關兵王師得通行無所累有大功而兩  
 廣素屬部下若招兩廣以自效閩廣總督可  
 得猶南面王也貝勒令泉紳與芝龍最厚者  
 郭必昌招之芝龍曰我非不忠與清恐以立  
 王為罪耳會固山兵逼安平芝龍怒曰既招  
 我何相逼也貝勒聞乃切責固山令離安平  
 三十里勿駐軍而遣內院二人詩書至安平  
 其略曰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立唐藩也  
 人臣專主苟有可為必竭其力力盡不勝天  
 運授勳而事乘時建不世之功此豪傑事也

紀事補遺 卷六

若將軍不輔立我何足言軍故且兩粵未平  
 入鑿閩粵摠督即以此為多所以欲將軍來  
 見者欲商地方人才能也芝龍得書大喜必  
 欲降附請將多不從其子成功痛哭而諫勸  
 之九海而芝龍念田園徧雨廣秉政以來增  
 置宦倉五百餘所驚馬戀棧遂進降表單騎  
 以五百人自隨而降  
 成功母自縊死芝龍過泉州大張旛告誇投誠  
 之勲猶持貝勒書招搖得官者就議價  
 十一月十五日至福州朝見貝勒握手甚歡折  
 箭為誓遂命酒痛飲三日夜半忽拔營起  
 挾之而北從者五百人皆別營不得見惟狎  
 客陳鼎隨之亦不許通家信芝龍乃面作家  
 書數封皆囑無忘  
 清朝大恩語而謂貝勒曰北上面君乃芝龍本  
 願但子弟多不肖今擁兵海上倘有不測奈

紀事補遺 卷六

五七

何

貝勒曰此與爾無與亦非吾所慮也芝龍既行  
鄭彩鄭鴻逵鄭成功皆率所部入海成功樹  
旗曰殺父親國張肯室沈猶龍等亦往舟山  
依魯王芝豹獨奉母居安平芝龍至京陛見  
奉朝請

十二月朔成功會文武羣臣于烈嶼設高皇帝

神位定盟恢復仍改明年丁亥為隆武二年

紀事補遺

卷六

五

移于南澳勤王者遠近至軍聲頗振

順治四年丁亥四月十八日黔國城中人執阮

韻嘉袁士弘監送楚雄伏誅

二十四日孫李諸軍入城秋毫無犯定州據省

凡五百五十日

五月李定國帥師向臨安庚申至壬戌拔之改

阿迷州曰開遠蒙自曰樂新遣使至楚雄永

昌楊畏知猶以流賊目之

五月募成功于廈門中左所謀劉武湯六月四

將軍入巡西楊畏知迎戰被擒西將重傷其  
縛坐之上座以為同獎王室非有德也傳作  
書逆意于天波長知曰果爾當從我三事一  
不可用獻偽號二不殺百姓三不擄婦女可  
望皆許之遂即折箭對誓迤西得免于屠戮  
畏知之力也

七月主司龍左田許名臣來降鄭成功合鄭鴻

紀事補遺

卷六

五

進軍圍金州于桃花山不克

八月十八日四將軍兵入鶴慶又分兵入麗江

土知府木懿迎降天波得畏知書猶不敢信

遣其子中顯至營曰但得守永昌足矣不敢

復望故位劉文秀曰謂諸人曰沐世子來猶

國公也請以國公之禮禮世子世子歸以二

十騎道之悉反所得沐氏世寶天波大喜過

望二十騎中有兩人歷階而上中顯認之愕

然謂其人曰此卽撫臣劉永福及王將軍某也天波乃與兩將軍還成都直製金鑄用徐中和等以謝國人文秀隨引兵討倂革菴倂革庵者定洲之老巢也有九山窮險峒名溪鳥其外巢曰大莊夷蠶黑老虎踞之其戰口御雙刀手舞大刀所向無前文秀圍之久不下定國益師往誅黑老虎定國之攻臨安也定州步目李阿楚拒戰甚力定國穴地道置

紀事補遺

卷六

三

礮發而城陷阿楚赴火死兵猶巷戰定國怒執城中紳衿兵民盡戮之所殺七萬八千餘人而陣亡與自焚自縊者不與焉又屠晉寧及昆陽呈貢歸化又殺數十萬人迺東被戮之慘幾與蜀同而迤西獨免宜楚雄人至今尸祝揚畏知不衰也

十月四日峒人多出降破之執萬氏定洲以歸沙亂由于萬氏滇人疑其如夏姬及獻俘難

黑奇醜莫不大笑

是月鄭成功從大學士曾櫻議領明年明中僞朔號戊子大統歷用文淵閣印印之

順治五年戊子閏三月同安 溪皆下以吏部主事葉翼雲署同安事

五月圍南安縣七十日不克而還

八月王師破同安葉翼雲及鎮將邱進金裕皆死之遺光祿鄉陳士京入朝于肇慶

紀事補遺

卷六

三

順治六年己丑士京還自肇慶僞封成功爲延平王始稱粵中僞朔

六月漳浦守將叛降于成功

順治七年庚寅成功率師南寇

順治八年辛卯二月

皇朝守泉州鎮將某偵廈門單薄襲破之曾櫻自縊諸紳咸遷于浯嶼成功自南返泉州攻者始退十二月成功寇漳浦其令叛降

順治九年壬辰正月海澄守將赫文興舉眾叛  
降成功圍長泰縣

皇朝督師陳錦來援敗之

二月成功復陷平和招安南靖三縣進圍漳州府

七月七日陳錦為內司李進忠等五人所刺以  
其首叛降

八月刑部侍郎王靈石至自五指山言思文在  
紀事補遺 卷六 三

彼為僧繼而偽敕使至廈門一時故臣皆不  
能決九月

皇朝金帥援漳島寇失利

順治十年癸巳三月五指山復遣使來存問諸

臣使言思文今離五指駐平遠縣將起兵故  
臣乃具公疏請敕驗視卒不可得

五月金帥以萬騎勦海澄遇伏大敗

六月島寇南下會潮州守將郝尚文叛降以定

海李孟發偽署太守事其屬縣潮陽惠來三

杭成功赴勦順治十一年甲午四月朝議劃

漳泉惠潮四郡地令島上薙髮不受王師復

潮州

十一月發水陸師應西寧王李定國于粵東

十二月朔成功陷漳州漳屬十縣叛降者九獨  
龍岩不下

十二月泉州屬七縣而叛降者六  
紀事補遺 卷六 三

順治十二年乙未正月島寇陷仙遊攻凡半月

四月島寇援粵之師失利偽統軍黃梧降叛

五月島寇祭旗大演六師戈甲耀目集縉紳觀  
之

六月島寇祭海大演水師九月南寇陷揭揚澄

海普寧三縣命峻揭陽嬰澄普

十二月守舟山將巴臣興舉城叛降于島寇發

師已三月阻風西是始抵城下十六日王師

再遣師使議和

順治十三年丙申正月十一日始頒粵中偽勅

十年大統歷以前年有軍事也守秦州將馬

信棄其城叛降于舟山

二月叛將馬信及馮用張鴻往俱抵廈門謁成

功

五月粵師失利歸斬其將蘇茂

閩五月改廈門中左所為思明州

紀事補遺

卷六

三五

六月二十四日黃梧以海澄來降縣令王元士

從之協將康雄不從斷其手得墜城出

七月五日以陳忠勇侯留守思明州成功帥師

北寇奪閩安鎮斬我將胡希孔生擒百七十

餘人

二十三日戰于南臺奮橋又明日戰于橋北再

勝

二十八日戰于教場奪馬二十五匹擒延平

北張禮八月四日成功陷連江

二十六日王師克舟山偽據制陳雪之英義伯

阮進俱赴海死

順治十四年丁酉十二月島上火藥局火

順治十五年戊戌正月粵中以偽璽書通問于

思明二月徐孚遠觀粵中偽行在泛海取道

安南入滇成功會師浙海以前少師司馬張

煌言為監軍北寇抵羊山羊山故有龍洞海

紀事補遺

卷六

三五

船過者致祭必以生羊即放羊于山久而孳

息日繁見人恬不畏避軍士競執之時天崩

淡平怪風猝至海船自相撻擊義陽王溺焉

于是返旆

順治十六年己亥五月島寇悉師北指張煌言

以所部亡命為前驅入江抵瓜州城下明日

成功至王師禦之滿漢兵死者千餘島寇乘

勝遂克其城成功再渡越鎮江煌言派長江

未至儀真五十里吏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  
煌言抵觀音門成功已陷鎮江水師畢至

七月朔哨卒七人掠江浦取之

五日蕪湖以叛降書至成功謂煌言蕪湖上游

門戶倘皆都不旦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控

扼要害非公不可

七日煌言至蕪湖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叛

降郡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

紀事補遺

卷六

三

繁昌宣城寧國南寧南陵太池旌德貴池銅

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經縣巢縣含山舒城

廬江高淳溧陽建平州則廣德無爲和凡四

府三州二十三縣而下流之常鎮屬縣亦皆

待時爲叛降計

時有大帥單騎東奔飯于村店店惟一老嫗大

帥皇遽問曰今殆何如老嫗不知其爲大帥

也合掌向天而謝曰聞殺北人盡矣大帥不

敢飯而去金陵亦竊謀叛降未定而謀和島

寇踈放樵蘇四出營壘爲空士且釋兵而嬉

用輕騎襲破其前屯成功倉卒移帳質明軍

竈未就王師聲城出戰島寇大敗成功遂乘

流出海并撤鎮江之師煌言趨銅陵與楚師

遇兵潰變姓名從建德和門山中出天台以

入海成功之敗歸也以廈門單弱方謀所向

中途遇紅夷船其通事乃南安人謂成功曰

紀事補遺

卷六

三

公何不取臺灣臺灣公家之故土也有臺灣

則不患無餉矣臺灣海中荒島也

崇禎間熊文燦撫閩值大旱民飢上下無策文

燦向芝龍謀之芝龍曰公第聽某所爲文燦

曰諾乃招饑民數萬人給銀三兩三人給

生一頭用海船載至臺灣令其芟舍開墾荒

田爲生厥田惟上上秋成所獲倍于中土其

人以衣食之餘納租鄭氏後爲紅夷所奪築

其數處曰臺灣曰雞籠曰淡水此外又有土城數十處臺灣之城疊亂石高數丈厚丈餘用火煨之石化爲灰融洽成塊

其門戶爲澎湖澎湖淡水地勢低下海船至此須易船而入故險而易守成功後攻臺灣至澎湖適遇水漲竟以海船渡之直抵城下城中紅夷不過千餘人餘則皆鄭氏所遷之民也以大礮擊城城堅不受礮灣民導之曰城

紀事補遺

卷六

三

外高山有水自上而下繞於城濠貫城而過城中無井泉所飲惟此水若塞其源三日而告困矣成功從之紅夷乞降遂以大船遷其家成功據其地數年卒子鄭經嗣後至甲寅耿精忠反于閩

鄭氏人猶稱粵中僞朝曰二十八年

鄭氏以盜賊之智習海島無君之俗委身而託之奈則寡人亦云幸矣藉之謀國不已謬子

聿鍵蹙喜圖籍工文詞而空言無實好作聰明有利天下一舉手得之之心而容之無其量敗之無其才徒借筆鋒墨陣鼓忠義而圖恢復多見其不知量也觀其始不能出關寸步既且先去爲民望擾攘經年而所成如此堪識者一笑哉黃道周輩號稱心膂在承平固曰能賢畢竟迂遠不達事變其于宏濟時艱全無影響顧卽後亡而萬則自用頗專楊

紀事補遺

卷六

三

亦遲于見事豈所稱扶危定傾者耶卒之君逆臣死俱歸孟浪適以速鄭氏之負篋擔囊而走已耳可慨矣夫



明末紀事補遺卷七

本末

魯王諱以海高皇帝十世孫也父壽鏞崇禎十

五年王師至山東臨兗州守將劉克清亥金

十萬澤清遂棄州不守王師八克壽鏞自縊

魯王被執時年幼詭稱魯王牧兒見兵人掠

王邸賢王忽流淚兵人恠之旁有人曰此魯

藩八千歲也兵人刃之三擊不中兵人駭曰

紀事補遺卷七

汝有大福我不害汝前有一少年女子甚麗

犯之不從死于墻下意汝婦耶汝其埋之王

因得脫十七年二月庚戌王嗣位

三月北都陷王遂南奔

乙酉四月福王命移江廣道浙江暫駐台州

五月十日南都復陷福王出奔馬士英率新部

奉福王太妃至杭州原任左都御史劉宗周

曰士英亡國之罪不必言矣焉有身為宰相

棄天子挾女后而逃者當事既不能正名討

賊國人曷不立碎其首乎賈似道苑于鄭虎

臣今求一虎臣亦不可得可歎哉

時浙東已車潞王監國宗周令分守台紹道于

穎社疏請誅士英不報宗周與穎書曰監國

懇動全無足恃此等疏朝上即宜夕下何至

四五日尙無進止明府不必候旨再疏三疏

申大義于天下而已無何王師入浙潞王降

紀事補遺卷七

貝勒布散官吏于浙東且令薙髮

疏原任蘇松巡撫山陰祁彪佳赴池水死宗周

絕粒自斃其絕命詞云留此旬日死少存匡

濟志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

何難亦何易又示壻秦嗣瞻詩云信國不可

為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登山只爭死先後若

云表夏甫時地皆飛偶得正而斃矣庶幾全

所受門人會稽王毓耆聞變即遺書宗周有



云願先生早自決母爲王炎午所笑毓耆遂  
投柳橋河死諸生潘集奔東渡橋袖石自沈  
死周卜年赴東海死原任大學士高弘圖流  
寓紹興城外迤至野寺不食死

時馬士英亦奉福王母妃至紹紹人猶未知福  
王所在原任九江僉事王思任上疏福王母  
妃清斬士英言戰鬪之氣必發于忠憤之心  
忠憤之心又發于廉恥之念事至今日人人

紀事補遺 卷七

三

無恥在在不憤矣新以然者南都定位以來  
從不曾真寔寔講求報雪也主上寬仁有  
餘而剛斷不足心惑奸相馬士英爰立之功  
將天下大計盡行交付而士英公竊太阿肆  
無忌憚窺上之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飲則進  
醞醑上悅色則獻妖淫上喜音則貢優鮑上  
好玩則奉古董以爲君逸臣勞而以疆場擔  
于一肩推與史可法又心忌其成功而決不

照應之每一出朝報氣其積資官醫得搜盡  
金珠而四方孤狗輩願出其門下者得一莖  
見費至百金得一登薄費至千金以至文選  
取方乘機打劫巡方總督見允卽題其餘編  
頭修脚服錦橫行者不在話下矣所以然者  
士英獨掌朝綱手握樞柄知利而不知害知  
存而不知亡朝廷篤信之以至于此也茲事  
急矣本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尙書可以逃

紀事補遺 卷七

四

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  
則聖駕獨不當護耶一味欺蒙滿口說謊英  
雄所以解體豪傑所以灰心也及今猶可號  
呼注召之際太后宜速趣上照臨出政斷酒  
絕色卧薪嘗胆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  
爲誤國欺君之戒仍下哀痛罪己之詔以  
昭悔悟則四方之人心士氣猶可復振而戰  
鼓可厲苞桑可固也

又上書士英言閣下文采風流才情義俠職所  
欽慕卽當國破衆疑之際爰立今上以定時  
局以爲古之郭汾陽今之于少保也然而一  
立之後閣下氣驕腹滿政本自由兵權獨握  
從不講戰守之事而只知貪黷之謀酒色逢  
君門墻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  
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以走致令乘  
輿播遷社稷丘墟閣下謀國至此卽喙長三

紀事補遺 卷七

五

尺亦何以自解也以取上計莫若明水一盂  
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節義之士尙尔相亮  
無它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權授之才  
能清正大臣以召英雄豪傑呼號揚厲猶可  
俸望中興如或逍遙湖上僚倒烟霞仍效賈  
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  
伯詔渡江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  
活之區也哉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

閣下上下洪怒死不贖辜閣下以國法處之  
則當東身以候纒騎私法處之則當引領以  
待俎麇

時浙東郡縣降附易置官吏

閏六月初九日餘姚攝印官發閩左爲馳道執  
朴以行役者衆譁不能定九江僉事孫嘉績  
乘衆怒遂斬攝官閩左少年輟耕而從者數  
千人其明日而諸生鄭遵謙應之紹興遵謙

紀事補遺 卷七

六

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子也少任俠不爲繩  
墨之士所禮閩人屈尙忠迹至越遵謙筆斃  
之曰吾聞諸先生卽左都御史凡係迹官皆可誅  
也時紹興守會稽令皆新署遵謙斬之而起  
召其故知豪傑以從

初王期昇爲太守夢有持謁入者魁而記其姓  
殷以問推官陳子龍子龍曰越亂兆矣此殆  
會稽守殷通也至是而驗

又明日而刑部員外郎錢肅樂應之于寧波時  
定師王之仁已投降表肅樂大會縉紳士子  
于城隍廟召募義勇郡紳謝三賓陰致書之  
仁謂一二庸妄書生恐為禍階須以公之兵  
威脅之之仁至寧陳兵教場受約于肅樂出  
三賓書誦壇上三賓戟手欲奪之之仁色變  
有左祖三賓者使之任餉而止而兵部尚書  
張國維已至台州與鄭遵謙陳函輝宋之普

紀事補遺

卷七

七

柯夏卿方國安熊汝霖孫嘉績等迎魯王至  
紹興即監國位朱大典亦遣孫珏上表勸進  
于是以分守公署為行在以明年為監國元年  
是年仍稱江南偽號列兵江上分地戍守方  
國安當七條沙王之仁當西興鄭遵謙當小  
壘孫嘉績然河霖錢肅樂當瓜里羣臣皆奉  
表勸進

王曰孤之監國原非得已當俟拜孝陵徐議樂

其才晚也固諱不可以張國維宋大典宋之  
普為東閣大學士國維首參馬士英誤國十  
大罪士英俱不敢入朝

國維督師江上賜上方劍行事子世風為平

將軍大典鎮守金華之普司票擬未幾起舊  
輔方逢年之普謝事起章正宸吏部尚書李  
向春戶部尚書王思任禮部尚書張文都工  
部尚書余煌兵部尚書陳含輝吏部右侍郎

紀事補遺

卷七

八

加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皆督師僉都御史  
封方國安鎮東侯王之仁武寧侯張鵬翼承  
豐伯國安守嚴州鵬翼守衢州補御史陳潛  
夫原官加太僕寺少卿命監各藩鎮兵馬上  
皇太子號曰悼皇帝福王偽號曰赦皇帝潞  
王曰潞閔王

七月張國維復富陽又復於精命姚志卓守分  
水江上之兵每日蓐食鳴鼓放舟登陸搏戰

未幾復轉押還京奉以爲常惟賊汝等以五百人渡海寧轉戰數日乃還時兵馬雲集人治一軍不相統一部曲騷然國維疏請于王曰尅期會戰則彼出此入我有休偕之逸而攻堅搆虛人無應接之暇此爲勝筭必連諸帥之心化爲一心然後使人人之功罪視爲一人之功罪情不能用

初孫熊之建義也皆書生不知兵通方王二師  
紀事補遺 卷七 九

拱手而授之國成凡原設營兵衛軍俱隸方王而召募之街卒里兒則身領之方王既自專反惡孫熊之師謂之義兵食義餉以方之分餉者以孫熊之師謂之義兵食義餉以方之師謂之正兵食正餉正餉田賦新出義餉勸助無名之証也分地者某兵支某邑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

有旨會議方王司餉者皆至殿庭譁然戶部主

事董守諭面奏分餉令地寺其官以一切正供悉歸戶部募兵而後給餉募地而後以給之先後所爲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爲部主事邵之詹議以紹興八邑冬有義師專供本郡軍波專給王藩以金華歸閣部以五府歸方藩而方王終不可統浙東錢糧六十餘萬兩藩自分義師或散或留聽其自爲徵勸於是新安王兵散督師所領之營不過數百人而已

紀事補遺 卷七 十

八月兵部尚書田仰從海道至留爲東閣大學士  
十月壬辰王師至方國安嚴陣以待張國維率裨將王國斌趙天祥繼至王師敗績追至草橋門下適大風雨遂收兵而退王師駐沿江營木爲城

會福州遣兵科給事劉中祿頒詔於越諸求富

貴者爭欲應之監國下令返台士民惶惶  
繼星馳有紹上疏于闕曰國當大變凡爲高  
皇帝子孫臣庶新當同心併力成功之後入  
閔者王監國退居藩服禮誼照然若以偏序  
叔姪定分在今日原未假易且監國當人心  
奔散之日鳩集爲榮一旦南拜正朔鞭長永  
及猝然有變唇亡齒寒悔莫可追臣老臣也  
豈若胡秦暮楚之安裁熊汝霖吾知奉主上

北事補遺

卷七

十一

不顧其他皆不奉詔中濼廢然而返由是浙  
國竟成永炭

十一月進方國安荆國公王之仁爲寧國公封  
鄭遵謙爲義興伯監國勞軍江上駐蹕西興  
築壇拜國安命諸軍皆受節制馬士英阮大  
鍼皆竄入方營欲朝見王不許下羣臣議多  
言士英當誅熊汝霖曰此非殺士英時也正  
欲令其自贖耳兵部主事某曰非不當殺但

不能殺耳然春秋之義孔子亦豈能殺陳恒  
固不可言不當殺也

十二月監國回越城以謝三賓爲禮部尚書尋  
入東閣鑄大明通寶兵部主事署餘姚縣事  
王正中進某所造監國魯元年僞大統曆  
順治三年丙戌正月己酉朔監國在紹興以柯  
夏卿曹惟才爲使奉書闕用敵國禮

紀事補遺

卷七

十一

柱者劉澤清標將也航海至浙東依王鳴謙  
于定海國柱有弓箭手五百餘人其力足以  
制鳴謙乃劫之內向行朝震恐議以伯爵糜  
之孫嘉績等重署爲勝將軍始返

定海扼兵陳梧敗於橋李渡海掠餘姚之卿聚  
王正中遣兵擊之卿聚相犄角殺梧朝議罪  
正中某言梧之見殺犯衆怒也正中保守地  
方不當罪乃止

三月丙寅毅宗大祥董守諭請朝堂哭臨三軍  
縞素一日從之

錢塘自正月以來各營西望心碎王之仁上疏  
監國云事起日人人有直取黃龍之志乃一  
敗後遂欲以錢塘爲鴻溝天下事何忍言臣  
今日計惟有前死一尺願以所隸沈船一戰  
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卽死恐不能戰也  
是月王師决堰放舟入錢塘江張國維嚴飭各

紀事補遺

十三

營守泚命王之仁率水師從江心襲戰是日  
東南風大起之仁揚帆奮擊碎船數十隻鄭  
遵謙獲得鍬甲八十餘副國維督諸軍渡江  
會閩使陸清源賁紹至江上犒師馬士英唆  
方國安斬之且出檄數唐藩罪國維曰禍在  
此矣

四月壬正月率師渡海鹽破澈浦城又杭州圍  
守堅不可克魯王議抽兵屬國維西征

部尙書余煊兼部兵尙書督江上諸師而王

師屯北岸以大礮擊南營碎方營中厨鍋灶  
國安曰此天奪吾食也更念閩中會以手救  
相招入閩必大用卽不支便道可退入漁豎  
五月二十七日夜遂拔營走至紹陳兵劫監國  
南行二十八日夜月色甚明王師遂入杭州  
江上諸軍聞報俱潰鄭遵謙攜貲入海國維  
二十九日惟王之仁一軍尙在將由江入海國

紀事補遺

卷七

十四

維與之仁議抽兵五千分守各營之仁泣曰  
壞天下事者方荆國也清師數十萬屯北岸  
條然而渡孤軍何以逆敵之仁有船可入海  
公兵無船速當自爲計國維乃振旅追護監  
國

禮部尙書余煌大張殊示盡啓九門放兵出走  
筆畢正衣冠赴水死

是月加孫嘉績熊汝霖陳蘭大學士孫熊所將

皆奇零殘疾嘉績盡以其兵付某某與王正中合師三千兩浙來受約束者當寶卿朱大定太僕卿陳潛夫兵部主事吳乃武查繼祖又數百人附之渡江劄譚山將取海寧以江上兵潰而返

六月丙子朔兵潰夏旱水調有浴于江者徒涉往來王師驅馬試之不及于腹數十騎過江而列戍驚擾走死不暇監國發自紹興富平

紀事補遺

卷七

十五

將軍張名振棄石浦以舟師護監國由江門出海令保定伯毛有倫扈元妃張氏世子由定海而出

張國維行次黃石岩而方國安馬士英合兵奔至天台詢之士人云山西有徑可通楚粵至洧闕者因士眾未集稍憇以俟山中有石橋恐敵人之來襲也命毀之橋中有石板板有文二行曰方馬之兵至此而止二人大駭以

爲此天意也遂留不在遣人投誠至杭貝勒大悅卽命阮大猷遣之以書以異其禮兩人大喜卽決計獻監國以投降乃遣將守監國夫至魯營而守者忽病不省人事監國得單騎逸登海船傳命國維防曷四邑遂過東陽治兵再舉時六月十八日也

二十五日王師破義烏衆勸國維入山國維曰謬天下事者文山疊山也一死而已

紀事補遺

卷七

十六

二十七日王師至七里寺國維具衣冠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作絕命詩三章謂知府王澧曰子有父母在可無死余國之大臣也義不得生暫欲薙髮以紓民難于是經理諸事三日畢從容就縊或曰赴園池死云

王之臣載其妻妾并兩子婦幼女諸孫盡沉于蛟門下捧所封敕印北面再拜投之水獨到松江巖冠登岸百姓駭愕聚觀之仁從客入

見內院洪承疇自稱仁係前朝大臣不肯身  
汎波濤願來投見死於明處承疇優接以禮  
命薙髮不從八月二十四日就戮西市

陳函輝哭入雲峰山中作絕命詞八首云生爲  
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雲深處蕭  
然一無所累子房始終爲韓穆叔生死爲魯  
赤松千古成名黃蘖寸心獨苦父女恩無可  
報妻兒而不能親落日樵夫湖上應憐故國

紀事補遺 卷七

孤臣臣年五十至七回頭萬事已畢徒慙赤  
手擎天惟見白虹貫日去夏六月廿七虛度  
一生世法但嚴心內春秋莫問人間花甲斬  
盡一生情種獨留性地靈光古衲共叅文佛  
蓆衣泣拜高皇手著遺文于卷尙存副在名  
山正學焚書亦出所南心史難刪慧業降生  
文人此去不留隻字惟將子孝臣忠貽與世  
間同志又作自祭文一埋骨記一從容笑語

爲戶自經死

趙高侍王思任不食死太僕少卿陳潛去節

妻孟氏妾孟氏夫妻姊妹聯臂共沈河死

兵部王事葉世桓與妻王氏同溺死

遠政使吳從魯不薙髮死

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沈水死

諸賢諸生方垌山陰諸生朱埜赴水死

紀事補遺 卷七

蕭山誇生楊雪門自縊死醫生倪舜年正襟危

坐磁缸內命人掩覆朗聲誦佛死

王師至金華督師閣部朱大典出兵與戰傷王

師士卒數萬固守月有五日不下王師取民

間耕牛載紅衣大礮集城下向一處擊之城

崩大典以家眷悉置于樓閣門縱火自焚死

其子師鄭邵武進人亦死

總兵張鵬翼守衢州標下副將秦應科等內應



城破鵬翼及樂安王楚王晉王平王皆自殺  
督學御史王景虎被殺不願遇害

馬士英方國安等猶擁殘兵數請入閉唐王以  
其罪大不許士英遁至臺州山寺爲僧隨爲  
王師搜獲阮大鍼先已逆降貝勒隨令內院  
辦事方逢年及刑部尙書蘇壯等俱薙髮投  
順士英國安至杭貝待之厚兩人遂擒魯  
王妃及其眷屬以獻貝勒復誘兩人使盡攜

紀事補遺

卷七

十九

眷屬及愛將銳卒入城中駐札月餘貝勒治  
宴其將領四十八人同時薙髮囚士英國安  
挾之人閩俱械一室士英日吟詩消遣一日  
引入洪塘與摠兵數人俱被戮時有黑氣從  
西南來以爲諸臣被慘猶有天變云

阮大鍼未降之先同黨逆之馮銓已署其姓名  
囑之南征者懸內院之缺以待大鍼初降不  
知也其同邑潘應奎逆黨潘汝禎之子也時

爲委署杭嚴道名位下大鍼數等大鍼入街  
應奎故作色斬之大鍼不覺屈膝阮示以  
銓之書大喜過望從征福建方過備霞嶺口  
稱雷爺相見遂墮馬折頸而死雷續祚者太  
平人以孝廉仕至河間道因劾周延儒被黜  
至弘光時六等定罪爲大鍼冤死故顯神云  
兵部侍郎楊文驄士英戚也乙酉夏道蘇州取  
庫金二十餘萬田楊同遣兵四百載幣物獻

紀事補遺

卷七

二十

貝勒貝勒盡殺之田仰私送幣帛數車貝勒  
受之使田兵別營以鉄騎千餘圍之盡放田  
兵出圍令楊兵下馬去器械于次日火礮四  
衝之亂箭齊發一營皆沒張名振既護監國  
出海投肅 伯黃斌卿于舟山舟山者四面  
皆海元時爲昌國衛昔越王勾踐欲置夫差  
于前句東卽此地也今省入定海設參將一  
員以鎮之崇禎間黃斌卿爲其地參將斌卿

選化衛人少隨其父于京邸流落不能歸後以恩例當授把總苦于無資有妓劉氏助之得辦劉氏乃爲其妻姤死後自忝將陞任江北總兵南京既失遁歸閩中建僞號斌卿得附勸進上言舟山爲海外巨鎮番舶往來饒魚鹽之利西連越郡北緯長江此進取之地也唐王善之封爲肅 伯賜印劍率兵屯舟山便宜行事既復上疏乞周雀芝自副雀芝

紀事補遺 卷七

王 土

號九玄福清之榕潭人也少讀書不成去而爲盜于海其人饒機智儕輩皆聽其指揮嘗往來日本以善射名與撒斯瑪王結爲父子日本三十六島各有王統之其所爲東京者乃國王也國主曰京王擁虛位而已一國之權則大將軍主之其三十六國王則如諸侯之職撒斯瑪即薩摩于諸島爲最強與大將軍相爲首尾雀芝既襲日本故在海中無不如

意微行至家爲有司跡捕繫獄三年賄吏得解乃變姓名爲益如故久之就撫以雀芝爲黃華開把總稽察商船

乙酉秋唐王加雀芝水軍都督副黃斌卿駐舟山其冬雀芝遣人至撒斯瑪訶中國喪亂願假一旅以齊之存衛秦之存楚故事望之將置概許約明年四月發兵三萬一切戰艦軍器器械皆取其國餘財足以供大兵中華數

紀事補遺 卷七

王

年之用自長奇島至東京三十餘里馳道橋梁驛遞公館重爲脩葺以待中國使臣之至雀芝大喜益備珠璣玩好以悅之叅謀林籥舞爲使期以四月十一日東行籥舞將解維而斌卿止之曰大司馬余煌書來以爲此吳三桂乞師之續也雀芝慷慨下士來者多歸之而斌卿爲人猜忌故至是雀芝怒而入閩福州既破鄭芝龍約衆議降安昌王恭揚尙

書張肯堂侍郎朱丞忠威伯賀君堯武康  
將軍顧乃德皆言不可雀芝涕泣而謂芝龍  
曰雀芝海隅亡命耳無所輕重所惜明公二  
十年威望一朝墮地爲天下笑請得效死于  
前不忍見公之至此也抽刀自刎芝龍起而  
奪之後數日芝龍竟去雀芝既去舟山斌卿  
出師窺崇明戰敗以周瑞得還軍斌卿怯于  
大敵而勇于害同類是年副使荆本徹至舟

紀事補遺 卷七

三

山屯小沙密本徹松江建義兵敗入海其將  
士善射斌卿忌之本徹不能轄士卒所至爲  
民患斌卿乘民之怒造爲流言民有單里者  
從斌卿攻之本徹遂遇害

至六月浙東事敗張名振護監國毛有倫扈張  
妃世子至而斌卿不納飄泊外洋名振故與  
斌卿爲兒女姻其兵勢每相倚藉王鳴謙至  
舟山斌卿誘擊之盡併其衆叛將張國柱乃

悉其海軍以交舟山國柱有勇無謀三五  
名號號勇斌卿念陸戰不能勝之乃使百餘  
棄城而身率水師出戰于洋三日夜不能當  
國柱名振水營將阮進精水戰以四舟衝國  
柱營秋濤方漲乘之發礮無不靡碎國柱僅  
以身免乃却元妃世子去斌卿得以其樓船  
百號聲勢益振阮進者嘗爲海中盜名振  
拔之使統水營進甚德名振而斌卿以計間

紀事補遺 卷七

三

之使進背名振取其船二十艘軍資器械數  
萬脫歸閩海時監國監舟外洋會永勝伯鄭  
彩至舟山遂奉監國入閩

十月丁酉監國發舟山  
十一月丙寅次中左所卽廈門也時芝龍既降  
并令鄭彩執監國以投誠彩不可匿監國而  
以南夷貌類者服監國服居舟中謂守者曰  
事苟急則縊死以示之王師挾芝龍北去乃

己芝龍子成功年甫二十不從父志復建殺  
父報國之旗于海上然亦不欲奉監國仍稱  
關中偽號鄭彩乃奉監國改次長垣以明年  
魯監國二年海上遂有朝

順治四年丁亥正月癸卯朔監國改次垣熊汝  
霖為相

辛未監國禡牙出師提督楊耿總兵鄭聯皆以  
兵來會進鄭彩為建國公張名振為定西侯

紀事補遺 卷七

五

楊耿為同安伯鄭聯為定遠伯周端為閩安  
伯周雀芝為率素伯阮進為蕩 伯周雀復  
海口以率素林箒舞總兵趙牧守之遣義子  
林泉隨安昌王至日本乞師不得要領而還  
二月壬申克海澄明日攻漳浦失利又明日王  
師救海澄南師退入于海丙子克漳浦以閩  
人洪有文為令五日而陷有文死之鄭西王  
復建寧其裨將王和復紹武初營山中取民

聞凡桌數百張每張然火線數十炷黑夜順  
流環城而過守者謂裨兵薄城礮石交下遲  
明日方知其偽守者習之不疑一日和突至  
遂破

四月海口陷林箒舞趙牧死之周雀芝退保火  
燒嶼是時舟山復有吳勝兆之事勝兆

朝守松江師也頗懷異志聚吳中失職者并招  
太湖義旅以臘書求援于舟山斌卿猶豫不

紀事補遺 卷七

五

敢應翰林張煌言御史馮京第俱在舟山勸  
張名振以其兵就約名振諾之時斌卿已進  
爵威侯其肅 伯印故在名振請帥以其印  
封勝兆為期是月二十六日勝兆之聚謀者  
既眾人以為事成在旦夕肆言無忌而所  
撫義旅多不就約束欲凌主兵出其上主兵  
恨之次骨其未經招撫者則暱就北師因捕  
義旅以見勝兆勝兆外無以目解職奪實以

狗義旅且惑勝兆中變

當是時名振率師窺崇明而海蕭樓船喪失八九  
九踉蹌歸舟山煌言京第間道得虜囚失勝  
兆之約義旅遂劫勝兆斬北官之不從者而  
勝兆之部曲且與義旅異志于是有詹世勳  
者矯勝兆之命召義師次第八斬之畢而執  
勝兆當事者雜治其獄陳子龍侯其曾沈廷  
楊徐式穀戴武功皆死之有周長吉者亦連

紀事補遺

卷七

二十七

染八案當事鞠之長吉口承與詹世勳謀叛  
非勝兆也于是并殺世勳初忠威伯賀君堯  
帥溫州嘗賊殺禮部顧錫疇衆論非之及溫  
破入閩復至溫之玉環山收其漁稅挾重資  
來舟山其操將歐與有隙于君堯至是潛告  
斌卿斌卿遣盜殺之中途

七月監國親征至長垣會鄭彩周瑞周雀之阮  
進之師攻福州敗績

八月克遼

十月兵變永府門清皆下經源合朱不承寧海  
合鏗皆以城降以馬思理為東閣大學士  
林正亨為戶部尚書錢蕭樂為兵部尚書沈  
宸荃工部尚書劉沂春右副都御史吳鍾鑾  
通改使余颺左都御史林巖吏科給事黃岳  
吏部考功司郎中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  
攻福寧州其帥涂登華欲降第謂人曰豈有

紀事補遺

卷七

二十八

海上天子船中國公而能成事者乎錢蕭樂  
致之書曰將軍獨不聞宋末年二王不在海  
上文陸不在船中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依滯  
鼎以稱安巢危枝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得  
書遂降  
鄧藩審理陳世亨以一旅復安固援兵不繼被  
執不屈死

吏部文選司主事林塗兵部侍郎林汝燾攻福

清兵敗皆死之初咨于福京主銓政曰此潤色太平之事顧今日之所急耶乃辭去募兵數千人爲鄭芝龍所阻不得志復散兵入山制棺一具布衣一襲書大明孤臣之柩以待死聞監國至而起

吳鍾靈申明職掌言遠近章奏武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自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計江湖游手之徒則又假造符璽取鬻官

紀事補遺

卷七

一五

爵偃卧丘園而云聯師齊楚保守妻子而云聚兵千萬請加歲核募兵起義者則當問其冊籍花名原任職官者則當辯其敕書劄付監國允之

十二月斌卿攻寧波不克甬諸生華夏屠獻宸楊文琦文瓚董德叙王家勸使人走舟山約斌卿入爲內應斌卿諾之夏等又結海濱義旅餘姚人王翊王江具帛書邀之爲偵者所

得邑紳謝三賓文琦夏等以寘之夏等入獄西島師始至泊桃花渡仰視城上寂無舉動王師以大礮擊之卽退當事詰夏之同謀者夏慷慨而對曰此時更有何人無已則太祖高皇帝崇禎先帝耳當事曰然則汝帛書所爲布置已定者何耶夏曰直爲大言鼓動人心當事利三賓之財亦誣以同謀令夏引之夏曰若謝三賓者離齷鄙夫建義之事胡可

紀事補遺

卷七

三十

假之三賓在旁搏頰以謝夏等皆論死文瓚妻張氏夏妻陸氏獻宸妻朱氏文琦妻朱氏皆自縊死

斌卿既返甚悔其一出乃刻意爲保聚之計限民年十五以上卽充鄉兵男子死妻不得守制田入官年六十無子者收其田產別給口食初舟山之田強半屬內地大戶至是盡籍爲官田總計合山之田官居其二民居其一

郡縣欲并收其一如土司之法爲不侵不叛之島夷而已

王瑄遂入四明山四明在漢晉以前通爲之天台其後分裂天台以爲四明週圍八百里連山疊嶂豁險之極唐咸通元年裘甫之裨將劉從簡率壯士五百奔至大關山據險自守諸將共破之大關山四明之心也四明之爲山寨舊矣

紀事補遺 卷七

三五

順治五年戊子正月丁酉朔監國在閩安鎮同安相楊耿大學士朱繼祚攻興化克之興化分守道彭遇颺南都時御史令其守將出戰而登陣立大明幟守將不敢入

癸丑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及義興侯鄭遵謙

汝霖票擬每右瑞而左彩彩積恨之

隆國次岡安從亡諸臣之室保俱琅琦守琅琦李茂春彩之裨將也河森奴子與之爭口

夕汝霖自監國府歸津熊鄭兩家以簪珥相問遺李茂以能鄭合謀奔告彩汝霖遂爲所害彩以遵謙同姓弟畜之使領陸兵于牛田鄭氏故以商船爲事遵謙強取二船資萬計由此交惡汝霖見殺謙復不秘其辭色彩乃詐補部將丘輝輝扶傷就謙求書投鄭鴻達謙過輝船送之被擒輝旣擒謙而難于面之伏船底不出謙呼曰汝鄭彩旣殺我豈出

紀事補遺 卷七

三五

河意而相避平輝出謙乞隻雞孟忝哭奠汝霖旣異蹈海死

謙妾金四姐者故娼也嘗笞殺其婢王氏下於獄謙以千金出之謙死金四姐東臺象彩每饋食斬象人以侑哭彩聞之沈之海中

二月以錢蕭樂爲東閣大學士時江西金聲桓遣北將郭天才援閩與巡撫佟國鼐有隙天才來降封爲忠勤伯

三月興化陷吏科給事林嶺自縊興泉守道湯  
葵緋衣坐堂上遇害莆田陷大學士朱繼祚  
知縣都廷諫死之永福陷兵科給事鄔正畿  
賦絕命篇投水死御史林逢經亦投水死長  
樂陷御史王恩及服毒死妻李氏同死建寧  
陷王祖卷戰自焚死監國在閩中先後復三  
唐一州二十七縣王師調江廣兩浙之兵來  
救府復府縣至是盡陷僅留寧海福安二城

紀事補遺 卷七

三五

是月王翊破上虞殺攝印官王師由清賢嶺入  
義旅屯于丁山狼頭矢指屠百餘人有孫說  
者問丁山敗救之中流矢死直立不仆上虞  
遂陷

御史馮京第自湖州軍破亦間行至四明與王  
翊合兵社嶼守閩禡牙軍器甚整北撫勒兵  
東渡下令教鄉聚團練攻杜畧破之其副將  
邵不倫亦見獲京第匿民間舍翊以四百人

走于台依定遠將軍俞國望復自天台至四  
明擊破鄉聚之團練者隨道收兵一月至萬  
餘人而京第亦出

六月戊戌大學士錢謙樂卒初涂登華以福寧  
州降鄭彩受之福寧危而後降由于劉中藻  
故幕府在焉彩及掠其地蕭樂與中藻書每  
不直彩彩聞之恨甚蕭樂固有血疾亦念其  
恨也疾激動而卒

紀事補遺 卷二

三五

十月大學士馬思理卒以沈宸荃劉沂春爲東  
閣大學士是歲御史馮京第謂黃斌卿曰北  
都之變東南如故併使其東南而失之者是  
則借寇之害也今我無可失之地比之前者  
爲不倫矣斌卿于是使其弟孝卿同京第往  
至長崎島其王不聽登陸始有西洋人爲天  
主教者入日本日本俗佞佛而教人務排釋  
氏且作亂于其國日本起兵盡誅教人生埋



于土中者無算驅其船于島口陳寨河焚之  
絕西洋人往來于五達之衢置錫版刻天主  
像于土以踐踏之囊囊有西洋物雖一錢之  
細搜得必殺無赦當是時西洋人方欲復仇  
大船載礮與日本爲難日本講解始退退一  
日而京第至日本方戒嚴于外國京第卽于  
舟中朝夜拜哭不已

會東京遣官行部如中國巡方御史禿頂坐籃

紀事補遺 卷七

三

與京第因致其血書撒斯瑪王聞長琦王之  
拒中國也曰中國喪亂我不遑恤而使其臣  
哭于我國我國之恥也與大將軍言之議發  
各島罪人京第還日本致洪武錢數十萬蓋  
其國不自鼓鑄但用中國古錢舟山之用洪  
武錢由此也

李卿假而船留長崎長崎故多官妓皆居大宅  
無壁落以綾幔分爲私室當月夜每室懸疏

瑛諸妓各賽琵琶中國未之有也李卿戀戀  
不歸而其國輕之竟不發師王翊又破上虞  
走其令得縣印當是時浙東山寨蕭山則石  
仲芳會稽則王化龍陳天樞台州則余國望  
金湯奉化則吳奎明索應彪皆齒掠橫暴而  
平岡張煌言上虞李長祥又單弱不能成軍  
惟王翊一旅蔓延于八百里之間設爲五營  
王江則專主餉勸分富室單門下戶安堵如

紀事補遺 卷七

三

故履畝而稅入亦無不樂輸者平時不義之  
徒立置重典翊所決罰人人稱快浙東列城  
爲之盡閉吏胥不敢催租縛民郡縣長吏惴  
惴保守一城爲幸皆薦薦講解翊計天子不  
能無事待之數年庶幾爲中原之應也自上  
虞出東狗奉化王師方攻吳奎明力不支而  
遁至河伯斯翊卒遇之戰王師敗績

順治六年己丑正月辛酉朔監國次沙垣

三月寧德陷

四月福安陷大學士劉中藻死之申藻在福安

王師前後來攻所殺傷數千人王師乃離城

十里掘壕樹柵中藻不得出戰食盡為文自

祭吞金死部將董世尙等同死者數百餘人

張名振之表師歸也斌卿每事侮之遂去舟山

別營於南田平西將軍王朝西者亦失欵于

斌卿而別營於鹿頸兩人皆畏斌卿第孛皆

紀事補遺

卷七

三

在舟山未得聞也

六月名振復建跳所

七月開地盡陷鄭彩亦棄監國而去名振與阮

進進往迎監國于沙埕扈至南田以建跳所

處之從亡者為大學士沈宸荃劉沂春禮部

尙書吳鍾繹兵部尙書李向中兵部侍郎孫

延齡左副都御史某兵部職方司郎中朱養

時戶部主事林瑛每日朝於水殿而鍾繹飄

沿所至試其士之秀者為博士弟子員率之

進見欄衫巾繒拜起秩秩監國分使使由寨

拜官授學河南道御史王江戶部主事

左都御史某上言諸營文則自稱都御史武則

自稱都督將軍未有三品以下者主上嘉其

慕義亦遂因而命之惟王翊不自振大僅受

御史在承平固為顯要而非論于今時諸營

小或不及百人大亦不過王翊一部今品級

紀事補遺

卷七

三

懸絕以之相臨恐為未便大學士劉沂春禮

部吳鍾繹皆以為然定西侯張名振持之不

肯下

初諸營進表皆因名振以達獨翊不聞名振名

振不樂曰侯王翊之來我為上言之也翊朝

行在觀其軍容陞右僉都御史翊曰吾豈受

定西侯鈐鍵哉山海久不寧有北人謀者曰

此皆失職人所致苟招撫而官之無有不願

無甲者矣會稽人嚴我公知之僞爲告身銀  
印曰請自隗始遂傳以都御史招撫山海湖  
州柏襄甫會稽顧虎臣皆降

我公將渡海發使者入明山朔之前營黃中道  
曰嚴我公動搖四海寧可使之達行在葦蕘  
其使分義各營敢受招撫者視此我公踉蹌  
夫

王師門建跳所蕩 伯阮進率其樓船數百至  
紀事補遺 卷七 五

金鼓動天王師圍解封王朝先爲平西伯朝  
先初同張柱國出海黃斌卿留之部下不任  
以事

朝先固土司調征塞上累立戰功不肯爵爵居  
問請徇邊海至奉化之鹿頸閱五月而聚兵  
數千邊海爲之出賦

八月壬辰世子生

九月建跳斬阮進恃昔日保舟山之力以已

鯉活舟山告急斌卿不應亦不使人至建跳  
所存問官守斌卿喜收海盜資其剽掠有黃  
大振者善劫獲者甚數萬金以餽斌卿不啻  
大掠無以應之逃匿朝先營駕危言以悚朝  
先朝先遂與名振阮進合謀上疏

監國有旨進討斌卿遣布陸偉朱玖逆戰輒敗  
求救于安昌王恭搗大學士張肯堂上章待  
罪曰所不改心以事君者有如水又議和于  
紀事補遺 卷七 四

諸營曰彼此皆王臣也兵至無妄動候旨處  
分

九月十四日胥會于海上初皆安堵已而陸偉  
朱玖背約出洋阮進疑斌卿之逃也縱兵大  
掠砍傷斌卿沈之海中二女從死

十月己巳監國駐蹕舟山劉沂春還聞以張夙  
堂爲東閣大學士朱永祐吏部侍郎孫延齡  
戶部尚書

是冬有僧湛微自日本來為阮進述請兵不發之故且言金帛不足以動之誠得普陀山慈聖太后所賜藏經為贄則兵發矣進與名振上疎監國以登波將軍阮美為使監國親餞送之

十一月朔出普陀十日至五島山與長琦相距一程是夜大風黑浪兼天兩紅魚乘空上下不知所往

紀事補遺

卷七

聖

上

十二日見山舵工驚曰此高麗界也掉帆而南又明日乃進長琦凡商舶往來至國例發小舟譏出入名曰班船阮美喻以梵策乞師其王聞之大喜已而知船中有湛微者則大駭初湛微之在日本也長琦島有三寺一曰南京寺中國北僧居之一曰福州寺閩僧居之一曰日本寺本國僧居之南京寺住持名如定頗通文墨國人重之湛微者拜其位下湛微

所能不若其師而狡猾多變乃之一島名臆泉者其島中無中國人往來不辨詩字之好醜湛微得妄自高大惡札村謠自署金獅子尊者流傳至東京大將軍見之曰此必西洋人為天主教者潛入吾國急捕之以為江西僧逐之過海日本不殺大唐僧犯法者止于逐再往則戮及同舟湛微欲以此舉自結于日本阮美于是始知為其所賣也遂載經而返

紀事補遺

卷七

聖

上

然日本自寬永享國三十餘年母后承之其子復辟改元義明承平久矣其人多好詩書法帖名畫古奇器二十一史十三經異日價千金者捆載既多不過一二百金故者不見兵革之事且忘備豈能渡海為人救援乎即無西洋之事亦未必能行也

順治七年庚寅正月乙卯朔監國在舟山

三月朔王翊朝行在陞兵部左侍郎

八月破新昌拔虎山

九月王師攻舟山惡劫中梗金師自奉化入田

師由餘姚入會師大蘭山帳房三十餘里遊

騎四出以搜伏聽者避之于海馮京第以病

不能行匿鶴頂山為其降將所致害于寧城

時周瑞周雀芝樓船三百餘艘分屯溫之三盤

以為舟山犄角亡何芝瑞有隙監國使武陵

紀事補遺 卷七

人吳明中往解之明中至三盤搆之益甚瑞

遂南依鄭彩芝亦北依阮進彩與朱成功爭

中左所彩太敗泊涅具表請援芝進既怨瑞

而張名振亦欲結成功歎反擊破彩餘兵

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順治八年辛卯正月己卯朔監國在舟山

二月乙卯張名振殺王朝先當城之破也阮

進收其水師朝先收其陸兵軍資甲杖一不

以賦名振嫌隙遂成鄭彩之敗振進因而墮

之朝先又不以會是時朝先居舟山名振治

兵南田朝先不虞其見襲也士卒散遣民舍

名振猝至

朝先手格殺十數人而死

台州分收道耿應衡遣好細入舟山託于巫者

謂監國之祿命宜禳灾星張名振沒醮請監

國行香兵部郎中朱養時上疏爭之謂如此

紀事補遺 卷七

舉動使敵人聞之當曰行朝無一人矣會王

師攻行朝松江張天祿出禦關金華馬進寶

出海門而陳錦督全師以出定海行朝聞之

張名振阮進扈監國發舟山舟泊道頭

七月朔還山中所留諸將降殺且盡二十四日

大星墜地野雉將鳴為團練兵執于北溪過

奉化賦絕命詩入見海道海道請觀其絕命

詩授筆于翊書而示之乃引筆以擲海道而

出北帥將會定海蔡翊以待每日從容束帙掠髮脩容謂諸帥曰使河曹見此漢官威儀也

八月十二日北師畢集陳督訛之翊坐于地曰母多言成敗利鈍天也汝又何知劉帥注矢射之中焉田帥中頰金帥中脇翊不稍動如貫直木絕其吭乃仆從翊者二人亦不跪掠之則跪向翊王師見之皆為泣下曰非獨王

紀事補遺

卷七

四

公忠乃其從者亦義士也

王江之母為金帥所得以招江江遂削髮為僧以見金帥于杭問訛而已安置省城母以天年終江買一妾其妻日夜勃蹊隣人俱厭之江憐妾而黜其妻妻亦攜袂數江登車而去聞者薄江所為一日江出隣人以其妾在不疑既而不返始知向日以術脫其妻也江既得逸遂與張名振引師入長江登金山遙祭

孝陵題詩痛哭

是月辛酉王師試舟海口南師以舟突陣獲樓船戰艦十餘艘十一人而縱之丙寅大霧王師之舟悉抵螺頭門守陴者方覺先是阮進詣海門議和王師欲誘之進以數船脫歸值北帥金礪之舟進以火毬投礪風轉篷腳反擊進面創甚投水北帥刺取之安洋將軍劉世勳都督張名振統精兵五百義勇數千背城力戰殺傷王師千餘人

紀事補遺

卷七

四

九月丙子城陷以巴臣與守之王相率士卒相謂曰吾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陰涇縣及舟山而三耳唐王嘗聞涇縣江陰之以守見屠也歎曰吾家子孫過此二縣三尺童子亦當哀而敬之大學士張肯堂蟒衣南面視其妾用氏方氏姜氏璧姐子婦沈氏女孫茂漪皆縊死然後題詩自縊禮部尙書吳鍾巒居曹

陀山聞變曰吾從亡之臣當死行在渡海入城別育堂自縊孔廟

吏部侍郎朱永祐被執貝勒令薙髮活之祐曰吾髮如可薙何待今日砍其脅死僕負屍出城流血濡衣僕曰主人生前好潔今無知邪血遂止

兵部尙書李向中居憂城外王師購得之向中哀經翔武殺之通政使鄭遵檢兵科給事董

紀事補遺 卷七

四

志寧兵部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江用楫禮部主事董玄兵部主事李開國朱萬年顧环工部主事顧宗堯舍人蘇兆人安洋將軍劉世勳左都督張名振工部所政戴仲明錦衣衛指揮王朝相太監劉朝定西參謀諸生林世英皆死之

順治九年壬辰正月癸酉朔定西侯張名振大學士沈宸荃兵部左侍郎張煌言扈監國至

申左雁尋舟金門 案屬吳國 沈宸荃南日山遭風失維不知所之

順治十年癸巳正月戊辰朔監國在金門三月自去監國號

順治十一年甲午口月口日鄭成功奉魯王居金門初至禮待甚恭既蓋懈王積不能平成功衛之未幾將王往南澳成功使人沉之海中

紀事補遺 卷七

四

至十一月乙未延平王朱成功遣阮進陳雪之圍舟山巴臣興叛降

丙申王江復與沈調倫聚中明山聲勢浸衰調倫見獲被害江亦病劍卒

八月二十六日王師復取舟山進雪之俱赴水死

丁酉朝議以舟山不可守遷其民過海劫之數日之間溺死者無算遂空其地自丙申後

九年山甲無事甲寅冬山寇復嘯聚半載而  
平然皆偷驟摸橫之寇徒爲民害而已

自浙河失守雖復郡邑而陸處者唯舟山二年  
耳餘則以海島爲金湯舟楫爲宮殿而已海  
舶苦水扈從者晨沐不過一盞船僅周身穴  
而下仍復蓋之其與處棺中何異監國舟名  
河耀稍大而其頂卽爲朝房諸臣議事在焉  
落日狂濤君臣相對亂礁窮島衣冠聚謀雖  
紀事補遺 卷七

金鰲橋火零丁飄絮未罄其形容也有天下  
者以此亡國之慘圖諸殿壁可以得師矣野  
史氏跋

明末紀事補遺卷八

本末

永明王諱出榔神宗之孫桂恭王常瀛第四子  
也常瀛最少與惠王常潤同李貴妃出萬曆  
二十九年冬十月己卯與福瑞惠三王俱受  
封四十二年福王先就國洛陽天啟七年瑞  
惠桂三王始各就國瑞國漢中惠國荊州桂  
國衡州地皆荒瘠而衡在江湖之表尤爲僻  
遠常瀛靜守藩封號稱賢王正如王氏貴人  
范氏以選侍孫氏妖媚見幸故王范俱不見  
答後數年選侍坐巫蠱事死王始親二宮生  
四子長次俱天崇禎十五年三子及四子皆  
冠會督撫題請發宗人府序名玉牒咨禮部  
會題冊封三子爲安仁王四子爲永明王  
十六年獻賊陷衡州蹂躪全楚桂王由永州入  
粵西得脫而世子官監宮人等阻永州浮橋

紀事補遺 卷八



下賊悉擄之安仁永明俱禁永州衛以木押籠之令偽湖南道徐姓者督兵押赴衡陽偽道卽衡陽人壬午鄉薦也密啓王云臣係新科舉人爲賊所迫至此今幸臣起發王駕離一面撥夫支吾預已遣報桂殿下自有兵來救駕又囑守者都司王有成毋令賊來驚擾徐亦問候日數次桂王旣脫走桂林卽密遣人偵視得偽道啟報遂謀諸征蠻將軍楊國

事補遺

卷八

二

威國威遣中軍焦璉飛調狼兵數千兼程而下

十二月復永州迎二王以出而賊兵復合璉負永明徒行一日覓肩輿入粵安仁亦免凡桂藩內外人等俱給路費送歸藩下而徐姓者已死於亂軍中竟失其名

獻賊知粵西有備乃毀桂邸木石至長沙建偽殿遂由楚入蜀

十七年春桂藩父子君臣相會於桂林廣西巡撫瞿式耜巡按鄭封總兵楊國威等會議桂藩係朝廷親王今遭賊難至此宜請設法安置但桂林有靖藩不便同城唯梧州爲庫充實請王先行遷蹕就近支糧應備然後會題請旨桂藩乃順流而下

六月始至梧州沿江安蹕文武咸朝忽報福王逃國南都喜詔方到哀詔繼至及開讀宣言

事補遺

卷八

三

本年三月十九日流賊李自成陷京師大皇帝殉社稷桂藩伏地大哭自辰至酉絕食復甦遂致疾八月薨於蒼梧葬於藤縣城北僭號興陵

守陵官每見五色雲覆之因啓賀且傳童謠云五色雲照王墳歸南土永自明

時藩府宮眷僚屬尚有千餘二王資囊已盡寅又卯糧猶不足用而安仁素殘刻凡永明衣

食所需仰給王兄恒缺一日安仁遣內使周明押衣篋四送永明舟中王大喜啓視皆赭黃袍別無可常御者王爲不懌周明前啓曰願王勿煩惱暫用收貯靜俟天命有歸自有服御之日

順治二年乙酉夏五月王師下江南六月唐王監國福州八月詔至桂林封永明爲桂王時靖江王亨嘉密與叅謀孫金鼎議以勤王爲

紀事補遺

卷八

四

辭遍檄四方調集漢土官兵又強刦撫鎮三司瞿式耜于元燁張同儼鄭封及楊國威等初進監國表文諸臣力諫不聽又慮遲疑生變於是卽將藩衛及先至狼兵共萬餘人立諭藩府文武于靖江府臨朝稱賀是日加孫金鼎爲叅贊軍機大學士加叅贊嚴天鳳范友賢爲將軍總統左右前鋒留楊國威爲城守卽日誓衆興師由水路出平樂抵梧州殺

官刦庫于時桂府兩王舟泊梧江方在危急而廣營丁魁楚已飛奏闕中卽發兵西上梧江靖江見所調兵不至傍徨無計西兵小樟東師巨艦一鼓之間全軍喪沒魁楚傳令收兵恐驚桂府親來朝會

靖藩旣敗與嚴天鳳等十餘人駕小塘舟飛渡桂林堅壁不出令孫金鼎上潯州催兵應援及抵潯州遇叅將陳邦傳等奉調勤王率師

紀事補遺

卷八

五

東指邦傳與金鼎爲兒女姻金鼎以爲故有人矣乃告以靖江敗狀邦傳宴之時叅謀胡執恭毛可求同席酒半邦傳起更衣招叅謀恭進密室謂曰今者靖江無謀動取敗衄我等若少依違禍不旋踵矣幸金鼎自來送死乘此擒戮以邀大功何愁富貴耶計定復卽席謂金鼎曰今日之事大人知之乎金鼎曰已知之不必言再飲沈醉投金鼎于水邦傳

秘之取其屍擦灰包紮訖即傳諭各兵艘悉改勦逆紅旗卽夕解功至梧州魁楚大喜委鎮征蠻將軍協同東師前定桂州臨城之日楊國威旗鼓焦璉者與國威不協乃登令所部縶國威及嚴天鳳等械送軍前囚至兩廣魁楚卽命傳赴福京後得旨嚴天鳳楊國威處斬貶靖江爲庶人安置廣東博羅縣未幾病死封邦傳富川伯晉焦璉都司使

紀事補遺

卷八

六

順治三年丙戌秋八月福州不守丁魁楚聞報密會湖督何騰蛟西撫瞿式耜巡按王化澄等議推監國西閣學兵部尙書呂大器自閩至原任兵部尙書李永茂以守制并至時安仁王子九月病卒于梧式耜首言永明王賢且神宗嫡孫應立桂太妃王氏曰諸君子何患乎無君吾兒仁柔非撥亂才也願更擇可者魁楚等請之堅遂以十月十四日于衰經

中監國肇慶

推置僚屬魁楚大器爲大學士式耜以吏部右侍郎兼閣學掌銓事魁楚兼戎政大器兼中樞永茂請終制化澄以下皆晉爵

諡唐藩僞號曰思文

福京舊輔蘇觀生粵人也督師援贛贛破撤兵度嶺魁楚故與觀生有隙兼聞贛敗倉卒與司禮監王坤趣永明走梧避之式耜曰今日

紀事補遺

卷八

七

之立爲祖宗雪仇恥爲生民揆塗炭正宜奮大勇以號令遠近今強敵日迫東人復不靖苟自懦外棄門戶內憂蕭牆國何以立爭之不聽

已而觀生使給事陳邦彥勸進復回肇慶

十一月唐王弟聿錮浮海至廣州觀生雖勸進終忌魁楚不願過肇慶竟回廣州適聿錮至遂與舊輔何吾騶布政司顧元鏡總兵林察

等謀立之曰吾君之弟也乃僭位置六卿僞號紹武召海上竄石馬徐四姓盜授總兵等官以拒塵慶

是月十八日永明亦僭卽尊位取藩封永字又以神宗孫取厯字改明年丁亥爲永厯元年以府署爲行在尊父桂王爲端皇帝太妃王氏爲孝正皇太后馬氏曰慈寧皇太后立妃王氏爲皇后大赦陞賞有差時論不立東殿

紀事補遺

卷八

八

不選宮人諸臣朝罷喜相謂曰鳳進龍顏果中興主也不設東殿宮人可謂美政之始

加魁楚兵部尙書式耜吏部尙書並東閣大學士封潯梧總兵李明忠武靖伯

太妃復召對諸臣論曰今朱家皇帝僅存此一線續承大統願諸先生盡忠竭力相輔助之文武拜謝

遣給事中彭耀赴廣諭觀生被殺廣州進兵至

三水永明乃以兵部侍郎林佳鼎督總兵李明忠龍倫蘇聘等禦之佳鼎故粵中監司與林察同姓相善察使四姓盜詐降迎佳鼎佳鼎信之舟至三山口亂作全軍俱沒佳鼎赴水死肇慶大震

式耜疏言草昧之初惟養聖德修紀綱慎政教挽人心布威武起用人望招徠賢俊爲首務王坤者舊北闕自南都失而入閩唐王遣出乃

紀事補遺

卷八

九

入肇慶秉筆司禮監

內批改戶部郎中周鼎瀚爲給事中式耜力言不可不聽

呂大器以病辭入蜀

內批陞粵巡使王化澄爲大司馬式耜疏言化澄誠賢有廷論斜封墨敕何可爲例請補部疏尙得體

晉李永茂大學士知經筵不入直疏薦十五人

爲十五省鄉望疏上王坤啓視不悅未幾十  
四人皆誅之山西道御史劉湘客獨斥永茂悌  
然曰朝廷方以經筵責茂茂以十五省人進  
非私也斥湘客者斥茂也即日解舟去式耜  
疏言大臣論薦新朝盛事司禮輒去取其間  
無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  
王坤復疏薦海內碩卿數十人式耜又言曰司  
禮抑人不可薦人更不可

紀事補遺

卷八

十 革

吏科給事劉蕙等疏論坤內臣不得薦人永明  
怒叱逐蕙等式耜力持之得復用

十二月王師由閩趨潮惠俱下之潛師襲廣州  
望日唐王方視學警報至觀生叱曰潮州公  
文昨夕到兵何自來耶王師先以數騎抵東  
郭門守門者猶以爲招徠海上盜也呼問之  
比覺而城不及閉先鋒入反據城以引外騎  
執聿鏗觀生自縊祭酒梁朝鍾太僕卿霍子

從等死之聿鏗與周益遠二十四王顧元  
何吾騶降二十五日報至肇慶瞿式耜請守  
峽口司禮王坤趨永明西避之式耜夜棹小  
舟留駕曰我兵水陸梟至三水可上下搯也  
爭之不得請身留肇慶宗人府朱容藩曰左  
右所恃惟式耜一人式耜留守上行益孤亦  
不許永明遂駕小舟上西峽走梧州丁魁楚  
以朱治憫爲總制守肇慶

紀事補遺

卷八

十一

順治四年丁亥正月李成棟分兵徇南韶自率  
兵向肇慶永明由桐州北走平樂而魁楚惑  
于奸弁蘇聘從桐西走岑溪式耜隨行而妾  
媵衆多逗遛梧江惟大司馬王化澄戶部尙  
書吳炳翰林方以智文選郎吳貞毓給事中  
唐鉞御史程源中書吳其雷洪士彭掌錦衣  
衛馬吉翔扈蹕

李成棟入肇慶朱治憫走治憫字子晦浙人也

川文安之雲南王錫衮爲相局堪廣郭都督  
劉遠生等爲六卿丁時魁金堡等爲給事

晉騰蛟閣部督師是時孫可望方由川貫入雲  
京安之錫衮以道阻不能達

丁魁楚之去梧也以三百餘艘載黃金二十萬  
兩日金二百四十餘萬兩方至岑溪成棟追  
及之戰子藤江魁楚被殺闔門盡沒

王師入平樂陳邦傳棄城走南寧永明聞報大

卷八

十一

怒王坤請召武岡鎮劉承胤入援藉之赴楚  
承胤聞召卽統兵至全州迎駕封承胤安國  
公

式耜上疏曰駕不幸楚師得以展布自有出  
楚之期茲半年之內三四播遷民心兵心狐

疑局促如飛瓦翻手散而覆手合又在粵而  
粵存去粵而粵危我進一步則人亦進一步  
我去速一日則人來亦速一日楚不可遽往

舉鄉試有文譽崇禎時爲肇慶同知驟陞此  
職至是薙髮云

成棟別遣副將楊大福張月等取高雷廉三郡  
二十九日成棟入梧州巡撫曹燁降失是蒼  
梧令萬思夔作一木龜令人牽之號於路曰  
降敵者似此及王師薄梧巡撫曹燁以春秋  
得雋者也因輿糲肉袒牽羊以迎曰燁不知  
天不早事君使君懷怒以及下邑燁之罪也

紀事補遺 卷八

十三

若以罪不赦俘諸軍門亦唯命若惠邀天之  
福苟保首領使得是所君之惠也卽涕泣不  
敢仰視成棟笑而受之釋其縛焚其糲兵入  
梧州萬思夔大書曹燁姓名於木龜背置堂  
中遂遁

二月永明入桂林以吳炳方以智爲東閣大學  
士遣使湖南慰勞督師定興侯何騰蛟等并  
趣其兵入衛是月式耜至自梧江疏請徵四

粵不可輕棄今日勿遽往則往也易今日若輕棄則更入也難海內幅員此止一隅以全盛視粵西則一隅似小就粵西恢中原則一隅甚大若棄而不守愚者亦知拱手送矣不聽又泣請曰東藩已失所存惟桂一隅若復委而去之武岡雖金城湯池何能長久臣本起此以舉事願與此地俱存亡乃命式耜留守桂林各路悉稟節制

紀事補遺 卷八

十四

封總兵焦璉富川伯鎮桂封舊鎮陳邦傳恩恩侯守昭平

永明發桂林三月薄桂林式耜檄總兵焦璉璉駐別縣黃沙鎮聞檄即率三百騎赴救時山水泛溢士卒徒涉百里水及馬腹臨江無舟搜邨中得漁舟二艇士卒以次渡畢璉乃渡初十日薄暮抵式耜府式耜歡甚拊其背而勞之如家人父子

翌日王師數萬猝至數十騎直突文昌門登城樓式耜署在城樓下矢及式耜綸巾式耜呼璉即袒臂控弦自下射之一騎顛連發數矢敵應弦而倒數十騎乃下短兵接戰璉復殺數人時城門閉餘騎復登城挾馬越城而下奔還大軍璉即啓門而出麾三百騎大呼直貫其營左右衝突所向披靡自寅三千斬首數千級王師復合璉又大呼殺入軍士無

紀事補遺 卷八

十五

不以一當百呼聲震天戈刃所及血肉飛式耜率士民擊金從之以助軍威王師大奔璉復追殺數里王師乃退

初承肩之從武岡入援也猶尊朝廷持正守法逐司禮王坤爲竊天子權面叱周鼎瀚爲奉寺鼻息雅重式耜特發兵數千援桂旣而承肩請以金吾郭承吳馬吉祥嚴雲從封伯御史毛壽登參駁之吉祥等疑疏出劉湘客指

鼎遂造飛語爲董卓灌汜之議欲承盾怒還  
永明立命廷杖縛壽登湘客及御史吳德操  
給事萬六吉于行在午門外諸臣中救得免  
壽登等俱落職承盾益橫脅永明幸武岡式  
和疏請雷蹕全陽以扼楚粵之中不聽

四月永明至武岡改爲奉天府以巡道嚴起恒  
爲大學士

廣督何騰蛟招撫流寇曹志建王朝俊郝永思

紀事補遺

卷八

六

等來歸悉賜五等爵晉騰蛟總制世襲定興

侯駐衡州巡撫堵胤錫駐常沙聲勢稍振

五月承盾援兵在桂索餉而譁式和括庫藏不

足夫人邵捐簪珥以佐之兵卒不肯出與焦

兵王客不和擊鬪掠市而去

是時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茂平南王尙

可喜統兵取湖南進攻桂林焦璉負創奮臂

督師撫按肘腋石分門嬰守用西洋銃擊

馬騎王師稍卻乃出城奮擊自辰至午不及  
餐將士枵腹式和括署中米蒸飯分給之將  
士俱樂用命明日復出戰王師旋去式和先  
令路將馬之驥伏于隔江犄角接應王師北  
追殺二十里而還孔有德敗走望虞山樹木  
皆以爲金甲天神幾爲焦兵所及

余龍者故江上盜也有寨萬餘受顧督萬元吉

招撫及顧破龍等無所歸出沒甘竹灘

紀事補遺

卷八

七

既而廣州陷東莞人癸未進士侍讀張家玉舉

人韓如璜等起兵攻東莞是年春佟養甲素

聞家玉名遣副使張元琳卽家召之家玉衣

冠出見責元琳以大義元琳固與家玉同爲

癸未庶常者也歸報養甲復飛書諭之家玉

答書曰孔門高弟太祖孤臣如玉其人者安

可以不賢之招招乎生殺榮辱惟公所命其

師林存力贊之遂結鄉勇何不凡莫子元等



襲東莞入之執新令鄭流金籍降紳李覺斯家犒士成棟率水陸師至家玉棄城走以舟師屯杜深村村近新安北令走家玉令諸生陳太赤領縣事兵部給事陳邦彥招余龍等起兵邦彥字岩野順德人乙酉間以諸生走金陵上政要三十二策權奸阻不用唐王得其策讀而偉之至閩卽家授監紀推官而邦彥亦登是科賢書以蘇觀生薦改兵部職方

主事監廣西狼兵至嶺聞變勸觀生東保潮惠不聽丁魁楚立永明于肇慶觀生與魁楚不協撤兵回韶使邦彥赴肇稱賀且覲勸靜授邦彥兵科給事令回慰觀生而觀生已擁立唐王聿錫邦彥貽書報命遂隱高明山中未幾廣州破肇梧繼陷將至平樂邦彥聞之扁舟入甘竹灘說余龍棄虛襲廣州龍許之乃焚北船百餘于東莞遂突廣州邦彥使其

門人馬應房與龍攻順德復之又與張家玉書曰成不成天也敵不敵勢也方令王師風鶴桂林累敗得牽制粵西潯平之勝庶可完葺是我致力於此而收功于彼也佟養甲訪求其家獲其妾何氏并子和尹虞尹于肇慶厚待之為書招邦彥邦彥不復書但判其楮尾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為死臣義不私妻子也養甲壯其志為人仍養妾與二子後郡紳

李星一舉人杜璜以兵攻肇慶始殺之璜等亦戰死李成棟至順德破余龍于黃達江馬應房迎戰死之當時王師東指不能復西由是桂林稍定

式帮自二月至五月曉夜立矢石中推食解衣與士卒同甘苦故人無變志又焦璉久將桂得桂人心式帮以國士遇之獨得其死力璉乘勝復陽朔再下平樂

懷集縣丞徐定國向匿山中誓不薙髮及是引兵復懷集御史魯可藻督師復富川及賀縣引兵與焦璉會平樂陳邦傳亦由賓柳入潯州王師引還廣州遂復梧粵西再定式耜方也以保桂功晉式耜兼太子太師臨桂世伯式耜辭曰本朝封拜文臣自王威寧王新建外指不多屈或憐臣死守孤城謂省會無虞不妨破格以行鼓勵其如貽笑四方何不拜

紀事補遺

卷八

辛

晉張家玉兵部尙書提督嶺表軍務以魯可藻巡撫廣西可藻和州人以明經令新城政最擢御史式耜敘軍功特拜是職

式耜復請告自劾曰自二月十五日移蹕之後以迄五月二十九日凡百有六日矣此百六日中遇變者三皆極危險萬死無一生之望者變故當前總辦一死字亦遂不生恐怖不起愁煩惟是臣之病不徒在身而在心不徒

在形而在神身與形之病可療也心與神之病不可醫也又曰臣所依恃者皇上皇上駐全猶有見天之日駕既幸武臣復何望請再返蹕全陽不聽

六月偏沅巡撫陳蓋率滇營標將趙應選胡一清入覲晉應選一清都督少保各謝恩率兵還汎

時王師破杜溶村韓如璜死之

紀事補遺

卷八

壬

家玉引兵入新安成棟圍之家玉走博羅七月前大學士陳子壯起兵于九江村與陳邦彥結降北廣州衛指揮磨楊可觀楊景燁爲內應又收花山盜三千人僞降王師以守東門約以是月七日三鼓內外並起而子壯先期以五日舟師薄城謀洩佟養甲捕楊可觀等誅之并坑花山盜之守東門者

時城內兵力單弱養甲登城見旌旗蔽江歎曰

其死於是乎左右曰與坐而死寧戰而死養  
甲奮勇出戰發巨礮以擊陳舟舟遂退北風  
大作養甲乘風追之子壯大敗于白鵝潭李  
成棟亦自新安至子壯退入高明與監軍道  
麥而炫縣令朱實蓮嬰城固守邦彥亦退會  
清遠指揮白常燦殺守道于華玉知縣章應  
斗以迎邦彥邦彥率師赴之張家玉亦破博  
羅

紀事補遺 卷八

三

初劉承胤號錢棍擁重兵頗建聞及迎鑾遂與  
中人迫脇朝廷太妃刺血書詔召駐札商丘  
伯侯性入衛性遣部將謝復榮以五百人至  
式耜具疏上言粵西全定請還桂林昭告興  
陵時三王已定長沙衡州且陷八月進逼武  
岡承胤戀子女玉帛惟恐失之遂降爲王師  
前導

十八日馬吉翔謝復榮奉永明及三宮斬關而

出永明二子在襁褓者乳母樊氏墮馬失之  
百官俱未知也吉翔步從三日不得食至一  
士人家見其中堂供神宗像與永明貌類永  
明且拜且泣士人夜夢有天神降其家請天  
人悉從有二學士侍側一髯而魁梧者曰此  
蘇學士軾也一秀而瘦傑者曰此李山人泌  
也士人師方以智貌類山人士人奇之寤因  
自備曰居中南嚮坐者豈當今耶跪而進簪

紀事補遺 卷八

三

永明受之大駭復前行村民皆獻雞黍土司  
車祐戎服具卒乘以迎獻黃金刀永明皆慰  
勞之承胤引兵追躡且懸牌諭內外有知永  
明所向者賞萬金時永明與承胤相距三里  
復榮請永明疾馳而身自斷後抵死力戰與  
其卒五百人俱死王家堡永明徒步三十里  
足疲不能前危在漏刻會侯性率兵奄至乃  
御肩輿先發性至峽口王師引去永明已兼

晝夜不食暮宿羅家店越五日抵古泥封性  
祥符侯

府臣吳炳以疴疾畱武岡被通薙髮兵部尙書  
傅作霖見獲不屈械項遊營遇內閣吳炳乘  
轎來作霖謂炳曰爾做內閣耶何不識廉恥  
至此炳歸自縊

永明崎嶇入粵次柳州式耜屢疏極言不可他  
移一步滇黔地荒勢隔忠義心渙三百年之

紀事補遺

卷八

在藩上

三

土地僅存粵西一綫返蹕收復號召聯絡粵  
師出粵以恢江贛楚師出楚以取武荆且粵  
西山川形勝兵馬人情俱有可恃年時豐稔  
飛輓有資永明三敕畱守不赴李成棟用四  
姓盜鄭昌等爲道破高明殺朱實蓮于南門  
樓陳子壯麥而炫被執

二十七日成棟圍博羅穴地置礮轟發之雞鳴  
城陷張家玉走家玉幼好擊劍任俠多結西

澤之豪故所至翕然蹶而復起至是分其衆  
列龍虎犀象四營進攻增城入之九月十日  
成棟救增城家玉列三營于城外成棟合社  
永和問可義分攻之城亦突圍出戰將士  
死者數千人無降者諸請血戰潰圍而出家  
玉曰矢盡礮裂欲戰無具將傷出卒死欲戰  
無人必俱受縛矣丈夫立天常犯大難事至  
已壞焉用徘徊以頸血濺敵手哉因起徧拜

紀事補遺

卷八

姜

諸將自投野塘中以死懷銀章一篆曰正大  
光明闕賜也時年三十有三官軍得其屍集  
諸神視之李覺斯再拜賀曰是已某知其齒  
缺以銀鑲之髮長可二尺三寸今果然死無  
疑矣然家玉父兆龍弟家珍仍爲人所匿覺  
斯不得踪跡也家玉常乘黃馬神駿趨疾每  
臨陣風沙慘淡作勢怒鳴以鼓士氣及家玉  
死馬亦躑死溪水側云

成棟又以水陸師二萬爭清遠城破陳邦傳彥  
猶率兵巷戰力屈索筆題其壁曰無權無勇  
何餉何兵聯絡山海喋血會城天命不祐禍  
患是攬千秋而下鑿此孤貞遂赴水北兵出  
之檻送廣州在獄不食五日惟慷慨賦咏所  
傳有大造于多艱時哉不我與我后子何之  
我躬分良苦之句十月二十八日被磔監視  
者視其肝肝忽躍起擊監者面遂驚悸數日

紀事補遺

卷八

三

死逾年贈兵部尙書子恭尹能以詩文世其  
業

陳子壯至廣州臨刑呼高皇帝烈皇帝不絕口  
與麥而炫同日死與市子上圖亦見獲其家  
僮伯卿請寸斬以贖主人之孤得免死是日  
佟養甲命何吾騶黃士俊李覺斯葉廷祚王  
應華伍瑞隆閻捷先陳世傑等觀之養甲問  
諸降紳曰畏否皆鞠躬曰畏亦有改容詫曰

真忠臣真忠臣

承慶既降北兵利其貨伴與歡飲遂殺之

時長衝既失何騰蛟嚴起桓劉潮客感至桂郝

永忠盧鼎諸鎮兵雲集式耜調和主兵撫慰

有加善畫糧糗日不暇給復疏言柳州猺獞

襍處地瘠民貧不可久駐慶遠壤鄰黔蜀南

寧邇逼交夷不可遠幸爾來將士瞻雲望日

以桂林爲杓樞道路臣僚疲趼重爾秋桂林

紀事補遺

卷八

三

爲會極江楚民情以桂林爲拯救之聲援騰  
蛟與永忠鼎璉等俱分防任汛可圖恢復不  
聽初土司覃遇春從騰蛟于楚潰歸入桂林  
陳兵索餉騰蛟式耜俱惡之比至柳守道龍  
文明承督撫密檄伴與遇春飲解其部曲執  
遇春送桂林誅之永明至古泥遇春子鳴珂  
訴冤從行者倉皇未詳其始末對以不知鳴  
珂率諸苗攻文明文明走遂入柳州大掠矢

及永明之舟遂陷

永明倉皇跋涉亦如出武岡時是月陳邦傳子曾禹以二千人送駕遂次象州

十一月式耜集郝永忠焦璉誓于神前刻期出師盧鼎趙應選分路駐兵轉餉不絕督師何膺較得展武略攻三王之兵于全州斬級無算獲名馬駱駝而還諸帥連營而軍如天津關閣道亘三百里王師去楚永明欲幸南寧

紀事補遺

卷八

天

為新興侯焦璉亂兵所阻

十二月永明入桂林式耜與起恒並相式耜黎明入閤夜分始歸處流極之運肅然如治朝騰蛟仍督師出全州

順治五年戊子正月郝永忠出壁興安永忠闖賊左營也前在桂林與焦兵不相能式耜調和之始得其用及壁新安有江西進士蕭琦式耜令永豐時所得士也為人僉壬以禮垣

驛驛司馬時居永忠營百計始之遂言桂林

富饒實守殷厚趨永忠赴關因聲言王師劫營即撤兵西上二月二十二日郝兵抵桂左右趨永明遷蹕式耜曰不可督師警報未至營夜驚無大恐二百里外風塵而遽使駕露處耶播遷無寧日國勢愈弱兵氣愈難振民心皇皇復何依潮回波逝雖長年三幸能逆挽其賊杖哉左右禁近益周張不止式耜請

紀事補遺

卷八

天

日無已候督師歸巢急甲士正小立觀兵督戰咫尺威嚴勸激將士背城借一勝敗未知若以走為策桂城危柳又不危乎彼今日可到桂明日獨不可到而大平反覆數百言永明言卿不過欲朕死社稷耳式耜泣下沾衣嚴起恒曰遲至厥明且議之是夜永忠斬關而入劫永明于寢裸體置之城外馬吉祥為永明具袍服襪被而行永明乃縛百官刳其

黃財繼兵淫掠焦璉遣人謂式耜曰強敵外  
逼奸宄內鬪勢不兩全願移師至桂保公出  
賊駐兵城外俟永忠城中乏食必外掠即統  
兵四而擊殺不過數日而賊兵可盡然後以  
全為保障以梧為門戶協力守粵事可萬全  
式耜以治兵相攻恐傷百姓且慮敵騎擣虛  
不聽

時永明早發式耜疾出送駕永明即以數十兵

紀事補遺

卷八

三

遮式耜車入掠其署百姓奮義擊賊俱為殺  
傷式耜家人假以何督師令箭救式耜家屬  
得出式耜裸體坐署中持令箭者逼式耜登  
舟城中煙火高于樓櫓式耜家人放舟三里  
樟木港黎明少司寇劉遠生等至抵漳木港  
式耜已兼晝夜不飲食唯歎息不及送駕身  
不能死桂署為恨遠生等謂兵變倉卒急難  
著手請下朔平間催璉入援發檄遠近毋內

恐檄地方紳士毋驚疑雜髮一吏

烟火收倉儲毋為亂人所盜式耜然之舟下

三十里豆市井入民屋立草檄分路四發

日式耜乘小艇返桂城下俾會城人知留守

在也仍回駐陽朔璉兵續上楚鎮周金湯熊

兆佐亦入桂城式耜檄按察司僉事邵之驤

部璉兵收視倉中餘米定人心三月一日式

耜還桂署廡舍零落滿城暴骨唯烟火中燭

紀事補遺

卷八

三

炙氣耳式耜令軍悉屯官舍灑除街路其從

官被掠如寡人者漸周給之太常黃太玄死

於兵棺殮之撫順荒餘收拾破傷招徠撫字

桂城始有人跡

何騰蛟方犒軍永寧聞變馳回而郝兵已飽掠

避去滇鎮胡一清新與侯焦璉俱統兵相繼

而至日需粟米數百石式耜撚髮爪辦之軍

復大振

王師聞桂城兵變二十二日直抵北門式耜怒  
勞軍士勉以忠義騰蛟督將校分師三門而  
出胡一清統滇兵從文昌門周金湯熊兆佐  
統楚兵從榕樹門督師及焦璉從北門戰未  
合璉卽奮臂顧左右曰璉爲諸君破之單騎  
橫矛直奔王師左右衝擊勢若游龍王師合  
而復散者數撫粵將軍劉起蛟見璉被陷大  
呼殺人與焦璉合連殺數百人貫其營而出

紀事補遺

卷八

三

胡一清從東至督師撫其臂曰兒好爲我破  
之一清卽躍馬奮擊殺數十人奪敵馬而馳  
一清每乘馬必剪其鬃王師意爲牛遇之輒  
曰此騎牛蠻子不易當也胡與焦合兵轉鬪  
而前金湯兆佐率楚兵橫擊之璉標下趙興  
白貴帥銳師夾擊皆殊死戰白貴戰死王師  
遂奔追殺二十里北渡甘棠而去式耜待於  
北門督師還交相勞苦督師乃列營榕江諸

師分兩路而軍

當永明發桂林式耜獨處孤城已而頻傳凶問  
永明每歛歔下淚至是式耜上疏詣行在候  
駕及三宮起居永明乃大喜知畱守在也下  
璽書旌美遣官憫視憔悴狀式耜寸縷無遺  
賜紗緞及尙方銀兩并賜精忠貫日金章以  
表其忠太妃賜紗緞尙方銀與夫人邵復進  
式耜少師臨桂伯璉等皆晉爵式耜恤死事

紀事補遺

卷八

三

軍士家爲壇祭之焚白貴屍得箭鏃數升人  
皆駭曰此楊貴後身也  
是月永明至南寧扈蹕者輔臣嚴起恒馬吉祥  
兵部蕭琦給事吳其雷洪士彭許兆進尹三  
聘六七人而已潯柳二府爲陳邦傳所據不  
貢賦稅資用乏絕嚴起恒乃署吏部關選于  
邕城二十四縣三州鹽客藥戶皆入仕籍式  
耜念南寧蠻鄉不可久駐日爲永明清犖道



請還桂督勳鎮將士直取全州會東人有反  
歸信促巡撫魯可藻繕兵以待又念行在無  
講官經筵久曠石室塵封何由聞得失手書  
八箴于扇進之趙臺者順天人錦衣籍以武  
職改文階陞南寧添設巡撫有才幹能得土  
司心會有湖州人胡執恭爲吏部當該在先  
帝時陳邦傳因入京襲職與執恭有舊旣而  
執恭至廣西入南寧邦傳子曾禹因迎駕得

紀事補遺

卷八

三

預稟擬時下敕有拜君之賜于無窮句遠近  
笑之曾禹欲得南寧執恭佐之臺不讓于是  
陳趙治兵相攻

金聲恒王德仁以江西來歸初聲恒本遼陽衛  
襲世職以邊咨恩楊嗣昌史可法諸部累官  
淮徐總兵尋隸左良玉後隊

順治乙酉四月左兵東下以江西屬聲恒旣而  
良玉死其養子夢庚率所部降而聲恒不願

東下北行乃自請願取江西以獻英王許之  
遂以江西專委聲恒還師南向與關部降將  
王體忠合營西屯九江聲恒宣言王師馬步  
二十餘萬旦夕且至迭檄江西遠降卽免屠  
城巡撫曠昭解印而逃江城人皆走至是年  
六月四日紳士及諸亡命迎聲恒于九江十  
九日聲恒至有諸生數十迎于江千聲恒戴  
方巾青紗金線蝴蝶披風受諸生廷參于舟

紀事補遺

卷八

三

前廷參者初見卽跪跪已起揖乃拜復起揖  
再拜而止聲恒故武人被輕衫受文謁喜殊  
不自勝左右顧從者當如何答禮且笑且樞  
引諸生起口中諫讓喃喃有所云而無其辭  
頰涎墜縮如絲諸生及從官皆自笑之聲恒  
恐內有伏兵徘徊久之乃入城

體忠忿江城人徇迎謁聲恒也則與金氏分營  
而居城以東者爲王城以西者爲金所居當

都會宜闕處，是尉甲第萃焉其偏裨姻族又分据華劇網，雖諸富豪略盡以便宜署置官屬陰忌王氏上馬精強亦不大誅掠漸得人，心欲遂除之，不有以發會雍髮令至齋文者，聲恒之叔也，令下三日未有應者，聲恒曰：此王兵為，明日請帶忠計事，即其揖時刺之，屍出，王兵大擾，燒德勝門及章江門，與諸金格，三日殺傷相當，聲恒且戰且招，以王

紀事補遺

卷八

三

兵屬體忠，是軍旗牌王得仁軍中，所謂王雜毛者也，聲恒念江西據江南上游，西控楚南，通閩廣，得江西則東南要害居其大半，而身以孤軍，傳檄取十三府七十二州，數千里地拱手歸之，新朝計王師南下，以來功未有高，于已者，意且夕，且封王次，亦不失為侯耳，及收江西，疏還乃止，以聲恒為副總兵提督江西軍，率視原秩，更受于聲恒氣沮。

是時閩中僭號以陽延麟為相，督師取江，元吉為兵部尙書，督師至贛州。

紀事補遺

卷八

三七

紀事補遺卷八終

明末紀事補遺卷九

本末

丙戌八月王師平福京殺明人士是以游士莫敢言自外歸金氏威震閩楚巡撫李鳳翔死聲桓益驕乃大治宮室以明都司署為師府役夫萬餘窮高極壯嘗臥病思食虎即令環西山勒三日得虎而果得虎以脯聲桓性陰狠能箝噤不泄方南顧明微內甚清盛欲待

紀事補遺 卷九

四方有起者因而自立自巡撫李鳳翔死北來有司益多挫之

王得仁亦望為總兵而不得意同快快又屢受折辱得仁本起羣盜隸闔營每臨陣未嘗有堅陣性又獷躁不能無惡言或曰天下事大定矣願君命當侯否耳富貴自有時君其忍之得仁益憤則招致方士起宮觀煨金銀以萬金使丹容宗超一開天寶洞將以立壇訪

致物惟極天罡雷役使丁甲神為百勝天符

異法所居故宜春管理王府也深八九重富

優伶每演郭子儀韓世忠故事由此金玉兩

家怨辭稍稍聞于外贛州之未破也萬元吉

嘗遣間使密誘聲桓使反萬從武陵楊嗣昌

西征時嘗與聲桓相識于左營故也聲桓得

書不報捕其使械擊于庭夜乃解其縛飲食

勞苦之間督師殷勤甚厚未明而縱之萬苑

紀事補遺 卷九

二

後其使亦間泄其語諸歸客恬之知兩家不

得封意貶間自露其關防劄印乃言聞主尚

在屢有手詔許公能以江西歸者即舉江西

封公亦嘗達一二乎未幾江城人士走諸金

門下者受意為聲桓立生祠祠成塑像而請

其冠服之式聲桓令塑為華陽巾而羽衣與

像入祠觀者咋舌歸客極言明復大聚且阿

意謂先授侯印令公舉江西待收京且分天

下而王之聲桓喜甚且遣間使請焉後巡撫  
章于天至遇諸將益倨日從諸將索环寶奇  
貨呼聲桓曰金副摠得仁曰王把摠先此兩  
人在外固已自稱都督自文于偏裨至是其  
部曲亦駭一日章宴藩司鋪璫席地望聲桓  
等于璫外酒半嬉笑視曰王得仁汝欲反邪  
是日得仁歸太愧其從騎聲桓亦失色俯首  
彈鞭還帥府

紀事補遺

卷九

三

丁亥七月得仁提兵如建昌章于天遣官票追  
其餉三十萬得仁大怒搥案大呼曰我流賊  
也大明崇禎皇帝爲我逼死汝不知耶論汝  
官無餉可得枉則有之聲如啣吼日晴皆出  
杖其差官三十杠日寄章于天此三十萬餉  
銀也聲桓聞之謂其客曰王家兒急矣所遣  
請印數輩皆不還奈何丹客宗超一弟子  
士文者亦輕猥喜事舊與左右往來其部

紀事補遺

卷九

四

叟有門人官屬者黎從置劄付爲官卽因爲  
轉賣以熒惑喜事少年又雅游于金客黃人  
虜之門卽因人虜自荐于聲桓曰若輩非能  
得之明兵雖大聚獨我知閩主所在耳公誠  
無愛厚費資我以往可期而至也聲桓曰願  
汝歸何知酬汝且功名本共之居其間黎生  
及胡爾音夜袖兩印入帥府一爲鎮江侯一  
爲維新伯篆文柳葉上刻小篆文曰精忠報  
國曰此上所私賜也聲桓喜甚日掛腕間  
八月得仁歸自建昌聲桓舉印畀之得仁曰可  
矣聲桓曰待趙旗鼓歸而議之我聞烏金王  
爲何騰蛟所敗已使趙旗鼓往覘且賀何擒  
王否也趙旗鼓還盛言烏金王不過小失利  
今且大破明兵于寶慶二人以故按不發已  
而巡按董成學亦覺金王謀反有端屢揚言  
欲奏聞而索得仁歌兒得仁恐與之歌兒則

居家狀泄堅不肯與章于天又從索金玉杯  
匱等物益恣其怒日與諸匠爲旗幟練火器  
製鞍甲今年正月旣望章于天率數十騎忽  
如瑞州掠諸富家財或謂得仁曰此恐非爲  
索財賄也前有滿兵數十騎不知所往恐其  
伏瑞州待撫按定議而發脫有尺一詔出不  
意公等且見擒得仁益急

正月晦春節二十六日壬戌官將猶習儀于上

紀事補遺

卷九

五

藍寺得仁伏軍裏甲而往上甬道努隊睨聲  
桓曰如何聲桓搖首是夕未發文武各罷得  
仁歸晝夜部勒全營次日癸亥五鼓遂反七  
門不啟絞殺董巡按及城守道于帥府盡捕  
逐司道府縣官令百姓改裝得仁遣人邀擒  
章于天子江中聲桓使人迎南都舊輔姜曰  
廣于浣湖里地以姜門生故吏多仕南北者  
故迎與其事資號召也出示安民稱聞僞號

金自爲豫國公王自爲建武侯姜曰廣稱太  
子太保中極殿大學士皆稱賜尚方劍便宜  
行事大約謂勞苦功高不惟無寸功之見錄  
反受有司之百凌血氣雖平不得已効命原  
主云云

于是以聲桓中軍宋奎光左爲軍都督府都督  
僉事黃人龍爲總督川陝山東山西河南五  
省兵部侍郎初王氏演郭韓諸戲及請祠像

紀事補遺

卷九

六

服式皆左良玉舊客胡以寧啟之也時以寧  
死子甫十有二歲敕爲進賢伯諸金皆爲都  
督得仁婦弟黃天雷爲兵部侍郎錦衣衛同  
知金幕書記吳尊周爲江西巡按王幕書記  
陳芳爲江西巡撫府縣各屬堂佐皆其客也  
時舊冠服亦易倉卒不具盡于優伶箱中取  
之一時唱導威儀如他日鄉民擁觀嘖嘖惟  
視其翹間前後皆禿無髻以此微異私人徧

布寮署而諸客首言明事者錄並不及唯陳  
大生黎士文林亮數人得部曹而已其有真  
官闕歸而不願出者則又坐以觀望矯詔加  
銜勒令爲官欲因劫聚義旅觀其強弱諸客  
久失望亦各自稱銜級出所藏閩中劊付散  
賣頒給欲羅萃山澤別爲一軍由是職方監  
紀交錯于道復如弘光之時

黃天雷妹有殊色得仁爲之心死而王休忠亦

紀事補遺

卷九

七

欲之故構怨于聲桓殺之而奪其軍以納其  
妹天雷妹尋以不食死已而追憐悔之乃厚  
遇天雷凡事咨而行奔走求官者皆就黃以  
歸建武建武之門幾傾豫國嘗前所遣迎唐  
王者丁時遇輩趙趙道中實不知所在金王  
亦貶其詐微聞南來人言唐王已死諸臣復  
擁立桂王于廣東乃爲閩中禪詔進諸官秩  
有差然聲桓意終疑又謀求益王世子立爲

監國諸事唐王而嘗爲魯王官者固亦各謀  
迎立魯王而戴之縉紳有識者見其舉動各  
引歸相戒勿出東方義旅摠督師侍郎揚重  
熙詹事傅鼎銓到城一日並引兵還唯姜曰  
廣在城中與金王調策兵食而已王得仁西  
征九江胡以寧從兄胡澹詣軍門說以順流  
而下揚言章巡撫請救者江南必開門納君  
騰檄山東中原必聞風響應大河南北西及

紀事補遺

卷九

八

陝山其誰爲請有也得仁咤其言到九江不  
移時而破之珍其鹵獲自部送還金亦忌王  
北伐數趣使歸以澹謀質聲桓望客皆曰此  
上策也時江西諸郡皆反獨贛未下黃人尤  
聞澹謀謂聲桓曰非也不聞寧王之事乎贛  
州高氏在彼聲桓愕然問故人龍曰昔者明  
有寧王名爲宸濠反于江西以不備贛州故  
爲巡撫王守仁所擒也聲桓心動會

皇朝鎮守湖廣羅摠督恐其兵趣廣欲先敝金兵

于贛州遣人遺書曰人心未死誰無漢思公

創舉非常扶大義為天下倡咸引領企足日

夜望公至但贛州東西要害山川上游公如

欲通粵則贛界其中公欲他出則贛垂其後

計莫若先下贛贛下則楚地可傳檄定矣金

乃立議代贛然忌王氏專制會城勢與偕往

使使先齎冊印封高進庫諭以利害進庫即

紀事補遺 卷九

九

故興平伯高傑兄子也初無意間及見書大

怒曰金皇帝耶安敢俟我遂勒兵出戰聲桓

使副將白朝佐衝之朝佐者為聲桓刺王體

忠者也前破建昌得金五十萬聲桓出師時

索之朝佐不與曰久盡矣及與高氏戰追奔

數十里徑至城下高窘甚白戰亦疲使人視

大軍相去尚三十里朝佐怒曰此為彼五十

萬欲致我死地也即收軍歸南昌削髮為僧

高得復入城守與金玉相持七十餘日而曾

城空虛獨倚宋奎光黃天雷為重

夏四月乙未朔世子某生王氏出也偽冊為太

子赦天下詔曰萬喜

十日李成棟以廣東來歸初成棟之降也以副

摠守吳淞貝勒調隨征閩閩下令以徧師赴

粵不意唾手得之及敘功疏下進修養甲兵

部尚書假便宜成棟受其節制又成棟委官

紀事補遺 卷九

十

署所下城邑養甲必亟易之以是缺望形諸

詞邑養甲不之省也時永明在南寧成棟遺

洪天耀 欽人丁丑進士原任湖廣驛傳道 潘胄緯 漢陽人辛未進士

李琦三人贊奏赴行在白陳謝罪請迎乘輿

幸肇慶先是成棟所收兩廣五十餘印獨取

摠督印藏之一愛妾揣之其意勸之舉事成

棟撫几曰如松江百口何妾曰我敢獨富貴

乎請先死君前以成君之志遂自刎成棟哭

曰我乃不及一婦人密與布政使袁彭年事張調鼎謀之輦金十萬賂要人以取掣于松將發而金聲桓以江西反率師圍贛贛帥高進庫求援于粵謂贛爲粵東門戶贛朝下則粵夕受兵贛城三面距山皆崇崖峭壁仰面萬仞勢難驟攻第列營固守城中乏食不成及旬日束手待盡我爲公守公資我糧俸養甲命成棟往布政移銀八萬餉之彭年故

紀事補遺

卷九

十一

還發以激怒其軍心時歲大旱羣盜滿山成棟陰結其巨魁謂養甲曰贛旦暮亡粵又寇深如此嶺外斷不可保彼聲言復衣冠三字耳盍姑許之以靖亂乎養甲計猶豫成棟故令羣盜過城下呼聲動天以怵之養甲勉示安民成棟請于榜尾但書甲子成棟既得此榜遂布書粵中僞號養甲愕然然已無可奈何

二十八日王師復破九江報至江城內外皆走車一輛舟一渡索值至數金雖斬之不能禁五月五日佟李觀泛龍舟會旣而回成棟署復開宴優人冠帶登場成棟謂養甲曰我冠帶帶何等威儀養甲曰一朝自有一朝之制度何必羨彼成棟曰大丈夫須作千年有名的事豈能拘拘受制于人哉我今要歸明了郎自去其辭以刀付從者請俵去辭養甲大驚

繫軛車

卷六

十二

曰還須商量爲是成棟曰有不同心請汝頸試之安用商量卽越席以劍擬之養甲惧亦去其辭成棟勒養甲于營中卽下令次日民兵悉解辭復衣冠而以所藏摠督印印表文上之時陳趙方仇殺人心皇皇乍問反信皆疑懼百出天耀等皆舊臣降清者力陳成棟忠誠且述金聲桓事甚悉人心始安于是封養甲襄平伯兵工二部尙書成棟惠國公彭



年左都御史時金聲桓亦藏表于佛經部面  
中遺使賈至詔封豫國公兼兵部尚書得仁  
建武侯

自兩省返歸士人輻輳而至王化澄復相朱天

麟崑山人戊  
辰進士

余閣大學士晏清

黃岡人已未  
進士原任廣

東水利  
愈事

為吏部尚書張鳳翼兵科兼翰林院

張佐良文選司即中黃雲衣行人潘駿虬兵

科主事龐天壽掌司禮監時固山譚泰劉良

紀事補遺

卷九

十三

佐等帥師救贛州有獻救韓伐魏之策者遂  
突圍南昌初聲桓反時推姜曰廣為督師奉  
蓋藩世子鎮守南昌盡撤精銳而行姜因文  
士不嫻將略彼圍大惧不知所為聲桓愛高  
進庫才欲降之令軍士不得放礮日增壘堅  
壁為久困計

初九日聲桓兄金成功納降許為內應奎光聞  
而殺之王營禪將貢鰲以其軍叛斬關竟出

而黃天雷未之知也報至贛州聲桓大怒慮

高兵尾之王得仁曰吾聞兵法制人不制于

人今莫若秘其警報不令人知督三軍之士

銳志攻城贛城乏食不知外救不及三日可

卜必下贛下即一師守贛一師入粵粵知贛

破必從風而靡然後西通西粵右守嶺表清

師知贛破粵下必向解圍至贛而我以逸待

勞南昌亦得息肩間出以絕糧道則數十萬

紀事補遺

卷九

十四

之眾可憐于旦暮若攻城垂破而撤兵棄之  
強敵在前贛乘其後此危道也獨不聞寧王  
覆撤乎聲桓家在南昌聞警遽退師王兵見  
金兵走亦大奔贛師突出自相蹂躪者數千  
人十九日金王回師敗王師于北沙獲西洋  
砲三聲桓與姜曰廣盛服祆而迎之單以丹  
紗鼓吹輿至德勝門部中聲桓有驕色遂勒  
兵入城中獨郭天才以為不可而屯營西岸

是月楚撫堵後錫與馬進忠等攻下常注何  
騰蛟聞報卽出嚴關身先士卒大戰日月橋  
遂于二十七日復金州進攻東安破之上疏  
報捷不爲自叨曰爲陛下以信臣用臣者瞿  
式耜一人也式耜冒暑往金州勞之

六月三日王得仁悉其精兵來攻王師橫出擊  
之大敗于七里街王師素畏得仁名雖勝時  
時夜驚曰王雜毛來也得仁遼東人生而髮

紀事補遺

卷九

五

備五色故雜毛之稱聞於南北大將軍固山  
額真譚泰乃行營掘濠溝等土城伐山撤屋  
爲浮橋于章江廣袤七里章江故深險當湍  
駛處沒水置石疊與水平然後加土重棧爲  
橋溽暑趨役死者數十萬會天旱水涸功亦  
竟就附郭數十里間田禾山木廬墓如沈其  
丁壯役夫率曰與薄糜一食水半奏之芻蕘  
無遠近辰出申還病疫死者十七八各旗分

取婦女同營者送賜無晝夜死者亦萬餘而  
其外兵死水死走死者且無算焉

固山額真營蒲子塘距永和門六七里築十餘  
丈高臺于永和門外登望城中市貿往來獨  
行耦語一一見之只留惠民門縱城中出入  
亦籍以浮掠廉城內情實聲桓諸將俱托請  
兵而遁

紀事補遺

卷九

六

郭天才屯西岸五戰三捷見城中無出戰意亦  
撤營去所遺購軍精先後數百艘王師又橫  
江夾斫擊之時王得仁率師二萬直趨九江  
姜曰廣以檄召之得仁曰九江據長江要津  
清兵轉輸必由之地吾聞興師十萬日費千  
金以數十萬之衆深入攻城而糧道已絕非  
分兵攻我卽撤師東下分則勢弱撤則師勞  
九江四面臨江城小而固以吾守之未易卒  
下分輩引兵徐出東西撓擊內外夾攻此犄

角之勢若復棄要害入孤城譬猛虎陷阱此  
成擒耳曰廣不聽

一日夜檄十四五至得仁嘆曰不過欲得仁同  
公輩死也遂撤兵西上王師水陸截之得仁  
首先士卒轉鬪而前斬首數十奪輜重大礮  
什物無數城中亦出兵相應乃入會城王師  
遂屠九江

七月瞿式耜疏請幸桂不報

紀事補遺

卷九

七

成棟復遣營鎮羅成耀率兵迎扈即命爲前導  
永明乃發自南寧敕趙臺留守南寧諸臣皆  
扈蹕東行至雞龍山有景雲獲覆瞿式耜築  
三亭于上以志其瑞碑文至今存云

八月癸巳朔永明至肇慶成棟迎于百里外饋  
銀一萬以備賞賚加成棟太傅翊明大將軍  
總督七省諸軍以其養子李元後爲錦衣指  
麾掌絲綸房事成棟進冊兵一部請一應錢

根盡歸朝廷敕部奏頒永明命仍着勲臣成  
棟料理候恢復之日另行酌議成棟遵受隨  
貢金寶儀物及僭蓋六萬銀兩政無巨細受  
成于成棟時從蹕諸臣自負五蛇功而成棟  
意不擇也得官不由成棟題授者悉捕擊之  
內外怖列皆其私昵時王師圍南昌水遮陸  
截而得仁方娶武都司女爲繼室錦綺金室  
筐篚萬千以爲幣聘親迎之日繡旆帷燈香

紀事補遺

卷九

十六

燎歷亂鼓樂前後導縊街巷城外高臺望見  
恠之意以爲飭降也笙歌方喧忽大聲震天  
火光數十道擁黑雲如大車輪飛墮城中闕  
言城崩舉國狂走相蹈籍赴池井水死者無  
算已而寂然歌鼓復作衆乃稍息晡時得鉛  
彈子于澹臺祠東稱之其重八斤蓋城外礮  
核也自建武新婚礮驚酒荒日甚城中相率  
脯醢縱歌舞窮夜累日聲桓面容如土噎恨

而已諸將裨啟請百不一應惟日責姜太保  
令其遣客間道出城號召四鄉起義胡濬與  
姜書曰國中擁百萬精強不能出寸步日夜  
荒宴而眼穿外救澹非辭難者故敢與相國  
決自金氏入城賸富民鋤貞烈幾盡劉天駟  
家鈔西山解體胡奇偉擒至李鳳翔欲釋而  
金卒斬之庾領以南腐小郭應銓兄弟不返  
吉安限而到今支解會應亨父子臨刑莫不

紀事補遺

卷九

九

徵苗王氏楊萬同時起事者宛怨略徧四維  
矣且公以附金王而起者爲義乎不附金王  
者爲義乎天下方亂雄鷲並起強者自立能  
者因人夫戴舊王稱宗國此固忠臣義士所  
一願望而全能者風動之資也今之確乎巋然  
不與畔援爲佐者獨陳九思孤軍五年百戰  
卽今兩家歸正彼前一收祁門旋還師候駕  
卒未嘗通聘幣介尺素于二氏也其受命闕

中者揭司馬傳詹事前入國門已厭見其所  
爲而去自餘不過羣盜假義名以竹盜之魁  
傑若蔡全才鄧參三輩前已爲金氏蕩滅餘  
豺獠爲會聞大兵至各先散保妻子金之心  
腹獨張起祚起幕客守羣宜圖得當以報而  
瑞州闌僻不能有所爲鄧雲戈以五千歲號  
召烏合崎溪武寧漢谷間望屋掠煙實羣盜  
耳以當北兵如振落雖萬衆何益且卽令義

紀事補遺

卷九

九

士如雲見前者摧折戮辱如此稍有志識莫  
不飲恨祝亡今徒假年號種怨自恣目前尙  
無真主而欲使氣節之志爲金王出死力其  
誰聽之相國孤城瓦注一葉蔽目不見泰山  
豈知重圍之外所在白骨如丘陵環南新附  
郭百里村烟斷絕人之所存兵于何有相國  
無庸談義兵爲也姜讀竟默然良久曰吾悔  
不用某言

初姜之出也道故江上使某邀某俱出辭曰某  
三年不入國門久無本朝冠服今慙見長者  
何顏入郭姜敷邀之乃入城謁之于故第相  
見懟籍媿媿道故某問曰明之所以失天下  
非在與闖耶金則左彘王乃闖枝公與侯安  
所受之哉十日之間年貌兩易名雖歸明實  
叛清耳今擅除爵恣殺人筦利權大更張如  
此是僭也若其元闖廣而如此爲之是僞也

紀事補遺

卷九

三

相君從與同事無後孽後世論史謂姜公何  
如人不如引身而退歸耕浣水之陽無從叛  
亂居美名天道所惡也某去矣姜無以答後  
百日而大兵至姜在圍城追思其言而悔不  
用也

時城中斗米漸至一金宋奎光憂諸將不足與  
謀思假神道以威衆而德勝門郭中關王廟  
向有酬賽神羊神馬朝自出就水草夕還廟

謂賊尋常而未嘗有試鞍勒者奎光一日早  
起使備香醪急趨夜勝門楊言曰德中關帝  
見夢賜吾馬以破敵今趨往領遂入廟握馬  
鬃不鞍而馳之三十六營兵將七門四民皆  
驚願聽約束從宋督出戰而金王終待外援  
夾擊奎光計復不行

城中斗米至六金有狂僧大言于衆云能解圍  
一破敵自言其名曰摩訶盤若聲桓欲驗其術

紀事補遺

卷九

三

乃請以米五斗試散兵民自辰至酉闖城露  
足由是駭服推爲國師每日闖城手香隨國  
師環繞七門各衢市誦摩訶盤谷三匝期以  
某夜出城破敵令軍士無持寸鉄獨用葦炬  
數百千牛縛之人持一炬燕四踰豫國公建  
武侯親挾竹批率師縱馬大呼衝陣卽破矣  
得仁尅其詐聲桓猶惑之

其人尅乃稱病佯狂聲桓爲求救于國師摩訶

盤若曰：嗟！吾已知之，彼私飲御婦，天帝罰令爾吾行救之，遂偕往視疾。人龙狂言如初，聲桓戒左右縛之，且刑拷摩。河盤若曰：我北來巡按江西御史也，遂磔之。是日并殺章于天解，姜太保印更以內外軍士聽金鳴時，指揮城中升米二金矣。

固山額真聞其窮也，以米二石使人呼于城下，繼而餽之。聲桓答以冬笋百斤、金橘一石，固

紀事補遺

卷九

三

止亦笑稱其能答

城中薪亦盡，撤屋以炊米，至六百金。一石有反，槌重戶枕數千金而死者，禽鼠艸根木實殆盡，遂殺人而食。癯宅生雀麥，飢人食之得仁，猶稱瑞曰：此天貽我也。

交衢直巷先有瞭者為隱號曰雄雞也，即男伏雌也，即婦有翅，即帶刀者曰有尾，即羣竹者。一聞無翅與尾，即共出擒而殺之，其始第兵食。

民既而民復羣聚，掠兵為糧，後乃父子夫婦相啖。譚固山知其轉餉路絕，乃西南逐張啟，祚西北降鄧雲龍而殺五千，歲北勦余應桂，吳扛于都昌東收湖盜涂麟，次第擒殺。

胡澹憤金王所為，以為兩人不足惜，而徒沮中原之氣，病膈墮死。其二子亦為王師所殺。

百姓轉為王師耳目，牛酒蔬菜日至安坐而收。其斃是月，舊輔路振飛錦衣衛康永寧，摠兵

紀事補遺

卷九

三

汪某自閩航海朝于行在，閣臣宴日，曙兵部蕭琦相繼去。

九月，督師何騰蛟復永州，又復衡州，將恢長沙而勦鎮。曹志建不受節制，還屯永之老虎關，騰蛟困而頓兵。

李成棟拜表出師，士眾登舟，忽震雷起，舟中拆。中軍船桅杆士眾皆驚，成棟諭眾詭曰：此桅必有毒物，雷當擊之，何足為異。

時江廣皆反，贛守將固山高進庫，孤守贛城。初，高亦隸左部，與成棟相締盟。前此六月，成棟遣使招之，約以踰秋北救，不至當輸款。至是，成棟復追持諭入贛，勒令高反，辭語不遜。進庫怒碎，如其諭曰：「李固山反，便得國公，我若反，亦是國公。此諭帖當與誰，令我反除死，不為遂逐其使使還。」

成棟卽進兵擊之，敗績回。至中途，報獲奸細得

紀事補遺

卷九

五

密書則養甲遣家人約進庫爲內應也。成棟還行在，密奏之，定計誅養甲。時養甲在朝，其所隨北兵皆分發梧州，就糧成棟。遂遣督張世新、張祥賫餉十萬，率所部士馬至梧州。犒師，梧有井水寺，頗寬，厥諭卽寺中，按部給賞。伏甲小巷，北兵旣就賞，世新令次第從小巷出，皆執而殺之，三千人無一得脫者。養甲知事已敗，露密表使人北上，復被獲。

十月十日，使養甲赴梧州代祭興陵。李元循襲殺之，楊柳沙舟中成棟還奏云：「今內患已除，臣免內顧憂矣。」養甲子崇禎間由提塘官至，擢兵弘光時賂馬士英，提督南直鹽法，贏積過多，貝勒至攜之人，闖因同取粵，被成棟脅反，封漢城侯，帶閣銜。至是成棟敗歸，慮有他變，以計殺之。

紀事補遺

卷九

三

十月楚撫堵錫統李赤心等恢復湘潭，赤心于營中稱高氏爲太后，及具疏稱自成爲先帝，帝猶錫隱忍聽之。且請封爲興國侯。高氏弟必正輩封伯者十餘人，統衆至湘潭屠其民。長沙聞之，懼協力守之，故從錫攻之，弗克。初丙辰，進士李紹祖降北，後任楚撫，守永州，騰蛟攻圍七旬，堅守不下。吳郡太倉人馬廷鸞者，舊縣令也，時亦陷城中，與紹祖居守。騰蛟獲其子，不殺，廷鸞感恩，由是城中動靜纖悉

皆知王師援兵遂絕紹祖乃降械送桂林

紹祖式耜同年進士也式耜流涕讓之曰汝素

受國恩奈何生為背叛之臣死為不義之鬼

今日復何言紹祖曰天下人皆降豈獨紹祖

也式耜曰天下人皆不為紹祖其如我何紹

祖詞窮遂磔之

遣使召弋陽王不至弋陽王江西宗室也王師

至人建陽其地皆深林峭壁人喜用礮礮卒

紀事補遺

卷九

三

背負不用手攜而發輒命中郡王入士司擁

獲之成棟屢攻弗克及歸後遣科臣洪士鵬

往亦不得入

七月有宣忠伯王承恩請行遂賫敕往遇王于

陽山然眾皆自怒不聽王赴闕卒不得要領

而還

十二月成棟率師出南安面奏南雄以下事諸

臣任之庾關以外臣獨任之

當是時朝臣分黨自廣州來者吏部侍郎洪天

耀大理寺卿潘曾緯學道李琦兵部尚書曾

燁工部尚書耿獻忠通政使毛毓祥

武進人  
丁丑進

士為一黨

自廣西來者嚴起恒王化澄朱天麟三輔臣吏

部尚書晏清吏書侍郎吳貞毓給事吳其雷

洪士彭雷澤俊尹三聘許兆進張起為一黨

自各路來者左都御史劉湘客禮部尚書劉滌

紀事補遺

卷九

三

吏科丁時魁兵科金堡戶科蒙正發禮科李

用楫文選司施以徵光祿卿陸世廉太僕卿

馬光禮部儀制司徐世儀為一黨

翰林陳世傑驗封司吳以進給事李貞御史高

賚明太僕卿楊邦翰職方司唐元楫以廣東

人為黨然行朝之權盡歸李元後一人元後

修整大雅與士大夫交與元從本姓賈成棟

義兒也以守舍留肇慶袁彭年素負重望掌



臺綱于是劉湘咨丁時魁金傑蒙正發等皆

與之善持論侃侃專以尊主權別流品斥幸

授為事遠近望而畏之因有五虎之目五虎

者袁虎頭劉錢謙益保舉者虎皮丁虎尾金虎爪蒙

虎脚也廣省大小官員非成棟不得擅除平

樂瞿式耜為政遠柳州則焦璉為政潯南

思恩則陳邦傳為政通政司陳乞職官者猶

日以干計內閣票擬只有着議具奏四字選

紀事補遺 卷九

司掌銓僅空名而已

順治六年己丑正月庚申朔永明駐肇

李成棟殺宣忠伯王承恩承恩大興人世錦衣

指揮僉事

丁申出為福建都司闕中僭位累官管錦衣衛

事加今秩其標下彭鳴京等及故中丞田闢

有眾數千皆願隨承恩往召弋陽王成棟忌

之

初八日兩舟相遇于英德縣成棟邀承恩過舟

歡酒至夜闌佯醉即席于又之

時江西宗室朱由櫜入閣由櫜壬午鄉舉廣東

教諭丙戌闕省鄉識同考受紹武命為侍讀

主是入閣承明旨也成棟亟命錦衣衛捕繫

瘦死獄中

十三日大學士朱天麟罷先是潯梧泰將陳邦

傳以功封富川伯尋以迎駕進思恩侯成棟

紀事補遺 卷九

反歸先疏入告進爵慶國公官其子曾禹右

副都御史永明過潯州留傳挽如月餘永守

潯州如瞿閣部故事永明不許許以居潯梧

而邦傳賄誥敕中書張孟光使易居為守為

言者追改然邦傳進疏則直稱世守當成棟

未及歸時邦傳潛通降啟以故為成棟所輕

兵科金傑承風指劾之邦傳疏辨陛下蒙塵

兩年並無一位兩衙門何今日議論紛紛若

是以臣爲無將請卽遣金堡爲臣監軍以觀  
臣一萬鎂騎大學士朱天麟票擬金堡從來  
朕亦未悉所請着卽會議丁時魁堡之黨也  
怒曰堡論邦傳卽請監軍堡又論郝永忠若  
請其頭亦與之耶率科道官十六人直入丹  
墀大聲疾呼繳印于內閣永明方燕語聞之  
震驚翻茶沾衣急諭諸臣照舊供職天麟印  
目罷相然天麟但言會議固未嘗出金堡于

紀事補遺 卷九

三

邦傳也第金堡往日臨清受闖賊官發其從  
來是所深忌耳

江西自金鳴疇受事能軍善守相持至八閱月  
副將楊國柱私降江南運紅夷大礮至盡日  
力攻聲聞百餘里山谷皆震

十九日亭武城破聲桓知不可守豫使匠爲數  
棺闔門親屬漢裝坐其中縱火焚之乃自衣  
其銀甲寶綬赴帥府落池死先是聲桓病時

使人問死生于八角廟漢將番君梅銷之神  
神曰死在浮漚至是始驗

王得仁突圍出澹臺門兵衝不得前三出三人  
遭之者輒死與譚固山馬首相值者再而不  
識其爲大將軍遂彼執支解

宋奎光城破後二日得之城西空舍擒見固山  
論之降不食乃殺

姜曰廣服儒衣冠死于禡家池陳芳黃人龍皆

紀事補遺 卷九

三

死亂軍中餘將不知死狀者大皆爲人所食  
也人腊薰膊充奴屬字云

二十八日起舊輔何吾騶黃士駿入直南昌已  
破

何騰蛟方統諸鎮兵圍長沙烏金王統大兵南  
下湘潭馬進忠胡一清等皆走騰蛟曉起營  
壁皆空乃大慟曰五年督師心血嘔盡而所  
成竟如是天也遂緋衣坐堂上去執兒烏

金王勸之降對曰王何患無降官降將哉果  
以我爲血性男子何惜一劍遂不食七日且  
死謂寺僧曰取一瓢河水飲我是水自衡來  
猶吾君之水也滌腸胃而死瞑目矣遂遇害  
并擒其夫人某氏及幼子皆被殺騰蛟其先  
山陰人戍貴州黎平衛騰蛟生而所居并忽  
生魚鱗具五色居人異之號爲神魚并登辛  
酉賢書起家南陽令時流寇充斥至邑輒破

紀事補

卷九

三五

走之後從巡撫陳必謙及賊戰於安臯斬首  
四百級由是知名擢武主事尋兵備淮徐平  
土賊程肖宇王道善張方造等衆數萬福藩  
僭號擢撫湖廣盡瘁邊事未幾晉總督後左  
兵犯闕以討馬士英爲名騰蛟百計沮之不  
聽左兵大掠城中人走避督署者數萬騰蛟  
以印授家人速持去獨坐于堂亂兵入飛矢  
集几爲不動良至使人請曰公不行不強但

一語而別騰蛟赴之既登舟舟遂發使四神  
將守之行四十里至陽邏鎮騰蛟罵曰吾封  
疆重臣豈相從作賊耶因自投于江守者懼  
誅亦赴水死騰蛟順流數十里遇漁者救之  
得甦標將熊朝佐等及士卒聞騰蛟在稍稍  
來集家人亦持印至遂入大冶通山之間

乙酉四月良玉死闖賊彼殺騰蛟自寧州間道  
入劉陽向長沙時楚人相傳騰蛟入水浮沉

紀事補遺

卷九

三五

三晝夜不死有大龜負之登陸皆以爲神爭  
相從之監軍道章曠長沙道傳上瑞督學道  
堵循鈞各練兵一萬及舊鎮馬進忠張先璧  
盧鼎等皆次第以兵來會軍聲稍震既而閩  
中僭號晉騰蛟閣部封定興侯并以章曠堵  
循錫爲湖南北巡撫分駐湘陰常德爲犄角  
皆從騰蛟請也騰蛟令南陽時雅與王善故  
所陳皆報可及是遇害章曠亦疽發背而卒

二月李成棟進兵擊贛州次信豐高進庫遣使乞緩以緩其師李兵老而懈進庫夜劫之盡沒信豐江中成棟倉卒手提小號灯夜半渡江至江心忽失所在後三日有餓人餓馬浮與水面始知成棟死也

兵部尙書張調鼎監軍道挑生文俱死于亂兵三月七日騰蛟成棟敗圍至贈騰蛟中湘王諡忠烈子文瑞奪情拜都御史監胡一清軍後

紀事補遺

卷九

三五

以病卒時騰蛟死家中井自是遂無神魚成棟江夏王進元後車騎將軍南陽侯成棟妻妾四十八房元從悉勒死于廣署聲桓亦贈王爵皆設壇祭之其陣亡諸鎮將俱加贈卹以杜永和爲兵部尙書摠督兩廣

敕南陽侯李元從保扈行在

封楊大福安樂伯羅成耀爲宜城伯馬寶爲安

完伯四路援勤

又加都督車任重宮保鎮守惠潮

摠兵張世新張祥等各行分

命收海上四姓餘賊訓練水師

封新會士鎮王興爲高明伯招集義旅王興身

材短小相傳所謂繡花針者也

又封摠統林時望爲勇毅將軍

忠貞營李赤心等潰兵于茶陵由道州入粵西

紀事補遺

卷九

三五

敗之循錫走道州衡永俱不守

瞿式耜疏清兵科給事吳其雷監各營軍再出

諄諄以歲月稍暇財賦優裕用以盡力條內

治以自固嚴外脩以自強且積弊之後易致

中興也一才一藝之士靡不收羅幕府每慨

人才凋零殆盡凡跼足而至者非懷忠挹義

之人亦亂世取功名之士人之歲月精神不

用之于正則用之于邪不可驅爲他人用故

一時咸以桂林爲稷下

四月孫可望遣楚雄道楊畏知及僞戶部龔壽

弟龔鼎永昌人癸未庶吉士僞摠兵潘世榮等詣行在

獻南金名馬移書求親王名號初張獻忠入

蜀屠戮無噍類收載蜀府金銀道錦江而下

川將楊展截而殺之重貨悉沈于江獻忠遁

入貴州後誅死于西克其勤旅尙有四部曰

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皆去獻僞號

紀事補遺 卷九

三

自稱將軍可望平東定國安西文秀撫南能

奇定北四人者慨然曰我輩汗馬二十年破

懷張李究無寸土甚無謂也我常歸朝力擊

天下而還之一雪此恥遂率衆入雲南會沐

天波爲洞蠻所劫卽提兵討定諸夷可望年

差長又稍知文墨故位第一定國以其能次

之文秀與能奇又次之然實等夷無統屬已

而能奇死其將馮姿禮主其營事可望籠之

以術乘兩部侵欲自大當諸軍之從貴陽

入滇也貴陽不置一守有皮熊者初名羅聯

芳守黔以范廣薦授摠兵至是遂以其軍入

貴陽而據之報稱恢復黔省駐平

大學士王應熊還自京師開幕府于遵義有

江人王祥者委任特專應熊死而祥據遵義

各疏告行在言今之入滇者爲張賊餘孽名

雖向正事豈革心朝廷無爲所愚及滇使出

紀事補遺 卷九

三

朝議以爲不可不行封賞兵科金堡言祖制

無異姓封王者楊畏知曰不與無益彼固已

自王也一旦降號公侯而能欣然受命乎此

純臣之節寧可望于若輩若因其向義破格

明恩猶幸收用于萬一旦法有因革今時異

勢殊土宇非故猶必執舊法耶議久不決於

是龔鼎等先歸

廣之南寧與滇省之廣南壤地相海而可望來

書有不允封號卽提兵出戰等語陳邦傳以  
兩廣皆急兵備弱單密存異志欲私結可望  
其中軍武康伯胡執恭者紹興人也謀以原  
請空較私填封可望爲秦王又鑄王印令執  
恭率軍士五百賈赴雲南矯敕所載崇之以  
監國許之以九錫推以摠攬朝政節制天下  
兵馬事之以父師可望大喜迎拜受敕宣諭  
黔滇文武款贈執恭具表稱謝執恭僞稱遣  
還

紀事補遺 卷九

五

使查奏滅其表不以聞也又請與可望合營  
許之留爲摠理提塘以通兩粵聲息時王師  
入衡州又敗忠貞營與柳州追至龍虎關而  
先是正月金堡泰何吾騶與司禮監夏國祥此  
呼彼應有若桴鼓何吾騶不自安  
五月四日慈寧太妃垂簾召吾騶及堡爲解釋  
之

督師堵循鈞來朝道龍虎關楚鎮曹志建遣兵  
圍之志建勸人也字光宇世襲澧州衛玉師  
入京闕門死王事者九十三人循錫初爲長  
沙守與志建善時志建爲楚將封保昌伯有  
衆數萬屯三湘之南界地險而僻得免蹂躪  
志建安之忠貞營兵敗過其地大掠志建恚  
甚時循鈞復督忠貞營入衛志建并恨循鈞  
迎入龍虎關阻隨行將士五百人于關外一  
尋爲志建所殺

紀事補遺 卷九

四

夜盡縛而殺之循鈞寓佛寺中幾不得脫聞  
粵西明經何圖復方結寨楚界上使人告  
以難圖復率兵迎之因得脫走至賀縣圖復  
六月後錫至肇慶召入閣三日加督師大學士  
兼尙書賜白銀五千錠使調李去心高國勳  
等于藤鬱間率之出楚國勳等皆自成部將  
所謂高國十三家者也何何膝較撫後請封

赤心興國公國鄭勳國公協守湖南名爲忠  
貞營騰蛟死堵循鈞撫之湖南旣失赤心等  
由郴桂竟趨梧州大縱浩掠欲入廣東循鈞  
力主其議李元循曰我輩爲子時公何不來  
復廣東今反歸從乃來爭廣余乎陛下在此  
他來何爲循鈞語塞而止移瞿式耜書曰上  
有密敕云東人握君于掌一朝不戒生刳入  
舟朕不復有中土之望唯卿與先生圖之初

紀事補遺 卷九

至

王師入南都滇將趙印選同王一青王永祚  
出滇勤王至江西與高進庫戰襲其老營盡  
殺其父兄妻子進庫忿戰益力破滇軍三人  
走湖南投閩部何騰蛟及騰蛟被執楚地盡  
陷三人相謂曰吾儕以勤王出滇因國破君  
亡暫依可閩部今閩部死軍新破不可復振  
將死封疆乎則吾無封疆責將就降乎則當  
守之出滇者謂何桂林留守督師仁慈亟士

可與共當一面蓋往焉收殘兵得萬餘宵走  
桂林式耜大喜遣使郊迎但部署不嚴所過  
刳掠焦璉部將趙興好剛任氣怒滇兵之橫  
遂治兵相攻殺滇兵四五人幾成肘腋之變  
式耜亟召焦璉與語曰國家危在旦夕方賴  
諸將軍協力同心共扶社稷豈容私鬪兩軍  
皆感泣璉斬趙興以謝滇諸將事始得釋

是時楊畏知將回滇朝議賜可望一字親王章

紀事補遺 卷九

至

而無封號畏知西過梧遇堵循錫曰可望業  
自王雲南今賜之印而無國名是猶斬之也  
激猛虎而使噬之人奈何循錫然之爲補贖  
入奏七月貽封可望爲平遠王賜國姓與名  
曰朱朝宗定國曰李如靖文秀曰劉若綺爵  
皆爲公畏知至可望始知初封之僞顧深恥  
之曰爲帝爲王我所自致何籍于彼而層層  
更易徒爲人笑耳仍厚待執恭屏畏知所賈

衆不用也具疏辭封曰臣唯一意辨賊成功  
之曰始敢議及封爵耳定國文秀亦辭賜名  
可望雖不受爵然已張皇其稱土司懾服者修  
有貢獻已做親王禮行事沐天波亦謙讓不  
敢以公爵均敵

滇土畧定封黔鎮皮熊爲匡國公播鎮王祥爲  
忠國公新興煥焦璉開國公防慎寇也

趙印選遣將王永祥張明岡同圍永州

紀事補遺

卷九

聖

八月黃士俊何吾騶罷時臺諫橫甚金堡等以  
李元循爲東援瞿式耜爲西援嚴起恒爲內  
援焦璉爲外援朝政在握輒行白簡政府票  
擬置底簿以待之任其改削黃何入直以來  
彈章盈筐至是告歸

遣使以蠟丸封國姓成功爲延平王封葡國公  
吳三桂爲漢中王皆不報命

九月嚴起恒獨相是時定南王孔有德攻道州

承國公曹志建與戰敗遂出白金二十萬兩  
置營中下令曰斬一級者賞金一定軍士爭  
先赴敵殊死奮擊王師敗績斬首無算遣人  
獻捷

陳邦傳鎮粵西橫州徐寇麟林梁士奕各聚兵  
據境邦傳不能制因赤心等至思借之以爲  
重乃與盟結爲婚姻以討徐彪等且籍其力  
以鎮東勲忠貞營遂散處賓衛境上居民苦

紀事補遺

卷九

聖

之邦傳亦不能堪幸堵錡鈞之調之出楚也  
而赤心等初敗于柳州殘破之餘不樂北出  
欲請高雷二郡以息士馬循錫不可數日竟  
接營而西循錫恚恨病作  
十月別部劉世俊劉國昌使人來告願從出楚  
循錫悅親至潯迎之

一月二劉果至遣東下梧以侍并檄他鎮兵  
期山望日北發忽感寒疾遂篤草遺疏自爲



諫詞得流滿急時舟楫且夜半矣命從者解  
維放舟曰吾荷國重任不能免胄赴闕焉革  
衣尸今斃命卧榻死有餘恨固不若自沈于  
江葬江魚腹中耳從者方諫乃止以二十六  
日卒贈鎮國公諡忠肅子世明是夏先卒于  
軍

忠貞營次橫州赤心死高必正統其眾

王永祚張剛明之圍永州也永地三面距水二

紀事補遺 卷九

四

將以陸軍臨其一面北帥李斗東堅守至五  
月不下

十二月十二日定南王孔有德統兵至銜枚疾  
走繞出河外乘其不意襲其營自相擾亂棄  
甲兵而走逃入山谷百姓恨滇營之擄掠也  
爭縛而獻諸定南唯焦部將張明剛全師而  
還留守瞿式耜頓足曰吾蓄銳兩年一朝奔  
潰豈天果不能明耶自是粵西門戶危于累

卯王師遂入南雄屠之西上韶州羅成耀棄  
城走至廣城會輔臣何吾騶董鶴至行在成  
耀劫之乃密救李元循于廣開斬之以正失  
守封疆縱軍劫掠之罪

時郝尙文守潮州其子囚于南京已遣人遁馬  
部院國柱及是王師至潮尙文遂降

紀事補遺 卷九

四

明末紀事補遺卷十

本末

順治七年庚寅正月乙卯朔永明在登慶

南韶報至百官爭竄家丁沿途殺人戒舟西上

兵科金堡爭之不得瞿式耜疏曰粵東水多

于山雖良騎不能野合自成棟歸順始有寧

宇財賦繁盛十倍粵西衣甲糧餉內可自強

外可備敵材官兵士南北相禡制勝致王可

紀事補遺

卷十

一

揆券而求也且韶去肇千餘里強弩乘城堅

營固守亦可待勤王兵四至傳曰我能往寇

亦能往以天下之大只存此一隅退寸失寸

退尺失尺今乃朝聞而夕登舟不知將退至

何地疏再上而永明于九日登舟十三日解

維百官踉蹌就道提督禁旅都督同知南陽

侯李元胤慨然曰百官皆去將委空城以待

敵耶獨堅守不去

二十六日舟至梧州即舟中為水殿文武雜列

樓于梧江之濱二月王師圍廣州命調陳邦

傳高必正入援邦傳久與東鎮構隙且怨金

堡等之善元胤也奉調赴援意在修怨三月

戶部吳貞毓詹事郭之奇兵侍程源萬翽禮

科李用楫戶科朱士鯤李日燁等迎邦傳意

合疏論袁彭年金堡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容

罪馬吉翔倖于永明時窺太妃金堡欲殺之

紀事補遺

卷十

二

戶部吳貞毓薦縣令于李成棟得賄八百金

金堡奏其事二人切齒劉湘容貪丁時魁富

金堡刻有彈劾金輒先之袁彭年中郎子神

宗朝東林苗裔也與東諸侯善蒙正發給事

其鄉人每除降輒出五人手遂為眾的奉旨

彭年反正有功免議餘下錦衣獄掌衛事張

鳴鳳鞠之嚴起恒請對于水殿不得入復率

諸臣伏沙灘求免刑程源立舟頂揚言曰金

堡即昌宗之寵方新仁傑之袍何在兩語便當萬死其聲達慈寧之舟蓋堡駁御史呂爾璵疏有臣何臣人也而璵何人也以仁傑之袍賭昌宗之裘語故源以爲言畱守瞿式耜閱邸報得堡疏愛其文憐其遇至于泣下上疏申救謂中興之初宜保元氣勿濫刑再疏爭之曰詔獄追贓乃魏忠賢弄權煅煉楊左軍何可祖而行之內頒赦布四人罪狀乃出

紀事補遺

卷十

三

忌者之手式耜封還謂法者天下之至公也不可以飛語飲章橫加拷案開天下之疑且四人得罪各有本末臣在政府若不言恐失遠近之望凡七疏不報獄具杖金堡丁魁時削奪袁彭年而劉湘客蒙正發亦遣戍于是馬吳及朝士并恨式耜思中傷之

四月高必正至李赤心之死也其黨張良等四虎等一時物故必正疑邦傳藥之邦傳亦恨

必正等久擾其境必正率所部西回惟邦傳東山駐清遠馬吉翔等駐三水俱觀望不敢進

時廣州被圍日久江寧伯杜永和棄城奔海口李元濟以檄責之永和復還廣州爲堅守計乃進永和爵爲侯

五月掌衛事張鳳鳴臥病忽如夢壓見青衣人四求與之坐隨出大牌謂鳴鳳曰天子欲來

紀事補遺

卷十

四

閻羅查驗幽冥兵冊先取官四十八員聽分職事迎候故來延公耳鳴鳳視牌果得四十八名而住不注銜內爲鳴鳳熟識者共一十八人皆行在文武也遂默識之既醒令人記籍其名爲內閣王化澄兵侍程深提督太監徐元尙寶太監周進賢錦衣衛王之臣國舅王惟讓王親姜佐周京營總兵劉大用張應舉禮科朱士鯤清近司陳家相勇衛旗鼓沈

天德西寧候宋國柱祁陽伯楊奇藩鎮軍門  
朱容藩朱盛濂援勦督鎮成大用及鳴鳳也  
至是鳴鳳疾卒餘皆相繼病殞惟宋國柱楊  
奇尚存焉

高必正與興平侯黨守素率兵自梧州來朝而  
李元胤亦至自肇慶慈寧垂簾召三帥賜對  
元胤伏地請死曰金堡等非臣私人果有罪  
皇上何不處之乎端州今若此是臣與堡等

紀事補遺

卷十

五

爲黨也向以封疆急不敢請罪今已稍定敢  
請其罪永明慰免再三曰卿大忠大孝朕不  
疑卿元胤曰皇上既不疑臣何故以處四臣  
之故賜臣敕書令臣安心辦事乎慈寧曰卿  
莫認金堡等是好人卿如此忠義他卻諂卿  
謀反元胤曰說臣謀反還是有本還是面奏  
還是傳言永明不答必正曰皇上重處堡等  
是也但處堡等之人如不堡等處堡等之後

亦無勝堡等之事慈寧曰只漢封一事豈非  
金堡誤國諸臣皆不敢對

六月廣西巡撫曾可藻以丁艱去職登舟將發  
永國公曹志建權稅官劉成玉劫其資宣國  
公焦璉聞之大怒卽遣兵討成玉成玉奔永  
國軍兩國幾治兵相向行人司崔共美時  
在恭城聞之致書永國曰方今天子蒙塵強  
敵四通唯藉羣公固廉藺之交縱桓文之烈  
乃忘君父之大仇修細人之微隙後世以此  
爲何等舉勁哉志建悟卽杖殺成玉兵始解  
七月焦璉帥師入衛

紀事補遺

卷十

六

八月孫可望遣僞總兵常榮率兵三百人至梧  
州入貢金一萬兩良馬一百匹復以黃金四  
萬賄朝貴疏奏列秦王銜且以不願改封爲  
請廷臣愕然謂可望旣歸誠不合以私封擅  
奏因召榮面質之曰是奉上恩遣胡執恭親

賚敕室所封于是諸臣始知爲邦傳矯旨因  
議秦王乃親藩上十五王之首輕犯宗牒有  
違祖訓但國家多事須特滇黔爲援宜姑與  
王爵惟更易字樣另遣敕諭爲可匡國公皮  
熊者叅可望不道畱守瞿式耜疏請斬胡執  
恭以正欺君誤國之罪有言於永明者曰不  
若賜之璽書直云皇帝致書秦王則前此葛  
藤斬斷已允行矣而高必正出疏爭之閣臣

紀事補遺

卷十

七

嚴起恒亦堅執不許會內江楊鼎和至梧力  
言王封之非起恒悅投鼎和兵部尙書議遂  
寢由是可望怨兩人次骨旣而朝議擬封莫  
王遣太監夏國祥賚敕宣諭俄聞國祥被殺  
于養利州橋下再造司禮監趙進賚赴復報  
中途被劫羈進不遣又遣御史姜爾文入黔  
蜀聯絡道經可望營亦畱不遣蓋可望惟患  
朝廷之宣揚真偽也故但係朝使未經人耳

曰者密殺之否則畱禁之

皮熊在黔畏其相逼九月遣官李之華通好稱  
盟可望致書曰貴爵坐擁貔貅戰則可以摧  
堅守則足資保障獨是不肖有司罔知國本  
征派日煩民生日蹙黔中多兵出之途寧無  
救災恤鄰之念而以不穀爲道長發之舉若  
黔若滇總屬朝廷畱守無非綢繆糧糗唯欲  
興行在聲息相通何有一毫私意于其間若

紀事補遺

卷十

八

止以一盟了局爲燕雀處堂之計非不穀所  
望與君子矣熊得書愈懼避之苗寨黔中院  
司道官會請前軍都督白文選入黔省可望  
下教安定之遂下平越收其軍令所屬文武  
呈繳濫劄武職加授總制叅遊文職加授監  
軍督餉部卿僉憲概行裁革王祥招烏合六  
七萬分爲三十六鎮與滇兵一戰于烏江河  
而大潰祥乃裹其文繡珠玉金室之屬祚竹

夾三千背使牙將負之先驅衆心盡懈多送款可望可望掩擊之祥夜走牙將已刳其資而去比曉失妻子從者僅百餘騎追者至祥率死士數十人短兵接戰創重自刎死可望遂下遵義于是寶慶駐鎮南陽侯張先璧馬進忠等由湖南入黔皆歸可望其勢益張地與粵西相接

十月王師克廣州范承恩迎降杜永和率舟師

紀事補遺 卷十

九

大海奔瓊州

十一月五日定南王孔有德入桂林初式耜分佈趙印選胡一清與焦璉楊國威等兵扼榕江及是一清等佯以分餉大桂榕江其空壁也武率侯楊國棟寧武伯馬養麟方馳出小路軍榕江未見敵而四潰式耜發使趨印選兵出城城中大亂沿途驅掠式耜合戰不得城外潰兵雲飛鳥散水東門外烟飛蔽天鳴

鏞聲繞城靖江王及綏定侯蒲櫻出走王世子及其次子俱縊于宮中式耜方巾行衣危坐署中胡一清躍馬入署曰至矣至矣公上馬且從一清去式耜曰去何之從一清去何如從畱守因舉杯屬一清曰能飲酒乎一清曰今日豈飲酒時遂躍馬遁

江陵張同厥號別山故相居正孫也以總督監

胡一清軍于靈川已南走矣中道問瞿公安

紀事補遺 卷十

十

在曰尙在城同厥曰安可使畱守獨殉社稷遂回從江東溷水過江不入寓過式耜署式耜喜曰同厥至我死不孤矣同厥曰事迫矣公將奈何式耜曰封疆之臣知有封有封疆耳同厥曰然君恩師義厥當共之式耜曰子無畱守之責可以去同厥正色曰死則俱死耳遂畱與式耜飲明燈正襟而坐督標戚良勳忽牽三馬至跪而請曰公爲擁戴元老係

國安危身出危城尙可號召諸勳再圖恢復  
式耜曰四年忍死畱守其義謂何我爲大臣  
不能禦敵以至於此更何面目見皇上提調  
諸勳乎遣之出城復有家人泣請曰當忍死  
須臾次公子從海上來二三日且至萬里赴  
行在乞一面而訣式耜曰吾重負朝廷尙念  
及兒女耶亟掬之曰去毋亂我厥明六日王  
師入二公衣冠南面坐兵士望見以爲神不

紀事補遺

卷十

十一

敢入乃發數千人圍之被執式耜欲入與妾  
訣同厥牽臂止之曰徒亂人意耳遂行見定  
南定南曰汝閹部耶好閹部式耜曰汝王子  
耶好王子定南箕踞于地曰坐式耜曰我不  
慣跌坐定南肅然且揖之見同厥曰汝何人  
左右命之跪同厥大罵曰汝非我毛姻家僕  
耶提溺器時爲汝跪定南大怒厲聲曰余大  
聖人之後也厥曰汝等已爲辱侮先聖罪當

死定南氣咽直前批其頰旁武士或牽項或  
以刀背折足強作跪狀厥大罵不屈牽衣將  
斬之式耜正色曰叱之張司馬國之大臣不  
得無禮死則吾同死定南素重畱守悚然遂  
止因曰某年二十起兵海上橫行山東南面  
稱孤後爲清將賜號稱王擁衆數萬任以南  
方之事富貴如此公今日降明日亦然語曰  
識時務者呼爲俊傑大清自甲申乘闖賊之

紀事補遺

卷十

十二

變入中國五年之間南北一統天時人事  
意可知矣公守一試捍天下數年于茲屢挫  
強兵能已見于天下尙復誰爲乎若轉禍爲  
福建立非常以事明者事親毋憂富貴空以  
身膏野草復誰知之式耜曰汝爲丈夫既不  
能盡忠本朝復不能自起逐鹿稱孤未幾甘  
爲鷹犬俊傑固如是乎尙得以時務富貴欺  
天下男子耶本閹部無功德異能受累朝大

德位三公兼使作常願強精竭力掃蕩中原  
今大志不就自痛負國雖刀鋸湯鑊百死莫  
贖尙蒙恥求活耶一死足矣母多言定南知  
不可屈愈欲降之同厥叱曰豈有天朝大臣  
降者定南愈重之館兩人于別所防禦甚嚴  
而供張飲食如上賓式耜日與同厥賦詩懔  
慨賡和清臬司王三元蒼梧道彭曠皆式耜  
里人也定南使說以百端不應復進曰國家

紀事補遺卷十

三

興亡何代無之生若朝露何自若如此公可  
薙髮爲僧自當了悟爲世人所不能爲豈僅  
僅守拘儒之曾耶式耜曰僧者降臣之別名  
也佛卽聖人聖人人倫之至也未識人倫何  
謂了悟王彭見其至誠喟然曰嗟乎此真正  
人不敢復言會式耜遣死士遺焦璉書極言  
清兵羸弱城中空虛狀勸璉急提兵抵桂林  
且曰中興大計毋以我爲念遷卒得之以獻

定南定南大怒聞十一月十七日具請二公  
式耜方食食徹與同厥振衣出謂厥曰我兩  
人多活四十二日今事畢矣厥曰快哉行也  
今日獲死所士卒皆爲泣下二公顏色不變  
洋洋如平日厥藏一白網巾于懷至是服之  
曰爲先帝服也將服此以見先帝至獨秀山  
下式耜指曰一生只愛泉石願死于此整衣  
冠爭就及俱被殺日色無光大雷冬發遠近

紀事補遺卷十

十四

士民皆爲流涕同被難者旗鼓陳希賢錦衣  
衛楊芳齡家人陳祥先是初二日式耜知桂  
必不守遣坐營徐高賚印謝表赴行在道阻  
匿陽朔山中王師獲之至是亦同殉難滇營  
一卒怨同厥刺其心食之定南怒戮之于市  
清將馬蛟麟蒞殺雅重式耜以葦席覆之加  
土于上時給事金堡已爲僧矣上書定南請  
收葬許之越三日侍御姚端式耜門下客吳



江楊欒入王印謀殮兩公啟視畱守刃血在  
頸身首不殊面如生兩人撫之而哭曰忠魂  
儼在知某等殮公乎忽張目左右視揚撫之  
曰次子未見耶長公矢所耶目猶視端叩首  
曰吾知師心矣天子已幸南寧師徒大集焦  
侯無恙目始瞑遂具衣冠殮淺葬兩公子風  
洞山之曠地姚端築室其旁與清凝上人守  
墓不去事聞贈式耜粵國公諡文忠贈同厥

紀事補遺

卷十

五

江陵伯諡文烈臨難詩載在浩氣吟時廣州  
亦先四日爲平南王尙可喜所破報至梧州  
永明于十一月登舟幸潯州勇衛提督周金  
湯大掠梧州陳邦傳在清遠聞之飛帆先歸  
邀永明于藻江將謀劫之以爲重十二日永  
明舟衝雨而過邦傳謀不及發而百官及鹵  
簿之舟在後者邦傳劫之于江殺部郎潘駿  
觀童英許王鳳等以永明鹵簿陳列營中永

明及三宮易小舟前行十六日至潯州二十  
八日駐蹕南寧馬吉翔李元循追從從至從  
官稍集飢凍無人色括行囊併吉翔所獻得  
四千金散給之十二月勇毅將軍林時望以  
京營潰散空虛捐貲招募收集遊兵數千及  
是方至戎政馬吉翔所部皆失忌時望獨擁  
眾兵遂與龐天壽等密奏時望逗留異志  
不早圖變在肘腋時望初至十七日早矯命

紀事補遺

卷十

六

檣兵預令健丁卽演武場擒時望以弓弦勒  
死時望本黃得功偏將貌極偉麗胆力過人  
自入行畿保扈功最著雖驕悍如郝永忠等  
皆嚴憚之時望被害于是禁旅無人  
順治八年辛卯正月乙酉朔永明在南寧  
行殿受朝賀  
十日祀太廟  
論東閣大學士文安之督師經略楚豫賜上左

劍便宣行事

時趙印選率兵入行在鼓譟拔餉搜括宮中簪珥及布帛襪袴綳絮等物而去

一月孫可望遣僞將軍賀九儀總兵朱養忠張

明志張勝等率兵入衛南寧初以翼王封可

望終以不允秦封切齒朝士監軍楊畏知曰

秦固美號然假何如真可望不悅李定國等

亦勸可望趣畏知行以終始之畏知行未至

紀事補遺 卷十

二

可望以遣賀九儀等至南寧求阻秦封者而

甘心焉九儀朝見後使人盜殺楊鼎和于崑

崙關即舟中殺閣部嚴起恒投屍于水隨殺

兵科張載述劉克珍吳霖等于各署朝臣惶

怖龐天壽馬吉祥叩請之九儀曰前者國主

請封此數人實阻之故奉令來殺之耳天壽

等具以邦傳擅封今已改造冊寶賚頒前去

告之九儀唯唯而退

起恒死三日有漁者報云江中有浮屍順流至

一大虎入水負之入山以爪搭土方事葬埋

時賀九儀在司禮監署聞之遣人往視虎尚

在旁墓已成矣虎見人乃握尾緩行去九儀

亦為驚嘆

楊畏知入朝詔進東閣大學士入直辦事畏知

陝西寶雞人舉鄉試第一崇禎庚辰以保舉

特用歷官雲南金倉道好言王霸之略故為

紀事補遺 卷十

六

可望所重及朝行承明以孫氏故引之內閣

畏知疏辭再三不允賀九儀譖之可望遂疑

其貳心于已

三月三宮上田州

二十五日賀九儀修行宮為明主承明駐蹕

是月遣使借賀九儀賚補秦王金冊于可望可

望大喜遠迎拜受隨遣僞中書楊惶先奉表

稱謝略云秦主臣朝宗望闕奏謝臣白入瀕

以乘紀年而不紀號稱師而不稱王正欲舊  
此大寶以待陛下之中興此臣耿耿孤忠矢  
之天日者也諸臣得疏額手相慶

月十二日太妃王氏崩于田州十四日訃聞

十七日成服二十三日奉安寧輿于慈寧宮

喪禮以日易月

先是庚寅十月式耜遣孫簡討昌文入行在辭

世襲臨桂伯爵印且陳桂林不可守狀聞驚

紀事補遺

卷十

九

辭朝同巡撫曾可藻御史朱田麟問道而至

阻山中至是月為叛將王陳第扶之以出至

梧州大學士方以智為僧在大雄寺聞昌文

將至謂清將馬蛟麟曰瞿閣部精忠今古無

兩其長孫來汝能以德綏之義聲重于天下

矣蛟麟以為然厚遇之

浙人魏元翼式耜以墨吏黜之遷怒昌文譖于

清將執之至桂林將甘心焉未至一日元翼家

中鍊索鑿然繞室有聲元翼伏地請罪忽吳  
語曰汝不忠不義乃欲殺余孫邪元翼叩頭  
乞緩三日少畢家事又忽楚語曰此不義奴  
速殺之奚問焉九竅流血而死

定南王疾遣將禱于城隍神恍惚見官詹司馬

四大字入殿見司馬儼然南面大驚拜歸以

告定南駭甚供雙忠神位于鍊佛寺而昌文

適至定南因厚禮之昌文遂遷留守柩于明

紀事補遺

卷十

二十

木

月洞清凝亦遷司馬之柩與夫人合葬焉

司馬無子女適兵部主事吳重義清凝改葬之

晨而重義夫婦適至

清凝者陽羨人不談禪能急人難入粵西式耜

愛而禮之桂陷清凝在昭平同式耜次子玄

銷崎嶇赴難走至永安州遇兵玄銷失干路

清凝倉猝入桂林而畱守已歿玄銷自庚寅

三月航海親備嘗艱苦至十月始至粵西

萬里尋親不獲一見哀哉後玄鑄或云入滇  
或云入滇不知所終

五月孫可望諭九儀械畏知還滇可望怒叱曰  
遣爾至粵所行何事且做爾內閣耶畏知曰  
此由聖恩畏知三疏力辭不蒙諭允業已報  
聞久矣可望曰果爾即宜潛還本國爾寧做  
得內閣耶畏知憤然曰殿下以歸正遣畏知  
請駕畏知在朝乃欲為殿下尊周室事假

紀事補遺

卷十

三

令畏知不可為內閣殿下何以獨可為秦王  
乎可望大怒命從軍法欲脅之使改逆知必  
有諫者畏知昂首即出時安西撫南等咸在  
旁謂可望曰我等欲行大事如此人尚須留  
下可望即傳諭宜且留他死而畏知已戮矣  
可望恨曰楊公死我桓文之事不成矣

是月十八日敕鴻臚寺曰以憂戚之中不遑親  
政令值服除當面與輔臣商決政事兼行日

講該寺即傳工部修中極殿翰林院舉堪日  
講記注員名以二十七日舉行

六月永明患足病

七月十五日中午遙祭祖陵

十八日葬太妃于兩江之宋村山謚孝正

九月陳邦傳叛降于定南王南寧震恐永明議

移蹕人心惶惶麗天壽馬吉翔素與賀九儀

有成約力排眾議堅請向黔十月九儀入朝

紀事補遺

卷十

三

謂廷臣曰昔秦王為請移蹕滇黔特命我扈  
駕今諸臣既各疑我豈能擔此重任乎遂  
撤營去永明遣官賞固不應

十一月南陽侯李元循疏請航海不允

十二月初十日永明至瀨湍而南寧陷太僕寺

少卿丁元相戶部員外郎楊尙甸死之開國

公趙印選報王師已過新定州從陸路追襲

僅隔百餘里于是君臣悉登陸焚舟楫踰

失次扈蹕官員相失王嫂桂恭王妃亦不能相顧而棄之

十一日永明由土司入黔境至邏江界已三十餘里清帥線國安以精兵追躡于後塵掩其輿君臣相顧失色國安行次遇白髮老人問曰永厯何往汝見之乎答曰見邏江土官迎駕入土司矣又曰去此幾何答曰止半日程但山峻路狹恐人馬難行言已送入深篁中

紀事補遺 卷十

三

國安視西日就山即令駐營協鎮馬雄趨進曰永厯相去不過三十里何以不追國安曰我奉令南寧未聞奉令土司也若連夜追襲或有疏失誰任其咎雄聞唯唯遂同還南寧次日鄉民以聞云清兵已回上下稍安及過邏江猝遇可望所遣總兵高必貴陳國能執三品等討叛朝叛夷方還師乃相率扈蹕可望致書從官曰南寧不守當走安隆從之是

冬夫國柱楊奇扈從入滇舟覆瀾海中死卒如張鳴鳳之夢云

順治九年壬辰正月癸酉朔永明在野次

三日至飯朝

十二日次富川

三

十三日次沙斗

十四日次西洋江

十五日次寶月關

紀事補遺 卷十

三

十六日次廣南

孫可望遣總兵王愛秀迎駕上言臣以行在孤處僻粵再次迎請未奉允行然預慮聖駕必有移幸之日所以先遣各營兵馬肅清夷氣道路無碍廣南雖云內地界鄰交趾尚恐夷情叵測臣再思維唯安隆所隸貴州滇黔晉安縣三省會區城郭堅固行宮修葺一切糧儲司以朝發夕至莫此為宜永明允之

二十五日發廣南次童卜二十六日次驪利二十七  
十七日次鼎貴二十八日次加浦二十九日  
次那年三十日次姪堂

二月癸卯朔次呼馬二日次扁身三日次板屯  
四日次板橋五日次崗沙六日至安隆所

可望遣總兵張勝屯兵安隆城外來謁請易安  
隆所為安龍府又遣督捕張應科為總理提  
督實用以陰制永明也凌逼百端無復人臣

紀事補遺 卷十

三

禮其疏辭云人或謂臣欲挾天子令諸侯不  
知彼時尚有諸侯諸侯亦尙知有天子今天  
子已不能自令臣更挾天子之令以令于何  
地令于何人

九日遣太常寺少卿吳之俊賫璽書至滇

三月可望欲入安龍陛見偽兵部任僎進曰國  
主欲入安龍恐一龍不便相見可望遂止

僕博學能文尤善太乙六壬常語人曰明運已

紀事無可為矣曾具啟勸進稱為國主設六  
卿鑄與朝通寶以千支紀年可望暱之故聞  
言遂止

惟令應科奏報每年進膳羞銀二百兩米六百  
石于府倉庫支給開報而已于是偽知府范  
應旭直署于簿曰皇帝一員后妃幾口月支  
銀米若干可望見之恬不為異

紀事補遺 卷十

三

永明日居宮中一籌莫展從官紛紛告艱請奉  
則盡搜所用金銀器皿銷毀滴之或所給銀  
米已至卽用以呼盧取快否則灌園怡情不  
復計軍國一事

四月平西王吳三桂由漢中統兵入四川可望  
守將白文選走回雲南

定南王孔有德自廣西以七百騎出河池州向  
黔大軍駐柳州接應可望使李定國與馮雙  
禮由黎平出靖州馬進忠由鎮遠出沅州會

合吳三桂登城望之曰獨是軍可襲乃出精騎犯其壘東驚潰轉戰而南復臣手斬數人環之者益眾乃曰大丈夫不生擒名王豈可為敵所辱遂以刀自刎王師皆驚嘆以為烈士文秀撤圍而退三桂不敢追曰生平未見如此勁敵特欠一着耳蓋如復臣所云也報至滇可望下令曰不聽我謀損大將劉撫南罪應誅念有復臣功罷其職間住文秀歸雲

紀事補遺

卷十

三七

南

九月李定國北取衡州自南寧既敗胡一清趙印選馬寶曹志建等尙留粵西屯山谷間定國至皆相率來歸民間亦多嘯聚以應者聲勢大振可望亦自至沅州使文選張虎攻辰州陷之殺總兵徐勇長岳相繼奔潰而皇朝敬謹王率兵南下

十一月遇定國于衡州相持匝月定國密令馮

雙禮率兵伏永州小路而親率所部決戰倭敗至寶慶復還奮擊伏兵起而夾攻敬謹王大敗復得盛號始知敬謹王亦死于亂軍中定國退屯武岡

可望殺陳邦傳剝皮傳屍至行在大書于牌曰逆犯陳邦傳先經肆劫皇損標掠宮人罪已漏網不思建功贖罪輒行背主反叛今已拏獲解赴軍前立將邦傳父子剝皮傳示滇黔

紀事補遺

卷十

三八

云云絕無奏報之疏遣人遞送安龍即去御史李如月疏劾孫可望擅殺無人臣禮邦傳宜加惡諡以懲其逆疏上畱中召如月入朝面詰云諡法乃褒獎忠良字樣從無惡諡之例爾小臣何得越典妄言着革職于午門外廷杖四十張應科即入朝看科抄科臣以本畱中告應科遂往如月署索其疏牒如月笑曰何須用稿自有揭帖明早發來既而果遣

人以揭帖投應科署云大明山東道御史揭帖遞至偽營堤塘當官開拆應科大怒馳報可望可望得報卽令應科殺如月剝皮示衆乃縛如月至朝門應科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豈跪賊令乃步至中門向闕再拜大哭曰太祖高皇帝我皇朝從此無諫臣矣奸賊孫可望汝死期不遠我死立千古之芳名汝死遺萬年之賊號孰得孰失應科促令僕地剖脊及背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渾身清涼又呼可望名大罵不絕口及斷手足轉前胸猶微聲恨罵至頸絕而止

時行宮湫隘內監宮人非輪班入直者皆居朝外宮人有夏良轍者年十九聰敏殊麗能詩工真草書馳馬試劍皆絕技也時居西城應科朝罷過之見良璞方掘案作書心動卽令

紀事補遺

卷十

二十九

紀事補遺

卷十

三

民家婦出入通殷勤又兼知良璞與巴東王妃結姊妹常往來王妃應科所居適相對遂饋遺巴東交契甚密王妃常出見應科以嫂呼之漸以良璞情事告妃爲誘致良璞通焉後良璞晝入王妃夜宿應科署益無忌憚有密啟司禮監者遂以上聞執良璞考訊具得實發內宮杖斃以內監知情不舉同杖死賜巴東王及妃皆自縊應科大怒旣而知龐司禮奏報凌晨率數十人至司禮署怒問天壽曰夏宮人有何罪而致之死天壽曰此官家事與卿何預應科語塞手按其刃擬甘心于天壽者三見有備不敢動已而馬吉翔至解之乃密遣戎標叅將張隆賈璽書以良璞致死事告可望可望已先得應科密報矣謂張隆曰朝廷何苦因一宮人殺多命孤當遣人去處應科爾可同回其明日傳宣王愛秀同



隆還卽以愛秀代應科而令杖應科于朝門  
外革其官押解至黔未幾委任如故

順治十年癸巳正月戊辰朔永明在安龍

封李定國西率郡王定國自桂林勝後不復稟

可望約束馮雙禮與爭鹵獲金帛遂回黔

于可望可望連發令箭調遷密令雙禮總統

而以爲都督關有才等潛師距其後有龔銘

者爲定國中書使黔聞其事卽馳書問道密

紀事補遺

卷十

三

聞定國時訛言繁興有傳定國滋不悅曰我

奈何受郡王封當亦如國主有傳諸營偶語

者曰秦王下長沙卽改年號受禪讓矣及廢

處劉文秀咸曰大功未行厚賞偶敗則膺嚴

罰我等如何苦損身命又以殺楊畏知故內

外咸怨是月可望出師慨然經略中原其封

定國詔使已出黔境復追還之曰孤今出師

入楚當面會安西大慶宴親捧上敕以光寵

之而獻益交相論議以爲此真項羽之羽印

吝封賞也至有爲李定國者此僞遊雲夢

計耳當時李定國已統兵還克江克復柳州

慶遠南寧太平諸城而可望所遣令箭一日

三至李定國因涕泣謂其下曰不幸少陷軍

事備嘗險阻思欲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

不朽今甫得斬名王奏大捷而猜疑四起且

我與劉撫南同起河南戰功具在一日詿誤

紀事補遺

卷十

三

輒廢棄于我忌害當必尤甚我妻子俱在雲

南我豈得已而奔哉將欲遠師俄得龔銘密

報知雙禮等追兵將至卽遣精兵伏柳州江

口蘆荻中俟雙禮過遷江來賓二邑間方逆

之雙禮敗回伏發一軍皆陷悉投江中李定

國令縱雙禮有才還易旗幟以誅逆爲名移

師柳州聲言東下然業已督師在道又信其

軍士言敵殊易殺親履行間立大功以服衆

紀事補遺 卷十

三

心耳謀知敵屯回路江遂欲襲擊破之令于軍中曰凡獲敵馬者悉給之時方國月陰雨延連行三日至回路江敵驚欲潰南軍趁是之甫斬數人便掠其馬敵睨軍亂還南擄賊南軍潰王師鑿衡州之失亦不追遂各引還而李定國于是遂據有廣西行在聞之君臣慶幸計欲遷好安西密與內監張福祿全為國內閣吳真毓內翰蔣乾昌李元開御史李

順周允吉朱議昶武安侯鄭永元太僕少卿趙慶禹郎中張鐫蔡演朱東旦中書易士佳任斗虛太常博士胡士瑞等謀以馬吉翔雁天壽素黨可望秘不令聞

八月遣馬吉翔南寧省陵既行而貞毓等始撰敕及鑄屏翰親臣金奉以賜定國許封晉土

九月遣主事林青陽孔目周官由間道趨柳州十月青陽等至柳州定國率官軍郊迎

紀事補遺 卷十

三

讀感激泣數行下軍中皆流涕遇青陽等有加禮焉且云因係密敕未敢復奏俟恢復東粵即來迎駕有劉議新者自行營回過南寧為馬吉翔言其狀吉翔雖赴南寧留其弟雄飛在安龍覘動靜乍聞議新言大驚曰不早自為地事發禍且及我輩矣陰使堤塘王愛秀報可望可望大怒使人邀青陽周官執之併執馬吉翔赴黔以待對理陰待之

是年王師破廣州杜永和降

順治十一年甲午正月壬辰朔永明在雲南改雲南為興龍府

可望遣偽指揮鄭國至行在言定國私通奸臣要賜封爵令使者已被執供明乞查發同謀者付之以報國主永明諭曰事非內人所敢為假敕假寶外間多矣國怒而出質之諸臣皆曰不知國曰有金奉密旨差官姓名豈同

風影朝臣佯應曰是必文安侯馬吉翔奉命  
謁陵或携有先年視師空敕因而填發未可  
知也國即南去械吉翔還朝面訊吉翔力辨  
于是職方司郎中張鏐御史周允吉吏科徐  
吉應之曰此係我等所為因我君臣性命懸  
于賊子之手惟有藉安西一着或可保全朱  
家國祚今既事敗天也生不能戮力王庭死  
當為厲鬼以殺奸逆奈何箝口以貽主上憂

紀事補遺

卷十

三五

乎乃供同謀者吳毓貞等十八人國按名執  
禁令錦衣衛康永寧會同嚴訊備極五刑因  
問誰為敕稿鏐曰我為之允吉曰改定者我  
也問何由得寶張福祿曰我為尙寶寶由我  
盜用國曰此事必有主使蓋意在連及永明  
也遂復加毒楚鏐曰果有主使者國問為誰  
鏐厲聲曰主使者逆賊孫可望也國怒罵之  
鏐亦大罵十八人皆同聲不屈既訊以報

望可望令礮張鏐張福祿全為國三人皆  
斬永明諭鄭國貞毓以輔臣處絞鏐等臨刑  
猶從容入慰主上挺然就戮顏色不變共相  
謂曰我等死後不可分離須戮力同心活擒  
秦逆獻之闕下因向闕拜而就死

吳貞毓絕命詩曰九世承恩未盡酬憂時惆悵  
之良謀魂迷故國長依漢夢繞高堂愧報劉  
貞毓祖母忠孝兩窮嗟百折匡扶有志藉同  
百歲尚在

紀事補遺

卷十

三五

仇擊奸未破朱泚額空竭丹心報國讎  
李元開詩曰憂境呼天酒酒卮六年心事戀王  
畿生前痛為忠奸辨身後寧知什立碑報國  
痴心終不死還家春夢已無期泪羅江上逢  
人語慙愧無能讀楚詞

蔣乾昌詩曰天地從來不可欺寸心肯許世人  
知奸臣誤國非常慘志士成仁自古悲辛苦  
十年今已矣間關千里竟何之孤魂飄渺從

云云作化山河壯帝畿

胡士瑞詩曰撫景千年恨捫心一片丹太阿柄

已失巢覆卵無完夜雨青燐諳秋風白骨寒

彼倉如可叩封事死猶殫

朱議昶有精忠貫日吞河岳傲骨凌霜砥浪濤

之句餘皆不傳安隆人哀之後為祠以祀稱

十八先生

可望諭雲南城守偽固原侯王尙禮令籍定國

紀事補遺

卷十

三七

宮眷并文武兵丁婦女欲分配各營尙禮

慮大營分散將滋內亂乃三啟止之惟汰安

西大營糧餉尙禮遣女使餽茶果子王妃實

皆金銀也安西大營賴是得濟

六月可望自黔還滇急謀僭號及期冕小不可

冠自辰至午後大雨震雷交作可望不懌而

止遂還貴州八月可望設科取士以慧光寺

為貢院取中陳士嘉等五十四人自定國破

廣州府雷連亦下

順治十二年乙未正月丙戌朔永明在興隆府

可望遣兵犯常德敗歸

定國率師圍新會

順治十三年丙申正月庚辰朔永明在興隆府

時平南王尙可喜率大兵救新會擊定國敗之

率殘兵數千奔回南寧標下高文貴斬統武

亦次第奔回南寧駐鎮不知虛實奔黔告可

紀事補遺

卷十

三八

望謂定國將席捲而東可望大驚恐定國真

入安龍即調鎮國劉啟明等十三營遣關有

才統之以拒定國使白文選赴新安龍促永

明移黔永明母子聞之哭從官亦哭白文選

亦心非其所為對之心動因以情告曰姑緩

行俟西府至可無危矣遂以輿徒不集報可

望陰以雷侯定國定國兼程疾進先遣叅將

楊祥詐為營卒詣行在竭司禮龐天壽于衣

甲後心出密疏畧云藩臣李定國謹奏而  
以屏翰親臣賜章天壽以聞永明閱疏云臣  
今統兵迎扈不日卽至行畿先遣奏安萬勿  
輕許逆賊輒行移蹕云云永明稍安然甚秘  
之關有才等見衣甲皆阜又有捷取字號則  
以爲王師從天而下遂跨馬而逝

紀事補遺 卷十

完

木

而後黎明忽有叫門者曰我西府長隨太監  
也隨令入朝面奏曰定國卽至矣遣臣先馳  
奏聞因至凍酒等秦兵到塞路馬不能前所  
以少遲耳俄而週城礮起馬嘶聲震數里結  
寨徧九山頭安西率騎入朝陛見君臣相持  
痛哭永明諭曰久知卿忠義恨相見之晚定  
國泣奏曰臣蒙陛下知遇之恩欲取兩粵以  
迎鑾輿乃不惟不副臣願且置陛下于重憂

臣萬死無能白頭矣永明感諭賜坐及定  
國遠管知文選去未遠遣夏太監等追雷之  
及於普平布文選乃還隨定國入朝密許幸  
滇

二十六日永明自安龍進次普安遣兵守盤江  
以禦可望

紀事補遺 卷十

早

二月十一日定國發前道後衛各騎卒三千親  
與文選居中扈從自新城普安直抵曲靖請  
承明子行營安置而親率精兵入雲南時守  
滇者爲劉文秀與王尙禮王自奇等劉文秀  
亦素怨可望聞定國至佯與王尙禮等勒兵  
私以數騎馳逐定國曰我輩以秦王爲董卓  
尤恐卓後復有曹瞞定國爲之指天誓  
三月定國及文秀文選等各率所部至曲靖  
從鑾輿入滇以定北府爲行宮暫駐蹕焉改  
雲南爲滇尋馬定國封王封寶封文秀封王

文選鞏國公王尙禮保國公王自奇夔國公  
秦王扈衛張虎諱化伯水軍都督李本高爲  
崇信伯高文貴彥昌伯定國記室金惟新爲  
吏部侍郎龔銘爲兵部侍郎馬吉翔素黨可  
望知爲朝議所不容乃諂事惟新及銘爲言  
于定國五月得奏請仍以文安侯入閣辦事  
六月遣白文選張虎賈璽書還黔慰諭孫可望  
宴辭諭曰卿等往道朕意務使兩藩復敦舊

紀事補遺 卷十 聖

好事事爲祖宗社稷起見卿等功名垂竹帛  
矣文選等謝往見可望曰國主倘以舊好爲  
念不必苛求若必欲擒之假臣精兵二萬當  
立致定國于麾下可望以爲詐欲殺之衆救  
之得免乃奪文選所部兵并鞏國印羈之營  
中使張虎復命然以妻子在滇未敢顯爲逆  
也  
七月光祿寺少卿高績御史鄔昌期疏劾馬吉

翔龐天壽以譏邪專擅二藩與之友善恐滋  
奸弊復蹈可望故轍疏上兩藩聞而不朝承  
明以績等妄言論廷杖革職安西金維新趨  
謂定國曰績與昌期罪固當死而藩王則不  
宜畱殺諫臣之名定國寤馳救之至則績已  
死而昌期得復原官

紀事補遺 卷十 聖

八月晉王李定國奏請歸秦王宮眷遣張虎護  
送至黔李定國親餞之郊外  
十一日移蹕秦王宮卽雲南府城中五華山地  
也山上有五華寺爲滇南諸刹之冠于是初  
莅朝堂二王侍立文武肅然朝賀出皆喜相  
謂曰今日乃見真聖主也  
是日永明爲二王割襟訂二姓之盟二王謝恩  
感悅先是李定國有龍驤天威二營旣出粵  
祁三昇統龍驤營畱蜀可望令鎮遵義及定  
國人滇調三昇而可望亦使人調之三昇謂

其所部曰國主安西舊主義均今安西尊承明爲民主名正言順我等亦有所依當遵西府之調爲正衆皆諾于是卻秦使整旅還演可望遣兵追襲二昇且戰且走輜重盡失十月達行在朝賀畢卽命封咸寧伯以旌忠正順治十四年丁酉正月甲辰朔永明在滇郡可望遣僞臣程萬里請大營及舊標還黔許之仍給夫馬以送

紀事補遺

卷十

四

二月起用先朝禮部尙書雷躍龍入閣辦事躍龍爲可望所寃在時告假在滇故特起之

龐天壽以秦寧自疑懼晉王害之憂憤病卒贈

恤甚隆葬省城之華亭寺前

命太監李國泰掌司禮監事

三月似僞戶部龔彝仍掌部事彝以進士爲先

朝侍郎孫可望爲戶部者也彝乃辭曰臣受

秦王十年知遇未有所報安敢拜新命乎

贊劾奏曰萬壽止知秦王十年之恩獨不念祖宗父子受國家三百載之恩乎有詔議處  
萬伏闕免冠謝罪降印局大使數月仍還原官

初可望在滇僞兵部任僕屢表勸進時僕已死定國追論其誼逆詔掘僕屍戮于市籍其家子孫俱遣邊遠充軍

四月舟山監國魯王遣總兵何達武賈表請會

紀事補遺

卷十

四

兵出吳楚

王自奇反于楚雄率張明志關有才二鎮營兵

西上永昌

八月舉雲南鄉試以演武場爲貢院取中王肇

興等五十四人

可望自定國入滇久謀內犯畏定國兵強不敢驟發因程萬里奏請大營回黔具以滇兵單將弱告可望又諸鎮自楚粵至者皆聚于黔

所部甚衆遂大舉犯闕然人心多不直可望  
馬進忠馬惟興馬寶以同姓相密又與文選  
交陰謀助定國從容爲可望言文選心膺舊  
人諸將才望無出其右者特前爲定國所脅  
使其心果向外必不敢復來今來而奪其兵  
失歸向心試重用之必能爲國盡力可望信  
之乃以文選爲征逆招討大將軍總統諸將  
前行自率大軍而進畱馮雙禮守貴州馬進

紀事補遺

卷十

甲五

思以病畱安順可望令預造柁鎗三百具曰  
破瀆之日械逆行在君臣也雙禮力諫不聽  
及送師于郊又諫曰國主征而果勝難免犯  
闕之名若其不濟則黔非國主有矣可望叱  
去雙禮痛哭而回及師行在途雨水渾泥馬  
多倒斃抵交水定國以沐天波王尙禮靳統  
武守瀆扈從而親與劉文秀督各鎮兵禦之  
承明御五鳳樓宴餞簪花犒賞二軍時久雨

忽霽人心踴躍王尙禮素有異志天波統  
精嚴城守召尙禮入朝悉收其兵器以兵守  
之天波素善流星鎚經亂每携袖中是日恐  
左右有變出鎚舞縱橫擲擊尙禮俯首歎曰  
吾以爲檻中虎不復煩公攘臂矣

九月朔定國等兵至曲靖屯于三岔與可望接  
戰連北退守曲靖堅壁不出

十四日文選抵交水距三岔二十里輕騎奔定

紀事補遺

卷十

庚

國軍且言人心內向可一戰走也可望聞變  
欲還馬寶佯爲切齒曰吾乃爲跋賊所欺要  
當手縛之生食其肉且一人去何足輕重而  
廢大事耶文選前爲賊時嘗戰傷足醫者生  
截他人足以接之雖愈而跛故寶呼跋賊云  
可望乃止曰兩酋齊出會城必虛因使馬寶  
張勝武大定間道襲雲南十八日鄂國公馬  
進忠密遣人報定國曰可望已使張勝等縱



銳卒三千襲雲南矣公可坐而待斃乎定國  
遂傳令三鼓蓐食五鼓發兵攻之可望大敗  
潰走白水所隨不及三百人皆傳宣官校餘  
悉陷歿于是急問左右馬國公白總兵安在  
衆應曰未敗之先白馬二營已歸晉寨矣可  
望大悔恨曰馮雙禮阻我與師而堅執不聽  
天亡我也且先臺老僧能前知嘗問以出師  
凶吉曰惟不令馬白相隨可无咎也初謂白

紀事補遺

卷十

七

馬有碍于師行既悉除不用豈意其謂進忠  
文選因仰天大哭復遇淋雨既又謂其衆曰  
昔年有石碑出水鐫文云來是觀音面去是  
老僧頭由今推之天意欲我去髮歸清也定  
國不世之仇定須報復我又豈惜此數莖頭  
毛乎于是決計歸清可望方奔回而李本高  
率數十騎追及之引鎗刺可望過馬首可望  
大喝曰本高非孤舊人耶受恩深矣乃來殺

主乎本高應聲曰既做朝廷官便須仰君臣  
大義本高非殺主乃來殺欺主賊臣耳言未  
既爲流矢所中可望得脫餘衆相率盡降  
定國既敗可望騰露布奏捷慮會城有失使文  
秀文選速追可望自引兵還救根本

二十一日張勝馬寶等潛師至滇欲入城守者  
誤以爲捷師先還也不爲意諸視衣甲皆非  
遂急閉城已有一騎突入獲之張勝大呼王

紀事補遺

卷十

七

尙禮開門至數十聲無應者乃退過三市街  
已昏時矣見金馬坊垂布丈餘執居民訊之  
告曰此晉王殺敗秦王之露布也勝復令人  
讀其辭乃知可望于十九日兵敗而逃頓足  
嘆曰大事伏矣卽縱兵焚掠至橫水塘定國  
回師遇之馬寶跪迎于道張勝接戰竟日殺  
傷各千餘人張勝見勢不敵敗走至赤佐巖  
山谷中餒甚求食不得邏卒獲之以獻磔于

市

王尙禮知可望敗走憂憤不知所出遂飲藥死

承明猶令部議加贈卹予祭葬賜坐東門外

定國凱旋諸臣郊迎入朝慶賀復至晉第啟賀

劉文秀獲張虎于西水械送瀕都繫獄

可望奔還貴州夜半入郭方與馮雙禮相持而

哭忽聞城外礮聲三城中驚竄蓋雙禮欲誅

之密令本營起礮以速可望之行可望遂孝

紀事補遺

卷十

兇

家口輜重走鎮遠文臣惟楊惺先武弁則康

國臣鄭國張應科葉應禎等皆稔惡不容于

瀕黔者故借可望遠遁及至楚南遣先前往

赴長沙經略洪承疇軍前通款投降雙禮斷

後掩其子女玉帛同文秀文遐歸雲南

初縉紳附可望勸進者壘壘可望敗後瀕人以

詩譏之其末云秦宮火後收圖籍猶見君家

勸進書

十月定國率師討王士奇于永昌遣人招之不

從令關有才逆戰定國陣擒之自奇敗走騰

越勢窮自刎張明志自訴被脇請收集潰兵

自贖

定國既定迤西遂班師奏請行賞封白文選

昌王馬進忠漢陽王進忠爲闖營降將所謂

混十萬者也封後旋卒又封馮雙禮慶陽王

馬寶淮國公馬准興敘國公靳統武平陽侯

紀事補遺

卷十

辛

祁三昇咸寧侯高文貴廣昌侯磔張虎關有

才于市軍民大悅

時鎮將俱陞賞進爵惟沐天波辭曰吾世受恩

常慮無以報寧敢望新秩乎蓋久知國勢已

去自分身殉使其子分贄于各土司曰庶存

先人之祀于萬一

是冬議開緬甸爲省以元江土司爲總督不果

順治十五年戊戌正月戊戌朔承明在瀕都

遣使賫書從安南出海封鄭成功爲延平王  
授張煌言兵部左侍郎其餘除授有差

徐子遠隨使入覲

始劉文秀追可望獲其馬騎一自云曾爲可望  
內使在滇時奉令密窖銀兩金犁千內殿昨  
令臣隨行者爲慮臣起窖也今旣敗去願首  
報以爲興王之資文秀遂率之還滇奏之命  
侯晉蜀二王而同起窖及是果獲窖銀二十  
紀事補遺 卷十 三

九萬兩金犁一重五百兩千後宮石臺下二  
王奏畱供御用永明諭二王以濟軍餉  
是月可望入京封義王獻滇黔圖險阻設伏曲  
折皆備

二月賜前滇黔總制范鏞贈卹初鏞駐貴州可  
望入滇遣定國與之盟言共扶王室鏞開陳  
大義且曰假令可望渝盟柰何又笑曰扶明  
我則奉之渝盟我則殺之及定國入粵西可

望遠遁君上鑣以憂憤死永明追悼之故有  
是命

并賜故輔嚴起恒楊畏知及張載述劉熹堯吳  
霖等五臣贈卹

又可望殺吳貞毓等十八人于安龍北關至是  
令部議加原銜三級予謚贈卹立碑于馬場  
表其地曰十八先生成化之處

四月劉文秀擁發千臂永明臨問定國亦率賢  
紀事補遺 卷十 三

責治疾篤上遣表云敵兵日逼國勢日危臣  
請入蜀就十三家之衆出營陝洛庶幾轉敗  
爲功云云永明嘉之及卒命以親王卹之  
文秀儀度溫雅柔和謹慎入滇之初曾屠武定  
旣而悔之自是不妄殺一人

先是有西安人曹自明自言識天文地理陰陽  
象緯遁甲之事兼能制木牛流馬火攻器具  
又驅遣風雷諸術常往來秦中各山圖集義

旅未就因見王氣在滇黔間變服至貴州文  
秀一見以為異人既而文秀病困見定國定  
國大喜疏薦之朝命為雷擊將軍試其火器  
殊效又製撫牌檣木行管用之周匝連環屹  
如長城乃遍取鍊木之工徵求夫役自明亦  
自尊大遷朝士不為意斬統武遣人陰殺之  
其後果有知自明為洪承疇所遣為緩兵之  
策者以告定國定國諱焉

紀事補遺 卷十

三

文秀既卒定國以蜀自益委朝政于龔銘金維  
新乃派兵加餉賈官鬻爵舊人怨叛邊警日  
廷定國不及覺也

是月孫可望統楚蜀粵三路兵規取滇黔報至  
行畿上下震恐定國慮可望熟識險隘而各  
汛守皆可望舊人悉更調之使其將劉正國  
楊武守三坡紅關諸險要防蜀使馬進忠等  
駐貴州而蜀兵至三坡正國奔回雲南晦日

克獲賊魁兵自鎮遠抵黔馬進忠等亦走  
五月王師獲黔撫冷孟鉅洪承疇待以賓禮曰  
公若歸誠當仍用撫黔孟鉅曰寧為明鬼閻  
香不作叛人遺臭乃送覺羅貝勒軍前亦以  
甘言招之孟鉅不為屈膝強之再終不屈乃  
押赴市孟鉅挺然直立遂解其尸報聞咸為  
怨悼遣兵侍程源文安侯馬吉祥諭祭贈兵  
部尚書賡其子冷之旭世襲錦衣衛僉事

紀事補遺 卷十

三

蜀兵敗楊武于開州之倒流水

六月定國上表出師自任當黔路移鎮安順以  
白文選任川路移鎮七星關發夫運糧天雨  
泥深輓負不前輒鞭之至死冤號載道矣  
七月蜀兵抵山川

八月定國率勦鎮出師永明御五鳳樓宴饌未  
及簪掛大雨忽注軍士散走無復行次咸楫  
謂曰此番師行渾不似征可望時也定國陸

辭後阻雨不前日行僅二三十里人心惶惑至關嶺刑牲祭漢前將軍祠定國漑酒誓曰定國奉命與師不以此身殉社稷佐中興者神威當截其頭願謂諸將曰諸公皆受國恩何不于神前各明忠赤乎于是諸將皆跪告于神曰某等有不與晉殿下戮力同心報君父之恩者神明殛之既盟而飲還營定國大

紀事補遺

卷十一

五五

十月王師至貴州馮雙禮連疏請援定國欲即進兵俄得洪承疇書略曰某本待罪先朝志切同舟惟候吳王之至即當會兵以聽指揮無煩王師遠出也定國信之遂緩師而王師由水西泗城并川中三道而入報至定國始悔急整兵禦之過安龍與王師連戰未分勝負忽傳王師前導為可望扈衛康國臣定國慮軍中將士多可望舊人變或中起且舉燬

為回風激還本營潰散定國志奔道行社鎮俱散

十二月蜀兵出遵義趨烏撒白文選懼奔七星關走回霑益

初六日定國微服入行在密奏移蹕敕沐天波宣諭緬甸發官旗沿途徵兵開路迎扈諸臣俱議束裝獨行人司任國璽疏請畱滇曰君為社稷死臣為君父死何往焉下其議皆曰

紀事補遺

卷十

五

捲土重來再圖恢復天意未可知也君臣死社稷尚非其時何遽出此疏在畱中十三日定國諭民避兵云本藩在滇多年與爾人民情均父子今國事顛危朝廷移蹕勢難同爾等偕行恐清兵一至殺掠湮污猝難逃避爾等宜乘本藩未行時各速遠避毋致自誤貽賊于是城內外哭聲鼎沸携負狼奔時已徵貯秋糧定國諭各營將校燒倉庫

清師至此無糧徒苦我百姓或曰永明諭定國勿燒故云時王師三路會于曲靖朝議莫知適從有陳建者舉文秀遺表云請入蜀馬吉翔恐蜀將奪其權力阻之沐天波請走迤西地近緬甸永明從之

十五日黎明發滇都從之南者數十萬人艾能奇子承業糾狄三品劫駕事泄定國乃親殿死業遂不復追永明至碧雞關兵民塞路哭

紀事補遺

卷十

五

聲動地永明諭住輦立起手扶天波左肩回顧城中宮闕揮涕曰朕行未遠已見軍民如此塗炭以朕一人而苦萬姓誠不若還宮死社稷以免生靈慘毒之為愈諭畢大哭天波俯伏奏慰定國飛騎亦至其請前發以慰眾心永明乃就輦聞關至大理扈從相失遂全順治十六年己亥正月癸巳朔永明在野次四日駐蹕永昌傳諭罪已

李定國還黃鉞待罪自請削秩不許

吳三桂由廣西四川傍島其虛從黃草壩入滇城兵不血刃迎東皆平即分兵三路追殺總兵王國勳于普溯澤

吳三桂敗白文選于玉龍關

定國聞敗請急渡潞江趨磨盤山山有門一道長五里曲而險隘乃設三伏初伏竇名望中伏高文貴三伏王國璽以禦王師

紀事補遺

卷十

五

閏正月十五日永明發永昌將入緬時文武尚四百餘人兵士數千人工部尚書王應龍聞永明奔迤西偕其子晝夜兼行至永昌而永明已前發矣應龍孤身不能于亂軍中獨行乃謂其子曰吾本草莽微賤蒙恩授職官至司空先不能主扶社稷今不能患難從君尚能覩顏求活人世乎因自縊其子泣曰父殉君難子成父志宜也亦隨自縊

十八日次騰越二十日發騰越及王師過騰越直越磨盤山入險要固山額真等俱戰亡定國中書慮克桂降于吳三桂告以仗兵機密賙命求官三桂卽令搜捕伏兵名望知事泄不得已發礮出戰中伏亦發名望爲流矢中左目自刎國璽戰死定國坐山嶺聞礮失序大驚曰兵敗矣跨馬而奔將士皆散稍定乃問駕安在或對曰將至茶山定國沈吟曰君

紀事補遺

卷十

五

臣俱死無益也姑他往以圖再舉遂率兵走孟良

二十四日永明聞磨盤之敗百官爭竄昏夜失道迷大谷中及曉仍故處也輜重宮人爲亂兵所掠扈衛斬統武旗鼓孫崇雅劫掠皇輿降于皇師

時潰兵散亂敕沐天波率禁旅及文武百餘前進

二十六日抵囊本河

二十八日抵鏡壁關卽緬甸地界也緬酋遣使言歟兵墜境諸蠻驚懼從官勿佩兵器乃可入國馬吉翔矯旨從之

三十日至蠻漢緬人遣其頭目通話曰緬土小邦乃大明貢臣今皇帝親舉玉趾以臨敢不伏而迎諸郊惟是扈蹕諸王及勳鎮將軍携有重兵自宜次于外以圖恢復疆宇若入于

紀事補遺

卷十

卒

小邦是示天下以不武也不重損我天朝威望乎天波見其勢不可入乃奏曰聖駕進緬臣必居外矣臣君南北阻以大江之險音問難通請陛下以太子托臣臣奉太子進茶山監國一則可以在外調度次亦可以遙爲聲援此願前慮後之長策願陛下決計永明日輿廢由天非人力所能挽太子尙有父子之情奚忍遽離后兄華亭侯王維恭請于後亦

弗許于是君臣哭別

二月壬辰朔次大金沙江緬首以四舟來迎從

官自覓舟江上得從者六百四十六人馬九

百四十餘匹俱由陸期會於緬甸

十八日次井亘緬人止之不聽前進

二十四日緬請大臣問故永明遣馬雄飛鄔昌

琦賚救書往諭緬發神宗救書對校不同疑

其為偽及見沐國公印信之蓋緬國自萬歷

紀事補遺

卷十

空

二十三年請救不許遂絕朝貢故所知惟神

宗故事也

當是時李定國已遣白文選率兵迎駕至哩哇

城下距駐蹕五六十里而為緬人隔絕文選

遂拔營去

三月十七日自河口分路陸行者至哩哇城對

河離城五六里駐營緬人疑兵奪國率兵出

戰殺傷多人餘乃散居村落通政使束蘊金

中軍姜水德絕死

四月初三日傳諭守關者駕已航海赴國兵勿

復來蓋緬人畏兵故馬吉翔以此悅其心而

不知為其所愚也沐天波蒲縵王啟隆等請

乘間走戶臘二撤亦不許

五月四日緬王具龍舟鼓樂遣人迎駕五日發

井亘七日至哩哇城下次于緬酋所居城對

江八日進赭磴始知前陸行者潘世榮等破

紀事補遺

卷十

空

緬人分給土人為奴多自殺緬人于赭磴置

草殿數十間編竹為城從官各結茅散處蠻

男婦日來貿易初至饋獻頗豐後乃漸薄

八月望日為緬國朝會之期通令沐天波以臣

禮見令天波跣足為諸蠻先以誇耀于諸蠻

馬吉祥李國泰等猶以令節飲后弟王維恭

家維恭有女妓黎維新已老矣吉翔強之為

梨園舞維新泣下日今何時願為歌舞歎



耶吉翔等怒捷之蒲纓家復縱博喧呼聲徹于內時永明臥病不能禁歎息而已

九月緬人貢新穀命分給從官之窘者吉翔多私其親故鄧凱以為言吉翔擊凱傷足

十月戊子朔禮官請頒庚子歷從之

順治十七年庚子正月丁巳朔永明在赭磴也

日欲出緬幸李定國營定國恐以兵來則緬人

致難于永明而在永明左右者又皆偷安無

紀事補遺

卷十

壹

智之徒以此音塵不屬

九月定國迎駕屯于近地奏云前後三十餘本

不知曾到今于緬王約何地交割永明以答

敕付緬人定國候久無消息復拔營去

是時二君子皆散惟餘塌茸一二輩馬吉翔為

大學士與司禮監李國泰相為唇齒惟恐定

國之至于是牢籠文武凡欲某職某銜者俱

稱門生

吉翔國泰合奏大臣三日不舉火永明怒以懷擲之吉翔國泰即權碎分給

御史任國璽請東宮開講進宋末賢奸利害書永明方覽國泰惡而去之

順治十八年辛丑正月辛亥朔永明在赭磴

二月廿八日白文選密遣緬人賫本至云不敢

速進者恐有害必要緬王送出為上策數日

後距行在六七十里架浮橋將渡已而不果

紀事補遺

卷十

壹

三月有欲殺馬吉翔李國泰奉東宮而出者事覺被害

五月馬吉翔李國泰進宮講書任國璽曰上年

請開講則遷延不行今日勢如累卵禍急燃

眉不思出險而托之講書夫日講經筵必須

科道侍班議軍事則有皇親沐國豈翔泰二

人之私事哉奉旨着任國璽獻出險策國璽

言能主人緬必能主出緬今日事勢如此乃

鉅盾于建言之人乎

太常寺博士鄧居詔禮部主事王祖望各劾翔泰不省

又諭禮部侍郎楊在講書賜坐在以東宮典璽李崇貴侍立不敢就坐永明並賜崇貴坐崇貴曰雖在亂亡不敢廢禮今日蒙上賜後日將謂臣欺幼主每講崇貴出外講畢而入一日東宮問哀公何名在不能答

紀事補遺

卷十

五

二十三日緬酋弟莽猛向弒兄自立遣人索賀七月復來言三載供億之勞索報禮俱無以應

是月十八日緬人請吃咒水即盟誓也設宴于海中

對山望海樓馬吉翔李國泰挽百官同往已而伏兵四起悉被殲焉惟沐天波覺其謀出袖中鎗擊殺十餘人被獲縛諸樹以弩箭攢射之死是時死者馬吉翔王惟恭而下

四十二人而其先以病卒與婦女驚竄自縊者不計其數同行文武盡矣

緬人又發兵圍行在永明幾自縊吉王同妃縊死宮人命婦縊者不下百人盡劫所有而去二十一日緬人復修草殿奉永明居之曰此事非關吾國因汝各營在外殺害地方犯眾怒耳緬殺諸人後有馳呼而至者云勿害皇帝及黔國公蓋恐本朝索之思留以獻也而天

紀事補遺

卷十

五

波已先死乃復治天波所居室移永明眷屬二十五人入居之并進飲食

八月李定國以十六舟攻緬復為所敗覆其五舟乃與文選俱引還

十一月十八日永明召都督同知鄧騰入謂曰太后病矣未知骸骨得歸故里否又曰白文選未封親王馬寶未封郡王吾負之滇黔百姓我師在彼苦了多年今又不知何如

十二月三日緬人請永明移躡皇太后及太子  
同行三更渡河始知其爲王師也蓋三桂以  
重購致之明年壬寅二月十三日至滇城四  
月二十五日以紅帛縊死

定國既敗還而文選軍在後引而北定國使其  
子嗣興隨文選以觀去向文選部下勒兵回  
向嗣興嗣興怒亦勒兵迎之定國遽使召嗣  
興還曰吾兄弟數十人今惟存吾與若耳何

紀事補遺

卷十

空七

忍更相戕吾前所以使爾隨之翼其悔而復  
回仍與我併力也既勒兵相向念以絕矣任  
彼所之吾自盡吾事可耳遂率所部向九龍  
江而進文選北行屯錫泊王師至遂降

定國在九龍江聞報東走景線

壬寅五月至猛臘土馬死亡日眾定國乃置醮  
自述生平所爲如命天已絕願速死母徒苦  
眾人未幾聞滇城四月二十五日之事定國

遂病以六月二十七日卒于軍八月嗣興降  
與劉文秀子震艾奇能子承業俱入京受世  
職

孫可望死其子襲王封一代後亦降爲公

三桂進爵爲王乃踞五華故宮增修舊制紅亭  
壁沼曲折依泉傑閣舞堂參差因榭冠以纒  
闕繚以雕牆廣袤數十里卉木之奇運自兩  
粵器玩之麗購自八閩而管弦錦綺圖書之

紀事補遺

卷十

空八

屬則取之三吳從圓圓之好也三桂將進圓  
圓位正如辭曰妾以章臺賤質謬污瓊寢始  
于一顧之恩繼以千金之聘流離契闊本保  
賤軀獲與奉匱之役分已過矣今吾王析圭  
胙土威鎮南天正宜續鸞戚里諧鳳侯門上  
則立體朝廷下則垂型禪屬稽之大典斯日  
德高若欲蒂弱絮于繡裯培輕塵于玉几既  
蹈非耦之嫌必貽無儀之刺是重妾之罪也

三桂不得已乃別娶中閫而悍妬絕倫羣姬之豔而幸者輒殺之惟圓圓屏謝鉛華幽居別苑以順適其意不甚相軋圓圓之養女曰陳故幼從陳姓本出于邢于是府中皆稱邢太太居久之三桂潛有異志邢窺其微以齒暮請爲女道士霞披星冠只只推藥爐經卷而已三桂治戎之暇每至其處必晤言移日府中人過三桂怒不可解事邢爲緩頰則立解

紀事補遺

卷十

完

常曰吾晨焚修爲善是樂他非所計耳內外咸敬禮之康熙癸丑歲三桂反出攻長沙抗命乙卯僭尊號丁巳病死僞周洪化其孫也戊午諸王貝勒討賊駐軍曲靖賴將軍平耿精忠由福建進征粵西亦從四川黃草壩直薄滇城俘洪化斬之籍其家舞衫歌扇稚蕙嬌鶯聯艦接軫俱入禁掖而邢獨不見于籍歲癸丑金陵邵爲章赴楚雄幕訪其實于鄉

長老題絕句于壁曰百萬雄師睥睨間先朝一脈絕南蠻擒人卽是人擒路誰道天公不好還行營歷歷草淒淒銅柱塵崖手自題虎豹無睛威尙在老軍猶說舊平西邵有濡頭之癖落魄寡諧詩故不甚顯于時

東南人材獨萃粵西論其尤者如騰蛟殉國式耜致身十八之成仁二張之遂志非萬里之長城耶新興連挫大敵安西兩蹶名王亦中葉以來未有之勳矣乃文武忠烈而君卒偷情雖無秦逆終陷蠻鄉耳噫豎子洵不足與謀哉

紀事補遺

卷十

完

〔清〕王雱撰

全桐紀畧不分卷

清鈔本

全綱紀畧序

一代之興，即有一代之紀事之書。若治亂所由，表功所由，之宏文史館，其書傳之天下後世，如紀通紀史，其書其書，乃若五方之氣習不齊，九州之風尚不一，其間山川人物，其志者，則有志以載之，纂已備而餘所未備，郡邑之書，其國史之所未載，始堪不朽，然亦有事關治亂，功存撫字，或載十里干城，或一方保運，等決勝，屢見世造之勳，或戮力同心，共沐真矣之榮，本末俱在，以感而備當年文獻之遺，竟與荒烟蔓草，向其煙沒，此有心人所為流連三復不能已也。吾桐自明崇正甲戌，以至皇清順治丙戌，上下百十三年，其繇治而亂，繇亂而治，彈丸孤城，所由徒存於兵燹，其遺事名城，故誠敗之際，以待 熙運鼎新，豈偶然而致者歟？語云：居現前之安，而忘當日之危，君子恥之。襲大厦之陰，而不俾治亂事功，曉然共見，亦奕世之士，景仰前烈，不能無遺憾也。予不佞，敢因所見，姑述大畧，非為野史，足徵庶幾，百陽雜俎，焦竑說栝遺意云。

康熙八年己酉仲秋下浣龍眠散人王雲耀自序

全綱紀畧校訂序

明高皇帝武以布衣奮興淮石，掃清天下，平一中土，其光明正大，起宋越唐而符於漢，其改制度易服色，殊徽號事，欲復古先帝王之盛治，以視夫襲秦滅古，苟且自尊者，相去為何如哉？乃未及三百年，而闕獻諸賊突起，致國步頓改，能無令人太息悲痛於無已耶？雖然高帝之初起也，所存所發，無非至誠惻怛，即湯武亦莫之踰，惜其晚年求治太急，嚴刑峻法，幾令人無以自保，所謂道德齊禮，從容自化者，未之前聞，其根基蓋已傷矣。而成祖永樂以藩封而篡竊，正統名義已喪，而其戮辱忠貞，又為從來殘虐之君所不忍為，況建文之削實遺景泰之奪骨月傷殘，尤甚闕獻之孽，未必不萌於此。幸仁宗熙宗之寬厚，宣宗德之鎮靜，天下稍為喘息，乃一則

享國不永，一則謹守無為，其培植也，能勝剝削乎？自是以後，闕獻熾，天王振信任於睿帝，正統汪直信任於純帝，成化李廣梁芳信任於敬帝，弘劉瑾信任於毅帝，正德誅無辜，縱有罪，進無恥，黜有道，浸浮日盛，四維為之不張矣。雖嘉隆萬曆之間，宦患少欽，而肅帝靖嘉靜攝，而相奸，莊帝慶縱欲而敗度，顯帝曆不接臣下，不理國政，而日橫征四海，困窮已極，而貞帝崇不幸踰月而崩，哲帝啟以冲齡踐祚，其信任魏忠賢也，過於英宗諸帝，而魏忠賢之肆害也，過於王振諸人，鄰封為之日強，疆土因以漸蹙，天下事尚可為耶？而一時臣僚，不屈於私門者，敗竄寬抑以死，雖有經國之良畫，無由以建其幸，而得列於朝者，又皆經營門第，標榜黨援，不問所以修己治人之道，不求所以弭盜安民之方，不計所以捍禦強隣之策，其不爛制藝，不列

料第者未嘗不有非常之抱負然窮巖終老不得一展其才智嗟乎元氣  
喪而怨忿積加以以饑饉疫癘而黠驚無賴者倡亂其間天下從之如水  
之趨下沛然而不可禦故其屠戮焚掠之慘較之赤眉黃巾為尤酷蓋  
結也久斯發洩也甚即無窺伺於其側者天下能保其不凶乎若烈帝  
不勳聲色而剪除元兇可謂能矣然當時雖乏賢才豈無如史可法者堪  
為相黃得功者堪為將楊爾銘張利民者堪克奔走後先使盡求得其人  
而用之安知不可萃已渙之人情而回既去之天心無如所信者仍閹人  
所任者仍閹茸嫉功害能賤辱武將俾之養賊自恣而不肯盡力疆場造  
癰疽已陷危瀕極矣而委之庸醫任其剝削攻伐而冀歲月苟延者未之  
有也謂諸臣盡亡國之臣可矣而謂朕非亡國之君誰其信乎但其社稷  
序

之殉也轟烈直與高帝之得天下焜耀百世矣吾先伯祖全桐紀畧  
之著蓋本躬親身歷者而筆之書非同臆見影響之語嗟乎帝都陷王城  
破名郡大邑皆殘惟吾桐彈丸墨子當西南之衝而能巍然獨全者誰實  
為之不有此紀誰其知之夫觀安流者思禹功坐享安樂於今日者能忘  
前此保全之力歟雖然紀也雖一邑之書而天下之時勢朝政之得失  
人才之賢否皆可於此想見不揣孤陋妄為校訂錄而藏之豈僅為先  
人遺編不已可湮沒而已哉

雍正十三年乙卯仲冬長至後二日姪孫臣憲謹識於東園之自得軒

全桐紀畧

校訂凡例

- 一 原本據事直書隨得隨錄未加脩飾今稍訂之其事實未嘗敢去一字也
- 一 紀取詳悉前後不厭重複今或提於前或補於後不敢遺漏而於重複者去之
- 一 紀取傳信凡告示書札祭文悉採載之費盡苦心今或入正文或分註其下不敢去也
- 一 紀異事與附紀他事原本另載各章之末今或入正文或分註其事其人之下不敢去也但分註仍用紀異附紀別之
- 一 紀歌謠原本亦載於各章之末今間存一二於分註如兵賊相朝歌與守城歌辭意鄙俚故去之
- 一 原本採取時人讚美歌詠綴於其人其事之後或一章或數首語不雅馴一緊去之
- 一 紀城之得全每章有評論慶幸語然觀本文自見不必贅述凡邀天之幸絕處逢生之語悉去之

全桐紀畧

邑人王燿永宣著 從孫臣憲解原校訂



桐城本古桐國泉甘土肥桐國見左氏冠龍眠而履長江豫楚其襟帶也漢名桐鄉又名樅陽劉宋名陰安又名呂亭左自是相繼用兵視此為門戶嘗陞為郡隨復邑而名同安唐更今名所隸不一宋屬安慶至今仍之舊城建自同安設賓陽易和貞兌龍眠四門兩從而雉堞明萬曆四年丙子鄉先生盛汝謙兵一介城惟更築斯可守而能全盛邑侯陳于階請而重築焉門六曰東作曰西成曰南薰曰北拱東南曰向陽西北曰宜民城小而堅民居克初有明承平二百七十餘年我封內農勤畊桑士奮誦讀相尚以禮風俗稱醇厚焉其登甲科而仕宦者為多然晏安久而淫逸甚紀畧

朝野皆然雖萬曆丁巳邊警告急而政刑日益荒廢又不修而武不備恬然不以天下為意而吾鄉嬉遊娛樂尤未慮有兵燹也崇禎三年庚午四野鬼哭四年有鳥集於郊形如鴉而色赤遼陽史孝廉者來遷數年矣見而異曰此火鴉也兵火將興遂挈家去五年東郊湧泉如血六年神像垂淚七年甲戌五月傳聞關中賊起漸逼河南廬鳳諸郡日夜修備邑人未知其實請孔仙問焉竟並不講疑無從決邪說因之以起此神其下焉者則愈邪矣傳云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即此仙可以見世教可以見人心可以見國運紀者之意深矣明帝嘗扶此于宮中下民化之判云悲歌滿眼過胡茄投子山橫一帶沙巧燕猶知尋舊舍春來何處是王家末云哨聚自秦晉長驅入楚襄嗟哉吾故土將來作戰場知幾之士入山惟恐不深諸君勉焉問其姓字曰姓倪字瓊園本鄉人也卷第四子

名嘉善官翰林檢討卒於京師八月邑侯奉朝荐行取北上太湖冷楊芳藻著事當是時也世祿之家鮮由禮法子弟僮僕倚勢陵民積不能堪而汪黃因之倡亂汪名實甫黃名爾成與張憲糾合無賴結寨於北郊王莊豎旗幟大書代皇執法推爾成為長實甫佐之張愚為軍容二十三日入城焚燒巨室先言曰除却盛何張餘燒一掃始搜金繼索餉報復仇怨安池兵備道王公弼統眾來靖亂次於練潭不敢進邑人職方郎方孔昭有智謀時家居亂人獨不犯因與諸生孫頤江之淮計賺亂人而扑滅之先民云方公知民朴滅之不能無私心後賊八月二十六日王公弼聞亂已定帥將潘可大揚兵始至而賊警通聞遂留可大駐防九月楊公爾來為令初給事中劉懋請裁驛逆秦晉強悍無以資生值歲大饑遂相聚為盜崇正二年紀畧

已巳都城戒嚴召天下勤王援兵中潰逃合諸賊妖氛澎湃總督楊鶴暨陳奇瑜先後議主招撫賊無所顧忌良心喪而後為賊唯論以理可畏以無一失而賊日流日眾或數千或數萬數十萬離合無常名號不可勝計不可制矣八賊張獻忠闖賊李自成其黠者也兵部尚書張鳳翼山西人也慮賊入晉放賊出關由是江淮掾楚虜皆賊矣附紀賊名王嘉興任不沾泥楊六郎紫金梁自和尙闖王高迎闖王成初李自將西營八大王張賊忠營八大王徐北營八大王張天受蝎子塊老狗狗一字王山邢官隊領兵王整齊王闖塌王天能混世王九條龍五條龍賈毀星八隊張闖二隊八大王曹操羅汝才張飛高總英王朱溫王鎮虎趙令軍曹操營刑聯子吳計過天星齊天王上天龍光過江王大膽王征西王密靈王福壽



王闖和尚出獵鷹心，市樓山王混元王正大王順義士老那四隊六隊，新一字虎托天王，安帶回雲裏飛，隔里烟，一左京正成，壹丈青一根，葱一斗，粟飛天師八金剛掃地王，張破甲，雖那紅狼亂世王顯道神鄉里人活地草。

冬十月賊警迫楊公慮可大兵弱，難以禦寇，與士大夫姚孫崇輩議城守計，每埠民一執器守之，十高燈一二十火，迷一五十三眼，銃一百，子砲一，譙樓各置大砲，兵器招楊家頭，魯麒山，樂弩壯士，佐可大晝夜謹守，大夫士庶各處督率鼓舞，不輟，崇正八年乙亥正月二十七日，流賊隔里烟老狗，獨過天星，邢紅狼一根，葱來冠，潘可大迎戰于東郊，敗奔，賊射可大馬蹶，而可大顯衝鋒，劉應龍以所乘馬付可大，乘之將入門，又墜地，賊急紀畧

追欲乘勢入城，應龍力拒，殺賊多人，而應龍亦死，以故城門得閉，不致長驅而入，賊之破諸城也，由其邑之鄉民為之鄉導，而招致之，汪黃諸人去，年已滅，無復與賊通者，故城得已不破，明日賊以木牛推行鑿城，以屠索，匪死人棺運來之，蒙以水濕被褥，自東作至向陽，其堅不能入，我以大石滾油擊退之，其痛爛以死，後來城上，猶有煮羹，葉釜云，賊作鉤援，期一箭弩側，打遠射而退之，賊集箭，斂齊攻，我以塘牌護蔽女牆，乘隙下擊，而退之，賊計窮，索金去，我以木鞘貯銀給之，賊喜，復以數十給之，賊爭，眾扛入營，而轟蓋內，藏火藥，名冬瓜砲，微客黃仙，庄所獻策也，攻者倦矣，守者愈奮，以士庶同心，富家出薪油酒食，以供，故惟然無懈志，二月朔，賊拔營

往潛，流賊無他求，止以焚燒殺為事，自來焚殺之慘，無如流賊者，亦賊之亦無如之何也，豈天欲亡有明之天下，故生此以罷中國耶，抑氣運至此，天者主，治無人，垂度而我近城居民，有全家死者，有室廬焚燬者，有室廬存而家財空者，有器具仍存，內實男女手足，耳鼻陰陽者，有割去肺腸，置米豆飼馬者，有縛縛於髮，灌膏燃之以祭神者，或剔婦孺而驗男女，或刺小

免於樂以勸飲，然馬步不過數千，畏官兵追捕，所以攻城而不敢搜野，崇正七年正月，地震有聲，八月，西北長虹，克元十月，北峽，閩每午，後聚鬼數千，東半舖，鬼長數丈，持鎗跳躍，八月，年元旦，地震如雷，三月，望地，震中，有物如髮，色黑，研之，能取歌，提碗，未思，故鄉，珠兒，流在，地，上，也，起碗來，思故，淚，珠兒，常，在，肥，邊，下，好，過，兵，荒，因，此，上，棄，了，四，圍，殺，人，放，火，做，生，涯，思，量，起，還，足，洪，都，命，招，安，了，罷，賊，西去，楊公申敘，潘可大，功而求，怒喪師罪，春三月，諭求，經畫長策，其略曰：巨寇甫退，農務方殷，正宜速勸深耕，何忍重科力役，本月偵得賊在河紀畧

南總兵左良玉，曹文詔，文詔忠勇善戰，時有軍中有一曹賊聞之心胆，鄧紀會兵彭城，履奏凱捷，河南總兵湯九州，獲賊混天王九，天聖等，賊狼狽走楚，以英霍羅黃為巢穴，野掠黃麻，隨賴和等處，朝議以楚撫盧制臺總理五省軍務，智未幾，改宣大，總督戰死，松石，所部總兵祖寬，于雒陽等處三戰三捷，賊不敢西奔，勢必東向，舒桐潛太在所，必至，吾桐弱小，且瘡痍未痊，何能保其萬全，興言及此，寢興不寧，昨閱邸報，左鎮荳新膺援勦，豫楚之命，寇窮奔突，飄忽不測，城守之策，尤當預備，惟爾士民各出所見，共相籌畫，幸毋觀望，諸生邱山等，與父老陸鳳翔，戴鳳高，兵五陵百餘人，同議條陳，以上一修城門，二增窩舖，三修牌晚，四請援兵，五備兵餉，六嚴偵探，七設常住兵，八核文移，九謹盤詰，十增火砲，藥弩，楊公曰



一分才即增一分惡也。又聞各處告急文書堆積，史公供給無誤，良玉大喜，謂之曰：「江北政治，惟公第一。」楊縣令年少有奇才，可敬也。是時賊勢更張，關陝以東，河南以南，衝突往來，動數十萬。蓋關外有警，改制府洪承疇于薊遼，改盧象昇於宣大，而以熊文燦總理文燦怯懦，不敢與賊戰。一意招撫，賊愈橫不可制。流賊小圍廬山，虎九條龍蹂躪豫鳳，官兵禦之，互相勝負。廬屬固守，賊自鎮陽開襲，破六安。八月，史公之六安整理，十一月，繆應學報楚中流賊實反，王齋天聖一斗粟，將近太湖。史公命潘可大守我，自率部兵與皖營舊兵守安慶。諭楊公謹守城池，賊計狡獪，不可忽也。是歲，四野有秋，民食稍足。以前此賊不搜野，安居不動。十二月二十日，賊至潛山，三十日，至我三安坂。明年正月，大肆殺掠，始而賊少，民多，並力抵

官民亦不知賊勢之盛，止促潘可大出勦，疾呼痛罵，可大不能力。冠拔營往皖，楊公與諸生挽留，始仍駐紮，供給殷勤，可大防守盡力。二月二十七日，賊起營往舒，三路進發，前呼後哨，人強馬驕，列陣而去，計三二萬，被圍子午牛馬相望，百里賊營，河東可大營，河西相距數丈，至是始知可大不

拒然木草馬步不相敵，被傷者多，繼而民少，賊多，潛逃無所。近山者遁匿峻嶺茂樹，靈雨嚴寒，又多凍死，稍暖，霧兇啼搜捕，累及多人。自後啼者，各自捫死入山洞者，以烟火薰矣。惟濱江湖者，泛舟得免。崇正十年丁丑正月二十日，賊入魯縣，民居有膽畧者，登山遙望，知賊所在，率眾張網，截其去路，持兵逐之，名和包陣，網得賊騎，斬其首級，楊公喜而資之。一時稱快，而賊愈恨，獲禦已者，以棉絮裹之，沃以膏，從足燃之，名倒點天燈。又曰：人燭，姦淫之狀，更不忍言。楊公慮日久人倦，同士大夫日夜巡慰，犒勞無間，人無異志。潘可大沿城環守，炮火相向，賊不敢近。知文武同心，攻城不一，如搜野，二月望，盡焚四野廬舍，火勢連天。是時豫鳳賊不一營，不一枝，亂者居之內，可防賊疎虞，外可備賊衝突。此二策也。曰：立堡圍練，謂遠方

居民無可恃之險，無知戰之人，殺傷最多，宜于各地方，相其險隘，築堡寨。公曰：君知近日賊勢乎？秦撫孫傳廷統兵二萬，殺賊高迎祥，其偽將李自成入西川，直抵成都。王維章速問伏法，上諭秦晉豫楚各撫分汛勦賊功，今森嚴各撫名將奮力截殺，屢復克捷，賊勢少窘。惟曹操營託天王十火，王蝎子塊紫微星，過天星飛，山虎仍在光州，固始穎霍諸處盤旋，出沒安廬一帶，兵單餉少，巨寇若來，城池何以全，人民何以保？君職親民，宜速與邑人籌畫良策，其擇施行。于是楊公召大夫士庶，同畫三策以上，曰：置柵標營，謂兵非鄉民，偵防不便，宜招鄉勇，立官領之，賊來有守，賊往有偵，此一策也。曰：興築外郭，謂近城居民無地避亂，轉徙流亡，宜繞城築郭，令避亂者居之內，可防賊疎虞，外可備賊衝突，此二策也。曰：立堡圍練，謂遠方居民無可恃之險，無知戰之人，殺傷最多，宜于各地方，相其險隘，築堡寨。

立長圍練賊圍則守攻則戰去則耕此三策也史公皆從之三月初七日又議築敵台于城外置炮放守初九日史公之盧調潘可大回皖仍檄江南戰兵汪廖田常來翻來我防勦時李樹結實如瓜王諺曰李樹結王瓜十里無人家二十日左良玉斬黃追賊來自舒馬步二萬餘輪蹄雜踏絡繹百餘里良玉自寓河東兵馬環列城下遣將坐城門計收糧餉士大夫謁見問近日賊勢良玉曰較主甲以前更多十倍問何故曰就撫者十之一就擒者十之二殺死于官兵者十之四五然愈殺愈多者以年荒寇亂政令煩苛驍民無以度日耳且賊遇官兵交戰勝則乘勢長驅敗則遍佈金銀賈路是以放帛歸山者多問盡然乎曰皆然但良玉左手接金銀右手斬賊首級問賊終不可勦乎曰勦之甚易但今日內外不同心功垂成紀畧

而禍隨之主兵者不肯出死力殺賊吾恐國家之禍必由此矣留三日起行四月劉良佐統淮兵七千來駐防良佐每乘班馬殺賊賊畏之嘗呼劉花馬云五月立桐標營以千總張鞫領其軍募鄉兵三百加賦五千金以食之七月史公調潘可大守潛八月流賊紫金梁在京王老那四隊至麻城史公率游擊陳龍往勦敗績于鄆家店陳龍死之越翌日潘可大與賊戰全軍覆沒初史公在潛聞二鬼隔營而哭史公憂之至是兩將俱亡于陣邑人聞可大之亡也無不歎息泣下潘可大敗賊乘勢來寇張鞫戰死項家河張鞫狀文弱而有勇力身任殺賊常棄大營趨村史公愛而慮之八月二十日黃公來接賊在洪濤界河等處擄掠婦女甚多有迎黃公哭訴其婦者公遣將于賊營過索之時婦在隔里烟營中諭之曰速將某婦

送還竝放一應男婦免斬汝等首級如違片時盡殺不留賊將其婦送出盡放所擄婦女而歸黃公宿東郊戴宅十一月見親隨小卒折取梅花一枝立命斬之十二月回鳳陽黃公援我時史公往潛大經理念我與潛太豫楚喉襟也潛太無城不但民無可依兵亦無所守欲築城於潛太與我相犄角九月調兵于潛書台山以防不測十月回潛太兩令經營築城聞流賊混天王上天龍出獵鷹自英霍出劫率兵拒之初簿有新獲賊日漸增官兵不能支開壁守十五日皖營游擊帥師夜行飛救三更炮火齊發史公知援至命部將朱三才奮勇殺出賊開一面聽其起營天明復出戰步卒前而馬卒後全師還皖十一月左良玉帶降賊一大青閣踏天援楚過我聞踏天住河東盛宅諸生往見于正所以為賊也彼以吳欄時紀畧

文得馬科而登顯位者無經濟徒以巧詐欺人主如張鳳翼鄭二陽楊嗣昌輩其罪浮于流賊人知有明天下亡于張賊志李自成諸賊而不知楊嗣昌諸人也容儀閑過而謙退語言典核凜凜于慷慨輕俠見一文青談論亦有致詩說禮傾蓋如故之意但士馬騰驕樂于戰鬪故良玉用為前鋒官兵與降將賊共計數萬糧餉供億靡然繁費而居民飲食聽其需索器具任其焚燒稍不稱意鞭扑亂下踰數日起程沿途攪擾牲畜服食披擄殆盡拘係子女污辱難言左師既出去楊公召父老周啟明吳玉凡等鳩工沿流傍山興築外郭當時呼土塼而覆以瓦中留炮孔設閩門六所早夜啟閉起自桐溪隔岸繞東門向揚門河岸轉南門焦家巷穿五印寺過宜民門抵金山外街由西山日城脚遠太霞宮上屏風山嶺轉求兩頂之費照回計加派每分金人皆樂從郭內居民照常貿易隙地聽人構室避亂崇正十一年戊寅三月流賊整世王混天星刑聯子來寇攻破

外郭正欲攻城忽見一將率數十人與賊大呼格鬪人馬辟易無敢櫻其鋒者開城納之乃江西巡撫陳良訓所督之張寶山赴史公知用者也賊退史公以寶山捕補桐標營住北東郊四月初旬流賊紫金梁刑營隊過江王由潛來我陶冲駟三安坂等處史公檄請鳳鎮年文毅同淮兵救援與賊大戰於西郊七面河不決踰日賊以精騎衝突環繞內外阻絕軍中乏食不能力戰揚公聞之命呼于市曰官兵已圍賊死旦夕矣軍中不暇作食速將熟食助之命負囊荷筴沿門收取一時各出熟飯糗餌雜物百餘石搬運出城淮軍飽食未移時又犖庭食百餘石淮軍護送午營又得飽食夜分楊公令邑人各持火炬金鼓鈸炮出宜民門潛至西山毛狗洞高張火炬鼓噪而進官兵聞之殺出賊疑援至解圍而退官兵乘勢追

先春領兵一千五百為左營李自春領陝兵一千五百為右營以未三才為中營以某為制勝營某為水師營汪鎮國領兵一千五百為後營部署已定親巡各屬聞民疾苦七月臨我左良玉亦勦賊來自舒兩人杯酒話兵史公問勦賊之方良玉曰勦賊如捕鹿性善逸前無所禦日以追逐為功縱有所獲亦尾從之餘耳惟巨網張前利民隨後鹿雖善逸豈能飛遁今以豫楚之兵禦之于前江淮之兵捕之于後一鼓可殲惟中丞公與豫楚諸撫共圖之良玉介胄之士嚴整部伍盡吾職焉而已良玉去史公北巡廬六諸屬移文豫撫常道立道復書謂戊寅三月左鎮台敗賊于大寨四月陳永福敗之于饒梁五月左鎮台又敗賊于高坡四路俱窮混十萬請降餘賊逼反王寔反王奔竄山險以商固穎霍為窟穴日今出山

紀畧 十一  
逐賊遂遠史公聞之勞揚公曰潛太城工未興桐以孤注獨當三面若非君防禦得法兵民無立足地安慶危矣但賊情叵測恐去而復來須更加意以圖萬全八月賊至鉢甲兵迎之大戰賊敗北鉢甲兵者應天蔡撫鎮所帥之眾也遇我遇賊故與之戰九月賊又至專以掠殺殺四野為事謂野空城六空可坐破也楊公同士大夫登埤守望思法庶盡賊來攻城駭于兵拒于四郊賊圍之數重五百人盡沒蔡鎮鉢甲兵奔回城五城中井湖郭家園忽湧泉民類以濟八月地長天鼓鳴南門有婦產物如象十一月東北紅雲十餘條如刀劍附賊退有楚女題詩于古塘王氏竹園云兵戈滿眼空餘何氏園林台榭寒故國退于十里外王氏一身單健兒自愧非吾偶過客無因惜玉顏回首慘然揚才斷桐山今作望夫戍寅春朝議安慶重地宜設重鎮而擢史公為安慶協勒軍門六月史公自六安赴任設立五營以副總廖應登領川兵一千五百為前營杜

紀畧 十二  
者不能復入在山者不得復出惡陵觀望時以來虛搗隙為承突鳴張之計七月廬太府援勦承天檄會左鎮台駐師襄漢安廬為群賊孔道聚環渡江尤為今日永慮史公得書自光固巡廬回皖附紀邑人王崧字彥公委提塘務于固始尋獲武賊調回皖遇賊也我與之力戰東郊被賊賊愛其技勇溫言誘之賊不屈賊曰不降則則我怒罵曰吾欲盡殺爾輩以至此死耳不聽爾輩有于則遂殺之八月間穎霍山賊分隊而出一往黃麻遙至官兵一往穎亳以備糧餉一往潛桐牽制皖兵一自舒廬搶奪玉溪沉汴舟楫為渡江計史公命廖應登帥前營扼舒山路杜先春帥左營扼我山路水師營某巡邏大江各處湖泊港口諭兵備道湯道衡守合肥蕪巡水次自統後右兩及敢戰兵馬田常汪朱等于潛要路禦之遠李彥伯賈文廬九德左良玉張天經遣以兵會勦流賊南營八大王賀加雙星曹

操營竭于塊知之欲從蕪黃奪路入州與李自成合營九月史公聞賊稍遠方議回營又聞小園鷹飛山虎過天星將由壽州襲六安遂統兵至六安居無何西北連兵夜叛賊在鳳屬者候水堅渡無志攻六安又探得飛山虎等賊被豫撫總兵曹文詔殺敗復奔英霍掠太湖十月潛大告急十四日史公自舒過我地中夜地中有聲自西北至東南戶牖皆震明日史公帥師往太浦至潛過賊前哨與戰十八日賊大隊至二十日賊以數十騎挑戰擊之以弩頃之賊以數百騎挑戰擊之以炮頃之賊蔽山寨野圍官兵炮火為山所障不能中賊頃之火藥將盡賊馬衝突而進史公命斷屋梁如大炮狀架書台向賊營佯欲擊之賊暫退史公犯圍而出汪鎮國殿史公登舟落水部卒焦承恩入水援之乃免史公回師安慶賞從往軍紀畧

十三

士推焦承恩為親隨守備朱三才為制勝營守備其餘量功陞擢次日進各營官校問用師策或謂相時進勦未可預定或謂各屬當自固守或謂師多陣亡宜先募補惟朱三才以請援進勦為主不然皖標兵單難以決勝史公然之而李彥伯自鳳回云左鎮台駐師湖廣能總理招撫八賊吏皆不可總理不聽已而八賊叛於穀城左鎮台初率師督制繼而追擊已擒八賊終縱之去盧太守援勦承天十月二十日回鳳議勦賊過山虎等得我書已發黃家兵二千到桐十一月三十日黃公知賊入詹家河四顧敬山其出不意斬獲甚眾問移文措遞之故曰東南大路賊佈過滿一應文移不通往來且恐賊得反成大害史公知黃公駐我命朱三才統兵不時搜擒賊困窮山進退無路史公以其間命蔡潛太兼命修築堡寨惟

我堡寨時已修備虎頭寨龍城寨百丈崖寨共寨青龍寨四顧寨神歌寨楊公寨以火寨浮山寨圍凸湖廣軍門方孔炤五月內發餉銀四百或無水或乏糧且無官長統屬故也賊多以計誘之如過兩賊者由在萬或行于所陷寨上見之謂賊已退相率下寨因而殺之又感賊與官兵戰而樂于攻寨蓋官兵有紀律被傷不退攻寨至不聞則難攻之必受傷即發矢石鎗擊者三次後不攻自破矣若賊至不聞則難攻之必受寨即多不攻者少遠村之民得所棲泊可以耕鋤田疇不至荒蕪黃公時至我城下東西偵探十一月朱三才飲酒大醉乘興提刀入山襲賊黃公慮其有失領兵入援聞三才被擒遇害忿怒持鞭亂擊賊數百而回時黃公已陞副總兵止二十餘候盧九德會勦九德未至故駐我與舒去來不定崇正十二年己卯春史公以父艱歸里各屬聞訃歎泣失措朝紀畧

十四

推鄭二陽總史公二陽喜脩邊幅而飾儀衛然怯怯不知兵一變史公所為諸賊為之竊笑盧九德自去年九月同宋紀與總兵劉澤清左良玉張任學擊賊鄭襄流賊曹操營混世王滿天星新一字虎十數枝與八賊合營入我管轄至是盧九德率師回鳳三月命左家兵來增虎皮甲皇兵三千騎刻期進勦皇兵自恃勇健至我明日即入麻山搗賊巢賊圍皇兵皇兵以炮擊賊于馬上賊潰皇兵乘勢追殺奏凱回營遂謂流賊不足懼且謂左兵觀望不進恣意鞭叱罵罵良玉左兵不敢與校相顧嘆息曰渠輩不知賊狡再入山必然受害數日皇兵又入山殺賊又圍皇兵待火砲盡齊執濕松棍毒打皇兵頭腦被缺盛嵌八不能舉動及左兵救應不過千餘人而已皇兵既敗潛回鳳陽兵器馬匹盡為賊得以盧左在我不敢

出山拔營而去四月左良玉探得八賊出川馳突郿義等處統帥往勸盧九德因緣撫請援亦去時朝議晚撫新設兵單勢弱不能控馭各屬因於太湖增兵備道名安湖道而以前任太湖令楊卓然治其事卓然楚人與宰相楊嗣昌善嗣昌督師薦之鄒二陽偵賊遠去四月二十日來我經理流賊大膽王閻和尚老邢八隊忽自西來合邑兵民照旧防守二陽望而心佈計無所出撤譙樓大炮移至行署門外以備破賊城巷戰諭杜先春守西南門張寶山守東北門出所著陰德書頒給士大夫過諭兵民無計即自飾亦王不得捕殺春會李窮見者責士李克之家僕也被擄逃回春宋與之匹并不得捕殺春會李窮見者責士李克之家僕也被擄逃回絕入城中蓋偵修進賊去始宋與賊至見賊城樓吃以老戰殺之賊大驚為五有德理用人如此賊如之何得城天下也二陽與

紀畧 九武不悅遂與應登有郤八月應益兵諱大掠至暮方止是秋田荒殺貴楊公寓書湖廣軍門方孔炤遠楚禁米柵于三江口邑人賴之十月盧九德統黃宋兩營來我會勸崇禎十三年庚辰春正月會勸猶未定初安湖道楊卓然見賊馮里烟左京王老獨一斗粟八大王踞太湖深山自夏徂秋林殺飄忽已卯八月再三籌畫投袂起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乃從十餘騎深入賊營說其歸五營賊首相與握手設心飲酒樂甚賊曰我輩皆為國為民之心致治作亂之才因朝廷掄選不及擢選者乃無文據為賊不又值飢荒是以至此若果處置得宜安知宋江方腊不即越宋之忠臣義士乎且聞踏天飛天師混十萬一文青十餘營前後投誠各効死力已是榜樣但我輩眾十餘萬安插何地節制何人給甚官爵與甚餉糧

周賊形甚迫賊窮見于別室十餘日賊往英寶取窮見斬于向陽門外謂李窮見即賊首李重耳也遂以擒獲賊首大捷出疏又將各堡寨繪圖奏覽謂堡寨棋布星羅賊首尾受敵蕩平可指日矣復諭各營分兵搜捕山賊所過寨堡聽其出入違者斬堡寨由是多被其害諸生邱山等謂陽所之曰賊猶病也兵猶樂也以兵攻賊猶以藥攻病能攻人病則藥兵不攻病而攻求醫之人則毒矣二陽大怒次日楊公率諸生請罪二陽曰兵出征猶諸生赴試也入山叩堡寨猶諸生赴試投逆旅主人也叩寨即云破寨投主人即云劫主人可乎由是賊兵益驕原野居民無避敵地矣六月杜先春領兵七百入山搜勦遇賊于小大五嶺至磨家河盡覆七月二陽命前營副提廖應登領兵來防守並統左營杜先春兵先春中軍羅

紀畧 觀安插何地之數可見招撫之難雖然此用正武之時也仗招撫卓然無以撫如宗澤安見其不可然必宗澤而後能安可望之卓然亦不得出掠以待朝命盧九德回鳳黃公之廬宋紀駐我楊卓然入京面見天子與公卿議招撫事有謂賊性狡猾其言難信殺城八賊其前鑿也有謂關踏天諸賊雖然投降但擁眾食糧不肯用力効用每歲計費百萬方今江北諸郡地土荒蕪正供無措新增軍餉二十餘萬大半取足江南民窮盜起何處再議增派招撫未易言也有謂賊勢因勦而益眾官兵因戰而轉驕難恃以成功為今之計莫若以招撫為名伺其狂逞調江南江北敵戰兵馬四圍雲集防其去路令虎坐窮山餓以待斃此剪賊之一時也朝議紛不定卓然還太湖候之是歲又飢諸郡皆然流民自北來者日以千數死

亡盈遂城內尤甚楊公懇二陽移會焚撫照去年例放米至棕陽九月盧九德復統禁兵與黃公自鳳來我候各撫會議進止朝廷差戶部主事方煜隨營徵餉比議以我糧糧先給焚兵陸續支用兵民皆便但頻年寇亂荒廢上無人亡楊公徵給有亦無進候餉司役卒徐齊每日假借餉任意需索倘有司是誠何心虛九德聞人之無知者左袒方煜亦不足怪而方煜完也十一月盧黃回舒獨宋在我崇五十四年卒己正月楊公坐公室徐齊直上仆之于地而手格之百姓皆愈徐齊而諱于方煜署外方煜懼閉門眾擁入方煜率其平踰牆至諸生王燮確宅避之眾恐餉司出城召兵環王宅楊公戒無妄動備酒饌使教諭王熙章曲史張士節謝方煜王生見方煜力保無虞方煜攜王並生于士卒相昇而出盧有變則紀畧

十七

縱兵大亂及出見酒列于堂王熙章拱手庭張士節拜于側其怒頓釋熙章安釋侍飲射奕探鉤意與酣暢夜半方休禁兵聞變疑殺餉司環守城門天明宋紀進見方煜以打人行署毀件冠帶焚燒冊籍劄初為言宋紀慮兵乘時机生事嚴諭賊之士大夫吳顯若孫艾菴宋大山王燮確同入行署代百姓請罪方煜因已中文二陽不能自主諸生兵道等坦注慮見盧九德九德詰之及覆論辨九德曰某親到桐是非立見明日九德未殷汝霖率通邑百姓進見為楊公明証九德曰汝等打入行署者誰以聽鞠未打入者起百姓皆起九德曰打入行署者起未打入者跪百姓皆跪九德曰如許人竟無一人打入行署者乎百姓同聲對曰未也九德無可如何取贖中十人依律擬罪金購為子弟師事已而楊公問之對曰受聘

為批解計其詳者太湖諸賊居山年餘知撫拍無成借端肆害二月間賊陷洛陽殺福王洵賊復破襄陽殺襄王錡守將李萬慶死之賊射踰天初熊文燦受張獻忠降獻忠旋叛于穀城詔逮文燦而以大學士楊嗣昌督其師嗣昌檄方孔炤守襄陽而調其標將與川沅兵合擊之川沅兵失期不至遂賊嗣昌歸罪于孔炤孔炤罷去嗣昌不能制獻忠至是以兩賊親藩遇害不得已不食而死嗣昌首領致致盜賊及視師仍踵文燦故瀘州和府蘇瓊逸李自成破葉守將劉國能死之性至孝其降乃奉命至是與妻于俱死一子年方八歲自成欲收之國能死之性至孝其降乃奉命與關合隔里烟左京王出山衝掠浙逼我境宋紀調兵投勦獲賊將羊八手十餘人盧九德欲留為質養之宋營三月八賊在麻城謀奪宋馬宋紀紀畧

十八

整旅以待繼而報遠邠襄十五日禁兵在我將謀夜叛宋紀夜巡得其魁七人斬于向陽門河遂定五月盧九德檄調宋兵會鳳征小園鷹鸞十七日宋兵起行宰八手適五月下旬天湖山賊半移我邊署岐嶺五嶺諸山在：有之六月陞桐標營千總張寶山為守備寶山帶健丁夜入魯硯襲賊死之魯硯有虎頭寨：長楊君欽等屢襲賊至是請寶山入助寶山以七十餘人往猝遇賊而潰寶山與蜀兵十六人據險自守賊圍殺之自是諸營以寶山為戒無敢襲賊者各山堡寨刀鎗諸器夜間出火：有聲鬼哭成羣附紀虎頭寨長楊君欽見兵器出火知寨必破夜率其屬潛餞家謀縛楊海以入城明日賊向寨曰縛楊海出降便不屠寨時苦補雷飢兵海其小字也身小精壯善長鎗保羅那里亦一方之傑也土賊蜂起夜聚曉散小兒多腹病棄于市而痘疫之症漸：起矣鄭二陽調膠兵自



舒來守，廖兵不敢入北陝，關黃兵送之。二十三日，上午，廖兵入關，行至白  
沙河，賊從山中截殺，廖兵望野奔散，黃公飛馬來救，賊回營，議五路齊  
攻，流賊老獃：有驍將年少，嗜殺，號無敵將軍，出陣大叫曰：諸軍勿動，待  
我一人主擒黃闖，兒立我為部長，何如？眾賊按轡觀之，驍將持鎗躍馬奔  
關，氣概兇悍，凍逼人，黃公從容揮兵布陣交戰，未決，黃公却步走，驍將  
從之，舉鎗驟刺正中，黃公而黃公忽行，迴擒驍將，擄置馬上，左手按其  
背，右手揚鞭，徐望北而去，眾賊奔竄，驚嘆曰：神勇神勇，不可犯也。黃兵  
遂逆出關，斬驍將于舒之三里街，廖營潰，兵陸續至縣。七月，監軍道湯道  
衡去，而張亮來，公性機警，行軍嚴整，搜奸察吏，御將治兵，皆有法制。二陽  
倚任之，是時賊避暑我山，雖曰防兵有兵，難保萬全，遂有移皖五營來我  
紀畧

協防之議，七八月，斗米銀三兩，錢楊公中懇二陽，移會江西軍門羅米千  
餘石，定賞平糶，九月，楊公以卓異行取進京，大夫士庶攀挽不忍釋，公司  
之荷連人也，辛未進士，筮仕吾鄉，年甫弱冠，而才識過人，理我七載，察民  
隱而保護其身，懲惡如慈母之于赤子，而吏不敢因緣為奸，其接士  
大夫也，情深于文，軍士感恩而畏威，故巨寇臨城，隨機應之而無失，時維  
寇從，而舉止有餘閒，厥後明亡，棄官流落江湖，以死父老至今言之，猶為  
江下，公去，教諭王熙章代理其事，十月，潛入山中，賊俱來我西北山，出沒  
無常，一日，偏為村民，荷米西路，借以入城，匿林薄者，知之以告，伏壯士擒  
之，斃兵望我盡發，十五六日，齊集于郭內，時堡寨俱破散，民無所趨避，  
惟入城求生，而城內室少人多，計納租銀二兩，不拘神壇公署街坊，厥衙

俱聽結茅居住，或露宿無依，天氣寒冷，凍餒死者無數，而孝慈子弟，來機  
出城，取所藏米粟，俾至關門，又被守兵奪去，號哭不絕，而死亡隨之，賊兵  
一河相望，彼此交易，日復一日，百物踴貴，民不粒食，割死人以食，久之，殺  
兒以食，又久之，則弱肉強食，兵一殺，軍百錢，十斤米，五兩一石，益干錢一斤，  
精工器具，勞者得而奪之，十二月三十日，薄暮，五營兵殺入東門，移居  
城上，王熙章禁止不得，徒為浩歎，將不長，不為不嚴，兵之為害，反甚于賊，  
者宜審之，應援崇禎十五年壬午正月二十日，兵盡下城，擇室而居，散筭  
居民，索糧餉飲食，益致飢餓，或闔門病死，或夫死則占其妻，或並占其家  
財器用，已而大小婦女，遂隊顛連，無人收留，已而尸橫街巷，百十成堆，五  
營兵勒索無路，每日向公署求餉求金，毆辱書吏，比去彼來，嗷嗷不息，王  
紀畧

熙章無可如何，惟懇求代為章，二月，史張士節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  
張公之謂也，人志無才德，耳何論官職之大小哉，召集少年諭之曰：賊不去，焚殺村，落兵常留城  
郭受其荼毒，束手待斃，終非長策，我輩清園力戰，或可激厲三軍，而少紓  
賊禍，不可緩也，少年然之，以捕衙作中軍，廳軟血祭毒，書聯于廳柱云：雷  
以鼓之，日以暄之，三軍之師如快鏡，可以驅市人戰矣，潛于九地，升于九  
天，一心之士若投膠，何必效墨子守哉，自此每夜分隊殺賊，奪其牛馬，無  
不如意，人皆為之喜，王熙章亦歎士節有為，吾民之可用也，而官兵忽中  
途截殺，謂賊級乃兵首，牛馬營中物，大肆誣捏，義勇逃散，三月初，賊可掠  
哨眾而去，兵索無得，稍歸汛出郭省墓，一望尸橫，山林盡精，附紀，潛山  
縣三十餘人，被八賊擄至境，王廟左家竹園，而瘟疫流傳，官民皆然，學宮  
殺之一役，受傷未死，楊公命回送信收殮

前後街巷死屍日積三月既望士節張公亦故公決人性質而勤衛民賊  
賊父子奮勇不顧其為官也勸強扶弱忠直可風張道台不忍屈骸枕藉  
發金付諸生李來進掩埋王熙章亦命扛瘞始以席裹繼莫英繼掘掘大  
窟百十相共附紀崇正六年間有僧散帖沿門云一怒有敵無人吃二怒  
無人守六怒有子無人走三怒有屋無人住四怒有田無人種五怒有城  
無人共十怒有元怒十七共一夫至是皆驗二月二十四日八賊自駐  
北峽關塞遣精騎夜至城南西隅架雲梯魚貫上城有隊長手持令箭短  
刀已立陣矣天時大雨女牆下有水致攻賊不知淺深不敢速下餘賊候  
次漸上守陣陳科夢金甲大人遠城大呼覺驚見賊持挺扑之賊墜餘賊  
復上陳科大喊附近居民謝灵台六七人登城齊擊賊悉跌傷陳科者巨  
室僕也張公贖之給劑不受給其子和以武生冠帶亦不受曰偶爾退賊

紀畧  
乃縣主恩威聞城鴻福神靈護佑之力小人何功敢受賞乎附紀宏光仁  
專申叙謝灵台擊賊林立宇請授功俱授  
紀畧  
今二月始去官兵新舊防守年餘至是亦去城野民人死亡七八所存者  
皆科頭跣足鵠面鳩形始扶老携幼還家暫得喘息且來楚垂成私幸生  
有日矣不意又有楚兵之害楚兵與我遠不相及因晚楚輔車相倚楚撫  
聞賊困我日久發兵救援四月初旬諸賊既退楚師五千突至利其無賊  
遂留不去其需索法掠等於賊尤異者士民出城須將領疎謀不然則以  
賊論俄而一牒不足恃又須各營諸疎謀不然被免此拘仍以賊論俄而  
營牒俱不足恃劫奪民物仍勒贖取張道台白于二陽命照唐李其署事  
李陝人家世擁兵到縣重加懲責楚兵相與謀亂而邑人挑孫葉方為判

南道副伏諸生致書韓楚撫乃調回楚五月張公利民來為縣入其境  
田土荒蕪廬舍飄燬屍骸遍野入其邑室頽垣傾污穢崇積人不满十皆  
扶病顛連台諸生謂之曰桐邑素號名區人文輩出某素所欽仰不意地  
亂兵興荒疫相仍遂至于此真令人目擊心傷涕泣無從者當此三空四  
盡人亡外荒倘賊繼至坐守窮城何策復之諸生對曰富家大室避亂江  
南與城守者不過二三寒士窮苦百姓而已前此巨寇圍城始以左鎮台  
繼侍黃鎮台日年今賊寇年餘未見救援或賊勢猖狂黃公應接不暇不  
然邑無正印官長少與通問故不及也及使黃公方知科臣誤劾係累京  
師合邑士民為之稱寃而左良玉在楚拒獻備關張公念孤城不可恃常  
任兵又不可恃命諸生邱山周康祀十餘人謁鄭二陽二陽援事已罷而

紀畧  
徐某繼之一切軍務張道台佐理諸生謂之道台云黃左兩鎮係江北長  
城此東彼西鞭長不及撫茲殘疆安能守株待兔今幸流賊稍遠惟有恤  
荒賑饑征繕固圉若巨寇再至某調度應登前左兩營防勦與太湖相倚  
角蓋前番五營雜至紀綱無統是以擾亂嗣後只遣應登庶權一任專而  
法不亂張縣為人惻但恐與平梁肉非治亂為也七月殺粒無收道強  
相望湖廣江西六然鞏羅無門張公市粟百餘石為粥賑飢收埋各處餓  
殍蘭訟停徵親詢民隱鋤強擊猾捕勒土賊深仁厚澤與楊公銘先後  
馬士民歌曰前任楊後任張必父杜母蒞桐鄉桐鄉兵寇復荒災誰定撫  
此無淪亡樂只君子零露瀼瀼楊公銘自徵入京已補河南道御史時  
諸生邱山為子弟師邱生見四質兵器者問之得黃公被逮之由聞之楊

紀畧  
諸生邱山為子弟師邱生見四質兵器者問之得黃公被逮之由聞之楊

紀畧  
諸生邱山為子弟師邱生見四質兵器者問之得黃公被逮之由聞之楊

紀畧  
諸生邱山為子弟師邱生見四質兵器者問之得黃公被逮之由聞之楊

紀畧  
諸生邱山為子弟師邱生見四質兵器者問之得黃公被逮之由聞之楊

紀畧  
諸生邱山為子弟師邱生見四質兵器者問之得黃公被逮之由聞之楊

紀畧  
諸生邱山為子弟師邱生見四質兵器者問之得黃公被逮之由聞之楊

紀畧  
諸生邱山為子弟師邱生見四質兵器者問之得黃公被逮之由聞之楊

紀畧  
諸生邱山為子弟師邱生見四質兵器者問之得黃公被逮之由聞之楊

公勸其救解楊公深為扼腕復嘆曰科劫而道解不幾于理相背乎邱生因與仕宦在京之孫晉山光含萬計之曰江此不可少此將軍且坐視冤証大為不可俱德憑楊公出疏救解且叙殊勲奉旨免議陞勇衛營都督府都督總兵官太子太保增禁兵三千援勦豫楚等處黃公得旨領兵出京詣謝楊公揚公曰仰賴台德早晚照拂桐城拜意多矣七月黃公抵鳳陽整頓兵馬四面截殺八賊達道九月賊由無為州來我湯家溝伴為官兵沿頸途劫掠初八日至樞陽恣意焚殺向也烟火萬家今則蕭然無幾矣盤踞十餘日拔營至天寧庄資福寺演劇開筵慶賀生辰二十日環城居住人馬火砲聲動天地自稱兵威所到掠楚名城無一不破似此斗大孤城安用久困號令諸賊刻期攻破時止有胡千總帶理桐標營登牌與

紀畧

二十三

紀畧

二十五

邑人防守遣陳子貞往請黃公救援二十四日賊見黃家旗幟相率西走黃公追至潛山沙河殺賊數千級已射中八賊急舉鞭擊而馬蹄後蹶八賊躍馬踰溝黃公更馬再追賊棄牛馬於隘以塞道黃公不能進而八賊遠矣黃公下令收兵諭所擄男婦各歸遂者給牒送回取載所乘帶帛金銀回營黃公領師至南郊營於江宅諸生王雯耀胡文燦孫章煥楊復震汪鼎威朱汝霖進見再拜稱謝黃公退避令卒扶持長揖敘坐諸生曰大將軍再造危城全活數萬生靈合城老少項禮叩祝二三諸生惟歌頌功德而已黃公曰此得功分內事何勞感謝諸君守城勞苦得功自愧救後遲緩地方多受驚恐諸君可知今春以來得功久不應後責邑之政因科臣某是非虛實開牌即拿以致大臣不敢任國事而惟歸閣官大將不敢

任軍事而惟歸監軍而明因之以公黃公非印生楊公危矣勅得功擅殺明朝言官雖不怕死其快事不小亦世道之一變也桐標營守備張寶山縲絏數月皇上赦一武夫不甚緊要賊乘機屠戮十之三四誰之過也皇上赦一武夫不甚緊要但殺得功責邑破矣是得功之不殺非得功福責邑福也天下事壞了此輩不可為矣贈諸生牛二給父老牛五酬守城勞也復驅賊遠去引師回鳳士民懇留曰有其在鳳聞警即至無憂也人感公德以牛變賣西大街陳宅造像尸祝舉黃冠吳道隆募修而奉祀焉類侯詳酌改正黃公救援計米豆二千餘石張公湊辦無缺黃公喜其能張道台携金五千自晚來犒師黃公大悅曰桐城是我桐城張令公是救我桐城之人無以相報姑留犒師物為賑恤饑荒之費黃公北去張道台在城經理見張公守禦開整歎曰全城寇寇之功黃

將軍一人不得專美矣賊去張公掩骼埋胔煮粥賑饑不能就者令貯食之張道台亦念民困前後發米三百石付大寧寺僧雪璉給粥于本寺時徐撫軍以事去而繼之以黃配玄九月張道台陞河南通商使提調魏鳳晚兵仍駐札安廬閏九月十四日張生謂諸生曰賊在麻黃離宿松不遠近者太湖守將翟某降賊我守城孤危欲擬賀撫軍生辰使見道台未而網繆正其時也今既諭止爾諸生當為陳懇不可遲悞諸生邱山周康祀十餘人往謁道台道台遂諸生於後堂密諭之曰黃鎮台駐鳳應接有賴防守兵不可少前欲橫摩應登因應登標下小川營夜搶河街撫軍孫有惡十餘人斬其將陳元芳兵心惶急未敢輕發候分處定即命至桐二十五日廖應登領兵三千來我營于西郊祈雨頂側倚山依城列為兩陣張

公時加獨賞兵民無援文武情洽非復前此五營比矣自春徂夏不雨民  
大飢上賊蜂起從前夜聚曉散至是分營立號生服烏紗金帶出則擁兵  
乘馬東界河曹承恩自稱威武將軍羅漢河夏宵林自稱平亂將軍高嶺  
舖吳龍自稱龍德將軍棕陽松山等處方某自稱平亂將軍西山營江務  
孫計自稱西營北山汪天自稱北營頭領潛山與我接壤處有惡寨寨城  
墻壘數營踞險據掠與我西地營賊互相表裏其手餘遠方聚眾倡亂不  
可勝紀每日揚兵四出焚掠良情官吏不能捕張公中文撫道設法殲勦  
又恐調撥營兵援軍無事出示諭之諭曰照得桐邑冠荒窮民戶口賦  
苦緩征簡訟借餉請撥設法賑恤無非為地方休養故特從寬免稅  
及子抑恐不致死法網自投也本為救災恤鄰等因欽此天性不  
頑怙惡無忌或飢寒所迫或黨與所誘以致一倡眾和並願及為此示  
諭

下發矣守桐之法桐標營守東門本營撥兵五百守南門應登自守西門  
北門則撥兵五百于城上與民同守諸生又問曰城中氣象如何曰夜觀  
城內氣色甚旺終獲安吉所可訝者三四更時有鬼無數繞營而號不知  
何故諸生曰賊授首此處故流氓先投耳應登曰也須作此想是歲史公  
可法服闋起為淮揚巡撫摠督漕運十一月初五日應登帶實成二十餘  
騎謁史公回至舒解甲就寢賊騎突至兵器人馬俱為收得天未明應登  
中軍羅九武已知率兵入城以待已而賊押應登至城下呼曰我被執  
軍士輩可開城速降賊亦難脫然奈何會生留意于招降九武之罪不  
勝誅應登之計亦失兵實成一年之此時精騎止五十人進則大隊一到  
敵能正言不顧喉指極危然千古此時精騎止五十人進則大隊一到  
立為齏粉軍士輩不可失此機會羅九武曰汝既被執不死即賊不去便  
紀卷

諭山洋遠近人等知悉嗣後各安本業力以救災非與匪類已往不  
究若仍怙恃定法捕治小則案拿身斬大則請兵誅戮必且無功止  
爾等無以一身然及昔月凡爾清夜思之母始悔特示西營賊孫計張  
裕宜三和勸戒免致玉石俱焚清夜思之母始悔特示西營賊孫計張  
散黨向化江務不從殺計張公使民壯投營密揭江務鞠責公門外次日  
泉首示眾北營汪天亦欲從正其黨戴道教之張公借桐標營兵與捕役  
往緝戴道遂逃自此各處土賊聞風欲散西鄉土賊賴諸生李貴有極力  
捕勦一方稍安然八賊信通矣十月既望應登生辰也諸生孫立胡又  
燔王靈羅十餘人入營致祝問賊消息應登曰八賊尚在原營探馬已到  
宿軍意在破桐營示不不去也諸生曰何以應之曰八賊破去安其  
將軍士火器破太湖又得程將火器軍士此番攻桐恐專用火砲應高下  
發守者難以立足今應登先在營山巔占住地勢無險可恃砲火不能

放砲打應登曰我甚寒可飲以酒九武不應彎弓射之賊推應登去而殺  
于沙河又推實成至城下逼之招降實成向城大呼曰我實成也我與上  
將俱為八賊所獲八賊尚在宿松攻城彼城堅難攻我可緊守以待黃家  
大兵來救若降自死取耳言未訖賊眾亂斫以死時蓋崇正壬午年十一  
月初九日也張公同眾將士民望成屍焚香而拜痛哭呼曰烈丈夫烈大  
夫古今忠臣名將寧幾人哉三軍俱為之慟即立廟于城內西山之隅以  
祀之初十日黎明八賊大隊到縣四圍環之自率精騎至廖應登所布之  
營備瞰城內驅所擄之民伐樹荷土從山脚築堤漸次進城期成大路以  
上不半日陔高丈餘約二日可與城平羅九武號令各營嚴加守禦藥弩  
火砲所傷者俱屬難民死仆陔下即覆土身上賊城上砲箭如雨山下搬

運如風每十餘步一賊監禁綏則殺掩土中監禁之賊遮蔽甚固又於山側近城處暗掘地道期通城脚置砲轟打用破六安計也十四日城中火藥鐵子將盡糧食又將絕兵民疾困而賊勢日大三軍皆有懼色勢欲出降張公謂羅九武曰黃鎮台大兵打至須鼓勵三軍用心謹守且八賊殘忍殺降勿自受屠戮賊某處正當敵臺之衝加高敵臺一丈五尺俯賊隄砲石礮擊賊不敢近又將精兵從宜門殺出兵賊相持絕人燒隄蓋隄內土少木多遇火即燒烟霧連天賊亦不敢營二三軍稍有生色但恐遂穿為害不測張公與羅九武計議即於所掘城內另築小城以防之十六日張公募勇士雷鳴道王祥趙仁甫童自方宣共十八各以濕絮裹身扶斧鋤而以鎗弩擔牌遠護而下賊亦以砲箭相禦王祥砲斃童自鈞

紀畧

去一耳又鈞住趙仁甫左臂雷鳴道大呼殺用鏡之賊探隄深未踰尺許石谷不能入賊被砲傷又見壯士猛勇皆退丈餘鳴道單挽綬上城三軍知遂未通又有生色同心緊守書院山巔蓋靖氛大砲名無敵大將軍屢發不中砲司曰大將軍素靈須以牲醴祭之張公即備物以祭砲司索雄雞取血糝炮過竟不得張公曰有血有砲司曰不得雞血從何來張公連應曰有且祭之祭畢張公舉手向砲血從袖出淋漓綉袍蓋張公懼城破自到時以利刀藏于袖因刺腕得血也兵民由是愈勤砲一發擊裂八賊副將李混江首八賊大驚移營毛狗洞砲再發越山而至古塘馬賊遇之而死賊亦於山放砲擊城砲子飛踰東門河外自擊其賊而死三軍見砲有靈蓋幸城不破矣有謂張公者曰賊不久去矣勿憂問何故曰

丁丑九月二十七日有鴉數千飛集西山之巔遙望若雪移時盡去夫鴉兵象也其立西山巔者俯瞰城也踰時飛去賊能久圍乎賊攻民守日夜不懈互相謳歌以朝而八賊飲酒號呶忽爾仆地眾救之而去乃陰為砲所中也由是攻打益急張公見救不至與兩營計之又無策惟撫兵民而慰勉之十六日營中有兵緹城請降賊大罵曰汝來何為立命斬之十七日官兵見救不至俱謀內亂乘夜而逃羅九武密請于張公曰事勢至此將若之何張公曰兵民協守原待黃家兵至黃兵不來必音信不通城內雖乏食尚可支持七八日為今之計星夜往鳳請援計程往返不過七日請號令三軍以二十四日為期如黃兵不至守土官關門自盡兵民聽其逃生可也眾將曰諾王細伯作援書邑人李克甫閱之請更一字曰速調

紀畧

大兵不如速統大兵為繁此番賊勢不比從前若調兵來援恐不濟事名節嚴潔漢幼受蒙頭僧人六壬數及武侯兵法素以籌略自負賊圍城眾推舉之九樂賊之法皆再經畫晝夜不息不憚勞也方中丞公火燕之贈克甫以類曰一字全桐張公然之命未止往請又與李在公王雲雅計曰大兵以二十四日為期倘黃鎮不在鳳桐城休矣即在鳳而書不能即投救援無用不知有與黃鎮熟習者否得其人同去俾書早投關係非小在公雲雅共舉林構梅字立字善取諧善誦黃公每平獨飲不樂進不美在華野得聞之不足信也類如林構未止夜行日伏四日到鳳安慶此。姓之者小人忘人之有功也軍門告急移文亦到傳鼓而進黃公方欲援河南見書大驚傳林構問賊欲以酒而優禮之天明掌號出師令向北行二十餘里命轉南往我邑士民懼甚日望黃師來又恐其不來問卜請禱靡所不至十八日賊擄婦女

裸其體跪于對城高山向城詰罵城上鎗砲俱為不鳴乃取黑犬磔之  
賊圍日久民無食自救何能供兵沿門叩病不起無由力役引領待戰文  
武官吏皆苦無策賊攻益急火藥俱盡諸生方子建謂張公曰事急矣吾  
家中丞公尚有夙貯探之得火藥五十石火箭砲砲甚多張公嘆曰  
方先生真神人也廿四日猶未見黃兵人心惶惑忽見賊馬飛至大呼曰  
起營起營黃家兵至兵賊眾寡懸異兵西走亦有疑賊乘馬北奔倉皇  
竄城內開之徽聲動地羅九立從出兵搜尋賊營被傷者逐一斬之所  
遺諸物概入城黃公于十一月二十一日自鳳起程晝夜疾馳三日行  
六百餘里二十四日清晨至北峽關塞先鋒驟至不能入下午馬步齊  
集黃公鞭馬前馳眾兵漫山殺入賊沿途禦之且戰且走迨至三更撥馬  
紀畧

二十九

西奔二十五日寅時黃公驅兵城下問賊何在答曰西去不遠黃公揮兵  
前追道老云黃公每殺賊歸營以袴褲地下馬過塚塚子通體拖之少定  
黑驢以溪水浸手去殺蓋血髓膠于手不能過去也又云黃公所來者  
至今吾樹有黃某驢子項馬之迹午未時分沙河追及八賊大呼曰黃將  
軍與我甚死對頭我為將軍掙封公侯何不相追也黃公叱曰只要取  
汝首級說甚封公封侯舉鞭擊入賊陣八賊大呼精兵快上賊騎蜂擁而  
前黃兵大隊圍住連人馬砍仆于地八賊又呼精兵快上死殺又被黃公  
殺戮殆盡八賊連呼快上副將高登曰精兵不濟矣可急西走黃公  
拍馬追之賊以輜重與所攜男婦橫塞道路關路再進八賊已遠黃公因  
人馬疲倦下令暫息但見賊屍遍地男婦哭泣俱各歸止命軍士收賊  
所佈買路之牛馬金銀而回夜已三更營于南郊張公供帳半備黃公謂

詰朝相見不許一兵入城明日張公率眾進見黃公曰勞君守城若稍懈  
情候某不來則城休矣江北名城都被賊破立誓破桐若非文武勤勞安  
有今日某之此來跑死馬匹應責色補償念貴色凋殘官民窮困不忍以  
此重累姑以所獲于賊之馬入冊補數以酬地方守城之勞至應給糧餉  
撫道于江南協濟按日解交可也竊人民流亡室廬牛種俱無將某所獲  
之牛發五百轉給民間耕種幸多方勸耕勿負憐之意次喚羅九武虞  
宗入見諭曰二將協力守城上不負朝廷下不負地方某為之深喜皖  
緩急有賴矣但時方多事二將毋以勢陵民母以功自矜廣行善事此  
升遷有時某亦極力提拔又云賊去已遠明日當即班師邑人懇留黃公  
曰有文取回不能久留是夜賊襲營巡邏覺而去次日逐賊至潛太不見  
紀畧

三十

賊而還二十八日回鳳來三日黃公忽驅兵至城下左右探視蓋慮賊乘  
兵去復來故于北山潛藏俟其來而勒之賊終不敢來由是回鳳十二月  
初三日張道台到縣悉禦寇本末嘉張公之功躬行拜謝次拜羅九武虞  
宗文次拜五部十司左國祿等厚賞兩營軍士分別叙功申報撫軍題奏  
諸將有爭功者羅九武跪言曰項羽滅亡乃淮陰之功漢高之福今桐無  
恙乃上台恩威朝廷宏論將何功之有道台溫語慰勞曰皆有功不必爭  
論次日閱城點驗兩營舊汛西山敵台觀陔隄蹟不勝歎異細詢實成死  
節視制文祭之文曰天有正氣惟人秉之氣為君子國為忠臣大節不奪  
揚芳生為義士視死如生於戲賞氏慷慨取義願身丹心貫日青史  
時音秩增崇薄具牲醴望空招魂其有知武烈以祭祭畢以祭物給成  
妻並給銀米以示優恤且令每月有贈俾無飢寒成妻亦賢矣志婦居以



今開恩近萬矣猶采野蔬而食貨廉為種城野方有往來之人未幾而有  
庚辰年己壬午諸根未完之任官民相顧莫措得報停者一差此無  
敢夫克治故三邑人先時守成司言路以里間災荒困苦人告始獲  
牛之欠並散于此邑人先時守成司言路以里間災荒困苦人告始獲  
先之少屋張道台曰既整飭城守黃記宏以世長歸道台傳行撫軍事時  
八賊難逃餘賊來去無時邑人多謀避江南道台恐戶口無幾出示嚴禁  
台定授晚撫軍門下各屬但有發無收徒為我語凡山澤有材力技勇  
堪充節伍者自行申聞校選給餉若智能出眾越格拔用至從前哨聚法  
任不效者果卒自新一體收錄舒霍不安土賊多就撫者皆稱堡民二

三十三

月調各屬堡民五十餘人安寓我邑候文定奪三月方去空守被焚燬者  
人出逃兵撫軍奏設鎮于安慶四月命杜某為提兵官羅虞兩將以城  
守功授邊擊所其常任不行調遣得民因是氣名軍藉躬探甲冑悉所欲  
為張公不能禁命鄉約以此入講條請羅虞諸將同所虞羅感動登革甯  
稿之弊方撫軍禁人南遷也有去留不定者決之于此仙曰守城市曹子  
內庭言之尔革止知此地困苦不知在外尤艱必舍此他往何也其時疑  
信者半四月八賊圍踞荆襄漸及武昌左良師次九江旋至安慶以乏餉  
為名遷延不去馬步五六萬始而平買繼而勒索繼而搶奪繼而發淫繼  
而殺戮大江以北樞陽至陳家洲到處受害而江南股家迺至大同亦如  
之流寓江南者安一得免家來鄉者向免寇亂今亦坐困矣且左崑山駐

安慶五里一塘自皖至舒黃公駐廬州五里一塘自金斗至我時方開荒  
耕種兩處極擾民居照田逃亡張公命慈撫軍轉達水塘是歲流賊滿里  
烟左京王小團黨等盡為李自成所併中原陸梁者惟閩獻二賊而已  
忠既陷武昌據楚王府督號西王借元義武而自成流劫奉于豫楚初無  
大志連陷荆襄全有河南遂號襄陽為襄京設官職自稱為奉天倡義文  
正大元帥五月八賊南向長沙李自成北田豫攻漳而吾桐由是無賊  
矣羅虞探知二賊遠去時屆端陽又值漢壽守後土辰各出織奇巧農  
劇并行街市笙鏞迭奏歌舞連旬二十日史科給事左慈第費數萬揭  
左良玉軍良玉復上九江恢復近地吾邑近水地方始得安寧原野此時  
數十里無炊烟荆棘叢生豺虎離山林而下平陽純城巡市竊賊人

紀卷

三十四

畜神虎之每可以文魁羅虞將不能理喻情化羅虞毒于射虎矣東張  
公謂諸生曰理不入境非北渡河非令守歟况鯉魚昔馳潮陽之祀而黑  
妖消滅近傳黃隍廟之碑我當為文驅之於是齋戒致祭城隍神射虎漸  
次遠去其文曰上帝好生昭佑怡于有象神工澤世安人物以無爭故  
塗炭煎醢夜疏以佑民而善興利必先除害中因詳滿路時開泰至  
敵海不致強食強中車之政敢祈明神格物受此一勞窮民尼火是驅  
化山林溪澤我微物則人然戾實以來山生白獸非狐非豺形怪成群強  
食人畜又賊踞山中民居死亡其形者可捕大其心者斬奈何奈何  
犬無依逃散墟野日食死人死人盡噬則生人每遇賊行奪圍爭焉即  
故主亦猙獰不顧形肥大而力凶猛跳梁可畏張公並諭捕治而患俱息  
初廖應登領皖標前營杜先春領左營羅九武者先春中軍也先春歿于



陣應登并營九武不平應登往廣被伏實九武悉遣降賊飛虎李天通賊也應登至城下招降說賊虛度布其奮擊並脫已于疊係九武等為不知大叱十營令去八賊臨城九武自領前營以虞宗又領左營乃一時權宜意候賊退併其軍也故張道台拜功時九武遺心腹叙職守功宗文不平當時爭辨前左之怒等于此矣發未春撫軍分左右兩營各領其兵九武併營之望不遂謀所以中之可為者功宗文亦與九武同也他則不與謀也亦有與之同謀者每乘兵氏不協飛詔徇播謂左營兵強多宗文亦謀所以相報撫軍慮有變調宗文別用而以十把孫得勝領左營得勝直撲見九武舉動心亦不悅張公見兵少民少悲陵可慮撫營兵不協久必生變從中調停九月初旬約四營盟于隆廟永無相渝而諸生亦赴

三五

營盟為地方久遠計是時田計拋荒四分之三負郭美田兩營耕種抵餉民不敢問遠鄙之田人力不足加以往來兵擾上賦崇為勸農之文日下而開墾實少惟東鄉僻遠耕種如常崇正十五年癸卯七月山嵐旬雨晴不時收成不足張公慮之九月命諸生赴撫軍請蠲諸曠而各屬亦赴告闕俱疏題免獨我免七分合三十九萬餘畝不論田地荒熟止徵一十三萬餘畝矣九月檄西營所開之田計數輸納將領會計充餉外其應徵者亦皆求免壬午秋羅九武自領前軍與八賊相拒十四晝夜其功不可破也然城池雖藉其力子女玉帛多為所有癸未秋秦撫孫傳庭傳檄徵兵不應崇正十七年甲申春正月淮撫嚴兵勤王亦不應但武耐敵大夫士庶密控上台言請遣每以請給宗室口糧為辭時中州多事江南

饑饉營正餉不足莫暇池及二月因下增墾荒田之令然此令一下兵不力作勤民供投掠民飲食奪民穀種占民耕牛沒民水利利民禾稼晝夜姦盜居民遠避不敢開墾官莫能禁害無可訴四月營兵劫殺商賈道路梗塞晚撫嚴請安嚴九武不答張公委曲勸諭九武始斬三人於觀音閣通衢始飭隊長稽其出入行旅始通三月十九日丁未賊李自成犯京師烈皇帝崩于煤山四月大清王師入關李自成敗走西安五月初一日馬士英等奉福王入南京日門老人云賊破開封福王被擄世子一曰宿村舍有周府宮女亦嚴伏卓開見世子太妃告以改廟廷在右世子奉天祀命留萬世席約終為大排宮女子重太妃告以改廟廷在右世子奉天祀命留萬世席約終為大排宮女子重太妃告以改廟廷在右

京師烈皇帝崩于煤山四月大清王師入關李自成敗走西安五月初一日馬士英等奉福王入南京日門老人云賊破開封福王被擄世子一曰宿村舍有周府宮女亦嚴伏卓開見世子太妃告以改廟廷在右世子奉天祀命留萬世席約終為大排宮女子重太妃告以改廟廷在右世子奉天祀命留萬世席約終為大排宮女子重太妃告以改廟廷在右

三六

伯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總兵官高傑封興平伯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總兵官劉良佐封廣昌伯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時南伯黃得功進爵為侯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國一路降賊即山鶴潭清良佐亦降賊號為四鎮每鎮設兵三萬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三十人供收北而東南者號為四鎮每鎮設兵三萬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各屬支取復有薄奉將不為之意但以我係黃公加意地方黃公勳名大著少為欽仰六月烈皇帝孝詔到縣合邑士民慘切悲痛有號哭

數日者有廢殿食者公請張公建七日道場以盡追慕之忱張公可其議  
復作此又曰踐土食毛君父之恩固極深仁厚澤子臣之蒙何德之望  
後有此心願承守海宇安生無事則天恩厚矣惟天恩厚矣則臣之  
進心亦九思六思三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  
之心亦九思六思三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  
時亦以行其志也恩德如天德如地德如日月德如星辰德如雲霓  
行頭時亦以行其志也恩德如天德如地德如日月德如星辰德如雲霓  
有道之治聖德切哀之至爾望告罷張公與通國士民舉哀三軍為之動  
色次日張公見前左兩將計議曰先帝蒙難人心忠義不泯今聞清師討  
賊李自成敗走閩秦清師追勦勢必宜備賊集若之蜀八賊已據天險之  
楚左鎮台已也荆襄時窮勢迫計必竄伏英霍舒桐山谷孤柯何策以處  
紀終

歸沿途擄掠數十里兵歸而將在皖越十餘日羅九武密作書付周親  
揚天兒前行到縣令其搶奪大夫士庶不遺一家夫兒同六七騎宿其  
闕次日昧爽九武送之行末許猛虎躍出啞天兒去天明奮之惟見血  
骨於深林而已九武心驚殄滅之計為之少緩大誠之較閱諸軍也逐一  
勘驗故作威福孫羅兩營不奉令以請詢為名旗幟而進大誠震懼  
將領造冊給餉兩營軍士拍肩談笑而退九月馬士英以馬關部瑤守原  
任鳳督中軍揚鎮宗為大總戎駐安慶開藩蓋幕提調江南江北各屬兵  
馬時士英大誠以爭黨報復避禍者多入左良玉軍中勸誅君側媚八左  
良玉移檄辦太子真偽詞意激烈既馬患之設大營於安慶名為雄固上  
游實備左兵東下也楊鎮宗至去慶增兵萬餘內以馬關部為座主外以

願諸君共籌之羅九武曰仇不共戴人皆忿恨但台兩營兵原聽提調近  
奉杜鎮台即制不能自專所可慮者秣馬厲兵嚴防城守以待不虞張公  
從容言曰城守今日繁務恐枕戈帶甲與東未聞荒不能並舉耳九武曰  
軍士食糧額數三千然家眷未入循環冊者却近萬餘若釋未荷文三軍  
枵腹爭難兩全某計之已久惟若轉籌之張公曰足食足兵軍國大計主  
上初立未便及此願徐圖之皖人既大誠者天啟中黨附魏忠賢烈皇帝  
立削其籍大誠故與馬士英善至是士英差之拜兵部尚書大誠不知兵  
徒以娼伎媚入主而欲剪除獨之異己者黨禍復然八月阮大誠親引兵  
巡江閩兵抵皖自以歸故里張望軍威以示榮耀調撥羅兩營赴府校閱  
齊費老弱前左軍士三千由東路赴皖沿途擄掠數十里閩軍從西路

黃靖南為應援提兵調將奮揚威武晚操水陸兵馬悉聽約束而在我川  
兵食指日繁左師在楚逼近九江李賊潰走河南各屬汛兵日夕防備不  
遑開墾田地羅九武等聞以謀之張公張公曰楊鎮台乃馬關部所倚任  
有言必從且按冊增餉阮司馬嘗面諭之矣某當代君陳之因命諸生呈  
增餉之由萬難刻緩鎮撫始計口授食俾無所望由是羅望荒充餉之令  
我郊膏田得歸故主而兩營軍士不使出郭侵害遠近矣十月張公以治  
行第一徵入南京張公與諸將門口報若倍倍惟是存心四望清風不絕  
其行也圖書數卷而已已色入相對感泣父老拳送不絕士大夫祖饒數十  
里公字田中福建侯官人庚辰進士其宰吾桐所遇兵完完無一不出  
人意表而指置從容事克濟乃逝古所未經見者人謂至誠動神明實

經濟本於慈愛也。及安聖帝出走，而公遂逃匿山間，不出。張公去，府經歷彭某署篆，張公備陳地方苦楚，丁寧告戒之。宏光元年乙酉，賈大清順治二年也。二月，來華應命，宰我慮兩營作祟，請加監紀銜，孫羅聞之大怒，指使軍士譏罵，來令孤立無援，且禍患不測。士大夫從中排解，而勢不容兩立矣。三月，來令作佛事於大寧寺，諸生畢其方，豫立時來自顧，有胡劉花馬近狀者，對曰：「一事可駭，劉營驛作人語，三於者善四月八日，軍士大譁，居無幾，何報左良王直下九江，楊鎮宗嚴整水陸兵馬以備之，而孫羅軍士明行劫，刺來令謹守署庫營兵處，題寫牆壁，皆叛亂語。江州不取勢全恐口則作生，誰有到就虎風雲會，掛甚江南百萬家，殺機勃，民不知死所，前營官隊李大有將軍士劫殺之，狀言於九武，且勸其散兵，和眾九武不應，次日殺大有於前。

無糧，暫借民間米豆一用，今已歸營，爾寺無得闖開門戶，自取其咎。十五日，又命封倉，不論官民俱封充餉。十七日，分兵下南鄉北鄉，亦如是。被擄童男少婦五六千人，淫虐無狀。楊鎮宗目擊而心恨之，密謂所親曰：「尾大不掉，亦至此乎？」九武既掠居民，又命軍士捐金給劍，把總材官付長各有例，所慮者我為靖南侯所愛護，未破于賊而壞于兵，恐命將出討，奔走無路，乃遣心腹查冊赴黃公懇求錄用，並託林構同往。就中回護黃公覽冊發諭，張掛寶家橋，設兵衛民，原固守封疆，勇滅亂類，年賦地桐邑，額兵民協力保赤，彈丸某新沐天恩，嘉爾賢勞，方圖錄奏，今爾營各將領務守本分，無藉口安度，和衷互濟，勿以凌迫，爾營各將領務守本分，無藉口安度，兵民見謝，糊若置亂于不問，或尚未之知也。居有頃，靖南侯檄調兩營將士至蕪湖。

營門外九武亦不問，楊鎮宗開藩以來，練舟師於長江，訓川兵於陸路，嚴偵設墩，亦既備矣。而小川營新三營警馬雜募中軍馬，請寶與左良王降賊混十萬中表兄弟也，請寶身為皖藩中軍，而心不可測。兼鎮宗移客馮某者，假鎮宗泰初名目，賺請寶金錢，以致心常忿恨，切齒圖報。而鎮宗不知也。四月，左兵破九江，長驅抵皖，撫鎮分門拒守。初八日夜半，小川營開門接應，滿城兵火，男婦奔竄，張撫軍入山而遊，傅太守及懷令諸人，僅以身免。而楊鎮宗平時來奔，羅九武出郊逆之，即開六門，三更五部十司作亂，先入表令署，並其家屬執之，劫其所有，而後及我廳，而後及儒學，而後及大夫士庶，拷勒逼索，婦女啼哭街衢，如是者三日。表令饑寒交迫，賴與營兵相善之，諸生為之調，獲得免愛辱。十三日，羅九武乘馬過前，曰：「兵因

羅九武僅以中軍龐天泰領兵五百往，時左良王死，其子夢庚統其眾百萬，蔽江東下，黃公擊夢庚于板子磯，夢庚敗北，淫掠安池水坎，原皖營判附潰與孫羅合。四月二十五日，丙子，大清豫王破揚州，督師大學士史可法死之。五月初十日，辛卯，豫王入南京，宏光帝出走蕪湖，靖南侯黃功，死之。梅曰：我文暉于既馬兵時，勢至此，尚可為乎？遂投水而死。黃公廟哭，天泰已刺髮降豫王，復來空遁，回與孫羅合，掠無遠不到。楊家茶，擄掠至白虎，平來堅守，孫羅圍攻，多為所傷。至是，合天泰同攻見羅，紅騎兵，打羅大敗，呼清兵至，已孫羅二營亦誤聽清兵至，棄圍而走。楊家茶，遂殺清而逃。豫王在南京，命左營監紀李猶龍補皖撫軍門，陞楊某為安慶太守，文映朝為江防，何元善為督糧，邵邑音信阻隔，懷清而我仍明。六月初八日，羅九武與部將議曰：「靖南侯殁于蕪湖，安慶又更軍門，我輩進退無

拔不如惟與地方盟好公議安插再觀事勢如何于是同索令及大夫士  
庶盟于大寧寺盟訖索令大戒于邑列作十條意謂皆兵令民一切務須  
奉法如敢改違三尺不貸營兵見之大怒請生百般阻撓然殺机已動始  
議請兵撲勒而勒場火不問何人而呼殺之凡人因于孫程天球林永運  
王武湯十餘人自備資斧潛至南京同族寓諸生吳道南宋抱負未邦鏡  
疏叩豫王發兵勦孫羅羅兵在京者知其事飛函馳報而在兵東下水陸  
充斥書不能達六月十八日將領始知命五部十司各諭軍士檢點輜重  
所掠子女與其妻孥一樣裝飾靜聽令殺城中民人燒燬宮室起程入  
山分布已定邀時暨士大夫于明倫堂勸民居于營門內外營兵探甲執  
兵環之又伏所招安慶叛兵于東郊遂升明倫堂向官民大聲問曰清兵

征無事則樂業非僅寓兵于農寔屬感恩圖報同立盟書臨期造冊永敦  
和好如有變易神明糾誣者有共合同盟書桐城縣正印官某同在某如  
把某為軍民一武听畢曰善命何國彩錄黃九武忽變色曰今日欲草  
盟書原以採取汝輩心事汝輩已請清師來勦不日即至欲安插便安插  
欲草盟書便草盟書謂我武夫無知可以恣弄今日得成安插則已如其  
不然可視此難手刃雄雞一擲卒拔刀而上伍明甫排闥大言曰難君  
言之有理某有妾語願听之然後任所為也九武向余搖手曰且往听伍  
君語愛耀接言曰諸君之盟何自子此等語以病似延而寤為殺兵之計  
言不但為桐計並為孫羅計漸為所動唐虞之世無盟三代之世無盟起于  
春秋戰國四分五裂之時強凌弱眾暴寡被此猜疑也但盟不一有同歸

若到汝等將我輩何作處置索令曰安插在前已有盟九武曰果敢前  
言今日便草安插盟書何如大夫士庶一時未知應草與否唯：說：而  
軍士攘臂奮袂撫劍疾視曰大家做大家事草甚盟書諸生王震耀從容  
前曰諸君保全桐城功高江北天下稱之今當改革議草盟書安插始終  
為桐造福某具稿呈覽其體狀邦美典史許仲復痛曰合城人命在此一  
書務期簡略惟切草單向兩營誦曰心而折其心一時作斷其首過人之  
桐城被攻攻圍殺戮顧前左兩營五部十司防勦復全已不可緩述士  
于十一月八賊掘隨築陡全力攻打十四晝夜不息危亡刻頃又賴同心  
捍禦得以保全今清運鼎新江南江北望風歸化安慶上屬豫謀投誠我  
桐邑兵民不忍離異今議大清傳檄之日桐邑兩營照舊安插奉調則出

于好者有荒喊不盟者有口血未乾而即敗者今桐邑賴前左兩五部十  
司十四晝夜救得當清明草飲公議安插始終為桐造福忽疑請勦師至  
以難為式未軟血而即敗盟是疑心未破也想諸君所見與其寒盟于後  
不若寒盟于前其與十四晝夜救桐初心不相列謬乎九武曰非武士有  
意嫌盟汝輩請師來勦誰肯引領就刃愛耀曰諸君所以駐桐城者桐城  
為有明疆土諸君有明命官以有明命官雖有明疆土孰得而禁之今非  
其時矣桐為清朝疆土由得清師來往又若子弟誰敢駐桐境上使一切  
官兵不許入界或來自廬鳳或來自南京或來自江廣若不及致詳而  
發之舉豈不背月相殘遺笑天下後世而怨桐子鬼神乎九武曰今日在  
兵且息清師之來不過五日詞得虛寔舉動不遲愛耀曰清師求下勢如

破竹鹿君已在蕪湖難髮納款今復回桐和同安棟招撫汎地為清朝開拓江北清師若至大夫士庶合口同詞條列而獻之一舉兩全此上策也又何意外虛實之有若不及致詳而發之暴必棄此之彼既不清入不明願瞻遠逝之江南不可之楚不可之豫不可之桐計獨不為三千兵馬計乎願諸君熟思而審處之眾將默然九武曰今且定盟詞得虛實再作區處勿謂武夫言之不早合邑人民頽色為之少舒便請於血變難曰還有一語願聞四月初八日安慶之破婦女被難南鄉兩營勸賊婦女相隨入城未盟之前地方子女也既盟之後諸君子女也以伯父叔父之親推猶子之愛令其出脫回家豈但十四晝夜功勞不刊晉禹文浮問作何無難矣九武曰令渠父母兄弟入營識認實耀曰傷弓之鳥馬飛不遠何

四三

國祿亦於初四日自無為州間道而來三更至東界河執孫羅詞有殺之由是號砲不鳴塘兵俱死卜張疾馳至我寨羅不知也訊卜張之來則云誅百姓未鬚髮者疑畏少釋開城納之散寓民家大遷五部十司及羅羅廟營卜張居行者九武猶未知其實出西城門朝王訴百姓辜恩負義復進見卜張亦如之李克甫同諸生父老亦出朝王訟孫羅肆害及悖叛之罪八王傳令旨曰朝廷命將勦叛爾屬從今一家人安享太平可無他虞命各還家止留李克甫與孫羅對質時兩營五部十司俱坐兩鎮左右王令俱縛卜張問克甫曰兵向民間索餉不過權移一時何得赴王奏勦克甫曰奏勦非為索餉為北江名城俱破唯桐尚存今當改革遠近歸心孫羅兩營倚五千眾招止納叛反背朝廷若非天兵浩蕩桐民塗炭城池亦

四四

散入營九武曰如此奈何請自今日嚴諭城門不論軍民婦女俱不許壞矣故敢奔希解倒懸卜張曰營兵剃髮爾百姓如何不然答曰營兵出各稽而收子女各姓里民居懸帖南城外牆任人看認但一婦女備食非遵王制乃龐天泰從黃得功出師蕪湖得功既沒天泰投誠乘間逃回飲費之金各向營賄取眾將曰諾遂盟而退三日內被擄男婦數千搗扶招聚叛將小川營新三營謀背朝廷所以軍中雜髮者少卜張曰何王師歸家悲散文集骨月復團聚矣孫羅盟後日慮清師來勦遣心腹伺於營既到尚不奉法答曰桐俗擇吉歸化永享太平今乃月忌不吉明日合邑廬界上設塘兵號砲五里一遮得信即屠城入山數日絕無音耗疑清兵無敢鬚髮者卜張令克甫出諭給官黨次日點閱又諭有弓馬嫻熟願從未允閏六月初一日典史許仲復返自南京知清師且至索令帶王王術戎者照舊錄用軍心稍安又諭凡有軍士軍器者連交行署違者死不赦賣印冊親赴南京是夕宿界河營兵追至截殺潛藏得脫初五日天方曙又諭九商掠子女俱赴行署發還初六日晝孫羅軍士出城所有妻孥清總領卜從吉副總張國祿帥眾忽至營我東郊外孫羅未之知也及知為清兵乃疑清八王來自湖廣分營於此不知為南京豫王遣者也益初四日下午大清八王勦李賊班師過我營於西郊孫羅已為股眾而從吉

事積怨九武不從遂杜門奉佛不共寢食至是見鎮兵入搜款曰我夫不聽予言今受此禍吾不忍以此身苟且偷生遂投井死卜張來我散兵毀

寨取印造冊，進供給力役，與株連殺戮之苦，不能枚舉。七月初旬，始拘羅九武等回南京，發土國公鞫問，而女慶總領楊鎮宗降清，已投市資。總兵與土國公同里將孫羅不執事實詳告之，且曰：不誅羅九武，孫得勝，無以服桐民心，而垂成天下後世。於是取羅九武，孫得勝，鳴其罪而誅于市。夫今赴南京，未至，孫王命前科高楊，宰我，未旬日，病故。七月初旬，李撫軍委何督報代理縣事，自孫羅執後，餘兵散居城外，相聚行劫，以索取妻子資財為名，城中守禦不備，何督報招諸生於明倫堂，屏左右曰：上臺詳，留意者，惟孫羅叛兵未散耳，彼資財妻孥，宜速相還，不然，令其控官司，再為審理何如？諸生曰：上台為地方慮甚周，但下張當時一問，明兵妻給，兵擄掠盡發還，至若資財，下張得去，無存留者，一概賠償，為害滋多，何督

四十五

糧曰：不如是，黨終不散，城難久固，萬一乘間而進，為禍必慘。諸生曰：辛巳壬午間，流賊圍城，皖兵五營相拒，半載，士民死傷凡十餘萬，兵賊無相救者，典史張士節恨之，約義勇為殺賊計，屢出屢得奇功，何況今日潰敗餘孽，臨以上台恩威，誰敢久抗？督糧曰：果爾，當日孫羅在城，士民不應坐困，諸生曰：蚍蜉長數寸，能苦七尺之軀，以憑據心腹，足為害耳，若從藥力而下，雞鶩能食之，叛兵在民城，心腹疾也，今出在外，糞中蛆矣，況此輩散則民聚，則賊朝發夕擒，求番行之督糧曰：此論正合吾意，某當為諸生是聽，倘有利害，諸生當與某共之，于是號令技勇，聽其城出，驅勦叛兵，遂迨七月下旬，朝廷命黃玉為女慶總領，沿途整招募，而孫羅散兵，相率應之，向來逃亡者，亦乘機謀入，期官兵入城，于夜舉火焚殺，報復前仇，且清令甚

嚴，凡官兵往來，須開城迎送，開者即同悖叛，今王爾經過，開城不可，開城不可，士民惶懼，擁訴公署，何督糧曰：汝等愛身家，某亦惜功名，何敢開城，士民聞言，呼訴益眾，督糧怒呼諸生謀之，諸生曰：黃鎮台未知散兵利害，若作書呈之，斷不肯入城，督糧喜曰：前依汝言，今日利害，當與共之。書云：老鎮台威名，長城所賴，五丁通衢，雙旗指而山岳開，萬甲藏胃，龍蛇伏而心胆落，士民共戴，深忻擁戴，有綠草莽，非軒輊，散材散材，自愧散者，本非不測，奉檄防守，恭幸老鎮台，彈指即至，周知，希來散兵，某亦愛身家，某亦惜功名，何敢開城，此願後，非老鎮台，命車早負，不惟彈指，即至，周知，希來散兵，某亦愛身家，某亦惜功名，何敢開城，之幾為桐邑受過，遂止于二十里舖，明日越徑起皖，且諭散兵在桐者，盡殺不貸，孫羅營兵之害，由是十消，其九高揚，既殺，素令復任，以獲庚上官

四十六

復罷文江防代理其事，當歸化之初，孫羅餘兵多役，請郡文武官司，告控拘提無寧，日順治三年丙戌二月，安廬道羅某，按臨申詳，嚴禁，由是下情得以上達，遠近牽連之害盡息，三月流賊李自成潰敗，由秦逼楚，大司馬郎某勸之，班師過我，閉城固守，郎司馬以叛告江南內院，馬制台諸生請陳情往謁，于是命父老兵玉，凡王爾甫王云，所三百餘人，率往捧酒食，饗大司馬，司馬怒解，問故對曰：桐邑城守者，備李賊也，大兵遠來，未蒙先示，故爾遲拜，轅門，今知朝廷兵馬，敢以簞食壺漿，稽顙迎獻，司馬曰：幾誤一城人命，隨呼江防入見，慰諭之，追回內院書，並諭後來甘祿營，不得生事，振營北往，我邑當七省之衝，為賊所破者，故其米寇也，十有五，次繼之以左兵，繼之以說兵，楚兵繼之以駐防兵，時：思屠而破滅之，故自

自中成至二百十有二年，卷：庶民，死散流亡，殆數十餘萬。紀興崇正十  
也。其間孝子仁人義士烈婦，淪沒無聞者多。  
念載在邑人姓名，凡數十萬。  
而陳說俠烈，出智謀，奮勇力，捐軀殞命，維持于存亡旦夕者不少。然非小  
銘，倘公利民張公，主之于內，可法史公，得功黃公，撫之核之于外，最爾小  
色，安能屹然獨峙于江北乎？自是以後，天下日抵平治，草澤間以義起兵  
者，時或有之，然不久而皆散亡，無復侵犯桐邑。而吾桐于是乎克全。附  
城之重，崇也，相傳上自術士黃希魯，以二水三峯，環繞拱峙，水為善地，  
樂之日，有絕處逢生，轉禍為福之說，其不破壞于兵賊也。或亦稱是點。

紀

四十七

序

序  
是紀著就，未嘗校梓，見者不多，而吾鄉太史戴禍夫先生，因取而為牙道  
錄，而不知有全桐紀略也。夫窮我之聰明，竭我之精力，以成一書，而人竊  
之以成名，謂非古今之同愆乎？雖然，紀事之書，止期事之得傳於後世，亦  
不問書之成於誰手，為紀為錄，姑聽之已耳。但計錄中，惟礪頭辱礪之烈  
婦，龍眠誘賊之老嫗，龍山不作橋梁之男子，此三事為紀所不及，或者別  
有所傳聞，其餘皆不如紀之質而實，詳而核，是錄為春華，而紀乃秋實也。  
春華秋實，吾不知孰愈，在觀者之去取而已。

臣王憲謹跋

一





〔清〕沈儲撰

舌擊編五卷

清咸豐九年刻本

五  
車  
舌  
編  
冊

咸  
豉  
豆  
九  
年  
一  
春  
商  
王

月  
南  
湖  
汪  
錢  
題

翻刻必究



往余讀鹿洲山人書深嘆  
平臺一役左提右挈實出  
陳少林蓋玉霖兩奇士鯨  
鯢就戮二子長揖歸田而  
總督滿公總統藍公勒鼎

舌擊編

序

一

銘鐘勲業照天下未嘗不  
私揶揄之謂彼因人成事  
坐享其佳名者也咸豐七  
年余以書記從軍溫陵新  
知山陰沈粟山先生先生

出歷年佐軍稟牘勒為成  
書自嫌紙上談兵無補於  
世題之曰舌擊編余始讀  
而矐目再讀而低眉則又  
嘆少林玉霖之獲借杯澆

舌擊編

序

二

壘猶其幸附青雲恨不遂  
起滿公藍公於前買絲繡  
之而鑄金事之也夫三軍  
之事謀勇交相須朱答語  
楊珉曰諸君擊賊以舌答

惟以力此自為道謀無成者下鍼砭耳若留侯兒撫秦項鄴侯彈殘安史類皆談笑指揮未嘗持將舌擊蜀可少耶

古擊編

序

三

國家太平日久翩然裘帶之夫類以不戰屈人為上策今先生舌雖傲而言之無聽縱以少林玉霖處此胸有數萬甲兵又出何道以

擊賊耶昔淮陰侯以背水出奇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用兵猶龍也而氣折於廣武君李左車顏魯公以平原遮賊復朝廷十七郡

古擊編

序

四

用兵猶虎也而膽落於少年李萼古人量愈大則其心愈虛今之用兵求之古未審何如然未聞草茅賤士得進一議行一策者將

山海崇深原不煩求助於  
 細流土壤抑世乏駿骨持  
 千金走徧天下求如郭隗  
 者未獲一遇也假令起滿  
 公藍公於今日躬探甲冑  
 誓不與賊俱生禮賢下士  
 言聽計從則舌擊一編果  
 第為紙上經濟否又不得  
 知也近者地方賴文武之  
 福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書

生饒舌似乎已贅然兵燹  
 之餘民物凋敝州縣方自  
 苦焦頭爛額之不暇其於  
 亡羊補牢之計或有馬腹  
 不及之虞萬一漏網之徒  
 數合尋死而熊羆之士間  
 出奇勇取是編而讀之其  
 於賊情之虛實兵機之得  
 失膏肓洞見癥結瞭如雖  
 不必據是書為六韜七畧

庶幾乎前事之不忘後事  
之師也夫

三山沈琦拜題



高帝有言運籌帷幄決  
勝千里文人舌端固不鈍

於武士鋒端也余棄儒從

戎枕戈待旦者數載思挾

智謀之士與借風塵中卒

未獲一遇雖藉尔牙死力

所向克有成功而後雖指

示之勞余亦樂於唇焦舌

敝矣今春三月觀察鷲門

幕賓沈栗山先生出所著

舌擊手編以示余余觀其發憤太息似曾長沙議論凡生如陳曰甫自山川要害民俗剽悍以及用兵險易事後當成敗靡不若燭照數計而龜卜竊恨見先生晚值早遇先生於宦海戎馬間安在三寸之舌不強于十萬之師哉余獨怪兵興以來白面書生目不曾睹古以不能道

今一旦繫籍軍中轉瞬之間雲蒸龍變者指不勝屈而先生胸藏無數甲兵伏處幕中卒不能自顯其光氣今年過半百行將老矣他日余或有事馳驅為問先生伏櫪之餘猶有千里之志乎先生當笑而起曰視吾舌尚存是矣  
咸寧己未六月阮登

南海陳維漢序題



舌擊編

序

四

自序

余於庚午季春就彼龍溪未逾月而會匪之亂作起海澄破漳郡連陷漳浦長泰廈門同安安溪諸縣孫來巡難過凌適視河馬小峰太守權郡篆速乘入幕准時賦

舌擊編

序

鷺門上郡土匪聞風響應由延平永春竄臨仙游攻興化沿凌三而交敵民心皇皇幾至國志 嘉慶壬午中丞移督勅就泉州府建設防務分局兼主任局務一切籌餉調兵皆得與密未識首尾三年地方粗就安



貼余上移 視瑞桐螺陽丁巳至及間  
晉南解厚後揭竿 群起圍攻郡城  
端州 司徒伯恭觀察既所勅錄述  
予憲治軍書事定後 嚴任鷺門公  
多少暇因取考時年檢課而存之以  
法一方時事 昔東晉時江夏太守

古擊編

序

二

揚珉集察佐議禦賊之策功曹朱  
察獨喜言珉曰朱君何故默然察  
曰諸君皆賊以吾察惟以力耳今四  
鄙多壘古所謂將帥之臣有力於  
帑者不可得見而朱君是尺寸之  
柄也願以吾察賊可西也步

咸豐九年己未上元會稽粟山氏  
後於無形永道之署齋



古擊編

序

三

蓋聞陳琳草檄風聲走筆於軍中定遠宣猷露布作書於馬上時  
艱萬自倉皇寫鄭俠之圖靖逆表忠安尼揚魏公之績此其運笑  
帷幄書生而與戎謀決策疆場文士而襄武略夫豈同於尋常記  
室僅修尺素於河魚拾點郵筒特寄于丹於雲雁此

沈粟山先生手著舌擊編所以厲口誅之意而伸舌戰之權者也  
先生浙右名賢山陰碩彥十年績學曾織錦繡於文閣廿載慕游  
遂佐申韓於吏席好客揚鞭蒞至列侯倒屣爭迎乃以小醜跣梁  
致煩文雄等筆溫陵太守司分局以待佳襄閩海鎮軍膺專閫以  
商進心適當上下游同時起事遂使南北路各旅齊興羽檄雲飛

### 舌擊編

#### 序

軍書雨集深宵秉燭手八叉而不停其披永晝揮毫目四顧而不  
留其睫凡夫替隊分兵之請飛芻稅粟之需里閭守望之資士卒  
培禦之策莫不待宣承於蓮幕立指揮於柳營是則一票一牘之  
紛馳悉關百戰百勝之全局也今夫材非盤根錯節不足彰其奇  
之奇地非鳥道盤紮不足顯其駭向使帶甲百億手一招而  
火聚雲屯倉箱萬千今一出而崇墉比櫓則投鞭而沃可斷何索  
甲丁之不強聚米而山可為何患庚癸之呼急惟是變起倉卒兵  
雖多而旂詞未遑事在倥傯精雖富而鞭長莫及危直同於累卵  
枘每迫於噬臍而乃籌之於無可籌之間策之於無可策之地傍

皇披積焦勞簿書招練鄉兵得成城於眾志捐納輸餉竟集腋而

成裘易危而安轉敗為勝東山棋局談笑而靖兵戈西隴塵兵灑  
掃而却寇敵是蓋事皆可寔驗非同紙上空言處皆賴參謀  
無異行閒效力也已又使政由已出則張弛獨任其肩事便身圖  
則牽掣無虞其肘陳書各抒所見無事揣摸舉筆直吐其詞豈甘  
嚙齧茲則代人立說以旁觀而深當局之憂索筆從戎以先機而  
炳繼事之燭是非浸淫乎典籍閱歷乎球垣備采呂管之席暇龍  
韜詳悉狄蔡之鶴軍牛陳洞與情於象觀重輝返延周知識治體  
於鴻策紀綱古今共覽烏能鏡無蓄影運在握之智珠著有先知

### 舌擊編

#### 序

憶在胸之成竹布笑而縷々百計星羅於心樹議而洋々萬言河  
懸諸口而且權衡功過春秋多責賢者之詞賞罰嚴明摘指不狗  
私逆之見遂至鏡鼓喧極民於水火壺漿載慰望於雲霓經力  
掃妖氛猶憲謀為鬼域掃撲燎原之火難逞復然之灰而後知者  
成之洞照靡遺參机之料事多中也歟來有懷投筆曾經烽火之  
餘生無路請纓愧乏記珠於往事斯篇示我規時務而祭若列眉  
問序於余對琳瑯而慚滋枵腹既承芻蕘是采敢諱桃李無言自  
揣蓬萊未識魚雁之陣幸聞茅塞得窺豹管之斑良以按時執以  
立言非同凡響切利弊以指事不飾浮華政有關於國計民生功

寔傳於編年紀月從茲洛陽紙貴曹舍增未睹之書滄海名傳  
架備求治之譜修其誌於知已知彼士元真非百里才儻其事於  
立德立功平原重茲三不朽是為序

咸豐九年仲春望後三日

龍溪楊鳳來貳庭氏拜書於鷺江半舫



舌擊編

序

三

舌擊編卷一

會稽粟山沈 儲業

姪 慎子貞校訂

男寶瑜春樹

敬。景。者。竊。查。漳。廈。會。匪。滋。事。之。初。郡。城。民。心。極。為。震。動。經。前。守。來  
護。道。整。早。職。等。催。備。壯。勇。分。派。員。弁。協。合。防。守。復。經。紳。士。舉。行。團  
練。聯。絡。保。護。並。蒙。鹽。道。來。護。道。分。路。進。剿。故。一。月。以。來。民。心。頗。為  
安。謐。不。料。同。安。一。路。相。持。月。餘。僅。能。嬰。城。自。守。雖。少。有。斬。獲。總。未  
能。大。加。懲。創。不。但。賊。匪。肆。無。忌。憚。即。匪。類。之。未。從。賊。者。亦。有。藐。視  
官。兵。之。意。又。因。來。護。道。進。兵。廈。門。失。利。退。回。以。致。訛。言。四。起。各。鄉

舌擊編

卷一

一

匪。徒。無。不。躍。躍。欲。動。如。郡。城。東。南。數。十。鄉。前。經。紳。士。口。提。軍。口。觀  
察。等。聯。庄。團。練。均。已。領。受。團。旗。約。定。助。官。殺。賊。迨。廈。門。失。利。之。後  
口。提。軍。等。親。詣。該。鄉。申。明。前。約。各。鄉。局。面。大。變。歎。視。我。軍。之。勝。負  
以。為。向。背。口。提。軍。等。反。覆。開。導。總。不。能。踴。躍。如。前。察。看。情。形。寔。為  
可。慮。至。郡。城。及。同。安。一。帶。驛。路。從。前。雖。有。匪。徒。搶。劫。行。旅。經。各。縣  
派。飭。丁。勇。按。段。巡。查。均。已。斂。迹。乃。此。數。日。內。附。近。匪。徒。竟。敢。結。隊  
持。械。公。然。擄。搶。甚。至。帶。兵。員。弁。並。兵。勇。號。衣。器。械。無。不。洗。搶。現。蒙  
監。道。提。解。餉。銀。雖。擬。多。撥。兵。勇。護。送。浴。途。耽。耽。寔。屬。可。虞。若。再。如  
此。曠。日。持。久。兵。氣。愈。衰。匪。胆。愈。熾。不。特。同。安。一。路。驛。站。不。通。恐。匪  
類。乘。機。蠢。動。達。省。道。路。亦。虞。梗。塞。十。一。日。團。練。局。紳。士。與。卑。職。等

再四商榷。均稱屢遭賊勢。雖屬鳴張。其寔不難撲滅。寔緣統軍無人。兵將不肯出力。以致勞師糜餉。探聞憲駕不日按臨。合屬紳民無不歡欣。盼望如度更生。緣同安聲勢狃危。郡城人心惶懼。兩處情形。均有岌岌不能終日之勢。惟求憲節星速蒞泉。一切更新。號令使行。間將士振其積衰之氣。鼓其勇往之心。斯良善者。益切同仇。反側者。潛消異念。庶慮可尅。期收復而渾州。亦可一鼓蕩平矣。卑職身任地方。目擊情勢危急。並據該紳士等異口同聲。籲請轉稟。用敢據寔。馳稟大人察核。即日啟節榮臨。以慰泉南士民之望。地方幸甚。生民幸甚。再查撥解蘆庫銀五萬兩。除奉札撥解漳州餉銀二萬兩。提還借用水師寄存餉銀四千兩。提給副將鈔

古擊編 卷一

二千兩。暨鹽道隨營支應。並各屬請領外。現在庫存僅止銀三千餘兩。查大營每日支應。及各屬辦理兵差。給發口糧。為數甚鉅。若不預為籌備。一旦餉銀告匱。立有潰散之憂。累經卑職稟請。鹽道早為籌撥。未蒙示覆。合行滙稟。憲察核。俯念軍餉緊急。恩賜籌撥銀數萬兩。委員煎程護解來泉。以濟兵需。而免貽誤。寔為德便。卑職謹稟。咸豐三年六月 日

敬稟者。竊查南安縣屬大盈一帶之朴兜新營等鄉。時有土匪伺槍行旅。自會匪滋事以來。該匪徒等因地方官無力查辦。心胆愈熾。黨類愈多。凡來往官員。以及解送軍裝等項。無人不搶。無物不搜。該鄉久著強惡。平時官府下鄉。動輒拒捕。此時若僅令地方官輕身往辦。勢必別滋事端。計惟鎮以兵威。庶足以懾兇頑。而靖奸宄。查大盈地方。為南北通衢。離郡城五十里。南距晉邑之大宅太昌等鄉。北距南邑之新營小盈等鄉。均止十餘里。而朴兜一大鄉。橫亘南北。大盈正與朴兜對峙。且為住宿正站。四面匪巢。耽耽環伺。情形極為險迫。該處本有巡檢一員。因無衙署。借住南安公館。現被匪徒毀拆。無可棲止。在府當差。此時匪勢鳴張。亦非巡檢微

古擊編 卷一

所能彈壓。茲卑職等議請於大盈駐兵二百名。統以守備一員。並由南安縣選催壯勇二百名。同在該處駐札。如有土匪搶奪。即由該縣會帶兵勇。立時查拏。嚴辦一二鄉。以示懲創。凡遇餉銀軍裝。並商客人等。往來住宿。即可就近防護。迎送第該縣須與顧縣城。不能常川在彼。應飭令巡檢前赴本任。協全辦理。卑職等與陸中營。泰戎陸後營。泰戎商酌。均以為然。惟郡城現在兵丁僅敷防城之用。難以調遣。伏查同安調集各營兵丁。為數不少。現在鎮軍。協戎。已齊抵同邑。若就中抽調二百名。移駐大盈。似與剿大局無碍。且駐札在由。郡至同。適中之區。聲勢亦較為聯絡。兵丁應給口糧。即照同安一例給發。此增彼減。于經費亦無慮。虛糜

等再三商榷意見相同。合亟稟明憲臺察核情形。恩賜移請  
鎮臺。苑同安酌撥精兵二百名。派守備一員。管帶飭令前往。大盈  
壯。札會同南安縣暨康店巡檢。緝查。似此一轉。移則既可  
壯。同邑之聲援。又可作郡中之保障。而大盈地方。得此兵勇。鎮守  
別。數鄉匪徒。自可欽述。道途亦藉以肅清。實於軍務地方。均有裨  
益。耳職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裁酌。示遵。實為公便。卑職謹稟  
咸豐三年七月十二日

舌擊編

卷一

四

敬稟者。本月初一日。蓋護汀漳龍道。守委署漳浦縣。今自同  
安回郡。行至沙溪新營一帶地方。被匪徒將行李扛搶去。令轎  
內衣服盤費。並被搶掠罄盡。並云該處土匪百十成。群屯伏路。隔  
聲稱伺搶餉銀等語。查自賊匪竄擾同安安溪之後。附近匪徒無  
不乘機思逞。幸各屬防堵同安。又有大兵駐札。並經各紳士勸諭  
團練該匪徒等。稍為斂迹。僅在各鄉路口。伺搶行旅。雖經疊飭查  
拏。而各該鄉素稱強悍。動輒拒捕。若僅恃地方官往辦。勢必別滋  
事端。若欲統兵勇圍拏。又苦費用無措。該匪等因未經懲創。又見  
同安頓兵日久。不能前進。以致匪胆愈熾。匪黨愈多。竟至來往官  
員。無不放胆搶奪。兼以風雨之後。田中積水未消。失業貧民。亦復  
隨同附和。乘勢伺搶。竊思涓涓不息。將為江河。此等頑民。必須早  
為剪滅。在此時。不過誅戮數百人。即可以消弭禍患。若任其勾  
結蔓延。將來不與逆匪同群。亦必流為另股。辦理更為棘手。茲現  
在郡中無兵無餉。而署鎮等三起。又不能緩赴。履漳先辦此處。  
再四籌思。迄無善策。現惟與提軍。觀察等會商。傳集各鄉紳  
耆。重申約束。藉以暫安目前。解送餉銀多派兵勇。逐程護送。一而  
分飭各屬。查明被害之家。妥為撫卹。以安貧民。然此時經費  
不充。何暇更議撫卹。恐各屬雖奉札。訪亦不過視為具文而已。伏  
睹泉屬情形。正如蟻穴潰隄。東穿西漏。無處不需兵需餉。卑職身  
任地方。點金乏術。無米難炊。雖後竭盡圖維。究屬毫無補救。合將

舌擊編

卷一

五

現在地方情形據稟具稟大人俯賜察核相機調度未而綱繆俾  
得足食足兵足以禦外侮而靖內亂則卑職與泉屬士民均蒙覆  
幬之恩於靡已矣卑職謹稟咸豐三年七月 日

舌擊編

卷一

天

故稟者本月初八日接奉憲札同履兵勇雲集餉項最關緊要前  
經飭於莆仙二縣應解咸豐二年分地丁項下各動撥五千兩共  
銀一萬兩解泉需用惟恐軍營待餉孔亟誠恐兄運需時緩不濟  
急由省再酌撥銀二萬兩委員星夜解交分局收儲樽節支用等  
因遵查卑職前奉飭知動撥興屬地丁銀兩因同安需餉孔殷竊  
恐該縣不能即時應付有悞要需當經稟請另行籌撥茲蒙憲甚  
察度機宜另籌接濟俾行營士飽馬騰得以立時征進捧札之下  
曷勝欣幸惟是奉撥銀兩奉飭專款存儲端給同履兵糧所有各  
屬請領經費不准在於此內濫給分毫有干賠咎等因則有事關  
大局勢難奉行不得不翻述情形仰祈明察緣會匪竄擾同漢等  
處各屬倉卒戒嚴急招募鄉勇當時惟知以多為貴並不計及  
後來冒濫浮開在所不免卑職抵任後飭據各屬開具清業經  
分別飭令裁汰以節虛糜惟此時大局未定所有扼要之區防堵巡  
查寔不能統令裁撤至晉南惠三邑地屬衝途均須承辦歷次差  
事而溪邑則現有兵勇駐札晉邑則更須置辦軍裝在在急需均  
屬刻難延悞前奉札飭各屬請領經費必俟通詳核准不得擅給  
嗣以卑職並不遵辦致蒙申飭案查先奉道札飭前因業經卑  
職據稟覆稟定緣分局給發各款有例應支給毋庸請示者有立  
需支應不及請示者至如制辦軍裝等項則均經卑職查照營移  
再三核定發價趕辦而辦理差移則又係察看情形臨時增減寔

舌擊編

卷一

七

不能預定數目。遙遙請命。現在各起兵勇。均已前抵同安。軍裝亦  
經辦竣。自可少為節省。惟鄉勇一項。一時既不能裁汰。則仍須計  
日授餐。若概不給發。任其潰散。勢必成群結隊。搶奪橫行。外患未  
平。內變迭起。職此厲階。誰任其咎。卑職謹承委任。具有天良。當此  
經費萬分支絀之時。何敢以有限之帑。金任聽濫支妄領。見奸屬  
官。自罹賄賂。雖愚昧者。必不出此。况卑職受事以來。凡有請領。經  
費無不勛勛較量。業已身為怨府。若竟遵奉札飭。不論巨細。款項  
概令詳請。示遵卑職。得以脫然事外。不任勞怨。亦何樂而不為。然  
竊念身任地方。目睹事勢艱難。禍變之來。間不容髮。不得不通融  
調劑。消患未萌。若避專擅之嫌。而置緩急於膜外。不特下辜職守。

古擊編

卷一

八

亦且上負憲恩。清夜捫心。寔所不忍。茲蒙札撥前項銀兩。將來解  
到時。自當專款存儲。專給同廈兵餉。斷不敢濫費分毫。至各屬有  
寔在應發之款。卑職惟有照舊酌量給發。亦不敢避違命之愆。而  
蹈貽誤之咎。合亟瀝情稟候。憲臺察核。俯賜批示。祇遵寔為公便。  
于冒身嚴尚祈鑒宥。不勝急切惶悚之至。卑職謹稟。咸豐三年七  
月 日。

敬稟者。竊查南安縣屬之大盈地方。距郡城五十里。為南北往來  
住宿正站。該處附近之朴兜新營等鄉。素稱盜藪。時有土匪伺搶  
行旅。自會匪滋擾以來。各鄉匪徒乘機思逞。因地方官辦理兵差  
防堵無力。查辦以致肆無忌憚。百十成群。凡有官員商客。及軍裝  
行李等項。兇至無入不搶。無物不搜。現在解赴同鎰。兩處餉銀。絡  
繹不絕。設被搶去。關係匪輕。惟該鄉丁多。族大。強悍成風。平時官  
府下鄉。動輒拒捕。此時凶酸鳩張。若僅令地方官輕身往辦。勢必  
別滋事端。若任其日久蔓延。梗塞驛路。更屬不成事體。計惟鎮以  
兵威。庶足以懾凶頑。而靖奸宄。卑職等會同商酌。議就陸提五營  
各城防兵內。每營抽十五名。共七十五名。又於城守營派兵七十

古擊編

卷一

九

五名。合兵一百五十名。並由晉江縣選派在城壯勇二百名。前赴  
大盈駐守。惟大盈公館前被土匪拆毀。該處店舖無多。未便日久  
露宿。查安海地方離大盈不及十里。本有都司一員在彼駐防。茲  
議現派之兵勇三百五十名。亦駐札安海。即交該都司統領。另派  
把總一員。協全管帶。如遇餉銀軍裝等項。住宿大盈。即由縣先期  
移會該都司帶領兵勇。至中途接護。夜間留駐該處巡防。次早仍  
護送至沙溪地方。點交大營接解委員。分別解赴同鎰交收。所需  
口糧。仍照數由分局給發。若該處復有匪徒滋事。即可由縣會全  
查辦。庶桀驁知所斂戢。而驛路亦不致疎虞矣。至安海與廈門一  
水相通。地方亦甚為緊要。若有此項兵勇。常川在彼駐守。似于防

堵事宜亦大有裨益。卑職等為保固地方慎重軍餉起見再三商榷意見相同。理合將派撥兵勇緣由稟候大人察核批示。祇遵定為公便。再防城兵丁向給口糧三分。今派赴安海議酌加二分。合併聲明。卑職謹稟。咸豐三年七月 日

舌擊編

卷一

十

敬稟者竊自會匪竄踞廈門時經三月。調集兵勇一萬餘人。糜費餉銀十萬餘兩。而坐守同安不能前越尺寸。幸蒙憲臺洞察情形。將玩悞員弁分別叅辦。並委副將前往接署。又奏請前任浙江提督。龔伯北路協副將。統帶壯勇會同剿辦。各屬士民莫不踴躍鼓舞。卑職等亦意以矯矯武臣。率桓桓勁旅。自當靈奮電奮。迅掃長驅。蠢爾公麼。何難滅此朝食。乃署鎮等分抵同鑄。又經旬日。尚無進兵日期。探聞剿撫事宜一切尚無端緒。頃卑職接准。提軍來函。有事不從心。又多掣肘之語。聽之下寔深焦灼。竊查漳廈會匪。真所謂赤子弄兵。潢池中耳。非有奇材異能。深謀秘計。與堅甲利兵也。我兵之不進。非兵之不多。餉之不繼也。寔緣軍

舌擊編

卷一

十一

無紀律士之戰心。統馭無方。賞罰失當。以自守為得計。以小勝為奇功。玩愒因循。幾干不可救藥。今雖新更統帥。而營中錮習積弊。成風驟難整頓。兼之官位相等。無所統攝。各有意見。築室道旁。行止機宜。迄無定局。前車可鑑。而覆轍偏循。睹此情形。真堪忿懣。夫此行間將士釋甲而嬉之日。正漳廈士民延頸望救之日也。因守孤城一籌莫展。餒士氣而長寇心。國家經費幾何。能堪此數萬人。泄泄坐食。耶卑職等展轉思維。若不仰藉鈞威。嚴為整飭。斷不能破其二三之見。而祛其畏葸之心。前經卑職等稟請憲節蒞泉。適當賊犯尤溪。上游軍務尚無頭緒。蒙諭以俟續報捷音。立即啟行。茲查尤溪業經收復。上游軍事少緩。用敢竭誠籲請。伏祈大人俯



賜察核星速按臨秉節鉞之威嚴申風雷之號令鼓其積哀之氣  
作其勇往之心事權專一而進止悉合機宜統率不紛而戰守胥  
歸節制將士同心用力兵勇効命前驅斯踞島游魂可以崇朝撲  
滅而負嶠小醜無難一鼓蕩平固疆圍於金湯救黎民于水火斯  
不特漳泉恩隆覆憐而卑職等亦戴荷生成矣不勝急切待命之  
至卑職謹稟 咸豐三年七月 日

舌擊編

卷一

三

敬稟者本月十六日准委員大田縣典史押解餉銀二萬兩抵  
泉遵即查收貯庫惟查泉屬經費支應浩大截至本月初五日止  
庫存不及五千兩嗣經提解同安五千兩留五店三千兩因現款  
不敷柳用陸提營寄存餉銀暨扣存平餘等項湊解續奉蓋道札  
飭候省餉解到即提銀一萬兩解留應用又奉護道提解五千  
兩除分別提解暨歸補營餉外現到餉銀僅存銀二千餘兩而各  
屬請領鄉勇口糧又不能不酌量撥給且同安一處日需千金鎰  
江支應較省然加以主密水師所提萬金亦僅敷旬日之用此後  
再奉行提已屬無可撥解竊意兵貴神速若兩路兵勇能即克復  
廈門則人心稍定各屬防堵之需即可量為裁省乃自署鎮等  
抵同以後又歷月餘日望進兵查無聲息並聞一切進止機宜尚  
無頭緒坐一日則費一日之糧守一日則缺一日之餉當此匱乏  
之時何堪此數萬人坐食耶况頻兵日久情見勢絀兵心愈玩賊  
勢愈張現竟瀆散偽示紛布訛言以致良善者日益驚惶反側者  
潛圖附和檉杌之形不可終日萬一糧餉不繼內外交訌則敗壞  
决裂真有不堪設想者卑職因籌餉艱難力圖補救現在延集紳  
士商辦捐輸并向名殷戶借貸然察看人情辦理殊難應手且恐  
緩不濟急用敢憑情馳稟大人察核恩賜查照前稟迅速籌撥餉  
銀二萬兩務於本月內委員趕解來泉庶足以資接濟而免貽悞  
一面核催署鎮等并力和衷尅日進剿寔為公便卑職亦深知

舌擊編

卷一

三

省城重地。不得留顧根本。然竊思泉州為省南之保障。泉州保則省垣亦安。泉州危則省垣亦殆。且此時兵在半途。勢成騎虎。緩則顧本急則治標。尚祈仁明裁酌。示遵不勝急切之至。卑職謹稟。咸豐三年七月 日

舌擊編

卷一

五

敬稟者竊卑職前因泉屬經費支應浩繁。疊經稟蒙先後籌撥接濟在案。茲查上月二十八日解到省餉一萬兩。又提到莆仙二縣地丁銀三千兩。除提解留五店暨歸還八月分營餉。並營縣支領外。截至本月初五日止。僅存銀一千二百餘兩。其奉撥漳州餉一萬兩。已經守于初三日帶赴同安。前于初三四等日。連奉蓋道口護道札飭提解。卑職回庫存已罄。當經稟請就近向守守擲用漳餉。以濟要需。查續撥之餉銀三萬兩。已奉飭知委員于初三日起身。此項解到後。計以一萬解還漳餉。以一萬分解同餉。以三千餘金歸還九月分營餉。所存不過數千金。永春暨各屬又須支領。而同餉兩處日費不貲。轉眼即須提解。似此前去後空。寔屬萬難。

舌擊編

卷一

十五

支拄。伏查留江兵勇進剿廈門。近日連獲勝仗。可望尅期收復。同安則以賊匪據險。設防我兵在下。仰攻阨于地勢。又因兵勇以戰無賞。竊均出怨言。故連次攻剿。不能得利。聞從前口鎮每戰必賞。功過不分。士卒因而解體。今又懲濫賞之弊。而盡反之。因壹發食。亦非勝算。並聞有人情願自備資本。限五日內盡破三社。每社賞銀千員。先立結狀。成功後領賞。在事文武均因顧慮經費。不肯身任其事。竊思頭兵日久。情見勢絀。惟有急思變計。購募勇力。許以重賞。責以成功。庶抗拒者迅即殲除。而反側者亦漸可安戢。若猶是羗城坐守時而出隊。一攻時而分兵。一戰雖少有斬獲。而賊匪反得增築牆塹。以自固糾。合匪類以自強。賊逸而我勞。賊主而我

我客累月不決師老財匱是自斃之道也。籌思及此。寔為寒心。今幸蒙大人秉鉞南來。軍民之心已為之一振。乃無如憲駕將臨。而餉銀又已告罄。雖臨以節鉞威嚴。亦斷難驅枵腹者荷戈出戰。約計續撥餉銀。解赴同留兩處。僅可支持至月望左右。設爾時無款接濟。則急迫之情。又將不堪言狀。查前此挪用九月分營餉。尚未歸還。此外庫款。如洗。寔屬無可挪移。卑職前因籌餉艱難。亟思辦理捐輸。以期補救。萬一乃始則會全。令按戶查傳。繼則囑令委員沿門面諭。並懇托團練局紳士廣為化導。而該殷戶等避匿遠鄉。百呼不應。雖已舌敝唇焦。究竟毫無眉目。現在前委員已赴憲安署任。改委之。經歷尚在留江。近因永春失利。人心惶惶。竊

舌擊編 卷一 十六

恐激成事端。祇可從緩辦理。卑職身膺鉅。日切戾勞。歎無米之難炊。恨點金之乏術。况當剿辦吃緊之時。不得不作未雨綢繆之計。用是縷陳寔情。稟請大人察核。俯念軍餉闕重。迅賜撥出餉銀三萬兩。委員管解。務于本月十六七以前到泉。庶足以資征進。而免延悞。卑職謹稟。咸豐三年八月 日

啟稟者竊卑職前因經費告罄。業經備述情形。稟請籌撥接濟。計已仰登鈞鑒。查上月抄解到餉銀一萬兩。除分別提解歸還。當經罄盡。而憲臺隨帶之三萬兩。尚未解到。計同留兩處。于月初已經缺餉。自初三四至今。疊奉益道。護道函札。催提情迫詞危。一日致至庫中。實已無款可挪。幸漳餉一萬兩。先經守帶赴同安。不得已稟請就近挪用。守始猶堅執不允。繼因勢將決裂。始肯通融。同安數日內。藉此支持。而益道處。疊准廈門各營告急。即向留江居民鋪戶及駐守兵勇等。覓借湊三百金。解往濟急。疊次飛札飭催。實有萬難支持之勢。幸于初九日。准委員。丞。經歷管解銀三萬兩。抵泉。當即先後提解同留各一萬兩。又撥解永春三

舌擊編 卷一 十七

千兩。暨各屬請領兵差防堵等費。截至十三日止。僅存銀五千五百兩。伏查。提軍自渡江後。疊獲勝仗。現已迫近廈門。賊匪避匿城內。為數無多。指日可期收復。祇以兵勇懸釜。嗷嗷不能不坐待接濟。一贊之虧。不克迅速收功。寔堪惋惜。現在憲節已蒞泉郡。正當督飭行營將士奮力前驅。而無如餉銀。又將告匱。雖蒞以節鉞威嚴。亦斷難使兵弁枵腹從事。况為日愈久。則為費愈多。即明知籌撥艱難。不能不勉強接濟。軍務一日不能竣。則餉銀一日不能少。且此坐以待餉之日。是皆虛糜經費之日也。曷若稍寬籌備。俾日收功之為得乎。且當剿辦吃緊之時。萬一缺乏。日久接濟不及。兵丁脫巾而呼。鄉勇攘臂而起。賊匪乘勢進迫。則潰散决裂。

之狀。真。有。不。堪。設。想。者。等。思。及。此。寔。為。寒。心。卑。職。司。分。局。約。計。現。在。經。費。不。敷。旬。日。支。持。下。游。全。局。攸。關。不。得。不。急。切。陳。請。合。再。馳。稟。大。人。察。核。恩。賜。札。飭。總。局。司。道。迅。速。查。照。前。稟。籌。撥。餉。銀。五。萬。兩。委。員。管。解。于。本。月。二。十。四。日。以。前。抵。泉。以。濟。軍。食。而。免。他。虞。是。為。公。便。卑。職。謹。稟。咸。豐。三。年。八。月。日。

舌擊編

卷一

六

敬稟者。竊卑職以泉屬剿捕方殷。餉銀又罄。業經兩次稟請。查撥接濟。未蒙鈞示。伏查同留兩處。于月初已經缺餉。函札交催。急如星火。而憲臺隨帶之三萬兩。于初九日始行解到。適土匪滋擾。因不敢冒昧起解。旬日以來。留江則挪借支持。同安則通挪。漳餉經於二十六等日。每處各提解銀一萬兩。而前去後空。大約數日之內。又須告急。頃復奉鹽道札飭。頭二幫粵艇借支一月口糧。共銀一萬兩。覓飭龍解到省。餉內預為籌撥。等因。查此次解到之三萬兩。除分解同留二萬兩。永春二千兩。各屬請領二千餘兩。僅存五千餘金。現擬進兵永春。一切均須支應。寔屬無可撥解。夫頓兵愈久。則費餉愈多。計自數月以來。行間將士。每以缺餉藉口。遷延甚至。盜道督催進剿。而將弁答以兵勇不散。已為萬幸。向暇攻戰。等語。軍事如斯。寔堪憤懣。竊思帑項充盈。不特從容從事。而經費支絀。則必須計日收功。現蒙憲臺親臨剿辦。正當督飭將士。併力齊驅。計惟有懸示重賞。勸限成功。如有玩違。即依軍法。似此賞罰。並行庶可。勉期奏績。然師行糧從。古今定例。現在經費僅止區區數千金。雖臨以斧鉞之威。而兵勇又復藉詞枵腹。反唇相稽。萬一號令不行。未免損威失重。總計泉屬每月經費。同安需三萬兩。留江需二萬兩。粵艇需一萬兩。各屬需一萬兩。此時歸補。漳餉又需一萬兩。每月必需此數。方可支拄。惟有仰懇仁明。通籌全局。寬為籌撥。一起管解來泉。俾得分別源源接濟。而行營兵士。得以一意

舌擊編

卷一

九

進。不。致。羈。遲。時。日。若。僅。蒙。撥。給。二。三。萬。金。則。後。餉。未。到。前。餉。已。空。凡。此。卑。職。呼。籲。稟。請。與。營。中。坐。待。接。濟。之。日。皆。是。虛。糜。糧。餉。之。日。也。此。中。遲。速。之。機。寔。于。大。局。所。關。不。淺。况。潰。散。之。形。危。迫。之。狀。更。有。非。言。詞。所。能。盡。者。用。再。瀝。情。稟。請。大。人。察。核。俯。賜。飛。檄。總。局。司。道。迅。速。籌。撥。餉。銀。八。萬。兩。委。員。兼。程。督。解。來。泉。以。收。寔。效。而。免。虛。糜。不。勝。急。切。待。命。之。至。卑。職。謹。稟。咸。豐。三。年。八。月。日。

古擊編

卷一

二十

敬。稟。者。竊。卑。職。前。因。同。履。軍。務。兵。勇。衆。多。而。攻。戰。不。力。經。費。短。絀。而。接。濟。不。時。遷。延。愈。久。事。勢。愈。危。業。經。備。述。情。形。疊。次。稟。請。籌。撥。計。已。均。遞。明。鑒。伏。查。同。縉。軍。餉。支。應。浩。繁。此。次。憲。臺。隨。帶。之。三。萬。兩。內。雖。經。分。解。同。縉。共。一。萬。兩。而。兩。處。缺。乏。多。日。均。藉。挪。借。支。持。此。項。解。到。後。一。經。找。補。歸。還。轉。瞬。又。已。告。罄。竊。計。數。月。以。來。剿。辦。未。能。得。手。每。因。餉。銀。不。繼。兵。丁。釋。甲。而。嬉。壯。勇。枕。戈。而。待。行。間。大。武。仰。屋。咨。嗟。多。方。籌。墊。惟。募。兵。勇。不。散。已。為。萬。幸。何。暇。謀。及。攻。戰。幸。而。分。局。提。解。接。濟。方。期。整。飭。前。驅。而。無。如。數。日。之。間。又。復。支。用。罄。盡。似。此。展。轉。遷。延。安。得。不。老。師。糜。餉。壁。是。賊。猶。病。也。兵。猶。藥。也。而。餉。銀。則。人。之。元。氣。也。以。藥。攻。病。必。藉。本。身。之。元。氣。以。轉。運。而。灌。

古擊編

卷二

廿

輸。之。然。後。藥。達。而。病。去。今。所。用。之。藥。既。不。能。良。而。元。氣。復。奄。奄。一。息。一。旦。漸。然。絕。滅。且。有。無。病。而。亡。者。况。百。孔。千。瘡。非。瞑。眩。不。察。者。乎。卑。職。非。不。知。省。庫。支。絀。萬。分。然。正。惟。其。支。絀。愈。甚。更。不。能。不。拚。此。孤。注。以。求。速。効。若。猶。是。拘。牽。顧。惜。則。兵。氣。愈。玩。賊。勢。愈。驕。四。處。匪。徒。聞。風。蜂。起。如。火。燎。原。辦。理。更。為。棘。手。現。計。分。局。經。費。截。至。二。十。日。止。僅。存。數。百。餘。金。同。縉。兩。處。昨。已。疊。次。告。急。並。准。粵。艇。支。索。一。月。口。糧。需。銀。萬。兩。查。粵。艇。器。械。精。良。會。剿。極。為。得。力。所。需。口。糧。萬。不。可。緩。現。雖。蒙。憲。臺。飭。撥。銀。五。千。兩。解。來。應。用。杯。水。車。薪。寔。屬。不。敷。支。應。卑。職。前。請。籌。撥。銀。八。萬。兩。亦。緣。通。籌。全。局。必。寔。需。此。數。方。可。收。寔。効。而。責。成。功。若。僅。蒙。撥。解。銀。二。三。萬。兩。則。後。餉。未。到。前。

餉已空于。祭既屬虛糜。于事毫無實際。且此時各營兵勇。嗷嗷坐待。執難刻延。若數日之內。猶可多方撫諭。倘久經旬日。則土崩瓦解之勢。寔有非威令所能禁止。言詞所能挽回者。卑職目睹此危急情形。不得不冒昧瀆請大人察核。俯賜飛檄飭催總局司道。迅速查照前稟。立即籌撥銀八萬兩。委員蒞程管解。務于本月二十五日以前到泉。以便分別轉解接濟。庶足以資征進而弭禍患。不勝急迫待命之至。卑職謹稟。咸豐三年八月 日

舌擊編

卷一

廿三

敬查者。竊查漳廈會匪滋事。業經陸續調發兵勇。分路進剿。前後籌撥餉銀十八萬餘兩。數月以來。剿辦迄無就緒。一由于號令之不肅。再悞于賞罰之不明。展轉因循。幾于不可收拾。現蒙憲臺親臨剿辦。正當督飭將士。滅此朝食。而無如軍餉告匱。不特不能前進。且有退散之憂。疊經卑職稟請籌撥餉銀八萬兩。先蒙憲臺批飭撥銀五千兩。又蒙局憲續撥銀五千兩。復蒙憲臺札飭就省庫湊足銀三萬兩。解泉接濟。頃奉總局憲札。以省庫定止存銀二萬餘兩。浙省撥解銀三萬餘兩。尚無到閩日期。移撥益道庫儲。亦未准解到。寔屬無可撥解各等因。捧札之下。不勝惶急。竊計同溜兵勇雲集。支應浩繁。前雖分解銀各一萬兩。而時已逾旬。早經支用罄盡。連日函札催提。情詞激切。其岌岌之情。寔有不可終日之勢。現在分局庫存告罄。而奉撥之一萬兩。未知何日到郡。萬一接濟不及。則潰散決裂。寔有口不忍言。筆不忍書者。卑職等會同商酌。司思臺餉數萬兩。前因在洋折回。解回省庫。現聞因臺灣急需支放。仍由五虎出口解往。伏查臺郡之緊急。尚遠在海外。而同溜之危迫。則近切目前。且臺地賊匪。聞已乎定。該處民物殷富。尚可勉力支持。度事撥情。似應先其所急。計此時臺餉雖已登舟。守風放洋。尚須時日。惟有仰懇將此項截回。轉濟內地。俟解到後。並請憲臺飭發令箭。懸賞。剋期嚴飭。統帶將官督飭將士。依限立功。如有違玩退縮。不論偏裨兵勇。即在軍前正法。數人以振其積衰之氣。

舌擊編

卷一

廿三

而。屬。其。敢。往。之。心。俟。他。省。撥。餉。解。到。或。捐。輸。稍。有。成。數。即。行。赴。解。  
歸。款。似。此。一。轉。移。間。庶。可。弭。患。於。未。萌。而。收。功。于。指。日。卑。職。等。再。  
四。商。酌。意。見。相。同。理。合。滙。情。稟。請。大。人。察。核。俯。賜。飛。檄。總。局。司。道。  
迅。速。將。臺。灣。餉。銀。截。留。回。省。即。由。省。委。員。管。解。並。程。來。泉。轉。濟。同。  
留。兵。需。寔。為。公。便。卑。職。等。從。事。戎。行。寔。見。同。留。兩。處。情。形。危。若。繫。  
卵。計。惟。截。留。此。數。萬。金。以。博。一。戰。收。功。之。舉。否。則。餉。銀。一。斷。旬。日。  
之。間。勢。必。土。崩。瓦。解。卑。職。等。目。睹。存。亡。呼。吸。之。機。不。忍。束。手。坐。斃。  
用。敢。冒。昧。陳。請。務。求。恩。准。迅。速。施。行。不。勝。急。切。待。命。之。至。卑。職。謹。  
稟。咸。豐。三。年。八。月。日。

舌擊編

卷一

廿五

最。稟。若。竊。卑。職。以。泉。屬。經。費。缺。乏。疊。經。稟。請。籌。撥。餉。銀。八。萬。兩。業。  
蒙。先。後。撥。解。銀。一。萬。兩。於。二。十。五。日。准。委。員。管。解。抵。泉。當。即。分。解。  
同。留。各。四。千。兩。其。餘。支。應。撫。憲。隨。營。兵。勇。口。糧。及。各。屬。請。領。防。堵。  
等。費。項。刻。間。即。經。罄。盡。且。同。留。兩。處。早。已。短。缺。前。蒙。鹽。道。函。示。以。  
廈。門。兵。勇。立。有。潰。散。之。憂。卑。職。因。情。形。急。迫。隨。即。挪。借。銅。山。營。寄。  
存。餉。銀。五。千。兩。解。赴。濟。急。而。前。借。陸。提。各。營。九。月。分。兵。餉。三。千。餘。  
兩。不。日。即。須。支。放。又。同。安。借。用。漳。餉。一。萬。兩。均。屬。無。款。歸。還。同。安。  
行。營。連。日。函。札。告。急。而。悉。索。之。餘。寔。已。無。可。挪。應。即。現。解。之。四。千。  
兩。計。已。前。去。後。空。不。過。數。日。之。間。又。須。救。救。索。哺。况。現。在。賊。匪。竄。  
擾。仙。游。楓。亭。一。帶。土。匪。蜂。起。惠。安。壞。地。毘。連。辦。理。防。堵。亟。須。經。費。  
不。得。已。將。興。化。解。到。奉。撥。永。春。餉。銀。二。千。五。百。兩。暫。行。挪。用。以。濟。  
眉。急。然。此。區。區。數。千。金。杯。水。車。薪。無。裨。寔。濟。竊。惟。省。餉。支。絀。萬。分。  
卑。職。之。請。八。萬。兩。非。敢。虛。務。鋪。張。以。多。為。貴。也。寔。綠。通。籌。全。局。同。  
留。兩。處。各。須。解。銀。二。萬。兩。粵。艇。每。月。口。糧。一。萬。兩。歸。還。營。餉。漳。餉。  
共。二。萬。兩。各。屬。經。費。計。一。萬。兩。必。寔。有。此。數。庶。于。勦。辦。事。宜。少。可。  
着。力。蓋。自。軍。興。以。來。行。間。將。弁。無。不。以。糧。餉。不。繼。藉。口。玩。延。茲。幸。  
蒙。撫。憲。親。臨。嚴。頒。軍。令。督。飭。前。驅。然。必。須。軍。有。餘。糧。士。皆。宿。飽。而。  
後。可。責。其。逗。遛。之。罪。以。收。克。復。之。功。若。猶。是。因。循。故。轍。不。思。變。計。  
則。後。餉。未。發。前。餉。已。空。兵。士。坐。待。之。日。多。出。戰。之。日。少。累。日。經。時。  
伊。于。胡。底。卑。職。前。因。籌。餉。艱。難。亟。思。辦。理。捐。輸。稍。資。補。救。無。如。民。

舌擊編

卷一

廿五

鮮好義俗務貪財勸之者已舌敝唇焦應之者絕悵心去手現蒙撫憲委員會同辦理樂輸者絕覺寥寥且亦緩不濟急竊意目前情事如蟻穴穿堤在在拘項補塞而同慶聚集數萬人兵盡悍丁勇皆游手每日給發口糧尚可彌縫安哉一旦軍餉告匱則戈矛起於肘腋寇盜近在門庭禍變之來不俟終日真有不救想於心不忍出諸口者卑職身膺委任日睹艱危不得不於無可如何之時作萬不獲已之請合亟瀝情馳稟大人察核恩賜飛檄總局司道速籌足餉銀八萬兩委員營解務于九月初五前後分起撥解到泉方敷接濟而免延悞再卑職日前會商營縣委員稟請截留臺餉原以事在燃眉自應先其所急如已蒙允准務望將此項

舌擊編 卷一 共

先行趕解以濟要需若旬日之外不蒙撥解則潰散決裂定有非空言所能挽回者萬祈明察情形速賜救濟則卑職與下游士民均戴再生之德於靡已矣卑職謹稟咸豐三年八月 日

敬再稟者正在肅憲間接奉憲札以卑職因餉需不繼疊次稟請具有微詞并不計及籌撥艱難並蒙明示司庫支絀情形捧請之下寔深惶悚卑職備員末秩供職省垣仰蒙逾格栽培委權郡篆一切軍事與參末議非不知帑項之短絀此籌畫之焦勞寔錄軍與以來同履兩處已糜費餉銀二十餘萬並不能收尺寸之功在事員弁惟以接濟不時歸咎分局自恨不能親援抱鼓執戈前驅只以憤對于心遂不覺激切于口然軍務一日不能竣則糧餉一日所必需倘以無可轉輸而竟不轉輸無可籌畫而竟不籌畫則惟有上下束手坐視決裂而已蒙憲臺明諭所及此卑職所為痛心搔首深抱隱憂者也現在廈門則功在垂成興郡則賊方滋甚

舌擊編 卷一 共

情勢比往日為更危需餉較往日為更急卑職身膺盤錯目睹艱危難復唱盡圖維其寔毫無補救惟當此呼吸存亡之際不能不痛哭流涕以陳伏望憲臺通籌全局亟賜救濟不特卑職感荷生成即下游士民亦共戴再造之恩于無已矣干冒尊嚴尚祈矜察卑職謹再稟



取稟者竊卑職等近奉□鎮軍來函敘述連次攻戰情形雖屢有  
所獲總未能大挫賊鋒因賊匪居高臨下設守甚固我兵望上仰  
攻不能得力須另行設法等語伏查該賊匪于附城近地踞險負  
隅公然抗拒若不亟予剿除即廈門攻復之後而同漳大路依然  
梗塞辦理仍為棘手且附近各鄉莫不視此舉以為向背必能掃  
穴犁巢庶足懾兇頑而靖反側今以堂堂總鎮調集兵勇萬餘人  
糜費帑金十數萬歷時三月有餘尚不能破一小鄉擒一劇賊為  
日愈久則兵氣愈餒賊餒愈張如火燎原不可撲滅又不僅師老  
財匱為可慮已耳頃接隨營委員□大使來信云廿六七八等日  
連日進剿賊匪捨命抵拒兵勇多有避至草深處睡卧經 鎮軍

舌擊編 卷一 十九

發令箭督飭兵勇以有戰無賞多出怨言惟□協戎之泉勇上前  
苦戰同邑兵勇斷難得力鎮軍等自經費支絀奉大憲從儉之諭  
不肯給賞等語竊思賞罰嚴明最為行軍之要道故古來有殺人  
如草揮金如土之論蓋鋒鏑交加之際非貪重利誰甘蹈白刃而  
不辭前聞□鎮軍每次出戰回營之後逃回之兵勇與接仗者一  
律給賞兵士因之解體今若懲其弊而反之是又因噎而廢食也  
伏查現奉上諭頒發□給諫陳奏守城方略十二條內有重賞一  
條此湖南近事可為明証即因經費支絀祇可節意外虛糜之項  
豈可草臨機鼓舞之需竊計同邑兵勇萬有餘人似可嚴加簡閱  
將老弱不堪者酌量裁汰即將所裁之口糧簡精銳者厚給之而

責其効力庶期收一蹶之功今惟聚集多人喧異雜亂功過無別  
勇怯不分其不淪胥以敗者幾何□大使來信又云現有人情慰  
自備藥給不用兵力五日內盡破蓮湖等三社每社要賞銀一千  
元破後方行領賞並預先立結狀等語竊惟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如果有人不領公帑情愿自出資本出力効勞自應許以重賞責  
其成功且事成之後始行領賞於事更無所損亦何懼而不為現  
計同邑兵勇口糧每日需銀千兩設相持旬日所費又需萬金今  
若捐三日之口糧而可以收旦夕之速效較之曠日持久奚啻事  
半而功倍第恐□令現奉草該大使人微言輕不敢身任其事  
卑職等既有所聞不敢不據寔上達伏祈憲臺察度機宜運籌決

舌擊編 卷一 十九

策並傳□令□大使詳詢情形如果寔有其人似可准令試辦庶  
捐小費而成大功出重賞而收寔效則負隅群醜既可剷日殲除  
而待撫良民亦可就我驅策似於地方軍務兩有裨益卑職等愚  
昧之見尚祈察核辦理寔為公便卑職謹稟咸豐三年九月初三  
日稟同安頭營來道憲

欽稟者正肅稟間接隨管委員來信云廈門賊匪連日散去千餘人。賊首派八桿旗約數百人。札吳倉社亦多有散去者。二十二日午刻水提憲會全身省。二將統帶幫船駛至古浪嶼。賊先開砲。紅艇回擊。賊船避匿虎頭山邊。不敢駛動。紅艇擊壞大盜船二隻。犁沉七隻。轟斃海盜賊匪不計其數。各路賊匪均奔逃入城。二十五日辰刻。提軍帶兵進剿麻窰鄉。將該庄店屋拆平。賊匪逃散不少。殺死數百。我兵已駐札將軍祠。紅舟艇亦進泊源通口等語。即此掃穴犁巢。已足稍伸國法。而將軍祠與源通口距廈門十里。而近指日水陸並進。可望一鼓收復。惟同安至漳州大路一帶。灌口角尾等處。盡屬匪鄉。似須知會漳州三路會剿。方可殲除醜

舌擊編 卷一 三十

類否則廈門克復之後。賊匪逃回各鄉。遺孽蔓延。終非善策。署鎮自抵同後。雖獲有勝仗。然僅能憑城應敵。辦理總不能得手。且曠日持久。日費千金。此後恐難為繼。卑職盼望捷音。日深焦急。今此進兵得利。足為滅賊先聲。得信之下。突為欣幸。知閣蓋歷合肅附聞。卑職謹稟。咸豐三年九月 日稟稿五店大營蓋道憲

敬稟者本年十月十二日奉蓋道憲傳牌。本月十一日卯刻。廈門在事文武將領員弁督率兵勇奮力攻擊。殺斃賊匪無數。擒獲逆匪三百餘名。當將廈門收復。並飭知于十三日。前赴廈門等辦善後事宜。及攻剿匪巢。搜捕餘匪各等因。續于十六日。據同安縣。今稟據候選訓導黃倫生員黃永梧等稟報。逆首黃德美。逃匿龍轄之烏嶼。橋備船。遣經倫等糾全族人。密往搜獲。並獲伊胞叔黃光著。即大箸。逆夥黃光揚二名。稟請派兵押解。又據稟同邑從賊各鄉現已紛紛具結投誠。從前被賊擄禁之龍溪縣。長泰縣。已一併救出各等由。嗣又奉傳牌。知海澄石碼等處均已克復。數

舌擊編 卷一 卅一

日之內。查獲逆音。寔深雀躍。伏查該逆匪等。自四月間糾眾滋事。蔓延漳泉兩屬。胆敢戕害鎮道大員。占踞城池。寔屬罪大惡極。前蒙憲臺調撥兵勇前往剿辦。并蒙撫憲移節泉州。親臨督飭。茲幸將士用命。逆渠授首。所有失守各城。均已一律收復。其附和匪徒。亦皆悔罪歸誠。重瞻天日。現奉撫憲飭將該逆犯黃德美等。就近解赴廈門。凌遲處死。傳首示眾。寔足以彰國法。而快人心。遠近士民。莫不歡欣鼓舞。惟林逆占踞仙游。聲勢猖獗。該處烏白旗。雖不從賊。實欲留賊自衛。泉郡自楓亭失利之後。將寡兵單。無可調遣。南安縣。令請催募本地義勇。由羅溪小路進復仙游。卑職因該令胆識頗優。力請撫憲俯允所請。現已挑催壯勇二千名。以各該

鄉武舉生監分隊管帶一面密約仙邑紳耆。臨期內應已於十一日由縣起身。現尚駐紮洪瀨。約束整齊。機前進。昨據稟稱。烏白旗在仙邑搶掠。傳圍等鄉民人聚集。另婦萬餘人。連日拒敵。擊斃數百人。現已逃散。林逆惟據城自守。查該令所約內應。即係傳圍等鄉。今果能糾眾殺賊。其機寔有可乘。業經飭催令作速進剿。惟查該令勇敢有為。寔可獨當一面。然孤軍深入。總覺勢單力薄。萬望憲臺體察情形。迅速調派弁兵。或由興化。或由永福。分路夾攻。以保全勝。再自八月至今。餉道阻絕。就郡城一處。張羅分供。五路之用。兩月以來。萬方羅掘。已不下七八萬金。藉以敷衍支拄。本月初。夷船滙到餉銀一萬兩。當即解赴。韶江嗣蒙鹽道派艇船

舌擊編

卷一

廿二

赴興化。提回省餉三萬兩。廈門留存二萬一千。解回泉州九千兩。當經分解同安六千。永春二千。郡中僅留用一千兩。現在捐輸一事已成強弩之末。分局存項。悉索無餘。而廈門因撫郵犒賞。並搜捕餘匪。前餉已空。連日復嚴催提解。此外進剿防堵所需。均屬刻不可緩。計分局僅有已捐未繳萬餘金。已屬有名無寔。即能如數催齊。亦不過支持數日。竊念南路大局稍定。北路剿務方殷。萬一再因缺餉。致滋事端。寔屬有碍全局。惟有仰懇憲臺俯念機宜。懇賜籌撥餉銀二三萬兩。仍交署福防。迅速由夷船滙寄來泉。以濟急需。而免貽誤。銜戴鴻慈。寔無紀極。至廈門收復之後。偽公同等尚在漏網。恐其奔投林逆。或潛匿各鄉。現已分飭各屬。遍諭

紳耆懸賞購緝。嚴密搜捕。務期悉數就擒。以副憲臺除惡務盡之至意。卑職謹稟。咸豐三年十月十二日

舌擊編

卷一

廿三

啟事者二十七日接奉鈞函祇聆一切自潼慶軍興以來憲臺躬  
膺艱鉅露處海濱時經半載籌辦軍務已極煩勞而于一切支用  
軍需更不肯絲毫假借凡在屬吏無不共仰蓋衷而撫憲因經費  
支絀各處劃辦事宜未能得心應手責備賢者亦是不得已之苦  
心然彼此體國公忠心事如青天白日莫不昭昭共睹正不必以  
公牘虛詞稍存介蒂耳撫憲前因廈門海澄既經收復擬將  
□縣丞分委同安海澄二處經卑職面稟憲臺內幕無人所有文  
案支銷未便乏員辦理故將海澄一缺飭漳州就近酌委嗣卑職  
因感受濕熱右腿腫痛不便行走自二十三日請假醫治至今未  
愈二十七日奉到稟函因不能晉見當即將來信并呈憲覽當蒙

舌擊編

卷一

廿四

傳諭以同安□令廢爛之後非廉幹之員不能整頓郡中寔屬無  
員可委□令實心任事不避嫌怨既為憲臺所深知諒必不負委  
任行營現有□縣丞經理一切可飭□令趕緊赴任以專責成等  
諭尚祈憲臺察核辦理是所至禱林逆占踞仙游所有探報早晚  
不同或云來擾惠邑或云往攻永春總緣我軍不能迅速前進致  
該逆匪得從容布置謠言亦因此愈多□協戎本擬二十六起身  
茲因兵勇未齊又改期初二□令進至羅溪為土匪所阻退駐  
洪瀨現在南邑匪徒紛紛竄動記言四起不得不先顧根本我軍  
節節耽延賊匪步步猖獗此情形殊為可慮惟望□協戎以矯  
矯虎臣殲此蚩蚩身寇一戰成功斯為幸耳前次附解蘇士榮滙

票帶銀四千元知已發交□勳伯處支用未識向該行戶支領作  
何折算計核算銀若干兩務祈查示以便向該捐戶銷算日前  
疊奉函札催提餉銀局中寔無可撥解殊深焦急幸省局撥銀一  
萬兩仍由夷船滙寄本日已至吳塗現已派員馳赴提解俟到郡  
後即當轉解接濟知閣蓋履先此肅稟恭請勛安伏祈垂鑒卑職  
謹稟咸豐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稟廈門大營蓋道憲

舌擊編

卷一

廿五

敬稟者竊卑職前因泉郡餉銀匱乏稟請籌撥接濟未奉鈞示嗣蒙撫憲批飭省庫存款萬分支絀甚鉅尚難補還豈可復請籌撥查粵餉六萬六千兩續又到漳現已札飭鹽道委員守提漳州留用二萬兩廈門留用一萬兩共三萬六千兩解赴泉州備用等因滿望此項不日到泉分供各路支應茲聞鹽道以前項粵餉業經漳郡用罄分毫無可提解等因具稟撫憲卑職聞信之下不覺手足失措伏念自八月間楓亭失守驛路梗塞前後蒙撥銀二萬兩由夷船滙寄來泉其餘均係就地捐輸及辦理退商并提用生息等項三月以來總計已不下十萬餘金此時所有各項羅掘已盡而捐輸一事又成強弩之末縱使勢迫刑驅亦復緩不濟急查

古擊編

卷一

廿六

興郡現在大兵雲集又蒙撥解餉銀二萬兩至今尚未進兵會剿  
協鎮于十六日進兵于十八日直抵仙游當將縣城收復惟林逆聞風先遁連日分兵進捕並剿辦附賊土匪亟需餉銀接濟又因南邑紳士探知林逆竄匿南邑之雲峯山現已派撥兵勇滿帶賞銀前往購擊兼之餘匪四竄各屬防堵之需在在亟如星火僅向各處告貸逐日支持無米為炊寔屬筋疲力盡現當大功將成之際若因餉銀不繼任其潰散决裂在卑職一身無足重輕而憲臺焦勞半載功隨垂成寔于大局所關匪細卑職非不知省庫支絀情形但此地已無可搜羅身餉又無指望不得不仰求憲恩于無可籌畫之中曲施援揀用是冒昧稟請大人俯念事關全

局恩賜飛飭總局司道迅速籌撥餉銀二三萬兩即日趕解來泉以救燃眉而免貽悞不特卑職感戴生成而下游士民亦蒙再造之恩于靡已矣惟楓亭大路尚未疏通務祈飭交丞仍由夷船滙寄庶期迅速不勝急迫待命之至卑職謹稟咸豐三年十一月

古擊編

卷一

廿七

初八日接奉來函得悉一切情形實深懊悶。自日前臺旌旋跡之後。又費千金。迄今旬日。始自洪瀨進駐彭口。尚未越南安尺寸之地。竊觀閣下安坐本境。擁衆徘徊。似欲俟□協戎進兵得手。再行乘機前進。因人之力以為己功。在閣下處心積慮。誠謂計出萬全。然亦思舉事之初。如何立議。如何自任。言猶在耳。而忘之耶。不謂揚厲鋪張。浪擲五六千金。僅僅作此舉動。謂非畏葸退縮。冒領經費。其誰信之。弟承乏半年。自信尚無過舉。乃以閣下之誇張誕妄。謬許為果。敢有為此。時上蒙憲詰。下受衆譏。寔屬抱愧無地。茲承囑撥給餉銀。無論撫憲不肯再發。即使弟強顏護短。終始成全。而現在局中。銖兩無存。已屬無可籌撥。况□協現駐惠安。擬將就近

古擊編

卷一

廿八

土匪先行剿辦。使道路肅清。以便長驅直進。是何時可至仙游。尚難期以時。此間經費萬分支絀。又何能另籌數萬金為閣下坐待會剿之資耶。且近日南邑匪徒紛紛蠢動。屢奉撫憲批飭。先顧根本。尚祈閣下度德量力。自為善後之謀。勿為君子所惜。而為小人所笑。則弟亦與有榮施矣。弟身在局中。不得不直言。以告務望。熟思而審處之。萬勿再以虛詞宕延。幸甚幸甚。咸豐三年十一月初八日致南安 令



敬稟者。竊自林逆佔踞仙游。烏白旂從而附和。官兵兩次失利之後。賊勢頗為猖獗。爾時廈門尚未收復。泉郡兵力單薄。無可調撥。適署南安縣。□令進郡。面稟請選。催本邑壯勇一千六百名。即以各鄉武舉八人。自行分帶。由小路直攻仙游。並約仙邑各鄉。臨時內應。來往以半月為期。請領經費三千兩。不須一將一兵。由該縣自行督率等語。卑職因賊氛未淨。恨不滅此朝食。又因該縣平日公事尚屬幹練。即據所稟辦理情形。具有條理。諒必實有把握。隨即力稟撫憲。俯允所請。並由分局給發餉銀三千兩。諄囑該令妥為辦理。詎料該令並未布置妥洽。貿然前行。以致在洪瀨耽延多日。迫取道晉轄之大羅溪。因該鄉民人不肯假道。隨折回南轄之

古擊編

卷一

廿九

小羅溪前進。復為土匪所阻。仍行退駐洪瀨。展轉兩旬。先後復給領餉銀一千五百兩。嗣因本境土匪紛紛擾動。蒙撫憲批飭。先顧根本。卑職以該令始則率忽。粗疎。則畏葸退縮。疊經函飭。其確察機宜。自定行止。該令隨復來郡。面稟現在各鄉約束已定。從永春烏洋遷進仙游。可無阻滯。惟需餉銀接濟。復經稟蒙撫憲。准給銀一千兩。該令自領回之後。又及一月。僅從羅溪進駐彭口。並未越南安尺寸之地。茲據該令以現奉督憲札飭。趕赴羅溪。嚴密布置。俟□協鎮訂期會剿。復奉撫憲札飭。回顧本境。不可粗率。並以口糧久缺。鄉勇潰散。具稟請示前來。伏查該令慷慨請纓。毅然自任。滿望其長驅直進。收復仙游。故不惜此重費。若僅就本境防堵。

又何必如此。張皇茲自舉事至今。歷時經月。糜餉五千五百兩。而徘徊歧路。進退趨輒歸咎于口糧不繼。藉掩其玩忽之非。冒昧貪功。寔為有辜。委任惟是。該令心存懼怯。即使勉強策令前進。亦斷難望其成功。若令其駐守羅溪。俟期會剿。則鄉勇多人。當此經費匱乏之時。安能另籌數千金。供其坐食。卓職既經。快舉于先。斷不敢迴護于後。惟有稟請撫憲札飭該令。將原帶鄉勇撤遣歸農。一面飭該令親赴羅溪彭口一帶。勸諭紳耆。聯絡各鄉。設法堵禦。以靖內患。而禦外侮。庶可稍贖前愆。俟軍務告竣時。聽候審量。分別查辦。理合將該令帶勇會剿始末情形。據寔具稟。大人察核。訓示。不勝惶悚之至。卑職謹稟。咸豐三年十一月初十日。

舌擊編 卷一 四十

舌擊編卷二

會稽粟山沈 儲棗

姪 穆子牧 棗子貞校訂

男寶榆春樹

敬稟者。日前唐令回郡。交到鈞函。祇聆一切。日昨晉謁撫憲。將唐令所述。廈門鄉勇支領口糧情形。詳悉轉稟。憲意以現在經費萬分支絀。廈門既經收復。所有鄉勇。自應分別裁撤。即酌留防堵。亦應將口糧量為減省。斷不能仍照接仗之例。加倍支給。至天員子弟。每月請領薪水。並轎價等項。不特有傷大體。且恐難於報銷。第逕由此間函致。未免太露形跡。諭即轉稟。憲便中婉為風示。使

舌擊編 卷二

其自行裁節。庶彼此毫無介蒂。尚祈酌量辦理。是所至禱。聞林逆為土匪阻留。因守仙游。勢頗窮蹙。仙邑西鄉民人。團練甚固。協戎因尚須察看情形。進兵尚無的日。頃據惠安來信。部郎與武進士。招撫楓亭一帶。烏白旂匪。現已解散其半。此事如果成功。則林逆勢孤援絕。無難一鼓蕩平。然匪徒知法不知恩。誠有如明諭所云者。恐非大振軍威。終不能一勞永逸。惟此時官兵為所牽制。果能暫時就我範圍。自當先其所急。俟林逆殲滅之後。再行料理。若輩亦一時權宜之計也。未識憲臺以為是否。令進兵經月。糜餉銀五千餘兩。進退趨起。並未出南安寸步。反致境內土匪紛紛擾動。現已稟蒙撫憲飭令。迴顧本境。卑職因該令慷慨請行。自

嘗確有把握。是以于撫憲前力主其事。詎料其夸張孟浪。有始無終。竟為衆人所竊笑。知人不明。寔深慚忿。郡中經費。悉索無餘。登經稟請籌撥。至今未奉批示。身餉聞尚存三萬餘金。頃據守稟請留用。大千憲怒。並以守種種辦理不善。官幕紳民。交相為惡。已將守撤任。委道憲兼理。此時北路剿務方殷。惟望粵餉一項。少救眉急。否則竟束手無策矣。奈何奈何。卑職謹稟。咸豐三年十一月十三日。稟廈門大營並道憲。

古擊編 卷二

二

敬稟者。前日接准永春。收函稱。林逆竄匿永春安溪漳平交界之覆馬鄉。現擬派兵追捕。囑即分飭合力堵剿。並據安邑具稟。探查林逆在覆馬鄉之帽頂山築寨屯根。因永春大兵追躡。不敢復往。傳言欲攻扑安溪。稟請添撥精兵。並委員夫應糧餉等情。卑職因郡中無兵可撥。飛飭該令會同練總。多雇壯勇。嚴密堵禦。並札歸漳平縣嚴守要隘。以防竄逸。昨復傳聞有廈門童生鄭班。邀結晉屬之大羅溪山頂坪等鄉匪徒附逆。欲先行搶燬仙邑之張姓朱姓等鄉。再奪仙游。並聲言于除日攻扑泉郡等語。時值歲暮。詎言四播。民心復覺惶皇。皇幸提憲于十八日旋郡。外間稍為鎮定。卑職現經會督營縣委員紳士。照舊嚴防。不敢稍有疎懈。惟是林逆賊氣勢剽竄。更為實力尚祈憲臺俯察機宜。選撥勇將。勁兵前往。圖剿勒定。限期信賞。必罰。務期掃穴犁渠。毋使滋蔓。地方幸甚。民幸甚。至安溪所需餉銀。擬俟省餉到後。酌撥解往。惟該處近近賊氛。所有兵勇。一時未便撤防。此項餉銀。又須陸續接濟。計省庫情形。萬分支絀。此聞羅掘半載。亦復水盡山窮。從前仰賴仁威。得以集事。今自憲節凱旋之後。呼應已覺不靈。此時大局雖定。而逆首尚在。逋逃土匪。復懷反側。恐開春以後。各屬防堵經費。未能盡行裁省。萬一別有警急。無米之炊。從何措手。查永春餉銀。近日均由分局籌撥。年內俟省餉到後。再撥一千兩解往接濟。竊恐將來

古擊編 卷二

三



卷索之餘勢難兼顧。明春該州所需兵餉可否請由總局籌撥。由興化轉解。卑職非敢故分畛域。寔恐支應不及。貽誤事機。不得不預為稟達。倘分局進項稍可通融。自當照舊酌撥。尚祈察核辦理。寔為公便同安。令前赴錦宅鄉清查叛產。現已回縣據稟勸諭黃永梧等捐輸得一萬四千元之數。而現繳僅有八千餘。限于明夏早穀收成後具繳。至同邑所欠鄉勇口糧。年內必須清還。以免滋事等情。現擬于省餉內撥銀三千兩解交該令。併黃姓現繳之項。約可得錢一萬八千餘串。以之清理口糧。郵賞兩項。所欠已屬無多。其另欠鈔鉛等項。只可從緩歸還。已飭令于明春催取捐項。並另行設法清理。至廈門三都捐項。已蒙札委巡檢前往

古擊編

卷二

四

守提。惟聞漳州亦望此項。應急能否分潤。此間殊難逆料。卑職賦性迂疎。謬膺報館。自抵任至今。于應辦公事。無不小心謹慎。不敢偶涉偏私。而賓屬之間。各有意見。卑職若隨聲附和。寔覺內顧慚。若遇事較量。又慮外觀不雅。一切情事。早在憲臺聽鑒之中。現在大局雖定。而所有善後事宜。在在均關緊要。卑職斷不敢以五日京兆。稍涉顛預。而事不從心。人多掣肘。設或稍有蹉失。不特盡棄前功。抑且大負委任。清夜捫心。如芒在背。惟有仰懇大人垂鑒。苦衷。並念地方重要。迅賜遴委實缺幹員。接替斯缺。以重職守。而專責成。卑職亦得早釋仔肩。獲免咎戾。則感戴生成。不啻恩同再造耳。莆仙島白旗。久為巨害。此番荼毒良民。極為慘酷。若不乘我

兵威暴其罪狀。大加懲創。寔不足以彰國法。而安衆心。今聞在事文武。一以和鮮為主。仍是辦理械鬪。故習將來。民心愈憤。匪阻愈張。不久激成事端。必致重煩兵力。辦理更為棘手。茲幸憲臺駐節辦理。自蒙俯察情形。指授方畧。必能除暴安良。為地方造無窮之福。卑職蕪蕪末議。妄効一得之愚。未知有當于採擇否。臨穎不勝皇悚之至。卑職謹稟。咸豐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古擊編

卷二

五

敬稟者本月二十二日。卑職接奉憲批代理安溪縣。令具稟林  
逆竄擾情形。懇請撥兵籌餉等由。奉批現據該代理縣會稟請調  
兵撥餉。業經咨請陸提督就近調撥精兵。選派得力將領管帶起  
程馳往安溪。協全剿辦。仰泉州府分局轉飭知照。並將應需糧餉  
籌撥支應。毋悞要需。切切等因。並蒙札飭前因。遵查前據該縣等  
具稟林逆竄踞安永交界。藉禹鄉之帽頂山築寨屯糧。窺伺縣城  
等情。並傳聞該逆復勾結晉屬之大羅漢等鄉匪徒。圍攻仙游。並  
有攻扑郡城之信。卑職以郡中現兵無多。無可調撥。况該縣所稟  
並非確信。亦未便遽事張皇。惟時值歲暮。訛言流傳。民心頗為皇  
惑。不可不嚴為防範。當經會同在事文武。督飭原委員弁暨本城

舌擊編

卷二

六

紳士人等格外嚴密巡防。一面飛飭守備。令督率兵勇駐守  
要隘。相機堵剿。并由分局移行永春漳平。合力圍捕。以防竄逸。復  
查安邑湖頭鄉練總李維霖。李建勳。團練防守最為出力。且該鄉  
密邇賊巢。現經卑職等發給印帖。諭令多備壯丁。協力守禦。並就  
近設法偵拏。林逆如能擒殺送官。即查照分局前發賞格。給予獎  
賞。本月十八日。提憲自興化旋郡。卑職等連日晉謁。稟商蒙諭以  
昨准憲臺咨請察看情形。添差協剿等因。緣安邑近日並無信息。  
自可暫緩調撥。惟該邑迫近賊氛。窺伺騷擾。均所不免。一有警急。  
即須馳往應援。而郡中兵力甚單。自當預為籌備。查前在廈門之  
提標營兵二百五十名。現已調回郡城。興化尚有提標兵四百餘

名。現在烏白旗將次就撫。可將此項兵丁撤回。即令原帶之。遊  
擊管領回營。一可鎮守郡城。一可免支行糧。稍省經費。設安溪或  
有警報。即可酌撥前往。擬由提憲咨覆憲臺察辦。至應需糧餉。卑  
職自當隨時籌撥接濟。不敢遲悞。伏念卑職等身任地方。前此賊  
情孔亟。幸蒙臺旌蒞止。諸事面承訓誨。藉免隕越。今此節鉞凱旋  
攀留無術。而地方所有應辦事宜。在在均關緊要。卑職等惟有和  
衷商確。妥為辦理。斷不敢草率類項。以辜職守。而負委任。再大盈  
朴兜一帶。業經該鄉紳耆嚴立規條。禁止搶剝。近日商客往來。甚  
屬安靜。緣闕蓋歷合併附陳。卑職謹稟。咸豐三年十二月廿三日

舌擊編

卷二

七

除夕接奉琅函。聆悉種種。林逆尚踞帽頂山。間足于銀錢而艱于糧食。附從者亦多有逃散。恨此時並無兵將前往剿辦。實屬失此機會。茲有提標□守戎□□前在廈門征剿。現在回郡。自稱家住龍溪。其帽頂山相近。該處地道極為熟悉。附近親族亦多情願前往設法購拳。惟須預備糧銀。就近聽候消息。如能得手。須立刻支應等語。其言頗中窳要。日內即帶兵六十名。潛回本鄉辦理此事。弟處已酌餉餉銀。訪委安溪□典史收存管理。並幫同辦理。隨微支應。雖未知能否得手。惟畧盡人事。少勝於坐視而已。中丞已于嘉平廿四日。由興旋省。烏白旗一事。雖經兩邑紳民力求剿辦。而在事文武。總以和解為主。□協戎初到仙游時。與□鎮軍分路出

戰。因□鎮軍失利。遂亦按兵議和。聞中丞啟程之次日。即有旂匪八百餘人。至與郡城外。藉稱向鄉民索取前次攻城時寄放藥鎗器械等物。實欲乘機攻撲郡城。幸被兵勇趕殺。始行逃散。即楓亭一路亦尚未疏通。似此情形。目前尚不能苟安。又安望久安長治耶。且漳泉所有著名逆首。多未就擒。此輩潛匿各鄉。造謠煽惑。而所辦軍務。則又緩於剿賊。而急于捐輸。匪因之愈張。民心之愈散。即使刻下顛頂了事。恐下游地方從此永無起色矣。此如人患瘡毒。氣未除而強令其收口。餘毒愈陷愈深。不久必四處潰爛。弟身任艱危。深切杞憂。前雖面稟中丞。早賜交卸。未知何日方能脫此重擔耳。益憲約于何時凱旋。尚祈便中示悉。咸豐四年正月初四日

十一日兩奉初五初七所發鈞函。聆悉一切。並承關垂真切。悔慰殷勤。循誦之餘。感深肺腑。林逆攻撲德化。經官兵擊敗。竄回帽頂。聞黃有復自永安竄來合夥。亟當乘此挫敗之後。迅速撲滅。以免養成氣勢。安溪本有□守備帶兵一百六十名。在湖頭堵禦。近日疊請添兵。茲擬將隨全益憲晉省之義兵二百餘名。派往協剿。但鳥道崎嶇。兵行不易。且恐賊匪據險堅守。一時未能制勝。攻拔需時。糧餉不繼。為可慮耳。楊商捐項。弟雖非經手。然職司分局。泉郡此時專恃此項。豈敢坐視。月初楊商由廈回郡。經□泰戎當面議定。先撥錢五千串。解赴仙游。其餘分限解交分局。該商立有親押限狀。弟即經具稟撫憲。並經□泰戎派弁隨同該商回家撥解。一面函致□協戎撥兵迎護。詎料該商將錢項備齊。正欲起解。烏白旂聞風前來截搶。復行中止。此係□泰戎委弁目擊情形。鑿鑿可據。弟預長莫及。辦理定為掣肘。惟□協戎頗兵仙游。已經二月。積欠口糧為數不少。屢稱剿辦。而屢易師期。不知何故。弟前因糧餉支絀。疊次函請其移營沙溪。就近移用楊商捐項。並可疏通泉節。餉道刻下尚未奉答。復至此間催繳欠課。定屬萬分為難。催併經旬。心力交瘁。而所得不敷。一二日一二處之用。剿者不剿。辦者不辦。而餉銀則日短一日。如此情形。不知何以善後。弟前次與營縣因公事意見不同。致相齟齬。並無私意。至郡中紳士。不過平日少為款洽。別無開罪之處。惟辦理捐輸。催課二事。揀之過嚴。伊等瓜

昔相連。未免招尤。取怪。然稍一鬆寬。則諸事无解。暑雨祁寒。寔無  
兩全之策。自聞于心。無愧。雖有謔言。聽之而已。閣下謂有防口之  
善法。否。弟之急求。交卸寔係萬不得已。並非為一己之私。緣弟以  
一介閒曹。驟膺繁劇。又蒙憲恩。保奏。俸晉一階。雖在下愚。亦當感  
恩圖報。况現在地方。雖未大定。較之去年。已有安危之別。更無庸  
畏難。退避。寔緣腿疾復發。急不能痊。兼以素有痼疾。在省時無歲  
不發。閣下向所深悉。近因過用寒涼。牽動痼疾。經月以來。足不能  
履。地手不能握管。困卧衙齋。寔覺五中焦灼。琴航刺史。現已晉省。  
務望閣下。妙施鼎力。從中斡旋。俾弟得早脫泥塗。完全肢體。感受  
鴻施。實深浹齒。咸豐四年正月十二日。復福州府。

古擊編

卷二

十

欽稟者。正月十九日。接奉總局司道札。轉奉撫憲批。永春州稟請  
添兵撥餉等由。查該州現有參將一軍。並昨令副將派撥弁  
兵。飭擒逆首。尚敷防剿。惟餉用寔在支絀。恐泉屬以非其屬。邑藉  
詞推諉。若由興郡撥解。又恐險阻。耽延。飭即將永春軍餉。由分局  
隨時接濟。一面由省速籌銀兩解泉。轉運永春。大兵雲集。需用孔  
殷。萬勿拘泥隔屬之見。缺乏貽誤。致干重咎。等因。伏思卑職以一  
介庸愚。謬承委任。目睹逆賊負隅。恨不能滅此朝食。且職司分局  
轉輸糧餉。分不容辭。况前奉撫憲批。飭泉郡餉糈空乏。有楊姓商  
人捐輸退辦一項。可催應用。更何敢故分畛域。貽誤機宜。惟楊姓  
退商一事。係紳士林□□與陸中營□參將經手。迨卑職奉到撫  
憲批。發光邵郡商人楊瑞元呈詞內。係捐輸銀四萬二千兩。分四  
期完繳。並未聲明。月日當詢。參將據稱。以一月為一期。並稱該  
商家僅有銅錢。若向郡城兌換銀幣。則腳費錢價。耗折甚多。永春  
山路險遠。更難運往。惟撥解仙游。最為近便。等語。嗣因仙邑需餉  
由卑職處委員協全。中營差弁暨林□□家丁前往該商家撥解  
錢五千串。至正月初復飭令撥解錢五千串。該商家即不肯應  
付。只得由局籌解銀一千兩。正在委員催提。聞該商家屬于十八  
日來郡。向參將聲稱。烏白旗凶橫如故。因該商人供給兵餉。敢  
相仇殺。不敢再行應付。且伊店業均在各匪鄉內。所有銅錢。亦不  
能挑運出鄉。伊等往廈門與林□□商定。方肯措繳等語。卑職以

古擊編

卷二

十一

該商人既經呈請捐輸。現在仙遊軍需專指此項支應。豈容藉端宕延。正擬提案押追。而該商等已起身赴廈。惟仙邑缺餉計已經旬。即該商等由廈回仙。設法措緘。已屬緩不濟急。而分局卷索之餘。無可挪撥。現已飛致副將。會同該縣委員。先行設法挪墊。一面籌款趕解。以免決裂。再前據參將稟請。就該商捐款內。劃扣營餉二萬兩。蒙撫憲批飭分局核議。經申職面議。劃扣一萬兩。查此項亦僅收到番銀四千元。錢一千串。計一期已逾。而所繳尚不及六千兩。今復節外生枝。正不知何時方能繳清。再查永春餉銀。除從前提解外。于臘杪接准署牧函。獨備銀四千兩。分兩次領解。申職以局庫並無盈餘。不能如數措備。隨于省餉到後。撥解銀

一千兩。復於正月初五十五。先後解銀二千兩。並約十日內再解銀一千兩。餘俟二月內再行陸續酌解。竊計此時泉屬經費。雖為減省。而分局進項。則惟恃催繳王陳二商欠課。該商等以伊等舊欠實已無多。前奉蓋道札開數目。並非實數。為詞藉口。夫吾卑職諭以數有舛錯。應自向經承清算。分局惟知遵札催繳。無如該商等于疲乏之後。只能按限分文。故往往舌敝唇焦。寬嚴互用。積至經旬半月。始能湊集一二千金。卑職原擬揚商捐項。專給仙游。所遺商課。即可陸續解赴永德。兼濟本屬兵糈。不料楊商一項。忽成畫餅。即將來議定照舊捐輸。亦不能濟目前之用。而分局所收商課。則杯水車薪。不敷支應。至廈門三都捐項。已委委員前往守

提。昨蓋道凱旋回郡。論悉該處捐輸。及廈門支絀情形。恐此項更難指望。現計仙永兵勇雲集。剿辦方殷。萬一因餉銀缺乏。致生他變。不特盡棄前功。且恐貽留後患。仰屋籌思。寔深焦急。用敢覲叙寔情。馳稟大人察核。俯賜檄飭總局司道。迅速籌撥餉銀。即日委員。兼程趕解來泉。以便分濟。而免貽悞。不勝盼禱之至。至楊商捐項。卑職仍當會同參將商辦。能否定局。另行稟聞。惟仙邑烏白。疥未。懲。創。匪。徒。不。畏。威。並。不。感。德。而。良。民。反。因。之。解。體。似。宜。稍。加。勸。辦。再。用。招。撫。庶。感。立。而。後。知。恩。令。行。而。後。守。法。若。一。以。和。解。為。主。恐。總。非。長。治。久。安。之。計。耳。芻蕘之言。尚冀米納。地方幸甚。卑職謹稟。咸豐四年正月二十日

敬稟者竊卑職于上年四月間蒙飭派隨同益道行營辦事嗣蒙  
 委署泉州府篆兼辦防剿分局受事之時正值泉漳軍務緊急郡  
 城迫近賊氛戰守之備一無可恃加以訛言四起民心惶皇卑職  
 稟蒙益道會督營縣紳士團練防堵籌備軍餉以及一切大小公  
 事無不寔力寔心任勞任怨不敢稍涉張皇亦不敢稍存欺蔽復  
 蒙撫憲親臨督辦卑職得以躬承訓誨面稟機宜自抵任至今幸  
 無貽誤惟是卑職于去年十月間因感受濕熱右腿腫痛不能步  
 履經請假半月醫治稍愈因當時廈門甫經收復逆俊復窺踞仙  
 游目擊慮慮焦勞勉強銷假供職詎料濕熱未淨近日因春氣驟  
 動以致右腿復有腫痛步履維艱據醫者云濕氣流注下部藥力  
 不能驟達一時難望痊愈等語伏思卑職謬膺繁劇建樹毫無  
 蒙憲恩甄錄微勞列名薦剴正當竭盡涓埃豈敢故為退避惟念  
 下游軍務大局初定而逆首林俊黃位等尚在逋逃各屬土匪尚  
 懷反側此後籌辦剿撫及一切善後各事宜在在均關緊要斷非  
 跛辭病軀可以安然卧理萬一稍有隕越不特大辜委任抑且貽  
 誤地方為此不揣冒昧據實懇情稟請大人察核恩賜即日委員  
 接替俾卑職得以交卸回省趕緊醫治痊愈聽候驅策勉圖報効  
 感戴鴻施實同再造臨稟不勝激切屏營之至卑職謹稟 咸豐四  
 年正月二十一日

敬稟者林逆竄踞帽頂寨險阻天成驟難攻取守備駐札湖頭  
 尚無入手之處頃接署牧來信知協成已派遊戎帶兵赴  
 永興化口鎮軍又派口遊戎帶兵到永安口二都閩亦帶兵  
 至大田起日即可合兵進剿惟餉銀缺乏支應為難殊深焦急耳  
 崇備艇匪近日駛赴湄州卑職已疊次咨呈提軍暨移海壇鎮  
 請發兵剿捕迄今兩旬未聞一船到彼水陸營務如一邱之貉安  
 怪賊匪之猖獗無忌耶卑職素性愚直于大小公事無不實心經  
 理不能隨眾浮沉並因經費支絀于支發等項諸從節省並與營  
 縣意見不合積相齟齬以致怨集一身謗興眾口中丞在泉時已  
 蒙洞鑒現在地方雖稱平定而逆首在逃土匪未附一切籌防善  
 後事宜正須妥為辦理卑職謬承委任在職一日則營蓋一日之  
 心斷不敢少存退避然孤立無助萬一意見參差致有貽誤在卑  
 職一身獲咎何足重輕而上煩憲憂下貽民患所關寔非淺鮮  
 因去冬右腿舊疾因春感發步履艱難醫治數旬未見痊愈前經  
 具稟大憲請委員接署以便回省就醫尚未奉到批示昨知新任  
 延守業經到省正喜脫身有期頃復聞延守有護理廈門道之信  
 則不知何時方能脫此重任卑職此時公私交困日坐針氈因前  
 稟未奉憲批不敢再行煩瀆自念久依仁宇素沐栽培用敢縷述  
 下懷瀝情稟懇務望憲臺垂念苦情恩賜于大憲前婉為轉達或  
 迅飭延守赴任或另委賢員接署俾卑職得早脫樊籠獲免咎戾

感戴鴻施實同再造。再卑職于監務情形尚為熟悉。回省後情願在憲轅當差。藉圖報効。臨稟不勝祈禱之至。卑職謹稟。咸豐四年正月二十七日稟監道憲

敬重者竊查逆匪林俊。自去冬竄踞安永交界之帽頂寨。築窩屯糧。據險自守。並分遣賊夥攻撲德化縣城。雖經官兵殺敗。而賊首未擒。難免養成氣勢。四出滋擾。亟應乘此困守之時。迅速撲滅。以絕根株。前經卑職移行永春漳平等處合力堵剿。一面飛飭安溪。署令會督營弁暨練總武舉李維霖等嚴密防禦。嗣有陸提標前營守備□□由廈護解軍需來郡。自稱祖居龍溪縣轄之梁村鄉。距帽頂山僅三十里。向于該處地道人情極為熟悉。情願潛赴本鄉設法購擊。查帽頂山羊腸一線。真有一夫當關之險。山頂寬平。周圍約有二里。可容萬餘人駐札。現在探聞逆匪夥難止二千餘人。若用大兵圍剿。未免曠日持久。兼恐損傷士卒。該守備勇

政慎密。所論事勢頗合機宜。今此不動聲色。購覓眼線。約為內應。該逆匪猝不及防。庶可出奇制勝。當經與職會同中營□參將。稟蒙提憲派飭前往。並由分局撥銀五百兩。飭委安溪□典史管帶會同辦理。隨時支應。定于正月初九日起身前往。查前蒙撫憲飭派守備□□管帶興化營兵丁三百名。前赴安溪防剿。茲查團練李維霖李建勳所練義勇極為得力。前經□署令按鄉查辦。擊獲逆匪邱師等正法。各鄉道路均已疏通。現在分撥練勇扼要者。禦可保無虞。業經卑職會同□參將稟明提憲。將前調兵丁三百名撤回郡城。仍飭□守備帶回興化本營歸伍。以省虛糜。均經先後詳報在案。茲于正月初六日據□署令稟稱。探查逆俊捨原各

鄉糧食不下萬餘石。盡運帽頂山寨。用稻草編席為圍。並用稻草  
覆蓋。當與練總李維霖密商。潛購賊夥。伺便縱火。隨于十二月三  
十日。夜放火焚燒。將所積米谷。草遂盡行燒燬。近日賊心惶懼。散  
去者多。恐賊勢窮蹙。必由桃州大深蕉坑一路竄入。漳平地。面等  
情。伏查帽頂山險峻難攻。歷朝為賊匪巢穴。今逆後竄踞此山。必  
有米糧。方能堅守。茲經該練總李維霖設計焚燒。寔足制其死命。  
當此賊情倉皇失措。亟宜因勢利便。殲此公麼。且恐該逆匪不能  
久駐。勢必豕突狼奔。擾害他邑。理合將辦理逆匪情形。稟候大人  
察核。迅賜飛檄。永春漳州龍巖延平等處。各于要隘處所分頭截  
擊。務期掃蕩氛地方幸甚。卑職謹稟。咸豐四年二月。

舌擊編

卷二

十八

敬稟者本月十七日。據惠安。令稟報探聞十五日。協戎帶領  
兵勇。剿辦旗匪。在仙嶺地方。被賊衝散。軍裝器械。盡行搶失。兵勇  
受傷多人。協戎回城固守。勢甚危急。等情。並據把總。專  
差兵丁。四部稟稱。該把總奉委。馳赴沙溪。撥解楊商捐項。十三日  
在石馬典舖。撥錢一千串。挑運出鄉。被烏白旗匪千餘人。搶去等  
語。復往中營。參將接據守備。稟同前情。並稱失去銅碩砲  
三尊。義勇三名。器械鉛藥一弁遺失。令暨都司。均受重  
傷。協戎現已收兵到縣。旂匪米三等。現復整旂等語。伏查仙邑  
烏白旗。久為民害。歷年地方官查辦。因恐激成事端。無不顛預了  
事。上年勾匪林逆。佔踞城池。焚燬廟署。甚至攻撲府城。毀掘墳墓。  
姦淫婦女。劫掠鄉村。敗官兵者三次。戕文武官十餘人。其罪寔浮  
于林逆。乃協戎督師剿辦。不能剿一匪。鄉寨一賊。首我以招撫  
自愚。賊即受撫。愚我胡兵。三月屢易師期。賊匪得以從容勾結。  
迨官兵一出。即入其阱中。並久經歸附。現為鄉導之白旂。亦復例  
戈相向。此等亂民。非禽獮草。難洗一二鄉斷不能伸法紀而定  
禍亂。然協戎遭此挫衄。恐一蹶不能復振。現在賊勢鴟張。各處  
匪徒。聞風響應。楓亭驛。踞阻如前。興泉兩郡情形。又復危如累  
卵。務望憲臺。調撥精兵。簡派文武大員。迅速剿辦。以保地方。寔深  
盼禱。查楊商捐項。自正月至今。屢次推宕。經卑署府會同。參將  
併力嚴催。甫有成議。不料初次撥解。即被搶失。惟聞該商家向保

舌擊編

卷二

十九



白旂匪首察其反覆情形。難保非賊匪詭計。此時官兵敗。道路不通。該商捐項。已全無指望。至分局經費。捐輸一項。早已羅掘罄盡。上年撫憲在泉。均蒙鑒悉。刻下僅存林一枝。一戶捐錢一萬串。已繳錢一千六百串。係分二三四三個月繳清。不能藉以濟急。此外。惟恃催繳商課。頃准署福陟。承專函。轉奉憲諭。永春需餉孔殷。飭即就泉郡捐輸項下。或就地挪措。務得二三千兩之數。即日解往。以濟急需等因。查王德威陳建祥所欠課項。尚有一萬三千餘兩。卑署府勒令該商于二三日內。各先繳二千兩。以便解赴永春。正在委員催提。聞即于本日接奉益道憲札。以該商等應完課項。前奉撫憲札。飭當經查明該商等名下欠完上年正溢奏銷課

古擊編 卷二 二十

款同積欠未經屆限之帶征銀數。開摺呈送。飭發該府嚴追。茲據該商等具稟。飭即查照單開。將該商等應完本屆造報各項。先行掃數勒追。以憑入冊奏銷。其尚未屆限之成豐五年帶征各款。應另行由省飭追辦理等因。卑署府遵札查核該商等已繳銀數。除未屆限各款外。陳建祥名下尚應繳銀一百九十兩零。王德威名下已長繳銀四百餘兩。當此急需之時。不特捐項忽成畫餅。而此後分毫不能再向。着追通盤籌畫。定覺手足無措。伏思永春大兵業已進剿。亟需餉銀接濟。而安溪迫近賊氛。現在黃友蘇等若名匪首均盤踞安溪地界。該邑餉缺兵單。誠恐乘虛竄擾。現與參將曾商擬即日添撥兵餉。前往協剿。至仙邑兵勇眾多。前此已

缺餉半月。此時楊商捐項。不能就近接濟。新敗之後。潰散可虞。且泉郡民情浮動。惠安近接楓亭。土匪復乘機蜂起。防堵之費。在所急需。而分局瓶罍皆空。無米之。實惟束手。即惠安安溪兩處經費。尚屬無款可籌。更何暇兼顧仙永。卑署府認承委任。際此山窮水盡之時。雖復竭力圖維。寔屬一籌莫展。理合泚叙寔情。馳稟大人。察核泉郡危急情形。俯賜迅速分別籌撥接濟。以免貽誤。而固疆圉。寔深恩便。卑署府謹稟。咸豐四年二月十八日。

古擊編 卷二 廿一

敬稟者。近日永德安溪三路兵勇均已近迫賊巢。聞賊匪勢頗窮。感我兵若有一軍鼓勇先登。無難立時破滅。惟慮賊匪力不能支。潛圖竄逸。則又須跟踪搜捕。未免多費周章。現已飭守備等。密為防範。矣。至烏白旂情事。本與林逆竄擾者不同。當時如將界尾塘邊等鄉。先行剿辦。則各鄉可不勞而定。只以剿撫。致逆匪肆無忌憚。此時官兵屢經挫敗。換則群情疑貳。剿則兵力不勝。張弛之間。頗難措手。然如不三陳尾等著名匪惡。非痛加剿洗。總不足以儆凶頑而定反側。□□侍御已于日前回郡。擬即日邀同□□部郎。前往仙游。辦理剿撫。兩君品望如景星慶雲。或能藉其聲威。消彼桀驁。亦地方之大幸耳。惟兵則剿務方殷。餉則支

古擊編 卷二 三

絀愈甚。楊商捐項節次反覆。卑署府既鞭長莫及。□泰戎雖屢經催繳。亦苦于呼喚不靈。現在道路不通。更屬無從着手。茲擬囑□侍御順道催提。未識該商肯如約措繳否。此外捐借為難情形。上年憲駕在泉。悉蒙洞察。故自二月以來。零星搜括。均屬無米之炊。迄今水盡山窮。寔已一籌莫展。竊念卑署府以一介閒曹。涯荷栽培。濫膺繁劇。首尾幾及一年。一切公事。幸無隕越。惟是春間因足疾復發。又牽動舊日痼疾。手足拘攣。幾成偏廢。雖竭力醫治。總難全愈。刻下地方雖稍為平靜。而所有善後事宜。辦理更為棘手。私心自謂。精神材力。寔難支持。現在軍務未竣。卑署府夙受憲恩。萬不敢藉病推諉。第恐倉卒之間。萬一少有疎忽。貽害地方。獲咎

更非淺鮮。用是不揣冒昧。瀝叙寔情。稟求大人俯垂憐念。始終保全。俾得早釋仔肩。獲免咎戾。感戴生成。恩同再造。卑署府謹稟。咸豐四年二月 日

古擊編 卷二 三

敵稟者二月三十日接奉鈞函。聆悉一切。并以興永兩屬離度較遠。現辦軍務得信較遲。飭將近。日辦情形。隨時具稟。等因。仰見憲甚軫念地方。籌度機宜之至意。曷勝欽佩。查上年軍興以來。羽檄紛馳。各屬所稟均係就探報情形。倉卒轉報。諸多舛錯。嗣經車署府在南北二路。選派書差專司查報。至去臘業經裁撤。查仙游烏白析兩造糾結械鬪搶擄。久為巨害。歷年地方官拏辦。因恐激成大事。無不顛預了結。上年竟敢勾合逆匪。占踞城池。戕害官吏。正可乘機痛辦。永除名目。乃協戎自抵仙以後。並未剿一匪。鄉戮一匪。首一味以招撫和解為主。致匪徒窺破底蘊。視若兜童。玩諸股掌。頃兵三月。糜餉數萬。迨成師一出。即入阱中。兵勇見賊盡

舌擊編 卷二 廿四

棄軍裝紛紛逃竄。令等均各受傷。該匪徒並不加戕害。惟洗剥衣服。趕逐出鄉。此等情形。寔堪悲憤。現在困守仙游。一籌莫展。然該匪徒盡屬土著。聚則為賊。散則為民。雖顧戀室家。不敢公然謀逆。而楓亭一帶。搶掠橫行。道路不通。總非了局。此時款剿則不可勝誅。款撫則彼不知畏。緩急之間。殊難措手。昨准協戎來函。知已具稟大憲。致先辦永春。俟事竣後再回辦此處。日來並無動靜。未識大憲如何調度。協戎約須奉到批示。再定行止耳。林逆竄踞帽頂寨。匪夥盤踞附近各鄉。現在永春德化安溪三路進兵。疊獲勝仗。已迫賊巢。惟該處險峻難攻。殲滅恐需時日。糧餉不繼。深為可慮。分局經羅掘之後。鼠雀皆空。分毫無從籌措。業經疊次稟

請籌撥接濟。尚未奉到批示。而各處要需均屬急如星火。昨聞二都捐輸頗有成數。已委巡檢馳赴提解數千兩。以救眉急。未識能如願否。惠安晉江洋面。時有匪船遊奕。車署府疊經咨移水提憲。並金門海壇各鎮。速為剿捕。迄今未聞作何辦理。茲承示。游戎于二十二日開洋。日來此間並無信息。恐師船尚未至彼。現已飭惠安。令探查稟覆矣。至現在逆首未擒。各屬匪徒尚懷反側。勾結煽動。均所不免。如潘塗官潯之事。既有傳聞。自當即為查辦。以免滋蔓。現經札飭。令確查寔情。妥為辦理。以副憲臺保艾撫綏之至意。車署府謹稟。咸豐四年三月初二日。

舌擊編 卷二 廿五

舌擊編

卷二

十六

昨奉手書。並抄信一紙。欣悉已會同守府等。從東山進兵。郵意以釵斗一帶。從逆者多。故前于復函中。畧為商榷。第長坑既係小路。不利師行。自應由大路前進。想抵彼後。閣下必能確察情形。善為防範耳。惟帽頂向稱天險。聞林逆已將路口壅塞。黃有蘇度各匪。扎營山下。我兵雖近。逼賊巢。若徒恃兵力。攻取既恐多傷士卒。又恐多費糧。似非別用機謀。不能制勝。察林逆前致湖頭人信中。語氣似有悔心。昨接省報。知永春已飭。刺史赴任。侍御已于昨日抵泉。弟意可令湖頭人于復信中。告知此事。並以伊之冤仇。已經府縣轉稟大憲。故將刺史先行撤任。至童童蘇度等。殘害良民。既非伊之本意。若能將黃有童參等有名賊首。一併殺却。自當將伊之仇人林脩邱言。亦為亮辯。此信復後。一面購覓與黃有童參等熟識土人。即將林逆有悔過投誠。殺害伊等之意。故為漏洩。使彼此自相猜忌。我即可乘機進取。此亦出奇制勝之一道也。閣下胸有甲兵。還望會商典史。練首等。相機籌畫。俾得迅掃妖氛。莫安黎庶。不特地方仰賴生成。而弟亦身荷鴻施于靡已矣。咸豐四年三月初七日復紳士 司馬

舌擊編

卷二

十七

敬稟者。二月望日。接奉鈞函。聆悉一切。嘗于月杪。肅泐寸稟。恭伸賀悃。諒登慈鑒。閩省鹽務。敗壞已極。上年捐辦退商。雖急則治標。未免損傷元氣。此時懸額過多。招商承充。談何容易。若一概歸官。又無此巨本。至就場征稅。按色抽課。諸條雖不能有利無弊。然使措置合宜。未始非補救偏之良法。只以事屬改創。頭緒紛繁。狂舊習者。必稱不便。徇近利者。必多阻撓。此非統籌全局。洞悉利害。決以定識。行以大力。正未易更易。舊章耳。永德安溪三路官兵。疊獲勝仗。已于初九日。攻破帽頂寨。僅存米數十石。拏獲賊匪多名。即時正法。惟逆俊先于初八夜。帶夥賊二百餘人。從山後峭壁。絕下身騎剗馬。初十日竄至永春都溪地方。現尚未知下落。帽頂素稱天險。此次兵勇進攻。尚稱迅速。惟逆首未擒。又係不了之局。現聞永春已回兵追剿。諒釜底游魂。不日自可授首耳。仙邑烏白旂。獨獠愈甚。楓亭驛路。竟成異域。殊屬不成事體。侍御于昨日。回郡。擬即日偕部。即前往招撫。兩君品望。如景星慶雲。或能藉其聲威。消彼桀驁。亦地方之大幸也。惟是分局經費。鼠雀皆空。無米之炊。寔惟束手。卑署府因腿疾復發。又牽動早年痠疾。手足拘攣。幾成偏廢。雖經極力醫調。總未能全愈。前經稟請委員接署。未蒙允准。竊計此後情形。日難一日。一則自揣精力不支。一則寔因賠累難繼。公私交迫。日坐針氈。日前信囑。二小犬晉謁崇階。面陳下悃。昨接家信。知蒙大人。逾格闕垂。並荷殷拳慰諭。私衷銜結。莫可

言宣。惟此時身膺重任。萬不敢以苦累私情。上于清聽。惟念卑  
府久依仁宇。素荷栽培。用敢瀝叙寔情。冒昧稟瀆。尚求大人俯加  
憐察。曲賜矜全。便中于各大憲前。婉為緩頰。俾卑署府得以早釋  
仔肩。保全身命。則感戴生成。實覺恩同再造矣。卑署府謹稟。咸豐  
四年三月十三日。稟監道憲。

舌擊編

卷二

廿

敬稟者。竊卑署府接奉督憲牌。敬悉欽奉諭旨。購買燕米三十萬  
石。由海道運送天津交納。蒙憲甚以臺郡兵燹甫經。有無餘米。可  
以撥運。尚須察看。且採買米石。雇備船隻。需費甚鉅。藩庫匱乏。萬  
分。並無餘款可借。不如仿照成案。勸捐米石。以救目前之急。飭即  
傳宣各紳士。妥為勸諭。或將已捐之銀。改為捐米。或令未捐之戶  
以米易銀。務令飛速遵辦。盡數運津交收等因。仰見憲臺上體主  
憂下念。民瘼之至意。捧誦之下。欽佩難名。伏查漳泉兩府民間。粒  
食全賴臺米接濟。自去夏臺內土匪同時滋事。泉郡米價踴貴。經  
卑署府勸諭紳士郊商。設法轉運。幸無缺乏。嗣因廈門收復後。會  
匪餘孽竄泊晉惠各海口。累劫米船。商販裹足。入春以來。郡城米  
糧漸形短缺。幸水師剿捕。匪船逃竄。船隻通行。民心賴以安定。卑  
署府於奉札後。傳集各郊商紳士。細詢臺地情形。據稱臺屬先因  
土匪。因械鬪。各屬村庄。多遭搶燬。民間蓋藏。未能充裕。現值青  
黃不接之時。即使盡發帑金。前往採買。三十萬石之多。恐於內外  
民食。不無妨碍。至捐輸一節。業與在郡紳士連日商辦。僉稱郡城  
富戶。本屬無多。上年勸辦軍需。均已極力報効。現在再令捐輸。實  
屬力難為繼。惟城外各鄉。尚有未捐殷戶。可以勸令捐輸。惟該殷  
戶等僻處海濱。鮮知大義。若驟爾查傳。勢必堅行避匿。惟有囑令  
熟識親友。前往開導。庶期踴躍輸將。第轉需時。誠恐緩不及急。  
且泉郡素少積穀之家。始則難于勸捐。繼更難于得米。現在口部

舌擊編

卷二

廿九

郎已往廈門與□爵守商酌辦理。□侍御在郡中商辦勸捐事宜。俟有端緒再行具稟。卑署府一介庸愚。認承委任。當此聖躬宵旰。慮焦勞。惟有殫心盡力。自竭驛駘。以期補報于萬一。斷不敢畏難推諉。自干咎戾。理合將奉札辦理情形。先行稟請大人察核訓示。祇遵不勝惶悚之至。卑署府謹稟。咸豐四年三月。

古擊編

卷二

三十

敬稟者。竊查林逆竄踞帽頂寨。負隅自固。幾及三月。亟應迅速剿除。以免養成氣勢。死灰復燃。惟該山羊腸鳥道。險阻天成。恃兵力攻取。該逆必拒險死守。不特糜費錢糧。且恐多傷士卒。且我兵此時未及進剿。卑署府計且四面分布網羅。以期弋獲。前已議遣陸提標前營守備□□□安溪典史□□□前往安溪湖頭協同練總李維霖等。並飭南安訓導□□□馳赴大田。各自就近設法團練。丁壯購覓內應。乘機掩捕。均經稟報在案。嗣據該典史繪具帽頂寨圖說。稟送到府。查該寨在萬山之中。距安溪永春德化均一百三五十里。距大田七十里。險峻崎嶇。師行不易。卑署府復諭令晉邑舉人陳鍾琦。前往安溪。密探情形。確查路徑。茲據該舉人備具說帖。呈繳前來。與□典史繪圖。彼此參核。頗覺委曲詳盡。計該寨在永春屬三都地方。離覆鼎鄉二十里。寨在山頂四面峭壁。無路躋扳。惟東南有路為寨門。入門三折。始到寨內。山頂平坦。縱橫各五里。寨東西各有山泉。可供千人汲飲。林逆在寨內蓋屋屯糧。自臘月三十日被焚之後。夥黨逃散甚多。林逆亦竄匿覆鼎鄉。款日近復招集匪類。仍回寨內。今若進兵。似宜分兩路夾剿。一路從永春直抵船山頭。查船山離寨不及二里。而山頂高于寨頂一里。我兵若屯駐其上。俯瞰賊巢。以大砲飛擊。可立為齏粉。此兵法所謂勝地也。現聞林逆並未據守。我兵到後。必先據此山。方能制勝。一路從安溪仙瀛直攻船尾寨。查船尾寨有匪首蘇度。踞守仙

古擊編

卷二

卅一

瀛離該寨十餘里。該處平地高爽。四外民居環繞。便于屯兵。俟大兵到彼後。再分兵在各要隘埋伏。邀截查林逆親丁。祇三四百人。其附從各土匪。不過藉為劫掠之計。若大兵一至。各匪自散。或再赦其親族。許其回家安業。則釜底孤魂。無難立時授首。惟泉郡提標。僅防兵七百餘名。安溪亦僅有兵二百名。寔屬無力會剿。查永春本有兵一千餘名。德化有參將帶兵一千一百名。現在興化派游擊帶兵五百名。仙游派游擊帶兵六百名。赴永開永安。游擊顧都司亦帶兵七八百餘名。前赴大田。是永春一路兵力已厚。無須添撥。似可移鎮軍一軍。從安溪進兵會剿。較為便捷。卑署府愚昧之見。是否有當。理合將查明情形。並備具圖說。除飛

舌擊編

卷二

世三

移永春仙游。統兵將士查照籌辦外。謹特馳稟大人。察核機宜。檄飭剿辦地方。幸甚。生民幸甚。惟此時不難于籌兵。而難于籌餉。計仙永兩處。已缺餉多日。雖蒙總局撥解永春銀三千兩。尚未解到。分局僅恃催繳欠課。而粵星催併實屬萬分。為難。楊商捐項。雖尚有三萬六千餘兩。現在尚未定局。即使將來照舊完繳。又係分為四個月繳清。斷難藉以救一時之急。若僅陸續籌撥二三千金。則前欠未清。後欠復積。仍須頓兵坐待接濟。而玩將驕兵。反得以缺餉為詞。自掩其逗撓之罪。為日愈久。糜餉愈多。為今之計。應請每路寬籌餉銀一面。嚴飭統兵各員。以一月為限。務平逆賊。如有將弁。愆快退沮。及兵勇違令騷擾。一概按照軍法從事。不得徒托空

言似此軍糧充足。賞罰嚴明。于以珍此么麼。正無異權枯拉朽。耳。卑署府有鑒于上年同履之事。見現在仙永情形。又將蹈其故轍。近因右腿舊疾復發。步履艱難。又因連日催繳課銀。心力交瘁。高自痛心。不覺發其狂瞽。未知有當。憲衷于萬一。否。臨稟不勝惶悚之至。卑署府謹稟。咸豐四年三月 日

舌擊編

卷二

世三

敬稟者竊卑署前將安溪登復勝仗暨分局缺餉情形具稟鈞  
鑒在案嗣據典史稟報賊匪自長坑敗走謝諭蘇萬等分股竄  
踞水口左槐兩鄉各招匪類聲言報復隨于二十三等日會同  
守備外委暨各鄉練勇先後攻破各鄉將匪屋土堡全行焚  
燬餘匪俱奔入小橫橫口也聚查該鄉距帽頂不遠若從長坑進  
兵均係荒僻小路菁深林密恐有賊匪埋伏現已撤回湖頭會商  
李紳士等從大路直抵東山劍斗一帶札營訂期會剿等情並准  
紳士李同知牒同前由復准永春來函兩路官兵登獲勝仗遊  
擊一路已抵陳吳鄉遊擊一路已抵呂坪距覆馬均各二十里  
都司等帶兵亦到科里距陳吳鄉十五里囑即飭安溪進兵會

古擊編

卷二

廿四

剿等因伏查三路兵勇雲集近迫賊巢賊匪屢敗之後雖稱窮蹙  
恐未必棄險奔竄勢必負隅自固以逸待勞該處鳥道羊腸風稱  
天險若以寔力奪隘斬關既恐多傷士卒若以大隊合圍久困又  
慮多費糗糧計惟有廣運機謀密籌方畧或間道潛攻或伏人內  
應或剪其羽翼或離其腹心但使賊匪有隙可乘斯我兵可乘虛  
而入此惟在行間文武察度機宜妥速籌辦庶可迅奏膚功不致  
蹈老師糜餉之弊耳惟此時之兵則有進而無退此時之餉則愈  
用而愈多頃准永春復函以兌解省餉三千兩到州當經分給德  
大二邑暨解赴兩路行營接濟適鎮帶兵抵州即赴呂坪一帶  
督剿給發夫價口糧等項所兌之項將次告罄囑即轉稟請撥或

設法籌解等因並接安溪告急稟函亦復急如星火分局窘迫情  
形卑署府于前稟中備陳一切連日百計搜羅所得無幾定不足  
以濟兩路急需念此眷永安進兵一路極為得手現已分據要  
地與賊相持既不便因乏餉退兵又不能令枵腹坐待萬一糧餉  
不繼兵勇內潰賊匪外乘不特盡棄前功抑恐震動全局其潰散  
決裂寔有不堪設想若卑署府職守分局目擊危機仰屋徒嗟半  
籌莫展撫躬引咎五內如焚惟是事機危迫不得不犯冒瀆之愆  
再行瀝情馳稟大人察核俯念勝敗所關恩賜撥飭總局司道迅  
速籌撥餉銀一二萬兩星飛解泉以便分別轉解接濟寔為公便  
再近因仙游失利各屬匪徒造謠煽惑致復有約期攻撲郡城之

古擊編

卷二

廿五

說雖屬訛言亦不能不嚴為防範卑署府現已會督督縣商令紳  
士添撥兵勇分城巡緝斷不敢懈急偷安有負委任專署府謹稟  
咸豐四年三月 日



敬稟者竊自官兵攻破帽頂寨逆俊等竄匿南安各鄉連日布散  
謠言或云往投烏白旂或云攻扑泉郡或云欲圖下海訛言流傳  
紛紛不一查南邑土匪多其舊黨若輩貪利忘義此時皆逆擊  
緊意脅以兵威則貪功逸賞之徒必有乘其窮蹙而因為利者  
無如旬日以來並無一兵追捕卑署府疊經函請鎮軍協戎  
派兵會剿乃盼望經旬杳無信息郡城苦于無兵可調現與營縣  
會商納撥防兵二百名交遊戎管帶會同令前赴洪瀨一帶  
相機剿捕紳士李司馬亦由安溪帶領義勇折回南安協全購捕  
第合計兵勇不及四百人聲勢寔為單薄頃聞該逆等在埔頭鄉  
勾結匪類意圖窺伺滋擾埔頭族大丁多為南邑第一惡鄉聞近

舌擊編

卷二

世六

日有烏白旂七八十人永安餘匪百餘人前來附合並聞有先攻  
洪瀨行營之信語雖出自傳聞然該逆等無路求生勢不能不  
而走險游戎等兵力單弱寔為可危現經稟請督憲飛檄永春  
仙游出師協剿誠恐文札往返輾轉逾旬緩不濟急茲已具稟水  
提憲請派撥水師精兵五百名兼程來泉以資救援泉郡安危在  
此一舉惟恐水提憲有為難之處務祈憲甚察核情形竭力督  
並祈促令趕緊起程萬勿稽遲是所至禱再近日分局經費  
無餘倘水師兵抵郡即須支應口糧無米之炊正不知是何措  
如三都捐項可以通融尚望憲臺酌撥接濟銜戴無已卑署府謹  
稟咸豐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頃奉來牒並信稿等件備悉一切具微運籌決策胸有甲兵寔深  
欽佩弟蠹測管窺何敢妄逞臆見然細察情形有不得不為商榷  
者惟閣下圖之查刺斗雖係入帽頂之窟論聞該處左右鄉村盡  
屬從逆倘我軍懸軍深入萬一該匪徒等四面包圍擷亭覆轍前  
豈非遙實為可慮茲長坑一路經守備等連獲勝仗道路漸就  
肅清民心亦皆感奮官兵至彼則各鄉義勇從者必多現在守  
備等已駐長坑該處距帽頂與湖頭道里相等似不必再回湖頭  
致多周折况守備處僅有兵一百六十名閣下處亦僅有新兵  
二百名兵力無多更不可分以示弱且分局經費支絀供應縣城  
湖頭兩處已覺為難若再分兵劔斗則轉運更屬不易愚見擬請

舌擊編

卷二

世七

閣下統帶兵勇運抵長坑與守備等合兵並進并就近調集各  
社壯丁協力齊心與永春兵三面會剿亦足奪賊之氣孰較之分  
兵強進似覺妥便芻蕘之言尚祈鑒納為禱至令身任地方若  
令其赴湖頭督辦一切自屬分不容辭惟頃據該令稟據南鄉練  
首稟報逆匪林亮陳械等率千餘人在永安交界各鄉滋擾並謀  
從小路運撲郡城等情該處離城僅五十里賊勢叵測縣城根本  
重地不可不嚴為防範令似不宜輕出且典史為弟詳明垂  
辦之人該典史自奉委後並無貽誤未便平空更易蕪之彼此調  
換往返需時刻當餉銀缺乏多延一日則多一日之費無米之炊  
不能不錙銖較量耳承諭應給新兵二百五十名口糧等因自當

遵照轉飭。惟分局鼠雀皆空。萬難支應。嗣後望勿再增鄉勇。以節糜費。蓋不增則人無缺望。既增而欠。給口糧則怨。請紛騰事。後更。多一番周折。同安之事。可為殷鑒。想閣下公忠體國。必能鑒諒于格外耳。咸豐四年三月廿七日。復紳士 司馬

舌擊編

卷二

廿八

日前泐復一緘。亮遼靈。照比維履。祺安吉為頌。逆俊等竄匿南邑各鄉。已及兩旬。僅由郡中撥兵二百名前往剿捕。鎮軍自帽頂寨還回。永春竟不遣一師追剿。弟疊次函催。不啻秦庭之哭。嗣因于廿七八等日。分起前來。已至埔頭。駐札。惟南邑各鄉。多係從逆。舊匪尤以羅溪之六甲七都等鄉為最惡。現在逆俊踪跡。總不出潘黃二鄉。若能乘此大兵甫到。即向該紳耆嚴究匪踪。並將附逆惡鄉痛剿一二。處兵威一振。不特逆匪。剋日成擒。即附和各鄉。亦可不勞而定。只以官兵怯懦。已為匪徒窺破底蘊。聞大兵一到。即有匪徒攻扑營盤。幸被兵勇擊退。此等逆跡。昭彰。若不跟蹤剿殺。

舌擊編

卷二

廿九

更無以彰國法。而振軍威。乃該處紳耆護惡庇兇。并有藉此從中射利者。藉以圍練。助官為詞。希圖緩我剿辦。顛預了事。向鎮軍處甘言欺哄。鎮軍因受此一驚。心存懼怯。並不追究。逆匪截匿何處。亦不查聞。拒捕是何鄉土。匪竟用奸言撫慰。并有退駐洪瀨。及郡城之意。似此情形。必蹈仙游覆轍。然為白旂。盡係土著。不思他擾。而逆俊等。則如人惡癰疽。其毒必潰爛一處。且頃接鎮軍來函。以不得該逆踪跡。未便輕率進剿。其大意又與仙游同一辦法。曠日持久。在所不免。際此經費萬分支絀。安得如許餉銀。供其坐食。弟目睹情形。寔深焦灼。本擬據實具稟。因慮事涉冒昧。茲附呈。兄來信一函。務祈閣下察照。將此等情形。密稟大憲。速賜嚴

札飭飭勒限奏功。庶不致蹈老師糜餉之弊。地方幸甚。至現在南  
邑兵勇計有五千餘人。每日約費三百餘金。分旬自二月以來。窘  
乏之不堪言狀。正慮兵勇雲集。無可支應。幸日昨支船運到首餉  
二千兩。永豐票銀三千兩。早苗得雨。實深欣戴。惟官票一時無從  
行用。現銀亦不敷旬日支應。弟連日會同營縣勸辦捐輸。弟並經  
羅掘之後。所得無多。且恐緩不濟急。此時勦辦吃緊。所輸餉銀未  
便缺之。致行間將弁得以藉口。弟擬于日內稟請籌撥。萬望閣下  
先為回明大憲。迅速籌撥一二萬金。解泉接濟。以免延悞。不勝盼  
禱。至再。弟前因賊氛密邇。郡中僅撥兵二百名。未免單薄。當經  
稟請高水提憲護道憲。派撥水師五百名來南協剿。頃奉復函。以水

舌擊編

卷二

四十一

師兵額。除分哨換班之外。現存無多。近日港口等處匪徒復圖蠢  
動。擬即日前往剿辦。並派撥出洋追捕逃回逆匪。實屬無可調撥  
等因。計此時兵力足敷剿捕。水師不來。亦可稍省經費。惟此事前  
經具稟。祈閣下便中代為回明。以免憲厘為禱。再。晉邑山頂坪  
大羅溪兩處。一通仙游永福。一通惠安崇武。並探聞山頂坪尚有  
逆首林涼踞札。若圍擊緊急。該逆必由此兩路竄逸。第郡城實在  
無兵可調。疊次函致□協戎派撥弁兵赴彼堵禦。總未見照辦。昨  
接復函。知僅在仙邑附近之龍華宮大坂頭防堵。此兩處守禦空  
疎。總非善策。但弟已極力言之。我盡我心而已。咸豐四年三月二  
十九日復福州府

敬啟者二十九日申刻接奉鈞函。並奉大札。聆悉種種。並諭甚屬  
駐節埔頭。殊深欣慰。惟自上年軍興以來。各處剿辦太鬆。致匪徒  
至今尚圖蠢動。南邑各鄉多係附逆。舊匪而尤以六甲七都為最  
惡。現在逆匪踪跡。總不出潘黃二姓。該處紳耆護惡庇兇。藉口圍  
練。助官希圖緩我剿辦。顛預了事。若誤受其欺。則玩弄遷延。餉之  
補救必致又蹈仙游故轍。况聞大兵甫到。即有匪徒攻扑營盤。似  
此逆跡昭彰。若不痛加誅戮。何以彰國法而振軍威。且此地民情  
難言。而震怯。只須剿洗一二鄉兵。或一振其餘。自能搖尾乞憐。爾  
時勒令緝送。匪犯可以不勞而定。倘我先墮其計。中則該匪等肆  
無忌憚。日久情見勢訕。非別滋事端。即逆匪他窺。務祈閣下察度

舌擊編

卷二

四十二

機宜。乘此兵威銳進之時。速行剿辦。萬勿為該紳耆甘言所紿。是  
所至禱。至應需兵勇口糧。現已籌備銀兩。委□巡檢馳赴行營辦  
理。支應此後。或錢或米。自當源源接濟。斷不使缺乏。惟是籌措餉  
銀。弟任其責。而剿辦事宜。則全仗均威督飭行間將弁奮勇前驅。  
務須逆匪尅日就擒。以免老師糜餉之弊。不特地方再造。而弟亦  
深荷榮施于無既矣。再。晉仙交界之山頂坪大羅溪兩處。必須堵  
截。並聞山頂坪尚有匪首林涼在彼踞札。前因郡中無兵可撥。登  
經函請□鎮軍派兵前來防堵。昨承函示。知僅在附近之龍華宮  
等處堵禦。而此兩處總屬空虛。難保逆匪不從此竄逸。頃奉照會  
已飛飭晉惠二邑加意防範。第無兵前去。總恐無濟于事耳。咸豐

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復 鎮軍

古擊編

卷二

三

敬啟者頃奉鈞函。並黃姓甘結二紙。聆悉一切。查南邑土匪積惡多年。而尤以黃潘二姓為最。上年從逆者實繁有徒。現在復敢高。藏逆匪攻撲大營。罪惡滔天。法在不赦。日昨旌麾蒞止。不啻如大。早之得雲霓滿望。乘此銳氣。向該紳耆跟究匪踪。將從逆亂民誅。殺數千人。則逆匪既除。地方亦可從此平定。至該處紳耆均係。護惡庇兇。藉以團練為詞。緩我剿辦。名為助官。臨時實係助賊。仙。游覆轍。豈不寒心。且逆匪現在該鄉。如果該紳耆寔心助順。即不。能自行擒獲。何不確指匪踪。領兵剿捕。又何不將此次攻撲營盤。及從前作惡之人。網送一二。送案懲辦。乃僅以一紙搪塞了事。若。悞匪其計。中則匪徒愈無忌憚。良民反因以解體。毋乃為點賊所。

古擊編

卷二

三

竊笑乎。况閣下總統師于專司勦辦。今逆匪近在咫尺。不能迅速。滅除。亦無以副大憲委任之心。慰下民來蘇之望。至七都六甲等。鄉安分良民。百無一二。誅之適以除害。若既收其結狀。再剿則失。信於民。不剿則為患。更甚。遷延日久。師老餉空。非逆匪潛逃。必別。生變。故籌思及此。寔切隱憂。行營應需糧餉。自當極力籌脩。源源。接濟。倘有缺乏。第任其咎。若領兵坐食。勞師糜餉。或逆匪他窺。別。滋事端。則不能代閣下任此重咎耳。鄙意似宜將各結擲還。勒令。該紳耆查指逆匪藏匿所在。引兵搜捕。或先將各鄉著匪細送。數。人。然後再行具結。毋許以一紙空言。希圖朦混。總之閣下重兵在。握。一意奮揚威武。逐處剿除。至團練一事。則委之在事紳士。原可。

並行不悖。蓋兵威一振。則兇頑震盪。自能掃尾乞憐。成立而後。知  
恩諸事。自可不勞而定。成敗所關。不敢不以直告。懸言冒瀆。亮公  
志。能國者。必能鑒原于格外耳。咸豐四年四月初二日復 鎮堯

朔日泐奉一緘。甫經封發。即于初二日接奉環雲聆悉一切。自軍  
興以來。行間將弁。無不藉口缺餉。掩其玩延。即鎮軍于初九日  
攻破賊寨。十六日回抵永春。七八日間。既有口報。回州何不可跟  
踪。追剿至回州之後。直至廿七八。始起程前來。此旬日中。兵勇豈  
皆坐糜耶。弟因大兵將至。委員攜帶銀錢。乘石馳赴支應。渠抵捕  
頭時。委員尚未到。因被土匪攻撲。心存懼怯。即以缺餉為詞。欲  
帳。退駐洪瀨。經□□□兩兄力阻。而止。嗣准來函。詳詳以之。餉  
為憂。弟當以籌餉係分局專責。倘有缺乏。弟任其咎。若頗兵坐食  
老師糜餉。或逆匪他窺。則統兵者亦不能諉罪云云。答復頃間。復  
接來信于剿辦事宜。不及隻字。僅以七都黃姓業經具結。圍練助  
官以結狀二紙。送弟備案。以堂堂總鎮。統帶兵勇四五百人。窮蹙  
逆匪近在咫尺。不能迅速剿除。僅取具各鄉團練一結。實屬令人  
憤懣。且各鄉盡屬匪類。既收其甘結。再剿則失信于民。不剿則後  
患更甚。此等辦法。已陷仙游覆轍。弟已于覆信中力言其謬。不知  
能聽從否。現在兵勇計五千有零。養夫八百餘名。鎮軍□□□等  
等。橋夫均九十餘名。折輪至二十把。此等濫費。少加裁減。即怨聲  
載道。每日約需銀四百兩左右。夷船解到之二千兩。日內已陸續  
解往接濟。承示蒙大憲復撥永春餉三千兩。計永春兵勇已盡數  
前來自應留此支應。惟銀票竟無處行使。聞營中搭放兵餉之項。  
至今分毫未用。現雖多方設法。恐未能如願。察看此次軍務。必不

能迅速了結。約計現撥餉銀暨此間捐輸等項。僅敷兩旬支應。弟現已稟請籌撥二萬兩。伏祈閣下察照。將此實情代稟大憲。求速賜撥解。以免藉口。是所拜禱。並容請憲札嚴飭口鎮軍。迅速剿辦。毋聽紳耆浮言欺騙。地方幸甚。咸豐四年四月初三日。

舌擊編卷三

會稽粟山沈 儲棠

姪

樸子收

慎子貞 較訂

男寶倫 春樹

平日接奉稟函。所論辦理逆匪情形。按切機宜。洞若觀火。與鄙意不謀而合。圖練數語。更為確切。不磨殊深欽佩。無如招撫之議。異口同聲。牢不可破。懦紳亦藉此擁兵坐食。遂其恆法之心。致勤以進兵。不啻視如仇敵。地方軍務均已置之不顧。茲知閣下已將此稟通牒大府。弟亦將實在情形。兩次具稟。並將稟函抄致口口。俾得備知委曲。應剿應撫之處。聽候憲裁。此時若輩固結為朋。惟我

二人獨特異議。安能挽此頹波。此亦逆匪不應殄滅。地方不應平靜。無可如何。付之浩歎而已。頃聞口口致口口信。中有爐內潘姓已經搬徙。其知畏亦可概見云云。殊堪一笑。又有撫局尚未能定。仍當示之以威等語。似亦知招撫之不能了事。然既經具結。不知如何示威耳。弟意潘姓搬避。逆俊等必謀入其中。但不知從何處竄逸。務祈閣下就近察探確踪。飛速示悉。至要至禱。咸豐四年四月初四日復南安。

敬稟者竊卑署所業將剿辦逆匪情形具稟鈞鑒。惟現在在古大武營縣紳士無不以辦理團練為名專事招撫因卑署府與南邑□令獨持異議率以為非據。□令以將弁多中材士卒盡疲弱無論其見效匪退即士皆用命而以少勝多恐非所能應博採群策未便置無議于不問其言定為切中時弊然卑署府之意並非專剿而不撫也誠以南邑土匪積惡多年歷來地方官下鄉查辦因恐釀成事端無不顧預了事此次既與兵動眾應將助賊惡鄉剿一二稍振兵威使匪類知所畏懼然後進加撫慰其悔罪歸誠雖不能長治久安亦可保目前無事非謂禽獮草薶必盡殺乃止也自古法立而後知恩令行而後禁止若一意撫摩冀其解

首發論 卷三 二

復而此輩凶頑性成不知畏威何以望其感德大兵一撤作惡依然可則則失信于民不剿則後患滋甚玩寇遺殃伊誰之過且團練一事地方官紳士應籌辦于賊氛未至之先以保鄉里而社稷擾今則逆匪近在咫尺萬幾有主名助逆已有實跡乃不能迅除倘復空言團練而統兵大帥則坐擁數千人安然坐視糜論勞師恐亦不戒事體昨准□總鎮來函詳請以之餉為慮卑署以籌餉為分局專責倘有跌之罪不敢辭若剿辦遲延逆匪滋逸則統軍者亦不得諉其咎嗣復准函送黃姓甘結二紙卑署府復力言其非請將此結擲還勒令該紳督指出匪踪領兵搜捕或將此次撲營及從前著名惡匪細送數人再行具結復閱□□

待御函致□署令以現在各鄉皆出公約一禁搶劫以安商旅一解宿怨以和鄉隣一聯保甲以救患難一嚴稽查以杜勾引一勸捐題以備公用一修器用以備訓練此六條皆及時要務等語卑署府以謂尤要者再加擒逆匪以贖前罪一條則虛皆實而偽皆皆真否則仙游烏白旗各鄉未始不辦團練未始不具結狀愈稱助官臨時實皆助賊前車不遠而覆轍是循不幾為黠賊所竊笑乎今眾人專主撫而不剿而年者府獨以謂必先剿而後撫已屬大拂眾心因之近日所有逆匪信息均隱匿不相知會卑署府雖責任專城寔則幾同局外然書曰三人占則從兩人之言卑署府豈不敢以一人之管見勝于眾議之僉同也倘能仰賴國家洪

首發論 卷三 三

福辦理有成逆匪得以就擒地方得以平定卑署府亦斷不敢分功獨受其美急我軍心該逆等從容布置窺擾他處並窩藏助逆者均相挈而從亡羊補牢悔之已晚否則不剿不辦而以數千兵勇坐食經時以艱難羅掘之餉銀供此無益之浪費亦堪痛惜第此時招撫之議在事者異口同聲罕不可破非卑署府一人所能力說不得不將寔在情形稟候大人察核機宜應剿應撫之處札飭辦理或特委威望大員來泉督辦庶可迅奏膚功免蹈老節糜餉之弊地方幸甚愚昧之見伏乞訓示祇遵臨稟不勝激切惶悚之至卑署府謹稟咸豐四年四月初四日

日昨泐復兩函。諒。避。露。鑿。南。邑。軍。務。大。辦。團。練。竟。置。逆。匪。于。不。問。  
 自。在。事。文。武。紳。士。及。郡。中。營。縣。異。口。同。聲。專。意。招。撫。惟。弟。獨。持。異。  
 議。因。此。大。拂。眾。意。所。有。逆。匪。信。息。均。隱。匿。不。使。弟。知。第。如。此。情。形。  
 明。係。怠。玩。軍。心。致。逆。匪。從。容。他。贖。即。不。然。而。不。剿。不。辦。以。數。千。兵。  
 勇。在。彼。坐。食。何。苦。以。艱。難。羅。捕。之。無。效。似。此。無。益。之。浪。費。反。不。如。  
 盡。行。撤。兵。委。諸。紳。士。辦。理。團。練。及。可。少。省。糜。費。耳。茲。將。陳。□。致。  
 □。函。信。並。□。來。稟。照。抄。呈。覽。可。知。一。切。查。□。信。中。有。撫。局。  
 尚。未。可。定。仍。當。稍。示。之。以。威。云。云。似。亦。知。撫。局。之。不。可。恃。矣。然。既。  
 經。具。結。不。知。何。以。示。威。耳。□。鎮。軍。本。係。儒。帥。自。有。招。撫。之。議。適。遂。  
 其。懼。怯。之。心。故。勸。令。進。兵。不。當。視。如。仇。敵。但。此。時。眾。意。僉。同。牢。不。  
 可。破。弟。孤。立。無。助。何。能。力。挽。頽。波。現。已。將。寔。在。情。形。懇。切。具。稟。應。  
 剿。應。撫。聽。候。憲。裁。至。稟。請。特。委。威。望。大。員。來。泉。督。辦。明。知。此。事。萬。  
 不。能。行。然。必。如。此。或。可。免。老。師。糜。餉。之。弊。耳。頃。聞。傳。聞。逆。俊。已。由。  
 大。羅。溪。竄。逸。不。知。去。向。真。偽。雖。在。未。定。然。如。此。辦。法。明。是。縱。令。脫。  
 逃。實。堪。忿。懣。□。兄。人。雖。直。率。然。勇。往。奮。發。定。為。有。用。之。材。此。時。  
 到。處。檢。排。幾。無。容。身。之。地。即。如。數。日。前。紳。士。李。□。函。致。弟。與。營。  
 縣。以。□。在。羅。漢。准。收。黃。姓。具。結。從。此。大。事。不。堪。復。問。伊。當。知。難。  
 而。退。以。免。徒。費。兵。餉。等。語。不。啻。大。聲。疾。呼。營。縣。聞。然。以。為。事。被。□。  
 □。弄。壞。□。即。囑。弟。專。函。戒。飭。嗣。復。接。□。來。信。以。黃。姓。具。結。□。  
 □。不。收。而。止。至。□。鎮。軍。收。取。黃。姓。甘。結。則。無。一。言。議。其。非。者。若。輩。

舌擊編

卷三

四

事。以。好。惡。為。是。非。即。此。一。端。已。可。概。見。□。平。日。雖。有。威。名。第。  
 以。在。身。為。怨。府。事。事。掣。肘。恐。將。來。難。以。辦。理。並。望。閣。下。轉。稟。大。憲。  
 迅。委。餘。員。前。來。接。署。以。重。地。方。是。所。至。禱。咸。豐。四。年。四。月。初。四。日。  
 以。福。州。府。

舌擊編

卷三

五



昨奉環雲承示一切辦理情形。具徵老成卓識。動出萬全。實深欣佩。惟鄙意並非欲多殺不辜。傷好生之德。誠以南邑土匪。從惡多年。久已目無法紀。此次復敢直犯大營。實屬罪大惡極。無論其有無。萬賊逆匪。即將該鄉先行剿辦。以振兵威。來諭剿一鄉而各鄉盡變。此事亦不可不防。似宜大張謗諭。聲明該鄉所以應剿之故。與各鄉並無干涉。惟有前來幫助者。必一併剿洗。即該鄉內有安居在家者。亦屬良民。惟手執器械。抗拒者。盡行剿殺。該匪徒等難免頑性。成未始不畏誅戮。似此明白曉諭。各人自顧身家。諒不致盡行助逆。但得軍威一振。則畏死之徒。與貪功之輩。必有指出逆匪踪跡。或擒獻以為邀賞之地者。若一味施恩。專事招撫。恐該匪

舌擊編 卷三 六

等陽言歸附。急我軍心。暗中為逆。匪從容布置。遷延日久。而逆匪又竄逸他往。亡羊補牢。又須大費周折。弟之所慮者。惟在此耳。然弟造相揣度。究屬紙上談兵。閣下親履戎行。必能察度機宜。得心應手。俾兇渠授首。反側歸誠。上紓大憲之憂。下慰士民之望。功聽凱音。昌勝踴切。至弟職司分局。籌供兵餉。責不容辭。但支應浩繁。難措不易。惟望速施韜畧。迅奏膚功。則受賜定非淺鮮耳。咸豐四年四月初六日 復 鎮基

敬稟者。月前接奉鈞函。並清單一紙。備悉水師未能撥派情形。飭即就近募勇。等因。仰見籌畫周詳。寔深銜感。逆俊等竄匪南邑。六甲七都等鄉。窩藏者為潘黃二姓。賊夥僅二百餘人。勢已窮蹙。該處土匪附和者。雖多。實則視剿辦之寬嚴。以為向背。鎮軍自帽頂寨折回永春。經專署府。疊次催請。始於前月二十八日。帶兵前來。甫抵埔頭。即有賊匪數百。直犯大營。幸被官兵擊退。奪獲四人。正法。鎮軍因此處賊勢。眾感心懷。懼怯。而助虐紳耆。復藉團練為名。令各鄉具結。冀以招撫了局。一切情形。無一不蹈仙游覆轍。致旬日以來。逆匪踪跡。反茫然不知所在。使能於大兵初到時。向各紳耆嚴究賊踪。並將助逆惡鄉。剿洗一二處。兵威一振。則指引網

舌擊編 卷三 七

送均有其人。祇以辦理失宜。致全局盡行鬆懈。更慮頑兵日久。銳氣漸衰。非別滋事端。即逆匪他竄。糜餉勞師。更所不免。且口侍御。司馬諸公。俱力主招撫。在事文武營縣。異口同聲。不復言剿。惟卑署府謂。必先剿而後撫。曾函致鎮軍。痛切直陳。南安。令亦力持是議。而眾口如簧。非一人所能力挽。現已將寔在情形。具稟大憲。應請應撫。聽候憲裁。第逆匪近在咫尺。卑署府身任地方。不能迅速殲除。實深慚憤。鎮軍因奉到督憲札飭。於昨日移營爐內。潘姓鄉中。頃又聞有移營大羅溪之舉。能否得手。尚難預定。耳分局經費。早經水盡山窮。近日南安兵勇。不下五六千人。每日需銀四百兩。月初蒙省局撥解現銀三千兩。票銀三千兩。銀票一時

無從行使而現銀亦僅數五六日支應。雖又奉撥解銀三千兩。尚未知何時解到。連日搜羅捐輸等項。盡為無米之炊。為日正長。不知如何以為繼。惟願仰激福庇。迅奏膚功。則地方之萬幸耳。聞港口。巡邏匪徒。海上逃回。復行煽惑。必得憲節親臨。嚴行剿辦。始足以杜絕亂萌。未卜定于何日出師。三都捐輸。能否起色。殊深系念。卑。清府謹稟。咸豐四年四月初八日。稟水提督。

初十日接奉鈞函。聆悉一切。藉稔履祺。安吉為慰。仙游烏白折。始終。于招撫致賊。匪愈無忌。憚今事勢已敗壞至此。風亭大路。竟棄如異域。而統兵大帥。尚敢以招撫了當。不知是何肺腑。且領兵半年之久。糜餉數萬之多。剿不成。撫不成。撫所謂胆識。蓋優者不知能無愧于心。否。逆倭氣。壓南邑。勢已窮蹙。雖有土匪附和。寔則視剿辦之寬嚴。以為向背。使能乘大兵初到。少振軍威。此時早已得手。無如鎮軍前到。即有賊匪數百。直犯大營。雖被軍兵擊退。而鎮軍受此一驚。心存懼怯。即有退兵洪瀨之意。雖為□□□□。見力阻。而從此不敢言剿。竟憑該處紳耆。藉口圍練。冀以招撫了局。甚至將助逆匪紳。潘宗達。潘榜。黃彥章。黃天佐。黃早。李增齡等。引至大營。延見撫慰。並賞給六品頂戴。被該匪等窺破底蘊。任意玩弄。辦理旬日。逆匪踪跡反覺杳然。鎮軍因奉督憲嚴飭。日昨移營。靈內潘姓鄉中。藉以掩人耳目。其寔一切情形。無一不。潘仙游覆轍。且分局經費支絀。萬分約計。行營兵勇。已有六千餘人。累月經時。不知憑何支應。第現在文武紳士營縣。無不以招撫為是。惟弟與□□兄力持異議。大拂眾心。近日所有信息。均隱匿不相知會。弟雖職任專城。寔則幾同局外。昨已將寔在情形。通牒大府。應剿應撫。聽候憲裁。惟行營供應浩繁。就地羅掘捐輸等項。竭蹶支持。寔屬心力交瘁。日作無米之炊。身為眾怨之府。但望仰邀福庇。早脫火坑。則萬幸耳。咸豐四年四月初十日。復福州府。

徵棄者竊卑署府前奉督憲函諭以永春兵餉緊要飭即會同營  
縣柳借三五千兩就地解往接濟等因緣外間無可籌畫當由分  
局湊集銀一千兩于初十日兌解在案茲于十三日准永春  
牧函稱自上月十二日兩路進兵登獲勝仗鎮軍亦于本月初  
二日進兵會剿于初四初六等日連敗賊匪新殺多名初七初八  
兩日兩路合攻覆馬蓋行等鄉賊匪力不能支俱竄上帽頂初九  
日兩路官兵攻破賊寨擊獲賊夥甚多即時正法查知逆首林俊  
于初八日夜自山後峭壁縫下帶同匪夥二百餘人並無行李于  
初十日竄至距永春州城三十里之柳溪地方等語伏查帽頂寨  
素稱天險該逆首等負隅死守攻取實非易事茲幸仰藉憲威將

手擊編

卷三

十

士用命奮隘新闢勢如破竹旬日之內遂能搗穴犁巢聞信之餘  
下懷寔深欣悅惟是逆首林俊復被遁逃雖釜底游魂不日自當  
授首而狼吞鼠竄難保其不到處勾結潛圖滋擾查晉邑之山頂  
杉大羅溪南之埔頭彭口等處與永春接壤均係著名匪鄉誠  
恐土匪糾合附從自應嚴為防範現已會商營縣先由團練局選  
派公正幹練紳士由府頒給諭帖分頭勸解散購並由營派  
撥兵弁馳赴各鄉巡緝查擊以資彈壓而杜窺伺一面飛飭各屬  
一體嚴密堵捕務使凶逆成擒地方安輯以仰副大人戡亂除  
之至意理合將攻破賊巢登辦理情形稟候察核並將  
圖附呈鈞覽專署府謹稟咸豐四年四月十四日

敬啟者昨悉官軍大獲勝仗賊鋒大挫從此進兵可望得手殊深  
省耀惟近日見□侍御□司馬信內屢道及兵勇在鄉搶剽婦女  
拆燒房屋挖掘田園民人念眼時相爭鬪並有日夜聚賭情事本  
日又准團練局送到紳士信函亦係稱述此事屬弟轉請禁止茲  
將原信照抄附呈察覽竊思除暴所以安良然必安良乃能除暴  
若官兵作惡甚於賊匪則良民念恨嫉若寇仇逆匪更藉以招誘  
是驅之從賊也又何怪賊匪之愈聚愈多乎務祈閣下申嚴紀律  
通飭禁約並將犯令兵勇懲治數人以肅軍法庶兵民得以相安  
而軍食盈粟迎王師者不啻如大旱之望雲霓矣咸豐四年四月  
十四日致 鎮軍

手擊編

卷三

十一

十六日接奏環雲並另信三紙。領卷一切。領軍初抵南邑。兵戎頗振。逆匪竄匿未久。土匪尚懷觀望。使能履行剿辦。實可迅速奏功。乃紳士倡議招撫。任聽匪規。潘宗達等欺誑。陽則急我軍心。陰則為賊布置。逆踪杳然。而若輩亦相率藏匿。該紳士始覺其非。甫議進剿。而永春安溪賊已磨集。自十二日以後。連次攻撲大營。幸領軍頗能用兵。水師亦頗奮勇。叠獲勝仗。彼此相持。而賊勢蔓延。已難收拾。然該紳士之議撫。與弟之議剿。均從公事起見。並無私意。但弟既計慮及此。自當剴切直陳。並不得不據實具稟。並非負氣爭勝也。此間一切公事。仍是商酌辦理。不能因弟偏見。致有阻撓。伊等亦斷不因弟一言。盡違約束。至兄虛浮誇大。弟

舌擊編

卷三

三

早恐其為人前將伊來信呈覽者。因伊主動之意。與弟相合。並欲省中知行營之實在情形耳。並未倚為腹心。斷不致因以僨事。毋煩過慮。意以府縣同城。何以所稟不符。弟近日歷次稟稿。暨致閣下各信稿。均送給兄閱看。至所稟弟實毫無閱見。其如何議論立意。則非弟所敢知耳。惟現在情形。已不幸為弟多言。所中逆匪踪跡。已不知所在。賊匪愈聚愈多。無之則不從剿。則則費手萬一。官兵稍有挫失。則四處上匪群起。更結連島白旗為患。東南半壁。實為可危。即幸獲全勝。而老師糜餉四字。在所不免。近日議招撫者。已如仲夏之反舌。侍御亦退回洪瀨。司馬則屢啟告退。鎮軍已一意主勦。然可惜機會已失。多費周章。不知何

時方能結局耳。至今局餉銀。早經罄盡。續奉撥支。夷船滙解之三。千兩。尚無到泉消息。旬日以來。全藉搜括捐輸。竭蹶支應。近日羅掘已空。而大營共餉兩日。兵勇嗷嗷催解。急如星火。弟與兄多方設措。竟是一籌莫展。正在萬方為難。適委員管解漳餉三千兩。抵泉不得已先行挪用。以救燃眉。惜漳郡亦望餉孔殷。擬將夷船之三千兩。抵還歸款。茲承示復撥五千兩。實深欣望。惟不知係由何處轉解。定于何日起程。務望轉催趕緊解來。是所感禱。至承賜廣為勸捐等因。弟深知省庫支絀。亟欲就地搜羅。多多益善。無如郡城富戶無多。又經上年捐輸之後。此次勸令再捐。安能踴躍從命。府營縣併力辦理。恩威並用。啼笑兩窮。僅湊得二三千金。不

舌擊編

卷三

三

數旬日支應。計大營每日約需四百金。此間捐輸一項。僅可隨到隨用。藉以彌縫空缺。若款特為兵餉正項。必致貽誤軍機。倘決裂之後。在弟一身獲咎。何足重輕。而大局所關。實非淺鮮。務祈閣下鼎力將此情形。轉稟大意。于無可籌撥之中。設法撥解。俾得源源接濟。則感戴鴻施。不止弟一人也。咸豐四年四月十七日復。州府

敬稟若竊卑署府前將官兵攻破帽頂寨逆後逃竄情形具稟鈞  
鑒在案伏查自逆後竄踞負嶠經永德安溪三路進剿而安溪兵  
勇僅抵永德十分之一尚能攻破船尾巖賊寨至帽頂寨逆匪均  
先于初八日夜帶匪夥二百餘人絕崖竄逸官兵于初九日攻入  
賊巢計三路兵勇不下四五千人如果分守要隘四面堵擊何以  
該逆匪逃竄之時並無一人知覺一任著名諸逆首率領多人從  
容脫事前既不能防範事後又不能追擊虎兇出于柙是誰之  
過逆後寺蘆匪南邑溪東等鄉潛結黨類分布謠言或云往仙游  
投烏白旗或云糾結晉南土匪攻撲泉郡或云欲下海附合黃位  
先言流傳紛紛不一然確查該逆等踪跡由永春竄至溪東隨行

古擊編

卷三

十五

二百餘人窮感因乏沿途變賣鳥鎗衣物藉免飢餓現在藏匿七  
都黃姓家中均已雜髮易裝計黃姓匪徒雖係舊黨然若輩重利  
忘義此時若追擊緊急脅以兵威則貪功避賞之徒必有乘其困  
感而因為利者無如旬日以來並無一兵追捕郡城苦于無兵  
可撥卑署府一面飛調安溪兵勇一面疊次函致永春仙遊請各  
派弁兵來南會剿乃盼望經旬杳無出兵信息頃准□署收來函  
以□總鎮已帶兵回州接信之下實深焦灼逆匪在逃並不分一  
旅之師跟踪追捕豈以賊巢已破逆匪竄出境外即可告成功乎  
該總鎮等係奉令專剿逆後責有攸歸何可擁兵坐視况此時該  
逆等分竄餘生其附逆匪鄉亦各懷觀望若不迅速乘機撲滅使

該逆等得以從容勾結別滋事端玩寇遺殃誰任其咎卑署府現  
與營縣會商抽撥防兵二百名交署後營遊擊□□會同□令  
前赴洪瀨一帶相機剿辦紳士李崢嶸等亦由安溪帶領義兵折  
回南安協同購捕所有應需口糧並經籌備銀物適有省委員候  
補縣丞□□自漳州差竣回泉即委令承領隨營支應並商辦一  
切惟合計兵勇不及四百名聲勢單薄恐不足以震懾光頑並恐  
一路窮追勢必此拏彼竄惟有仰懇憲威迅賜檄飭□總鎮□協  
鎮連即選撥勇健弁兵千餘名星夜馳赴南邑三面會剿俾釜底  
游魂不致再行漏網地方幸甚至泉郡經費歷經羅掘搜括早已  
筋疲力盡楊商捐項叠經□參將設法催取總無頭緒大約旗匪

古擊編

卷三

十五

一日不平則此項一日無可指望林一枝捐項本係分限捐繳現  
已催交十分之六此外分文無從籌措前因安溪告急府縣會同  
籌辦至旬日之欠心力交瘁僅得一二百金不日永春仙遊大兵  
一到所需餉銀寔屬一籌莫展不已據稟求大人察核情形恩  
賜撥飭總局司道迅速籌撥餉銀數千兩星速解泉以資接濟而  
免貽誤再涉匪近在咫尺如有兵餉無難尅日成擒聞現有奉  
漳州餉銀三千兩已准委員解至興化可否先行挪用以濟急需  
如蒙俞允即懇檄飭委員趕解來泉實為公便身署府謹稟成  
四年四月二十日

敬啟者昨接李司馬來函得悉大兵往五都剿捕逆踪查然  
僅燒燬曾享禮等住屋數所聞信之下殊深悶悶逆匪光祿黃姓  
後匿潘鄉日前議招撫之時逆黨潘宗遠等俱挺身不避若將伊  
等拘留不放勒令跟交可望得手弟曾痛切直陳而司馬不以  
為意聽其來去自如今逆俊已為天外之鴻而潘宗遠等亦非復  
柙中之虎即各鄉賊匪莫不早經搬避其在鄉不去者非安分之  
良民即孱弱之老稚大兵攻剿不聞殺一賊匪徒燒燬房屋坐使  
良莠貨財同歸于盡已為賊者固去而不回未為賊者又將激而  
思逞如火燎原勢將不可收拾興言及此實為寒心况近日群言  
逆俊已由山頂坪竄匿晉南仙交界之深山中此言雖得自傳聞

舌擊編

卷三

十六

然以理度之恐該逆斷不肯株守近鄉待大兵圍捕之理果爾則  
武應分兵搜緝或應躡踪追擊亟思總計以期弋獲若猶在潘姓鄉  
中亦應確探蹤跡迅速圍剿以免貽誤老師糜餉之弊况現在經費  
萬分支絀以揭蹶籌備之餉銀供安居飽食之兵勇不日口糧乏  
絕師徒潰散閣下與弟雖身受重誣而地方大事已廢爛不可復  
為復轉詳思五中焦灼計大兵到地特及一月務望閣下察度  
宜速速剿辦任聽凱音不勝盼禱至大羅溪山頂坪兩處實為逆  
匪竄逃要路鎮軍所派之游戎都關二軍似應遵照憲札  
在該二處駐紮以壯聲援而杜勾結不宜廣聚大營置于無用之  
地未知高明以為然否咸豐四年四月廿二日致 鎮軍

敬稟者本月二十四日據惠安縣稟報賊首胡能在五洋  
鄉糾匪千餘人于二十四日寅刻攻撲縣城圍擊甚力城中無兵  
無餉勢甚危急稟請撥兵救應等情到府伏查匪首胡能漏網經  
年胆復糾匪多人攻撲縣治寔屬罪大惡極但突如其來難保非  
逆俊等潛行勾結所致唯現在南安軍務未竣不能撤兵而惠安  
復行蠢動必須迅速撲滅以免養成氣勢現已會商營縣撥兵三  
百名即日起程前赴救援一面飛請總鎮派營二游擊  
都司統帶兵勇一千五百名由山頂坪運至惠安剿辦適  
部郎自履旋郡當囑趕回縣城會同令設法防禦郡城驟聞警  
報人心皇皇卑署府會督營縣紳士添派壯勇分門防堵不敢稍

舌擊編

卷三

十七

涉疎懈惟現在兩路軍興一切剿辦事宜必得威望大員就近督  
飭辦理方足以資統率而專責成查漳州詔安雲霄等處軍務已  
竣聞鎮道不日即可回郡可否仰懇憲臺俯察情形咨請陸提憲  
赴日回泉督辦寔于地方軍務大有裨益卑署府謹稟咸豐四年  
四月二十四日

敬稟者。卑署府昨將南安剿辦。並賊匪攻撲惠安情形。先復具稟。鈞鑒在案。伏查南邑剿辦。既屬遲延。而各路要隘。又不能嚴密堵禦。致逆匪得以勾結竄擾。南邑軍務。毫無端緒。仙邑烏白旂。獨徼如故。今惠安又復告警。賊勢則處處蔓延。我兵則處處牽制。若三邑彼此結連。滋擾則下游與省城勢必聲息隔絕。東南半壁。寔為可危。查泉漳民情。向知畏威而不知感德。自上年軍興以來。各屬均未經懲創。以致匪胆愈張。時思蠢動。此等亂民。必不能以招撫解散。望其悔罪歸誠。計惟有選勇敢之將。簡精銳之兵。聲罪致討。痛加剿殺。如極惡之鄉。竟以大砲轟洗。必使餘匪。搖尾乞憐。然後再加寬宥。否則官畏民而民不畏官。城門之外。法令不行。即使苟安。目前而地方不可復治。是惟在憲臺審察機宜。大加整頓。非伐毛洗髓。總難望起。此沉痾耳。至此間餉銀。前已挪用漳餉三千兩。本擬俟夷船解到。即行撥還。此時事在危急。不得不將漳餉仍行留用。泉郡捐輸一事。本屬萬分為難。茲當賊氛迫近。人心皇皇。更未便追併捐項。至惠安賊匪未靖。小路亦不能通行。將來奉撥餉銀。只可仍交夷船滙寄。惟夷船開駕遲早不定。如此次之三千兩。係上月兌交。竟與續撥之五千兩。一起解到。查刻下兩路兵勇。暨郡城防堵口糧。計每日不下千金。解到之八千兩。僅足供旬日之用。萬一剿辦吃緊之時。接濟不及。則潰敗之情。寔有不堪設想者。卑署府身膺艱鉅。五中如焚。惟有仰求大人俯念事在萬難。飭令總

局司道迅速籌撥一二萬兩。飭令福防□丞及早兌交。將次出口之夷船。囑令趕緊解運來泉。切勿稽遲。時日以免延悞。而保地方不勝激切翹盼之至。卑署府謹稟。咸豐四年四月廿五日

敬稟者。竊本月二十四日。有賊匪千餘人。攻撲惠安縣城。勢甚猖獗。登據惠邑稟報。卑職等當即會商撥兵三百名。先行馳赴救援。一面飛請。總鎮分派。二游擊。都司帶兵一千五百名。由山頂坪。逕赴惠安剿辦。適。部。即。自。履。回。郡。並。囑。趕。回。縣。城。協。同。辦。理。嗣。據。惠。邑。稟。賊。首。胡。能。暨。妖。婦。邱。氏。糾。匪。千。餘。人。分。兩。路。撲。城。該。縣。督。率。壯。勇。登。陴。抵。禦。城。廂。及。四。鄉。圍。練。紳。耆。各。帶。義。勇。內。外。夾。擊。斃。賊。甚。多。拏。獲。偽。軍。師。張。德。頭。目。許。安。等。二。十。餘。名。賊。匪。逃。散。並。查。邱。氏。本。係。娼。婦。交。結。匪。類。詭。稱。能。用。豆。人。紙。馬。煽。惑。愚。民。榜。上。偽。書。順。天。命。邱。娘。娘。字。樣。聞。欲。嫁。與。逆。俊。逆。俊。令。其。攻。撲。惠。安。現。在。縣。城。民。心。奮。激。各。鄉。團。練。義。民。亦。俱。協。力。殺。賊。俟。

舌擊編

卷三

二十

大兵到彼。即可平定。詎于二十五日。聞報。總鎮將大營兵勇全數撤回郡城。卑職等接見。詢知因連日攻剿。滿姓各鄉。逆俊寔無踪跡。傳聞已經他竄。現在惠安告警。難保非即係該逆。竄擾本擬分兵前往。但大營四面。潘黃二姓。賊匪不下四五千人。倘分兵之後。大營兵數無多。未便久居重地。茲將全隊撤赴惠安。接剿一面。探查逆俊所在。伏得有竟。再行相機剿辦。卑職等以南邑賊匪。蟻屯。聚。其。色。藏。禍。心。更。甚。于。惠。邑。賊。匪。近。日。懼。于。兵。威。伏。不。敢。動。今。大。營。猝。然。撤。退。該。賊。匪。等。難。保。不。乘。此。空。虛。狡。焉。思。逞。萬。一。狼。奔。豕。突。則。大。兵。遠。在。惠。安。不。特。苦。于。鞭。長。柳。且。疲。于。奔。命。當。經。會。同。商。定。總。鎮。與。游。擊。統。帶。提。標。長。福。關。安。海。壇。等。營。兵。丁。

一千三百名。于二十六日起程。前赴惠安。其餘兵勇。統交。遊擊。帶。留。任。郡。城。以。備。策。應。查。此。次。從。賊。匪。徒。有。惠。邑。之。黃。田。東。坪。陳。田。三。鄉。普。屬。之。梧。陽。一。鄉。現。擬。游。擊。率。兵。一。千。名。即。日。前。赴。梧。陽。撲。擊。匪。犯。與。惠。邑。各。兵。圍。捕。倘。南。邑。匪。徒。果。有。蠢。動。即。可。就。近。馳。赴。堵。剿。惟。是。逆。俊。踪。跡。傳。說。紛。然。總。無。定。在。此。孽。孽。一。日。不。除。則。下。游。地。方。一。日。未。能。安。枕。現。在。大。營。既。撤。倘。惠。安。辦。竣。後。應。作。何。進。止。之。處。非。卑。職。等。所。能。專。主。合。將。撤。兵。情。形。據。實。稟。請。大。人。察。核。辦。理。寔。為。公。便。再。南。邑。地。方。緊。要。令。因。有。交。卸。之。信。呼。應。不。靈。查。新。任。署。令。已。至。惠。安。現。已。由。府。飭。催。赴。任。以。專。責。成。公。并。陳。明。卑。職。謹。稟。咸。豐。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舌擊編

卷三

二十一



敬稟者竊卑署前將剿辦逆匪情形。歷次具稟鈞鑒在案。伏查此次軍事之壞。不誤于團練。而誤于招撫。蓋行團練于賊至之後。招撫不濟。事然團一鄉則少一鄉之附從。練一鄉則免一鄉之牽制。共事有利而無害。惟逆倭等竄至南邑。始由黃姓繼匿潘鄉。均有的確姓名住址。其助逆之潘宗達等。俱各挺身不避。此數人者。其狡惡更甚于逆倭。誠于是時掩其不備。或派兵圍捕。或拘執。跟交即不能殲厥巨魁。而剪其爪牙。亦足孤賊黨而寒匪胆。乃聽其欺誑。任其去來。迨漸覺其詐。而賊勢已成。聚眾攻撲。雖被官兵擊敗。而逆跡已杳。然不知所之。卑署府于初議招撫時。過慮及此。叠經痛切直言其弊。而在事者均不以為然。故于前稟中備述情

吾縣志編 卷三 三

形。并非各逞意見。曉曉然負氣爭勝也。日前傳聞逆倭等復竄匿帽頂寨附近山上。業經飭據安溪。令確切探查。並無踪跡。近日西路訪查。並據團練局探報。僉言逆倭因撲營不勝。已由山頂坪一路竄匿晉南仙交界之深山中。此語雖出自傳聞。然察度情事。該逆等亦斷不肯株守。近鄉坐待官兵搜捕之理。今逆匪已為該路之軍而助逆者。亦非復押中之虎。即各鄉賊匪。均已遷避。罄盡其在鄉者。非安分之良民。即孱弱之老稚。大兵連日在鄉攻剿。並不見一賊匪。兵勇焚燒。拾獲擄掠。負而歸。賊匪則僅存住屋。良民則併罄其貲財。烟霧迷天。啼號遍野。已為賊者既去。不可回。亦為賊者。又將激而生變。如火燎原。勢將不可收拾。與言及此。寔為寒心。

請。總鎮撥兵防堵。迨奉到督憲牌飭。始派游擊都司各帶兵五百名前往駐札。詎料游擊等並不遵照駐守。運帶兵勇。聚大營為移兵就食之計。憲札軍令。並可不遵。坐使釜底游魂。從容漏網。殊堪憤懣。卑署府復經函致總鎮。以逆匪現既他竄。我軍亦應亟思變計。或分兵追捕。或躡跡搜擊。以期弋獲。若仍在潘姓鄉中。亦應確查連辦。豈宜今日劃一鄉。明日燬一堡。塗炭良民。踴老師。糜餉之弊。並請飭令游擊。都司仍往山頂坪大羅溪分駐堵禦。在卑署府自盡一得之愚。惟恐人微言輕。聽之者藐藐耳。前計大營兵勇已有四千餘名。又加養夫二千餘名。頃接永春

吾縣志編 卷三 三

州來信知。二游擊又帶兵五百餘名來南協剿。兵數愈增。需餉愈大。前因無可籌措。挪用漳州餉銀。日內又已告罄。幸夷船解到兩次。奉撥銀八千兩。得以接濟。第撥還漳餉三千兩外。其五千金。僅足敷旬日支應。省庫既萬分支絀。而此間捐輸一事。尤屬難乎其難。經月以來。卑署府與營縣併力辦理。亦搜括得五六千串。藉以彌縫支拄。但捐項既日難。一日捐數亦日少。一日經費有斷絕之候。而軍務則杳無竣事之時。且賊匪俱屯聚各鄉。因攝我兵威。不敢恣肆。倘大兵一撤。則閤然並起。不特南邑地方不能保守。而東南半壁亦岌岌乎難。以瓦全。此時辦招撫者。已知難而退。辦團練者。亦徒喚奈何。卑署府唇焦舌枯。心力交瘁。雖復百計張羅。

其。是。毫。無。精。救。不。得。不。瀝。叙。寔。情。仰。求。大。人。察。核。機。宜。督。飭。辦。理。  
俾。得。轉。危。為。安。地。方。幸。甚。至。此。間。所。需。餉。銀。別。無。指。望。務。望。俯。察。  
情。形。于。無。可。籌。撥。中。曲。為。撥。解。以。資。接。濟。若。欲。恃。捐。輸。為。正。項。必。  
致。賠。候。事。機。贖。票。不。勝。激。切。盼。禱。之。至。卑。署。府。謹。稟。咸。豐。四。年。四。  
月。四。日。

甘肅通志

卷三

廿四

敬。稟。者。竊。卑。署。府。前。將。賊。匪。攻。撲。意。安。縣。城。暨。總。鎮。撤。營。赴。剿。  
情。形。先。後。具。稟。鈞。鑒。查。總。鎮。大。兵。於。二。十。六。日。馳。赴。惠。邑。其。時。  
賊。匪。已。經。退。散。因。查。此。次。造。逆。從。逆。匪。徒。係。意。安。之。黃。田。東。坪。陳。  
田。與。晉。邑。之。梧。陽。等。四。鄉。總。鎮。現。于。初。二。日。同。游。擊。守。備。  
統。帶。兵。勇。赴。黃。田。等。鄉。分。別。剿。捕。卑。署。府。亦。商。請。游。擊。帶。  
兵。一。千。三。百。餘。名。赴。梧。陽。鄉。會。合。剿。辦。務。期。擒。獲。賊。首。肅。清。地。方。  
幸。意。邑。自。上。年。部。郎。辦。理。團。練。民。心。固。結。此。次。擊。追。賊。匪。  
全。賴。城。鄉。練。勇。之。力。匪。類。無。多。似。尚。易。於。竣。事。惟。南。邑。因。大。營。撤。  
退。各。鄉。匪。徒。復。有。蠢。動。之。信。現。已。會。商。請。游。擊。帶。兵。五。百。名。先。  
赴。洪。瀨。駐。札。以。資。彈。壓。新。任。署。令。現。已。到。任。並。經。飭。令。會。同。安。  
為。辦。理。近。日。訪。查。逆。俊。踪。跡。多。稱。尚。在。南。邑。爐。內。等。鄉。此。賊。一。日。  
不。除。則。下。游。地。方。一。日。不。能。安。枕。不。日。意。安。辦。竣。似。尚。須。返。旆。南。  
安。追。捕。逆。賊。或。先。行。剿。辦。仙。游。烏。白。旂。匪。軍。情。關。重。非。卑。署。府。所。  
能。指。揮。伏。望。臺。憲。察。度。機。宜。指。授。方。策。俾。得。循。照。遵。行。定。為。公。便。  
惟。總。鎮。大。營。兵。勇。夫。役。已。有。六。千。餘。人。嗣。因。惠。邑。滋。事。郡。城。縣。  
城。均。冬。添。催。兵。勇。兵。數。愈。增。需。費。愈。天。計。自。四。月。內。蒙。總。局。前。後。  
撥。解。銀。八。千。兩。又。經。挪。用。漳。餉。三。千。兩。就地。搜。括。捐。項。亦。有。一。萬。  
餘。串。約。計。銀。數。不。為。不。多。無。如。大。營。兵。餉。每。日。需。銀。五。百。餘。兩。每。  
解。千。金。不。敷。兩。日。支。應。現。計。分。局。存。項。僅。能。支。持。至。初。四。五。即。已。  
悉。索。無。餘。外。間。捐。輸。疊。經。羅。掘。本。屬。萬。分。為。難。刻。下。眾。心。皇。皇。更。

甘肅通志

卷三

廿五

未便再為追併。雖已捐未繳之項。尚有二三千串。不特遲速有無。均難預定。即使全數繳清。亦不敷一二日之用。此時剿辦正在吃緊。萬一因餉銀不繼。貽誤事機。所關寔非淺鮮。卑署府身任地方。責無旁貸。然當水盡山窮。非不竭力而已。無可竭之力。非不盡心而已。無可盡之心。展轉籌思。寔有束手待斃之勢。不得不仰求大人俯察情形。速飭總局司道。迅即籌撥餉銀一二萬兩。務于初十日內。趕解來泉。以資接濟。成敗所關。萬望鑒察。不勝激切盼禱之至。卑署府謹稟。咸豐四年五月初四日。

舌擊編

卷三

共

昨晚接調鈞函。聆悉一切。令稟請撤防兵補汛兵之事。係從節費起見。所言不為無理。第此時地方未靜。汛兵既勢難補足。則防兵不能不暫為存留。還望閣下察看情形。或應全留。或可酌減。統祈裁奪辦理。弟處自當遵照奉行。惟恐一有事端。仍須另行調撥。區區防兵亦無濟於事耳。陳文龍願禱二犯。前經檄飭提府訊辦。昨口令再三。面求囑令。而謁閣下商酌辦理。茲奉手書。並票錢六百串。弟意以該犯等果係會匪。則例應嚴辦。非三百千所可納贖。若寔係良民。則自應釋放。亦無罪可贖。刻下經費雖當支絀。似不便于此等事。辦理捐輸。致傷大體。茲附繳原票二紙。幸登收。容飭口令于回縣後。即將該二犯解府。俟提訊供情。若何再行報命。

舌擊編

卷三

共

可也。至陳觀受線費一節。詢據口令云。已經清給。並云內有別故。弟恐內中各有一面之詞。亦囑其面談一切。庶可彼此洞然耳。咸豐四年五月初六日復 恭戎

敬稟者本月初五日接奉憲牌據海壇署鎮稟報帶兵赴惠接剿等情以署鎮係統兵大員奉旨飭拏逆犯責任綦重乃一聞惠安警報即將圍兵全撤不知緩急輕重動限十日內統領弁兵折回南安確探匪踪竭力圍捕務擒逆俊以時前應所有此次各兵夫價口糧應令署鎮自行賠發不准由地方官開銷先示薄懲等因仰見憲臺激勵戎行明罰勅法之至意伏查署鎮于四月二十六日抵惠攻城賊匪先經退散隨帶領兵勇剿辦黃田東坪等鄉於初八日回郡定于初九日前赴南邑前因潘姓匪徒復有蠢動之信經卑署府等商令都司帶兵六百名赴洪瀨駐札防堵其游擊亦帶兵一千名赴梧洋鄉剿辦竣事于初

卷三

六

六日前赴洪瀨候鎮軍大兵到時拔營齊進仍至后洋鄉札營相繼剿捕惟黃田等鄉匪犯均已竄匿兵勇至彼僅燒燬匪屋數十所逆首胡熊妖婦邱氏暨從逆各匪並未斬獲一名惠邑民心未定現經會商暫留協援之游擊統領原帶兵三百名並郡兵二百名在城鎮守至逆俊踪跡愈稱尚在爐內一帶究無能指出寔在不日大兵抵彼尚須確切跟究示以兵威庶可得手惟此次夫價口糧既蒙飭令署鎮賠發自應遵照辦理第該署鎮身在戎行並無携帶重費而兵勇口糧須每日給發又難枵腹坐待若竟令署鎮自行賠給勢必貽誤事機不得不通融辦理仍令委員照舊支應以期迅速容俟將此次來往夫價口糧另行開具稟

敬請冊呈候鈞鑒即飭署鎮照數賠繳充餉庶于公私兩有裨益大營兵勇日需口糧八百餘千前蒙撥解銀八千兩並挪用漳餉三千兩早經告罄惟藉搜括捐輸逐日彌縫支持而捐項之多寡遲速不能預定以致各營餉銀欠給業蒙兵勇因以藉口動輒鼓譟直經卑署府稟請籌撥均未奉到批示現在署鎮統領全軍復抵南邑所需軍糧刻難延緩雖經卑署府等竭力設籌而無米之炊總屬萬分渴蹙倘再不蒙接濟則旬日之內必有潰散之憂至若府雖難不容辭而地方大局豈堪復問理合將大兵折回南邑情形稟候大人察核並懇查照前稟懇賜面飭總局司道迅速籌撥餉銀一二萬兩星夜趕解來泉以免延悞而收切效不勝

卷三

七

敬切盼禱之至卑署府謹稟咸豐四年五月初九日

敬稟者。竊。阜。者。府。前。將。署。鎮。剿。辦。意。安。賊。匪。並。折。回。南。邑。特。具。稟。鈞。鑒。在。案。伏。查。大。營。兵。勇。五。千。餘。人。每。日。需。口。糧。錢。八。百。千。文。前。後。奉。撥。餉。銀。暨。挪。用。漕。餉。早。已。告。罄。所。藉。以。支。持。者。惟。捐。輸。一。項。而。泉。源。涸。竭。戶。本。屬。無。多。自。上。年。登。經。羅。掘。不。啻。至。再。至。三。安。能。望。其。踴。躍。現。又。奉。有。捐。米。之。案。該。捐。生。恐。捐。錢。之。後。復。令。捐。米。更。加。觀。望。不。前。兩。旬。以。來。會。同。營。縣。合。力。催。併。七。八。日。內。始。能。湊。集。千。餘。串。解。赴。大。營。支。應。而。後。餉。未。至。前。餉。已。空。以。致。各。營。口。糧。無。不。欠。給。兵。丁。以。此。恐。望。將。弁。以。此。藉。口。師。愈。老。而。餉。愈。廢。其。弊。半。由。於。此。現。奉。督。憲。嚴。飭。署。鎮。竭。力。圍。捕。並。檄。護。道。帶。兵。來。南。協。剿。厚。集。兵。力。而。不。寬。籌。餉。銀。其。害。較。兵。單。為。更。甚。卑。署。府。前。

舌鼓編

卷三

三

因。情。勢。窘。迫。登。經。稟。請。籌。撥。盼。望。兩。旬。未。蒙。批。示。伏。念。卑。署。府。身。蒙。委。任。具。有。天。良。明。知。省。庫。支。絀。萬。分。但。有。一。線。生。路。何。敢。妄。為。煩。瀆。此。時。全。省。大。局。係。于。一。隅。而。日。乞。升。斗。于。市。人。以。供。數。千。人。之。坐。食。此。等。情。形。何。能。持。久。現。計。捐。輸。各。項。約。可。支。持。四。五。日。此。外。莫。已。水。盡。山。窮。若。十。五。六。日。以。後。不。蒙。接。濟。則。卑。署。府。亦。束手。無。策。坐。視。決。裂。聽。候。參。辦。而。已。伏。求。大。人。俯。察。危。急。情。形。而。飭。總。局。司。道。迅。速。籌。撥。銀。一。二。萬。兩。星。夜。兼。程。趕。解。來。泉。以。資。接。濟。而。免。延。悞。再。前。次。挪。用。漕。餉。三。千。兩。尚。未。撥。還。現。奉。道。憲。以。潼。州。需。餉。孔。亟。函。札。交。催。頃。又。委。員。來。泉。護。解。若。僅。蒙。籌。撥。數。千。兩。則。此。項。漕。餉。勢。必。不。能。歸。還。尚。乞。核。示。遵。臨。稟。不。勝。敬。切。盼。禱。之。

至卑署府謹稟咸豐四年五月十二日

舌鼓編

卷三

三

十五日接奉函領悉一切。鎮軍剿辦匪。僅止燒毀房屋。並未獲一犯。較尋常辦理。誠屬更覺不如。又加良匪不分。玉石俱焚。無怪匪徒肆無忌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梧洋等鄉。緝捕槍擄。匪徒傳單。越日攻城。大勢在望。夜間日張胆。事雖深。其必無然。只可密為防範。亦不宜過激。派員承示。速即派兵。應郡城。實無可調之兵。現與□□泰戎商酌。據稱難可于各汛防勉。強抽撥數百名。一時不能齊集。已囑其預為查調。聽候遣發。一有緊急。可以一呼立至。並知會□□兄設法查辦。現已分遣團練局紳。上往梧洋等鄉。分別約束。解散。第此等空言。未知有補于事否。惟是各鄉團練。頗有實効。務望閣下會同隨時策勵。鼓舞。果能衆志成城。勝于官兵百倍耳。鎮軍已于十四日進兵。駐札後洋之全。難山。聞潘姓各鄉。良匪均經搬避。來信云。即有兵剿辦。恐亦不過以燒燬房屋了事而已。逆倭踪跡。究無定在。或云尚在爐內。或云早經遠竄。頃又傳言在永春之烏洋。自嚴寺一帶。察示所云。該逆狡給。異常多方。懷我誠哉。是言此賊一日不除。則地方一日不能安靜。奈何。成豐四年五月十五日復莊部印。

百擊編

卷三

卅三

敬稟者。竊卑署前將□署鎮軍折回。南邑剿辦情形。具稟鈞鑒。在案。十九日。隨營委員試用縣丞□□回郡。催餉據稱。大兵駐札後洋。擬于十五日進攻頂潘。因先遣紳士侯江前往。諭令緝送逆俊暨潘榜等犯。該鄉求寬限一月。仍未送出。□署鎮軍。隨于十七日督帶兵勇。進剿頂潘。內潘二鄉。鄉中早經報仗。盡當將匪犯。房屋查明焚燬。查內潘有土堡一所。該匪等均避匿其內。隨移兵前往搜捕。堡內竟聞鎗拒敵。我兵斃者一名。傷者四名。因該土堡甚為堅固。約可屯聚二千餘人。現在設法攻毀。尚未得手。並云訪查附近黃姓各鄉。僉稱逆俊等均在此堡內。未知虛實等語。伏查逆俊踪跡。或云已經遠竄。或云在附近帽頂寨山上。與林廣屯聚。或云在永春烏洋蓬鄉白巖寺。與蘇篤等糾合。或云已往惠安。或云避匿仙游。經月以來。傳言不一。逐處探查。毫無影響。保非該逆等潛伏該鄉。故散訛言惑我視聽。即此次賊匪先擾惠邑。繼攻仙游。亦恐係該逆勾結。主使東西。滋擾。冀以分我兵力。緩我剿辦。現在該鄉既公然抗拒。無論逆踪。有無總應剿辦。若逆俊果在此。則聚而殲旃。寔為快事。惟恐圍守不密。更被竄逃。致貽後患。尚望臺檄飭□總鎮分佈隊伍。嚴密堵剿。務期掃穴擒渠。勿使兇徒漏網。地方幸甚。惟大營兵餉。需費浩繁。卑署府庫將窮。迫情形。伏冀稟請籌撥。查近日捐輸一事。實屬水盡山窮。催併經旬。所得數百千不敷一日之用。日前因各項搜括。罄盡。萬分為難。不得已向海

百擊編

卷三

卅三

關商初得數百金藉以敷衍二三日。幸日昨接准福防○丞來信。知已蒙撥解銀三千兩。票三千兩。刻下雖尚未解到。而連日即指此項向各店舖賒借錢米陸續運送。計此項一到。分別歸還。項刻即已告罄。且前挪漳餉三千兩。委員坐索已久。不還則理有不可。還則勢有不能。再四籌維。定屬束手無策。况大營正在剝辦之時。兵勇口糧斷難一日缺乏。若僅恃捐輸支應。必致貽誤事機。迫決裂之後。難將粵署府等粉身碎骨。而地方大事已不堪問。惟有仰求大人俯察情形。飭催總局司道。迅再籌撥銀一二萬兩。併交夷船滙解來泉。以資接濟。是所至禱。粵署府謹稟。咸豐四年五月十九日。

舌擊編

卷三

卅四

敬稟者。竊查前奉憲札查議奉到部咨核減捐監銀數。頒發空名部監執照。由司另刊照單。分發各屬。定以三個月限期。速集紳矜勸諭捐生。費單隨銀赴司投繳。聽候給照等因。仰徵憲慮。周詳於廣籌軍餉之中。寓杜絕侵欺之意。惟是人情莫不貪小利而樂趨簡便。比間初聞部議章程。均以一經捐銀。即可得照。情形頗為踴躍。迨奉到續發照單。而踴躍者轉為沮洳。細詢其故。僉稱常例捐監各捐生。赴司上兌。即蒙給發完收。隨後換給部照。並有即將完收執執終身者。茲既仍須赴省報捐。又須由縣先領照單。較常例更多一層周折。且恐各縣經費不無小有需索。兼以赴省大路。難于通行。故各生畏難苟安。數月以來。雖屢飭紳士婉為勸導。而始終無一人應命。職是故也。伏思在縣報捐。則各州縣藉口軍需。挪用捐銀。勢所不免。然現在南邑大營兵勇雲集。需費浩繁。疊蒙總局籌款接濟。而省庫存項空虛。籌撥亦為支絀。可否將部領空白監照。飭發一百張。或八十張。下府俾得就近捐收。將正項銀兩陸續解赴大營支應。即將省庫應撥之款。抵還此項。至隨捐部飯。暨本省辦公飯。食銀兩。仍按名扣存。解交司庫。似此量為變通。則餉銀既免運解之煩。且與近來捐輸充餉事同一例。惟較之尋常勸捐。稍有把握。而各捐生等亦得隨時捐納。遂其報効之忱。現在大營兵餉。每日約需銀四百餘兩。逐日搜羅支應。寔有朝不謀夕之勢。卑署府於無可設法之中。作萬不獲已之請。伏祈大人察核情

舌擊編

卷三

卅五

形恩賜。檄飭總局司道核議。如蒙俯允。懇將部監照迅速札發。下局以濟要需。而免貽悞。定于軍務大有裨益。卑署有謹稟。咸豐四年五月廿二日。

舌擊編

卷三

廿六

敵稟者竊查。署鎮於五月初十日回軍南邑。駐札爐內之金雞山。次第搜剿。頂潘內潘等鄉。仍聞燬穴焚巢。未能執凶獲醜。而賊匪屯踞土堡。反傷斃我兵。迨十八日至廿三四。陰雨連綿。按兵數日。微聞復有收結退兵之信。正在驚疑。隨接署鎮致韓令函。信尚稱現據潘姓紳耆來營報稱。逆俊等定無藏匿在鄉。匪犯潘磅等實已他竄。請親詣土堡內沿門搜查。該匪犯等見大兵在鄉。不敢出頭。求暫行退兵。寬限半月。情愿訪獲逆。暨各匪犯等送案。並據李侯黃三姓。出具連環保結。查看情形。出至誠囑。為酌定等語。卑署府以該土堡內若均係良民。先何以開鎗拒敵。繼何以開門請搜。其為先藏匿。而後他竄。情弊顯然。此時早稻將次登場。

舌擊編

卷三

廿七

故又求寬其限期。以為收獲之計。倘輕行聽信。必致墮其局中。似須等候。總鎮到營酌辦。卑署府不敢妄為專決。幸總鎮于初一日抵泉。接晤之下。聆其言語。寔屬曉暢。老成。適護副將來。郡催餉。細詢情形。據稱出結具限之事。不敢深信。惟確查逆俊等。寔已他竄。屯兵荒山。殊非善策。卑署府以逆匪踪跡。既屬茫然。該鄉房屋燒燬殆盡。無可剿辦。未便勞師糜餉。為刻舟求劍之舉。况扎營山下。軍士露處日久。陰雨之後。濕氣薰蒸。兵勇日有死亡。寔難持久。現擬大兵退駐洪瀨。該處為南邑適中之地。可以控制四方。如探得逆匪踪跡。可即隨時遣兵掩捕。卑署府等會議。僉同。總鎮已于初三日。馳赴大營。察看辦理。至仙邑烏白旗。因知調兵剿。



辦紛紛糾結。希圖先發。近復聞林俊有竄往界尾之信。竊計一則懷必死之心。一則急求生之念。同惡相濟。勢所必然。該匪首朱三。陳尾均有確切住址。與林逆之茫無影跡者不同。惟慮烏合之眾。蟻聚蜂屯。非厚集兵力。難以制勝。或先行明白曉諭。指明專剿朱陳二匪。鄉其餘安。毋動即屬良民。免其剿辦。使知罪有所歸。庶足解其黨援。而散其附和。前奉督憲檄調。遊擊。都司原帶之勇一千三百名。回仙剿辦。業經遵札。拔營前往。昨復奉。總鎮調回。署游擊所帶兵丁五百名。亦擬即日馳赴。計洪瀨現存。署鎮。護副將。二游擊。共帶兵勇一千五六百名。足資剿捕。竊意此時情事。烏白旗之勢。實重于林逆。剿辦似不宜再緩。第慮。

舌擊編

卷三

廿九

總鎮屢挫之後。為賊匪所藐視。聲威不能復振。或請量移。總鎮前往督辦。庶期新號令而速成功。至南邑軍務。仍責成。署鎮妥為辦理。但使烏白旗一定。楓亭道路一通。則全省大局已就肅清。林逆諸匪。如孤雛腐鼠。無所施其伎倆。加以逐處嚴查。隨方購緝。釜底游魂。何能久逃法網耶。惟現在不憂無兵。而憂乏餉。計大營需費浩繁。前年籌撥及截留漳餉。上月初均已告罄。經月以來。均係搜括借貸。竭蹶支應。奉撥之現銀三千兩。票銀二千兩。于上月廿九日解到。除撥還漳餉現銀票銀各一千。暨清給。二軍舊欠口糧。並分還各店借項外。一無所存。幸。總鎮隨帶奉撥餉銀一千兩。併湊給發。計尚欠各營兵勇十餘日口糧。聞昨日解銀五百。

兩甫至。大營被兵勇盡行搶散。此事尚未知。署鎮如何辦理。然此風一長。不特潰散可虞。倘亂民襍以叛兵。其事豈堪復問。至泉郡捐輸所有。殷戶羅掘已盡。僅存未捐之中。下戶六十餘家。疊呼罔應。現擬請。侍御就團練局邀集各戶。諭令公捐。大約極多。可得錢二千餘串。杯水車薪。有何裨益。即仙邑軍務。亦因欠給口糧。兵勇不服調遣。甚至逼索委員。無所不至。計自軍興以來。因省庫籌撥維艱。各處請餉。均須等候數旬。始蒙撥解。而解到之後。又僅敷清給積欠。應需剿辦行糧。仍須頓兵坐待。節次因循。為日愈久。糜餉愈多。辦理遲延。率由於此。卑署府身承委任。具有天良。但使就地稍可。籌挪何敢故作張皇。過為激切。實因目前時勢。已屬水。

舌擊編

卷三

廿九

盡山窮無米之炊。朝不保暮。不得不于安危呼吸之時。作痛哭哀籲之請。伏求大人察核窘迫情形。統籌全局。恩賜諭飭。總局司道。迅速籌撥餉銀。分別趕解接濟。卑署府躬膺艱鉅。目睹貼危。日盼庚癸之呼。寔切雲霓之望。萬望迅賜批示。遵行不勝激切盼禱之至。卑署府謹稟。咸豐四年六月初四日。

敬稟者竊卑署府前將○總鎮抵泉後議將大營退駐洪瀨並林  
逆有竄匪仙游之信商請○護副將前往會辦各情形具稟鈞鑒  
在案嗣接○部會○護副將來信已密派眼線說誘來惠以便下  
手復據團練局探報林逆于初二日至仙邑之程厝宮初三日往  
界尾鄉與朱三等會面等語初六日接○總鎮函稱林逆竄入界  
尾鄉現在朱三鎗洞各處勒派銀錢復圖攻城經于初四日出師  
進剿該逆率眾開炮迎敵被我兵擊殺數十人始行退散察看兵  
力單薄已稟調○署鎮赴仙會剿等因卑職等竊查前次逆踪查  
然其剿辦爐內各鄉幾于捕風捉影兩月以來該鄉匪巢焚燬殆  
盡著名匪犯均已遠竄寔已無可剿辦卑職等前議退營洪瀨原

舌擊編

卷三

甲

冀稍為寬縱再行確探匪踪隨時掩捕茲逆竄入仙游與烏  
白旂合夥是蓋罪惡貫盈故使膚集一隅俾得聚而殲旃一勞永  
逸第林逆等則急于求生朱三等則自知必死同惡相濟勢必捨  
命結連以為萬死一生之計亟宜乘其布置未定直搗窩巢痛加  
剿滅以免養成氣勢蔓延滋擾惟我兵屢經挫折銳氣已衰非厚  
集兵力寔恐難以制勝况現在賊勢全注仙游而○總鎮諸軍林  
守空虛之地不特徒糜糧餉抑恐坐失事機卑職等會議應請○  
總鎮○署鎮統領○二游擊○守備各原帶兵勇共一千三百  
餘名一併馳赴仙邑協力勦辦此間留○游擊帶兵五百名駐札  
洪瀨足資彈壓似此移緩就急寔于軍務大有裨益卑職等恐心

商酌意見相同本應稟請憲示遵行第恐文札往回有稽時日兵  
貴神速未便稍為拘泥茲于發稟後即籌備口糧大價解赴行營  
請○總鎮等即由洪瀨拔營前往以期迅速而免貽誤除函致○  
總鎮等查照辦外理合稟請大人察核訓示祇遵實為公便每前  
奉飭知○護道統得勝之兵馳赴下游督辦倘此時由省起程並  
祈由興化運赴仙游地方幸甚至大營需費浩繁雖蒙總局寬  
次籌撥並卑職等併力措設而少出多總屬萬分竭蹶此次蒙  
撥解銀三千兩票銀二千兩到泉除撥歸漳餉暨清還借欠各  
項項刻告罄計此間捐輸一項至再至三羅掘已盡現在僅存未  
捐中下戶六十餘家前請○侍御就團練局邀集各戶勸諭公捐

舌擊編

卷三

四

尚未定議即使集有成數亦屬杯水車薪竊意○總鎮等移軍之  
後洪瀨所存兵數無多而仙游則大兵雲集且當剿捕吃緊之時  
餉銀一日不繼則兵勇一日不能行動空稽歲月坐悞機宜其患  
寔非淺眇萬望大人統籌全局恩賜諭飭總局司道迅速寬籌餉  
銀分別趕解接濟以足兵食而責成功不勝盼禱之至卑職謹稟  
咸豐四年六月初六日

敬稟者竊卑署前因逆匪竄聚仙游議請總鎮等移兵會剿  
各情形會稟鈞鑒在案茲據各路探查所報大畧相同是林逆等  
之在仙游確鑿可據伏查該逆竄至南邑之初窮蹙餘生已投羅  
網乃一候于招撫再候于撤兵致逆踪杳然無可追究奉飭折  
回剿辦該逆等尚屯踞土堡使能攻毀巢穴則要犯未始不可成  
擒乃詢據護副將聲稱是日與署鎮等分四路出兵該護副  
將帶領原兵百餘名直趨土堡約定互相救應乃堡內開鎗傷斃  
我兵該護副將以號旂招呼竟無一人赴援該護副將因眾寡非  
敵亦收隊回營查署鎮前稟剿辦情形並未將土堡聲叙其畏  
難取巧已可概見嗣因陰雨數日按兵坐食而該逆則乘我兵休

舌擊編

卷三

四

息從容免脫探查林逆于二十二日竄入仙游正其時也乃逆匪  
去後該鄉又偽為恭順開堡請搜具限交犯懇求退兵以為收獲  
早稻之計聞於初五日撤營時署鎮遣外委帶兵四名  
往該鄉催令按限交犯不料盡被殺害大營近在咫尺該鄉即如  
此橫行而謂出結之出于至誠感悔其將誰欺至山頂坪大羅溪  
兩處為該逆勾結往來必由之處專署前經疊請總鎮派兵  
防堵始終未蒙採納洎奉憲札飭派都司帶兵五百名赴彼防  
堵則又以糧食不便並不在彼駐札若大羅溪則素為盜藪卑署  
府時時諄囑營縣設法防範均以無關緊要漠不經心及商之  
侍御則總以業經團練可靠粉飾支吾坐使扼要處所虛無一人

致賊匪來去自由如入無人之境然此地適當賊衝孤軍駐守  
非易事非得精兵健將不能勝此重任耳茲幸該逆等膺一隅  
或者天奪其魄使之聚而殲旃以為我一勞永逸之舉但當乘其  
布置未定黨與未集之時會合諸軍長驅直進必以斬賊為功不  
准以焚燬了事倘我兵威一振則烏白旂自顧身家必有借外來  
逆匪以為脫罪邀功之事若猶是將懦兵疲因循退縮以持重為  
長策以退敵為奇功不日早穀發場賊匪蟻聚該逆兵多糧足因  
出滋擾而我刑無處不苦兵單無日不愁糧缺倘于賊勢蔓延之  
後再議分兵竊恐徒勞奔命籌思及此實切杞憂卑署府身任地  
方逆匪近在境內不能督飭拘拏又令他處疎防失察罪無可辭

舌擊編

卷三

四

然竊思二統軍各擁重兵分路剿辦乃在南邑者何以縱之  
使去在仙邑者何以容之使來而且無事不墮計中無事不落賊  
後贖贖至此殊深駭歎身署府目睹時艱五中憤慨用敢冒昧直  
陳萬望大人察度機宜嚴飭統兵各大帥振刷精神奮揚威武務  
期於旬日內掃穴犁巢除群醜萬不宜仍蹈故轍致失機宜地  
方幸甚生民幸甚現在總鎮等各軍已由分局籌備口糧夫  
于即日拔營前往并祈飭催護道趕緊馳赴仙游會同剿辦實  
為公便惟近來剿辦之遲緩紀律之廢弛其故半由於款餉此時  
仙邑兵勇雲集正當剿辦吃緊之時若不寬為籌備則兵士不遵  
調遣將弁藉以耽延其候事寔非淺鮮至就地捐輸祇可暫為補

豈能恃為久計。現在勝敗之機。決于此舉。尚祈諭飭總局司道。統籌全局。迅速籌撥。接濟俾兵食充足。然後可罪其玩愒。而責其成功。愚昧之言。統祈訓示。專署府謹。京成豐四年六月初八日。

敬稟者。竊率署府前因逆匪竄聚仙游。業將移兵。剿辦情形。具稟鈞鑒在案。日內探聞官兵連日接仗。互有勝負。幸□總鎮等于初十日可抵仙游。正可協力進剿。頃接惠邑□部曹兩信。其探查情形較為確實。茲將原信照抄。附呈。查此時上下游著名逆匪。盡聚一隅。我兵得以併力剿辦。如此機會。實為難得。若再不能聚而殲。使其蔓延。竄擾。則定由人謀之不臧。非天心之未厭也。惟聞賊勢頗為浩大。萬一官兵再有挫失。則下游地方。豈堪復問。或我兵獲利而逆匪他竄。其貽患亦不可勝言。前聞林逆有決戰不勝。即思下海之說。查楓亭本有灣口。可通海洋。賊匪必恃此為遁逃捷徑。亟應預行堵截。以免疎虞。務祈大人察核機宜。俯賜咨

照水提軍暨海壇各鎮迅速就近派撥師船。駛赴楓亭一帶海口。洋面嚴密堵捕。刻下南風司令。如由廈門開船。一二月即可至彼。庶足以壯我聲援。而絕其竄越。至□護道統帶上游勝兵。日內諒已回省。並祈飭催星馳赴仙。合力攻勦。一面嚴飭統兵各大將。督率戎行。奮勇前驅。以期速奏膚功。地方幸甚。惟仙邑兵勇。正當剿捕吃緊之時。餉銀寔為緊要。連日接委員□□具稟告急。以奏撥現銀三千兩。票銀二千兩。尚未解到。前與□□二令設法挪借。將每日口糧減半給發。近日賊氛緊迫。借貸路窮。並減半亦無可支給等語。其窘迫情形。似乎不堪言狀。而卑分局支應南邑大營兵餉。兩月有餘。寔已筋疲力盡。近因□總鎮等移兵赴仙。供應夫

價及清還積欠口糧均係會同營縣向外間零星湊借已不下四千餘金至捐輸一項已分毫無可指望現在惠安洪瀨暨郡城防兵每日尚須二百金日為無米之炊何力尚能兼顧惟念該兵勇于交風烈日之下捐性命冒鋒刃縱不能厚加賞犒而區區應給口糧尚不能全數給發日使枵腹負戈又何能責其効命罰其違令耶現在兵力賊勢全注仙游全省大局在此一舉惟有寬籌餉銀源源接濟責令迅速收功則此後所省帑項已不可數計若撥少則欠多欠多則兵怠兵怠則勤辦遲則新餉不能不給舊欠不能不還為日愈多糜餉愈甚萬望大人明察情形諭飭總局司道統籌緩急速賜轉輸俾士皆宿飽而軍有奮心于一鼓

舌擊編

卷三

只

成功迅奏蕩平之績臨稟不勝激切盼禱之至 卑署府謹稟 咸豐四年六月初十日

舌擊編卷四

會稽粟山沈 儲彙

姪 榛子收 棹子貞 欵訂

男寶榆春樹

散稟者竊卑署前因逆匪竄聚仙游業將□□二鎮移師會剿並派□游擊駐兵洪瀨各情形先後具稟在案伏查該逆等廣聚一隅若經官兵剿辦窮威非逃回爐潘即潛竄入海而塗嶺一路寔為晉惠土匪勾結往來所必經卑署府以該處地方緊要與營縣會商因□護副將在惠安購捕逆俊議酌派提標兵四百名交護前營游擊□□帶赴惠安請□護副將統帶前赴塗嶺扼要

舌擊編

卷四

一

駐札遙壯仙游之聲援近作惠安之保障內杜土匪之糾合外截賊匪之遁逃並可隨時乘勢進兵楓亭以為腹背夾攻之計正在整備軍裝收營前往因□護副將先奉□鎮檄調繼奉督憲批飭趕緊赴仙游毋得遲遲等因現已于二十日帶同本標精兵馳赴仙游會同勦辦惟塗嶺迫近賊巢時有賊匪前來窺伺□游擊僅帶兵四百名勢孤援寡若日昧前往駐守萬一為賊所乘未免損成失重現經會商囑令暫駐縣城相機進止幸該處附近各鄉經□部曹聯絡紳耆訓練丁壯共相救援極為得力然止能自保不能進攻止能阻賊之來不能窮賊所往近日探聞仙邑官兵叠獲勝伏逆俊等屢欲他竄均被烏白旂匪阻止竊意兵力萃于一

面。而。三。面。空。虛。布。置。似。未。為。周。密。尚。祈。憲。臺。俯。察。機。宜。飛。飭。口。鎮。等。于。各。要。隘。處。所。分。兵。堵。截。務。使。釜。底。游。魂。不。再。漏。網。寔。為。公。便。至。楓。亭。海。口。已。蒙。督。憲。飛。飭。水。師。前。往。堵。截。頃。奉。水。提。憲。函。復。知。已。派。後。營。游。擊。管。帶。兵。舡。五。隻。會。同。金。門。師。船。合。力。堵。捕。約。十。七。日。可。到。是。水。路。已。可。無。虞。惟。陸。路。之。山。頂。坪。大。羅。溪。與。泰。里。等。處。再。為。嚴。密。巡。防。庶。不。致。醜。類。可。望。悉。數。成。擒。耳。再。查。界。尾。鄉。距。仙。游。縣。城。二。十。餘。里。聞。我。兵。與。賊。匪。接。仗。雖。連。日。均。有。斬。獲。而。距。界。尾。止。六。七。里。總。不。能。直。搗。匪。巢。痛。加。剿。洗。查。烏。白。旂。名。目。蔓。延。連。江。慈。孝。香。田。三。里。共。計。二。百。數。十。鄉。其。黨。與。寔。繁。有。徒。而。稔。惡。可。誅。者。諒。不。止。界。尾。塘。邊。二。處。我。兵。僅。從。一。路。進。攻。則。賊。匪。亦。聚。

舌擊編

卷四

二

而。併。力。抗。拒。竊。計。此。時。兵。力。厚。集。似。宜。派。為。數。隊。分。剿。各。鄉。同。時。並。進。使。賊。匪。彼。此。不。能。相。顧。或。聲。東。擊。西。或。明。攻。暗。襲。豈。出。以。擾。之。多。方。以。悞。之。賊。匪。必。各。顧。身。家。自。救。不。遑。又。安。能。聚。而。抗。我。耶。然。兵。分。則。勢。弱。自。非。勇。建。之。將。必。不。能。自。成。一。隊。耳。現。在。逆。俊。等。近。在。咫尺。踪。跡。昭。然。若。不。乘。此。迅。速。追。擒。恐。該。逆。等。不。肯。安。然。坐。待。萬。一。遷。延。日。久。仍。被。遠。颺。辨。理。又。不。知。如。何。費。手。昨。奉。口。鎮。來。信。以。官。兵。擊。退。賊。匪。因。山。路。崎。嶇。間。賊。人。埋。伏。釘。筒。大。炮。等。物。不。便。窮。追。且。城。內。空。虛。先。以。收。兵。回。縣。等。語。計。仙。邑。兵。勇。已。有。七。千。餘。人。猶。以。空。虛。為。慮。則。非。卑。府。所。敢。知。耳。惟。是。全。省。大。局。在。此。一。舉。逆。揣。情。形。寔。恐。又。蹈。南。邑。故。轍。務。望。大。人。察。核。嚴。飭。統。兵。各。

員。込。表。膚。功。勿。再。因。循。悞。事。地。方。幸。甚。生。民。幸。甚。卑。府。謹。稟。成。豐。四。年。六。月。廿。三。日。

舌擊編

卷四

三

初三日接奉鈞函。並奉大移。聆悉一切。近日晉南賊匪糾合赴仙者。寔繁有徒。早經計及各要隘處。所必須嚴防。以杜勾結奔竄。故前議將洪瀨。游戎一軍。移駐大羅溪。繼復議將意城。游戎一軍。移駐黃田。乃一則因地險兵單。不敢前往。一則因積欠口糧。不肯前往。無統率之權。不能強令遵辦。幸先于隔旗洪巖等處。步設鄉勇。口口惠邑之洪厝坑東坑。亦添勇五百名。頃聞昨有南賊數百。嘯聚于黃田。陳田東坪各山。每處或數十人。或數百人。仍是為往仙之計。現在交界之處。均有勇巡守。數百賊未必敢越。而過。又聞賊聞有兵勇。過路。欲謀搶掠。如兵勇多。則仍四散等語。該處鄉勇。雖為得力。然只能守而不能戰。緣賊多。勇少。則不敢阻。

百擊編 卷四

拒即力能相敵。又慮其日後報復。亦不肯十分與賊為難。至欲各處多添兵勇。則餉細兵單。寔屬無從措手。省餉僅供仙遊一處。此間自五月至今。絕無涓滴分潤。僅令就地設法。安得不筋疲力盡。現在各處防兵口糧。均已欠給。一兩月兵弁因此藉口不服。調遣真是無可如何。現雖分遣紳士往交界各鄉。勸諭寔力。堵禦惟既乏口糧。又無獎賞。徒以空言撫諭。百姓能為我出死力否。承來示知。月內出師。連獲勝仗。雖足稍振軍威。總未能直搗賊巢。令人悶悶。仙邑用兵八月之久。區區界尾。竟如天塹。不能飛渡。計烏白旂匪鄉。應剿者似不止界尾一處。不過因匪首朱三等。踞守是鄉。故併力攻取耳。設使攻破界尾。朱三等又遁往別鄉。自不能不移兵。

進剿攻一界尾。其難如此。况如界尾者。不知十處八處也。曠日持久。何時可以了局。而林俊黃有陳溪胡龍等。著名各匪。則乘我空虛。從容糾結。養成氣勢。萬一被其竄回。爐內分頭滋擾。我兵聚于一隅。既不能撤。又不能分。賊則縱橫自如。我則進退維谷。爾時辨理。更為棘手。現在察看賊形。已有死灰復燃之勢。不可不于事前。亟思變計。愚意此時。似應暫緩攻鄉。而先捕匪首元惡。一除則附和者亦易收拾。似宜以千餘兵防守縣城。仍以千餘兵綴住界尾。賊匪使不敢他出。一面密簡精銳兵勇。統以勇將偵探林通等。潛匿何鄉。却收疾走圍鄉。掩捕出兵之時。更須分作三四路。陸續前進。互相救應。但能擒獲數匪。勦毀數鄉。則兵威壯而賊膽寒。自

百擊編 卷四

成破竹之勢。從來用兵之道。或聲東擊西。或明攻暗襲。總須畧用機謀。出奇制勝。從未有天明出兵。至午後即須收兵回城。吃飯之理。此直是官民械鬪事。同兒戲耳。深抱杞憂。用敢安陳末議。閉門造車。未必能出門合轍。尚祈閣下察度。機宜酌量。辦理是所至禱。初議分楓亭興化三路夾攻。惜乎不能舉行。知其事者。無不謂失此良策。昨有紳士呈一條陳。亦是此意。茲將原摺附呈。冀未識能見諸施行否。於朔日抵郡。本欲在此整製軍裝。力促其起身。不准逗遛。伊人雖勇往。然少年浮浪。耽情花柳。其義勇到此兩日。即向其索取安家銀兩。並欲約定打仗賞犒。垂已有逃回者。聞此係有匪人從中挑唆。然其不能約束。亦可概見。前在

澤時。提軍時加申飭。並派弁協全管帶。故頗為得力。如抵仙後。務望閣下察核。隨時督飭。駕馭。或仍派妥弁協帶。內有健步二百餘名。實為勇悍。須令嚴加賞罰。庶可收一戰之功。否則徒恃勇悍。恐有債事耳。恩弟。謹稟。咸豐四年閏七月初三日。稟仙游大營保道憲。

敬再啟者。竊前因仙游兵力萃於一隅。我以一面進攻。賊以一面死拒。不但賊速我勞。亦覺賊眾我寡。議請□□二鎮帶兵由塗嶺進取楓亭。腹背夾攻。庶賊匪彼此不能相顧。因與□□□□二兄意見不合。事經中止。嗣後公議以塗嶺一路勾結甚多。必須安兵堵遏。遂會同稟請□□□副戎帶兵四百名。赴塗嶺駐紮相機進剿。緣此稟未奉批示。而□副戎屢奉憲札。飭令趕緊赴仙。不敢逗遛。起程前往。迨奉督憲批准照辦。事已無及。故塗嶺一路至今尚屬空虛。竊意林逆與烏白旗本非族類。其堅留林逆。寔非好意。蓋官兵敗則藉之以為虛聲。官兵勝則獻之以求免罪。林逆亦知其意。亟求脫身而不可得。無如兩月以來。仙邑出兵。總止離城十

五六里。界尾賊巢。安如磐石。此雖百戰百勝。何濟干事。以致賊勢益加猖獗。林逆亦得乘間施其狡獪。分遣黨羽布散謠言。頃據惠色線民送到一信。係林逆親筆。上有偽印。係寄惠邑土匪何緩。囑其鳩集人馬。助攻泉州。此雖虛張聲勢。惑我軍心。分我兵力。然此亦此一說。不得不嚴為防範。剿辦愈緩。變故愈多。暗此情形。寔深憤懣。前次□鎮軍移營時。曾稟留□游擊帶兵五百名。駐紮洪瀨。嗣經□□會議。洪瀨與仙游聲勢隔絕。擬移駐大羅溪山頂坪兩處。以截賊匪來往。業經會稟未奉憲示。頃復與營縣紳士會商。以山頂坪兩處。迫近爐內潘姓。匪徒眾多。兵力單薄。恐有不測。未便冒昧前往。况近日逆匪勾結。在意邑各鄉。塗嶺一路。寔為扼要。自



應先其所急。議將□游戎一軍移赴駐紮。然兵數無多。只能防堵。而不能進攻。計仙邑兵勇。共有七千餘。屬聚一方。寔非制勝之策。擬請憲臺酌撥一千五百名。交□副戎統帶來惠會同□游戎從楓亭進剿。一則攻賊之腹心。一則與仙游為犄角。並聞憲臺親帶省標兵五百名。或就近再酌調一千餘名。逕由瀨溪俞潭一路直攻。蓋尾應先行約定。師期三路並進。奮勇驅痛。加攻剿。庶幾擒穴擒渠。在此一舉。且兵威一振。各鄉賊匪。各顧身家。必有藉獻。逆匪求免。剿洗者。然後再加撫諭。自可不勞而定。耳查楓亭本處良民居多。其作惡者。皆在附近之朱寨六獅內堡等鄉。近據該處舉人林有融。開具名單。具呈于□□侍御。求于大兵到彼。分別良

舌擊編

卷四

八

匪聞侍御業經囑林舉人自赴行轅投遞呈詞。該舉人在楓亭素為衆人所信服。或請頒給諭帖。飭令傳諭各鄉。大兵到時。于各家門上大書良民字樣。免予剿戮。如有不遵。並持械抗拒者。即加誅殺。先聲奪人。亦解賊匪黨之一法也。□□與營縣紳士再三商酌。意見相同。均謂非如此辦理。斷不能迅速收功。然事關調遣兵將。非□□所敢越俎。妥議因素承學愛殷。既有所知。不敢不以寔告。務祈憲臺察核情形。如蒙俯采芻蕘。祈即先行分別移飭辦理。一面具稟大憲。並祈飛達賜覆。以便請□游戎移營塗嶺。俟□副戎到後。合兵前進。一得之愚。尚祈恕其狂瞽。幸甚。幸甚。前奉督憲咨請陸提軍來泉督剿。並調畢定邦義勇赴仙會剿。迄今日久。並

無起程信息。近聞粵東漳浦滋事。提軍恐不能來。未知確否。統祈鈞鑒。再啟。

舌擊編

卷四

九

敬稟者本月初九日接奉憲牌據口護道稟據防堵勇首報稱南惠匪徒三百餘人執持器械由惠邑東坑寨窺入仙遊並據探報林俊催來南惠匪徒數千執禦官兵等情查該逆等來去自如如入無人之境該管文武所司何事因何漫無覺察即因兵勇無多亦應稟請調撥何以漫不經心並無隻字稟報飭即確查明白稟復一面督飭各屬嚴密防剿並將遵辦緣由馳稟察查等因捧讀之下寔深惶悚伏查林逆等窺匿仙遊窮蹙餘生屢圖他窺逆匪查森潘榜等糾結匪徒欲接回爐內先經卑署府探悉情形因確查該逆等往來要路南以晉邑之大羅溪山頂坪北以惠邑之黃田鄉洪厝坑最為扼要隨議稟請洪瀨高游擊一軍移駐大羅

舌擊編

卷四

十

溪復擬將惠城游擊一軍移駐黃田奈一因兵單一因欠餉不能如議因復會商營縣紳士就地催募鄉勇二百名並撥縣勇五十名交紳士黃福潮等管帶在大羅溪隔洪嚴等處分頭堵禦惠邑洪厝坑東坑寨兩處亦招募英國泰等義勇五百名就近防堵並遍諭各鄉團練協助嗣于上月二十七日有仙邑兵丁帶馬二匹至交界官地方被賊截捕經隔旂鄉勇救回後連日有賊匪或數十人或百餘人從大羅溪洪厝坑經過均被鄉勇阻截逆散雖不敢謂一匪不能竄越然無數千人往仙之事緣林逆現在極為窮乏安有餘資廣招匪類且與烏白旂不相知會如果數千人廣集匪鄉亦不能相容似所云催南惠匪徒數千人之說不無

張大其詞惟是晉南惠與仙邑連界荒山僻逕路可通誠如口護道所稟該匪形同猿犬翻山越嶺隨處可行惟有于要隘安兵設勇其次就近巡防寔不能到處盡添兵勇且當此兵餉兩窮豈敢率行稟請調撥至何處應增應減均與營縣隨時商辦因事屬細微又多朝暮更張亦未便瑣屑具稟但辦理一切非餉不行因知省庫支絀自五月至今不敢稟請籌撥而捐輸一項則又涓滴錙銖羅掘罄盡雖蒙總局給發監照三十張就地捐收充餉錄殷戶恐捐監之後復令捐輸均各畏避雖經諭令既捐監者免其另捐而民不信官總懷觀望現在各處防兵口糧均已欠給多日至近日所添鄉勇則半由官給半由民捐然竊觀各營兵勇坐食優游

舌擊編

卷四

十一

稍有缺欠即恃為口舌無事則喧噪逼索恣其咆哮有事則挾制刁難不遵調遣而此等鄉勇既無口糧又無獎賞徒以空言撫諭而冀其捐性命頂踵為我盡力此則卑署府所不敢自信者耳卑署前因仙遊兵力萃于一處賊匪四處勾結議留口口義勇並請仙邑分兵千餘名協同從塗嶺楓亭進剿以為夾攻之計嗣准口護道以兵力不敷不能照辦惟仙邑用兵八月界尾一鄉尚未得手計匪鄉如界尾者尚不知幾處時雖分兵兩路仍是盡力一隅即被我兵攻破而匪首或逃匿他鄉勢不能不跟蹤追剿林黃等各逆匪則乘我空虛糾結布置萬一被其兔脫死灰復燃則我兵既不能撤又不能分賊則縱橫自如我則進退維谷此則歸

啓于對辨之不力。彼則該罪于防堵之不嚴。反唇相稽。嗚呼。何及。泉署府昨經函商。護道。囑其暫緩攻鄉。先行分兵搜捕逆首。未准函復。幸聞匪首朱三現已投首。匪鄉多議投誠。□□之勇。亦抵仙數日。兵威已壯。而賊勢漸衰。倘能奮勇齊驅。可期一鼓奏績。卑署府身任地方。仍當督飭各屬。嚴密堵剿。斷不敢稍涉疎懈。自干咎戾。錄蒙札飭。理合將前後辦理防堵情形。稟候大人察核。訓示。並懇酌發餉銀。委解來泉。俾得稍資接濟。以免貽誤。寔深盼禱。再現准□護道。函飭將洪瀨。游擊管帶兵丁四百五十名。移駐相公嶺防堵等因。查相公嶺係惠仙交界要路。此處若安兵防守。則黃田塗嶺等鄉。皆可呼應。已由局籌備夫價行糧。定于十二日。

香鑿編 卷四 十三

拔營前往。甘南安一路。似覺空虛。洪瀨應否撥兵駐札。容俟確查。會商酌辦。合并聲明。卑署府謹稟。咸豐四年閏七月十二日。

敬稟者。日昨傳聞海澄石碼。均有匪徒滋事。聲息洶洶。嗣探查石碼係屬記言。海澄則寔有其事。其故皆由于漳浦剿辦未能得手。致匪徒藉以煽動。近日復聞逆首黃和尚帶同匪夥。自甯龍逃回。勾結沿海土匪。復圖滋擾。如果寔有其事。亟應迅速殲除。否則一處蠢動。必有數處響應。一被蔓延。辦理即難措手。現在漳浦之事。能否了局。昨聞提軍有帶兵往辦之信。未審曾否前往。海澄石碼等處。能否安靜。泉郡相隔較遠。得信每多訛傳。寔深懸念。仙遊旬日以來。雖疊獲勝仗。畢定邦之勇。頗為得力。而界尾一鄉。竟如天塹。不能飛渡。惟匪首朱三。被興化兵丁連捷高詭稱從逆。於夜間。歛取首級。赴興投獻。除一元惡。頗快人意。然聞連捷高之子。已為

香鑿編 卷四 十三

匪夥所殺。並伊族富戶連四。出為調處。許錢一萬串。以充贖餉。始行和息。故賊勢猖獗如故。且林逆等窮蹙求生。亟圖他竄。我兵盡力一隅。而該逆等則乘虛布置。近日晉南匪徒紛紛赴仙。欲接取林逆。復回南邑。並聞黃有已竄。而爐內蕪之謠言四播。竟有分路攻泉攻惠之說。雖係該逆等虛張聲勢。然民心未免惶皇。卑署府前經函致□護道。請分兵由塗嶺楓亭一路夾攻。或分兵往各鄉剿捕逆首。使賊匪心亂勢分。彼此不能相顧。但有一處得手。則各鄉皆如破竹。嗣□護道以兵力無多。不能照辦。但囑嚴行防堵。毋使賊匪竄越。現在于緊要處所安設兵勇。並勸諭團練。共相輔助。第查各屬交界處處可通。即使兵餉有餘。亦不能處處廣為布置。

仙邑對辨情形。如是勞師糜餉。固在意中。萬一逆匪他竄。分頭滋擾。我兵既不能撤。又不能分牽制。延不知作何措手。身署府身膺報鉅。五中如焚。伏祈大人俯賜訓誨。俾免隕越。不勝感禱。卑署府謹稟。咸豐四年閏七月十八日。

古擊編

卷四

十四

敬稟者。竊卑署府於上年四月內。奉派隨同瑞陞道行營辦事。甫經抵泉。即奉藩司札。委代理府篆。卑署府以一介閒曹。未諳民社。自念軍事孔棘。正臣子致身報效之秋。不敢推諉。勉力任事。幸蒙憲節蒞泉。督辦一切防剿籌餉諸事宜。均得躬承訓誨。指授機宜。幸無隕越。嗣卑署府以染患履疾。步履維艱。兼以公事掣肘。恐有貽誤。上冬憲駕凱旋。曾面求委員接署。蒙諭以俟新任到省。即飭令赴任。迨春間。延守來閩。又蒙委護道篆。卑署府因舊疾復發。稟求友卸復蒙憲臺以委署乏人。飭令力疾從公。勉為其難。毋負誥誠。卑署府祇承之下。兢業供職。者又經八月於茲。現在各屬地方尚屬安謐。而卑署府則心力俱疲。公私交困。寔有再難支持之勢。緣此間兵餉兩缺。無事不形棘手。而勸辦捐輸一事。尤屬萬分為難。卑署府誘掖懲勸。無法不施。迄今術盡技窮。百呼不應。必須另易生手。庶邦人耳目一新。或可設法辦理。而卑署府身膺報鉅。日切焦勞。外則鬚髮焦枯。內則精神委頓。且泉郡係著名苦缺。計卑署府在任已十有六月。賠累寔已不貲。似宜恩許息肩。以分勞逸。而均苦樂。若因軍務未竣。未便易人。則前次興化漳州。均于剿務方殷。屢更守令。惟查興泉永道一缺。雖已簡放有人。而南北道途梗阻。到閩杳無時日。延守回任之遲。速寔難預期。卑署府既承委任于地方大小公事。無不盡心竭力。斷不敢因萌退志。稍涉頹頹。惟當多事之秋。誠恐精力不濟。致有疎虞。下則貽患地方。上則大

古擊編

卷四

十五

辜培植。用敢不揣冒昧。懇敘寔情。請求大人恩賜察核。始終成全。俾得早卸仔肩。獲免咎戾。感戴鴻慈。永永無極。卑署府謹稟。咸豐四年閏七月二十四日。

舌擊編

卷四

十六

敬稟者。竊卑署前因林黃等逆竄。逸滋擾業。將辦理情形。先後具稟鈞鑒在案。前據探聞林逆竄。雲峯大寨。當經委員會同南安□令並紳士馳往該處設法堵捕。嗣據該縣等先後稟報。確查雲峯一帶。寔無賊匪來往情事。復准□總鎮函稱。林逆尚在被界尾烏白旂匪兜留。意欲網獻免罪等語。察核情形。林逆尚在仙遊似屬可信。惟黃有竄至南水交界各鄉。與陳溪劉丑等糾夥滋擾。幸其勢窮。賊匪徒旋聚旋散。從者無多。探聞黃有糾合三四百人。于二十三日攻搶永轄吉滌鄉當舖。被鄉民殺敗。逃回現在往來溪東小姑等鄉。踪跡靡定。查溪東距郡城百里而遙。山路險隘。附近均係匪鄉。非重兵不能深入。現經卑署府會商營縣密購就地線民。許以重賞。令其設法擒送。惟查上年七月間。奉總局頒發賞格。內開黃有林廣等。係賞銀一千兩。迨十月間。續奉賞格。黃有等係賞銀四百兩。本年二月間。復奉督撫會銜賞格。黃有等係賞銀三百元。該線民等因賞銀多寡不符。心存疑沮。必欲約定照四千兩之數給賞。卑署府等公同商酌。以前次永春奪獲邱獅一犯。尚蒙給賞錢四十串。而黃有與林逆同在上游滋事。破城戕官。屢抗官兵。其罪寔浮于邱獅等犯。嗣因敗奔竄逸。日久連誅。現復糾合招邀。潛圖煽動。如果該線民能擒獲送官。自應優給賞銀。方足以資鼓舞。而責功效。現已與該線民約定。果能生擒黃有到案。即照四千兩之數賞給。死者減半。該線民始肯踴躍從事。並經營

舌擊編

卷四

十七

縣選派兵勇隨同前往能否得手之處再行隨時具稟外合將辦理情形先行馳稟大人察核示遵實為公便卑署府謹稟咸豐四年閏七月二十九日

舌擊編

卷四

六

啟稟者本月十六日接奉憲札奉批卑署府具稟腿疾復發請委員接署緣由奉批在任安心調理一俟□道到省飭赴新任延護道與該署守即可遞相交卸飭即奮勉任事毋負委任等因仰蒙誠諭殷肫下懷曷深感悚伏念卑署府以一介閒曹未諳民社上年五月間奉委代理郡篆時因軍務倥偬不敢固行推諉幸受事未幾即蒙憲臺蒞泉督剿面授機宜諸事幸無隕越繼自臺旌凱旋之後卑署府兢兢業業于地方大小事宜不敢稍涉張皇亦不敢稍存欺蔽而兵餉兩窮無事不形掣肘即捐輸一事卑署府會同營縣多方籌辦恩威寬猛靡法不施迄今術盡技窮竟束手無策至卑署府于上年冬間感受濕熱右腿腫痛因急于求效過

舌擊編

卷四

十九

服寒涼致本年春間牽動舊患痠疾手足拘攣有類中風嗣雖多方醫治未能脫體加以虛火上升目眩耳聾心思昏亂魚之泉郡海風迅烈濕熱薰蒸入秋以來步履愈覺艱難精神愈加委頓蒙諭以□道到省即可遞相交卸自應遵照守候勉力從公第日前漳州□道路經泉郡道及□道在浙現有差事未竣並有不願來閩之意若果如所云則□道之能否前來尚難預定現在泉屬大局雖稱安堵然前次滋事匪首多未就擒近因仙邑剿辦遲緩逆匪黃有復竄擾南永各鄉而若匪如蘇卓陳賊王潘等皆死灰復燃紛紛肅聚探報流言一日數至雖經隨時隨事商酌辦理而撫躬自揣精神材力寔屬不能支持稍有疎虞即成巨害卑署府屢

轉思維與其貽害地方。受譴于失事之後。不若甘當規避。陳情于  
未事之先。用是不揣冒昧。懇叙寔情。伏求大人察核。俯念海疆重  
地。非病軀所能久任。恩賜還委。賢員接署。以重職守。而專責成。並  
懇給假三個月。回省調理。倘得仰叨福蔭。獲保餘生。定當勉竭菲  
材。再圖報効。臨稟不勝惶悚。激切之至。卑署所謹稟。咸豐四年八  
月十七日

舌擊編

卷四

子

敵稟者竊惟用兵之道。貴在因利乘機。而制敵之方。尤在隨時應  
變。未可以膠柱鼓瑟。而為刻舟求劍之舉也。查逆倭竄匿南邑之  
初。其勢寔為窮蹙。始則溪西陳溪。首先引匪。繼則爐內潘榜。獨任  
窩藏。其餘如潘宗達等。供奉勾結。踪跡昭彰。在人耳目。不于此時  
嚴切跟拏。而其機已失。即大兵初到之時。聲勢赫然。各匪尚懷畏  
懼。但能立振兵威。則罪人斯得。而黨與亦消。乃為招撫所誤。急玩  
遷延。而機已再失。至撫議窮。而剿議起。而逆踪已不知何往。不得  
已將中潘下潘等。鄉次第剿辦。又僅能燬其房屋。而不能制其身  
命。大兵至鄉。賊匪均竄伏近山。兵丁縱火之後。撤伍回營。而竄伏  
者紛然復集。救滅餘燼。兵勇貪拾財物。行走落後者。且被擒殺。數

舌擊編

卷四

世

人所謂剿辦如是而已。在賊則愈覺披猖。在我則愈無把握。不得  
已藉意安告。急為撤兵之計。及剿辦意安匪鄉。亦並不曾獲一賊。  
殘一匪。仍是以焚燬房屋。敷衍竣事。迨奉憲令折回南安。不得已  
仍赴后洋。駐札查牆內各鄉。中潘下潘已經剿辦。所未辦者。惟最  
強之頂潘一鄉耳。現聞該鄉早經擬盡。使亦如中下潘之例。夷為  
邱墟。而剿辦之法。窮矣。然于逆匪曾未能損其毫髮也。使此後仍  
聚數千人。日索逆匪于無何有之鄉。則大兵無可擊之期。而仙遊  
之剿辦。烏白旂者。反常制而不能動計。兩處兵餉。口需千金。每月  
二萬兩之鉅。安能日久支應。查逆倭踪跡。是否尚在南安。此時  
寔難確指。然如從前逆匪朱毛。劉第五等。或終身稽誅。或久而

就縛均屬事所恒有是逆俊諸匪可使長作浦囚而楓亭大路則  
未便聽其久阻卑署府愚見似不如留精兵一千統以健將一員  
于羅溪洪瀨擇地駐紮如何鄉蠢動即速馳赴剿殺一面密探逆  
俊等確踪隨機掩捕其餘兵勇一併撤赴仙游合力剿辦查烏白  
旂均係土著各顧身家與南邑之赤貧無業甘心從逆者不同我  
兵之敗敗于見賊即逃非由于賊之善戰也今則屢挫之後兵氣  
愈衰將心愈餒非用重兵難以制勝然烏白旂匪首僅朱三陳尾  
等數犯蓋尾塘邊等數鄉似宜大張曉示聲罪致討諭令各鄉安  
居毋動准予免罪如有助惡者必剿無赦一面簡選勇將銳兵長  
驅直進必以斬馘擒獲為功不准以焚毀房屋了事但能剿滅一

舌擊編 卷四 廿

鄉則餘匪自能懾服且各鄉匪徒搶擄所得均已溫飽此時顧  
費財何肯自來送死特恐兵威不振仍如前次之見賊即逃則非  
單署府所敢知耳至逆俊此時手無寸鐵其勢不能復振所慮如  
潘榜等匪代為糾結或槍一鄉鎮或陷一城池則憑藉有費仍得  
肆其猖獗然糾邀勾結非旦夕所能成事但能各屬訪查嚴密一  
有風聲立即跟踪剿捕似尚易于為力其次則慮其竄逸出境現  
奉憲札飭令各屬嚴密堵截誠諭雖為嚴切恐奉行總屬具文緣  
該匪等雖易服改裝諒不敢于白晝通衢公然行走若山僻小路  
則處處可通稽查難周密然各縣必有一二斷不能遠越之處  
各該地方官誠能查明此等處所即于要路設立卡柵分派丁役

實力盤查賊情雖狡又何能飛度耶且烏白旂一經辨埃則全省  
漸已肅清逆俊諸匪如孤雁腐鼠有何能為况處處嚴查時時購  
緝釜底游魂斷不能久逃法網耳卑署府因見南邑用兵久無成  
效而省庫支絀壽餉愈覺為難不揣狂愚獻其一得伏望大人俯  
加察核訓示祇遵不勝皇悚之至 卑署府謹稟 咸豐四年九月

舌擊編 卷四 廿



敬稟者九月初七日接奉督憲札并附發照會臺灣鎮公文一角以鎮現帶泉勇一千名馳赴南安一帶查拏逆者黃有使此時可到泉查該勇等隨征日久老病孱弱在所不免該鎮即選精銳五百名留營剿辦其餘善為遣散安業飭俟鎮到泉即將憲文面呈會商該鎮速將泉勇分別遣留並確探逆踪安善進兵剿捕之法仍將會辦緣由先行稟覆等因隨于本月十二日鎮軍統帶泉勇抵郡卑署府遵將照會面呈並會同商辦一切惟是黃逆先自仙遊竄匿南邑溪東鄉與匪徒陳漢等糾結潑擾經卑署府會商酌調護游戎帶兵四百名前往圍捕嗣因探查該逆糾搶永轄之夾漈鄉被該鄉殺斃賊匪數名餘皆逃竄

古擊編

卷四

廿

並因各處賄拏嚴緊該逆匿跡潛踪並無一定住址非大兵所能剿捕因改議酌撥精兵一百名赴洪賴駐札相機堵捕前經具稟在案現在確查該逆蹤跡寔不在南安昨經營縣購獲逆首蘇廣即蘇靈匪夥柯世柯婆三名訊據供稱黃逆現匿安溪上龍門鄉當經分撥兵勇帶全眼線密往緝捕而該逆復已他竄連日據各線民探報尚無確蹤查該逆東餒餘生極為窮蹙其東奔西竄止圖苟延殘喘實不能別有作為第該逆一日不除各處土匪藉名煽誘地方一日不能平靜而該逆此時往來飄忽稍有舉動即聞風驚竄計性懸賞購線設法誘拏未便糜餉勞師日馳驟于荒鄉僻壤卑署府等公同商酌與其興師動眾勞而無功似不如留此

口糧作為線費重賞之下必有居該逆為奇貨藉以邀功獲利者從緩密圍似尚無難得手但該逆潛匿處所雖不出永南安溪交界各鄉倘或事機洩露不可不防其逸颺伏望密防龍巖當洋大田德化尤溪沙縣永福等處一體嚴密堵捕以免疎虞寔為公便至鎮軍所帶泉勇一千名除遵照憲令統留精壯五百名其餘要為遣散歸農諭令各該房族父兄自行約束不准出外滋事惟所留之五百名現在既無用處若留駐郡城未免日需支應查該勇等在營日久不無室家之思現擬將該勇等一概飭令回家團聚聽候調用該勇等均係晉邑民人住近咫尺如黃逆等一有信急必須用兵圍拏之處無難一呼畢至既可以節省經費亦不致

古擊編

卷四

廿

貽誤事機商之營縣暨郡城紳士均以謂然現經卑署府等會同營縣各城妥線分路偵緝並將一切事宜隨時商辦外合將現在會辦情形先行稟候大人察核訓示肅稟恭請勳安伏祈垂鑒卑署府謹稟咸豐四年九月十四日

敬稟者竊卑署府業將會同鎮軍辦理留撤泉勇情形具稟約  
鑒在案。茲于十三日接奉省局憲札奉督憲牌以仙游正當剿辦  
吃緊之際誠恐逆匪被窮感四處竄逃不可不嚴加堵禦已咨  
請鏡護提督由泉酌帶精兵馳赴塗嶺楓亭一帶相地扎營就近  
督率仙游在事文武設法進剿飭即遵照辦理等因伏查仙游為  
白旂匪蔓延二百餘鄉蓋係土著民人非外來賊匪請聚者可比  
該匪等各有室家產業緩則自安耕鑿急則互相救援賊匪而我  
等賊主而我客此必須統籌大勢剿撫兼施斷非攻毀界尾一鄉  
所能了事卑署前于六月間曾稟請留漳州義勇駐紮  
塗嶺一面由仙游撥兵一千五百名交護副戎統帶由楓亭分

舌擊編

卷四

廿

踰進攻庶可散其黨援而弱其聲勢業督憲批飭照辦嗣准  
獲道以兵力單弱勢不能分因而中止迄今三月有餘界尾一鄉  
尚未攻破而賊勢更為猖獗聞近日四鄉賊匪合萬餘人各帶口  
糧齊抵界尾併力抗拒我兵幾至失利夫我一路進攻賊得以  
一路聚而抵禦賊眾而我寡此情事之顯而易見者何任事者尚  
保守一隅而不知變計耶况三面虛外匪皆得往來糾結即或  
將界尾攻毀而逆首未除設又屯踞別鄉又將何以處此今幸蒙  
咨請護提軍由楓亭進剿實足為制勝之良圖惟奉札飭由泉郡  
酌帶弁兵前往查提標各營存兵無多現經細詢泰將除撥往  
廣東暨各路防守外計可抽撥六七百名而楓亭四面盡屬匪鄉

定為重地非得精兵二千斷難駐足卑署府愚見鎮軍所選精  
勇五百名空閒在案自可先行調用再憲邑部郎所練塗嶺義  
勇頗為得力可就添派數百名湊足二千之數統交護提軍帶  
領前往駐紮楓亭一面示諭官商士民統由大路行走並請公正  
紳士傳諭各鄉以大兵之來專為疏通大路並非剿辦白旂鄉  
如能安分樂業概許以自新惟有攔路搶劫者即移兵該鄉誅其  
人而墟其地似此惡感並用該匪等必各顧身家有更生之望而  
無必死之心又安肯捐性命捨財財而自蹈死地耶數日之內賊  
匪之屯聚者必漸行解散而界尾一鄉將不攻而自破然後察機  
宜審緩急勒獻逆首勒納錢糧應剿者立剿應撫者立撫賞必使

舌擊編

卷四

廿

知恩罰必使知畏庶地方可以漸安而軍務亦可以告竣否則兵  
戎將儒玩日曠時糜餉勞師伊于胡底卑署府愚昧之見是不有  
當伏祈大人察核訓示祇遵不勝皇悚之至再泉郡自四月至今  
未蒙撥餉所有防堵經費均係就地捐輸及陸續收捐監照等項  
日逐支持已屬窮分竭源將來護提督一軍所需口糧應請仍由  
仙游一并就近給發如歸泉局支應還望恩賜籌撥餉銀趕解接  
濟庶免貽誤中署府謹稟咸豐四年九月十六日

敬稟者本年八月十八日奉憲批晉江縣令具稟請將三年分益課正襟銀兩緩至軍務竣日歸于該縣正署人員攤捐歸補等由蒙批查各屬應徵益課年有定額例應按日行銷不容遲延短絀上年履漳等處匪徒滋事該縣地方迫近賊氛防剿吃緊致應銷引益未能按額行銷雖屬實在情形惟益為民間日用所需不能因地未靖任其茹波現當造報在即所徵益課已據徵完若干墊用軍需曾否稟明據請擬照丁耗之案暫行停緩分年攤捐究竟作何攤補均未聲叙明晰前據安溪縣前令稟請援案查辦已奉督憲批道會司查議業經轉行泉州府查議在案仰即迅速遵照前令批飭確切查明彙案具詳詳辦造報在即仍將應

舌擊編

卷四

廿

完銀兩先行按數嚴追奏銷已屆該府務即查明趕辦切勿潤延致誤奏銷大千泰各屬之速速仍候督憲批示此繳稟抄發等因查此案先據安溪署令稟請援案蠲免蒙批飭妥議詳辦前經議飭按額徵解在案嗣因各縣益課全未破白疊奏憲徵嚴催並奉前因節經批飭徵解並查議詳復去後茲據晉江等縣以泉屬地方濱臨大海潮汐灌注無地非益以故私益充斥官引因而銷歷任各員無不以賠課負重累上年會匪滋擾泉屬各縣或係遭匪擾或迫近賊氛鄉民遷徙流移至今未復業且向來魚鹽一項行銷最廣近年因海氛不靖各處採船隻稀少以致咸豐三年應銷益額全行停滯所征正襟課銀不及十分之一又因軍

需緊急挪濟燃眉轉瞬奏銷屆期征解既勢有不能賠墊又力有不逮或仰乞奏豁或籲懇展緩或請歸西商代銷或請歸後任攤補各等情稟復前來卑署府查各該縣所稟固屬實在情形然益課上闕國帑下濟兵燹當此經費支絀之時豈容妄冀豁免亦不敢率議展緩而官幫缺銷益額雖向有勾派西商代銷完課之例嗣奉前督憲以商情疲乏奏明停止至官幫應完課項係按日勾銷接任之員各有應完之課彼且自顧不遑焉能代人賠累查核各縣所稟各條均屬窒礙難行惟現在迫屆奏期若不泰酌時勢重為變通勢必各該員盡干例議而于課款無所裨益卑署府再四籌思惟有仰懇憲俯念益課與地丁錢糧事同一律將卑

舌擊編

卷四

廿

屬應完成豐癸丑甲寅二年分正溢課襟銀兩請援照錢糧成案轉詳奏咨本屆奏銷案內准予免計分數卑署府仍飭令各縣將已徵銀兩造冊詳送如已挪墊軍需亦飭令按律造報至其餘未完應解缺銷銀兩現在仍嚴飭各該縣設法征解如有陸續還還丁憂降革等事應請查照道光二十五年奏案歸于原欠之員俟到任後按限勒追如有逾限不完照未完關稅盈餘之例泰處似此酌量變通庶各員肩負稍舒而課項亦不致無着卑署府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大人察核迅賜批示飭遵寔為公便卑署府謹稟咸豐 年九月二十一日

敬稟者本月二十三日接奉督憲牌據調補廣東高州鎮具稟  
南安縣應付兵差貽誤並撥借夫價銀錢等由飭即確查據稟  
復等因嗣于二十四日奉總局司道札奉憲批鎮具稟惠安縣  
署令短給兵丁口糧安稟縱容需索並誣吡叶哈等大索站禮  
等由並奉憲批鎮具稟南安署令貽誤兵差等由飭即  
將惠安署令有無短給口糧及南安署令因何遲誤緣由迅  
速確查據稟通稟并勒令署令將鎮等墊發銀錢如數解還  
各等因遵查總鎮等統帶省標弁兵於本月初六日抵郡同日  
即據惠安縣令具稟初五日鎮軍統帶弁兵到境所有鹽菜  
口糧等項均照該營單開數目應付外尚有鎮軍隨丁四行等

舌擊編

卷四

三

名目六十三名協帶二十八名亦均遵照開發查點軍裝積  
等共用夫六百餘名長夫每轎一乘貼錢六千文弁兵人等猶貪  
得無厭屢擁至卑署吵鬧甚至共毆夫頭搶掠夫錢兇橫不可名  
狀巡捕及吡叶哈等大索過站禮或二十餘元或數元不能如願  
竟扯辦差家丁聲言去見大人若非統帶縱之使然何敢如此似  
此經由各縣必至釀成事端應否由卑縣先行通稟請示遵辦等  
情卑署府因先晤協帶游擊詢以令所稟是否實情據鎮將  
擊聲稱均係巡捕與一家丁沿途滋事卑署府隨往拜鎮將  
令原稟交閱並囑以近來州縣甚累不堪此次兵差係由分局酌  
撥經費照例應付已屬竭蹶支持豈堪額外需索惠安事屬已往

當飭令毋庸通稟以存體面惟泉屬尚有晉南同三縣務須兼  
束弁兵勿再滋事鎮唯允諾嗣于初九日自邵起程由晉邑  
文應夫價口糧尚屬安靜至初十日酉刻傳聞鎮在大盈站尚  
未起身卑署府即飛飭令並加給經費銀五十兩飭令妥為料  
理毋再遲誤嗣鎮於十二日始行就道隨據令稟稱前蒙飭  
知兵差過境並蒙籌撥經費銀一百五十兩卑職因隨鎮軍剿  
捕逆黨不克分身委典史帶領家丁前赴大盈督同驛書  
夫頭催卷夫役四百名在站伺候本月初九日鎮統帶征兵二  
百名到站開示轎槓行李需夫七百餘人該典史因倉猝不能添  
催齊儉稟請分帮行走總鎮不允該典史隨飭丁胥分頭趕催

舌擊編

卷四

卅一

一面飛信卑職籌措經費並恐往返耽誤復具領狀向總鎮  
詳舉借銀四十兩以備次早開發至初十日催齊夫役乃查點抬  
槓或裝鳥鎗二桿或置衣服二色該典史商令稍為歸併巡捕兵  
役堅執不允鎮忽怒將驛書夫頭鞭責四十衆夫畏懼逃散以  
致遲誤不能起程卑職接奉憲函雖蒙加發銀五十兩尚慮不敷  
設法挪借遣丁漏夜馳赴重復招集人夫至十一日早辰巡捕交  
出名單口糧以及大小轎折價貼錢並上下人等飯食等項共應  
發錢五六百千該典史等以承領經費僅二百兩懇其減讓而巡  
捕丁役出言無狀橫行毆打丁胥畏光躲避弁兵藉此挾延復遲  
悞一日至十二日一切照單開發始行出境並將前借銀兩如數

呈還。鎮不肯收。回悻悻而去。而後帮提標兵一百名。亦于是日到站。隨後多催人。夫于十四日前進伏查。此次兵丁僅二百名。乃用夫至六百餘名。已堪駭異。猶復額外訛索。兇暴橫行。寔屬目無法紀。卑職苦缺窮員。既乏賄墊之資。豈任貽悞之咎。理合據寔稟請察核轉詳等情。並聞該弁兵等至同安。亦有滋擾情事。惟未據該縣具稟。正在飭查間。疊奉前因。伏查近日武員不知紀律。為何事縱兵殃民。竟成錮習。故帶兵經過處所。無不恣意需索。稍不遂意。即恃眾橫行。地方官聞有兵差。已覺提心吊胆。但求平安過境。即為萬幸。何敢于例支口糧。再行短給。若謂承領辦差銀兩。竟不催備供應。更無此病狂喪心之夫。獨怪鎮以二品武員。手下巡

舌擊編

卷四

世

捕家丁沿途滋擾。即協帶之。遊擊亦不能代為隱諱。彼身任統帶。豈得諉為不知。卑署府接令。稟報指以鎮係出省人員。顧全大局。但望其嗣後稍為收斂。自可彼此相忘。詎料其不知自返。輒先行具稟。據稱素守先人遺訓。蕪潔自持。而指他人為妄誕荒謬。恬過飾非。寔覺有靦面目。至兵丁多住一日。地方官須多發一日口糧。似此任意揆延。自應即令統帶官自行賠給。以示薄罰。况該縣既將借領銀兩如數歸還。乃故為不收。藉為稟追地步。此等違刁伎倆。夫豈大臣所為。且現奉憲札。有前據鎮具稟。蒲仙等縣。遲悞兵差之語。是鎮自省城以至泉郡。所過各縣。地方官果皆不肖。而其所帶之弁兵。果皆守法乎。此等情形。諒在仁明洞鑒。

之中無庸。卑署府再為置辯。耳惟現在各屬公私交困。已屬力盡筋疲。寔不堪此意外再有擾累。若不仰藉鈞威。稍為扶持。則下吏寔無所措。其手尾。卑署府所稟。均屬寔情。一字不敢飾。一語不敢欺。伏望大人察核辦理。寔為公便。再鎮所稟委員。撥錢十五千之事。據令稟復。並無借領此項。合並聲明。卑署府謹稟。咸豐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舌擊編

卷四

世

敬稟者案奉糧道札奉憲批據陸提標口參將轉稟泉屬各縣  
縣積欠六營兵米請乞按日勻給等由飭將各廳縣欠給米石開  
摺呈送以憑着追一面查明妥議詳復等由並奉糧道憲札據卑  
署前稟查議咸豐四年分錢糧一案以糧米一欸與地丁事雖  
一端而支用寔有二致地丁解給餉庶尚可通融籌辦而糧米收  
儲尚餘額支兵食分營坐派實屬無可籌支現在二三年能否  
展緩尚未奉到明文而四年分應征額米若再諒予處分則各廳  
縣勢必置身事外護兵米於不問兵糧關重不得不先事預防但  
應如何籌畫庶兵精民困兩無窒礙之處飭即由府悉心妥議稟  
覆一面嚴飭所屬照章征給毋許推諉等因仰微憲臺慎重兵糧

舌擊編 卷四 苗

診念民瘼之至意第查泉屬兵米一項因不在民並不在兵而獨  
在于官敢請略陳其概緣民間田糧歷多詭寄津貼有田者無糧  
有糧者無田真正欠戶無從查追無之冊籍混淆每年征收惟圖  
承是賴因之叢為利藪無弊不生而頑梗各鄉則積年抗欠糞塗  
豁免稍事追呼則逞強拒捕積習成風驟難整頓此其困不在民  
也至國家設兵衛民月餉之外復給月糧使皆束身在伍按期操  
練則各兵別無營運專恃此項資生豈容絲毫短給試觀近來各  
處兵勇無不因積欠口糧擁眾吵索而泉屬各廳縣欠放各營兵  
米經年累月從未聞一兵一卒鼓噪滋事者此雖營員善于撫綏  
亦可見困不在兵矣而地方官受兵米之累則倍甚於錢糧綠兵

米出于屯田世遠年湮屯戶則死絕逃亡田畝則展轉承佔歷年  
所征本不及額數十分之五六從前民物富庶地方官進項較優  
挹彼注茲尚不致形其支絀後因地方凋敝年甚一年向羨為膏  
腴之區者今則悉成苦楚任斯上者每年賠墊錢糧已屬筋疲力  
盡何能再為兼顧故各營坐派兵糧不得不蠶蠶欠給非前之官  
皆賢而後之官皆不肖也迨道光二十八年以來前後議定章程  
先則定以按月繼則定以按日各歸各任照數墊放分別記過捕  
恭扣留追繳地方官因兵米係任內應征應放之款無可推諉故  
每于交卸後無不拮据籌措照章補放其苦累已不可勝言雖議  
稱續征歸補其寔後任各有應放之額自顧不暇又何能代前人

舌擊編 卷四 莖

征補耶然此于地方無事之時地方官雖屬艱難猶可勉強勒令  
墊放自上年會匪滋事各屬或屢遭匪擾或迫近賊氛良懦則遷  
徙流移頑惡則糾結抗拒凋敝情形不可言狀且地丁與糧米同  
一出于民力在國家制用常經雖有區別而在官則同一催征在  
民則同一完納錢糧既奉展緩糧米又何能照常征收况泉屬糧  
米之難征本甚于地丁向可征至五六分者今則求一二分而不  
可得故現據各屬紛紛具稟或請挪動屬倉或請借用莖粟各屬  
亦出于不得已之苦衷作此無聊之極思嗣奉札飭不行即彼此  
一籌莫展夫立法之初章程固極其嚴密勸懲固極其周詳而格  
于時事之無可如何則法亦有時而窮此所以貴法窮則變也伏

查咸豐三年四月會匪未經滋事以前各屬尚照常征收如有欠  
給各營兵米尚可按照章程勒令補放。惟自四月至今所有各屬  
錢糧雖經督飭設法催征始終無起色。地方官既顆粒無征若  
概着賠墊似非情理。况各屬辦理軍務無不焦頭爛額亦寔無力  
再行賠墊。此即照章扣留亦不過將交卸各員羈留。郡會坐糜歲  
月而于公事充無定濟。且府中亦有坐派月米若照章辦理則卑  
署府即應首先扣留。此卑署府所以籌及此事日夜焦思而苦于  
束手無策者也。卑署府非不知照章督辦可以省事可以避嫌而  
自念身膺民社不敢從事于紙上空設。有辜職任。然地方凋敝如  
是廳縣困苦如是而各營兵丁則嗷嗷待哺斷不敢因艱于催征

百擊編

卷四

廿七

使其頻年枵腹第就泉郡籌議則捨借碾鄰倉挪動蓋谷數端  
別無可通融之處。惟有仰求大人俯察情形檄飭糧道將三四兩  
年泉屬應放各營兵米統籌全省倉儲大局或衰多益寡或挹彼  
注茲或借項以為轉輸或籌款以資調劑。應如何設法籌給之處  
逐賜核定章程批示遵行。庶兵精得濟而泉郡官吏亦共慶再生  
之樂于無既矣。卑署府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訓示祇遵。照稟  
不勝惶悚之至。惟是泉屬錢糧由于積年抗欠致歷任無不賠累  
若錢糧不能起色則公事永無轉機。即使三四兩年兵米幸蒙憲  
恩籌畫清理而年復一年後此何以為繼。惟乘此時力為整頓再  
付廉明之吏補其偏而救其弊。庶地方尚有可為。卑署府前經稟

請俟仙游軍務完竣後分兵千餘名將泉屬頑梗各鄉進行查辦  
務使桀驁畏威而善良懷德。應辦一切事宜皆得操縱于官而不  
為民所挾制。然就目前而論各屬情形大局似已平定且當經費  
支絀之時復議用兵未免駭人觀聽。第款作一勞永逸之計有非  
稍示兵威不可者。此惟在憲臺綏靖海疆審度辦理。非卑署府所  
敢擅主者也。卑署府謹稟咸豐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百擊編

卷四

廿七

敬稟者。三月初五日。奉總局司道札。奉督撫牌。以卑署府具稟。派撥兵勇。前赴南邑。剿捕逆匪。飭即分別移助。在事文武。實力查拏。悉數殲獲。毋稍疎縱等因。伏查前因傳聞林逆等復存永南一帶。糾結滋事。訛言流傳。民情不免搖惑。當經會商營縣。稟請陸提憲。派委營前營游戎。右營守備。統帶精兵六百名。並由府委署石獅縣丞。候補從九。帶領壯勇四百名。于上月二十四日。馳赴洪瀨。會同南安。並紳士。先行曉諭各鄉民人。安居毋恐。隨即督帶兵勇。連日巡歷八都九都馬跡。墟內飛雲寺雲峯彭口等鄉。察看民情。均屬安靜。雖加訪查。並無逆匪踪跡。查八都在萬山之中。都內各鄉。均係零星雜社。並無大

鄉巨族。詢據各鄉紳耆。僉稱上年曾經林逆派糧。因鄉小。丁稀。不敢擒抗。寔無在鄉窩藏。現在亦無匪徒。屯踞情事。均願出具甘結。據該委員等具稟到府。卑署府以逆匪既無蹤跡。自未便久勞師。振虛費餉銀。隨飭該委員等。由彭口分路。游戎。從九帶兵勇五百名。由後洋巡至大羅溪。從晉邑之青陽河市回郡。守備。縣丞帶兵勇五百名。由溪西巡至石頭。鄉從南邑之三都四都回郡。再行確切訪查搜捕。嗣于初三日。晉邑。今接准永春。署牧專函。以該州厝樵地方。有賊匪盤踞。已委縣丞。帶領兵勇。馳往剿捕。囑即撥兵會剿等由。維時。守備。縣丞一路。已回郡城。隨商令。游戎。從九帶所領兵勇。折回洪瀨。駐紮一面專差。

訂期會辦。茲據。署牧以仙游兵勇。已到北山。連營賊匪。均已遠遁無踪。現因學憲按臨。已派。縣丞馳赴迎護。泉州兵勇。毋須前往等情。至復。隨即知會。游戎等。將兵勇于初九日。全數撤回。分別歸伍。遣散在案。伏查該逆等。窮感游魂。勢寔不能復振。多係各鄉奸匪。因將次闖。希圖藉端。延抗。亦有舊時鄉勇。欺辦理防堵。復可日領口糧。故彼此捏造。謠言紛紛傳播。是該逆等一日未除。地方一日不能安靜。且餘逆如胡熊。童森等。均在遁逃。此輩兇逆。性成難保。不色藏禍心。狡焉思逞。此次兵勇。行經半月。費逾千金。購師出無功。虛勞往返。而所到之處。匪類散逃。流言止息。于地方亦不無裨益。惟是該逆等。東竄西逃。形同鬼域。散用兵圍捕。既苦

于匪跡銷聲。即購線緝拏。又皆如捕風捉影。卑署府多方籌辦。術盡技窮。寔深慚懣。前經稟請。如有擒獻。該逆。准免該鄉錢糧三年。亦妄冀人人。忌沾獲賊之利。庶處處。皆為擒賊之人。可否見諸施行。尚未奉到憲示。卑署府現仍會商營縣紳士。密購妥線。分路訪緝。斷不敢規避。處分稍存諱飾。亦不敢故分畛域。稍懈巡防。惟冀元惡大憝。次第就擒。以仰副憲。綏靖海疆之至意。合將現在撤退兵勇情形。具稟大人。察核訓示。卑署府謹稟。咸豐五年二月十日。



敬稟者竊自仙特軍務訖撤後林逆踪跡或云逃或云潛其永南各鄉查經訪查杳無定信嗣于二月間復聞在南邑八都馬跡等鄉聚匪滋事當經派撥兵勇前往剿辦雖師出無功而訛言頓息民情安堵然首夥逆匪多在逃逃內如童森潘宗達等其無辜兇頑尤甚于林逆若輩疑險求生勢必色滅禍心狡焉思逞卑職等不動聲色嚴密探查三四兩月尚屬平靜至五月初間即聞爐內各鄉有匪徒蓄養長髮情事疊經購線偵探緣該鄉自上年兵燹後不啻外人進鄉故或有或無傳言不一惟自經月以來訛言流傳日甚一日查據探役暨各鄉紳耆稟報林逆現在爐內潘家伯家有時往來林雁及馬跡鄉施家童森胡熊各匪首等三十餘人亦時相來往總不離雲峯爐內馬跡等鄉并云前月劉丑黃益糾夥往延平掄得茶客銀錢藉此糾合賊匪近日勒派山坪鄉貢生林士尊典鋪錢五百千擄禁仙游富戶四人勒銀數千兩此項到手即行起事各逆首均久留長髮定于六月十四暨將等語并據南惠各邑具稟情形大畧相同卑職等會全商酌各該逆等一日不除地方總未能安甯然又未便以偶有傳聞即行與師動衆現擬請在藉紳士□御史及□侯陞道□同知親往南邑各鄉邀集紳耆重行團練由近及遠次第辦理以散附從而根本並就各鄉探查賊情得有研究再行相機商辦所有夫馬酒席等費已由卑署府籌給正在查辦聞于本月初六日據洪瀨都司□

□□千總□□會同南安縣獲解逆匪黃晏一名到府提驗該犯已蓄有二寸餘長髮訊據供稱林俊于上年十月間從仙游窺匿雲峯自後往來八都爐內等鄉并無一定住址與童森胡熊等各匪首均于三月內留髮四月內殺首黃益與該犯糾同百餘人分幫往延平地方擄掠茶客帶銀一千餘元傷斃事主二人賊銀現交林俊等寄放雲峯林雁家中存作口糧林俊已糾集二千餘人欲先攻延平因股首林叔明欲先攻泉六意見不合林叔明另糾匪夥約六月十五日在爐內豎旗起事等語查該犯所供與近日各處查稟情形多相脗合且現蓄長髮已有定據是該匪等聚眾謀逆事跡顯然亟應迅速撲滅以免釀成大事惟該處山路險僻非重兵不能前往且該犯等朝東暮西恐我師未出而聞風遠竄糜餉勞師仍無定濟查洪瀨地處適中最為扼要該處本設有汛兵一百八十餘名現經稟請提憲再撥精兵三百名派署前營游擊□□統帶并由府縣僱壯勇二百名委署雒陽巡檢□□協同紳士□同知管帶兼支應糧餉定于十二日前赴洪瀨駐紮拒守要路即以控扼匪鄉□御史仍遍赴各鄉勸諭團練並密查何鄉有逆匪窺匿即就近知會洪瀨行營銜拔掩捕如必須動用大兵再行會商稟辦郡城添撥兵丁四百名夜則上城周恩巡防日則分門稽查出入查上年各舖義勇甚為得力現擬酌復二百名分撥各門照舊巡防應給口糧由卑署府與卑職洪捐給其

餘尚有應辦事宜。卑職等自當隨時和衷商酌。不敢過事。張皇亦不敢稍涉。辭弛以期無負委任。查雲峯等鄉與永春仙游連界。現經臬署府移飭該州縣嚴行堵捕。惟查該犯黃晏供有林逆欲先攻延平。雖所供未可盡信。而該逆狡黠異常。恐上游一帶亦有匪徒潛行勾結。不可不預為防範。除拏獲匪犯黃晏供情。另由府縣詳辦外。理合將探查逆匪及現辦情形。稟請大人察核。訓示祇遵。並懇飛飭延平永春仙游各地方文武員弁一體查拏防堵。寔為公便。卑署府謹稟。咸豐五年六月 日

舌擊編

卷四

四

敬稟者。竊卑署府等前因漏網逆匪在南永等處。復有蠢動情事。業將辦理防堵團練情形。先後具稟鈞鑒在案。伏查該逆等稽誅日久。以雲峯山為窟穴。而往來于八都壩內等鄉。朝東暮西。並無一定住址。若用兵圍捕。恐一時未易得手。前因該逆等勒派八都貢生林士尊與鋪錢文。被該貢生率眾拒退。卑署府等家遣紳士往諭該貢生許助賊糧。乘機誘致一面糾約近鄉。並派兵勇銜放前往。合力圍拏。該貢生因慮賊黨報復。不敢擊舉。茲于二十二日。接該貢生及生員李宗沅李春雲稟報。二十日午刻。林俊全林世勳林維榮賊三百餘人。來鄉攻搶。該貢生等通鄉出禦。殺斃賊匪十三人。而鄰近之卓厝鄉被賊偷燒民房六所。殺死四人。林俊現已出頭。恐其挾恨報仇。請兵急救等情。並准永春署牧專函。以探查林逆寔在雲峯。已與潘宗達童森等均蓄長髮。現在人少糧稀。亟請撥兵會剿。復據仙游函稟情形。大畧相同。竊思林逆久無確踪。今既敢挺身而出。其蓄心謀逆。不問可知。幸賊寡糧乏。僅恃搶掠所獲。不能大有作為。即各鄉匪類。因賊勢窮蹙。尚懷觀望。倘被其攻搶。教鄉則匪徒響應。聲勢蔓延。剿辦即為費手。卑署府等現經公同商酌。察看賊情。此機萬不可失。不敢因與前稟自相矛盾。坐失機宜。惟兵貴神速。若俟調集別營。兵則曠日持久。恐該逆等聞風遠颺。茲已會商營員紳士。稟請陸提憲飭撥精兵三百名。由府縣選催練勇一千二百名。分作兩起。第一起兵一百名。交

舌擊編

卷四

四

陸後營門游擊統帶勇五百名派紳士莊有文陳威鳳莊元英陳  
學瀛分帶千二十四日起程前赴洪瀨帶全前派防堵之兵勇五  
百名于二十五日進往彭口第二起兵二百名交陸前營口護游  
擊統帶勇七百名派紳士李嶢嶢李泰雲侯明德井南邑紳士等  
管帶于二十五日起程二十六日同駐彭口並委署雒陽巡檢  
□□本任石獅縣丞□□隨營支應糧餉一面分別移行永春  
仙游各派兵勇五百名均于二十六日進駐烏洋草面地方定于  
二十七日三路並進直取雲峯合力圍剿並諭令林士尊等糾約  
各鄉協全剿捕倘該逆等聞風逃竄飭令各路兵勇探明踪跡奮  
力窮追務將逆匪首夥悉數殲擒而後已查永春各鄉與賊為仇

丁擊編

卷四

四

近日又有烏白旗遊請林逆之謠該逆等若欲遁逃必以仙遊為  
藏身之所現已在大羅溪山頂坪添僱壯勇二百名交該鄉紳士  
黃福潮等督帶巡防以杜竄越伏查該逆等色藏禍心狡為忌逞  
時時造謠傳播希圖煽惑人心故諸逆一日不除地方一日不能  
安靜茲幸得有寔跡亟應乘其未成氣勢迅速剪除以期一勞永  
逸卑署府等因恐緩慢事機未及請示理合將剿辦情形稟候大  
入察核訓示祇遵不勝惶悚之至再籌兵必須籌餉查四月內接  
收閩稅銀二千兩除支用外尚存銀六百九十兩零嗣即奉文截  
止前次派撥洪瀨郡城兵勇口糧係用剿辦大盈等處經費所  
存亦不過數百兩現在撥兵會剿需費繁多府庫別無存款因移

查泉海關積收五六月稅銀截至月底止約計三千兩左右現又  
移提到府樽節支應並准永春□署收以現已稟請省餉恐緩不  
及事函請籌撥並署府因軍需緊急不敢故分畛域已于此項內  
提解銀五百兩以資接濟惟此次派撥兵勇共二千名除添製軍  
裝外每日口糧夫價約需錢四百千若半月內可以凱撤則此項  
已款支應惟慮稍延時日或別有調發之處則尚須另行籌措用  
敢不揣冒昧仰懇大人俯察情形准將泉稅關銀兩再行截留一  
二月移解府庫以備要需惟查稅關于七八兩月係屬閒月所征  
稅銀不及數百兩倘另有急用自當隨時具稟卑署府等身任地  
方萬不敢以張皇而釀事端亦不敢避專擅而失機會統祈明鑒

古書編

卷四

四五

批示祇遵定為公便卑署府謹稟成豐五年六月 日

苦學編卷五

魯稽粟山沈 譜彙

姪 穆子枚 校訂

男寶楡春樹

敬稟者竊卑職于上年冬間接奉憲檄委署馬巷廳事務自到任以來凡地方一切事宜無不悉心經理以期無負委任無如今之不行禁之不止良民則依然無依奸究則狡焉思逞風俗之頑梗愈甚錢糧之征收愈難卑職深虞隕越昕夕焦勞亟思補偏救弊之方以及久安長治之策惟有仰藉國威重加整頓庶足以洗舊染而挽頽波今日下游情形譬如人患癰疽初時毒氣未甚元氣

卷五

未衰可以內消外散及毒氣浸淫經絡潰爛肌膚非極針砭之用蓋攻伐之技有不能起沉疴而除痼疾者查馬巷水連金厦陸接南同岸鹵硯確民貧俗悍如東之許厝黃厝西塘內塘南之柏頭陳頭新店洪前西之內官河厝崙頭厝北之烏山郭山前山林尾等數十鄉族大丁多向為盜賊淵藪出海糾劫以較貧接水賊以致富父傳子受習俗成風數十年來地方官不敢過問其餘則習尚黨凌恥貧不恥賤微利所在父可賣子弟即負兄即一姓聚族而居亦無不以大凌小以眾暴寡睚眦之仇動輒列械互鬪展轉報復數世不休性命傷殘從無怨悔其狠可誅其愚實可憐至于抗糧惡習則無鄉不然任斯土者應苦賠累緣我朝深仁厚

澤屢逢恩詔豁免舊欠該民人視為當然不特編戶齊民群思覩

視即殷寔紳衿亦莫不累年逋欠希圖豁免是國家寬卹之恩反以故頑戶逋糧之習且團承糧書叢為利致報額冊藉無可稽查故雖有廉明之吏亦復徒喚奈何向來遇有械鬪命盜等案地方官會營帶兵下鄉查辦非不耀武揚威而惟恐滋生事端率皆類頑了結從未有拏一犯獲一凶明正刑誅者而兵勇書役輿馬飯食之費無一不出于鄉閭滋事者盡游蕩之徒而受累者則溫飽之戶匪胆愈張而良民解體由來久矣故上年會匪滋事各處土匪聞風向應與官為仇此亦孟子所謂民得反之時也其從逆者無論已其餘亦各成群結隊白晝通衢上至官員下至商客公然

卷五

搶剽旁若無人後雖失守地方次第收復而逃回逆徒與各處搶匪固安然無恙也若輩鷹眼猶存狼心如故地方官欲按名捕獲則苦于差力不勝欲設法購拏則苦于線費無出不得不藉各鄉紳耆團練約束以期苟安目前而紳耆中公正者百無一二其始也尚能遵照示諭章程勸導禁止搶鬪之風藉以少息繼則各逞已私或從中射利以致各鄉怨忿不平不遵約束而其中才生劣監則藉團練為名邀結黨類漸以把持衙門干預公事團練之利未形而害已見矣至錢糧一項卑職于到任時即刻切示諭繼復邀請紳耆分頭勸導乃本上年上忙僅征銀一百數十兩不敷坐支各項下忙開征已逾一月僅收銀二十餘兩卑職親赴各鄉傳

集該房狀長面為勸諭方略有頭緒矣有連塘鄉土棍林祿倡自把持以致名鄉盡懷觀望或云賊氛未淨安能完納或云已經豁免何以復征並有悖謬之言不能形諸指墨者其愚蠢頑梗情形寔令人無從措手然向也不如法而尚畏法今則視法令如弁髦向也不信官而猶畏官今則玩官府如草芥民至不畏法不畏官則亦何事不可為在上者又可玩愒因循坐視地方之糜爛哉以卑賦之愚計誠能于仙遊軍務完竣後派撥精兵一千或八百名統以庶幹健將佐以公正大員將泉屬著名各匪鄉嚴行查辦其凶頑而撫其良善庶足以振積玩之人心而樹已頹之綱紀其餘各鄉未能遍歷則飭各屬檢查新舊械關命盜等案按起拏辦

舌擊編

卷五

三

必寬以獲犯追贓為事不隸以空言了結斯拔其害苗者而嘉禾乃植去其害馬者而良騎乃蕃否則官不能治民民不知有官案件不能辦錢糧不能征官為廢官而地為棄地如之何其可也或謂照此辦理則必須三月之期萬金之餉當此經費支絀之時何堪再供此浪費不知為政者不可圖苟安而忘遠謀尤不可惜小費而貽大患倘一朝變動則征調轉輸所費寧止此數而已耶或謂泉郡六營兵數不少何不以本標制本轄不必另行調撥不知向來會營辦案其弊不可勝言兵弁狂于積習必有未見其利而先受其累者故寧調發外標庶不致有名無實且夫下游之民悍而愚知畏威而不知懷德國家承平日久向之蒞斯土者多武健

之吏威力足以相制故能羈縻于無事自上年地方多事兵力不能遍及民有無上之心而因以成共犯上之事此真所謂厝火于積薪之下火未及燃者也若不及今未甚決裂之時早為料理即使苟倖目前無虞而地方官一事不能為一步不可行寔有一日不能安其位者况匪徒已藏禍心時圖蠢動有併求目前之安而不可得者矣明者見事于未形智者防患于未萌今則事已形而患已萌此卑職之所以深憂過計展轉籌思而不能自己也狂瞽之言愚昧之見伏祈大人俯加採擇訓示祇遵臨稟不勝皇悚之至卑職謹稟咸豐四年十月十五日代馬巷廳作

舌擊編

卷五

四

敬稟者竊卑職前奉憲札委署晉江縣篆因自揣材力不勝當經具稟懇辭嗣蒙憲臺批飭遵委赴任毋得規避干咎等因捧讀之下不敢固辭遂于本月初二日接印任事業將到任日期稟報在案伏查晉邑幅員廣闊俗悍民刁在下游素稱難治然自會匪滋擾晉邑獨未遭蹂躪論者尚稱為完善之區卑職抵任後察看情形始知公事之廢弛民情之頑梗以及地方官之困苦賠累有非筆墨所能罄述者請為憲臺約畧言之錢糧為地方第一要務而晉邑錢糧則歷任辦理秦銷無不挪移墊解自匪擾以後民人藉端抗欠幾致全額無征查□前署令在任三年後經減定銀價乃僅征元三四等年分地丁銀四千三百三十九兩零本年上忙征

壬擊編 卷五 五

銀六百四十三兩零業經卑職縷述情形具稟鈞鑒至械鬪為下游惡習從前地方官尚可隨時隨事下鄉拏辦自辦理軍務官府無力兼顧各鄉匪類任意橫行彼此結連數十百鄉竟敢迫近城廂列械互鬪銃炮之聲震聞遠近雖疊經紳士前往勸諭暫時止息而匪徒未經懲創終屬目無法紀因以疊相報復要截搶擄致民人不敢出鄉市井蕭條生理衰耗此外則搶剝遍于道路行旅視為畏途竊盜擾及城鄉善良不能安枕且逆匪首夥漏網稽誅附惡匪徒潛踪窺視一切購緝巡防在在均關緊要任斯土者目擊光橫之狀耳聞呼籲之聲非不敬奮發有為力圖整頓然鄉民習于獷悍非文告所能勸諭非差役所能拘傳不得不示以國威

借資兵力故辦案必須會營而會營必先善費往往因經費無措展轉因循廢然中止是民情之頑梗由于公事之廢弛公事之廢弛寔由於官之困苦非虛言也前此晉邑錢糧一項即有盈餘其商船換照等項陋規又不下萬餘金藉以辦公綽有餘力嗣後歷年有減無增至近日而一空如洗且各屬均有緝捕經費惟晉邑獨無此項而每年賠累則自錢糧而外莫重于鹽課至逐日給發各處查路丁勇口糧支應往來差使及一切費用每月約須千餘串所恃進項僅每年征收鹽課四千餘串藉以支持且夕任事者點金乏術無米難炊口汲汲於贖窮救急之不暇又何能聚精會神為地方謀興利除弊哉卑職抵任已閱二旬晨夕謁憲臺議

壬擊編 卷五 六

及大小公事未嘗不念切民瘼孰商釐剔至壽及經費一節輒彼此撫膺太息冥默而退者屢矣愚意似宜為邑中稍籌費用俾得畧紓其內顧之憂然後可責以外治之效此為地方計非為一人計也卑職薄植微材謬膺民社于一切應辦事宜凡智慮之所能到材力之所能勝必當矢勤矢慎匪勉從公斷不敢畏難苟安上負委任若罔于力之所不足絀于勢之無如何亦不敢掩飾虛詞自蹈欺妄之咎理合將寔在情形據稟請察核訓示祇遵不勝激切惶悚之至 卑職謹稟 咸豐五年九月 日 晉江

徽京若竊中職。謬蒙憲委署晉江縣篆。遵于九月初二日接印。任事。業將到任日期。及地方情形。先後稟報在案。竊查邑中政務紛繁。惟錢糧一項。定為地方精神命脉。所關如錢糧能照舊征收。則諸事可次第就理。茲查下游錢糧之疲。莫甚于泉屬。而泉屬錢糧之壞。又莫甚于晉江。蓋他邑僅患疲瘵。而晉邑則已成不起之症。卑職碌碌庸才。實無術起此痼疾。屢轉思維。有不能不悞之勢。敢為憲基略陳其概。查晉邑錢糧。向例每兩征銀一兩四錢。從前銀價便宜。官吏均藉此沾潤。且以征數之羨。餘補征額之不足。故地方官不致賠累。嗣後人情刁玩。抗欠成風。征額則愈。銀價則愈增。二十年來。應任辦理。奏銷無不挪移墊解。逮前署野

舌擊編

卷五

七

到任。即值會匪滋擾。各屬錢糧。均蒙奏准分別蠲緩。令俸其任內。不辦奏銷。完欠聽之。於民不復以催科為事。繼復輕信人言。以為欠糧由工價重。遂示定減價。每兩征錢二千六百文。卑職前任蚶江時。聞有此舉。竊計糧價關係甚重。令毅然減征。必經博詢紳耆。確有把握。從此征收必大有起色。至所征不敷。批解則地方官因公賠墊。屬分所當為。及抵任後。查令于減價後。僅征新舊糧銀四千餘兩。一切情形。依然如故。是以減價市小惠于目前。而不顧為害于他日。其為貽累。胡可勝言。緣自匪擾以後。百姓幾不知完糧為何事。而晉邑民人。以令之不征錢糧。共相感戴。而卑職不幸適承其後。若效令所為。則必頻年蠲緩。而後可若

致從新整頓。則一經舉動。已見怨謗紛騰。倘再事追呼勢必群相抗拒。緩之不能急之不可。此不能不誤者一也。查地方官征錢糧。例應按日担計分數。晉邑額征地丁銀三萬八千六百零兩。耗羨銀四千六百零兩。除存留坐支外。奏銷七分。以上應解銀二萬一千九百零兩。耗羨銀二千餘百兩。本年尚有帶征二年分民欠。查令任內。僅征本年地丁銀六百四十三兩。零二年分地丁銀二兩六錢。是令經征已歷八月。尚不及原額十分之一。而卑職欲以四個月內。趕征全額。此即神輸鬼運。亦難見功。此不能不誤者二也。查晉邑錢糧分設五櫃。各派糧書專司其事。每櫃設圖承七八名。分路征收。按郊報繳。卑職抵任後。查點櫃書五名。本款其

舌擊編

卷五

八

一而三名。因欠令。糧銀管押追繳。圖承則僅存其半。且互相推諉。不肯承當。卑職欲另換新書。諭令各經書公舉。並許以妥議。章徑不使受累。乃兩旬以來。竟無一人承應。報募圖承。亦復如是。故自行派丁赴鄉催征。而縣中向無定征。冊民問田糧。又多津貼。詭寄向權。賴圖承查開欠戶。今則并圖承亦多。數此不能不誤者三也。近日銀價每兩貴至三千餘文。照令減定之數。則批解時。耗羨火耗解費。每兩須賠錢一千餘文。是晉邑錢糧。平空增原額。參分之一。即使百姓踴躍輸將。卑職亦無力賠墊。此不能不誤者四也。竊以令前後兩任。熟悉地方。紳民悅服。且減定糧價。而在任三年。所征尚不敷坐支。卑職受任于破壞之後。經營于凋敝

之餘情志未字方隅矣。則散亡殆盡。民人則頑梗不馴。欲  
率由舊章。則愈滋叢棘。欲改弦易轍。則無可設。寔屬寬猛兩窮。  
智勇俱困。轉瞬奏銷。屆期惟有坐受參劾而已。然使獲咎而有益  
于公事。卑職亦何惜此身。但卑職三載蚶江。一貧如洗。洞出原籍。  
久為賊巢。以焦頭爛額之身。肩錯節盤根之任。雖復粉骨糜軀。寔  
屬毫無補救。用敢不揣冒昧。憑敘寔情。稟求大人察核情形。俯賜  
訓示。俾得有所遵循。而獲免于咎戾。不勝激切待命之至。卑職謹  
稟。咸豐五年九月。日。晉江。

舌擊編

卷五

九

敬稟者。竊卑職疊奉憲札。飭將卑縣五年分上下忙地丁銀兩。尅  
日催征。批解等因。卑職身膺民社。職任催科。當此庫帑支絀之時。  
不能多征多解。上慰蓋裏。深惶悚。惟是晉邑錢糧之變壞。歷有  
年所。從前辦理奏銷。歷係挪新掩舊。其後逋欠愈多。加以培累。迨  
會匪滋事。竟至全額無征。雖經前署縣減價征收。仍屬毫無起色。  
卑職于上年抵任。後查悲情形。具稟鈞鑒。一面多方諮訪。思欲改  
易章程。以為補偏救弊之計。無如錮習已深。非一時所能整頓。緣  
晉邑四糧向多津貼。詭寄而縣中又無寔征清冊。開報征繳。惟圖  
承是賴。所有完欠糧戶。地方官及戶糧櫃書。均懵然無從查察。而  
圖承則臣代相傳。蓄為利藪。其鄉曲愚民。因官吏從未過問。亦情  
願私相授受。僅以圖承片紙為憑。不復掣領串票。圖承以串票並  
未掣用。遂以民欠欺官。錢糧侵蝕于若輩者十之二三。至民俗嗜  
利忘義。知恩遇覃恩。均蒙豁免積欠。竟故意累年抗欠。覬望恩施。  
以國家寬恤之殊恩。成頑戶逋糧之習。逕甚至一士在庠。則庇及  
合族一丁。入伍則蔭。久通鄉吏。不能詰官。不能追錢糧之抗欠于  
若輩者十之三四。而近日無知小民。以緩征騰黃。指為豁免。其狡  
黠者。則謂龍同結會。從逆等鄉。均蒙恩免。我等安分良民。豈有反  
撥。追呼之理。群口爭傳。各懷觀望。前署縣口令。思欲激厲。挽回因  
于咸豐三年間。稟請前撫憲示諭。減價征收。而治病不求其源。奇  
方終無效驗。故自減價至今。而侵蝕者如故。抗欠者如故。糧務毫

舌擊編

卷五

十



無裨益官則受累無窮緣口令所定丁耗每兩共收錢二千六百  
文若照省城銀價賠累不可勝言即照泉郡時價每兩亦須賠錢  
千餘文查晉邑額解二萬八千餘兩縱使歲賦全完而每年湏賠  
墊萬餘兩地方官力何能支查口前令任內存五年分地丁銀  
六百餘兩卑職自到任至現在止共征銀二千四百零兩尚不敷  
坐支之用近日因調發泉漳兵勇赴江右應援訛言蜂起民心皇  
皇各懼錢糧竟絲毫無入完納卑職擬請事畢親歷各鄉寔  
方督征無如日久民玩法做弊深歛率由舊章則事歸無濟故改  
法易轍則力有不能現距奏銷僅有三月縱使日夜趕征斷不能  
照常批解卑職身任地方獲咎固分所當然第時勢如此民情如

舌擊編 卷五 土

如此不得不據寔稟請大老爺俯察情形恩賜轉稟藩憲請將卑縣  
應解五年分地丁耗羨銀兩准予儘征儘解于奏銷冊內免計分  
數庶公事不致掣肘而卑職亦獲免重咎寔為公便如蒙恩乞卑  
職自當盡心竭力設法催征源源報解不敢稍涉情延自干咎戾  
伏乞批示祇遵不勝激切感禱之至卑職謹稟咸豐六年三月

日晉江

敬稟者本月初四日接奉憲臺行知以卑職人地不宜撤回遺缺  
許委准爾屏南縣知縣口口署理飭俟交卸後交代清楚趕緊  
來省聽候委委因竊念卑職碌碌自守碌碌無能上年學荷憲  
恩委署斯缺自揣才力勿勝當經具稟懇辭未邀恩允自任事後  
雖日切冰兢寔時虞綆短茲蒙優容逾格曲賜矜全捧敬之餘曷  
勝感戴竊惟晉邑自匪擾以後事無大小靡不廢弛而錢糧一端  
尤屬萬分棘手自前署縣口令示定城價未嘗不望民之急公乃  
戒價則不能復增而征收仍毫無起色前經卑職縷陳情形並會  
同廳縣先後具稟鈞鑒在案查卑職自去年九月接任至今所征  
糧銀尚不敷開銷支給雖分設糧櫃仍湏地方官親赴督征本年

舌擊編 卷五 土

甫收上忙即值奉文縣考嗣此兵差絡繹復值學憲按臨加以五  
月間風雨連旬早稻不無損傷糧戶藉端延抗縱令按邛比追竟  
至絲毫不納現已迫屆奏銷卑職正擬親赴各鄉極力追呼以期  
儘征儘解奈交卸之信比戶皆知胥役民人盡懷觀望不特催科  
無術即一切公事亦無不掣肘時形卑職稍有明機天良未喪非  
不知急儲糧餉非不欲自顧考成無如心力兩窮惟有坐受嚴議  
但使卑職身罹重咎果有益於地方有裨於庶務卑職亦何惜此  
身今則呼喚不靈措施無效一事不能辦一步不能行徒令卑職  
尸位素餐坐視叢脞躬循省蹈踏奚安理合瀝情具稟大人察  
核俯念地方關重恩賜迅催新任口令速即來泉接署以重城守

石晉真成寔為公使不勝延頸待命之至。卑職謹稟。成豐六年六月一日晉江

舌擊編

卷五

十五

敬稟者。七月初四日接奉憲批。據卑職稟請飭催新任。○今迅速赴任等由。奉批已嚴檄飭催。○  
○迅速馳赴晉江接印署事。仰即知照等因。伏查卑職于上年謬荷憲恩。委署是缺。自揣不勝繁劇。且明知必悞奏銷。屢經憑叙情形。具稟鈞鑒。幸蒙憲臺垂念地方。委員接署。感激激難名。第斯邑係著名苦累。凡筮仕闈省者。無不視為畏途。○今自奉委以來。已將三月。雖蒙憲檄嚴催。至今尚無抵任信息。卑職久奉撤任。諸事呼應不靈。多延一日。在卑職多一日之累。而公事亦多一日廢弛。即如錢糧一項。現雖分櫃征收。然必須地方官親赴督催。始獲稍有起色。本年自上忙開征以來。始悞于考試。繼悞于兵差。再悞于學憲之按臨。又悞于風雨之阻滯。

舌擊編

卷五

十四

迨奏期迫。屆甫經赴鄉催科。而胥役士民。知卑職代有期。盡懷觀望。追呼恐激。而生變貽墊。又力有不能。情征之咎。夫復何辭。斯時若新令迅速前來。庶邦人耳目一新。或可藉以補救。而卑職以與地不宜之人。曠日經時。素餐尸位。下貽庶事之叢。上煩憲慮之殷。憂清夜捫心。寢難安枕。合再憑情。馳稟大人。察核俯賜嚴催。○今即日束裝赴任。接署。或請由府先行委員代理。以專責成。仰卑職早脫泥塗。閉門聽議。臨稟不勝惶悚激切之至。卑職謹稟。成豐六年九月一日晉江

崇禎者為查近日上游逃回兵勇百十為群路過卑邑者絡繹不絕並于沿途聲張賊勢散布謠言且每于深夜早晨叩關求進卑職均親往彈壓飭令繞城行走不准進城幸無事故惟近年台募潭泉鄉勇不下萬人而逃回者多得用者少蓋緣催勇者無帶勇之責用勇者非催勇之人彼此痛痒不關故有虛名而無實用常見府縣奉文催勇執託紳士承辦應募者率皆市井無賴不過先則貪圖安家銀兩並冀到處搶掠財財于未離家之先已存逃回之念地方官製辦軍裝鍋帳資送起程乃去未幾日或中途竄逃或見賊潰散沿途復為支給口糧津遣回里迨續奉調募則若輩復半在其中費無數帑金不得一勇之用且受無窮之累誠可痛

古擊編

卷五

十五

心古之用兵者必兵知將意將識兵情而後可以破敵制勝今莫若招募士民中之有智勇而情殷報効者如得其人即將此項安家銀兩照數給發承領責令自行選僱訓練假以頂戴統帶隨征役賊立功即行升賞如有潰逃敗挫定按軍法輕重治罪夫人苟毫無抱負必不敢貿然出而嘗試其所僱之勇即令其自帶同伴共戰自不敢以孱弱者濫等其間復勵之以重賞督之以嚴刑爵祿在前而刀鋸在後彼見與功名性命相關自不能不竭其智能以求一得即或招募之初需費稍多亦當寬為籌給多費而得寔用不猶愈于虛費而無用乎近日地方多故需勇之處甚多及今預為延攬勤為練習鼓舞于先而督飭于後務使所募者皆能自

成一隊將必有材能之士精銳之卒出乎其間以備于城之用者天下何地無才特患進身無由需之殷而遇之疎耳至應需軍裝等項向由地方官承辦事事務從尅省帳房僅足容身刀刃不能斷物鑼鍋滲漏鋤極輕微帑為虛糜而物為無用莫若將軍裝一項亦給價與帶勇之人自行製辦物為自用而肯偷工減料以貽累自身雖愚者亦不出此卑職愚昧之見芻蕘之言伏祈憲臺察核訓示不勝惶悚之至 卑職謹稟 咸豐七年三月 日惠安

古擊編

卷五

十六

敬稟者竊職道接表憲札訪聞當林逆在晉南交界之大羅漢吉  
火一帶招匪起事之時羅溪縣丞與洪瀨都司□□千總□□  
代理南安令□□同該縣典史俱先後逃回府城置地方于  
不顧飭即確切查明稟復恭辦等因具徵大人慎重地方整飭官  
常之至意遵即田道密訪並飭府查復去後茲據泉州府□守稟  
稱遵查南安一縣距郡城十里擊柝相聞突同附郭向來遇有緊  
要公事該縣無不進郡商辦往返不過兩時上月初間謠言蜂起  
該代理令□□登次來郡面稟情形均係即時回縣嗣據先後  
稟報十三十五等日逆匪兩次窺撲縣城均經該代理令會營督  
率兵勇練丁擊退業由卑府轉報在案至該縣監獄于咸豐三年

舌擊編 卷五 十七

風雨坍塌所有監犯寄禁晉邑詳報在案政府中遇有公事每調  
該典史赴府差遣先于三月間科試五邑文童因差事缺員檄委  
該典史□□在場巡綽迨考事甫畢即值郡城戒嚴又委令防  
守北門並帶查晉邑監獄惟代理羅溪縣丞□□先于四月十  
一日晉郡謁見據稱賊匪定期起事羅溪並無城池又無兵餉難  
以守禦是以赴郡稟卑府以地方緊要嚴飭馳回設法防堵適  
次日逆匪攻撲郡城當委令防守東門迨解嚴後查明該處並無  
賊匪擾攘當經飭令回任供職至洪瀨都司□□千總□□  
有無聞警逃回先經移營確查未據具覆旋准陸中營移奉陸提  
憲札飭將都司□□汛弁□□二員先行送府訊辦等因除

飭發經歷看守另行詳辦外稟請察核轉稟等由到道查該府所  
稟與職道所訪尚屬相符緣南安縣城距郡密瀾該縣因稟商公  
事立時往還該典史因無監獄看守調郡差遣自屬寔在情形惟  
縣監重地未便因風雨坍塌犯人寄禁別監遂成廢棄應飭令該  
縣籌款修復以專職掌至羅溪係分防縣丞當賊信緊急之時該  
縣丞以無兵無餉赴府面稟雖該管地方未被賊匪滋擾其擅  
離職守亦屬不合緣奉前因並據該府稟復前來理合轉稟大人  
察核辦理批示祇遵寔為公便再洪瀨都司□□等既奉提軍  
發府訊辦應飭該府訊取確供另行詳辦合併聲明職道謹稟咸  
豐七年五月十三日泉郡軍營

舌擊編 卷五 十八

敬。宜。著。竊。惟。賞。罰。者。治。國。之。大。柄。而。行。軍。之。要。務。也。自。古。未。有。賞。罰。不。明。而。可。以。將。兵。者。然。用。賞。罰。之。道。在。于。明。而。所。以。神。賞。罰。之。用。則。在。于。速。蓋。同。一。賞。也。而。立。加。于。得。功。之。際。則。受。賞。者。感。而。未。賞。者。亦。望。而。思。奮。同。一。罰。也。而。立。行。于。得。罪。之。頃。則。受。罰。者。服。而。未。罰。者。亦。見。而。知。懼。若。應。賞。而。濡。滯。不。行。時。久。則。飲。望。生。而。有。功。者。解。體。且。使。人。忘。其。以。何。功。而。受。賞。應。罰。而。遲。回。不。決。事。過。則。倖。心。起。而。有。罪。者。圖。免。且。使。人。疑。其。以。無。罪。而。受。罰。是。必。賞。不。踰。時。而。罰。不。旋。踵。斯。賞。一。人。而。衆。人。知。所。勸。罰。一。人。而。衆。人。知。所。懲。為。將。者。能。使。人。冒。鋒。鏑。而。不。懼。蹈。白。刃。而。不。辭。者。胥。是。道。也。查。林。逆。以。漏。網。游。魂。狡。焉。思。逞。而。晉。南。匪。類。糾。結。群。不。逞。之。徒。竟。敢。明。目。

古擊編

卷五

十九

張。膽。疊。犯。郡。城。若。不。按。名。擊。獲。明。正。典。刑。何。以。肅。法。紀。而。懲。奸。究。現。查。林。逆。一。夥。均。已。竄。往。永。春。其。著。名。逆。匪。亦。皆。烏。奔。獸。散。遁。匿。窮。鄉。前。經。委。員。會。帶。兵。勇。前。赴。各。鄉。先。毀。該。匪。巢。穴。並。飭。令。族。房。紳。耆。跟。追。網。送。一。面。懸。賞。購。線。嚴。密。緝。拏。然。查。前。領。林。俊。賞。格。錢。二。萬。串。銀。三。千。元。加。以。五。品。翎。頂。不。可。為。不。重。矣。下。游。人。情。重。利。忘。義。而。卒。無。人。起。而。圖。之。者。因。賞。項。過。重。慮。其。虛。而。無。寔。也。至。前。年。會。匪。滋。擾。時。各。屬。紳。士。每。有。殺。賊。立。功。經。府。縣。詳。蒙。憲。臺。飭。局。存。記。彙。獎。至。今。徒。為。虛。語。如。惠。邑。士。民。捐。辦。城。工。團。練。不。下。數。萬。金。迨。四。年。間。逆。匪。攻。城。捐。貲。出。力。者。甚。多。事。後。並。無。一。人。得。邀。獎。叙。近。年。經。費。支。絀。歷。次。捐。輸。名。器。已。日。見。其。輕。乃。于。急。公。好。義。之。

人。獨。斬。此。區。區。之。獎。賞。此。志。士。所。以。寒。心。民。人。所。以。解。體。也。方。今。地。方。多。事。以。收。拾。民。心。為。要。務。計。各。鄉。旌。丁。多。者。及。萬。少。亦。數。千。而。其。為。匪。作。惡。者。不。過。數。十。百。人。且。各。鄉。均。有。舉。人。生。監。不。乏。讀書。明。理。之。人。彼。非。不。知。網。送。匪。犯。之。可。以。除。害。也。而。無。如。網。送。之。後。未。蒙。官。府。之。褒。嘉。先。受。匪。黨。之。報。復。有。害。無。利。誰。樂。為。之。職。道。現。經。諭。飭。團。練。總。局。分。諭。各。鄉。紳。士。並。分。行。各。屬。一。體。辦。理。如。果。有。寔。心。辦。事。殺。賊。助。官。明。立。事。功。顯。著。勞。績。者。定。當。代。乞。憲。恩。優。加。獎。勵。如。有。陽。奉。陰。違。粉。飾。欺。詐。者。即。以。附。逆。黨。匪。分。別。懲。治。庶。有。罪。者。立。加。譴。責。有。功。者。立。沛。恩。施。激。其。忠。義。之。氣。祛。其。畏。怯。之。私。庶。足。以。振。久。玩。之。人。心。而。起。積。疲。之。習。俗。理。合。具。稟。大。人。察。核。

古擊編

卷五

二十

情形。如。各。屬。中。紳。士。民。人。寔。在。立。有。功。績。者。職。道。當。據。寔。詳。請。伏。望。恩。施。格。外。立。予。優。賞。以。示。鼓。舞。而。勸。事。功。寔。為。公。便。職。道。謹。稟。咸。豐。七。年。五。月。十。五。日。泉。州。軍。營。

敬稟者本月十五日接奉憲札准署陸路提督□咨准職道咨請將在鄉滋搶之兵丁五百名撤回帶弁□□□等分別查辦等由蒙將統帶之□□二游擊記過帶弁□□□等斥革棍責查明滋事兵丁按照軍法從事帶勇不慎之從九□□革職示儆並飭會同陸提督妥籌商辦同應懲賞等因仰微憲甚為振肅紀綱飭屬戒行之至意祇恐之下寔深惶悚伏查泉外營務廢弛日久兵丁桀驁成風不知紀律為何事從前地方官會營下鄉凡拒捕之案因兵勇搶擄而起居八九職道深知其弊故諄囑統協帶官嚴行約束乃職道于抵南邑之次日該委員等分帶兵勇赴鄉擊犯該兵勇甫經進鄉即紛紛混搶職道查悉情形先將滋事哨勇

舌擊編

卷五

廿

重責捕箭管帶從九□□先記大過一面移請□□二游擊查明滋事各兵一律懲辦詎料該帶弁多方庇縱挨延二日始買出插入捕耳掩飾職道復請將帶弁棍責示懲該兵丁即逞兇鼓譟隨經職道咨請陸提軍親臨查辦僅蒙飭委守備□來營調停了事職道以該兵丁如此目無法紀若再留營剿辦不特難以調遣必致別生事端因將全隊撤回咨請查辦此當日兵丁在鄉騷擾及職道辦理之寔在情形也茲奉發粘抄提軍咨文據□□二游擊所稟則有深堪駭異者查稟稱兵勇到鄉擊犯該匪等在要路開鎗拒捕等語查當日兵勇進鄉該民人逃避山上因見兵勇混擄物件即行聲喊抵奪是拒搶非拒捕也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乎

據稱訪聞壯勇入鄉搶掠民家物件並搜取牛羊等物查當時兵勇全入一鄉同場混搶該游擊等均經目擊何待訪聞其所擄物件凡可以藏掖之物無從查追至勇則牽搶耕牛兵則將猪隻宰割分烹南邑士民無不共見而欲以並無目睹其人又無寔在証二語掩之是自欺也至所稱稟送前次應辦之兵丁一語尤為可怪該兵丁不知所犯何罪前次何以不辦而留為此日之頂替是其買送情形已不覺和盤托出職道于兵丁懲辦後並無苛求僅請將帶弁酌量棍責亦不過照例示懲乃一則云震怒不止再則云堅執意並云款將該弁一并正法兵僅揮箭而弁則正法職道雖愚亦不致悖謬若是查前項兵丁盡係上游逃潰回泉收

舌擊編

卷五

廿

令復伍號曰新兵若輩玩法怙恩尤為獷悍當鼓譟擲石時該游擊等彈壓不遵在城士民咸動公憤傳黃兩大姓各率族丁聲言閉城圍捕該兵丁始行退散此等情形職道前稟並未叙入乃竟稱兵丁環跪滿地又云齊起哀求以脫巾露刃之兇橫變為俯首乞憐之馴順該游擊怙過飾非敢于上欺提軍即敢以轉于憲聽竊嘆營弁之庇兵玩寇掩罪冒功竟成牢不可破之錮習至提軍謂職道不容稍參未議並謂遠爾撤兵于地方大局殊有關係查職道于撤兵時咨請提軍查辦至今未蒙賜覆且前次賊匪攻城時城上兵勇見賊勢衰弱爭欲出城追擊普泰戎稟請開門三次提軍堅執不允嗣因兵勇紛紛踰垣而出始開放西門賊匪已經

據前使當日早開西北二門竊如劉殺制地方大苟立可平定至  
賊匪避兵之故是昨昭然民人頗為悅服匝月以來按鄉查辦並  
無有抗戎戎行若惟四都下蘇兩鄉族大匪多現已添調兵勇嚴  
行剿辦賊道謬承憲任隕越是處固不敢預設成心亦不敢稍存  
私見惟有通飽和衷妥商善辦以仰副大人綏靖地方之至意職  
道謹稟咸豐七年閏五月十六日南安軍營

敬稟者本月二十日接奉憲札准軍需總局咨以前轉卑府具稟  
遵札查覆代理南安縣□□□等並無聞該縣回綠由奉撫憲批  
行申斥飭再確查該代理令同該典史□□□當逆氛蠢動時如  
何棄城逃避置地方于不顧據實通覆核辦等因捧誦之下惶悚  
難名伏念卑府謬結郡符有表率屬員之責值比地方多故眾庶  
危疑深願得二三良吏分理各邑共濟艱難如果有不肖屬吏避  
害潛身卑府亦何肯徇庇劣員坐令貽誤地方同干咎戾惟思察  
吏之道不外懲勸二端勸或不妨過優而懲過則必求平允庶  
受者無可怨尤足以服其心而杜其口查南邑密邇郡城實同附  
郭歷來遇有公事該令無不晉府面商自三月間謠言蜂起□令  
百戰編 卷五 廿

不時來府商辦防堵一切或立時往返或朝至暮歸惟四月初八  
日來府請餉守候三日卑府因地方緊要促令回縣追賊匪攻撲  
郡城該縣令實在縣中堵禦並未他往故責該令以防勤緊急之  
時不知鎮靜彈壓則可若必責以聞警先逃則不足折服其心該  
員反有所藉口惟該員係佐雜人員未膺民社前因□令患病會  
碎之員故委令暫行代理乃接任後即值逆匪滋事現在地方雖  
經平定而緝捕催科均關緊要該員辦理一切諸形竭蹶未便稍  
事姑容致濟貽誤合亟稟請大人察核轉稟大憲迅賜遴員接署  
以重職守而免玩曠至該典史□□□因該邑久無監獄人犯前  
經卑府調充府考差事繼因辦理防堵委令防守北門實無聞警

逃避情事。理合確查實情。稟候察核。轉稟憲示。察辦寔為公便。再  
洪瀨都司□□□汛弁□□□二員。前蒙陸提憲發府訊辦。當經  
移營查覆。嗣准陸中營城守營。以查明該都司等當賊匪竄擾時  
均在汛地防守堵禦。並無畏縮逃避情事等由。移覆到府。復據該  
都司呈遞親供。亦相符合。當經稟蒙提憲飭令都司□□□汛弁  
□□□前赴憲軍行營。隨同効力。以觀後效。在案。合併聲明。卑府  
謹稟。咸豐七年六月初三日。代泉州府作。

香擊編

卷五

廿五

敬稟者。本月十二日。接奉撫憲札。據江南糧儲□□道稟。職道往  
辦四都該鄉出為抗拒。正在剿辦。吃緊。職道即撤兵回郡。意欲赴  
任等情。仰煩憲廑訓誨周詳。責以惟怯無能。戒其草率了事。飭即  
統帶兵勇馳赴四都等鄉。痛加剿洗。務將著名匪類。及助惡各夥  
黨悉數殲除。不准稍留餘孽。貽患將來等因。循環捧讀。惶悚難名。  
伏思職道謬沐憲恩。畀以重任。泉屬為卑道統轄之所。責有攸歸。  
惟慮不能除暴安良。謀長治久安之策。更何敢顛預粉飾。貽患地  
方。自干咎戾。惟下游軍務與上游情形不同。緣上游賊自外至。蟻  
聚蜂屯。祇須草薙禽獮。便可淨絕根株。而此間則林潘首逆。均已  
竄赴永春。著名惡匪亦多聞風遁跡。其賊夥數千論。其迹則從逆  
吾擊編  
卷五  
共  
攻城原其情實。各圖搶擄。此輩散在各鄉。良莠難分。不特誅不勝  
誅。抑且無從措手。若捺之過賊。則勢如困獸。非鋌而走險。即聚而  
負隅。上年剿辦爐內。可為前車。職道察看情形。計惟剿撫兼施。寬  
赦互用。故自南邑移師洪瀨。由近及遠。次第剿辦。擒獲逆首陳成  
等九名。正法其餘。安輯善民。撫諭反側。惟四都一處。大小三十六  
鄉。素以盜賊為生。晉邑民人恨之入骨。恐其族大丁強。負固不服。  
本擬各鄉平定。然後從事該鄉。適有山坪鄉賊匪。攻搶洋塘鄉民  
人胡達良家。拒殺事主。擄禁婦女之事。職道即咨調兵丁五百名。  
添僱壯勇七百名。飭委□署守□丞□令會同營員。分三路進剿。  
斃匪多名。將該鄉房屋盡行平毀。次剿糖部鄉。該匪竟敢負隅抗



拒兵勇奮力剿殺擒斬二名。擊斃數十人。該匪連夜空巢遠遁。賊道因賊匪畏威竄匿未便頓兵坐待。又以兵勇着病蒸熱不能久駐。兼以餉銀不繼。隨即撤回郡城。因廣勇患病者多。先行撤遣。另調精兵五百名壯勇二百名。仍令守口。守口會同營委各員。駐札河市相機剿辦。即據四都及大羅溪吉火山頂坪各鄉房族。紛着僉赴郡城。求郡紳。御史。道等代為乞恩。情愿帶領官兵進鄉。特燒匪屋一面。獲送匪犯並出具甘結。察其情詞極為誠懇。當經派守會同。御史等。遍歷各鄉。分別查辦。士民無不悅服。遂即凱撤回郡。此職道先後剿辦之寔在情形也。至四都山坪鄉賊匪攻劫洋塘鄉民人胡達良家。並非楊姓。其事在六月初九夜。而兵勇

舌擊編

卷五

七

于十七日進剿亦非在拒捕撤兵之後。至次夜復到后基鄉大肆劫掠更無其事。職道于應剿應撫之處。惟恐不合機宜。無不與府縣紳士妥商籌辦。現已撤兵旬餘。四都是否安靖。各鄉有無蠢動。輿論昭彰。難逃憲鑒。斷非職道一人所能掩飾。惟此地民情浮動。時有訛言全在地方官查察寔情。立時擊辦。消患未萌。至于謠諑之來。時起時息。惟有靜以鎮之而已。至口道此次所催壯勇皆烏合無賴。自云為人所欺。其回至楓亭因強賒物件。致犯眾怒。不特軍裝行李搶失一空。並其坐轎亦被拆毀。迨抵南邑行營。即請製給鑼鍋帳房等物。職道以餉銀不敷。辭其會辦。恐該道抱愧向隅。因稟請其查辦。灌口乃該道因職道辭復悻悻之意。形于詞色。

詎料因此挾嫌遂致捏情混稟。第職道調度匪方。撫衷滋媿。何敢妄議他人。緣該道既有所陳。不得不將寔情上達。聽聽伏祈大人察核訓示。不勝惶悚屏營之至。再職道前奉檄飭赴永會辦。業經稟請籌撥餉銀一萬兩。俟解到後。即就近咨調水師兵數百名。並招募廣勇馳往剿辦。昨據署牧稟稱。大田境內已一律肅清。惟林逆尚未就擒。誠恐復行回竄。尚祈迅賜批示。遵行。寔為公便。至廈門及灌口等處。近日尚屬安堵。海口亦屬平靜。足紓蓋塵。職道謹稟。咸豐七年六月。日洪順軍營。

舌擊編

卷五

六

敬稟者本月二十三日接奉憲札以訪聞賊道剿辦南安四都糖部鄉候補縣□□欲令捐助軍需又任聽所僱南勇搶掠並將該鄉公共祖祠焚燬致民心不服洪洪然吵鬧我兵因收隊進城等情飭即逐一查明據稟復等因伏查職道認承檄委統帶兵勇督利泉屬逆匪因甫抵泉州行營之人差遣該員□令奉差在泉因其兩任南安于地方情形頗為熟悉雖其平日威氣凌人與紳士極為齟齬然畧短取長其才不無可用故委令隨營効力一切剿辦事宜均由職道相機商辦並不由該令指揮該員自奉委後各莊紳勇鄉捕匪犯不為無功至南邑四都三十六鄉素著凶惡此次剿辦係分三路進兵□署守會同營員由郡城□丞登□□

古擊編

卷五

九

諸委員等由洪瀨□令由南邑均至該鄉會齊先將山坪一鄉盡行平毀繼至糖部鄉該匪在山上開鎗拒敵被兵勇擊收傾巢遠遁維時各鄉民人均經搬避該令與□署守等同在行間即欲派令捐輸似屬無從措手其先後焚毀均係賊匪房屋糖部鄉有王姓宗祠一所並未毀壞至賊匪逃竄後因洪瀨地方逼窄不堪屯駐多人兵勇又多觸暑患病因即撤回郡城另行調撥移駐河市並無民心不服吵鬧之事惟該令所僱壯勇多係南邑附城諸大姓內與四郡各鄉夙有嫌隙之人入鄉搶奪事所不免該令不能慎重催募外有難辭兼以專于用猛氣銳心粗諸事未能和衷商權因之紳士庶嗜有煩言其咎亦由自取茲蒙前因理合查明

寔匪情形具稟大人察核辦理寔為公便第該員遇事勇往耐于勤勞但能釋其矜心平其躁氣尚為有用之才倘蒙憲恩嚴加戒飭俯賜成全俾該員仰藉甄陶不致終身廢棄則再造于該員者寔非淺鮮耳職道謹稟咸豐七年 月 日 洪瀨軍營

古擊編

卷五

三

敬稟者九月初七日接奉憲牌據泉州府屬紳士□□□等稟稱  
逆匪潘宗達蔡桃等廣聚爐內復謀蠢動請速派撥員弁兵勇痛  
加剿洗以免蔓延等情飭即會督該管營縣確查匪踪由道商撥  
兵勇馳赴搜捕務將各逆匪悉數殲除以靖地方等因伏念職道  
謬承委任莊泉剿辦不能殄除醜類淨絕根株以致下煩輿論仰  
厪蓋表撫衷慙汗無地自容惟是泉州軍務與他處情形不同不  
慮外賊之竄入所患土匪之內訌不患賊勢之漸張所患民心之  
不靜有非專恃兵力所能平定者請為憲臺約畧陳之自咸豐三  
年會匪滋事泉屬土匪紛紛蠢動城南近鄉匪類竟敢圍撲郡城  
事後僅獲一二名正法迨林逆竄居南安胡熊攻犯惠邑□□二

舌擊編 卷五 卅一

總鎮統帶大兵剿辦經年迄無要領鄉曲頑民久已視叛逆為兇  
賊積漸凌夷遂復有本年四月間之事及職道馳抵泉州所有著  
名逆首均已竄赴上游其附從等輩實繁有徒誅之不可勝誅不  
得不割撫兼施安善良而消反側維時四郡王姓賊匪適有擄殺  
洋塘鄉胡姓一案遂將滋事之山坪鄉盡行平燬次第進剿鄰部  
等鄉綠各鄉均已傾巢遠遁而大羅溪等鄉紳耆復免求郡紳門  
御史等代為乞恩職道查餉銀業將告罄兵勇觸暑患病者多而  
賊匪復竄匿無踪勢不能久駐荒山你待免尋蛇之舉因即乘機  
凱撤以圖再舉叠經職道具稟在案茲查該紳士所稟剿辦情形  
日期均屬舛錯固無足置辦惟據稟自六月初三日以後連報槍

劫北門外花園頭田邊潭尾各鄉等情職道初亦傳聞是言及確  
加查訪不持當時並無其事即數月以來四郡一鄉甚屬安靜此  
有府縣報案可查非職道所能掩飾者也嗣于七月間潘宗達等  
匪夥數百人自上游敗逃竄回南邑沿途縱橫圖承一人因此謠  
言復起其究均係竊感游魂藉圖搶擄苟延殘喘而各鄉團練嚴  
密無從得食故皆東奔西竄踪跡靡常不能勾結多人亦不能屯  
踞一處雖此輩一日不除地方一日不能安靜然濶議用兵搜捕  
則調兵籌餉動輒需時迨成師以出而賊匪已遠遁高飛無從措  
手其次則莫如懸賞購捕然查林潘諸逆首各有死黨朝夕護從  
圖之者亦須糾結多人方能動手愚民雖有貪賞之意而苦無圖

舌擊編 卷五 卅二

賊之材賞格雖重而卒莫能應募者職是故也至謠言之起則造  
之者非一人傳之者非一口懼官府之下鄉征糧也則藉謠言以  
阻之慮官府之裁撤鄉勇也則散謠言以止之且歷年辦理團練  
勸派捐輸而紳士或幫辦局務或帶勇防城日領口糧月支薪水  
惟恐軍務告竣則利源亦絕故彼此附聲吠影飾葉漆枝一波未  
平一波又起言之似確鑿可據按之則惴惴難憑地方官禁之不  
能止之無術民心因而皇惑公事因而廢弛為害地方莫甚於此  
至爐內大羅溪等處寔為逆匪窟穴其地勢阻隘土堡堅固踞險  
負隅倖難攻取上年趙前道親赴剿辦相持數月始終未能得手  
今若欲為搗穴犁巢之舉兵少則不足示威兵多則艱于措餉况

現在賊踪四散其所傳新造器械。習買米石等語均屬影響之辭。又安可與無名之師以召意外之變此。職道確察情形。屢轉籌畫。而不敢遽議搜捕者也。計惟有嚴飭該管文武。廣設網羅。密施鉤距。但能多獲一名。即可多除一害。一面聯絡各鄉嚴密防堵。杜絕結而絕蔓延。庶賊勢日就衰微。而尤莫要于得二三廉能之吏。必能如不侮。鯨寡不畏強禦者。位置于晉南各邑。使其日漸整頓。斯地方可望有起色。如果該逆匪等敢于踞地聚眾。謀為不軌。即當選撥弁兵。迅速剪除。斷不敢養癰縱賊。貽患將來。職道愚昧之見。是否有當。理合將地方情形。據稟稟候大人察核。訓示祇遵。不勝悚栗皇恐之至。職道謹稟。咸豐七年九月。日興泉永道。

舌擊編

卷五

廿三

敬稟者竊職道接准福建軍需總局司道咨奉憲批。局詳陸提督咨保泉郡防剿出力武職員弁兵丁。登職道移請陸提督。加刑減核。寔請獎。以昭畫一。等因。具微大人鼓勵人材。慎重台器之至意。伏查職道前次稟保泉州惠安防剿出力官紳人等。因人數冒濫。仰蒙訓誨周詳。恩加中飭。私衷惶悚。莫可言宣。惟是近年地方多事。各屬兵額空虛。經費支絀。官府力有未逮。不得不鼓舞人心。藉資民力。本年四月間。晉南逆匪兩次攻撲郡城。旁擾南。維時江右粵逆竄擾閩疆。光邵先後失守。汀州郡縣復相繼淪沒。興漳土匪亦敢開風蠢動。該逆偵我因敵。猝起相乘。泉郡為省南門戶。倘有疎失。則全省震驚。大局豈堪設想。幸賴官紳士庶敵愾同心。竟能老弱乘城。婦女助戰。同心戮力。得以轉危為安。夫失陷地方者。例有應懲之罪。則保固城池者。亦有應錄之功。况此時伏莽乘隙。根株未靖。正宜激勸眾心。驅策群力。但使家自為守。人為戰。厲其成城之眾志。即為我禦侮之良圖。否則有志者棄心。立功者解體。萬一稍有變動。官民呼籲不靈。寔于地方大有關係。且該紳士等。或慷慨捐輸。或勤勞局務。或奔走招撫。或晝夜巡防。前據團練局紳董開送名冊。前來職道。因可否照准。出自憲恩。是以照冊轉稟。茲蒙前因。除武職員弁兵丁。仍咨請陸提督核寔咨送外。合將在事官紳人等。擇其尤為出力者。開具清摺。稟候大人察

舌擊編

卷五

廿四

核施恩俯賜奏獎以勵人心而作士氣地方幸甚再泉州在籍紳士道御史惠安紳士部郎辦理團練歷著功效應如何獎勵之處尚祈憲臺察核辦理寔為公便職道謹稟咸豐七年月

日興泉永道

舌擊編

卷五

廿五

敬稟者本月二十六日接奉憲牌以訪聞前卷南安縣同劃辦南邑三四都匪鄉勒派捐需縱勇焚祠以致紳民喧鬧幾于債事各等情業據泉州府守查覆並據該員自呈清摺飭即秉公確查具覆等因伏查泉屬民風素稱強悍而士習之凌夷尤甚于他處讀書安分者雖亦有人而無行之徒甫博一矜即思出入衙門干預公事甚至教唆詞訟魚肉鄉民引類呼朋把持色攬地方官稍涉委靡無不被其挾制該員兩任南安擊暴鈞強專于用猛匪徒頗畏其威良民亦籍以安堵惟于紳士請託生監僉呈往往力為挫折不肯稍事含容且其平日負材使氣持論過苛易招尤怨即如此次所呈節畧以逆首遠颺匪心固結歸罪於

舌擊編

卷五

廿六

二紳並謂不肖紳衿樂藉團練染指刺心逆耳之言輒于稠人廣眾中談笑而道之聞之者能不銜之切齒且本年五月間外間哄傳該員復委署南安眾口一詞不知所自晉南紳士不願其來涉辦繁艱未始不由于此至該員隨同劃辦南邑三四都匪鄉寔無勤捐並焚燬公祠致士民憤恨情事前經職道查明稟覆茲查署守所稟均屬寔在情形並無捏飾職道與該員素未浹洽第是非自有公論功罪不容混淆不敢稍涉瞻徇亦不敢故為屈抑以期仰副仁憲整飭吏治之至意緣蒙前因理合確查定情具稟大人察核辦理寔為公便職道謹稟咸豐七年月日興泉永

敬崇首稿。議遂於二月二十六日。准軍需總局司道咨。稱案照福甯府永豐官局。現據福甯府。守以局本虧折日鉅。等由。稟蒙憲批。飭如稟撤除。因查汀州廈門。亦設有永豐官局。于兵民既無裨益。餉票亦並不藉以推廣。而局中日用無出。勢須虧及成本。飭將廈門原設官銀錢分局。一併裁撤。以節糜費。等因。伏查各屬分局之設。原以流通餉票。裕國便民。乃開設至今。民間既未能信用。僅恃各州縣收取。搭解錢糧。自應酌量裁撤。以節虛費。惟廈門官局。係支兌全廈水師官兵俸餉。于地方大有關係。職道等察看情形。實有難以併撤者。請備言之。緣廈門僻處海隅。廈金兩標所領餉票。並無地方州縣。可以行使。故前蒙將廈門關稅。解存官局。按

舌擊編 卷五 廿

月兌支。嗣經藩司議准。泉州水陸各營餉。概以粟七銀三搭放。廈門關稅。行令全數解司。復經前任水師提督。暨前護道會同廈防廳。先後稟蒙憲。准將廈關稅銀。仍照舊章。留廈兌換。是水師困苦情形。早蒙仁慈洞鑒。蓋陸營兵丁。除差操以外。隨地可以謀生。而水師經年出洋巡緝。專藉月領銀米。養贍身家。現雖由局兌支。尚不及十分之六。其餘支剩銀票。幾同廢紙。且按季赴司請領。往返需時。查現在上年秋季餉銀。尚未領到。各兵嗷嗷待哺。苦累不堪。幸將所存餉票。每月借兌通融。藉以敷衍。若官局一撤。則三成現銀。既不能應時支領。而七成局票。又不能就地通行。該兵丁。非盡屬知方。為肯安貧困守。查廈金兩標。每月額領俸餉米折

等銀一萬二千零兩。現查官局按月支兌數目。核諸三成章程。每月約多支二千餘兩。為數雖屬稍多。而兵丁可藉以驅策。營務可藉以整頓。若仍由司庫按季給發。則各兵所得銀票。無處行用。地方官得以賤價折買。搭解錢糧。解還司庫。藏關稅而結錢糧。于節項。並無裨益。而各兵之鼓譟索餉。則立在意計之中。圖事貴出。萬全立法。須顧大局。難當經費支絀之時。而利害所關。似不宜省此區區見小利。而貽大患。至廈局以關稅銀兩。作為成本。總計開局以來。除一切開銷及支存關稅外。現存盈餘銀六千餘兩。是雖永遠開辦。亦不致如福甯等局之虧折成本。且近年臺灣積欠廈金兵款四萬餘石。該兵丁等俯仰乏資。愈形窮困。各兵應支度歲米

舌擊編 卷五 廿

石。無從籌給。經廈防。署丞稟請。劃扣臺餉五千兩。撥廳清給。嗣因時逼歲除。未奉批示。各兵紛紛請領。幾滋事端。稟經職道提借官局銀三千兩。解充漳州鎮標兵餉。即上年逆匪攻撲泉州郡城。亦局銀一萬兩。解充漳州鎮標兵餉。即上年逆匪攻撲泉州郡城。亦經該府稟准。提解盈餘銀二千兩。是廈門官局之設。于泉漳地方營務。均有裨益。又非福甯汀州各局。所可同日而語者也。現在各營一聞撤局之信。該兵丁等已連日向該管員。懇請轉稟。雖經曲為撫諭。暫安眾心。若果遵照奉行。則脫巾攘臂之風。不俟終日。况關稅解交官局。兌餉所餘。並不敢恣意挪動。當地方多故。又值粵夷滋事之秋。萬一警報猝至。有此盈餘存項。足以濟緩急。而

俗不虞否則有兵無餉不特外患難防且恐內變先作籌思及此  
寔深殷憂賦道等為地方大局起見再三商酌意見相同用敢激  
切陳稟請大人察核俯賜撥飭總局司道將廈門永豐營局照  
舊開辦仍將廈門關稅逐月解交官局作為成本支充廈金兩標  
兵餉以安兵民而固疆圉不勝惶急待命之至賦道謹稟咸豐八  
年三月初二日

舌擊編

卷五

六

敬稟者竊道於本月二十日接准總局司道咨承准福州將軍  
照會飭即移會廈門關口委員迅將征收常夷兩稅銀兩無論收  
存若干尅日儘數解省立等接濟軍餉等因伏查閩省頻年用兵  
經費支絀水陸各營兵餉每因給領愆期聚眾吵索前蒙憲臺軫  
念兵艱准將金廈水師俸餉就廈門永豐官局按月兌支並蒙將  
廈關稅銀解交官局作為成本該兵丁等得以養贍身家而本職  
等亦藉以隨時驅策兩年以來幸獲安堵月前各兵丁因聞裁撤  
官局之信莫不驚惶迫切幾于一軍盡譁當經職飭令該管將弁  
曲為撫諭並會商職道具稟請留未蒙鈞示茲因省庫告匱擬用  
廈關稅銀上游需餉孔殷自應先其所急而職等思患預防寔屬  
倍深焦灼緣水師經年在洋巡緝其勞苦甚于陸營故其望餉之  
殷亦較甚于陸路近因閩洋時有艇匪游奕逆夷又佔踞粵東省  
城現在上游復行告警職等正在督飭各營分撥兵船巡防緝捕  
籌措巡洋口糧已屬萬分竭蹶若官局一裁則月餉必致不繼水  
師營兵素稱桀驁不特不能賞其榜腹荷戈並恐難望其安貧守  
伍該兵丁等窮迫無聊必有脫巾攘臂之舉况泉漳民情本屬浮  
動難以會匪餘孽乘機煽誘兵賊交誼勢將不可收拾籌思及此  
寔深殷憂且查廈門關稅每年有大小月分大月可收一二萬兩  
小月不過三四千金係由稅行按旬收繳該委員即按旬解交職  
道衙門轉發官局並無存留可以撥解茲奉飭擬自應將按旬征

舌擊編

卷五

四

收稅。現儘數解省。第海疆安危所繫。不得不瀝叙寔情。稟請大人  
察核。俯賜飭將廈門口每月征收常夷兩稅銀兩。以一半解省。一  
半仍留永豐官局。俾金廈兩營兵餉。稍藉支持。定于軍務地方大  
有裨益。再官局因奉文裁撤。兩營應支四月餉銀。未敢兌給。該兵  
丁等待哺嗷。勢難終日。伏望將前令兩稟。迅賜批示。飭遵。以安  
軍心。而固疆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十三日 謹稟 咸豐八年三月二

敬稟者。本月初七日。永職等接准總局司道咨。奉憲批。本職等  
會同金門。護鎮。稟請廈門永豐分局。照舊開設。支兌厦金兩標  
兵餉等因。奉批如稟辦理。嗣准總局咨。以行用局票。原為便民起  
見。並非專為放餉而設。因外營領回餉項。距省寫遠。轉兌維艱。故  
特設分局。以資流轉。並非飭備現銀。專資支應。議將厦口征收稅  
銀。隨時解省撥用。其金廈兩標領回餉票。即令就地行用。不得全  
數赴局請支。亦不准在省換兌。以期逐漸推廣等因。伏查行用局  
票。意在利國便民。而民間以不能隨時支取現銀。總形畏沮。厦門  
又孤懸一島。錢債皆從外至。交易盡用現銀。故開局以來。錢票尚  
屬通行。而銀票總不能信用。至分局之設。原不徒供支營餉。然國  
家養兵衛民。各屬征收地。丁解存司庫。按季給發。各營俸餉。何英  
非籌備現銀。專資支應。近年因庫帑支絀。兵餉維艱。不得已而改  
用餉票。又蒙軫念兵情困苦。搭放現銀三成。該兵丁等每因給領  
愆期。嗷嗷待哺。疊次聚眾稟求。退伍。甚至鼓譟喧嘩。雖經將弁多  
方撫慰。而岌岌情形。勢難終日。幸蒙憲慈垂照。准將厦門關稅留  
解官局。按月兌支。數年以來。幸獲安堵。本職等前後兩稟。業經瀝  
叙情形。仰蒙恩鑒。俯如所請。茲查總局來咨。分局留撤之處。並未  
明白。知照。第稱將關稅隨時解省。查設局之初。並未奉發現銀。嗣  
後全賴關稅。逐月支持。若將稅銀解省。徒留分局之名。是有局如  
無局。不撤而自撤也。至稱水師領回餉票。不准全數赴局請支。未



知指何項數目而言查金夏兩標每月額領俸餉米折等銀一萬二千零兩核分局按月支兌之數較三成章程所增無幾較額領全數所短尚多若指現在月兌之數而言則每月究應准若若干亦未准核示之數無憑遵辦若以無地行用之餉票既不准赴局請支又不准在省兌換是直禁錮之使同廢紙也兵心能無怨乎况現在兵米欠給累年若併此區區月餉而猶靳之則此數千桀驁不馴之輩窮乏其身體凍餒其妻子猶望其恪守紀律枵腹荷戈雖使頗牧為將恐亦有所不能本職等非不知省餉萬分支絀第竊計廈門關稅每年約十萬餘金而金廈兩標兵餉發給三成現銀亦須五萬餘兩在省餉所益無多而廈門則所闕甚鉅萬一

舌擊編

卷五

四

變出非常重煩戡定則兵費更難數計且必仰勞慮甚或上履是所憂正不獨在本職等數人而已本職等目賭艱危憂心如擣不得不冒昧瀆陳仰祈明鑒合再稟請大人察核俯念海疆安危所係迅賜撥飭總局司道確籌全局將廈門永豐分局准予照舊開設並將廈關稅銀仍行全數解交俾厦金兩標兵餉得以按月兌支庶戢士感恩而地方蒙福不勝激切待命之至本職謹稟咸

豐八年四月初十日

敬啟者本月二十三日接讀賜書知前肅復函已避垂照弟昨已選募壯勇六百四十名配足軍火等項正擬擇日啟程因連日風雨驛路淹沒只得暫行停駐現□□二君擬于廿七八等日分起啟行弟於二十九日隨後前進惟天色尚未開霽未卜能成行否廈漳賊匪雖多均係烏合月初口提軍□護道會剿厦島收復已在須臾不料兵勇無端潰散功敗垂成寔堪惋惜今此長驅直進無難一鼓蕩平惟同安情勢則有難于措手者弟前因畧知係大小姓挾仇報復故前函中擬請紳耆勸諭以期解散乃自受事後確加查訪始知從同邑西南門起至灌口龍江一帶百餘里間大小數鄉民心無不變動現竟按照丁口派糾錢文購辦火藥器械

舌擊編

卷五

四

究其根由並不因會匪勾引果脇豈天厭此方人故歎滅其種類耶然此皆內地民人非苗蠻可比若僅恃一二公親豈能盡安反側若極我兵威又豈能將此數十百鄉盡誅其人而藉其地弟展轉籌思擬到彼後察看情形或不得已先割數惡鄉倘各鄉能聞風畏服辦理即無虞阻滯如未能得手不得不思變計擬訪其中桀驁巨魁以重利許以都守空銜藉其鈐束鄉民絕今改邪歸正雖此輩本非善類事定之後從宜處置一獄吏之力耳此時但能先招二三人使為我用即可漸相傳導如有頑梗不遵立加割洗似此誘以重利攝以嚴威庶可漸次平復然如此辦理必非旦夕所能奏功曠日持久在所不免現當經費支絀萬一糧餉不繼

則禍患之來更有非意料所能及者。全仗大公祖大人老謀碩畫。預為綢繆。務使士飽馬騰。俾得從容展布。不致掣肘半途。寔深企禱。設或同安剿撫得手。則該處士卒衆多。正不必群集其間。坐糜糧餉。即當與一二君會商。同慶分辦。一以招徠安反側之心。一以攻剿慰來蘇之望。庶冀迅速藏事。仰慰聖明。而兩地經費亦不致虛糜無益。惟弟以窮棄餘生。謬承甄錄。並蒙重假事權。適逾恒格。承領之下。感懼交併。難竭駑駘。深虞汲綆。惟冀上游底定。節鉞星臨。俾得稟受機宜。藉報知遇。是則私衷所切望者耳。 歲豐三年六月 日代李勳伯作

舌擊編

卷五

四

日昨輝庭兄已旋郡。詢悉閣下已退回惠安。私心頗不以為然。乃一日夜間。五次拜讀致輝庭手書。一則請兵。再則請餉。忽言賊不可當。忽言賊不足畏。忽言百姓從賊。忽言百姓助官。即催勇一事。忽托口口。忽托口口。忽托口口。矛盾支離。竟同藝語。遙度情形。竟手足無措。景象如閣下方寸亂矣。不然何顛倒悖謬若是。日前中丞何等委任。閣下何等擔當。乃離郡數十里而盡忘之乎。中丞原以無兵無餉。因閣下在仙游時頗得民心。又曾兩任贛區。冀閣下傾囊報効。故不惜獎以溫言。許以重保。繼復委署仙遊。閣下亦中心自信。毅然請行。今足未履仙游之境。輒曉然請兵請餉。且兵必須多餉必須足。果爾則何人不能前往。而重煩閣下為耶。不亦與中丞見委閣下受委之初。意大相刺謬耶。從來任大事者。必腹有權衡。胸有把握。主見一定。百折不回。不惑浮言。不圖小利。斷未有畏葸退縮。顧慮張皇。而能成事者也。此時賊勢猖獗。民情蠢動。與烏白旂情事迥殊。若欲照械鬪辦法。寔是悞盡大事。但閣下必須親詣楓亭。方可就近相機察辦。日昨此間專差。直至沙溪查探。并無賊踪。楓亭司尚安居在彼。則沙溪無賊可知。又聞烏旂各鄉均未從賊。又聞百姓將與賊為仇。賊勢甚孤。云云。頃復知撫憲已准將惠安兵二百餘名。交閣下帶往。愚意亟宜乘此機會。馳赴楓亭。邀結紳士。聯絡民心。就黑旂之勇而善戰者。選募三四百名。加給口糧。先與約定。遇賊有進無退。必以勝為主。若被賊殺傷。每

舌擊編

卷五

四六

名給賞若干此外再結聯數鄉以壯聲勢擇紳士之有胆識者分帶選鋒閣下自行督陣會同弁兵奮力前進痛加剿殺一獲勝仗四鄉百姓自能聞風相助何慮縣城不能克復此計之上也其次則聯絡紳民相機進迫但能絕其柴米數日之間賊匪自然退走即督帶兵勇隨後追剿亦可成功但不如一鼓直前之速于奏績耳至經費不充惟有向各紳士商酌挪移或借或總求濟事即自解私囊賠墊數千金建立大功較勝于賠楓亭案百倍此時官與賊勢不兩立事成則身名俱泰不成則軀命兩傷斷無中立之勢亦無倖獲之理語云欲求生富貴須下死工夫正其時也若自度力不能任則莫若退回郡城稟明撫憲另委賢能前往辦理雖

去一官尚留一命若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或欲借人之力或欲貪天之功徘徊觀望進退遲疑不日賊勢蔓延四路竄擾誤國殃民皆閣下為之禍首身敗名裂豈不寒心一正一反禍福判然惟在高明者決之而已弟從事數年深悉閣下平日行事各盡多疑寒士家風固宜節用然堂堂明府豈可于分毫銖兩間與市井細人斤斤較量况用人于鋒刃之中若不誘以重利又誰肯捐頂踵以助我耶其近身數人必須結以厚恩庶幾于臨時得其死力否則患難中父子兄弟且有各不相顧者安得謂日費口糧百餘文即欲仗若輩為護身符哉至多疑一端誤事更甚蓋多疑則少決斷而好察訪聽言愈多皇惑愈甚故每事故行忽止已止復行甚至

趨避不分利害莫辨皆多疑之為害耳然此在平時尚不過取怨于小人見識于正士而已今則上關軍國下繫身家成敗之機毫釐千里此必決捨資財放開胆量而後可以集事而後可以成功務望閣下努力前往毋惜重費毋生畏心于以迅掃妖氛殲除醜類上報君國下保民生仁聽凱音曷勝盼禱咸豐三年九月二十八日白致

僕家溫陵。與永春相距百餘里耳。前歲居鄉時。即微聞足下義俠之名。藉藉人口。迨去歲在都供職。見本省督撫奏報。會匪滋事。上游。滙首。以足下與黃有為。巨魁。心竊怪之。及細詢起事之由。始知因仇人陷害。激逼而成。非得已也。雖然。足下誤矣。當時起衅。根由事屬細微。即使被人陷害。亦只宜挺身呈訴。以求必伸。豈容洩忿逞凶。遽為此叛逆喪身之事。因之牽連株累。父母兄弟。盡死非辜。祖宗墳墓。亦遭毀掘。皆因一念之差。成此彌天大禍。清夜自思。能無悔恨。然自足下起事以來。破陷城池六七處。戕害官吏數十人。所有冤仇。亦可以少洩矣。自古無不誅之叛民。亦無善終之盜賊。今足下竄踞窮山。威感靡驍。將謂據此一隅。遂可夜郎自大乎。况

舌擊編

卷五

五

童參黃有蘇卓等。焚劫鄉里。殘害良民。無不歸罪于足下。雖自稱以愛民為念。其誰信之。若輩受其實利。而足下蒙其惡名。亦何樂而受此不白之冤。耶。僕奉旨回籍。辦理團練。昨于抵家後。即聞足下曾函致湖頭李姓。欲謀萬全之策。並承垂念及僕。似以僕言為足。取信者。僕于路過省城時。曾向督撫畧道情形。現在已將永春。州官先行撤任。今欲為足下謀萬全之計。惟有先將童森蘇卓等著名逆匪。或生擒。或斬首。以明從前之奪地戕官。皆非足下本意。一面勸集部眾。束身歸罪。僕當會同督撫。據寔奏聞。保足下以不死。若能率領部眾。剿賊立功。再當另請獎賞。僕生平耿直。語不欺人。足下欲求萬全。無出于此。倘或怙惡不悛。始終為逆。一旦天

討所加。玉石並燬。雖求自全。不可得已。禍福之機。決于一念。惟足下善自圖之。幸甚。辛甚。咸豐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代作復林俊書。

舌擊編

卷五

五

〔清〕李馥榮撰

澹  
頤  
囊  
五  
卷

清道光二十七年退思軒刻本

道光丁未刊

體頤囊

板藏退思軒

吟舫鳴君隸鑲黃旗漢軍世為  
遼陽巨族隨官來川與予一見  
如故素性嗜學欲刊刻張玉泉  
所藏李錦山灑灑囊一書挽予  
較訂但篇中間有殘缺適明經  
王君藕舫言及渠太翁又張先生

曾手錄此書其殘缺處藉通江李  
雪源太史白石紀聞補之爰復借  
取較正而是書如為大備蜀白明  
季遭獻賊之亂黎民靡有孑遺  
先高祖存一公全家殉難曾將身所  
經歷撰紀亂一書合此書觀之更詳

且備令人不忍卒讀吟舫刊刻使李  
錦山一生心苦藉傳不朽其嘉惠  
後學為何如也然如李錦山秉  
筆於前事已湮沒不聞非張玉  
泉王又張搜補於後書亦無由而  
備更可喜者百餘年未刊之集

得數千里嗜學之人表彰之豈  
非是書所闕有不可廢隊志歟  
書成附識於後時道光二十七年  
歲在丁未天彭歐陽鼎晴峯氏  
題於梅花書屋

戊戌冬隕牧庵家凡宦蜀  
得友蓉城歐陽晴峯見所  
刊乃祖遺書載明末蜀事  
甚詳晴峯云漢州張五泉  
先生藏李錦山所著豐頰  
囊紀蜀事尤備未幾家兄

攝篆旌陽適先生至講書  
院因得瞻韓後回省恆遇  
於晴峯座中請出豐頰囊  
觀之其大畧與遺書同而  
見聞尤較廣焉詩讀明史  
見流賊珍害生靈麻代罕

有今閱是書所言多為史  
不及載而劫運之慘有不  
忍聞者惟蜀十倍他省當  
夫賊魁既除餘黨與土寇  
蜂起互相爭奪難無已時  
幸哉

朝仁義之師拯水火而登  
諸衽席俾得永樂乎堯天  
舜日矣爰購梨棗付之剞  
劂庶可與遺書並傳云爾  
道光二十七年鍊嶺鳴詩  
跋於浣花谿畔之硯思軒



灑灑囊原序

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  
治亂相尋理也數也獨巴蜀哉不大亂則不大  
治以予所見質予所聞數之否者莫若明季禍  
之慘者莫若巴蜀我生不辰丁瀕藩之變襁褓  
於湯火之中十載而烽烟始靖回思疇昔之日  
潛蹤歛跡於豹窟虎穴中亦岌岌乎殆矣詎知  
流賊之變更有甚焉曾見二三父老聚飲一堂

原序

述其亂離之况聞者莫不心胆墮地或老而馴  
則者曾遭播黃劫者也或老而缺左右手者曾  
遭張獻忠劫者也嗚呼亦慘矣然第知其畧也  
未得其詳丙午夏壁州文學李輝緒余同門友  
也因試至保出其篋中灑灑囊若干卷謂余曰  
此先大人苦心數十年所采輯而成焉者子其  
筆削以公諸世先大人志得不埋沒則子之  
賜矣言訖再拜余辭不獲因拜而受之窺其顛

末始崇禎六年迄康熙二年其間世運否泰民  
生休戚以及忠孝節烈雖死猶生靡不瞭於指  
掌嗚呼李生可謂婆心矣獨蜀省遼廓有所及  
聞必有所未及聞者有所及見必有所未及見  
者迹其所載忠烈生離死別粉身碎骨肝腦塗  
地視父老之言更詳且悉要亦不過囊括全川  
之大畧耳讀之令人眦裂髮指當時之志士仁  
人吞聲飲恨更當何如者邪讀肅王之奉

原序

命取殘也而為之一快讀太保李公之鋤暴安  
民也為之又一快泊乎奮威將軍之戰勝攻取  
勇畧將軍之卷甲韜戈也雖曰人事詎非天意  
哉就其中記敘采之風聞或名實非據得諸稱  
述或詳畧非宜甫也不揣固陋詳加討論宛為  
修飾務俾質而不俗簡而能該芟鄭楚禎之編  
次疑小說也仍石子厚之跋文諳大義也他日  
輶軒下采灑灑囊雖森枝野說與於國史詎無

小補乎哉是爲序皆

雍正元年桂月之望日嘉川逸叟劉承莆堯草氏書於紫青山麓之樂道堡

原序

三

灑瀕囊卷之一

通江李馥榮

嘉川劉承莆堯草參訂

鐵嶺鳴謙牧芥氏

鐵嶺鳴詩吟舫氏 較刊

天彭歐陽鼎晴峯同訂

搖天動黃龍寇巴蜀

治平之世時和年豐大臣激濁揚清郡宰奉公

灑瀕囊

卷一

愛民海宇赤子無金革之駭其目無飛輓之勞  
其身卽有灾疫可療以藥餌豈無饑饉可糴於  
鄰封也若夫否泰相乘慘罹劫運雨暘弗協流  
寇猖狂荼毒四方廟堂鮮安邦之策疆場乏禦  
侮之才君旣宵旰靡寧民且旦夕莫保粵稽史  
冊旁及稗乘荼毒之取慘無如巴蜀矣盜賊之  
後繼以虎狼凶荒之餘因之疾疫是以骨積如  
山血流成水雖曰天數其實禍亂之滋果出於

無因與明運將終天啓寵任閹宦魏忠賢親若腹心加以乳母客氏奸黨崔呈秀等夤緣朋比表裏爲姦當時忠良骨骸之臣如楊漣左光斗諸君子相繼死於非命視唐代閹宦之禍爲更烈迨夫天啓升遐信王卽位改元崇禎帝雅勵精圖治欲復有明章程力除奸黨裨政灼見忠賢之奸不動聲色守陵之命甫行縱騎之旨隨下忠賢雖自經驛館必梟首以快天下之心維

灑瀆囊

卷一

二

時內外坐忠賢黨者各擬罪有差然而蜀地之物怪人妖竇自茲始蜀自成化以後鼠竊之徒雖所在多有如曹甫作亂於江津劉烈爲梗於保寧藍四藍五樊龍樊虎張進忠張進孝及土官楊應龍奢崇明輩相繼爲寇民間早苦焚劫晚困轉輸然而隨起隨滅倏危倏安未爲甚也崇禎四年辛未陝西大旱延安尤饑民至相食米脂縣賊李自成混名闖王安定縣賊張獻忠

混名八大王則魁渠也餘若羅汝才混名曹操老獬獬過天星掃地王黑煞神邢紅郎扒山虎撞破天一條龍蝎子塊破甲錐上天猴小紅郎四天王八金剛滿天星一斗粟搖天動黃龍及河北奎木狼等本無賴飢民不過哨聚山陝而已崇禎六年癸酉河北流賊乃有由湖廣入巫巴界者時撫軍董檄石柱司女官秦良玉守巫山三滙舖當賊來路賊偵知三滙有兵因問道

灑瀆囊

卷一

三

出官兵後攻陷巫山三月陷夔府劫大寧大昌新寧不數日賊陷四城踞夔府窺梁山矣邑鄉宦涂原同萬縣土官調龍玉壩白杆子土兵三千人合鄉勇據險遮賊賊攻白兔亭鄉兵以高擊下賊死傷甚眾俘賊三十二人訊之則渠魁奎木狼也自河北走河南歷襄陽荊州破宜都分爲二一走胭脂壩趣夷陵一由小河走長陽約日渡江取歸州欲奔四川時因屢敗尙不敢

與鄉兵戰越萬縣梁山達州直至太平縣始攻  
城秦良玉統兵救之圍解巡撫劉漢儒會同巡  
按黨從雅題請用涂原以蜀人練蜀兵既知地  
利復諳戰守賊可蕩平時不能用賊遂由太平  
經長茅嶺劫通江虜縣令石成恩有邱奎者迎  
賊戰於二里山眾寡不敵死之賊捨通江遂趨  
巴州直抵保寧所過焚劫時巡撫劉宗祥臨闈  
中借川北道夏時亨推官張一鶚提調屯兵守

灤瀨囊

卷一

四

城備禦有方戰不輕敵守不疎虞賊解圍去攻  
廣元城凡七日賊多死傷者又懼保寧援兵遁  
出二郎關北走漢羌此流寇入川之始也初犯  
蜀時賊首搖天動黃龍二賊遂號搖黃後分爲  
十三家如整齊王張顯遵天王袁翰逼反王劉  
維明黑虎混天星王高奪食王王友進邢十萬  
扈九思黃鶴子景可勤震天王白蛟龍順虎混  
天星梁時政暨王光興楊秉允陳琳等賊黨日

眾矣賊中謂其首曰掌盤子其次曰領哨民曰  
毛狗民婦曰婆姨殺人曰折割鎖人曰帶線分  
財曰攜獲埋伏曰卞子紮營曰度樂巡走日落  
草語甚鄙俚不堪盡述往來劫掠民間始立寨  
砌扶老幼以避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有何禦  
守之法利於賊者無聊窮人背主黠僕賊與此  
輩氣味相投或遇平日濟人飢寒之家善御奴  
僕之主此時虜入營中還有人代爲方便少受

灤瀨囊

卷一

五

磋商若平日准人子女謀人田產不恤僮僕飢  
寒勞苦之戶此輩乘此機會利於投賊賊亦利  
其內應察嗣一被恣所欲爲剔耳割鼻截  
舌斷手斷脛剝膚抽腸甚之貫小兒於矛上投  
活人於湯火視其顛連躓踣羣用爲戲兇惡慘  
毒有筆不能盡書者崇禎七年甲戌蜀中雨衣  
三月掃地王過天星一斗粟等領賊二萬由寧  
羌入廣元總兵張爾奇檄副將張令駐兵中子

舖以禦之賊偵知有備由間道攻劍州下之爾  
奇聞劍州陷遣副將賈登聯莫宗文策救登聯  
等兵敗賊乘勝追逐適遇爾奇援兵遂奔百丈  
關爾奇飛報成都巡撫劉檄敘州府總兵侯良  
柱領水遵兵協勸鎮元營都司陳玉謨領兵赴  
巴州聞南江已陷兵至通江偵賊出沒知賊將  
出攔頭河玉謨截戰於板橋口賊走觀台山官  
兵隨之玉謨恃勇單騎擊殺賊傷甚眾已而玉  
灑灑囊

卷一

六

之領鄉勇救援力戰城東擒賊四十五人賊始  
遁川東所屬郡邑各練鄉勇兼調龍王壩土兵  
三千人令譚大孝統領駐城中候調援勦巡撫  
檄各州動庫銀備軍器團練鄉兵遇賊出沒奮  
力合擊值賊敗走協力追勦由是流賊畏懼兼  
以囊橐充裕各有歸志蜀患少寧崇禎八年乙  
亥賊眾數萬自達州走南江廣元出朝天關抵  
寧羌與漢中官兵戰於萬壩驛賊敗走陽平關  
灑灑囊

卷一

七

子太平營遊擊譚宏報賊滿天星蝎子塊領賊眾由漁度壩平樂鹽廠兼掠太平巴通諸州縣良柱檄毛浴鎮副將張令合太平營兵守關隘親統大兵自廣元直抵黃城結營以待分遣元關遊擊張鳳翔偵賊時張令兵駐竹浴關鳳翔兵登碧峯山與賊鏖戰於水羊坪日將暮忽鄉民百餘登高喊聲大震賊疑伏發驚潰官兵追之賊走孟家河追兵蹙至賊奔東林壩張令

灑灑囊

卷一

八

追兵至又戰敗之賊奔黃城良柱設伏以待賊望見旗幟轉奔達州礫溪追兵尾之賊遁營渠界之龍王塘官兵追及龍王塘隔澗相拒良柱兵擊賊前軍失利張令馳至賊乃敗走逼營山知城中有備奔舟子山過江寇蓬州官兵躡其後賊奔據西充紫岩時天淫雨連十餘日良柱密遣張令冒雨出賊前扼其去路令至潼川界詢土人云桃紅河乃要路也令即伏兵其處良

柱於是擊賊賊果奔桃紅河官兵前後夾擊良柱曰天雨賊飢立功在此一舉與張令合擊賊眾披靡戰久我兵佯敗誘賊賊果來追伏發又合擊之生擒勁賊六百餘名斬首級千餘蝎子塊滿天星死戰得脫北走梓潼官兵又破之賊走劍州官兵隨之賊望塵而奔遁秦地捷聞加良柱腰玉總兵令都督同知諸將陞賞有差此流賊犯蜀我蜀人遭劫時惟張令侯良柱協力

灑灑囊

卷一

九

破流賊於桃紅河大功一也  
劉堯章曰禍亂之作人事感於天道應於上明季閹宦當權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一時豪紳大戶怙侈滅義強凌弱眾暴寡貧者不能自立罔恤飢寒罔念疾苦賤者無以自容以故搖天動黃龍等以閭巷小人揭竿而起其禍滋蔓揆厥所由飢寒馳之者半雖曰天降喪亂其實借寇兵齎盜糧者豪紳大戶也

雖大昌會知川北道善守脫兩院於兵戈而  
知地利諳戰守能以蜀人練蜀兵者莫如涂  
原乃劉漢儒黨從雅請之而不能用誰職其  
咎哉

李白成張獻忠寇巴蜀

崇禎十年丁丑閏四月雅州地震敘州建武所  
瀘州越巂衛地震劍州大水入城士民於州堂  
避水信乎變不慮生也十月李白成混天星過  
灩澦囊

卷一

十

天星等分路寇四川一由黃霸驛攻七盤關一  
由梨樹口攻廣元一入土門塔渡白水江時遊  
擊王朝陽偵賊自畧陽經漢沔於十月十九日  
攻破寧羌抵廣元界眾號十萬行將犯蜀良柱  
檄增兵守關隘撤餘兵保城池賊隨至城外烏  
龍山下結連營一十五所每營約有二三千人  
良柱遣王朝陽等伏兵要道以防攻城賊知有  
備不敢犯由淺灘過河攻昭化縣縣令王時

化死之逼蒼溪城百戶陶永祚督屯兵拒守凡  
三晝夜弓弩矢石賊傷實眾解去走西充射洪  
大魚渡觀音橋黃土岡焦山驛攻下金堂縣知  
縣黃之香棄城走典史潘孟科死之其一由劍  
關者州兵塞石牛道賊不能得過良柱統大兵  
奮擊賊走江口間道突出襲陷劍州知州徐尙  
卿死之良柱聞劍州失守督大兵進賊移營亂  
石溝良柱赴之賊佯望梓潼遁良柱至百頃壩

灩澦囊

卷一

十一

賊伏兵四起圍良柱於垓心良柱戰死裨將王  
朝陽率敗兵突圍退保劍州賊遂歷破梓潼縣  
州什邡新繁郫縣溫江彭縣官吏望風而逃賊  
揚兵成都郊外餘賊由陽平者渡白水江破青  
山衛陷江油執縣令馬宏源彰明羅江德陽漢  
州官吏俱棄城奔成都百姓遠遁賊所經郡縣  
洵入無人之境也三路賊先後集成都城下連  
營二十餘所攻圍間四晝夜巡撫王維章悉力

拒守城不得陷先是維章聞良柱陣亡調王朝陽守潼川再調各路兵集中江古店多張旗幟以爲應援巡按陳廷謨檄副將羅尙文代良柱調永遵兵松茂兵來援旬日眾兵咸集賊退走龍安青川官兵行追至青塘嶺賊眾已過白碌山趨文縣此闖賊犯四川我蜀人遭劫斂之慘也十一年戊寅三月朔日食晝晦如夜歷時方明賊李自成白文縣回陝合老獬等犯河南

灑瀆囊

卷一

三

賊張獻忠羅汝才等方狼狽相倚劫掠州縣至襄陽穀城遇饑荒二賊詐降已而復叛殺御史林鳴球知縣阮之錕率十萬眾由興安溯漢江而上陝提督鄭從儉見賊勢漸大會同楚撫丁啓睿同疏奏聞帝命眾臣督勦而閔臣楊嗣昌請行帝悅十二年己卯八月賜嗣昌督師輔臣銀印及上方劍便宜從事帑金四萬兩賞功銀牌五百面蟒紵緋絹各五百疋九月宴平臺後

殿帝親賦詩有鹽梅暫借作干城之句是時嗣昌陛辭百官祖餞嗣昌攬轡慨然若抱祖逃澄清四海之志焉十二月抵巫山節制秦蜀楚三省軍務嗣昌首論文武官及水陸官軍備甲冑器械馬匹舟楫羽檄縱橫遠近悚惕而繪圖懸賞以購獻忠刻西江月一首曰不作安安餓殍效尤奮臂螳螂往來楚蜀肆猖狂弄兵潢池無狀雲屯雨驟師集蛇豕奔突奚藏許爾軍民鄉

灑瀆囊

卷一

三

來降爵賞酬功上上又榜書能擒張獻忠者賞萬金爵封侯獻忠得圖笑曰營中有獲楊嗣昌者賞銀三錢是時嗣昌移駐雲陽鄭襄道張克儉陝撫鄭從儉總兵羅尙文偵知獻忠自楚走秦蜀接壤郡縣將犯蜀十三年庚辰閏正月嗣昌督各路進兵時羅汝才犯鄖陽張獻忠出紫陽瓦房溝及總兵左良玉戰於高頭壩良玉軍敗時聞踏天等已降來救援大兵復振因說小



紅郎降之賊奔太平縣太竹河營於左菴右菴  
良玉駐兵西鄉漁渡壩鄭從儉駐兵通江魚鹿  
溪獻忠聞鄭左兵至乃移營平漢鄭左逼平溪  
與賊隔澗而陣遣王祥據大石關督兵會戰賊  
敗走蒿壩將出皮窩舖總兵方國安提兵扼之  
賊奔瑪瑙山溪良玉從儉覓鄉導以詢要道其  
人畫地以示良玉曰賊已入吾彀中矣乃同從  
儉部署諸將張令素有威名與總兵羅尙文當

灑瀆囊

卷一

十四

其前良玉爲右翼從儉爲左翼副將賀人龍李  
國奇張應元汪雲鳳踵其後副將賈登聯莫宗  
文領往來遊兵整兵以待獻忠進遇羅尙文張  
令據險扼其前左值從儉軍右值良玉軍獻忠  
方欲應敵而賀李張汪四將協官兵咸集獻忠  
四面受敵急攀藤葛遁林中溪澗山谷尸骸枕  
藉旗幟器械棄置如山賊由別路逃竄者又爲  
賈莫遊兵擒斬殆盡官兵益逼獻忠率勁賊殊

死戰得脫是役也生擒四千人斬首萬餘級降  
者稱是其他弓矢甲冑僭擬之物不可勝計獻  
忠遠遁此我蜀人遭劫惟張令左良玉協力討  
賊破賊於瑪瑙山其功二也嗣昌疏爲奏明大  
捷事臣岩穴陋質樗櫟庸才荷蒙聖眷謬膺台  
鼎倚之以鹽梅寄之以干城似蚊之負山類蟻  
之扛鼎蚤夜孜孜惟覆餗是懼賴聖主威靈皇  
天眷佑殺伐用張流寇奔北本年四月內接陝

灑瀆囊

卷一

十五

撫鄭從儉總兵左良玉塘報稱太平縣瑪瑙山  
於二月內大破逆賊張獻忠趕殺三十餘里賊  
僅以身免所獲獻忠妻妾放氏高氏及撫子惠  
兒等七人生擒賊目飛山虎過天龍扒山虎走  
山飛過天蟒鑽天鷄上得天下得海展翅飛霍  
宗等招降一根葱老管隊十反上關索景四等  
斬首掃地王曹威白馬鄧天臺等僞造鏤金虎  
符文篆天賜靈驗金鞭一支鏤金刀一口篆天

賜飛刀虎符篆西營八大王承天澄清川嶽印  
卜卦金錢三文大令箭十二支小令箭二十支  
勅賜熊文燦准招安獻忠書一道所獲騾馬萬  
餘匹甲冑弓矢斯稱是賴陛下威靈將士用命  
破賊之日天朗氣清三軍踴躍逆賊釜底遊魚  
待日而擒矣謹修捷表以聞又疏爲生擒逆黨  
獻俘事四月十四日副將鄭嘉棟陳希榜搜太  
平溪林中獲賊六名押解到臣訊之內一人自

灤瀆囊

卷一

七

稱難生劉若愚係黃岡縣生員被獻忠寇湖廣  
時虜掠營中其人昂視闊步疏誕自若口稱計  
足縛獻忠舌能撫曹有平治天下之畧欲獻朝廷  
臣未敢深信旋於隨行中審出獻賊書辦尹曰  
鳳供伊實獻賊腹心潘獨鰲非劉若愚也囊中  
搜出白土關阻雨一律云秋風白雨聲戰客聽  
偏驚漠漠山雲合漫漫澗水平前籌頻共畫借  
箸待專爭爲問彼蒼者明朝可是晴過清禪寺

一絕云三過禪林未開禪紛紛羽檄促征鞭勞  
臣歲月皆王路歷盡霜華又改年合觀二詩是  
其向賊稱臣爭先借箸罪惡不在獻賊下也目  
今獻賊雖竄處山林未遽拏獲然去其爪牙擒  
其心腹孤豚積齒海母無蝦走死何之臣特行  
題報附捷表以聞時左良玉追羅汝才至鄖陽  
張應元追獻忠至石鼓壩獻忠身爲嚴張令與  
總兵方國安爲聲援奮勇窮追獻忠匿于江河

灤瀆囊

卷一

七

鄭從儉駐太平偵賊忽聞獻忠困張令於柯家  
坪已九日矣大兵無水砍野葡萄藤滴汁飲之  
勢在危急從儉曰張令非可輕棄之將宜刻日  
進兵以分賊勢隨分布諸將方總兵獨當一面  
曹左合爲一路賀李合爲一路從儉統大兵督  
諸將定期破賊會食又召賀李張汪四協密授  
方畧時六月十一日也黎明大兵齊進獻忠甫  
欲揮賊應敵而李賀軍由滿月礮而入汪張軍

由八臺山而入張令聞援兵大至奮勇直出內外夾擊山谷震動賊腹背受敵莫知所措率左右滾岩而遁時大軍雲集十萬有奇各將卒擒斬招降無數張令以三千人當賊數萬被圍十三日及其擒獲實倍於他軍獻忠逃匿興歸山中嗣昌諱爲上師異常大捷等事本年六月內據陝撫鄭從儉率領總兵方國安副參賀人龍李國奇張應元汪雲鳳曹變蛟左光先賈登

灤瀨囊

卷一

十六

聯莫宗文等大破逆賊張獻忠於柯家坪救出副將張令並士卒三千人四川總兵羅尙文等生擒二千七百餘人斬首三千餘級再據鄭襄道張克儉報稱韓溪寺招降四千餘人皆張應元汪雲鳳賀人龍李國奇等衝鋒破敵之功三據羅尙文報稱我兵追至木瓜溪擒斬三百五十八級四據副將張令報稱張汪二副將追奔二百餘里至板箱溝掩殺俘斬軍器輜重盡爲

我有五據川撫邵捷春報稱招降賊將一隻虎又總兵方國安追擒壯賊七十六婦女小口三十二六據鄭襄道張克儉報稱副將李國奇追斬首級二千有餘零賊招降無算七據陝撫鄭從儉報稱獻賊隻身逃走其親子及心腹精壯盡數招降賊人瘦驢嶺現在收捕務要掣獲等情摺報咨來臣愚應接不暇謹摘其大畧飛馳捷表上聞帝大悅敕嗣昌奏上諸將功績下該

灤瀨囊

卷一

十九

部進嗣昌爵太子太保進左良玉平賊將軍太子少保諸將論功陞賞有差外賜嗣昌服物鞍馬發帑金三萬兩錦幣千端作賞功費行賈勅書於軍前存問一時人民均有太平之望此流賊入川蜀人遭劫又惟張令同鄭從儉等協力討賊破流賊於柯家坪其功三也

劉堯章曰易云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嗣昌輕而寡謀愚而善妒乃輿尸者耳而奉命專閫

雖有瑪瑙山柯家坪之捷乃張左等各自爲戰非出於嗣昌運籌折衝也遽起玩敵之心寧俟開縣喪師襄陽失守而後知其以國子敵也

張獻忠再寇巴蜀

張獻忠遁匿興歸山中久未出一口突出鹽井張令會方國安王祥軍追戰於木瓜溪賊敗走黃墩官兵斬千餘級俘賊三百名賊走犯大寧

灤瀆囊

卷一

二十

參將劉貴擊之犯巫山女官秦良玉率土兵扼險于柏子溪賊渡巴來河秦翼明回遊擊楊茂選合兵擊賊賊走白羊山倚險爲營官兵以屢勝輕賊獻潛渡巴河襲開縣陷之過天星攻拔鄭家寨副將羅於萃率王虎等逼賊棄輜重走於羊方營土地壩扼衝過天星等賊奔田涂二壩人龍國奇追襲賊狼狽合於獻賊賊目小秦士混世王等赴楚降時崇禎十四年辛巳龍

安地動成都天鼓響陝撫鄭從儉聞賊闖雲開

等欲回原檄鄭嘉棟張應元汪雲鳳等設伏於

尖山寨次日賊果來攻寨從儉督師逃諸師逃

諸軍望見旂幟伏發環向夾攻大破之賊敗襄

輝官軍截賊爲二追奔四十里俘賊自來虎等

一百七十餘人斬首五百餘級馬匹器械稱是

五月賊一條龍破甲錐等率眾由西鄉鹽廠關

越太平亦奔合獻賊營總兵羅尙文調知報嗣

灤瀆囊

卷一

三十

昌嗣昌嘆曰屢戰屢捷俘斬流賊十去七八而賊勢轉熾如之奈何會川撫邵捷春統兵二萬駐重慶時協鎮張令與秦良玉遙爲聲援屢破流賊有功軍中號神弩將軍賊逼夔府嗣昌檄令良玉來援賊聞風遁去巴巫已增張奏凱防守又檄賀李張汪四協由達州策應獻賊暗渡巴霧河突攻雲鳳營雲鳳力戰中流矢卒於巴霧川獻忠遂大猖獗時監軍萬元吉駐兵巫山

川撫捷春駐兵大昌捷春用遊擊邵仲光言於上馬渡中馬渡下馬渡增設水寨於觀音岩三黃嶺磨子岩等處臨流築壁嚴兵以守獻忠破觀音岩守將李成文奔嗣昌斬以徇元吉檄張奏凱調諸將守淨壁捷春遣副將羅洪政沈應龍協戰獻忠攻破三黃嶺上馬渡又出竹園坪攻淨壁皆拔之所下新隘如破竹捷春責仲光不識地利妄參軍務因而失陷關隘斬於軍前

灑瀆囊

卷一

三

張令分麾諸將守開縣雲陽諸隘羅尙文知會張令王祥赴仙寺嶺會勦曹過鄭嘉棟張奏凱羅萬象羅文元羅於莘等領本兵營於左張應元率常國安同楚兵營於右乃遣國安說曹過降過將應命忽見張令旗幟從谷中直上因罵國安曰爾誘我使我無備暗中使人害我耶欲殺國安國安逃走張令王祥阻其前參將賀勇閻國卿童守信白顯等環向蹙賊尸骸枕藉斬

首千餘級俘男婦五百餘口餘賊潰圍遁此又

張令羅尙文討賊破流寇於仙寺嶺其功四也是役也官軍死傷亦多張令中流矢回營卸甲卒自是官軍不報按張令本土官奢從明部將因蘭會土司樊龍樊虎奉川撫徐可永調赴重慶暗在術士何若海者妄陳禍福勸從明反從明卽劫重慶叛去攻貴州朱軍門遣兵大敗從明從明乃歸土司張令陰以艾灸身伏牀服藥

灑瀆囊

卷一

三

從明至其家問之令伏牀頓首謝從明明乃以若海爲丞相使統兵往貴州禦敵令乃白從明願同若海前往從明許之令至貴州部下陳順逆擒若海以獻與朱軍門斬若海疏授令副將令由是屢立軍功爲人忠朴寡言未嘗自伐其功年逾七十能舉數百鈞弩矢發則敵應弦而斃每出官軍依以爲重敵人聞風股慄使令不死於平流寇也何有無如賈志以歿惜哉令亡

流寇乃舉酒相慶於是方國安駐兵梁山羅汝才自鄖陽興山奔豐邑坪亦與獻賊合遂攻梁山國安迎戰兵敗奔達州營於郊外捷春督師來援獻忠躡其後捷春兵敗走縣州獻忠陷劍州經廣元欲出寧羌漢中總兵趙光遠賀人龍堅壁於朝天關故賊不得出復由昭化奔川西張應元合楚蜀諸軍邀賊於梓潼官軍小利已而復戰惟裨將曹志耀死戰僅出重圍張

灤頌囊

卷一

三

川等軍皆戰沒捷春國安等復遁走潼川賊遂屠縣州造浮橋直指成都屠戮所過州縣已而知成都府備賊遂掠簡州犯重慶捷春所調官兵列營涪州僅與賊相持然人無固志一戰而土崩瓦解眾軍自潰嗣昌不自引咎乃以捷春喪師辱國論死蜀王及士民力救不獲捷春死以監軍道廖大亨代之監軍萬元吉駐兵保寧繼而移射洪扼達溪道嗣昌至重慶以總兵猛

如虎統各軍張應元副之分兵守縣州道又欲奪左良玉兵權以資人龍為平賊將軍良玉不受代人龍不得職各懷怨望因之戰不用命賊勢愈熾獻忠復由縣州入中江安岳營於周家場如虎統大兵與賊相持元吉應元營於安岳城遏賊來路分諸將重兵守梓潼獻賊偵知有備別自蓬溪經川西入川南分賊部為三路賊陷仁壽知縣劉三策死之寧川衛經歷陳冊命

灤頌囊

卷一

三

子攜印出城以身殉城而死榮縣令孫光烈被虜隆昌令杭為箕南溪令朱由援皆望風遁賊陷瀘州州牧蘇瓊死之元吉督大兵追賊至瀘州伏勁卒三千人於玉禪寺賊偵知之別由他道狂竄奔永川縣令戴堯雲棄城走元吉如虎復駐兵永川是時士民遠遁官軍營於立石又分兵營小市相為接應獻賊復犯成都由漢州德陽渡縣陽河寇鹽亭南部儀隴諸邑十二月

晦劫巴州州牧盧爾敦同知張連耀教諭錢相  
可死之生員陳世達性至孝以母曾氏年老抱  
病世達不忍離左右賊入室欲劫曾母達叩首  
流血願以身代賊義而舍之母子得無恙又有  
廩生周樸忠女年十六美姿容通文墨城破樸  
忠夫妻將攜女遠遁女泣曰覆牆之下必無完  
壁倘有不虞不惟兒身不免兼恐禍及二親懇  
容兒自盡請父母速圖活計已而火光燭天喊

灤瀆囊

卷一

三

聲震地眾皆逃生女閉門投縵死獻賊聞之插  
令箭於門首釋獄囚散庫金適川東而大兵之  
追者始至賊過達州兵備道馬乾行遣參將劉  
任傑遊擊郭開協猛如虎及如虎子猛先捷猛  
中捷合官兵二萬餘遇賊戰於黑譚鎮獻賊大  
敗將奔夔州且戰且走諸將逼賊於開縣皇陵  
城是日天色陰霾風雨不息士傑會諸將曰賊  
連日潰敗晝不得食夜不得寢飢且疲矣宜此

時擊之勿失眾將曰待大雨稍息便於戰鬪可  
耳士傑曰吾束髮時單騎擊賊屢建大功今年  
近四十反不如兒童時也諸軍逗邁吾勿敢也  
擐甲提戈直取逆賊耳士傑一軍當衝入賊壘  
賊眾披靡如虎眾兵亦皆用命但官軍以繇衣  
襖鐵甲鏖戰時又衣甲沾溼身重地滑不利步  
戰賊以馬逞往來迅疾我軍潰敗士傑及郭開  
李任忠皆戰死先捷中捷以背相依引弓而射

灤瀆囊

卷一

三

輒應弦而倒賊多矢盡各自勿死如虎率士卒  
千人僅潰圍而免嗣昌口悔不聽萬監軍之言  
致有此敗初元吉曾策分兵爲後勁而嗣昌不  
納故也十五年壬午監軍萬元吉臨戰場祭陣  
亡將士哀動三軍收殘卒駐夔門一日登白帝  
城見賊掠於山谷聞我軍逡巡其後無一人禦  
之者元吉不禁拊髀流涕痛吾謀之不用也獻  
賊營中飲酒鼓掌而歌以詆嗣昌曰前有邵巡

撫常來圍傳舞後有廖參軍不戰隨我行好箇  
楊閣部離我三天路嗣昌聞之弗恥也自是獻  
賊勢日益熾遂卷席以寇楚嗣昌自知喪師辱  
國力不能支乃自雲陽退師還楚顧賊行迅速  
當嗣昌未出蜀境而獻賊已抵宜城荆楚諸郡  
尙未知蜀軍敗亡狀也獻賊抵襄陽以賊三千  
詐爲督標叛兵先行囑之曰爾等前將近襄陽  
城若我兵與爾等戰爾卽佯敗此陷城計也復  
灤瀆囊 卷一 天  
爲造督師閣部兵符令牌遣賊劉興秀領千餘  
人詐稱閣部調官兵叛兵前至襄陽城外次日  
興秀至乃卽與叛兵交戰叛兵佯走興秀逐之  
旋抵城下發人遞兵符令牌入城城門啓興秀  
人爲內應次日獻賊至遂入城襄王闔府被害  
凡獻賊自開縣起營八日而破襄陽總之以有  
心之謀劫無備之城未有不陷信乎其爲狡賊  
也嗣昌罪不容誅矣嗣昌至沙市聞襄陽失守

賊焚劫郡縣屠戮生靈勢焰日熾自知督師無  
效死有餘辜乃自殺監軍萬元吉封印劍具疏  
奏聞然其養寇喪師之狀帝蓋未悉也仍令湖  
廣撫臣宋一鶴委湖北道陳瑾論祭文曰惟卿  
志切匡時心存許國入參密謀出典甲兵方期  
奏凱還朝圖麟銘鼎誰料謝世賞志淵深功未  
遂而勞可嘉人云亡而瘁堪憫爰頒諭祭特沛  
彝章英魂有知尙其祇服獻賊聞之撫掌大笑  
灤瀆囊 卷一 天  
十六年癸未廣元總兵甘良臣通江副將丁顯  
爵因流賊求招安遣通江典史張環諭以恩信  
眾賊齊聚古寧寨迎良臣顯爵入營羅拜皆言  
願撫遣一條龍大黑虎等千餘人同甘丁差官  
張國藩等馳赴成都受撫巡撫廖大亨曰流賊  
多詐每假招安以愚我兵少緩卽仍前攻劫欲  
加益計彼云已受招安否則肆其猖獗爲害愈  
甚不若斬此數賊以破奸謀並將一條龍甘丁



差人等下獄賊聞卽欲害良臣顯爵繼而羈良臣等於巴州黃城已乃治酒送顯爵等回通江廣元眾賊仍於東達營渠巴儀蒼園南廣諸州縣攻寨劓肆殺劫掠所到之地數百里烟火銃炮不絕初賊攻石公寨毀墓取棺板以遮矢石開棺見一婦人容貌如生刺之血流被面賊驚問所虜士人荅曰馮烈婦墓也其夫何象乾布政司吏也抱病成都馮接回延醫調治象乾病

灤瀆囊

卷一

三

將革囑妻以後事馮曰君他事無囑於我惟此孤兒宗祀所關我行念之耳夫存我存夫亡我亡豈舍結髮之愛乎象乾死馮氏棺殮畢請姑託幼子並拜伯叔孀母將從死姑孀咸慰止之馮曰已許夫死何可偷生遂縊死葬石公山下今三年矣賊眾曰三年容色不改良爲貞婦乃封其墓時撫院廖大亨已去新撫陳公士奇見地方被賊蹂躪慘苦檄行府州縣衛嚴守城池

鄉村修寨堡互相守望救民之心甚切然而勢已不可挽矣

劉堯章曰時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合觀篇中慷慨就死者張令汪雲鳳劉士傑郭開猛氏伯仲等也從容就義者劉三策蘇瓊陳冊張廷耀錢相珂暨陳孝子周烈女馮烈婦也皆死得其所乃余獨痛張令勇冠三軍隱然爲楚蜀保障而抱志以歿令死而楚蜀隨之

灤瀆囊

卷一

三

矣他如楊嗣昌喪師辱國死有餘辜古人云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嗣昌輩輕於鴻毛者也令等重於泰山者也君子於張令之死恆三致意焉

灑灑囊卷之二

搖天動黃龍再寇巴蜀

明運將終災異迭見達州城濠水變成血劍州羣鬼夜哭以掌血印門遍城內外於六年夏四月搖黃等賊圍儀隴縣治即山為城官紳士庶保據縣後金城寨城本無障又值經旬不雨人民阻渴外援不至時縣令畢九成頗得士庶心闔城無變志總兵甘良臣副將丁顯爵參將

灑灑囊

卷二

三

王祥偕統兵至寨下四面陡絕無門可入顯爵招鄉導詢以可進兵處對云土門稍平可進兵然欲得上門先攻海禱寺賊之營壘欲取峯巒寺寺尤險得此兩寺以駐我兵然後賊可擊也誠攻上通梁賊必瓦解顯爵良臣布將卒因鄉導攻海禱寺黎明遂衝入賊營賊倉皇接戰官兵奮勇四戰四克奪其營壘王祥領精兵潛師抵峯巒寺賊尙歌飲官軍蜂擁而入賊棄營

走追斬三百餘級生擒賊目黎虎板來虎麻山

鷄三上天等八十七人盡釋被虜男婦尾賊於鹿山寨馬鹿坎顯爵令將士結連營以進每隊滾牌五面高五尺闊三尺精壯執牌於前大兵隨牌而進戰則遮矢矛守則相連為營另設四營為遊兵應援趨赴土門攻入賊壘賊潰官兵乘勝遂衝上金銀坎賊退保大石坎官兵蜂擁而上賊走南觀率生力賊冒死突圍王祥親督

灑灑囊

卷二

三

兵蹙賊賊眾大敗屍骸枕藉擒斬無數而金城寨之圍已解寨上被困二十三日一旦圍解兵民爭飲於泉激死甚眾賊遙與官兵相持數日乃分道遁震天王馬超邢十萬等走頂山奔川東遵天王逼反王黑虎混天星王光興走南部新鎮壩掠西充南充蓬州營渠廣安諸州縣楊三整齊王順虎混天星闖食王等走巴州走廣元通坪劫搶通江南江金溪隘遊擊安邦才與

賊戰於分水嶺敗績賊奔清浴口掠三寶山突出閉溪人民不及逃被虜者十之五六有李氏者閉溪民陳有明妻也夫他出李氏攜囊中所餘金偕老姑弱妹妯娌行至金子石岩險路窄見賊五六人勢將追及李云姑等速去賊至矣眾婦女捨李氏逃竄李氏坐路旁懸石上擲金一半於地賊至李云現在之銀不知取起人何用賊見金爭拾之將盡又擲其半於地賊又爭

灑灑囊

卷二

三

拾之須臾而盡賊將逐逃走之人李曰汝等不過欲搜銀錢耳曷若到我家窖內取現成者邪賊喜從之隨行將所拾之金比其多寡相顧而笑不知李實捨死爲眾人脫身計所以擲金餌賊者將待老姑等遠走得脫耳久之恐委身受辱遂投岩死賊渡江走王官坪劫大城虜掠數千口過洪口關官兵不能禦賊劫搶孟家河經東鄉獅子峽與眾賊合各路官兵僅保汛地不

能復救援也九月初二日遵天王楊三闖食王順虎混天星奪食王等合兵圍參將王祥遊擊呂年玉於巴州王呂二標僅二千人越濠與賊戰官軍以眾寡不敵亦不敢遠追賊佯敗以誘官軍祥曰方戰而遁者詐也毋墮賊計第徐觀其變年玉然之良臣顯爵督兵救援日經數戰將士無不用命奈賊眾我寡圍終不解年玉遣人赴成都告急巡撫陳士奇調雲南副將閔慎

灑灑囊

卷二

三

言貴州副將冉碧雲各領兵一千救援道遠不能卽至賊攻城轉急城東西南三面皆河河南金榜山下渡河入城又隔一溪賊每攻城必由此道祥年玉登城熟視賊來路裝大炮若干位正對要路安置伏兵溪邊以俟黎明闖食王以賊眾蜂擁而來城上號炮鳴眾炮齊發闖食王被炮擊死伏兵環起喊聲大震祥與年玉開門擊賊斬首數百賊大敗流賊本烏合之眾敗則

四散或奔儀隴南部西充或走通江南江廣元或遁頂山營渠東達惟搖天動黃龍震天王楊三王光興順虎混天星等敢與官兵對敵然畏官兵截其後先選精兵斷後然後起營奔上木園遁去時滇黔救至賊已遠遁矣良臣命年王守巴州祥偕諸將躡賊後直抵上木園賊見追兵甚盛督賊轉戰自旦至午官軍奮擊大破之賊棄婦女輜重遁震天王搖天動黃龍王光興

灑灑囊

卷二

三

奔青龍寨走閬中楊家硎楊三順虎混天星奔廣元黃洋通坪掠南江平倉諸處祥上破賊功巡撫疏授顯爵總兵代以張奏凱督師賊遵天王黃龍等又另立一闖食王剽虜東達營渠諸處有楊三敗衄於上木園黃龍奔南江鎮子壩震天王攻下關山寨眾賊議復上木園之仇互相救援刻期謀襲通江逼反王遵天王黑虎混天星闖食王由渠縣走巴州馬超那十萬黃鵠

子奪食王由廣元營山蓬州赴南部抵新鎮壩襲破賽金城陷老鴉寨移營圍碌山石魚二寨賊度此時通巴將士與賊相持畱城守兵必寡夥撥勁兵三千詐辦回兵出其不意期兩日夜抵通江城必破矣虜一童子授以馬囑之曰爾至城下第高呼城守者曰我等係回營大兵不必驚惶也兒佯應之馳至城門尚未閉童子疾呼曰遠來者劫城賊非回兵也可速閉城門

灑灑囊

卷二

三

禦之賊遂殺童子急攻城城上兵民急下石矢擊賊賊帶傷遁去邑令申報奉文立石曰奇男子墓廩生吳葉昌作文記之年久風雨苔蝕殆半嘉川逸叟義其事恐潛德之光久而湮也因續以志之曰宇宙不朽而存者獨正氣耳河嶽成形於地日星成象於天忠義成形於人一而已矣亙古及今百折不回之死靡他顏常山文文山其取著也何讓焉嗟乎流寇披猖詎無駭

髯眉爲薦紳爲俊秀爲桓桓虎臣見地不真而俯首就賊者乎皆童子之罪人也童子也乎哉不詳其姓不著其名屹然保障隱然干城不愧宇宙奇男子蓋宇宙之正氣秉之獨先其類常山之後身邪其文文山之後身邪於以壯河嶽炳日星卽其不忘在溝壑童子也而志士也卽其不忘喪其元童子也而勇士也卽其舍生取義殺身成仁童子也而仁人君子也謂之奇

灑瀆囊

卷二

美

男子也固宜畱守遊擊申報軍前諸將皆懼畱守兵寡請班師顯爵曰不可今前後左右皆賊壘倘我兵一退則賊反得計矣不若諭畱守加意隄防姑待我十日相持五日賊果拔營東走金花臺賊乃發二千餘人復襲通江民誦知賊謀者星報通江文武嚴加守禦賊是夜抵城構雲梯數十將登陣守兵擊之賊退而復上守兵復擊之賊有名殺盡王者先羣賊登城已傷數

人旋中炮死軍士遂出城擊賊把總王登高李虎孟二等復追賊戰於廟子堽虎中箭傷不克追賊賊由毛浴鎮方山麻坪劫虜梁舟壩經筆口奔營渠鄰水大竹諸處甘總兵與諸將議丁顯爵曰與賊鏖戰經年大小二十餘戰殺賊固多自損亦不少日今賊散畱守兵少未宜遠追也未幾畱守兵將報賊將劫城於是良臣兵回廣元汛王祥兵回南江汛丁顯爵兵回通江汛

灑瀆囊

卷二

美

各請隊伍嚴守禦交印符於新任張奏凱統滇黔二副將協討流賊梁舟壩民以流賊劫擄請兵奏凱遣都司李祥春協滇黔二副將救梁舟壩與賊隔江而陣再碧雲閣慎言厲上卒期黎明進兵千總何士用善標槍領遊騎直抵壩中賊藐我兵寡卽來迎戰賊有小紅郎者持矛刺隊長鄧成功馬倒地士用標中小紅郎腳成功乃得脫小紅郎轉刺士用士用復標中賊頸遂

斬小紅郎首大軍奮勇殺賊賊走官兵追至洗  
羅壇賊復夜劫官軍營傷官軍頗眾都司李祥  
春督兵力戰賊奔東鄉合於羣賊圍旱城寨祥  
春兵回通江演黔二副將各領兵回成都達州  
兵備道馬乾行調瞿塘衛兵駐梁山太平營遊  
擊譚宏鎮達州河道標兵破賊混天星於麻柳  
場賊走開縣掠臨江石有胡氏者攜二子被虜  
是時被虜民賊許民贖其夫假賊求贖取已納

灤瀨囊

卷二

四

財賊營胡氏以夫貧不願歸賊問胡氏與夫原  
係結髮婦也而氏無還意賊以贖錢外加細物  
皆千金與其夫而殺胡氏亦一快也詩云投畀  
豺虎豺虎不食其斯婦邪時遵天王逼反王黑  
虎混天星劫擄川東郡縣餘賊盡攻川北寨硤  
數百里中慘雲遮日月我蜀人橫遭劫斃天乎  
人邪  
劉堯章曰流寇披猖生民塗炭非畢九成得

民丁顯爵知兵何能暫解一時之厄哉李氏  
擲金脫姑其志可哀胡氏背夫受刃其愚堪  
哂微奇男子殺身成仁孰延壁州千萬人之  
命邪雖天道好還闔食王擊死於巴州捨命  
王擊死於通江小紅郎搨死於梁山亦足少  
洩士民之忿然君子不以寸金易丈鐵於奇  
男子終流連不置也

搖天動黃龍三寇巴蜀

灤瀨囊

卷二

四

整齊王楊三順黑虎混天星闖食王自太平走  
西鄉廣元鎮總兵甘良臣已陞副將劉佳允代  
之檄毛浴協張奏凱會大壩關參將王祥移駐  
巴州時逼反王馬超那十萬黃鶴子攻劫川東  
城寨楊三順黑虎混天星等復自川東擾達州  
東鄉太平諸邑前來破寨硤復攻破太平凡巴  
儀蒼閬南部西充賊未經過地方肆行剽劫劉  
佳允恐賊襲保寧統兵赴之遇賊於蒼溪屢戰

屢勝賊走儀隴值官軍餉運不繼兵謀攻蒼溪城邑令許紹勳百戶陶永祚竭力守禦謀兵復砍木壘城門將平永祚以井油裝鷄子內投木上以水淋之井油見水火發而木然謀兵計窺而餉亦繼至官軍方定佳允散餉軍即詣儀隴與張奏凱王祥會兵大儀山下等破賊策祥曰賊集大儀山間官兵至而起營逼此誘我也姑緩之勿擊奏凱曰然舉目皆賊將於何寨礮擊

灤瀆囊

卷二

四三

之況分救援不戰則危不解戰則力不勝賊不若直搗巢穴賊必捨寨礮而顧妻子輜重是不戰而圍自解此上策也佳允從之督兵直取開天觀馬鹿款賊聞果撤各攻寨礮兵保賊營官軍索戰賊眾蜂擁奏凱率本標兵接應佳允兵左右夾擊大破賊兵越二日賊眾突至壁門官兵堅壁以挫其氣賊退然後縱擊之賊塵戰與官軍相持十餘日經數戰官兵氣銳賊力疲困

乃奔羅池攻觀音寨破之次攻頂山寨茶房礮皆未克遂攻下貓兒寨及馬保尖山二寨官軍攻追頂山賊眾遁官軍進逼賊設伏竹山寺截官軍爲二幸官軍前軍營壘已立將士奮勇擊賊賊潰投岩墮澗死者無算佳允謂祥曰可接應後隊兵祥揮戈躍馬行不數里遙望官軍及賊塵戰乃前後夾攻賊不能支敗之是日大兵戰死者亦甚眾由是賊分爲二一奔羅尋嶺

灤瀆囊

卷二

四三

掠達州高寺場一走營渠墩山佳允臨戰收瘞陣亡士卒時嘉定武進士楊展任旗鼓遊擊守廣元報賊由鷄鳴壩遁復有闖食王整齊王官兵擊賊賊由鷄鳴壩遁復有闖食王整齊王震天王等歷劫平倉通坪吳埡長池七眼礮金溪隘都司周明望報混天星楊三等營於官田壩及種家寨攻破通南大小寨礮二十餘所防汎兵寡未敢遠追佳允乃整兵防守廣元汎地

遵天王黃龍逼反王黑虎混天星等移營於高  
士場歷頭寺約會馬超那十萬王光興由大寧  
八角場入奪食王黃鷄子由開縣清堡鄉入賊  
眾咸集遵天王曰川東北州縣寨硯僅存一二  
矣今由重慶渡江南至敘府馬湖及各土司其  
地殷富宜可以就糧駐兵眾賊從之馬超那十  
萬攻觀音石牛寨由達州路黃龍攻石梯坎打  
鼓寨王光興奪食王攻李家寨由渠縣路黃鷄

灤瀆囊

卷二

四

子等攻木城及靈鷲延壽寨所到勢如破竹尸  
骸蔽野其由廣安路者攻仙女寨圍大梁城小  
梁城未克陷毛狗寨混天星攻下岳池復出渠  
縣與眾賊合走彬山大竹鄰水歷攻破石城石  
魚周家葉家諸寨鄰水民劉冕吾忿賊犯境慨  
然有殺賊衛民之志約響石板李英集鄉勇千  
餘但無軍器甲冑斬木為杆投屠刀於上以為  
鎗以備要害一日賊至劉李率眾執鎗棒行入

賊營所向披靡賊莫能支殺傷頗眾賊退而復

前劉李率鄉勇鏖戰至暮賊眾退去遵天王忿

不勝鄉兵傳逼反王閻食王混天星搖天動等

賊各選勁賊參明黃龍引賊當先遵天王督於

後鄉兵與賊戰不能支且戰且卻遵天王督賊

益力復奮死尚不敵鄉兵賊揮眾退令引弓遠

射遂連斃鄉兵十餘鄉兵敗走英與冕吾傷重

罵賊而死賊既攻退鄉兵遂起營攻鄰水陷之

灤瀆囊

卷二

四

遵天王駐鄰水馬超那十萬搖天動走長壽梁  
山王光興黃鷄子奪食王劫墊江石磨灘涂允  
昇妻董氏以允昇病不忍逃被擄董氏有姿色  
賊欲犯之董不能賊勢迫之董欣然就刀賊未  
加害是夜賊使人將殺允昇董奪刀將自殺賊  
恐婦死遂舍允昇夜深董自剔目焚足守者聞  
於賊知其語烈乃舍之董不食死時梁墊長涪  
大小調寨咸被賊攻劫男女投岩躍刃不可勝



計崇禎十七年星書見成都濯錦橋下綠毛龜  
出約五丈爲圓小龜數百相隨三日後入水不  
見西方有赤星光芒刺目搖天動逼反王震天  
王掠長壽圍天臺靈尖等寨遵天王攻石公叱  
口馬鞍諸寨就食於矛坪及楊四坪寇畧南川  
諸州邑時賊黨有竄入川南者掠安谷鄉鄉有  
杜承鯨邑明經也任通判謝事家居糾集鄉眾  
爲寧家計一日報賊至承鯨率眾往禦之與賊

灤瀆囊

卷二

哭

魏嗣英戰賊敗走俄聞酋長么猱猱作亂殺官  
吏劫新鎮瑞嘉邑震動承鯨曰是可擊而走也  
選烏鎗百餘繼之戰於新鎮么猱猱敗之時賊  
廖佐乘承鯨出掠安谷鄉金帛驟馬以去承鯨  
妻安人吳氏率家眾督鄰人超徑至谷口排鎗  
以待謂賊曰若還輜重則魚貫而出否則休望  
出此谷也賊躊躇久之捨財貨遁去承鯨歸新  
鎮從之避亂者男婦數百人安人謂其夫曰此

未可久居也乃率眾耕龍駐山中以避亂闔食  
王混天星楊三劫太平鄉攻萬縣掠南京街譚  
文譚宏譚翼擊之賊奔黃土礮之達州圍早城  
寨轉攻巴州苦寨坪從前賊未破之硃寨至是  
搜劫無遺忽傳張獻忠復至巫山眾賊俱走山  
僻州縣以避獻忠遵天王黃龍由鄰水奔巴州  
黃城震天王搖天動由梁山攻東鄉方斗寨黃  
鶴子馬超邢十萬奪食王由開縣奔達州潘村

灤瀆囊

卷二

哭

諸處整齊王逼反王黑虎混天星由大竹渠縣  
掠巴州金花臺楊三闖食王順虎混天星由太  
平剽掠巴通西鄉諸處時童謠云流流賊賊流  
流上界差他斬人頭若有一人斬不盡行瘟使  
者在後頭張獻忠破襄陽後劫虜府州縣衛歷  
攻陷數十餘城欲入川進發三月渡巴東遂至  
巫山已萌屠戮生靈之志往時夔設大鎮防守  
自溫如珍後被裁瞿塘兵少將微官民望風避

賊獻忠長驅直入夔關涪守道劉麟長以獻忠  
四十萬眾重入犯蜀申報蜀王涪川北總兵劉  
佳允赴援佳允率遊擊楊展領勁兵三千同新  
巡撫龍文光抵成都未幾廣元雷守遊擊王朝  
陽飛報李自成於三月十九日攻陷北京帝崩  
駕於煤山逆僭號大順改元永昌賊將馬科稱  
權將軍黎玉田稱節度使領萬餘人同偽總兵  
爌已至漢中漢中總兵趙光遠奉瑞王入蜀馬

灑灑囊

卷二

完

科攻陷朝天關又保寧知府項國瓚報賊將馬  
科攻陷廣元將逼保寧於時川東川北羽檄交  
馳蜀王讓以原撫軍陳士奇提兵守重慶士奇  
蒞事檄涪守道劉麟長總兵曾英等水陸嚴兵  
拒守隨告急於成都成都縣令吳繼善上蜀王  
箋曰高皇帝眾建藩輔恭置繡錯數年以來踣  
命亡氏失其國家數王者非有失道敗德見絕  
於天也直以擁富貴之資狃便安之計知其所

利而不思其全非殿下前車之鑒乎楚氛日亞  
秦關失守曹黃搖闔陸梁左右殿下付之悠悠  
而不恤夫全蜀之險在邊不在腹若設重兵戍  
夔關劍閣誠足自固否則黃牛白帝亦屬康衢  
黑水陽平更多岐逕乃欲坐守門庭謂之設險  
不可解者一也往者聞會撲滅獻賊逃遁遂爾  
荆襄撤其藩籬秦隴寒其齒頰使賊情並無顧  
忌而欲援引前事冀倖將來不可解者二也矧

灑灑囊

卷二

完

夫錦江之固不及秦關白水之險寧踰湘漢此  
可恃以無虞彼何爲而失守且城如孤注救援  
先窮時及嚴冬長驅尤易壘卵不足喻其危厝  
火未足明其厄而猶事泄泄以幸苟免不可解  
者三也爲殿下計宜召境內各官諮議謀議發  
帑金以贍戍卒散朽粟以慰飢氓出明禁絕廝  
養蒼頭蠲積連免流離溝瘠勞兵民以守隘結  
夷日以資援政教內修聲勢外震則可易危而

安轉禍爲福苟或不然蜀事莫知所終也竊爲  
殿下憂之蜀王見其疏心動爲發帑金三萬兩  
於重慶犒兵

劉堯草曰流寇屢寇巴蜀而備之者益疎拉  
朽摧枯未足喻其易也獨聞百戶擲油焚柴  
以退兵張奏凱擣穴致寇以解圍足稱鐵中  
錚錚者曾不若董氏捐軀存正氣於巾幗吳  
尹直諫明大義於王庭至於劉冕吾李英輩  
灑瀆囊

卷二

辛

張獻忠三寇巴蜀

張獻忠安定小寇耳自殺城受撫乃包藏禍心  
殺御史林鳴球知縣阮之鈿意遂叵測由平利  
洵陽入蜀是時左良玉破之瑪瑙山鄭從儉挫  
之於柯家坪賊之妻子心腹悉皆擒斬獻忠數  
遭敗餒單騎漏網非窮寇之難滅實上蒼之畱

毒於人民也楊嗣昌怯而寡謀玩時養寇未幾

而涪水敗績開縣喪師遂至襄陽失守親王遇  
害蜀楚生靈慘遭屠戮悲夫嗣昌一死曷克蔽  
厥辜哉迨夫三次入蜀直趨重慶陳士奇時受  
蜀王委任節制全蜀以總兵曹英忠勇足恃謀  
畧過人有勁兵數萬標將李占春余大海胡鳴  
鳳等皆熟習戰鬥而占春威名尤著號曰李鶴  
子士奇奇之曰眞將才也命英守萬縣湖灘劉

灑瀆囊

卷二

壬

麟長守酆都觀音灘趙榮貴守梁山白兔亭其  
時防禦未爲不密然賊勢日長方夏四月江漲  
湖灘水險英以兵扼之賊不得上五月江水稍  
退賊眾方攻湖灘連戰三日獻忠見官兵精銳  
遣賊目馬元利軼其名張化能等督陣後顧輒  
斬格殺四五輩賊眾死衝突英親督戰矢中  
英背英退保望州關賊遂攻上湖灘賊都督元  
利等魚貫進逼望州關英命李占春以舟師禦

賊不能進賊眾別趨梁山方攻白兔亭趙榮  
貴初以木石擊賊賊死傷甚眾賊復疾攻不退  
關上矢石俱盡榮貴棄關走保寧保寧士民拒  
守榮貴不得入城走茂州又不得入城榮貴怒  
攻陷茂州屠其城李自成偽將軍馬科至保寧  
賊兵內變劫虜城內外假歸敵上五月十六日  
偽節度使黎玉田入保寧執知府項國瓚死之  
閩中令張昌降科與玉田聞獻忠已攻上湖灘

灤瀕囊

卷二

五

懼移營順慶又移營潼川復至縣州以窺成都  
初京師失守漢中南鄭縣解元席瓊林題於門  
曰不二臣行居坐臥只念崇禎先帝數日不食  
死及偽國公韓至漢中授官招降西鄉大池壩  
楊紹唐者進見偽國公願往招通江韓悅給蟒  
衣馬匹弓矢授副總兵紹唐遂立招安黃旗持  
賊示糾或七十餘人竟抵通江南寺遍謁同城  
官時縣令李存性監通南巴軍務卽邀副總涂

龍遊擊冷明國李誠陳獻陳明策等集縣署存  
性曰逆賊突犯至尊自宜死難殫臣子不二之  
心斷無降賊之理吾計之熟矣言訖執爵再拜  
曰諸君努力擒賊勿令免脫若國家果亡亦須  
誅此賊黨以報恩異日賊若臨城諸君但縛我  
獻賊所甘心不辭也眾皆曰惟命布置畢遂詣  
南寺賊云李帥主於三月十九日攻陷北京崇  
禎皇帝於煤山自盡文武官悉歸順改元大順

灤瀕囊

卷二

五

建號永昌大赦天下各官照原職理事爭先投  
誠者額外加陞命韓國公坐鎮漢中黎玉田爲  
四川節度使馬科爲權將軍取四川已抵保寧  
矣古云識時務者呼爲俊傑若早向漢中投誠  
卽轉禍爲福也不可失此機會眾不對而出紹  
唐出寺門兵士大譟紹唐趨入寺俄有着紅衣  
隨數人執短兵奔出寺者卽紹唐也勇士蘇國  
遮其前眾將指揮擒賊賊六十餘人悉捕解縣

堂李對眾將受訖卽將擒獲賊盡行處斬留紹唐於獄次日傳集紳士並兵民當堂訊紹唐供畢令梟首城門烹紹唐心肝食之舉座咸欽其忠烈張獻忠自五月二十六日攻據湖灘日與曾英戰弗得前賊兵別由白兔亭攻下墊江長壽英退兵神溪口大海退兵貓兒石占春鳴鳳力戰賊退而復上官軍敗大海走涪州英與占春由小河奔武陵鳴鳳由合江奔仁懷劉麟長

灤瀆囊

卷二

三

走重慶獻忠見江上無阻直趨重慶遣劉興秀入瀘河溫玉潔入渠河更建浮橋以便賊獻忠坐大船百餘艘鼓吹魚貫而上懸黃旗書澄清川嶽大字至黃葛渡登岝賊都督軼其名馬元利孫可望等亦鼓吹於白岩渡抵岸自南貞坪沿及白節數十里賊眾旗幟如林獻賊乘馬上與眾賊目往來審視形勢遣人入城說降守門軍士納之各官問獻忠復入四川意欲何如對

曰暫取巴蜀爲根然後興師平定天下歸誠則草木不動抗拒卽老幼不畱各官令斬說降者獻忠攻佛圖關關險矢石齊下賊多擊死賊訶知通遠門城跟有土可攻卽棄佛圖寨來攻通遠門掘墓取棺板以當矢石驅虜獲百姓挖城下爲洞揀大木爲炮用鐵皮包裹擡入洞內裝火藥千餘觔以土築之畱引線於外高叫城上人大笑須臾火發石裂山崩眾賊蜂擁而入副將張奏凱持短兵巷戰死於兵巡撫陳士奇守道劉麟長死之知府王行儉知縣王錫罵賊不屈死初瑞王以重慶天險可據命總兵趙光遠護駕自漢中來奔重慶城陷王被執夫人世子闔門自盡六月十四日賊欲殺瑞王是日天朗氣清忽雲霧四起雷電大作將執絞索人擊死獻忠令裝炮仰擊雷息天霽王遇害賊遂屠重慶賊都督馬元利軼其名兵三萬由簡州進都

灤瀆囊

卷二

三

齊溫玉潔兵一萬由瀘州進越三日獻賊起營  
赴江津水陸並進瀘州守將羅於莘聞重慶陷  
嚴守禦玉潔抵瀘州遣人招降於莘不聽玉潔  
攻城於莘開門迎敵左右伏兵夾攻賊兵潰敗  
投江死者過半遂擒玉潔斬之獻賊親逼瀘州  
於莘慶戰竟日兵敗入城次日賊蜂擁攻城須  
臾城陷於莘闔家死賊屠瀘州馬元利寇富順  
有劉春元妻王氏夫公車未歸王氏徙鄉村被

灑瀨囊

卷二

美

虜賊拘禁錦邊驛中王氏將驛梅驚別意隄柳  
暗離愁十字分合成十絕句咬指血書壁云馬  
革何人誓裏疑問維不整愧男兒幸存碩果畱  
幽園驛使無由寄雅黎木偶同朝只素餐人情  
說到死真離母牽幼女齊含笑梅骨稜稜傲雪  
寒苟合何如決意休交姬胡拍總堪羞馬嘶芳  
草真魂斷驚醒人間妾婦流口中節義是誰無  
力挽江河實浪虛刀鋸不移紅粉志別無沾滯

是吾徒立也悲傷坐也傷日沈誰與起斜陽心  
憐夫嗣男還父意慘君仇女伴娘土兵纔過又  
官兵日望征夫不欲生正練有緣紅粉盡隄邊  
一撮是佳城木稼原來冠蓋凋夕陽古道冷蕭  
蕭耳邊似聽真魂語柳絮因風一爲招日前送  
別出陽關立石望夫還未還音信憑誰隴外寄  
暗悲汝婦已投繯凶莫因巧國喪亡內庭無救  
各奔忙佳人命薄成何事離卻塵氛骨也香禾

灑瀨囊

卷二

美

黍離離最可憐火焚誰與救眉然心中一念惟  
夫子愁向山頭問杜鵑王氏書畢投繯死賊趨  
簡州所經郡縣僅餘空城簡州知州奔成都告  
急初蜀王聞重慶陷欲奔瀘黔巡按劉之勃諫  
止茲聞賊至等於眾官查清內外所有鎮元營  
威武營倭陝教官營指揮千百戶屯兵及劉佳  
允楊展所領廣元營兵尙不滿萬乃命修補城  
差人決灌縣堰注錦江以溢濠發帑金二萬給

兵是日大風雷雨壞王寢宮時獻賊所過城池  
村舍鷄犬不畱既至成都結二十餘營遣賊說  
降龍文光劉之勃劉佳允斬之獻賊四面攻城  
城堅銃炮矢石俱下賊退而復前楊展引兵出  
擊擒斬二十餘人收兵入城繼而再戰賊再敗  
自是堅閉城門不出炮聲震聞數百里賊見城  
堅乃驅被虜之民負棺板自被於江樓下挖城  
跟爲洞納火藥置引線外用土敷平須臾火發

灑灑囊

卷二

三

城崩聲響如雷烟霧迷天瓦石亂飛城裂十餘  
丈賊蜂擁登城蜀王及宮眷投社壇井中死龍  
文光總兵劉佳允死於浣花溪推官劉士斗華  
陽令沈雲祚被執不屈罵賊死成都令吳繼善  
受僞職旋以郊天祀版不敬閤門神經巡按劉  
之勃被執獻賊使劉文秀誘之降卽封首相否  
則凌遲之勃曰我朝廷命臣豈肯降賊願多劓  
我一刀少殺我一个百姓因書歌行於案歌曰

吾親嗟已逝非君安所之遙遙孤臣影化作杜  
鵑飛飛向北闕繞帝軒飛向北土繞墓田若是  
杜鵑會有死死作厲鬼吞逆羶逆羶應不共戴  
天葬厥骨兮峩之巔大明代巡劉之勃書文秀  
白獻忠縛之勃端禮門外射之勃罵不絕口  
而死文秀殮葬之楊展被執不屈獻賊大怒命  
二賊押出城斬之賊愛其身上絲甲五采鮮妍  
謂展曰漢子將你這件送我罷荅曰我命不要

灑灑囊

卷二

五

要衣何用這衣自是你的但願你等送我屍骸  
於河中勿狼藉地上則汝之賜也臨河解其縛  
賊剝衣斬之展奪刀砍死二人跳入水中不知  
去向崇慶牧王勵精監紀方堯雲蒲江令朱蘊  
鑾榮縣秦民湯雙流令李甲聞成都陷俱死之  
獻賊欲屠成都民軼其名諫曰其名等隨王多  
年身經數百戰所得之地卽行殺戮不畱尺寸  
以作根本士民旣殺地方取之何用苟不修王

業將士隨王亦無益矣必欲屠民其名願勿顛  
以代民死由是馬元利李定國孫可望張能奇  
柏文選張化能劉文秀張能第等皆俯伏流涕  
諫乃止

劉克章曰日月無光忠貞愈烈蜀王之死社  
稷視瑞王之失國走死渝城不可同年語矣  
闔家死難者羅於萃其可哀也題門而表臣  
節烹賊以報君仇席瓊林李存性其最著焉

灑瀨囊

卷二

李

罵賊不屈者王行儉劉士斗其首稱也短兵  
接而致身不二指血灑而之死靡他張奏凱  
王淑人其更烈焉他如陳士奇劉麟長王錫  
諸人皆取義於渝城者也龍文光劉佳允沈  
雲祥諸人皆成仁於錦官者也而聞變盡節  
更有王勵精方堯雲朱蘊鑑秦民湯李甲若  
而人焉浣花溪畔孰招忠魂佛圖關前徒聞  
鬼哭乃吾獨悲巡按劉之勃百折不回罵賊

而死百世下讀其書咏其歌忠肝義膽泣鬼  
神而光日月雖與文文山正氣歌流芳百世  
可也而非祖功宗德培養者厚仁漸義摩淪  
浹者深烏能得此於臣民邪

灑瀨囊

卷二

李



灑灑囊卷之三

張獻忠據成都

世祖章皇帝御極國號大清改元順治元年分遣貝子貝勒及諸將統滿漢大兵平定各省時秦地天雨菽蜀地麥秀五岐牛產二犢五穀秬生嘉祥各以時應獻賊既入成都聞馬科黎玉田在綿州即移兵赴之馬科黎玉田兵敗遁回漢中獻賊改縣州曰得勝州復回成都十月初

灑灑囊

卷三

八日賊僭位國號大西改元大順立井研陳氏為后陳氏族為皇戚旋殺陳氏夷其族獲蜀王世子封太平公旋殺之封平東撫南安西定北四僞王其次封僞將軍設鷹揚龍韜虎韜豹韜諸僞宿衛分四十八營以汪兆麟為僞左丞相嚴錫命為僞右丞相南充江鼎鎮為僞禮部尚書彭縣龔完敬為僞兵部尚書鼎鎮完敬隨以郊天祀版不敬各杖死立剝皮慘刑剝人未竟

而氣先絕執刀者死成都華陽民清塵除道而后閱城獻賊至東門遙望鎖江橋畔有塔凝目者久之是日宴城樓畢回宮次日往鎖江樓看塔隨從俱戎衣乘馬鼓樂前導既至問塔何名對曰回瀾獻忠登塔曰此塔不利城中命毀塔以築將臺須臾塔毀得一方石上有文曰修塔余一龍拆塔張獻忠歲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紅妖運終川北毒氣播川東吹簫不用竹一箭貫

灑灑囊

卷三

當胸詢於上人塔實前藩司余一龍萬歷年間所建獻忠不憚而罷廣元有吳宇英閬中有周建魯者謁獻忠求仕獻忠即授宇英四川巡撫建魯監軍隨宇英至保寧士民爭唾罵之建魯詣巴州黃城以招降賊首遵天王袁韜建魯方回保寧隨從俱被鄉民截殺隻身走通江楊秉允斬之獻忠招敘府鄉官尹伸伸不就賊強致成都伸見獻忠終不屈獻忠重其名初未加害

授吏部尚書伸不就職獻忠殺之諭僞禮部開  
科舉乙酉鄉試士夫不令子弟入闈者妻子沒  
於卒伍連坐十家八月鄉試獻忠自出題云以  
兵脅蜀溫江史鑽傳爲解元旋會試漢中樊生  
爲狀元初甚寵愛旋亦殺之各城門設一兵部  
二都督千人爲門軍出入掛號按驗倘違期及  
姓名異者連坐十家俱死別罪輕重輕者割耳  
剝鼻斷手足次重斬首再重凌遲或當磔別定

灑灑囊

卷三

三

刀數割肉如鵝眼大三五百刀之刑數滿者輒  
捨之極重者剝皮實草有不降順報城門守門  
者卽發賊兵屠其地太慈寺僧衆常千餘因匿  
蜀王宗室悉屠之古籍碑記牌坊書梁題柱盡  
易大西年號曉諭遠近居民有不更者誅及一  
方語言稱謂避獻忠二字誤犯者連坐賊常雜  
乞兒中稽查犯卽殺之夜間潛查人有私語時  
事輒用石灰識其門次日拘提究治街民張成

思道鄰人閉門其妻止之曰夜暮矣尙說張家  
長李家短何爲賊調知侵晨執見獻忠問之民  
以實對獻忠曰我家長他家短是良民也賞而  
釋之十月峩眉義兵起僞令胡鑾奔成都告變  
云峩邊平彝三堡聯絡歸化八里及萬年寺僧  
招募土人約二萬餘稱兵梗化特赴闕奏聞獻  
忠遣僞總兵歐陽柄及義兵戰於峩眉紙錢街  
尸骸枕藉義兵敗奔萬年寺柄縱兵肆戮一日

灑灑囊

卷三

四

義兵出高橋遇賊兵於了寶樓力戰賊兵潰俘  
斬過半柄歸峩眉義兵追至縣城四面攻打圍  
柄十餘日柄夜縋城走成都請兵獻忠遣僞都  
督張能第抵峩眉義兵拒戰於高橋十一月獻  
忠調柄回成都留賊兵勦峩眉夾江諸縣夾江  
縣令王忿賊戮眉糾合里義兵通萬年寺僧俗  
協力討賊立信炮相救援自後賊數被戮殺乃  
不敢出逃歸成都向非王縣令倡義嘉眉諸邑

無類矣所以然者由賊屠戮經過斬首割耳  
剝手剝皮種種殘忍見者聞者無不酸心因之  
入樂操戈一呼百諾起義兵斬僞令者所在皆  
是獻賊知民心不服遣賊四面捕勦黎州壯士  
馬經亦募義兵以衛地方賊畏其驍勇聞於獻  
忠獻忠鑄總兵金印一顆賞往授經經笑而擲  
之地曰賊誘我耳縛送印者斬之與衆約協力  
保境敢言降賊者赤其族獻忠聞之亦未敢加

灤瀕囊

卷三

五

兵永寧衛官宋瑤降賊獻賊授僞副將肆凌虐  
時楊展聚兵赤水用水遁遁回青城村落裸體  
索衣眾詢知其爲楊展爭解衣衣之具酒食款  
啗展令人設香案定通知所識親友起義兵以  
衛郡城圍展在爭執器械挽舟迎之展遂聚  
兵亦本百姓以宋瑤之事報展展以書通王祥  
合兵擒瑤斬之永寧以安獻忠僞令至敘府敘  
府生員張文燦江安生員羅文燦名望素著展

祥以書通之二人亦起義兵斬僞令捕賊兵悉  
斬之威名大振賊以故不敢窺川南獻忠忿川  
南郡縣殺害僞官遣僞都督劉進忠勦川南進  
忠不嗜屠戮遇鄉民於道惟追之使走文燦等  
與進忠戰不勝而遁進忠亦不窮追楊展聞進  
忠兵至順流而下劫江邊州縣斬僞令取金帛  
以佐軍需中流遇獻賊之弟號二千歲者以府  
州縣衛掠兵餉解回展偵知之命船皆泊江邊

灤瀕囊

卷三

六

只數人駕輕舟直前問曰來者莫非二千歲乎  
內答曰是也軍士厲聲曰有詔書在此請二千  
歲於岸宣讀賊眾挨船又令人呼曰此係密詔  
非親隨人不必上岸賊不知是計數百人跪聽  
宣讀盡被楊展兵殺之展收其金帛問賊中願  
降者入伍不願降者給銀放歸望遵義進發至  
遵義張示懸賞募兵旬日間得勝兵八萬乃大  
張旂鼓復歸赤水厲兵秣馬以窺成都進忠領

兵回見獻忠獻忠問文燦等逃走何處對曰我  
兵未到彼已遠遁未知所往問勅民否對曰十  
去五六獻忠哂而退二年歲在乙酉元旦獻忠  
受朝殿上聞哭聲回顧皆無頭鬼獻忠由此懼  
不敢登殿多宿城樓初三日宴僞官酒酣言於  
眾曰三國以來漢中原屬四川今吾定都於川  
不取漢中能免他人得隴望蜀乎聞闔王遣馬  
爌守漢中爌庸才耳若不早取他日易以能人  
灑灑囊 卷三 七

詣北門閱軍見人馬精壯器械鮮明大悅云有  
此勁兵三千可當十萬況三萬乎馬爌等當不  
戰自降矣其名抵寧羌未知自成以賀珍代爌  
珍到寶鷄聞漢中有警卽兼程至褒城遣人通  
韓國公以兵馬偵探蜀兵消息知已抵寧羌珍  
等嚴兵拒守次日其名賊兵攻漢中聞賀珍在  
褒城遣虎威將軍張能第以衆一萬拒珍珍伏  
馬步兵於堡舍村落城門洞開分左右翼以待  
灑灑囊 卷三 八

則難圖也吾計之熟矣因蜀新定士民尚須經  
理故遷延未果日今春和需平東虎威二將軍  
北行平定漢南如川南楊展王祥何足介意惟  
川東會英官連圖之說重慶乃楚蜀要衝不可  
爲人所扼都督張廣才遐邇咸服可早滅曾英  
以便東下嗚無憂矣眾應諾飲至更闌而散初  
八日其名牌行漢中廣才牌行重慶十五日復  
宴饒各賊將十六日其名廣才兩軍齊發獻忠

令百餘人倏進倏退誘敵能第輕敵馳前未幾  
珍佯敗能第追至城兩翼伏發左右掩殺生擒  
能第大敗賊兵其名走沔縣珍追戰於圍山寨  
蜀賊復敗其名走入廣元成都生員顏天漢詣  
廣元扣馬祈代進諫表其名許之時獻忠亦親  
至蒼溪調其名還其名請加喪師之罪獻忠釋  
之其名遂呈天漢表於獻忠大畧請培養士子  
撫恤百姓寬刑罰以修帝業獻忠可其奏旣而

私語其名曰此輩蓋有反意假修表以愚我耳時成都都督劉進忠屢諫獻忠不可妄殺獻忠忌之雷進忠守朝天率其名回成都賀珍以三千人敗三萬如摧枯拉朽引兵入漢中釋放降人謂將士曰百姓畏獻賊屠戮不得已入伍爲賊爾情實可憫願回本籍者論關津無得阻攔獻忠回成都月餘忽憶顏天漢諫表諭僞禮部再行鄉試府州縣衛起送應試生員不到提究

灑灑囊

卷三

九

連坐十家照新法治罪八月屆期至者五千餘人盡殺於青羊宮側筆硯投於河中獻賊往觀之撫掌大笑是日聞張廣才被李占春余大海等所破廣才死江中曾英威聲益振川左悉皆嚮應由是獻賊圖霸之心盡墮勸民之心愈切每所在義兵殺官據土獻賊笑曰是惟盡誅之始不起義爾巴州士民因獻忠所設巴州僞官虐民民間另舉都歸極者詣獻忠願守州城獻

賊授以僞副將使守城時訛傳左良玉輔宏光已於南京卽位自成已滅各省傳檄而定閣部王應熊督明師已入巫山熊使禹民益者招貢生冉琳琳從之以書約通江向衷亮向質向謙等同舉事三人皆琳妻舅也禹民益遣其副抵黃城衷亮卽擒殺僞令陳三捷主簿魏射斗典史甘得祿等三十一人署東鄉縣主簿林春茂爲通江令募兵數日之間合眾萬人攻巴州都

灑灑囊

卷三

十

歸極死守遣人詣僞都督馬元利求援衷亮偵援兵將抵巴州卽日引回通江琳引回東鄉衷亮集兵已二萬餘僉云舉大事恢復主帥之權不尊不足以威遠方法不嚴不足以束部伍因推衷亮爲總兵質謙爲副總兵惟牛餉上何三益祝嵩劉瑞羸爲前營遊擊分兵分水嶺當南江道趙嘉忠祝華封爲右營遊擊偕衷亮等駐縣城一時聞風嚮應者不可勝數都歸極益遣

人奔成都請兵獻忠遣偽安西將軍孫可望勦  
川北五日抵巴州歸極導引兼程以行及衷亮  
敗走賊乘之衷亮偕百餘人遁向質與賊戰屈  
家墳不食而死豹韜營陳策追衷亮於某寨二  
十餘日寨破衷亮被執見獻忠不屈而死可望  
乃遣張國寧捕勦南江李上苑等退兵火矢岡  
營於蔡黃二溝國寧欲冒險深入恐上苑等扼  
其歸路止將虜獲上功可望可望盡殺之獻忠

灑灑囊

卷三

十一

命史鑽傳爲僞通江令黎廷甲爲僞主簿華處  
精爲僞典史僞副將翟仙桂守通江示諭停勦  
撫民可望回成都仙桂乃沿鄉劫虜上苑等初  
與仙桂戰於扶陽敗之追至縣城斬之殺僞主  
簿典史執史鑽傳釋之引兵回分水嶺

劉堯草曰出處君子之大節古人危邦不入  
亂邦不居况草菅民命如獻賊而可求仕乎  
在志士仁人方糾衆起義討賊復仇雖事之

成敗天也如尹仲之寧死不就職馬經之斬  
賊擲金印明於出處之大義也取可恥者吳  
宇英周建魯顏天漢之徒甘同毛遂之自獻  
眞乃井底蛙爾不亦死有餘辜耶

肅王弔民伐罪

明鼎旣移兵戈未息忠臣義士攘臂疾呼欲回  
已去之天命挽旣失之人心卽肝腦塗地有所  
不辭彼豈樂死惡生哉良由尊賢養士之澤深

灑灑囊

卷三

十二

入人心者厚忠義激於內而致然爾孰謂民易  
於爲亂難於爲治乎

皇清順治三年丙戌獻賊益嗜殺戮掘數坑城  
內方廣十餘丈殺新附兵投屍令滿且云天書  
降令屠民諭賊渠所在士民盡勦凡起營搜金  
玉盡棄婦女盡殺夜輒升高望林谷烟火處必  
捕獲殺盡賊嘗云金寶投之水宮室焚以火蜀  
必自吾覆之不啻毫末與他人也馬元利屠保

寧慘與獻賊等劉氏率中劉光裕孫女元利殺  
其夫欲進之獻賊劉奮躍投南津橋下死文九  
如若溪孝廉也元利至起義兵守城城破自殺  
妻女走洋縣病且死漢上紳上謀殮殯之九如  
謝曰但求片石書明舉人文九如墓足瞑目矣  
遂寧廣德寺遊僧日以武備教寺僧賊不犯其  
地劉光世至遊僧令寺僧盡逃獨與賊鬪良久  
忽莫知所之順慶譙翔宇起義兵殺偽署守郡

灤瀕囊

卷三

三

城賊遣馬元利張能奇圍城堅守弗下九月馬  
科賀珍抵寧羌獻忠聞馬科賀珍欲入川因與  
賊衆議蜀地數經殘破地方無民兵且乏食欲  
往楚然須先退馬科賀珍始人楚獻賊期三日  
眾果出城營於駟馬橋遂屠成都焚宮殿民舍  
火始月餘始息先是童謠云三月乾四月乾五  
月六月埋官殺官七八月人頭堆齊山生在燕  
子嶺死在鳳凰山相傳獻忠蓋生於燕子嶺云

獻忠北至西充鳳凰山營於金山舖聞元利圍  
順慶不下引兵并力攻城越三晝夜不能克獻  
忠親督賊衆回顧者輒斬羣賊蟻附而上九月  
十三日城陷城中十餘萬衆靡有孑遺獻賊仍  
駐金山舖時賀珍漢中兵有三萬聞自成敗自  
稱奉天倡義大將軍謂賀全福曰大明天下失  
於李帥主李帥主失於  
大清聞

灤瀕囊

卷三

四

清兵已守長安今若出不意直取長安城以精  
兵守潼關天意未可知也全福等稱善珍領勁  
卒二萬出連雲棧攻長安城守將嚴守遣人詣  
都門告急

上命英王統齊游二總兵官領滿漢大兵三萬  
救長安珍迎戰齊游兵勁甚珍敗奔漢中漢中  
士民早閉門拒守珍不得入遁走西鄉  
王師追至楮河復破賊遂駐兵漢中珍走紫陽

問秦一含以明宗室據板廠寨珍欲與一含合  
含不從珍奔石梁山興安鎮總兵任珍擊破珍  
珍由糧子坪竄入大寧大昌諸邑自成餘賊高  
一功劉體純亦由西鄉鹽廠走太平營於黃龍  
寺攻拔達州城奔巫山巴東諸邑與賀珍合肅  
王時已蕩平漢興養馬南鄭將大舉入蜀張獻  
忠久駐金山舖順郡百姓已盡并欲殺新附將  
卒以除內患劉進忠數諫曰生靈不可妄殺也

灤瀆囊

卷三

十五

獻忠因欲并殺進忠時進忠守朝天而獻賊營  
兵逃奔朝天者絡繹不絕獻忠益忌之調進忠  
回金山舖會勦進忠疑不敢赴羽檄日三四至  
進忠愈疑畏謂部下曰主上會言先屠儒次屠  
民再次屠蜀中新附將卒今儆文星急如是殆  
欲屠新附者也爲之奈何衆曰事急矣惟北投  
大清活生靈爲善計爾時商人嚴自敏自漢中  
來云

大清命肅王取四川早晚當發漢中今宜因此  
商爲介竟往漢中請兵進忠從之偕吳之茂等  
百餘人走漢中見肅王投誠請兵取川肅王悅  
賜袍帽靴帶馬匹即日肅宴問獻忠借號屠民  
及四川形勢俱以實對又問獻忠今在何處對  
云今在順慶西充縣金山舖又問速行幾日可  
到進忠云一千四百里倘疾馳五晝夜可到矣  
王諭進忠俟發兵日導引入川進忠俯伏對云

灤瀆囊

卷三

十六

救民水火之師宜速不宜緩祈千歲早臨蜀地  
一日多救生靈無限王許之次日八旗大兵黎  
明進發王師入朝天廣元極目荒郊屍骸遍野  
王問何慘苦至是對云經搖黃蹂躪獻忠屠戮  
所致王下令凡遇搖黃張賊急撲滅以除民患  
馬元利赴勦順慶未歸保寧紳士羅長允楊芳  
名鄭大倫張思房李春選及耆庶等前後接王  
於槐樹驛烟峯樓土地關投誠王諭八旗滿漢



大兵不許入城命進忠之茂引兵竟涉瓦子灘  
過江直趨金山舖王師將抵獻忠營獻忠方同  
馬元利等謀取湖廣與殺進忠之策而未設備  
也賊奔報

大清國肅王統滿漢兵及蜀降兵已逼營外獻  
忠叱云外國兵何得至此不過馬科復來耳語  
未畢進忠之茂早引滿漢前鋒統領朱里伊麻  
暨護軍統領朱克書等已衝入營獻忠倉皇上

灑瀆囊

卷三

七

馬甫出營門而飛矢已貫胸獻忠墜馬進忠云  
此卽八大王張獻忠也乃知吹簫不用竹一箭  
貫當胸實獻賊敗亡之讖也遂斬獻忠首獻於  
肅王進忠啓云獻忠屠戮百姓死有餘辜但係  
進忠故主懇王給屍安葬王許之給假以葬肅  
王乃之保寧城部署滿漢文武官委署巡撫王  
遵坦布政使司王元膺料理軍需奏授漢中投  
誠楊道純爲按察使司劉通巡北道柯臣保寧

府知府湯鼐爲閬中縣令生員羅長允授同知  
楊芳名授通判鄭大倫授推官張思房李春選  
各授職有差嚴自敏以導引進忠投誠又迎王  
入川授川北鎮總兵盧光祖改授夔門鎮貝子  
王監軍取巫山諸邑總兵白永馥左襄領馬步  
兵三千水陸並進取重慶總兵馬化豹領馬步  
兵三千授敘馬鎮貝勒王監軍取川南總兵李  
國英馬寧各領兵三千取川西王親統大兵二

灑瀆囊

卷三

六

萬由順慶招撫獻忠餘黨時曾英王祥合兵屯  
重慶兵凡數萬聞獻忠被誅餘賊奔逃遣李占  
春余大海陶可法各領兵截殺英與祥坐戰船  
百餘艘沿江而進以爲應援獻賊僞將軍艾成  
業率逃賊冒死衝突英兵失利占春引水師救  
援奮勇擊賊不得下遂登岸衝佛圖關余大海  
陶可法禦之賊方腹背受敵忽降賊於英營舉  
火叛應成業與大海戰於拖公城大海兵大敗

奔占春船退銅鑼峽賊引馬元利軼其名等直  
攻會英航英提大刀立船頭指揮將士賊逼船  
英刀起首落連殺數人落水賊衆去而復來英  
率健丁百餘人鏖戰良久英度不能免攜妻妾  
子女投江死王祥見余大海陶可法兵敗棄舟  
走江津入南上可奔綏陽賊既得英兵卒船隻  
欲還重慶以無糧故不敢留亦由綦江走永寧  
依雲貴避肅王之鋒順治四年丁亥王追賊抵

灑潁囊

卷三

一九

合州趨大足銅梁截賊走路時方疾疫王元撫  
管巡撫亦染病不起王曰獻賊投首餘賊逃竄  
本宜捕勦而病疾非常如之奈何滿漢大兵暫  
退合州而疾病仍前王又退遂寧復駐保寧明  
宗室朱榮藩自常德府人自帝城自立爲王號  
召黨起義豪傑川東多聞風附之先是流賊  
以獻忠往成都不敢掠川西會英拒大江不敢  
適川南惟川北川東諸州縣恣意去來山谿寨

峒十存一二都鄙士民千存一二久之數百里  
寂無烟火燕巢林上虎入城市賊擄掠無得乃  
沿大寧大昌興山竹溪興安紫陽漢興石泉西  
鄉秦蜀兩界處苟延殘喘及聞獻忠誅曾英死  
整齊王張顯復自巴州至保寧黑虎混天星王  
高復自蒼溪至保寧伏謁投誠實懷窺伺之念  
王曰沿途骸骨暴露皆爾所爲今送死也令曳  
出斬之以除民害

灑潁囊

卷三

二十

劉堯草曰觀獻忠之惡起於秦降於楚自殺  
城叛入四川身經百戰弗死僭號稱尊嗜殺  
無厭所過之地骨山血海眞惡賊也蜀之士  
大夫不肯甘心屈賊招募義兵投袂而起一  
時斬僞合據境土如重慶之曾英遵義之王  
祥嘉定之楊展之外黎州有曹助遂寧有呂  
大器內江有范文光宜賓有樊一蘅張文燦  
東鄉有冉琳達州有馬乾行及喻思恂王芝

瑞等舉慨然以烏合之衆敵慣戰之賊雖不能摧鋒滅賊然或屹然保障一方或凜然吐氣一時亦差愈於死溝瀆而莫之知者獻賊之荼毒蜀人恨不得食其肉而寢其皮乃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如秋風之捲箨者何仁者之師故也

李撫軍除暴安民

天道好還吉因惟其自召黠賊張獻忠殺人渠

灤瀕囊

卷三

三

魁也天假手肅王誅之僅如拾芥他如整齊王張顯之陷巴州也白唐施臣而衍下死者無算黑虎混天星王高之陷岳東也死於湯與死於鋒刃者無算天亦假手肅王誅之不啻發蒙振落至其虜焰方張天未厭亂則滅之未易滅也大寇雖除其餘流於川南川東若王友進陳琳景可勒厄九思等剽掠土司轉忠州鷄公山走湖灘渡江遇貝子王及總兵盧光祖於江上衆

賊逆戰王師舍舟登岸大兵縱馬江邊斷賊歸路掩擊賊大敗溺水及俘斬甚衆奪船數十艘賊復由涪州武隆彭水過江口往掠綏陽綦江諸邑貝子王尾賊由梁山達州過太平出西鄉北守漢中總兵盧光祖由鄰水渠縣過營山南部還守保寧總兵白某左某招撫重慶而朱榮藩糾集賊目袁韜楊秉允及李占春余大海譚翼譚宏等合圍重慶白某左某遣副將趙萬邦禦之榮藩等兵益逼城下白左謂將士曰此城三面皆水爲絕地也前進則生後退則死須從死中求生士皆踴躍用命如牆而進榮藩等兵潰圍乃解貝勒王統總兵李國英馬寧取川西抵潼川趙榮貴出緜州數與大兵戰榮貴敗走階州遁臥龍山中不出及貝勒王休兵漢中榮貴乃復還龍安總兵李國英馬寧統大兵取成都沿途郡邑但嚮化來歸者輒溫言勸導降者

灤瀕囊

卷三

三

絡繹於道總兵馬寧取敘府營大佛寺楊展時  
堅壁嘉定偃旗息鼓王師舍之直趨敘府塗間  
以壺漿餽者皆厚賞之兵不擾民民不苦兵敘  
州士民咸降展遣將曹彰襲我師總兵馬寧奮  
擊擒彰斬之馬總兵由內江李總兵自成成都各  
回軍駐保寧時肅王以四川粗定回京復命巡  
撫王卒於遂寧軍中推總兵李國英權巡撫事  
英辭讓衆曰獻賊雖誅餘孽未息流氛侵擾境

灑灑囊

卷三

三

土此時而欲求智勇咸備文武兼優者舍公其  
誰乃僉名疏請順治五年戊子

上旨命國英以僉都御史管四川巡撫事外修  
兵備內興文學問民疾苦教民耕稼調和官兵  
簡練士卒恩威並施遐邇悅服信乎開國偉人  
也偵知遂寧地方賊首袁韜陳琳王友進尼九  
思景可勤等連營曠羅二壩欲犯保寧李公曰  
賊遠來必乏食宜急擊之命軍士備行糧以俟

夜分時指揮諸軍魚貫而進諭之曰此去一晝  
兩夜務抵賊壘攻其無備破之必矣三軍疾馳  
賊常分三處巡警撫軍偵知分三處殲賊巡兵  
勿使洩漏大兵徑衝賊壘賊不知所措棄妻子  
輜重奔川西撫軍收輜重振旅而還自是流寇  
始不敢窺保寧其時土寇各據一方每以強凌  
弱互相賊害寇盜未息豹虎縱橫三五成羣不  
分晝夜或飛騰升屋或浮水入船覓人而食更

灑灑囊

卷三

三

有惡犬攫人如虎總由劫搶後屍骸遍野遠近  
之犬百十成羣夜或值之一犬聲吠衆犬皆起  
曳蹄行人須臾斃命食人惡犬身挾風毒中其  
毒者必死是以逃荒之人非多結伴莫敢往來  
然道無人謂虎豹肆出父子兄弟俱不相保更  
可異者足脛生瘡瘡名馬蹄傳染流傳百藥不  
效後遇道人令患瘡者盛小便於木桶泡之數  
次即愈民賴以生全者頗衆是時農廢耕稼民

用乏食或以劫奪爲活命計甚且同室之人亦  
暗相謀害荆棘滿途人跡稀罕往往自引子女  
於無人之地謀死密埋以爲輕身無累便於逃  
竄歲愈凶荒賊掠野無獲捕民而食取堪憐者  
飢疲餘民孤踪潛匿剛樹皮覓野菜採蕨根期  
延殘喘而黠賊深夜登高遙望烟火起處潛往  
劫戮屠以充飢於時二三遺黎自計必死何敢  
與賊鬪力農必攜兵無賊乃耕遇賊卽戰卽作出

灑灑囊

卷三

三五

入息負薪汲水旣防盜賊又畏虎狼無時不有  
死亡之患至於耕種之際以人代牛種麥種豆  
艱苦倍常禾稼將登飢民竊穫以去又有束手  
待斃者米斗萬錢五穀翔踴以人易糧不過數  
升夫以殺戮頻仍荒疲連歲昔之城郭宮室今  
惟蓬蒿荆棘昔之衣冠文物今爲虎狼狐兔所  
稱沃野千里者滿目荒烟蔓草而已稍強有力  
者又各據一方龍安有趙榮貴松潘有朱化龍

茂州有詹天顏洪雅有郝成裔黎雅有馬經遵  
義有王祥或託言明裔或借名起義不可謂非  
鐵中錚錚者矣他如李占春余大海稱雄於涪  
州譚宏譚翼譚文稱雄於萬縣搖黃賊首劉維  
明楊秉允白蛟龍袁韜王友進景可勤扈九思  
陳琳等或虎視乎達州東鄉富順或蟠踞於大  
足銅梁安居朱榮藩自晉王爵往來爭戰覲覲  
舊物更有自成餘黨賀珍袁宗第劉二虎郝搖

灑灑囊

卷三

三六

旗馬騰雲塔天寶黨守素李來亨等往來於大  
寧大昌巫山巴東諸邑以興山茅麓山爲巢穴  
楚蜀咽喉時期哽噎至於孫可望以永曆稱帝  
自稱秦王於敘馬瀘遵諸郡安置官吏生殺自  
由安岳王九韶者獻賊故將也投誠  
本朝撫軍釋其罪遣回故里罔知悛悔結林時  
秦樊良棟飛天天楊三麻張窩耳等剽掠地方  
撫軍屢招九韶不從賊黨林時秦等於是殺九

韶擒飛天人等解於保寧城李撫軍甫獎諭遣歸農而時秦仍蹈九韶覆轍士民再至保寧首告時秦輒捕殺告者寇劫蓬溪射洪安岳遂寧諸邑撫軍遣總兵盧光祖馬化豹勅之大兵抵安岳時秦良棟等尙逆上師官兵奮擊俘斬過半乘勝追襲賊乃棄家屬輜重走涪州降於李占春射洪安岳雖平而故明將吏流賊餘黨及鄉兵之稱兵者實繁有徒嘉定楊展聚起義之灑瀆囊

卷三

三七

數萬人於赤水乘獻賊甫離成都率數萬衆趨赴省得金數十萬歸以招兵屯田歲收穀數十萬斛兵精餉足固結人心保聚川南川東諸邑十月孫守法武大定奉秦王之弟爲秦王自三臺山潰圍出走漢興

王師蹙之奔通江水洋坪再奔西鄉小水池山寨時鄉民倚寨避亂大定遣人索糧寨民不應大定怒欲攻寨守法曰業保秦王起義志在恢

復也今殘民以逞將何以服人心大定不聽攻寨陷之守法知大定貪而好劫不足與共事遂辭秦王去大定至太平中江河詭與混天星梁時正合營方濟河遽出不意攻虜時正妻妾子女走西鄉石虎埔時正追之奪還妻子欲殺大定大定走空山踰轉掠南江廣元攻劫寨與龍安趙榮貴松潘朱化龍茂州詹天顏等相爲犄角剽掠緜梓諸邑撫軍遣副將丁國用勦之灑瀆囊

卷三

三五

榮貴大敗所有輜重弓矢悉爲國用有自是賊始不敢犯川北境順治六年己丑加巡撫李國英兵部尙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節制諸將五月武大定犯廣元副將德俊於兩會寺擊走之趙榮貴迎秦王大定言於秦王曰殿下兵寡得榮貴兵事乃可圖也秦王曰榮貴兵豈易得大定曰王誠勸榮貴就謀執之則事濟矣秦王佯許之大定取狡黠欲假秦王以收人心舉動之

間殊無君臣禮秦王心弗能平越日榮貴果遣人奉迎秦王兼請大定秦王欲辭大定曰王宜往毋負趙將軍美意王乃往榮貴率部下謁於道旁秦王慰勞之至榮貴營王曰不幸遇難奔走山谷承將軍遠招何敢當此厚意對曰逆賊猖亂海宇不寧不過暫屈殿下耳諸將領謁王禮甚恭王曰將軍麾下勿以大禮相見常禮可也榮貴又使人速大定大定固辭越二日大定

灤頡囊

卷三

三

迎王回營並邀榮貴面籌大事榮貴將許之王曰未可輕舉也將軍往恐墮其衝中將軍不往恐禍及於我今我求去以全交情將軍能畱我以遏奸計大定之走必速矣議定大定又遣人迎秦王榮貴懇畱秦王王止大定怒欲殺隨王諸人良久乃釋秦王從者二十二人之趙營黎明榮貴至古城大定已過舊州走彰明矣江油一帶荒涼掠取無所獲賊衆飢疲聞袁韜在富

順乃往依之時西充餉院李乾德在韜營中三人深相結韜大定籌於乾德曰軍無糧餉奈何乾德曰惟求救於楊展展若從卽無飢乏患矣韜大定速乾德行乾德赴嘉定說展曰大定與韜願歸將軍帳下展不可曰風土旣異心性必殊嫌隙所由生也今部下數萬衆皆吾梓里甘苦共之赴湯蹈火皆無異志若增袁武恐滋他患吾意已決矣幸勿復言乾德復說曰從來舉

灤頡囊

卷三

三

大事者不辭衆將軍士卒雖精苦無外援涪州有余李萬縣有三譚相爲犄角何分南北哉二將望風而奔慕將軍之威德也不勞一卒不發一矢收萬餘人於麾下不大有利於將軍邪機未可失時不再來將軍其圖之展沈吟久乃許給糧餉資韜大定於犍爲乾德歸大定韜甚喜廿以兄事展六月展登峩眉題詩光相寺云四十九年別普賢今朝又到白雲巔非關有意辭

天帝只爲此身在涅槃民苦兵戈劫未休世情何事苦耽憂此中解脫誰能者一念還天四大收展回嘉定大定既得糧頓懷異心欲圖楊展謂韜曰久居人下非丈夫也宜早圖之韜曰吾念此熟矣但未相商耳八月展將詣韜爲將衆阻之展不從僅以裨將雷震田貴等十二人率三百從至犍爲韜大定迎於江邊展於入即設宴將士於他所酒酣遂刺展展死初韜妻某氏

澆瀨囊

卷三

三

阻韜曰若欲殺楊將軍邪先時士卒飢餓有死無生得楊將軍以免今殺其人以報乎若必欲害楊將軍我寧死不與若同受不義之名也韜不納至是韜妻聞之果自縊嘉定士民咸悲悼展之輕入虎穴哭泣之聲通城內外也展營裨將趙友燕守城展于景新時自峩眉求援於李占春大定韜親送展棺而以兵隨之韜營於祝公溪大定營於馬落瀨遂攻嘉定城展裨將曹

彪開門殺賊往來衝突賊衆披靡次日賊先伏炮乃攻北門彪出戰賊佯敗誘彪彪追之伏發炮傷彪足彪死占春赴援至嘉定與賊連戰圍不解輒引兵退景新與賊戰於蘇溪兵敗奔回萬年寺趙友燕等棄城走涪州投占春韜大定入嘉定令賊無入展宅送展眷屬出城初展於江口得獻忠所棄金寶運萬年寺募兵屯耕爲長久計令子景新主之至是景新整殘兵將麓

澆瀨囊

卷三

三

嘉定乃於草鞋舖遇母及家屬遂奉母至萬年寺  
劉堯草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熄其爲光也不亦難乎矧肅王之取殘撫軍之鋤暴皆救民水火之師也柰何灰燼未盡虎疫復興蜀之劫運何至斯極也楊展之死其數爲之邪抑人爲之邪至袁韜武大定輩飢則搖尾飽則噬人狗彘之不若也妻妾之所羞而安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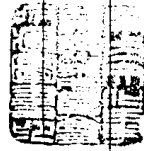


爲之誰謂強盜有仁心邪

灑灑囊

卷二

三



灑灑囊卷之四

李撫軍再除暴亂

楊景新痛父死思赴愬川北請王師由雅州

上安鎮抵崇慶州韜大定追及景新戰敗家屬

投江死景新力戰得脫走江油詣保寧投誠軍

門喜郊迎服舍供給無不華贍此軍門收人心

妙用也故明將軍李定國以楊展死疏請討賊

以白文選劉文秀討之兵抵嘉定大定韜遁追

灑灑囊

卷四

三

擒韜於仁壽大定走黎州文秀遣韜招降大定

解赴雲南後惟韜逃回死於萬沙驛軍門招趙

榮貴榮貴益結朱化龍詹天顏楊展等約犯保

寧及展死驚曰微秦王幾死賊手愈敬秦王榮

貴率孫一鳳李成美掠潼縣軍門遣丁國用討

之以王時明爲遊兵總兵王明德協討王師

抵絲榮貴遣邢雲澤孫一鳳李成美等拒戰遊

擊呂進功關天爵丁國用王時明等戰於鐵蛇

關大破賊衆次日榮貴親敵大兵明德與國用  
合擊賊賊衆披靡死傷過半榮貴敗走大兵躡  
追至文縣時平西王吳三桂定西將軍李固山  
統滿漢官兵亦至文縣同日進兵前後夾擊又  
大破之榮貴狼狽走階州堅壁不出吳王謂諸  
將曰賊堅壁欲伺我稍懈突圍而走耳命將嚴  
備而佯爲怠緩以誘賊離營榮貴果引兵欲突  
圍奔臥龍山大兵追及界牌溝王明德招呼李

灤頡囊

卷四

三

成美孫一鳳那雲澤等次日將戰平西李固山  
兵甫陣一鳳等遂降於明德榮貴勢弗能支領  
兵遁大兵追及於平落驛擒榮貴斬之秦王投  
紫水河死平西王回駐漢中王明德回守川北  
是役也賊首黃鷄子與榮貴合兵掠潼絲階文  
諸邑榮貴死黃鷄子北走漢中暴吐血數升死  
宋化龍聞榮貴死轉掠龍安諸邑軍門檄王明  
德征之明德兵至縣竹招土人詢地利率兵直

抵賊壘化龍遣陳龍等率兵來拒明德方列陣  
化龍兵突至關天爵麾左右翼擊之化龍敗欲  
復走茂州與詹天顏合而畱裨將陳龍徐兆文  
岐鳳周鳳等守正西橋大兵奮擊遂斬徐兆文  
龍俘虜數百人奪其橋周鳳文岐鳳奔土門堡  
據石礮溝堅壁不出求援於詹天顏大兵與化  
龍隔澗而陣明德令曰敵人閉壘待援兵耳我  
軍坐以待敵是以寡而待衆也詰朝破賊會食

灤頡囊

卷四

三

違者軍法從事次日黎明直抵石礮溝鳳等及  
大兵鏖戰忽關天爵兵繞敵後明德兵直前來  
擊之身自搏戰明德故善射弓開敵輒應弦而  
倒賊衆大潰化龍被擒鳳等倉皇無措請降明  
德釋之解化龍於漢中斬之詹天顏遣裨將曹  
洪張玉伯引兵來援化龍已擒遂剽擄茂州明  
德遣賈陞爵呂進功關天爵等以大兵由龍安  
鄧家渡突出洪等後直衝州城洪等棄城遁大

兵前後夾攻大破之追戰於曲山關又戰於曹  
三坡賊兵見勢窘縛洪與王伯以降明德問天  
顏兵若干對曰萬餘人明德佯曰有萬餘人我  
兵未可輕進宜休兵恐天顏襲我降兵逃歸者  
以白天顏天顏信之是夜大兵直造天顏壘天  
顏未設備遁走承平壩大兵追及天顏就擒明  
德招降以千餘人悉令歸農威茂始寧明德乃  
謂將士曰兵法云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蓋促之

灤瀕囊

卷四

三

於潰敗者易圖之於有備者難頃者化龍就擒  
曹洪被執執不喪胆吾故示之以怯彼必不爲  
備於是嘲救疾走一鼓擒之兵貴神速不貴久  
也衆將嘆服乃解簷天顏曹洪等於軍門軍門  
疏上明德爲上功移鎮松龍天顏等伏誅軍門  
喜曰無西顧之憂矣遣官諭董卜諸夷悉內附  
川西始寧七月遣副將曹純忠之達州招撫逼  
反王劉維明純忠單騎造維明宅宣揚威德維

明悅獻酒犒兵遣白大千隨赴保寧投誠軍門  
獎賞之維明感服願歸農達州始寧時震天王  
屯耕開縣後死於開闢食王劫太平掠通巴復  
自雲陽渡江奔施州衛後莫知所終十月孫可  
望自加王爵以承厯命遣僞將軍白琦僞總兵  
古勝張國運魯成賢陳相奇等領兵二萬征王  
祥祥棄遵義據羅致臺遣任成孝余年及魯成  
賢戰於羅致臺余年成孝等以高擊之殺傷甚

灤瀕囊

卷四

三

衆成賢兵敗琦更遣古勝陳相奇益兵五千與  
成賢復進用土人爲導遂入成孝余年等營與  
祥兵戰祥兵敗退守羅緯城祥調陶可法王璉  
以兵六千援羅緯城琦與國運以重兵壓之連  
戰年等兵敗走古鳳騶祥領兵會之琦兵追至  
祥乘其未陣卽催兵鏖戰至暮兵敗祥奔鳳凰  
山中自刎死琦兵由遵義還貴州祥部下或降  
可望或奔保寧投誠十月祥部下總兵王拱辰

攜家屬投誠於軍門綏陽總兵冷明國拱辰表  
兄約同赴保寧阻於土賊狄三聘軍門遣張玉  
潔偕拱辰綏陽接應明國新敗於三聘方據險  
圍覺嗣見諭卽率衆赴保寧投誠三聘復以兵  
阻於道明國衝破三聘兵親詣軍門受撫歸農  
十二月巴州牧毛賡蘭通江令蒲政敏詳稱通  
江民張洪閣趙大光不受撫軍門復招諭不從  
八年辛卯諭總兵嚴自敏副將伏鳳同討大光

灑灑囊

卷四

三六

劫三譚及楊秉允攻石柱司虜沈氏爲榮藩妻  
後知僕言皆謬磔其僕殺榮藩送沈氏還石柱  
宏翼還與兄飛熊言劫石柱司事飛熊曰劫掠  
事切不可行練兵無非保土以待世平各歸奉  
先人廬墓耳吾先世雖武職今乃效搖黃邪何  
面目見前人於地下宏翼愧而退未幾飛熊死  
巫山舟中蓋宏翼殺之也明大司馬呂大器屯  
涪州遣人延破山和尚至涪大器拜謁侍者曰

灑灑囊

卷四

早

春云和尚要我不殺人除是和尙食肉破山曰  
將軍賜肉來待老僧食救眾生性命破山從此  
食肉占春果從此止殺臨別贈一絕云飽食煖  
衣樂矣哉這場春夢幾時回而今要醒而今醒  
莫待籐枯樹倒來占春又聞道人張雲陽年百  
餘迎至營中設俱道人常屈膝坐遇名儒講論  
經書諸子百家問荅不厭告非其人相接一語  
每以元機開示占春忽謂占春日我今夜逝矣

灤源囊

卷四

章

將軍勿遽火化幸俟我七日至三日孫可望王  
顯明兵出黔江將至涪州占春火化道人時紫  
烟凝結見五色光占春起營余大海亦順流抵  
巫山營於菜子壩顯明兵抵平西壩聞占春大  
海遠遁引兵復退守黔江占春自與破山雲陽  
語後製衲衣蒲團一夜飲諸將畢囑曰營中將  
士今後須出善方得出大劫也夜分各歸營次  
日諸將候占春直至日午未出乃問將軍安在

左右曰昨夜獨出查夜尚未歸也諸將驚曰將  
軍衣物在否對曰俱在惟不見衲衣蒲團耳余  
大海即遣人尋訪並無踪影慟哭云與將軍共  
事多年死生以之同胞不是過也將軍後事我  
自身任之遂擇日東下荊州投誠 本朝破山  
偈云將軍天性識元機卸鎧離塵著衲衣斬斷  
葛藤無罣礙了明心地証菩提

劉堯草曰仁者無敵故兵戈所指如發蒙振

灤源囊

卷四

三

落加以王明德勇智兼全有不戰勝攻取者  
邪而頑民猶復觀望乃不知時務者矣急流  
勇退擺脫利鎖名韁者李占春一人耳不知  
者歸功破山何見之不廣哉

李大保節制川陝

明總兵甘良臣鄰水人也年老鄉居練鄉兵衛  
梓里流氓不敢犯鄰水者數年門下有朱德洪  
潛劫鄉鄰良臣知之欲誅德洪德洪請以金贖

死良臣不許德洪因以金賄刺良臣良臣死德洪全無顧忌益肆劫虜鄉人惡之將助良臣子闕用共誅德洪爲地方除害德洪聞之懼東走萬縣賄結譚宏假兵以自衛闕用以父仇難報使三臺包玉鉉詣保寧請兵軍門遣總兵盧光祖馬寧副將丁闕用征德洪寨寨險固攻之阻於木石不可近光祖調達州營烏鎗手五百名協攻德洪不能支引數十人奔萬縣賊降悉放

灤瀨囊

卷四

三

歸農大兵還保寧川南威遠羅應林自稱總兵門下任大德頗健勇言於應林曰與賊爲鄰而乏外援難以持久聞大清以忠信服人若往投誠卽有警可請兵救援矣應林從之時撫南王劉文秀副將軍王輔臣知應林心歸本朝將赴軍門降遂攻應林應林使任大德迎敵益結士官廖公楊四救援殺文秀所署知縣

及催糧官等文秀怒增兵轉戰廖楊敗走文秀兵駐嘉定協守成都九年壬辰加總督李國英太子太保奉

旨補辛卯鄉試平西王吳三桂定西將軍李固山奉

命取西川兵由保寧抵成都劉文秀棄嘉定走敘府三桂移營嘉定遣總兵藍一魁領兵取敘府文秀兵潛移營郊外一魁畏文秀遁入城文

灤瀨囊

卷四

三

秀同王輔臣率馬步兵攻城城陷一魁被執三桂聞之提兵往救輔臣以象衝其馬前步兵夾於左右衝入隊中象吼馬驚兵心弗固三桂敗走川北文秀乘勝追至保寧三桂欲退走漢中軍門李國英巡按郝浴止之曰保寧豈可輕棄此城一失四川無取之日矣况敵據蟠龍斷我歸路我兵處進死之勢臨陣自無不用命姑避其銳氣伺其情而開門擊之二賊之首可

截於麾下三桂猶豫未決郝浴厲聲曰保寧兵精糧足足以退敵王臨陣不戰欲何之也一舉足浴卽彈章隨之矣三桂乃還時八月四月初開鄉試蜀士皆赴保寧王輔臣攻城吳王李固山督兵迎敵士卒用命往來數回直逼城下太保潛兵江邊掩敵人後前後夾擊敵退走觀音寺驀見一人烏馬長矛建皂幟馳入文秀軍中奪其壁壘空中有聲如雷文秀驚潰棄營由梁

灤預囊

卷四

四

山關遼南部趨渝城偕白文選走遵義遂生擒王輔臣文秀軍赴嘉陵江死者無算方文林攻保寧譚宏糾眾掠達州渠縣圍兵備道王興國於打鼓寨興兵距守知無外援先令妻妾子女投繯然後焚衣冠斷弓矢從容自刎及文秀敗宏翼奔萬縣平西王統大兵回漢中此我朝平定四川之一而再也鄉試榜發取中李韓等七十二人一時文事武備聿新太保禮士勸農

商惠工信賞必罰柔遠能邇風聲所屆罔不傾心納款十一月之望巡按郝浴於公議所與布政使吳之茂議事之茂不能荅浴曰旣不識字何以布政疏改之茂爲副將文武肅然時敘馬遵諸郡相繼納款乃提總兵嚴自敏守遵義盧光祖守川北光祖簡精銳汰老弱訓練嚴明足稱節制之師兵民悅服太保因楊秉允尙據東鄉恐結連袁宗第等爲地方害遣冷明國守通

灤預囊

卷四

五

江之明場寨明國兵威整肅賊由九根渡遁去明國移兵毛浴鎮時南鄭鄉界白岩硎有妖僧煽眾自稱彌勒佛出世從其教者白日飛昇男女雜處硎中檄令捕廳督鄉兵捕之阻於奸不得近乃取狗血書符黃夜攻打僧誑眾曰明日南天門開你等飛昇之日伸掌來各書靈符不可洩天機黎明僧不知所往視之掌中皆死字也硎破男婦株連死者衆多世之言超度者此

類也通江民出一鵬不和於鄉黨走保寧軍前  
效用與伏鳳相善陰教鳳攜家口奔劉養粹寨  
劉養粹一鵬之婦翁也鳳與一鵬教養粹反養  
粹未決時逃兵沙有金等百有餘人投養粹養  
粹遂反伏鳳將報私仇養粹不從暗使人結東  
鄉楊秉允自許爲內應秉允遣白玉引賊二百  
餘人至空山寨見寨險難攻乃引還鳳遂欲奔  
賊養粹擒殺之初伏鳳之虎視通江也養精蓄

灑酒囊

卷四

哭

銳敗楊秉允於雙廟子挫混天星於來安壩流  
賊莫敢攖其鋒趙大光旋罹其害及其既也養  
粹取而殺之如狐鼠然詎大之假手慰大光邪  
鳳既死一鵬謂養粹曰圭角露矣不若乘時掠  
富戶以贖軍養粹從之遂劫朱家河圍朱應先  
宅朱應先蜀遂寧人其祖得穴金數萬移居通  
江思四世至應先遂名朱家河其子朱琨巴州  
庠生糾集鄉衆爲保境寧家計 國朝初投誠

授興安副將辭不就家頗殷實故一鵬養粹圍  
其宅時琨已潛出匿林間聞其父應先陷於賊  
遂將其子克數付僧朝登泣奔賊營願以身代  
其父夜半賊睡熟其從弟瑾邀之潛逃父應先  
亦促之去琨終不忍背父而逃應先妻同琨妻  
王氏投岩得脫應先父子被害時應先之弟應  
揖逃出控縣令賈爲申報太保遣副將趙萬遊  
擊楊英同總兵冷明國合兵征養粹過長坡聞

灑酒囊

卷四

哭

居民楊三畏家道殷富誣三畏與養粹通遂殺  
三畏沒其貲及抵空山壩養粹已潛遁萬邦等  
械養粹弟及田一鵬夫婦至通江太保命卽通  
江處斬一鵬一鵬將刑其妻劉氏自悲紅顏薄  
命懼失節先飲藥從死鄉人咸惜之三畏之子  
以萬邦等殺民劫財控制府各奪職下獄七月  
楊秉允劫虜通巴太保命總兵馬化豹圍東鄉  
賊寨以泥濘不克而還太保令吳之茂守靈鷲



寨寨爲營渠入保寧要道也十月雲南遣巡撫胡世亨之東鄉方斗寨帶川東川北州縣官十二員張示煽誘地方之茂兵圍方斗寨寨破縛世亨等解平西王斬亨等於漢中十一年甲午六月初八通江地震八月舉行鄉試榜發取中胡天培等六十四人時楊秉允袁宗第劉二虎等剽掠東達營渠巴諸州縣官吏請兵太保曰久欲株根悉拔恐糧餉難繼姑增兵防隘待

灤瀕囊

卷四

四

譚宏既降然後取之因遣遊擊王時明守備陳啓領大兵應援賊兵遁去時明引還十二年乙未譚文以袁宗第劉二虎馬騰雲塔天寶郝搖旗等合圍重慶太保令總兵沈應時爲左翼總兵馬寧爲右翼總統大兵二萬親征抵合州文等望風遁去師還保寧太保諭劉維明說降宏翼等維明以書說譚文以宏翼爲辭及宏翼心急歸順使還報太保大喜十三年丙申太

保招譚文以爵秩文不受次之宏翼營二人願歸順復籌於文文不可宏翼曰全川將平獨夔巫一隅耳將無信義兵無紀律焉能有濟豈因一人阻大事邪決意投降文以宏翼消息通袁劉諸人宏翼相與謀曰事急矣先發者制人乃殺文赴保寧求撫太保疏授宏慕義侯翼向化侯夔屬始俱歸附獨文部下陳貴榮據騾子城不下太保發兵圍之經年拔其寨斬貴榮十四

灤瀕囊

卷四

四

年丁酉加李國英太子太保總督川陝撤營山副將吳之茂守保寧畱兵守貴扶驛八月楊秉允夥袁劉等賊攻貴扶驛破之掠巴州至通江千總張洪嬰城鏖戰殺賊兵解去是回賊易大兵旗幟所至民不及避被虜更多太保遣遊擊王時明追至洪口關賊奔龍林觀走小城寨時明引還是秋鄉試揭曉取中蔡其珍等七十六人

劉堯草曰師以曲直爲老壯者也三桂身爲眾帥一旦稱戈相向不待戰而氣已餒奔北奚疑借非兩院協同直言勸阻背城一戰差強人意恐勝負未可知也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李公有焉仁人之言其利甚溥郝公有焉

李太保經營川湖

十五年戊戌太保以秦蜀隔越疏請移駐秦州

灑灑囊

卷四

辛

時川撫高民瞻疏奏秦蜀寇未寧奉旨移駐重慶統秦蜀楚三省大兵會勦蜀之屢招不降者太保之重慶譚宏譚翼宣太保威德石柱酉陽各土司納款歸附者絡繹於道太保疏奏四川郡所衛噤已奉正朔易服色者請領給印信從之明閩庠生員劉達居太平奉命往西寧口外買戰馬千餘匹解赴渝城太保以其平日啓札精敏兼嘉其勤勞初受以營弁辭不就繼受以

民牧亦辭不就太保心異之已而告歸故里太保未許乃請暫歸修墓太保許之歸闕未幾太保馳書促之兼命該地方官給舟護送生不就以書辭之曰頃承華札仰高誼於雲天更辱輕舟佩深仁於眷注兼且詢及於修墓兼且詢及乎續絃大人之待生作育已厚矣生之荷大人培植已深矣回思豺狼縱橫饑饉迭告尸山血海歷萬死一生不過漢南一餓夫耳乃觀風數

灑灑囊

卷四

壬

次受知文宗吹噓片言遂登幕府非有夙昔之知也一日寄之以心腹託之以股肱幃幄之謀皆得與聞深荷國士之知未展國士之報冀出極寒溝買戰騎過布隆吉之區歷巴爾苦之地冰堅草枯雪裡埋人蹶然而起躍馬疾馳左操弓右挾矢獐鹿雉兔應弦而獲馬矢焚火瓦片盛鹽帶血而割和毛而啖豈古者茹毛食血之風與亦異域之奇觀也已而取道邠涼道逕孔

維返乎三巴見夫尸骸遍野荆棘塞塗昔之亭臺樓閣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礫烏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頓非里黨故舊百存一二握手驚疑宛如再世恨不能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生年逾三十尙未續絃念及不孝之大在無後也輒慨然太息旋當枕石漱流與老農老圃課雨謀晴富貴功名詎我所知哉大人之作育

灤瀕囊

卷四

五

則已厚矣生之荷培植則已深矣夫天地之氣運三十年一小變明末之亂運之泰極而否者也  
國朝定鼎運之否極而泰者也而亨否開泰者非德位兼隆之大人不能當今之世舍大人其誰也六合之內百里不同風古者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矧雍梁荆三州湯火豐歉比歲不同蜀之干戈未靖瘡痍未復伏冀大

人威克厥愛愛克厥威保境寧家者綏以文教  
懷土親民者震以武威遠小人以杜讒慝親君子以資運籌何地無材什百乎生者正自不乏惟所用之耳舍駑駘而驂騑是選置郭隗而樂毅是求開誠布公集思廣益抑心所謂危亦已告也願大人以籌以寬不矜不伐迨益稷之交贊績奏修和繼周召之分猷化行江漢三州士民食大人之德即生之食德也三州士民被大

灤瀕囊

卷四

五

人之化即生之被化也生得與三州草木同霑  
聖朝雨露受賜不已多乎曷勝鏤心刻骨披瀝陳情惟大人之雷意焉太保閱書嘆息者久之楊展之子楊璟新以總兵職銜轅門効力時袁韜自滇省逃歸收集餘黨二三百人投誠太保納之授參遊之職一日於轅門突然與璟新遇璟新勃然大怒拽韜下韜翻筋斗放倒拳脚交加拔刀將殺之軍士攔阻韜抱頭鼠竄太保怒

其轅門廝開大十軍法每人捆打三十稽候請  
旨時部議以璟新父仇不共戴天雖事屬前代  
情實可原授安慶鎮總兵韜負義賊殺應宜抵  
償因事在赦前免死落職回黃沙驛病死十六  
年遣遊擊趙虎臣黨世昌取馬湖叙州二府  
王師所指望風請附獨土司牟勝負固未服太  
保遣人招諭不從乃檄虎臣等討之勝距戰敗  
走奔武隆維摩硯大兵攻打阻於鎗炮弩矢殺

灑瀆囊

卷四

五

傷頗衆已而拔其硯釋脅從歸農解勝赴京得  
旨令勝回蜀招未服者以贖罪太保遣勝隨虎  
臣出師招叙州馬湖各郡縣不數月郡縣俱入  
版圖三川以平時奉

旨取雲南平西王吳定西將軍李一由遵義一  
由永寧兩路進發期會兵貴州故明大將軍李  
定國勒兵層臺以待大兵及定國戰我軍奮擊  
克層臺定國敗走畢節值定國部下總兵趙國

明領兵來援定國周軍前後夾攻我軍失利越  
日國明聞定西將軍李抱疾領兵直抵壁門我  
軍迎敵奮勇爭先敵兵大敗降者甚衆定國國  
明奔烏撒可渡堅壘以拒我師大兵阻可渡隔  
江而營夜縛竹筏數十黎明圍山標下總兵吳  
思奇身先士卒直攻可渡國明引兵拒戰思奇  
躍馬揮戈直衝敵壘自旦至午敵兵潰敗國明  
引千餘人遁去是日定西將軍李固山卒於軍

灑瀆囊

卷四

五

平西王吳三桂總兵沈應時馬寧由桐梓直抵  
交水三路之兵會集望雲南進發兵抵城下滇  
人開門迎降定國奔跋踵明永歷遠遁水西後  
水西人以永歷來獻三桂絞殺之明大將軍李  
定國聞之東向跪拜伏劍而死十七年庚子滇  
將郝成裔降川撫高民瞻安插雅州旣而成裔  
復叛川西震動太保會提督鄭蛟麟於嘉定檄  
遵義總兵吳之茂永寧總兵高宗各帶本標兵

馬隨征高吳二總兵遇敵於總圍成裔遣其將劉川雷保張翼軫等領兵分三路來迎大兵我兵亦分三路應之兩下交鋒敵勢甚銳我軍少失利會川北總兵楊文啓松潘副將沈世芳兩軍俱抵邛州與敵大戰文啓標下驍將王寶山奮勇逆戰成裔兵佯敗寶山逐之成裔率兵轉戰勢莫可當寶山戰死大兵敗保邛州太保令堅壁勿戰飛檄建昌總兵王明德會兵洪雅明

灑瀨囊

卷四

五

德遣遊擊關天爵領兵三百偵探於牛路口遇敵勢如蜂擁天爵身先陷陣上氣百倍敵眾披靡斬首數十餘人生擒五十餘人餘皆逃散明日敵出竹津關明德遣遊擊馬峩山常中軍領兵當其前天爵同大隊兵截其後成裔遣勁卒持片刀弓矢殺來明德傳排鎗擊之鎗炮齊發擊死三十餘人帶傷甚眾已而復戰又大破之擒其將李棟俘斬百餘人成裔率敗兵逃遁遇

馬峩山常中軍截其前路追兵隨後至前後夾攻成裔僅以身免奔雅州既而焚雅州走飛龍關命劉川張翼軫雷保湯艾伏兵關下以誘大兵遊擊周鳳孫啓鳳同追至關伏發我兵敗退八步石敵兵乘之明德躍馬率督提大鎮各兵及成裔鏖戰自旦至午勇氣百倍成裔敗走黎州大兵奄至成裔率眾死戰我兵合圍奮擊之生擒成裔餘悉降黎雅以平大兵還囚成裔於

灑瀨囊

卷四

五

重慶請 旨斬之時川省未附者獨夔東一隅太保籌於眾官曰開國之初駐師保郡以其接壤三秦便於轉運耳今全蜀向化宜復省會於成都乃疏奏移巡撫修鳳彩及司道官員各署於成都時值八月鄉試期迫成都貢院未修監臨各官仍就保寧府鄉試取中劉迪等四十二人太保以東惟楊秉允未歸順遣總兵吳之茂往招之茂帶兵二百餘人徑造秉允寨秉允

遣領哨白玉等奉牛酒犒師遙謂之茂曰欲我  
投誠殆非公上寨面議未可也之茂遂單騎上  
寨造秉允之宅接談之餘傍若無人秉允曰巫  
山袁劉與我唇齒相依縱有緩急救援尚有十  
三家可恃無恐耳之茂笑曰王者天下爲一家  
豈肯棄巫夔一隅於化外吾奉命西征千里轉  
輸所靠者十有三省豈第如公之所靠巫夔十  
三家哉秉允默然遣白玉同之茂赴重慶請降

灑灑囊

卷四

五

太保賞花紅袍帽白玉入謝太保諭以題請仍  
授原職平定之後叙功陞賞賜秉允良馬遣白  
玉還十八年辛丑各省初設總督解太保總督  
三邊銜專理四川總督事太保以巫夔未通楚  
蜀道梗非大剗不能去其患於是疏請勦賊拜  
表卽行駐節萬縣奉

旨調秦楚蜀三省官兵會勦均受太保節制復  
疏請總統八營總兵一員梁加琦督標遊擊二

員趙虎臣黨世昌領馬步兵二千撫標遊擊五  
員趙平王雄喬光勇白捷各領馬步兵一千候  
知會進兵陝西提督王一正統興安總兵于奮  
起寧夏總兵胡茂正河北總兵鮑敬統兵三萬  
會興安湖廣提督董學禮統辰常總兵高守庫  
綏陵總兵金萬鎰統兵三萬會荊州四川提督  
鄭蛟麟總統八營兵弁梁加琦程廷俊等以兵  
三萬及各處投誠兵會夔門俱各候知會進兵

灑灑囊

卷四

五

十二月方議進兵會頒

世祖章皇帝孝詔各官成服坐草畢然後進勦  
康熙元年壬寅蜀地慶雲現麥秀兩岐牛產二  
犢虎豹相食識者知爲昇平之兆也太保恩威  
旣著於楚蜀遐邇傾心元旦夜太保親統將士  
啣枚疾馳賊壘宗第驚潰焚其廬舍烟焰彌天  
殺大敗走永興城大兵乘勝拔其城宗第率餘

衆連遁太保亦引還時大昌賀道寧者賀珍子也珍自漢中遁入川屯耕大昌以觀變自稱興山伯明永歷加珍侯爵後珍卒道寧聞太保伐袁宗第籌於門下將領賀全福曰太保掃蕩袁劉兵到之日恐玉石俱焚吾意投誠繳印以免患如何衆曰善令全福賚印至萬縣投誠太保大喜諭全福曰道寧自來投誠行即題奏復爵對曰道寧不願受職但願歸農懇委官散所部

灑瀆囊

卷四

卒

之人同籍太保遣人同全福至道寧營曉諭投誠之衆願歸農者聽其自便道寧同差官之萬縣進謁太保以殊禮相待賜袍帽馬匹遣還時平西王吳三桂移鎮雲南家屬道經四川年餘絡繹不絕船隻夫役供應浩繁民疲於奔命復遭袁宗第等劫虜民人逃匿不獲耕耘太保憂之與提督鄭蛟麟議勦寇之策衆云前奉三省會勦之旨今第知會三省進兵賊即可殄滅耳

太保曰不然彼巢穴險遠出沒無常雖三省會勦恐一時難以成功或互相救援非我兵之利也不若先撲滅袁劉然後會兵東下則賊無應援不數月來亨必就擒矣衆共然之二年癸卯太保調各路官兵及譚宏譚翼等土兵四萬二月抵巫山詢知三匯鋪地界楚蜀賊衆往來要路分遣衆兵防守絕其交通四月總兵梁加琦程廷俊各按地利掘塹築壘隄防偵探五月望

灑瀆囊

卷四

卒

日天氣陰霾大風雨忽雨露中喊聲震天賊犯我營我兵驚幾欲潰加琦廷俊以精兵奮擊賊徐引去我兵退駐巫山七月羣賊遂圍巫山太保命遊擊王雄馬成龍范五等以勁卒五百伏縣後元天觀偃旗息鼓寂若無人賊見城中堅壁不出欲據元天觀以窺我伏發賊死傷數百稍退已而復攻馬成龍令兵仍以火器擊賊賊死傷倍前屢討戰太保堅壁不出賊遂覩我兵

弱攻圍漸疎太保忽張旗鼓開門擊賊大破賊衆賊數敗而圍終未解常候日暮潛遣兵於巫夔各鄉掠糧太保隔江望見敵後糧運不絕令驍將郭盤石馬成龍等以精兵三百餘更衣甲白纏頭如賊粧束半夜潛渡伏賊來路賊掠糧還者初不猜疑成龍等盡殺之投糧於林莽如是者三口引兵回營賊見無人送糧遣兵偵探但見尸骸枕籍相見失色加以饑疲羣起怨望

灤頌囊

卷四

奎

劉二虎郝搖旗乃起營欲歸巢穴太保縱兵出擊大破之賊乃退太保被圍凡十三日身不解甲與士卒同甘旨是以雖困孤城人無叛志五月分布將士知會秦楚各提鎮領兵進勦嚴絕敵人援救要路七月賊劫楚兵營楚將擊之賊遁時三省官兵雲集奉

旨各省增將軍一員西安將軍傅夷曠統滿兵一萬由陝西進兵靖西將軍穆力馬統滿兵一

萬由湖廣進兵是歲八月鄉試取中李竑鄴等五十二名十一月傅將軍統兵入川與太保會兵巫山休兵養馬十日望巴東進發經鐵剎山秦羅坪劉二虎撤沿塘隘兵汛守我兵擣其巢穴二虎潰總兵劉應昌王嘉玉鎖彥龍等逆戰宗第搖旗各以二千餘人蜂擁而至大兵分擊之麀戰過午賊兵敗奔跳蚤若總兵梁加琦程廷俊等直衝其壘應昌彥龍嘉玉率衆將二虎

灤頌囊

卷四

奎

同妻妾子女投繯而死搖旗宗第走黃草坪加琦廷俊轉戰而前屢戰屢捷遂生擒宗第搖旗獻功大保命囚於巫山請

旨命下斬宗第搖旗時餘黨馬騰雲塔天寶黨守素等亦奔湖廣歸順唯李來亨尙據興山三年甲辰奉

旨復太保職銜征茅麓山以太保前次誑誤削官保故也於是會合秦楚提督大兵刻期會勦



李來亨以賊黨盡滅自七運坪退入茅麓寨二月太保統川省兵弁由魚迂碕長驅營於三溪口次日三省兵咸會太保統三省將軍提鎮滿漢大兵至寨前相度險要連營圍之賊偶有至夜突出圍斷楚兵糧運者太保曰寨勢險峻非旦夕可拔圍墻太遠尙非計之得也各統領皆曰大兵雲集約二十萬尤宜逼近賊壘堅築圍墻俾賊遠不得出近不得戰束手就擒計日可

灑瀆囊

卷四

六

待矣太保令軍中各備木索黎明率提鎮大兵遮賊走要路賊接戰敗回我兵隨以所執木繩連而爲棚逢岩遇水皆無空隙頃刻工竣是夜來亨遣勁卒持利斧來砍棚我兵追逐或被大炮死傷頗衆已而復奮力砍棚大兵衝擊賊終不得出太保又令木城外築土城以備火器自是滿漢大兵連營而守牢不可破來亨眞如釜中之魚籠中之鳥矣時來亨僞總兵陳經黃步

雲張雄皆黠賊也各於暮夜密道人抵木棚投誠太保見之籍其姓名諭之曰若歸傳與陳經等有能擒拏來亨者咸釋前罪有職者復職無職者加官速定獻寨日期回報陳經等即使三人復太保云只今夜舉火爲號請大兵上寨三更時果然寨中火起三人來迎王師來亨知內變同妻子女赴火藥庫合老幼自縊舉火焚之乃投火中死太保清查拿獲諸人宜斬者斬

灑瀆囊

卷四

七

當釋放者卽釋放爲民因以捷聞各將軍提鎮奏凱班師自是盜息民安蜀中白叟黃童得享昇平矣四年乙巳太保疾病五年丙午八月鄉試以論策取中韓士修等四十二人九月九日太保卒於重慶蜀人巷哭爲之罷市扶柩歸里奉

旨賜御葬及謚春秋崇祀秦楚蜀三省名宦祠劉堯草曰明良相資自古爲然太保李公盛

朝碩輔開代偉人屹然爲西南之保障二十餘年鋤殘剪寇民賴以安不愧社稷臣矣李定國之殉難各爲其主楊景新之復仇不共戴天謂非明於大義者耶稽壬寅之歲聖祖龍飛卿雲現瑞而麥兩岐牛二犢信乎聖人之生天所以開太平也不益信禍亂之作非天所以開

聖人也哉六年丁未蜀中時和年豐七年戊申

澗瀨囊

卷四

亥

蜀大有年八年己酉八月鄉試復八股廣額取中程崇等四十九人四川初開武鄉試遵義府武生劉瑄不第九年庚戌瑄叩闕

欽差問刑大人帶瑄至成都勘問中式武舉半屬胥籍龍安叅將左祚之姪左昌齡實雙瞽難掩士民耳目由是巡撫張得地及成都知府龔應龍等革職二十餘員十年辛亥按察使宋琬夢至荒郊見武侯借寓民間次日詢

老人對言武侯祠在府治西南被獻賊燒燬久矣宋往觀之惟見瓦礫荆棘耳酷似夢中所歷景况乃捐俸建祠期年告竣十一年壬子宋公至武祠見一石斜欹遣人正之內一小石長竟尺濶數寸上刊一亮字文曰水月主庚不大蓋十八龍復臥後刊千一出三字蓋是歲壬子年也武侯真神人哉

澗瀨囊

卷四

亥

灑瀆囊卷之五

土屏藩擾亂川陝

天道好生惡殺何蜀之劫殺一而再再而三無已時也搖黃之蹂躪繼以自成獻忠之荼毒重以袁劉郝李雖曰人事距非天數哉張如鵬者家立石礮搖黃賊來擄如鵬以去時鵬妻任氏方姪逃匿林藪中是時流寇所經殺戮殆盡數百里不見烟火任氏未離故土但覓野菜菓實灑瀆囊

卷五

突

以度日而生一子撫育成人及流寇平如鵬來歸拔荆棘涉蓬蒿及抵故墟驚見任氏恍如隔世問其子之生年月日婦云不知第記於壁間花開十三次矣偕移居渝城人皆異之謂當屠戮之餘繼以豹虎瘟疫消磨英雄殺害紳士不知凡幾此婦獨安然無恙豈非天哉信乎獻賊所書四方有路在劫難逃也太平未久干戈復起十二年癸丑成都濯錦橋下綠毛龜現大如

車輪見背不見首有小龜數百浮於水面三日

後乃不見七月資陽有一大鳥高七八尺身被五彩衆鳥隨而飛舞聲徹數里或曰鳳凰或曰鸚鵡也此鳥亦見雲南馬三寶以鎗擊死其死滇池之因兆也十月平西王吳三桂反三桂明愍帝御營都督吳驥之子也任山海關總兵自成陷京師執吳驥勒令書召三桂驥勉從之三桂讀書訖痛哭因以書復其父曰男以義訓待灑瀆囊

卷五

突

罪戎行日夜勵志冀得一當以酬聖眷屬邊警方急寧遠巨鎮爲國門戶淪喪幾盡男方力圖恢復以爲李賊猖狂不久即當撲滅恐往返道路兩失事機故爾暫稽時日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吾父督理御營勢非小弱巍巍萬雉何至一二日內便已失陷男欲捲甲赴闕事已後期可悲可恨側聞聖主晏駕臣民受辱不勝毗裂猶意吾父素負忠義大勢雖去猶當奮搃一

擊誓不俱生不則刎頸闕下以殉國難使兒縞  
素號慟伏甲復仇不濟則以死繼之豈非忠義  
比美乎何苦隱忍偷生道以非義既無孝寬禦  
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父既不能爲忠臣  
兒亦安能爲孝子兒與父訣請自今日父不早  
圖賊雖置父鼎俎之旁以誘三桂亦不顧也自  
戚家驤家得書大怒殺驤滿門數十口三桂欲  
報大仇自揣衆寡不敵乃奔

灑瀆囊

卷五

三

大清國乞師領大兵入關會自成率兵三萬方  
抵山海關及我兵戰於一片石賊兵大潰不敢  
復入京師直奔瀘溝橋長道從來爲國中誅亂  
賊承大統神武天受得天下之正未有如我  
世祖章皇帝者卽位之初以西南未賓服封三  
桂爲平西王繼而三桂子吳熊尙公主封三桂  
爲平西親王三桂初請駐漢中許之又請駐雲  
南亦許之朝廷之恩渥三桂之心愈疑繼而其

子熊敗露逆謀其臣馬三寶激之以必反三桂  
叛志遂決十三年甲寅三桂僭國號周改元昭  
武封藩下總兵王屏藩爲僞將軍以遊擊董清  
芳爲前鋒僞總兵領兵三萬自建昌越嵩衛濟  
大渡河歷大象嶺榮經雅州抵成都各郡縣聞  
建昌總兵何得成先走降於是屏藩所到望風  
蟻附時巡撫羅森提督鄭蛟麟以撫提及城守  
三營兵嬰城固守屏藩營於城外說降城中不

灑瀆囊

卷五

三

受屏藩遂攻圍成都森等力守以候援兵或誘  
之曰彼衆我寡兼無外援與其坐而待亡何如  
速降以全滿城性命撫提從之屏藩入城遣鄭  
蛟麟取保寧趣就道又委陳國良同行領達州  
營兵駐通江令偵探我朝消息以何得成權水  
路僞將軍以吳之茂權西路僞將軍譚宏權北  
路僞將軍二月屏藩以僞巡撫羅森安撫川東  
忽三桂有令調屏藩赴湖廣行至巫山又遣人

止之只提羅森赴湖廣夔州營守備杜學太平營千總馬進忠降屏藩以杜學署偽總兵以進忠署偽副將撥兵二百令防守太平時宏與蛟麟相猜忌屏藩趣宏守朝天關五月初八日我朝戎將軍墨將軍馮將軍攻朝天關破之兵直趣保寧是日宏至槐樹驛知朝天失守大兵將至卽退走保寧初九日宏斷浮橋劫搶保寧城男女溺死無數偽提督鄭蛟麟令將士披堅執銳

灤瀆囊

卷五

三

於橋頭救之宏不暇顧妻妾子女竟奔萬縣蛟麟留宏之子婿於保寧之茂留宏之妻妾於順慶屏藩報遣偽總兵董清芳領兵一千於五月初十入保寧復聞譚宏劫城遁晝夜兼行於五月十五日抵保寧

本朝三將軍於五月十七日營紮蟠龍山築壘相持屏藩遣偽總兵彭時亨何得成守昭化蒼溪陳國良守廣元百丈關董清芳守三股嶺水

陸嚴守國良襲廣元時原任巡撫張得地在廣元擊敗國良國良走百丈關越月餘國良由廣元顯靈觀襲破寧羗擄掠引還廣元何家坪斷朝天糧道張得地守廣元孤城援兵不至軍中乏食且戰且走乃率將士退保漢中經畧莫落統大兵入蜀將抵寧羗爲平涼總兵王輔臣叛卒所殺由是大兵援絕屏藩尙恐我兵攻城折毀官民衙舍於城外豎木柵盤濠深丈餘嚴守

灤瀆囊

卷五

三

時六月盛暑屏藩乘我兵饑渴攻我營壘蟻附而上我兵方銳擊之投岩死及被俘斬首數十人自是屏藩惟堅守保寧城增各隘守兵相持數月我兵乏食閩民有夜負糧至蟠龍山者屏藩緝獲殺之閩民由是莫敢入城營中軍士羅雀掘鼠而援兵不至八月初二日譚宏引烏鎗三十營於錦屏山屏藩請宏入城蛟麟以宏復來憤懣而卒瓦將軍等欲暫還漢中就食黃夜

移營至烟風樓阻於吳之茂兵不能前仍還蟠  
龍山煮膠角鮪皮以食兵益以饑十一月二十  
六日瓦將軍等謂將士曰奉

命討叛深入敵境反爲所困七月矣糧運斷救  
援絕前有逆將拒堅城後有勁賊扼歸路坐而  
待斃豈良策也今欲脫禍必三軍協力死內求  
生乃可耳衆軍應諾於是移師北上且戰且走  
所向披靡乃退守漢中引回京師席將軍柯將

灑灑囊

卷五

七

軍仍守漢中屏藩遺之茂守朝天關十四年乙  
卯三桂加屏藩爲僞大將軍賜上方劍以譚宏  
爲廣威僞將軍晉秦寧侯席將軍等知吳逆兵  
必乘勢來犯漢中於各要隘分兵防守遣夸藍  
大馬領兵五百同漁渡營兵駐防西鄉會屏藩  
調太平營僞總兵杜學僞副將馬進忠合兵取  
西鄉學等兵營於漁渡壩夸藍大馬營於固縣  
壩次日及學等戰於青剛坪我兵敗退守校羅

關已而復戰賊兵退保圍石磯夸藍大馬引兵

攻之未克退保西鄉縣向漢中請兵柯將軍領  
大兵之西鄉馬木河杜學等遁入荒谷柯將軍  
三日不見敵方責夸藍大馬報事不實時席將  
軍聞屏藩兵已抵寧羌羽檄調柯將軍回守漢  
中留兵守西鄉旣而復調夸藍大馬速引兵還  
杜學等伏逆賊於青山觀谷大兵過伏發夸藍  
大馬殿後僅還漢中杜學追至洋縣僞總兵陳

灑灑囊

卷五

七

國良據成固牽牛嶺僞將軍劉國安據南鄭猴  
子嶺屏藩同僞將軍陳君及營於長寨僞將軍  
譚宏營於大佛寺吳之茂董清芳據上元觀是  
時漢中四面皆賊兵也席將軍等日縱兵出城  
掩擊雖有俘戰功然衆寡不敵一日大兵攻猴  
子嶺國安引兵廝殺射國安墮馬死俘斬首百  
餘人兵威稍振二月初七日屏藩遣國良取城  
固以遏大兵歸路分查各汛要地伏兵以防衝

突大兵被困自正月至七月糧盡援絕七月十四日大兵直趨洋縣望風峪口將走黑水峪國良等率萬餘人結陣以待我兵奮勇衝擊奪路趨胭脂壩洋縣有庠生黃某諫曰此去黑水峪山險路狹難以行兵况敵見將軍舍連雲大道而趨小徑必調精兵守險棧道兵必寡弱不若仍回漢中出不意疾戰而前直指長安此上策也若必由此道竊恐勝負未可知席將軍柯將

灑灑囊

卷五

美

軍從之軍眾曰擾亂軍心不可從也因殺之營於寶材壩次日大兵抵槐樹關賊兵扼險矢石鏡炮齊發我兵傷損甚眾師少卻敵人躡之至蒲伏兵阻道柯將軍衝前席將軍殿後敵兵阨險矢石如雨遏絕大軍爲二柯將軍力戰知不得脫自刎死席將軍且戰且行至擂鼓臺岩阻路狹溪深石滑自古未通車馬難以前進嘆曰悔不聽黃生之言故至此軍士投岩墮澗者甚

眾不得已棄馬逃走西安七月十八日屏藩遂入漢中漢興道胡升猷被執不屈屏藩下升猷於獄分布諸將吳之茂取階文秦州張啓鳳取褒斜郝邦俊取鳳縣彭時亨取寶鷄陳君及取興安總兵黨某聞君及且至謂諸將曰聞漢兵且至降賊事吾決不能從願取吾首級獻功者卽於今日不則吾必歸西安將軍羅送歸西安陳君及抵興安興安營迎降偽將領興安兵之

灑灑囊

卷五

老

漢中謁屏藩屏藩留爲親丁屏藩與譚宏同駐兵漢中遣陳國良爲前鋒欲出涼州通王輔臣國良乃取道由禮縣洛門伏羌諸邑進發而輔臣別遣人之漢中請兵屏藩初疑輔臣旣而知會之茂整頓兵馬出平涼與輔臣合兵三桂加輔臣爲陝東僞將軍經理三邊國良爲王師所敗領殘兵百餘人遁如平涼大將軍圖海統滿漢兵十萬圍平涼數月輔臣已請降屏藩與之

茂兵始至伏羌洛門知輔臣國良出降國良尋病故於時奉

旨取蜀滿漢大兵已過禮縣抵鹽關矣屏藩之茂引兵回漢中我兵躡之追至單家河賊兵爭渡溺死者過半屏藩至畧陽收殘兵入漢中十五年丙辰三桂爵譚宏爲僞國公領兵二萬取鄖陽宏所率水陸軍所經州縣肆行劫虜至白河聞鄖陽有重兵遂不敢前遣賊將至鄖陽甫

灑瀆囊

卷五

夫

繞城一匝大兵開門迎敵宏兵水陸俱敗江岸山谷尸骸枕籍宏聞敗奔漢中時嚴自敏任廣西提督三桂兵抵廣西自敏迎敵大破之擒斬其僞將軍總兵四人三桂怒諭王屏藩抄自敏家解赴成都自敏妻楊氏二妾俱自盡執其五子思貴齡節凱解成都殺之男婦五十口遷之雲南是歲蜀中暴風時至古樹盡拔五月五日鄖都縣雷電風雨驟至墮一石於鄖都廟後入

地三尺其色黃黑時屏藩譚宏在漢中屏藩約兵甚嚴不敢害地方譚宏年逾七十淫虐無度虜人妻女所在地方劫掠財賄有不從者卽誣以罪傾其身命宏妻姜氏尤嗜賄利於保寧多畜無賴爲義子凡犯一惡情理難容者賄投姜門問刑者卽莫敢問廣南通巴太平諸州縣宏兵絡繹不絕勒索居民十室九空或涉深山窮谷人跡罕到之地尙不得免稅及屠者草履鷄

灑瀆囊

卷五

七

子一切誅求生靈塗炭怨聲滿路羣望王師之入眞不異雲霓也

劉堯草曰人莫不有一死患死不得其所耳柯將軍悔不聽黃生之言而捐軀報國嚴提督勇於挫三桂之師而闔家被害皆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故也三桂答父之書大義凜凜夫何守義不終屠君之孤而背新朝之澤塗炭生靈死有餘辜所謂畫虎不成



終類大者耶

大將軍恢復兩川

十六年丁巳三桂改元加陞各路偽將領一級張啓龍韓天福彭時亨郝邦晉石成禮韓俊卿等各授偽將軍五月屏藩遺石成禮領兵五千寇益門鎮及我兵戰偽兵敗績退保鳳縣屏藩遺興安偽將軍陳君及領兵一萬復寇益門鎮營於寶鷄大灣日及我兵戰炮聲不絕偽將渡

灤頡囊

卷五

全

河上畢家山我兵仰攻直衝而上君及率其下鏖戰我兵失利退守保黃綠園據炮臺日以大炮擊往來賊兵死傷甚衆不敢復出堅壁以守君及與彭時亨夜襲克我炮臺我兵退入如家堡賊兵乘勝來攻黃綠園中途暴風雷電大作雨若傾盆平地水深數尺賊兵不能前乃引還我兵渡渭河見賊兵營壘甚盛引退寶鷄於沿河築炮臺賊兵遂不敢逼相持者六越月十七

年戊午三桂死其壻胡國柱立三桂孫世藩改

元宏化蜀中差役益繁民不堪命賊兵多疾疫兼乏糧餉麥豆僅日支一合賊兵憤怨興安兵在偽將軍親丁營者將欲謀變屏藩晝夜隄防訛傳大兵一出寶鷄一抵秦州將士頻驚人無固志十八年己未奮威將軍王進寶抵寶鷄大破偽兵長驅直入益門鎮棧道適多不守先是屏藩心疑時亨君及以保鳳縣偽將張友吉柴

灤頡囊

卷五

全

關偽總兵郝邦俊等易時亨君及回漢中諸賊將守無策聞風奔敗奮威將軍統大兵直至武關偽將友吉邦俊等守險以待奮威將軍命其子副總兵王某攻武關囑曰武關不拔吾父子勿相見也乃引兵繞武關後親冒矢石奮勇先登敵莫敢當其鋒邦俊友吉引兵退走我兵乘之友吉身中數矢奔入漢中屏藩聞武關失守追咎其將士諸將曰奮威將軍非常人也聞其

渡黃河也車連夜濟其下臨洮也策馬奏功領  
勝兵攻益門下武關雖泰山壓卵秋風捲籜不  
足以喻其勢兼之其子王某勇而善戰友吉等  
死中逃活身被數鎗乃得待命大將軍麾下也  
語未訖羽檄飛報奮勇將軍統滿漢大兵至矣  
屏藩失色十月二十四日我兵抵漢中屏藩譚  
宏遂棄城走時勇畧將軍趙良棟已自秦州取  
道階文二州縣大敗吳之茂賊兵及聞奮威將  
灤瀕囊

卷五

全

軍已過漢中僞兵敗退保寧遂由陽平關渡白  
水取徑江油直擣成都將士諫曰川路窄狹似  
宜取保寧追逐敗兵一二日內之茂可擒也勇  
畧將軍曰寧擒猛虎不捕腐鼠耳不難除也督  
師直趨成都時屏藩潛進直石關奔通江收集  
敗兵譚宏由百丈關直走保寧挈家登舟走萬  
縣惟之茂君及奔保寧收敗兵萬餘尙守候屏  
藩屏藩引兵入保寧遣人之西鄉巴岩關調彭

時亨同守保寧約二萬餘人兵勢復振奮威將  
軍自漢中疾行馳入南棧將士咸以道險諫阻奮  
威將軍曰賊兵二十萬衆聚於漢中大兵一臨  
望風奔北其非節制之師可知也乘我兵風馳  
電掃之勢縱有險阻誰復拒守哉迅擊未可緩  
也直趨保寧屏藩聞大兵將至於是焚保寧城  
外山坡斂居民入城並焚近城廬舍遣時亨啓  
龍各引賊兵由他道入廣元山中扼我兵糧道  
灤瀕囊

卷五

全

欲閉城不戰爲持久計十九年庚申正月十一  
日奮威將軍兵抵土地關舍蟠龍山舊道由瓦  
子灘過江奪賊兵去路屏藩遣之茂渡江迎戰  
奮威將軍身先士卒奮擊大破之茂於錦屏山  
下賊兵死鋒鏑與溺江中過半我兵乘勝渡浮  
橋與賊兵爭門而入擒之茂等數十人盡降其  
衆屏藩時在西門城樓見栢溪敗奔遂投縵而  
死君及自刎時亨由儀隴挈家遁郝邦俊林茂

才等奔川西奮威將軍函屏藩君及之首並擒獲諸將解赴

闕下而勇畧將軍已於是月初十日抵成都僞虎賁將軍韓天福韓邦俊等棄城遠遁勇畧將軍警兵入城士民安堵市不易肆洵乎節制之師王者弔民伐罪之盛舉也奮威將軍遣其次子王某領兵追及彭時亨於廣安小梁山時亨降招董清芳於達州清芳遂來保寧繳僞總兵

灑瀆囊

卷五

金

印綬四月時亨赴保寧繳僞將軍印七月時亨復叛殺渠縣令王質等據斷頭山約譚宏陳大相等劫虜營渠東達諸州縣川北震動奮威將軍按兵養馬靜以觀變勇畧將軍遣瞿鄭二總兵統大兵由峩眉太平墩將西取建昌偵知夷地山險糧道難繼遂調瞿鄭二鎮還瀘馬等郡報逆賊郝邦俊林茂才等復集兵爲亂勇畧將軍遣提督王倫總兵費用之統兵征之邦俊等

築壘瀘溪以抗我師我師直逼賊壘援勦總兵何良杜藍兆周等先後與軍會擊賊兵大敗之邦俊等敗走永寧我兵追及戰於烏寧又破之遂圍其城三日又戰於城南僞兵棄城遁大兵追及戰於烏龜橋斬首數百級賊兵急過鎖索橋我兵不能渡阻橋而壘相持數日我兵暫入永寧城九月九日僞兵突出圍永寧城穿塹丈餘大兵不得出入坐困孤城滿洲傅黑二將軍

灑瀆囊

卷五

金

駐兵梅林畏敵勢衆不敢救援被困數十餘日軍中無糧城陷提督王倫總兵費用之俱死之良柱兆周領精壯赴濠突圍死戰出奔滿將軍營賊兵追至梅林大兵擊劫之賊兵入據叙府虛設烟火宵遁胡國柱聞郝邦俊等失瀘州遣僞總兵趙忠國等領兵一萬五千來爭瀘州時勇畧將軍已遣張總兵等守瀘州忠國營於州後泰山廟斷我陸路更以舟兵橫江斷我兵水

路城中危急遣人詣奮威將軍處請援奮威將軍遣其長子總兵王某同蒲州將軍吳興安總兵李統兵一萬赴援瀘州大兵抵內江李總兵引兵五百至保子山張旗幟傳信炮城中被困久日見援兵至出城力戰衝出重圍與援兵合者僅千餘人餘皆沒於陣城陷李總兵退保方山次日滿漢大兵至與賊兵戰於保子山王總兵身先士卒連發數矢應弦而斃者五六人三

灤瀨囊

卷五

全

道奮擊賊兵大敗投江溺死者無算餘奔過江由茜草壩夜遁勇畧將軍檄王總兵赴援永寧自江安渡江兼程抵永寧土地坎聞永寧已失乃營於安寧橋時淫雨不止大兵暫還瀘州復檄王總兵討眞安時偽將袁楊芳據眞安王總兵由土門直入遵義城招撫士民歸附者遮道李總兵抵眞安偽將遁入遣人執諭降袁楊率部下同赴遵義降郝邦俊尙據永寧王總兵統

大兵直抵永寧邦俊聞風遁王總兵甫入永寧遣兵追捕勇畧將軍復調王總兵回成都命西取建昌兵未及發聞韓天福據雅州復遣討天福大兵過小尖山伏發我兵失利勇畧將軍令總兵李芳述與王總兵合兵先取雅州次取建昌大兵抵雅州天福棄城遁所至州縣衛所皆望風歛附李總兵深知地利逕抵建昌入城招安天福潛於各路求援糾集偽將陶王夏劉吳

灤瀨囊

卷五

全

王六人合兵三萬餘復圍建昌王李二總兵以多寡不敵領兵潰圍出保小象嶺勇畧將軍遣滿將軍傳等領大兵二萬赴小象嶺與王李大兵合復取建昌天福俊卿等聞風遁我兵追逐至金沙江賊星散大兵暫駐武定府候勇畧將軍進止時川東川北譚宏彭時亨復叛夥達州逆賊陳大相於九月初八日劫通巴營虜守備吳國成初八日劫通江執縣令許瑄旣而釋之

通巴營兵保鷄子頂寨大相將國成送與彭時  
亨譚宏復攻鷄子頂寨陷之虜其衆十月十二  
日夜彗星現白氣自西而東其形如帛橫巨天  
中越六夜方散有牟世將者自萬縣僅糾惑數  
千人倡言譚宏彭時亨統兵二萬已入保寧委  
世將招安通巴士庶屢被劫擄人人抱憤縣令  
許瑄鼓厲鄉勇二百餘人激以復仇大義追於  
亭子溪圍世將等於民舍悉殺賊黨四十餘人

澧瀨囊

卷五

全

令人上首級於奮威將軍及新任總督哈時西  
鄉甯文秉鳩贖數十人據香爐山劫搶朱堽舖  
道路梗塞許令請兵於保寧遣遊擊王領兵五  
百討之大兵抵巴州文秉奔回香爐山州牧命  
鄉導引兵直抵賊巢穴文秉引賊衆抗敵當陣  
被擒遂斬文秉餘黨釋放巴州以寧陽平營副  
將耿一培奉調領大兵一千征大相經通江地  
方紀律嚴明秋毫無犯通民奉壺漿迎者絡繹

於道大相聞風遁去彭時亨既復叛乃以渠縣  
王文鳳爲僞總兵楊堯興爲僞副將引賊衆劫  
營山縣縣令戚世珍典史梁鴻亮被執十一月  
川北總兵高孟以大兵三千取川東執營山僞  
知縣廖時正大破文鳳於羅石橋文鳳堯興等  
奔靈鷲寨高總兵領大兵圍之文鳳等突圍走  
渠縣時亨殺所執

澧瀨囊

卷五

全

本朝官七員奔大竹縣月城留賊兵守濫泥砭  
大兵追及濫泥砭分兵搜捕徑抵月城與時亨  
築壘相持高總兵既招撫渠縣賊將取達州通  
巴營守備劉明顯報譚宏以姪譚天臣爲僞將  
軍率僞總兵羅寵楊四龍等拒鐵山關大兵至  
鐵山關營於太平寨是夜遣其僞總兵董清芳  
回明顯由他道攻下鐵關山大臣等遁保早城  
寨我兵復進營於蒲家寨十二月二十六日大  
兵入達州羅寵陳大相俱降譚天臣走萬縣高

總兵招流民復業逆賊歸順悉擇歸農於是奉  
壺漿迎者充滿道路二十年辛酉正月初四日  
大兵至麻柳場偽副將黃武降至古城偽總兵  
王會閣降過羅圈寨偽將軍郭弼偽總兵姜汝  
常降兵臨月城重慶鎮王總兵夔府孫副將漢  
鳳營張副將督標營李守備各營官兵齊來會  
時亨勢蹙遣人詣總督哈前投誠總督委順慶  
府安捕廳至月城受之時亨迎安捕廳率賊衆  
灑酒囊

卷五

卒

悉降次日逆賊譚宏死高總兵申報總督官兵  
悉回各鎮協命時亨立功贖罪是時譚宏之子  
天密方被圍於天子城於是走桃花洞依胥世  
秀偽總兵胥榮芳之子也三桂提榮芳爲總兵  
榮芳死世秀襲職及三桂反世秀爲偽將軍據  
有桃花洞故天密往依之大兵追至桃花洞天  
密勢窮乃覓通巴小路奔保寧投奮威將軍繳  
偽將軍印投誠是時總督哈方駐兵重慶檄高

總兵南征永寧命時亨同往來逆黨悉平王  
師回駐保寧時勇畧將軍已由建昌進拔雲南  
省城由是滇黔底定奉  
旨檻車解復叛彭時亨譚天密赴京師總督哈  
檄各鎮協兵歸汎地凡受僞職者概免死歸農  
總督哈遣漢羌營張副將等並獲胥世秀於桃  
花洞總兵高孟遣副將葉日芳復於達州捕獲  
偽總兵董清芳於石梯坎解赴京師四川蕩平  
灑酒囊

卷五

卒

士食德農服疇重享昇平之福矣  
劉堯草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正  
吳三桂譚宏輩也不識天命有歸降而復叛  
鼠竊狗偷十載祇足以殺其軀耳蜀人不幸  
罹兵戈之慘顛沛流離向非救民如水火之  
師何由再見天日哉論者謂蜀爲久反之地  
不知反者實非蜀人也可慨也夫



〔明〕蒙正發撰

〔清〕金永森輯注

# 三湘從事錄一卷

清光緒三十三年刻本

崇陽蒙先生遺集



光緒丁未季  
秋刊於鄂垣

崇陽蒙先生遺集序

明社已墟而其治亂興衰之故雜見於稗官野史足令後之人知所鑒戒者皆賴二三遺老於創深痛鉅之餘以身所親歷者筆之於書點血成碧積淚爲珠其精誠固有亘百世而不可磨滅者良可慨也開嘗讀王船山先生遺書其序崇陽蒙先生三湘從事錄及墓誌未嘗不慕其爲人而深惜吾楚文獻之不足徵而不及見也同郡金鶴生孝廉司訓崇陽以表彰先哲爲己任從蒙先生裔孫家借鈔三湘從事錄並詩一卷訛者正之缺者補之佐以箋註寄示嗣東屬付之手民以廣其傳此

三湘從事錄

序

嗣東數十年前所欲卒讀而不可得者如獲奇珍如臨師保沐浴三復而後太息痛恨於先生之有才不遇與前明之所以亡也梓畢問序於余余老矣又幸際昇平何敢贊一辭哉畧述司訓闡揚之盛與校勘之勤俾後之誦斯書者有所考證云爾

光緒三十有三年秋九月後學漢陽黃嗣東謹識

三湘從事錄序

從蒲圻至洪下入崇陽界突見峰巒聳起高插雲漢懸巖怪石猶惡不可名狀皆張牙怒爪如虎豹蹲踞匈匈然欲攫人而噬也人馬從隘道側足而過下視深黝無底行者股慄有河從東南來兩山翕張廻立逆之關住若扃其下曰鱖魚池多亂石不知數千百堵皆仰出作刀劍狀鋒鏑齒齒不可觸河流避而東駛峽愈逼愈仄束爲一綫寬不過八尺厥名曰洪懸流數百丈晶光蕩漾望若瀑布之下垂吼聲如雷響答巖谷擊舟而入斗然一落如箭之脫於筈瞥眼飛去二三里外舟搖搖不

三湘從事錄

序

能休浪濺篷背皆溼舟人動色驚歎山水之奇如此吾意其間當有傑出人材爲國柱石臣者及來是邑則見人文衰歇絃誦寂然近年以來撥科第登仕版者亦稀頗疑風水之說無驗後閱邑志迺知有明一代出人最盛仕於朝者尤多直節之臣其間節義則蒙先生正發最著先生當明季從何騰蛟章曠諸公奉隆武於湖南以圖恢復聞著有三湘從事錄一書顧未之見逾年訪其後裔始得其書及詩一卷其中歷敘在湖南用兵事語在書中不具述但傳鈔訛漏甚多不可讀校讐數次始復舊觀復取明季載記與書中相涉者爲之註釋俾

承學之士熟悉形勢及當時用兵得失利鈍大有益於經世之學經年書成攜至省門謀諸黃筱魯觀察喬梓鏗而傳之以備他日史氏之采鳴呼當明季鼎革之際兩都淪覆四鎮瓦解天之厭棄勝國久矣重以我朝大兵南下如颯吹之振秋籜斷無一成一旅可望中興之理而先生以一介孤臣從何章諸公踞湖南一隅必欲爲困獸之鬪不其愚乎然非平日有貫金石忠義鬪霹靂手段亦不能出萬死以爲此深山大澤一種蒼蒼莽莽之氣停滯數千年篤生此等人物良非偶然孰謂山水之奇無驗耶永森嘗論古今忠臣孝子自大賢以

三湘從事錄

序

二

下離不得一愚字蓋愚則心志專壹之死靡他成敗有所不知禍福有所不計迺能肩天下重任方今內憂外訌迭起環生時事亦甚岌岌然綜而論之其可爲之執實百倍於先生當日使率土之士盡如蒙先生之愚出而爲國家執干戈衛社稷天下事未必不可爲此則永森刻是書之微愷也若夫忠臣義士其精光浩氣貫天地薄日月上蟠下際自有其不朽者在區區文字直敗麟遺蛻耳奚煩後人之表彰哉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二月後學金永森敘於唐年學署

三湘從事錄序

明王夫之船山

余何忍復讀三湘遺事哉聖功授我此錄使序之聖功不哀我痺病而送之哀聖功過矣當湖上半壁時黎平義興華亭三公爲鼎三足而華亭公爲雉膏黎平義興當金玉鉉之任金玉皆寶也相觸則相傷玉碎而金亦撓交之以爲鉉安得不覆餗乎聖功以亭亭嶽嶽之男子與雉膏同惻又安能起泗水之沈沒以禦罔兩哉華亭公有示余及巴陵李天玉句云割絕耳根猶有恨破除心事倍多情可以知華亭之爲膏雉而聖功且爲山

三湘從事錄

序

三

梁之共故終以姑蘇之降撫抑聖功而盡棄三湘華亭公之恨九泉不舍也余平心論之義興自忠孝人但嘗侍其弈不勝則撥十數子易之對弈者不敢爭當時殘山賸水能有幾十數子之可易乎近有弄筆紀楚事者言義興在潯南時將捲土重來爲聖功諸人所阻撓余忝義興公知遇皇天后土實式臨之義興又爲崑山朱震青所誦舉動差異忠孝不伸邑邑而終余不敢昧也雖然華亭公以勞愁死義興以惋恚終余與聖功屢不死而今日猶然言之則我兩人之終出黎平與天玉下自取之也余何忍復讀三湘遺事哉

永森按黎平謂何騰蛟義興謂堵允

錫華亭謂章曠天玉名與璋已卯副貢生丙戌鄉舉何騰蛟授臨武知縣大兵攻臨武與璋督兵出戰被執送孔有德不屈死之

三湘從事錄

序

四

明文林郎戶科右給事兼掌兵科都給事蒙公墓

誌銘

明行人司行人

王夫之撰

有明戶科右給事兼掌兵科都給事蒙君既逐於讒國亡或勸之降不聽隱居於衡陽之斗嶺卒因葬焉葬七年矣嗣子肇早與其弟以誌銘請當葬時皆幼孤也君本甘姓世居江西宜春元末以商遷武昌之崇陽者為另一畧一生國忠國忠生受宗始為儒補崇陽文學皆甘其姓受宗生文彬以鄉貢官閩中知縣有治聲擢保寧通判避戎籍以受宗少孤為同居繼父蒙清泗所鞠遂改姓蒙越五年世生應第補邑文學試於鄉不第棄

三湘從事錄

墓誌銘

一

去著書數十卷是為君之祖考應第生上種補文學授生徒有文譽是為君顯考以君貴贈文林郎如君官妣汪氏贈太孺人君既世承蒙姓屢思復姓甘嘗與予深歎未果而卒君諱正發字聖功別號樵雲少穎悟而益以勤敏文思博贍蚤歲補文學食餼於庠為江漢人士所推誦而多讀古人書究治亂原委抱匡世之志備儻懷大略喜遊俠馳射結豪雋意自得也崇禎癸未張獻忠破武昌君糾鄉勇逐偽令保城為撫軍何公所知以功准貢隆武乙酉武昌陷君與叔父上和偕諸同志擁邑令李方曾起義復邑城兵敗上和死及公元配方氏

死之君重趼閒道越通城走平江乞師湖上至長沙見何公聞人拒之君人罵何公聞而延入慰勞時華亭章文毅公監軍駐湘陰見君留與坐談慷慨論列公大喜曰此劉虞之得田子春也遂隨章公軍於湘陰以推官銜監紀十三營與章公經畫兵食移虛支壞謀允而勞不置督南將曹裕春等大戰於潼溪以八千人破數萬之鐵騎斬馘無算自南渡來無敢戰者戰而勝自潼溪始皆君親衝鋒鏑誓死不退之力也時湖上承制開科取士君以家世素業返諸生服就試中丙戌鄉舉榜發後仍奉檄調兵食於衡而湖上潰突閩都失守大行皇

三湘從事錄

墓誌銘

二

帝立於粵已為逆帥劉承允所脅何公念君側無人薦君館職入侍為承允所持授待詔仍贊章公軍事守白牙橋題授戶科試給事中經理軍餉會章公以憂憤卒何公欲以章公兵授君守永州而承李吳晉錫賂何公左右奪其軍授之兵証晉錫降君猶收拾殘卒退守全州而何公兵潰孤立無援何公薦入行在逐匹馬入桂林實授戶科給事中未幾上避寇南寧君與留守督輔瞿公經理守粵明年帥下衡承瞿公檄公迎駕歸桂而李成棟反正粵東亦迎駕幸肇慶君遂扈蹕以行兼掌兵科都給事於時江廣效順楚疆漸復蜀黔方事戰爭

奏請重疊積委君鈔發迅捷各得其理而國步方危人心愈陋濫封拜乞印敕者投私門以囑上但求河潤不畏天崩緣此闕外亦輕廷議驕恣漁民自相猜殺置危亡於不恤君與仁和金堡江夏丁時魁公安袁彭年興平劉湘客憤起力持綱紀清旨濫効功罪裁凌蹶以整飭之而眾怨作矣緹帥馬吉翔以扈從之勞結援宮禁樹私人於臺省以亂政降帥高必正統十三營棄楚蹂躪粵地孫可望勢蹙請降而殄求王封債師陳邦傅株守南機坐制當亡君皆抗疏論劾廷臣朱天麟王化澄吳貞毓萬翱朱士鯤雷得復既以柔懷媿忌而私謁不

三湘從事錄

墓誌銘

三

行志欲未遂浮言相鼓內外交怨庚寅春南詔失守君方調度兵食與南陽侯李元允畫戰守之策而吉翔為主於內羣不逞譁張於外忽擁上棄東粵走蒼梧旋於水次結黨參奏遂下詔獄五木加身榜掠無完膚必欲殺君等以快意內閣嚴公起恆庶僚管嗣表彭森伺伏洲渚求釋留守瞿公式相宮詹張公同敵抗疏辨理皆不報會諸帥曹志建焦璉趙印選胡一清文章訟枉必正亦知君等忠直力請寬宥乃謫尚方輪作獄方決而廣肇瓦解桂平潰陷羣不逞挾上南奔陳邦傅降孫可望劫駕困安隆國之亡遂不可支矣方未亂聞君扁舟

入桂依瞿公以居桂陷降者相踵君排邪論竄靈谿峒  
與司馬劉遠生樞郎朱昌時中含管嗣表投身狴狴開  
探芑以食已而循山徑依故人於斗嶺授童子讀以得  
粟樵汲行吟分與草木同朽而所依者有仇家挾君不  
降爲名將構大難乃復走邕管避之邕帥全節聞君誼  
矜重而優全之數年乃歸杜門絕交遊讀書以自適會  
瀕師起聞君名交相延致君有子房借筮之才而無孔  
甲抱書之志深匿山間未幾抱疾而卒君氣宇開朗神  
志果毅而胸無宿怨言無機巧故所至人皆矜服文筆  
暢達善盡事理詩雄渾不事雕琢得錢劉風旨所著有

三湘從事錄

墓誌銘

四

漆園放言蘆草龍壁吟欸乃聲三湘從事錄藏於家君  
生以萬曆丁巳三月初八酉時得年六十有二而終於  
己未七月廿四日酉時元配方以義烈贈孺人子祭一  
壇無出攝室王氏側室周氏肅氏周氏韋氏方氏生子  
六長肇旻從予學次肇嵩次肇暹次肇成次肇昱次肇  
昇女二長適朱宏煜次許字蔣如星此葬地爲衡陽政  
平上四都之灘頭江茶園山首丁趾癸夫之與君爲患  
難交自詔獄始迄於終感君行誼而銘之曰六鼃震驚  
人氣餒濁水噉喙相啗吮密太阿競嬉嫉君思濺血  
相滌洒支天不終臣之罪舍幽泉壑夫誰待上儔瀟湘

流相匯千里歸魂暮雲鑿埋愁萬峯豔礮磊神氣何之  
返眞宰

三湘從事錄

墓誌銘

五

題詞

邑人 傅燮鼎 鐵椽

風雲開 國下荆臺燭火殘  
明大半灰尙倚巖壘稱義  
旅可憐蠻舍失雄才  
邨翁解認青山宅  
野史難搜白骨  
苔傳說扁舟蒙給諫  
湘灘漂泊未歸來

黃岡 劉 漆 芙蓉

國勢民心急倒懸  
一隅百粵困烽煙  
河山四裂無全土  
草莽孤臣敢二天  
萬死不移蓋桂性  
九原猶痛草除年  
傷心上雋城邊路  
野祭無人哭墓田

題三湘從事錄和劉芙蓉先生原韻

三湘從事錄

題詞

新化 周延俊 灼三

南渡河山一髮懸  
繞邨白骨絕人煙  
殘棋已盡三湘局  
隻手猶撐半壁天  
感激布衣圖報日  
艱難黃幄播遷年  
龍蛇殄盡蠻江黑  
愁絕繇山二頃田

謂桂土奔 緬甸事

例言

此書之刻所以正人心息邪說聖功爲明臣既忠於明則凡爲人臣者其當如何盡忠可借鑑而明 高宗純皇帝讀史閣部報攝政王書而善之諭史臣曰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書不失忠臣之心乎不必諱亦不可諱大哉 王言其爲萬世明綱常教節義也至深且切此書一出於近世人心風俗大有裨益讀者不可不知

書中人名地名以別號稱者如孔有德稱恭順肇慶稱端州之類悉爲注明使讀者一目了然

三湘從事錄

例言

聖功在永歷朝與金堡袁彭年丁時魁劉湘客等直言敢諫不畏強禦忌之者有五虎之謗恐後世史家不察至沿其誤悉爲辨正不使忠魂遺憾於地下

書中名臣如瞿忠宣何忠烈諸公奸臣如劉承蔭馬吉翔諸人皆關一時治亂故於其爵里事實略加參考其餘人名甚繁無大關係者皆從略焉

此書沈湮垂二百餘載將就散失 永森 下鄉宣講所至

之處必召其故老探訪古蹟搜求遺書此迺聖功後裔甘雲峯所藏者至邑中遺書甚多以蒙所聞者如楊昂之素庵文集 永樂時御史汪必東之南雋集 朱竹垞選詳明史本傳 其詩入明

詩汪文盛之所刊三史廣雅堂詩集除山草堂歌汪宗注汪文盛刊三史稱善本

伊之南京吏部志汪宗元之南京太常寺志均見四吳

楚材之強識略王宗州稱其必傳劉景韶之大白原稿與李滄

曹部語社唱和汪梅邨皆足冠絕當時梅邨云汪桂

之梅邨遺稿善畫華亭草尚書云又有吳梅邨畫有熊

則禎之御史疏稿楊謹効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則禎復

則禎哭之哀竟以憂憤成疾卒於官人皆等書均未得

見倘有同志之士搜得其書願以相餉重謀付梓以光

潛德翹盼殊切

聖功有詩二種曰漆園放言曰欵乃聲船山先生作序

三湘從事錄

例言

二

雅推重之聖功原不藉詩傳而詩又非近時急務故置

而未刊茲擇句之佳者五言如山將落日去風送晚涼

來木客林端嘯孤鴻海上來寒澗蒸輕霧高岑駐晚晴

簷淺高收照林空易送聲七言如舊句復吟如夢裏湘

山重見似親人荒城笳吹山遮斷野寺疏鐘月送來秋

成納子忙如俗雨後山光淨若澄天地茫茫真大瓠行

藏泛泛一浮萍撥枕灘聲喧斷夢繫舟老樹託芳鄰粵

水南來深染碧春山雨過盡堆藍茶煙入水如雲泛飄

影驚風覺岸忙皆妙聖功生明季其詩不為王李亦不

為鍾譚自出機杼不屑依傍門戶此其所以為豪傑之

士也

黃後魯觀察輯有濂學編一書中多理學名儒王船山

先生傳中附載聖功事實永森以聖功此書相質觀察

服膺船山有年又以吾鄉有此義士不可聽其湮沒慨

然捐貲刊行表彰節義即以磨厲頑愚不僅尋常文字

因緣已也故特誌之

三湘從事錄

例言

三



三湘從事錄

明崇陽蒙正發著

隆武元年

永森按順治二年唐鑄立於福州號稱隆

正發同汪東一柱趙巖仙繼林王振秀士芳孫大川嗣

濟陳命卿王言家叔父濟五和起義復城教官周生

文脫逃赴省請兵從崇陽東隅之沿河嶺進鄉勇烏合

遂成瓦解十一月望旬發與孫嗣濟陳王言與邑令李

方曾自摩旗峯間道走通城時大雪嚴寒夜行晝伏三

日不得食自念檣斃山中與草木同腐朽且投身村舍

若執獻而出明目張膽慷慨從白刃不枉此番義舉遂

三湘從事錄

一

同陳王言投通城涑黎時生家時生通城庫吏也素

昧生平一見即引入後堂煖室中先飯以薄粥即設榻

褥命且就寢移時設饌甚盛醉且飽復命再休息片時

村中囂雜不可久留此間距關門四十里當趁月夜行

黃昏後時生攜一蒼頭沿途索火炬以行行三十里黎

明恰遇清令同防將自關門時生曰毋恐有我在遂

向前迎邑令數語支吾而去至關門門弁與時生熟識

竟得坦行越關行十里即入平江境時生曰此大明地

方矣二君奚姓俱以實告時生曰某固知二君起義出

亡者兩賊相得形於嘿故前此不問姓名恐君疑也



遂泣涕拜別時生仍命蒼頭送行行三十里遇太僕寺

卿兼管監軍道事章公標將何一乾領十數騎哨探細

訊本末知為辛苦難中來者以騎乘我至平江縣防將

副總兵滿大壯萬大鵬參將黃茂功等各張樂設宴款

接殷勤遂厚犒時生蒼頭遣歸奈蒼頭癡甚述其事遂

至外泄時生苦刑獄破家產嗟呼正發雪夜危蹤凍餒

垂斃不異子胥奔吳時生高義又不異灑水女子江上

漁父上天蒼蒼十數年來未嘗一刻忘也發脫難後汪

杜趙繼林王士芳趙之城家叔父俱被執縛至武昌死

之柱繼林之城有絕命詩多傳誦之家叔父見佟養和

三湘從事錄

二

抗節不屈養和曰汝何不剃頭來見我叔曰若去一毫

髮無以見二祖列宗於地下養和怒遂死之發往平江

數日即往湘陰忽見道上拋棄杖械潰兵絡繹行百里

無煙火詰其故乃總兵張先璧分守下湘之兵聞貝勒

渡湖遂踉蹌先奔發與陳王言相對愕眙曰中興氣象

固如是乎我輩破家亡命九死至此惟冀重見天日稍

稍吐氣今如此更復何望及抵長沙謁督師何公承森

公名騰蛟貴州黎平人天啟辛酉舉人崇禎中知南陽

縣地當要衝數據賊鋒又從巡撫陳必謙破賊安皋山

討平土寇能擲大著遷兵部主事出為懷來兵備僉事

調口北道丁母憂巡撫薦其才將奪情固辭歸服闋起

淮徐兵備境內肅然癸未冬司閩者白棒亂撲不容稍

晉石僉都御史巡撫湖北

近正發不禁怒髮上指振聲大呼我輩奉督師之命起  
義殺不幸家族俱屠問關至此乃竟師門遠於萬里  
乎時太僕章公永森按章公名曠字于野別字義山華亭人崇禎丁丑進士授鴻臚知州十六年賊陷州城同知馬觀死之曠走免爲給事中熊泌霧御史游有倫所劾何騰蛟令戴罪立功左良玉犯南都騰蛟至長沙聞發言趨語督師隨召入痛責闖人正發以曠爲監軍開發言趨語督師隨召入痛責闖人正發  
詳述起義顛末督師慰勞再四并餽費二十四兩隨謁  
太僕已先飭闖人相候一見開誠吐衷即蒙國士之遇  
時孫嗣濟與李令同到督師授正發參軍推官職銜正  
發本意急欲請兵恢復以救家難榮名非所願也一日  
太僕語正發曰督師軍務煩劇不及照管若肯相助爲

三湘從事錄

理同到湘陰相機進取不更便乎正發面雖唯唯其實  
屬意在督師也蓋以癸未殺賊保城之功督師聞於烈  
廟奉旨准貢乙酉春左良玉之子夢庚稱戈東下督師  
不從投身江漢漁艇救起永森按神史稱宏光立南京有稱故太子自北來者諸臣莫能拼下之獄良玉上疏申救不報用黃樹勳舉兵反以清君側爲名焚武昌東下劫巡撫何騰蛟同往舟次漢陽門騰蛟乘間躍入江中漂至竹簾門漁舟救起此則云夢庚稱戈東下而不及良玉後載騰蛟祭章總督文亦云夢庚問鼎留都均爲良玉開脫似當時此舉皆黃樹勳與夢庚爲之劫巡撫並劫良玉也以楚人記楚事當較諸書爲確由蒲圻入崇專尋發等起兵隨以闖氛  
告偈遂上湖南十月朔督師手書與發云不佞於十月  
十六日誓師祭江水陸並進足下速率義旅會合柯陳

兵收復大冶興國州縣同至省會痛飲黃鶴可也發遂  
舉兵以應是前此知己相感今復舉兵相從千里來依  
原非漫然故屬意在督師也先是閩部王進才投歸督  
師即以總兵駐鎮岳陽又左營副將馬進忠王允成盧  
鼎抗節乘便風一夕挂帆從九江上亦駐岳陽本年十  
月十六日督師同太僕誓師東征蔽江而下至湖口見王  
馬諸鎮舳艫南潰何章二公相顧詫愕不知所出四鎮  
到面訊之始知爲貝勒渡湖故也其實貝勒是往西湖  
裏撲一隻虎非來星沙者也太僕向督師泣曰本擬長  
驅直搗孝陵在望今未出內地撓沮若此將何面目還

三湘從事錄

星沙某甯死不歸也督師歛歔解慰邀太僕且還再圖  
後舉諸鎮纔至星沙不肯駐足王進才往弋陽馬進忠  
往常德王允成往湘潭盧鼎往衡州各擇內地爲偷安  
計門庭置之不問矣太僕與督師密商此輩響馬性習  
難馴且驚弓之鳥望而驚颺豈能抗臂與敵人爭鋒於  
是決計用南人矣時江右震隣漸偪茶醴日急遂  
遣總兵張先壁出吉安以張星沙石碛副將劉承允駐  
武崗兵力頗強永森按承允南都人酬酒有臂力號太劉鐵棍以任續策功累官至副總兵  
僕親往調之承允曾困辱何公子文瑞恐督師之銜己  
也惴惴不敢下太僕身任保其無他然每向承允盛稱

督師威嚴承允益惕懾惟求太僕周旋雖赴湯蹈火唯命及承允庭見督師竟行賓主交拜禮稱承允老公祖過於謙牧承允出噴太僕曰何公長者原無他腸公胡恐喝我也承允由是驕恣後竟不辭而歸諸鎮尤而效之董英請鎮瀏陽黃朝宣盤踞燕子窩曹志建營窟鎮峽關郝永忠以迎駕爲名深入郴陽牛萬才往湘鄉風捲雲擾民罹湯火以督師太僕爲孤注矣太僕撫膺嘆曰我尊督師所以尊朝廷今朝廷草創八閩威福不能行於遠方故特張皇督師聲靈俾節制有權調度無梗今屈體如此元氣泄矣其何能振尋與督師計日向謂

三湘從事錄

五

用北人不如用南人某謂用外鎮不如用親兵與其以有用之金錢養望敵還奔之響馬不如養站得脚跟之南兵與其以有限之金錢養進止自如之外鎮不如養可于奪遺發唯命之親兵且有親兵則可以自強自強則可以彈壓響馬駕馭外鎮此壯威制勝之術也督師深然太僕計於是於黔粵之間分頭召募督標募得平越上師副將吳承宗綽號大駑領兵三千黎平土師參將姚友興同藍監紀領兵二千參將龍見明與廖都司領兵二千廣西柳州僮目副將覃裕春子覃鳴珂領交銃手狼兵五千僕標副將滿大壯原兵三千參將黃茂

功原兵一千又募得鎮筵指揮張星炫領麻陽兵二千又滿副將之子都司滿其昺續募到麻陽兵二千又長沙巡道傅上瑞亦同召募標將胡躍龍吳勝陳紹堯共領兵五千餘又調到副將向登位向文明共領兵三千督標官兵共計三萬有奇是時學道堵允錫督師題補湖廣南撫往常德招撫一隻虎更營制名忠貞營就在彼中制師以原黃州知府周大敏題補學道以長沙巡道傅上瑞題補偏沅巡撫仍駐長沙辦轉運上瑞以專汛所在堅請往任因題永州守道嚴起恆左布政措濟軍餉太僕以敵在岳陽下湘爲門戶重地不宜久虛請親

三湘從事錄

六

率三標駐札湘陰督師曰公雖胸有萬甲但身苦文弱須得大鎮與俱太僕謂若兼大鎮必致事權掣肘封疆之事某一身任之居中調度則明公主持左右贊勳新監司趙廷璧尙可效尺寸也訂議已定適永州司李吳晉錫至長沙得閩中邸報張肯堂題報松江鄉紳李待問章簡起義守城口攻累月破城殉節奉旨祭葬贈吏科都給事加贈尙寶卿諡節愍太僕見報哭踊幾絕卽日設位展奠星沙文武畢集祭畢大僕祭文內有云弟之任沔陽兄送弟京口執手叮嚀做好官兄不忍舍弟弟不忍舍兄兄今舍弟而報國弟必報國而追兄等語

聞者莫不感泣時星沙文武公送郡丞周二南神主入蔡公祠配饗太僕於壁閒題弔蔡江門詩曰人生七尺亦一夫作文八股稱爲儒科名俯仰幾大事轉念正念在須臾曠也雄心憤殺賊一朝未死今嘯嘯學得君身寸寸樂無苦無痛亦無拘愛我君兮辭我母嗟我民兮獨噫獻蔡江門諱道憲任長沙司李癸未八賊陷長沙江門怒罵不屈寸磔以死周二南字石拙雲南舉人長沙郡丞乙酉秋闈賊潰入長沙督師命往招撫周隨帶兵丁數百賊誤爲襲己也遂遇害蔡先建祠今以周配焉翼日太僕辭督師往湘陰正發送出城闔停鞭語發

### 三湘從事錄

七

日待到湘陰卽來相請此丙戌正月念旬時也大僕至湘陰鼓舞戰士整頓守備就民舍爲公署扁其堂曰後食柱聯云帳下若干同苦土湖南第一大明城旬日後作字督師求正發與孫嗣濟陳王言同赴軍前又手字與發約刻期過赴於二月既望至湘陰凡一切戰守機宜無不虛心諮詢朝夕同飲食無刻離者先是湘陰十五里外時有敵騎往來太僕選三標驍將領兵奮殺斬首百餘級追奔至新墻河岸直抵岳界以梟將牛養勇駐頂撥覃裕春姚友興藍監紀駐潼溪以邊小路滿大壯父子吳承宗龍見明廖文明陳有明駐新墻以禦大

路吳勝駐關王橋接應潼溪向登位駐長樂街接應新墻委陳王言監紀新墻官兵委孫嗣濟同黃友功張士燕往辰陽召募委材官蔡演張紹孟往東安縣打造交銃又會同督師牌正發爲十三營監軍凡有機密重日馳驅各營酌量布置仍還湘陰面商太僕方略幾以馬上鞍閒爲眠食矣時有愛將萬大鵬招撫有功技勇絕倫督師有渾身是膽出口驚人之薦因在平江有不法之事太僕縛來揮淚縊殺之各將昨口曰愛將且不少假各相戒勿敢犯發在行閒太僕錄寄送春絕句云細細薰風上鐵衣遲遲暖日坐軍幃河山咫尺烽煙隔不

### 三湘從事錄

八

放春從異域歸發和韻奉酬輕鞭小馬敝征衣壁壘風煙黯布幃莫謂春光留不住大明正朔萬方歸敵騎數來衝突我軍奮勇堵殺屢挫其鋒三月乘勝逐北直抵岳陽城下清岳鎮馬蛟麟懼飛請援兵遂發固山祖大受永森按大受當作大壽貳臣傳大書遼東人明總兵崇禎元年擢大壽總兵挂征遼東前將軍印崇德七年松山城破與洪承疇並降隸正領滿兵於四月初旬黃旗仍官總兵順治十三年卒

出京門督師駐星沙安戢王馬郝盧各鎮兵馬措給月餉使不擾民又徧徵各路糧餉接濟三標臨敵之兵左提右挈寢食不遑以一手障南天亦良苦矣太僕在湘陰自新墻潼溪以至平江延袤三百里步步碁布處處

星絡又推心以置諸將之腹一神一弁無不精神週到稍有捍格委曲調劑稍有疏漏立行補綴一飯之頃軍書四五發每日自黎明至夜半就枕片時而已以致心血枯槁顏色顛顛暴發下血之病藥餌調治彌月始痊太僕與發笑語曰我輩身任封疆一腔熱血免不得要尋出處但願乾淨從項開出不可齷齪從下體出也太僕見發行問數月亦有微勞每致書督師盛稱之五月督師題太僕巡撫江北總督恢撫軍務題正發兵部司務仍監三標兵馬適值探人回報祖兵已至岳州即馳諭各營嚴飭防禦發馳新墻率勵整備六月初一日□

### 三湘從事錄

### 九

兵萬騎渡河直逼排柵下營副將滿大壯語發曰敵勢甚重必須援兵接應然非監軍親往恐遲縮誤事發馳十數騎至長樂街即刻命向文明領兵三千前去又至關王橋發吳勝兵一千協援馳至潼溪聞新墻礮聲震天不移時有帶傷兵丁奔來云我軍與敵鏖戰半日從陳友功排柵攻進副將吳承宗參將滿其昺都司郭泰被執東北角兵丁盡沒滿大壯陳有功龍見明張星炫衝陣力戰又得向文明救援兵丁殺傷不多發號器憤激恨不身赴與副將覃裕春誓曰今日破新墻明日必攻潼溪此我與君戮力效命之地也萬一潼溪不守正

發誓以身殉有何顏面見章太僕耶裕春亦感奮期同生死副將姚友興聞新墻之敗大怖恐薄暮率所部棄汎而走發不禁恚怒躬率數十騎邀姚友興叱數其離汎失伍之罪軍心貼然裕春與姚藍共兵八千內有烏銃六千發同裕春布置將烏銃分作三排輪放是夜三更即命造飯兵丁出汲見營門一黑物視之乃大包火藥也環柵而視又得火藥二大包蓋敵用細作先置排柵間待攻圍發火者裕春喜曰天賜我也東方纔白敵萬騎齊來環營數匝先放烏銃一排什屍數百潰然而解少頃又合一圍又放烏銃一排敵又什屍數百救死

### 三湘從事錄

### 十

扶傷不敢嚮邇有來搶屍者又被銃死遂號天奔渡不敢反顧此敵渡湖以來第一大創也太僕聞新墻之敗以頭搶地嘔血昏絕湘潭鹽法推官鄭古愛監紀孫象乾郭如泰蕭爲龍知縣俞鳴儀中軍奉相百旗鼓董宏猷陳通等委曲勸解次日得潼溪捷報稍慰憤悶仍設措藥食息養新墻傷殘之兵搜括酒器獎勞潼溪得勝之將與正發手書曰新墻挫衄切恐門下不免不佞心膽俱碎幸天佑吉人復於潼溪大報東門之役轉敗爲功具見偉略不佞擬馳行問面稿有功將士因新墻一氣成病煩門下酌量厚薄逐一周到以彰前勞而策後

效稿不能豐聊不投醪挾纊之意而已所有善後機宜不佞急欲面商於望發遂回湘陰與太僕相見慰勞甚權時探得敵自潼溪敗還祖馬自相讐怨無復上侵之意但新墻一路甚是空虛敗兵銳氣已挫未可即用遂於平江撤黃茂功領所部兵二千同牛養勇兵五百星赴新墻時監紀孫嗣濟新募辰兵三千適至休養數日遣赴新墻汛守軍聲復振敵騎不敢復近新墻矣七月太僕北撫新命下奉勅巡撫湖北等處地方兼理糧餉總督恢撫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發亦拜兵部司務新秩上又晉督師定興侯賜鐵券督

三湘從事錄

十一

師以有罪無功力辭不受又加堵撫院總制忠貞營務兵部左侍郎加傅偏沅兵部尚書嚴方伯戶部右侍郎初督師題太僕北撫兵科楊文薦面奏太僕昔為沔陽知州江北鄉紳俱受其毒今若作巡撫江北士紳無不類矣上曰章曠以一知州而能毒江北士紳是其才力必非庸碌中興大業急需此人命該衙門速給敕印與他夫文薦與總督有師生誼以杯酒語言之小嫌文薦上公車義山師錢飲酒酣戲語文薦曰若叨楚學政相煩衡文文薦慨然曰老師欺門生不能會也遂以成嫌承森按錢當是錢字之誤遂構讒沮賴思文聖明反以此識公上車當是上公車總督之才力煌煌錫命出自乾斷思文眞英主哉向使

北都壞後即以思文繼立天下事猶可爲也惜東南半壁斷送於酒色昏而之孝安國事既去八九而始龍飛海甸嗚呼晚矣時江北諸生來依總督者數百總督葺理學宮復擴構廬舍爲諸生卽安每生月給米三斗銀三錢膳之一日下學課諸生歸殊快怏無可意者卽將夫我則不暇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二題轉以課發發辭以久疏筆硯師再三強之潦草成二藝師極爲贊服出以示諸生比日適接按院楊公移文題准於衡陽開科補乙酉鄉試卽以代巡楊公諱喬然號桐若四川長壽縣人癸未科進士爲大主考方伯嚴公爲監臨卽就府

三湘從事錄

十三

學改爲貢院凡科場公費皆嚴公倡同監司設法捐措者也師鼓掌嘉躍愆愿發往發曰自壬午後從事鞍馬久謝毛錐且旣叨一命又何必博此虛名師曰科目到底是三百年來名器子何薄視之耶且以子才而不由科目出亦可惜也先是師憂水路無備敵若揚帆而上我徒望洋而嘆於五月內遣坐營副將王儲往衡州打造戰船並招水兵去後師知發不願赴試先遣監紀陳王言蕭爲龍先行隨借督催戰船爲由咨會督師劄付正發往衡發至長沙謁督師置酒懽洽同參軍姚大復丁元相李春先流連數日以戰船急務辭行及至衡郡

師蚤有手諭與坐營者令勸發赴試不則咎在該將發感師愛肫擊強入棘圍中式三十七名蕭爲龍六十四名發本房座師新化知縣江公見龍號田侯貴州黎平人癸酉解元也師正督兵在行間聞報狂喜不啻子弟之得雋者正發則於揚曉之辰不禁痛哭念從前偃蹇今於國祚式微之日始克一售邱墓不幸弟妹無緣是用摧切膺肝淚浪浪也然榜前數日發與王言同寢王言見一藍面獠牙立發枕畔光燭滿室王言恐怖爪發發寤則闕無踪影噫是所謂魁星者非耶師謂到底是一三百年名器豈不信哉赴宴後駐衡一月督催王坐營

### 三湘從事錄

十三

戰船祭江起行蓋十月二十旬也九月初旬總督見各路募兵已集且總兵王進才全營俱至長沙水師王允成蓄養已久屢文請下遂與督師定計大舉北伐又移咨堵制撫約會馬進忠由大江訂期同發總督統三標並二王官兵直指岳陽岳鎮馬蛟麟自潼溪敗後怯我火攻見鳥銃上卽望風鼠竄前鋒已抵城陵磯敵空城而走不意新營終是響馬性習凌燦三標呼爲蠻子所得敵人敵馬公行搶奪三標憤激謂我等出死力殺○響馬袖手得財物斷不甘心遠遂另札一山頭敵以數百騎打一倒撥新營站脚不定奔潰踐踏死傷無算

三標按陣振旅而歸總督切齒搥臂曰可惜我兵垂成之功竟爲響馬所誤人乎天乎奈之何哉此時馬進忠由大江直至嘉魚六磯口生擒清閣部丁姓者殺總兵一員兵多赴水死守候三日聞旱兵已退遂爾返棹是時武漢震動各官俱束裝以待督師聞報竟夕遶堂而走昏絕復甦自是決意不用響馬矣總督回湘陰下血之病復作發至長沙制撫堵公以會師之役來長沙同飲督師署中盛稱馬鎮之勇微彈湘兵之怯樽酒間頗露機鋒發辭歸湘陰師歛歎述前事且云下血復作皆由怒氣傷肝焦思驅肺以致抄血涔涔下殆不起之症

### 三湘從事錄

十四

也以發新歸咄嗟命酒每飲至夜分師量不勝酒蓋借此爲排遣之苦趣也時頒麻未幾汀洲蒙塵之報至矣所頒隆武三年麻日上於麻面御書大明中興四字上天姿英武博學好文急於求功鄭國公芝龍以元勳舉動任意上深啣之會錢邦芑與總兵陳謙小嫌疏劾謙上遂殺謙謙固芝龍肺腑交也芝龍大憤快聞貝勒過錢塘芝龍致書貝勒有由旱路則撤杉關由水路則撤水師之語貝勒遂列隊坦行至福州上移延平內閣何吾驍領兵三千扈行忠伯張鳴鳳領兵一千護宮眷輜重上至汀州○兵已抵延平左右請上急行上曰何輔

臣與宣忠伯有兵在後當待其至不知吾驕鳴鳳以所  
挾重資已棄上走小路過廣東矣上因待吾驕兩日遂  
及於難嗟乎吾驕陷主之罪等於弒逆雖寸磔豈足贖  
哉永森按小腆紀年丁酉唐王奔順昌王師抵劍津  
會幸就道有一騎而三人者福清伯明之藩給事中  
熊緯率兵五百隨行二十七日抵汀州明日五鼓之藩  
朝行在猶聞王與曾后角口聲俄有十餘騎稱扈蹕者  
踵至則追兵也呼問誰是藩拔箭殺數十人俄後中箭墜  
明皇帝也羣射之藩被箭殺數十人俄後中箭墜  
馬被殺王與曾后遇害於汀州之府堂八月二十八日  
也又曰諸書皆謂隆武被執送至福州斬於市曾妃被  
執投九龍潭死臺海外記云錦衣衛陸昆亨眼見隆武  
帝后戎裝小帽與她嬪被難於汀州之府堂百姓收羣  
屍葬於羅漢嶺當得實也或又曰汀州代死者為張致  
遠王實未死後鄭成功屯兵鼓浪嶼有遣使存問諸臣  
者云為僧於五指山總督得汀州之報泣血失聲眾勸  
然亦莫別其真偽也

三湘從事錄

十五

以方在病中宜節哀養此身以報國警督師聞報號天  
痛哭兩日不食恐敵因喪乘我督師總督忍情辦事以  
備冬防總督鼎湖哀詩云纔說三年又換年哭聲倒地  
且呼天此身珍重千秋史種得冬青處處煙廣西征蠻  
將軍楊國威擁靖江王乘亂自立頒偽令至長沙督師  
不為禮至湘陰總督亦如之廣西巡撫瞿式耜率同副  
將陳邦傳參將焦璉討靖江王並楊國威殺之邦傳遂  
佩征蠻印焦璉授總兵官永森按璉字國器山西人絕  
由榔於道州璉踰城入獄破城負王登城手短兵唐藩  
一躍下輕捷如飛賊疑怪不敢逼遂趨渡河以免唐藩  
郡王又在廣東僭立年號紹武永森按王名聿錫隆武  
之弟明大學士蘇觀生

與何吾驕等擁立於廣州大惟有桂藩第四子永明  
兵取廣州為追騎所獲投縋死王神宗嫡孫敘親敘賢應承大統兩粵文武瞿式耜丁  
魁楚程响方以智總兵侯恂吳雙陳邦傳焦璉等同心  
擁戴屢箋勸進於丙戌年十月即位於端州以次年丁  
亥改永祿元年永森按永明王名由榔神宗之孫桂端  
州入粵西為賊所執繫道州焦璉率城破械出之隆武  
常語羣臣曰永明王神宗嫡孫朕無子後當屬諸暨汀  
州聞變丁魁楚等奉之即位於端州督師何騰蛟東閣大  
學士定興世侯陞廣西巡撫瞿式耜大學士兼吏部尚  
書永森按式耜字起田常熟人萬曆丙辰進士由知縣  
擢戶科給事中坐錢謙益黨削籍事詳記傳南都立  
起應天府丞再擢僉都御史代方震孺巡撫兩廣總督  
廣西大兵破廣西式耜與張同儼同殉節

三湘從事錄

十六

丁魁楚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制撫堵胤錫加兵部尚  
書總督章曠加兵部左侍郎應一子錦衣衛堂上僉事  
戶部右侍郎管湖廣布政事嚴起恆加戶部左侍郎應  
一子錦衣衛千戶總兵侯恂商丘伯吳雙前軍都督府  
陳邦傳柳慶伯焦璉新興伯馬進忠武昌伯王進才澧  
陽伯劉承允武崗伯張先璧茶陵伯曹志建保昌伯郝  
永忠南安伯王允成岳陽伯盧鼎宜章伯黃朝宣萍鄉  
伯董英瀏陽伯宜章伯標總兵武自強挂威遠將軍印  
白良輔挂致遠將軍印忠貞營李赤心 國公高必正  
鄖國公李來亨三原侯馬騰雲高陵侯賀登雲涇陽侯



黨守素興平侯袁宗第劉體純張光翠等共二十餘員各晉爵列侯四川楊展王祥李占春于大海譚宏譚詣譚文等貴州皮熊等各晉爵有差滿大壯覃裕春馬養麟各加正總兵官本年十一月廿七日總督恐歲暮疏虞率二百騎同發巡視潼溪新墻一帶營盤駐新墻度歲除夕朔風暴起帳房掀拔各將懇請暫進營房安歇總督曰我若畏寒圖便反令將士露處於心安乎且我受苦不過一宵諸將士隆寒嚴凍執戟鳴鏑其苦百倍更可念也諸兵聞之莫不感泣黎明望闕叩拜口占絕句云焚柴待旦拜天子一着戎衣起大風踴躍嵩呼震

三湘從事錄

十七

壁壘東西南北盡陰崇發和云投醪喜挹栢漿融旌旆飛揚掣曉風新帝新元新歲月河山萬里悉來崇正月初三日總督回湘陰初六日上長沙與督師面商機宜留發居守湘陰十六日總督自長沙回益因黃朝宣與盧鼎衡陽內構郝永忠在郴桂擾攘百姓驚竄糧餉匱乏立有脫巾之憂議委正發督催衛承餉務以應急需於正月二十日起行督師總督各撥材官十員隨行供差遣發至衡陽盧鼎標武白二鎮與燕子窩黃朝宣構兵穴鬪戮及居民城郭一空督師馳檄往諭不肯罷嚴戶部同衡嶽道人李皓白兩地勸和入而始釋發駐十

日差官七員分往衡郴各屬勒限提解去後卽兼程赴永督催驛餉二萬差官分催去後發又親往石磯站查驗蔡演所造鳥銃晤川陝總督朱石渠諱容藩坐談達旦云欲問道往澧州入永順土司渡江走巫峽進兩川聯絡全川將士建瓴而下直至武昌指形畫勢有如聚米厥後皆一一如其算洵傑士也容藩又細述上播遷顛末貝勒在汀州遣總督佟養甲提督李成棟領兵七千破南贛贛督師閻部楊廷麟總督劉同升萬元吉監軍御史姚毓奇總兵張定遠死之成棟乘勝度嶺南韶望風靡遂破省會紹武被執上聞驚星移梧州口兵

三湘從事錄

十八

尋至肇慶上又移桂林上慮粵疆日蹙惟湖南兵力方盛且有何督師章總督堵制撫諸心膂大臣可託遂命內閣瞿式耜留守桂林上自移駐全州而武崗伯劉承允居天子爲奇貨至全迎駕上意不侷廷議以全陽爲楚粵適中之地可以鼓舞中外若落武崗一隅諸勳鎮誰肯向承允仰鼻息者尋晉承允安國公以允弟承永襲兄伯爵承允恣睢擅威福附從者陟遷違忤者褫斥朝士咸切齒御史劉湘客吳得操毛壽登上疏論承允專擅俱廷杖落職兵部郎朱容藩論事與承允左遂以總督虛銜遠出川陝永祿元年丁亥正月承允脅駕入

武崗 永森按小腆紀年劉承允請封郭承昊等為伯御  
於行在午門外諸臣申救得免仍落職承允益橫送劫  
王於武崗聖式相疏請留蹕全陽王制於承允不能幸  
又按明史稿南疆釋史武崗播遷始末謂王以三月幸  
武崗東明見聞錄以爲五月徐氏參考行在陽秋諸書  
以承允四月劫王播遷至五月十四日甲寅始改武  
崗爲奉天府此錄則云正月互有同異未知孰是  
宮號泣登車朝臣不附承允者各踉蹌逃匿卓操故轍  
今又復見於是改武崗爲奉天府一切朝權俱歸承允  
又有傳作霖爲之羽翼數月以職方職大司馬宸衷雖  
切幽憤然受制跋扈惟恭嘿垂拱而已駕行後報粵東  
守鼓勵焦璉嚴兵以待兵由朔陽進薄會城焦璉身

三湘從事錄

十九

先陷陣血戰北門外斬首百十級兵奔敗焦璉鼓銳  
躡追盡復平梧之地 永森按小腆紀年 王師從平樂  
焦璉於黃沙鎮璉率騎三百人赴之時山水汎溢士卒  
從水中行百里水及馬腹至江得渡舟二艘次第渡之  
初十日薄暮抵留守府式相捐臂勞之明日 王師數  
萬猝至一卒倉皇奔報氣急舌結于東西指式相笑曰  
敵兵至耶何張皇若是俄數十騎乘虛突入文昌門登  
樓殿留守署矢集式相論巾式相叱曰何敵爾呼焦璉  
璉祖臂控弦提刀至發數矢應弦倒璉士卒閉城門  
王師之入城者不得出繞城走璉復殺數人乃棄馬越  
城下璉出方錯愕而璉引騎直貫其營左右斬首數千  
者見璉出方錯愕而璉引騎直貫其營左右斬首數千  
級衛 王師爲三已復合圍之璉大呼入戈刃所及血  
雨肉飛諸將白貴白玉亦開城出追奔數十里桂林獲  
全論者謂南 先是丙戌冬發恭順懷順致順三王  
按第一功也 先是丙戌冬發恭順懷順致順三王  
智順王耿仲明封懷順王致當作習此誤取湖南丁亥

二月初至岳州二月十五日撲新墻我兵失利又撲潼  
溪潼溪亦潰十八日三王距湘陰二十里下營總督躬  
率將士登陣坐城樓誓曰城亡我亡湘陰城我棺材也  
諸將泣勸且留有用之身再圖恢復總督謂拮据兩載  
心血用盡此而不能恢復更何望哉及黎明有王馬標  
二副將領甲兵數百斬關而入徑上城樓不交一言將  
總督挾腋而行總督力不能脫拔刀自刎二將奪刀及  
出南門兵已至城下復從東門出走關王橋仍收集  
滿大壯吳勝張星炫覃裕春等兵着定扼住橋頭另候  
進止總督至長沙執督師手痛哭曰相外將內客強主

三湘從事錄

二十

弱事勢久不可爲全憑公與某一片心血支持兩載湘  
陰不守則長沙亡在旦夕長沙亡南天一壁從此瓦解  
語罷復哭督師誓以身殉封疆惟勉慰總督王佐才珍  
重此身以造中興總督云某今年必無生理元旦夢周  
祭二公吉服迎某入公署若應此夢得死所矣澧陽伯  
王進才以事急請方略督師曰今日大敵壓境我與若  
同受利害此時不戰我惟自分一死若屬老營爲有  
矣進才亦奮勵自矢請檄調馬進忠王允成水陸齊下  
時忽報滇營官兵自江西回到靈鄉督師喜語總督曰  
滇師勇敢樂戰在江西頗著聲名今日來添我一臂矣

但趙胡二將素德公必須公往可立致也蓋總督與顧撫李永茂同年友每於手書稱述滇將趙印選胡一清在贛戰功總督陞北撫時特疏題二將開鎮是以有夙誼也總督渡江行里許見城內火起復轉至江干遇監軍姚大復復云因親兵副將姚友興兵與新王營爭營房相攻殺城內焚掠一空督師親出解紛一礮從項間過衣領焚焦督師不知也總督步行至城闔王營嚴兵拒沮不得入仍渡江夜此二月二十三日事也次日至寧鄉瀕營先一日行城中虛無人總督繫念督師次日仍還長沙渡江將抵岸清騎突出叢射鏃及船舫訊之

### 三湘從事錄

三

漁人始知長沙二十五日已爲□有督師死不出城王進才遣將官強搶上船而去總督遵路仍還三月初一日至寶慶王馬三營於湘鄉新化一帶大肆焚殺總督差參將馮士傑持書勸諭留此子遣以資糧餉三營愧服戢兵安民總督差官探確督師已至衡山遂將寶城付按院李公膺品身馳十數騎往衡山時霖雨泥濘禦濕無具題邵陽旅壁云春雨不肯住隨雲到奈何天心今若此臣死矢無他肝膽堅移谷頭顱贈枕戈讀書羞宋史到底不言和又邵陽道上有感將軍祇解出南塘空號貔貅駐下湘晉室清流傳甲冑桃源高跡換疆場

喪師嬌擁魚沈色棄仗牢拴雀篆章指顧河山還在手  
盜辭病骨鍊風霜又邵陽道上寄蒙子天能生人地能  
載鑿破洪荒失所在雷轟電掣走巨靈鼓浪掀風噴海  
沫中有正氣橫古今日月爭光許我輩旌頭夜白野狐  
鳴金風撲落河山碎天柱將傾一手扶折臂難支負以  
背明璫貂錦錯列侯指畫從容輕邊塞一朝決裂智巧  
殊枉有雄文誇百代欲留慷慨身後名要識生前不假  
貸血爲水火心作爐鎔鑄湖南土一塊指心誓日與子  
期死報君恩身不愛浩氣直壓岫巖摩挲雄劍腰間  
佩總督三月十三日與督師死生重聚悲欣交集幾同

### 三湘從事錄

三

隔世時張先壁自吉安退還茶陵前營副將滿其興領兵一千至湘潭督師檄令其興從湘潭一宿河設塘直至衡山又探聽張先壁欲走弋陽小路總督語督師曰我兵新敗惟先壁尚是全帥某請親往督調來衡以資守禦淒風苦雨冒濕馳驅道中遇先帝朝司禮太監王坤目擊勞瘁嘔嘆久之先壁見總督親到卽於三月二十日振旅來衡總督促督師先至衡郡彈壓以救地方又飛調滇營亦赴衡陽總督自留衡山駐札不意衡山有逆衿二十人見督師總督俱在一城潛往長沙請兵云二督就擒南方數千里彈指可定□師留十人爲質

以十人嚮導五百騎曉夜疾馳沿塘迅掃副將滿其興被殺總督見一夜塘報斷絕心切驚疑差董旗鼓哨探行十里聞警馳還總督以八騎出南門即遇□兵問二部院何在詭對曰在裏面復撥馬從西門出至橋頭恰遇趙印選胡一清領兵數十前來見□兵大隊飛追二將大呼快策馬過橋某等險阻拒敵雖萬騎不能飛越也□兵壓橋三次二將連鏢殺十數人□兵退遂殺嚮導十人又跟追二十餘里二將奮敵又殺數人再行十餘里二將計曰敵見我兵少勢必再來前去平坦惟此地險隘可持又發人命後塘放礮接應以張聲援計畢

### 三湘從事錄

三

□兵大隊果至見二將布置已定又聞山後礮響對立良久而去二將又於望移時按轡行還衡此三月二十九日事也薄暮至郡總督向二將稱謝且語督師曰今日非二將軍不能重會矣二將謂某等沐特達之知雖捐糜不足云報况區區小戰乎督師亦慰勞二將並勵後效張先璧之來衡原迫於總督之親往非有禦敵捍圍之心也且其兵素無紀律在衡強姦民女居民喊稟總督卽將犯兵置之法先璧飲恨而已先璧見滇營兵僅五千將有吞併之意趙胡二將知之移營路口整備以待遂不敢動先璧知勢日急託言糧餉匱竭不能久

駐徑自拔營而上又令各將圍挾督師同行至二十里外先璧置酒婉勸二公堅不許先璧就地四拜曰某自知負國負師罪過深重然亦不能顧矣先璧至寶慶焚掠姦殺民不堪命猶然一王馬矣嗟乎衡陽之失先璧先棄之矣此四月十四日事也先璧既去二公至祁陽馬養麟已先遁粒食維艱嚴戶部自永州飛送米數石十九日督師上永州總督仍留祁陽正發聞報星馳至祁先是發動支驛餉買馬六十餘匹又副將李大金張紹孟都司劉大才等隨帶馬三十餘匹並兵丁三百名又蔡演造就烏銃二百尊俱到祁陽稍壯軍容上在武

### 三湘從事錄

三

崗聞太監王坤之奏特差太監楊守春持璽書慰勞加督師上柱國太師加總督兵部尚書賜上方劍便宜行事一應機宜先行後奏以劉承允阻撓故也上苦承允專橫親書密詔除劉救駕天語極爲悲切楊太監又述上諭內廷俱係劉黨要薦正人以備選用總督遂疏題正發爲翰林院庶吉士疏云正發以諸生起兵崇陽臣服其勇棄家不顧仗策南來臣服其義甫解囊韉遂登賢書臣服其學帷中運籌盾頭草檄臣服其才督催餉務裘傲肘見臣服其廉與臣同事兩載不肯離臣一步不屑求人一官臣服其靜而正云云疏上奉俞旨部覆

爲承允所沮遂以兵部司務改授翰林院待詔總督正欲收拾整頓再圖恢復忽報□帥差官持書招安已到對江武自強白良輔營內次朝武白果差官送來總督卽令斬之密探得武白又差人往衡事屬叵測遂於四月二十七日五鼓從黃楊司前往東安於白牙橋札二日五月初一日至縣遂駐節焉永森按小腆紀年盧鼎大掠鼎不能抗走永州先壁乃挾騰蛟走祁陽走辰州騰蛟退走永州大兵至鼎部將復大掠走道州督師何騰蛟退駐白牙橋兵部自□帥據長沙從瀏陽投降者董英也從弋陽歸降者王允成也□師至衡從燕子窩出降者黃朝宣也朝宣降後子女玉帛俱非己有復

三湘從事錄

三

憤悔思逸□帥發數十騎伏花藥寺巷口俟朝宣出來射之死於亂箭之下而朝宣營將在外者皆聞聲上奔總督遣旗鼓董宏猷李大金中軍秦相百等於洪廬司了路口各路持令招集各將脫窳之獸喜得所歸副將張韶領兵二千副將黃家臣領朝宣內丁八百參將賀上選領兵五百衣甲器械俱全馬三百匹皆相率來歸總督標下又差副將王鳳昇參將王廷祥方升等往廣西柳州招募狼兵交銃手三千又就東安招棍上林三鼎三錫長鈚手五百名又招社塘丁上楚殺手八百名又募取各處鐵匠打造交銃三千軍聲漸振總督與

正發形影相依眠食與俱籌兵策餉甚費焦勞而總督下血之病日漸日劇飲食漸減少發甚憂之總督不自知也督師駐永上命楊太監密敕召赴武崗陞見因劉承允橫肆日甚且陰蓄異謀有廢上立伊婿岷王之意刑部尚書楊喬然公正不阿言事與承允忤揮拳毆擊頭面受傷廷臣莫不股栗上與姜皇親密計急召督師入內示彈壓督師於五月初旬從石磯站渡江而站中不逞之徒誤以爲督師之行遁也持梃刃邀劫不得行總督聞之發數十騎往護始解去督師怒欲命瀆營屠站中人總督力勸分玉石止縛首亂者二人磔而梟示

三湘從事錄

三

之督師既入覲永城遂空嚴戶部遂移駐白牙橋□遂遣數百騎入永張示安民永城遂爲□有總督遣總兵周金湯熊兆佐副將李大金張紹黃家臣等領兵三千核永□騎聞風奔去我兵追至祁陽過熊飛嶺直抵排山分汛扼守去衡郡僅百里耳時湖南大饑萬緡不能市斗米欲仰給全陽被妖人王倫鳩合亡命據宜湘口依嶮爲壘阻舟航不得進比閭皆菜色總督與發計曰若輩處堂何知兵至可擒也遣標將董宏猷午夜擊破諸盜悉平楚粵道坦米價頓減又致書瞿留守求通羅羅匪獨兵資騰飽湖南數百萬溝中之瘠賴有起色不

僅東安一隅也東安彈丸之地財賦幾何劉承允又差  
二副將坐縣收民租總督與發定計捕二將斬之隨傳  
檄入武崗歷數承允十大罪並移檄張先璧曹志建郝  
永忠馬進忠等共勒勤王之師以交乘輿而張先璧已  
先備城步縣聲罪致討矣承允見各勳環戈爲難氣骸  
稍沮又慮督師出爲葵丘盟主在武崗必至居中內應  
竟欲繫維幽閉將圖不軌又斷絕往來如內閣吳炳總  
憲李若星大司寇楊喬然兵科姚大復皆屏息惕惕不  
敢與督師通起居惟姜皇親密語督師蚤爲計毋墮奸  
弄督師密疏奏上云臣在外則上安臣在內則上危臣

三湘從事錄

三七

在外則承允恐臣糾率諸勳討逆不敢他萌臣在內則  
身爲孤注號召不靈承允無復顧憚皇上與臣俱危矣  
又潛約瀆營趙胡二鎮訂期接應越數日乘閒出城策  
馬飛奔十數里卽遇二鎮領兵至承允塘將發大礮擊  
督師礮高人下一無所傷及承允追兵躡至督師已入  
瀆營中軍二鎮奮殺劉兵敗還承森按小腆紀年何騰蛟人謂王及太妃皆召見慰勞初騰蛟薦劉承允由小校至人將稱門生已漸無如何且無兵命以雲南接將趙印道胡一清兵隸之守白牙市及衛明賜銀幣命廷臣承允伏甲將裝之印選一清力戰殲其眾六月既望督師率瀆鎮同至承允諱之王亦不能問也  
白牙橋駐札時兵餉久匱總督仰屋無措因面商督師

會題正發戶科試給事中經理恢撫兵馬錢糧奉命旨  
頒給敕防劉承允因怨叢鬱深復欲與總督修好故不  
撓其事也發膺茲寵命日夕惶惶爰設法鼓鑄以裕錢  
源於石磯站開爐一百二十座委效勞知縣方鎮管理  
白牙橋開爐二百座委參將鄭宗文管理小江口開爐  
一百四十座戶部主事臧煦如專理又全州東安紳衿  
有願助兵餉糧米授文武劄銜及貢生生員者聽其樂  
輸一一移檄總督給劄是名例餉斯時總督病日加重  
日夜下血十數次體益羸弱不支然猶扶病視事自黎  
明以至夜半甍勉不遑發泣日師體如此宜節勞省慮

三湘從事錄

三八

爲封疆宗社保愛萬全之身以圖再進師曰人以身病  
爲病我以國病爲病但得糧餉不竭兵士鼓銳恢復東  
下身自霍然矣總督駐東安數月湖南節義之士莫不  
聞聲景從衡州舉人王介之夫之承森按夫之字雨農壬午與兄介之舉於鄉以罷式相薦長行人轉從楚粵瀆黔閩緬甸既覆隱痛嗣以終學行詳本傳鄒統魯夏汝弼李跨鰲管嗣裘吳汝澗周士儀雖匿影南山僻谷或密報情形請商方略或悲歌唱和緘寄詩篇風雨郵筒開道不絕又有來陽舉人承森按湖南衡州有來陽縣來恐未字之誤放縣無廖應亨武昌舉人蔡之俊宗貢生朱盛燦朱容椒中書科周震與翰林院檢討劉季鑣子兵科給

萬六吉元吉疏參逆允避禍而出先後齊集東安皆

以總督爲依皈一時文人輻輳旁午之暇樽酒拈韻樂此不疲也總督見糧餉稍可支持兵馬休養已久加以滇營又到遂與督師共商東安掌地若再持久糧竭餉盡勢成鳥獸散不如決計東下爲得算也七月七日自東安起行至石磯站師下民房將分司駐發發謙讓不居師曰我是已成之章總督君是新起之蒙戶科正欲借此彈壓兵民勿讓也薄暮東安知縣教化龍餽酒醴果餞至師與發飲微醺師攜發步入竹林山岡正仰臥林閒語發曰死便葬我於此發曰師眞醉耶胡言之謬

三湘從事錄

三

耶初八日抵永郡駐東海王孫宅上初十日副將王鳳昇自柳州募到狼兵交銃手三千到永師大喜曰此瀘溪制勝之長技也遂卽以所募兵屬鳳昇統領又全州貢生蔣成龍募兵一千同到亦命隸鳳昇轄下爰定恢撫營制五副將分中前後左右隨遣王鳳昇李大金黃應元各領兵前往祁陽關口防禦去後發因查核各處爐場月錢並東安未完例餉纔離永五日師差數騎星馳召發發寅夜過歸見師容骨立氣息奄奄相抱痛哭師曰吾病不起矣特請回作生死之別並付封疆大事師下血之病轉成腸垢滑痢日夜數十次五內痛楚呻

吟不絕聲每呻吟一聲則呼發一聲發隨應一聲七月

二十日召諸將至榻前將恢撫營務兵馬册籍北撫關防一併交發署理發揮涕曰某雖屬師生恩同父子從事三載夙夜匪懈况師體抱恙發敢不竭其愚鈍稍效萬一幸惟安心調養內外諸務發自任之不必有此舉動且發受茲重畀責有攸歸倘敗乃公事致吾師失知人之明爲他人笑發斷不敢聞命也師作色曰子欲氣死我耶既不承受終無着落如何安心調養發祇得唯唯二十六日師命人扶坐榻問作書與督師辭訣捉筆指不能運遂口授曰某病不能起矣不能風雨晦明奉

三湘從事錄

三

教左右矣不能周旋鞭弭共事中原矣遺大投艱獨勞先生誰復與先生分一臂者某獨何心能不悲哉戶科蒙正發原在先生門牆其人才品先生所悉已於本月二十日當諸將付以恢撫營務某死之後乞先生特疏題補事付託得人死可瞑目諸標員從某馳驅日久忍飢寒衝鋒鏑義天無二其忠勤有可知者幸先生驅策之以相與有成也放筆昏絕永從此辭督師覽書慟哭作字安慰極其酸切略云老夫耄矣生亦無益惟辦香頂祝天地鬼神乞留公斗岱之身以興明祚蒙戶科大用之才恢撫事務且暫署理諸將兩標一體原無分別

俱不必作事後之慮也發自受事以來卽就師榻前置  
几案批答文卷料理各路軍機仍奉侍湯藥應答呻吟  
衣不解帶二十二晝夜發又詣永郡內外各廟祠寺觀  
行香焚疏願減壽一紀爲師延算督師曰遣官候病甚  
切憂馳八月初三日師作絕命詩二首云莽莽乾坤咫  
尺蕪秋風五丈支吾千年黃土局雄劍一寸丹心冷  
壯圖報國未能空愧死渡河有恨祇頻呼難尋淨土堪  
埋骨魂詣高皇索舊都批頰聲聲未肯明河山笑擲一  
毛輕坐看玉簫沈千古空伴銅駝泣五更今世何時慚  
後死此身無用忍求生湖干欲聽華亭鶴武穆祠前秋

三湘從事錄

三

水泓初五日自作遺表命死後進呈爲臣病已篤臣志  
未伸謹瀝血泣辭効忠重泉事臣以七尺書生謬膺封  
疆大寄過蒙國恩濫叨節鉞躋級中樞龍光之晉極其  
寵榮報稱之勞全無尺寸猶冀臣年方壯尙不卽填溝  
壑庶竭駑駘之力稍收桑榆之效不意丙戌春事機叢  
脞智力短淺積勞成瘁遂成下血之病隨值新墻敗績  
憤怒傷心又增嘔血之症擬欲請乞骸骨以時勢日亟  
不容息肩恐蹈規避之咎奈疆事日壞一日臣病日深  
一日今年夏詰兵措餉猶可力疾支持入秋以來飲食  
漸阻血痢大作連日昏絕移時始甦臣之死期已在旦

夕竊念臣任封疆進取是職不能厲兵秣馬克復長驅  
而以口遺君父臣罪一也臣身爲總督不能彈壓遠邁  
致諸勳水火成形失地喪師臣罪二也臣屏藩在外不  
能興晉陽之甲立討君側之姦致逆勳劉承允跋扈不  
臣以堯舜之主而抱靈獻之憂臣罪三也皇上春秋鼎  
盛聖敬日躋中興可期天奪臣算不能長効犬馬聿觀  
周宣光武之隆中道捐棄事主不終臣罪四也臣負茲  
四罪雖萬死不足以塞責伏乞皇上削奪臣官以爲有  
罪無功者戒顧國家大勢禍胎養成於姑息軍機多挫  
於內訂臣願皇上大奮乾斷明功罪信賞罰慎名器養

三湘從事錄

三

殘黎及蚤返蹕西粵居萬全之地以慰天下臣民之望  
南湘半壁付督師臣何騰蛟專理辰營一帶付制撫臣  
堵胤錫支撐輔臣嚴起恆休休有容剛柔交克若與輔  
臣瞿式耜同居政本必有可觀臣鬼錄中人不應言及  
國家事但耿耿寸心不隨身死臣死之後定擬哭訴二  
祖列宗之前默佑聖躬迅掃瘴氛收還兩都重光寶祚  
臣志伸臣願快臣死且不朽伏枕瞻天稽首泣血仰祈  
睿鑑爲此具本辭謝天恩臣無任悲憤感激之至初六  
日師簡閣部楊公嗣昌所著兵餉一卷付發曰我不如  
文弱子才不減萬吉人吾子勉之隨命董君達啓行搜



所存餉銀四十八兩命發執筆口授諭帖曰恢撫部院章論各路防守諸將本部院病已危篤不能與門下終始其事前驅進取有負國恩今外內寇望汝輩爲我雪未雪之仇本部院雖入九泉倦倦以望捷音也本部院死後切勿以奔喪爲由擅離汎地有悞封疆務須堅心固守靜聽督師調度與蒙戶科指示僅存餉銀若干兩均分諸將每人若干兩以致永別之意門下報國卽是報主本部院雖死猶生矣初七日命董子啓行取酒來與發作別且云感足下三載共事有如形影無如鬼伯催促幽明千古正發號哭什地師正色厲聲曰吾以

### 三湘從事錄

祖士雅劉越石望子奈何效兒女子態作哀哀斷腸聲耶遂把盞酌酒勸發飲三杯師亦吞三咽飲畢拱手指發曰請了自是不復與發語發問亦不復應董子啓行師股肱心膂之親人也呻吟之際啓行問曰病已至此家事獨無遺命乎師曰吾自服官入楚已無家矣夫復何言汝若生還但囑吾兒不必讀書初八日申刻呼啓行曰董家寧馨外內劉皇上在那裏少頃又呼如是者三忽大叫一聲遂爾委蛻蓋丁亥八月初八日亥時也是夕督師見大星如斗自南天墜下光燭普地督師驚愕曰於野其不祿耶翌辰計音報督師與戶部嚴公

及各路營將督師大慟慘三軍各將撞地號天如喪考妣發先期命永州同知掌府事傅本斗動支官銀一百兩買蔣鄉紳杉枋一具初九日已刻大殮適宜章伯盧鼎自道州候病至永拊棺痛哭正發與董啓行哀毀忘生僅存一息宜章勸發大事叢集君身過傷無益幸抑情強飯料理軍務正所以報章公也發行文各將遵先師遺命不許奔喪務嚴飭堵禦以鞏萬全十一日正發差官上總督遺疏並報病故日期同日督師亦具疏題報又一疏題太僕卿郴桂道吳晉錫陞補北撫蓋督師於隆武二年題晉錫郴桂巡撫廷議不允至是參軍丁

### 三湘從事錄

元相爲晉錫請曰吳公名進士且前題開府未遂北撫一座舍此其誰督師從之十六日晉錫行文知會各將取職名兵馬冊籍發見文欣躍如釋重負楚人原無官楚之理前日爲先師病篤恐拂其意故爲勉承今日實獲我心遂將北撫關防官冊籍一併移送督師並行各將遵照各將謂先主以我等付託戶科以戶科與我等周旋久習知我勤苦今易簣纒旬月遂以我等屬他人戶科卽可背先主不可負也各將心殊怏怏無固志口師聞章總督卒喜曰二敵去其一吾無憚矣八月二十二日襲破排山並奪熊飛關諸軍多內潰正發語董子

啓行日師櫬未舉敵若旦夕至發誓以身殉但得項背  
白刃蚤從先師地下遊固愉快也啓行同以死誓諸將  
見發堅守不動遂相率扶櫬發與啓行挽紼登舟至石  
磯站僉謀卜地發曰師有治命矣遂於前日竹林小岡  
先師醉臥之處壬首丙趾而瘞玉馬督師馳至石磯撫  
靈牀躡踵長號兼述其事之情且哭且訴兩標將士莫  
不灑涕督師親撰誄文曰人臣死忠者三曰激烈曰從  
容曰勞瘁激烈以剛怒死從容以堅貞死勞瘁以憂勤  
死死雖不同死忠則一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去者奴  
者剖心者迹似懸殊孔子俱以仁爲斷眾人論其迹聖

### 三湘從事錄

三

人原其心耳癸未騰蛟承乏楚撫時楚北皆入□版公  
以孤城文吏獨保沔州境內不軌句賊爲姦公次第剪  
除以靖內患左營魚肉沔強擄民女公縛而投諸水以  
靖內擾公知賊梳兵篋之害悉撤客兵自練土兵與□  
將白旺相持三載遮蔽長江使□不能飛渡蛟得免於  
覆餗者藉公長城之力也蛟屢上公功三請藩宣被讒  
開所沮甲申冬庚癸呼亟煩公轉運湖南乙酉春左夢  
庚聞鼎留都蛟投身漢水步得更生復至湖南與公重  
聚天驕內肆闖逆伏誅兩都淪沒匝地腥羶僅留南天  
一塊土爲我與公拮据瘁瘠之區維是張先璧茶毒於

辰陽劉承允虎踞於黎靖公單騎解論悉歸戎索崎嶇  
虎狼之穴出民湯火之中繼而左標闕部窮而無歸公  
挺身招徠肉袒傾城復以客兵難取爰整親旅詰兵於  
黔粵之裏措餉於無米之炊蛟在長沙居中調度公駐  
湘陰臨邊自將一將一兵費公推置一壁一壘費公分  
布一士一民費公保護一機一宜費公眠食一糲一粒  
費公焦勞一勲一鎮費公調劑心血幾何能不病哉蛟  
也魯拙每有方略費公訐謨每有過失費公匡救心血  
幾何能不病哉又以同人參差事多掣肘隱忍彌縫更  
費苦心心血幾何能不病哉迨至強敵馮陵我疆日蹙

### 三湘從事錄

三

新墻之挫嘔血盈升公病已劇湘陰不支立誓身殉眾  
將奪公雖不得死公病又劇策蹇瀆水泥塗雨雪痛念  
提封昏什馬下公雖不死公病又劇衡山險阨幾落危  
機躍馬橋頭目擊醜類毗裂髮指怒氣欲吞公雖不死  
公病又劇跋涉雁峯渴餒浯溪以至東安外集殘兵內  
合勁卒振軍聲於菜色之時復殘疆於桑榆之日公病  
劇已極而公死矣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二語八  
字的爲公行實嗚呼公其死矣蛟固知公之必死久  
矣然而蛟又不知公之必死也蓋知公之必死者知公  
之心不知公之必死者感公愛公祝公望公不忍作此

不祥之想此又蛟之癡心也嗚呼公其死矣公其忍心舍我而去矣今而後進退死生誰復與蛟共安危者乎密座促膝誰復與蛟共籌策者乎紛紜險阻誰復與蛟分仔肩者乎晷耄舉動誰復與蛟規舛謬者乎風風雨雨誰復與蛟相慰勞者乎嗚呼公其死矣然而公之心則願以激烈死不願以勞瘁死者也向使公擐甲行開衝鋒冒鏑蛟知公必爲關壯繆向使公獨守孤城口騎重困蛟知公必爲張睢陽向使公身陷賊中義不受辱蛟知公必爲顏魯公向使公衡山失機身落口手蛟知公必爲文信國諸死皆不得遂乃與諸葛丞相輝映千古

三湘從事錄

三

且諸葛以八月死行閒公死行閒亦以八月何其先後一揆也語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公固知蛟之心者也蛟豈不知公之心哉蛟今年五十五矣公年三十六耳五十五者不死三十六者先逝鬼伯無知謂之何哉且漢江之水滔天可以死矣而不沒長沙之礮焚領可以死矣而不傷武崗已陷凶窵可以死矣而復脫萬死一生留此頑鈍之身以守殘局蛟可以死而不死公不可死而死上天蒼蒼獨何心哉嗚呼招魂不復撫牀如生恨深九泉慘達層霄灑血披衷公靈鑒之祭畢督師還白牙橋正發又住石磯數日瑩壙事竣帶十數騎詣謝

遂往東安舊館恢撫諸將復泣請正發視事發曰吳公旦夕且至諸君當靜聽朝命安可以意爲從違耶越數日督師齋奏官回云上得遺表揮涕呼我督臣者三聲徹殿廷吳晉錫北撫命既下督師以軍務不可久曠送敕印催其即日受事晉錫至東安擇吉蒞任諸將起曰某等數月無餉餒窘萬狀今得新總督自悉精矣晉錫聞之竟挾印遁去九月初五日口兵奪永城哨及石磯北撫吳晉錫自東安山中納印出降滇帥拔營走八十里山入全州萬鄉遂強督師同行內閣嚴公亦移入全州矮林依原長沙道鄧承秀託馬正發與恢撫諸將由

三湘從事錄

三

宜湘上全州諸將復環正發請曰先主棄世我等見公如見先主身雖武夫義氣爲重實不願屬他人惟公主持之公如見拒即日四散作響馬矣發不得已與諸將約毋降口毋害民毋私圖諸將咸唯唯遵約束抵全州州守誤以爲郝盧兵閉門不納中翰周震留守題授監軍御史適在全城望見旗幟曰此恢撫營兵也恢撫紀律素嚴民皆無恐遂開門出迎發語震曰口在門庭州城守乎棄乎震曰守乎本營官兵留乎去乎震曰留哉發遂同震進城與州守馬鳴鸞議糧餉又致書留守商機宜州守會各鄉紳公議捐助各紳樂輸糧米約計三

十百餘每兵每日米一升五合錢十文馬料穀日三升  
兵丁各給十日糧將老營駐札湘山寺發總兵王鳳昇  
同三副將領兵守黃沙河以當孔道之衝總兵周金湯  
熊兆佐札三又鋪以防宜湘小路時九月初十日探人  
回報帥三王各分一路進兵恭順領武崗路懷順領  
永州路智順領常德路恭順過紫陽河承允標將陳友  
龍殊死戰屢挫敵鋒承允馳令禁友龍不得戰又不發  
救兵友龍敗還恭順離武崗山三十里下營承允輕騎  
出降承允按王船山叛臣傳曰兵至石羊渡承允退坐  
書遣使詣孔有德降使返與承允耳語良久乃遣片紙  
奏上言敵勢大陸下宜自爲計上乃倉遽出奔城門不

三湘從事錄

三

開龐天壽等麾壯士以利斧斷局且許獻皇上爲贊恭  
順疑其詐不納承允復回至武崗城外北寺薙髮而往  
恭順納之待以賓禮承允因一再往返是夜遂不及入  
城然承允出降之先將城門封鎖嚴密不許隙通二更  
時皇親王維恭維讓與掌院事張同儼錦衣衛馬吉翔  
吳雙兵科吳其雷禮科洪士鵬等相率在廷同會劉承  
承曰令兄如此舉動將欲以皇上作晉惠宋欽耶承承  
曰家兄此行正是挺身當鋒以保皇上耳諸公曰既是  
如此何不開門待皇上移到靖州不更便耶承承尚持  
疑諸公又請承承母出懇切言之母曰吾兒既不自

陷其身豈有復陷皇上之理立命取鑰匙來諸公卽入  
行宮扶擁上駕並三宮上馬奪門而出二十里上曰靖  
州不可往當從開道走廣西遂覓小路走古坭至柳州  
承允按小腆紀年王師破常德寶慶且逼武崗王召  
劉承允謀之但言我兵多敵決不來王疑而察之則承  
允已密議投降乃與輔臣蹕數日仍移桂林恭順至武  
崗見上駕已行遂發千騎徑追靖州至靖不見大肆殺  
戮無不殘滅承允既降仍居舊第內隔吳炳吏部尚書  
李若星承允中軍鄒山死之刑部尚書楊喬然與承允  
不合先期請出督川兵得不及難兵部尚書傅作霖不  
屈承允勸之作霖大罵曰我以汝爲必不負國凡事將

三湘從事錄

四

順中外莫不指摘以爲汝黨我被汝蒙惡聲久矣今豈  
肯同汝作狗彘耶拽見恭順益加怒詈遂死之承允按  
年大學士吳炳奉命履世子走城步既至而城已爲  
于師所據被執送衡州炳不食自盡於湘山寺傳作霖  
武陵人夙與承允善故驟得遷及承允降作霖勃然大  
罵曰吾以汝爲人汝扶天子作威福致天子蒙塵罪已  
不容於死眞狗彘不爲也王師入城作霖冠帶坐堂  
上承允勸之降作霖唾其面遂遇害妾鄭氏有殊色被  
執過橋躍承允親引恭順直擣黎平督師母太夫人妻  
王夫人與次子並家屬百餘口俱被執以彭而述爲貴  
州巡撫智順至常德王進才馬進忠退入澧州進承順  
士司制撫堵允錫亦同往焉偏沅傅上瑞獻營王以降  
承允按上瑞武定人爲武昌推官初爲何騰蛟所薦至  
偏沅巡撫性反覆棄騰蛟如遺武崗被遂降喻年金聲

桓事起當事者慮其為 沅州偏橋鎮遠直抵黔中悉為  
變與劉永九等謀死 沅州偏橋鎮遠直抵黔中悉為  
有而沅州殺戮尤慘上蹕桂林召內閣嚴起恆入十  
月朔督師率演營由西延至興安駐札初督師至八十  
里山間武崗之警即駐兵新甯界飛探皇上消息擬率  
演營為勤王之師後聞輦路無虞移駐粵西確報遂出  
興安復與發合督師致書深悔前過並慰發勞督師駐  
興安三日恭順差督師至戚持手書並賈陽王金印一  
顆與夫人家報至來人述恭順奉養太夫人甚厚保全  
眷屬恩禮備至督師皆不聽將書印抵地命綁來人斬  
之左右解勸良久始釋即日備述家難繕書以聞督師

### 三湘從事錄

三

又念上自播遷之後朝臣失散扈從寥寥遂薦正發入  
內疏謂今日朝廷封疆呼吸一體科臣蒙正發久歷行  
間諳練機務若使其入司封駁於內臣辦戰守於外其  
間緩急事宜應若桴鼓等語奉俞旨敕召正發入行在  
供職發將見在官兵馬匹造冊面交督師諸將送行哭  
別戀戀不忍舍發囑諸將曰先總督師事督師諸君盡  
力於督師即是報先總督其努力建樹無墮恢撫聲靈  
在內不患無懋賞也董啓行原與發生死相依因聞逃  
寇王倫投懷順請發章總督墓以快報復石磯父老詣  
懷順哭訴總督恩德倫坐誣見殺啓行邱墓關心遂留

全陽發於十一月初三日赴桂林陞見適木科員缺遂  
掌科事兼管刑科是時留守首輔瞿式耜兼掌吏部尚  
書事內閣嚴起恆兼掌戶部尚書事侍郎肅如韓原名  
滿琦掌兵部尚書事兼掌都察院侍郎于元輝掌刑部  
尚書事戶部侍郎張尚管鼓鑄李和鼎為通政司兵科  
給事中吳其靄掌兵科兼掌吏科事禮科給事中洪士  
鵬掌禮科兼掌工科事廖應亨掌河南道汪 掌文

### 三湘從事錄

三

盡皆缺員兵部蕭如韓媚事南安侯郝永忠備極醜態  
凡有拂其意者即嗾永忠以兵力嚇之一日永忠同如  
韓遊靖邸獨秀山永忠折柳條作圈套加韓項戲曰猴  
子跳圈以如韓有猴子綽號也如韓詔笑曰我得為猴  
足矣聞者皆唾之十一月二十日懷順遣將同董英領  
馬步三千從開道襲全州攻圍累日督師遣新甯伯趙  
印選興甯伯胡一清領兵援全留守遣新興伯焦璉標  
三總兵劉起蛟等領兵援全兵由三路進會合恢撫官  
兵直抄兵之後兵大敗董英僅以身免陣殺千餘  
人得馬匹數百盔甲器械無算自大挫之後不敢近

粵疆一步趙胡二伯與新興標鎮劉起蛟等凱旋惟留副將唐文曜領兵一千與全州城守副將王有成兵八百同監軍周震知州馬鳴鸞駐全防守督師以恢撫官兵既隸親標撤回點閱更定營制凡屬恢撫者以王鳳昇為總統但鳳昇為人伎刻且橫諸將多離心潛投郝盧者紛紛全州守馬鳴鸞與唐王二將計曰大帥在內僅留我輩獨支門戶重地孤注之勢也城不守則必繩以失地之罪守城則眾寡強弱不敵無噍類矣不如降之便二將許諾十二月十二日鳴鸞同二將潛詣永州請降懷順以為無據不收復回全說監軍周震同降震

三湘從事錄

聖

大怒叱罵遂殺震持震頭與震勅印詣永遂納馬十七日二將領兵二千騎入全州西粵藩離從茲壞矣滇師見全陽有失遂將老營移入省會先是南安侯郝永忠自道州入桂林宜章伯盧鼎自道州入義寧督師調郝盧同滇師與親標復全州皆以粵西為新興汎地且降將係新興標員各推諉不前督師誓死坐輿安上召亦堅辭不赴郝永忠發羅中軍領千騎往胡興靈自率馬步二千往然祇為護從督師不復問全陽矣督師以親標兵單命坐營熊兆佐往柳州募狼兵銃手三千久未報命永歷二年戊子新正上疏請正發往柳州監催

發奉敕即就道二月朔三王會師大舉入粵胡一手挾督師上馬還省兵重圍興安破之盡屠其城郝營千騎無一脫者永忠大恚將桂林官民劫掠一空上駕踉蹌又移柳州再遷南寧督師至省城見乘輿已行遂同滇營走永寧州惟留守瞿公死守桂林飛檄焦新興上省新興見檄即趨兵已薄北門新興率諸鎮鼓銳力戰兵敗退全州永森按小腆紀年自郝永忠亂門何騰蛟將三面出胡一清以滇兵出文昌門周金湯熊兆佐以楚兵出榕樹門騰蛟自與焦馳出北門戰未合奮臂顧左右曰捷為諸君破敵橫矛自奔我營我兵圍之矢如雨下捷左右衝擊勢如游龍我兵台而後散者再粵將軍劉起蛟亦大呼殺入與捷合擊殺數百人贊其營而出胡一清從東至騰蛟撫其背曰兒好為

三湘從事錄

聖

之一清應聲躍馬馳擊一清短小便捷馬上騰擲如飛能標槍取人數十步外百發百中每乘馬必剪其鬃王師認為牛輒相戒曰此騎牛鬃子不易當也一清與捷合兵再戰金湯兆佐橫擊之捷標下趙興白清殊死戰王師大奔追二時值江西金聲桓王得仁反正蓋十里大帥幾為所獲時值江西金聲桓王得仁反正蓋

遇時襲茶陵帥心懷內顧惟留副將李東斗領兵三千守永州總兵徐勇領兵五千守長沙衡寶武靖常德各府各留鎮將領兵駐防三王自撤滿兵北去三月朔督師自永寧州率滇營並親標出嚴關圍興安執防弁殺之正發於三月初十日督催監紀范炳元狼兵三千名同總兵熊兆佐到興安督師大喜慰因留發在行聞商進止遂下取全州與兵戰於飛鑾橋斬首數百

級□兵奔回守城攻圍四十日克之□兵脫走者僅十之三留守親至全州犒兵與督師同在湘山寺樽酒流連僅洽旬日拉發同還時有周鼎瀚者以任子官中書因武崗之變上塗次播遷一應本章命鼎瀚同金吾馬吉翔暫理鼎瀚至全大署內閣與發晤言隱然中堂規模發面斥之聞留守來即遁去此五月念旬時也留守與督師面商時方酷暑兵士毋太苦而一清必欲乘勝攻永六月初旬環永城數匝兩月不得下保昌侯曹志建以火器五千助攻城中糧斷□將李東斗大困殺馬馬盡殺老幼盡互相屠食永紳劉興秀在圍城中

三湘從事錄

望

飢兵鬻而食之東斗窘急以十數騎重鎧血戰奪路窮奔□廣西撫院李茂祖就擒解至桂林斬之我兵直抵衡山長沙震恐又劉承允標鎮陳友龍自武崗反正光復黎靖下至寶慶友龍每得□官即剝皮示眾綽號陳剝皮尋以功晉遠安伯張先璧亦自麻陽崗中出盡有辰常一帶三王至漢陽聞陳友龍反狀歸咎承允將承允傳上瑞等三千餘人無少長皆殺之本年正月內金聲桓王得仁返正於江西四月內李成棟反正於廣東王得仁雖為聲桓標將原約結為兄弟每行事如出一體聲桓得仁與巡方不愜巡方持其短必得金巨萬始

免白簡得仁原有故國之思如此一激遂密部將士衷甲而往聲桓署中曰我等皆食踐大明茅土何可長淪腥穢甘心犬豕手袖出網巾一頂露刃而前持聲桓髮辯割之即請東中加冠聲桓曰吾有心久矣所以隱忍不發者欲乘間待時耳今弟舉事矣生為明人死為明鬼敢有他志得仁遂同聲桓勒兵執巡方跪而訊曰汝尚欲我金乎□主命汝巡方為地方造福奈何虎而翼飛而食人耶遂命斬之令城內外文武兵民反正各郡縣三日內去辦加冠永森按武臣傳聲桓道東人明總兵討江西有功未酬封爵懷叛志王得仁者為自成裨將所稱為王雜毛者也助聲桓攻戰久亦自負其功

三湘從事錄

望六

以敘祿弗及五年正月聲桓與合謀糾眾據南昌叛殺巡撫董成學六年正月大兵克南昌斬得仁聲桓中矢死得仁即欲出九江襲取南京聲桓以贛州高進庫尚負固必先取贛城乃可東下李成棟永森按成棟遠年降提督廣東一年廣東義兵四起日事撲殄兵士擯甲無休日詹事陳子壯吏部張家珍俱以起義殉節成棟曰何起義之多耶某身受國恩位列開鎮反不如粵民好義耶袁彭年為藩司與成棟養子李元允友善相與密謀日夜說成棟舉事又總督佟養甲見成棟橫肆上疏請節制成棟恚之遂舉兵圍養甲取滿兵十餘人盡殺之養甲去辦納印詣見成棟成棟禮待如初永森按逆

臣傳順治二年，佟養甲署兩廣總督，成棟署兩廣提督。合軍征廣東，四年由榔走廣西，成棟與養甲分兵攻勦。次第平復，政克梧州，會賊渠余龍連結陳子壯、張家玉、寇掠肇慶、廣州，自廣東告急，成棟將軍赴援。俱擊走之。是年六月，授提督廣東總兵官，加左都督銜。先是，成棟與養甲兵定廣東，以部爭功，漸生隙。至是因養甲奉命督兩廣，而已僅得提督虛銜。養甲有意抑之，懷叛志。明年正月，江西叛鎮金聲桓遣書成棟，約期舉兵。成棟遂據南雄，叛納款。由榔迎之，駐肇慶，授偽爵。為惠國公使，其黨賊害養甲，又攷小腆。紀年成棟怨望，形諸詞色。愛妾張氏，陳子壯之妾也。成棟豔而納之，年餘不歡。偶演劇，張氏見之而笑，成棟詰之，氏曰：「為見臺上威儀，觸目相感，成棟遂起，著明衣冠，氏取鏡照之，成棟歡躍，氏察知之，因慫恿馬又按家，玉字子元，東莞人，崇禎癸未進士，諸書皆作家玉。此作家珍，誤東華錄云：成棟使其黨害養甲，此則云待禮如初，互有異同，未知孰是。

### 三湘從事錄

三

漳泉延江等處全閩俱歸舊版，初國姓疾父之降，遂同鴻逵全師下海，貝勒命芝龍作書招之，成功曰：「蒙隆武皇上養我為子，賜我國姓，我已為朱家子，非復鄭氏兒矣。且父既不為忠臣，又安望我為孝子哉？」永森按：成功娶倭婦翁所生也。年十五，補諸生，試高等，食儀宏光時入南京大學，開錢謙益名，執贊為弟子。謙字之曰大木，芝龍引森入見，福王王奇其貌，賜國姓，名成功。順治三年，貝勒博洛以書招芝龍，芝龍降時，成功年二十三。阻之不從，繼而貝勒挾芝龍北去，成功同鴻逵率舟師先取沿海地方，隨登岸，盡復八閩。六月內，李成棟差官南寧齋奏表，請駕幸廣東，上以成棟新經反正，恐有叵測，未便輕往。成棟又上疏，請語甚迫切，以為臣欲親赴行。

閩而東土新造，人心尚未貼安，臣一舉足恐生不測，皇上若不移蹕，將以東省非王土，耶豈棄臣抑疑臣耶？臣一點愚忠，棄八旬老母，三歲穉兒，全家五百口於淞江，而不顧者，實欲一洗從前之羞，再造中興之業，留微名於百年耳。今天顏咫尺，不得一見，其何以鼓舞士卒，號召義旅，為出嶺之計耶？疏上，上猶未決，留守與發馳書督師商酌。此事以為成棟既經背，必無二三上，不東蹕，反令成棟缺望，無以收人心。且金聲桓王得仁聞之，亦不鼓勵，遂上疏力勸移蹕，議以正發領滇營精兵三千，備一月行糧，赴梧州，扈駕正發於七月十六日自桂

### 三湘從事錄

四

林率兵從水路起行，二十二日抵蒼梧，暫候二十八日駕至謁祭，端陵發於龍舟，陛見上問湖南情形，發一一奏聞。八月初一日發領兵扈駕起行，李成棟於德慶州迎駕，初四日駕至端州，遂駐蹕焉。永森按：小腆紀年李相慮成棟挾王自專，如劉承允事，上疏力請駕幸桂林，疏令簡討，蔡之俊給事中蒙正發先發，迎駕前日，粵東未復，宜駐桂以扼楚。今日江廣反正，宜駐桂以圖出楚，事機所在，毫釐千里，王意未決，吏部侍郎吳貞毓力言成棟忠誠，迎駕無虛，內閣嚴起恆王化澄同居政府，又僞王乃由梧入肇慶。內閣嚴起恆王化澄同居政府，又召朱天麟入直，首封李成棟，惠國公仍管兩廣總督事，封佟養甲襄平伯，何吾騶黃士俊以成棟薦復居相位，敕召大學士方以智，智以病辭，時敘反正功，以曹燁掌



兵部晏清永森按晏清字元淵黃岡人萬曆己未進士  
乞骸骨去事永森按晏清字元淵黃岡人萬曆己未進士  
許承麻實錄為吏部尚書吳貞毓戶部尚書洪天擢朱

盛濃程响俱兵部右侍郎耿維恭工部尚書余廷相更  
名心度刑部右侍郎吳文瀛吏部吳璟禮部右侍郎掌

尚書事袁彭年永森按彭年字介眉公安人掌都察院  
張佐宸掌文選繼以施召徵掌之唐元楫掌職方劉遠

生管戎政尚書事劉湘客為少詹經筵講官陳世傑編  
修日講禁之俊張鳳翼同為檢討日講姚端以待詔管

誥勅屈士瓌姚子莊俱翰林院待詔扶綱為太常少卿  
連城璧為大理寺少卿丁時魁永森按時魁字斗生江

夏人崇順庚辰進士授

### 三湘從事錄

禮部掌吏科正發掌戶科李用楫掌禮科許兆進掌兵

科繼以金堡掌之李日煒掌刑科尹三聘掌工科張孝

起吏科給事中陳子升黃葵日李貞謝元怵洪夢棟雷

德復俱兵科給事中高賚明掌河南道鄭同立王者友

王朝柱陸樞謝昌俱為御史鄒統魯中昔科王夫之程  
人行入司溫溥知禮部祠祭司主事張應斗儀制司郎  
中郭如泰戶部江西司主事李來冷孟鈺朱昌時錢秉  
鑑彭森永森按森吳霖李芳先俱兵部職方司主事吳  
侯鴻臚寺卿何讓鴻臚寺丞大皇親長州伯王維茶掌  
前府二皇親王維讓掌後府商丘伯侯恂掌中府西陵

侯宋裕祚掌左府襄城伯李守榮掌右府績又晉封金  
聲桓豫國公王得仁建武侯馬進忠鄂國公王進才襄

國公曹志建永國公陳邦傳慶國公焦璉宣國公趙印

選開國公胡一清衛國公張先璧 國公馬維興宣城  
侯王永祚寧遠伯蒲英綬寧伯楊國棟武陵伯馬養麟

永森按養麟鄖陽人初陵武公四川王祥忠國公貴州  
從何騰蛟為副總兵

皮熊匡國公譚詣譚弘俱晉伯爵福建國姓成功 國  
公鄭鴻逵等俱賜璽書晉秩上柱國趙壹加兵部尚書

巡撫潯南劉才鼎巡撫柳慶魯可藻加兵部右侍郎巡  
撫廣西馬光太僕少卿巡撫全允吳德操巡按廣西王

### 三湘從事錄

加兵部右侍郎巡撫惠潮范鏞總督貴州軍務鄭

逢源巡撫貴州瞿鳴豐巡按貴州廖應亨巡撫雲南米

琦以僉都御史監王進才軍鄭古愛永森按古愛字子

試出章曠門曠亟薦不得中抱其卷哭武昌陷南奔長  
沙曠以為監紀推官承厥元年擢監察御史以功晉僉

都御史後以憂去成疾卒事詳承麻實錄以御史監馬進忠軍朱嗣敏以僉  
都御史監曹志建軍江見龍以御史監熊兆佐軍倪炳  
元以御史監馬養麟周金湯軍丁元相以御史監督師  
親軍兵科吳其雷監留守軍藍亭以副使監演營趙印  
選王永祚蒲英軍楊應亨以御史監胡一清軍郭都賢  
周堪賡加內閣大學士起復召用王道直加兵部尚書

夏時亨王應斗永森按應斗字天騫崇陽人天啓工茂

選雲南道監察御史初為部場令有政督崇禎元年及

下部以年老辭不復出著有詩文集若干卷事詳邑志

加兵部右侍郎總督湖北山寨義旅揭重熙加兵部尚

書總督江西義旅劉季鑛以僉都御史督吉安義旅曹

徹昌沈會霖授僉都御史督由雲寨義旅具以職方主

事銜奉敕聯絡者不可枚舉時文安侯馬吉翔以從龍

之功悉攬朝權又以武崗播遷之時吉翔交隨端憲太

后左右甚得懽心賜號勤敏夫人吉翔恃有內主益無

憚凡文武陞授與章奏擬擬一一關會然後後行止致

有馬皇帝之號永森按吉翔順天大興人以武進上歷

官至廣東指揮使唐王止至福建依鄭

三湘從事錄至

鴻卷濯錦衣衛都督僉事福建昭吉別走平慶承麻立

與定策事陞左都督掌衛事從駕至全州結劉承允為

請封伯爵加少保晉封文安侯大兵破雲南吉翔與

李國泰等奉梓王走緬甸緬人既從亡者四十有一人

吉翔與馬王船山永應實錄則謂王走南甯時吉翔

知大勢已去遂不復從匿潯州山中久之出降挾重賞

北歸不知所終與諸一日吉翔謂成棟曰上念貴標諸

書頗異未知是否

鍾將從公反正功不可泯尚未頒爵賞煩疏姓名以便

上聞成棟即將杜求和張月李元允羅成耀楊大甫等

八員開列吉翔即對成棟繕奏單封進遲一時伯爵之

命遂下吉翔固以此示恩也成棟則以為示威福矣歸

而嘆曰人言馬皇帝豈不信哉懋賞大典也五等顯秩

也爵人於朝與士共之乃於一座之頃呼吸如意何其

神也我棄老母幼子為此舉惟望中興有成庶不虛負

今見權奸如此寧有濟哉遂鬱鬱返羊城正發痛念峩

山先師卒已經歲郵典尚未請行特具疏題請為臣師

膚功特著大典未伸謹循分陳乞仰懇聖明加恩優卹

以勵臣忠事臣聞市骨以致千里式蛙以鼓戰上故卹

死所以勵生追酬既往之庸更倍懋加方新之資也故

督輔臣章曠與督師臣何騰蛟共事湖南身履下湘危

疆獨當門戶之衝練兵於萬難練之時措餉於無可措

之地事事艱難刻刻拮据內戎吞積勞成瘁致成下血

之病繼以勲鎮主客不和掣肘牽纏挫機蹙地兩次身

三湘從事錄至

殉封疆求死不得憤鬱填胸又加嘔血昏眩之疾驅圍

事勢日壞督輔臣病症日劇丁亥年自春徂夏猶忘軀

力疾重振軍聲支撐湖南半載病篤氣絕方肯息肩然

屬纊之時無一語及身家惟云外胡內劉惓惓以聖躬

為念督輔臣之死為兵死為餉死為民死為門庭之

死為君側之奸死非漫焉抱不起之症偃蹇牀第以死

者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督輔臣得以不死之身再造

中興其功業不失為先臣王守仁今不幸盡瘁以死其

忠勤勞績豈在漢臣諸葛下哉臣前奉命經理恢撫兵

馬錢糧與督輔臣追隨三載督輔臣之勞之病之死臣

朝夕左右摧肝鬪腑願以身贖而無從者也今督輔臣沒已匝歲尚不得邀皇上涓滴之恩沾及重泉是臣淹滯先勞稽遲曠典負君以負師之罪也臣謹瀝血願請伏乞皇上念督輔臣身爲封疆而死救輔部衙門所有應給諡贈祭葬恩廕查照典例議復頒行不獨督輔臣銜結於九原楚粵江閩封疆諸臣聞皇上加恩於已逝之忠魂莫不感激思奮著懋功以邀懋賞允收市骨式蛙之成效矣疏奏奉旨故輔臣章曠身任綱常力扶宗社乃心王室畢命危疆垂千秋之生氣留不死之孤忠卽今湖南再奠墓草猶青何莫非故輔臣英靈之所貽

### 三湘從事錄

三

一切贈諡祭葬諸典已經奉旨照原議未經議覆者速議覆該衙門知道部覆諡文毅贈華亭伯廕一子中書科舍人祭九壇加祭三壇全葬奉旨依議御製祭文於三年七月敕差中書科鄒統魯往永州東安縣石磯站致祭時永衡雖光復□鎮徐勇駐守長沙收衡寶辰常兵將俱集長沙守禦堅固屢攻不下十二月督師在衡陽度歲永厯三年己丑歲正月□遣烏金鄒親王從荆江至常德襲忠貞營高李永森按流賊高必正李赤心降明爲忠貞營稱高李十家潰奔至長沙急攻長沙城將陷探聞烏金至弋陽遂棄去方忠貞攻城之時堵制撫語人曰督師失之我爲復

之不亦善乎督師聞言頗悞憾永森按王船山永厯實錄堵允錫字仲誠宜興人崇禎癸酉舉人丁丑進士由兵部主事歷官湖廣學政何騰蛟奔長沙題薦允錫巡撫湖廣初傳上瑞乘黃州賣武昌城坐事不測章曠亦以廷議罷歸二人皆騰蛟保薦擢用刺署門生如故允錫以清望推督學雖節鉞之命自騰蛟薦而朝廷委任不在騰蛟雅不欲與上類齒乃據舊章刺以平交相往復騰蛟不說兩府幕客南北不相應而瓦解之勢成矣時忠貞眾號十萬滇營聞其至恐軋己也駐衡州不肯下適報馬進忠至湘潭督師既欲急於恢長且聞忠貞大掠長境西盜兩湘之間人畜殺幾盡爭得督師至卵翼之督師聞單騎免胄入湘潭會□師猝至諸部方縱掠不發偵入白正月十九日□潛襲潭屠其城騎生得督師欲強之降堅臥

### 三湘從事錄

五

不食聞圖賴終固山至輒下拜曰聞公在武昌善視吾母宜答謝非私公也烏金又命董英往勸督師見英裂眦大罵曰汝是我七省督師大廳耶今日何面目敢來見我董英垂首不敢出一言督師不食已四日苦渴甚命庵僧往一宿河取水僧曰江水清冽可飲督師曰此間水已染腥穢豈可汚我冰玉肺腸一宿河尙從明土流出故堪飲耳僧捧水一盃至啜盡復臥越二日□帥知不可強拽出流水橋竟不屈死之永森按小腆紀年騰蛟駐衡州聞李赤心之乘常德東走也大駭檄馬進忠由益陽至長沙與諸將會師進取而親詣忠貞營邀赤心入衡州部下將士慮爲赤心所襲不護行止攜史卒三十人往赤心已東尾之行進忠方奉檄進發聞督師輕身往大駭遣

將宣威伯楊某追讓之騰蛟至湘潭則赤心已不宿去矣湘潭空城也降將徐勇輕騎偵知一人在焉李兵徑入勇營殺騰蛟麾下幸眾羅拜勸騰蛟降騰蛟大罵遂後出橋遇伏兵矢中其喉自擲橋下其死騰蛟絕粒七日不死乃見殺事聞王哀悼其賜祭九壇贈中湘王諡忠烈其子文瑞以廢官命都御史相傳騰蛟所居有神魚井井故無魚騰蛟去魚忽滿井既死井復空人猶能言其上聞報痛哭曰天不祚朕耶胡奪何先生之速耶廢膳撤朝極其悲悼前此遣譚拜固山復江西圍困半載上四調援兵皆遷延不赴戊子十二月城破王得仁巷戰身死金聲桓赴井死永祿三年己丑正月惠國公李成棟督兵五萬出嶺取信豐高進庫先期請救譚拜至巔與成棟對江而軍成棟乘夜欲潛師渡江恃其

### 三湘從事錄

姜

馬撤烈善水重鎧先渡至江中馬蹶墮水死焉保豐伯羅成耀率全師還嶺亦畫嶺而守不復內窺制撫堵允錫同忠貞營由茶陵攸縣安仁永興以至江華永明一帶山縣僻谷中直達廣東之星子連州所過殺擄白骨滿山野民呼為白毛甕永國公曹志建深憾制撫引縱忠貞殘害地方於道州邀制撫入關欲脅其上疏劾高李並移檄諸勳共討之制撫不從遂閉之僧室中將有不利有永明何生員制撫督楚學時考居高等遂密領制撫黑夜從萬棘中走脫赴行在正發向在廷盛稱制撫人品功業煜煜與督師比隆羣公皆敬憚之南陽

侯車騎將軍李元允永森按元允成棟養子也本姓賈力辭不許乃勉受車騎將軍河南人永祿四年封南陽伯元允軍此作侯爵與諸書騎異十里外囊鞬郊迎制撫到行在日從事楸枰橙橘中樂又聽同鄉細人之言與馬吉翔為莫逆交又在七星巖與孫可望永森按孫可望陝西延安人張獻忠養子也獻忠敗死可望與其黨奔雲南自稱東平王既而附桂王乞封為秦王復背明與李定國戰兵潰走河南赴經略洪承疇差卒潘世榮焦光啟敵血盟好工軍前降授爵為義王科左給事金堡面斥其衰威靈辱朝廷制撫雖面謝過然已深喻金給事矣永森按小腆紀年堵允錫在梧州至梧州而李赤心等已入賓橫二州乃載允錫回肇慶十六日朝行在給事金堡劾以喪師失地面責其結李赤心為援張筵宴孫可望使者且曰演與忠貞皆國仇也厥罪滔天公奈何獨與之昵允錫失色徐曰我執掌

### 三湘從事錄

姜

王事如君言竟無功耶堡曰勞則有之功於何有允錫由是大惡元允黨欲激李赤心東來以去之而朝士之仇五虎者又交構其間允錫乃移書置式相言奉王密敕令共圖元允式報復之曰我輩不力視封疆乃聽人鼻牢而起鸞瑞非社稷之福也又按金堡守道隱仁和王崇禎庚辰進士授臨清知州頗有政聲以事去官唐王幸湖南堡朝行在授兵科給事中桂林城破為僧名性因上書定南王乞葬罷公式相張公同敵後卒如其志一時稱尋至潯州與慶國公陳邦傳善永森按王船義士云邦傳字霖寰浙江紹興人故富家子有口辨善達達以守柳中武科父事職方司吏胡執恭居居為援引歷官分斬國威建功最而邦傳以結納丁魁楚得錄首功桂平蠻將軍印擢都督同知加太子太師封恩侯大兵取廣州李元允之兵潰於肇慶邦傳乃西還欲挾桂王以隆畏高必正不敢入南甯乃遣書約與魚璉兵固守永安璉不設備遂夜攻璉營執璉殺之獻其首以降於傳璉之於市傳首黔楚見者莫不快之邦傳怒忠貞潰

入壞其窟穴與忠貞不兩立遂與制撫約結為驅除計以美姬贈制撫忠貞見制撫與邦傅合遂與制撫貳久之邦傅見制撫不能有為於忠貞交情亦漸衰制撫既失忠貞心邦傅又不承權輿復藉內閣未天麟求依於留守留守見其舉動多乖遂薄之日暮途窮憂憤抑結七日內抱疾而殞承森按封孫可望為王結忠貞營以圖恢復堵制撫實主其說與嚴起恒金堡大相齟齬其後卒受噎膈之病此其與制撫自不得辭其咎然平心論之當時自顧水能與流賊為敵乎阻可望之封能保其不自乎制撫之議權也勢也非必其心之所安也王福山作原野傳稱其忠貞磊落負有為之志獨稱強信自持專制其屬其敗後與何騰蛟交相猜薄以至敗亡此則持平之論聖功受知何騰蛟與金堡為至交其論制撫詞上勸督師氣之開不免稍有抑揚讀者當分別觀之

三湘從事錄

卷

惠國之死悲涕不已命官結壇宇親臨致祭惠國之事李元允主之惠國祭儀先備上於八月初三日肅輦道親臨靈位前三灑酒祭之追贈靈夏王督師之事正發主之上於八月初十日臨祭撫靈位大慟三呼何先生三灑酒舉朝臣工無不哭盡哀以督師殉節中湘追贈中湘王發與吏部尚書晏清都察院袁彭年吏科都給事丁時魁喙同鄉金為督師致祭文曰桓桓先生崛起黎平翼軫毓秀海嶽鍾英燥髮賢書名重玉除偉人間出讖應居諸鑊鄒初試熊封兕剽烈皇掄才超躋卓異藩宣開封唐邸潛龍蚤識真人左右肅恭流氛孔熾犯

及豫地躍馬彎弓身為帥賊渠褫魄鼠竄引避維是方城獻逆縱橫烈皇特簡節鉞專征內起瘡痍外捍牧圉童叟懼呼天方授楚云何昊天降此荼毒楚事之壞由左良玉先生苦心彌縫調劑奈有黃澍階之為厲孽子夢庚犯關麾旌先生義烈蹈漢江汜河伯有靈負公巨鯨飄然拔起再御輕舸燕都淪沒金陵草菅鼎湖連哭無髻可攀馬姦賣國史相捐軀徧染腥氛江楚淪吳龍飛海甸建武再見先生故人特膺主眷督師長沙飄搖室家外訂內潰條緒如麻半壁南天一身蔽遮左闔餘部窮竄南土雖就戎索實為禍盡嘔心駕御如馴獐

三湘從事錄

卷

虎兩出洞庭一搗嘉魚事機挫折天意何如新皇御極晉公定興先生拜表隕越不勝詰兵難詰籌餉無籌重光衡永再薄潭州先生之志以死為休五坡嶺前弘範突至吁嗟毒網信公失墜窮廬環遠玉山歸歸不餐周粟不飲盜泉誘勸宛轉金石彌堅從容仰吭騎箕上天大明日月大明山川大明旗鼓大明衣冠先生既去海竭山躡懷愴宸衷撤朝廢膳親御龍輦素袍展奠三呼先生玉淚如霰煌煌曠典古今僅羨嗚呼先生帝之股肱我之公祖福星照耀久托高宇先生既去空侈三戶星隕中湘因以封王作賓於天鷲冕袞裳嗚呼先生江

漢之水陷而復出長沙之礮焚領不拭武崗履尾幸而不啞一死泰山天留今日秋風其清秋露其瑩敬挹端水虔擯杜蘅文武趨瞻鶴唳猿聲嗚呼先生鑒此哀情祭畢在廷各省文武有公祭南陽侯有私祭督師建殊勲死殊節允應享此殊禮嗚呼督師死三湘之局結矣正發之從事三湘亦於此竣矣雖督師死後演營趙印選胡一清王永祚馬養麟等猶出入全永之間支持兩載究竟倒景餘燼如姜伯約襲武侯之後塵無當於規取中原之大舉也內閣嚴公秉鈞富軸身荷軍國之重厥後以正氣植節爲孫可望所害另詳於嚴公列傳

三湘從事錄

堯

按王船山永曆實錄起恆宇秋治浙江山陰人舉北闈中崇禎辛未進士孫可望求封王爵起恆力持不可胡執恭錫造冊寶封可望秦王懼僞露乃密告可望曰嚴學士必不肯撰敕冊此我密請之可望由是怨起恆承厥五年遣其將吳將軍者入見挾兵擁行宮猝入起恆舟伴與語語竟起送之出遣揮劍推擊中起恆腦墜水死上聞之痛哭奠酒人得起恆屍裹衾置棺於南甯小舟載屍年則云殺起恆者可望之將實九儀也九儀殺起恆屍投屍江中屍流三十里泊沙洲聞突有虎負之登崖守視不去九儀等驚悸累日乃禮而葬之山麓至今人稱與正發嶺表罪狀中永森按聖功此狀未經傳虎墳云允留守肇慶王命陳邦傳統兵入衛五虎失執於吳貞毓郭之奇萬翔程源輩咸修怨與給事中張孝起李用楫李日燁朱士鯤御史朱統翰王命來陳光允彭全等疏論袁彭年等五人把持朝政罔上行私朋黨誤國十大罪王以彭年反正有功特免議餘下錦衣獄大學士馮起恆請對水殿不得入率羣臣長跪沙際都督張鳳鳴受密旨欲對水殿不得入率羣臣長跪沙用廠衛故事嚴鞠之堡大呼二祖列宗餘皆叩頭哀祈

招賊數十萬成堡時魁並議成湘客正發醜醜迫賊盟式相再疏爭之謂中興之初宜保元氣勿濫刑詔追戮乃烹廟魏忠賢鍛鍊楊左事何可祖而行之王頒赦布四人罪狀式相封還謂法天下之公也不可以蜚語飲章橫加考察開天下之疑且四人得罪各有本末督臣在政府若不言恐失遠近人望疏凡七上不聽督師二嗣次子丁冬被擄北去長子諱文瑞乙酉鄉貢歷官兵部侍郎繼娶姜皇親女嘗膽枕戈收拾督師遺旅矢志復讐辛卯春上躡南寧時文瑞督兵崑崙關與口相持數月染瘴病且篤諸將勸暫回寧養病文瑞曰昔伏波云馬革裹尸古今壯之我與其死於妻子之手何如死於諸將手猶不失身死封疆爲中湘王子也遂於行間易簣嗟乎中湘可謂有子矣

三湘從事錄

六十

Table with multiple empty columns,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a list or detailed notes.

三湘從事紀跋

正發記三湘從事紀畢投筆歎曰國祚中興何代蔑有高皇帝提三尺劍長驅逐北撥轉倒置之乾坤得天下之正與漢高等然漢家享祚靈長光武起自白水重嘯炎運歷數二百九十四年唐肅宗即位靈武滅安史重寶鏡籙歷十四帝一百五十八年趙宋南渡雖云孱弱猶更九帝綿歷一百五十三年至我明烈皇帝以精明而失天下從古希觀亡何孝安即位南都翠華纔建期月遂蹈徽欽之轍猶謂孝安昏庸不克負荷加以馬阮當國斷傷元氣譬人抱劇病猶復治以庸醫劑以毒藥

三湘從事錄

跋

三

豈不斃哉思文皇帝文武英明勵精圖治中興規模大有可觀第以求效大速羽翼未成牙爪先露致失擁戴勲臣離心開門納敵又為奸輔所賣遂蒙汀州之塵今上神廟嫡孫敘親敘賢聖德渾厚和平綽有漢高大度之風宜即重新日月再整河山兩都故物何難鞭篋收之乃五稔湖南寸土未恢百里日蹙盡人事之多乖抑天命之已改耶正發衡而斷之曰始終皆流賊之為害也闖逆初起綠林漸成巨寇稱兵犯闕喋血禁廷祿山黃巢之禍不烈於此矣幸而假手□□闖逆授首死於九宮山村民之手幸土痛憤於茲稍快督師何公總督

章公同內閣嚴公制撫堵公撐持湖南綢繆拮据以為

光武之河北高宗之錢塘不意布置甫就而闖逆之餘燼又竄入矣始而窮鹿奔藪搖尾以求憐繼而養虎貽患張牙而恣噬殺民則惟恐其不盡穴闕則梟然以稱雄見北敵則鼠竄出南塘則鷹揚高李虎踞於長常王郝鴟張於衡永袁劉蠶食於澧沅且以有用之金錢養此多害之谿壑人或歸咎於督師之不應撫納以自貽伊戚不知敵方狡焉啟疆此窮而來歸者若不收之戎索勢必披猖踔跳立見決裂既拒門庭之□又辦堂與之寇其為禍也不更速乎故督師初計以為此輩可馴

三湘從事錄

跋

三

而用之則不不募坐獲精兵十萬否則糜以虛器戢其爪牙使不致決裂成變亦權宜補救之一術也或曰劉承允張先壁曹志建黃朝宣非賊也而所行率多不馴將安歸咎乎夫劉承允叛逆成性董卓未泚合為一身此固有北投之豺虎界之者張先壁曹志建黃朝宣雖紀律不嚴擾民毒地其初皆奉督師調度後見新營驕橫遂爾效尤又為王郝高李輕視南人每加凌軋不得不各踞一窟以防襲切耳總督章公憤客兵為害乃與督師決策自鍊親標始得自將湘下立定脚跟與敵相拒潼溪新牆之間勝負各當岳陽之役若無新營債

事方城漢水可鳴鏑而下也大敵已報壓境又與親標起營房之爭曾不移時胡馬長嘶宛其入室獨不以一矢相加遺何耶湖南塊土糜爛已盡永忠狼顧入入桂所到之處城邑荆榛忠貞營自常德亂竄崎嶇衝永僻邑之地闖入粵東三連經四會歷懷集渡蒼梧深抵潯南兩粵遂從此壞孫可望獻逆前部也西川敗遁南來休沐收漁人之利攘我六詔滇黔遂從此壞向使悉湖南之錢穀以贍親標則指臂效命不致有內梗之憂向使忠貞不奔長沙則滇營必隨督師鞭弭當不致有中湘之失向使郝永忠高必中不蹂粵土則曹焦趙胡不

三湘從事錄

跋

室

致分心內顧而疏疆圉之防向使孫可望不襲據雲南則滇黔之財賦甲兵必爲我用不致有餉匱兵單之患北自燕都南至滇粵流毒所及悉成潰決故曰始終皆流賊之爲害也卽督師之以殉節死督輔之以勞瘁死制撫之以憤鬱死其禍原豈外是哉且光武當年新莽傳首之後王郎赤眉以次剪除假令銅馬高湖都鄙若不投身效命其何以成建武之業唐肅宗藉塞上精兵又得回紇吐蕃內助專力以辦安史假令靈武涼晉間有縱橫躡騁之徒其何以收兩京而還舊物宋高宗恃長江之險以限南北假令浙閩吳楚諸路有尾大之將

爲腹心痼疾其何以延建炎之祚故漢唐宋禍在外而不在內所以畢心一志致中興而延厯數本朝內外俱受其禍故智力交困張而復蹶不得媲美前代也雖然中興者中興也謂剝極而復絕極而蘇恰當其扼而興非適中之說也孟子曰以其時考之則可矣父母既死猶思招魂而復之敢作絕望想哉或曰天下大位神器大寶興衰之數天實主之豈可全咎人事然正發從何章二公共事三湘其中事勢歷身履而熟諳之者也故不敢歸諸蒼蒼以開人推諉之端也

三湘從事錄

跋

室



五虎辨

金永森曰嗚呼君子之不容於小人獨聖功也哉盜憎主人古今一轍嗚呼君子之不容於小人獨聖功也哉攷永麻時聖功與金堡袁彭年丁時魁劉湘客同心直諫力振朝綱時以楚黨目之致有五虎之謗吳毓貞等為吳黨夫聖功之為虎與否吾不得而知獨不解聖功之受事也誰薦之其得罪也誰救之使聖功之為虎能搏噬人也則當時薦之救之者是直傳虎以翼而率以食人也其罪甯可追耶而顧不然則聖功之不為虎明矣聖功之未遇也何忠烈章文毅薦之聖功之得罪也瞿忠宣

三湘從事錄

五虎辨

李

嚴閣部救之此數公者為何如人而乃甘心比匪以誤國耶且楚黨之獄欲殺聖功輩者陳邦傳也其後叛唐王殺焦璉密通款於我朝者即此人是真虎而冠者吳黨中如郭之奇輩咸聽其指使為此殺人媚人之事抑又何也瞿忠宣救聖功輩疏凡七上至引魏忠賢殺楊左事諷之又云四人得罪各有本末臣在政府若不言恐失遠近人望可謂大聲急呼為聖功訴冤矣其時袁彭年以憂去官故嗚呼婦忌者乘權骨鯁者獲咎朝廷之疏中以稱四人上無復有批鱗逆耳者是猶猛虎自去其爪牙欲國之不亡豈可得乎後之覽者亦應有感於斯文

辨李自成之死

永森按自成之死傳者異詞而皆無確證惟稱死於通城之九功山者為信聖功三湘從事錄跋亦云逆闖授首於九功山邨民之手則知逆賊當日死於楚竟人人共見共聞一切捕風捉影之談不足信也攷明季遺聞自成死於羅公山南略云自成聞何騰蛟兵將至時駐黔陽二十里外聞視要害見羅公山險峻而高大遂結三大營於其下為久駐計但兵餉無兩月支命劉宗堯往豫楚界劫糧辛思忠楊產往湖廣沿河州縣劫糧一夕方寢驚噩夢遂得疾死李過以帝禮葬之紀事本末

三湘從事錄

辨李自成之死

李

云闖出抄糧為田夫所逐陷淖中割其首獻何騰蛟以上數說證以聖功此書均不相合聖功稱堵允錫往常德招撫一隻虎李錦自成從子也更其營曰忠貞又云督師駐星沙安戢王馬郝盧各鎮兵馬措給月餉使不擾民此皆自成餘黨竄入湖南投降者並無一語及自成賊逆闖之死久矣聖功此時從何騰蛟親在行間見聞較諸書為確又攷何騰蛟奏逆闖伏誅疏曰臣自遭左變投身江濤遇救得生揣闖逆知左兵南逞勢必窺楚飛檄諸道臣等聯絡鄉勇以待闖逆居鄂兩日忽狂風驟起對面不見闖心驚疑即跋營而上其意欲迫臣等盤踞

湖南以二十八騎登九功山爲窺伺計不意伏兵四起  
截於亂刃之下相隨僞參將張雙喜僅得馳馬先逸劉  
伴當飛騎追呼曰李萬歲爺被鄉民殺死二十八騎無  
一存者賊滿營聚哭及臣撫劉體仁郝搖旗於湘陰撫  
袁宗第蘭養於長沙撫王進才牛有勇於新塘無不眾  
口同詞則自成死於通城未至湖南更爲確鑿割首之  
說胡爲乎來哉最奇者廣虞初新志云歛縣江昱云有  
孫教授言自成實竄入澧州故老云自成由公安奔澧  
州其下多叛亡至清化驛隨十餘騎走犛牛壩復乘騎  
獨去竄石門之夾山爲僧今其墳尙在云江昱又云親

三湘從事錄

辨李自成之死

李

至夾山寺見寺旁有石塔覆以屋塔面大書奉天玉和  
尙寺有遺像高額深顴鵠目螭鼻狀猙獠與明史所  
載相同徧問寺僧一老僧年七十餘云和尙順治初入  
寺不言所自來其聲似西人其自號奉天玉和尚蓋自  
成僭號奉天倡義大元帥又自號新順王自寓加點以  
諱之云云此說尤屬附會闖賊形狀江氏並未親見據  
明史所傳證以繪像輒謂眞闖果足信乎自成圍汴梁  
總兵陳永福  
射中之遂眇一目江氏所見抑何不類當時賊黨潰散窮無所歸其削髮  
爲僧者不知凡幾以此臆斷爲自成可乎此與以天下  
大帥墓爲建  
文君者同一荒謬朱竹又攷何騰蛟招撫闖賊餘黨時  
堯修明史力辨其誤

其後妻高氏從子李錦尙擁眾數萬使自成尙在踞湖  
南一隅亦足稱霸何至乘騎獨竄何至俯首乞降卽令  
乞降亦不失爲通侯何至削髮爲僧卽令削髮爲僧其  
妻姪何無一言而其部將郝搖旗等又如此云云乎舍  
賊黨口述之言而信江氏事後捕風之論不亦偵乎緩  
寇紀略曰自成謀取宣歙則陰霾風雹乃以四月十二  
日改由金牛保安咸甯蒲圻過通城命其下四十八部  
先發自成令嚴兵行無敢反顧者通城有九功山亦名  
羅功山有元帝廟按卽眞武神山民賽會以盟謀捍衛閭井  
自成以二十騎殿呵止山下而單騎登山入廟見元帝

三湘從事錄

辨李自成之死

矣

像伏謁若有物擊之遂不起邨人疑爲劫盜荷鍤碎其  
首既斃而腰下見金印有非常衣服大駭逸去二十騎  
訝久不出跡之則見血肉糝分矣明史亦云自成死於  
通城之九功山二說與何騰蛟疏前後符合可爲信史  
裨官家好爲翻新吊詭之說天眼恢恢至令逆賊漏網  
何以申天討而快人心無稽之言一概削之可也  
按九功山在通山然通城南門外山亦名九功然則九功亦  
有二山矣余今年至通城與王介生廣文往游語及自  
成事乃知明史之九功山實指通城非通山也殺寇紀  
略云自成由金牛保安咸甯蒲圻過通城以今入湘之  
路證之皆合若通山之九功山東接江西境入湘決不由此也

先君生而穎異爲曾王父所鍾愛方五歲先祖妣汪孺人卽世鞠育教誨曾王父備極恩勤期待不凡知先君必爲國器鴻幼依膝下時先君常爲鴻言曾王父儀容魁梧舉止端莊終日正衣冠危坐博覽書史手不停披錄因述臨終遺命語及毋將塚上作荒邱句則長吁泣下鴻亦隨以出涕迄今追憶愈不禁傷心悲慟之無極矣

先君曾於月夕露坐鴻與諸弟侍立初爲言瞿稼軒張別山二忠在桂林殉難事繼又言澹歸金先生爲僧居丹霞事願鴻等而嘆曰我當桂林城陷時已投身水中

### 三湘從事錄

先

二僕強抱我起挾之而走乃得不死意欲削髮爲僧祇爲不孝無後爲大死既不能出家亦不得直困守深山冀全此名節耳誰想子息艱難至老方生爾兄弟又不知爾等成人若何我祖宗來詩書傳家能不墮世業不墜家聲不枉我思後嗣繼體之心不然不如當年早從瞿張二公之爲快活也言畢遂仰面對月寂無聲先君斗嶺家居時晨起梳洗畢卽著衣冠如見賓客狀步出儀門外前廳之傍有書室入坐閉戶靜閱書史日以爲常室內上懸古畫一幅香几一張列瓶醜於上側置木漆櫃一架藏圖書玩器窗前短垣圍一小苑橫砌一花

室盆景十餘種二僮僕輪流灌溉開窗對閱清香時襲想憂鬱中或亦可假此以適情末年坐臥不離至棄世亦卽於此齋中

屋後左側相距百餘武更有樓房書舍延師以訓鴻兄弟薄暮功課畢俱放歸向先君前揖遊戲不數刻則命張燈於廳內鴻兄弟敘坐各讀明晨所背書文或新點生時文讀至五遍則切齒作恨聲再過則以扇柄擊頭背責不用心先君蓋過目成誦見此頑鈍不自遂不覺震怒如雷霆鴻自是刻心苦記以三遍爲期後雖兩遍亦可強記然後知記持性可迫之以出者先君年五十

### 三湘從事錄

先

始生不肖鴻珍若掌珠至讀書一字之謬必加叱責每云爾雖幼吾年老不及待爾爲長兄若不成人更於諸弟何望故保愛在心而威嚴不少假迨鴻十三歲成入股文理粗通塾師所圈點外先君或更加密圈旁批賞取數語慈顏稍沐春煦然未逾年而卽見棄鴻今略能識字句得竊附於詩文人士之末皆當年督責之深恩也

先君自山居以來雅不喜作時藝其誨不肖鴻於師歸日方拈題命作舉筆改竄卽詳言作法未嘗特作一藝以示訓每云時文常隨風氣轉移學此原爲博取功名

計必須從當時好尙有如花之鮮妍過時非凋謝則亦便改色姿態各因時但其法脈則終不可易耳先君少時文名重於漢江丞歲遊津縣府道試皆首拔嗣應歲科試每列前茅其窗下文稿多遍傳於郡邑昔離家日概不可問迨後崇邑親友來衡始於前輩中所鈔存者錄得十餘篇以還之先君鴻初學八股竊取以視自覺茫然急欲求解先君云爾曹可不必看此鴻疑不釋仍竊再閱彼時惟吾與回言終日章巧言色足恭疆爲善而已矣三題文猶能頗識其大意第見其縱橫宏博驚若觀海及鴻在崇偶過一黃姓書齋見案頭有一舊

### 三湘從事錄

主

鈔本時文坐以翻閱黃友告予有先君老爺當年取批首文二篇在內首題富與貴一節抽思幽折而吐辭高華英氣個人自應壓倒元白文幾百年猶若新發於銅因行忙未及查次藝卒讀黃友許錄以見贈後亦未踐其言然前時家藏之十餘藝五弟晟尙僅收存於笥內可留以示後人先君自乙酉離崇忘身殉國其於楚南與何中湘諱騰蛟章華亭諱曠二公同心共濟支撐數載已著有三湘從事錄其歷官諫議與金公道隱諱堡等盡忠直言忤羣小而遭黨禍已略紀於明末鑑史其竄跡猥穉匿身命以全名節艱苦萬狀恬然甘受問亦

微露之蘆草詩集中其寓居衡南斗嶺及赴西粵友人約往還吟詠有漆園放言欸乃聲二集庶毋舅氏蕭翁百川曾爲鴻云先君復寓粵時所著龍壁吟無存稿不知刻本尙有留人間否惟蘆草頗拾輯其殘編更名蘆草遺友今合上數種文集鴻媿恨無力刊行俱已手錄成書長男之鴻敬述

### 三湘從事錄

主

徐登元曰給諫蒙先生所著三湘從事錄漆園放言二書元既敬爲之跋矣茲讀其家乘述略而不能已於言也夫世之忌諱是書者徒以易代之情勝國之故耳噫其亦未審乎君臣之大義且不知有本朝之厚德矣今試思先生明人也明士也而不忠於明是明之賊也如吾輩清人也清士也而不忠於清是清之賊也易地以觀名義凜然孰得而非之孰得而罪之矧我聖朝天地其心仁義其政如錢謙益以尙書而爲臣雖采其詩篇終斥爲罪人熊廷弼以經略而爲敵猶刊其文集且卹其後裔普天率土異聲同嘆謂與唐虞三代比隆然則先生之事之書而不聞於朝也先生之事之書而聞於朝吾知必將旌之以徇於國其奚忌諱之有先生之子之鴻能詳其義烈先生之孫世英能守其遺編爲之前者仁人義士爲之後者孝子順

孫若夫表而彰之以風世是又在天下後世之君子矣

三湘從事錄

七





〔清〕楊毓秀撰

平回志八卷

清光緒十五年劍南王氏刻本





光緒己丑季夏  
劍南王氏開雕

弁言

卷一

左文襄行軍守神武不殺之義特重審固期無事其平回  
 一役尤勝算獨操萬里疆宇數年廓清兵刃之加必中要害  
 凡所審定不勞再駕用力少成功鉅可謂師律之精矣而是  
 書紀文襄戰績屏絕泛濫凡其規畫區處敷諸簡牘如臨行  
 陣文簡事詳裁制悉當準之左公師律遺規也曩余視學  
 斯邦得揚生嘉其手筆為楚中所罕觀蓋謂其文章雅近歸  
 方耳今觀此志遵荀袁之軌轍嚴整雅潔上追陳范尤為不  
 墜先民遺則彼徒知侈楮楮目為奇初句讀目為古者與此  
 尚上下牀之別耶生挾是問來謁求為審定閱畢因弁數  
 語而歸之光緒壬辰嘉平月南度張之洞識於楚北節署

楊兆奎校字

紅杏山房

楊兆奎校字

平回志序

毓秀少嬰疾病足迹未嘗越鄉國其後益屏處深山與人事  
 疎遠當其時海內烽燧四起材武之士咸思有以自效顧獨  
 守其麻察頑鈍之軀手一編以終老竊自比散木怪石之委  
 窮墟莽無所用於世而亦奮然不自知求為世用為可笑也  
 然爾時常從先師龔九曾王螺洲兩先生遊兩師皆不樂  
 用世特以憂

國之忱託於文章故得竊聞其緒論而當事諸公於螺洲師  
 尤時以書札往還諮商

國計師獨時時稱湘陰左公之賢以為有古大將風計其時  
 文襄尚居幕僚也曾文正公既平江南嗣聞東靖閩浙西定

卷首平回志自序

紅杏山房

回疆皆出文襄之勅始歎師言為知人然亦無從究其設施  
 丁亥之冬有友人宦游自西歸者出平回諸奏牘暨陝甘土  
 人所記述見示且屬為編輯成書夫以不諳世務之胸而貿  
 然欲任載筆之事扣柴揣籥以為日其不見嗤於人者幾何  
 顧毓秀以衰年喪其二子家居鬱鬱得此藉資排遣且樂得  
 討論文襄之事業用謹依舊冊次其年月刪其繁蕪勉竭百  
 晝夜之力而成之蓋回之發難糾結種類與漢民尋讎凶殘  
 特甚其勢較粵賊之起於烏合者為牢固難破也其始多忠  
 勇公奉

命往勦方將肅清陝疆而遽以戰歿於是回氛益熾甘肅新  
 疆皆騷然矣嗣典軍者迄不得其要領而泰西諸夷伺中國

多故草起為難議者將擬棄新疆而專事海防文襄公獨以  
為新疆經

聖祖

高宗兩聖所開創恃以固西陲近者諸夷惟俄最强其壤實  
邊新疆苟棄此不顧是啟俄人之侵軼而示諸國以明東西  
受制首尾跋扈水戰又其長技海防恐未可專恃孰與先固  
西邊使俄夷懾于

國威則東南可徐圖耳於是排眾議而起合軍與餉皆一身  
任之

朝命甫下人人皆為公危又西土苦寒諸將校多不願往公  
獨毅然率其二三同仇提師由秦踰隴以達關外察賊之情

卷首 平回志自序

二 紅杏山房

偽以定勦撫五六年間雷驅席卷遂舉萬里雕傲之疆掃蕩

瀚除以還之職方伊犁久為俄據

朝廷遣使與約各畫舊疆而守而俄人有違言公時駐肅州

乃調集各軍親出哈密以臨之戰有備矣會有

詔徵公還而俄亦遂斂手就議卒歸我伊犁公所議於新疆

建行省設義學以誘教回民子弟疆理田畝及善後諸政則

盡付爵撫劉公踵而成之今且蒸蒸臻富庶服禮教丕變於

華風焉然則文襄所樹立匪特紆

朝廷西顧之憂抑亦貽回民以萬世之賴蓋公之處事務固

根柢與物一推誠信每克一城必移民以實之嚴兵以衛之

始議再進故已復之地不聞再陷賊之就撫者察其材力可

用聽入伍簫一同叙功受賞如願歸農畝為授田廬牛種使  
安生業故其歸誠也若脫陷阱之險投慈母之懷而安有反

側哉則其將校士卒之效死樂用更可知已而又能持以臨

幾之警敏任人之專一故程功似迂而收效實捷也獨憶往

昔粵寇之興度支告絀秉鈞者方將事權算亟徵輸以濟

國難而吾九曾師獨創為重農固本之議冀以諷諭當途人

多以為迂闊不可用然東南之亂且遲之十餘年而後定今

觀文襄負謗議以任鉅艱謀出於萬全而利規於遠久其深

固不搖之氣用意多有與九曾師相為表裏者而又參酌於

螺洲師之籌畫以操縱張弛而準於古人伐畔柔服之義卒

使荒徼萬里之外咸警服於

卷首 平回志自序

三 紅杏山房

朝廷之威信天下始曉然嚮所稱為迂闊者苟本其精誠果

毅以達於用其老謀深識固遠勝於綠飾苟就偷取一切之

為而毓秀獨悲吾九曾師發憤著書徒垂空文賚志以沒曾

不及一親見文襄之業為快也書用編年例起同治元年訖

光緒十三年分三志曰志陝西者二卷曰志甘肅者四卷曰

志新疆者二卷綜八卷凡回亂之始末撫勦之方略粗具焉

而一以文襄為宗文襄奏牘悉出親詳絕浮飾故所錄為詳

自餘死事諸臣及偏師之勝雕剿之捷其勞不可沒皆得備

書間有一事所記各異姑兩存之以傳疑焉事有詳畧而無

去取將待裁于史氏亦猶待材者宋楠根桌之用大小畢具

惟聽匠者之采擇云爾光緒己丑秋七月柏嶠山人楊毓秀

東湖楊毓秀子堅編纂

父業

姓楊存澤

蓬溪蓬萊山館刊

志陝西上第一

回紇自唐平安史之亂留駐內地種類蔓延四域實肇始關輔受土納賦與科目登仕版

朝廷一視同仁與編氓無異而回則歲時婚喪與一切習尚歷千餘年猶仍舊俗用自區於漢民以故漢回錯處間釁數開結黨尋仇械鬥劫殺往往而有官吏難於切究彌縫改釋

卷一

平回志

一 紅杏山房

習為故常咸同之際粵賊捻匪南北交訌回民乘機搆難自陝而甘延及關外南北諸城相率以叛遂啓俄夷之覬覦糜爛者萬數千里雖回性悍難制原其首禍未始非撫馭之乖方也會中原廓清金陵底定乃鼓全勝之氣悉湘淮精銳萃天下財賦專制一方攻勦撫綏然且竭十餘年之經營始漸就安輯用力亦勤矣陝省大荔渭南之回世居渭北沙苑咸豐十一年河南巡撫嚴樹森以汴省為粵捻諸賊往來要衝患之樹森故渭南人習知回俗強而樂效死使人至陝募渭涇原回勇六百人赴汴為親兵資并禦頗賴其力同治元年樹森撥撫湖北旋里展募率之歸而以屬諸團練大臣張芾極言回勇之力編入團伍足稱勁旅回民明習戰陣自此

始二月粵賊自雜窺秦武關不守西安戒嚴陝西巡撫瑛榮

慮標兵不可恃與張芾謀舉鄉紳募勇丁防南山要隘遂檄長安紳知府梅錦堂以十八族之眾守子午峪自玉山以西

屬焉渭南紳訓導趙權中以沙苑之眾守箭谷自玉山以東屬焉權中奉檄即趨省城謁芾備言回勇難馭芾不謂然而

權中歸即募丁壯具糧糧軍裝五日而辦於是率鄉團五千渡渭而南自箭谷至少華設七汛所實無一回民也四月癸

丑朔有回目馬世賢馬四元者率五百人歸附權中稱奉團練大臣檄募本教人助守且出檄以示權中留置關處當是

時粵賊屢犯渭南而牧虎關七盤嶺等處有逃兵導寇潛入其隘遂失權中知事不濟乃馳告各汛諭馬四賢等皆退守

卷一

平回志

二 紅杏山房

渭水渡口諸回聞寇至遂不待遣各散歸行至華州之小張邨回數十人強斫民竹為軍械邨民闖逐之斃其二入餘遁逸秦家邨邨固回堡遂勾結其黨三邨堡欲與邨民構難謀洩己已小張邨人亦糾合大張邨赤水鎮魏家灘十餘邨堡近萬人期先發以攻之華州回知勢不敵挈其老弱涉渭而北寄居沙苑回巢遂煽言三州縣民傳帖約於三日內齊發將盡殲我族類同於要衝伺得漢民縛之歸搜衣中果得傳帖如所云其實華回偽作也於是眾回聞之響應而影從矣同巢之巨酋在大荔曰王柯邨曰香店曰羌白在渭南曰禹家莊曰倉渡曰邸家莊界於華荔渭者曰也家灘其餘星羅棋布不下數百邨堡其回目之悍者赫明堂任老五馬世賢

洪興馬龍馬四元也代榮也代恩邱元魁大瓜蛋哈哈娃首  
禍者則赫明堂任老五也兩人者成豐七八年間嘗倡亂雲  
南未果遂逃至倉渡潛於禮拜寺造軍械旗幟謀不軌各集  
回皆聽命焉王柯郵羗白鎮與大荔之八女井鄰井民素強  
悍稔知回之將叛也甲戌合眾萬餘謀殲回富紳李樹德聞  
而往解之且與回議和回伴許之井民信之遂散其眾不數  
日事起井民驟不及備皆束手受屠而樹德乃僅以身免是  
日粵賊以河防密不得渡遂陷渭南知縣曹士鶴與其妻萬  
皆罵賊死於是粵賊由華州出潼關趣陝州矣先是趙權中  
守渡口與粵賊相持聞回覺急馳歸請鄉紳與回善者往排  
解丁丑鄉紳同回日七八人就權中約和約未成有回丁馳

卷一

陝西一

三 紅杏山房

馬至大呼曰東方火發矣時回縱火燒八女井馳馬者反言  
井民燒回巢回目遂奮袂起不顧而去是時沙南渭北諸鄉  
堡焚殺無遺矣已卯遂掠孝義鎮權中所募勇自渡口散歸  
其家室悉為回所戮而權中尙與其從容十餘人居守有奸  
民劉錫裕偕二回目率黨百餘以巾車至強邀權中往禮拜  
寺議事權中堅不往則挾之登車去比至則眾賊欲擁權中  
為首權中痛罵遂與其從容僕夫皆遇害於是渭南二華高  
陵相繼失守三輔擾亂省城東路郵報不通被難之民望官  
兵如望歲而瑛榮乃誤信回子戈什之言以為漢回械鬥可  
以彈壓息事張芾亦信之遂欲自往撫諭五月丁亥芾自省  
城登道從者同知呂紳知州陳煦知縣馬毓華朱雙之鄉紳

從者知府馬百齡知縣蔣若訥百齡回族也方登輿時城中  
諸紳皆勸勿往芾笑謝之戊子由新豐渡渭宿臨潼之油坊  
街於是臨潼知縣繆樹本往治館舍各鄉團開之率數萬人  
以為之衛芾使止之不聽芾怒之曰不散去當坐以叛逆鄉  
團始懼而退是夕倉渡回日偕十餘人來謁其言漢民凌逼  
大甚所以拒之者緩死耳非敢為逆也芾因諭之曰汝等皆  
良民惟欲得造孽者任老五一人而已任老五適在列聞之  
大恚乃潛歸倉渡他回私語馬百齡速去勿罹禍百齡以告  
芾芾不悟從官四人見百齡神色沮喪遂相與語曰事變矣  
速趨張公行入見芾則與二紳樹本皆相對默坐趣芾行芾  
不語百齡厲聲曰君等不速行欲回死耶四人者乃皆出走

卷一

陝西一

四 紅杏山房

樹本復趣之芾請朝食而行樹本以餅進芾更索粥炊粥食  
已方徘徊門外而任賊擁眾至遂殺若訥樹本而擁芾與百  
齡去壬辰擁至倉渡任賊踞上座縛芾階下迫使跪芾怒罵  
之截其耳甲午遂遇害自回禍起荔渭各團長死難者縣丞  
劉藩劉炯同知劉炳訓導陳大本歲貢唐凝緒唐義衡生員  
陳洪範參將趙錫祺監生杜朝選崔文采崔文兆孝義鎮則  
拔貢嚴鑫廩生趙申中生員趙紹德監生趙汝及廩生吳詒  
從九品吳天成雲騎尉喬同雲監生同步霞從九品王生葵  
在黃家圍戰粵賊死者則帶勇官陳茂經張龍驤龍驤子新  
緒其他州縣殉難士女難備採不悉記而回民中守義不肯  
從逆自死者喬店馬化朝勸其族不為亂皆不聽自劉死沙

家莊沙黎兒先令其家五十口悉投井乃自蒸其舍焚死禹  
七兒禹成法業種蔬皆聞變自經禹祥故渭南捕盜隸回變  
即散家財於鄉人之被擄者自餓死生員馬某同州人館食  
於外聞亂歸自到於同州城門外滿刺者不欲爲逆爲其阿  
渾所制命爲伯長一日阿渾掠得婦女十餘人以屬之刺刺  
乘間送出回巢賙以資自投井死而馬自齡乃竟踰年逃歸  
矣於是回賊遂圍同州城中兵少居民不任守陴知府朱元  
慶令官紳率兵民分城拒守日給飲食元慶自提輕刀日夜  
巡城與守城者同寢食時出溫言循拊之復激以公義民皆  
鼓舞效死賊騎馳突城下喊殺聲終夜不絕則令懸燈外照  
燈清炬擲城下使通明防賊穴城又掘城根深尺許納窺其  
中使著者以頭入探聽之賊計莫施自壬寅至庚戌凡攻撲  
八晝夜瀕危元慶呼眾曰勿懼吾夜夢關帝往來城上救護  
汝等第堅守自有神助於是昇關帝像供城上眾心賴安會  
華州知州漢直襲賊老巢賊回援城圍始解六月甲寅賊遂  
分隊犯省城甘肅提督馬德昭提督孔廣順等以兵擊走甲  
子德昭率隊往河灘草店護運鹽炭遇賊數百迎擊德昭揮  
兵奮殺斬數十賊以鹽炭歸丁卯賊於黎明帥大隊徑犯北  
關德昭營德昭分兵應敵防東關之總兵閻丕敏截擊之賊  
上駭發營中騎馬賊十餘始解去旋復糾眾圍汪朝海王錫  
爵二營德昭先往救朝海營王璫男駭賊亦發鎗砲抵死相  
持我軍出騎擊賊賊復出大隊從中路張左右翼抄中營我

卷一 陝西志

五 紅杏山房

軍以擡鎗隊由中路潛擊佐以火毬拋燒三路賊時孔廣順  
由南路督大隊會擊別遣將分兩路直入賊隊鎗礮齊發立  
解朝海之圍復會德昭軍四面奮擊中營圍亦解次日賊分  
二隊犯西北兩關馬德昭揣知賊意欲以一隊牽制北關軍  
圖專攻西路立遣馬隊一百馳救西關自督各隊由東北隅  
迎擊賊大潰會見後路賊隊蜂至即駐軍督放擡鎗城上發  
大礮應之賊力不支而退其西關一隊孟百林迎擊走西南  
燒村堡適孔廣順等從後突薄賊遂驚亂竄歸而省城克保  
是時陝兵多出援他省瑛榮奏請調回皆以賊驕率不能撤  
還

詔荊州將軍多隆阿率提督雷正綰馳援關中亦遷延未至

防省城者僅孔廣順所統分駐四關總計不過三千餘人晝  
夜防禦疲於攻拒七月丁酉滇匪郭刀刀犯平利在籍費善  
那景周都司銜陳玉武生楊應麟帥鄉團至巴山峽遇賊接  
戰驅入楚境而三人同時遇害回賊以萬餘人圍攻六村堡  
堡距省城二十里丙午我軍往救協領圖克唐阿訥勒和春  
皆以前鋒馳突戰死馬德昭居中權持仗深入殺傷甚多汪  
朝海傷左股將弁死者佐領德盛防禦法福哩倭仁阿驍  
騎校色勒善雲騎尉珠爾松額馬步兵勇死者二百餘人六  
村堡卽於是晚攻陷堡中萬餘人屠戮殆盡圖克唐阿訥勒  
和春皆以驍將自豫調歸圖克唐阿曾於靈寶擊賊解圍訥  
勒和春曾與潼關守城親發砲轟賊二將平時交最篤同日

卷一 陝西志

六 紅杏山房

殺賊死義，是時直隸提督成明，與賊戰渭北，兵潰賊勢彌張，遂圍涇陽，一原犯咸陽，而鳳翔諸屬縣回亦聞風起，與甘肅諸回接連作聲勢，又與安商南紫荆關漢中平利，為陝南邊蜀楚諸賊不時出入，西安守賊兵單，惟馬德昭數著聲威，羣賊所憚，民心恃以無恐，八月庚申，馬德昭帥師往草店護運薪炭，遇賊，邀之至磁塚，前隊兵趨登塚上，半登，賊圍之數重，應賊一晝夜，都司徐尙高衝圍入，斃賊多，賊見後軍至，乃遁於是。

欽差大臣勝保，自洛來陝督軍，行抵臨潼，邀擊賊，縣城西五里敗之，生擒回口馬友德等，協領烏章阿鳳春戰死，乙亥，遣雷正綰及總兵成祿等攻咸陽馬家堡一路賊巢，克之，先後

卷一 陝西志

七 紅杏山房

斃賊四千餘，斬其酋阿渾二人，閏八月，抵西安，攻破蒲橋，杜曲及景陽長條郵六堡，寨回巢，省城解嚴，甲午，至咸陽，戍戍率大隊進攻咸陽賊巢，賊二萬人列隊拒之，雷正綰成祿督隊迎擊，賊屹立不動，勝保麾軍直搗中堅，鏖戰四時，烏勒興阿宋詩等見步軍陷陣持久，遂領馬隊兩翼進，雷迅風馳，賊眾皆靡，陣斬黃馬褂賊數人，賊遂北奔，馬隊奮鞭追殺，雷正綰等短兵馳突陣中，賊皆棄仗潰，我軍遂蹙追逼賊巢，火彈噴筒齊發，乘勢擁入，賊投井墮崖，相踐踏死者無算，張家堡藥王洞海家郵卡家郵四巢同時悉平，共殲賊四千餘，生擒百餘，獲大礮十一，其餘軍械無算，庚子，賊復以五六千人來犯，勝保憑高揮軍，馬步兩路進，截賊陣為二，賊腹背受敵，遂

大亂奔東北，我軍追奔三十餘里，流血成渠，其時滇匪郭刀刀自湖北竹谿竄入甯陝廳境，勝保回省調兵防子午谷，九月庚申，至咸陽會雷正綰兵，擊敗畢郢原賊，畢郢原即細柳營故址也，壬戌，攻克馬家堡，勝保令雷正綰領成祿等馬軍攻各路援賊，而令總督馬陞等步軍攻賊巢，克之，遂乘勝掩殺破其七巢，自馬家堡至蘇家溝，縱橫三十餘里，賊尸遍野，奪獲大車千餘，大礮二十軍械無算，馬家堡阻山帶川，為西路進兵要地，賊之精銳悉踞其中，是日潼關副將哈聯陞駐軍數水鎮賊詐降，竟劫哈聯陞去，并失其關防，其時西路賊勢已摧，而涇陽被圍，勝保令成祿領步馬各軍馳救，雷正綰仍駐咸陽簡練軍旅以扼西路，自統步馬赴華陰潼關扼

卷一 陝西志

八 紅杏山房

賊東路，癸亥，成明王永慶攻敗同州城西平陽防賊，賊復糾眾圍攻朝邑城，十一晝夜，王永慶等擊退西奔，永慶襄創力戰，首先陷陣，功多，十月，甲申，甘回由神峪河犯法，延鎮隴州知州邵輔以赤延為府要隘，檄崇信華亭兩縣督鄉勇會勦，自駐鎮上，屢摧賊軍，賊撲營，輔力戰死，乙酉，勝保在潼關，奏言回賊詭譎異常，醜類繁多，西勦則東馳，東攻則西竄，以趨避為長技，勢難專制，請調西安將軍穆騰阿以自助，委以東路攻討，就潼關立為大營，且請陝甘總督熙齡暫留潼關，以資鎮壓，庶兵力不為一隅牽制，於是同州告急，乃與穆騰阿移軍由朝至同，沿路攻勦，即於同州城外西南高阜列屯，而王閣郵羌白蒼頭各鎮之賊，或數千，或萬餘，不時渡洛來襲。

三月己未庚申賊疊犯同州營我軍失利三品銜佐領儀  
游擊馬德麟戰死丁卯黃得魁等攻東西聯郵賊巢克  
之於是以前隆阿為

欽差大臣先是

朝命自楚接陝途遇粵賊陳德才合捻首姜汰凌張落刑等  
二十餘萬三路窺秦多隆阿慮賊奪隘乃令先鋒雷正綰以  
陶茂林軍三千人兼程進自帥大軍繼之甫抵商南陳酋已  
蹶於後截我餉道乃回軍掩擊破之於紫荆關復其城賊遂  
宵遁次日多隆阿單騎馳商南而合馬隊追賊比至商南美  
會適由富水關至商南隨邑城中衛卒數十人合邑懼懼多  
隆阿從容布置城防令城門洞開列十數騎以待賊不敢進

卷一 陝西志

九 紅杏山房

歷五晝夜賊漸北趨後軍隨至多隆阿預檄茂林設伏武關  
截賊去路自率五千人追之商南亂山崎嶇兵難施展乃自  
乘馬登山持令旗覘賊所向指揮軍眾三戰三捷賊無出路  
攀藤木墮崖澗死者無算姜酋僅以身免是役也以數千疲  
兵滅五六萬悍賊

朝廷偉之而張落刑已聞風遁去方悉軍入陝會

朝廷命勝保督陝軍移多隆阿東勦陳曾進及樊城又敗之  
唐縣鎮遂屯軍樊鄧間及是勝保軍覆回氛益熾復有是  
命乙亥入潼關遂解同州圍擊賊之背一戰大捷焚其韓村  
八營回賊倡亂九閱月至此始挫遂扼於洛河之南其地林  
木叢雜產蒺藜表斜百餘里即古沙苑所部多南勇跣足搏

戰者不得逞多隆阿乃多置草履行滕命著之以戰步伐乃  
便又以滾營法逼賊而壘十二月己卯令穆圖善率九營步  
除行洛水北岸築營別令陶茂林列陣以護之而自領三營  
遙見賊壘叢列僅隔一水礙於修築於是令陶茂林帥三營  
渡河誘賊離穴賊果以全力注之即別令三營中路設伏濟  
河直撲賊壘賊敗走五六里而四路援賊大至復令穆圖善  
分九營之半修營半出擊賊賊始踉蹌奔我軍縱橫截殺賊  
死尸狼籍夜半渡洛歸而築壘已成副將徐德明手刃多賊  
方竭死又以長稍勾矛為方圓大陣循環無端沒途置堯磔  
刺芒以礙賊騎每日四更出隊且擊且前輪流替戰士卒不  
勞而賊疲於迎拒計窮乞撫多隆阿力拒不納

卷一 陝西志

十 紅杏山房

二年正月戊申朔多隆阿令軍士嚴備別遣徒伍作雜劇魚  
龍曼衍傾營縱觀以誘賊賊堅壁不出已酉偵知賊於王閣  
外掘陷阱濠塹為死守計乃及其未備攻之囊土填濠賊  
復於羗白鎮五里許列入營以屏蔽王閣郵我軍投炬焚壘  
而還維時陝境城市疊被屠掠赤地千里軍餉兵械皆缺乏  
難驟辦多隆阿方慮無以禦敵適有回西乞撫者知其謫因  
伴應之遣曹克忠赴賊營驗器械馬匹以覘其虛實遲迴  
十餘日後路軍火糧運悉至於是召回首賈之曰爾等反覆  
靡常豈真降者殆借以驕我耳昔武侯七擒孟獲南夷始不  
復反汝歸修甲兵與吾決死戰俟力屈心服再議撫耳縱之  
歸而即勒兵攻羗白鎮王閣郵等老巢圍正合東風大作吹



沙拂面矢石皆退飛陣稍移乃手斬先卻者以徇各將校乘  
盛氣咆嘯而前賊眾驚敗擒斬千餘庚午賊馬步千餘寇省  
城營馬德昭擊退之次日賊數千分東北正北三路來犯德  
昭分隊應之自率馬步出正北往來衝殺二十餘合城上發  
大礮助之擊斃多人賊猶不退復轟以新製馬礮斃黃衣賊  
目一人而穆騰阿復率新練馬隊出西城門賊見援兵至始  
竄我軍乘勝壓之追殺至十里舖遇大雨收隊回乙亥多隆  
阿率步軍九營分進復以三營近羗白鎮北扼隘而軍別遣  
馬隊伏鎮左右令羸卒誘敵部署定賊萬餘人由王閏郵南  
路來緞我師而羗白鎮賊二三萬眾由北門長濠舞蹈而出  
我軍佯北賊乘之九營步隊出抄賊後三營橫扼賊吭兩伏  
騎奔走賊皆墜圍中遂大潰突出追殺至濠邊斬擒二千及  
夜賊潛以輕騎劫營多隆阿預堅壁壘三攻不得逞乃退是  
時馬德昭為熙齡奏調赴甘肅又為多隆阿檄解興安圍省  
城神道員李宗沅等五十三人合辭呈總督署請奏留書略  
云關省倚軍門為長城數百萬生靈得苟延至今日者實軍  
門一人之力情詞哀切奏上

卷一 平回志

上 紅杏山房

將約曰一鼓齊進再鼓畢登三鼓不克者杖四鼓不克者斬  
會賊馬隊馳而前副統都蘇倫保拍馬當先迎擊賊大潰奔  
入壁遂乘勝奮登攻克羗白鎮堡破時堡中老弱婦女哭聲  
震天盡屠殺無遺隨分兵進搗王閏郵賊見羗白已破方驚  
擾會陶茂林伏兵出林中四面圍勦遂入其壘殺賊尸山積  
流血成川追擊十餘里奪輜械牲畜無算獲藏鏢數萬盡以  
犒軍日暮奏凱還營觀者億萬計歡聲雷動遂遣陶茂林率  
步隊八營屯王閏郵東西兩頭互抱為却月陣首尾應擊變  
化不測王閏郵為古沙苑地沙土輕揚人馬不能開目而賊  
尸腐變毒流井水所部多南勇不慣食麥時疫大作十病四  
五多隆阿親為和藥食土每食必撤珍膳與之時鳳翔回會  
崔巍圍府城近半載瑛梁屢調兵往援并所募勇丁僅得  
五千兵少圍訖難解庚子

卷一 平回志

上 紅杏山房

詔允之二月丁丑朔五鼓多隆阿督各營進勦見賊掘長濠  
自沙窩繞羗白王閏十餘里而西路援賊驟至多隆阿部署  
眾軍定齊進抵賊濠軍士爭以柴薪土囊填平湟塹羗白堡  
砦壁立千仞鹿角脉柵密排數重周圍繚以棘刺礮臺營樓  
高矗雲表守禦最固為賊所倚恃多隆阿乃先攻之與諸

詔西安副都統德興阿移師同朝以壯多隆阿聲勢已巳多  
隆阿攻雷化鎮克之庚午攻雁谷莊令德興阿領馬隊百餘  
所募勇千三百人駐藍田三月甲寅

為後軍而自率親兵進攻莊前樹木蒼叢，即揮軍衝林木入時，相聲障天，迎面不見人，賊矛盾自相擊，踐踏死者無數。龍谷莊遂平，其別部軍同時攻破喬店，副將何成江戰死。是日即屯軍自龍谷莊至喬店列八營，辛未賊大隊由孝義鎮至喬店列陣十里，多隆阿先別遣軍設伏，絕賊後路，遂分兵四出拒之，賊大敗，遇伏殺斃無算，乘勝進攻破孝義鎮，賊屯獲哈聯陣所失潼關副將關防及偽孫大元帥新賊三千餘，多隆阿即率軍直搗倉頭賊屯，倉頭城壘深阻，濠內設鐵蒺藜梅花槍防備嚴密，進攻逾時，城上礮子雨下，勢難驟克，乃收隊回，四月丁丑朔移營環賊屯築礮臺，以擊倉渡，戊寅四鼓傳令出隊，而授諸將方畧，誓軍曰：今日不得倉渡，不得收隊。

卷一

平回志

紅杏山房

於是將士騰躍竟日奮攻，薄城賊見官軍上城，遂大亂，追殺二十餘里，賊投渭水死者無算，倉渡遂平，遂以步除七營移屯倉渡，遣潼南道備船艦，造浮橋於渭，夾水駐軍，與省城通聲勢，以成建瓶之勢，由是東路肅清，其敗賊悉西竄，糾合附近賊衆圍逞志省垣，四月中賊犯省城，大小十餘戰，多或數千人，少則數百人，馬德昭相機隨勢以應之，多所斬獲，守城軍前後戰死者咸甯武生張占魁，六品軍功黃雲安，千總李鳴山，外委孫獻魁，是時甘肅平涼被圍。

詔多隆阿撥勁旅遣雷正綽應甘肅，長正綽本駐三原，蓋自三原撥遣也，甲辰賊犯省城西關，馬德昭分隊迎擊，五品軍功張振驊馬衝入賊陣，斃數賊，隔馬生禽一賊，眾軍遂乘勢

衝擊賊退，其大隊復來犯德昭，回兵督戰金勝寺，追殺十餘里，五月丙午朔賊攻三橋營，總兵曹克忠督所部擊退克忠於前月始以新募楚勇七營駐三橋，以通省垣糧運，立營甫定，屢為賊擾，克忠皆擊走之，丁未馬德昭率各營往援三橋之軍中途遇賊，把總耿忠超奮呼殺賊手刃數人，中鎗墜馬死，復有大隊由東北犯城濠，瑛榮調虎威營出城與德昭軍合擊之，適曹克忠督所部自東來，賊以馬步包抄，克忠麾軍作雙龍陣，輜重及難民居中，隊伍分左右出自率親兵及烏拉馬隊戰，且走殺斃賊七八百，賊馬二百餘奪獲軍械無算，行抵十里鋪，東與德昭軍合，賊見援兵始退，克忠遂以各營分駐十里鋪，與省垣通聲勢，戊申總兵陶茂林攻克郿縣之槐芽鎮及近鎮各賊壘，多隆阿師次交河口，患腹疾，憊不能督戰，乃擇諸將中持重者穆圖善陶茂林，令分軍跨渭為營，而以驍將朱希廣趙既發輔之，希廣既發素相善，請併營於北岸，當賊衝，多隆阿弗許，力請之，乃許戒之曰：賊至堅壁勿戰，吾自有衝破之慎，勿輕出也。六月丁亥賊攻交口石，汧河軍屯希廣既發以賊數營，不能堪，遂違令出戰，設伏擊賊之，乘勝渡渭，追殺數十里，平其十三壘，副將關行莊劉聯升黑夜攻壘，先登中礮死，己丑既發希廣移營渡渭，壘未成，賊大隊至，既發等拒戰，希廣奮氣衝入賊隊，戰死，既發哭副救之，受重傷亦死，賊遂圍新壘，辛卯多隆阿力疾乘肩輿率後隊二千分遣諸將銜枚疾進，賊猝不及防，敗走，遂解新營圍。

卷一

平回志

紅杏山房

溫德勒克等馬隊遼城歸路多隆阿親督諸軍三面蹙之斃賊無算壬辰曹克忠移屯韓信塚白楊寨澆河等處以通藍田路營南立賊大隊來犯穆勝阿遣黑龍江吉林馬隊及西安駐防兵往援擊賊走甲午馬賊三千餘步賊千餘直北撲營克忠親督各營四面迎刺賊收績自此藍田一路郵傳復通乙未賊攻陷甯羌州知州金玉麟吏目馬錕死難

詔馬德昭統兵救鳳翔紳民痛哭請留許之賊犯南關德昭擊賊至八里舖伏兵突起德昭墮馬乞假養傷七月丙午朝廷以瑛榮擁衆自衛不肯調兵外授

詔責頓仍多隆阿亦敷奏言其短至是免之而以劉蓉爲陝西巡撫其未到任前以張集馨攝理辛亥多隆阿攻蒲桃達

卷一 平定志 陝西一 五 紅杏山房

賊屯破之遂進攻十三邨克其三邨共殲賊四五千乙卯攻破三府里賊巢及其六營進攻白鴉嘴巢丙辰移營三府里丁巳攻馬烏什賊十餘堡一日就平戊午馬德昭以罪免

詔西安副都統德興阿代統德昭軍是日多隆阿攻沙河賊以大隊拒之塵戰移時賊屹立不動多隆阿乃大誓三軍將士騰呼一鼓而賊潰迨北至瀾河賊赴水死者數千瀾水爲之不流沙河賊巢平是役俘賊二百餘及南岸總會馬阿渾獲驟馬器械無算南岸瀾河以東賊巢皆肅清

朝廷以多隆阿庸功疊奏遂以全陝大局責其籌畫丙寅多隆阿提師入西安蒐簡軍實汰羸老節淨廢軍容爲振遂遣陶茂林勦陝西路之回與曹克忠赴援甘肅八月庚寅陶

茂林以兵三千五百馳解鳳翔圍先是粵賊陳德才沿漢入興安城中文武皆遇害團練擊走漢中至是攻陷府城復分隊竄襄沔略陽等處藍朝柱踞洋縣張第才由石泉漢陰駐鎮安曹燦章竄盩厔分屯槐堰於是京堂李雲麟奉

朝命督勦壬寅多隆阿自普陀原進兵攻十三邨平之九月乙巳移營進攻高陵克之於瀕河數十里悉爲賊藪皆次第蕩平時三原知縣監利余庚陽素得民心稱循吏亂起倡立同德局團鄉勇懸重格募健兒共得數千人使其子若孫四

人及邑紳分督之以禦賊於是邑人踴躍輸將一時得白金二十餘萬兩簡邑紳廉能者司其出納凡臨戰死傷及奮先殺賊者酬賞動至數千金庚陽登城巡警凡十八閱月晝夜

卷一 平定志 陝西一 五 紅杏山房

無閒三原逼近省城鄰邑皆爲賊藪賊不時圍攻左拒右迎日不暇給而士氣不懈孤城卒保省城尤賴爲唇齒賊去詳請蠲緩征徭大吏嘉之通諭各州縣傳爲楷法戊申多隆阿進北至涇渭合流處賊竄渡涇我軍遂屯北岸賊於南岸發

大礮擊我營壘多隆阿先遣馬隊趨上游備截擊遣穆圖善及諸軍泗水而濟賊大潰我軍分兩隊沿渭涇迨北四十餘里賊至長陀灣走入邨堡門不及閉我軍奮擊之長陀灣兩

邨皆平其時雷正綰先攻破永樂店塔底兩賊巢其敗賊仍聚南岸多隆阿遣馬隊擊之正綰亦濟涇與穆圖善合勦先後共殺馬隊賊三千餘涇水深沒腹我軍渡者多溺死次日多隆阿命造游橋移屯長陀灣以期前進永樂店之戰成祿

首先入賊壘功多甲寅移營進逼蘇家溝賊巢先遣雷正緒率所部渡澄扼賊西竄遣曹克忠趣咸陽堵禦賊自渭至涇綿亘十餘里列陣以待多隆阿部署諸軍分路前進鏖戰兩時斃賊數千賊奔蘇家溝渭城老巢我軍遂攻高陽莊等賊壘一時悉平壘中賊搜殺無遺乘勝進趣蘇家溝破之忽馬賊數千自渭城來援我軍迎擊追北一路攻破馮家圍子諸卡直抵渭城副將孟宗福先登總兵姜玉順相繼超距上城門開諸軍奮呼擁入渭城爲賊老巢城內賊逾萬一時勦滅殆盡救出難民千餘其逸出之賊馬步千餘而已是日前後綜斃賊不下萬七八千獲馬牛器械無算爲近時第一大戰丁巳陶茂林攻克麻子崖庚申攻克油房街癸亥攻克第一

卷一 平回志 七 紅杏山房

郵白家凹諸賊巢遂進兵解鳳翔圍乙丑陶茂林攻克鳳伯廟屈家河等處賊巢鳳翔境內肅清回首崔巍走甘肅十月李雲麟攻山陽粵賊復其縣城庚辰陶茂林夜以火箭噴筒攻克鐵樓邨辛巳攻克鄭家邨鳳翔東路賊巢悉平甲申雷正緒攻克拜家河辛卯曹克忠軍由百子溝至史家河其地四面阻山賊巢在溝內亘十餘里克忠設伏誘擊之悉平癸巳進攻白吉原賊巢山路險隘軍士皆匍匐進山上滾木礮石亂下我軍多中傷克忠賈勇先登將士裹劍繼進大呼而上衆賊驚竄殺斃千餘生禽賊首李阿渾等五人邠州境內肅清賊首黑阿渾斃於亂軍乙未雷正緒會蘇倫保馬隊攻西南兩原大佛寺等賊屯平之卽乘勝進兵屯甘肅靈臺縣

境十一月李雲麟攻克鎮安之程家川回賊生禽賊首胡正漢等殺之降其被脅者千餘人簡壯捷者數百立爲隴軍歸化營隨進勦漢中十一月壬戌張集馨奏陝省各州縣紳民團練皆自備軍械口食隨官軍攻勦守禦雷正緒盛稱長武民團之功凡收復鎮安山陽及商南各處防禦多資團練而石泉等廳州縣自漢南陷賊逾兩月除周有全礮船外更無一旅之援特以扼西鄉茶鎮爲漢南屏蔽者皆民團力也前安康平利紫陽漢陰諸縣藍賊竄擾民團出死力防勦其尤著者平利訓導史兆熊臣會奏請

卷一 平回志 八 紅杏山房

獎以昭激勸焉  
三年正月官軍克復漢中陳德才仍順流下竄漢中及漢南前後戰死者千總左雲桂外委戴金山軍功陳國珍李百順參將黃星堂游擊梁松鶴千總張大興副將徐祥泰六品軍功劉得勝岳雲龍二月戊午曹克忠攻雨亭寺花廟賊十餘巢悉平遂會陶茂林軍趣隴州關輔旣肅清多隆阿以爲欲度隴西征必先掃除漢南之賊以清後路賊偵知之乃東遁而賊首藍大順尙踞蓋屋乙丑遂往圍之蓋屋城小而堅藍首善守備發地雷攻之不下百計誘之不出乃簡健卒數百攻其月城令將士曰賊雖善守月城破彼不安處矣吾今分諸軍更擊之以逸制勞不出兩日賊必西走吾已設伏禽

藍首矣乃親登礮臺擊鼓督軍戰逾兩時悍賊死者什九礮子中傷多隆阿左目而鼓音不絕是夕賊果由西門遁伏兵起藍首被鎗逸獲偽賢王藍朝元等三人藍三順藍七順等十五人偽先鋒顏貴忠及小酋方元勝等八十餘人總兵桂學高協領穆騰額戰死賊首藍大順者與李短塔塔於咸豐九年倡亂雲南昭通府李賊授首四川大順率其黨三千餘人竄陝據洋縣以去年十月攻陷蓋厘蓋厘克復時與其黨數十人竄新口峪復襲脅二三百人將與甯陝曹賊合中途爲佛坪團練截殺其半大順竄漢陰漢陰團練邀殺之三月甲寅多隆阿以中礮病篤

卷一 陝西志 元 紅杏山房

詔穆圖善署理欽差大臣關防幫辦多隆阿軍務四月癸未西安將軍忠勇公多隆阿薨於蓋厘大營多隆阿蒙古人隸黑龍江部年少高氣膽畧過人粵賊之亂應募入關著功楚皖臨戰身先士卒不避鋒鏑運籌決勝敵如神統兵十餘年所得奉分給將士未嘗私其家疾革昏昏猶手作揮軍狀口呼殺賊無一語及家事生不識漢字得札牘使人讀而聽之指論是非無不中綮殆有天授是時陝回皆西竄與甘肅回合踞平涼等處

朝廷以都興阿爲欽差大臣雷正綰幫辦軍務四年正月甘回在邠州長武隴州汧渭間者復滋入陝境先是陝境肅清盡掃境內之兵以援甘腹地空虛劉蓉請分雷正綰曹克忠所部各三營屯邠隴要隘以防陝邊復撥省城

防兵及正綰新募之軍檄撫標中軍彭體道由岐山武功往會勦癸丑提督彭基品會彭體道軍雪夜攻克醴泉之趙輒體道率死士三十人躍登堡牆既克而邠北小堡賊突出抄體道軍圍之副將羅洪德照磨唐楚剋續率所部突圍前救副將朱之南參將艾傳泗游擊譚孝友戰死洪德等仍督隊繼進大呼突陣體道亦大呼潰圍而出賊勢始靡復慶戰兩時斃悍賊六百餘賊奔清化境死事者守備高松林梁清泰羅境乾郭聯升孫仲祥千總龍正大把總李春發外委鄒玉山是時雷正綰率軍回駐涇州分遣諸營駐北塬黨塬花所等鎮以邊後除竄賊而固邠長門戶七月甘肅靈州賊擾陝邊初陝回赫明堂爲雷正綰招降安置黑城子近復招聚回

卷一 陝西志 辛 紅杏山房

衆至八九千人雷營叛將胡大貴等勾結赫明堂及穆三楊大娃子各擁馬賊千餘由鎮原甯州崇信三路圖竄陝西劉蓉乃奏遣同知鄧太愚領四營合總兵段登雲軍扼定靖要路總兵楊得勝扼鄜延楊能格率魏添應等相機截勦復奏檄總兵劉玉興軍屯鳳翔知府黃鼎屯邠長總兵蕭德揚駐鳳縣更谷漢中總兵蕭慶高分其四營駐畧陽以防禦之八月甲午鄧太愚攻克吳旗鎮參將孫士立持矛大呼入賊隊生禽賊首惠喜中供稱金積堡巨賊馬化澂蘇玉保馬生彥等令其與馬成海揀精銳數千分撲官軍營以通入陝之路五年三月壬戌甘肅省城兵變戕官武庫軍械擄掠一空逼脅藩司林之望檄署宮司節詞具奏而陝甘總督楊岳斌在

慶陽聞亂急欲回勦劉蓉建議以爲宜姑置蘭州爲緩圖專用力東北杜平固出竄之路通慶涇饋運之途後顧無虞然後可鼓行而西宜先遣曹克忠督兵援蘭州藉其聲威暫爲鎮撫奏上

詔允之辛未至己卯鄆太愚等攻克鐵角城亮馬臺西嶺嘴諸賊巢追北二十餘里達於甘肅界劉蓉檄段登雲移軍鐵角城白家屯等處以厚兵力而資防剿戊子段登雲等攻克馬家畔回五品軍功陳元龍民人李崇玉戰死四月辛亥提督邱時成等攻賊於鳳翔之洛城河灣通判周宏諫戰死五月踞固原回酋孫義章棄城東竄靜甯會甯渭源等賊亦皆傾巢移踞隴境蔓延五六十里謀欲東歸其酋則有馬生彥

卷一

平回志 陝西一志

五 紅杏山房

任老五李大帥馬星福蘇蛤兒崔三穆三鄒保和海子馬之屬劉蓉以爲羣賊廣聚正宜變防爲剿合圍野戰誠令陝甘兩省精銳併力圍之不難一鼓而殲奏請

遣穆爾善撥金順馬隊赴鳳陽

遣楊岳斌調王得勝軍赴隴州會剿維時蕭德揚黃鼎邱時成劉王與等軍會楊岳斌所遣總兵劉劬忠馬隊抵隴州蕭慶高軍抵鳳翔相與接應遂將還玉邨穆家莊曹家灣王家嘴等數十巢攻克掃盪數十里餘賊走故關鄆太愚段登雲亦擊敗保安一路賊六月譚玉龍赴隴軍行至赤延鎮攻破白陽林華亭上下關等賊巢賊走尖骨山老巢戰死者副將方得元參將余炳忠游擊殷得高夏得勝林得勝都司邵至

成其時官軍攻克故關賊壬寅馬隊賊由靈臺史家河偷竄邵寨十餘日內馳突麟遊咸陽遂陽等八九州縣參將彭體道率馬隊追擊陣斬游擊劉義安以徇軍於是士氣百倍晝夜窮追賊旬日不及炊眠遂竄回平固辛亥譚玉龍會陳德

隆軍攻熾暖莊川等賊巢丙子楊德勝等攻克神峪河八月譚玉龍等攻克尙家店白石川甲午譚玉龍會劉厚基鄆太愚攻走娘娘廟賊時楊岳斌親督甘軍擊敗清水張家川賊走華亭劉蓉復遣劉厚基等由下關會上關蕭德揚等軍還搗尖骨山老巢丙午官軍四路環集賊懼分途奔竄約至山寨鎮合隊老弱婦女先行馬步殿後時蕭德揚黃鼎等移營磨坪川近賊壘偵知賊走遂會諸軍追剿及賊後隊參將孟

卷一

平回志 陝西一志

五 紅杏山房

學文等驟馬馳突截殺殆盡尖骨山四面巢穴悉平迨北至十里舖擊獲甚夥餘孽向平涼隆德竄走華亭崇信途無賊迹劉蓉乃遣西蒙克西克等軍由邠長趨涇州進擊與楊岳斌會軍以防賊竄慶陽復分軍駐汧隴麟遊邠長要隘九月劉蓉以病未代安徽巡撫喬松年調補陝西自汧赴任旋命左宗棠督陝甘軍宗棠奏引前浙江按察使劉典幫辦軍務疏中稱典剛明耐苦廉幹有志節用兵長於審度地勢臨陣身先士卒然性稍褊急有所見必直達其是以此嘗見忤於人臣常言之曾國藩楊岳斌皆不以臣言爲然也又稱臣軍入甘當先分兩大支由東路廊清大局勘定然後入駐省城蓋進兵陝西必先掃清關外進兵甘肅必先掃清陝西駐

兵蘭州必先掃清各路然後餉路常通師行無梗得以一意進勒無虞牽制隨即開設屯田已復之地不令再擾當進戰時即預收善後之效民志克定兵力常盈事前計之雖似遲延事後觀之翻為安速也十月擒匪張總愚由靈寶關鄉竄入華陰朝邑等處欲由魯山竄漢中

詔曾國藩遣鮑超軍入關及湘楚各軍援陝鮑超未至甲辰劉蓉奏請

遣曾國藩調廣東提督劉松山軍由商山進劉秉璋楊鼎勳由潼關進張賊專恃馬隊若併力扼諸潼關之南原潼峪蒿峪一路澗谷間則賊無能施其長技或可全數殲除鮑超既無意入關如賊逸出豫境仍令其分扼閩鄉盧氏及荆紫關

截賊去路以圖聚殲復奏 平回志 陝西一志 卷一 三 紅杏山房

遣穆圖善率所部由鹽茶趨平固駐軍涇州

遣雷正綽等軍遏賊東竄以杜回捻合併始得專力擒賊無西顧憂又以爲防河不如防渭請增置防兵於風陵渡上至龍門以杜賊渡渭越晉境山西原司陳湜亦以礮船赴三河口巡防劉蓉復調步隊分駐渭水北岸以壯河干圍防之氣十一月甲子周承顯領涇防各營合雷正綽張在山等攻破紅河川回巢

平回志卷一終

平回志卷二

太湖王志沂 受業長陽張榮澤全校 姪楊存澤

志陝西下第二 逢溪蓬萊山館刊

六年正月劉松山駐軍西安城西雨花寨擒賊全隊犯營松山會軍擊之張錫嶸居前迎戰死松山率諸軍力戰賊敗追殺八九里斃賊千餘時雷正綽軍屯邱家寨慶甯回賊數萬人於去冬圍正綽營正綽被圍二十餘日糧路絕殺騾馬食士忍飢苦戰甲戌衝潰重圍遂將秦昌新莊諸賊擊退而慶甯賊復分竄入鄜州長武喬松年奏

卷二 陝西志 一 紅杏山房

遣庫克泰德與阿爾軍由邠長赴涇州與正綽諸軍夾擊之又回賊竄三原咸陽意欲渡渭與捻賊合譚玉龍堵擊賊不得渡退至涇陽二月曾國藩遣總兵馬德順領馬隊來陝與劉松山等軍攻擒賊於金渠銀渠兩鎮殺斃長髮悍賊甚夥兩鎮悉克賊退踞齊家寨劉松山下戰死者參將劉福勝劉發蘭彭榮致游擊張得豐陳萬勝李振五都司舒瑤林賀爾山由是回首崔巍由靈臺竄入鳳翔擾及岐山扶風其大隊踞鳳翔之橫水鎮喬松年遣譚玉龍等截擊癸卯擒賊由耶縣泗水渡渭馬隊殿後劉松山等追擊之賊由扶岐東走譚玉龍等軍遇之於扶風擊敗其後隊張總愚率悍黨圍我



軍王龍等衝破賊圍賊退踞益店時王宗棠自鄂調集各軍編為前中後三路十五營宗棠自統親兵營十哨及先鋒後勁新前新後四營旂馬隊五起甲辰遣總兵劉端冕周紹濂率前中十營啟行戊申自率總兵楊和貴後路五營繼進由雲夢德安達襄陽三月擒賊全隊由菊花邨竄乾州之臨平鎮回賊亦同時東竄分踞傅家莊徐家堡為犄角勢郭寶昌軍追至醴泉攻破賊莊殺斃援賊五百餘救出難民二千餘直抵乾州時西安將軍庫克吉泰督馬隊與劉松山等軍至乾州會勦已已諸軍會攻臨平鎮分三路進左路郭寶昌右路李祥和黃鼎中路安往全福及各營馬隊左右包抄直搗賊巢賊戰敗追殺十餘里臨平辛店南齊堡上渠堡等數十巢悉攻克之殺賊近千人救出難民數千獲騾馬三百餘賊遂東竄由咸陽三原窺同朝譚王龍等軍東掃後路盤踞之賊自菊邨至武功興平迭獲全勝四月劉松山等追賊至同州戰於晉戍堡姜彥邨賊敗走東北欲渡河松山等議全福郭寶昌由朝邑一路傍河夾擊為迎截前隊渡河之計松山自率湘軍及黃鼎所部追勦遂破其許莊小壕賊堡其酋張總愚率大隊迎戰馬步橫亘二十餘里以滾龍車攔牌包裹而前圍我軍松山嚴東隊伍以洋礮四面轟擊長髮老賊中礮而顛者如林賊陣瀕潰張總愚復糾合前隊馬賊捨命攻撲總兵黃萬友以短兵分路接殺斃馬賊無算糜散自午至酉賊始散亂盡棄其軍械以竄迨北十餘里禽殺近三千人

卷二 平亂志

二 紅杏山原

殺出難民數千乘勝攻破大壕管小東坡餘賊竄伏謝家坡戰死者游擊胡理明參將李順才游擊蕭忠恆左明德都司楊崑益胡聯陞守備熊吉福千總周福泰李明祥把總熊志昌劉建祥羅錫涼外委曾楚榜其時郭寶昌軍行及朝邑蒲城富平凡三戰富平之戰賊以長鎗馬隊包鈔寶昌自率小隊撲入諸將皆短兵往來衝突力戰終日賊乃走是日殺長髮賊千餘而劉松山亦追賊及於富平之文川圍復及於永豐鎮蒲溪堡賊不得喘息圖欲渡渭松山躡其後而使郭寶昌繞渭而南以迎擊之於是回賊窺省城喬松年嚴兵以備回賊望風逃而擒賊尙踞渭濱之普集鎮郭寶昌復渡渭北與劉松山等軍夾攻之遂克普集鎮別奪堡邨二十餘處賊過渭欲犯省城松山寶昌分道疾追丙午敗之李家橋賊仍望省城前進丁未德興阿自率馬步迎擊喬松年遣中軍彭體道出城以禦而松山寶昌已追賊及於城南山門口木塔寨賊死力拒戰呼聲震地松山寶昌分隊鏖戰將士皆奮不顧身盡而復合却而復前德興阿親督隊助戰共斃賊數千至日暮賊東竄次日我軍拔隊追至灞橋是役也賊中脅從因敗而逃者不下萬人賊馬斃首數千為官兵所得者數千山門口一路枕尸十餘里辛亥劉興新募四營自鄂至樊城會左宗棠軍復分路入關宗棠自潼關入與自紫荊關入提督高聯陞軍亦由長沙取道襄陽溯漢水抵洵陽陸行達西安五月劉松山等軍追擒賊自灞橋沿渭至鄂縣西聯邨

卷二 平亂志

三 紅杏山原



敗之賊復涇水渡渭北至興平松山各軍躡其後與郭寶昌等分兵繞道至武功截其前夾擊之賊復渡南岸伏於鄠縣大玉鎮我軍追而薄之賊仍回舊路奔興平是時提督劉厚基攻克鄠州之張邨驛及洛州中部回賊總兵胡世英攻敗安定延川回賊即駐軍延安喬松年檄延綏總兵陶茂森提軍赴綏德合剿又調副將鄭春元軍勦韓城回賊春元遇賊於白水戰死時甘肅大飢眾回無所得食遂紛紛竄陝入北山擄掠其酋最著者有海大北李得倉崔三其在鄠州甘泉者則有土匪董福祥在保安安塞者則有蘇阿紅馬辣子在靖邊則有袁炳曾時劉厚基軍駐鄠阻截賊不得南窺省垣六月擒賊自渭北由富平蒲城將窺同朝以悍黨踞流曲鎮

卷二 陝西志

四 紅杏山房

王寮鎮阻我追軍時劉松山患暑病遂力疾會安住等軍立將兩鎮攻克賊之前隊已進同州松山等星夜繞傍北山至朝邑苦泉鎮出賊前分三路進以馬隊抄後直前毀巢而入賊大潰追殺二十餘里賊亡命奔回蒲城共斃賊六七百生禽二百餘救出脅從者三千戰死者參將邵得勝千總陳慶祥五品花翎穆通額左宗棠軍至潼關甲辰喬松年就商軍事七月癸丑劉松山郭寶昌等自昌甯追賊至富平之何家莊敗隊黃鼎料賊累日狂奔人馬倦乏當乘其敝是夜三更率壯士二百餘行至九郎廟遇守卡賊二十餘人酣臥地上殺之遂自率數十人伏卡外而令勇丁潛襲張家廟廟門洞開勇丁躍入亂刃斫之賊驚叫狂竄鼎馳至截殺之賊紛

紛跳堡牆走黑夜顛墜死者無算丁巳賊竄三原劉効忠擊之遂薄涇河將西渡聞官軍追至復傍山斜折而東癸亥遂回竄三原効忠躡追至焦家堡恭將張心楊路扶劉維善週伏力戰死之賊遂由渭水北岸東竄左宗棠以賊明知前阻大河而復東趨者殆以官軍嘗尾賊而行意欲引官軍悉東乃乘虛西走以渡涇渭乃緘致松山勿窮追疲我兵力可改道由富平出蒲城變尾追為迎擊遂遣總兵楊貴和等田邨陽朝邑赴華州劉典及總兵劉端冕由藍田進駐臨潼潼與華州各營遙應皆憑渭立營扼賊南渡劉効忠移駐涇水西岸扼賊西渡提督高聯陞由藍田進駐咸陽俟賊蹤漸西宗棠節自率親兵各營進勦其臨潼咸陽各軍屆時當架浮橋跨

卷二 陝西志

五 紅杏山房

渭南北隨賊所向擊之復遣山西臬司陳湜造礮船六十置渭水是時陝回之逃入甘肅者瞰官軍方萃力討捻皆紛紛入犯宗棠以為官軍之討賊也宜先捻而後回蓋捻強於回捻懾則回益震一也捻在秦徒為秦患竄豫則中原之患大又一也捻聞大軍自潼關荆紫關進遂避竄渭北其欲回鄂豫之心未嘗忘也意俟大軍進至渭北乃乘間南渡耳故勦捻又非先扼渭水杜其偷渡不可惟渭水漲落不時自三河口抵咸陽五百里間多可偷渡咸陽以上水勢更小隨處皆可淺揭防禦為難惟在臨時相機調遣隨賊所向而截之并檄西安鳳翔漢中三府各遣所屬將鄠縣寶雞各峪口路徑扼塞以杜回賊內竄甲戌至八月丙戌官軍往來擊賊於渭

陽臨漳感陽等處賊渡涇東竄時大雨兼旬不能進勦捻賊攻陷宜君知縣張傑殉難回賊攻陷靖邊之甯條梁有眾萬餘戊子復以馬隊攻圍米脂縣城知縣張守基會游擊楊樹棠擊走之甯條梁旋亦收復九月至十月捻賊在三原富平間者被官軍四面截擊竄入北山劉厚基鄜防各軍擊之於中部洛川屢次獲勝庚寅捻賊陷寶雞縣城左宗棠遣楊貴和等攻復之辛卯捻賊攻陷安塞縣城丙申劉松山等追捻賊自中部移營將至宜川戊戌後隊壽春鎮李祥和提督劉芳桂方小憇太賢鄜回賊驟至祥和倉猝應敵馬中礮子遂下馬持矛刺殺數賊右臂復中鎗子仍裹創力鬥芳桂遂研圍入賊亦舍騎搏戰祥和身被十創矛中喉死賊復斫芳桂

卷二 陝西志

六 紅杏山房

面正危急間郭寶昌黃萬友馳至擊賊敗走龍安鎮十一月辛亥黃鼎等軍攻敗汧川黃里鋪五里坡回賊斬賊三千獲驟馬三千賊首張非率其餘黨與崔三米賈合竄鳳翔岐山楊貴和等分兵堅守岐山擊退撲城賊癸丑甲寅出擊鳳翔賊斃賊二千餘戊午夜劉松山郭寶昌劉厚基軍分路攻克綏德州城追殺至距城二里之石家灣斃回賊近三千投河死者無算救出難民三千餘松山所部戰死者守備王春濤把總張藻林厚基所部死者都司羅瑞卿守備張成保把總董興成彭玉林戴祥發丁巳高聯陞軍攻敗宜君洛川諸回賊而董志原回賊馬壯元蘇萬元於時率萬餘人襲劉端冕末脂營壘端冕等擊之於鳳凰山楊家店建莊等處三日疾

馳百餘里以二千之旅大破萬餘之賊馬壯元伏誅官軍不損一人辛未劉松山等軍至宜川郭寶昌攻克羊獻坪回賊副將王立洪躍馬陷陣鎗子穿立洪胷死而松山亦攻克劉管邨賊伏溝竄匿者皆抄殺之餘賊南奔兩軍合追四十里至張家灘宿是役斃賊千餘得驟馬五百餘松山所部死者都司戴星懷於是捻賊竄近河干壬申松山等拔隊疾趨龍王池捻賊馬步三千扼守冰橋官軍直前衝擊賊敗竄官軍遂悉渡冰橋追勦十餘里日暮軍士食盡乃收隊分駐龍王池七郎窩東岸以待輜重松山等本擬循河堵禦為劉管邨羊獻坪回賊牽制比攻敗回賊而捻賊已渡河矣於是左宗棠檄劉松山郭寶昌兩軍先自上游渡河迎擊隨調各營親

卷二 陝西志

七 紅杏山房

率入晉督勦丙子賊陷中部城高聯陞攻克之丁亥譚玉龍黃鼎攻窰店鎮回賊馬步大隊伏鎮後而以數百騎誘賊遇我軍交綏即佯敗走玉龍等軍本分三路進伏賊起官軍繞出鎮後者與前軍夾擊賊敗瓦雲驛及老塬次日玉龍等復分兵搗瓦雲驛老塬賊見官軍即竄回涇河川我軍追至吊子堡斃賊二百得驟馬百救出難民千餘賊所棄糧足供數日軍食癸巳甘肅靈臺縣西鼻峯山有平固土匪二千餘馬數百玉龍等往攻燒其堡勇丁秦中德擁大旂先登賊斫中德手中德不顧率眾擁入斬其偽大元帥寬玉龍偽先鋒李老五陳正洪及悍賊二百餘獲賊糧四百餘石牛馬千餘解散其脅從者而瓦雲驛及老塬復有賊乘虛來犯玉龍等

回軍攻走之遂分軍駐邠州窰店鎮東皇等處旋攻敗香花  
臺賊時三水大峪鎮回賊三千餘騎攻圍民堡丁酉提督劉  
劾忠自三水北關塬往解其圍斃賊三百生禽賊酋馬阿渾  
得賊馬四百餘救出難民百餘獲賊糧千餘石分給太峪鎮  
附近鄉民劾忠軍仍駐邠州堵禦其時劉厚基自榆林至米  
脂解五甲坡圍斃斃賊酋馬阿渾救出難民數百獲驛馬二  
千餘復於宜川生禽逆酋馬祿辛丑夜隴州知府湯敏率峽  
口堡玉龍堡民團攻克蔣草渠土匪生禽賊酋尙得祿崔先  
生關先生王大楊世發殺之丙午甘肅提督高聯陞攻敗洛  
川溝東回賊斃悍賊三百餘獲牲畜五百餘生禽賊酋毛惡  
寬李四善等是日回賊據寶雞城寶雞城去歲以久雨坍塌

卷二 陝西通志 八 紅杏山房

致賊竄入前知縣崔銓殉難後令黃傳紳以修築無資移縣  
旁二里西堡爲治所城無兵守故復闢入後劉劾忠追賊至  
寶雞收復其城  
七年正月乙卯甘肅回賊攻陷甯條梁馬隊營總敦奇祥阿  
戰死甯夏將軍金順總兵胡世英自定邊馳救賊走懷遠總  
兵文星明往援遇賊戰死癸亥甘肅回攻陷懷遠丁卯自榆  
林竄神木陷其縣城中文武多死者參將慶聯糾鄉民克  
復之賊仍竄榆林喬松年遣劉厚基駐延安與延榆綏鎮總  
兵劉聲集邠州防劉端冕相爲聲援二月壬午喬松年以病  
求代  
詔劉典署理陝西巡撫典時駐軍耀州先是左宗棠赴晉以

陝甘軍務付典以陝省兵力不足奏請調蜀軍助勦以爲  
回賊東西劫奪來去無常貴在急搗巢穴而尤宜自立於不  
敗之地是必先儲備軍糧並防賊斷糧道則防禦後路之兵  
實爲要圖請調現住陝西之貴州提督周達武率所部進駐  
隴汧既顧陝省西路即保蜀省邊陲實兩全之道而陝軍得  
以移營進攻制賊死命又奏言臣以草莽書慵自成豐五年  
前甯紹臺道羅澤南邀之出理營務雖久於行間而疎於帷  
幄如第責以督率軍隊專顧一路與賊對壘衝鋒或可自効  
若運籌全局進退諸軍動合機宜實非臣才力所及舉廣東  
巡撫蔣益澧以自代  
朝廷不聽旋復有是

卷二 陝西通志 九 紅杏山房

命甲午劉典在三原以書商庫克吉泰喬松年會檄高聯陞  
進駐宜君之楊家店兼顧同官耀州檄提督劉端冕駐邠州  
總兵周紹濂率所部分駐中部洛川原駐邠州之劉厚基相  
勢北征兼顧中路總兵羅洪德駐汧陽甘肅臬司張岳齡駐  
隴州提督蕭德經駐麟游以固西路邊防惟黃鼎駐長武譚  
玉龍駐邠州陳集賢駐三水三軍仍舊駐不移典自率數營  
駐二原庫克吉泰仍駐咸陽以資調度周達武已遣六營進  
駐鳳縣典奏請達武率全部移駐寶雞以厚兵力俟各軍抵  
防後抽撥勁旅進攻乙未劉端冕行抵洛川聞邠州失守遂  
領各將士露宿街子河次日四鼓分道出隊至二十里鋪賊  
列陣以待端冕令各營立方陣鎗礮轟擊賊人馬應鎗倒前

者斃後者繼督隊之賊揮刀壓陣陣不稍移戰兩時賊始敗  
奔郿城我軍迫及鐵箱城中萬餘騎齊出迎敵遂乘其麇集  
發大礮而以穿山洋鎗擊之賊尸積道賊馬驚亂相踐踏我  
軍乘勢入南門適劉厚基由東路牛武鎮來攻其北門  
及小東門賊不能成隊伍出城西竄遂收復郿州城是役約  
共殺賊三千餘生禽五百餘救出難民數千獲騾馬千餘  
戊周紹濂於洛川之吉子峴擊斃回賊千餘救出難民千餘  
獲騾馬器械無算時譚王龍冒雪攻走麟遊邠州境內回賊  
崔二者由崇信川竄入汧陽寶雞境張岳齡蕭德經羅洪德  
及周廷武所部提督李輝武各軍往來搜勦自丁酉至戊申  
肅清汧陽隴州寶雞三州縣賊走靈臺郿州之陷也劉厚基  
適赴宜州勦賊聞郿警遂回軍援郿丙午賊乘虛以雲梯六  
十撲宜州城知縣余觀瑞督鄉團死守賊擲火彈燒城內屋  
乘亂登城者百餘人觀瑞督鄉團奮擊斃四十餘人餘賊不  
敢上城得以保軍功陳慶榮鍾南英教諭趙鳳鳴同時戰死  
戊申賊劉端冕劉厚基由郿州追勦賊仍竄郿州回甘肅老  
巢三月回賊土匪潰勇盤踞董志原數百里地人多缺食辛  
亥回首鄜馬王三阿渾偽元帥馬五什馬正和馬二元封一  
頭張泗明與常胡兩首共率五萬餘人竄踞宜君之馬欄鎮  
以萬人擾三水騎二萬餘竄涇化三原留兩萬餘守馬欄巢  
穴甲寅高聯陞率師自五溝口進攻馬欄克之賊眾西竄常  
胡二阿渾死於軍生禽馬五什殺之賊三水者侯選州

卷二 陝西通志

十 紅杏山房

劉喻兆主總兵陳集賢等攻敗於職田鎮遂奔楊坡頭馬正  
和由耀州之柳林將犯三原劉典自以五百人守三原遣總  
兵李大有等率所部自朱家邨祇方里乙卯克方里賊壘千  
總袁必壽張東元揮戈陣斬回酋封一頭擊傷五風子我軍  
銳進又斃賊酋胡正海崔家王賊遂大敗將吳國富率馬  
隊要之於梅子殺賊五十餘是日共斃賊八九百獲騾馬千  
餘耕牛三千餘軍糧數千石皆分給難民各軍仍駐朱家邨  
是夜賊酋馬正和張泗明等復收合餘黨踞方里鎮而黃鼎  
等亦於是日攻敗涇河川賊回酋禹得彥馬陷泥中都司康  
得勝斫其左臂生擒之得彥自稱渭南人同治元年漢回畔  
起得彥領禹家十一邨回與官兵戰後竄入甘肅與孫義寶  
分領各部回義寶為官兵擊死回眾遂推得彥為首與馮君  
幅等駐蕭金鎮其言回眾無地耕種不能生活竄擾擄掠皆  
非得已願假一死以書召眾回歸化劉典以為回黨甘心為  
亂者十祇二三可就撫之遂以上聞後察其實無投誠意乃  
奏請梟斬之丙辰李大有等軍行抵方里賊伏兵起圍大有  
軍大有列方陣以持之力戰兩時我軍不移寸步於是三路  
援兵至夾擊之賊大敗北前抵深溝追兵奮擊賊尸盈溝賊  
賊復竄走山岡憑高以禦眾將皆自持矛先登分三路齊上  
張泗明中鎗死餘黨敗走追殺十餘里計斃賊二千餘生禽  
二百餘救出難民數千獲騾馬牛四千餘丁巳敗賊竄三水  
之土橋喻兆圭陳集賢余明發等乘月夜分三路往攻集賢

卷二 陝西通志

十 紅杏山房

首充衝入遞殺三賊軍士齊進賊敗奔左左隊截之奔右右隊截之三路截殺賊陣大亂呼聲震天我軍應手斬賊無敢抵禦賊越嶺北走黎明後隊賊繼至集賢等復分兵迎勦集賢身受四創追殺十餘里苦戰一晝夜斃賊千七八百生禽賊七十五獲驟馬五百餘於是三水渣化境內無賊辛酉甘回千餘人竄隴州白石川總兵蕭羣魁等攻敗之是時涇州賊踪往來蹂躪駐涇各營無日不戰今缺兵單賊不時繞後路全賴黃鼎一軍撐持危局戊辰劉厚基等軍攻敗廟灣賊部司楊秀芳千總劉秀江戰死己巳回賊土匪二萬餘過涇河川藥荆坡雁門口分擾黃鼎等分兵擊走總兵徐占彪坐騎中鎗倒賊趣之占彪手刃數賊賊解散北竄癸酉譚玉

卷二 陝西志

十三 紅杏山房

龍解史原及永樂鎮諸堡圍方造飯賊掩至圍其軍大雨鎗礮不然力戰一晝夜圍不解外無援救副將張士榮管占敖何金管都司呂金明皆裹創力戰死玉龍督諸將衝殺鎗子守玉龍耳猶力呼突陣手刃數賊哨長親兵相繼戰死玉龍徧體受創遂以力竭捐軀玉龍諳習戎機與士卒同甘苦從征十餘年由兵勇超擢至提督未嘗少耽安逸自謂其功同治五年自甘肅提兵來陝力遏回氛救護邠堡角逐於邠涇間旄麾所指百姓倚為長城乃以援民堡致隕厥命陝民間者皆哀之於是賊竄太峪劉典以副將胡日盛代統其軍乙亥黃鼎攻敗施家堡賊丙子雷正綰攻敗涇屬之邱家寨副將周定邦身先士卒鎗子入小腹從髀穿出猶督隊力戰四

月甲申黃鼎解涇州城圍癸巳周紹濂等軍擊敗中部之隆坊踞賊旋復績至紹濂遣諸將分路邀擊由雙柳樹至大香邨賊踞險抗拒眾軍合擊賊遂無一脫者甲午土匪攻圍廷長城先自西城以雲梯登延長丁憂知縣宋良與其諸子率民團禦之手刃數賊賊以洋鎗擊中良傷脇良裹創力戰奔其雲梯賊不能登遂趨犯東南城典史鄧兆璣宋良子監生庸棟兆璣子從九品鄧邦平等擊賊退已而賊夥繼至遂回攻勢益猛兆璣庸棟邦平等皆戰死賊遂登城宋良猶力疾督轟擊戰三時之久賊已不支而宋良子布經歷衙庸監生庸植兆璣子未入流邦靖邀同候選教諭馮師詠痛哭登城

卷二 陝西志

十三 紅杏山房

團勇皆奮氣巷戰殺賊賊遂由西城奪門出團勇居民被害者不滿三十人城中悉安堵如故時劉厚基軍在延安宜川甘泉間旬日轉戰多方抄擊於南泥灣生禽偽元帥言得盛得盛本捻賊張總愚黨去年土匪杜全福推為帥有眾七百餘人南泥灣之戰斃其五六百脫者百餘人而已是時鄜甘之間遍地皆賊劉端冕累日東西攻剿殺斃六七百千總蕭千勝力戰受傷死而北山榆林神木等縣回賊土匪潰勇出沒滋擾總兵劉集馨不時追剿丁未賊犯神木參將慶聯遣守備林必榮偵探行十餘里賊數千人從山溝出斫必榮墮馬直犯南門慶聯上城守禦中洋鎗洞貫死賊入城無所掠縱火走府谷閏四月戊申朔王培蔭駐守府谷之萬家壩賊

攻陷之而高家堡尤為榆東門戶劉集馨督兵守禦檄游擊王守基會勦時劉端冕攻克槐芽鎮賊堡傷其偽元帥白添玉斃賊數千救出難民及所獲驢馬皆數千是時董志原賊數十萬疊陷慶陽甯州鎮原平涼力圖竄陝掠食而陝省西邊二千餘里皆逼甘肅地澗路歧防禦尤難劉典移駐成陽備調遣各軍隨機進勦己酉回賊大隊由交口渡洛周紹濂劉甫田等軍分隊伏於西溝上下夾擊之張大雄軍原上誘戰賊見我軍少鼓噪而前我軍三路環攻斃賊七八百賊折竄復斃數百敗至洛河賊尚萬餘劉甫田軍轟以礮山炮壘溝壑賊人馬擁擠爭渡我軍蹙之無不應鎗而倒尸填洛中水為不流賊所棄牛馬以萬計游擊周懷德受創死

卷二 陝西志

十四 紅杏山房

游擊張致祥都司李昌明皆被重創庚戌高聯陞攻走宜君之楊子店賊守備劉祥仙戰死甲寅回賊由寶雞之虢縣鎮渡河南竄李輝武追賊於汧渭之間自乙卯至甲子隨賊所向往來攻剿殺偽馬大元帥及劉趙二賊首賊竄渭南自九龍山入廟入山輝武慮賊入漢南遣副將鄧貴華搜勦及於嘴口賊復出山竄渭北蔓延岐山扶風及渭陽郿縣間劉効忠黃鼎莫德勒常興阿等先後追逐遂由鳳翔麟遊竄入甘肅境劉典檄中書吳士邁率所部駐鳳翔聯絡汧陽寶雞各營檄魏尤熹回咸陽黃鼎移駐邠州聯絡駐涇長之雷正綰以防賊由邠長三水內竄乙丑甘回由甘泉進逼延安劉厚基遣參將梁得勝副將劉文華游擊甘彰輝率兩營五成隊

伍馳赴三十里舖禦之營壘未成而賊前隊至彰輝等迎擊殺賊數十生禽賊十四賊大隊驟至圍我軍鏖戰徹夜文華彰輝皆中鎗死得勝鎗子穿足猶裹創督陣戰至丙寅辰巳之交我軍傷亡將半厚基聞之急率隊赴援斬紅衣賊首數人戰良久厚基身被數創不少弛賊知不可犯乃解圍走俘賊稱阿渾哈玉林前為官軍擊死茲特遣兩萬餘悍黨尋報復也檢我軍傷亡者三百餘人是日延川縣團長楊泰率勇攻高家臺賊手及騎賊三人力戰死丁卯賊以二萬人分三路日行百里將犯中部城周紹濂偵知之遣文武各員率兵民分城守禦設伏兵於東門河岸部署定自率兵三路迎敵左路賊方涉水參將鄧廷望擊敗之於是紹濂麾軍奮擊賊

卷二 陝西志

十五 紅杏山房

敗走原下而耀州糧運適由南路至賊見而趨之紹濂復分前迎護親兵張得勝等陣斬數賊鎗斃兩賊首賊遂大敗竄北原當紹濂鏖戰時賊分隊撲城幕友蕭芳澤等督勇以開花礮擊走遇黃勝龍伏兵衝殺幾盡俘賊稱偽大元帥曹福堂於陣前擊死尚有李天祥楊磁娃康纏兒張士元趙雲等將由中部進攻白水蒲城云於是劉典檄湯德明吳國富等赴白水宜君會勦壬申宜川知縣余觀瑞集鄉團壯丁千餘會劉厚基所部游擊李恒勝攻解秋林甘草兩民寨生禽擒賊王泳勝等自稱舊隨張總愚為賊隸賊酋袁大魁領馬步七百人去年戰冰橋時竄陝甘交界地招集潰勇三百餘土匪二千餘及裹脅難民共萬餘人踞宜川雲巖鎮大魁加修

舊城錐深壕壕外架木城，又於山坡立寨堡，分途擄掠以期久踞。劉興檄道員魏光燾，由三原赴鄜州會劉端冕往勦。癸酉，賊萬人竄宜君之馬攔鎮，高聯陞部將李瑞霖擊走石門關，駐石門參將何昌梓率勇扼要禦之，賊敗反奔。於是劉興遣副將賀潤蘭，拔赴涪化防勦，並護民收麥。乙亥，高聯陞等軍追賊至涪化通，潤蘭擊斃賊千餘，丙子賊自涪化乘夜竄，蜂密橋越溝飛遁，人馬號嘶之聲震山谷。喻兆圭率隊向人聲多處發鎗礮擊之，遂追越五溝，歷一晝夜，賊墜溝踐踏死者數百，跌死騾馬盈溝壑，餘賊由陽坡頭奔甘肅界。五月丁丑，朔魏光燾及周紹濂等軍攻敗中部白水竄賊張岳齡會李輝武所部，攻敗汧陽之毛家山馮坊河賊，副將蕭賞謙以大礮擊斃賊首馬四彰，賊撲李佑厚軍，佑厚下馬持大刀衝陣，中洋鎗洞左脅，負創上馬，右臂又中鎗，次日死，把總吳清奇、大旗吳長興、中鎗死，劉興奏言：「臣維用兵之道，軍民貴一體相維，臨敵士卒荷戈應戰，其附近之民爲之運軍裝送糧，精兵與民兩無隔膜，自緩急可收指臂之效。是在守土官與將領和衷共濟耳。今則官不惜兵，將不愛民，軍餉絀而官擁倉庾不爲籌濟，其弊在守例太拘，賊至而將每因行糧無措，不能迅速進征，其弊未必不由於玩視民瘼。臣查陝省延榆綏屬，素稱瘠苦，兵興以來，糜爛更甚，官與將皆視爲畏途，將之不樂往，誠恐士卒飢餓而致譁潰也。臣擬作變通計，檄候補知府成定康募勇千五百，進駐綏德，卽令署理綏德州事。」

卷二

陝西志

十七

紅杏山房

以安民勦賊，成定康由廩生從戎，歷安徽江西四川，屢著戰功，薦擢今職。左宗棠札調來秦，臣知其人明白勇敢，血性過人，委以是任，必有裨益。詔許之。庚辰，李輝武張岳齡擊走汧陽竄賊，乙酉，賊首馬正和率賊數千攻長武之淺水堡，圍定邦擊走之。游擊李祥豐、中洋鎗、裴劍戰，猶殺賊數百。丁亥，甘肅隆德縣回酋馬豔魁及其弟豔寶、豔虎共統三萬餘人，由華亭崇信竄踞靈臺北里鎮等處，不時擾及靈遊屬，兵士邁率五千人，合總兵于奇清、左日升提督邱時成，分道並擊，轉戰五十餘里，傾其巢，奮斃數千，得糧萬餘石，獲騾馬牛羊萬餘，賊首馬豔魁中鎗，長子于周志仁等共刺殺之。戊子，喻兆圭諸軍擊三水賊，賊僞大元帥馬生彥來，我軍擊走之，斃賊五六百，圍定邦與黃鼎雷正縮合軍解長武圍，已丑，賊復踞三水，率五六千人取河川之麥，候補直隸州知州劉倬雲帥三原之師，會馬聯陞、喻兆圭等軍攻走之，保全十餘邨堡，救出難民百餘。壬辰，劉倬雲陳集賢李大有等軍攻敗正甯看花宮之賊，癸巳，李大右劉倬雲等擊敗萬家南吾諸邨賊，截之於溝中，殺斃數百，獲牲畜糧備無算。六月，劉興奏：「漢中形勢險固，爲南山重鎮，回賊所窺伺，漢中有警，蜀楚震動。記名提督李輝武自蜀入秦，屢著奇功，臣見其人樸實果敢，撫馭有方，請遣署理漢中總兵，既固秦邊，兼顧蜀防。」

卷二

陝西志

十七

紅杏山房



五百餘高聯陞周紹濂合軍擊收宜君五里鎮西村賊禽斬  
二千餘人獲馬牛無算戊午延榆綏總兵劉聲集攻克黨家  
谷賊新城數百救出難民千餘壬戌綏米交界四十里鋪踞  
賊萬餘劉聲集攻敗之救出難民二千餘癸亥黃鼎移營邠  
屬之世店回酋馬正和攻犯之鼎督軍力戰正和屢敗屢進  
怒馬回衝在馬上自稱其名副將章占雄麾洋鎗隊叢擊之  
傷其左股伏鞍而遁總兵徐占彪督兵追刺正和復遞中矛  
傷猶能左右格鬥不至落馬其悍黨持護遁去餘賊遂皆披  
靡追至紅崖河時已二鼓沿途殺賊千餘擊斃馬數百戰死  
者總兵侯鼎綬軍功屨品恆吳占魁甲子劉倬雲會陳集賢  
喻兆圭軍攻敗三水之湫坡頭椒邨賊殺斃二千餘救出難  
民數千丙寅劉厚基所部總兵田玉廣知縣梁以恭攻克膚  
施縣棗樹灣賊得偽印一具生禽賊酋孔天喜自稱山東人  
爲賊酋袁大魁僞指揮前官兵攻雲崖鎮乘夜縋城逃與夥  
黨王元盛招集七十餘人行至棗樹灣遇土匪李長新復集  
流亡得八九百人據寨掠食印爲袁大魁所殞丁卯劉倬雲  
解正甯北岸頭民堡圍復合喻兆圭軍與賊馳逐至于夜始  
收隊於是三水以北宜君以西遍地皆賊戊辰回酋赫阿渾  
馬偽元帥賊黨萬餘騎爲周紹濂魏光燾高聯陞各軍累日  
追逐及之於晉王渡沿途掩殺賊窮蹙將渡洛洛水適漲我  
軍薄之賊溺斃者衆偽元帥中鎗落水死渡者四五千人未  
渡者尚千餘我軍復乘之溺死殆盡辛未回酋楊文治賊黨

卷二 陝西志

六 紅杏山房

六七千人竄踞文家川三家原劉倬雲李大有喻兆圭等軍  
攻克其堡殺賊酋馬跛子斃賊千餘千總胡芳益先登胸中  
礮死壬申回賊渡洛攻邠陽城守備任効孟擊退甲戌魏光  
燾追賊自向方鎮至北岳莊勦禽殆盡而段莊合義等處賊  
數千來援光燾麾眾軍擊之至於新莊共斃賊七八百七月  
丙子光燾追賊至蝴蝶山下禽斬千計獲糧馬無算是時清  
澗破圍劉厚基遣總兵劉厚填等解其圍追殺十餘里斃賊  
千餘生禽三百六人救出難民數百丁丑賊復回馮原魏光  
燾遣各營分路擊之賊大敗走戊寅賊由黃龍山回奔渡洛  
光燾率隊躡其後比官軍渡洛賊已竄蒲城劉典先期遣楊  
恆春等兵堵蒲城賊遇恆春戰敗遂攻鮑家寨恆春等復攻  
克之己卯劉厚填等攻解清澗縣南十里鋪圍總兵王雲午  
身先陷陣中洋鎗督陣不懈賊敗追殺十餘里陣斬賊二百  
獲馬畜千餘庚辰回酋金燾以騎數百夜行九十里襲三原  
城學適劉典遣知州成定康提勇丁赴富平辛巳昧爽出三  
原城行十里遇賊騎迎戰賊莫測出兵之速訝爲神兵遂折  
竄富平壬午成定康追賊至富平賊不敢西遂併集富平之  
曹邨同官癸未魏光燾軍抵曹邨分兵攻之賊敗分三路走  
甲申高聯陞所部副將賀茂林等率隊由馬欄至廟灣遇賊  
先鋒數百騎倏至茂林列陣而前斃紅衣賊三十餘大隊繼  
至茂林分三隊禦之賊大敗追擊三十餘里賊回馬觸陣百  
餘次我軍不爲撼動逼前刺搏原草皆赤賊棄驟馬糗糧盈

卷二 陝西志

九 紅杏山房



路茂林禁士卒拾取督令亟追至油榨灣悍賊千餘騎一時  
皆下馬持矛誓決死戰茂林揮長矛手扼險以禦而令洋鎗  
隊循環轟擊賊敗追至柳林由文王山東北走高聯陞自耀  
州沿途追賊戰瑤渠山復戰楊家店三日之間轉戰二百餘  
里賊皆遠遁無蹤聯陞一軍前後殺賊不下二三千賊輜重  
盡棄丙戌賊由涇陽竄清化成定康及李大有等追奔石門  
關折回土橋喻兆圭軍截殺之幾盡其竄宜君中部賊高聯  
陞守營之副將向正泰金鎖關之知府楊銘濬及賀茂林周  
紹濂諸軍追擊殆盡於是陝省腹地肅清魏光燾率師回三  
原庚寅劉厚基所部總兵王雲孚等攻克清澗之惠家圍賊  
堡雲孚分三路進攻賊憑牆固拒矢石雨下相持移晷適知  
縣趙津瀾以乾糧饋軍士卒飽騰直逼堡下奮力圍攻津瀾  
復領文童方功榮王允暉團勇助之賊勢不支叅將陳國珍  
及津瀾首先登牆雲孚功榮斬堡門入眾弁勇隨之入堡巷  
戰國珍以洋鎗擊斃賊二千餘生禽百二十三救出難民千  
餘獲其牲畜輜重分給難民惠家堡賊全隊殲滅辛卯涇北  
岸賊萬餘騎渡涇至長武雷正綰設伏誘擊敗之於石牌生  
禽賊酋馬雙之都司張金學戰死壬辰北山土匪扈彰款延  
安劉厚基營願歸化劉典奏請予撫  
詔許之戊戌劉厚填追賊及於延川之西溝口賊酋袁大魁  
先遁搜殺其黨羽無孑遺八月乙巳朔成定康會周紹濂所  
部叅將毛正明追賊自蘭臺橋黑水邨逼之於蒲蘭大炕中

卷二 陝西志

二 紅杏山房

賊數百黃鼎亦於是日攻敗永樂底廟麻原賊劉倬雲攻  
敗平房均邨賊九月扈彰自率六千人移駐安定之蟠龍寨  
而令小酋徐尙泰梁可彩管奉征等率萬五千餘人移駐安  
塞之上川先齋清册繳送器械劉典遣刑部主事周瑞松往  
撫其有家可歸者予資回籍遣散男婦六千餘人扈彰又自  
率千二百餘人先抵延安瑞松以其屬安置膚施之北川時  
北山兵燹之後人少田荒其難民隸藉甘肅不能歸者遣往  
開墾資以糧食耕牛辛巳雷正綰追攻靈臺賊自獨店至涇  
河川遂會黃鼎軍攻賊於上良追至娘娘廟前後斃賊五六  
百餘賊悉竄回董志原於是涇靈境無賊壬午董志原賊分  
萬餘人竄甘泉之府邨麻子街總兵黃超羣擊敗之其偽元  
帥余月彪中鎗死是日劉聲集成定康軍會米脂知縣張守  
基所率練勇攻走米脂之蕭家寨張家寨賊癸未成定康攻  
敗綏德城外王家溝蒲家圪塔賊俘賊供稱高偽大帥所部  
四五萬人見高已死李登代之其賊目李雙良張萬飛田老  
四辛滿城盧大帥等糾合董福祥悍黨冀攻破綏德以圖東  
掠頃者戰敗之賊乃李雙良所轄也明日當更來攻城甲申  
乙酉賊果累日以大隊犯城定康皆擊敗奔三皇峒老巢丁  
亥宜川知縣余觀瑞督團勇隨撫標兵攻賊於房家原殺賊  
多生禽賊目馬虎兒正追殺間忽報馬步賊隊由北來犯縣  
城觀瑞回援甫交鋒賊即敗走我軍追至北原賊大隊萃於  
絳桃邨觀瑞等偵知賊四路設伏孤軍未敢深入乃回軍防

卷二 陝西志

二 紅杏山房

城以待援劉典飛檄游擊雲松守隘無令賊南竄檄劉端冕  
吳士邁會勦癸卯劉端冕部左營副將劉仕祁攻賊於甘泉  
之麻子街賊圍其後隊仕祁回救山後賊隊更圍仕祁仕祁  
縱橫衝殺賊屢卻屢進仕祁身被十餘創猶手刃數賊力竭  
而殞恭將曾恆勝游擊曾柱德把總謝文泰皆以身翼仕祁  
植立不移戰死於陣於是賊大隊竄至鄜州之劉家岔端冕  
往勦中途聞仕祁信即令副將喻先知往救行至左道鋪見  
賊正圍攻左營牆壘即解其圍急趨仕祁戰所則已無及矣  
端冕擊敗岔口邨賊令後營暫駐左道鋪自還鄜城初擒賊  
張總愚自龍王迺渡河入晉直薄天津遂竄山東左宗棠提  
軍追勦盡殲其醜類十月旋師入陝討回劉典自三原行營  
赴乾州會商軍事丙午賊攻洛川境內民寨劉典調中書吳  
士邁軍往勦扼賊於洛川南頃之溝口四路官軍圍逼而前  
賊不得脫殺斃二千餘獲騾馬二千餘庚戌周紹濂攻賊中  
部賊是時董志原賊大隊至隴州甘肅臬司張岳齡道員魏  
光燾知府喻步蓮等軍合力追勦甲寅隴州肅清十一月甲  
申成定康攻敗清澗賊松山全軍馳抵山西永甯州偵知賊  
聚榆林東北乃急渡河留所部三千人駐山西之軍渡防東  
岸而自率馬步馳綏德州與成定康計事適賊聚榆林西南  
懷遠縣之小理川大理川等處必不虞官軍由山西來攻也  
亟搗其老巢可以得雋辛亥松山由綏德西行北繞岔把溝  
自北而南定康由州西七十里大理川自南而北會師夾攻

卷二 陝西志 三 紅杏山房

是夜松山行至吳家山訶知北路無賊賊巢在小理川南大  
理川北縱橫二十餘里即遣將分隊先攻大理川西續家灣  
一路賊巢兼扼西北以防賊竄松山度其行十里後始親率  
軍分兩路直搗小理川諸巢行二十里賊覺出巢拒敵列陣  
十餘層松山麾軍衝擊賊敗奪路狂奔官軍乘勝壓之小理  
川店子寺二十餘巢悉平於是賊由山南竄大理川周家窰  
其騎賊不能越山沿小理西遁中後營馬隊追而殲之官軍  
遂退近周家窰老巢賊不敢入巢而巢中賊出隊迎敵松山  
方布陣賊騰呼搦戰官軍暇以應之少頃鼓聲起三路殺入  
賊遂大敗附近賊見大巢已傾遂不戰自潰時新月初升官  
軍乘月分路追殺數里賊尸狼籍滿路是日成定康由三皇  
窮進午刻至樓兒砭見諸賊壘橫踞路傍定康令各軍緩進  
俟松山戰克則賊無所歸可恣殺獲未刻始麾軍進攻賊敗  
長驅而前遂遞克其十餘壘復搗三眼泉劉家坪諸戍壘又  
破之而松山軍適至合軍縱擊賊披靡西南奔窮追六七里  
是夜五更提督易德麟章合才由大理川西續家灣一路犁  
掃二十餘壘是役共破賊壘百數十斃賊五六千生禽三千  
餘解散脅從二萬餘獲騾馬三千餘甲寅至丙辰松山定康  
兩軍追剿敗賊踏平賊巢夜以繼晝綜計殺賊萬餘生禽賊  
五千大小賊酋四五十獲戰馬騾驢四千五百餘拔出難民  
數萬松山全軍僅亡弁丁十五人定康一軍僅亡五人內有  
提督易太一人定康以有職守不能遠征遂撤隊回綏德

卷二 陝西志 三 紅杏山房

松山以爲由榆林至靖邊一路賊巢林立官軍自殺德迅掃而前已有大蛇中斷之勢若引軍而西節節搜勦則榆林邊內外之賊必亟回顧而東北河防自可解嚴特邊牆內外久遭賊掠商旅不通前路無糧可因而各軍行糧已罄丁巳屯軍安定僅購米六千餘斤卽殺所獲騾驢雜煮充食是夜三鼓率軍向西北進自胡家山追賊至小李莊沿途禽斬千餘拔出難民數千戊午與部將章合才蕭章開攻克黑牛川邱家坪諸賊巢前後斃賊千五六百解散脅從數千獲騾馬二千餘軍械七八千敗賊逸鎮靖堡俘酋孔福興呂萬源其言鎮靖堡賊壘甚固董福祥特爲巢穴其眷屬則居靖邊縣城云己丑劉松山軍進攻鎮靖堡董福祥之父董世有及董福祿投誠丁酉松山馳行百三十里率易德麟攻定邊之高小灣賊禽斬八百餘人獲戰馬六百餘官軍死者二人受傷者十四人而已是日松山別遣章合才等攻洛珠川賊賊敗走西南道北三十餘里禽斬二千餘救出難民數千獲騾馬八百餘官軍受傷者三人而已劉典奏言臣維榆延北境橫抵甯夏正當河套古爲用兵地自陝回倡亂甘回繼之環慶平涼人民自相團結以與回門敗喪之餘流爲盜賊情實可原董福祥高二扈彰之徒阻兵多年官軍未遑征討失業無賴之民飢軍潰卒相與附之又結甘回蘇阿渾馴致戕官踞城而罪乃不可逭矣上年扈彰畏罪求撫臣典受之然其黨之散附高逆者不少故高逆黨與多至十餘萬眾此次劉松山

卷二

陝西志

高

紅杏山房

成定康所勦皆高黨也其漏逸者實不過數千大小渠率殲除殆盡松山竭六晝夜之力轉戰七百餘里禽斬數萬軍械山積實有勁風掃箐之勢奈軍遠糧匱運輸不繼不免有喜而憂耳是月魏光燾擊敗將臺賊復自中部渡河追賊於石堡川劉端冕攻克延安之下寺灣賊復與魏光燾軍攻敗甘泉之勞山上曹邨賊提督郭運昌張雲松軍攻敗甘東鎮雲巖百尺鎮等處賊高聯陞軍追賊於澄城之武安邨雷正箱軍敗賊於涇州之董家堡死事者游擊史秀成把總鄭有德都司張鵬程千總王化臣副將謝春臺余國榮

八年正月辛巳劉端冕敗賊於甘泉賊回竄府邨魏光燾伏兵於將臺邀之自率親軍待敵賊至徑前撲陣官軍奮擊之賊且戰且退追十餘里伏兵從賊陣中突出賊驚潰委棄糧橐軍械塞途官軍數路追擊禽斬逾千獲駝馬千餘所掠糧盡爲官軍有賊由太白鎮竄回老巢乙酉至戊子劉端冕軍攻賊於延安之勞山牛武川共殲賊千數百禽回目馬光福楊超龍等三百餘人官軍受傷者九人庚寅李輝武軍攻賊於鳳縣之梅見溝總兵王名滔怒馬衝入賊陣賊大潰各營乘勝掩殺溝中賊撲滅盡淨賊首王明章死於軍二月壬戌夜有賊圍甘肅提督高聯陞於楊店營次遂入帳殺聯陞營官副將賀茂森總兵黃毓馥聞變來救皆遇害遂圍攻同官城城守游擊桂錫楨聯陞營官總兵楊銘濬攻復之先是聯陞以各營多留駐外來游勇中有哥老會匪藏匿因令各營

卷二

陝西志

高

紅杏山房

哨嚴緝之前營親兵丁玉龍畏罪倡亂糾各營入會者並約回賊同舉事於是劉典遣各軍分別勦撫禽獲逆首丁玉龍凌遲處死傳首各營聯陞從軍楚粵屢著戰功左宗棠來督陝甘自粵馳牘堅求同勦回賊來陝後無戰不克身為大將臨陣輒躍馬爭先耽居士卒後及收隊論功推獎諸將若未嘗親與其事者尤自奉最約任實缺提督多年廉俸均充公用左宗棠劉典以其兩親在堂家無儋石欲分廉使資贍養聯陞以為軍餉久絀義不可先顧已私堅辭不受其節概如此董志原回賊號稱十八營其中回首陳林崔魏禹得彥馬正和白彥虎于彥祿等皆擁眾萬餘分隊擄掠被官軍擊敗屢次乞撫訖無成議遂糾集十八營合悍黨三四萬傾巢來犯戊申出屯正甯南北兩原及永樂堡白吉原等處將逕犯邠州三水并力擾秦川陝安道黃鼎率隊自邠州往勦庚戌敗之於白吉原追至高里坊前阻深溝于彥祿率眾死拒副將劉治均持矛躍馬刺之落馬軍士亂矛攢刺割取首級其姪于驢兒馳救游擊朱蘭亭生禽之辛亥乘雪追至官河賊大隊竄回老巢是役共斃賊二千餘我軍受傷者五人癸丑雷正縮軍雪夜自長武馳至獨店鎮殺賊三四百獲驟馬千餘乙卯張岳齡邀擊於新集鎮賊悉向崇信竄回歸巢後賊首馬正和遂下偽令挈眷北徙預望城半角城金積堡等處併十八營為四大營以其半護眷口輜重先行留崔魏馬正和等悍黨萬餘伏董志原斷後左宗棠令各軍預足芻糧覘

卷二 陝西志 天 紅杏山房

賊動即銳進追勦甲子謀報賊輜重已行悍賊仍扼太昌鎮乙丑雷正縮黃鼎馬德順李耀南率各軍由長武分三路直搗太昌鎮戰敗之遂將焦卮什社蕭金鎮董志原諸賊巢一時平燬收復鎮原城丁卯收復慶陽城追殺至蔡家廟賊竄環縣由紅德城北走各軍不及遂收回董志原正縮耀南兩軍會楊世俊等軍於鎮原合追至白馬鋪紅河川賊去已遠亦收隊回蕭金鎮是役殺斃餓死及墮巖死者實不止三萬驟馬之殺斃及奪獲者約二萬餘拔出難民萬餘慶涇一路肅清戊辰駐紮德老湘營前軍後旗勇邀結哥老會為其營官緝得將縛斬之其同營勇丁纛起奪囚一時左軍四營右軍後旗馬隊四營皆附和起應襲踞州城左宗棠飛檄各軍圍之其城內未叛之勇聞大軍至皆越城投歸叛勇開城南竄劉松山由清澗截堵搜殺叛勇收撫其脅從者董志原既平游匪潰卒散匿山谷間綏德延安一路郭寶昌劉聲集等搜斬殆盡其叛軍漏誅濶迹營伍者劉松山等先後搜緝正法於是北山迤北縱橫數百里漸有甯宇而邠州甘泉西北一路游賊十百成羣飄忽出沒莫測其栖泊之所四月左宗棠檄魏光燾劉端冕兩軍由黑水寨進太白鎮合水縣以向慶陽軍發時捕獲蓄髮賊張有福等訊供賊首袁大魁自雲巖鎮破後率其死黨逃入保安縣之老巖窰老巖窰者地絕險有居民百餘戶結寨自保諸賊頻攻未能下也去年冬袁大魁偽為官羅糧者給寨民遂入據之糾集游匪潰卒數

卷二 陝西志 七 紅杏山房

百，皆蓄髮從賊，分爲五隊，隊設一僞元帥，一指揮統之。賊官軍進止爲趨背，往來劫掠，痲疾若風，官軍不能得其蹤迹也。光燾斬有福，釋其餘黨，令爲前導，而會端冕、周瑞松等軍往勦。丙午，攻克距老巖三十里之馬嘴溝，丁未，攻克鷄子川，皆盡殺其守卡賊。及僞元帥指揮等，戊申，光燾遂合諸營分路直逼老巖，諸營環攻，竟日，力無所施，遂收隊。老巖巖壁立千仞，下臨洛水，窰孤懸巖中，左右闌以木柵，旁皆深塹，小橋僅通人行，賊所由出入。見官軍至，以巨繩曳橋，令起路已斷矣。窰前石磴如螺旋，水樓矗立，賊踞其上，壁上開鎗眼，是爲窰之外郭。光燾以爲必先攻燬水樓，以通窰，庚戌，令賀卓吾等攻水樓之賊，而自率各營從窰外兩旁夾擊，竟日，力攻外窰，雖破斃賊不過數十，而壯士死者已十餘。窰內礮石紛下，被創者益多，水樓火起，賊旋撲滅之。於是收隊，諸將累日會議，以爲賊踞高險，巖下兩旁皆無可著手，是必於巖頂鑿石作橫孔，貫長柱直前，令壯士引繩而下，或可徑抵洞門也。光燾乃令各營於巖旁巖下，分隊輪攻，而陰遣石工鑿石施柱。丙辰，至戊午，更番攻卡，鎗礮晝夜不絕聲，時放噴筒火箭，令賊不得休息，且不虞有巖上之計也。鑿孔成，乃令軍中自有能絕巖下洞門者，受上賞。五鼓收隊，昧爽，壯士十餘絕險而下，至柵外，賊戰倦，方酣臥，少頃，下者益眾，遂拔柵入，舉火彈亂擊之，袁大魁急疾悍黨迎拒，窰內人聲沸起，官軍短兵撞刺，賊尸枕藉，大魁被火傷倒，於是都

卷二

陝西志

天

紅杏山房

司涂國榮守備楊振家等齊入，割取大魁及其弟袁二首，級大呼以徇軍，各軍競奮，立將上下卡水樓攻拔，老巢十五窰之賊除，斬馘外，皆墜巖落水死，無一免者。周瑞松既克老巖，窰復攻克，延安魯家屯諸土賊巢，殺其酋杜占元等。郭寶昌部提督宋朝如等攻克宜川之南莊羊肚原諸巢，於是榆林綏德延安鄜州游匪潰卒，刻削一空。五月，左宗棠乃自乾州徽全軍度隴，西征北路，劉松山一軍由西北進，指定邊花馬池以截甯靈之賊，令不得東，中路魏光燾劉端冕周紹濂諸軍，西出合水正甯甯州，以向環慶，雷正綰黃鼎諸軍，由董志原涇州趨鎮原固原崇信華亭，以蔽汧隴，而窺平涼，南路李耀南吳士邁諸軍，由隴州竄雞趨秦州，宗棠自率親兵由永壽邠州長武以赴涇州，道馬德順簡臨敬各軍暫駐靈臺之上良百里鎮，以策應南北兩路，且耕且戰，安民以防亂焉。己丑，劉典奏，回賊盤踞董志原，陝省鄜邠屬縣實爲回逆入境要口，一入腹地，則渭水以北地勢平衍，無險可扼，勢將被其衝突，三原地居河北，爲鄜邠各屬出山間道，臣駐軍於此，所以過賊南竄，東控同州，西制鳳翔，一時聞警，調度各軍，呼吸相應，不至遲誤機宜。今陝境就清，界陝之平慶涇等府州屬，回氛亦遠，正宜以民事爲急，臣擬回省督同司道府縣整理地方，安撫難民，以期稍益民生。

卷二

陝西志

天

紅杏山房

詔優答之。丁酉，典回省經理一切善後事宜，復奏曰：陝省用兵八載，地形凋敝，今境內漸就肅清，亟宜安撫，涇陽咸陽境

地安插難民六千餘委員督令墾種臣親往勘察其民均能恪遵訓飭鄜州膚施甘泉延長等縣安插扈彰歸化難民委刑部主事周瑞松經理董福祥歸化人數繁多劉松山收撫安插安定保定靖邊各縣境委延榆綏道成定康經理均屬安靖渭南荒地無多渭北則蓬蒿遍野尙須招墾現令駐防營勇分地耕種漸有規模通計北山內地未墾者十之六山外未墾者十之一耳惟涇陽三原高陵爲多涇陽鄭白渠既廢復有龍洞渠注田甚廣前撫臣劉蓉興修未竟臣近與左宗棠籌修加築堤防月內可成則涇陽等縣皆爲沃壤

聖諭以爲宜選循吏撫民臣竊以陝省民力之竭弊在差徭役車載道攤派頻仍官吏藉此支銷書役從而需索脂膏竭

卷二 陝西志

三 陝西山房

矣追呼如故臣與左宗棠出示禁革流差民困稍蘇其各衙門陋規尙有未革者臣親與司道查禁總期一洗舊習咸與爲新北山一路人每視爲畏途臣與藩司商酌凡委苦缺預給養廉銀俾官吏足資辦公斯閭閻可期安輯擇吏安民臣之職任在此臣之志願亦在此斷不敢以

朝廷赤子付諸貪污之吏惟百廢待舉人地必取相宜墾救部准臣因地擇人暫弗拘以成例其於撫綏必有裨益也邊防一事臣查陝省西北表延千餘里與甘肅毘接回逆竄甘其心無日忘陝防範無處可疎左宗棠現令中書吳士邁道員李耀南等率營進駐秦州又令漢中鎮總兵李輝武率所部分駐鳳縣寶雞屏蔽漢南宗棠自赴涇州提督雷正綽

陝安道黃鼎兩軍由涇川左右並進與秦州之軍聯絡此陝西路之防範也道員魏光燾駐慶甯總兵張福齊率臣舊部駐正甯提督丁賢發率所部駐三水均相聯絡是陝省正北一路兵力足資防勦提督丁崑覺周紹濂兩軍現住鄜州之黑水寨張家邨驛以扼入陝要途與駐甘泉之提督劉聲集駐延安之主事周瑞松等聯爲一氣又有郭寶昌之營分駐延長宜川等縣兼顧河防尙屬周密延安迤北尤爲要隘綏德則成定康駐之榆林則劉厚基駐之兵力均堪禦寇侯劉松山由甯條梁進駐花定則東北局勢更緊三原駐臣親兵左右翼共千八十人約束甚嚴臣現調猛字三營與之合駐以壯內地聲威此現在布置扼要之情形也臣查督臣

卷二 陝西志

三 陝西山房

啟節西征自以陝西爲根本後顧無虞然後可一意進勦左宗棠所以再三籌畫者不敢圖近功而誤全局也臣又查甘肅回逆不似從前猖獗兩省兵力尙足惟餉糈支絀每有停兵待糧之患臣前赴乾州面商督臣入甘之後宜以裁併營勇整飭營規爲急務蓋兵不貴多而貴精統籌終始左宗棠自知從長計較也臣治軍旣乏長才治民亦鮮實效捫心多愧惟有謹遵

訓誠實事求是虛衷集益期報

高厚於萬一耳十二月丁巳夜回賊攻陷定邊縣城知縣李廷獻手刃數賊力竭戰死典史毛福昌同時遇害副將廣勳刺傷左股已未廣勳率鄉團會卓勝營都司何全忠軍收復



之時陝西皆入甘金積堡賊分隊出擾官軍後路而成定康兵單難禦敵劉典飛咨左宗棠請援

九年正月己巳賊襲安定縣城知縣陸均率民團守禦城陷下城巷戰力竭被縛罵賊不屈賊擁至城外縛樹上斷其舌剖其頤以洋鎗擊死支解其尸庚午延安知府喻步蓮攻復之回酋馬正綱竄入涇陽官軍擊敗復圖渡渭副將陳瑞齡拒之於交口及上漲渡副將黃本富以礮船擊之於解家渡等處賊不得渡踞渭北故市本富分兵進勦賊敗奔大荔境劉典調總兵張佑庭夏奉朝等由蒲城追及於白水之西溝賊敗由穆王河奔北山提督劉端冕赴洛截勦回酋馬正和陳霏復率馬步數千自金積堡入寇甯條梁營成定康遺游擊殷忠廷率隊齎軍火往助甯條梁營已卯起行行二十里前途塵起令守備余發勝往偵遂被賊圍發勝揮戈衝突賊環刺之身受十餘創死忠廷見賊勢盛乃分隊齎軍火回鎮靖堡而自督隊戰定康聞之亟遣總兵成榮華往援靖邊知縣梁以恭會都司皇昆山率隊繼進出城數里遍野皆賊而忠廷尙困圍中血戰十餘里不得出榮華以恭等追至力戰逾時斃賊多忠廷始得脫出遂合軍與賊戰賊仍馬步齊衝洋鎗子飛濺如雨游擊張永田總兵劉求益都司張貴和守備倪顯濤同時中鎗死於是我軍皆憤忿奮氣衝殺賊不能禦遂分隊繞道攻靖邊成定康官隊迎擊提督彭緒炳督勇分撲扼守榮華等亦亟收隊回援賊勒兵迎戰皇昆山率千

卷二

陝西

三

紅杏山房

總羅聯陞把總羅煥新衝入賊陣立斬悍賊數人而賊洋鎗環擊昆山等同時戰死賊遂至堡外忠廷督陣力戰亦中鎗洞曾死同時中鎗死者都司蕭得貴易培文定康見傷亡過多遂自率守堡勇與彭緒炳出南北兩門併力促之賊始敗退我軍方入堡少息而賊復四面環集夜中以雲梯攻堡定康等督勇擲火彈噴筒燒殺無算有悍賊緣梯登堡榮華揮刀劈賊賊應刀墜已而榮華復中礮子死以恭亦於堞口中手斬悍賊一人戰終夜至日出賊始敗退旋復有千餘賊拒

堡列陣定康遣都司鄧萬盛等出擊賊敗追之而萬盛復中鎗死賊遂由邱家坪走時安邊堡甯條梁鎮靖堡等處老湘卓勝兩營儲糧甚富而定康兵單故賊尤睥睨之甲申賊七百騎至甘泉境劉聲集擊敗之賊由勞山東竄劉典令延安知府喻步蓮截勦賊攻米脂縣城知縣遠有望率民團擊走北城團長訓導高仲魁戰死辛卯回酋馬正綱自洛川竄黃甫鎮劉端冕分隊追走殲除殆盡逃出難民稱馬正綱於是日中鎗死癸巳總兵張佑廷追擊回酋馬呼來自宜川孟家嘴至邵陽賊分竄韓城澄城二月丁酉朔賊犯延川縣城知縣余銘恩會喻步蓮所部總兵蕭羣魁擊走張佑庭等攻馬呼來賊及之於同官白勝溝別隊追及於宜君米子嶺嶺賊由楊家店奔甘境己亥劉厚基所部總兵田玉廣等攻克清澗之馮家岔高家岔賊巢獲賊酋王懷興蔡正超劉成宗壬寅賊攻宜川之西瑤窠梁子深民堡知縣樊繼英督民團

卷二

陝西

三

紅杏山房

會喻步運軍攻敗走韓城癸卯回首馬長鳳秦三元帥由宜川南走澄城邵陽張佑庭等軍擊走之於是北山內無賊蹤甲辰至乙卯劉端冕追賊自韓城邵陽遂合眾軍邀之於乾州武功間賊大敗由扶風永壽竄甘境於是馬長鳳秦三陳聘子等賊勦除殆盡而陝西內地無賊矣丙辰劉典奏前奉旨允留刑部主事龍錫慶於延榆綏道成定康軍營幫辦營務旋因收撫董福祥扈良儒等降卒委錫慶以安插賑濟之任辦理甚善降卒無歸者近萬人安插安定清澗交界之瓦窰堡壘種自給今年正月賊攻陷瓦窰堡殺掠一空時錫慶駐石灣糧局聞警赴援遂收集降卒難民會延安知府喻步蓮擊走之土匪游勇不時攻陷民寨復督令降卒王彥成尙學禮等往來攻勦多所殺獲自是瓦窰堡一路人賴以安惟是儲糧被掠居民降卒嗷嗷待哺臣就近撥膚施縣糧三百石以濟之臣查北山瘠苦儲待無多自遭回擾民生益蹙現督同藩司籌款付喻步蓮酌量賑濟復令龍錫慶襄理其事臣維賑濟固需籌款而奠安必須增兵川楚淮豫之勇素號安逸視北山爲畏途若迫令入山逃亡必眾增一勇實多一賊臣前奏刑部主事周瑞松收集難民編成四旗駐涇渭間時時訓練有警督令禦賊無事率之耕田俾立室家漸成土著昨回逆由同州上竄深賴其力茲查瓦窰堡降卒尙有壯丁三四千臣擬遣成定康選壯丁五百編成一營駐鎮靖堡向遺龍錫慶選降卒二千編成四營駐瓦窰堡勤加操練北

陝西通志 卷二 紅杏山房

與鎮靖南與延安各營相聯絡既藉以禦寇緝盜而墾荒生植將來無煩遣散或亦弭害之一道也臣查龍錫慶品學識俱優辦理諸務均矢實心羣黎感戴實陝省難得之具懇以直隸州知州留陝西儘先補用詔許之三月乙亥回首崔三禹得彥閔阿洪以三千人自隴州入縣頭鎮逼近鳳翔李輝武督隊往勦遂合副將邵永齡軍追至牛頭山又別隊賊入鳳縣時巡撫蔣志章始蒞任遣總兵張福齊及吳士邁會勦丙子田玉廣等擊賊於榆林之白鶴廟軍功侯藩國死之王廣身受八創猶力戰殺悍賊數十賊西奔已卯至甲申李輝武吳士邁等追賊於陳郿羅局鎮大敗之張福齊復攻敗四堡賊走高陵復窺渭南河北之交口上漲王里弔壯各渡思波渭南副將黃本富等扼要擊之賊潰退己丑賊窺踞新窰鎮張福齊合總兵王萬年等軍攻敗追至鐵牛河墜河人馬死者六七百棄糧畜甚多察將黃萬陞戰死辛卯總兵黃超羣敗之桐樹河壬辰窺榆林川劉端冕又擊敗之賊西走於是陝境西同乾鄜郡縣仍復肅清丙申回賊自草壩窺入榆林之土孟三道河劉厚基督田玉廣等擊敗之九月丙寅回賊一二百人於懷遠之三道盜勾民禾成定康遣提督成鏡春追至油坊頭攻敗之殺賊五六千獲牲畜三十餘都司鄧茂盛戰死其時清澗靖邊米脂綏德等處馬賊日行二三百里颺忽無常成定康龍錫慶喻步蓮等往來追擊將志章以濱河吳堡清澗延川延長宜川

陝西通志 卷二 紅杏山房



等處將屆冬令，水橋處處可通，遣總兵王名滔扼宜川龍王  
勉以遏東竄，十一月直隸提督劉銘傳提淮軍來陝督辦軍  
務，以所部提督劉盛休、王德成等十四營駐乾州，提督吳宏  
洛總兵張佩之九營駐耀州，乙巳銘傳自率親兵礮營往乾  
州，駐中路檄提督譚仁芳將原駐乾州各營移駐鳳翔，與李  
輝武聲勢聯絡，是時北山一路敗賊潰卒百十成羣，嘯聚破  
窰圮堡中，劫掠行李，蔣志章遣各防營因會哨為搜剿，山隙  
伏莽捕獲殆盡，更議定賑墾章程，遣成定、康龍、錫慶會同道  
員邵聯舉行之，招集流亡，安撫難民，分地給種。

十年十一月，劉銘傳請假回籍。  
詔甘肅提督曹克忠來陝代統其軍，時李輝武以貴州巡撫

卷二 陝西志

美 紅杏山房

曾璧光檄援黔，而四川總督吳棠奏留輝武駐大安驛固蜀  
邊，蔣志章以甘回被勦正急，陝軍大半入甘，恐回賊乘虛窺  
入，奏李輝武素得漢南兵民心，諳悉地情，懇

遣仍鎮漢中，既可兼顧鳳翔，而川北門戶仍自周密

詔許之，於是陝境肅清，惟駸駸嚴防禦，勤撫瘡痍，民漸安業  
矣。

論曰：回亂之生也，亦有不能自己者乎？夫以回之隸吾區，夏  
安恆產樂室家，非盡如粵捻諸賊之亡命無賴也。二三黠桀  
之徒嘯呼羣起，遂不一顧父母妻子，肆其凶頑，屠城戕官，沮  
遏

王命，是豈如柳子厚所云：天賦以是性，雖欲不為，毒螫而有

不能者歟？泊乎撻代既張，鎡犁巢穴，痛盡根株，河洛汧渭之  
間，縱橫千里，血海骨山，雖以劉蔣兩中丞之賢，匡直輔翼，傷  
殘之餘，存者尚不及什一二，然則亂之初生，法令伊始，雖欲  
稍寬假之，又何可得耶？

平回志卷二終

卷二

美 紅杏山房



平回志卷二終

東湖楊毓秀子堅纂編

受業

汪楊存澤

達溪蓬萊山館刊

志甘肅一第三

甘肅自省垣及所隸府廳州縣大半參居回民同州同尤悖  
 驚不畏法州大東鄉山谿深險林木箐密回巢其中以劫奪  
 為耕作每秋穫登場三五成羣公掠民稻糞棄而去民不敢  
 較遠近商旅尤受其害在承平時已然矣州之老巢三城北  
 之華寺畢家塲祁家塲通稱拱北拱北者清真寺也又稱其  
 教首日牟弗諦牟弗諦者猶云渠魁也三巢為眾回淵藪陝  
 甘及他省回皆依歸聽命焉而省東北寧夏一路其始回民  
 儒而漢民強遇事輒凌轍之以聞於官多置不問回積忿深  
 往往與漢民相仇殺互有死傷越在邊陲格於上聞官吏既  
 袒漢民又以回之易與也輒任意出入其法回殺漢者抵死  
 漢殺回者令償斂葬銀二十四兩於是回滋不服同治元年  
 春陝西以捻賊不時出沒州縣與民團自衛檄甘肅亦行之  
 陝回遂乘釁起煽言民團既成將盡誅回族通使甘肅諸回  
 訖於關外合謀作亂以為不先發制人坐受屠戮後將噬臍  
 於是眾回一時騷動甘肅自寧夏發難踵而興者馬化澂反  
 靈州馬彥龍馬占鰲反河州馬柱源反西甯馬文祿反肅州



其他府州縣同雖未變者亦蠢蠢懷異志與漢民相猜忌甘  
 境之靖者蓋十無二三大抵甘回不如陝回之悍而狡詐過  
 之始則攻陷城邑據之以叛見官軍至則又陽為歸誠服罪  
 藉稽誅討選蠕觀望以趨時變其挾術多此類也閏八月陝  
 回自鳳翔邠州將窺甘置護陝甘督恩麟方謀防禦檄道員  
 萬金鏞李懷庚以兵駐涇州秦州於是鹽茶廳平遠所靈州  
 同心城遂同時以變告丙申陝回窺入華亭民勇甄玉招張  
 友德趙迎涼趙迎温因賊圍戰死丁酉陝回窺清水之大麻  
 池張家川回民開堡門納之秦將范玉春等率隊往勦至瓦  
 泉溝溝內突出千餘賊衝敗官軍軍械多失玉春退駐清水  
 城外己亥平遠賊攻破固原黑城堡民商多被戕賊擄其貨  
 財以歸九月乙卯同心城賊圍攻靈州甯夏道侯雲登以甯  
 夏總兵慶興力難任事自請兼署總兵篆以資調遣  
 詔嘉其能特

卷三

甘肅一

二 紅杏山房

旨俞允戊辰鹽茶廳同知莊裕崧涼州鎮萬年新等馳赴鹽  
 茶之秦家灣賊營回目王大桂等跪道求撫裕崧等領回眾  
 赴固原遣員分赴各莊收復散賊三營蕭和城三百戶諸賊  
 皆招撫解散賊目馬彪馬新成蘇三麻子等抗拒不服王大  
 桂立殺之其首逆楊祥逸為團勇王鴻烈殺斃十月侯雲登  
 會提督定安軍攻靈州賊圍五戰皆捷己丑遂解靈州圍賊  
 窟金積堡初狄道州洮河沿甘崔二姓家口數百號強武莊  
 當回出入要衝每河州大東鄉回行劫歸兩家輒率佃丁邀

截回畏其強不敢抗。至是乘陝西回亂，闖入陝境，行劫歸過。洮河沿，二家復截奪之。回遂約大東鄉回數百來復讐，二家不能敵，遂攻破其莊，殺男女數百口。中有脫者，赴省白官。恩麟遣中軍馬繼祖偵探，繼祖本回族，庇護回類，以無事覆數日。回見官兵不出，益無忌，肆殺掠於庚王川等處。漢民被害者，復赴省鳴冤。恩麟遣提督成瑞往撫，而回目馬萬祥、馬有明等跪迎，哭訴稱與狄道漢民素無深仇，因爭渡起釁。回民每過漢邨，輒多方難詰，搜取財物，以致糾眾報復。一時眾忿難遏，不能約束，罪實難追。今願解散黨類，聽候處辦。恩麟即奏請撫納，而回眾仍焚殺自如。漢民遂與回防禦，數日間得萬餘人，然與回戰輒失利。於是河狄各回皆蠢動矣。乙未侯

卷三 平回志 紅塔山房

雲登等勦賊至胡家堡，斃賊三百餘，守備郭宗魁防禦慶勝街陣，泥滑墜馬被害。丙申，協領拴林等勦賊至郭家橋，軍甫至橋北，賊於上流決湖溝水，軍陷泥淖，足不能立，乘危圍撲。佐領吉星毓秀守備王廷澤，外委楊天貴、楊沛、奮力衝突，各手刃數賊，力竭死。恩騎尉陸安定、藍翎教諭包協恆，率勇往援，亦各殄數賊。泥滑墜馬死，拴林等軍追至殺賊三百餘，賊堅守吳忠金積二堡不出。甯夏平羅諸回莊悉為流言煽變。侯雲登親入各莊，安撫解散。平遠所之亂，皆謂鹽茶同知屈升之勒捐致釁，及回目王大桂投誠，臬司楊柄銓奉檄赴鹽茶安撫，詰問起事之由。大桂具稱平遠所把總馬兆元素懷異志，當陝回起事，即有渭水回二十餘人至平遠所，結夥煽

亂。兆元為之布散傳帖，且稱奉上司檄，官兵刻期殲除。回頭各莊回民聞而驚怖，羣往附焉。遂率眾分路逼脅，至王家團莊，見王大桂所騎馬，遂提刀刎其馬足，且言將殺大桂老母。大桂懼，為所脅，隨眾竄章州。惠安各堡肆焚掠，裹脅黨州回眾攻犯州城。同心城金積堡皆非甘心為亂者，實為兆元煽惑。柄銓遣大桂隨游擊馬世勳，赴同心城金積堡宣示。

朝廷恩威，申諭大義，同心城回目周法、金積堡回目馬化澂，即隨至臬司行營投誠，而馬兆元在靈州為官軍擊走，以馬化澂投誠，不肯附己，領其餘黨二十餘人，回平遠所，隨圍攻固原之下馬關，復分途裹脅，又遣人往約王大桂之子明忠為夥，且誘大桂復叛。大桂受柄銓計，佯許之，且給以眾情嚮附，願一辱詣家中計事。十二月庚寅，兆元領三千餘人，竟往王家團莊。大桂請俟糾眾以徵信，壬辰，回眾悉集，遂請兆元出莊驗閱，而先遣人隔斷其所領之隊。兆元甫至郊，即麾眾圍之，並其副元帥馬萬岡，亦陷圍中。兆元勢窮，長跪求降。大桂於眾中數其辜曰：汝身膺職秩，肯叛朝廷，煽亂殘民，尚欲緩死耶？大桂奉臬司諭，脅從者概免。惟馬兆元、馬萬岡罪在不宥，喝令縛之，遂請游擊馬世勳立斬兩首，齎柄銓行營，搜獲賊貨，分給回眾，解散其餘黨。是時賊攻平涼，游擊張悅、千總年啟榮，自固原帥兵往援，行至白土口，遇賊接戰，同時力竭死。

卷三 平回志 紅塔山房

一年正月戊申朔，互亭踞賊出其黨二千餘人，竄入固原城，殺平慶涇道萬金鏞，吏目戴承恩，據其城。時王大桂自鹽茶廳集所部回眾數千人，由萬年新督同赴三營防堵，諜知固原賊約四五千，爲首蓮花城逆回穆二、喇三，及楊大娃子、大娃子、楊祥子也。盤踞州城，裏脅搜搶，城內回民多離心者。大桂遂自請收復固原，乙丑率回眾抵未及州城五里之馬蟻河，遣使入城詰責賊，旋使人赴大桂營謝罪，且言願還州城，請大桂入城商辦。大桂信而允之。戊辰，穆喇二賊親出郊迎，大桂分其眾半駐城外，半自領入城。丙子，鹽茶廳忽諜報固原城內火起，鎗礮聲不絕，城門嚴閉，廳城人皆駭異。二月己卯，大桂狼狽奔回廳城，言始與穆喇二賊相見，具言誤聽楊大娃子浮言。正月二日，漢民欲乘回民拜墓閉城，搜殺家口，以故先發，今悔無及矣。大桂責以大義，俱各首服，卽令其遣散夥黨，縛送戍官首事諸逆，而二賊乃欲以賄贖罪大桂好言止之，復明白申諭乙己，申刻穆二等聲言遣散黨與，而卽率其黨直撲大桂寓鎗礮轟擊，大桂倉猝不能禦，俄見四面火起，卽乘亂縋城逸，途中聞所部回民多被戕害，拘執墮賊姦計，不勝憤憾，乃囑莊裕崧嚴備廳城，復自回王家圍莊，調眾復讎，而楊大娃子等於大桂眾潰後，卽以馬步二千餘賊追大桂父子，直犯鹽茶萬年新等，以兵迎戰，失利。三月壬子，遂逼廳城，莊裕崧率文武登埤守禦，土城低小兵單，賊遂攻陷，裕崧及都司高如岡、照磨胡枚皆被執，罵賊死，廳幕友

卷三 平慶回志 五 紅峽山房

燕丞易舉並家丁李賜十一人同時被殺，而大桂與其子明忠方回圍莊，調眾突被賊追獲，殺其全家。乙丑，蕭河城土匪合固原賊攻圍靜甯州城，城中文武督兵勇紳民登城轟擊，賊退踞距城三里之高振寨，幸未參將李友伏、知州恩祿等攻破之，生擒偽帥塞雲，兵圍分路追擊斃賊三百餘，隆德團總趙合璧以鄰警來援，斃賊百四十餘，殲賊目單海、單滿，賊北竄固原，蕭河城老巢四月自庚寅至丙申，鞏泰階道林之望軍與賊戰秦州之萬家堡，王家堡壘獲全勝，先後斃賊千餘，先是賊撲秦安城外營軍屢失利，秦州知州託克清、阿典、史黃元慶皆中鎗死，至是軍聲始振。六月甲午夜，狄道州民圍放火燒城內禮拜寺及回民屋宇五百餘戶，家小四千餘口，焚殺盡淨，於是各鄉回眾麇集城外，意圖報復。乙未，瓦亭賊以二千餘人犯隆德城，李友伏領兵勇六百馳擊，時賊將近城，見官軍至，卽四面圍撲，友伏持矛衝入賊陣，斃二賊，得其首級，賊抵死攢刺，友伏身被數鎗，仍麾軍力戰，士卒大呼奮殺，斃賊二百餘，殺紅衣賊五人，皆獲其首級，賊始敗竄，友伏乘勝追殺復斃多賊，隆德賴以無警。賊圍平涼，自二月至八月，官民嬰城固守，糧食軍火皆竭，丙戌城陷，城中文武皆被害，壬寅回目馬大漢率死黨板登狄道州城，大聲喊殺，城中驚亂，各放火燒屋，開城逃奔，馬大漢乘亂闖入，知州屠旭初、都司陸陞倉惶勒兵截擊，旭初手及數賊，黑夜被賊亂石擊死，陸陞恐火藥局爲賊得，遂放火燒藥局自焚死，居民逃

卷三 平慶回志 六 紅峽山房

避不及多被殘殺九月馬大漢將分隊犯洮州土司指揮僉事楊元遣番兵伏於洮狄交界之羊撒寨賊至土守備張漸遠等率伏兵起前後截擊斃賊四百餘餘賊潰竄元復出奇兵繞賊前杜其去路夾擊之復斃賊四五百墜河死者無算番兵大捷都司鄒占元軍駐狄道四十里十八盤大灣等處賊累日來撲走癸亥復以馬步大隊來攻占元揮兵力拒斃賊無算都司張占標身受重創猶手刃四賊馬大漢中礮死癸酉提督梁生嶽攻狄道賊賊聞大軍至遂西竄入山狄道收復十月丁酉甯夏失守先是回馬化澂既投誠夥黨尙聚軍械不繳遊擊梁生嶽親詣金積察驗接見化澂承奉極謹地方亦甚安謐因詰問人眾何未遣散輒以恐漢團復讐

卷三 平回志 七 紅杏山房

爲辭漢民亦皆觀望不敢復業於是甯夏平羅等處漢回相持不時劫殺甯夏將軍慶的令梁生嶽及甯夏知府呂際韶親往回莊開導各回咸願投誠息爭歸商計於侯雲登雲登遲疑不決遂有漢團王添德自稱道署總役領二三百人燒殺回莊而回亦復糾眾報眾疑王添德爲雲登所使已而夜中甯夏道署火起城中人見羣回乘火喊殺侯雲登立時被害知府呂際韶亦自戕城門皆開城中難民逃出云馬化澂者世居靈州金積堡富甲一鄉有智計權謀納捐爲武職遠近回民皆悅服焉曾犯巨案被逮至省化澂以重賂彌縫得免其時陝甘雲南各回爭致金錢助爲贖罪費累鉅萬事解歸家餘金猶充行囊人以爲有郭解杜季良之遺風甯夏

之變武舉姓赫者率眾回與城回內外應合城陷戕殺官民三日傳呼王爺入城合城回漢悉跪道恭迎則見化澂坐大轎擁衛多人馳入公署隨傳令部署一切住數日始回金積由此觀之則甯夏一路服屬於化澂顯然矣化澂在金積練勁勇數千持矛擊刺旋舞如飛鎗礮雖利勢不能展敵陣稍亂卽以馬隊縱橫衝突官軍鮮不爲其所乘陝甘之回又恃以爲逋逃藪化澂皆收納之居中調度無不用命又不時納款投誠以懈弛我師而息養其鋒銳爲謀可謂毒矣戊戌靈州失守十一月丁未雷正綰軍入甘解涇州城圍戊辰攻克王郵花所鎮老巢斃賊二千餘獲騾馬二千餘轉戰五十餘里都司戴洪臺陷陣戰死十二月乙酉攻克鎮原賊巢遂解

卷三 平回志 八 紅杏山房

城圍 三年三月雷正綰自靈臺攻破上梁鎮賊巢進軍崇信搜捕四路逃賊斬戮殆盡遂疊破赤城鎮戚家川諸巢直趨神峪河會陶茂林擊破其老巢復由白水眉見兩鎮一路掃蕩進駐平涼之四十里鎮陶茂林自鳳翔追賊至汧隴肅清陝境遂由崇信進軍勦捕磨坪各巢踏毀一百餘穴遂解華亭城圍礮斃悍賊千餘陣斬紅衣賊百餘進駐軍距平涼六十里之策底鎮會正綰軍攻平涼丁卯街子上四工撤拉以三千人勾結循化廳城內回爲內應開門納賊時同知吏目守備皆不在任所參將陝成英與訓導何雲翹調集伍兵百餘人禦賊門開陝成英及何雲翹巷戰被創城內漢民見賊勢威

齊擁至成英前痛哭求救，成英乃率殘兵護男婦三四百人出南門，雲翹因創重旋死，而清水工撤拉開城陷，沿河具船救度難民，力白下四工撤拉，無一人從亂者，且言願出力助官兵往勦，陝成英令安住難民於礮伯之三川，隨赴省報難。四月，馬化澁遣同官馬精忠齎還甯夏城陷所失鎮道兩印，退出府城，願求撫，恩麟以大軍方萃，力攻平涼，勢難兼顧，姑許投誠，以事羈縻焉。癸未，曹克忠攻克長甯驛馬鹿鎮賊巢，丙戌。

詔都興阿代統直隸提督訥欽軍入甘肅督勦，辛卯，雷正綰曹克忠各軍攻賊於平涼近城米家溝，復追至太和溝紙坊溝，共斃賊七八千，生禽百三十二人，平涼援賊皆盡，遂於城

外掘地道，築礮臺，晝夜圍攻焉。

李俊堡回目張保澁前歸化

回目王大桂舊部也，穆三既殺大桂，保澁遂為所脅，屢通款為內應。至是聞雷陶兩軍攻平涼，屢捷，保澁震懾，兵威，亟思投誠。關漢紳郭登瀛代白，願率其部眾克復鹽固兩城，立功贖罪，恩麟許之。平涼穆賊被官軍屢挫，城內危急，屢調外賊往援，保澁遂乘機率其部下四千餘人詐稱赴援，平涼道經固原，賺開城門，密商前陷賊內文武官弁，與大桂舊部同民千餘人齊發，殺賊無算，生禽賊首花萬六藍天祥等八人，獲文武官印記關防及偽大元帥偽經篆印，即日傳諭鹽茶廳城一併收復。臬司楊柄銓前往籌辦將逆犯解省正法，安撫鹽固城內同眾，遂分遣保澁所部同戊各要隘，乙酉，平涼賊

敗績，賊竄固原，固原同眾閉門拒之。五月戊午，雷陶大軍齊集平涼城下，四圍雲梯登城，賊失措不能禦，縱殺逾時，餘竄入平涼西瓦亭峽城內，庚申夜半，遙見瓦亭城火光燭天，人馬聲不絕，賊大隊皆北竄，瓦亭城內無賊蹤，維時東路雖通，而北路甯夏靈州等處同族素繁，軍興以來，滇陝之同，踵至蟻聚，今平涼瓦亭賊復合併之，勢彌張矣。陝回黑牙古赫明堂，聚萬餘來靖遠乞撫，楊柄銓許其歸誠，好言慰藉之，是時道員趙必達以果義軍勦河州同賊，賊引撤匪三千人以自助，必達屢出奇兵致勝，平其州城賊巢，殺獲無算，營官戰死者鄧資深，駱長青，雷步雲，陳錫弼，陳添培，楊茂林，黃龍章，陳全忠，癸亥，臨洮營都司王勇，會土司楊元，調買吾剛，拭多

哈多各族番丁，行至買家集，遇河州撤拉同萬餘人迎戰，斃賊六百餘，生禽二十餘，平燬兩壘，奪獲無算，賊敗退馬家灘，拉布浪，火力藏番族勦賊於土門關，亦迭獲大勝，平其賊

莊。八月辛未，雷陶軍攻克張家川賊巢，斃賊萬餘，王申，卽移營攻龍山鎮，克之，正綰隨進攻蓮花城，茂林駐軍張家川鎮，歷是時踞張義堡之陝回，孫易保率其黨四千夜半襲固原

城，甯夏鎮穆隆阿，成瑞，及張堡澁所部同民皆駐城內，而赫明堂在城為內應，門開賊入，驟不及禦，保澁部下多為殺傷，保澁乃越城逃歸李俊堡，而城內同民護送穆隆阿成瑞出城，趨平涼，正綰聞之，欲急克蓮花城，以向固原，壬午癸未，斬隘直前，與陶茂林攻克邵家堡馬家堡各小巢，殺賊二千餘。

乙酉賊傾巢出拒我軍擊賊反奔追近賊巢左右山溝伏出於時山路崎嶇人馬窒礙難行不及收隊賊已逼近矛刺正縮中頤軍遂大敗官軍死者近千人然正縮雖挫敗軍容尙威是時楊柄銜方議招撫眾回乞撫者今日獻城納款明日畧堡攻寨旋復旋畔漫不得其要領正縮深以爲無局爲不可恃謂甘肅之回他處或可寬宥至於西南河州蓮花城張家川等處其人習爲標掠凶狠好鬥平涼鹽固之陷皆出其謀玉帛子女掠歸巢穴既居萬山之中又處適中之地疾在腹心若不痛加勦洗徒事羈縻適以遂其姦謀將終無了局耳遂決意進取蓮花城九月壬子踞鹽固陝回二千餘犯靖遠縣城副將王德恒禦之賊伴敗官軍追之伏賊四千餘從

卷三 平回志 十一 紅杏山房

旁抄襲陣亡官兵二百餘亟收隊登陣固守甲寅賊三千人犯渭源知縣張大格典史竇澍槐登陣守禦鎗藥盡城陷大格罵賊死澍槐同時被殺十月壬申黨原踞賊攻合道街恭將馬天祥營壘鏖戰數日天祥營幾殆總兵譚玉龍副將劉効忠力解重圍追殺數十里直至黨原賊以萬眾來拒玉龍設伏擊之殺斃七八百人餘賊旁竄鎮原癸酉雷正縮攻克蓮花城賊卽回軍平涼向固原進取陶茂林赴河州壬午河州總兵曹克忠自蓮花城行抵秦州乙酉攻敗甘泉寺巨賊燒殺二千餘人遂解秦州城圍癸巳賊攻靖遠城督標遊擊常守仁禦之千總陳策勳戰死賊復扼阻城中水道守仁率隊出城取水賊輒迎擊我兵隨機騰勒乘間得水十一月克

忠進攻高樓堡賊以馬步大隊迎擊我軍伴敗至董家坪各營齊出斬馘二百餘戊寅克忠冒雪移營密遣總兵王得勝等潛伏山後復調林之望迎前助勦賊抵死抗拒王得勝等從山後繞出賊始潰我軍圍攻斃賊二百餘賊退回高樓堡已卯傳令各將分兩路抄出高樓堡前克忠自率各營扼堡後爲夾擊計附近各堡賊萬餘來援官軍鏖戰多時斃賊四百餘賊敗盡竄鹽關庚辰四鼓傳令留營困高樓而以全隊抵鹽關比至賊皆斲膽我軍齊聲喊吶賊驚覺失措紛紛棄巢逃我軍截殺斃賊二千餘墜崖死者無算獲騾馬千餘復追殺三十里至祁山堡沿途殺賊五百餘遂克鹽關附近賊壘悉平遂回軍攻高樓密遣勇丁鑿兩地道施地雷築二

卷三 平回志 十二 紅杏山房

礮臺戊申寅刻我軍四面圍攻地雷火礮同時發西南堡城圯克忠率各營冒煙衝入石子亂撲如雨會東南北三面勇丁緝梯齊上賊遂大亂我軍又斃賊七八百賊首張福海何朝何蛟等皆斬馘秦州境肅清己酉由通渭勦賊歷中林山斜坡嶺馬營監遂解安定圍所過賊巢爲墟賊目馬恆福夥黨分踞安定之內官營水家坡等處內官營爲安定渭源狄道金縣四達要衝茂林營駐安定賊率眾犯壘壁茂林分兵由內官營後路放火燒賊巢自督兵橫擊賊見巢內火起越嶺逃追殺賊四五百獲牛馬三千餘復分兵盡掃水家坡清水驛各巢直趨金縣庚戌申刻由新營清水驛兩路抄入合果義軍及齊廷瑞鄉團環攻之賊開北門迎敵茂林所部伴



敗賊追十餘里高餘慶伏兵突出賊回竄周玉超扼堵歸路茂林反戈向賊三面夾攻賊南竄餘慶等追殺三千餘里逸賊復退玉超後路我軍奮力衝突賊敗入城王超追至北門殺入城內茂林亟麾張在德六營以三營隨王超入城三營扼北門又遣親兵五營在城外東南兩面圍擊城內搜殺移時隆城者悉禽殺靡遺遂將金縣克復救出難民四千餘即以高餘慶五營移守金縣張在德九營駐清水驛防東西兩路親兵馬隊駐甘草店部署定先遣周玉超西顧省城而自領圍隊赴省金縣之初陷也知縣蔡同死於城北眷屬幕友皆殉難典史劉述寬閭署自焚把總牛文海中鎗死陶茂林至省親往尖山相度地勢周應附省西南阿千嶺關山嶺各要隘遂與恩麟議進取以爲狄道河州渭源靖遠遍地皆賊無論進勦何路皆宜先衛省城警之疾病狄河渭源已成痼癖可以徐圖靖遠被圍危急之瘡治緩則變生乃先趨靖遠靖遠之賊其眾約三萬乘城者六七千環城民房廟宇皆賊屯穴牆壁以施鎗礮對城轟擊又於城東北隅鑿地道四處通入內城常守仁何知卽令塞之於是城中飢渴交迫已未守仁親督士卒出城遇伏賊鎗中守仁左股穿膚出猶負痛力戰因眾寡不敵收隊回茂林乃先遣提督高慶餘張在德合十一營之兵進勦十二月辛未慶餘攻平黑城賊卡十餘生禽黑牙古等數十人殺之丙子曹克忠軍攻克高家堡老巢丁丑雷正縮軍攻克開城十九日追賊二十餘里殺賊二

卷三

平同志

甘肅一

紅杏山房

千餘燬其營帳旗幟生禽百餘獲僞元帥馬林明耿懷氏正法己卯高慶餘等移營喬家雪灘賊馬步萬餘撲營我軍失利慶餘及其部下副將謝萬年守備吳南雲張在德部下游擊王繼祥守備傅平川嚴有由先後皆戰死總兵陶在林身被重創在德以賊氛惡遂收隊堅壁待援辛巳曹克忠戰賊於楊家山斬賊五六千生禽三百餘賊分兩隊一竄平涼一竄華亭克忠遣將追至華亭兩隊復合爲一遂僞官軍賺入靈臺城雷正縮聞之率親兵圍城竭一晝夜之力馳三百餘里及之於靈臺靈臺倚半山爲城遂從山上礮擊之賊不能守奪門出竄擊斃過半餘奔涇州正縮復追及賊伏匿城南溝岔復斃其數百餘奔荔家堡欲并合固原賊又爲正縮別部邀擊之於當原禽斬盡淨無一人漏網者正縮仍回開城靈臺之陷也知縣祝賓賜罵賊死其眷屬及幕友李芳玉姚輯瑞楊春畦孟際雲家丁孫升趙珍周貴張銓皆殉難城危時賓賜以印付其子毓奇令縋城逃故印不失癸未茂林親領圍隊並調他部四營徑趨靖遠遂將楷栗園杜家山等處回巢攻克以通糧道殺其悍賊八九百墜崖澗死者無算戊子己丑攻克大小樓子庚寅直取黑城賊巢殺賊七百餘禽悍賊馬如虎等數十人殺之於是餘黨悉竄西北諸山茂林悉繞襲我軍之後甲午單騎入省與恩麟密商部署四年正月己亥回營次日師次喬家雪灘凡賊壘與附城賊通聲援者分遣諸將先平之丁未茂林親督各部由西山歷

卷三

平同志

甘肅一

紅杏山房



出城後張在德由二十里鋪繞至南山直衝賊壘前後夾擊賊敗回東西兩關戊申先遣游擊黃超羣駐糜子灘截賊回竄遣張在德直前誘敵總兵仇有道居中策應茂林自以兵伏東內兩山四面包抄賊大亂東關賊巢平乘勢追至城下知縣鈕明善督紳勇登城助戰游擊常守仁副將伊密揚阿守備賀得昌等各率所部自東西門出勦西關賊巢平賊奪路狂奔城圍立解徐將靖遠附近巢穴次第燬癸丑雷正綰遣提督沈懋貴等攻克彰義堡自是旬日之內曹克忠軍攻克馬家嘴蕭河城將嘴頭隆德堡夏家寨諸賊巢蕭河城同民蘇上達齋其馬匹軍械傾闕城人民來營求撫漢民一百六十餘某具保上達實為良善被蓮花城賊裏脅無計投誠且漢民衣食之缺皆仰給回民願合辭具保克忠納之蘇上達亦王大桂舊部也是時張集馨在行營一切安撫事宜多賴籌畫雷正綰稱其見事敏決思慮周詳在甘肅兩任藩司地情熟習奏請

卷三

甘肅一

紅杏山

獲同八九百越牆衝隊逃者百餘人城內兵少與回相持不能敵遂增調滿營兵四百入城合圍禮拜寺寺牆高厚衝擊不破乃然薪草投牆內延燒其寺內房宇回眾冒火持械出兵勇與戰終夜賊始盡殲約二千餘獲旂幟餘礮軍械甚多徐令撲滅餘火檢兵勇死者二百餘漢民死者千餘先是古浪回變被民團殲殺無遺故各路回眾反側生事庚申雷正綰會降回張保澂攻破固原城外賊壘十五座斬馘千餘於是晝夜環攻賊以馬步五六千死命撐拒我軍復斃其偽元帥馬得力遂掩殺至城下斃賊千餘生禽賊目三十餘城內回舊隨張保澂就撫者見賊敗輒絕城來歸其言陝回皆膽落其他亦俱懾兵威各思自全願為內應張保澂遂與城內

卷三

甘肅一

紅杏山

達昌以所遺錢物分給難民息事已卯陶茂林軍自中灘追賊至王家窰遇賊馬隊數千追至王家集殺賊千餘生禽蘇萬全等九人壬午至辛卯陶茂林軍合外委蕭福民團次第攻克郭城驛中灘大小白草原李家原諸巨巢中灘為鹽固扼要之區逆首馬恒德招集各路竄匪并結狄河悍黨負隅日久又以大小白草原老巢恃為後勁路險巢堅攻勦為難茂林設伏誘敵多方取勝旬日之間蕩為虛莽共計殺賊四千餘墮崖澗死者無算救出被脅婦女二百餘獲器械甚多惟時靖遠新城堡會甯王家集賊尙盤踞茂林以為若不乘勝進追東路仍梗且河狄爪牙未除用兵仍虞跋窵乃留三營駐金縣以顧省東門戶遣黃超羣一軍堵平番要路以通

卷三

甘肅一

七

紅杏山房

省西咽喉且防河狄遂凝由靖會進勦壬辰肅州城陷初安肅道恒齡知東關回眾將為亂鎮標復多回兵恐與東賊通因集團勇六百欲誅之而未有聞也會回民馬天才以回亂告恒齡乃調團勇會標兵執首亂者數人誅之亂乃息行賞不及標兵兵多怨望回兵尤甚既而東路回氛日熾眾遂蠢動恒齡欲卽事剪除以清內患肅州知州陳埔者專欲以恩結回而回弁藍吉珍復曲意承奉之埔遂信不反嘗與往來畧無戒備於是官民一言一動回皆知之今年春假禦賊為名造軍械火藥部署隊伍軍民皆知其謀以告埔埔反斥為妄言而恒齡獨以為憂乃令嚴詰城門出入置礮城上將盡殲之埔意不忍往見恒齡願以合家保回不反且請親往撫

諭乃乘轎至東關與回眾談飲竟日忽東關民趨入城告回已整隊將變矣恒齡卽令開礮而埔子震叩馬泣訴伊父未歸請少俟焉二鼓時守門卒望見昇大轎至明燭前導人馬扈從甚眾意州官回衙不敢阻及至門眾齊擁入始知墮賊計而城遂陷蓋賊以酒食絆埔而卽以其轎馬燈等賺入城門也賊入城放火殺掠肅州總兵成瑞方卧未醒標下回兵悉為賊內應漢兵則皆閉門不出恒齡見事敗急督團勇乘夜出門勇怯退至明已散亡大半復屬殘卒巷戰自辰至午從者皆亡身被數創因思父樞厝廟卽奔樞所及廟門而廟已火遂投火死母妻及二子一婦皆引火自焚成瑞醒見勢急跳城出揚言往金高調兵遂脫身去右營游擊巴某跨馬提刀呼兵出戰無一應者隻身衝入賊中巷戰三時馬傷墮地復起步戰鎗子洞胸死死時身無完膚妻子僕婢皆殉難中營游擊尤光組時已卸任出城至安家莊招集戶勇百餘往攻被賊衝散身被重創回莊僅存殘傷五六人共勸圖再舉光組曰官以城為命城既不保尙苟活耶遂自刎百姓憐之收葬其尸莊側學正邵次侯亦合家殉難民之投井墜樓被焚死者無算乙未城東壩貢生郭劍齋等糾合義勇千餘圍復城行至踞城二十里之馬坊遇賊賊潰生員魏修文田貴江福邦梁國治蕭立成農民關雲章等皆戰死康生張先烈張海涵被執罵賊賊將殺之郭劍齋自縊其因公在肅陷賊內者安西知州李灝玉門知縣俞銓王子莊州同嚴逢

卷三

甘肅一

七

紅杏山房

禍卒城中義民數百屢與賊戰均力竭死合門殉難獵戶者始甘州提督索文本口外回部欲盡用其種人乃悉隸眾回於各標其餘令充獵勇置南山諸番口以防番肅州之變各獵勇皆不靖其尤狡悍者則為分置赤金之獵目馬忠良即馬四也所率回眾八十餘人皆最强梁善父子鎗三百步外發無不中眾嘗出獵見巨狼熟睡草灘上欲刺之及醒乃馬四也眾大驚因共推為首聽指使無違肅亂之先帶勇入關住肅數日密約肅回同舉事而肅城諸官未之知也及反嘉峪見守關游擊他出即乘間發難奪關而據之其同教者皆附焉游擊聞變歸抵關不得入駐兵關下越四日肅回亦變馬四恐孤城被圍往投游擊請攻肅回以自贖成瑞陳埔皆許之馬四因得與肅回合遂招南山各獵回入城黨與始成亂稍定成瑞陳埔遂指馬四原名馬忠良為逆首而改馬四為馬文祿謂據嘉峪關叛肅城者皆馬忠良也馬文祿隨官軍奮勇攻賊馬忠良伏誅羣回受撫皆文祿功遂保馬文祿為鎮標都司領勇守城於是馬四乃得專擅兵權威挾官民矣馬四既得志招叛稍降凡渭南金積河州西甯諸竄賊悉附之聲勢日張生殺自由不復聽命於官府每戰勝輒報捷於陳埔亦為賀功馬四外雖恭順實虜繫之居賊中兩載後為馬四出城與官軍講和有讎之者回城抑鬱而死時年七十餘矣妻子亦相亡三月丙申朔高臺縣馬家莊回眾聚眾燒漢民郵莊城中文武率兵圍殲之是日撫廳黃家灣

卷三

甘肅回志

七

紅杏山房

同起事焚殺漢民壬寅甘州城內回舉火倡亂兵團併力撲勦賊奪門逸復勾結撫彝賊與西甯撒回欲來復警是日官軍攻肅州賊於距城十里沙灘廟官軍傷亡大半癸卯曹克忠將攻鹽茶廳賊眾萬餘迎戰於韭菜坪賊大敗乙巳賊以二千人趨廣武棗圍諸堡都司康永壽等攻走之斃賊五六百庚戌雷正結會各軍攻拔黑城子老巢先後斃賊三千餘生禽賊首黑虎等百七十八人獲牲畜三千餘辛亥獵戶攻陷永固堡踞堡城二十里洪水營回眾亦放火倡亂洪水營游擊王禮把總蘇元發皆回族為內應團勇圍其衙署王禮等與戰不利王禮及蘇元發皆與其妻孥自盡壬子曹克忠軍攻克鹽茶廳巨巢先後殺賊三千餘獲賊馬千餘驢騾牛羊無算軍械旗幟委積如山生禽賊目田吉成馬保等百三十五人餘賊竄李旺堡同心城等處登城戰死者千總周文貴陳光明把總余永威軍功周永貴於是甘省東南廓清正綰等遂長馳北進遞克官橋李旺等堡規取靈州矣是日陶茂林軍自大岔山進攻羊營寨等賊巢平之次日賊撲陶世貴營茂林時駐軍大岔山卷旗息鼓傳令諸勇偽作賊營聲息賊亦誤以為羊營寨夥黨大呼助陣各勇振步直前鎗礮猝發賊失措大亂斃賊四五百獲牛馬千餘四月甲戌甯夏敗賊六千餘將趨中衛都司康永壽等擊之於廣武棗圍斃賊八九百獲牲畜軍械無算賊仍東竄丙戌賊復以萬餘擾廣武棗圍兵勇擊敗之梁生嶽遣都司魯剛泰以兵圍七

卷三

甘肅回志

七

紅杏山房

百助勦行至石空堡遇賊馬隊二千餘遂墮入賊圍剛泰及千總李韞把總雷國珍外委鐵清泰喬應魁皆力戰死游擊馮守勳追至救出兵勇多人賊仍竄河東五月道員黎獻領兵進勦肅州自黑城子攻破馬營墩賊堡獲蒞圍營都司關防及各鈴記都司吳占鰲游擊陳桂章守備王廷勝均受重創死旋收復永固俄博兩城烏魯木齊提督成祿解安定圍已酉曹克忠軍攻克牛角城雷正綰軍攻克預望城及下馬關賊巢岷州同族最繁洮岷協營守備李發珍與原任洮州之河州鎮標千總丁永安皆回弁陰結黨羽冀竊據騰城閏五月己巳有外來回賊千餘入廳城直撲州署殺知州增敏都司烏聯登及其眷屬暨漢民百餘人復放火燒廟宇民房半由東南路逸餘數千人由城北渡河竄洮州民團分路擊斃賊數百人恩麟遣臬司林之望領張華所部黔勇會鞏昌知府趙桂芳勇丁併力往勦癸酉總兵鶴齡等軍合民團攻克省城北紅圈回巢賊竄中衛靖遠交界之石碛子鑽罕頭防中衛梁生嶽軍失利戰死者都司馮守勳協領拴林雲騎尉馬兆瑞千總王思明黃登雲外委徐大功馬忠孝徐福春恩騎尉李登雲外委常壽力時金積堡回自馬化隆招納黨與西竄中衛攻犯梁生嶽營壘曹克忠自牛角城移營平燬羅山麻圪塔七壘殲賊三千餘遂至南安堡聲言渡河救中衛乃直趨金積堡老巢中衛賊解圍回救雷正綰亦由下馬關沿途攻勦至惠家堡與克忠聯給時克忠與賊戰強家沙

卷三

平回志

三

甘肅通志

為大捷禽斬二千餘於是糧運不繼師旅飢困竟日一餐糊粥後乃擷草根木葉以食賊偵知之日率悍黨攻撲截克忠運道掘放溝水旬日之內士卒絕斂金積堡夙稱饒沃遂思因糧於賊六月丁酉戊戌忍飢攻克賊卡十餘糧亦無多庚子克忠自西路正綰自東路同時攻入賊卡林立復平其八卡直抵老巢賊預伏馬隊萬餘從十里外繞越來抄巢內賊傾巢出拒我軍腹背皆賊糜戰半日以薦飢之師當久戰之後遂至敗績傷亡弁勇前後二千數百軍火旗幟多所遺失乃亟收隊徐復策勵飢軍令士得勝周朝望等四路游擊攻破高章及強家沙窩賊卡斃賊六七百金積之賊士氣未靡正綰乃擬糧運既通當即席清靈州回軍向河狄陝甘總督楊岳斌乃以狄道逼近省垣宜先致討乃調曹克忠一軍去而正綰亦多為牽制不能自由故靈州久無成功於是馬化澂復有投誠之請矣當克忠之進討也化澂遣人奉千金求緩兵克忠不受令縛送陝回首逆即予投誠去後我軍至滾泉又遣人送麥麩十車情詞懇切迨進軍至強家沙窠則見礮卡環峙屹如山立濠寬水深飛渡為難礮牆上鎗礮密布轟聲如雷士卒相顧失色始悟前此銀麩之饋以皆覘我虛實耳此其老謀深計心懷叵測也七月曹克忠軍由靖遠往接鹽茶留十營牽制金積堡遂自長樂堡石梯子白季郵茶園子遞平賊巢斬獲無算鹽茶賊勢遂解圍去克忠一軍自閏五月己巳至六月庚子陣亡官弁八十四勇丁三百七

卷三

平回志

三

甘肅通志

十三、賊死官弁黎飛鵬等十三員、勇丁七十七人、八月庚子、陝回及狄河回圍攻鞏昌、庚戌、雷正紹軍變、由三汭河潰往、固原、其弟雷恒與李高啟、胡大貴等、為降回赫明、堂煽賊進、攻涇州、不克、回踞平涼、胡大貴肆掠、隆德莊浪諸路、正紹不能制、辛亥、雷遠亦被圍、十月、曹克忠軍攻克鞏昌、賊馬步萬四五千、踞九座山頭、克忠部署眾軍、以重兵兩路設伏、少兵誘敵迎戰、賊大敗、追至官棹溝、皆越嶺逃、落崖澗死者無算、綜計殺賊千餘、生禽七十餘、獲義子鎗三百、戰馬四百餘、驢騾三百餘、是夜近城賊皆棄營、退走南山城圍解、戊申、黎獻軍潰肅州、獻始來勦、賊大懼、既而知其可以利動、啖以重賂、獻遂變勦為撫、且不設備、賊乘夜襲獻營、全軍覆沒、遂狼狽走金塔、十一月、涼州賊焚毀黃羊川、邨莊、圍總毛榮川、被執不屈死、民勇被害尤烈、丙寅、甘州賊二千餘、攻大馬營堡、圍果勝營、守備江沛霖、駐防川勇三百、山丹縣知縣熊常齋、糾集民團赴援、殺賊數百、賊退踞石圈子、把總渠慶寶、外委蕭耀先、李天貴戰死、庚寅、賊攻陷涼州之水泉堡、堡守備賈潤德戰死、兵民皆殉難、十二月、癸巳、雷夏回、目馬萬選投誠、將倡亂之千總納萬送營、正法、獻地繳械、移其回眾於納家、聞戊申、曹克忠攻克鴛鴦鎮、遂遣張在山移營進勦、癸丑、在山攻牛營子賊巢、分兵四路圍擊、山徑窄狹、賊馬步不能驟進、遂聚殲其男婦三千餘、甲寅、總兵彭楚漢攻皋蘭之水阜河、賊眾三千餘、官兵不滿千人、楚漢分三路進、賊倉猝格

卷三

平回志

甘肅通志

門不成伍、遂大敗、路皆為我軍遮絕、左有煙筒溝、乃從溝中遁、各營兵邀截之、又大敗、殲賊三百餘、餘眾潰散、戰死者游擊周玉元、守備張崇謙、把總張文俊、康學海、馬福槐、伏義濃、馬得成

五年正月戊辰、楊岳斌請自出省督勦、取道鞏昌至涇州、與曹克忠商勦洮州、丙戌、克忠行抵洮州之李岐山、次日、回目馬芳率老勁男婦環跪乞降、克忠令將城內文武官弁及印鈐關防、責送來營、縛獻首惡、呈繳軍械、牛馬糧糈、皆唯唯聽命、是日、署洮州同知淡殿臣、率閣城文武、漢回紳民到營、親齋文武關防印記、縛送首惡、回官丁重選、回民丁重聯、李四、五子等二十八人、繳戰馬千六百五十二匹、刀矛矢鎗以

卷三

平回志

甘肅通志

萬計、耕牛百九十頭、軍糧四百石、克忠將丁重選等、訊明正法、梟示軍械、馬匹分給各營、牛給被害漢民、糧則勇與飢民分食、復親督各營比戶搜索、實已不留寸鐵、外來回民悉令遷出、本住城內者、設保甲法、選保長牌頭、互相結保、於舊駐洮州各營內、編立提選七營、揀降回精壯者、立京馬右一營、留五營駐洮防守、餘三營及所收馬隊、令隨營助勦、洮城千家寨回眾一律收撫、事竣、率師回鞏、二月、雷營叛將雷恒、李高啟、胡大貴等伏誅、三月、曹克忠軍攻克華家嶺、牛營溝等賊壘、戊辰、彭楚漢軍由條河至金家崖、遙見狄道回眾攻劉家崖民堡、勢甚威、即駐軍至夜四鼓、乘賊不備、斫營入、斃賊數十、游擊劉南瑞戰死、丁丑、總兵楊明海軍與賊戰車道嶺

賊敗乘勝追殺斃賊百餘副將張定元恭將曾國福戰死游擊屈國香面中鎗子穿額出初回賊馬洩沉攻陷靈州城回奔馬朝清設計殺兆沅嚴禁靈回無任滋事地方粗安於時甯夏失守復有陝回馬生彥肆擾致道路梗塞朝清者即化澀也至是朝清親詣穆圖善大營願捐銀米繳軍械馬匹哀懇投誠靈州紳耆亦以近日地方靜謐漢回歸業呈請設官安民穆圖善乃遣佐領豐伸等往收復州城委員赴州任事壬午省城制兵入督署殺楚勇殆盡復引陝回馬生彥來犯省城曹克忠自鞏昌聞亂星夜率隊赴省以好言安撫眾心稍安比馬生彥至而城內已有備乃駐河北廟灘子觀釁居數日拔隊回皮家營去初省城回分十方方設禮拜寺每寺有眾二三千入營伍者居大半是時各路回多變亂而省城內外防守甚嚴其尤無賴者皆逃往河狄惟老弱在城以故無事楊岳斌始來督軍聲威甚盛回賊大懼居數月不聞進兵惟仿江南水師造戰船數百艘欲由黃河順流為攻取甯夏計後見事無濟復沉其船於河而回遂無忌益搜掠邨堡棲畝之糧民不能穫北山秦王川為膏腴省城所仰賴者陝回馬生彥勾結紅圍土回肆行焚掠數百里無完區於是省城糧湧騰岳斌所領楚勇則月給糧餉茶外日食稻米制兵則月給雜糧數升漢回兵各懷快快不敢發後岳斌率隊赴涇州留親兵楚勇一營駐督署制兵因岳斌不在遂作亂及亂定省城糧價益貴斗至三四十金無賴者道瑾相率

卷三

甘肅通志

五

新杏山房

一割死人肉食之繼乃殺人而食擄持男女赴河者官至不能禁城中生靈存者不能什一二四月辛丑慶防統領張在出遣副將劉明泰戰賊於柔遠川賊敗退守備楊正興戰死五月壬戌涼州總兵楊占鼐攻解鎮番縣圍占鼐在涼州與紳耆籌餉募兵舉行保甲團練軍威大振同總兵王仁和一軍與賊大小數十戰屢挫賊鋒居民賴安全活者多復與提督鄧全忠等疏通驛路旬日之間回酋楊文智馬生彥相繼遠竄肅清涼境運道通行是時成祿奉命出關勦回適遇肅州城陷借助勦為名以軍駐肅東鄉肅州總兵黃楚淦以十營駐肅北鄰其北又有玉門游擊馬秀千總張大倫督勇駐老官堡肅南則把總玉斌駐塔爾灣馬王二軍兵少而精賊不敢犯歌之曰南門老虎北門狼東門兵勇塞絲羊成祿聞而忌之使副將孫啟後制之使不得自專賊因乘之斌遂戰死馬秀勞孤亦戰死大倫又為楚淦所抑未幾撤去賊易黃成二軍遂四出焚殺東至甘高西至交燉北至金王毛目天倉無日不遭蹂躪矣八月丙午狄河回夜襲鞏昌城由老城東南隅越入時副將喻正祥軍駐鞏昌西關鶴齡軍駐北關各進兵攻撲賊不能由城出關我軍亦不能由關入城相持至曙賊抵死衝出老城巷戰至日晷官軍多死敗退出於是游擊江成萬亦戰敗跳城出獨隴西知縣孟鐘瀛典史雷銜春率民團禦西北兩門力不支復糾集城內居民退守鼓樓戰五晝夜力竭自經死銜春被重創府

卷三

甘肅通志

五

新杏山房

學訓導武濂殉難時楊岳斌方督軍擊華亭賊聞變亟遣總兵傅先宗率七營馳救辛亥抵距城二十里楊坡寨偵知賊兵甚眾老城西北兩關及西關外屯賊近萬人乃令江成萬為鄉導壬子夜潛行至城下成萬先率趨捷二十餘人越入老城東門諜賊無備於是先宗率親兵中營列陣東門遣兩營伏西門內邊賊窺外絕賊援復遣三將分路登城昧爽喻正祥潛入開門先宗乘機入一聲號舉鎗礮齊發賊倉黃失措城內賊見圍已合死力衝拒關內賊力撲老城東北呼援我軍阻遏奮擊皆跳關牆走關外賊擁至西南門緣牆撲上屢擊屢顛賊不知所為遂西向奔兩營伏兵出衝殺數百先宗遂督將士圍勦城內賊自寅至午搜殺盡淨是役殺賊逆首二十餘賊黨三千餘獲驃馬二千八百餘救活難民四千餘九月雷正綰軍攻敗華亭策底鎮及平涼三十里備各賊斃賊六七百副將錢葆恩戰死楊岳斌由水洛城回省傳令搜殺制兵為楚勇復讐割取都司席光斗千總汪琦之心以祭楚勇先是制兵之為亂者知制軍歸必窮治乃皆棄伍逃其留者皆懦良至是一律抵死甘兵多踴躍梁履几躡單梁履者亦皆殺之曹克忠屢諫不聽遂負氣請假回籍於是始息怒停殺十月癸巳雷正綰張在山周顯承沈大興軍攻克璜河川老巢遂竄入平涼城乙巳顯承仍會正綰軍攻克之十一月總兵陳德隆遞解伏羌甯遠鞏昌三城圍庚午洮州都司丁永安結通狄河回及城內回民據城作亂副將周潮

卷三

平同志

紅杏山房

旺率兵接戰不利退走岷州丁永安復遣人誘殺舊姚城都司雷興隆魯副將馮光明教授劉升嶽皆不屈被殺遂盡殺城內漢民數十家洮州新舊兩城太平寨千家寨汗家嘴喇嘛川皆為回踞於時陝回馬生彥楊文智等乞撫朝命許之十二月戊戌賊攻陷皋蘭之江水堡縣丞沈紹裕率團勇攻之戰死團勇旋克復堡城丁未甘州賊逼南古營堡守備梁飛雄戰死南古城陷黎獻軍克復之

卷三

平同志

紅杏山房

平同志卷三終



太湖王志沂

東湖楊毓秀子堅纂編

受業長陽張榮澤全校

姪楊存澤

蓬溪蓬萊山館刊

志甘肅二第四

六年二月雷正緒率張在山各營攻長官賊敗之庚子貴德  
廳回與西甯回馬歸源河州回沙萬全合謀攻陷廳城殺同  
知承順及其老母眷屬武庫軍械據掠一空四月楊岳斌以  
視老乞養

詔甯夏將軍穆圖善接署督篆乙酉賊襲陷安定城知縣多

卷四

甘肅二

紅杏山房

齡守備秦兆祥把總孫光英均戰死城上教諭藍毓秀縊於  
文廟糧臺委員陶璵不屈死外委曹環禦賊頭創暈倒復甦  
猶拾械手刃數賊河州總兵李助發率圍隊入城擊殺賊數  
百立時收復縣城多齡秦兆祥眷屬均投井死辛卯賊襲陷  
華亭城知縣張衍福典史哈慶雲經制孟宗孔巷戰死壬辰  
焚掠城內遂東竄賊酋馬士元以萬眾犯延安總兵胡世英  
軍遇之東川攻走之五品花翎馬起明隻身匹馬衝陣殺賊  
多五月乙丑賊陷環縣壬申雷聲遠督兵勇知縣程棟梁督  
民團攻克之六月提督梅開泰鄧忠全合軍攻克米拉溝賊  
巢平其二十餘壘獲賊三千餘獲驛馬二千餘米拉溝西涼  
河逆要衝回族滋繁百餘年來盜賊公行爲通逃藪西甯涼

州多受其害己亥參將范銘會洮同知王廷梓土司楊元收

復洮州廳城其附近之千家太平二寨及洮州舊城踞賊皆

投誠七月西甯河狄各回目皆赴省投誠穆圖善遣官前往

經理眾回皆願奉條約而河州東鄉回素強悍不肯呈繳軍

械馬匹八月乙未遂率大隊賊騎自東岡鎮來犯蘭州道蔣

凝學率隊往勦賊敗入山丙申賊復以大隊分三路一出省

城正東東岡山一出東南焦家灣一出西南阿干鎮穆圖善

飛調各營分路來援參將常泰游擊呂松堯千總常正甘外

委徐茂春武舉蔣潤提督周保和首先陷陣墮賊圍格鬥死

丁酉戊戌賊來愈多踞東西南三面山岡惟北面逼河無賊

總兵彭文林麾軍沿山而上賊望見官軍來飛奔下山文林

卷四

甘肅二

紅杏山房

督勇鎗斃百餘人因思西南四墩爲西關要害急率勇爭據  
頭二墩猝中賊鎗復裏創追殺急呼士卒先登賊回馬轉戰  
文林被亂矛刺死胡先勝等合力抵禦賊始回奔上山是日  
游擊戴得勝都司何正筭守備王義春千總羅枝桂先後戰  
死己丑庚寅賊負雲梯分隊晝夜攻城別以馬步牽制官軍  
河州三營本狄河難民招撫成軍恨賊深誓死戰其營官胡  
先勝等督勇在南關教場三日內屢戰皆勝斃賊千餘戰迫  
堅河死者無算其撲城賊各營迭相防禦於是大兵環集兵  
力漸厚賊夜從南山遁九月丁卯肅州賊撲官軍營提督黃  
祖淦與賊戰北崖中礮死成祿遂統其軍賊益輕之成祿性  
驕橫駐肅數載聲伎不離於側且兵無紀律勇於殃民而怯



於任職遣弁勒捐民糧復昂價賣之戊寅總兵陳德隆軍抵秦安之鐵櫃河州賊來犯營德隆迎戰自己至西德隆左額中鎗子直穿左目出瞳子墮落七竅血出猶力戰將士奮進斃賊二百餘賊由羅鎮逃十月辛巳鐵櫃賊復以馬步萬餘分踞黑石頭馬家店副將敖天印提督王得勝迎勦賊眾遠颺秦安糧道途通壬午涇防提督張在山會雷營趙金彪軍攻敗蒲河川賊癸未賊陷正甯縣城知縣黃紹新會雷營軍收復之癸卯穆圖善率各營進勦河州東鄉回軍駐中鋪丙午賊大隊渡河集洮河沿提督梅開泰率隊抵石家莊方列隊賊大至開泰令各隊不輕動賊衝突力竭遂一鼓直進賊猝不及防塵戰數時遂漫山四散追擊十餘里斃賊千數百

卷四 甘肅通志 三 紅杏山房

附河死者無算獲騾馬千餘解散隨教漢民數千洮州迤東肅海遂收隊駐中鋪河西東鄉三十六舍之回惟陳馬莊尤將擬造浮橋安建營壘為規取計於是賊竄正甯之山河鎮知縣黃紹新糾民團往擊賊遂乘黑夜迂道襲陷縣城紹新與典史彭覺禦賊被創死其母妻子女皆殉難訓導李遂率團首歲貢于騰輝率眾戰死外委師應麟與賊戰賊矛撥跌城下受重傷初降回孫義章謀殺赫明堂明堂之黨為之復仇謀殺義章彼此積怨仇殺己酉晦義章復殺明堂徒眾十數人聲言欲比戶搜殺固原城民大為恐黑城子回民李正雲等排解之居民乃安十一月復開善率各營於洮河沿造橋河西岸賊晝夜嚴防鎗子如雨橋不克成戊午陳馬

二賊酋由狄道古城堡竄踞洮河十里安家嘴梅開泰善山保等擊敗之賊退駐古城庚申夜賊壘驚亂大呼官軍至自殘殺其黨五百人陳馬二莊賊來援擬造浮橋偷渡合南路賊抗官軍且分隊襲官軍後路穆圖善聞之以為軍前阻河後慮賊抄乃以梅開泰劉精益二軍及善山保馬隊駐中鋪南字明字等三營駐關山彭楚漢五營駐阿干鎮復調駐安定提督彭國忠分六營移駐羊寨馬坡而自回省城賊遂以數千人窺禮縣攻破竹林坡馬家河劉家山諸堡寨傅先宗設伏誘竹林坡賊出千餘人圍殺盡淨馬家河劉家山二堡賊遂由固城回竄戊辰雷正綰張在山兩軍將赴慶陽至靈州攻拔大莊賊卡都司左金玉劉應彪外委楊桂林死之辛

卷四 甘肅通志 四 紅杏山房

未正綰軍攻克襄樂賊巢壬申哈密幫辦大臣景廉將出關勦賊師過甘州解其城圍甲戌正綰攻敗方城土匪其附近三十餘堡皆懾兵威乞撫有眾二萬餘正綰悉散遣之糧道為通遂進軍盤客鎮與慶陽軍聯絡乙亥收撫自方邨至盤客三十餘里賊堡受降二萬餘人丙子正綰軍攻鄧家堡賊卡古城川賊來援正綰遂以各營環堡外自率兵擊賊賊遁小隊伏道旁嚶峴俟賊上原即掘斷其歸路正綰至原邊賊躍馬飛奔上坡遂乘其未定合兵擊之賊敗回走嚶峴已斷棄馬超距越溝跌死無算回軍攻堡十二月庚辰朔克之王午進攻古城川賊敗之追北十餘里斬獲無算賊悉由北原遁是日知府雷聲遠軍勦賊至柳溝踞古城四十里遂與正

總合軍甲申攻克雙柳柳諸賊巢慶陽圍遂解提督王德勝  
傅先宗二軍以穆圖善召勦河狄賊辛卯師過渭源攻復其  
城德勝先宗親率各營擊敗城外賊部將李奉清高月桂周  
潮旺率隊自南北兩門入殺賊盡淨丙申王德勝等攻破楊  
家大莊賊卡甲辰賊撲渭源官軍壘德勝等擊敗之追殺三  
十餘里丁未傅先宗追賊至渭源之火兒寨平其壘副將滿  
萬亭臨陣退縮斬以狗軍

七年正月戊午賊竄距陝西甯條梁七里廟兒畔肅州總兵  
程興烈使部將守營自率隊會防安邊副都統敦奇祥阿往  
勦方酣戰斃賊五六百忽夫隊賊萬餘分二隊一繞道至梁  
鎮一迎攻我軍遂墮賊圍敦奇祥阿張紹武督士卒以刀矛

卷四 平亂志 五 輯杏山房

衝擊斃賊約千餘賊不少卻敦奇祥阿張紹武皆中礮死軍  
士傷亡過半程興烈數被矛創抵死力敵至日暮望見梁鎮  
東火起人聲鼎沸知營壘被陷而西街營亦火光繼起與烈  
恐賊北趨撲安邊城遂率其殘卒百餘衝出重圍收潰卒得  
三百餘人疾保安邊而梁鎮於是日失守與烈營陷其營官  
總兵王培森吳萬餘游擊蕭明發總兵吳朝駐鐘炳榮均戰  
死時傅先宗奪得一桿旗隘築壘而軍以塞狄道門戶梅開  
泰等以官軍攻克渭源宜乘聲威直搗陳馬二莊戊午四鼓  
造飯梅開泰善山保親領馬隊先行平明至巴下寺賊馬步  
五千餘直渡冰橋來抗我軍遂亟催後隊分路前進賊亦分  
隊迎敵河鎮四營詐敗誘賊開字營鏖戰多時無勝負開泰

乃自督戰進攻善山保亦率馬步策應陣斬多賊賊勢靡仍  
渡河西竄開泰等領三隊渡河疾追逼賊巢賊知不能守乃  
留精悍與官軍戰而大隊紛逃上山我軍合力奮殺盡毀其  
巢綜計斃賊千五六百獲騾馬二千餘正收隊渡河賊復潛  
由山坡來襲善山保擊走之而古城安家嘴復有賊隊突出  
抄我後軍各軍整隊擊退至未刻回營時渭源賊賊恃官堡  
為狄道咽喉皆聚集之穆圖善檄各軍亟取官堡以趨狄道  
副將范銘自洮岷應調沿途勦賊行抵距官堡二十里之鐵

門關馬賊二千餘迎戰我軍擊退至新集賊步隊復大至又  
擊敗之於是軍糧告匱銘乃會王得勝傅先宗等約以壬戌  
合攻官堡以為枵腹久待孰與忍饑一戰為因糧於寇之謀

卷四 平亂志 六 輯杏山房

遂先期傳令以所部十二營各出七成攻賊遣部將何建威  
領六營直趨堡前番兵楊玉成等馬隊二百餘由高家嘴前  
進作疑兵誘敵范銘等分領六營由松樹灣橫抄堡後復遣  
楊兆元等分路督隊銘自督親兵馬隊由木耳山松樹灣兩  
路之中娘娘山相機督勦賊見木耳山高家嘴馬步齊至乃  
皆出巢應敵銘知賊巢空即麾范銘六營由後路抄出其出  
巢迎敵之賊望見官軍由松樹灣直撲其巢皆驚惶失措何  
建威等乘其意亂而擊之賊無路可歸遂向狄道城逃銘亟  
自率馬隊及兩路兵勇迎前包抄追至尖山破口殺賊千餘  
堡內餘賊二千餘悉搜殺之獲牲畜器械無算官保平銘遂  
駐軍其處癸酉甘肅軍務翼長金順軍攻賊於定邊之梗兒

莊迫殺三十餘里，斃賊千餘，獲牲畜五百餘，奪賊首馬拉拉。賊死者參領顏廷選、訥青保、協領佛爾青額、曉騎德福。二月，傅先宗等軍抵狄道，築營於半邊山，及二十里鋪等處。賊累日圍攻新壘，我軍數捷，殺獲多，未駐甯安堡。提督黃金山軍應調來省，會攻狄道。穆圖善遣營務處蘭州知府舒之翰往督隊，庚子梅開泰善山保常順各軍皆至。會狄道東二十里鋪，值大雪，山路崎嶇，士卒失足落崖死者百餘人，跌死馬騾尤多。辛丑，各軍輜重齊至，狄道南北兩山賊皆設戍守。其中平川，巢穴如林，於是我軍僅足浹旬之食。舒之翰與諸軍計曰：若再緩師，兵飢且澁，宜亟剋期大舉。冀因賊糧遂部署各軍，分三路當南北兩山及平川進。壬寅，軍甫出平川，賊先出迎敵。黃金山督隊接戰，移時賊敗奔平其數巢。南北兩山賊見平川敗，疾下山援應。傅先宗梅開泰軍截擊敗走。遂迤北至十里鋪，日暮前阻長濠，乃收隊。三路共斃賊千餘，獲騾馬三百餘。旋聞賊未援於河州，欲與我軍決死戰。乃乘援賊未至，翼日昧爽復進攻。遙望南山，成壘十餘所，山腰拱拜，地甚闊，踞悍賊千餘，拱拜者，回眾誦經處也。北山成壘亦十餘所，山下大巢十餘，內有大堡曰北莊，為教首牟弗諦所居。聚黨尤眾，拱拜北莊，南北相望，皆高寨深濠，兩堡中鎗子亂下如雨，聲震山谷。傅先宗由南山冒險先登，李奉清高月桂繼之。平其成壘數所，北山賊時亦與梅開泰彭國忠二軍接戰。戰方酣，而川內復出悍黨萬餘，與黃金山遇之。翰教金

卷四 平朔志

七 紅杏山房

山堡賊寇連環數十武，我軍舉號善山保常順兩軍迭進，斃賊多。賊始圍竄我軍，縱馬直追，及狄道城外之洮河沿，截諸浮橋，先後殺賊不下三千餘人。其時傅先宗等將兩山成堡悉攻毀之，獨拱拜北莊不下。之翰麾軍曰：狄城苟克，此兩堡固易與也。乃先分隊守浮橋，以防河狄兩賊交通。遂會各軍擊城下。時城內賊僅數千，皆登城禦敵，鎗礮木石亂擊。於是寨將關得勝、劉錫海、副將陳長安、都司劉才棟、游擊周得順、勇登城，皆中鎗死。黃金山憤怒呼隊，冒火石攀城而上。之翰等緣梯繼登，賊眾紛墜城下，或啟門而逸。遂克復狄道城。城內賊剋除殆盡，卽遣彭國忠七營入城駐守。善山保塔扼浮橋，黃金山會各軍勤拱拜賊，死守不下。金山等衝鋒入立將踞賊搜殺無遺。我軍是日傷亡八九百人，而河州援賊數千已潛入北莊。其牟弗諦震於軍威，願悔罪投誠。之翰未之許也。仍擬進攻洮河浮橋，最為要害。復遣高月桂駐軍修成堡，預為攻取。河州東南鄉計范銘一軍，之翰先遣塔後路，風關坪甲辰，攻破店子川賊巢，獲賊糧，與各營分食之。於時賊多竄秦州，登秦階道豫師於牡丹園，鹽關等處。攻敗之。三月，大軍進攻河州東南鄉，其地處洮河迤西，兩山峙列，中間川口，俱為賊巢。舒之翰以為地勢面山背水，軍難立足，必先築營壘，乃議進戰。壬子，築壘未成，川口賊隊大至。之翰遂背水列陣，將校皆出死力，與賊戰斃賊二百餘。追至山梁，賊五百餘欲逃無路，復盡殲之。提督喻正祥銜入賊陣，追禽逆首。

卷四 平朔志

八 紅杏山房

際中鎗子猶督隊力戰至二鼓時收隊而營壘已成是役共  
殺賊千餘於是軍威大振穆圖善親赴前敵北莊牟弗諦盡  
繳其馬匹軍械前河北援賊入其莊者皆誘之出官軍戮其  
半焉遂率男婦老幼三千餘人痛哭投誠穆圖善皆收撫之  
而西北鄉歸化回目馬占崧等叩營門代為東南鄉同乞撫  
其言渠魁張菲馬哥得等先後皆死於官軍其餘頭目皆非  
甘心為逆今願洗心向善不敢自陳泣懇代白穆圖善以山  
路崎險徑途不測且軍糧乏缺成功難期欲暫事羈縻焉於  
是與馬占崧期令繳馬匹軍械補納錢糧遂分遣諸軍駐  
各要隘而自歸省城丁巳鎮原失守旋收復辛酉慶陽失守  
癸亥防慶陽知府雷聲遠安化知縣郭雄藩率兵圍攻復之

卷四 詳編志

九 紅杏山房

典史李遇春督圍守禦戰死城上千總陳鳳鳴幕友查炳炎  
均被創死丙寅甯州失守庚午賊酋馬政和崔三白彥虎  
早勝關復分隊圍攻甯州二里半民堡雷正綰沈大興馳救  
賊已由後溝越入堡牆正綰等方分隊圍攻營官游擊趙金  
標駛至前門中鎗子死大興憤將後溝悍賊擊敗賊尸滿溝  
遂跳入堡牆正綰兵亦至合擊堡內賊無遺救出難民三百  
餘方收隊正綰大興殿後馬正和忽回哨追至正綰回馬扣  
鎗而賊鎗適中大興左臂鎗子穿右脅出立死而賊大隊復  
由後包抄正綰亟麾兵回敵擊賊走遂累日攻剿至戊寅賊  
始解早勝圍時政平糧局被圍正綰亦攻解之土匪剛入即  
張貴本靜甯州漢民因被賊害家室淪亡遂逼脅難民入夥

劫掠郵堡攻寨殺人復與黨惡安植桐楊文運聯絡有眾萬  
餘穆圖善遣舒之翰至秦州往撫而即令善山保陳德隆敖  
天印以兵隨其後六月之翰至秦州與鞏秦階道豫師甘涼  
道張瑞珍會銜張榜曉諭解散黨與半月之內脅從者逃歸  
萬餘人張貴等勢孤急欲投誠以大兵臨境心懷疑懼之翰  
復以印諭招令來營聽撫張貴安植桐乃率所部先後到秦  
安之翰復由秦州就往納降其從匪中途多逃散點驗名冊  
祇五千餘人精悍者不過什二三軍械馬匹皆疲敝之翰乃  
會善山保等宣示

卷四 詳編志

十 紅杏山房

恩威諭以順逆之理眾皆感激涕零遂簡植桐所領編成二  
營仍令其管帶歸善山保統領餘三千餘人張貴所統貴始  
稱病不敢出繼見植桐受撫無事乃投營謁見察其人鄉野  
農夫耳無他長獨倚為心腹者武舉樊國昌性素凶惡貴始  
為國總後藉國脅勒皆國昌主謀楊文運亦不過隨聲附和  
而已之翰乃勒令將樊國昌獻出正法告示眾人諭以殲厥  
渠魁脅從罔治之意眾心始皆帖服之翰皆分別遣留以張  
貴部眾多靜甯人曾辦團有功即令張貴領其眾分駐水洛  
城威戎堡以保靜甯於無事時補種秋糧藉資餬口同心城  
匪首楊生魁結黨擅殺奪踞漢民寨堡六月庚申回目馬忠  
海馬朝青等糾眾進勦斃匪首及夥眾百餘人餘黨散潰七  
月壬辰敖天印夜解清水圍河州回自投誠後軍械租糧仍  
抗拒不納九月甲申穆圖善親督各軍往勦渡河師次高家

集喻正祥梅開泰兩軍拔營至巴羊溝巴羊溝在三甲集之南中亘兩山山有深溝山頭賊卡林立勢難進取復道王得勝一軍駐龍王嘴山上與喻梅兩軍為犄角以便攻取三甲集老巢於是善山保黃金山奮勇進攻穆圖善遣范銘軍繼之山路陡狹祇容一騎我軍魚貫而上至山腰山上矢石亂下士卒不能立足善山保等併力仰攻賊為之卻前途多險遂收隊次日穆圖善遣王得勝分四營進駐清水溝與龍王嘴軍相應援即遣黃金山范銘由南山平衍處進兵而令舒之翰督視高家集各營將為夾擊之舉辛卯之翰遣喻正祥等軍攻破清水溝五壘及黨川鋪賊巢盡戮其壘中賊壬辰善山保等由南山攻克段家坪劉家坪二峽溝諸老巢遂駐軍南山以圖規取新路坡要隘自劉家坪至新路坡路尤峻險舍馮馬家店一路無可攀援而上者十月辛酉范銘等軍遂自段坪山進攻穆圖善亦遣王得勝等軍自黨川堡進部署定而賊已出新路坡范銘前隊迎敵善山保等軍助戰賊少挫而黨川堡軍適至夾擊之賊敗退保小山諸巢我軍三面環集穆圖善親率圍隊及喻正祥一軍從中橫擊斃賊千餘小山十壘悉平壬戌五鼓遂領諸軍攻克新路坡斬賊千餘救出難民數萬癸亥王得勝軍攻克祁家集堡遂即堡駐軍十一月諸軍會攻太子寺汎城喻正祥先進墮賊圍身被數創部卒多損穆圖善率各軍追至救正祥出賊圍各軍遂四面環攻賊遁入汎城我軍駕梯直上齊入汎城賊之死於

卷四 平亂志 十一 紅杏山房

兵與火者無算遂將太子寺汎城克復於是河州南鄉就清東鄉則十得其四穆圖善以三甲集為東鄉咽喉距太子寺尙數十里隘口極多控制為難乃分遣諸軍駐山為營先杜賊竄路以圖進取是時陝回馬正和崔三以三萬人分隊攻秦安清水秦州諸城赦天印會張瑞珍田興恕軍攻解城圍賊竄關山隴州成祿楊占鰲兩軍圍肅州城急靈州回紳馬朝清為肅州回乞撫壬午占鰲領三騎入肅州城羣回見之皆驚服伏地占鰲乃詳為開導明示禍福回眾皆踴躍歡呼占鰲留宿城內六日揆察眾情皆實心向化乃出與成祿商定章程處置一切次日眾回日款營門齋前所失鎮州印信請地方官入城視事占鰲更簡回民中老成數人為頭目須給翎頂令同地方官約束其眾數日之內城內漢回底定商旅出入民大和洽占鰲乃撤城外各軍以一軍駐北巖頭而自率各營回甘州或傳占鰲領十二營馳勦肅州回與賊戰賊每伴退示弱占鰲遂以賊不足平直趨城下三面圍攻賊略無懼意四出殺掠如故既而賊復詭作窮蹙狀出四五老叟頂香羅拜於南門哀辭求撫占鰲遂欲入城左右止之占鰲曰賊實懼而投我我何畏哉乃跨馬獨往甫至弔橋伏兵突起縛占鰲裸其體挾之入城馬四乃盛設供帳視釋其縛予衣裳慰勞謝罪占鰲初頗不懼後見禮貌優隆意乃解囚與結兄弟款語和罷兵乃邀成祿同定和議而推成祿為功首住城內月餘多受餽遺自慮不得脫乃市恩信以結賊心

卷四 平亂志 十一 紅杏山房

遣散各路防營復勒戶民月捐錢糧以輸回眾遂請於馬四以回勇三百充甘標親兵多方承順馬四始許放還十二月戊午出肅城南抵甘州回勇遂將東關攻陷占鼐反謂釁自甘民起殺甘民數人以安慰回勇甘民皆怨痛入骨成祿有部將馬天祥驍勇敢戰賊甚畏忌陰使占鼐縱反開於成祿而殺之於是成祿勇潰乃因占鼐同與賊講和歲時通使無間遂自謂辦撫有功日刮民財演劇軍中以為樂又忌黎獻分其功齟齬之使潛遁而以其親信賈璽為安肅道璽亦兄事馬四賊知官兵無能為乃復叛肅城之陷生民無主與賊近者俱被脅惟金王所屬自始至終無一從者賊不敢入其境每出行劫皆繞道避之與賊為仇日尋干戈前後死於賊者數千如威虜生員王哲等二十四人英武生梁進珍等二十七人梧桐壩武生李文炳三十七人皆與賊戰死馬四以諸官皆附已獨知州李元嘉不從數以甘言給元嘉請入城安民元嘉素抗直有膽氣卒恥從賊賊又從元嘉索糧餉皆不與元嘉以頭觸馬四曰吾肉任汝啖之糧餉不可得也馬四怒謀害之而不敢未幾以去官得免

卷四 甘肅通志 三 紅杏山房

右交下兵不能攻鼎乃令各營扛劈山礮對寨轟擊無間晝夜陰選力士於寨旁掘地道三穴七晝夜穴成實火藥其中四月丁未地雷發轟塌山寨右角壯士自缺口躍入遇賊即斫斃百餘人常魁投井死窖內收出匪黨惠助魁數十人斬之安家山寨平五月丁亥河州回陷兩當李輝武軍戰之於楊家店胡國珍陣斬黃旗賊目馬海臣追殺二十里至韓家灣是夜即駐兩當城河州逆回周瑞踞隴州之康坪堡己亥吳士邁攻之賊憑險設卡無別徑可通百長羅如松冒死肉薄而上卒破其堡周瑞中鎗死時左宗棠移軍自秦度隴以為用兵以固餉源為先甘肅轉輸恃秦州一路而河州逆回專斷餉道此度隴之師所以先檄諸軍指秦州也有此數捷可破驕賊之膽足樹度隴先聲初靜甯州回目李得倉鹽關營回目何士秀率靜甯南八營及鹽關營十六萬人投誠詔張瑞珍王得勝往撫瑞珍按冊稽點實得九萬六千二百餘人其中漢民脅從者三萬一千五百餘人遣散回籍其無歸者尚千餘今在肅河城以北至鹽茶采旺城一路墾種荒田回眾陸續因飢病死亡尚存三萬一千餘皆願回籍瑞珍以回眾舊住秦安清水所轄之張家川等處令其各認舊產生理遣李得倉嚴束所部不得擾及漢民鹽關營回亦安插於秦州靜甯等處兩年來漢回和好商賈通行張家川附近民堡及隴州知州湯敏皆稱李得倉約束有方去冬陝回竄南路得倉所部回眾與漢民守望相助共禦外侮六月穆圖

卷四 甘肅通志 三 紅杏山房

善以爲張瑞珍等能恩威並濟安插回眾數萬未煩一兵未糜一餉南路州縣獲保安全辦理有方奏請

給獎以示激勸是時左宗棠軍抵涇州接督篆奏曰竊甘肅回匪土匪皆由陝回構禍而起回入中國已久然其教則專習天方別爲氣類雖老教新教東彌西彌亦自有殘殺猜忌

之時至與漢民爲難則攘臂紛起視如公仇聲息潛通速於郵傳陝西肇釁之初雲南回族卽與逆謀有稱普洱阿洪者在賊中爲戎首遇各省有調發本地回民先通消息俾陝回

得預爲備卽甘肅已撫之回若馬化澂李得昌或以馬械糧糗顯與市易或勸其暫就安撫相時而動皆以回效隱相親

附外雖貌爲恭順內實暗肆披猖至如西甯之馬朵三藉就撫以挾持官吏而漢回兵民諸務陰歸其掌握名爲官撫回

實則回制官與滇回之包藏禍心如出一轍也今欲概加勦絕微特誅不勝誅亦恐未變種人反側不安致妨大局若廣

示包荒隨宜招納則賊心未死轉瞬變生甘肅所辦撫局前申之鑿也陝回敗竄甘肅散布黑城子預望回心各堡有遞

呈求撫者有投附河州回巢者有由中街波河東竄旋復敗回者互相猜疑不如前此之固結甘回恐官軍進勦波及於

已有預陳實爲良回者有閉拒不納陝回者馬化澂代爲陝回求撫臣仍以前年分別勦撫之諭示之生死禍福聽其自

擇蓋欲以申明神武不殺之德與恬惡必誅之威以期久遠也劉松山一軍

向清澗指定邊花馬池臣令其先辦三月半糧遞運以進到花馬池後小住察馬化澂撫局虛實及陝回離合踪跡再定

進止其餘各軍分駐安化合水正甯互相聯絡臣駐軍涇州瓦雲驛地當慶陽汧隴之中足資控制仍凜遵

卷四 甘肅二 五 紅杏山房

以誤戎機亦不敢求速而亡至計也自回氛起官軍不能制賊民間堡寨有被回攻破無家可歸流而爲匪者有因官軍誅求無厭無所控訴激而爲匪者今已撫之董福祥扈彰張

貴孫百萬等指不勝屈官軍因急於招撫遇有投誠者輒以翎頂優之若輩遂糾聚黨夥妄立營名自刻木印私製旗幟

居然以統領營官自命征糧民間藉肆剽掠無業之民趨之若鶩似兵非兵似團非團似賊非賊泯泯勢徒爲民害現

聞臣軍度隴或赴營投効或請助戰臣擬簡其桀黠者束以營制餘皆勸令歸農各安生業毋相侵暴否則誅之此擬治

逆回治土匪之大略也甘肅兵爭之壞由於餉絀而營多不擇將而廣募勇將領勢力相傾無所秉承其勇有一營只二

三百人而仍領五百人之糧者每營日派糧八百斤而以其半折取糧價兵勇日食不足將領薪水則務取贏故勇額日

有逃亡而將領未聞乞退者亦有一營而數多至一二倍者如范銘十二營人數多至萬數千一人充勇一家隨之以食

與客軍虛額相反而虛糜則一也故不能戰而亦不能守臣與穆圖善未嘗謀面以所聞見論之愛克厥威似所不免諸

卷四 甘肅二 六 紅杏山房



將非惟不知感激方且押之穆。回善非惟不加戡抑方且柔之。隴事所以難於整理也。臣接督篆尚未核准穆回善谷復所有兵餉一切未便輕率置議。七月喻正祥軍官再攻解縣。縣城圍殺賊千餘。隨攻解石橋川斬鹿灣民寨圍魏紹珍首先陷陣。手斬入賊各營。繼進斃賊三四百。獲牛騾馬二千餘。禮縣境肅清。我軍拔營至鹽關。八月庚子劉松山自花馬池擊賊至甜水河。遂迨至靈州。回目周斌詣營。稱陝回改通靈境。分踞甘回各莊。甘回畏其悍不敢校。松山即飛檄金積堡馬朝清令傳知各寨官軍。祇勸陝回。其甘回之就撫者。各安居無恐。又令周斌選十餘人。隨隊行沿途傳諭。於是陝回全彥龍馬正綱等皆收歸郭家橋老巢。王寅松山率隊攻之。賊

卷四

甘肅志

七

王寅山房

回馬正和崔三等來助。遂決秦渠之水以自固。而因官軍而朝清仍三上書總督行營代陝回乞撫。初土匪張貴之就撫也。仍居莊浪之威戎鎮水浴城等堡。遂復與其黨候得應攻破靜寧莊浪會甯通渭秦安等縣民堡數十處。聚眾至二十八營。仿官軍營制。旗幟器械。具備與鎮原匪首孫百萬勾結。慘毒甚於回賊。前黃鼎攻駟馬關賊路。過鎮原禽孫百萬鎮原知縣廖溥明亦獲其弟孫百智。俱解大營。左宗棠說明其罪斬之。張貴聞之急與其黨謀變。宗棠以為此賊不特為平涼秦州害。且靜莊會甯秦安皆通蘭州大道。甯靈回與河狄回往來所經。將欲南北分馳。掃清餘孽。而土匪中梗。餉道堪虞。乃調黃鼎簡敬臨吳士邁等軍往勦。張貴於底店鎮門扇

卷四

甘肅志

六

趙杏山房



至靈州先據下橋後五里之承甯洞特定池河渠之水以爲衛故能制賊而不爲賊困也然此次戰死者亦眾提督譚建高胡玉元總兵牛得超副將陳士標鍾定晉龍賜玲楊朝友萬名高易本集參將張澤友易光前李名成楊篤才遊擊劉疏元黃得祥賓義和都司徐育南章如山金崇德鍾貴德守備趙祥友王玉順常中華陳國恆涂碧勝吳名填蕭其中千總劉桂堂把總單洪桂熊玉貴滕家全鄧代全楊芝蓮丁卯雷正綰軍戰敗陝回白彥虎甘回李正榮於平川追至固原北三十里頭營禽殺賊二千餘獲騾馬千餘戊辰劉松山軍攻克吳忠堡北顧馬二寨踞賊兩寨相距僅數十丈四鼓時松山令分兩翼向兩寨左右進以一隊當兩寨之中自率各營分左右兩支稍取遠勢備拒他堡援賊及堡中逸賊戒諸軍不進賊寨不開鎗呼殺行抵兩寨前見賊方往來交雜尙不知官軍至也遂雷鼓發號提督何作霖等從中路衝入道員劉錦棠等乘寨門未閉揮軍直入賊人馬相蹂藉各營鎗礮齊發兩寨賊盡燹其旁小顧家寨亦卽時平燬天方明已收隊三寨共斃賊千二百餘生禽百四十餘獲騾馬八百餘馬化澂之乞撫於總督行營也左宗棠批令劉松山雷正綰就近察驗誠僞而卽以咨松山牘交化澂親齎是日化澂遣人款營賈批文並請松山停兵待其勸導陝回松山許之令呈繳馬械力請移軍吳忠堡界外松山令將馬械悉繳再議

卷四

平回志

十九

紅杏山房

之是日化澂復款督營求撫左宗棠惡其誦批其牘曰當察誠僞以定勦撫貳則討之服則舍之務在攻心以規遠久耳乙亥化澂賂抵松山營繳拾鎗十支小鎗十五支瘦馬二十匹解米糧萬七千斤棧中於甘回就撫事一字不及也松山知其詐嚴令限兩日悉繳馬械丁丑復遣人來營請陝回又繳拾鎗五十支馬五十五匹隨解送大營其餘俟官軍退駐棧城續繳松山不許仍令刻日呈繳後遂無覆履而賊馬四出游弋夜中修寨掘濠如恐不及戊寅簡敬臨等戰賊於固原楊老莊斃賊八百餘復會雷正綰軍解彭壽山營圍於何家溝殺紅衣賊首楊文治文治陝回素稱狡悍所持鐵矛重十七斤屢以乞撫誤官軍者也庚辰雷正綰周蘭亭攻克李旺堡穆家潭賊巢禽僞副元帥楊輝雲斃賊千餘獲騾馬千餘自楊文治伏誅陝回益震懾而馬化澂爲劉松山勦賊益令各回求撫於是陝回心更不安禹得齊白彥虎等潛率黨由鹽茶西竄復約崔三馬生彥等西趨長流水打拉城出會甯安定南合河洲回辛巳劉松山親率隊赴金家湖察驗賊濠縱營丁四出刈草以試賊金積吳忠兩堡賊相繼出松山麾軍列陣急調老營出隊策應賊易官軍少結隊數十團官死衝突步賊傍敬家莊兩堡列陣松山令撲之騎賊敗退兩堡旁開鎗死拒俄而老營隊伍馳至松山方指麾軍眾賊見之卽驚潰蕭章開劉錦棠追殺賊敗回堡松山截殺幾盡遂焚堡門克其兩堡堡中賊無一逃者賊之晝夜修寨掘濠也

卷四

平回志

二十

紅杏山房

將引秦渠水灌官軍且爲守堡計壬午五鼓賊於吳忠南決秦渠引水東流吳忠東南平陸成川賊仍併力築壩松山遣各營攻之令曰如賊不至水浸溝則勿深進也軍近賊壘賊憑壘拒之官軍方奮力進攻忽西北賊騎來援衝過水浸溝蕭章開劉錦棠不顧仍攻壘如故賊敗走遂乘勢決水浸溝壩頭水遂西注章開等督各營擊之賊潰奔溝西水衝斷其後騎復折而北又爲馬隊截阻迫溺急溜中無免者章開等見溝東一寨水浸堡脚遂麾軍掘堡劈寨門破其寨以歸甲申水勢漸消賊仍掘壕是夜松山傳令各營多攜鉏鍤草束三鼓出隊向水浸溝馬步五路銜枚進攻未至溝半里賊始覺是時月明如晝官軍五路齊撲遂擲草掀土平壕壘進賊不能支西走劉王陳三寨松山令馬隊勿前麾步軍踰溝躡之賊被追急不及入寨紛紛撲濠官軍乘勢掩殺之受刃墮水者頃刻口滿壕壘將士躍口過而蕭章開劉錦棠兩軍已抄賊後賊無可逃皆越牆入堡官軍即奪門入三寨同時攻破寨賊皆斬盡松山急督隊攻王家莊梁家莊又破之天明收隊是役實斃賊千五百陣斬賊目馬大華馬奮剛哈得招生擒百一十人是日黃鼎馬得順各軍追賊至鹽茶見炊燼尚然知賊去未遠猛進四十里至西安堡一望平川延袤三四十里賊帳滿野見官軍至老弱婦女號哭紛竄悍賊數千吹角齊出馬德順令馬軍半下馬持矛衝殺半縱馬發鎗立斃五六百人賊敗奔黃家園及西山德順及黃鼎胡應芳追

卷四 評詞志 王 紅杏山房

之沿途斃賊千餘復追至劉家井路隘不容車旁夾深溝德順方策馬前行兩旁伏賊出山上拋石如雨德順身被七創猶與副將張顯揚共手刃數賊力竭而殞賊酋白彥龍死於亂軍乙酉黃鼎率軍向打拉城三路攻勦皆勝守備賈洪順衝陣礮子穿胸死副將黃虎臣功多賊酋藍九阿洪戰死藍九阿洪者陝回所最信崇者是役共殺賊二千七八百獲橐駝千二百騾馬二千餘生擒賊二百餘是時寧安甯州陝回已盡西竄預望城半箇城韋州堡各回皆欵營求撫左宗棠遣道員曾傳理往理之丙戌劉松山軍攻克王家高樓張家灘及朱於兩寨斃賊千七百生擒回目馬得貴等二百一十三人五寨爲北路糧運所經松山令馬軍分守步隊回營

卷四 評詞志 王 紅杏山房

松山軍疊次戰死者副將李洪吉參將李明發李恆楚遊擊李三元都司易其友鍾錦堂陳志林守備陳炳焯袁洪輝徐玉武李華富張桂馥丁楚賢千總劉友文把總潘宗德龍桂益劉貴發已丑黃鼎軍追陝回馬正和陳林子新堡子斃其黨六七百救出被脅漢回千餘陳林等復圖回竄金積堡雷正綰由半箇城向長流水截之追至四百戶提督周蘭亭亦馳至合隊沿途追勦行至黃河邊上橋謀報甘回李應春率賊千餘自西橫竄而東出官軍後正綰蘭亭分途截勦過北口與賊遇兩軍夾擊斃賊數百又追至石家灣是夜駐石家口庚寅馬化澂復遣漢民齎米十萬斤來營具言永無翻復獨不繳馬械松山以其仍襲故智徒以甘言微利誘我非誠

心求撫可知於是察驗金積堡東北各寨雄峙參錯深溝環繞是夜傳令各營携鋤鋤草束四鼓出隊銜枚夜行向楊家寨進取比抵寨前賊始驚覺寨上礮石雨下各營擲草平濠等動掘堡併力合攻一鼓克之馬家兩寨亦相繼下復傳令進攻李丁金何四寨松山察李丁兩寨地勢低窪溝渠錯雜各營運蘆葦築壩蓄水灌之俄而金積堡援賊盡至松山自督軍築壩遣劉錦棠等分三路迎敵賊敗追至秦渠渠橋忽斷殿後之賊泗水溺斃者無算遂返旆攻李丁兩寨渠水已浸堡脚矣賊勢屢開西門走金何兩寨賊亦倉皇棄巢竄官軍分路抄殺餘賊敗歸金積堡松山即令分營填駐五寨而還是役斃賊約千五百甲午正統等軍至馬家河陳林等

卷四

平同志

紅杏山房

逆知追兵至先將輜重家小送金積堡自率悍賊二三千殿後正縮蘭亭結方陣擊之賊奔潰復追二十餘里望見賊輜重家小在前賊復回戈返門官軍奮力衝擊斃賊數百獲驛馬數百薄暮收隊馬家河自半角城迤北皆沙漠乏水草糧盡引還是時提督徐占彪楊世俊追賊至會甯至嶠口站灘復追至狄道州四十里之漫窪十八盤始收隊回累日斃賊千數百獲驛馬千餘占彪軍在會甯時官紳稱張貴侯得應等逃至會甯嘯聚匪黨攻掠岳家等堡六寨請兵速勦占彪擊之斃賊百餘張貴率黨伏地乞撫占彪率所部押令回甯點驗分別遣散劉松山將勦靈州城踞回先五日諭馬化澂速令諸回出城就撫不然當往勦踰三日化澂始馳牘求寬

洪松山知其詐也嚴責之於是靈州賊潛移家小輜重於金積堡留精壯守城復引陝回入城以自助丁酉五鼓松山傳令各營乘夜起分五路布營陣向靈州進架橋過清水溝行數里望見城南卡壘旗幟林立壘外野潦縱橫淺者猶及馬腹劉錦棠蕭章開分左右泗水進松山督各營直搗中堅抵城南五里團圓寺卡各營鎗礮仰轟拔渠架橋踰濠而上克其外卡敗賊遁南門外石壘官軍躡之忽城東塵氛起馬步千餘向西南馳突松山麾軍分兩路擊之賊敗奔東南官軍追殺十五里於時劉錦棠蕭章開軍抵附城卡壘旁城賊開南門拒敵松山亟遣黃萬友等軍攻城南石壘而自督陶定昇等從中路猛進鎗礮迸發賊靡退入卡門劉錦棠蕭

卷四

平同志

紅杏山房

章開乘勢奪卡入賊退入城各營躡賊踪爭入賊開東北兩門狂竄官軍追殺五里收隊其石壘踞賊三百餘黃萬友等擒斬無遺是役斃賊千四五百生擒二百七十三拔出漢民七百餘獲驛馬千餘靈州敗賊悉踞城東南十里海子墩買家莊馬清兒羅家橋四寨是夜松山皆分兵攻克之復斃賊六百餘松山令黃萬友李樹棠兩軍駐城內將拔出漢民安插州城復招徠舊居城內者認產復業而自率各軍回下橋老營松山軍戰死之弁總兵楊玉賢參將趙盛國陶昭福遊擊杜雲龍都司張貞吉守備謝福有李應有千總許育萬劉占魁唐國政何義勝把總鄧寶德張先發周陞祥周心則方松山之夜入靈州也馬化澂馳牘稱靈回方出城就撫忽有

南來陝回乘間入城焚掠請示遵辦並請遣辦撫局之總兵胡昌會於甯郡五屬擇地安插以掩其勾結之謀不知松山破馬家寨時已搜得化澀給其偽參領馬三重札函函上偽銜書統理甯郡兩河等處地方軍機事務大總戎馬鈴以偽印其狂悖陰狡之端先已敗露矣先是有奏言松山軍在靈州肆殺不分良莠致降回陷城等語

詔書詰問左宗棠奏辦之言松山爲人忠勇明方畧當時諸將罕有比倫卽如此數次大捷正奇迭用他人得其一節已爲奇功而其所陳戰狀語語切實絕少矜張亦可概見臣與曾國藩議論時有不合至於拔劉松山於凡眾中信任最專其謀國之忠知人之明非臣所及又言辦他賊必先勦後撫

辦回賊必以撫爲先蓋回之所藉爲亂端者漢與回有異視也非布宣

朝廷德意分良莠不分漢莠則賊有詞以脅其黨眾將勦不勝勦然一主於撫賊且以乞撫愚我陰集其黨蠶食漢民又將撫不可撫臣前疏所言攻心爲上者以爲大局雖終歸於撫然非俟其畏勦之極則未可漫然允之是時湯聘珍及傳先宗攻敗河州回於西和禮縣境斃賊千餘李耀南復攻之於通渭李家灣斃賊五百餘陣斬逆目馬恆福戰死者都司唐治能正振清守備楊宗英千總李集成把總高齒陝回之敗奔狄道及清水駙大營川甘草店者楊世俊徐占彪李耀南各軍屢攻敗之先後斃賊三千餘十月庚子劉松山攻破

卷四 平回志 甘肅二 五 紅杏山房

附近下橋營之里仁渠八寨兩莊馬化澀復因胡昌會求撫松山仍令悉繳馬化澀回所集自秦渠南坂橋西蔡家橋達金積堡數十村莊人眾心雜投誠之議累日不決松山以回性凶狡仍宜痛勦以懾服之甲辰四鼓傳令分三路布陣左路進板橋右路進蔡家橋自督中軍出左右兩軍之間馬隊張兩翼伏左右路旁按兵不動俟步兵破賊則飛馬分道抄之部署定進抵渠南半里許賊巢角聲四起紛紛憑渠開礮官軍撲近渠邊礮交轟賊抵死不退松山急令劉錦棠蕭章開越橋卡分左右路泗水抄擊中軍步隊亦越渠撲之賊潰向東西兩路狂奔馬隊馳至截其歸路守巢之賊見官軍四集棄巢西遁官軍乘勢奪門入同時平其大小三十餘莊

賊眾圍殺殆盡其逸出餘黨各營四面兜勦合併西趨前阻波浪渠官軍發鎗礮擊之人馬應聲倒渠水盡赤遂躡至金積堡外馬隊直追過堡西敗賊向強家沙窩遁各軍遂分駐堡東北何家莊板橋一路松山駐距金積十四里之劉家寨是役斃賊約二千餘生擒二百八十四是夜化澀復請胡昌會乞撫次日又繳馬匹鎗矛百數十具其餘願陸續呈繳松山勒限三日按兵待之乙巳松山擊敗陳林馬正和等賊丙午雷正綰周蘭亭兩軍由四百戶抵鳴沙洲聞張恩堡東西四堡爲馬化澀先鋒袁希孟所踞兩軍往攻克其東西二堡希孟率其眾求撫正綰受之自正綰提軍進金積堡秦渠左宗棠遣提督周紹濂率所部五營分布固原以北黑城子李

卷四 平回志 甘肅二 五 紅杏山房

也非布宣

堡半角城其四營將則副將桂錫楨提督丁賢發道員魏光燾提督劉瑞冕也庚戌雷正綰周蘭亭簡敬臨張福齋各率所部通渠築壘皆距金積十里內外胡昌會馬化澄云陝厄因官軍衝散馬械驟難收集乞寬期悉繳後陸續繳馬七百八十八匹鎗械千七十具松山以賊人眾心雜必欲盡撫輟時日變故更生令願撫者移居吳忠各空堡其籍繳馬械以便安插庚申周紹濂所部張大雄桂錫楨攻敗半角城西陶家壯土匪甲子左宗棠奏調前署福寧布政使周開錫總統秦州諸軍十一月戊辰宗棠自涇州移營駐平涼陝回馬正和先移其男婦二百餘入吳忠堡其總總者陳林之黨東彌回眾阻之正和黨羽亦多違前議互相阻撓其渠首不能禁也庚午松山飛書雷正綰等軍會勦於是金運昌所部自花馬池馳至同出隊行抵板橋眾回皆吹角列隊松山屬金運昌向金積堡西門進自分所部為三隊蕭章開等由右向堡北劉錦棠等由左向堡東陶定昇等出中路松山自率護拔萃等為壘陣相機策應馬隊張左右翼斜出三路之旁賊見官軍布陣更寬騎者飛奔迎戰步隊不動官軍馬步衝擊鎗礮甫息聲刀矛隊排牆繼進立斃悍賊數百賊遂大潰官軍縱橫盪決金積堡北二十餘賊寨同時悉平遂於堡北四里立營運昌軍亦達於金積堡濠邊平其十餘巢收隊與松山聯絡為營是役共斃賊千一二百生擒百三十夜中有漢民自賊中逃出者稱各回自議將眷屬輜重併歸金積東西

卷四 平回志

三七 紅杏山房

各寨明日當決死戰幸未賊果馬步傾巢出步賊行半里即止不前騎賊則東西馳騁勢騎甚松山令分五路進先遣馬隊四營當之遇賊撲近且戰且收俟步賊漸前則奮起猛擊於是馬隊果引賊近前中軍號鼓發五路馬步齊進賊敗乘勢衝散賊奔入巢憑寨死拒各軍掩殺其殿後賊填口滿濠是役斃賊八九百提督李雲貴譚上聯俱中鎗傷而賊酋余彥祿亦中傷於是累日朔風大起塵沙彌天不能出隊松山以賊圍死守當再移營以逼之乙亥分兵護築營壘運昌出隊助之賊亦就浪波渠堰築長牆以拒官軍丙子松山率各軍向長牆進賊騎皆下馬與步賊憑牆列隊官軍奮攻不遇松山飛遣董福祥余虎恩等繞出卡後賊始亂各路馬步乘勢齊撲墮其長牆賊窺金積旁禮拜寺官軍躡追其後大風捲塵起賊復旁寺列隊回拒而金積北復出賊隊循牆而東松山令朱德開李就山擊敗之賊仍從容振隊官軍戰益奮賊卻而前者七八合始敗棄巢奔遂攻破其禮拜寺時風勢更厲遂收隊是役陣斬悍賊七八百斃斃者千餘提督易致中左眼角中鎗子從口出軍功董福祥右肘中鎗子是日金運昌由西路進勦賊分隊迎戰馬賊迤西而北圍繞官軍後運昌遣王鳳鳴領馬隊禦之自督大隊合松山右路兵擊敗前隊悍賊轉旆而西以應鳳鳴之軍時西北馬賊猶下馬步戰軍士挾全勝之勢超距而前當者辟易搏擊逾時賊飛騎狂遁官軍斬其殿後多人追及金積堡西寨外而還是役

卷四 平回志

三八 紅杏山房

斃賊三四百總兵郭占榮躍馬當先面被矛刺手中礮傷副將李占標驍勇突陣左肱傷矛右股中礮箭敬臨軍在金積南銳欲與松山合隊率所部繞道波浪湖遇賊戰敗松山時已回營不及知也次日始知之驚悼不已乃率五營馬隊馳赴漢伯堡敬臨營所賊偵知松山所在以騎千餘遮其歸路松山至騎賊數十團猛撲松山指揮迎擊劉錦棠等望見之亟督隊馳救賊始潰已卯賊以磚石砌長牆自金積堡外壕至波浪湖汊拒官軍庚辰松山遣各軍擊之賊憑牆固拒鎗石雨注官軍五路進劈山洋鎗齊發賊死傷多猶隔牆挺矛對刺官軍見鎗石漸希賈勇齊登賊敗遁歸寨薄諸寨門又敗之迨至濠內又敗之先後斃賊千六七百轟死偽元帥沙

卷四

甘肅二

三元

新杏山房

學德提督李就山礮子洞胸死松山軍屢次戰死者總兵周本立易作義副將溫其林參將李必貴游擊王順明盛德林張盛魁廖德英楊寶玉陳芝蘭都司萬友山葉宜功楊俊發謝春和守備朱鳳翔千總譚聯城王義勝李金山把總劉萬勝劉得功楊復盛是時金積北路各堡塞已盡存者惟東西千數堡而已陝回之併入金積東西各堡也與甘回雜處甘回多附之馬化澂又時憇憇堡中回夜間潛與陝回助逆賊所由屢蹙而數反增於前也陝回屢敗後意本求撫其喪失谷口無所係戀者則仍思乘冰橋北竄以故留馬械不繳賊中呼為乾馬隊者也馬化澂資其糧糧軍械使抗官兵則又告官軍曰陝回不悉繳馬械請急擊之賊所以勢窮而仍悍

者以此辛巳賊仍修築波浪渠長牆壬午夜二鼓賊出馬家灘運馬芻松山運昌乘月襲之毀其牆斃賊千餘生禽百八十餘提督楊清源鎗子中胸死運昌遂移營壓金積堡西北而壘以斷賊往來馬家灘路馬家灘本回寨自官軍由固原掃蕩而北預望城李旺堡之回多竄匿其中皆馬化澂新教黨也甲申松山運昌等攻破金積堡西北各村莊礮臺斃賊七八百生禽賊目金虎恩等八十八人乙酉魏光燾攻破固原元城子盧家灣賊巢戊子復敗賊於元城子西道蓮寺賊首海生春因良回楊如雨求撫光燾納之甲午松山運昌向金積堡東西並進悍賊千餘迎敵兩軍夾擊之賊冒死趨波浪湖風勢緊官軍按隊未追賊憑渠抗拒風定運昌部邵升

卷四

甘肅二

三元

新杏山房

堂選壯士數十人挺予從左路越渠猛刺賊驚潰右路賊亦為松山擊敗各營追近賊巢收隊丙申徐占彪楊世俊軍攻敗安定之嶠口好麥川竄賊劉松山築新壘於金積堡東賊傾巢出擊松山擊敗之丁酉賊又傍金積堡西北築土壘附以礮牆十二月戊戌松山運昌平毀其礮牆及兩壘斃悍賊六七百生禽百餘運昌軍前後戰死者游擊朱鳳章都司劉振邦守備孟繼聲是日傅先宗所部提督丁桂智敗賊於禮縣石東溝庚子周紹濂所部副將劉甫田遇賊崔三禹得彥等於半角城戰死傅先宗所部提督高月桂敗賊於甯遠之包家莊雙碌柱辛丑周紹濂所部毛正明等攻半角城回堡克之癸卯金積堡賊索糧於甘回王洪揚明兩寨道出胡家

松山運昌邀擊之賊沿黃河向馬家灘遁乙巳湯聘珍同  
 梅開泰敗賊於漳縣三岔山周紹廉所部兩營步隊護糧至  
 王家團莊北十餘里墩子溝圍良回馬柏森率馬隊爲前導  
 遇劫糧賊衝散其隊柏森戰死總兵李良穆副將周玉林各  
 以所部步隊結固陣禦之輻重居中外環刀矛鎗礮騎賊人  
 馬皆縱橫衝突官軍屹立不動遇賊近則鎗礮迭擊之賊人  
 馬應聲倒賊騎不得逞繼以步隊千餘猛撲之軍士皆殊死  
 戰戈矛撥刺終夜有聲步賊不敢近退入破堡以父子鎗穴  
 牆對擊騎賊則分隊環繞更番不休李良穆左肩被鎗子洞  
 穿復裹創血戰軍士屹立一晝夜勺水不入口相持至丙午  
 酉刻魏光燾丁賢發軍馳救賊見官軍大至卽狂奔官軍追  
 十餘里齊抵牛角城光燾等直搗段家溝賊巢悉越西山  
 逼官軍乘勢將爛泥溝段家溝等處賊巢皆平之追十餘里  
 至峽口賊由長流水西竄鹽茶共斃賊八九百已酉黃鼎軍  
 攻賊於鹽茶之老虎溝鴉兒灣等處禹得彥奔打拉城崔三  
 走靜甯癸丑至丁巳楊世俊徐占彪李耀南等追勦崔三敗  
 賊於嶮口李家灣麻子川等處斃賊二千餘生禽三百餘陣  
 斬僞副元帥馬得海禽崔三之叔崔官各軍戰死者副將邱  
 元章徐廣發王清祿游擊饒開鈞把總黃正魁黃安邦陝回  
 屢敗之餘不能分踞各寨盡附金積壘附近甘回踞之丙辰夜三  
 長牆其舊踞寨馬化澂令金積壘附近甘回踞之丙辰夜三  
 鼓松山運昌等往攻以火箭射燒賊幕壯士踰牆而上賊敗

卷四 平回志 三 紅杏山房

壕內官軍分途掩殺各寨甘回皆出援官軍復擊敗之追至  
 寨邊守寨之賊閉門拒之賊不得入循牆而遁壕內甘回恐  
 官軍擁入自斷其卡橋陝回墮壕死者無算戊午松山攻敗  
 胡家堡賊斃賊三四百生禽四十三己未庚申攻破胡家堡  
 附近趙馬兩賊寨斃賊七百餘陣斬賊目馬世傳生禽賊目  
 何彪壬戌夜賊往韋州堡掠糧歸松山分三隊伏破堡以待  
 之漏二下賊由漢伯湖踏冰過松山雷鼓發號迎頭擊之賊  
 委棄輜糧顛躓冰中狼狽北竄我軍攔截而東遂繞波浪湖  
 趨金積壘松山分隊截勦之敗賊脫者數十人而已松山軍  
 先後戰死者提督張四維文官勝總兵劉上達陳尊榮劉士  
 福熊德佑副將陳啟禮周聯勝參將李壽游擊袁勝義李鏡  
 輝湯棟安曾起輝都司彭恆貴董萬福守備陳世眞章友德  
 符楚南張俊臣把總熊德新廖廷雲毛信成林家聲維時賊  
 屢敗勢窮圖他竄或外出掠糧雷正綰周蘭亭各軍於油麻  
 湖漢伯堡諸處不時堵截雕勦多有斬獲

卷四 平回志 三 紅杏山房

平回志卷之四終





東湖楊毓秀子堅纂編

受業 蓬溪蓬萊山 姪楊存澤

蓬溪蓬萊山

志甘肅三第五

九年正月丁丑有賊馬步千餘自胡家堡至秦渠踞石家莊諸空堡松山以石家莊扼秦渠之要形勢所必爭立督隊趨石家莊則賊已於西南廢堡築三壘矣松山軍分三路進各攻一壘一鼓克之斃賊千數百其逸賊入馬五寨松山即令易致中朱德開李占標分駐三新壘於是松山周覽賊所踞諸寨正南馬五寨正東馬八條馬七兩寨皆牆厚濠深遂令逼寨築壘以便圍攻庚辰壘成辛巳齊隊往攻復有援賊自東南馳至松山與金運昌約先勦援賊壬午黎明進兵步賊陣於各破堡前騎賊左右分列布隊甚整松山令先勦騎賊騎賊敗奔步賊仍屹立不動松山麾軍衝殺賊殊死鬥屢斫屢進騎賊更縱馬回撲官軍鼓銳盪決斃悍賊多賊始向東南胡家堡遁冰凌路滑軍行不前追賊五里乃收隊斃馬步賊近千人遂傳令攻馬五寨悍賊皆踞寨東卡松山遣譚拔率往攻馬七馬八條兩寨來援之賊則令易致中等擊之令金運昌陳於寨東北以防逸賊布置定譚拔萃等率所部循寨繞出外卡一鼓齊登克之外卡悍賊百數十人盡殪松山

卷五

平回志

紅杏山房

急令舉火焚寨門策馬寨下督攻甚厲忽飛礮子洞中松山左乳墮馬弁丁急負入破堡中譚拔萃等往省松山叱令速督所部猛攻毋顧我致亂軍行拔萃等合派出四面梯登縱火延燒遂平其寨生禽馬五乃收隊繳令松山諭以傷重不能得生爾等殺賊報

聞我死無憾言訖氣絕其攻馬七馬八條寨之隊尙未撤也松山由湘鄉勇丁從征積功洵擢廣東陸路提督凡吳楚閩粵豫晉秦隴燕齊勦辦各巨寇無役不從無戰不克在靈州蕩平堡寨五十賊巢九十餘皆策馬前行躬冒鋒鏑回賊之會犯顏行者無不聞名膽落左宗棠稱其行軍布陣方圓平銳各適其宜得古人靜如山動如水之義其居心仁寬而條理秩如遇時局艱危輒義形於色不復知有身家性命年已三十有七聘婦未娶者二十餘年宗棠由直隸西征時知其婦家送女至南陽已兩年餘矣屬其行抵洛陽尅期完婚會甘肅土匪蔓及延榆綏宗棠令渡河入秦奉檄卽行屆期甫半月耳觀人於微是雖古良將何以加前西甯馬朶三嘗引撤回千五百騎應援馬化澄未及半月松山勦喪其大半遁歸自後不敢復至河州馬占鰲亦欲以其眾助陝回誓於松山之威不敢動松山之死左宗棠嘆曰吾方冀甯州肅清後奏請駐師甯夏以取猛虎在山之勢不料事未了而遭此變也左宗棠以松山全軍皆湖南人而隸籍湘鄉者尤多其老湘一軍營哨官多保至提督總兵者非位望稍崇又能調護

卷五

平回志

紅杏山房



諸軍才堪方面之奇者，不足資鎮壓，乃奏請以卽選道劉錦棠賞加京卿銜代統松山軍，記名提督黃萬友爲幫辦。錦棠爲松山從子，從征多年，諳習戎機，而優於膽畧。萬友與松山皆王鑫舊部，現理營務，素得軍心，故奏用之。丙戌，狄河回自渭源漳縣，出石灰溝口，撲周文翔營壘，湯聘珍率隊攻擊之，斃賊三百餘。辛卯，周開錫遣高月桂等軍，勦賊於秦州之朱家祠，康家巖等處，敗之。馬化澂聞劉松山已死，數賊回眾，圖犯官軍，獲賊謀稱賊謀犯吳忠營壘，奪甯洞水口，阻葉昇堡。運道劉錦棠、黃萬友會商，以地勢在所必爭。壬辰，整隊出擊，賊三四千出金積堡，官軍分路勦，馬賊既敗，而遂併力於步賊，追殺其悍黨數百。自東道既梗，糧運皆取道河西，賊時

卷五 甘肅志 三 紅杏山房

乘間抄掠金運昌商劉錦棠各分兵夾河築壘以防之。癸巳，兩軍甫至河邊，胡家堡甘回王洪等塞馬步三千餘，鋒至運昌。錦棠合軍擊敗錦棠，仍遣李占椿護築新壘，用午壘成。胡家堡賊離營五里而陣，占椿守壘，運昌迎敵，方戰，錦棠率隊馳至，併力追殺四五里，而還。兩戰斃賊五六百。二月戊戌，金積漢伯兩堡賊四五于磨集板橋圍董福祥營，李雲貴助福祥禦賊，肅章開率所部直貫賊陣，雲貴福祥出營夾攻，賊駭奔。官軍掩殺斃賊二百餘。是時凍冰漸解，野潦縱橫，錦棠等度地勢以疏濬隄防之。運昌軍駐金積堡西，北界秦渠東，近馬家灘。早元堡賊巢壬寅，早元堡賊數百倚秦渠築隄設卡，運昌會章開勦之，俄而金積各堡角聲四起，援賊大至。運昌

右緣隄衝擊錦棠分隊左進而自督，易致中等策應，賊敗過渠北，章開心渠擊之，金積各堡復出悍賊來援。錦棠督何作霖併十猛撲賊遁，老巢甲辰陝甘各回傾巢出騎，賊數千馳進板橋步賊兩路，一出正北築壩決隄，一出正西撲金運昌營壘。錦棠麾軍援勦，望見渠隄已決，水勢南趨，渠北之賊甚厚，運昌兵已阻於水，正西賊眾如林，冒死撲營，分三路泗水猛進。軍士見賊即斫，運昌馬步應之。黃萬友率陶定昇等越渠橫出賊前，怒馬衝擊，截賊爲數段。正西賊即竄歸巢，正北賊猶死拒壩口，萬友發礮轟之，賊始盡逸。兩軍斃賊約千餘，是夜運昌以正北蔡家橋一壘距城卡里許，商錦棠接營聯絡以資控制。己巳五鼓，錦棠遣步隊十營出正北修壘，知賊

卷五 甘肅志 四 紅杏山房

必爭約運昌伏兵渠南廢堡，以黃萬友右路兵陣於渠北，錦棠督中路修壘，味爽金積賊絡繹出巢至蔡家橋，錦棠按兵不動，戒軍士併力急築，且備擊賊。晨晡時賊不時緣隄放鎗，或越渠撲壘，伏兵出擊，渠內賊二百餘盡殲。中右兩路乘勢壓殺賊，敗歸各堡，而東南胡家堡王洪等賊復決山水溝以淹河西。運道錦棠令各營環壘修堰引注小渠，合流入黃河。丙午各營方掘渠，賊馬步千餘隔水搦戰，官軍發開花礮側擊之，賊退。二鼓渠溝通，賊復運磚石築卡於北環，以長隄丁未，錦棠令各營攜鉏鍤分道並進，賊退隄以拒。官軍躍馬衝陣，當者辟易，賊遂向金積堡東門敗走。官軍躡至堡外，次第平其卡，而還。錦棠軍先後戰死者提督周和美、參將趙吉

祥周大馬游擊馬餘雲都司與能舜鄧晚雲黎亮高守備李  
世悟章義馬呈祥董福生把總曹松茂許忠美吳永清劉  
德勝馬化澄被勦勢蹙惟圖洩渠水以困官軍官軍既決隄  
濟溝水注永甯洞口合流入河賊不得逞馬化澄復憑山水  
溝築三壘丙辰錦棠運昌合湘皖兩軍攻之賊大敗平其三  
壘悍賊千二百餘盡殲丁巳楊世俊勦賊於定安馬家河世  
俊左脅中又子鎗賊敗竄紅土窰敖天印等遇之於剪子岔  
又敗退馬家河東窰是時陝回馬阿渾由陝境敗回甘肅而  
甘南徽縣兩當窰賊戰事方殷陝回河回又乘間踵其後左  
宗棠慮諸回併合以窰汧隴寶鳳遣周開錫嚴督甘南各軍  
分路堵勦檄李輝武由鳳翔合甘軍先清徽兩之賊分兵防  
隴以顧陝雷門戶檄吳士邁尅日由乾州赴汧隴而西力遏  
竄氛戊午劉錦棠金運昌等湘皖兩軍勦賊於山水溝賊復  
大敗斃賊五六百丙寅錦棠軍攻克王銀棚賊壘斃賊千數  
百官軍數捷之後馬化澄復率其子馬耀邦乞撫言時亟春  
耕求大兵退駐吳忠堡錦棠許其耕墾不許退兵仍勒限繳  
馬械錦棠軍前後死事者副將陳思忠都司阮金春沈天成  
把總朱泗才張德勝林渭清三月丁卯副將盛照魁率所部  
護糧過固原三關口遇賊劫糧哨弁楊雪亮躍馬斫陣力戰  
死照魁追勦奪回騾馬數十頭己巳丁桂智等軍勦賊於禮  
縣莫家山大峽口癸酉湯聘珍攻解清水城圍賊悉趨張家  
川晉陝回海成等東行入陝吳士邁李輝武劉端冕殷廷華

卷五

甘肅三

五

紅杏山房

軍追勦之金運昌所部王鳳鳴攻克花馬池賊乙亥總兵  
趙興隆等護餉至固原高崖子參將林定遠守備黃錦團並  
騎先驅遇賊刺死趙興隆等由黑子山溝進勦良回楊如海  
縛賊賊目海寬殺之降其餘眾賊酋明七十子刻仲祿踞狼  
兒溝蒲家墩辛巳趙興隆等潛師襲之平其兩巢刻仲祿為  
官軍亂及斫斃明七十子單貴兩賊隻身走荒谷固原鹽茶  
間東西兩山廣袤數百里山谷盤互漢民少而回民多其間  
良回每為匪回所劫難於自拔故馬化澄得以煽惑而勾結  
之自左宗棠立旌善一營擇良回馬柏森穆進善李百寬等  
為營官令總兵蘇如松督之分駐中路勦撫兼施又錄用諸  
良回為嚮導誅莠育良腹地伏莽乃漸肅清陝甘逆回或由  
金積堡南來或由陝境北竄諸營錯落布置地網四張良回  
復為偵探導引得掩其不備而殲之馬化澄遣陝回馬正  
和甘回李花喜等圍預望城時馬柏森居預望周紹濂及蘇  
如松由半角城往援甲申擊之於楊家灣乙酉賊攻李旺堡  
營官李光賓解賊圍遂竄黑城子李良穆擊敗之俘賊言馬  
正和中礮子自鼻出腦後逾時氣絕李花喜等出韋州至下  
馬關踞距預望城四十里吳家腦徐占彪遣馬柏森設伏虎  
牢山而自薄吳家腦賊敗遇伏馬柏森擊斃賊目蘇文舉盡  
禽其賊日李花喜馬有全等八人及悍賊七十餘馬正和敗  
黨自下馬關竄韋州徐占彪追敗於花子臺戊子王鳳鳴遣  
游擊馬心勝赴安邊護糧運遇賊於磚井堡鳳鳴麾隊逐之

卷五

甘肅三

六

紅杏山房

至張家園禽賊目張福保賊黨救之何全忠衝入賊陣頭中  
木棒墜馬鳳鳴前救疊被矛創猶力戰軍士悉銳陷陣全忠  
復躍馬助之斃賊百餘賊狂奔俘賊稱張福保為馬化澂所  
遣掠糧於東路者是日全運昌於下橋東南攻破賊所築新  
壘癸巳賊之竄陝西者復竄回甯州界遂由鎮原三汭河至  
固原白家塄四月丁酉黃鼎率徐占彪等禦賊固原洪溝巖  
山斃賊千餘陝回李經舉米阿渾及金積堡竄出之單仲明  
皆陣斬之惟禹得彥四百餘騎走鹽茶乙巳至丁未楊世俊  
敖天印等軍追賊靜甯通渭之間斃賊千五六百生禽海洋  
花等二百九十六戊申分駐定邊都司牛允誠敗賊於甄井  
鎮賊酋陳林中礮傷己未賊目楊興隆護糧回金積劉錦棠  
伏兵靈州之懽喜梁斃悍賊六百餘陣斬楊興隆獲驛馬牛  
羊八百餘頭雜糧二萬餘斤壬戌提督李雲貴護糧至定邊  
遇賊迎擊殺賊百餘總兵江登雲千總孫九齡戰死五月丁  
卯傅先宗擊賊鞏昌丁家門新寺鎮等處兩獲大捷斃賊二  
千餘生禽賊目麻曜廷等百三十七餘賊竄岷州喇嘛口酒  
店子范銘軍擊敗之又竄洮州土司楊元會洮州兵圍擊敗  
於線家灘賊西遁乙亥至庚辰楊世俊管春林等擊賊甯遠  
禮縣等處金積狄河出竄之賊掃除殆盡丙子劉端冕軍攻  
賊鄜州王家角斃賊五百餘生禽百一十三是時馬化澂及  
其子耀邦復哀詞乞撫繳馬七百匹鎗械五千餘具劉錦棠  
仍未許撫靈州諸回巢以金積吳忠兩堡為最著自靈州城

卷五 甘肅通志 七 紅杏山房

迤西數十里秦漢兩渠間堡寨共四百有奇近吳忠者皆稱  
吳忠近金積者皆稱金積非止兩堡也官軍前後攻破堡寨  
百數十所逆回畏勦紛竄有棄堡寨歸併各大堡者有歸馬  
化澂所踞各堡者所遺廢堡留軍擇其當衝要者據之餘則  
毀之統計金積吳忠各堡尚為賊踞者三十餘所而已馬化  
澂穆生乞撫不得乃遣老弱回民赴湘院兩軍乞就板橋  
琴橋吳忠等廢堡架棚而居以便耕作為圖復踞之漸錦棠  
等應之靈州中路回酋王洪又請修秦渠之堤引水灌田  
甲申回民百餘來修堤錦棠等戒軍勿動乙酉五鼓率隊分  
三路伏甯洞下橋渠北伺之於是王洪楊明王忠等率各  
回目及壯丁數百齊至伏兵突起生禽王洪等二百數十人  
斬之餘悉陣殲之訊俘賊稱諸回目皆以官軍中計趁此可  
奪回甯甯洞下橋與板橋琴橋各廢堡及棗園堡聯給一氣  
官軍將截為兩段不虞反墮官軍計中也丙戌湘院兩軍攻  
克馬七馬八條兩寨俘賊稱馬七馬八條皆化澂弟前此皆  
逃入金積寨中所居者陝回馬生彥夥黨也是時傅先宗合  
王德勝彭忠國何建成馬步二十二營回鞏昌行抵首陽城  
誦賊眾千餘踞渭源城陝回與狄回方爭糧私門先宗等乘  
勢收復渭源遂奪一桿旗之險就地築壘周開錫令梅開泰  
分營扼之檄先宗率諸軍進攻狄道六月丁酉遇賊西六阿  
渾禹得彥等數千於狄道東三十里鋪大戰斬悍賊數百平  
燬沿途賊卡戊戌乘勝直薄城下王得勝自北門入先宗自

卷五 甘肅通志 八 紅杏山房

東門入賊開西門逸越洮河而西官軍蹙之河邊斃賊無算  
佛諦守堡之賊見官軍拔州城震駭乞撫先宗麾軍亟進  
賊敗入堡乘勝躡追立克其堡餘賊泗水遁牟弗諦堡即北  
非前所未下者也左宗棠以為論用兵之勢則宜長驅以規  
復河州然自秦州迤西鞏昌狄道四百餘里中間渭源二百  
餘里彌望蒿萊人烟斷絕大軍前進後路糧運防兵宜多則  
進勦之兵少可俟北路甯靈肅清再圖之王洪楊明兩賊既  
誅餘黨猶踞堡寨而靈州中路胡家堡洋麻湖海子墩大沙  
井諸處麥穗垂野向熟矣壬寅錦棠運昌率隊向楊明各寨  
刈麥奪獲牲畜六七十頭癸卯軍抵王洪寨賊倚寨拒之而  
復分黨競出刈麥官軍頓旗勿動俟其穫多縱馬隊衝殺之

卷五 甘肅通志 九 紅杏山房

盡掠所獲捆載而歸甲辰攻拔杜家寨斬逆目杜舉斃賊立  
百餘仍至王洪寨南刈麥並調靈州難民千餘隨隊刈之乙  
巳刈胡家堡麥破其西南二卡斬逆目馬澄丁未錦棠運昌  
及雙壽各軍攻王紅聯寨寨外禮拜寺高興寨牆齊錦棠遣  
譚拔萃等於寺頂累磚為牆置鎗礮其上擊寨內遣朱德開  
等攻寨西北以分賊勢遣王承贊等會雙壽軍於中路遇賊  
援布置定中軍鼓起各軍肉薄登寨賊憑牆拒守鎗礮如雨  
官軍宵死拔棚填濠積薪燒寨門掘牆墜梯寨上木石紛下  
雜以火彈弁勇被創者數十人梯不能登錦棠揮寺軍發鎗  
礮親督將士推傾牆上磚垛譚拔萃等遂率壯士豎三梯騰  
躍而上牆上短刀相接墜而復上者六七寨內賊復傾熱湯

麥粥釜孟齊下軍功張俊賊少處躍登各營壯士隨之揮  
刀斫賊賊拋械紛遁首逆王紅聯伏誅盡殲賊千二百餘寨  
平是日提督譚拔萃李雲貴皆被創弁勇戰死者三十七受  
傷者百七十四戊申攻破王洪寨外卡斃賊千餘壬子刈洋  
麻湖粟梁苗遇賊戰斃其三百人獲牲畜六百餘頭癸丑攻  
克郭家寨寨首郭慎之投井死寨內賊八百餘悉殲之甲寅  
會攻王洪寨寨賊不出各軍以開花礮擊之寨內人聲鼎沸  
而守珠賊仍植立如故官軍刈青苗而還乙卯攻斃王洪寨  
東廢堡賊六百餘丁巳攻胡家堡開花砲子轟入堡中者數  
十賊困守如故戊午軍出大沙井刈青苗各軍前後死事者  
副將汪有餘游擊賀隆春潘祖勝楊景岱孫玉貴劉淮美都

卷五 甘肅通志 十 紅杏山房

司張光華黃問理姜道友千總宋德元王學成孫九齡羅金  
榜把總宋雲書謝德祿丁有元吳仁長羅澤安李保懷張學  
成外委孫廷玉魏南華由固原一路進攻金積以馬家河灣  
為總壘以章州堡為問道馬家河灣回目馬忠海始受馬化  
澂偽封為誠正王後雖就撫仍嗾其黨劫掠糧餉軍裝與靈  
州河州相勾結左宗棠密使周紹濂誘馬忠海赴平涼而令  
馬桂增潛率所部徑搗韓家水巢穴遂次第攻破韓家水五  
堡生禽回目十三人及河州回海隆一人五堡逆回三百餘  
皆斬之磔死忠海傳首固原各境章州堡回目蘇兆明本金  
積逆黨受元帥偽職乞撫後仍持兩端凡金積出竄之回皆  
經章州兆明供給資糧丁賢發誘與議事兆明及其黨與悉

至資發數其罪悉斬之出榜安撫回眾令各安堵無恐馬家  
河為軍州堅既平則金積迤西各堡可直由中路進勦無後  
顧於是左宗棠檄中路諸軍交黃鼎會雷正縮於四百戶  
齊隊出何家堡規取峽口七月己巳諸軍攻張恩堡賊憑壘  
拒敵徐占魁等麾隊疾攻拔花籬越重塹奪入外堡賊入堡  
死守官軍環攻半日不下已而金積援賊至正縮鼎分兵擊  
之於牛頭山仍合力攻堡甬磚石而上守賊憑堞斫刺壯士  
登而復阻者再令各營環濠築壘掘地道以攻之庚午五鼓  
地道將成悍賊二百餘開壁突圍出官軍遮擊鎗轟矛刺賊  
尸滿地乘勢入堡搜斬堅賊盡淨當賊突圍時賊目袁希義  
率數騎奪路奔徐占彪急督隊躡追生禽之供稱馬化澂聞  
中路進兵急遣希義領死黨據守以固金積峽口藩籬也左  
宗棠復遣陳廣發等由四百戶渡河而西扼峽口北岸於是  
賊從龍王廟渡入塔之路皆斷矣壬午左宗棠奏請以前山  
西臬司陳湜總提營務正縮等遂麾隊進牛頭山逼峽口徐  
文秀軍亦來會賊見官軍雲集堅壁不出戊子正縮鼎進攻  
賊開壘迎敵徐占彪方酣戰金積各堡賊絡繹來援鼎率軍  
扼牛頭山右截之正縮文秀為策應併力擊賊援賊復轉旆  
至峽口賊敗退河岸陳廣發等對河列陣賊腹背受敵遁伏  
壘中徐占彪躡殺入壘文秀各軍繼之破其二壘餘三壘為  
雷正縮開定邦等所克殘賊東逸鼎分隊截之五壘悍賊千  
數百盡殫是晚有河西回接濟賊糧者來入塔口呼渡尙不

卷五 平回志 紅杏山房

知峽口已為官軍得也陳廣發等潛師掩之盡獲其輜重矣  
已金積馬步萬餘憑漢渠列隊古靈州城於漢渠達秦渠處  
築卡浚濠拒官軍甲午徐文秀等越漢渠立營夜襲賊卡破  
之遂乘勝入古靈州城賊棄壘而遁八月乙未馬賊緣山而  
至步賊分隊伏漢渠隄下大隊列渠岸雷正縮綠山右擊馬  
賊徐文秀進中路擊步賊黃鼎率大隊橫列步賊之左分兵  
陣渠旁防伏賊部署定李廣珠陳天壽熊祥麟躍馬突陣與  
馬賊相持劉治均吳元璋張兩翼抄之馬賊敗而復前正縮  
方揮刀督陳文秀隊伍齊撲馬賊靡步賊蠶起挺矛進鼎督  
各軍橫貫賊陣賊大敗歸巢丙申敗賊於古靈州乾渠丁酉  
五鼓黃鼎令徐占彪選壯士攻賊卡賊夢中驚起倉惶走官  
軍遂至賊濠守濠之賊不敢拒爭入丁家堡官軍躡追卡內  
礮石雨注不能下占彪卽扼賊卡而營正縮列隊濠外鎗礮  
迭轟文秀督軍發後膛開花砲炸彈飛落卡中當者齏粉各  
營乘勢躍入盡殲卡中賊而堡賊猶憑牆以抗黃鼎遣各營  
繞漢渠出秦渠中空地築壘斷金積援賊文秀仍委開後膛  
大礮礮子穿牆入堡中賊始慌亂突圍出將併趨金積正縮  
文秀從堡牆缺處躍入搜殺無遺其賊之逸出者鼎預遣徐  
占彪等挺矛以待得脫者十餘騎而已俘賊常惺木靈州廩  
生同治二年陷入金積者云馬化澂以丁家堡地形扼要遣  
其子耀邦建邦領悍賊駐守先二日之戰楊大娃子陣斃耀  
邦等走洪樂堡丁家堡被時丁一剛伏誅開壁遁者化澂孫

卷五 平回志 紅杏山房

進孝也。戊戌，寇克金積西路二十餘堡，賊皆望風靡。官軍遂逼洪樂堡，立營。上寅，各軍攻馬家堡，未下。文秀占彪作長圍以困之。黃鼎率馬步攻洪樂堡，金積出悍賊，應援。鼎所部營官何玉超、李洪超、李金貴皆被鎗創，由平涼城迤北踰固原，抵中衛靈州，九百餘里，爲通甯夏孔道。其間巖谷復沓，澗壑幽險，回民雜處，堡寨林立，爲盜賊淵藪。自中路官軍進，勦金積，回賊時時嗾悍黨四出抄掠，以牽綴官軍，阻遏運道。自平涼以達前敵軍營，一路遞駐三十餘營，屯營之所，分設轉運局，軍裝火器糧餉車駟，駟駟相屬於道。三十餘營，按日迎送護屏，勞費不可殫述。而地遠路雜，時有不測之虞。總兵鄧林楓參將馮桂僧於滾帛刷陽山黃柳防隆德，溝長山頭等處護運。殺賊周紹濂五營，魏光燾五營，於護送之便，隨時搜勦。東西兩山賊，左宗棠親兵營，離靜甯安定賊，各州縣防軍土勇，雖勦木境及鄰境，賊不時多有擒斬。金積長圍將合，陝回余彥祿先謀潰圍，走九月丙子夜，劉錦棠、徐文秀等戰敗之。余彥祿受傷死，其餘黨千餘，從漢伯堡竄出，至半角城之洞子，復由洞過山溝，隨地露宿。四更時，周紹濂率各軍潛襲之。鄒正魁先至，見四山野火如螢，賊尙酣臥，卽斬其邏賊。大呼官軍至矣。紹濂等繼至，從火光閃灼中，閉鎗測擊。天明視之，賊尸縱橫，其餘黨敗匿。李旺堡黑城子山谷中，魏光燾擊之於家岷，陳崑由間道擊之。賊幾盡。十月丁酉，雷正綰、黃鼎、徐文秀各軍，暨王衍慶礮隊，攻克漢伯堡。己亥，正綰、鼎、文

卷五 甘肅通志 五 紅杏山房

秀攻克漢伯西南張家泉金陵堡兩寨。甲辰，錦棠運昌正綰鼎、文秀軍會攻楊明堡，在金積迤東五十里，扼靈州西南要路。諸軍齊隊堡外，堡牆高聳，周四里許。正綰、鼎駐堡東，備王洪堡援賊。運昌、文秀軍西南，杜堡賊外竄。王衍慶軍東北，錦棠督大隊護之。旣成列，各督勇揮鋤築壘。賊依濠列隊，見官軍盛，不敢搜後。旣發，衝塌堦牆，賊驚懼入堡。時已薄暮，各令步兵少休，遣哨馬巡邏，防賊夜遁。乙巳，王洪堡賊馬步千餘來援，正綰、鼎兩路齊擊，賊敗追三里許而還。衍慶發大礮擊堡牆，錦棠運昌、文秀各督隊放礮，霎時烟焰滿天，衝圮燬。壘寨牆各軍攀援而上，堡上磚石亂下，壯士傷而墜者數百，訖不得上。乃伏濠中避之。二更後，堡賊焚巢突出，官兵伏起，斬賊目楊洪開、楊十五於濠旁，殲賊約二三百。其衝過濠溝者，各軍四面遮截，無一漏網。堡中老弱婦女皆赴火自焚，軍械什物皆成灰燼。惟拾焦麥數十石而已。遂將寨牆毀平之。丙辰，各軍攻馬家河灘，累日各堡寨圍莊，次第攻拔。惟兩大堡地居河州，堡牆數重，均沙土築成，較磚石堅固。攻拔爲難。地雷炸礮轟圮，旋卽補築，遂相持月餘。然堡中死傷山積，所餘悍賊不過數百。諸軍晝夜環攻，而將領受傷者至數十。壯士傷亡者千數百矣。自金積合圍之後，堡外陝回能戰者不過千餘。老弱婦女五六千，皆饑餓垂斃。左宗棠遣已撫陝回劉秉信赴劉錦棠、黃鼎營，導引之出圍，拔出二百餘人。於是出者絡繹不絕。維時俘賊稱堡內戰賊馬化澂，人口給錢二

卷五 甘肅通志 五 紅杏山房

千五百僅易麩一斤人多餓死賊糧垂罄矣十一月馬家灘王洪堡及金積堡各巢悉平丁未馬化澂隻身款營就撫左宗棠聞報即檄前敵各軍暫緩其誅勒令招撫河西王家驢及通昌通貴兩堡悍賊遣陳湜馳赴金積會各軍辦理十二月壬戌馬化澂遣回目馬殿魁隨委員前詣河西諭知王家驢各賊繳馬械毀寨牆馬殿魁復領悍賊何生洲等三百餘人來金積就撫化澂復以書抵通昌通貴兩堡告以金積撫局已成於是兩堡啖回男女二百餘人赴黃鼎營就撫而金順張躍兩軍遂乘勢將王家驢通昌通貴兩堡攻克盡殲其類矣於是勒催化澂弟馬九化澂子耀邦及其黨譚生成等搜繳馬械糧邦等呈繳車輪大礮四九節狸礮四威遠礮二十八劈山礮二十鳥鎗千三十洋鎗百八十擡鎗二百九十三刀矛二千四百一十八火藥鉛子硫黃各有差左宗棠遂密令各統領將堡回勒限遷徙以便清釐分辦劉錦棠等會商陳湜於陝回起解後首令馬耀邦等挑選堡內精壯者千人馬家灘四百人王洪堡百餘人及何生洲夥黨三百餘人為義勇軍之外濠空堡中分交官軍鎗制次清點堡中貿易僑寓及被脅各甘回具冊聽遣安插次搜捕通賊文武官弁復勒令馬化澂等盡繳鎗械馬匹旋繳到馬四十三匹供稱馬料之絕牲畜多斃除前繳五百匹續繳四十餘匹外實無存留洋鎗軍火實無藏匿如經搜獲甘心坐罪陳湜等以諸務經理就緒各堡回民驚疑漸釋乃遷王洪堡回眾於靈州

卷五 甘肅通志 五 紅杏山房

賊附近安插遷馬家河灘回眾於張家園安插

十年正月戊戌遷馬化澂父子兄弟及其家屬於濠外各廢堡中庚子辛丑提馬化澂馬耀邦馬九譚生成等分別嚴訊有無藏匿軍械及北口開設市肆交通洋人情事化澂盡誘其子耀邦比晝夜窮究耀邦茹刑不吐先是金積堡既平劉錦棠令回民掘毀其堡牆更令勇丁助之適勇丁掘得洋鎗千二百餘支遂詰以既具結無有藏匿軍械何官軍復掘獲鎗礮千二百之多無詞抵塞王寅劉錦棠等提馬化澂馬耀邦馬中邦馬成澂馬伍邦馬定邦馬建邦馬九飛飛子暨譚生成父子三人同時凌遲處死其分置各廢堡之悍黨及何生洲部眾千八百餘人內統領參領佐領先行等偽官王六馬壽等八十餘人概予駢誅其貿易僑寓及被擄脅之甘回三千餘人解赴平涼安插金積堡老弱婦女萬二千餘人解赴固原州分撥荒地安插賊巢保生堡偽號王城僭稱東府西府一切違制什物儀仗概予銷毀屋宇則留待建置文武衙署兵房及死事諸臣祠廟之用其所繳金銀銅錢綜合銀十九萬兩有奇分賞前敵馬步七十一營每營二千兩老湘營一軍在事最久酌量增給其餘以為遷居張家園各回民購辦賑糧及水入堡修渠採買麥種之用穆生花者即穆三其祖穆大阿渾傳習新教與馬化澂父馬二友善新教中推為大善人穆大阿渾臨死以其常服白帽紅衣傳馬化澂分其眾歸化澂管束穆生花與其弟穆四穆五皆為新教阿渾

卷五 甘肅通志 五 紅杏山房



行教於蓮花城一路與馬化澁相爲首尾化澁嗾其攻陷平涼固原兩城屠戮極慘平涼大郡州戶數萬亂後男女不滿七百縱橫數百里烟火蕭條殘黎泣訴爲古今未有之禍穆生花兄弟夥黨旋遷金積助馬化澁抗大兵上年五月穆生花以求撫不得仰藥死金積平陳湜黃鼎搜獲穆四穆五皆殺之於是邊患悉銷人心稱快焉是時河州賊由定安竄通渭秦安清水秦州西和禮縣等處總兵蕭賞謙提督張仲春楊世俊等軍擊敗之陝回之就撫者北路官軍所收納及東西兩山之眾悉解抵平涼左宗棠親臨點驗爲數一萬有奇中有爲前安插平涼回民親眷者聽其認領尙實存男女九千四百餘安插草亭縣西北百七十里化平川其地巖壑環峙兩水縈繞一化平川一聖女川皆滙白面河入涇州界兩川中地廣五六里延三十里委記名道馮邦棟前往相度改聖女川曰聖諭川爲宣講之所白面河曰北面河示拱極之義遣千總牟春陽領土勇二百四十人分駐開山三才嶺各口調總兵喻勝營領所部平江營扼駐化平營以司稽察令邦棟按口給糧丈量地畝分撥房屋窰洞購給種籽發耕牛驟驢督其開墾播種回俗畏所管頭目較漢民畏官尤甚而彼教誦經祈禱之師名爲阿渾又時以異說惑感愚蒙爲回俗所信奉以致一夫倡變亂者蓋起道光時張裕爾以回教阿渾和卓構亂者也按阿渾本曰阿訶訶與洪音近漢民呼爲阿洪今之馬化澁卽新教總阿訶也和卓者教師後裔

卷五

平涼志

七

紅杏山房

貴種在阿渾中尤尊明史所稱大者卽和卓音訛也今欲變其舊俗同我華風亦非先王不易民而治之理惟安插伊始於編審戶口中隱寓聯甲之意十戶一長百戶一百家長令其銜束散戶而設官董之凡一切戶婚詞訟均取決焉藉可散回自之勢而以權歸之官庶政令行而統紀一乃奏請增設平川廳通判一員化平營都司一員以資鎮撫焉二月朝廷賞金積之功

詔陝甘總督一等伯左宗棠運籌決勝調度有方著加賞一騎都尉世職宗棠上書謙讓請以所賞合之劉松山原得之三等輕車都尉照三河殉難撫臣李續賓例

追賞劉松山令其嗣子肅承襲奏稱松山自秦晉轉戰燕齊返旆以來復踰千數百里淨掃十數萬匪徒力攻四百餘賊窟英銳忠勇絕少比倫其死時令劉錦棠藁葬其遺骸吳忠堡必俟事平始歸骨先隴金積既平劉錦棠搜得謀害松山之賊馬八條極刑處死瀝血以祭松山之靈三軍兩泣臣訊金積回眾皆稱劉帥亡後堡中夜靜時聞戈馬之聲如怒潮湧至月輒數四賊中每疑官軍夜襲不敢解衣臥又上年十一月望夜三鼓平涼城外忽聞大聲鳴鳴山谷響應守城將士疑爲狼陣開礮轟擊比緹城出視了無所見臣時徘徊帳中覺其有異後得諸軍馳報是日馬化澁就禽矣然則前史所載毅魄忠魂時露靈異未得謂其盡屬虛語也臣與松山同事數年知其行軍律已實一時名將而一月忠愛之忱出

卷五

平涼志

六

紅杏山房



於天性雖古人無以加每一追思悲痛不已  
朝廷以松山前已降

旨優卹茲加

恩賜祭一壇已丑河州賊竄階州之黃鹿山署階州知州洪  
維善率楚勇圍丁擊敗之階州山谷中有絡匪一種據險爲  
害維善攻破其巢賊首段世才逃匿瞿煥周所踞之石崖洞  
地勢尤險維善復攻克之段瞿兩賊皆逸四月河州賊竄秦  
徽伏甯禮各屬楊世俊張仲春軍擊敗之復竄徐家溝口田  
聯考擊敗之左宗棠繳總兵劉明燈率所部駐馬營監以向  
安定徐文秀撥所部四營由甯甯州延駐會甯修治蘭州中  
大道以利挽運更轉運軍糧子藥儲存甯州爲規取河州

卷五

評

元

紅杏山房

計壬申總兵蘇家良攻成縣任家莊山頂匪賊圍甫合忽一  
賊自眾中躍出手提首級跪陣前乞降訊之自稱海富兒所  
提首級則小目豈老五也豈老五爲陝回楊生公所部悍賊  
楊生公潛赴傅先宗營求撫事覺爲崔三所殺餘眾復欲求  
撫老五更阻之富兒憤其屢梗撫議遂斬之以降家良受  
之富兒更呼願降者三十人伏地求撫其不願降者尙八九  
十人家良率隊撲之無一脫者海富兒三十人皆年力精壯  
令居隊五中爲餘丁立功自贖家良以良回積功至總兵所  
部本回騎也五月洪維善攻克史家溝緝匪賊酋史學虎遁  
入河中幅堡中庚午攻克其堡生禽賊日趙金幅癸未劉明  
燈部總兵王前程追賊於秦州張家堡賊被追急躍避土穴

官軍引繩誘之賊圍不出出者一人云穴中尙八九十  
人恐見殺不敢出也官軍乃傾土石入穴中號哭甚慘已  
而聲絕矣六月左宗棠檄諸軍進勦河州癸酉奏略曰前清  
水縣張家川撫回李德昌自請赴河州論撫回目馬朵大馬  
古慈臣諭令聽其自投不可招致德昌行至洮河東岸馬朵  
大等遞呈求撫適聞河西用兵疑德昌結已得昌亦疑撫局  
有變忿懼而歸後探靈州平涼固原化平川等處安插陝甘  
各回皆安居耕墾始悟撫局終無可疑馬朵大馬占鼉等求  
撫之心益切但此時言撫固可省兵力而速戎機然以地勢  
言之河州西靈卽漢唐湟中故地爲歷代戰爭之場蘭州東  
西南三面皆界河州河州不靖蘭州不能解嚴以賊勢言之

卷五

評

元

紅杏山房

河回嗜利輕剽無事時尙出抄掠變亂十年來未受懲創更  
無畏忌此非創鉅痛深難望其帖服也見平涼慶陽涇州鞏  
昌秦州階州各屬已漸肅清賑撫耕墾善後諸務具有端緒  
雖中衛鹽固徽兩西禮等處時有游匪出沒其人馬多者不  
過數百少者數十而已倏隱倏見如蠱蠶善體殊費爬搔然  
固無能爲害現留黃鼎雷正縮魏光燾左日昇等軍自中衛  
至平涼扼要分駐其南路徽兩等處加復提督殷華廷馬隊  
護運緝匪更選地方官會各防營嚴密掩撲以淨根株而重  
後路據各路稟報浮橋渡船已辦芻糧運用粗備道路修治  
已平乃檄各將領會師進規河州傳先宗率所部由狄  
道進以其半渡渡河西修壘半駐洮東岸爲中路楊世俊張

仲春兩軍直取道南坪關進峽城爲左路劉明燈由馬監營  
進紅土窰由紅土窰進安定掃除零匪以扼康家崖之要徐  
文秀由靜甯繼之爲右路侯中路渡洮之師修壘畢左右  
兩路乃渡洮繼進其岷州及洮州廳地居河州西南山徑叢  
雜以五營分駐兩城調土司楊元領番勇守隘口相機防勦  
統歸楊世俊調遣會甯安定皆接靖遠縣境當北竄之衝檄  
黃鼎分所部步隊入營益以桂錫楨馬隊三營歸徐占彪統  
領由中衛進靖遠南搜會甯安定游匪西顧蘭州臣侯諸路  
布置略定卽率親兵由隆德赴靜甯定安督勦俟河州大定  
乃圖西甯也維時雷正紹周紹濂黃鼎各率所部擊賊於苦  
水泉獲賊目李文虎楊天朝馬二楊耳環子復會軍進搗米  
包山賊巢楊世俊所部擊敗秦州渭源竄賊七月丁巳左宗  
棠由靜甯率輕騎取道會甯八月庚申馳抵安定接見統領  
後路軍徐文秀統領左路軍劉明燈詢商一切知渭源狄道  
克復後河州諸賊出掠必由洮河西岸三甲集渡康家崖然  
後分竄則安定爲賊踪出沒之衝而康家崖又其必由之要  
津也遂定議文秀軍由安定西北峽口以達站灘明燈軍由  
安定東南馬家河出關門口抵站灘與文秀合隊攻康家崖  
壬戌各營先發甲子文秀明燈由安定繼進令各分隊包掃  
而前驍賊銷歸康家崖然從聚賊之文秀行抵黃石坪詢得  
捷徑遂舍站灘逾馬寒山至下營子距康家崖僅二十里明  
燈由馬家河抵柳林溝遣總兵黃文藻等各領所部由三十

卷五 平定志 三 紅杏山房

里鋪沿洮河東岸前進參將嚴得益等由大營坪斜抄而前  
文秀率總兵鄧守南等由魏家河出賀家溝總兵沈玉遂率  
陳緒高等由大營坪出東溝合攻康家崖戊辰行距康家崖  
數里徑薄賊下堡賊出卡拒之文秀迎擊而陳緒高等已由  
東溝抄賊後矣堡中復出步賊來援文秀揮軍兜擊陣斬悍  
賊二百餘步賊敗入卡馬賊爭上船西渡官軍薄之溺斃無  
算卡賊憑牆放鎗并丁傷者數人軍士周麾而登立破其卡  
斃三百餘生禽賊目哈章布等五人徐返入大堡明燈軍出  
柳林溝遇馬賊數百追入新田鋪適殷德益等從大營坪橫  
截而出陣斬百餘人賊退入康家新崖及孫家堡明燈率馬  
步追入立破其兩堡斃賊二百餘餘賊併入康家大堡徐劉  
兩軍旣合卽下令圍康家大堡及各小堡分撥甫定堡中賊  
皆棄堡向洮河亂竄官軍分途逐之遂破其大小十餘莊斃  
賊約二千餘兩軍遂分據各堡立營俘賊稱賊首馬爾和哈  
龍麻皆斃康家橋在洮河東岸對岸十里爲三甲集三甲集  
正西爲太子寺迤西稍北爲大東鄉皆逆回麴集之所爲河  
州門戶已卯傅先宗楊世俊將所造船於狄道架浮橋辛巳  
橋成甲申先宗遣彭忠國四營渡洮營西坪世俊遣張仲春  
以宗岳四營營三汭河何建威以四營營陳家坪山頂皆在  
洮河西岸每官軍設洮營壘賊騎或數十百餘往來窺伺擊  
之卽走不戀戰也陳家坪營與三甲集賊巢爲近賊亦於黑  
山頭築四壘七卡以守之又築數壘於大坪山紅莊與黑山

卷五 平定志 三 紅杏山房

蓋遠慮高家集胭脂山亦皆築壘以防狄道官軍九月己亥賊分隊撲營擊斃其二百餘是夜四鼓賊復以千餘潛襲彭忠國營忠國知之設伏於營左右山溝又擊斃之乙巳先宗世俊會兵分三路進攻高家集沿路平其十餘卡賊皆望風潰師抵場家嶺西黑山頭出賊來援放天印擊走之乘勝破紅莊一營甲辰賊由柳家溝偷渡黃宏藻擊退之副將睦金城中礮死丙午破高家集八營遂進攻高家集大堡令步軍合圍而以馬隊遮援賊方拔毀堡外木柵參將廖嵩先登中礮死將士憤登立克大堡分兵平毀新集子塢平川吉家山各莊堡兩日計殺賊二千餘紅山各賊壘亦以次攻破庚戌參將楊其昌以步隊百餘迎護糧運途遇賊戰死癸丑楊世

卷五

甘肅通志

三

紅杏山房

俊所部攻克馬家集遂向草灘前進中途瞥見騎賊從西馳至即設伏截之禽賊二十餘而奪其馬餘賊驚覺而遁世俊率所部策馬疾追禽賊目馬五馬沅亮及其餘賊而還馬沅亮本名馬格力布在甯州充阿渾管回眾二千餘方先宗世俊之架橋渡洮也左宗棠議三甲集太子寺之師固不可緩然非先由狄道出師牽制賊勢令其備多力分是昧先其易者後其節目之義也且雨雪兼旬洮河消漲不時康家崖近岸洲渚縱橫其正流逼西岸邊家灣別家灣而下水深滅頂人馬難越康崖對岸山脚直插洮濱即達彼岸兵難展布賊又於岸邊掘濠伏匿其中開鎗抵拒我軍爭渡輒為中傷實非長策擬俟洮濠漸落再議築橋而請軍急欲赴戰於是徐

文秀劉明燈親赴狄道引船纜順濠而下駛過卯家灣賊壘鎗子中副將喻友才參將殷德益立死各營隔岸開礮乃將船纜護歸東岸於是左宗棠遣營務處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道員朱明亮領親兵兩哨往察形勢到康崖助勦已而文秀明燈以水勢稍退引船纜過河灘築壘賊大隊列河干文秀等發大礮斃賊無算轟切對岸礮臺賊眾紛竄軍士挽纜急進率以水深溜急不能渡而返徐文秀以船橋終不就請由狄道過浮橋從黑山頭橫搗三甲集左宗棠亦深慮之然以黑山賊壘林立官軍踰溝數里仰攻為難設師期稍援賊乘船薄東岸留防兵單亦非萬全因令暫輟此行遣王德榜朱明亮率親兵益以陳廣發等馬步由站灘間道過狄道浮

卷五

甘肅通志

四

王李新勇

橋趨八羊溝更調楊世俊宗岳數營以厚兵力遣傅先宗攻黑山頭以掣賊勢遣劉明燈預橋於柳林溝徐文秀預橋於康家崖見八羊溝師出則列隊東岸以待十月戊午王德榜等由狄道過浮橋楊世俊同進相與相度地勢見黑山頭賊壘高踞仰攻不便惟立壘於石鼓墩據賊之中左拂黑山右掃邊灣於勢為得壬戌五鼓王德榜楊世俊各分營乘昏霧上石鼓墩立兩壘壘成霧散賊以大隊撲壘以一隊踞山腰徐文秀隔岸見官軍已到石鼓墩即列隊焚橋以渡山腰之賊飛赴邊家灣助守王德榜揮隊截之石鼓墩之賊亦撤圍來援官軍分途縱擊朱明亮怒馬衝鋒手及三賊陶生林繼之高登玉等從石鼓墩壓下合攻邊家灣賊壘克之文秀明

燈麾軍急過西岸立三壘旋助殺賊甲子傳先宗由石鼓墩  
攻黑山各壘王德榜會徐文秀等圍攻卯家灣於是三甲集  
賊萬餘來援官軍戰敗之遂克卯家灣賊壘及三甲集附近  
村堡皆平之黑山頭賊緣山岡綿亘二十餘壘其西南接新  
路坡紅馬家賊巢傳先宗因遣王德勝設伏蓮花山邊新路  
坡等處援賊遣諸軍分三路進攻石鼓墩赴黑山之路爲賊  
掘斷又守以堅壘則但令石鼓兩壘作進攻之勢以綴其力  
布置定乘夜進發四鼓中前兩路抵賊壘銳攻兩時許何建  
威拔幟先登破其第一卡彭忠國朱運廣繼破左右兩卡天  
明各壘之賊悉銳來援先宗揮隊酣戰敖天印攀藤緣墩自  
山後壓下賊方驚愕先宗突陣殺賊賊四散奔潰各營風馳  
電掃黑山頭表延數十里大小賊壘盡平陣斬五百餘賊新  
路坡之賊聞黑山礮聲由蓮花池後擁至王德勝擊之禽斬  
亦多楊世俊攻克胭脂三川油油溝三賊壘殺賊三百餘乙  
丑傳先宗留彭忠國四營分駐黑山要隘而自率所部緣黑  
山後嶺上三甲集南山巔立營隨將三甲集以西村寨掃蕩  
無遺是時王德榜駐黑山迤南三甲集前傳先宗駐三甲集  
後相犄角徐文秀劉明燈於康崖置浮橋丙子王德榜率馬  
隊越山南下與各軍會攻三甲集逆首馬占鼉喉黨登牆防  
禦相持半日我軍冒險周麾而登馬占鼉奪門向八甲口遁  
各軍遂分攻康家陽挂大小堡卡十餘所破之共斃賊二千  
餘丁卯徐文秀移駐三甲集餘分扼要隘己巳各軍攻克張

卷五 平亂志 五 五 五

家坪堡及大貝坪甘坪張家灣各堡斃賊千餘庚午劉明燈  
朱明亮攻破鮑家莊大坪等堡辛未會勦大東鄉口前隊甫  
至守賊已望風靡驅殺入谷見山溝紛錯恐有伏賊留敖天  
印尤成章駐谷口備援應各軍銜尾銳進搜殺二十餘里毀  
其數卡至陰窪泉伏賊環出王德榜等下馬督戰回目于海  
朝祖臂陷陣沈玉遂手及之士氣益奮敖天印聞礮聲急分  
隊從谷口衝入兩隊遙合賊不支遁踞山脊官軍收隊還壬  
申攻破紅莊賊壘是時劉明燈攻破包家嘴賊堡遂會攻太  
平堡克之明燈以包家嘴爲大東鄉後路要隘留營駐之狄  
道河州夙爲回藪土著漢民不過十之三類多爲回所役使  
謂之從教戶其稍強者不甘從教而勢力不敵往往失業爲  
匪遊掠四方所謂黑頭勇丁者是也又一種撒拉回民居河  
洮西甯之間別爲風氣亦掠剽爲業不受官司約束與河湟  
諸回相勾結承平時燕齊皖豫響馬劇盜多出其中此固不  
獨甘肅應除之賊也左宗棠到安定諸回自上書求降而於  
繳馬械求安插獨不及知其賊心固未死也遂令諸軍進勦  
令遞奪要隘斬馘萬餘足寒賊膽失惟賊之眷屬死黨盡聚  
大東鄉其地在三甲集太子寺北周百餘里山巒層疊徑途  
狹隘賊又以重啖撒拉回使助拒官軍勝算匪易操也左宗  
棠乃密遣傳先宗楊世俊先攻七甲集各壘卡直搗太子寺  
留兵守之乃回攻大東鄉與諸軍分道並進耳是時賊雖屢  
敗凶餒尤張喉撒拉於董家山謝家坪築壘抗拒於紅莊一

卷五 平亂志 甘肅下 五 五 五

路增築堅壘更分諸各營乞撫獻良馬二十二匹蓋為緩師計也諸軍令悉繳馬匹鎗礮許為轉請逆首馬悟真仍藉詞支展十一月壬辰王德榜等率四營進駐李家臺白嘴莊馬占釐領其黨夥及撒拉遁歸牟尼溝老巢已亥王德榜進駐上七甲集大東鄉接賊紛至徐文秀等攻敗之斃賊千餘於是七甲集之賊併入謝家坪癸卯傅先宗攻紅莊大堡朱運廣由堡後躍躍而上及賊目周七十遂進克果園各堡隋官許德義等四員戰死徐文秀攻克八戶掌賊壘鄧守南先登沈王遂破其後壘王德榜攻克宋家坪二壘四卡過趙家溝康家坪平之楊世俊張仲春攻小陳家坪馬家坪亦克之於是王德榜徐文秀會攻謝家坪賊東壘走楊世俊列隊

卷五

平亂志

毛

紅杏山

平川過太子寺之援朱明亮攻董家山參將廖福景攻破山腰一卡將攻次卡鎗子貫腦死將弁憤攻立破其卡斃賊甚多然董家山地險賊眾驟難下也是日各軍共破五十餘堡壘而殺賊不過數百蓋賊徑途既熟而攀巖越澗又其長技故耳於是左宗棠遣陳澍親往視師且規進取壬子傅先宗進駐米家坪賊悉銳來爭官軍刀阻之甲寅劉明燈列陣川中傅先宗揚世俊徐文秀三路並登賊踞半山拒之官軍前隊糜戰後隊築營自辰至午世俊營朱定山成三壘徐文秀營董家山成五壘前隊且戰且前賊敗走躡追之遂奪陳家山楊家山等賊卡斃賊數百復拔隊窮追賊相率翻山竄走遂奪取董家山一路賊壘徐文秀分營駐各大壘於是大東

鄉及太子寺路徑疏通矣十二月傅先宗進攻新路坡克之戊午楊世俊駐四厚子徐文秀分兵衛築世俊累日滾營前進文秀等皆列陣衛之馬占釐自敗遁老巢後復糾悍黨及撒拉循化各回麴聚太子寺環太子寺掘濠壘卡林立北與石納收潘家火紅等回堡相犄角壬戌楊世俊等分路撲之糜戰四時奪其長濠及山頭一壘即移營據之癸亥陳澍徐文秀等分隊攻太子寺北火紅莊等堡山高徑仄不能列隊賊百交下相持數時撤隊還丁卯傅先宗乃由南山頂列陣直搗賊巢徐文秀率所部分兩路從東上甫及山腰悍賊萬餘蜂至世俊文秀麾軍迎敵賊死傷相繼一悍目騎馬持刀斷後勒羣賊返門屢卻屢前刀矛擊戛有聲如是者十餘

卷五

平亂志

毛

紅杏山

次世俊麾所部衝入賊陣斬之於馬下賊乃大敗墮巖中斃死者千餘官軍奪太子寺外濠賊復潛濠於寨外南由瓦房丹豆迨場馬池北由火兒混堡循河而下抵黑山之尾築壘六七十所以斷狄道糧運戊寅又乘夜於黨川北築二壘已卯楊世俊傅先宗擊之遊擊石補天先登拔其兩壘傅先宗遣李占椿據之賊旋來撲占椿憑壘堵禦中斃死兩壘復為賊據辛巳壬午賊以大隊攻營楊世俊督戰被兩劍猶力戰賊乃奔總兵楊全雄張得志遊擊陳有祥董金成都司洪明泰守備韓鳳鳴主簿楊興藻皆戰死生禽馬老五馬禿子米一麻木等十三人陣斬撒拉回日馬鄉老癸未賊由四山抄至楊世俊傅先宗分三路擊敗之戰死者都司王照益把

總陳佩麟甲申官軍攻克新路坡黨川鋪各賊壘

卷五 平回志 五 紅杏山房

平回志卷五終

平回志卷六

太湖志序

東湖楊毓秀子堅纂編

受業長陽張榮澤同校

侄楊存澤

蓬溪蓬萊山館刊

志廿肅四第六

十一年正月賊復於新路坡迤東官軍振威前左兩營開倫築三壘更據爛泥溝四莊一壘為犄角勢糧道復梗辛卯壬辰傅先宗等累日奮攻諸軍冒鎗礮拔木柵先宗振臂大呼自擁大旂先進哭為飛礮所中由右額貫膺立倒陣前癸巳陳湜遣徐文秀赴援會師爛泥溝克四莊一壘甲午楊世俊以傅部主將既沒乃商令各營退駐黨川鋪徐文秀適至即以所部親兵附駐漲勇中營丙申賊攻傅部振威前營及強勇中營徐文秀率所部擊敗之夜間賊復以全力攻撲傅部營官副將田大勝等相率棄壘潰文秀憤極率所部親兵傍壘列隊鏖戰逾時被矛刺三創力竭死總兵鄭守南李旂祥楊文林劉篤志副將盧才華王福昌參將吳明勝遊擊陳東海都司李相南張有小舒有貴均沒於陣壯士同殉者百四十四人弁丁百餘從重圍衝出繞狄道回營報知陳湜陳湜令董家山三甲集康家崖營壘嚴扼要隘左宗棠聞報立令王德榜接統傅先宗軍沈玉遂接統徐文秀所部後路及果勇各營調楊世俊所部張仲春駐黑山頭邊更令譚拔萃張

卷六 平回志 四 紅杏山房

福齊甘大有各營兼程赴安定聽調陳湜復遣沈玉遂等渡  
營進逼擇要立營時傳部放天印駐高家集堅守營壘斬逃  
者以徇潰卒乃止不奈楊世俊令所部扼狄道河橋斬逃者  
遣何建威駐蓮花山王德榜查點傳先宗所部各軍令王德  
勝駐高家集彭忠國駐太平山朱運廣駐虎半關均扼太子  
寺窺狄道之衝於是逆首馬占釐知官軍潰退復整各軍方  
增壘前進新調之軍絡繹奔赴度官軍之不可力抗也因遣  
回目馬俊等詣三甲集行營涕泣求撫陳湜遣使馳安行定  
營請示而令已撫回目馬壽清赴太子寺覬之左宗棠以爲  
賊於窮蹙之後忽稍得逞得逞之後復又投誠或有別故令  
陳湜姑許其速繳馬械暫緩進兵丙午馬壽清歸自太子寺  
具言各回目頂經立誓永無反覆遵諭盡繳馬械先是安插  
化平之陝回陳霖閻興春等爲窟踞西甯之陝回崔三禹得  
彥等求撫左宗棠卽遣陳霖等往西甯察辦未歸馬壽清回  
營并稱西甯回目馬承福等亦到太子寺云崔三禹得彥及  
馬占釐同求撫於西甯知府馬桂源近聞馬桂源已到蘭州  
無何桂源果隨馮邦棟自蘭州到安定行營求謁並領撫回  
陳霖閻興春前來所稱與馬承福告壽清者脗合且出占釐  
投誠稟詞意甚迫切蓋因其黨傷亡過多又聞各路回衆皆  
就撫番部亦聞風響應外援皆絕勢極窮蹙故也於是左宗  
棠以馮邦棟前爲化平撫回取信其西甯各回撫務悉委邦  
棟辦理馬占釐繳馬二千餘匹軍械五千餘具維時提督

卷六 平回志 甘肅四 紅杏山房

徐占彪率隊赴肅州防辛亥師至高臺遣步隊兩營一駐河  
西壩一駐清水以顧運道二月乙卯馬步三營逼駐距肅州  
三十里紅水壩成祿亦以兩營駐臨矣騎賊頻駛至紅水營  
二三里往來覬探甲子賊騎千餘撲營與官軍殊死鬥自辰  
至午官軍分三面結方陣以進賊始敗庚午賊至老鶴堡屯  
莊兵至賊遁躡追及城賊出戰官軍復敗之謀報逆首馬  
四議糾死黨爲背城之戰徐占彪卽輕騎率隊馳赴前敵乙  
亥遣步隊四營分伏距城十里亂石墩樹林中遣右營馬隊  
列其東南防援賊自率馬隊導以以鄉團會署安肅道何元  
善自南河抵東關濠外誘敵賊啓東南兩門出紅白旗馬步  
逐前迎拒步賊趨伏濠旁渠內占彪且戰且退賊追至亂古  
墩伏兵分路突起與占彪軍夾擊賊反奔及濠遂恐險死拒  
官軍殺斃悍賊甚衆城中復出藍紅花旗賊三路來援官軍  
躍渠直進鎗礮刀矛雜出斃賊多被其外圍馬四遂親領黃  
旗隊由東南兩門來援何元善令將士發開花礮轟之人馬  
紛倒馬四以坐騎傷斃墮地營官徐春光驟馬就禽之忽右  
膊中飛子馬四乘間逸官軍及鄉團爭先掩殺賊大敗回城  
陝回馬長順以馬隊千餘由南山往來衝突占彪與成祿所  
部副部統明春肅州鎮王子龍又擊敗之賊趨入城官軍追  
抵關廂賊急抽浮橋閉門死拒是役斃賊實六七百傷者約  
千餘馬長順先擬赴西甯求撫至是悔未先往羣相誦厲焉  
官弁死者都司賀洪山千總蔡樹海周開基把總童德雲

卷六 平回志 甘肅四 紅杏山房



潘文揚黃迎春張萬發外委魏洪啟周廷貴王興泰吳西劉厚基部游擊劉秀淮赴定邊行至安邊三里灘遇賊四馬陷陳累殲數賊被矛刺死四月乙卯雷正綽部副將趙聯科追賊於長峪河賊反門聯科左手受刃創四指皆墮千總周保泰戰死是時階成一路上匪游勇斬滅未盡諸防營探蹤離勦禽獲頗多戰死者副將朱桂傑參將陳華彩游擊秦正明守備梁宗亮馮憲章千總劉啓運鄧荔春李高魁劉立志楊樹恩把總李明道知縣李舒萼縣丞郭怡副將孫萬榮馬四受創後日在城外及北崖頭塔爾灣等處增設堅卡爲負隅計五月甲申朔桂錫棧率馬部疾抵城下城卡各出賊迎拒錫棧擊之賊敗入卡麾軍逼攻遂破其大卡乙酉桂錫棧以一營預伏十里礮自率馬隊於肅城東南角往來馳騁賊由東關突出馬步千餘人官軍戰且走誘進十里墩伏兵繞賊後錫棧回軍夾擊賊潰追斬百餘人俘賊稱馬四求援於西甯及關外各回族關外賊目魁頭老四領纏頭賊三千餘入城助守黃虎臣率隊偵之列軍河灘見城中花紅黑白各旗魚貫出知爲賊舊隊也繼出大黑旗三千餘則關外援賊也均排立城邊發鎗礮誘之不前虎臣繞北路奪牲畜數十頭而歸徐占彪以賊情狡詐必賺之遠出始可痛勦密令歸化營回勇私約馬四週期出隊許爲內應麾旗爲號辛丑占彪親率精銳乘夜潛出伏城南老馬堡賀明先以步隊兩營逼城而戰賊衆爭出官軍戰且退賊始前却忽亂占城上旗

卷六

甘肅四

紅存山房

幟麾轉遂大出錫棧自深林橫截而前賊見伏兵少分隊抵禦俄而歸化營迎頭猛擊徐占彪由老馬堡分三路徑衝賊隊賊尸枕藉遂分隊一趨城關一奔朱家堡占彪麾軍攻堡城賊馳援占彪縱擊之賊敗退是役斃賊數百所奪馬械稱是遂以黃虎臣兩營移駐三仙洞距賊僅八里馮邦棟到礮伯後馬永福率西甯味喇講西馬營各回目求撫呈繳馬匹餘繳各數百稱陝回馬得彥白彥虎崔三等皆踞大小南川尙未就撫遷集慮其反噬不得不各留馬械以防之俟陝回事下當盡繳不敢藏匿自陝回惟崔三等求撫情切馬白等自知稔惡有年疑畏殊甚撫回陳森等亦稱馬白等私議如官軍速進當竄蜀漢崔三不能制也賊目畢大才等由大通赴肅州之援馬白崔三賊仍踞大小南川近又遣人詣邦棟求撫繳馬械各數十藉以緩官軍之攻耳左宗棠令邦棟姑諭以悉繳馬械勿遽絕之令馬永福馬占鼈將陝回去路遮絕遣何作霖由康家崖拔營前赴碾伯駐防遣劉錦棠率隊由平涼進宗棠以爲陝回家口均在大小南川師指西甯攻所必救畢大才等或當回援老巢官軍力戰破之然後分別勦撫可速戎機也馬占鼈馬朵大等先後共繳馬匹四千有奇鎗矛萬四千有奇具結無有隱匿存留方馬永瑞等之赴安定投誠也左宗棠宣布

卷六

甘肅四

紅存山房



策以爲辦撫之道以編審戶口爲要編審戶口以徙客回安土同爲要河州壤地五六百里回多漢少雜以番衆變亂以來陝回多避居其中自陝境肅清金積掃蕩固原東西山相繼平定各處倡亂之回亦多寄擊其間以避誅戮此客回之應徙者也其本籍漢民爲河回裔制役使者有仇隙已深逃至岷洮狄道入伍充勇而親屬仍留河州者宜分別拔出以免弊端此本境漢民之應徙者也其外來漢民有陝回裔之同窠河境者有被河回裹脅以爲義子而齒諸奴僕者悉令交出護送回籍以別種類而資完聚此外來漢民之應徙者也撫事已定乃分別圖之願謀遷徙必先定安插之地安插之地漢回各有攸宜漢民安插狄道金縣安定會甯一路凡近城駟漢民聚積之處也回民則近城駟非所宜近漢莊非所宜並聚一處非所宜又此次回民隸籍有陝甘之異當其併力抗

卷六

平回志

紅杏山房

命固無分彼此也一旦就撫爲齊民則甫被新恩旋尋舊怨不但陝回甘回氣類攸分卽陝回與陝回甘回與甘回亦有不能併域而居者渙其羣孤其勢計之得也乃預令安定會甯平涼隆德靜甯各牧令覓水草不乏川原相間荒絕無主之地以便安置委員分途履勘度其地之廣狹而分別遷徙之計分置漢回民共十一區綜男女三千餘皆按口給賑糧農器俾資耕墾安插既定署置官司丙申潘勅蘇到河州知府任米聯壁到太子寺州判任丁未沈玉遂到河州總鎮任

卷六

平回志

紅杏山房

沿途漢回列案焚香迎送絡繹馬占鼇馬朵大馬永瑞及回自河渾感跪道旁膜拜感泣並納糧百萬斤備軍食仍分置各防營於城內外及各要隘惟州西北二百餘里循化同知所轄番回雜處毘接西甯卽前史所稱吐谷渾地今爲撒拉回巢地險民悍久爲甘肅邊患官司不能履任遂以化外置之茲因河州撫定撒拉各回亦赴軍前求撫陳湜調知首逆狗齒牙卽楊繼芳馬彥濤馬驛子等敗後窠匿河州境密諭馬占鼇掩捕陸續獲解先後伏誅甘南地當隴蜀之交深山密箐土匪時官軍不在輒肆擾掠雖賊數無多兩省不得解嚴者已非一日自河回就撫賊失其巢防營追捕靡勦奔馳往復於二千餘里之間殄滅殆盡而北路自甯州鹽茶至蘭州亦無成隊之賊矣庚戌徐占彪夜赴塔爾灣率所部分爲千隊合攻一堡賊未備官軍乘間躍入立破數卡徑薄堡牆賊奪門四竄自寅至巳攻克四堡壬子墩卡塔爾堡之賊出紅白旗來接馬隊擊卻之遂閉堡不出徐占彪就地爲營是夜復分隊襲破附近六墩堡其焚堡自窠者十餘堡癸丑各圍丁分道刈麥以馬隊由三仙洞往來游駛爲疑兵仍分軍空輪攻塔爾堡晝夜不絕六月甲寅朔陳春萬攻克東大堡學東焚堡夜遁者蓋十餘堡乙卯占彪進駐黃草壩督攻塔爾堡益急是夜軍功回且盡明泰先登守備徐春先繼之遂克塔爾堡守堡賊鮮得免者獲千斤大礮內辰徐春先攻克文殊山前二堡其餘七堡皆夜遁丁巳各營分攻黃草壩三

堡未下戊午占彪繞堡東築營絕其糧道累破數墩賊開堡  
蓋逃斬賊無算遂乘勝克其三十餘堡於是肅城西南墩堡  
百餘皆平諸軍進駐沙子壩距城三里己未大南門出賊衆  
五六千皆衣白衣抹白巾上貼黃紙前作雁行分兩路斜  
山中排方陣後列散隊蓋賊中所謂喪門陣也既成列牽一  
婦人一狗斬於陣前以厭勝之遂狂譟齊撲占彪令各軍勿  
動賊前隊盡過中隊已薄陣前中軍鼓聲起各營奮力衝出  
賊死門參將蕭蘭玉以開花礮轟擊桂錫楨率馬隊徑穿  
賊陣賊隊大亂占彪軍乘之尸橫遍野直追至城下收隊馬  
四弟馬六元帥額中礮子方賊之中隊薄官軍也時方晴明  
將弁皆按隊挺刃以待忽迅雷從西北起黑雲飛壓賊陣覆  
雨逆作各營聞鼓聲奮躍衝陣賊方驚悸繩藥盡濕官軍所  
用洋鎗不畏風雨人人皆喜得神助故所向披靡乙未夜占  
彪襲奪南門三里許賊築新堡卽移營駐之戊戌夜攻克香  
莊廟大堡斃賊數百千總孫三級手斬千長馬建功勇丁牛  
金勝生禽阿渾張景福於是馬四復哀詞未撫占彪諭以且  
再決數戰徐議之庚子攻克城南枯樹三堡六墩遂移營駐  
之夜間襲破雷臺廟東大墩丁丑馬四請退兵十里願獻城  
自贖占彪不許攻孫家堡益急復於堡南北立營卡斷其運  
糧汲水之路戊寅各營備攻具填壕薄堡賊棄堡奔迨殺  
極多營移駐其堡於是肅城東西南三面賊壘皆平惟北崖  
頭慶壘尙爲賊據七月辛丑復率隊攻克之焚其積麥近城

卷六 平同誌 二 紅杏山房

賊學皆平肅州城外皆沃壤又值雨澤優霑禾稼豐茂占彪  
率官軍獲稻調團民收束之旬日得糧數千石南城外劉家  
空堡復爲賊踞約千餘人宋家堡北舊有三墩城賊二千餘  
援前墩陳萬春擊卻之回軍圍墩賊棄墩而逸賊復援中後  
二墩黃祖福等禦之占彪揮軍攻克中墩守備孫三級殺賊  
十餘身受七創力竭死是夜藍明泰復襲破後墩守賊鮮有  
脫者官軍皆移駐之是後旬日之間賊出城刈稻官軍伺而  
邀擊之悉有斬獲八月癸丑分所部環城爲營自西而南而  
東惟北門未合圍焉馮邦棟之往撫西甯也谷令回繳馬械  
其客回崔白等則藉故遲延土回則以客回擾害不能不稍  
留馬械以備抵禦左宗棠乃令暫緩呈繳先將存留馬械造  
冊申賣俟客回事定再繳更遣劉錦棠何作霖率各營前進  
錦棠等行次碾伯己未土回回自續繳馬械到營馬疲械鈍  
多不適用仍自稱限半月全繳蓋欲緩師以待其收穫也錦  
棠乃示諭土回安堵無恐以便直搗陝回巢穴留龍錫慶駐  
七里鋪親率馬步進駐平戎關逼近陝回所居之大小南川  
復分兵駐馬營灣及三十里鋪與小峽口毘接察沿途土回  
堡寨僅留壯丁待收穫餘皆潛逃錦棠知其有異仍令所部  
無犯秋毫無致藉口壬戌余虎恩率隊至峽口周覽地勢堡  
中出馬步百餘放鎗官軍舉鎗擊之賊遁甲子馬營灣各營  
見馬步賊千餘由山頂繞至檢柴溝錦棠率諸軍擊敗之於  
是各營累日有賊攻撲乙丑戰峽口南北兩山庚午賊高圍

卷六 平同誌 九 紅杏山房

壬申戰高家堡，甲戌復戰馬營峽口，高家堡即白彥虎行巢也。土回與容回仍聯絡一氣，每戰則彌山塞谷，四出繞我累日。官軍皆歷重險，以苦戰獲奇捷。先後斃賊千數百，署西甯知府馬桂源者，本循化回民，捐候選同知。前西甯辦事大臣玉通力不能制回，遂主撫議，委桂源署西甯知府。又以桂源兄本源署鎮標游擊，代理西甯鎮篆務。其時回目馬朵三狡黠異常，既以撫局愚官復狹官，以鈴制漢民，凌虐殘殺無所不至。漢民爭訟於玉通，玉通無如何也。馬朵三既死，馬承福代充回目，甚謹。原官軍勦河州時，請桂源赴安定行營求撫，及劉錦棠進勦陝回，而土回復與陝回合謀據撫回閭興春等云。馬桂源在西甯府東關，密與禹得彥、白彥虎、崔三等議抗官軍，復調各土回助亂。馬本源自稱統領河湟陝兵馬大元帥，桂源復往關外調集土回，盡領城中回兵回民以出。日不返，西甯城內漢民遂閉城拒守，請西甯道郭襄之及縣令主辦城防，不納。桂源入城，見城中回民不過數十戶，馬承福在城中無憂內變，惟承福子馬三哇、回中所稱海裡飛者四出勾煽，承福不能制，亦不令入城也。九月，劉錦棠勦賊大捷，先後斃賊二千餘，白彥虎中礮子，桂源之弟楨源在小峽抗官軍，亦中礮洞右肋，丁亥，攻克觀音堂賊壘。庚子，左宗棠奏請駐甯夏提督張曜移駐花馬池，而以原駐花馬池譚拔萃、老湘三營赴西甯助勦。是時徐占鰲圍攻肅城，兩月中賊不時撲營，湖濠占鰲隨機應變，大小數十戰，殺獲甚多，副將

卷六

甘肅四志

十一

紅杏山房

吳占勝陣斬賊目馬朵元帥而舉其旗，兵少圍不能食，左宗棠奏調金順及陶生林軍往助之。十一月，西甯土回冷福與馬福壽等及陝回崔三等皆歿，營投誠，請繳馬械。西甯城內回民前隨馬桂源兄弟通巴燕戎格者，劉錦棠遣馬承福往招之，前後逃歸三千餘，尙絡繹於道，未絕也。桂源以夥黨既離，乃赴劉明燈，自陳爲西北川回民所誤，蓋預爲逃罪地也。西甯回目既矢志輸誠，人心漸定，惟大通縣向陽堡回目馬進祿下亂，泉韓起壽、本馬桂源腹心，大通營都司馬壽尤爲狡黠。劉錦棠遣總兵胡萬亨、赴大通督收所繳賑糧，始甚踴躍，而馬桂源自巴燕戎格遣人暗結馬壽等，糾黨戕害領賑難民數十人，於是撫回崔偉、舉大木禹中海等，願勦賊自效。錦棠遣總兵譚慎典率數十騎督同前進，十二月己巳，肅州賊以三千餘攻王子龍營，徐占鰲率各營擊敗之，癸酉占彪發地雷轟破城西賊堡，禽斬三四百人，陣斬偽千長馬文成。寅金順軍至肅州城北，駐北崖頭。十二年正月壬午，陶生林等軍馬步五營抵肅州，甲申劉錦棠進兵攻向陽堡，賊賊敗入堡，吳隆海等焚其堡門而入，各軍攀堞齊登，巷戰之賊千餘悉駢誅之。越牆走者，尙三四百人，熊隆名等追殺淨盡。堡中賊皆遁入二小堡，董福祥立砲其一堡，其一堡方將圍攻，礮聲頂上賊呼號乞命，稱爲賊目所殺，請緩攻，盡縛賊目以獻，問賊日姓名，則馬壽、馬進祿、韓起壽悉在其中，遂縛獻首從四十餘人，捉馬進祿、韓起壽、韓起壽磔。

卷六

甘肅四志

十二

紅杏山房

死陣前。餘賊概予駢誅。留馬壽不誅。令報縣城各回勒限出。賊並縛獻為亂者。始免勦洗。撫回馬福壽復於賊中指與馬桂源兄弟交通者三十餘人。悉訊明斬決。餘衆概免。於是各回聞風畏懼。槍額哀鳴。願繳馬械。獻賊首。錦棠皆誠心撫納之。左宗棠以為西甯地勢遼闊。向為回番窟穴。山嶺複沓。西北通關外。西南接青海西藏。四十餘年等於絕域。聲教不行。若操之過蹙。必自人人致危。正宜宣示恩信。堅良回就撫之心。迨安撫漸多。來投者亦請速誅。反側自明。心迹而後因而用之。庶收以回攻回之效。此次錦棠所辦。賊目無一漏網。恩信無渝。聲威更暢。俾誠心就撫者。知賊挾詐來投者。知其餘勦撫機宜。稱允協也。錦棠軍戰死者。提督朱南英。陳鳳源。總兵李福星。張大興。謝東元。王聯升。副將王泰春。顧濟勝。易恆升。周忠久。游擊黃豐泰。成海清。彭傳陞。楊丕志。都司吳得勝。劉漢成。劉正開。守備吳福承。許得勝。謝春和。黃玉泉。余祥麟。雷春秀。陳鳳林。周肇堂。王昇祥。千總武載。喜。曹福魁。楊遠俊。余吉祥。胡瑞成。戴桂林。黃楚湘。把總傅長清。陳德友。邱清發。陳昆志。潘輔池。陳金順。陳大順。高占魁。秦滿才。姚喜。庠。戴樹森。王破和。陳義堂。鄧東山。陶德勝。軍功高發揚。何吉祥。彭楚桂。宋文彬。李有福。陳桂堂。同知張恆丹。附生吳光燕。丁亥劉錦堂。進規大通。留六營。擇要駐守。而自整隊進。戊子。撫回冷復翼。馬福壽由通城馳至。稱城關衆回約三千餘。惟馬壽之黨仍誓死抗拒。餘皆畏懼。兵威。錦棠遣遊擊董福祥守向

卷六

甘肅通志

七 新杏山房

陽堡。總率各營。縛馬壽以行。甫至城。踞城之賊。礮石雨下。鎗聲揮軍環攻。令治復興等繞城呼曰。獻城迎降者免死。禽賊者重賞。俄而回衆數百。開西門爭出。羅拜馬前。錦棠整隊入城。賊族衆下城。巷戰。各營乘勢躍上。立克縣城。錦棠下令。撫諭降衆。使導官軍搜賊。日獲二百餘人。斬之分。遣各營屯城關。城內漢民舊稱三千餘。馬壽自小俠。敗歸。飛於丁壯。僅存老弱婦女六百餘。口號哭之聲。慘不忍聞。錦棠提馬壽磔之。於甯漢民爭摘其心肝。啖之。立盡。遂禽其死黨馬長忠等百八十餘。駢戮之。河東西及近城。回首踵營。納款。盡繳馬械。獻匪黨。求免勦。西甯道郭襄之。委黃仁治甯大通縣。案。錦棠令其遷城。關回民於河東西。另招城北。迤布馬。厥利順。張家寺。各漢堡。難民實之。於是人心大定。錦棠率隊旋西甯。陝回在西甯者二萬有奇。崔偉禹得彥。畢大才等。傾心向化。錦棠簡其精壯。立為旌善馬隊。向陽堡之役。助勦尤力。惟白彥虎黨最狡黠。偽詞求撫。不繳馬械。錦棠時在大通。遣治復興率隊駐水碛。截之。甲午乙未兩戰。皆捷。丙申。深追。遇伏。所部亡失甚多。復興被賊生禽。不屈死之。白彥虎率其眷黨二千餘。走永安南山草灘。錦棠以方徙陝回。不遑追截。乃遣隊解送。各回赴平涼。秦安。清水等縣。擇地安插。一如化平故事。丁酉。肅城賊以馬步三四千出北稍門。撲營。金軍徐軍及陶生林等勦賊。敗退。城下徐占彪以鎗礮轟擊。礮聲不震。軍中正詫異。忽見賊殺二婦。女人倒豎陣前。似為妖術。賊勝者占彪累發

卷六

甘肅通志

七 新杏山房

二十餘礮轟塌其新築北門河灘堡牆賊竄出數百官軍圍殺之幾盡惟時馬本源兄弟踞巴燕戎格持兩端左宗棠遣陳湜沈玉遂率河州各營往勦令馬占龍馬永瑞等率所部爲之前驅檄劉明燈赦天印扼米拉各要隘以杜竄越已酉沈玉遂等馳至戎城賊已西竄追獲賊眷及其姻黨二月庚戌劉明燈率所部由米拉來會分駐賊關累日大雪迷漫知賊未遠颺明燈玉遂遣回勇楊生魁等八賊中諭以有從固治之意回衆爭繳馬械乞撫桂源兄弟見人心已離懼甚陰遣求救於馬占龍占龍令盡繳馬械齊赴城外乞撫遂馳告玉遂密遣馬步環伏東山要隘比賊至遂俯首就縛陳湜赴巴燕戎廳先提其死黨馬主麻海一什等三十餘人斬之下

卷六 甘肅四志 十四 紅杏山房

馬桂源馬本源馬楨源於獄勒限五工撤拉各頭目悉繳馬械遣各營扼駐要隘俟辦理循化就緒乃班師先遣兩營解送桂源兄弟眷口赴省訊辦馬本源桂源皆凌遲處死楨源斬決庚午夜徐占彪襲攻肅州城外禮拜寺克之寺中賊無贖者遣黃虎臣以副營三哨駐之死事之弁參將張集昌千總宋金勝王高陞溫寒清王盛玉楊慶雲蔡德曜把總李仁利易有勝王恆順朱繼凱外委張茂林童占元是時陝回白彥虎自西甯竄扁都口關門等處楊世俊遣馬隊截之於口外賊敗走洪水山丹復追至東樂由甘州北竄世俊合楊占龍軍擊之敗奔撫彝至高臺徐占彪慮後路運道梗塞亦遣衛生林等馳至賊知前途有備折而西肅州之賊聞徐軍分隊出遂出隊圍攻官軍壘占彪先已設伏賊至擊敗入城白彥虎遂竄至毛目擬先將眷屬安置毛目北山內親率大隊赴肅應城賊之援遂攻毛目城王申陶生林與金順所遣馬隊自肅馳至立解城圍乙亥賊竄金塔之牛頭灣楊世俊軍出其前截擊之三月甲申白賊大隊携眷屬竄塔爾灣乙酉肅城出賊二千餘撲官軍長濠徐占彪商調各軍濠濠抵禦白賊馬步三四千分五隊由塔爾灣撲官軍營徐占彪金順會勦賊大敗占彪麾軍追殺十餘里奪白賊旗幟大小二十餘殲賊四百餘奪馬百餘肅城賊見白賊大敗始入城丁亥謀報賊於夜間來撲長濠徐占彪議莫如先乘其虛擊之三更令各營嚴守長濠率隊由小路直搗塔爾灣而賊已由大路赴援肅城矣遂立破其堡賊走南山官軍追十餘里斃賊四百時辰賊已抵城南南門出賊千餘夾攻長濠各營迎敵正相持賊中隊伍自亂皆勒馬反奔蓋聞塔爾灣已破急願巢穴也適占彪等追賊收隊行至距塔爾灣十餘里見援賊回奔肅州總兵王子龍提督李登策都司劉芳海千總李道修等遽策馬衝入賊陣各手及數賊中鎗死占彪令各營整隊繼進陣斬二百餘適金順亦率隊會勦賊紛紛潰竄庚寅賊走關外大罕灘黑山峽等處留桂錫楨馮桂增兩營駐關防堵陳湜既克巴燕戎格傳令城鄉呈繳馬械許其自新數日內繳到又子鎗二千支馬三千四百匹巴燕戎界接循化地分入工替撤拉回族惟青科一莊卡勒岡工五

卷六 甘肅四志 五 紅杏山房

十壯號稱悍獷不繳馬械陳湜皆分別勒撫誅其匪目馬一  
麻等五十六人而撫其馴順者攻卡勒時總兵劉厚福遇伏  
中鎗死卡勒東爲甘都工隔河爲循化上四工地上四工素  
懷反側暗煽甘都中匪挾良回以拒官軍其下四工則願勦  
賊自効甲午上四工回衆來攻沈玉遂等列隊擊之賊大敗  
乙未至庚子劉錦棠遣何作霖率湘軍四營及崔偉馬隊三  
百到戎助勦餘莊餘回哀懇免勦願縛獻醜類當繳父鎗刀  
矛各千五百陳湜遂駐甘都工河岸俟事畢渡河赴循化辦  
理撤差一種生性獷野見時即習父子鎗技最精練平時較  
獵能於百步外取飛鳥百不失一所居依山瀕河地勢險阻  
乾隆時檄調隨征金川及石峯堡官軍倚爲先鋒其後不勝  
擾邊官軍進勦率於巴燕循化界上耀兵而還官軍去則殺  
掠如故蓋爲隴省邊患者近百年今乃一受懲創也四月甲  
寅巴燕戎旣定陳湜留數營駐甘都親率各軍成列以濟先  
遣馬占鼇馬永瑞率左右兩旂登岸而壘各軍分駐循化城  
內外方渡河時自河岸至城居民扶攜老幼焚香跪迎者相  
屬於道入城見民房官廨皆荒廢城堞多圯當遣各營修城  
垣回日鄉約及老民扶杖求見皆伏地涕泣號呼乞恩陳湜  
曉以大義令亟縛獻逆目呈繳馬械輸送軍糧毀平各莊礮  
臺礮樓賠修衙署廟宇有一違者卽予勦辦諸回聞命咸激  
叩頭不兩旬上四工縛送悍目馬八十沈五十七等二十餘  
人下四工亦解到數賊駢戮以徇綜計回三千八先後繳鎗

卷六 甘肅通志

七 紅杏山房

四千餘大礮十六凡彼中所稱金花銀花裝飾珊瑚松綠極  
精利各鎗一概呈繳惟番民以逐獵爲業熟番槍械令交千  
戶長百戶長收管其生番逐水草居者聽留以防猛獸護牛  
羊彼處恃地險鎗利不習馬戰僅繳馬二三百匹累日輸送  
軍糧男婦荷戴絡繹不絕駐循十四營皆有餘糧矣遍勘各  
莊礮臺礮樓皆已平毀其沈家韓巴兩堡礮臺明代所築亦  
皆廢之復繳賠修城廨廟宇銀萬二千九百兩陳湜令代理  
循化廳同知汪聲元經收辦理事定陳湜遣何作霖及崔偉  
兩軍回西甯令循城文武到任視事乃合規巴燕戎循化地  
勢分營扼要使與西甯碾伯河州聲息相通遂率親軍回蘭  
州左宗棠令地方有司招徠賑撫清釐地畝行保甲建義學  
及舉辦一切善後事宜冀得長治久安永紓邊患焉肅城外  
禮拜寺乃由塔爾灣出嘉峪關路也賊以官軍奪據其竄路  
力爭之以三千人圍攻戰敗退駐城邊廢牆內據牆爲營外  
據深濠又於濠內築牆憑牆放鎗礮牆內潛開地道徐占彪  
亦於禮拜寺四面浚濠截之復於寺西長濠內築礮臺移後  
膛礮擊賊壘相持四晝夜官軍迭爲戰守賊猶苦抗亦於西  
南築礮臺斷禮拜寺出入之路占彪開後膛礮轟倒之臺上  
賊盡斃賊復乘夜撲官軍長濠官軍發後膛礮四十餘響賊  
始敗入濠溝復相持兩晝夜遂分竄北城官軍兩路夾擊仍  
入濠復由濠退入城遂累日閉城不出甲子城中逃出漢民  
兩賊見官軍合圍疑突圍逃命又爲奪口所累將擬殺督而

卷六 甘肅通志

七 紅杏山房

逃占彪以同性殘忍事或有之遣各營晝夜防守復就金慶元城宏勝兩營外重開長濠迤河灘誘賊出賊丁卯戊辰賊出戰皆敗還壬申金順移營近湖灘賊復出戰金順徐占彪楊世俊等軍環攻塵戰四時先後斃賊四百賊敗由南稍門入城五月丁亥宋慶遣所部提督蔣東才馬步六營抵肅迤東城築壘乙未復逼小北門築卡宋慶復遣總兵李寶林等五營繼進乙巳親赴肅州與金順徐占彪會勦丙午占彪於禮拜寺築礮臺置後膛礮位六月戊申發礮百十五響肅州城高三丈六尺厚三丈有奇礮子入土轟炸處象類蜂房而城未迸裂已酉復轟百五十礮城之圯者賊旋補之於是各營皆增修營卡築礮臺丙寅金順軍發開花礮轟塌城東北角三四丈擬麾軍上城而關城阻濠濠內泉眼冬夏不涸占所謂酒泉者也賊於濠頭築壘過水水深不可踰仍廢而返閏六月庚寅夜掘決壘頭濠水辛卯徐占彪遣各營運土石填濠壬辰乘賊懈占彪宋慶各選壯士越濠進攻占彪親率總兵李玉春參將方友升游擊武朝聘首先登城賊由北西蜂擁來撲皆頭裹白巾袒臂譁譟金宋兩軍蟻附而上遂克其東關賊遁入大城閉門拒守於是北稍門南稍門大南門皆出死黨夾擊官軍官軍皆擊之退宋慶駐東南角樓金軍駐東北角樓乙酉徐占彪督隊於中街築卡守禦城內出賊二千奪卡占彪督隊卷賊左股兩中鎗子皆洞賊首馬六元帥得振者關外著名悍賊是日左額中鎗子死辛丑左宗

卷六 平回志 甘肅四 大 紅杏山房

案遣副將賴長解後膛礮及開花礮子到營壬寅徐占彪合蜀軍於城南半里許築營卡二所癸卯賴長發大礮轟坍三珠大南門出賊二千餘奪卡方友升見賊入卡令騎兵下馬巷戰友升頸中飛子貫脊骨賊乘勢撲礮臺賴長令礮隊以洋鎗測準擊之斃悍賊十餘賊竄入城占彪仍令各營修卡守之此次戰死者守備王安邦楊世泰李春榮千總劉映富李占奎李長勝楊得貴李均貴曹國洪余占春張有貴熊玉山左宗棠以徐占彪被創未能親歷行陣又各郡縣善後事宜亦宜親往諮詢利病以期妥協七月乙丑自省城率隊赴肅州八月戊子抵肅州駐營城南兩里許己丑巡城關各軍約期會攻金順於城東北角掘地道備至期舉發徐占彪楊世俊各選壯士於城西南角塞賊壕備乘城庚寅馬四遣人乞撫請出關討賊贖罪宗棠不與批答惟勝諭城中回民老幼婦女免死其誠心求撫者准赴營聽遣馬四得勝諭匪不張貼壬辰城北角地雷發宋慶所部游擊張林麾軍冒鎗石登城中礮子死癸巳徐占彪楊世俊於城西南各掘地道乙未五鼓徐楊兩軍地雷並發世俊率壯士先登世俊持刀督戰甫上城礮子飛中世俊腦扶救歸營而死占彪仍督隊猛撲復戰死二十餘人礮傷者五百餘人城仍不下左宗棠商議賊據孤城援盡糧乏何憂不滅但仰攻徒損精銳不如仍修濠壘用後膛開花大礮向城轟擊增掘地道以困之時劉錦棠自西甯取道永安赴甘州候調左宗棠以前所撫定河

卷六 平回志 甘肅四 大 紅杏山房



遼番回本賊舊黨可籍以用奇乃令錦棠率湘軍及諸番回  
 來助勦九月乙卯錦棠軍至宗棠令駐營南門遂令陝甘撫  
 回崖偉法鏡泉等日馳馬城下大呼馬回及各賊目告曰汝  
 死期已至善自為謀庚申馬四親詣左宗棠大營泥首乞命  
 全順宋慶徐占彪劉錦棠皆在座當諭馬四汝罪不赦仍宜  
 繳馬械造土窖各回戶口清冊聽候審辦安插並令將各悍  
 目赴大營聽諭馬四皆唯唯聽命於是陸續款營呈繳鎗礮  
 刀矛二千有奇戰馬大半餓死或宰食充糧僅繳七十餘匹  
 於是點驗各回於附近廢堡安置拔出漢民男婦千一百餘  
 丙寅夜土回頭目金自明領賊眾數十由大北門竄出金順  
 督隊緝殲之金自明伏誅戊辰左宗棠令提逆首馬四馬承  
 福馬照馬金龍馬良臣朵阿渾等數其罪磔之中軍金順宋  
 慶徐占彪劉錦棠將各凶悍客回千五百七十三人悉數  
 誅城中土回除拔出老弱婦女九百餘人其壯丁五千四百  
 餘人夜中請軍入城縱火鎗礮予剌勦除淨盡肅州遂平其  
 老幼男女遞解蘭州設局留養俟擇地安插於是關內全境  
 肅清方議振旅出關以事西討云  
 論曰馬化澄始終為陝回乞撫用濟其陰謀復潛驅其眾使  
 抗官軍馬四能誘脅官吏攘權以自尊為回中之最譎者矣  
 然皆徒知守一堡一城以自固其於駕馭控制之方固未聞  
 也及其敗也皆面縛泥首歎軍門乞命抑亦勇夫重閉而無  
 雄才者歟然其時甘肅一省羣回蠢動渙散敗爛不可爬搔

原缺第二十一葉

前後督軍者舉不得其要領竊謂劉公松山之神勇如迅雷  
 下天雷者齋粉左文襄公之信義如太陽當空凌冰立釋縲  
 使無此二者互施交濟使羣回較然知所趨避而無少疑慮  
 則成功未必若是之速也編中多本奏牘而兼采雲閣氏之  
 書雲閣未詳何人其於蘭州肅州及關外事皆似目擊而痛  
 切言之者有足貽來者龜鑑焉故錄之

卷六 甘肅通志

紅杏山房



平回志卷七

東湖楊毓秀子堅纂編

受業

任楊存

蓬溪紅杏山

志新疆一第七

出嘉峪關外天山南北舊為準回二部皆占西域地也

其城則曰惠遠曰惠寧曰熙春曰綏定曰廣仁曰瞻德曰拱辰曰塔爾奇曰寧遠曰庫爾喀喇烏蘇曰塔爾巴哈臺皆在天山以北天山南路則為回部乾隆時其酋布拉敦霍集占

兄弟變亂大兵就平之其地分東西各四城西四城曰喀什噶爾曰葉爾羌曰英吉沙爾曰和闐東四城曰烏什曰阿克蘇曰庫車曰闐展其後又以東路哈密土魯番哈喇沙拉三城為回疆門戶設將軍參贊都統提鎮及辦事領隊諸大臣及侍衛司官有差其回部司事各官則曰伯克南北兩路皆統於伊犁將軍南諸城則節制於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所謂新疆也新疆定後乾隆二十五年烏什回戶作亂殺辦事大臣蘇成自二月至七月始平徙其老幼萬口戍伊犁道光時

布拉克之孫張格爾犯邊陷西四城七年長齡楊遇春勦平之禽張格爾於喀爾鐵蓋山同治元年陝回亂起有教首阿

渾安明者貧無業略識漢字以星祿卜筮游金積河湟間與

谷回目相識乘亂由西甯潛出關至烏垣寓參將索煥章家

假星卜煽誘羣回從者日眾煥章為前甘州提督索文子素

懷不軌得委明推為掌教傳演經典以師事之常以其言

烏魯木齊提督聶布冲布冲信之二年二人遂糾合各回謀

亂藏軍械於禮拜寺中人言洵洵而布冲莫之察也三年春

紅廟子滿城都統平某假防堵為名檄各州縣加征民糧

索知縣毛運吾以為加征恐失民心平大怒將坐以阻擾軍

機之罪運吾遂棄官去復加征至奇臺知縣恆顛亦不願

進化知州孔福應之於是平竟自遣主事舒額四筆帖式

厚等前往按畝勒征嚴刑催比而本州快役馬全官駱戶

八皆回民倚勢苛索民情愈不安有奇臺富戶住家耕種

饒田產租戶數百家征斂尤重聚眾籌議皆忿忿怨馬全等

入骨遂陰通木壘河漢民結團以抗苛征制回眾木壘河舊

有秦鞏游民內地流軍及本地租戶素與回械鬪結仇甚深

回民間之大懼時文武官署充役入伍者回居大半各訴其

卷七

平回志

二

紅杏山房

給布沖曰：回不為亂也，有戍卒朱姓者，得回謀叛實徵，以告布沖。布沖或於索賊反誣，朱以謠惑眾，誅之。未臨刑，大呼曰：「我死不足惜，獨惜百萬生靈盡死回手，從容受刑，觀者皆流泣。自是無敢以賊情告布沖者。」六月，索賊傾死黨十數人，潛伏提督廳事後，而自入內署。布沖方與客飲，索賊偽為報庫車軍情者，詢布沖曰：「有密事。」請暫出。布沖辭容出至煖閣，方欲問訊，索賊哭出，袖劍刺布沖透胸而死。遂呼眾入臥內，殺其家屬，奪印綬，取庫藏軍械。於是回眾悉歸其隊伍，遂傳令漢兵速降，不聽者殺之。城中大亂，遂奪踞漢城，而推安元帥為偽清眞王，偽號清眞，二千八百九十三年，封索賊為偽元帥，以其親信馬升為偽先鋒。時漢城內外商賈輻輳，貨賄

卷七 平回志 三 紅杏山房

豐盈，下令封市集，搜括財物，復招南山馬全等合兵進圍滿城。平都統莫知為計，惟閉門，日望援兵。自六月至八月，無一至者。城中兵多虛額，又皆老弱，未操練，促之出戰，甫交綏節，大敗死者五百餘。自後不敢復出，困守百餘日，城遂陷。索賊擄鎮道尹某將囚之，其母責之曰：「爾父官居一品，吾榮膺詰命，爾亦官三品，世受國恩，今乃作叛賊，執職官，罪當族矣。」索賊乃舍之。尹不堪凌虐，居二十餘日，仰藥自盡。其眷口四十餘，皆投井死。平都統聞賊入城，攜酒肴往迎，欲與講和，行至鼓樓，遇賊前隊，死於路。孔福於城破前一夕，偽為亂民，逃出賊山，是分竄東西，路凡阜康、吉木薩、哈密、古城、奇臺、綏來、昌吉等處，俱為攻

爾次第攻拔南諸城，其始不事劫殺，於漢官民商賈遇之甚厚，故纏頭樂附焉。北路伊犁戍遺者，平日多恃強驕橫，官常防備之，及回亂將兆，咸欲聚圍相保，苦為官禁，遂不備回。而回終懷猜疑，謀遙纏頭，將伊犁九城相繼陷沒，後復與纏頭相惡，索賊知之，遣黨數千往取伊犁，竟為纏頭所敗，而俄夷遂乘機入，先以兵二百試之，繼以雄師四百壓境，回與纏頭畏俄強，不敢出戰，因相率迎降。伊犁遂為俄人所踞，回之據烏城也，各營制兵皆閉門不出，甚至乘隙抄掠為民害，始有張和張興鄧某者，團練數千人，頻年與回戰，以不知兵，乏聲援，相繼敗亡，而徐學功獨以勇傑稱，學功者幼貧賤，十二歲時，遇人投刀矛技藝，至二十二歲，烏城陷，逃居鄉，結壯

卷七 平回志 四 紅杏山房

爾次第攻拔南諸城，其始不事劫殺，於漢官民商賈遇之甚厚，故纏頭樂附焉。北路伊犁戍遺者，平日多恃強驕橫，官常防備之，及回亂將兆，咸欲聚圍相保，苦為官禁，遂不備回。而回終懷猜疑，謀遙纏頭，將伊犁九城相繼陷沒，後復與纏頭相惡，索賊知之，遣黨數千往取伊犁，竟為纏頭所敗，而俄夷遂乘機入，先以兵二百試之，繼以雄師四百壓境，回與纏頭畏俄強，不敢出戰，因相率迎降。伊犁遂為俄人所踞，回之據烏城也，各營制兵皆閉門不出，甚至乘隙抄掠為民害，始有張和張興鄧某者，團練數千人，頻年與回戰，以不知兵，乏聲援，相繼敗亡，而徐學功獨以勇傑稱，學功者幼貧賤，十二歲時，遇人投刀矛技藝，至二十二歲，烏城陷，逃居鄉，結壯

士二十餘人，以劫掠回莊財物度日。回迫急，則入山避之。由是漢民避亂者接踵來附，積一二年，有衆千人。三四年後，老幼男女至數千人。數年以來，與回相持，無月不戰。所練馬隊，驍勇絕倫，每戰必衝入賊陣，捷剽利，賊鎗礮不及施。每收隊回寨，衣袴鞍韉，皆血淋漓，雖不善爲營壘，前後殺賊已一萬有奇。斃賊目數百，賊僞元帥馬太馬仲皆爲所殺。賊每聞學功至，無不膽落。時安集延尙在南諸城，聞學功名，遣使與學功講和，約同攻吐魯番，合圍八閩月。回賊詐降者再，烏垣賊來援者三，皆爲安夷所敗。城拔後，安夷縛回之精壯者，赴南諸城，同學功進攻烏城，抵距城四十里，賊傾巢出戰，爲學功馬隊衝敗，斃賊五六千。安夷亦斃賊萬餘，殺其僞元帥馬

官進逼烏垣，安明大敗，不敢入城，走綏來。數日病死，餘回隨

索賊降安夷，安夷始冀學功成功後，以南諸城獻

朝廷保其封哈密王。後與學功接談數月，鄙夷之，以爲功雖多，一勇夫耳，終不能成大名。遂仍以烏城與回學功亦懷快，愜常以馬隊攔截安夷商貨，殺斃安商無算。安夷遂與回合謀，同治九年八月己酉，率馬步萬餘攻學功，適其部下勇丁歸家度中，秋人少，爲安夷所敗，走綏來。縣之南山，安夷遂留小頭目領隊守烏城，恣行淫虐，回不堪命，復降學功，合力攻殺安夷。學功率隊至烏城，與安夷鏖戰數月，互有勝負。後以糧罄返南山，回衆遂仍附安夷。十年冬，俄夷以駝馬數千載洋貨及俄鈔二萬餘，約纏頭及伊犁逆回赴綏來貿易，爲襲

卷七 新平回志 五 紅杏山房

取綏來烏垣計，行抵拒綏來八十里石河，學功率馬隊截之，殺斃數十人，盡得其駝馬貨物。由是俄夷不復東窺。十一年春，都統景廉領兵抵古城，聞學功能抗回，遣弁往撫。至綏來之沙山，收集餘勇六七營，分駐要隘，兼令屯田，且耕且戰。然數年來，未能攻克一城。

十二年秋，陝回白彥虎率衆數千，分掠烏城綏來。學功兩次殺斃斃悍賊二百餘，獲橐駝五百餘。自後學功歸官，節制無復從前之迅勇矣。又有孔才者，以團總保衛地方，民多賴之。勦殺回賊甚多。後以勇二百投哈密辦事大臣文麟，文麟編入隊伍，遣往古城修堡屯田，收得徐學功散勇二千人。由此古城濟木薩屯田大興，孔才之力也。又肅州賊陰與金塔回

通，剋期舉事。肅標把總侯建烈獲其傳書賊二人，以告金民

金民累日捕城內回衆，無少長皆殺之，焚其禮拜寺及各莊房。已而金塔都司馬萬福欲引肅回復仇，亦爲戶勇所誅。金塔微城與賊逼處，孤懸邊外，土民一心保全，十年之久，爲後日進兵屯糧要道，堅守之功，不在攻城克敵下也。

光緒元年，左宗棠旣平關隴，朝廷諮以關外軍事。宗棠奏稱關外用兵，宜先規復烏魯木齊而南之巴哈兩城。北之塔城皆宜增置重兵，以張犄角。關外統帥景廉正方有學術，在承平時，迴翔臺閣，足式羣僚。惟泥古太過，少應變才。金順心性和平，雖失之寬緩，然不忌嫉，爲衆情所附。平時粥粥無能，臨陣尙能奮勉。此臣所目擊者。

卷七 新平回志 六 紅杏山房

臣於景廉而知古所稱殷浩房琯終不失為清流於金順而  
知古所稱官之奇童安于終不失為智士以現在全局而言  
金順既居前敵似宜以戰事責之關外統馭之權在烏魯木  
齊都統若以景廉之任改畀金順令得節制各城辦事領隊  
大臣而以金順所任改畀景廉似於前敵事宜呼應較靈又  
云用兵之道規模局勢先後緩急尙可預為商籌至臨敵審  
幾致決瞬息不同兵情因賊勢而生勝負止爭呼吸臣忝預  
軍事閱時頗久竊惟用兵在先察地勢險夷審彼己情形而  
以平時所知將士長短應之乃能稍有定算其中有算至十  
分而用七八分已效者有算祇七八分而效過十分者亦有  
算至十分而效不及三四分者更有我算多而賊不應並有

卷七 新舊山房

七 紅杏山房

賊算出我算外者始歎古人云多算勝少算每一發兵須髮  
為白非虛語也不時用兵親臨前敵於地勢賊情審之又審  
可免貽誤亦有時不必親履行陣但畫定大局料賊情用其  
素信之將領亦可集事惟遲則歸己功則歸人以策後效可  
常勝而不敗若以此聚加之別部異地譬如盲人道黑白又  
若繫人手足令其搏鬪求勝不能盡人之長適以成己之短  
耳三月乙丑  
詔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督辦關外軍務金順為烏魯木齊都  
統幫辦軍務景廉調補正白旗漢軍都統來  
京供職左宗棠復奏請令劉秉璋蘭州幫辦陝甘軍務以資  
同心之助俾得一意馳驅無憂後顧又奏云西事稽遲至今

未觀成效者由於冗食多而戰士少耳旗綠諸營久不足額  
惟取土著兵民及各處就食者授地耕墾一備軍食一備戰  
守無事則驅之隴畝有事則效命鋒鏑即農即兵名非不美  
調赴期會則彼此觀望麾令前驅則勇怯雜糅既挂名伍籍  
又督之耕耘墾猶左手畫方右手畫圓兩者相兼一無所就  
茲宜畫兵農為二擇其精壯有膽者為兵束以營制一如內  
地軍營其會者戰績如徐學功輩用之為管帶為督帶其才  
能辦事如孔才輩用之為幫辦其愿弱不任戰者散之為農  
按計戶口指餘荒地畝令其承墾官給籽種耕牛收穫後繳  
本歸倉更不取息其所穫糧石官準時價收買庶簡其精壯  
營伍可得而實散其愿弱屯墾可得而增兩利之道也關外

卷七 新舊山房

八 紅杏山房

駐兵有錫伯索倫達呼爾察哈爾蒙古尼魯特沙畢訥爾及  
綠營攜眷兵換防番戍兵之分亂後舊制不可復按而辦事  
幫辦領隊各大臣於本營存兵外兼帶馬步各營所稱馬步  
既罕能戰之兵而各員又非盡知兵之選徒糜餉糈無濟實  
用都統及各大臣力主畫地自封閉關謝客之議以護官私  
屯糧不顧兵事利鈍金順進駐古城張曜進屯哈密遲回不  
前而後隊尙逆適原防者以此現巴里坤古城已辦採運哈  
密已開營屯張曜金順兩軍留後之隊應即陸續啟行兵力  
既增則屯丁可減竊惟此時必分別兵農責兵以戰課農以  
耕而後餉可節兵可精也哈密巴里坤古城各大臣所轄兵  
依舊額就地挑丁壯補數但責其保守城隘不責以戰事脫

屯丁伍籍散之歸農則盡力隴畝民樂耕其野而官屯私屯地畝收穫餘糧準時發糶民益得其饒不但分駐各軍可資接濟卽調發續進之師亦可就地採買於軍事更覺順利較之近此農兵兩荒不猶愈乎請

飭下金順文麟遵辦庶於時局有所裨益臣擬俟前敵糧運充裕甘省防守布置周妥卽簡率大軍進駐肅州區畫各軍西討

二年正月統領吉江馬隊涼州副都統額爾慶額聞白賊糾合瑪納斯南北兩城踞同將竄擾糧道因與總兵馮桂增參將徐學功約以辛酉會師大河廠進取瑪納城額馮兩軍先行辛酉寅刻巡薄瑪納斯北城北城瀕危南城賊馬步千餘

卷七

綱志

九

紅杏山房

擊至桂增縱橫馳突身負重創墜馬賊昇擁入城額爾慶額憤極陷陣斃賊多因弁勇傷亡亦多遂收隊回徐學功屆期進發行距瑪納斯城十餘里見兵勇紛退額爾慶額被創回遂率所部救護敗軍收隊回金順以學功救援不力摘去翎頂左宗棠聞報以爲額爾慶額等輕進貪功咎由自取兩軍先夕進攻尤非徐學功所能預知也二月庚午劉典抵蘭州左宗棠與商推軍務及善後事宜癸未宗棠率親兵馬隊自蘭州進發其所部前隊二十四營先期由涼州啟行令至肅州會師次第繼進臨發宗棠奏略曰烏魯木齊踞賊土回居多白彥虎所領陝甘逆回皆踞紅廟子古牧地瑪納斯等處與南路踞賊怕夏通怕夏卽安集延同酋和碩伯克也怕夏

當卽伯克轉音俄羅斯旣滅浩罕踞其塔什干都城浩罕所部安集延獨免同治四年乘回部之變入踞南路喀什噶爾及各回城於是吐魯番關展以西土回皆附之怕夏能以詐力制其衆又從印度多購西洋鎗礮勢益猖獗陝甘回及土回均倚重焉獨不敢顯與俄羅斯較是俄兵之強可知俄人頗言其狡悍異於諸賊是安集延之強亦可知也官軍出塞自宜先剿北路烏魯木齊各城之賊當北路進兵時安集延或悉其醜類與北路賊合抗官軍授如天之福白賊授首安集延賊就戮由此而下兵南路其勢較易是致力於北而收功於南也若賊先圖自固不敢互相援應但期固守以老我師則曠日持久亦意中事外間議論頗謂軍臨前敵陝甘竄

卷七

綱志

十

紅杏山房

回必有倒戈之事臣不敢信其誠然卽令誠然白賊必逃入南路安集延未經重創其狡焉思逞之志不忘也如其併力穩抗自可獎率師徒爲一了百了之計倘詭詞乞撫仍思踞我腴疆或兵至則逃妄擬乘間竊逞爲死灰復燃之計則新疆隱患方殷豈可不預爲之所議者但以陝甘竄回及新疆各城爲慮不復知有安集延竄踞南路之事或以爲事可緩圖或以爲功可速就或至撤兵節餉之議並爲難得易失之談辯說紛紜橫議歧出揆其命意皆因裨益洋防起見豈真由衷之談哉臣本一介儒生辱蒙殊恩高位顯爵爲平生夢想所不到豈猶思邀功邊域况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長乃不自付量妄引邊荒鉅艱

為已任雖至愚極陋亦不出此而事願有萬不容已者為魯木齊各城不克無總要之處可以屯兵各城既克重兵鉅餉費將交出康熙雍正

兩朝為之肝食者準部也乾隆中準部既克繼平回部始於各城分設軍府然後九邊靖謐者百數十年是則拓邊境腴豈以養兵之成效也今雖時易世殊不必盡遵舊制而伊犁為俄人所踞喀什噶爾各城為安集延所踞事平後應如何布置尚費綢繆若此時即置之不問後患環生不免日蹙百里之慮區區愚忱竊有不敏不盡者三月乙巳駐軍肅州劉錦棠先率馬步全軍駐城北漢中總兵譚上麟領所部先進寧夏總兵譚拔萃繼之陝安總兵余虎恩又繼之四月壬戌

卷七

平回志

土

紅杏山房

劉錦棠親率漢回馬步各軍啟行擬抵安西後分隊續進以師過哈密行戈壁中水泉缺乏故也閏五月劉錦棠令各軍均就哈密取存糧踰天山由巴里坤抵古城候令進止自率輕騎赴濟木薩金順行營商定方略詢知土回馬明所踞為古牧地迤西而南數十里為魯木齊紅廟子必先攻古牧撤烏垣紅廟之藩籬乃可成搗穴犁巢之舉又會師進勦必先據要地為儲糧屯師之所濟木薩距烏垣尚遠不能扼賊之吭阜康地當賊衝錦棠注意於此一為進攻古牧地一以遏賊奔衝錦棠既與金順會商即馳赴三臺滋泥阜康一路相度布置錦棠所部分駐木壘河迤東其迤西百三十餘里奇臺古城諸處金順遣原防各營駐之哈密則張曜十二營

駐之巴古則徐占彪一軍駐之左宗棠復咨委烏魯木齊領隊大臣錫綸赴沙山一帶預籌截剿分撥各兵歸其統領錫綸生長邊陲熟習蒙部情形為人個儻與金順榮全皆稱相得近屬俄人代買軍糧由沙山運送皆錫綸迎護茲令防勦竄匪更為攸宜六月壬辰左宗棠奏曰竊維用兵宜布遠勢

金順所陳請將塔爾巴哈臺索倫等隊扼烏魯木湖科布多蒙古等隊扼布倫託海或烏梁海通中之地烏里雅蘇臺黑龍江等隊扼沙札蓋因賊騎驍忽特甚北路平沙廣漠防不勝防故為此節節邀截之計臣以賊之情勢度之白彥虎迫脅出關者非皆其死黨若白賊復劫其棄眷屬北竄遐荒似非所願至關外土回自勘定後馴服有年已成積弱之勢嗜

卷七

平回志

土

紅杏山房

亂者無多縱糾其北竄亦必無應之者如大軍進逼環攻諭以勸撫兼施之意釋脅從而急渠魁解散必眾賊如從阜康境內竄出劉錦棠金順所部截之自有餘力從瑪納斯竄出近則孔才各營稍遠則錫綸各營截之亦不可令其脫走而塔爾巴哈臺後路又阻其前英廉所部雖單榮全應挑撥勁旅歸其調遣或扼之烏魯木湖或就近擇要截擊皆可摧操勝算惟備禦不虞古之善教科烏兩城舊為邊城要地自古用兵西北皆從北路從無由南路者當此殘賊喘息僅存而使百密一疎亦非全策如慮兩城兵單則諭調精兵於科城烏城前路擇要扼防或即由兩城領兵大臣添調防兵嚴遏奔衝以資周防北路兵事當可尅期告藏

伏懇

申諭榮全廉額等實力籌維，共襄茲舉，毋因惜小費而忽遠  
 猷，則誠時局之幸也。六月丁酉，金順進駐阜康縣城，劉錦棠  
 駐城東九營街，白彥虎聞之，由紅廟子移踞古牧地，糾合同  
 目併力迎敵。安集延亦遣黨助戰，阜康西至黑溝驛七十里  
 以西一帶，深林蔽日，野潦縱橫，三十里為西樹兒頭子，有廢  
 梁可引縣西之水以供汲飲，由此五十里抵黑溝驛，則盡戈  
 壁，無水泉，中惟甘泉堡有一智井，開濬僅供百人一日之需，  
 不能駐軍。錦棠詢知土人云：黑溝驛上為黃田，水盈溝滄上  
 流，即古牧地，賊於此築卡，斷官軍汲道，官軍令由大道越  
 戈壁而來，前阻堅城人馬渴乏，可乘其敝也。戊申，錦棠拔營  
 至城西十里，督勇丁開溝引水，至二十里之西樹兒頭子築  
 壘焉。已酉，遣各隊至甘泉堡掘智井，以示賊將由大道進以  
 懈其黃田之防。賊騎覘之，即引去。庚戌夜，錦棠會金順軍進  
 襲黃田，行至方曙卡，賊騎馬出迎，旋聞古牧地附近角聲四  
 起，錦棠與金順率所部先踞山岡，金順進右路，錦棠分兩路  
 進左部，署定。余虎恩、黃萬鵬等先率馬隊分馳下山，賊騎迎  
 敵，遂奮擊之，賊且戰且走，復步賊來會，余虎恩等馬隊張兩  
 翼抄之，譚拔萃等步隊由中路衝出，賊遂大敗。卡賊棄輜重  
 狂竄，各隊蹣跚追殺，逕抵古牧地。錦棠見古牧城堅，難猝拔，  
 遂收隊駐黃田。壬子，錦棠分營駐古牧地城東北。癸丑，會金  
 順軍攻破其城關及山壘，遣各營據之。紅廟子援賊來撲，戰

卷七

新疆通志

七

紅杏山房

逾時，賊敗潰，兩軍合追至卡子溝，收隊斃賊千餘。丙辰，兩軍  
 攻克古牧地城，城中悍賊五六千，盡殲其逸出者，預遣馬步  
 軍殺之。錦棠所部弁勇死者百五十八，受傷者四百餘。錦棠  
 以烏垣賊已聞風膽落，乘勢直搗，可一鼓下之。古牧地關壘  
 克復時，賊首馬人得及白彥虎等聚議，以官軍鋒不可當，先  
 遣婦女輜重南竄，留精壯駐守。後見官軍大至，遂相率逃奔  
 戊午，錦棠親督軍進烏垣，金順繼之，行近七道灣堡，餘賊見  
 官軍皆飛騎竄，走至近烏垣十里，城中賊皆紛紛南遁。遂收  
 復迪化州烏魯木齊及其前偽清真王妥得璘所築之王城，  
 妥得璘者，即安明也，遂追北及城南三十里池墩，踰此而南，  
 即戈壁遂收隊，是役斃賊五六百，錦棠所部弁勇死者百三  
 十人。城中難民及避匿山谷者皆設法安撫之。遣直隸州袁  
 吉齡經理其事，委以代理迪化州篆，俾專責成。焉昌吉呼圖  
 壁等城踞賊皆先後聞風南竄，安集延酋怕夏遣賊五千騎  
 來援，至距烏城百八十里大板地，亦聞風退。是日總兵孔不  
 會副都統福珠哩軍，攻克瑪納斯北城，逆首余小虎率眾東  
 竄，死事者佐領長德、驍騎校祥來、都司孔憲明、守備龔萬德，  
 把總李發魁於是。新置北路肅清初，安明踞烏垣，嗾其黨馬  
 泰興、安集延戰於庫車，為安集延所敗。安集延復往吐魯番，  
 糾安明之黨馬仲攻安明，安明乞降，仍令為清真王踞烏  
 城，別以馬仲為阿奇木總管其事。後徐學功陣斬馬仲，其子  
 襲阿奇木偽職，與安明積不相能，復糾安集延攻之。安明既

卷七

新疆通志

七

紅杏山房



繫其黨馬明馬官等悉降自是安集延遂於烏垣征收地稅令漢同髡髮易服效其舊俗皆光頂圓領以自別而烏垣各城遂淪為異域矣怕夏之降安明也盡掠其遺賫搜括漢回金帛輸歸南路實其窟穴而驅其壯丁守烏垣各城以為屏蔽迨白彥虎來奔自度勢力不敵安集延乃思藉為聲援以自固凡怕夏所欲不敢違也故怕夏日富而土回日益貧比聞大軍由巴里坤古城席卷而來白賊亦髡髮圓領附於安集延以給其死黨與土回堅拒官軍自觀成敗伺間脫走是則此賊之慣技也左宗棠奏略云此次兵進北路者一在扼賊紛竄以省防兵一在下兵南路防賊牽綴乃由關內踰伊吾車師越天山蒲類重險與犬羊相角逐不自忖兵餉之足與否置成敗利鈍不顧者蓋不得烏魯木齊無駐軍之所且賊如紛竄無以制之不僅陝甘之憂即燕晉內外蒙古將無息肩之日若停軍巴古以東瘡區兵少無以扼奔衝兵多徒耗軍餉無論非時局所堪即四海晏安軍儲贍裕亦斷難為持久計今幸旬日之間遞下堅城肅伸

卷七

解綱志

五

紅杏山房

天討固非微臣始念所及也七月己未瑪納斯南城土回頭目黑寶財率其黨南竄其餘賊尙踞城死守而北路各城賊賊伏匿東南山谷間劉錦棠下令分路搜山譚和義等率所部取道七道灣赴東山黃萬鵬等取道大小鹽池墩東南至柴窩堡皆略有斬獲俘賊稱敗賊眷口輻重皆南徙其壯丁葉窩堡西百二十里達板城白彥虎于小虎等踞南山小

東溝口乙卯劉錦棠率各營向小東溝口進發比至則聞賊眷先一日移金口峽復迫至金口峽而白于諸逆則已率黨竄託克遜安集延賊巢矣庚午錦棠仍返烏垣維時怕夏以騎賊五千合烏垣紅廟逃賊踞達板城以拒官軍怕夏自居託克遜築三壘為犄角與其悍黨守之白于兩賊之入託克遜也怕夏遇之甚倨勒其黨傍三城以居蓋賊之守吐魯番者以拒哈密官軍其守達板城者以拒烏垣官軍皆所以護託克遜堅巢也左宗棠遣張曜率所部嵩武軍由哈密之西入吐魯番界取道七克騰木以向關展遣徐占彪率蜀軍由巴古分隊搜山凡通吐魯番各徑皆搜捕之其馬步大隊則由木壘河進木壘河地勢寬衍可容萬騎亦饒水草為通吐魯番大道雍正中岳鍾琪奏請以重軍駐之者也九月甲戌左宗棠以官軍南下籌調客軍厚集兵力奏略曰南路由吐魯番而西歷喀喇沙爾庫車阿克蘇葉爾羌英沙爾以抵喀什噶爾計四十九臺為程四千一百餘里較之烏魯木齊至伊犁千三百餘里遠逾三倍茲擬以劉錦棠全軍自北而南張曜徐占彪自東而西以規南路馬步共四十餘營兵力不為不厚然大軍前進不特後路根本之地兵力宜增即糧餉軍火亦宜層遞設局以便取用是監護不可無軍也前敵攻克城堡必留營駐守以資撫輯是留後不可無軍也師行日遠留防之兵日增進戰之兵日減况轉戰千里士卒傷亡疾病又所不免乎南路地勢東南長而西北狹由吐魯番達板

卷七

解綱志

六

紅杏山房



城西至阿克蘇可一路隨行無取分途並進至阿克蘇則局勢寬濶中路千四百里抵葉爾羌又三百六十里抵英吉沙爾又三百里抵喀什噶爾而阿克蘇之北逼近伊犁葉爾羌之東南又遙與和闐接皆宜分遣大隊扼其總要然後直搗中堅可速集事道光時張格爾之變僅踞南路西四城故長齡楊遇春兵由烏魯木齊托克遜進其時長清先扼阿克蘇憑河擊退賊眾扼守阿克蘇然後東四城無敢蠢動官軍乃得據無賊之地以擊賊卒成底定之功此次進兵局勢如昔而吐魯番遠板城托克遜皆為賊踞前途二千餘里皆為賊守其致力難易判然而餉絀兵少又不如當時遠甚與其汎洞中道始請濟師正恐曠日需時事有不可測者現駐包

卷七 平回志 七 紅杏山房

頭提督金運昌前在甘肅寧靈會勦所部淮勇好勇尚氣甚耐勞苦近在包頭軍民相安頗得時譽以在防無事堅請隨行聞其軍馬步五千有奇尚稱精實請飭其迅速投營西來歸劉錦棠調遣庶錦棠中路之軍得此後勁可以一意馳驅而將來克復各城有移駐之軍則前敵兵力常足不虞竭蹶矣九月戊寅官軍會克瑪納斯南城金順軍自七月望抵城下至八月望五次攻城弁勇死者六七百斃賊千餘礮轟城圯者再賊抵死守禦夜以繩繫草灌油燒之光如白晝城盡缺處旋以蘆薄裹土塞之近城屋頂俱築垛口置鎗礮提督孔才副將方春發等多方攻薄不能下劉錦棠乃遣羅長裕譚拔萃黃萬鵬董福祥各率所部馳援

伊犁將軍榮全亦來會勦開長濠掘地道復轟城塌二丈餘官軍從缺口入賊憑城內短垣施鎗礮牆上鎗石紛飛無隙可乘賊復於缺口豎木柵以溼氈裹柵上鎗礮不能入會地道成發地雷轟塌其城北二丈餘壯土方鼓勇爭登忽南風大作煙塵障天賊乘勢猛撲官軍多死賊復乘夜兩次越濠來撲官軍皆擊走之已而偽元帥韓刑臚中礮死接充頭目者為海晏赴徐學功營求撫金順諭以繳馬械獻各逆首然後造名籍聽辦海晏聽命次日平明賊眾二三千突出西門老幼婦女居中悍黨持鎗械夾衛之金順知其詐遣所部列隊城北湘軍列城南皆嚴陣以待別遣馬隊分駐隘口防竄逸令徐學功前往開導使棄鎗械即免死偽元帥何碌忽發

卷七 平回志 七 紅杏山房

洋鎗揮眾撲壞徐學功立禽何碌斬於陣前賊黨遂棄眷口猛撲譚拔萃董福祥等督隊禦之金順軍由北鈔至賊左右衝突斃者大半偽元帥黑峻以洋鎗自斃其逸賊官軍分途追斬無遺城中匿賊皆搜斬之老幼婦女悉釋勿誅禽其偽帥馬有全海晏王奇玉馬受等皆極刑處死韓刑臚黑峻及偽清真王尸骸一併掘戮示眾官弁死者百一十五員提督李大洪熊佑林楊必耀總兵張大發杜生萬司世道參將陸輝先副將胡耀羣游擊楊占魁把總邵芝尤為慘烈焉十一月左宗棠以北路肅清請汰防軍期收餉節兵精實效戊辰奏略曰竊北路所宜籌者防南路所宜籌者勦主勦之軍程途愈進愈遠兵力愈分愈單故宜預籌增調防軍則但就

地勢夷險衝僻定兵數多寡別籌游擊之師備緩急策應耳  
防守之兵步宜多騎宜少策應之兵步可少騎宜多地有定  
形兵數固可得而定也綜計南路征軍不過四十餘營而北  
路金順所部二十餘營復合景廉十九營亦號稱四十餘營  
人馬之數與南路軍埒以驛程計之除伊犁未復不計則北  
路較南路縮二千里有奇此其可議汰者也又其月餉多至  
二十二萬兩較之劉錦棠見統各軍餉銀多至十二萬兩有  
奇而勢力未能一律若非分別汰減任其虛糜弱者與壯者  
勇者與怯者同一缺餉何以鼓舞羣情收戰勝攻取之效請  
汰金順所部併作馬步二十營則勇丁得有實餉自期奮服  
其要有家室及汰遣之丁願留口外者借以牛力籽種撥荒  
廢無主之地令其承懇秋後以糧抵還仿古徙民實邊之意  
而無其勞費於時局實便近時古城巴里坤屯墾多用汰遣  
客軍比值歲稔價平屯丁獲利薪糧倍徙人情樂趨卽其明  
驗也

卷七

新疆志

九

紅杏山房

三年三月丁巳西甯道劉錦棠率十九營自烏魯木齊踰嶺  
而南已未會各營圍達板城壬戌以開花礮轟塌城中礮臺  
及月城最後一子飛墮城中轟然一聲山摧地裂風火迸作  
烈焰彌天乃知引然城中藥彈及開花子碎甸震撼賊中人  
馬骨騰肉飛賊急開東門走官軍攔截不得出錦棠傳令賊  
衆有能縛獻頭目者受上賞於是大小頭目悉致麾下無一  
人一騎漏網者是役斃賊二千數百生禽千二百餘供馬八

百餘鎗礮軍械千四百餘俘賊內有安集延夷官大通哈一  
人名愛伊德爾呼哩大通哈者華言大總管也又安集延胖  
色提六人胖色提華言營官也又玉子巴什九十八人玉子  
巴什華言哨官也大通哈愛伊德爾呼哩願遣人馳報怕夏  
縛送白彥虎以表歸順之誠且願獻回南八城再求

恩宥各胖色提同聲代怕夏乞款錦棠令其歸陳怕夏愛伊  
德爾呼哩等願留軍中候怕夏回音以自明錦棠許之其所  
俘南八城各土爾扈特種人及土回等皆給衣糧縱令各歸  
原部候官軍前進或爲內應或爲導引各回目皆驚喜過望  
踴躍歡呼而去其前潛赴烏垣求撫土回三百人皆給牛種  
令就達板舊城耕墾使復故業戊辰錦棠行抵白楊河維時

卷七

新疆志

十

紅杏山房

徐占彪及張曜等所部提督孫金彪軍分道攻克七克騰木  
關展魯克沁臺勝金臺哈拉和卓城遂進攻吐魯番於是錦  
棠遣羅長祐以馬步六營趣吐魯番會攻而自帥十四營由  
西南直搗託克遜城行九十里抵小草湖託克遜纏回報安  
酋聞達板失亟圖竄走白彥虎嗾其黨四出擄掠焚村堡脅  
纏回謀西竄泣求大軍往援且言所遣回目馳歸宣布威德  
回衆無復疑懼俱延頸以待官軍錦棠卽令將士傳餐馬隊  
先發步隊繼之抵近城十餘里與賊戰而錦棠大隊至賊遂  
驚潰舉火自焚其軍糧火藥棄城而逃已遂收復託克遜  
城自攻達坂至是將校前後死者四十二員於是回衆二萬  
餘齊跪馬前乞降錦棠悉受之而怕夏子海古拉及白彥虎

已前一日遷其輜重西竄矣。是日羅長祐等馳一晝夜抵吐魯番會徐張兩軍，攻克其滿漢兩城。安集延所置夷官阿齊木馬人得及回衆乞降，羅長祐受之。前克達坂所獲大通哈胖色提等，遣其親信齎書於怕夏者，迄未得報。五月乃知怕夏自託克遜竄庫爾勒，將官軍所釋遺糧，回目九百人殺其數十人，監錮其半。於是各城總回感官軍威德，愈懼怕夏不受其約束。怕夏知人心已去，日夜憂泣，遂仰藥死。其子海古拉沈其尸水中，三日取出，以香牛皮裹之，舁以行至庫車，爲總回所殺。其留庫爾勒之大通哈等聞之，遂以糧倉軍火付白彥虎，而皆西竄。白彥虎遂移駐門都河西岸，吐魯番既平。

卷七 新編志

王 紐奇山房

詔詢左宗棠以通籌新疆全局，庚辰奏曰：竊維立國有疆，古今通義規模存乎建置，而建置因乎形勢，必合時與地。通籌之乃能權其輕重，而建置始得其宜。伊古以來，中國邊患西北，恆劇於東南。蓋東南以大海爲界，形格勢禁，尙易爲功。西北則廣漠無垠，專恃兵力爲強弱，兵少固啟戎心，兵多又耗國用。以言防則無天險可限，戎馬之足以言戰則無舟楫可省。轉饋之煩，周秦至今，惟漢唐爲得中策。其衰也，輿邊要而捐之，國勢遂益以不振。往代陳蹟可覆按矣。顧祖禹於地學最稱淹貫，其論方輿形勢，視列朝建都之地爲重。輕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環衛北方，百數十年，無烽燧之警，不特前代所謂九邊皆成腹地，卽由科布多烏里雅蘇臺以達張家

口，亦皆分屯列戍，斥候遙通，而後

畿甸晏然蓋

祖宗朝削平準部，兼定回部，開新疆立軍府之所貽也。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

京師。西北臂指相聯，形勢完固，外患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安，匪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卽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而況今之與昔，事勢攸殊，俄人拓境日廣，由西而東，萬餘里與我北境相接，僅中段有蒙部爲之遮闔，徙薪宜遠，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預爲綢繆者也。

高宗平定新疆，拓地周二萬里，一時帷幄諸臣不能無耗中事西之疑。

卷七 新編志

王 紐奇山房

聖意堅定不搖者，推舊戍之瘠土，置新定之腴區，邊軍仍舊餉不外加，疆宇益增鞏固，可爲長久計耳。方今北路已復，烏魯木齊全境，祇伊犁尙未收回，南路已復，吐魯番全境，祇白彥虎尙偷息都河西岸，喀什噶爾尙有叛奔逃軍，終煩兵力。此外各城則方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懷，自無更抗顏行者。新秋採運足供，餘糧栖畝，鼓行而西，宣布朝廷威德，且勦且撫，無難挈舊有之疆宇，還隸職方。比外如安集延、布魯特諸部落，則等諸邱索之外，聽其翔泳故區可矣。英人爲安集延說者，慮俄之蠶食其地，於英有所不利，俄方爭土耳其，其與英相持，我收復舊疆，兵以義動，彼將何以難之。設有意外爭辯，在我仗義執言，亦決無所撓屈。至新疆全

境向稱水草豐饒牲畜充牣者北路除伊犁外奇臺古城濟木薩至烏魯木齊昌吉綏來等處同亂以來漢回死喪流亡地皆荒蕪近惟奇臺古城濟木薩商民散勇及土著者聚集開墾收獲甚饒官軍高價收取足省轉運其餘尙待經理始望復元南路以吐魯番爲腴區八城除喀什沙爾所屬地多磽瘠餘雖廣衍不及北路而饒沃過之矣官軍近得腴地尙不及三之一若全境收復經畫得人軍食餉需可就近取資不至如前此之拮据也區區愚忱實因地不可棄兵不可停而餉事尙絕非速復腴疆無從著手至省費節勞爲新疆畫久安長治之策紆

朝廷西顧之憂則設行省置郡縣事有不容已者愆

卷七

新疆一

紅杏山房

楊戶兵兩部將咸豐初年陝甘新疆報銷卷册及新疆額徵俸薪餉需兵制各册由驛發交肅州俾臣得稽考舊章斟酌時宜以便從長計議焉七月庚子劉錦棠先遣提督湯仁和率隊由託克遜進駐蘇巴什阿哈布拉兩處各營分道至曲惠安營已卯齊抵曲惠庚辰遣余恩虎黃萬鵬等十四營取道烏沙塔拉傍博斯騰淖爾西行出庫爾勒之背爲奇兵壬午錦棠率隊由大路向開都河進發爲正兵開都河源出天山之麓匯而南趨貫庫爾勒喀什沙爾之中下流注於博斯騰淖爾古所謂潏澤者也白彥虎過開都西岸卽壅水以阻官軍漫流氾濫濶可百餘里深者沒頂遂舍淖路望墩地迤行六七十里過溪深丈許令將士泗水徑過復紆折行百二

十里達開都河東岸遣馬步五營造浮橋塞上流就墩地掘治車道九月癸丑錦棠入喀什沙爾城城中水深數尺官廨民舍蕩然無存其糧回皆爲白賊脅之去於是錦棠論和碩特臺吉札希德勒克速遷所管蒙民數百戶入城以資後路甲寅率蒙民嚮道探河淺處輕騎亂流而渡沿途民舍皆燬或無居民乙卯過哈爾哈阿滿溝馬隊在前遇騎賊百餘縱馬追斬十餘騎禽兩賊皆陝回而效安夷裝束者稱白賊迫纏頭運糧入庫車開官軍至將挾之隨行此來爲探官軍進正也是日余虎恩等亦從間道馳至比入庫爾勒亦空城闕無人煙適行糧已盡錦棠令軍士搜掘窖糧得數十萬斤遂委員招輯難回錦棠偵知白賊復至洋薩爾驅脅諸難回乃

卷七

新疆一

紅杏山房

精簡馬步各千餘爲頭隊親率以行令羅長祐領後隊及輜重繼進戊午己未兩日行三百三十里駐紮達雅爾謀報白賊於日內盡驅纏頭回同布告爾卽令頭隊炊食二更啟行百八十里至布告爾日方午回莊之前賊騎千餘排列黃萬鵬譚拔萃等擊敗之陣斬百餘人至回莊十餘里收隊是日蓋行二百里矣俘賊稱白賊家口已於前十日過此有悍賊二千護之其所脅各城漢回蒙民及纏頭白賊悉令其頭目驅往庫車此皆殿後賊也壬戌五鼓頭隊行四十里望見前向騎步數萬以測微鏡窺之持械者不過千餘餘皆攜老扶幼驅車牽牛雜還攢集知爲所脅難民也錦棠傳令執械者斬餘皆不問須臾馬步並進賊敗委難民而走行數里復列

隊挺手以待官軍奮擊之賊乃狂奔是日駐阿爾巴臺錦棠  
遣陶生林護難民歸布告爾洋薩爾兩處安插癸亥馳抵託  
和奈家回未被脅者尙萬餘伏地號呼錦棠撫諭令安居勿  
怖是夜四鼓拔隊行三十里將近庫車聞鎗聲乃急進則  
見總回數萬散步原野訊之皆不願隨賊行者賊見官軍至  
勒隊抗拒錦棠令各營分左右進而自率馬隊居中羅長祐  
率後隊繼之賊四五千騎兩路來迎官軍擊之斃賊多仍死  
關譚拔幸等步隊繼進正鏖戰間長祐後隊馬步大至橫躍  
入陣賊始大潰官軍乘勝躡之追殺四十里斃賊不下千餘  
自此而西卽戈壁非攜水不可行遂收隊回庫車說禽賊云  
白賊所脅回不願前進者正擬開鎗逼之忽官軍大至乃舍  
回抗官軍問其脅回隨行者何意答云賊中議計一使官軍  
無所資藉難以遠追一欲多畏纏回至喀什噶爾獻之新怕  
夏伯克胡里爲結納計也左宗棠以喀什噶爾本南八城之  
一庫爾勒舊號腴區蒙回被賊驅迫非其本懷宜善爲撫輯  
課以耕牧且令平治道路造渡船以通商旅而速郵傳委知  
縣黃繼裕爲喀庫善後撫輯局員前往經理其庫車至阿克  
蘇一路亦需撫輯則遣道員陶兆熊赴劉錦棠軍聽委此次  
錦棠自庫爾勒躡蹤追擊六晝夜馳九百里收復喀什沙爾  
庫車兩城及他城堡回莊無數拔出亂民以十萬計庫車一  
路糧料充足採買較吐魯番爲易可省轉運且免遲悞賊機  
也戰死之員提督王慶福曾義德都司楊玉昌楊寶林李景

卷七

新疆通志

紅杏山房

清守備廖翰卿千總孫得勝康福梁得勝把總鄧成忠鄔得  
勝丁卯錦棠自和色爾拔隊馳至拜城城門牢閉但見一二  
探頭外望者遣譯者告以官軍至乃稱白彥虎過此燒掠莊  
堡追脅回民與俱行城內回衆閉城門拒之白賊攻之未下  
今早率黨西竄矣錦棠徧加撫慰令方友升率馬隊駐城外  
招集逃亡而令各軍募食疾進戊辰五鼓履冰行八十里抵  
銅廠望見騎賊數百領纏頭約二萬餘聚河岸卽揮隊猛撲  
入馬之尸頃刻很籍河中水爲不流其被脅纏頭悉遣歸拜  
城今復舊業遂率隊亂流而渡行三十里聞賊在上銅廠列  
陣錦棠率馬隊前行步隊繼之賊分兩路迎戰官軍張兩翼  
包之夏辛西躍馬衝入賊陣生禽貂衣賊一人賊驚走官軍  
馬步夾擊左路之賊見右路大敗相率奔潰黃萬鵬等乘勝  
追之及察爾齊克臺西三十餘里計斃賊數千生禽百二十  
六日暮回察爾齊克臺駐軍已巳度戈壁百四十里至哈拉  
裕勒小憩卽行庚午夜半抵札木臺復解鞍憩逾時遂馳薄  
阿克蘇城未至城數里遙見城頭鎗矛林立望西南飛塵蔽  
天謀知白賊及各胖包提同率黨遁城內纏回十數萬則皆  
守城以待官軍者錦棠飛遣譚慎典黃萬鵬等兩路追之而  
自收撫阿克蘇城內回衆遂入居城中追軍至胡瑪納克河  
遇賊接戰斃其四五百人拔出哈密纏回數百白賊從行賊  
眷以追急棄道者二千餘併送歸庫車候安插焉俘賊稱白  
賊與安集延各酋分路一竄烏什一竄葉爾羌錦棠遂舍安

卷七

新疆通志

紅杏山房

夷而追白賊遣黃萬鵬等進烏什辛未五鼓踏冰渡胡瑪納  
克河行戈壁中禽白賊後隊馬有才等十六人斬之王申行  
距烏什城東二十里瞥見賊蹤各將張兩翼抄之斬滅數十  
獲馬八十匹賊狂奔日暮駐軍烏什城外癸酉行九十里至  
阿他伯計彌望戈壁杳無賊蹤矣新疆南路以阿克蘇為關  
鍵北通伊犁西走烏什東接庫車迤西達喀什噶爾又達葉  
爾羌英吉沙爾稍南而東則達和闐形勢所必爭阿克蘇既  
復賊竄路悉窮其由烏什邊外逸去則舍喀什噶爾無可歸  
者此次官軍西征一月馳三千餘里南疆四城已復其半其  
查次戰死者總兵朱成琪副將楊隆輝陳祥發參將馬正揚  
都司成聯吉戴有鵬徐九德守備譚雲芳千總羅人富趙富  
林把總崔仁馬成旺庫車迤南回目麻木爾者舊充安集延  
王子巴什之職官軍克達坂時生禽之縱歸復煽土回及哈  
密各回仍附安集延所設庫車胖色提聽其指揮官軍克庫  
車麻木爾挈其黨竄哈番近復有匪回六七百來與哈番合  
拒官軍哈番在阿克蘇西南四百餘里十月己丑錦棠率各  
營往攻辛卯抵巴河賊復竄屈烏克拱拜官軍卽之麻木爾  
麾黨迎戰不敵軍中有舊識麻木爾者測準洋鎗擊之中其  
頰數騎擁之而逃賊遂驚潰錦棠揮隊衝殺斃賊三百餘搜  
獲沙雅爾老幼眷屬五百餘使隨征回目送歸之乃收隊還  
阿克蘇和闐伯克呢呀斯者屢乞撫於官軍聞官軍西進率  
所部進圖葉爾羌怕夏長子伯克胡里聞之以五千騎赴援

卷七 新疆志 紅杏山房

與呢呀斯戰呢呀斯為其所敗且失和闐伯克胡里聞官軍  
已克庫車遂留黨踞和闐而自引眾竄英吉沙爾先是白產  
虎竄喀什噶爾頭目阿里達什拒白賊不納而前換防守備  
何步雲旗員英韶等率漢滿兵民數百據其漢城阿克達什  
復攻之且闐伯克胡里將引白賊助攻漢人何步雲等乃遣  
人間道來營急求反正劉錦棠遣余虎恩黃萬鵬等分兩路  
進期以十一月乙丑同抵喀什噶爾各軍皆受余虎恩節制  
巴爾楚克瑪納巴什形勢最盛錦棠親率各營往駐之以扼  
和闐葉爾羌要衝且策應前敵之軍於是設防營於喀喇沙  
爾庫爾勒拜城一路蓋自肅州嘉峪關以抵吐魯番自吐魯  
番託克遜以抵庫車皆防軍也自庫車至阿克蘇巴爾楚克  
為且防且戰之軍自巴爾楚克瑪納巴什以抵喀什噶爾英  
吉沙爾則為主戰之軍常山率然首尾一氣而官軍所歷自  
庫爾勒以西地皆腴美天時地氣不殊中土回思關塞荒寒  
苦樂迥異人人慰焉戊辰劉錦棠師至葉爾羌踞城之賊  
已先夕遁令羅長祐等搜殺餘賊安撫纏回遣董福祥率所  
部略定和闐自率馬步向英吉沙爾比至則城內之賊已隨  
伯克胡里竄喀城矣癸酉抵喀什噶爾適余虎恩方以攻克  
喀城後追捕竄賊收隊歸先是兩軍之分進也皆星夜疾馳  
黃萬鵬以甲子抵喀城之北麻木爾余虎恩亦以是日抵喀  
城東裨素特賊正攻漢城急兩軍夜往援之賊蒼黃走獨有  
騎賊千餘徑撲中軍其賊首方指麾衝突我軍矛刺之隊馬

卷七 新疆志 紅杏山房

遂斬首以獻訊之俘賊稱為白賊副元帥王元林也馬步合圍其餘賊聚而殲之而城西北馬步賊三四千奔救忽聞北路號鼓之聲則黃萬鵬張俊率各營馳至余虎恩督隊力戰何步雲英韶等憑城吶喊助勢賊慌懼狂奔時天未明余虎恩乃下令傳餐適何步雲率百騎來營云昨聞大兵至白賊已向西北竄伯克胡里向正北竄其給諸賊留後者欲綴官軍使其眷口輜重得善脫也天明黃萬鵬追白彥虎余虎恩追伯克胡里丙寅追至明要路及之禽得落後賊云此隊賊乃于小虎領以斷後獲眷口者伯克胡里先行矣余虎恩令桂錫楨等率馬隊由捷徑疾馳而自督步隊躡追前後夾擊生擒于小虎陣斬哈密叛回藍德全餘賊盡殲方擬窮追適

卷七

新編志

壬

紅杏山房

布魯特回子來報伯克胡里昨日過此計此時已抵俄國窻什俄國早遣人候之伯克胡里到即收軍械放入界內余虎恩聞其入俄界遂與黃萬鵬合追白賊丁丑黃萬鵬追賊至寢寢槽及賊之尾隊正掩擊時余虎恩所遣蕭元亨步隊至合力縱殺生禽偽元帥馬元斬其副將白彥龍聞前一日白賊經此遂復追三十餘里忽山溝中衝出騎馬持械者約五六百諦視裝束與賊殊將整隊擊之殊按兵不動遣譯者探問乃知為俄屬布魯特部眾所稱黑勒黑斯者也詢其在此何為答云我頭目云中國有人過路遣我等來此放卡前隊過此已遠矣告以過者為賊白彥虎來者乃中國追賊之官軍答云地屬俄羅斯界非先知照不得逕過再詢之則言謬

支吾無從究詰蕭元亨與黃萬鵬商以奉命追賊未便於事外別起邱端會余虎恩至亦謂遠追無益於是劉錦棠到喀城而余虎恩亦於是日馳歸提訊各俘賊僉稱白彥虎於秋杪遣甘回馬壯齋金銀貨寶赴俄國買路求生昨聞官軍至即與叛弁守備馬振威甘回索老三黑寶財馬良會等竄走蓋白彥虎伯克胡里先後由布魯特納林河橋入俄境俄人皆納之庚辰董福祥馳抵和闐追捕安集延餘黨生禽頭目三十二人撫諭和闐回眾十二月壬午復於城南追勦安集延賊及之三十餘里禽其頭目四十餘及夷眾三百餘皆斬之和闐肅清而羅長祐過葉爾羌時生禽麻木爾等夷官三人陣斬七十餘人葉爾羌餘氛亦清劉錦棠在喀城聞怕夏

卷七

新編志

壬

紅杏山房

阿古柏眷口為官軍衝散尚有伏匿近地者遣隊搜覓獲阿古柏子四人女二人孫一人伯克胡里子一人又獲逆回金相印父子同于小虎馬元一併磔死此外正法者千一百六十六人奪獲後膛開花大礮七開花螺絲銅礮四前膛銅礮百餘戰馬萬數千於是回疆一律肅清安集延怕夏阿古柏本浩罕別部一胖色提耳同治三年布魯特叛酋思的克等肇亂喀什噶爾逆回金相印父子引之過山攻陷喀什噶爾城遂蠶食南八城踞吐魯番及烏魯木齊恣其饕虐十餘年矣此次戰死者提督鍾興發副將張興隆都司謝得勝成東來何得所守備楊占魁黃發喜陳崇元譚榮發千總滿承德傅得勝康祖振楊春勝戴國志葉得盛把總張富全董振海



周得勝胡存準

平回志卷七終

卷七

平回志  
新編一

三

紅杏山房

平回志卷八

東湖楊毓秀子堅纂編

受業長陽張榮澤全校

太湖王志沂

侄楊存澤

蓬溪蓬萊山館刊

志新疆二第八

四年二月壬辰論克復回疆之功

詔左宗棠由一等伯晉為二等侯劉錦棠由騎都尉世職晉為二等男其餘

賞卹各有差左宗棠以巨款漏誅伊犁尙遲收復再上疏陳情請收回

卷八

平回志  
新編二

紅杏山房

成命

朝廷未之許也九月

詔問左宗棠以規復伊犁及前議新疆建置行省事宜十月

戊戌左宗棠奏覆曰

伏讀

諭旨伊犁在昔為西路第一重鎮今為俄人久據形勢變遷能否交還固無把握而交還以後如何防守未交以前如何布置尤應先事圖維臣謹按俄人自據伊犁於西面拱宸瞻德廣仁塔勒奇四城均棄而弗守傾圮殆盡綏定一城近以之雜置陝回距伊犁僅三十里伊犁大城人烟甚少俄兵及商戶均萃居東面惠寧熙春寧遠三城而金頂寺烟戶尤多



伊犁管事俄官名馬依雷品秩不過中國同知通判之類主  
伊犁之事者七河巡撫也七河一作七水其官爲固必納土  
爾其名爲喀爾帕科斯克依所駐阿爾瑪圖地屬俄境在伊  
犁西八百餘里其兼轄之官名圖爾齊斯坦總督名爲克復  
滿亦呼高伏滿自稱代國大臣駐浩罕故都塔什干城距我  
喀什噶爾不過十數程由喀什噶爾至俄邊納林河中隔俄  
屬布魯特部喀城馬行六日可至從前伊犁本不與俄境相  
接以哈薩克布魯特種人與浩罕所部安集延及噶布爾所  
屬爲之隔閡近年俄人先後脅誘哈薩克布魯特種人又攻  
奪浩罕三部據其都城而浩罕屬安集延亦隨風而靡故我  
北路伊犁南路喀什噶爾之邊境皆與俄屬相接距我境亦  
近也臣前疏所稱地不可棄者竊以腹地不可捐以資寇糧  
要地不可借以長敵勢非乘此兵威迅速圖之彼得志日驕  
將愈進愈逼而我饋運艱阻勢將自絀無地堪立軍府所憂  
不惟西北也伊犁收還以後應於邊境擇要築壘開濠安設  
大小墩位挑勁兵以扼其險至伊犁大城西北之塔勒奇廣  
仁瞻德拱宸各城戶口鮮存水草卻使應各擇要隘暫駐各  
營分屯其間所有旗綠各營剩存兵丁各給牛種牲畜督令  
游牧耕鋤舊有城堡緩議修復倘非不可大賊以東惠寧熙  
春寧遠各城民戶商戶願遷徙者遷徙願歸業者歸業邊圍  
既奠大安其土耕其野而出其途者不待招徠迺非甘肅從  
前東路西路數百千里蒿萊滿望杳無人烟難於措置可比

卷八 詳編二 三 紅杏山房

亦非若烏魯木齊所屬各城相距甚遠難於照料此伊犁收  
還以後情形也伊犁未還之前金順大軍駐庫爾喀喇烏蘇  
其西精河地方設處要隘向駐馬隊以資扼截自福珠哩歸  
後金順未及置防致被漢回侵掠金順旋遣馬隊二百前往  
填防當可無虞由精河西行一日爲永集湖再西數十里即  
伊犁俄官所設之頭卡又三日即抵伊犁中間山徑五道可  
達伊犁不出惠寧熙春寧遠三城經過然藜谷幽邃僅容一  
人一騎不能通車若收還伊犁則驛道山徑皆成腹地此形  
勢變遷俄人現在布置官軍防守及距伊犁道里遠近大略  
也

卷八 詳編二 三 紅杏山房

諭旨郡縣之制以民爲本現由嘉峪關烏魯木齊至庫爾喀  
喇烏蘇迤西商戶回戶各存若干由吐魯番至南入城纏頭  
共存若干除舊有各廳州縣外其餘各城改設行省究竟合  
宜與否倘置郡縣無可治之民不設行省此外有無良策臣  
謹按新疆之變起於北路迪化失守所屬相繼淪陷戶口傷  
亡最多漢民被禍尤酷以逆回仇視漢民故也比大軍進剿  
屢拔堅城而昌吉呼圖壁綏來回民又因畏剿逃奔南路烟  
戶頓減克復以來還定安集招徠開墾戶口漸增迪化州較  
各屬尤成效可觀舊額民戶共四千二百有奇現報承墾者  
已三千六百餘戶昌吉縣民戶舊共三千九百有奇現報承  
墾者僅四百數十戶阜康縣民戶舊有三千九百有奇現報承  
墾者僅二百十餘戶綏來縣民戶舊有三千七百餘現報承墾

者八百五十餘戶奇臺縣舊有民戶四千三百六十有奇現  
報承墾者五百七十餘戶濟木薩縣丞所屬舊有民戶二千  
八百有奇現報承墾者三百五十餘戶呼圖壁巡檢所屬舊  
有民戶一千七百三十有奇現報承墾者二百八十餘戶庫  
爾喀喇烏蘇舊有民戶僅八十有奇現報承墾者向數十戶  
精河舊有民戶四十有奇現報承墾者一百餘戶西廳戶  
口無考舊種地六萬畝現報民墾三萬六千餘畝兵墾四千  
餘畝土客漸增此北路民戶現存實數也久罹兵燹戶口凋  
耗無怪其然鎮迪一道所屬雖子黎僅存頻年散給耕牛種  
籽酌發賑糧廣示招徠自木壘河抵精河除戈壁外又均是  
腴區土客民人及遺散勇丁領地耕墾逐漸增加署鎮迪道

卷八 新疆志 四 紅杏山房

周崇傳勤慎廉幹事必躬親漸有明效需之時日百堵皆興  
即以目前論之亦非無可治之民也吐魯番舊隸鎮迪道境  
地尚少現委道員雷聲遠署同知奎紱妥為撫輯糧石租稅  
已逾舊額之半南八城除英吉沙爾壤地漏小烏什土性瘠  
薄餘均較吐魯番為饒而喀什噶爾和闐葉爾羌阿克蘇庶  
而兼富物產豐盈又較各城為盛劉錦棠張曜悉心經理現  
委員開河引渠清文地畝修築城堡塘站鋪錢徵釐百廢肇  
興具有端緒較之北路尤易為功是南北開設行省天時人  
事均有可乘之機失今不圖未免可惜此新疆之應改省者  
一也北路得之準部南路得之回部皆因俗施治未能與內  
地一道同風久已概為邊地伊犁設將軍又設參贊大臣一

員烏魯木齊設都統塔爾巴哈臺葉爾羌均設參贊大臣喀  
什噶爾阿克蘇庫車和闐喀喇沙爾均設辦事大臣伊犁等  
處設領隊大臣五員塔爾巴哈臺烏魯木齊庫爾喀喇烏蘇  
古城巴里坤吐魯番烏什英吉沙爾均設領隊大臣哈密設  
辦事大臣一員協辦大臣一員葉爾羌設兼管和闐事務協  
辦大臣一員烏什設幫辦大臣一員喀什噶爾設換防總兵  
一員是邊地腹地皆一律視之無甚區別與經野馭邊之義  
不符將軍都統與參贊辦事大臣協辦與領隊大臣職分等  
夷或皆出自

卷八 新疆志 五 紅杏山房

禁聞或久握兵符民隱未能周知吏事素少歷練一旦持節  
臨邊各不相下稽察督責有所難行地周二萬里治兵之官  
多治民之官少而望政教旁敷遠民被澤不亦難哉北路糧  
員但管徵收而承催則責之頭目南路徵收均由回目阿奇  
木伯克等交官官民隔絕民之畏官不如其畏所管之頭目  
官之不肖者玩狎其民輒以犬羊視之凡有徵索頭目人等  
輒以官意傳取倚勢作威民知怨官不知怨所管頭目也內  
地徵收常制地丁合而為一按畝出賦故無無賦之地亦無  
無地之賦新疆則按丁索賦富戶丁少賦役或輕貧戶丁多  
則賦役反重事理失平莫甚於此貨幣之制子母不能相權  
爭訟之事曲直不能徑達官與民言語不通文字不曉全恃  
通事居閒傳述顛倒混淆時所不免此非官與民親漸通其  
情實去其壅蔽廣置義塾先教以漢文俾其畧識字義徵收

所用券票其戶民數目漢文居中旁行兼注回字令戶民易曉遇有舛誤卽予隨時更正責成各廳州縣而道府察之則綱目具而事易舉頭目人等之權殺官司之令行民之情偽易知政事之修廢易見長治久安之效實基於此新疆之應改行省者二也夫立國有疆古今通義傳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周秦以前姑弗具論自漢以來通道始於張騫不能得月氏要領求馬繼以廣利不能下小國堅城漢於西域窮天下之力以務之卒有輪臺之悔故班固以爲得之無益棄之不爲損也今主棄地之說者祖之臣愚非不謂然顧斷斷於兵不可停地不可棄者蓋以地形無今昔之殊而建置則有因創之異窮變通久因時制宜事固有不容已者謹按新疆

卷八

新疆志

六

紅杏山房

開拓肇自

高宗當時移涼州西安熱河滿兵延安綏德甯夏興安漢中西甯固原肅州河州安西綠營兵丁駐守南北兩路餉不外增各城養廉經費則以京口杭州等處出旂漢軍俸餉口糧馬乾及甘肅等處所減草料充之計內地每歲節省之數共一百二十九萬兩有奇而劃抵新疆養廉經費一百零七萬八千四百餘兩外尙餘銀二十一萬一千五百餘兩不特無糜餉之虞且有節餉之實論者竊以耗中事西疑之於聖意拓邊節餉固無當也臣自度隴以來卽留心稽考甘肅新疆餉數僉稱承平時每歲約銀五百餘萬兩自變亂以來冊籍散佚難以覆按請部鈔示成案亦無以應近據藩司崇

卷八

新疆志

七

紅杏山房

保官兵應需俸餉紅白賞卹等項銀四百一十五萬二千三百五十三兩三錢九分九釐四絲一忽內先一年預撥銀一百四十萬兩外銀二百七十五萬二千三百五十三兩三錢九分九釐四絲一忽由部臣照依估撥預撥完數以此準之甘肅新疆實餉五百餘萬之數雖無可考而一歲之中預撥正撥四百一十五萬有奇則有數可稽也臣竊度南北兩路如行清丈之法就畝徵賦仿什一之法制而從寬定額民收十數分官徵其一以給軍食尙可有餘修渠導流以備旱潦改鑄制錢以便民用設局徵釐以裕課稅創設義塾教之識字選調匠師教之藝事自季春至今次第經理甫有端緒容俟各處緘牘取齊卽行具奏此外南北兩路無產尙有藥材皮張吐魯番之綿花和闐之玉庫車之金銅鉛鐵均應設簿及之是新驅利源非無可開也甘肅地處邊陲土曠人稀瘠苦甲於天下承平時錢糧徵收不及東南一大郡此其明徵亂後子黎皮骨僅存氣息僅屬雖頻年拊循休養漸有起色究之致力多而成功少者時地實有以限之通省舊設額兵太多全恃各省協款接濟自中原軍興各省未能兼顧於是回禍起新疆淪陷甘肅全省名雖僅存實則已矣幸值聖明在上洞曠無遺移東南之餘財救西北之奇厄親賢夾輔內外一心臣關內而後關外次第圖之乃有今日不可謂非幸也此時所當亟籌者善後之策善後之策當規久遠利

純所繫匪僅一時以甘肅與新疆並論新疆利源可開流亦可節甘肅則開源為難而節流尚有可議從前領兵之多者一則新與蒙部回番雜處兵少恐起禍心一則新疆需由內地撥兵換防兵少難敷調派也若以現在局勢而言蒙部回番已就緒東防營可以漸減前奏改行餉為坐餉圖節勇餉為復甘肅制兵之漸新疆南北如置行省換防之制可以永停又擬節制兵之餉以紓各省協款之力也竊計甘肅新承平時預撥估撥餉銀四百數十萬兩俟伊犁收遠每歲約可節省百數十萬兩後此利源日增餉更可節部臣可隨時察酌而任甘肅新疆之事者可隨時陳奏特恐非微臣所及見耳此統籌甘肅新疆節省餉需以規久遠之大略也

卷八 新綱志

八 紅杏山房

詔答以伊犁未復建置之規且徐圖之安集延賊目阿里達什者前竄俄境復潛率賊黨百八十人竄至奈曼勾通布魯特頭目種人三百餘謀襲喀什噶爾擾及玉都巴什卡倫復分隊入烏帕爾之瑪雜爾念經散食以誘約回眾瑪雜爾者回子祖墓節所謂拱拜者也劉錦棠聞之先嚴兵備喀什噶爾而自率隊一夜馳百五十里抵烏帕爾賊見官軍至即返走玉都巴什復躡追三十餘里至玉都巴什望見戈壁中聚賊騎數百立遣夏辛酉譚慎典羅長祐等次第進發自率馬隊二百策應賊列隊迎敵夏辛酉張宗本怒馬陷陣斬執旗賊奪其旗賊眾遂潰追斬三百餘生禽三十餘復進馳百餘里亂山叢集竊徑莫測錦棠傳令收隊而遣布魯特總營以

卷八 新綱志

九 紅杏山房

尙胡里率所部人山搜剿而奈曼回目庫爾什先率部眾四百餘伏山谷阿里達什敗走經過庫爛什要役之盡殲其黨禽阿里達什搜得其玉印遂割取首級同以尙胡里獻功於軍錦棠重賞之歡呼膜拜而去於是提所禽伯克王子巴什阿渾等五十餘人駢誅梟示焉阿里達什之謀攻喀什噶爾也布魯特逆回阿布都勒哈瑪及其子買賣提斯拉木實與焉及阿里達什伏誅其父子敗竄俄屬之阿來復勾結安集延酋愛克木汗條勒阿希木汗條勒咬買提和卓再為內犯之計回中曰汗曰比者君長之稱曰條勒和卓者稱其教祖後裔也愛克木汗阿希木汗即張格爾弟玉素普之兩孫也愛克木汗等率其回眾八九百徑抵烏魯克哈提復誘脅布魯特各部至聚眾千七八百

五年正月朔乙巳自畢勒套格依趨駐博斯塘特勒克博斯塘特勒克為布魯特比所居地意欲引以為助也劉錦棠以官軍往剿必度戈壁中賊得覘我虛實非計之得不如伏兵山谷待賊來擊之且更為四面圍剿之策下未遣方友升進烏帕爾譚慎典進王都巴什駐軍令各偵明賊踪來報又陰縱布魯特人入賊中佯言官軍無多誘其深入辛亥方友升報賊游騎已至烏帕拉特劉錦棠分兵守漢回兩城遣張俊等步隊由英吉沙爾取道圖木舒克至烏魯阿提防賊旁竄遣董福祥等馬步由喀什噶爾回城取道卡浪圭至無胡素魯克如軍到時賊尚未返則急進畢勒套格依駐營扼賊回

竟皆令揜旗息鼓以行。癸丑，錦棠自率羅長祐等馬步由喀什噶爾漢城啟行。是夜方友升報獲賊謀稱賊中傳令夜撲烏帕爾官軍營，劉錦棠以賊由南路平地來，勢散漫不能多殺，不如先取其巢，侯賊返更擊之，遂留劉必勝等駐烏帕爾，莊外助剿，而遣羅長祐等率各營由北嚮小路銜枚疾走，向營前特勒克邁進，比至守巢之賊方熟睡未醒，乘其未備擊之，斃賊五百餘，俘賊精大隊，賊已於初鼓向烏帕爾去。羅長祐令各隊飲馬造飯，遙見戈壁東塵沙大起，偵者報賊自烏帕爾歸矣，遂令各隊偃息以待。方賊之進，襲官軍也。錦棠聞報，即令劉必勝何俊先往擊之，自率段伯溪馬步繼進。為策應，復令張復夏李照雲多張旗幟分兩路，左由烏帕爾樹林抄出，右由山溝抄出，皆約於賊隊屯集處會。劉必勝等首與賊遇，賊敗走。方追剿，忽西南溝內大隊騎賊紛紛結圍衝出，劉必勝等勒馬整隊以待。騎賊分圍迭撲，迄不少動。賊更作回陣，四面環攻，鎗礮互轟，塵戰正急。何俊右額中鎗子忽號鼓之聲震山谷，旗幟閃耀，各營四路層見，歧出賊不測。官軍多少，遂無心戀戰。錦棠麾隊壓迫三十餘里，禽賊百餘，賊向博斯塘特克返竄。知其已墮計中，乃從容收隊，還至蘇巴什駐軍。甲寅午初，敗賊進谷口，羅長祐令譚慎典等以馬隊列谷外，湯彥和等率步隊列谷中，自登山相機調度。賊見官軍，即結為團陣，團約四五十騎，前後兩隊共四十餘團，作聯珠勢，與官軍接鎗礮互施，戰移時不決勝負。羅長祐令馬隊

卷八

新疆通志

十 紅杏山房

以長矛衝陣，譚慎典率數十騎怒馬直入，斬賊首買賣提斯拉木於陣前，賊遂大亂。湯彥和等鎗矛迎擊，斬賊遂多。賊棄馬越山，羅長祐麾隊追之，禽斬盡淨，殺賊首咬買提和卓、阿希木汗條勒於陣，其左隊約五百騎，繞谷外傍嶺麓西竄。譚慎典等躡追一夜，力馳二百里，至阿伊阿提外卡，沿途殺賊三百餘。羅長祐亦於是夜拔隊進，乙卯午正，抵阿依阿提，令布魯特騎卒馳探，令譚慎典等追至，俄界止，丙辰，譚慎典等馳至卡，拉阿爾提騎卒回報，賊首愛克木漢條勒、阿布都勒哈瑪、賡百餘騎已入阿來俄境矣。乃收隊回，其餘敗賊，董福祥等分途搜剿，已盡，己未，庚申，各軍先後回防營，是役共斃賊二千餘，死事者提督李青雲、總兵陳大根、沈煦階、副將李春廷、參將周桂蘭、都司陳松廷、孫祥吉、守備王永朝、龍碧雲、千總張保林、周喜祥、王銓衡、王益生、把總鄒鳳玉、朱有福、沈福隆、羅文燦、陳仁、俄人之據伊犁也。在咸豐十年，其時謂代我收復，俟我克復烏魯木齊，瑪納斯當以伊犁歸我，比官軍遞下各城，克復南疆，而俄食言，穩居如故。

朝廷命將軍崇厚往諭之，議以五百萬圓盧布償其代為收復之費，乃歸我伊犁。盧布即所稱俄元者也。又稱伊犁歸後，俄爾果斯河西及伊犁山南之帖克斯河歸俄屬，山南為通南八城要道，帖克斯河屬俄，則新疆南北中梗，伊犁勢成孤

卷八

新疆通志

十 紅杏山房

注又伊犁人民遷居俄國者准照俄人看待俄人在伊犁准照舊營業則是伊犁雖還中外仍無界限左宗棠以為俄人包藏禍心預為復蹶之謀是宜先之以議論不然則決之以兵戰不可依違以貽後患中外臣工亦多謂不便乃改遣曾紀澤往議初左宗棠總師入秦行次漢臬招在籍刑部主事監利王柏心與商方計柏心夙負時譽乞養歸嘗主荊州講席粵寇起當事爭延致戎幕概辭不赴素與宗棠善聞其請為一至軍留旬日柏心既留意時務又早歲游幕關隴最久凡其山川形勢暨漢回各種人情僞尤洞悉故所籌畫皆切中機宜宗棠深韙其論卒賴以濟至是柏心卒乃推本平回策歸功於柏心疏稱始臣奉

卷八

新刊同治

三

新刊同治

命入關人人皆為臣危柏心獨不謂然臣為氣壯後此三道進兵堅持緩進急戰之議皆柏心有以啟之其學問深遠識略超羣足達其忠孝之忱非時賢所及也因進柏心所著極言漆室吟詩稿雜文請

宣付史館立傳又穎州府教授當塗夏旂老而篤學著景紫堂文集辨朱陸異同甚晰宗棠擊賊婺源及督軍人浙時為代籌軍食師得宿飽旂時已七十餘猶時至軍與兩浙形勢用兵次第以告宗棠倚其商略以有功又中書科中書巴陵吳士邁為諸生時已留心經濟之學粵寇犯湖南湖北撫臣常大醇議防江不防湖親赴岳州延士邁主其事士邁領費集漁戶千餘分堵洞庭諸港口賊至漁戶遁去賊遂陷岳州

是或謂其時鄂撫實未委之事權漁舟皆倉卒召集未編隊百無人鈴東又未發給糧餉遇賊即潰非戰之罪士邁乃引為私憾日夜思所以報

國雪恥者會宗棠西征士邁募勇效督隨以入關于三水泰安陳村羅局諸處數堅奇功著在前編後以病歿于軍士邁為人尚志節重然諾治軍嚴整與下卒同甘苦臨陣意度安閒堅不可撼軍名宗岳蓋其微意所嚮也每論功敘保必再三推辭雖虛銜亦不肯受嘗曰吾藉此補咎報

卷八

新刊同治

三

新刊同治

從入關由晉追賊赴燕齊與宗棠講求陣法所用惟方圓仰月偃月諸式步兵鎗礮刀矛結陣諸中騎兵斜布于後張左右翼賊敗則移陣追之所至成營師行平原曠野中雖夜深天黑哨隊不亂觀禮短衣匹馬輒居主帥前時或並轡徐行與商戰略傳宣進止宗棠深賴之以患肝疾兩睛且陷令歸就醫後大軍度隴目稍瘳復馳書請從襄事宗棠以隴右苦寒非目疾所宜商其暫駐西安督辦糧需而觀禮以為從軍而避勞就逸于義不可乃註銷所保陝西道員復赴試成進士入翰林一典蜀試躋然猶乃心西事以宗棠衰老擔荷日重無分任勞勸之人為憂寓書于軍所論多痛切旋以肝疾歿于邸寓計緘書之日相距不過旬日其憂

國之忱蓋未嘗一日少閒而竟賈志以殞也宗棠以爲此四人立身本末均有可觀然皆未克多所建樹以竟厥施實有耿耿于懷不能釋然者均奏請

宣付史館以存其人俾士之矜尚志節者有所觀感焉詔悉許之

六年二月庚申左宗棠奏曰竊維俄國與崇厚所議恣其要求

朝廷改命使臣前往再議詞嚴義正曾紀澤上稟

宸諒成議而返庶幾息事安邊倘其始終狡執論辦竭則衅端開非合南北兩路慎以籌之不可按伊犁轄境千數百里北倚大山本葱嶺北出之幹首迤西荒尾插東海山陽水入

中國山陰水入俄部歸西海乃中俄天然界畫也其由葱嶺

中出者爲天山山北諸流東行迤北爲伊犁河天山北路至此而止與葱嶺北出大幹不相聯附故伊犁幹山爲北邊盡

處究不得指爲天山北路也至喀什噶爾北境舊與浩罕所部安集延南境相接自俄人據浩罕舊都塔什干城併其三

部浩罕遂亡安集延北境亦爲俄有逆酋阿古柏由南境糾其餘眾竄踞回疆八城及吐魯番乃與俄約將南境之地併

入回疆自爲一部此次大兵既定天山北路引兵而南克吐魯番及南八城阿古柏滅安集延亡其南境又歸於我即喀什噶爾西北卡外地也雖闢地無多而以山川條列言之葱

嶺北出大幹水北流者爲俄屬南流者爲新疆天山界居其

卷八 新疆志 西 紅杏山房

而南北兩路諸城錯布皆吾舊土也至喀什噶爾卡外安集

延所遺南境之地本非俄境又在伊犁界外官軍得之飯豎

之手與俄無涉俄自無所藉口以與我爭但堅持定議於伊犁界務概以同治三年所定爲斷其未定之喀什噶爾卡外

即仍阿逆與俄人所約定局如此則山川條列朗若列眉以守則固安集延布魯特餘眾亦可斷其勾結相莩以安誠數

世之利也至不得已而用兵現擬規復伊犁東路宜嚴兵精

河一帶扼其紛竄伊犁將軍金順主之中路由阿克蘇冰嶺之東沿特克斯逕趨伊犁計程千二百五十里廣東陸路提

督張曜主之西路取道烏什由冰嶺西經布魯特游牧地抵伊犁計程千二百五十里通政使司通政使劉錦棠主之三

卷八 新疆志 西 紅杏山房

路兵力本不爲單但戰守相資非增撥各軍厚集其勢不可就現在局勢言之俄之官商兵力皆歸重金頂寺各處距精

河一帶較近金順只宜堅扼要隘遏其紛竄不必以深入爲功中路阿克蘇之軍逕抵伊犁大城斷金頂寺歸路劉錦棠

如由烏什冰嶺西路逕指大城則俄國援伊犁來路可斷如此路難進則屯兵喀什噶爾外卡遙張架入俄境之勢亦使

知內患堪虞時勤狼顧不敢復爲狺矣臣俟布置周妥暮春之吉當率馬步各營出屯哈密與南北路諸將領籌議謹先舉大略爲

皇上陳之四月乙卯左宗棠自肅州行營出關五月乙亥抵哈密駐軍城西鳳凰臺前調金運昌所部王鳳鳴等軍皆先



後到精河譚上聯軍亦於是日抵喀什噶爾譚拔萃等軍亦抵哈密時俄人增兵踞伊犁阿來者合計不過數千志在固守伊犁與納林河門戶唯時越界放哨築壘似有意挑蚌劉錦棠金順但遣人詰問未遽加以聲色也左宗棠以為伊犁東北切近俄境塔爾巴哈臺外惟科布多斗插朔方形勢孤露陝漢逆回之在伊犁者頗思從此以覓生路若越科布多而南轉而西趨則古城巴里坤之奎素皆當其衝逾天山卽哈密境山谷綿亘介南北兩路之中爲程二千餘里防不勝防若賊由科布多而南不犯古城巴里坤哈密附近邊界專自草地有水泉處狂奔而來偷越安西州可徑抵玉門及布隆吉橋灣三道灣且可由花海子以達金塔毛目諸處果爾則甘涼內地均不免風鶴之警現於科布多設坐探於科布多通古城之八臺外復設漢三臺以速郵傳遇有寇警馳報古城令古城巴里坤哈密各防營皆戒備焉增古城西路及巴里坤防兵復調兩營於安西州附近築壘駐之時發偵諜於科布多烏里雅蘇臺商販往來要口巡望遇有賊踪飛報防營橫截而出痛予勦辦蓋欲於收復伊犁之外別籌開著以備緩急也七月壬申

詔左宗棠來京陛見以備顧問並舉賢以自代奏稱劉錦棠具匡時濟變之才近辦新疆善後事宜威惠並行邊民感服臣嘗自愧不及請以

欽差大臣關防交劉錦棠祇領

卷八

新疆志

六

紅杏山房

詔許之十月丁未左宗棠自哈密入關赴蘭州俟交陝甘總督岑毓英即由秦晉北上劉錦棠既至哈密領

欽差大臣關防與左宗棠商計軍事遂留駐哈密絨請張曜移防喀什噶爾英吉沙爾兩城總辦西四城邊防就近調度一切董福祥領張俊夏辛酉等軍移駐葉爾羌和闐等處羅長祐領譚慎典等軍移防阿克蘇瑪納斯譚上聯領余虎恩軍移駐烏什譚和義暫駐吐魯番聽調譚拔萃駐庫車令諸將嚴備存在不露戰迹時時不忘戰心蓄養精銳靜以觀變焉錦棠自以弱處從軍未諳學術難任吏治數上疏陳病請另簡賢能以膺重寄情詞懇道

朝廷嘉其敬慎昇倚益深

卷八

新疆志

七

紅杏山房

七年曾紀澤與俄人定約收還伊犁

詔遣錫綸會俄官辦理於是西郵解嚴凡善後諸務次第修舉劉錦棠乃與陝甘總督譚鍾麟會商申左宗棠前議建行省設郡縣除自哈密南至吐魯番北至精河仍舊所置外回疆東四城擬設兵備道一員駐阿克蘇督飭所屬水利屯墾錢糧刑名事務撫馭蒙部彈壓布魯特稽查卡倫喀什沙爾與吐爾扈特和碩特游牧犬牙相錯事多交涉設直隸廳撫民同知一員加理事銜治喀什沙爾庫車設直隸廳撫民同知一員治庫車城阿克蘇爲古溫宿國設溫宿直隸州知州一員治阿克蘇城拜城縣知縣一員治拜城歸溫宿直隸州管轄烏什接鄰布魯特部落爲極邊衝要設直隸廳撫委



同知一員治烏什城以上各廳州縣統轄於東四城巡道其西四城擬設兵備道一員駐劄喀什噶爾回城管理通商事宜督飭所屬水利屯墾錢糧刑名彈壓布魯特控馭外夷稽查卡倫喀什噶爾爲古疏勒國設疏勒直隸州知州一員治漢城疏附縣知縣一員治回城歸疏勒直隸州管轄英吉沙爾逼鄰布魯特爲極邊要衝設直隸廳撫髮同知一員治英吉沙爾城葉爾羌爲古莎車國設莎車直隸州知州一員治漢城葉城縣知縣一員治回城歸莎車直隸州管轄葉爾羌所屬瑪喇巴什一城爲回疆東西咽喉要地積年河水爲患宜置官撫治設直隸廳水利撫民通判一員治瑪喇巴什城和闐爲古于闐國設和闐直隸州知州一員治和闐城于闐縣知縣一員治哈拉哈什歸和闐直隸州管轄以上各廳州縣統轄於西四城巡道凡茲建置皆準光緒六年左宗棠所擬而斟酌之又以甘肅與新疆本爲唇齒凡關外兵餉運轉諸務皆倚關內爲根本前左宗棠擬以新疆另爲一省與甘肅離而爲二事多不便請將哈密鎮迪道等處暨議設南路各廳州縣併歸甘肅爲一省依江蘇建置例增設甘肅巡撫一員駐烏魯木齊管轄哈密以西南北兩路各員并請賞加兵部尚書銜俾得統轄全疆官兵督辦邊防設甘肅關外等處布政使司一員隨巡撫駐劄舊有鎮迪道員擬請撥福建臺灣例

卷八 新疆志 六 紅杏山房

州爲迪化縣增設迪化府知府一員治迪化城管轄迪化昌吉綏來阜康奇臺五縣凡舊設參贊辦事領隊各大臣員缺除伊犁將軍塔爾巴哈臺參贊兩處旂營外其餘兩路各大臣悉罷之移烏魯木齊提督於喀什噶爾移喀什噶爾總兵於阿克蘇

詔下部臣反覆雜議悉先後准行又奏新疆舊設回官阿奇木伯克等員其職銜有三品四品者今既建郡縣設丞倅牧令若回官仍循舊章殊有枝大於本之嫌擬罷回官各缺暨阿奇木伯克等名目各廳州縣另設頭目額數略如各省辦公紳士不得以官目之遇有缺額就近選舉出具考語請邊疆大員給發委牌仍回官舊例撥給地畝以作辦公薪水免滋需索侵吞之弊又南路纏頭大半愚懦彼教中所謂條勒阿渾者往往造爲邪說肆其誘脅人心易搖禍亂斯起纏回語言文字與滿漢殊遇有訟獄徵收官民隔閡不通阿木奇伯克通事等得以舞弊是非被以文教錮習難除自全疆勘定以來各城設義塾令回童讀書識字習華語其中儘多聰穎之資授以書輒能背誦習字居然端好講解亦能領會足見秉彝之良無分中外雖不必侈言化民成俗而其效已可觀是宜設法鼓勵使回族爭奮於學庶教化可興所有原設各塾應由各廳州縣延師訓課以小學孝經及六經教授各回童擬每歲令各廳州縣一試有能誦習一經熟諳華語者卽送道署覆試由邊疆大員咨部給予生監頂戴待其年長

卷八 新疆志 九 紅杏山房

准充頭目如有勤學不倦誦習多經者准各州縣考送由道覆試請獎再行遞換五品以下頂戴不得逾六品以示限制惟曾任三四五品阿奇木伯克者裁缺後准仍舊頂充頭目其各項頭目如辦事出力隨時保奏懇

賞三四五品頂戴用昭激勸後部議以習一經諳華語即予生監頂戴與例不符錦棠復奏新疆纏回聚處諺俗異宜底定以來欲使殊方異族同我華風故於各城創設義學選擇回子弟入塾讀書其始羣相疑沮且謂讀書為使之充徭役迫臣議定條規做內地書院章程取粗知文義按月給膏火銀兩以示獎勵行之數年漸知向化各廳州縣近查課卷其文理儘多可造近日鄉民且有率子弟求入塾者是風氣漸開之時當令各塾拔取一二人咨送甘肅學臣註冊備作份生俟設學後俾充份舞數年後學業有成再議設學官定學額以符定制

詔可其奏

九年八月劉錦棠奏委羅長祐署理阿克蘇道陳寶善署理喀什噶爾道其餘府廳州縣各缺就簡在事各員署理暫給木刻關防鈴記前往任事

十年十一月以劉錦棠補授甘肅新疆巡撫

賞加兵部尚書銜以魏光燾補授新疆布政使

十一年三月劉錦棠自哈密移營晉駐烏垣五月移巴里坤烏魯木齊滿營歸併古城改設古城府守尉一員八月復請

卷八

新編

知杏山房

改設庫爾喀喇烏蘇撫民直隸同知一員兼理事街管理地方戶籍田賦刑案兼管土爾扈特游牧諸事宜並轄精河屬境設分防驛巡檢一員隸同知管轄其同知仍隸道屬七月大學士文襄公左宗棠薨於閩劉錦棠臚陳事實奏請宣付史館其略曰臣於左宗棠有鄉子弟之誼自束髮從戎轉戰晉豫燕齊關隴間相從萬數千里歷事二十餘年其於左宗棠平日立心行事相知最深謹就見聞所及為

皇上陳之竊維左宗棠廉正果毅學問深純道光末年里居不仕授徒自給於邑中柳莊置薄田躬稼以明淡泊鄉人士咸以漢臣諸葛亮目之會粵賊肇變相楚戒嚴湖廣提臣張亮基湖南撫臣駱秉章先後強起人幕倚為參謀左宗棠遇事不避嫌怨遂為言者所摘蒙  
文宗顯皇帝特達之知感激奮發以身許國遂由舉人擢升卿寺任疆圉襄  
綸扉

賞延世爵蹇蹇臣心始終不渝事無鉅細必究極原本而要之以力行每營帳所止壘旁荒地輒令軍士開墾招民承種民至如歸城堡橋路溝渠館舍戰事餘間輒令修治完善關隴官道兩旁悉令種樹迄今數千里柳陰夾道行旅便之蠶織畜牧諸政皆因勢利導民賴其樂利焉生平絕少嗜好家私一無所營所得廉俸稍置田供祀歲給其兄嫂餘悉以充義舉襟懷瀟灑絕無滯機公餘或徒步出營循畦流覽或作

卷八

新編

知杏山房

書以適意而已。性獨好學，身在行間，講習不輟。凡有設施，援古證今，必求適於時宜。軍書旁午，批答如流。章奏悉由手出，每復一城，招徠撫綏，其秀長者必教之嚮學，勵行鼓舞，振興如恐不及。嘗謂民者士之望也，不作士氣，無以勸民。其與人開誠布公，取長略短，舊寮宿將，與共患難者，念之至終身不忘。待降將一以坦白，以故隨從征剿，能得其死力。愛人而不流於姑息，疾惡而不傷於苛刻。精察明斷，不為己甚。雖其性情之正，抑亦學術有以濟之。在蘭州時，俄官索斯諾福斯齊攜其教師，演說西教。左宗棠以禮接見之，飲食酬酢，倍極款曲。與講孟子三自反之義，俄官為之斂容。臣時在坐，拱默而已。後語臣曰：忠信篤敬，蠻貊可行，彼亦人也。心知血氣不甚相遠，但積誠相與，將自感也。已而索斯諾福斯齊自請由齋桑涼爾代購軍糧，訂約而去，終不爽信。其以誠感人類如此。行軍必謀定後動，雖事機所赴，變動不執成見。然由陝度隴，由隴出關，步驟次第，皆如其始策之言。其進規新疆也，慮糧運不給，乃令師行遞次，以出先遣張曜置屯哈密，金順進駐古城，遠自晉疆俄境近而甘涼肅州，四路籌策，軍備備足。然後檄臣率大軍出關，與金順會師。先清北路，以固根本。遂乃遣師南嚮，勢如破竹，不數年全疆底定。伊犁收還，非謀出萬全，未能如此。奏功迅速也。關內外自遭兵燹，田地荒蕪，左宗棠籌發籽種，給耕牛，使兵民雜耕，收穫有餘。官更糴之以佐軍公私，悉便。嘗自謂籌邊莫要於屯田，然興屯必籌經費。今

卷八 評綱二 重 紅杏山房

度文告紕安可復以此上煩

朝廷故行軍以來，未嘗顯言屯政。其實所行無非古人屯田遺意。及新疆既平，乃議設行省，以規久遠。臣愚不學，猥承其後，所以展轉數年，尚無遺誤者，皆左宗棠先事預籌之力也。其戰蹟經楊昌濬、陳及平日見諸奏報者，臣皆毋庸復述。謹就見聞所及，陳之懇宣付史館，以備採擇焉。

十二年四月，奏請以譚上聯署喀什噶爾提督，董福祥署阿克蘇總兵。十月，設伊犁副都統二員，均與將軍同城駐紮。十三年，升伊犁廳為府，罷撫民同知，設知府一員，治綏定城。設附府知縣一員，為綏定縣，以廣仁瞻德、拱宸、塔勒奇四城隸之。設寧遠縣知縣一員，治寧遠城。隸伊犁府，而以惠寧、熙春兩城隸之。設伊犁兵備道一員，督飭所屬水利屯田錢糧刑名諸務。稽查卡倫，兼管通商事宜。於是佐雜營哨各官亦以次增設。凡官制營制、清釐田賦、戶籍與辦屯田一切經制，具備。於是漢回各安生業，西陲稱大定。云屯田之制，戶受地六十畝，假予籽種三石，農器銀六兩，蓋屋銀八兩，牛二頭，合值銀二十四兩。每二人為一戶，月給鹽菜銀一兩八錢，口食麵九十斤。自春耕起訖，秋收接八月，計算每戶假子成本銀七十三兩。壹錢定限，初年償半，次年全償。遇歉酌展，償本後接畝升科。征額糧自第三年始，始征其半，次年全征。做營田制十戶一屯長，五十戶一屯正，五屯正一委員管之。凡領成本督農工一切事宜，地方官責之，委員委員責之。屯正屯正

卷八 評綱二 重 紅杏山房

責之屯長十戶聯環保結互相糾察屯正屯長亦如戶民例  
領地畝假予成本惟屯正月另給銀四兩屯長月給銀二兩  
以示獎勵不責償錄之俾後之爲政者取法焉

論曰關外之亂其時東南粵賊方平泰西烏夷釁起議者皆  
欲棄塞防以事海防左文襄獨以爲英夷爭商事小俄人侵  
疆有蹙

國之勢且新疆爲

兩朝祖宗勤宵旰而得之者豈於此而棄之遂慨然以兵餉  
之全任之一身席卷雲馳舉二萬里糜爛之土宇不數年掃  
蕩廓清還之

朝廷其時回民語言文字不與漢通爲之設塾延師被以文

卷八

新編二

三

紅杏山房

敘建郡縣置屯田用夏變夷與民更始西陲之頌功德者將  
百世不忘焉豈不偉哉文襄入

朝劉公錦棠能繼成其志尤爲委任之得人云

平回志卷八終



〔清〕葉德輝輯

覺迷要錄四卷

清光緒三十一年刻本

覺  
迷  
要  
錄

光緒辛丑冬孟編  
撰乙巳夏五刊行

覺迷要錄敘

康梁逆黨竄身海外所著清議報戊戌政變記等逆書偽造密詔誣構

兩宮閱者無不髮指毗裂今年復於坎拿大地方創設保皇會斂資巨萬勾結內地會匪謀亂於七月間在長江一帶破案湖南北搜獲逆黨信札偽檄訊明正法者數十人之多而以士林廁名其間者湘人爲尤夥蓋自梁逆主講時務學堂以來士風敗壞陵夷而有今日之變斯亦學校之奇禍也中丞山陰俞公首改時務學堂爲求實書院重聘教習邪說亦已廓清此次謀逆諸人大都昔年學堂被逐之人及出洋學生之無歸者俞公不忍不教而誅命編是書恭遵

世宗憲皇帝大義覺迷錄之旨名曰覺迷要錄卷一恭錄戊戌

八月以後

敘

懿旨

上諭其因臣工奏請明發者則以原摺附後煌煌

聖訓逆案昭然此無待臣民之贅述矣卷二奏牘分錄奏摺公牘自奉

諭禁閱逆報至查拏富有票匪凡摺片告示批札依類編次其文或登於報章或見諸案牘各據原文可資覆案卷三公論凡中人外人論二逆罪狀者按各報年月先後入載日本深山虎太郎一書大坂每日新聞報一則尤爲深切著明不啻餘地斯誠直道之公矣彼梁逆狂吠之報竊名清議不適足貽外人非笑哉卷四逆蹟二逆徒黨遍於京師東南各省其平日居心行事並無忠愛之忱惟日以亡國瓜分等危詞傾動觀聽今將所

著保國保皇各會章程及師弟講學信札湖北起事逆函分子目五一曰京師逆蹟一曰廣東逆蹟一曰湖南逆蹟一曰海外逆蹟一曰湖北逆蹟俾中外士夫覽是書者即以知逆黨一切語言文字皆不足以假託維新藉名皇國因此身膺顯戮以快人心則謂是編爲康梁逆案之定讞不亦可乎長沙葉德輝序

敘



上諭中丞書

日昨得見胡鼎臣方伯垂詢整頓學校之事據云公因康梁謀逆士林膏從者眾思將學政全書中訓飭士子一門與臥碑並刻頒發各學官典至重也意至善也輝謂此本百數十年士林共習之書今日附逆諸生豈皆不習寓目者祇以康梁學術陷溺人心當其煽亂朝野之時廷臣疆臣搢紳士林無不受其蠱惑而後生小子儂薄少年其被毒為尤甚所以然者其根荄皆託于自強而繼之以維新中國為西人輕侮久矣忠義之士無所措手于是一二寡學無識之樞臣好名立異之疆吏奉為大師以釀成今日之禍彼之赴市曹蹈水火者方且自命為日本意大利之義俠不自知其為謀逆也故論今日教士之法惟有將新舊順逆四字剖析明白使士林咸曉然于逆黨之所為無

書

三

所謂義亦無所謂俠則病根可以剷除而後士習可返于純樸也輝昔致書友人云 朝廷應行之政不得謂之新吾人應守之學不得謂之舊又云 皇上上奉 慈宮以孝治天下臣民效之謂之順康梁假託新政以言亂天下臣民和之謂之逆如此則界劃清晰而保國保皇等會名目不能奪我視聽矣夫維新美名也逆黨攘之以掩亂蹟守舊習聞也迂儒持之以攻異已輝昔周旋其際灼見居間之人非深閉固距即見卑識陋致使血氣之士返于枯寂文學之子流為會匪此在當日主持兩家之人亦未必知有今日之貽害也輝自戊戌攻散學會之後凡與友朋書札從不涉及新舊二字誠以彼等之所為乃逆也非新也吾輩之所爭乃順也非舊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離間 兩宮何謂保皇妄希民主何謂保國且日本變

俞中丞復書

法其黨多赤心為國之人中國戊戌政變一事如譚嗣同楊深秀林旭之流其平日皆甘心為亂臣賊子該逆黨豈得假藉以傾動海內約連外部今據唐才常兄弟及各犯親供亦自認逆謀不諱然則彼所謂保國保皇之旨果安在耶今各學士子見聞狹陋自戊戌至今尙有不知康梁宗旨所在者惟有將戊戌上諭及各報紀載康梁逆蹟編纂成書益之以湖南北各憲著公牘刊布各州縣各學于月課獎賞之外加獎此書庶人入得知其謀逆情形並非維新並非保國並非保皇似與照例頒發書籍較為切用是否有當乞候鈞裁施行不勝禱企之至

書

四

頃承手示批卻導察詞嚴義正昔人謂韓文公攘斥佛老功不在禹下若足下之攻散學會復殷然佐 弟等以教士之法此其功又豈在文公下哉新舊順逆經足下剖析至明至當可謂迷津之寶筏道人之木鐸惜前此之崇尚新學者見不及此也尊指將康逆亂政始末及康黨謀逆情形編纂成書頒發各書院俾士林知所警惕誠為近日急務 弟公事冗繁無暇詳檢仍求足下以教士之苦心成輯書之盛業一俟鉛槧告竣即為刊發想足下必不以為煩也謹將近日奏牘各件並逆據名單送呈備查儻別有所需乞示知再檢手此復請善安

覺迷要錄卷一

諭旨恭錄

戊戌八月初五日奉

上諭

戊戌八月初六日奉

旨

戊戌八月初六日奉

上諭

戊戌八月十一日奉

上諭

戊戌八月十一日奉

上諭

戊戌八月十四日奉

上諭

戊戌八月十四日奉

硃諭

戊戌八月十六日奉

上諭

戊戌八月十七日奉

旨

戊戌八月十九日奉

上諭

戊戌八月二十日奉

上諭

附都察院左都御史懷塔布等奏聞請旨摺

戊戌八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

附陳寶箴奏釐王學衡造疏人才摺

旨

戊戌八月二十一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奉

上諭

附福建道監察御史黃桂鑿禁止券言摺

上諭

戊戌八月二十三日奉

旨

附大學士管理吏部事務徐桐遵議大學士榮祿處分摺

上諭

戊戌九月初二日奉

上諭

附大學士管理吏部事務徐桐遵議內閣學士張百熙保送康有為使才處分摺

上諭

戊戌九月初二日奉

上諭

附宗室會章奏請除逆袁忠摺

上諭

戊戌八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

附宗室會章奏請除逆袁忠摺

旨

戊戌八月二十六日奉

戊戌九月初一日奉

懿旨

戊戌九月二十五日奉

懿旨

戊戌九月三十日奉

懿旨

戊戌十月初三日奉

懿旨

戊戌十月二十一日奉

硃諭

戊戌十一月十六日奉

上諭

己亥十一月十八日奉

上諭

庚子正月十五日奉

上諭

庚子正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

附內閣侍讀學士陳夔龍奏請整頓學校提倡正學摺

覺迷要錄卷一

諭旨

戊戌八月初五日奉

諭旨

上諭現在國事艱難庶務待理朕勤

餘時虞叢朕回湖同治年間以來

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兩次垂簾聽政辦理朝政宏濟時艱無不盡美盡善因念宗社為重再三籲懇

仰蒙 俯如所請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辦事

本月初八日朕率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禮一切應行禮儀著

各該衙門敬謹豫備欽此

戊戌八月初六日奉

旨工部候補主事康有為結黨營私莠言亂政屢經被人參奏

著革職並其弟康廣仁均著步軍統領衙門拿交刑部按律治

罪欽此

戊戌八月初六日奉

上諭御史宋伯魯濫保匪人平素聲名惡劣著即行革職永不

敘用欽此

附宋伯魯奏改時務報為官報摺

為請將上海時務報改為官報進呈

官署學堂以廣耳目而開風氣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

聞為政之道貴通不貴塞貴新不貴陳而欲求通欲求新則

報館為急務矣昔日本維新之始造伊藤博文等遊歷歐美

討論變法次第及歸則首請設官報局於東京報章一依西

例而伊藤自著筆記乃至舉西人一切富强之原皆歸功於

報館臣竊查泰西各國報館之多美國至一萬八千餘種英德各一萬三千餘種法國九千餘種俄國五千餘種日本二千餘種大抵報館愈多者其民愈智其國愈富且強其中如英之泰晤士報美之地球報法之巴黎時報俄之森彼得時報日本之東京報每日報皆國家所立號爲官報風行天下泰晤士報每日印行至七八萬張他報稱是各國上自君主中及士大夫下逮婦女傭匠無人不閱報無日不閱報而其國家政府或舉行新政遇有疑難輒旁採報館之言以取決焉其重之也如此臣竊考之報館之益蓋有四端首列論說指陳時事常足以匡政府所不逮備朝廷之採擇其善一也臚陳各省利弊民隱得以上達其善二也繙譯萬國近事藉鑒敵情其善三也或每日一出或間日一出或旬日一出所

錄一

載皆新政之事其善四也故德相俾士麥之言曰與其闕奏疏不如閱報奏疏多避忌而報皆徵實也與其閱書不如閱報書乃陳迹而報皆新事也此報館與民智國運相關之大原也竊見一月以來屢奉 明詔力舉新政雷厲風行天下懸望臣惟唐虞有明目達聰之典三代有謗木諫鼓之條自古創業定難之君必賴廣聽兼納之益況今萬國交通時局大異變法之始條理至繁難 皇上聖明天寬然欲坐一室而知四海舍閱報無由中外諸臣半屬守舊不諳外務無以奉行新政欲變法而誘導之亦舍閱報無由至於各省學堂生徒造就之爲他日之用者尤必以周知四國爲當務之急又不待言矣惟中國前此一統閉關不講外事故只有邸鈔奉揚 諭音記載奏牘而其他未之及乙未以後始

有官書局策報然未能悉用西國體例多所忌諱無有論說所譯西報率多刪節平淡無奇似不足以啟沃 聖聽發揚耳目且視各國官報規模相去遠甚非所以崇國體廣民智也臣竊見廣東舉人梁啟超嘗在上海設一時務報一依西報體例議論明達繙譯詳明其中論說皆按切時勢參酌中外切實可行所譯西報詳言兵制學校農礦工商各政條理粲然迭經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山西巡撫胡聘之湖南巡撫陳寶箴浙江巡撫廖壽豐安徽巡撫鄧華熙江蘇學政龍湛霖貴州學政嚴修江西布政使翁曾桂等通札各屬及書院諸生悉行閱看或令自行購買或由善後局撥款購送兩年以來民間風氣大開通達時務之才漸漸間出惟時務報之功爲最多此天下之公言也聞自去歲九

錄一

月該舉人應陳寶箴之聘爲湖南學堂總教習未遑兼顧局中辦事人辦理不善致經費不繼主筆告退將就廢歇良可惋惜臣恭讀邸抄該舉人既蒙 皇上破格召見並著辦理譯書局事務准其來往京滬臣以爲譯書報事本一貫其關繫之重二者不容偏畸其措辦之力一身似可兼任擬請明降 諭旨將上海時務報改爲時務官報責成該舉人督同向來主筆人等實力辦理無得諉卸苟且塞責其中論說繙譯各件仍照舊核實無得瞻顧忌諱每出報一本皆先進呈 御覽然後印行仍請 旨飭各省督撫通札所屬文武實缺候補各員一律購閱依張之洞所定原例其報費先由各善後局墊出令各員隨後歸還其京官及各學堂諸生亦皆須購閱以增閱見其官報則移設京都以上海

為分局皆歸併譯書局中相輔而行梁啟超仍飭往來京滬  
總持其事至各省民間設立之報館言論或有可觀體律有  
未盡善且間有議論悖謬紀載不實者皆先送官報局責令  
梁啟超悉心稽核擬其精善進呈以備 聖覽其有悖謬  
不實並令糾禁其官報局開辦及稽核各報詳細章程即令  
該東人妥擬呈總理衙門代奏察行似此廣收觀聽於新政  
裨補量非淺鮮至上海時務報創辦之始本由諸官紳捐資  
而成既因辦理失人漸慮不支今若改為官局似應量撥官  
款以資經費查上海道洋務局開銷人浮於事其坐領薪水  
無事可辦之員甚多此項糜費每歲不下數萬而大率為位  
重元員應酬情面之用與其浪費以資開辦不如量移以辦  
新政擬請 飭下兩江督臣札令該道裁減洋務局員撥

節濫費每月提撥五百兩為京師時務官報局之用可否之  
處由 聖裁如蒙 採擇乞 立下明詔風示海  
內俾知 皇上之聖鑒且查察通商周知四海拳拳以聞  
報為重則天下官吏士民莫不濯磨於新學勸厲於實用矣  
為開廣風氣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戊戌八月十一日奉  
上諭刑部奏案情重大請派大員會同審訊一摺所有官犯  
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並康有為之弟康廣  
仁著派軍機大臣會同刑部都察院嚴行審訊其張蔭桓雖經  
有人參奏劣迹昭著惟尚非康有為之黨著刑部暫行看管聽  
候諭旨至康有為結黨營私情罪重大業將附和該犯徐致靖

等交部研訊此外官紳中難保無被其誘惑之人朝廷政存寬  
大概不深究株連以示明慎用刑至意欽此

附刑部尚書崇禮等奏案情重大請派大臣會審摺  
為案情重大請 旨欽派大臣會同審訊以昭慎重恭摺  
御祈 聖鑒事本月初六日步軍統領衙門奉 密旨  
工部候補主事康有為結黨營私莠言亂政屢經被人參奏  
著即革職並其弟康廣仁均著步軍統領衙門拿交刑部按  
律治罪欽此旋經該衙門恭錄 諭旨將康廣仁先行解  
部並聲明康有為一犯俟緝獲到案再行奏 聞 等正  
在派員辦理間初九日該衙門續奉 上諭張蔭桓徐致  
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均著先行革職交步軍  
統領衙門拿解刑部審訊欽此經該衙門將官犯張蔭桓等

七名悉數拿獲於初十日一併解送到部 等當飭提牢廳  
員將該官犯等分別收監查 部向辦重大案件均經奏  
派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審訊今此案該革員康有為結黨  
營私莠言亂政牽設大小臣工多名案情極為重大相應援  
案奏請 欽派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 部審訊以昭慎  
重是否有當謹恭摺奏 聞伏乞 皇太后 皇  
上聖鑒謹 奏請 旨奉 旨欽此

戊戌八月十一日奉  
上諭朝廷振興商務籌辦一切新政原為當此時局冀為國家  
圖富強為吾民籌生計並非好為變法棄舊如遺此朕不得已  
之苦衷當為天下臣民所共諒乃體察近日民情頗覺惶惑蓋  
緣有司奉行不力未能仰體朕意以致無識之臣妄求揣測議

緣有司奉行不力未能仰體朕意以致無識之臣妄求揣測議

論沸騰即如裁併官缺一事本為沙汰冗員乃外間不察遂有以大吏制度為請者舉此類推將以訛傳訛伊於胡底若不開誠宣示誠恐胥動浮言民氣因之不靖殊失朕力圖自強之本意所有現行新政中裁撤之舊衙門等衙門原求將應辦之事分別歸併以省繁冗現在詳察情形此減彼增轉多周折不若悉仍其舊著將詹事府通政使大理寺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等衙門照舊辦事毋庸裁併其各省應行裁併局所冗員仍著各該督撫認真裁汰至開辦時務官報准令士民上書原以輔明日達聰之用惟現在欲廣開言路凡內外臣工條陳時政者言苟可采無不立見施行而疏章競進輒多摭拾浮詞雷同附和甚至語涉荒誕殊多冗雜嗣後凡有言責之員自當各抒諫論以達民隱詳宣國事其餘不應奏事人員概不准擅遞封章

錄一

以符定制時務官報無裨於治徒惑人心並著即行裁撤大學堂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師及各省刻已次第興辦外其各府州縣議設之小學堂著該地方官察酌情形聽民自便其各省祠廟不在祀典者苟非淫祀著一仍其舊毋庸改為學堂致於民情不便此外業經議行及現在應行各事如通商惠工重農育材以及修武備濬利源實係有關國計民生者亟當切實次第舉行其無裨時政而有礙治體者均毋庸置議著六部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詳加核議據實奏明分別辦理方今時勢艱難一切興革事宜總須斟酌盡善期於毫無流弊朕執兩用中不拘成見爾大小臣工等務當善體朕心其矢公忠實事求是以副朝廷勵精圖治不厭求詳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抄

戊戌八月十四日奉

上諭已革戶部左侍郎張蔭桓居心巧詐行為詭秘趨炎附勢反覆無常著發往新疆交該巡撫嚴加管束沿途經過地方著各該督撫等遴派妥員押解毋稍疏虞已革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著刑部永遠監禁翰林院編修湖南學政徐仁鑄著革職永不敘用欽此抄

附徐致靖保薦人才摺

奏為國是既定用人宜先謹保維新救時之才請 特旨破格委任以行新政而圖自強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伏讀本月二十三日 上諭以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外察時局內審國勢斥守舊迂謬之見求通經濟變之才此誠窮變通久之大經轉弱為強之左券 明詔一下海內忠義之士翹首拭目以觀新政海外各國亦知我 皇上發奮振厲中國之強指日可待此孔子所謂一言興邦者也然

錄一

七

臣愚以為 皇上維新之宗旨既定矣而所以推行新法乃皆委諸守舊之人夫非變法則不能自強而非得其人亦不能變法昔日本維新之始特拔下僚及草茅之士如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二十人入直憲法局以備顧問不次擢用各盡其才新法皆數人所定用能新政具興臻於強盛今日言變法而不能收變法之效者則以維新之才尚未見用故也 臣聞泰西各國富強之由其根原甚遠其條理甚繁非經講求不能通貫今吾大臣內自尚侍外自督撫率皆循資按格垂髦以得今官其中亦非無公忠體國通達世變之人特以論議不一趨向各殊非相與同術同方講求而切究者故於一切致富致強之由或畏阻而不願更張或

震驚而未得要領於是言者固泥古而誤今言開新者亦逐末而忘本今夫國家之有大臣猶行旅之有鄉導也鄉導苟不識途行旅必受其害今欲舉行新政而委諸不講新學以及模稜兩可之人是所謂求前而卻行也故臣以為不欲變法則已苟欲變法必廣求深實學博通時務之人而用之而後舊習可得而革新模可得而成也竊見工部主事康有為忠肝熱血碩學通才明歷代因革之得失知萬國強弱之本原當二十年前即倡論變法其所著述有彼得變政記日本變政記等書善能借鑒外邦取資法戒其所論變法皆有下手處某事宜急某事宜緩先後次第條理粲然按日程功確有把握其才畧足以肩艱鉅其忠誠可以託重任並世人才實罕其比若 皇上置諸左右以備顧問與之

錄一

八

討論新政議先後緩急之序以立措施之準必能有條不紊切實可行宏濟時艱易若反掌湖南鹽法長寶道黃遵憲應充出使日本英美各國參贊官游海外二十年於各國政治之本原無不窮究器識遠大辦事精細其所言必求可行其所行必求有效近在湖南辦理時務學堂課吏館保衛局等事規模宏遠成效已著若能進諸政府參贊庶務或畀以疆寄資其數應必能不負 主知有補大局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天才卓犖學識絕倫忠於愛國勇於任事不避艱險不畏謗疑內可以為論思之官外可以備折衝之選刑部主事張元濟現充總理衙門章京熟於治法潛心學校辦事切實勞苦不辭在京師創設通藝學堂集京官大員子弟講求實學日見精詳若使之肩任艱大籌畫新政必能勝任愉快

有所裨益廣東舉人梁啟超英才亮拔志慮精純學貫天人識周中外其所著變法通議及時務報諸論說風行海內外如日本南洋島及泰西諸國並皆推服湖南撫臣陳寶箴聘請主講時務學堂訂立學規切實有用若蒙 皇上召置左右以備論思與講新政或置諸大學堂令之課士或開譯書局令之譯書必能措施裕如成效神速 聞資格用人之法行之承平之世可以止奔競行之多事之日必不足以濟時艱蓋行非常之政必待非常之才昔咸豐之末天下雲擾

文宗顯皇帝宸綱獨斷操縱羣才動之以不次之擢

臨之以不測之威同治初年 皇太后訓政亦遵此法

破除資格有才必用故咸同之間得人最盛左宗棠以舉人賞三品卿督辦軍務沈葆楨以在籍道員而擢撫江西劉蓉

錄一

九

以諸生而游膺專寄此外立功將帥亦每起自草茅不次拔擢故能兼資羣力共濟艱難此破格用人之成效也今日者事變紛乘需才正亟 皇上既知法之不能不變矣特恐盈廷之臣雖奉 明詔仍不知下手之次第施行之緩急或且草率從事覆餗見譏坐失事機終無實效徒為守舊之所藉口雖有良法誰與任之 是以慮不得其人亦不能變法也 臣學識淺薄不足以仰贊 睿慮裨助新法願伏念荷蒙 聖恩擢置侍從深維舉兩所知之義敬効以人事君之誠所舉五人 實知之甚深是用不揣冒昧臚列瀆陳查康有為張元濟現供職京曹梁啟超會試雷京可否特旨宣召奏對若能稱 旨然後不次擢用其黃遵憲譚嗣同二員可否 特諭該省督撫送部引見聽候 簡

任之處出自 聖裁非臣所敢擅請伏願 皇上既定

國是益矢以惟惕惟厲之心堅決不搖之志虛衷側席廣集

英賢早作夜思如飢如渴天下之才必將聞風興起爭自濯

磨以仰副朝廷亟亟維新之至意新政幸甚天下幸甚謹恭

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戊戌七月十一日知新報

戊戌八月十四日奉

殊諭近因時事多艱朝廷孜孜圖治力求變法自強凡所設施無非為宗社生民之計朕憂勤宵旰每切兢兢乃不意主事康有為首倡邪說惑世誣民而宵小之徒羣相附和乘變法之際隱行其亂法之謀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挾制 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經覺察立破奸謀又聞該亂黨私立保國會言保中國不保大清其悖逆情

形實堪髮指朕恭奉

慈闈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

共知康有為學術乖僻其所著述無非離經畔道非聖無法之言前因其講求時務令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辦理官報局乃竟逗遛輦下謀為不軌若非仰賴

祖宗默佑洞燭幾先其事何堪設想康有為實為叛逆之首現已在逃著各省督撫一體嚴密查拿按律懲治舉人梁啟

超與康有為狼狽為奸所著文字語多狂謬著一併嚴拿究辦

康有為之弟康廣仁及御史楊深秀軍機章京譚嗣同林旭楊

銳劉光第等實與康有為結黨陰謀互相煽惑楊銳等每於召

見時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實屬同惡相濟罪大惡極前經將各

該匪犯革職拿交刑部訊究旋有人奏若稽時日恐有中變朕

熟思審處該犯等情節至重難逃法網倘語多牽涉恐致株累

是以未待覆奏於昨日諭令將該犯等即行正法此事為非常

之變附從奸黨均已明正典刑康有為首創逆謀罪惡貫盈諒

亦難逃顯戮現在罪案已定允宜宣示天下俾眾咸知我朝以

禮法立國如康有為之大逆不道人神所共憤即為覆載所不

容鷹鷂之逐人有同心至被其誘惑甘心附和者黨類尚多朝

廷亦皆察悉朕心存寬大業經明降諭旨概不深究株連嗣後

大小臣工務當以康有為為炯戒力扶名教共濟時艱所有一

切自強新政胥關國計民生非特已行者亟應實力舉行即未

興辦者亦當次第推廣庶以挽回積習漸臻上理朕實有厚望

焉將此通諭知之欽此抄

戊戌八月十六日奉

上諭已革工部主事康有為學術乖謬大悖聖教其所著作無

非惑世誣民離經畔道之言著將該革員所著書籍版片由地

方官嚴查銷燬以息邪說而正人心欽此抄

戊戌八月十七日奉

旨已革主事康有為已革舉人梁啟超現經革職拿辦所有該

革員等原籍家產著譚鍾麟督飭該地方官迅速嚴密查抄該

家屬例應連坐者一併嚴拿到案一面根究康有為梁啟超下

落一面懸賞購緝尅日電奏欽此抄

戊戌八月十九日奉

上諭李端棻濫保匪人懇請懲治一摺該尚書受恩深重竟將

大逆不道之康有為等濫行保薦並於召對時一再面陳今據

事後檢舉實屬有意取巧未便以尋常濫保之例稍從末減禮

部尚書李端棻著即行革職發往新疆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以



示懲儆欽此

附李端棻濫保匪人自請懲治摺

奏為濫保匪人自請懲治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因時事

多艱需才孔亟 或謬採虛聲而以為足膺鉅鉅或輕信危

言而以為果由忠憤將康有為譚嗣同奏保在案本月十一

十四等日恭讀 上諭康有為所為誠非 夢想所及雖

凡被誘惑之人 聖恩寬大概不深究惟 職分較崇知

人不明萬難原有比擬具疏陳請又恐事後檢舉或以引咎

為邀 恩之計悚惶迫切病勢益增姑續假期靜以待罪

乃泥首數日 朝廷尚無譴責 鴻慈高厚欽感莫名而

臣內疚於心終覺難安寢饋惟有請 旨治罪以應得之

咎以為大臣之濫保匪人者戒理合恭摺自陳不勝伏枕待

罪之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 奏抄

八月二十日奉

上諭都察院奏遵查四品京堂王照並無下落一摺該員畏罪

避匿實難姑容候補四品京堂王照著即行革職交步軍統領

順天府五城一體嚴拏務獲並著順天府尹督飭甯河縣知縣

將該革員原籍家產一律查抄無任隱匿欽此

附都察院左都御史懷塔布等奏聞請 旨摺

奏為奏聞事本月十七日軍機處片交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候補四品京堂王照寓居何處現任是否在京著都察

院飭令五城坊官確切查明迅即具奏欽此 等遵即飭令

五城坊官迅即查明旋據該坊官等面稱當即赴順治門大

街直隸會館查訪該館長班李姓呈出直隸京官住址單註

明王照住打磨廠瞿家口路西祝宅復至瞿家口祝宅訪問

據候選訓導祝華春試用鹽大使祝楷結稱職等與王照係

屬親戚今年正月曾在職楷宅院居住兩月嗣後移居南橫

街自立之學堂遂未往來又赴南橫街西頭八旗順直值年

一號小學堂詢之學堂管事人劉鑑泉等據稱該學堂自閏

三月設立係直隸京官經理王照亦在經理之內至七月下

旬王照辭退學堂事即出學堂司事等實不知移居何處等

語又查其弟吏部主事王焯其兄右營參將王燮均係職官

應否請 旨飭令吏部步軍統領衙門傳詢王照住址及

是否出京之處伏候 聖裁相應遵 旨將查訪情形

據實奏 聞伏乞 皇太后 皇上 聖鑒謹

奏抄

戊戌八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湖南巡撫陳寶箴以封疆大吏濫保匪人實屬有負委任

陳寶箴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伊子吏部主事陳三立招引邪

黨著一併革職候補四品京堂江標庶吉士熊希齡庇護奸黨

暗通消息均著革職永不敘用並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欽此

附陳寶箴奏釐正學術造就人材摺

奏為請 旨釐正學術以期造就人材維持風教恭摺仰

祈 聖鑒事竊維自古國家登進人材內以裨補主德外

以經綸庶務其德行事功之所表見言論風采之所流被天

下之士慕而效之學校奉為楷模草野寢成風俗是以羣材

有奮興之幾國家無乏材之患此賢聖之君所以陶冶人倫

鼓舞一世之微權也 竊見數月以來 皇上軫念時艱

銳意作新之治通飭京外設立大小學堂變更科舉改用策  
論試士伏讀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及五月初四日  
上諭諳諳誥誥深切著明所以振國是作士氣同風俗其道  
舉莫能外跪誦再三誠慶誠忭宇內冠帶之倫靡不感涕涕  
零欽仰 宸斷誠千載一時振興之機也又恭閱邸抄五  
月初四日康有為張元濟預備 召見尤仰見 皇上  
銳意求材不拘資格羣情鼓舞迥異尋常 嘗聞工部主事  
康有為之為人博學多材盛名幾遍天下譽之者有人毀之  
者尤有人譽之者無不俯首服膺毀之者甚至痛心切齒誠  
有非可以常理論者 臣以為士有負俗之累而成功名亦有  
高世之行而弋虛譽毀譽不足定人古今一致近來屢傳康  
有為在京呈請代奏摺稿識略既多超卓議論亦頗宏通於

錄一

西

古今治亂之原中西政教之大類能苦心探討闡發詳盡而  
意氣激昂慷慨爲人所不肯爲言人所不敢言似不可謂非  
一時奇士意其所以召毀之由或即其生平才性之縱橫志  
氣之激烈有以致之及徐考其所以然則皆由於康有為平  
日所著孔子改制一書此書大指推本春秋公羊傳及董  
仲舒春秋繁露近今倡此說者爲四川廖平而康有為益爲  
之推行攷證其始濫觴於嘉道一二說經之士專守西漢經  
師之傳而以東漢後出者概目爲劉歆偽造此猶自來經生  
門戶之習逮康有為當海禁大開之時見歐洲各國尊崇教  
皇執持國政以爲外國強盛之效實由於此而中國自周秦  
以來政教分途雖以賢於堯舜生民未有之孔子而道不行  
於當時澤不被於後世君相尊而師儒賤威力盛而道教衰

是以國異政家殊俗士懦民愚雖以贏政楊廣之暴戾可以  
無道行之而孔子之教散漫無紀以視歐洲教皇之權力其  
徒所至皆足以持其國權者不可同語是以憤懣鬱積援素  
王之號執以元統天之說推崇孔子以爲教主欲與天主耶  
蘇比權量力以開民智行其政教而不知聖人之大德配天  
聖人之大寶曰位故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  
歐洲教皇之徒其後以橫行各國激成兵禍戰爭至數十年  
而其勢已替及政學興格致盛而其教益衰今之僅存而不  
廢者亦如中國之僧道而已當康有為年少時其所見譯出  
西書有限或未能深究教主之害與其流極所至其著爲此  
書據一端之異說徵引西漢以前諸子百家旁搜曲證濟之  
以才辯以自成其一家之言其失尙不過穿鑿附會而會當

錄一

五

中弱西強黔首坐困意有所激流爲偏宕之辭遂不覺其傷  
理而害道其徒和之持之愈堅失之愈遠焉然自命號爲康  
學而民權平等之說熾矣甚或逞其橫議幾若不知有君臣  
父子之大防改制一編遂爲舉世所忿疾其指斥尤厲者擬  
爲孟氏之闢揚墨而康有為首爲眾射之的非無自而然也  
第 臣觀近日所傳康有為呈請代進所輯彼得變政記摺稿  
獨取君權最重之國以相擬議以此窺其生平主張民權或  
非定論獨所謀改制一書傳播已久其徒又類多英俊好奇  
之士奉爲學派自成風氣卽如現辦譯書局事務舉人梁啟  
超經 於上年聘爲湖南學堂教習以嘗受學康有為之門  
初亦間引師說經其鄉人鹽法道黃遵憲規之謂何乃以康  
之短自蔽嗣是乃漸知去取若其他才智不逮誠恐囿於一

隅之論更因物議以相忿競有如四月二十三日 諭旨

所謂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於時政毫無裨益者誠可痛也自古畸人才士感事傷時嫉世痛憤其所述作每多偏諛不平之弊及其出為世用更事漸多學亦日進因而自悔少作者不一其人好學近智知恥近勇有獨至之氣者必有過人之長我 皇上陶鑄羣倫兼收博采康有為可用之才敢言之氣已邀 聖明洞鑒當此百度維新力圖自強之際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謬謬謂宜比之狂簡造就而裁成之可否 特降諭旨飭下康有為即將所著孔子改制攷一書板本自行銷燬既因以正誤息爭亦藉可知非進德且使其平日從遊之徒不至咄咄然膠守成說誤於歧趨於 皇上變通學校轉移人才之至意亦可以風示

錄一

朝野矣如康有為面從心違以欺蒙為唐塞則是行僻而堅言偽而辯之流將焉用之竊揣康有為必不至此 臣為釐正學術以期造就人材維持風教起見謹專摺具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諭旨

戊戌八月二十一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奉

旨湖南省城新設南學會保衛局等名目迹近植黨應即一併裁撤會中所有學約界說札記答問等書一律銷燬以絕根株著張之洞迅即遵照辦理欽此 臣

附鄂督張之洞奏裁撤湘省南學會銷燬會中各書並將保衛局裁歸保甲局辦理情形摺

奏為遵 旨撤裁湘省南學會銷燬會中各書並將保衛局裁歸保甲局辦理情形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 竊 臣

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奏上年八月二十一日奉

旨湖南省城新設南學會保衛局等名目迹近植黨應即一併裁撤會中所有學約界說札記答問等書一律銷燬以絕根株著張之洞迅即遵照辦理欽此遵即飭據湖南藩臬兩司將南學會保衛局即日裁撤當經電 奏在案 臣仍一面飭將學約界說札記答問等書版片全數查調來鄂一律銷燬至保衛局之設飭兩司切實查覆經升任湖南撫臣俞廉三前在布政使任內會同署按察使夏獻銘詳稱前署臬司黃遵憲以原設保甲局員紳懈弛因參酌各通商馬頭捕房條規添設大小各分局派委員紳設立巡捕更名保衛擬定章程均以緝捕盜賊清查戶口為主其附於保衛局之遷善所凡失業流民犯有賭竊等事即收入所內有管延請工

錄一

匠教習手藝合其改過自新藝成限滿察看保釋與他省之自新所章程相同惟湘省民情不免驚異浮議頗多迨試辦數月城廂內外晝夜有人梭巡凡宵小之徒皆為斂迹塵市一清商民翕然安之惟與保甲名異實同實屬多立名目設局太多經費過鉅勸令民捐力有未逮現擬裁歸保甲局摺節用款核實辦理等情詳請核辦前來 臣復於湘省來鄂官紳詳加詢考據稱保衛局係變保甲之名而行保甲之實頗有成效尚無植黨情事等語 臣查保衛局既係辦理保甲局務其兼辦善習藝亦地方應辦之事原不必另立保衛之名且辦事期在核實亦不必示奇異自應仍用舊日保甲局名而力掃濫支敷衍之積習現在迭次欽奉 諭旨整頓保甲 臣已嚴飭該司將所有局章參考民情斟酌妥善酌減

捐數督飭員紳認真巡緝務期事有實效款不虛糜以仰副朝廷綏靜閭閻之至意所有裁撤南學會銷燬會中各書暨將保衛局裁歸保甲局辦理情形理合恭摺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奉

硃批知道了即著嚴飭湖南保甲局認真辦理毋得有有名無實

欽此

戊戌八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詹事府少詹事王錫蕃工部員外郎李岳瑞刑部主事張元濟均著革職永不敘用欽此

附王錫蕃奏保人才摺

奏為敬舉通達時務人才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匡時賴有真才佐治宜資羣策我 皇上勵精圖治時以人才

為重數月以來於內外臣工所保人員屢次 召見量才

錄用一善不遺古帝王旁求俊彥之隆規於今再見自強之道蓋於此首植其基 備員 講幄仰窺 宵旰勤勞

欽感莫能言喻深維以人事 君之義輒舉其所知用效壤流之一助 臣前承 恩命視學閩中在任數年於閩省

人才時時畱意所知者亦以閩省為較多竊見福建興泉永道周蓮辦事勤懇心地光明所至之區士民皆畏威懷德忠

憤勃發毅然以奮身報 國為心講求中外政務實能周知利弊洵屬傑出之才四川候補道沈翊清係原任兩江督 臣

沈保楨之孫長才偉略不墜家風在船政局十有八年辦事精詳於製造之學具有心得經理各事均能措置裕如喬木

世臣庶幾不愧其選北洋水師學堂總辦候選道嚴復本船

政駕駛學生出洋學習於西國典章名理之學俱能探本溯源精心研究中學亦通貫羣籍著述甚富水師情形尤其所熟知專習久在北洋供差奉公之外閉戶寡合其立品尤為

高卓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才識明敏能詳究古今以求致用於西國政治之學討論最精尤熟於交涉商務英年卓犖其

才具實屬超羣以上四員就 臣所見均係通達時務之可用

敢據實保薦周蓮現居本任沈翊清尚未往赴四川此時間在福建原籍嚴復在天津當差林旭在京供職可否仰求

皇上量才器使之處恭候 聖裁所有微 臣保薦人才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 皇上 聖鑒謹 奏

戊戌八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奏言亂政最為生民之害前經降旨將官報局時務報一

律停止近聞天津上海漢口各處仍復報館林立肆口逞說妄造謠言惑世誣民罔知顧忌亟應設法禁止著各該督撫飭屬

認真查禁其館中主筆之人率皆斯文敗類不顧廉恥即飭地方官嚴行訪拿從重懲辦以息邪說而靖人心欽此

附福建道監察御史黃桂鋆奏禁止奏言摺 奏為禁止奏言以肅綱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總理衙

門之設所以辦理各國交涉事務非總理天下事也近日取巧之徒以總署為捷徑如保浙會保演會保川會皆由保國

會黨包藏禍心乘機煽惑糾合下第舉子逞其簧鼓之言巧立名目以圖聳聽冀博一准辦之 諭旨便可以此為攬

權生事之計既經遞呈總署自謂必代具奏紛紛得意胥動浮言大為可憂竊思我 朝舊例凡有條陳可由都察院代

奏又可由本署堂官代奏如近日爲山東卽墨縣 聖廟被毀紛紛呈訴都察院一一代奏何嘗雍於上聞乃各省之義舉皆由都察院代奏而各省之利端皆由總署代奏非特遞呈總署不勝其擾代奏時 皇上不勝其煩而該舉人等視總署爲可欺之地恃總署爲干進之階已可想見聞總署收此呈者只李鴻章張蔭桓二人該大臣等外任有年何於此烏合糾眾意別有在之呈稿俱不能覺其奸可謂糊塗如其知之而收之又屬何心且總署是親王領銜近日恭王既病慶王又練兵不能到署乘此蒙蔽抑何可笑之甚耶夫天下古今權操於上則治權分於下則亂各省皆有舉人一省許之各省效尤是各省督撫均可裁撤只須各省若干舉人便可保天下而有餘 皇上無權督撫無權各地方官

錄一

又無權而惟是不得通籍之舉子轉因而有權充其欺罔之心更可無所不爲尙復成何事體耶近日人心浮動民主民權之說日益猖獗若准各省紛紛立會恐會匪聞風而起其患不可勝言且該舉人等無權無勢無財無位赤手空拳從何保起抵制外人則不足盜竊內政則有餘況卽如所說浙人保浙滇人保滇川人保川推而廣之天下皆爲人所保天下不從此分裂乎名則保其桑梓實則毀其家邦此風萬不可長至總署於何日呈遞 不可知然不得不杜之於先相應請 旨嚴飭總署遵守向章專辦交涉之事不得見好舉人代達莠言所有條陳概行發還並出示嚴禁以後京員如有條陳由本署堂官代奏此外概由都察院代奏以符定制 爲防亂起見是否有當謹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

聖鑒訓示謹 奏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

戊戌八月二十三日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從來制治未亂保邦未危我朝聖聖相承憲度修明盡美盡善至於深仁厚澤似難枚舉水旱偏災無不立施蠲賑江河漫溢深恐累及窮黎遇有軍務並未抽派了役宮中使女亦未選及民間仁民之政又如此宜其上一德朝野相安以期共享昇平之福乃有大逆不道之徒聚黨密謀誣亂政而士大夫中竟有不明大義者援引匪人心懷叵測言念及此能勿憤懣朝廷屢示寬大姑免株連爾諸臣等受恩深重具有天良際此邪說朋興之際自當以名教綱常爲己任以端學術以正人心共矢公忠

錄一

勤修職業各部院堂司各官均應常川進署認真辦事痛戒因循力求振作事無鉅細凡有益於國計民生者皆當實事求是 一洗泄沓之習至於物力匱乏理財之道固在開源尤貴節流 凡在官者皆有表率士民之責務宜尊崇節儉力戒奢靡但使官場能省一分浮費卽可爲閭閻多養一分元氣藏富於民誠爲根本至計自此次宣諭之後中外臣工務當激勵惓忱各思奮勉仰體朝廷殷殷垂訓之意凡事必講求實際勿託空言以期其際時艱同臻上理予寶有厚望焉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癸戌八月二十三日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國家以四書文取士原本儒先傳注闡發聖賢精義二百年來得人爲盛近來文風日陋各省士子往往剽襲雷同毫無根柢此非時

文之弊乃典試諸臣不能釐正文體之弊乃論者不揣其本輒以所學非所用歸咎於立法之未善殊不知試場獻藝不過爲士子進身之階苟其人懷奇抱偉雖沿用唐宋舊制試以詩賦亦未嘗不可以得人設使論說徒工心術不正雖日策以時務亦適足長鬻競之風用特明白宣示嗣後鄉試會試及歲考科考等悉照舊制仍以四書文試帖經文策問等項分別考試經濟特科易滋流弊並著即行停罷朝廷於掄才大典斟酌至再不厭求詳嗣後典試諸臣及應試士子務當屏斥浮華力崇正誼毋負朝廷作育人才之至意至富強之術固當講求惟必須地方官認真舉辦方不至有名無實所有農工商諸務亟宜實力整頓惟總局設在京城文牘往還事多隔膜一切未能靈便仍應責成各督撫在省設局分門別類詳加考核俾有實際著

直隸總督選派委員督率辦理以爲各省之倡京城現設之局著即裁撤欽此抄

戊戌八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陳寶箴雖已革職永不敘用榮祿曾經保薦茲據自請處分榮祿著交部議處欽此抄

附大學士管理吏部事務徐桐遵 旨議處摺  
奏爲遵 旨議處具奏事內閣抄出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陳寶箴雖已革職永不敘用榮祿曾經保薦茲據自請處分榮祿著交部議處欽此欽遵抄出到

部查定例九卿保薦人員不實照濫舉匪人例降二級調用私罪等語此案大學士榮祿以曾保薦陳寶箴自請議處欽

奉 諭旨交臣部議處應請將大學士榮祿照濫舉匪人

降二級調用私罪例議以降二級調用係私罪毋庸查加級紀錄議抵所有 等遵 旨議處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 聖鑒謹 奏

戊戌九月初二日奉  
上諭吏部奏遵議處分一摺大學士榮祿應得降二級調用處分著加恩改爲降二級留任欽此抄

戊戌八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張百熙保送康有爲使才實屬荒謬著交部嚴加議處欽此抄

附大學士管理吏部事務徐桐遵 旨嚴議張百熙保送康有爲使才摺  
康有爲使才摺  
爲遵 旨嚴議具奏事內閣抄出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張百熙保送康有爲使才實屬荒謬著

交部嚴加議處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查 部定例官員濫舉匪人者降二級調用私罪又由降調加等者自一級至五級酌量遞加不得加至革職又例無正條又無可比照之例將

案情詳細察覈公同定議於本內聲明請 旨等語此案內閣學士張百熙保送康有爲使才實屬荒謬欽奉 諭

旨交 臣部嚴加議處未便僅照濫舉匪人本例加等嚴議此外又別無可比照之條應否將內閣學士張百熙從嚴議以革職私罪之處恭候 欽定所有 臣等遵 旨嚴議緣

由理合恭摺具 奏 戊戌九月初二日奉  
上諭吏部奏遵議處分一摺內閣學士張百熙應得革職處分

上諭吏部奏遵議處分一摺內閣學士張百熙應得革職處分

著加恩改爲革職畱任欽此抄

戊戌八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會章奏敬陳管見一摺據稱逆犯康有爲結黨煽亂外間浮言頗有以誅戮悉屬漢人遂疑朝廷有內滿外漢之意等語前因楊深秀等黨附康有爲同惡相濟情正罪當特明正典刑並諭以此外概不株連朝廷執法豈有滿漢歧視之理今會章妄以私意揣測果何所據而云然大小臣工通達事理自不致爲浮言所惑總之有犯則懲國家一秉大公毫無成見也欽此抄

附宗室會章奏請誅逆褒忠摺

奏爲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以逆臣康有爲結黨煽

亂幸賴我

皇太后

皇上大奮乾綱俾薄海臣民

披雲霧而見青天此

聖德

神功之在萬世者也乃

近日外間浮言頗有誅戮皆屬漢人遂疑

朝廷有內滿

外漢之意夫我

朝之於滿漢本無歧視即今日辦理逆黨

我

皇太后

皇上豈有成心無如康黨藉此謠傳

於大局實有關係此際株連則非

朝廷寬大之意明白

宣示又似近於描畫更適以實康黨之言惟有擇漢人中之

忠正不撓者褒獎數人則羣情定矣蓋附逆者既有顯誅則

效忠者自應厚賞擬請於四月初一日以來所有封奏條陳

其能論變法之非宜斥僞學之亂政者分別褒揚錄用則正

氣常伸邪說自解夫公忠大義出之漢人則所全者尤大此

中樞紐諒在我

皇太后

皇上洞鑒中也奴才知

識庸陋願慮滋多竊以浮言既未盡息即人心猶未大定謹

就管見所及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

聖鑒謹

奏抄

戊戌八月二十六日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聯名設會本干例禁乃近來風氣往往私立會名官宦鄉紳罔顧名教甘心附和名爲向人勸善實則結黨營私有害於世道人心實非淺鮮著各省督撫嚴行查禁拿獲入會人等分別首從按律治罪其設會房屋封禁入官該督撫務當實力查辦勿得陽奉陰違庶使奸黨寒心而愚民知所做懼將此通諭知之欽此抄

戊戌九月初一日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國家制治保邦綱常名教亘古爲昭至於條陳損益隨時變通盡利本

無一成之法前因中外積弊過深不得不因時制宜力加整頓

而宵小之徒創變法之說爲煽亂之謀業經嚴拿懲治以遏橫

流至一切政治有關國計民生者無論新舊均須次第推行不

得因噎廢食迭經明降諭旨訓切宣示大小臣工諒能仰體此

意惟言事諸臣往往胸無定識即如亂謀方張之日內外章奏

能灼見先幾防其流禍者並不多見迨至事後或以意旨揣

合希榮須知朝廷用人行政一秉大公執兩用中不偏不倚用

特再行申諭前後內外臣工務當清白乃心一化新舊之見凡

所建白但期有裨時局不得妄意揣摩倘或挾私攻訐是非所

在自難逃洞鑒也將此通諭知之欽此抄

戊戌九月二十五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從來君



民一體上以誠求下以誠應卸治之隆罔不由此近因時事多艱深宮宵旰憂勞無日不以教兵養民爲念迭次所頒諭旨如訓練兵勇勸課水利蠶桑興辦保甲團練積穀各事宜無非爲海宇策富強爲閭閻謀樂利至於闢邪教則禁奸徒之私立會盟清庶獄則戒愚民之輕罹刑辟所爲訓俗型方者尤屬無微不至各封疆大吏等果能誠心宣布實力奉行何難朝野一心日臻上理乃聞向來各省於奉旨應辦之件並不認真遵辦不過由院發司由司交府發縣一行了事以致恩膏不能下逮視詔令若具文積習相沿所宜切戒著各省將軍督撫等通飭各府州縣地方官將以上所奉諭旨一律刊刻騰黃遍行曉諭務使咸知以後詔旨中凡與利除弊有關民生休戚者俱著照此辦理學政有教化之責並著督率教官會集紳耆隨時宣諭各

錄一

天

營弁勇由該管將領勤加訓練傳宣德意勉以忠義經此次申諭之後大小臣工均宜振刷精神以實心行實政毋蹈因循之習其紳衿士庶亦當激發天良申明大義父詔兄勉任事勸功平時勿懷畏難苟安之私臨事自獲眾志成城之效於以固政本而振國威不負予誥誥誥誠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戊戌九月三十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禮部奏取士之法亟宜切實申明舊制一摺我朝取士之法具載于

欽定科場全書

列聖斟酌損益

祖制煌煌

實已盡善盡美該部請切實申明舊章自係爲維持風會培植人才起見著照所請由該部知照各直省學政及鄉會試正副考官務當恪遵學政全書科場條例內載各條款實力奉行以

挽士習餘依議另片奏官閣中查閱書籍請一以欽頒各書爲則等語均著照所請行另片奏各省書院請照舊辦理停罷學堂等語書院之設原以講求實學並非專尚訓詁詞章凡天文輿地兵法算學等經世之務皆備生分內之事學堂所學亦不外於此是書院之與學堂名異實同本不必另行更改現在時事艱難尤應核實講求不得謂一切有用之學非書院所當有之事也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戊戌十月初三日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從來致治之道首在破除成見力戒因循自古有治法無治人蓋立法之初未嘗不善迨積久弊生不得不改絃更張以爲救時之計然或徒務虛名不求實際則立一法即又生一弊於國事仍無裨益故弊去太甚其於可行者必須慎始圖終實事求是乃能有濟深宮宵旰焦勞勤求治理無時不以力圖自強爲念而內外臣工大率畏難苟安不知振作國家所賴以其濟艱難補救時局者果安在耶如泰西各國風俗政令與中國雖有不同而其所行工商諸務類能力致富強確有明效苟擇善而從次第興辦自可日起有功第淺識之徒妄爲揣測或疑朝廷蹈常襲故不復爲久遠之謀殊與勵精求治之心大相刺謬總之興利除弊責在疆臣指陳得失責在言路嗣後內外臣工及有言事之責者務當各抒所見凡有益於國計民生者切實陳奏以備採擇施行毋得徒以空言塞責致負殷勤求治之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錄一

天

戊戌十月二十一日奉



殊筆翁同龢授讀以來輔導無方從未以經史剴切敷陳但以怡情適性之書畫古玩等物不時陳說往往巧藉事端刺探朕意自甲午年中日之役主戰主和意存遷避信口侈陳並任意恣思辦理諸務種種乖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陳變法密保康有為謂其才勝伊百倍意在舉國以聽朕以時局艱難亟圖自強於變法一事不憚屈己以從乃康有為乘變法之際陰行其悖逆之謀是翁同龢濫保匪人已屬罪無可逭其所陳奏重大事件朕間有駁詰翁同龢輒怫然不悅恫喝要求無所不至詞色甚為悍悖其跋扈情形事後追維深堪痛恨前令其開缺回籍實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以為大臣居心狡詐者戒欽此

戊戌十一月十六日奉

錄一

天

上諭昨據兩廣總督譚鍾麟奏康有為本籍抄出逆黨來往信函多件並石印呈覽查閱原信悖逆之詞連篇累牘甚至推譎嗣同為伯里璽之選謂朝廷為不足輔各函均不用光緒年號但以孔子後幾千幾百幾十年大書特書迹其種種狂悖情形實為亂臣賊子之尤其信件往還牽涉多人朝廷政存寬大不欲深究株連特將原信悉數焚燬前因康有為首倡邪說互相煽惑不得不明揭其罪以遏亂萌嗣聞無知之徒浮議紛紛有謂該逆僅止意在變改考試證以抄出函件當知康有為大逆不道確鑿可據凡屬本朝臣子以及食毛踐土之倫應曉然於大義之所在毋為該逆邪說所惑以定國是而正人心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己亥十一月十八日奉

上諭世道人心之患莫患於是非順逆之不明是以古聖賢有偽辯之誅有橫議之戒為其惑世誣民也朕自冲齡入承大統篤荷 皇太后恩勤教育垂三十年自親政以來時事艱難益貧益弱朕宵旰焦急恐負 慈闈付託之重思繼

前聖文武之謨每冀得人以資振作而翁同龢極薦康有

為並有其才勝臣百倍之語孰意康有為密糾邪黨陰煽逆謀

幾陷朕躬於不孝並有保中國不保大清之謀遂其改君主為

民主之計經朕覺察諄請 聖慈訓政乃得轉危為安而

康有為及其死黨梁啟超先已遁逃稽誅海外猶復肆為簧鼓

刊布流言其意在蒙惑眾聽間離宮闈迨譚鍾麟查抄康逆等

往來信函有譚嗣同堪備伯里璽之選是其種種逆迹殊堪髮

指凡我中外臣民知其狂悖者固多而受其欺愚者千百中不

無一二不但不能察是非兼亦不明順逆所當相戒而明示之也

自去秋 訓政以來上下一心宮府一體勤求治理絕無

異同而康逆等猶舛為維新守舊之論煽惑狂躁喜事之徒殊

不知我 朝 聖 聖相承 祖法昭垂永宜

遵守且朕躬圖治之意但孜孜於強兵富國為急今 慈

聖垂訓之言仍請諸以修政交鄰為急爰特明申詒誠坦示朕

心凡我臣民勿得輕聽流言妄行揣測倘再構煽邪說羣相附

和去順效逆邦有常刑至康有為梁啟超大逆不道漏網吞舟

果爾稽誅是無天理近聞該逆狼心未改仍在沿海一帶條來

條往著海疆各督撫慎遵前諭懸賞購緝無論紳商士民有能

將康有為梁啟超嚴密緝拿到案者定必加以破格之賞務使

逆徒明正典刑以申國憲即使實難生獲但能設法致死確有

證據亦必從優給賞總之邪說雖煽而忠臣孝子必不忍聞憲典雖寬而亂臣賊子必不能貸將此通諭知之欽此抄

庚子正月十五日奉

上諭前因康有為梁啟超罪大惡極迭經諭令沿海各省督撫懸賞購獲嚴密緝拿迄今尚未弋獲該逆等狼子野心仍在沿海一帶煽惑華民並開設報館肆行簧鼓種種悖逆情形殊堪髮指著南洋閩浙廣東各督撫仍行明白示諭不論何項人等如有能將康有為梁啟超緝獲送官驗明實係該逆犯正身立即賞銀十萬兩萬一該逆犯等早伏天誅只須呈驗屍身確實無疑亦即一體給賞此項銀兩並著先行提存上海道庫一面交犯即一面驗明交銀免致展轉稽延如不願領賞願得實在官階及各項升銜亦必予以破格之賞至該逆犯等開設報館

錄一

手

發賣報章必在華界但使購閱無人該逆犯等自無所施其伎倆並著各該督撫實力嚴查如有購閱前項報章者一體嚴拿懲辦此外如藏有該逆等從前所著各逆書並著嚴查銷燬以伸國憲而靖人心欽此抄

庚子正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內閣侍讀學士陳夔龍奏士風日漓請飭整頓學校提倡正學以祛積惑而儲真才一摺從來保邦制治首重求才而人才之興端由學校不儲正士試場安得真才現在鄉會試已復舊制衡文校士之法昨已剴切宣示文體既正不致有奇袤之作出於其間第恐士習安於固陋又蹈從前積習揣摩剽襲不求實學是因噎而廢食矣朝廷所望於多士者果安在乎該學士奏稱校士與教其道相為表裏校之於一旦要在校之於平

時自是探本之論京師管學大臣各省督撫學政凡有教士之責者務令宣明聖學加意提倡嚴定課程寬籌經費多備正經正史一切經濟性理有用之書慎選生徒專門肄業俾成有用之才不得但工帖括弋取科名貽人口實書院山長務擇經明行修品望素著之儒盡心訓迪官師考藝之時專以敦尚品行為重諸生中果有品端學粹志在匡時自應從優獎勵務底於成其或內行不修鄉誣不洽放言高論氣質囂張沾染康黨惡習者嚴斥而痛懲之不稍假借至於朔望釋菜宣講 聖諭廣訓諸儀節尤當敬謹將事不得視為具文學術既正士習自端人心風俗亦必因之轉移強國之道端基於此譽髦斯士宏濟時艱朝廷有厚望焉欽此抄

附內閣侍讀學士陳夔龍整飭學校提倡正學摺

錄一

手

奏為士風日漓亟應整飭學校提倡正學以祛積惑而儲真才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維堯舜周孔之道燦著經傳炳如日星人倫之範圍家國之矩矱胥於是乎在我朝

聖 聖相承心傳遙接 文謨 武

烈千古昭垂凡所以正學術端士習者久已布在方策纂入科條承學之士果能實事求是身體力行何至見異思遷動為奇袤所中近今學校之弊其實病在專習浮文而不求實學名為代聖賢立言實則揣摩剽襲無關要道學者半生精力悉耗於此以致無暇讀書叩以經史茫然不知以之從政臨民安得有濟無怪乎為世詬病也矯其失者又託於治經自命漢學箋注蟲魚分門立戶其蔽至於釋堯典粵稽二字引徵累數千萬言支離破碎毫無心得此輩倖列朝籍互相

標榜隱負清流一旦任以艱鉅罔不僨事貽誤大局甚或踞  
馳自放蕩檢踰閑無益 國家有壞風氣安用此賈馬許鄭  
為哉咸豐同治之間士大夫踵魏源何秋濤徐繼畲等餘習  
專言時務而以諸子文飾之學派又為之一變履霜集蔽寢  
淫至於康有為梁啟超二逆變本加厲喪心病狂乘 朝  
廷力求自強之際悚以危言竟欲刪改聖經崇尚異學浮薄  
之士靡然從風估盧旁行之字幾徧天下一若不通外教不  
效舌人舉不得為士者士風至此敗壞極矣實為古今奇變  
非聖無法罪通於天雖兩觀之誅尙稽而其偽言僻行與其  
悖逆罪狀叠經 宣布明綸早已顯暴於天下稍知順逆  
者莫不有寢皮食肉之思可知是非邪正之好惡秉彝所同  
是宜提倡正學闡揚聖教以滌其舊染而定其指歸庶幾聖

錄一

三

道大光羣言盡熄以復我 國家稽古右文之盛治本年正  
月初六日欽奉 上諭諄諄於釐正文體嚴定校士之法  
臣 跪聆之下實深欽佩薄海士庶自必幡然嚮風往日奇袤  
之辭斷不敢再為嘗試是校士之道已復大中至正之規矣  
臣 愚以為校士與教士其道相為表裏校士憑一時之去取  
祇能辨文藝之純疵教士在平日之栽培必能知人品之邪  
正學校不儲正士試場安有真才是術序黨序為人才升降  
所關不可不加之意也恭讀 聖祖仁皇帝聖訓於學  
校教士之法反覆誥誡勒為臥碑書院章程載在令典亦復  
深切著明試官雖係糊名而學政職司風化輜軒所至有採  
訪懲勸之權下至司訓一官亦有舉優注劣之責果能實力  
奉行則膠庠皆謹飭之儒應試斷無邪說之士又安有離經

畔道如康梁二逆者出乎其間哉是學校為儲才根本不於  
此認真教育譬如源之不清而欲其流之不濁得乎抑 臣 更  
有慮者往年遵康梁之亂舉國若狂人人競言新學而不軌  
於正幾貽 宗社之憂懲羹吹藿不得不歸本正學以救  
其失今試士既復舊制誠恐安於固陋者又蹈從前積習相  
率剿襲雷同而不求實際是因噎而廢食矣 朝廷所望  
於多士者果安在乎擬請 飭下京師管學大臣各省督  
撫學政凡有教士之責者務各宣明聖學加意提倡嚴定課  
程寬籌經費多購正經正史一切經濟性理有用之書慎選  
生徒專門肄習俾成有用之才經史果能淹通時文自有根  
柢不得但工帖括弋取科名貽人口實書院師長務擇經明  
行修品望素著之儒盡心訓迪官師考藝而外專以篤尚品

錄一

三

誼為主諸生中果有品端學粹扶翼聖教志在匡時者隨時  
從優獎拔俾底於成其有內行不修鄉評不許放言高論氣  
質聾張沾染康梁惡習者嚴斥而痛懲之不稍假借至於朔  
望釋菜宣講 聖諭廣訓諸儀節尤當敬謹將事不得  
視為具文禮教以束其躬詩書以擴其志此教士之本也世  
變亟矣非昌明聖學無以祛積惑而挽橫流不拔取真才何  
以濟時艱而培 國脈聖經賢傳之所在即人倫風化之所  
關學術不謬士習自端人心自正菁莪棫樸無非楨幹之真  
才矣 臣 為崇正抑邪挽回風氣起見是否有當理合恭摺具  
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 聖鑒訓示謹 奏

抄耶

覺迷要錄卷二

奏摺類

湘撫俞奏設立求實書院摺

鄂督張鄂撫于奏康黨謀逆創設自立會勾結各會匪作

亂摺

鄂督張奏分咨各駐使知會各國外部領事勿得容留各

匪首片

湘撫俞奏逆犯康有為糾黨滋事查拏懲辦情形摺

粵撫德壽奏報會匪期平摺

鄂督張奏南洋鉅商悔悟明心報效賑款摺

公牘類

步軍統領衙門頒發端京鄉勸善歌示

錄二

鄂督張鄂撫于禁止購閱逆報示

贛藩張緝拏逆犯示

小呂宋總領事府黎禁止華民購閱逆報示

檀香山正領事官楊副領事官古禁人逆會示

鄂督張查拏自立會匪謀逆及准匪徒自新示

湘撫俞禁康黨造謠惑眾示

湘撫俞諭誤受富有票再行開導准其首悔示

湘撫俞諭富有票匪赴團投繳飄布准予首悔自新示

江督劉嚴拏匪徒曉諭軍民示

常鎮通海道兼鎮江關監督長勸諭匪黨繳票示

九江府孫勸諭匪徒繳票示

江督劉查拏康梁二逆犯札

湘撫俞查拏自立會匪札

湘撫俞嚴拏康黨匪首札

湘撫俞行長沙縣稟馬岳松首悔批

湘撫俞行兩司詳龍陽縣革生陳應軫即曉源交保批

長沙府趙飭拏富有票匪札

鄂督張勸誠上海國會及出洋學生文

錄二

覺迷要錄卷二

奏摺類

湘撫俞奏設立求實書院摺

奏為湖南省城設立求實書院辦理情形及籌撥經費緣由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臣准禮部咨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三十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禮部片奏各省書院照舊辦理停罷學堂等語書院之設原以講求實學並非專尚訓詁詞章凡天文地輿兵法算學等經世之務皆儒生分內之事學堂所學亦不外乎此是書院之與學堂名異實同本不必定須更改現在時事艱難尤應切實講求不得謂一切有用之學非書院所當有事也將此通諭知之欽此仰見 皇太后振興實學造就人材凡屬士林莫不鼓舞自當欽遵 諭旨切實奉行查湖南省城各書院所設齋房僅敷各本院肄習生所居未能歸併惟有就前經裁撤之時務學堂原籌經費另設求實書院延中學教習二人算學一人西文譯學二人分調通省各府州考選保送聰穎循謹生童共以一百二十名為率嚴立課程分科分班朝夕講貫定期考校務求有裨實用冀成遠大之材從前所設時務學堂亦係中西兼習初意本期為有用之學無如教習不得其人致滋邪說幾敗士風此次設立書院係屬別創規模延教習必以品行為主選生徒則以沈靜為先中文所授不外經史大義賢哲格言俾正本源而端心術算學西文均係華人之兼通者亦必求名教中人不許稍參異端之說庶不致貽誤生徒有妨正學查覈新議章程均屬妥協仍由 臣隨時詳加查考不容稍涉

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

后懿旨禮部片奏各省書院照舊辦理停罷學堂等語書院之

設原以講求實學並非專尚訓詁詞章凡天文地輿兵法算學

等經世之務皆儒生分內之事學堂所學亦不外乎此是書院

之與學堂名異實同本不必定須更改現在時事艱難尤應切

實講求不得謂一切有用之學非書院所當有事也將此通諭

知之欽此仰見 皇太后振興實學造就人材凡屬士林

莫不鼓舞自當欽遵

諭旨切實奉行查湖南省城各書

院所設齋房僅敷各本院肄習生所居未能歸併惟有就前經

裁撤之時務學堂原籌經費另設求實書院延中學教習二人

算學一人西文譯學二人分調通省各府州考選保送聰穎循

謹生童共以一百二十名為率嚴立課程分科分班朝夕講貫

定期考校務求有裨實用冀成遠大之材從前所設時務學堂

亦係中西兼習初意本期為有用之學無如教習不得其人致

滋邪說幾敗士風此次設立書院係屬別創規模延教習必以

品行為主選生徒則以沈靜為先中文所授不外經史大義賢

哲格言俾正本源而端心術算學西文均係華人之兼通者亦

必求名教中人不許稍參異端之說庶不致貽誤生徒有妨正

學查覈新議章程均屬妥協仍由 臣隨時詳加查考不容稍涉

歧途致蹈覆轍以仰副 朝廷育材致用之盛意其經費即

就前此設立學堂時奏准之款樽節支用無庸另籌合併聲明

除分飭通省各書院一律講求實學並咨部外謹恭摺具陳伏

乞 皇太后 皇上 聖鑒謹 奏奉

硃批知道了即著顧名思義認真辦理以儲有用之材欽此

鄂督張鄂撫于奏康黨謀逆創設自立會勾結各會匪作

亂摺

奏為康黨謀逆創設自立會勾結長江兩湖會匪同時作亂先

期破獲擒誅渠魁現派營四路剿捕飭令繳票解散恭摺馳

奏仰祈 聖鑒事竊查自北方開戰以來各省匪徒咸思

蠢動 臣等欽遵 諭旨保守疆土欲防外侮必須清內匪當

即增募營勇分路籌防七月初間湖北巴東長樂等縣果有會

匪糾眾竄起事正在派兵剿捕旋聞安徽大通已有大股會

匪突起焚劫其勢甚熾湖北沔陽州之新隄蒲圻縣之羊樓崗

湖南臨湘縣之灘頭均有會匪接踵而起民間大為驚擾荊州

之沙市以及嘉魚麻城等縣均有會匪謀亂情事各匪聚眾點

名打造刀械製造號衣儲備米糧一似錢財甚為充裕者並聞

有私運外洋軍火之說當經遴派員弁營勇分路密查剿捕以

武穴向為下游門戶會匪之藪并派營勇兵輪前赴該處查擊

防遏同時各省擊獲各匪皆係領有富有票此票乃做照哥老

會散放票布之辦法其票係上海洋紙印寫刻篆印皆極精

工上橫書富有二字直書憑票發足典錢一串文前有編號後

有年月背有暗口號圖章二顆用在湖北者又鈐楚字圖章其

命名蓋暗寓富有四海之意實為悖妄已極凡領票者均係勾

串一氣互爲聲援據匪首散票者告人云持有此票即可向該匪首處領錢一千文以後乘坐怡和太古輪船不索船價并云中國即將大亂持票即可保家以故各省會匪趨之若鶩旋經查出此乃大逆康有爲一人主使調度其夥黨分布各省輾轉煽惑其巢穴卽在上海於租界內設有國會總會入會者亦不盡康黨沿江沿海各省皆有國會分會而分會之中以漢口之分會爲最大因武漢當南北適中之地居長江之上游而兩湖會匪又最多故先於武漢舉事其會名曰自立會其軍名曰自立軍勾煽三江兩湖等處哥老會匪糾眾謀逆定期七月二十九日武昌漢口漢陽三處同時起事約定新隄蒲圻之匪速起大股前來接應岳州沙市之匪遙爲警援先於二十七日訪有端倪密飭員弁在漢口地方李慎德堂及寶順里內拏獲兩湖

錄二

三

分會總匪首唐才常匪首林圭李虎生等三十餘名唐才常係督辦南部各省總會又督辦南部各省軍務處林圭係統帶國會中軍李虎生係總高戶當時在唐才常寓所起獲軍械火藥偽印偽札偽示及富有票多張又入會各匪姓名簿又購買洋槍刀械用款雇募奸細分往各城各營各局充當內應月支薪水用款招募會匪自稱發餉用款各項帳簿又各省匪黨往來逆信又洋文自立會辦事規條皆在唐才常屋內搜獲並同時在漢口漢陽拏獲逆謀之哥老會匪首瞿河清向聯陞等發交營務處司道武昌府江夏縣公同審訊該匪等供應開設自立會勾結哥老會散放富有票同夥逆謀不諱當卽將該匪首唐才常等二十名正法示儆旋在嘉魚縣拏獲匪黨蔣幗才搜獲富有票黃旂及各匪口號名單及正副會長康梁偽諭暨供出

各匪姓名續據湖南拏獲會匪頭目李英譚壽等供稱康有爲在上海開富有山正龍頭係康有爲唐才常梁啟超李金彪楊鴻鈞師馬炳等唐才常派爲上海總糧臺聽說康有爲孫汝派人會合大刀曾孫汝已到山東此事是康有爲爲總康有爲以唐才常爲總唐才常以辜仁傑卽洪恩師馬炳卽師襄爲總湘省聞拏自盡之汪鎔派爲長沙總糧臺各糧臺之錢均是康有爲接濟等語查蔣幗才匪單內係康有爲爲正龍頭梁啟超爲副龍頭並據唐才常供上海國會總會頭目係廣東人容閱此外各處所獲哥老會匪供詞供出康有爲唐才常爲首者不計其數查獲逆信偽札及各匪供尚有沈克誠陳謙林杰卽林邦威容閻李松芝蔡鍾浩汪楚珍張堯卿戴保廷均爲謀據兩湖之大頭目秦俊傑卽秦立三又名秦郵卽大通滋事首匪復經

錄二

四

密札密咨鄂省各省查拏並照會各國領事在案並准大學士直隸總督臣李鴻章電咨湖南巡撫臣俞廉三咨查出訊出康有爲唐才常容閱等勾匪作亂私運外洋軍火情形大略相同暨准兩江總督臣劉坤一安徽巡撫臣王之春咨富有票匪擾亂長江派兵勦捕起獲匪票偽示私運軍火各情形與鄂省所查皆相符合查此項自立會匪唐才常等以康逆死黨窟穴上海設立總會自爲總糧臺往來沿江沿海各處廣散銀錢購誘會匪計謀兇狡黨夥紛繁其匪黨往來書信大指因北方有警乘此煽動沿江沿海各省各種會匪同時作亂其同謀勾結之人各省皆有其購械募匪之款查簿內存款計洋銀一萬五千餘元用去已將及萬元聞康有爲詐騙斂集之款共有銀六十萬元安排以二十萬元用之長江所散放之富有票就兩湖地

方查出供出者已有兩萬餘張事發後兩三日尚有人向李慎德堂投遞匪黨逆信經稅務司郵政局拏獲數起其偽札有曰指定東南各行省爲新造自立之國其華洋文規條內有曰不認滿洲爲國家其偽印文曰中國國會分會駐漢之印又曰中國國會督辦南部各省總會之關防又曰中國國會督辦南部各路軍務處之關防又曰統帶中國國會自立軍中左右前後等營各關防其逆信內有曰以湖北爲中軍以安徽爲前軍以湖南爲後軍其唐才常身邊小篋內搜出偽號令告示稿有云焚毀各衙署佔奪槍礮廠劫掠局庫佔踞城池焚戮三日封刀安民派將固守再籌征進其逆信內有曰沿途亦可劫掠其開用偽關防札稿內有曰業經報明滬會篆刻關防一顆內刻中國國會督辦南部各省總會字樣於庚子年七月初八日開

錄二

五

用等語唐才常到案一一供認不諱至平空造言捏誣狂吠詆毀 兩宮悖逆凶悍筆不忍書令人髮指該會匪等以自立爲名號以焚戮劫掠爲條規以富有票爲引誘以哥老會紅教會及各省各種會匪爲羽翼意欲使天下人心同時搖動天下民生同時糜爛實爲兇毒已極又查偽札有云本國會深懷危亡等語實屬狡詐贗妄該匪首倡爲國會造此說辭冀以誑誘躁妄之文士鼓動無知之愚民尤爲可惡竊惟目前時事雖棘苟能上下同心力圖振作尚可勉籌補救之方若該會匪各省譁起外人乘之則中國真將有危亡之勢矣今該會匪既已自稱爲新造之國公然自立不認 國家是明言不爲我皇上之臣子矣乃尙敢託保國之名以逞其亂國之謀不獨中國忠義臣民不受其欺凡各國明理曉事之人恐亦不受其欺

錄二

六

也近日鄂湘江皖各省之匪查其逆信票據供詞皆係自立會匪之黨皆係領富有票之人其合夥約期濟械助費分據地方安排接應均經查有實據查李慎德堂前門在英租界之內當日查獲各匪之時係有英領事簽字派巡捕協同往拏當場眼同起獲各種逆謀作亂器械憑據華洋人等眾目共睹因此各國領事皆深知此輩實與哥老會合夥必應查拏以免擾害地方除湖南湖北兩省隨時密查嚴拏外此外沿江沿海各省皆有分會其往來於上海者尤多應由各省自行查拏已將先後疊次查出供出緊要各匪首姓名籍貫陸續開單分咨各省一體嚴密懸賞查拏務獲懲辦以懲罪逆而安大局至唐才常供出同會同謀之人甚多凡係查無實據者概不株連其軍民人等誤領富有票者准其向官司營局團紳首士繳票銷燬即免追究子以自新若觀望藏匿不繳者查獲匪票定行重辦自漢口匪首伏誅後各路匪徒聞之震懼奪氣惟富有票放出太多其悍黨匪首尚多漏網現已訪知仍復潛蹤往來上海長江一帶別設狡謀力圖糾眾報復沙市岳州常德澧州一帶匪徒尙在煽惑窺伺新隄之匪竄擾湖南之臨湘巴陵及監利之朱河等處其監利沙洋麻城嘉魚崇陽巴東長樂之匪仍飭各營分投搜剿解散其襄陽棗陽隨州應山等處界連豫邊素多刀匪豫省年來旱荒飢民頗眾亦遂有會匪開堂放票之事自七月以來藉開教爲名嘯聚焚劫自立會匪滋事復查有匪目潛往孝感應山河南信陽州一帶謀劫北上諸軍軍火並煽誘飢民來漢漢事現又訊出有匪目潛往襄樊一帶煽動刀匪已添募馬步各營沿邊防邊入境即擊八月內四川巫山縣有匪千餘



人滋事亦經派營會合川軍相機剿捕等伏查康逆近年遁逃海外布散邪說久思煽動奸人擾亂中國以逞其報復之志茲因各國構衅中國兵力不振以為有機可乘遂敢遣其黨羽分布沿江沿海各省勾匪作亂而湖北尤為該匪注意所在值此時局危急一經煽動立即四路響應兩月來武漢商民惶擾遷徙一夕數驚幸仰賴 朝廷威福先期被獲擒誅渠魁巨黨多名各處聚集援應之匪先後驚散陸續擒斬匪目數十人目前人心粗定惟有仍一面督飭各軍各州縣嚴防密拏解散脅從一面照會各國領事布其逆亂罪狀囑其遠告外部勿為所惑目前據各領事言從前謂康梁為志士今已知康梁為匪徒各國斷不幫助庇護此實由該逆等稔惡窮兇天奪其魄為恃亂盜賊之事布悖亂盜賊之言奸謀逆迹盡行敗露從此已

錄二

七

為各國所屏棄誅極之期當不遠矣惟是湖北數月以來自北方有警長江人心惶惑各匪四起陸續增募勇營數十營上游則界川之宜昌下游則界江西之武穴南則界襄之荊州北則界豫之襄陽隨州棗陽應山麻城中路則沔陽新隄沙洋嘉魚蒲圻崇陽監利皆為會匪出沒之所皆須派營駐守隨時相機剿捕並派營前赴湖南之岳州河南之信陽州越境剿捕巡防以固藩籬各屬請兵請械應接不暇羅掘多方增兵既多增餉尤鉅種種艱難急迫晝夜不遑惟有竭力鎮撫相機籌辦隨時與湖南撫臣兩江江西安徽督撫臣互相知會合力辦理以維上游大局至此查訪擒獲自立會匪渠魁暨分路防剿捕獲領袖富有票逆匪首要各員弁發奸弭亂俾沿江沿海各省得以周知為備似尚有裨大局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臣等查

明奏請 優獎以示鼓勵出自 鴻慈所有擒誅自立會匪總頭目查拏各匪目各路黨羽沿江沿邊會匪各情形 謹合詞繕摺馳 奏伏祈 皇太后 皇上 聖鑒謹 奏

鄂督張奏分咨各駐使知會各國外部領事勿得容留各匪首片

再康黨謀逆創設自立會勾結兩湖三江會匪同時作亂業經拏獲匪首唐才常等多名正法派營四路剿捕飭令繳票解散其在逃各匪首咨行各省嚴拏業經於八月內奏陳在案其時准大學士李鴻章電稱致駐英使臣羅豐祿電云康梁布散徒黨暗結廣東著匪區新三合會首潘新桂劉福等聯各省會匪約在兩湖三江兩廣起事名為保國陰圖擾亂前月大通漢口

錄二

八

唐才常等作亂事發經江鄂兩督嚴辦起獲軍械等據直認康黨不諱中外共知粵省亂黨尤多均在香港余育之花園澳門知新報館密謀拜會最著者有何連旺何懋齡徐勤劉植麟麥孟華陳宗儼容闓往來港澳勾結盜匪訂期起事槍礮由南洋用棺裝運入粵若不查辦有礙東南商務大局羅豐祿迅速密商英政府電飭新嘉坡香港總督嚴密查拏拘禁旋據羅豐祿電復稱已達外部允轉藩部電飭新嘉坡香港總督查辦至康逆潛往漢口等處亦經電飭各該領事勿得收留各等語臣查康梁逆黨奸謀逆蹟現已為各國共見共聞惟查富有票係用千字文編號就查獲親見者最前有地字號最後者有職字號職字已有七百九十四號之票查職字係第三百一十字是每字一千張已有三十一萬張近據湖南拏獲唐才常之弟唐才



中供稱上海刊印富有票三十多萬分散夥黨招匪起事等語正與湖北查獲逆票號數符合現在查獲呈繳者不及一萬張其自行銷燬及未經散出者或有數萬張要之散在民間者尚有二十萬張以外醜類實繁深為可慮近由湖南省郵政局搜獲逆信多件該匪黨深恨湖北發其奸謀誅其渠魁志在報復現又另遣悍匪攜帶重貨前來兩湖勾煽再圖大舉又聞廣東惠州府會匪作亂亦係康黨所為此項匪徒謀逆未息後患方滋不可不嚴為防遏惟有整頓各路防營嚴為戒備不敢稍涉鬆懈臣查開最要匪首名單並摘敘自立會匪緊要情節曉諭地方告示稿及另勸戒國會文分咨各出使大臣照會各國外部請其查照英國政府辦法電飭其本國駐華各口領事於所在租界遇有此等謀亂匪類勿得容留一面將告示稿勸

錄二

九

戒國會文就外洋各埠旅寓華商及外國文士之能通漢文者廣為散布俾曉然於該匪黨所為實係悖逆凶殘專欲擾亂中外大局所言中國之事皆係捏造謠言所勾結同夥作亂之人皆係無賴會匪所有對各國人議論假託保國之辭皆係狡詐欺人自不致為其所愚仍飭駐洋各埠領事官傳諭各華商切勿誤聽康梁邪說枉助貲財用以伐狡謀而杜亂源並飭江漢關道照會漢滬各領事查照辦理務期多殲渠魁解散黨羽以安大局理合附片具陳伏祈 聖鑒謹 奏

散黨羽務期盡絕根株以遏亂萌欽此

湘撫俞奏逆犯康有為糾黨滋事查拏懲辦情形摺

奏為漏網逆犯創立會名糾黨滋事查拏懲辦情形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查湖南地方素多匪類然皆軍營散勇無業游民結會放票偷竊劫掠聚集稍眾或竟拒捕抗官不過苟圖得財其聯盟簿據語句雖多悖逆行徑亦極兇強然手無利器巨資胸無遠謀大志是以旋起旋滅未至蔓延自逆犯康有為等包藏禍心構造邪說創為自立民權種種妄語迷亂人心一時儆薄少年挑達士子罔弗被其搖惑迨該犯等逆蹟敗露亡命海隅仍復怙惡不悛布散流言謬立黨會誑騙資財為數甚鉅本年因聞北方多事伺隙思逞於上海地方將所立保國會易名自立會造為富有匪票分遣黨羽於沿江沿海各省到處散放鼓其猖狂悖謬之語誘致昔被迷惑文人出其外洋騙得資財勾結江湖會匪沿江各省莠民痞匪靡然從風此自立匪徒始事之緣由也臣於本年六月初間微有風聞因其間多涉宦裔士

錄二

一

林頗出尋常意計之外未經得有實據不便即時宣颺疊次密電督 臣暨鄰近各省詢問消息適安徽之大通湖北之新隄同時起事新隄匪黨於七月二十二日竄擾湖南臨湘縣屬灘頭地方拒斃防勇二名臣聞報立飭駐紮岳州之信字旂參將陶廷樑加派統帶新軍健字營提督張慶雲帶隊馳往會合鄂省派出之武愷靖威等營毋分畛域圍攻兜捕並飭署岳常澧道顏鍾驥及委候補直隸州知州陳國仲前往督同署臨湘縣知縣趙從嘉將保甲事宜認真整頓清團清族實力稽查該匪等驚惶潛遁復竄至臨湘縣沅潭地方縱火焚掠延及釐金督銷各分卡並將司事傷斃張慶雲等帶勇馳剿始各潰散張慶雲等隨各營在於臨湘縣境及鄂屬與湘省交界之崇陽監利等縣分路排搜先後擒獲匪首黃南陽李壽全及偽稱青岡王之

曾廣文偽金剛王王昌平等多名訊據供認俱係紅教會匪聽從自立匪黨勾結滋事隨於軍前正法梟示收繳富有匪票及紅教匪飄布數百張現仍嚴緝在逃匪首王秀方等務獲懲辦此鞠捕新隄等處業已起事匪黨之情形也其散放富有票之匪黨臣前經風聞即飭管帶親兵衛隊現署臣標右營游擊劉俊堂選派精壯勇丁暗地探訪查獲匪首李英一名臣即親提到署督率委員悉心研訊稍得端倪復獲匪首譚翦一名磨審三晝夜匪黨秘計陰謀遂皆盡情透露維時鄂省亦已破案准督臣電咨前來臣復加派新募緝勇並委候補知縣沈瀛暨密飭訊出匪黨藏匿地方文武員弁上緊緝拏旋據派出弁勇陸續拏獲偽充富有山幫辦之徐崑偽充巡風之譚桂林偽稱坐堂之逃勇陳保南在匪中探聽消息之易瑞林散放匪票之李

錄二

三

廣順到案發交藩臬兩司督同長沙府研訊明確並究出先犯匪案飭發湘陰縣監禁之莫海樓復有通匪情事又據湘潭縣拏獲散放富有匪票及另犯拒捕傷勇案內之仇禮即仇長庚等署岳常澧道顏鍾驥拏獲著名匪首李如海均各隨時就地正法續據委員沈瀛在於武陵縣獲匪后竹亭跟緝至龍陽縣弋獲蔡鍾浩瀏陽縣訪獲唐才常胞弟文生唐才中益陽縣拏獲方成祥徐德慈利縣拏獲姚小琴九溪營拏獲李生芝汪葆初即汪楚珍先後押解來省發交司府推鞠以唐才中蔡鍾浩方成祥徐德四名所供最為詳悉蓋康有為竄伏外洋時或潛至濱海地面改立自立會散放富有票其勾結會匪即稱富有山倚梁啟超弟子湖北已獲正法之唐才常糾合內地各項匪徒私分地段偽設官職漢口曰賓賢公襄陽曰慶賢公沙市曰

致賢公荆州曰集賢公岳州曰挹賢公長沙曰招賢公其餘各處皆立有名目偽稱新造自立之國分立五軍唐才常偽稱欽差為湖北湖南江蘇安徽江西等省各軍總統已獲正法之林圭偽稱武昌中軍總統在逃之湖北試用縣丞沈克誠即愚溪偽右軍總統陳謙即桃源縣已革廩生陳猶龍偽左軍總統龍山縣人唐仰吾即唐桂林偽右軍幫統專辦常德一帶之事與現獲之唐才中同為偽右軍幫統唐才中兼稽查會員催辦餉械事權較重於唐桂林在逃之鳳凰廳附生朱茂芸湘鄉人龔超同為偽左軍營務會員蔡鍾浩即樹珊詭名松陰次郎同逸匪唐仰吾在常德一帶煽誘兼辦匪中偽文案其餘皆各有偽職容再細加研究分別懲辦至偽充湖南糧臺之安徽桐城人浙江試用巡檢汪先所即堯臣本名汪鎔詭名金容四郎業已

錄二

三

簡拏自盡大抵此項匪徒中有二等一係文人皆曾在各處學堂肄業及曾經出洋學生與康有為等交往素密一係痞匪即內地舊有之會匪痞徒貪利與之聯合臣業將在逃首要匪犯姓名詳開清單懸立重賞各行通緝並示諭被誘愚民繳票首悔前有匪首譚鰲悔過投營將譚翦李廣順指拏到案臣立准免罪一體給賞仍節敘事由張貼告示俾匪黨觀感自新且使互相猜忌務在嚴辦首要解散脅從雖經供及姓名查無確據者概不株累此查拏散放富有匪票之情形也伏查逆犯梁啟超先年充當湖南時務學堂堂教習傳播邪言餘談所及以常德及澧州屬之慈利縣為甚故匪黨以湘籍為最多其蔡鍾浩與逸匪文生趙必振何來保陳猶龍陳應軫等皆常德府屬之人而李生芝於事敗之後擬於慈利縣糾合沙市匪徒成十餘營

意圖再舉匪中至有慈利官班子之號徒黨繁猥可以概見似此浸淫蔓延誅不勝誅以臣愚昧之見惟有先將保甲一層切實辦理先行別清良莠方有措手之處至團練丁壯前曾有稟請自備薪糧練團募勇日領軍火者均經嚴詞駁斥竊恐不逞之徒暗圖藉此滋事暫從緩辦俟保甲確有成效次第舉行一面會同學政 吳樹梅將書院章程詳更正講明正學專以程朱爲主以滌汚俗而正人心端本澄源莫要於此至此次匪徒本約各府州同日起事牽制兵力七八月間長沙岳州等處謠言繁興人心惶惑幾有不可安居之勢蓋其黨羽既眾資用復饒布散極廣用計極毒實爲歷來所未有設非仰賴 天威及早破獲其貽患殆將不可勝言所有出力員弁可否容 旨擇尤酌保數員以示獎勵出自逾格 鴻施謹會同湖廣總

督臣張之洞恭摺由驛馳

奏伏乞

皇太后

呈

上 聖鑒謹 奏

粵撫德奏報惠匪剿平摺

奏爲廣東惠州會匪被外匪勾結起事派營剿辦獲勝並仍飭搜捕餘匪情形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照惠州會匪肆擾欽奉電 旨垂詢 奴才將康孫各逆勾結土匪起事及咨飭水陸各軍剿辦情形於閏八月十八日先行電奏二十三日欽奉電 旨此起土匪仍著督飭何長清等各營合力痛剿迅速撲滅毋任蔓延欽此欽遵嚴督剿辦據該文武先後稟報屢次接仗獲勝大股匪類業已撲滅等情續經 奴才於九月初七日電奏十一日欽奉電 旨惠州土匪辦理尙爲迅速仍著嚴飭搜捕毋留餘孽欽此又經恭錄轉行並嚴催各營欽

遵辦理在案茲將該土匪勾結起事及派營剿辦詳細情形謹

縷晰陳之查廣東惠州府屬民情強悍聚眾拜會械鬪搶擄習爲故常近海之歸善海豐等縣尤多洋盜鹽梟以故嘯聚甚易動輒滋事即歸善一屬十餘年來稔山會匪黃亞春煙燉會匪黃狂成拒敵官軍搶劫城市屢經派營剿散迄未盡絕根株本年閏八月初間 奴才訪聞歸善縣屬三洲田地方有孫康逆黨勾結土匪起事並在外洋私運軍火至隱僻海汊轉入內地當以逆黨主謀意圖大舉實非尋常土匪可比且查三洲田地方山深林密路徑紆迴南抵新安緊偪九龍租界西北與東莞縣接壤北通府縣二城均可竄出東洋直達省會東與海豐毗連亦係會匪出沒之處非多派營勇面面顧到難期迅速撲滅爰咨水師提督何長清抽撥新舊靖勇及各臺礮勇共足一千五百餘人先由新安之深圳墟向北兜截直搗三洲田老巢防擾租界復派大小兵輪在洋面遊弋斷賊接濟西北一路派介勇一營駐紮歸善東莞交界要隘又派總兵黃金福所統信勇一營提督刁經明所帶廣安水軍一營分扼東江水陸防竄江面東路爲海豐陸豐二縣原派都司吳祥達帶哲勇左營駐紮即飭回顧歸善並移潮州信勇一營填紮海豐三面兜截而以惠州府歸善縣二城爲進兵之路陸路提督鄧萬林原統哲字中左右三營練兵正副兩營廣毅軍一營分赴惠州十屬辦理緝捕在歸善者僅哲勇練兵數哨一聞匪警各屬震動不能抽回 奴才先派補用副將莫善積管帶喜勇一營由省馳往會剿一面知會鄧萬林添募一營名曰立捷軍又派北海鎮總兵劉邦盛另募一營名曰靜字營均由府城直攻巢穴莫善積喜勇於

閏八月初十日馳抵歸善維時匪黨未齊猝聞兵到遂定於十三日豎旗起事先以數百人猛撲新安沙灣墟欲擾租界幸何長清靖勇已抵深圳乃回攻橫岡進踞龍岡喜哲各勇連次接戰互有勝負兇敵益張警報日至 奴才以總兵黃金福所統信勇已撥兩營分駐東西兩路因令再帶一營由府城進剿並令記名總兵陳維熊帶勇兩營繼進以壯聲援此 奴才添調營勇分投防勦之情形也逆首孫汝伏處香港時施詭計而三洲田匪巢則以鄭士良劉運榮等充偽軍師蔡景福陳亞怡等充偽先鋒何崇飄黃育幅黃耀庭等充偽元帥黃楊充偽副元帥旗幟偽書大秦國及日月等悖逆字樣各匪頭纏紅巾身穿白布鑲紅號掛甫於閏八月初九日聚集既歸龍岡四出焚搶附脅日眾總兵劉邦盛新募靜勇成軍惠州府知府沈傳義募

土勇二百名委歸善縣丞杜鳳梧管帶二十二日會同喜哲各軍齊赴前敵行至距城十餘里之平潭地方賊隊廣至莫善積奮勇當先陣斬僞先鋒蔡亞生陳亞福等斃匪數十名正期得手詎附近匪鄉糾約千餘人各帶快槍刀齊來助匪分路包抄我軍被困陣亡勇丁數十人縣丞杜鳳梧被擄府縣兩城同時戒嚴幸是日都司吳祥遠帶哲字左營由海豐來鄧萬林所招立捷新軍亦同時抵惠之橫瀝森柏瀾團練適又誘獲僞副帥黃楊訊明正法兵氣稍振連日匪竄城之梁化雷公嶺意圖直出東江各軍力扼其前不得竄出江面乃折而向東欲與海豐陸豐股匪聯為一氣三多祝者歸善著名匪鄉與海豐交界之要隘也先派哲勇練兵預防勾結二十六日匪攻

三多祝相近之黃沙洋管帶練兵營副將朱義勝竭力救援吳祥達亦由間道趕到而匪已進踞三多祝二十七日黎明吳祥達率哲字左營及哲字中右營各哨並立捷軍三路進剿莫善積率喜字營勇援應匪亦分路拒敵自辰刻戰至日昃槍礮齊施匪不稍卻吳祥達持槍血薄當場殺斃偽軍師劉運榮偽元帥何崇飄楊發等多名匪勢漸覺披靡遂揮眾掩殺斃匪五六百名奪獲旗幟馬匹槍礮無算救拔縣丞杜鳳梧及被擄婦孺數百人乘勝克復三多祝黃沙洋兩處查驗陣斬匪屍內有一具係服外洋衣袴詢之生擒各匪均指為偽軍師鄭士良未知是否確實同日何長清率隊進攻三洲田覆其巢穴搜獲槍枝紅巾等件餘黨潰散此閏八月二十七日勦辦歸善會匪獲勝之實在情形也當歸善匪勢鴟張之日海豐縣大樟山眾匪數

千河源和平兩縣亦有匪千餘人數百人不等同時撲城意欲乘我惶遽之際逞狡謀幸海豐先派信勇填紮又調署礮石鎮總兵莫善喜率隊兜勦匪遂聞風潰散河源和平兩屬先派參將石玉山帶廣毅軍策應閏八月二十五夜匪攻河源縣城經知縣唐鏡沅竭力抵禦匪退黃沙磚瓦窰二十七日黎明石玉山帶隊掩至縱火圍攻斬斃百餘焚斃無算和平本駐廣毅軍勇一哨匪首曾金養率眾焚燒南門城樓營勇兵團齊出力戰陣斬匪首曾金養生擒數十名匪始潰散此又惠州各屬會匪響應各營勇先後獲勝之實在情形也 奴才伏查逆首孫汝以漏網餘兇游魂海外乃敢潛回香港勾結惠州會匪潛謀不軌軍火購自外洋煽誘徧及各屬暨旂叛逆先擾逼近租界之沙灣墟意在挑啟中外釁端從中取事其兇險詭譎實與康梁

逆黨勾結長江兩湖會匪同時作亂情形遙遙相應雖官軍乘其未定先已兜截使各路之匪不能聯合一氣歸善之匪不能竄越一步然猶豕突狼奔橫厲無比戕殺弁勇擄捉印官各路會匪仍敢同時並舉雲集響應罪大惡極無以逾此仰仗

朝廷威福將士用命旬日之間羣兇授首脅從逐漸解散地方轉危爲安城池租界均未擾及不致貽外人口實尤爲始料所不及其僞軍師僞元帥等半已伏誅而首逆孫汶與同謀之康梁各黨初則伏匿港澳繼聞竄跡外洋前已照會港澳各洋官密拏懲辦即不能剋期就網當亦不敢潛回惟是惠州各屬本多匪鄉散則爲民聚則爲匪此次當會匪猖獗之時竟敢樹旗助戰甘心從逆尤爲狂悖現在大股匪徒雖已擊散仍當懷遵電 旨嚴飭搜捕已分咨水師提督何長清陸路提督鄧萬

錄一

七

林督率營勇分赴各鄉挨村清查如有當時助匪之犯擒獲嚴辦無留餘孽務使根株悉除以仰副 聖主綏靖海疆之至

意至此次出力員弁衝鋒陷陣斬渠魁實有微勞足錄且於外疊方張之日力除內患其裨益大局尤非淺鮮可否俟事竣後由奴才查明擇尤奏請 優獎以示鼓勵出自 鴻慈

除分咨軍機處吏兵刑三部查明及各屬匪鄉肅清另行奏報外所有惠州會匪勾結滋事勦辦獲勝情形理合繕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 聖鑒訓示再廣東巡撫係奴才本任無庸會銜合併陳明謹 奏

再惠州各屬大股會匪雖已撲滅而首要向多逃匿必須徹底清查庶絕後患惟清查之策首在嚴設海防以杜內外勾結詳查匪族以免萌孽復生所有沿海一帶汊港島嶼擬即責成水

師提督何長清督率靖勇兵輪切實清辦內地匪鄉挨村按族即責成陸路提督鄧萬林督率各營分投搜捕倘清查不實餘燼復燃即惟該水陸提督是問至由省撥往營勇本係各有專汛移緩就急權宜調派現在碣石鎮總兵劉永福已帶福軍回粵擬俟抵省後即令調駐歸善之稔山範和鹽竈背等鄉用資鎮攝俾前派各勇營得以陸續調回不致顧此失彼是否有當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鄂督張奏南洋鉅商悔悟明心報效賑款摺

奏爲南洋鉅商始爲康逆所愚今經勸導悔悟報效賑需鉅款以明心蹟懇 恩優予褒獎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查逆首康有爲通逃海外詭誘旅居南洋各埠華商設會斂錢以供作亂之資於是僞稱新造自立之國集資數十萬元散富有票

錄一

六

分遣死黨勾結會匪意圖占踞東南各省自匪首唐才常等在漢口事敗後本年三月間又集資數十萬元改造回天票號召各亂黨萃於上海仍欲糾合鹽梟游勇會匪再擾長江並賄買奸民徐春山等及外國流氓民包辦沿江各省埋藏炸藥轟燬官署營局雖皆先期破獲未遂奸圖要其錢財充裕運用不窮則皆由海外華商誤信其虛捏保國保皇之名目而輸資接濟之故康逆有恃無恐爲患不已 臣於上年擒誅唐才常後訪悉情形即刊刻告示及勸誠文將康有爲梁啟超逆信僞檄中自稱自立之國不認 國家及借遵皇以復民權等語悖逆狡詐情形摘發宣布剴切勸誠咨送各省及出使各國大臣飭發外洋各處商埠廣爲布傳並另託往來南洋之正經商人多攜刊本前往散給各商閱看由是各華商始知康有爲陽託保皇陰圖

自立確係悖逆之尤絕非忠義之士迨上年十二月間欽奉

明詔變法自強海外聞風莫不歡欣鼓舞益知康有為從前  
獲罪實因其圖為逆亂於變法毫不相關羣起詆斥而遠避之  
矣查上年唐才常破案後搜獲匪單內有邱菽園姓名並據匪  
魁唐才中供有邱菽園資助錢財之語經刊入緝匪單分咨  
各省查拏在案旋臣訪知邱菽園即邱焯菱係福建海澄縣舉  
人內閣中書銜向在南洋新嘉坡一帶經商開設恒春公司家  
資百餘萬且文理頗優夙負才名素為各華商之望因思該職  
商身為舉人自必讀書明理何至附和逆謀因託出使大臣羅  
豐祿轉飭新嘉坡領事並託兩廣督臣陶模就近在粵託人向  
之開導諭以是非順逆現據邱焯菱稟稱該職天南僻處孤陋  
寡聞前此康梁輩通逃過坡始以文人窮竄海濱偶與往還談

錄二

十九

論嗣聞其有藉會斂錢煽惑眾之事立即深非痛恨與之絕  
交不意冤被株連名罹匪籍該職豈無人心何肯甘心從逆悖  
妄任愚一至於此幸荷明察遠比曲予自新用敢輸誠陳訴報  
效賑捐銀一萬兩懇予奏明銷案免累俾得取玷重磨以後  
如有資財助逆之事斧鉞刀鑕所不敢辭等語託古把總領事  
陳綱呈交兩廣督臣陶模轉寄來鄂臣查閱來稟情詞痛切悔  
悟實出至誠屢次電詢陶模亦謂其情可原其言可信近閱上  
海新聞等報載有該職商表明心跡告白於康有為陰賊險狠  
之行徑攀陷異己之狡謀痛斥不畱餘地具見該職商確與康  
逆絕交坦然明白該職商素為南洋各埠華商所信重今有此  
舉各商必相隨覺悟從此無復有資助康逆之人康逆無財可  
斂其計立窮即再欲謀亂而資無所出其黨羽亦勢必渙散離

心釜底遊魂困蹙可坐而待是邱焯菱此舉非但深明大義實  
足默挽人心關繫極為重大且聞該職商現因福建原籍水災  
已捐助賑需銀二萬兩另由閩浙督臣具奏茲以秦晉荒旱復  
據報效庫平銀一萬兩於賑務不無裨益是其急公好義倦倦  
不忘宗國之心尤堪嘉尚合無仰懇天恩明降諭旨

鴻慈除由臣通咨閩省暨各省准予銷案免累並將報效

賑需銀兩分交秦晉賑捐局兌收充賑外理合恭摺具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 聖鑒訓示謹 奏奉

上諭張之洞奏出洋華商表明心跡請准銷案免累並予褒獎  
一摺據稱福建舉人內閣中書銜邱焯菱向在南洋新嘉坡一  
帶經商素為華商之望上年唐才常在漢口破案供有邱焯菱

錄二

二十

資助康逆錢財之語經該督追緝查拏茲據該舉人稟稱初與  
康梁二逆往還嗣聞其藉會斂錢煽惑眾謀逆立即痛恨絕交懇  
遠比曲予自新奏明銷案免累並報效賑捐銀一萬兩康梁二  
逆逃出海外煽惑人心藉會斂財似此被其誑誘者必所不免  
既據該舉人竭誠悔悟具見天良殊堪嘉尚邱焯菱著加恩賞  
給主事並加四品銜准其銷案以為去逆效順者勸欽此



公版類

步軍統領衙門頒發端京勸善歌示

為遵 旨刊發歌辭以宣教化事恭照本年八月二十五日軍機大臣而奉 諭旨端方呈進勸善歌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各行刊印於京城內外地面各處張貼俾民間一體周知欽此本衙門欽遵之下謹即刊印飭交各地面張貼為示仰一切軍民人等觀讀用昭誠勸特示

四海昇平民氣和聽我唱箇勸善歌 大清定鼎億萬歲

聖 聖相承仁政多古來賦斂不均平十分取一又

加徵我 朝丁糧不重取徵了地糧免抽丁古來加賦真無厭徵兵調餉民愁怨我 朝減賦至再三蘇松兩府減百萬古來動工用民兵往往十去九不返我 朝發價雇人役窮人借此

錄二

主

得養贍古來百姓怕當兵一家三丁抽一丁我 朝招兵有的餉聽民自便投軍營古來待官不以禮作到大官敲折骨我

朝開國去廷杖要為臣工養廉恥古來刑法十分刻既用非刑又連坐我 朝律例最詳審若用非刑官職革古來方物取之

民強買強賣失民心我 朝貨物皆發價不用民間花一古來皇親多擅政欺君誤國大不敬我 朝祇封承恩公一公纔

得千金俸古來內監權勢重賣官鬻爵遂領兵我 朝內監不出宮私自出宮有重刑古來宮女三千人挑選民女民騷然我

朝宮廷行則例但選八旗無漢官我 朝事事勝前代百姓

人人同感戴 祖功 宗德說不盡再說 太

后恩似海 太后佛爺真聖人垂簾訓政愛黎民官加俸

祿兵加餉豁免錢糧十萬金當時天下未平靜髮捻擾亂徧行

百 太后知人善任人救民水火全性命從此天下慶太平雞鳴犬吠都不驚試問此是誰 恩德重生父母還不能

光緒初元遭荒旱 御膳房內曾減膳百出銀錢去放賑救活飢民數百萬其餘水旱遇偏災發帑截漕樂不倦多者發帑三千萬少者截漕數萬石及至光緒二十年中日失和乃交戰

太后深念兵燹苦立發內帑三十萬又思彼此須息民

中外邦交日以新一律均沾相待厚遠人感惠多歡欣近年駐

蹕 頤和園借此頤養稍息肩 聖心尤為天下

計憂國憂民常不眠 當今皇帝真聖孝視膳問安盡子道

躬率臣民同祝 椒屢為 聖母上徽號我 朝恩德

同天地頑石也應知感激如何逆黨惑人心亂民賊子人切齒

官員聽我勸善歌文莫貪贓武莫怯清廉自有好兒孫忠勇自

受好官爵兵弁聽我勸善歌謹守營規莫放縱出營不可犯秋

毫臨陣須當齊奮勇士子聽我勸善歌架訟包漕均不可切莫

聯盟去結黨身敗名裂遭奇禍農夫聽我勸善歌孝弟力風安

本分豐年好好完錢糧歉歲時有蠲賑工人聽我勸善歌勤

練手藝莫學懶也有一藝能成名也有發財逾萬貫商家聽我

勸善歌公平交易莫取巧但能勤儉去經營應操利權官為保

眾人聽我勸善歌莫打官司莫械鬥莫去賭博吸洋煙莫去治

游濫交友教民也是良家子一律相待無歧視民教彼此要相

安勿為國家妄生事會匪有莠亦有良被脅入會無主張但能

自新速解散不究既往准安常人人都說外國好外國又把中

國羨外國稅重中國輕外國物貴中國賤我今與你苦口說字

字真切無傳謊子細聽我勸善歌福多壽多子孫多

鄂督張鄂撫于禁止購閱悖逆報章示

為遵 旨禁止購閱悖逆報章事恭閱邸鈔正月十五日奉

上諭前因康有為梁啟超罪大惡極迭經諭令海疆各省督撫懸賞購緝嚴密緝拿迄今尚未獲該逆等狼子野心仍在沿海一帶煽誘華民並開報館肆行簧鼓種種悖逆情形殊堪髮指至該逆等開設報館發賣報章必在華界但使購閱無人該逆等自無所施其伎倆著該督撫逐處嚴查如有購閱前項報章者一體嚴拿懲辦等因欽此當經恭錄札行欽遵辦理在案查康梁二逆恃其遠在海外且因洋人不知中國情事莫能辨其虛實得以欺朦洋人任意誣毀以掩其凶逆之罪且謬託忠義之名其逆報大意專詆 朝政誣謗 皇太后 顯違 皇上諭旨以有為無以無為有肆口狂吠毫無顧忌

錄二

五

其意不過欲內地各匪造謠作亂外洋各國伺便乘機使中國不能一日安靖以遂其凶逆之隱衷而後已此報傳入中國各報館中深明尊親大義不為所惑者固不乏人然有不明事理者不免以謠傳謠互相採錄甚至託名京城西友來電而京城各國使館並無所聞託名訪事人來信本省並無其事長江一帶會匪素多因之造為各種揭帖公然糾眾謀逆實堪髮指亟應遵 旨嚴禁為此示仰官紳軍民人等知悉以後沿海各省報章其恪遵 諭旨並無悖逆字句者仍舊准其閱看如有語涉悖逆者一體禁止購閱並嚴止代為寄送嚴行查拏懲辦並聞華人有擬在漢口續開報館者當此謠言繁興之時恐不免摭拾上海及外洋各報傳謠惑眾將來開報館之人必至自蹈法網與其拏辦於事後不若豫防於事先如有在華界

開設者禁止購閱遞送房屋查封入官即在洋街冒充洋商亦斷不准購閱遞送違者一體拿辦各宜慎遵勿違特示

贛藩張緝拏逆犯示

為恭錄出示明白曉諭事案奉 巡撫部院崧牌開案准署理兩江總督部鹿咨開欽奉電傳 上諭前因康有為梁啟超罪大惡極迭經諭令海疆各省督撫懸賞購緝嚴密緝拿迄今尚未獲該逆等狼子野心仍在沿海一帶煽惑華民並開設報館肆行簧鼓種種悖逆情形殊堪髮指著南洋閩浙廣東各省督撫再行明白曉諭不論何項人等如有將康有為梁啟超緝獲送官驗明實係該犯正身立即賞銀十萬兩萬一該逆犯等早伏天誅只須呈驗屍身確實無疑亦即一體給賞此項銀兩並著先行提存上海道庫一面交犯一面驗明交銀免致輾轉

錄二

五

稽延如不願得賞願得實在官階及各項升銜亦必予以破格之賞至該逆犯等開設報館發賣報章必在華界但使購閱無人該逆等自無所施其伎倆並著各該督撫逐處嚴查如有購閱前項報章者一體嚴拿懲辦此外如尚有該逆等從前所著各逆書並著嚴查銷燬以伸國憲而靖人心欽此並奉署督憲札同前由各等因到司奉此查此案前奉督撫憲行奉電傳 上諭有能將康有為梁啟超緝拏到案者加以破格之賞等因當經恭錄札飭地方官出示曉諭在案欽奉前因合亟恭錄明白曉諭為此示仰閩省各色人等知悉康梁二逆固法令之所當誅惑世誣民亦刑章之無可貸今奉 諭旨給賞緝拏爾等務須各仗忠義羣相奮勉或留心訪察或購緝緝拏如能將康有為梁啟超緝獲送縣驗明解省即由本司先行給賞若



獲一名並治死送驗亦即重賞至該逆等發賣報章爾等毋得購閱致干嚴拏重辦此外如有該逆等從前所著逆書並即銷燬以杜邪說而免煽惑其各懷遵毋違特示

小呂宋總領事府黎禁止華民購閱逆報示

為出示曉諭事案奉 欽命出使美日祕國大臣伍札開照得逆犯康有為梁啟超逃竄海外經在英日等國潛匿復改名易服希圖混入美國疊經本大臣札飭各口領事嚴密防範又承准總理衙門兩廣節閣督部堂李電咨亦經分飭遵辦各在案茲於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初十日承准總理衙門電開接李相電康逆自港至坡羅使現擬切商外部驅逐惟各埠華人頗有被康逆煽惑電達本署肆議 朝局情事該僑民雖處外域莫非中土子民如果誤聽逆謀造言生事實屬違悖大義各處

錄二

三五

領事有約束本國人民之責希飭詳切詰該僑氓等審察順逆務各安分貿易勿再輕聽謠言致取咎戾仍將遵辦情形電覆等因承准此除分札各領事外合行札飭札到該總領事即便遵照來電事理嚴切勸戒僑氓各安本分仍將辦理情形迅速稟復勿延等因奉此又伏讀本年正月十五日 上諭前因康有為梁啟超罪大惡極迭經諭令沿海各省督撫懸賞購緝嚴密緝拏迄今尚未弋獲該逆等狼子野心仍在沿海一帶煽誘華民並開設報館肆行簧鼓種種悖逆情形殊堪髮指著南洋閩浙廣東各省督撫仍行明白示諭不論何項人等如有能將康有為梁啟超緝獲送官驗明實係該逆犯正身立即賞給銀十萬兩萬一該逆犯早伏天誅只須呈驗屍身確實無疑亦即一體賞給此項銀兩著先行提存上海道庫一面交犯即

一面驗明交銀免致輾轉稽延如不願領賞願得實在官階及各項升銜亦必予以破格之賞至該逆犯等開設報館發賣報章必在華界但使購閱無人該逆犯等自無所施其伎倆並著各該督撫實力嚴查如有購閱前項報章者一體嚴拏懲辦此外如有藏匿該逆等從前所著各逆書並著嚴查銷燬以伸國憲而靖人心欽此查造謠惑眾最爲 國政人心之大害迭經本總領事嚴密訪查勸諭華民見有康逆等所刊逆書逆言以及報章等件務即銷燬切勿爲其所惑呂島華民素稱謹厚尙無附和致電肆議 朝局等事茲奉前因合亟再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閩島華民人等一體知悉爾等雖處域外莫非中國子民如果誤聽逆謀造言生事實屬違悖尊親大義倘有購閱逆報實干嚴懲各宜安分貿易切勿輕聽謠言致取咎戾

錄二

三六

遵照毋違切切特示

檀香山正領事官楊副領事官古禁入逆會示

爲剴切曉諭事現奉 欽差出使大臣伍札開照得逆犯康有為梁啟超逃竄海外經在英日等國潛匿近復改名易服希圖混入美國疊經本大臣札飭各口領事嚴密防範在案茲於本年正月初十日承准總理衙門電開各埠華人頗有被康逆煽惑電達本署肆議 朝局情事該僑民雖處外域莫非中土子民如果誤聽逆謀造言生事實屬違悖大義各處領事有約束本國人民之責希飭詳切詰該僑民等審察順逆務各安分貿易勿再輕聽謠言致取咎戾仍將遵辦情形電復等因承准此除分札各領事外合行札飭札到該正副領事即便遵照來電事理嚴切勸戒僑民勿聽謠言各安本分仍將遵辦情形

迅速稟復以憑電復勿延干咎切切此札各等因奉此本領事查康有為梁啟超係欽奉

冊立國會託名保 皇以煽動人心飾說維新以蒙惑眾聽

其意志在糾黨倡亂棍騙斂資逆迹昭彰中外共見本領事經

於去年十月出示曉諭凡我華民稍明大義者當不致受其愚

惑乃自去年十一月梁啟超改名易服混入檀境膽敢刊刻匪

會規條肆議 朝局散布謠言誘人入會若有不審順逆狂妄

誤從國有常刑恐為株累茲奉前因本領事既有約束僑民之

責不忍吾民無知被誘身陷非義合亟剴切曉諭為此示仰我

華民人等知悉爾等須知從逆者敗國憲難逃惟望既入會者

及早回頭未入會者慎防失足父兄誠其子弟神商勸其後生

如欲翼戴 皇朝振興國勢則講求商務即是富強之謀磨

厲人材即儲報 主之用何必輕聽謠言致干咎戾若有甘

心從逆實同化外一經 朝廷查辦本領事亦不能為爾等

寬貸也爾等各宜安分顧惜身家懷遵無違勿貽後悔切切特

諭

鄂督張查拏自立會匪謀逆及准匪徒自新示

為曉諭事照得沿江沿海一帶現有自立會匪在上海設立國會總會在漢口設立中國國會分會其會名曰自立會其軍名曰自立軍做照哥老會票布辦法在上海石印紙票名曰富有票到處放散勾煽三江兩湖哥老會匪糾眾謀逆定期在武昌漢口漢陽同日起事其時安徽大通湖南臨湘湖北蒲圻新堤會匪已經紛起焚掠均查出富有票當在漢口李慎德堂及寶順里內拏獲兩湖分會總匪首唐才常匪首林圭李虎生等二

十餘名當時在唐才常寓所起獲軍械火藥偽印偽札偽示富有票多張及入會各匪姓名簿又購買洋槍刀械用款雇募奸

細分往各城各營各局充當內應月支薪水用款招募會匪自

稱發餉用款各項帳簿又各有匪黨往來逆信又洋文規條皆

在唐才常屋內搜獲並同時在漢口漢陽拏獲同夥謀逆之哥

老會匪首瞿河清向聯陞等發交營務處司道武昌府江夏縣

公同審訊該匪等供開設自立會勾結哥老會散放富有票同

夥謀逆不諱當即將該匪首唐才常等正法示儆旋在嘉魚縣

拏獲匪黨蔣懋才搜獲富有票黃旗及各匪口號名單暨正會

長康有為副會長梁啟超偽諭偽通飭等件續據湖南拏獲會

匪頭目李英譚壽等供稱康有為在上海開富有山正龍頭係

康有為唐才常梁啟超等唐才常派為上海總糧臺聽說康有

為孫汝派人會合大刀會孫汝已到山東此事是康有為為總

康有為以唐才常為總各糧臺之錢均是康有為接濟等語查

蔣懋才匪單內係康有為為正龍頭梁啟超為副龍頭並據唐

才常供上海國會總會頭目係廣東人容閱此外各處所獲哥

老會匪供詞供出康有為為唐才常為首者不計其數旋准大學

士直隸督閣督部堂李電咨查出康有為為梁啟超唐才常容閱

等勾聯會匪私運外洋軍火意圖擾亂三江兩湖兩廣各省情

形大略相同並准兩江督部堂劉安徽巡撫王湖南撫部院俞

咨富有票匪擾亂長江派兵勦捕起獲匪票偽示各情形與鄂

省所查皆相符合查此項自立會匪唐才常等以康逆死黨窟

穴上海設立總會自為總糧臺往來沿江沿海各處廣散銀錢

購誘會匪計謀兇狡黨夥紛繁其匪黨往來書信大指因北方

有警乘此煽動沿江沿海各省各種會匪同時作亂其同謀勾結之人各省皆有其購械募匪之款查簿內存款計洋銀一萬五千餘元用去已將及萬元所散放之富有票就兩湖地方查出供出者已有兩萬餘張事後數日尚有人向李慎德堂投遞匪黨逆信經稅務司郵政局拏獲數起其偽札有曰指定東南各行省爲新造自立之國其華洋文規條內有曰不認滿洲爲國家其偽印文曰中國國會分會駐漢之印又曰中國國會督辦南部各省總會之關防又曰中國國會督辦南部各路軍務處之關防又曰統帶中國國會自立軍中左右前後等營各關防其唐才常身邊小篋內搜出規條有曰焚燬各衙署劫掠局庫佔踞城池焚戮三日封刀安民其逆信內有曰沿途亦可劫掠其開用偽關防札稿內有曰業經報明滬會篆刻關防

錄二

元

一顆內刊中國國會督辦南部各省總會字樣於庚子七月初八日開用等語唐才常等到案一一供認不諱至其平空造言捏誣狂吠詆毀 兩宮悖逆凶悍令人髮指該會匪等以自立爲名號以焚戮劫掠爲條規以富有票爲引誘意欲使天下人心同時搖動天下民生同時糜爛實爲凶毒已極又查偽札有云本國會深懷危亡等語可謂狡詐贗妄該匪首倡爲國會造此詭辭冀以誑誘少年躁妄之文士鼓動昏迷無知之愚民尤爲可惡方今時事雖棘苟能上下同心力圖振作尙可勉籌補救之方若該會匪各省蠢起則中國眞將有危亡之勢矣該會匪明明亂國而反託名保國試思該會匪既已自稱爲新造之國公然自立不認 國家是已明言不爲我 皇上之臣子矣乃尙敢託保國之名以逞其亂國之謀不獨中國忠義

臣民不受其欺凡各國明理曉事之人恐亦不受其欺也又查康有爲梁啟超會銜通飭有日本會長開設自立會欲圖自立必自借遵 皇權始明言借字實爲可駭可見康逆所開保皇會不過借名作亂其狡謀既已自行吐露若文人才士尙爲所愚亦大惑可哀之甚矣近日安徽大通焚劫慘殺之會匪湖南沅潭焚劫慘殺之會匪湖北新堤埔圻嘉魚監利劫掠之會匪查其逆信票據皆係自立會匪之同夥均經領有富有票者其合夥約期濟械助費分據地方安排接應均係確有實據查各種會匪向來專以劫掠焚殺爲事今該自立會匪用爲黨羽假使此輩得志必致各省糜爛塗炭生靈中西商民同受其害試問外國國會乃國家所設下議院之稱豈此等會匪之所可冒充乎查李慎德堂前門在英租界之內當口查拏各匪之時係由英領事簽字派巡捕協同往拏當場眼同起獲各種謀逆作亂器械憑據華洋人等眾目共覩因此各國領事皆深知此輩實係與哥老會合夥同爲盜賊土匪毫無可疑必應查拏以免擾害地方各國領事因予一公同簽字之據如以後查有匪徒藏匿租界即可往拏若唐才常等非眞係亂匪安能如此辦法乎除湖南湖北兩省隨時密查嚴拏外此外沿江沿海各省皆有分會其往來於上海者尤多應由各省自行查拏已將先後疊次查出供出緊要各匪首姓名籍貫陸續開單分咨各省一體嚴密懸賞查拏務獲懲辦以懲亂逆而安大局至唐才常供出同會同謀之人甚多凡係尙未查出實據者本部堂概不株連其軍民人等誤領富有票者准其向官司營局團紳首士繳票銷燬即免追究予以自新若觀望藏匿不繳者查獲匪

錄二

辛

臣民不受其欺凡各國明理曉事之人恐亦不受其欺也又查康有爲梁啟超會銜通飭有日本會長開設自立會欲圖自立必自借遵 皇權始明言借字實爲可駭可見康逆所開保皇會不過借名作亂其狡謀既已自行吐露若文人才士尙爲所愚亦大惑可哀之甚矣近日安徽大通焚劫慘殺之會匪湖南沅潭焚劫慘殺之會匪湖北新堤埔圻嘉魚監利劫掠之會匪查其逆信票據皆係自立會匪之同夥均經領有富有票者其合夥約期濟械助費分據地方安排接應均係確有實據查各種會匪向來專以劫掠焚殺爲事今該自立會匪用爲黨羽假使此輩得志必致各省糜爛塗炭生靈中西商民同受其害試問外國國會乃國家所設下議院之稱豈此等會匪之所可冒充乎查李慎德堂前門在英租界之內當口查拏各匪之時係由英領事簽字派巡捕協同往拏當場眼同起獲各種謀逆作亂器械憑據華洋人等眾目共覩因此各國領事皆深知此輩實係與哥老會合夥同爲盜賊土匪毫無可疑必應查拏以免擾害地方各國領事因予一公同簽字之據如以後查有匪徒藏匿租界即可往拏若唐才常等非眞係亂匪安能如此辦法乎除湖南湖北兩省隨時密查嚴拏外此外沿江沿海各省皆有分會其往來於上海者尤多應由各省自行查拏已將先後疊次查出供出緊要各匪首姓名籍貫陸續開單分咨各省一體嚴密懸賞查拏務獲懲辦以懲亂逆而安大局至唐才常供出同會同謀之人甚多凡係尙未查出實據者本部堂概不株連其軍民人等誤領富有票者准其向官司營局團紳首士繳票銷燬即免追究予以自新若觀望藏匿不繳者查獲匪

票定行重辦誠恐該匪等逆亂實情確據外間未能周知合亟  
摘敘緊要情節出示曉諭爲此示仰士商軍民人等一體知悉  
已入會者及早悔悟未入會者永爲善良勿信邪說勿負國  
家勿蒙逆惡之名勿蹈亂賊之誅懷之望之特示

### 湘撫俞禁康黨造謠惑眾示

爲出示曉諭事照得本部院疊接廣州及東南各省官商來電  
近日康黨意欲勾匪到處煽亂密派黨魁在繁盛地方散布飄  
據名曰富有票洋紙石印每張書取錢一千文印有立大字號  
並日新其德圖章兩江獲犯訊有確據安慶揭得告示有保皇  
會字樣現今各省嚴拏均已破獲解散斷不至再爲所愚惟日  
前長沙縣拏獲票匪亦據一一供明情形相同是湘省已有黨  
魁挾巨費攜多票潛來勾煽確切有據查康逆疊奉嚴旨

### 錄一

### 三

懸賞緝拏乃竟敢密遣匪黨暗入內地勾結亟應拏辦以靖地  
方除通飭各屬嚴密掩捕外合亟出示曉諭爲此示仰諸色人  
等一體知悉務各守分安常勿爲所惑如遇持票散布及暗中  
勾結之人即將飄據呈送地方文武衙門驗明幫同捕拏獲案  
一經審實卽予重賞倘甘心入會暗通消息甚至勾結爲患一  
經拏獲定卽嚴辦官商士林尤難寬貸各宜懷遵毋違特示

### 湘撫俞諭誤受富有票再行開導准其首悔示

爲再行出示曉諭事照得逆犯康有爲等分遣黨羽散放富有  
匪票糾眾滋事江蘇安徽湖北各省均經破獲湖南現亦拏獲  
匪首李英等多名正法臬示並經本部院出示曉諭准誤被誘  
惑之人繳票首悔在案誠恐愚民一時冒昧收受匪票心懷疑  
懼不敢繳呈現有匪黨頭目譚鰲卽明奎又名炳耀前入康犯

會內代爲轉轉糾入久經指名飭拏茲據該匪甘心悔過將著  
名匪首譚鰲卽鳳輝捕獲送案審實後卽將譚正法又據譚  
明奎將匪黨李崑山及蘇麟卽漢超巴陵縣經管錢糧家丁顏  
裕卽錫峯各詭謀蹤跡盡行供出本部院當飭准予自新免其  
治罪並給重賞令其幫同緝匪合再出示曉諭爲此示仰誤受  
匪票人等知悉須知譚鰲卽明奎係匪類渠魁一經首悔立予  
免究且得賞銀身家性命均獲保全爾等所受匪票務各速赴  
團族首繳毋得顧慮遲延致干查拏兵役勇丁人等被誘入會  
者亦准在本署本營繳悔概行免究更能出力緝匪者立予重  
賞切切特示

### 湘撫俞諭富有票匪赴團投繳票布准予首悔自新示

### 錄二

### 三

爲對切曉諭首悔自新事照得富有匪黨商謀反逆私分地界  
僞立官衙前經刊單密捕業已弋獲多名審實懲辦查匪首康  
有爲等造作妄言迷惑文士不惜重利誑誘齊民遂致士林宦  
裔以及負販傭作之人被其欺騙望誤爲數不少按律固當誅  
戮衡情尙可矜原本部院上體朝廷覆育之仁下念斯人  
被誘之失特寬文網俾各自新除匪黨渠魁康有爲梁啟超等  
並同謀反亂得受僞職代爲糾人滋事各匪犯仍應嚴拏重處  
外其聽從入會雖經得受匪票及已獲匪黨供明並續獲再有  
供指與搜出匪簿開列姓名者但無反逆實蹟概免拏究所有  
富有匪票富有山飄布均卽投繳團族首悔如因票內著有姓  
名心懷疑懼許用濃墨塗抹或憑團族燒燬毋庸顧慮合行出  
示曉諭爲此示仰闔省諸色人等知悉凡係曾經被誘之人若  
能及早省悟勉爲善良決不再行追問株連倘經此次示諭之

後尚復不知悔改仍與匪黨交通則是甘心爲逆已經正法各犯卽其前車炯鑒其各懷遵毋違特示

### 江督劉嚴擊匪徒曉諭軍民示

爲出示曉諭事照得沿江一帶近有匪徒散放富有票陰相煽誘意圖擾亂地方業經本部堂密飭查拏并出示剴切曉諭在案日前有匪黨在江甯省城黏貼揭帖語多悖逆且稱奉各國來諭起事以圖恐嚇尤爲荒謬現准駐甯英領事官孫照會內開近有維新黨匪煽黏揭帖載係洋人意欲倡首起事主使散票招攬入會以期乘機響應查義和哥老大刀小刀白蓮維新等逆會黨實爲我國所痛恨詎甘與其爲伍除在租界及各輪船嚴密查拏一有所獲卽送地方官懲辦外合請出示曉諭等因到本部堂准此可見此等奸匪非但爲法律所不容抑且爲

### 錄一

各國所深恨不過匪徒藉此煽惑爾等軍民務各安分守已切勿爲其所愚致罹法網後悔莫追除再密拏匪徒務獲嚴辦外合再出示曉諭爲此示仰各色軍民人等一體懷遵毋違切切特示

### 常鎮通海道兼鎮江關監督長勸諭繳票示

爲剴切勸諭事照得本道現奉宮保兩江督憲劉札以富有票到處煽惑近又勾引各衙門書役兵丁入黨以期消息靈通札飭嚴密查察如有受愚買票情事卽令呈繳免罪倘仍隱匿不繳則是甘心從逆一經覺察卽予從嚴懲辦並另奉札飭在各鄉村鎮檢查如有鄉民誤買富有票限令趕緊繳銷不問其罪倘能指拏扭稟實放富有票頭目分別大小定當給予獎賞若再匿票不繳卽行從重懲辦各等因到道奉此本道復查近畿

一帶前因奉教仇讐激成中外巨變以致地方糜爛生靈塗炭慘不忍言所幸東南各省仰賴各大憲力任保護與駐滬各國總領事約定兩不相擾得以轉危爲安凡稍有血氣者莫不感奮圖報詎有宵身異國之逆犯康有爲等竟乘 朝廷危急之時僞立國會名曰孫宮有錢票陰遣叛黨潛至沿海沿江等處煽其勇鼓紛紛散賣不獨勾結匪類爲其爪牙抑且煽誘書差其勇暗通消息甚以得有此票可保身家之言聳惑愚民買爲護符幾於遍處皆有殊不知此等舉動係屬去順效逆召禍必速卽如大通兵匪合變不轉瞬間卽被大軍剿平而漢口等處則逆謀甫起亦卽破獲正法多名此外金陵鎮江一帶亦陸續訪獲渠魁斬梟示眾可見逆惡滔天不容倖逃顯戮爾等食毛踐土具存天良際此時局艱危正宜奮身報 國藉圖顯

### 錄二

揚卽或才力不及亦當安分守法勉爲善良豈可甘心從逆置身家性命於不顧現奉督憲飭查限繳准其悔過免罪係屬法外施仁本道亦不忍不教而誅故將順逆禍福明白曉示爾等買票之人無論長莠當知利害與其爾此僞據自貽滅門之憂何如及早繳銷得安家室之樂惟爾等既被煽惑於前勢必疑懼於後若令當堂首繳恐多畏縮特在本道署前及鎮郡四城門口置設木桶加封鎖固蓋雷孔洞限令一月內將票自投桶中不究來蹤去跡凡投票者卽爲悔過之人務各將投票日期及票填號數自行記出仍由本官設立印簿每日清晨親自開桶檢視先將繳期號數逐一登記簿內隨時將票燒燬倘日後獲匪到案供板指拏爾等如已繳票卽將票期號數自行投案稟明若與印簿相符立卽免究釋回斷不稍事羈累倘再隱匿

不繳則是怙惡不悛別經發覺定當治以大逆不道之罪決不  
曲予寬貸如此辦法可謂仁至義盡爾等能否改過自新總以  
有無繳票爲斷除將本衙門書差兵丁另行責成卯首書吏及  
差頭什長各自稽察取結備查並分別移行筋屬一體仿辦外  
合亟剴切曉諭爲此示仰閩屬軍民書差兵役諸色人等一體  
知悉爾等如已認買匪票務各依限投繳慎勿觀望遲疑致貽  
後患此後尤宜父誡其子兄勉其弟安分謀生毋再爲匪所惑  
自罹法網徒嗟噬臍倘能將賣匪票之徒扭送指獲必當從優  
給賞如訊係大頭目並予詳請保獎以示鼓勵本道愛民如子  
嫉惡如仇故不憚煩言諄諄告誡切勿視爲具文也其各懷遵  
毋違特示

江西九江府孫勸諭繳票示

爲剴切出示曉諭事照得沿江一帶近有匪徒放賣富有票煽  
惑愚民潯郡爲七省通衢華洋雜處奸徒易於混迹前經密飭  
查訪當據先後拏獲匪日李炳榮等審實稟奉上憲飭令就地  
正法以昭炯戒在案誠恐尚有愚民一時被其煽惑誤買匪票  
查拏到案同罹法網良堪憫惻本府仰體 朝廷寬大之政  
不忍不教而誅爾等須知歷來匪徒結會放票謀爲不軌斷難  
倖逃顯戮凡我百姓各有身家何爲去順效逆致干大辟務宜  
及早省悔如有誤入其會買得票據者趕緊邀同族鄰呈縣銷  
燬具結悔過概免深究倘或不敢親自繳呈本府已飭縣置就  
木櫃安放各門准爾等即將票上自作暗記或字或押聽憑描  
繪隨時投入櫃內便可安然無累萬一日後有人報告許即供  
明作何暗記於某日某處投櫃當即開釋本府爲爾等保全身

命起見故立此委曲求全之法若再言諄聽藐執迷不悟則是  
甘心從逆一經訪聞得實即行拘案重辦決不寬貸除飭縣仍  
行嚴行查拏外合亟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閩郡軍民人等一體  
知悉爾等務各安分守業勉爲良善切勿受人愚惑致犯罪章  
倘敢故違定即嚴拏懲辦其各懷遵毋違特示

江督劉查拏康梁逆犯札

爲札飭事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奉電傳十八日

上諭世道人心之患莫患於是非順逆之不明是以古聖王有  
僞辯之誅有橫議之誅爲其惑眾誣民也朕自冲齡入承大統  
篤荷 皇太后恩勤教育垂三十年自甲午以來時事艱  
難益貧益弱朕宵旰焦急恐負 慈闈付託之重思繼  
前聖文武之謨每冀得人以資振作而翁同龢極薦康有

錄二

三

爲並有其才勝臣百倍之語孰意康有爲密糾邪黨陰煽逆謀  
幾陷朕躬於不孝並有保中國不保大清之謀遂有改君主爲  
民主之計經朕覺察亟請 聖慈訓政乃得轉危爲安而  
康有爲及其死黨梁啟超先已遁逃稽誅海外猶復肆其簧鼓  
刊布流言其意在蒙惑眾聽離間宮闈迫譚鍾麟查抄康逆等  
往來逆信有譚嗣同堪備百里璽之選是其種種逆謀殊堪髮  
指凡我中外臣民惡其狂悖者固多而受其欺愚者十百中不  
無一二不識是非兼亦不明順逆所當儆戒而明示之也自去  
秋訓政以來上下一心宮府一體勤求治理絕無異同而康逆  
等猶持維新守舊之論煽惑狂躁喜事之徒殊不知我 朝  
聖聖相承 祖法昭垂永宜遵守且朕躬圖治之意  
但孜孜富國強兵爲急今 慈聖垂訓之言仍諄諄於保



境交鄰爲急茲特明申誥訓坦示朕心凡我臣民勿得輕聽流言妄行揣測倘再構煽邪說羣相附和去順效逆邦有常刑至康有爲梁啟超大逆不道漏網吞舟果爾稽誅是無天理近聞該逆等狠心未改仍在沿海一帶俟來倏往著沿海各省督撫慎遵前旨懸賞購緝無論紳商士民有能將康有爲梁啟超嚴密緝拏到案者定必加以破格之賞務使逆徒明正典刑以伸國憲即使實難生獲但能設法致死確有證據亦必從優給賞總之邪說雖煽而忠臣孝子必不忍聞國典雖寬而亂臣賊子必不能貸將此通諭知之欽此除分別咨行外合行恭錄札飭札到該道即便通飭所屬各府州縣一體欽遵出示曉諭如有將康梁二逆全行拏獲者本部堂先行賞銀一萬兩拏獲一名者賞銀五千兩一面專摺奏請逾格 恩施以示優獎仍將

遵辦情形及示稿呈報並由各地方官隨時查拏務獲馳稟察辦此札

### 湘撫俞查拏自立會匪札

爲札飭事光緒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准湖廣督部堂張咨開沿江沿海一帶現有自立會匪在漢口創立中國國會分會其總會設在上海其會名曰自立會其軍名曰自立軍散放富有票勾煽各處哥老會匪糾眾謀逆定期起事當在湖北漢口地方李慎德堂及寶順里內拏獲兩湖分會總匪唐才常匪首林圭李虎生等三十餘名當時在唐才常寓所起獲軍械火藥偽印偽札偽示富有票多張及入會各匪姓名簿購買洋槍刀械雇募奸細分往各城各營各局充當內應月支薪水招募會匪等項用款簿各省匪黨往來逆信皆在唐才常寓所屋內搜

獲並同時在漢口漢陽拏獲同夥謀逆之哥老會匪首瞿河清向聯陞等發交營務處司道武昌府江夏縣公同審訊該匪等供認自立會勾結哥老會散放富有票同夥謀逆不諱當將該匪首唐才常等正法示儆旋在嘉魚縣拏獲匪黨蔣才審實正法當經將唐蔣兩匪處搜獲之富有票及各匪書信名單暨供出各匪姓名密咨湘省並通飭鄂省密拏在案查此項自立會匪唐才常等計謀兇狡黨夥紛繁其同謀勾結之人各省皆有其購械募匪之款查簿內已用銀將及萬元事發後一二日尙有人向李慎德堂投遞匪黨逆信經稅務司郵政局及委員拏獲數起其偽札有曰指定東南各行省爲新造自立之國其華洋文規條內有曰不認滿洲一朝爲 國家其印文曰中國國會督辦南部各省總會又曰中國國會督辦南部各路軍務

處又曰統帶中國國會自立軍中左右前後等營關防其唐才常身邊小篋內搜出規條有曰焚毀各衙署劫掠局庫佔踞城池焚戮三日封刀安民其逆信內有曰沿途亦可劫掠等語唐才常等到案一一供認不諱並據供稱總會在上海等語至其平空造言捏誣狂吠詆毀 兩宮悖逆凶悍筆不忍書令人髮指且此項自立會匪大頭目多係文人尤爲可駭可恨其匪黨往來書信逆謀大指因北方有警乘此煽動沿江沿海各省各種會匪土匪紛起作亂叛國害民以自立爲名號以焚戮劫掠爲條規以富有票爲引誘意欲使天下人心同時搖動天下民生同時糜爛實爲凶悖已極查該會匪所招納勾結者皆係哥老會匪及紅教會匪此各種會匪向來皆專以滅洋爲名以仇教爲事以劫掠焚殺爲生現據蔣才供該匪山頭意在

滅洋今該自立會匪用為黨羽假使此輩得志必致各省大亂  
塗炭生靈中西商民同罹其害是該會匪等不過欲效髮捻所  
為希冀非常富貴乃該匪首等舞弄筆墨逞其詭辯粉飾逆跡  
誑誘少年之文士鼓動無知之愚民尤為可惡又查偽札有云  
本國會深懷危亡等語不知時事雖棘上下同心力圖振作尚  
可勉籌補救之方若該會匪各省蠶起則中國真將有危亡之  
勢矣該會匪明明亂國而反託名保國試思該會匪既已公然  
自立不認 國家不知將置我 皇上於何地海內外明  
理曉事之人甚多豈能盡為此輩會匪所欺乎近日安徽大通  
焚劫慘殺之會匪湖北沅潭焚劫慘殺之會匪湖北新隄蒲圻  
嘉魚劫掠之會匪查其偽示逆信票據皆即係自立會匪之同  
夥領有富有票者所為其合夥約期濟械助資分據地方安排

錄二

五

接應均係確有實據試問外國國會豈此等會匪之所可冒充  
乎查李慎德堂前門在英租界之內當日查拏各匪之時係由  
英領事簽字派巡捕協同往拏當場公同起獲各種謀逆作亂  
器械憑據華洋人等眾目共睹因此各國領事皆深知此輩實  
係與哥老會合夥為匪毫無可疑必應查拏以免擾害地方各  
國領事因于一公同簽字之據如以後查有匪徒藏匿租界即  
可往拏若唐才常等非真係亂匪安能如此辦理乎此單所開  
之匪目乃係國會駐漢分會現在湖北湖南兩省起事叛亂者  
此外沿江沿海各省皆有分會其往來於上海者尤多應由各  
省自行查拏茲將先後查出供出緊要各匪首姓名籍貫無論  
前次咨札已載未載統行開單分咨各省並通飭湖北各屬查  
照單開各匪一體嚴密懸賞查拏務獲懲辦以懲亂逆而安大

局再據唐才常供出同會同謀之人甚多凡係尚未查出實據  
者本部堂概不株連果能從此悔悟革面洗心尚可勉為善人  
夏士其軍民人等誤領富有票者准其向官司營局團紳首事  
繳票銷燬即免追究予以自新除分別咨行外鈔單咨會轉飭  
嚴密懸賞查拏計單等因准此查此案湘省亦經弋獲多名搜  
出逆信悖逆之詞多與來文相同不復重敘惟內有若不於本  
年內將天下吝財者殺身破家以成我事吾不信也又云我等  
當存身可滅此事不可滅之志等語足見該匪等兇悍頑愎  
不畏死已獲者雖經正法在逃者人數尚多若不竭力搜捕劇  
絕根株必將復行煽誘擾害地方所有此次咨緝及前次兩江  
水師提督軍門黃函送并湘省現獲各匪供出暨搜獲逆信查  
出各匪犯姓名除已獲辦外其未獲亟行嚴拏懲辦者一併詳

錄二

單

細查明彙為總單除分別咨行外合行札飭札到該道即便遵  
照通飭所屬各府州縣一體照單嚴密查拏務獲懲辦切切此  
札

湘撫俞嚴拏康黨匪首札

為咨明事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十三日准督部堂張咨開為照  
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准 欽命全權大臣直隸爵閣  
督部堂李元電開頃致駐英國羅使電東南大局訂約保護中  
國官自應力任惟近來康梁布散黨徒暗結廣東著匪區新三  
合會首潘新桂劉福等聯各省會匪約在兩湖三江兩廣起事  
名為保國陰圖擾亂前月大通漢口唐才常等作亂事發經劉  
張二帥嚴辦起獲軍械等據直認康黨不諱中外共知粵省亂  
黨尤多均在香港余育之花園澳門知新報館密謀拜會最著



者有何連旺何林齡徐勤劉積麟麥孟華陳宗儼往來港澳勾結盜匪訂期起事槍礮由南洋用棺裝運入粵若不查辦必為北方之續有礙東南商務大局請速密商英政府電飭新嘉坡香港總督嚴密查拏拘禁以遏亂萌中外同受其福即電復云又於八月十六日准李爵閣督部堂諫電開頃接羅使寒電遵達外部允轉藩部電飭新嘉坡香港總督查辦至康逆潛往漢口等處亦經電飭各該領事勿得收留等因到本部堂准此查該逆等詐騙錢財勾串會匪專為焚戮劫掠背叛朝廷擾害地方幸逆謀敗露擒誅渠魁多名已經查出種種實據訊出種種確供出示明白曉諭在案但首逆通謀夥盜甚眾必仍多設詭謀煽誘各省以逞其擾亂大局之計合亟恭錄李爵閣督部堂原電並將湖北湖南兩省查出已在兩湖地方謀逆作亂

錄二

望

有據之最要匪首查開清單分咨各省查拏此等會匪擾亂東南商務大局並應照會各國領事勿得容留仍請其嚴密查拏拘禁除札飭江漢關道照會駐漢各國領事請其一體照辦並電各國外外部及上海總領事查照辦理實於中外大局有益並分行南北兩省各司道局暨咨各省查照訪拏外相應咨請通飭各屬查拏單開著名匪首務獲究辦計粘鈔匪單一紙等因到本部院准此查單開各犯除師襄即中吉准兩江督部堂來電已在上海縣拏獲正法辜人傑據江甯鹽道徐道稟現在楊金龍軍門部下充當哨官業准首悔張堯卿李和生易敬臣三名現在上海獲案電請兩江解湘兼署兩廣督部堂德來電已將正龍頭朱香楚在廣州拏獲訊明正法汪楚珍李松之徐得徐玉堂均由湖南拏獲審辦外其餘未獲各犯合再通飭緝拏

札到該縣立即遵照嚴拏單開各匪犯務獲馳報此札

湘撫俞行長沙縣稟馬岳松首悔批

前據李英供有三益錢店少東馬岳松人呼馬五少爺係屬同黨蓋匪類因其小有身家可以接濟糧餉誘令入會其狡謀厚禍不獨馬岳松之年少無知為所愚弄而莫之覺也查富有票匪奉康有為梁啟超為渠魁康逆辯言亂政號召徒黨無非欲得其死力遂成逆亂之謀於是諸色人之被其鼓惑約有數種如議論新奇誣讒經訓則小有才智之士受其毒若林旭之類下而至於何來保等是也駭以新學愚以非分則顯宦子弟受其毒若譚嗣同之類下而至於汪鎔等是也睨其貲財傾身結納則富商大賈受其毒若邱菽園之類下而至於王慕陶是也能連大眾務與勾結則江湖會匪入其黨若楊子嚴李金彪之

錄二

望

類下而至於王秀方等是也邪說浸淫至陷刑戮而不悔其罪可誅其愚亦可憫矣茲馬岳松既知首悔該縣務當切實開導曉以順逆之理謂爾若非首悔立挂刑章為父兄宗族之大辱豈不可恥以後務須痛自刻責勉為好人勿徒以一時之涕泣如雨遽信其堅於覺悔也所有馬岳松一名應准免罪文屬領管此外被惑之人尚多如有繳票自首即准一律免罪但有一綫可原斷不稍事株累務使被惑之眾幡然改圖從此革面洗心仍不失為良民善士萬勿驚疑觀望自陷身家後悔無及仰按察司轉飭該縣隨時剴切曉諭盡心辦理此繳

湘撫俞行兩司詳龍陽縣革生陳應軫即曉源交保批

據詳已悉查光緒二十六年九月間本部院據長沙縣稟馬岳松自首一案業將諸色人等被康逆蠱惑准其悔罪自首各情

批示並及林旭譚嗣同邱菽園等言其被誘情形該革生陳應軫依附康黨才學遠不如林旭等門第遠不如譚嗣同等鉅富而兼擅文名更不如邱菽園在林譚諸人皆由康逆傾心結納引爲知己故甘被誘惑至死不悔至邱菽園久處南洋不知中朝事實復不深知康逆之爲人當康逆竄逃海外無術自固一遇邱菽園則其傾心交結必十倍林譚邱亦慕其虛名聽其巧語並憫其窮蹙無依遂相往來若陳應軫者康逆無所倚賴心目中何嘗有此人乃由林錫圭等而結納唐才常欲由唐才常以結納梁啟超而及康有爲爲觀一面不能達一言不得如此攀援依附已屬喪盡志氣何況甘心從逆皆熱中妄念誤之也頃見邱菽園致友人書盡情直陳大致謂康逆以學問爲招徠之幟以大帽子爲牢籠之具凡屬少年聰俊好奇喜事之輩一與

錄二

器

之遊無不入其彀中及竄逃以後尙藉口維新以售其欺人之術有熱中者稍與周旋則必推重其名表揚其義逢人說項到處推袁愆惡報紙臚列極言其人若何有志若何明義若何捐款冀使內地官場得聞姓字設法捕獲則其人進退維谷不得不依草附木成爲死黨凡此康逆陰謀書中直抉隱微傾倒而出依附諸人見之當無不爽然若失陳應軫在江南所供恃無質證一切悖逆情形諱匿不吐不知此間姚小琴早經供及指証確鑿罪無可逃卽子駢誅亦屬情罪相當姑念受人愚惑准照首悔章程從寬予令自新卽轉飭該縣遵照司詳所擬將陳應軫嚴行管束當堂發交公正團族保領取具甘結備案並嚴諭嗣後安分讀書束身自愛尙可勉圖上進仍由縣隨時考察如該革生尙敢出外滋事著落原保人送案懲辦勿謂寬典

可屢邀也切切此繳

長沙府趙飭拏富有票匪札

爲札飭事奉撫憲俞札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初三日准督部堂張咨開爲照安徽大通地方匪徒滋事前接兩江督部堂劉號電開大通之亂實康梁餘黨用富有票煽動兵民所致聞彭桂生包辦長江放票之事業經攜帶票數千張來鄂踪跡詭秘卽行嚴密查拏以杜滋蔓等因當經本部堂懸賞密飭各營縣認真偵拏務獲一面諭禁各營切勿誤聽匪徒煽惑輕收匪票在案茲准安徽撫部院王電開生擒匪犯朱則徐等訊據供稱大頭目係蕭紫雲潛匿長江一帶又匪刊告示全係康逆口吻有保皇會字樣等因並據各路探報此次大通鬧事卽係匪徒混入長江水師舢板所致且聞江浙北上之軍受此票者已有多

錄二

器

人其票聞已散至岳州似此到處勾結煽亂種種悖逆情形實屬罪不容誅因思鄂省陸續新募營勇爲數甚多難保不有前項散票匪徒溷迹其間應卽責成漢陽岳州水師並湖南湖北兩省防營練軍綠營各營將領各向弁目弁勇明白開導切勿誤信誘惑輕收匪票自害身家如已收票在前准其呈悔繳銷免其深究予以自新一面由水陸各該營將領嚴密稽察如該弁勇中有甘心買票匿不首悔或將票轉買多人者則是怙惡不悛情節較重一經查明得實卽行稟請照軍法從嚴懲辦以肅營紀而遏亂萌其彭桂生蕭紫雲兩名以及在逃首要各匪犯弁飭地方官水陸各營督率弁目兵勇人役嚴密查拏務獲稟報究辦如有能拏獲蕭紫雲者亦照彭桂生原定賞格賞給銀一千兩儻或知情容縱致令該匪等勾結爲患定卽嚴參

除照行漢陽岳州兩鎮並札飭各防營一體遵照札飭事宜妥速辦理仍飭各將遵辦情形稟報查核外相應咨明查照嚴飭各地方官文武認真查禁嚴拏辦理望切施行等因到本部院准此合就札行札到該府即便遵照並督飭所屬一體嚴密查拏務獲懲辦此札等因到府奉此合就札行札到該縣即便遵照辦理切切此札

粵督陶札行南洋新嘉坡總理事官羅文

為札飭事照得本部堂訪聞去年臘杪有多人由上海香港前往嘉埠其人多湘楚籍分寓邱菽園林文慶各處邱由緬甸暹羅籌備多費遣人陰結粵省會匪等情查邱林均係閩人流寓該埠素未聞有非分行為况閩粵毗連休戚相關謂其結匪作亂圖危桑梓殊出情理之外究竟是否實情合亟札仰該總領

錄二

室

事慎密查明詳細申覆抑本部堂更有由衷之言願為該黨中人正告者聞邱菽園係福建舉人在該埠報館主筆林文慶在英國厄丁僕喇大學堂肄業有年考列高等皆有學問聲名聞於中外必因學成未用是以流寓忘歸至於湘楚等省之人此次前往該埠者想皆求新之士或從前與康梁有交或去年為唐才常等所牽涉所以畏罪遠引抑或以前中國未行新政憤激出游求遂其志此不得已之苦衷皆本部堂所深悉夫今日時勢至於如此苟有知識孰不謂新法之當行然欲行新法原以扶危定傾安我中國若夫援引匪徒以求一逞事必無濟虛被惡名且同類相殘殺機甚酷紛爭擾攘而外國乘之試問何以謝天下無圖亂中國之心而適為擾亂中國之舉轉使守舊諸人援為口實概加新黨以叛逆之名而無辭可以解免致新政

之行愈求速而愈阻該黨人士苟念及此應亦引為痛心之事今 皇上微前慈後力圖自強恭讀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

諭旨令中外大臣籌議變法事宜各省大吏陸續封章入

告和議將成 迴鑒在卽新法善政自必次第舉行百廢俱

興需才尤急該舉人等深通新學懷抱異才均可備他日 國

家之用况得罪 朝廷奉 旨訪拏者祇康有為梁啟超

數人其餘人士概無干涉即當日偶有牽連但使悔過自新亦

必棄瑕錄用之列乃受其煽惑思亂宗邦誰非父母之遺體

何苦自捐有用之身本部堂甚為憫惜古來儘多賢家失志縱

不樂見用於時亦惟閉戶讀書以待來哲若必勉強行事鋌而

走險則自待亦薄矣該總領事駐嘉有年素為該處華人所信

服且籍隸閩省與該舉人等夙有鄉誼所言自易聽從務將本

部堂之意剴切開導俾知逆吉逆凶之理毋逞血氣以圖微幸

是為至要特札

鄂督張勸戒上海國會及出洋學生文

六月間上海設立國會其規條甚秘未經刊布初聞之以為此殆會集同人考求時事發為議論以備當事採擇略仿外國下議院之例耳近日漢口岳州長沙諸處捕獲會匪多名起出偽印偽徽匪簿逆信富有票軍械等物內有正會長康有為副會長梁啟超偽示偽諭偽通飭有國會總會國會分會及自立會自立軍各名目總會設在上海分會設在漢口匪首唐才常供詞頗牽涉國會諸人其偽札有報明上海國會總會開用關防之語其弟唐才中供詞去年康梁及唐才常設自立會今年六月將自立會併入國會在上海刊印富有票三十萬張分散夥

黨招匪起事等語不勝駭異國會人數頗多並非盡係康黨其皆通謀知情與否不敢臆斷要之必非無因唯事關重大尙未得有實據本部堂姑隱其名不得不爲諸人正告之國會中人就所聞知大率誦讀詩書或且挂名任籍其中多才能文講求時務者頗爲不少尊親之義豈有不聞順逆之理豈有不辨或因目擊中國阡陌憤激不已而又略知外情進用無階懷才自負在滬又習聞民權之說遂以變本加厲之心迫而爲行險徼倖之計檢閱往來逆信其持論宗旨無非襲康梁之唾餘曰人有人有自主之權曰不受朝廷壓力曰流血以成大事所讀無非慘礪凶險之辭所傳無非誣罔不道之語所謀無非犯上作亂之事不知康梁以作亂逃亡故必欲誣謗 宮廷以解其罪煽亂報復以逞其毒彼自爲計耳於 國家何與焉於士民何

錄二

卷七

與焉比年以來康梁邪說久已腐敗暴露爲人之所厭聞而國會諸人大率本非康黨忽然驚爲新奇至論相率信其誑語然其死灰字字皆是康說儼同私淑併爲一談如狂如醉此則至愚極謬不可不亟思改圖者也夫國事艱危至於此極凡朝廷政治之闕失中外大臣之愆謬舊弊何者必宜除要政何者必宜舉苟有所見婉切指陳或大聲而呼或垂涕而道以自附於工諫師箴之例有何不可乃若自主之權則亦有之矣求己之學是謂自主果其蒿目世運立志濟物不存苟安之心不爲無用之學博通外事多譯西書研求政術探討藝數或朋友講習或傳諸其人下開士民之風氣上備國家之任使時局至此藏器待用不患無時即使不樂仕進而出其才智保安鄉里爲鄒司農爲田子春於人有濟卽是功業此則君子行藏之正

軌抑亦俊傑建樹之坦途也今計不出此而下喬人幽去順效逆其知康黨爲亂人而從之耶抑謂康黨爲志士而和之耶據唐才常辦事規條皆奉康梁僞諭有云指定東南各省爲新造自立之國不認滿洲爲國家康梁此會之宗旨如此不知置我皇上於何地而以之詐騙商人歛取錢物覲然號於眾曰我乃保皇會也及康梁僞通飭密教其黨則曰欲圖自立必借遵皇權也欲欺華人耶已明明放票作亂矣欲欺洋人耶此洋文規條數十紙已爲英巡捕查獲持去各國領事教士傳觀矣天奪其魄狡謀畢露雖使巧詞曲說其爲叛逆之實何所逃於天地之間且沿江沿海匪徒如哥老會三合會之類其人皆貪淫無法獷悍無親其名目口號皆盜賊無賴專以焚殺劫掠爲事無論中外人人痛恨今不惜委曲就其名目口號用貪淫獷

錄二

卷七

悍無賴之人以逆叛君父而美其名曰勤王以賊殺商民占奪城池而飾其說曰保國以之自立不認國家而矯其辭曰保皇返之於己而不安喻之於人而不解驗之於事而不相應發之於勢而不可行其萬難微倖不待智者而知矣一旦敗露幸而脫逃不過終身匿跡租界或者假息南洋踟躕地高厚不容且諸人父母妻子祖宗墳墓亦豈能盡歸化外苟有人心安得一無顧慮乎且即使匪起亂成亦終是自取其害嘗記咸豐季年皖北捻匪分墟角立出巢千百里殺掠數月而回及歸其鄉則已爲他墟之捻殺掠乃無歸矣他墟之捻亦然因互相嗟歎曰反亂紛紛何日平平近捕獲一湖南人入會者致其家人密書云某月日難將作惟居鄉可免觀此兩事自作自怨抑何其愚夫兵猶火也燎原旣成誰能收之會匪猶決河也橫流四出

誰能限之沿江沿海會匪本多今諸人乃設法鼓煽之游說之資助之果如所謀羣匪並起各省皆亂各肆其焚殺各縱其淫掠而且輾轉逆流此討彼竄或一省之內互相攻剽或數省之間迭相蹂躪此輩戰鬪所據之地劫掠所得之財豈能拱手獻之國會乎此郡之人爲亂於外郡而其鄉已爲他郡之匪陷之此州之人爲亂於外州而其家已爲他州之匪戕之恐自立會僞札之墨未乾而若輩之鄉里親戚殘毀盡矣又况鷓蚌未決漁人乘之徒作滔天之惡終必無立足之地強國八九豈有與朝生暮死之流寇立約通商使命往來之理乎且其會以自立爲名以自主爲教此數十萬之會匪自必遵其宗旨人人皆有大者王小者侯之思唐藩鎮王武俊有云不臣九葉之天下而臣叛逆乎吾知諸人之僕隸夥黨亦必將爲彭寵之奴翟讓之

錄二

完

將而此起事之諸人率皆文弱書生自必先就剪屠不待言矣唐才常乃康有爲門徒死黨其逆亂固不足論何意耳食康說者亦復爲之語云卿本佳人何爲從賊吾爲國會諸人思之而不得其解也嘗考康黨作亂之旨皆依託公羊家謬說然公羊經師有精言焉其說曰天下愈亂春秋愈治今天下並未全亂而國會諸人乃欲使之大亂又何其與公羊之說相反也至各省出洋遊學諸生費 國家之鉅款賴 國家之翼護資之出洋俾其就傳凡所造就皆出 生成若非藉 國家邦交之誼彼國外部文部參謀部各學校長誰肯如此盡心專設華生學額約定速成課程苟無人經理培植俛俛無之則一流寓覓食之外國人而已今聞亦有惑於國會之邪說而附和之者不思 朝廷之恩不念官師之教乃欣羨逆黨以爲志士才人

之所爲稍有一葉片長轉作反噬倒戈之用謀以自覆其宗國古今有如此之悖且忍者乎外國學校以倫理爲第一既悖且忍外國將鄙惡之不暇尙能重我助我乎古今有既悖且忍之人而能成事者乎惟願自今以後國會諸人以及外洋各省遊學諸生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自愛其身自重其名勿爲康黨所愚勿蓄異謀以枉其天才勿助凶人以殘其種類即使眞係康黨亦多由草野寡陋不曉朝事受其欺籠以逆爲忠致貽誣誤於是往而不返入而不出海島飄蓬亦復何味夫鳥窮而啄獸窮而攫豈盡本心今日除康梁二人外其康黨曾與詭謀而逆跡尙未昭著者果能憬悟改行勿作非勿惑眾官司亦自不株連窮治何必日行荆棘中以流血爲身心性命之學而以殺召殺哉即使曾經隨同起事現在刊單逮捕之列者若早能詣官

錄二

辛

首悔尙可許其湔洗自新如其不然則本部堂粗明大義有扶植名教之志忝任疆圉有保守疆土之責倘必欲自干法網又豈本部院所能寬且各省封疆大吏文武紳民孰不知有忠孝孰不愛其身家何處可以容此輩之窟穴任此輩之橫行甚至各國洋官教士亦皆惡其悖亂視爲下流身名俱喪進退皆非清夜自思何苦爲此吾聞亞洲極西之地有猶太國焉爲土耳其所滅種人分散寓處於歐洲各國不能爲士爲官以攬和金銀成色爲生業各國語及猶太人皆鄙賤之何以鄙賤之也爲其宗國已亡無復君長也嗚呼 國家多難至今日而極矣然而國雖弱可望其復強政雖弊可望其復理若會匪魚爛於先各國瓜分於後則中華從此亡矣不能望其復有矣神祇爲之怨恫祖考爲之號泣子孫爲之寤辱滅絕奴隸牛馬萬劫不復

從康之禍一至於此吾爲國會中人說並爲康黨說是依聽之  
是違聽之在會者迷復不返未入會者憤之思之嗟爾康梁憤  
勿猶太我中華也

錄二

至



覺迷要錄卷三

公論類一

江督劉息邪說論

徐可大紀逆犯康有爲緣起

梁鼎芬駁叛犯康有爲逆書 附穗石間人書後

鄒凌瀚致宗室壽富論康有爲書

日本深山虎太郎與康有爲書

邱煒菱論康有爲書

徐可大闢邪說議

公論類二

中外報二十四則 按年月編次

錄三

覺迷要錄卷三

公論類一

江督劉息邪說論

本月初五日新聞報載康有為逆書... 宮弁欲放斃於外人以亂我中國其用心至毒其為計至愚徒自彰其背叛之罪而已嗚呼上天佑我 大清以安中國也上天生我 皇太后以保 大清亦以安中國也我中國歷代以來每遇人主幼冲母后臨朝稱制垂為令典史冊昭然其最賢者如漢之明德馬太后宋之宣仁高太后稱為女中堯舜維時國家全盛易於守成未若我 皇太后運際多艱勢成孤立卒能撥亂反正以奠磐石而固苞桑功德之隆超邁千古也咸豐十一年我 文宗顯皇帝熱河駐蹕 龍馭

錄三

上賓我

穆宗毅皇帝年僅七齡繼統嗣位尊

聖母

為

慈禧皇太后與

慈安皇太后一同聽政同治

改元肅順諸人以顧命之重憑恃親貴植黨專權不啻城狐社鼠京師則有英法美各國甫經議和人情惶懼加以洪逆久踞江南攻陷蘇杭各省河南山東直隸捻逆竄擾陝甘新疆雲貴回逆苗逆披猖兩廣兩湖又時有土匪出沒天下幾無一塊乾淨地大局岌岌莫支我 皇太后聖明獨斷毅然回鑾首鋤內奸以清根本脩好外國以安人心任用曾左諸帥分道進兵賞罰嚴明軍情鼓舞不數年間蕩平諸逆克復各城大功厥成而後歸政是皆中國所共見其聞非我 皇太后之力曷克臻此同治十三年我 穆宗升遐天崩地折前星未耀主器無人我 皇太后揮淚擇賢援立 今上入居宸

極年僅四齡劬勞之恩比

先朝尤篤迄今二十四載

兩宮慈孝相孚此次變法自強事體極為重大

深宮商酌可否所以慎始圖終乃狂悖如康有為譚嗣同等敢懷猜忌之私竟為劫制之計變生肘腋禍起蕭牆

九廟在天之靈幸而陰謀敗露我 皇上赫然震怒將譚嗣同等立正典刑而康有為漏網餘生猶敢肆其誣讒登之日報意在造謠惑眾以圖死灰復然不知是非好惡之公人所同具無論中國官紳士庶見此報者莫不切齒裂眦皆即外洋文明之邦皆知尊親大義亦詎信此亂臣賊子之說我 皇太后訓政以來於變法諸事如各處軍營改練洋操各省添設中西學堂以及農工商務莫不勤勤懇懇飭令認真舉行其於保護教堂教士優待洋官洋人不啻三令五申是皆欽奉 諭旨班班可攷

錄三

者而康有為無端毀謗實屬自畫招供其仇視我 皇太后即仇視我 大清觀其結會謂保中國不保 大清中懷不軌肺肝如見第以有我 皇太后在則我 大清未可圖也抑知我 大清國勢雖弱國祚方長謹就上天之所以眷佑我 大清迥殊前代者略舉數端自古經營大業必待長君我 世祖章皇帝以冲齡開冊我 穆宗毅皇帝以冲齡

皇太后

中興古有之乎無有也三代以下人主在位不過五十年者聞有享國長久如梁武帝唐元宗元順帝而未路不堪我 聖祖仁皇帝在位六十年我 高宗純皇帝在位六十餘年四海清晏坐享太平古有之乎無有也西漢東漢判然兩朝以後如晉如梁如唐如宋雖有興復之功是非偏安便成殘局我朝同治年間次第規復各省及新疆諸城中外肅清金甌無



缺迄今三十餘載依然一統河山古有之乎無有也我大清  
上承天眷取之於賊非取之於明除殘去暴其主中國也固宜  
三百年間 深仁厚澤浹髓淪肌已於南皮張尙書所著勸學  
篇端京卿所著勸善歌詳言之矣嗚呼我 大清之撫馭中國  
如此上天之眷佑我 大清如此則我 大清億萬丕丕之基  
方興未艾則凡覬覦非分者鑒於康有爲當廢然自返矣九月  
二十四日申報

徐可大紀逆犯康有爲緣起

康有爲原名祖詒通籍後始改今名南海西樵山人也以難磨  
肄業成均居京師數年挾詩文遍干公卿頗邀名譽而康素行  
無賴日遨遊平康菊部間率皆不名一錢吾鄉某學士時奉督  
學浙江之 命耳其名聘之入幕關書甫送借券已來學士

一錄三

三

愕然其賤賤百金婉辭謝之久之債券山積計無所施遁而南旋  
道出滬上故態復作一如在京所爲狼狽返粵授徒自給知不  
爲清議所容乃册新學以炫庸眾復剽竊前明焦氏之說作僞  
經攷狂妄少年半爲所惑由是生徒日眾名譽益張康甚得計  
因其自號長素遂僭擬長於素王別立超回軼賜勝由邁參等  
名目以名其弟子其意蓋謂康氏之學將奪尼山一席下此如  
濂洛關閩諸儒更卑卑不足道也未幾舉孝廉成進士康思得  
大魁以張其學賄通要津意在必得事爲吾鄉李仲約侍郎所  
知侍郎固嫉惡如仇者也適爲閱卷大臣抑其卷不進呈康志  
不得遂遂銜侍郎刺骨通籍後藉其聲譽益肆招搖尤好唆人  
構訟俾得從中漁利遇碩腹賈則折枝舐痔惟恐不及嘗聞其  
獎論吾粵人才云在港得一人焉曰某某在澳得一人焉曰某

某迹其人則固賭匪挾有多資而曾假以數千金者也中日之  
役償金割地爲中國第一大辱康乘人心之浮動也册興強學  
會凡入會者人輸十金其時上則疆臣搢紳思開風氣捐款册  
與下則輿臺皂隸輸金濯污亦得濫列其中名強中國實便私  
圖會中捐資爲數甚巨及會散祇餘七百元未幾開設報館復  
集巨款所出報紙獲利甚豐盈餘之資悉歸其黨徒揮霍凡康  
之歛財聚眾結黨營私大率類是筆難殫述至自 召見後  
迄謀逆事載在 國史詳於各報茲不具錄

論曰康有爲以一無賴子於西學尤非所長而天下士大夫之  
言維新者咸欲攀鱗附翼奉爲宗主不亦異哉假令逆謀不敗  
邪說橫行中華文物之邦不幾淪爲無父無君之國乎嗚呼幸  
矣方康聲名赫赫時客有問於余者曰康爲何如人余曰昔蘇

二錄三

四

老泉辨奸論斷王安石曰凡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余  
則反其說以斷康有爲曰凡事太近人情者亦鮮不爲大奸慝  
於何見之漁色一也圖富貴二也能爲諂諛三也背道徇俗而  
以西學趨時四也至學問乖僻議論狂誕凡其所以惑世誣民  
者皆足以喪身亡國者也曾幾何時不幸言中已雖然使康而  
俛首受刑視死如歸凡厥徒黨猶得藉爲口實乃狡兔營窟竟  
恃鄰國爲護符獠犬狂嗥欲煽潢池之兇餓逆書一首孽等於  
呂留良罪浮於洪秀全血氣之倫靡不知其罪大惡極而喪心  
病狂之徒猶復恃有外援羽翼其說不知綱常不顧名教不惜  
性命心中目中祇知有一康有爲不亦大可哀哉九月二十  
五日申報

梁鼎芬太史駁叛犯康有爲逆書



近見康有爲逆書獸不擇音悍悖已極凡我大清國臣民見之皆髮指眦裂思食其肉忠臣孝子人有同心如此病狂何煩筆舌但恐其逆謀奸計未盡周知今特明白斥駁以告海內詞曰我 穆宗毅皇帝御極之初我 皇太后垂簾聽政躬行節儉任用親賢其時羣彥雲興百廢具舉於是誅戮肅順大奸削平洪逆大難京師以定天下以安同治十三年冬毅廟有天花之喜明降 諭旨海內所知臣民不幸攀龍莫及我 孝哲毅皇后秉性賢淑最得 皇太后歡心遽遭大喪悽傷不食 皇太后哀憐備至數遣內監賜饌涕泣固辭未幾遂殉今已二十餘年 皇太后每念孝烈猶泣下也方 毅廟晏駕之日未有帝子人心皇皇廷臣私議意在立嗣而近支王公年輩多有未合惟我 皇上天性溫

錄三

五

慈眷

皇

太后斷自聖衷遂立我 皇上爲 文宗顯皇帝嗣子俟生有帝子以繼 毅廟 詔書煌煌靡不悅服是我皇上之入承大統出於 皇太后擇賢之心豈有如今日逆犯康有爲之所言者我 皇上受 深宮愛眷之隆 先帝付託之重豈有如今日逆犯譚嗣同之所爲者凡我 大清國臣民皆知之矣光緒紀元我 皇上尚在冲齡廷臣復請依同治朝垂簾故事 皇太后悲哀於心而上念 宗社下念百姓不得已始命所奏我 孝貞顯皇后聖德端重與 皇太后至相愛敬宮中稱謂親曰姊妹國之大事議定後行何期七年辛巳有上仙之痛 皇太后獨臨政殿泣然傷懷追思昔年同艱共命一旦永辭往往不

樂故待至我 皇上下婚禮成後卽頌歸政之旨 聖主

泣求廷臣跪請皆不許屠御史仁守忠直通雅爲諫官第一奏請歸政後仍擬寫 皇太后聖鑒字樣亦不許且以是革職永不敘用屠御史之賢 皇太后豈不知之而不從其

言且重其罪者蓋 深宮不欲訓政之心不如是不足以曉諭天下也逆犯康有爲狂吠而已安足知此哉且嘗觀其初

上 皇帝書矣有云 皇太后 皇上聰聽彝訓樂聞讜言又云 皇太后 皇上端拱在上政體清明內

無權臣女謁之弄柄外無強藩大盜之發難宮府一體中外安肅未明時承平所無也又云 皇太后 皇上敬天勤

民法 祖 宗用耆舊聖德之美踰越古今又云 皇太后 皇上有光明聖德可與堯舜之治又云

錄三 六

皇太后 皇上仁明之德何弱不振又云 皇太后

皇上高座法宮之中遠洞萬里之外何奸不照何法不立中間一段直云 皇太后聰明神武臨政二十年用人如

不及從善如流水開誠心布大度孜孜求治用能芟夷大盜而致中興生每伏讀 穆宗毅皇帝聖訓未嘗不感激起舞至

於流涕也云云查此書光緒十四年十一月作其尊頌皇太后之詞聯行累句斑斑耀目名爲論事意在乞恩核以今

日狂吠各端逆犯當時不應有此篇文字蓋時求富貴則但有頌揚身在進逃則極意誣謗反覆狡詐無恥無理一口兩舌人

頭畜鳴千古亂臣賊子未有此之可駭可恨可鄙可賤至於斯者賊心但有官職但有貨財但有戈矛但有徒黨乘我 皇

上銳意求治之日又爲翁師傅造膝密薦之人於是逞其奸謀

夾以危論倚張蔭桓爲羽翼結內監爲腹心陽託變法之名陰行僭逆之事欺侮我 聖主貽害我百姓得罪之後逃在外洋與逆犯孫文聯爲一氣無所不至無所不言古之賢人君子忠而獲罪者多矣然皆甫聞嚴旨卽服爰書臣罪當除忠魂可補朝衣東市碧血西曹莫非君恩曾無怨恨今逆犯不知忠孝不顧廉恥既莠言亂政又畏罪潛逃既不受刑誅又廣騰誣謗燕雲二語意欲將何狂吠至此使我 皇上見之有不駭憤痛恨者耶是逆犯不忠於我 皇上至矣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誠祈誠禱 皇天鑒臨我 大清國我孔子教我廣東人不幸有此無父無君無人理之逆犯康有爲罪通於天願天誅之毒加於人願人殛之天地清明永永不生此無父無君無人理之康有爲此我 大清國之幸也此我孔子教之幸也此

我廣東人之幸也 戊戌九月十日申報

附穗石聞人讀梁節菴太史駁叛逆書後

月之十三日梁太史指駁康逆之書申報已登之矣其逆書之狂悍駁書之嚴正人人能知之不待僕之贅詞也僕嘗聞太史入翰林後初識康恆有往還時康在西山鑽研故紙不問世事不特不談西學亦不治公羊學也及太史上書劾某中堂六大罪時相皆惡之必欲重治其罪 皇太后 皇上寬恩僅交部嚴議鐫級歸里康贈長篇五古又七律一首有竟去修門奉佛龕書來人已解征驂清泉白石雲滄北鐵馬戈船瘴海南之句太史亦答詩三首此乙酉年事後太史主講端溪書院康來訪并攜荷花卷子乞題太史寫絕句三首康赴順天試不雋流落京師遍謁朝貴上書甚多太

史屢函諍之又寄七律一首云悵望江頭日暮雲詞人絕代御蘭芬上書不減昌黎與對策能爲同甫文可惜平生邱壑願竟違天上鳳鸞羣倚門慈母今頭白玉雪如何溷世紛未四語蓋惜之亦譏之也以上數詩聞已刻本戊子冬太史出游康在京久不得意回里著新學僞經考全以私意譏詞古人至謂鄭康成經學極謬太史不然之時朱啓生侍御一新主講廣雅書院與康學術不合屢書詰駁并致太史書云貴省聰明少年子弟多爲康引誘壞了太史又屢諍康又與侍御書及五古數首皆論康學術不正將來流弊甚大日事方亟南皮張制府移署江督延太史主講鍾山書院康得進士北歸來訪畱住十數日勸康議論宜平正做事勿誇張講西學得其益無流其弊乃有用康贈詩有海內名山泰華高南

梁北盛并人豪云云盛謂宗室伯希祭酒也於是商開強學會於上海時黃仲弢侍講紹箕同客白下并聞斯舉意在正人心開風氣用意甚正詎料康到滬後任意出報發議絕不商量太史與黃公屢書爭之且詆之最可駭者不以 大清

紀年而以孔子紀年名爲尊聖實則輕慢太史與黃公深惡之卽日停報自是與康不合去年十月太史自鄂回焦山來滬數日康適在此來謁二次未見及別時始得一敘論學術治術益不合康主民權意在散君權而託名西學飾詞變法以愚大眾太史則言法制已壞者脩之不足者采西法補之要在行之以漸不可孟浪且勸康曰君才如此宜恭謹遜順乃能有濟我但謹守六字 大清國孔子教如有欲叛者吾必口誅筆伐之康遂北上今年春康開保國會於京師太史

在鄂聞之大駭即發電汪穰卿進士云康開保國會章程奇謬聞入會姓名將刻入時務報千萬勿刻汪復云康會姓名斷斷不刻續見徐致靖薦康等數人太史與張制府書言禍在眉睫又屢致陳右銘中丞電言康之謬黃遵憲梁啟超欲借時務報行康學太史不願屢次函電爭之太史意謂康學是一事西學是一事采西學可行者行之可以致富強行康學則適以之召亂世人不分別以康學混西學故有千里毫釐之失又以許尙書文御史皆以劾康得罪疏內所言大旨在以正人行西學則有益其言忠切遂合刻于本分散人士此皆在康逆未叛前之事有函有電兩湖人士皆能言也僕因太史來書并追記春夏以來所聞縷述於後可見知人之難而太史秉正之心之不可及也

戊戌九月十日  
八日申報

### 深山虎大郎與康有爲書

僕在海東之日聞禹域有南海先生者豪傑之士也私心嚮之及客滬濱與大同譯書局諸君子辱交益審足下學問淵博操行堅固傾慕倍切以未得識荆爲憾既而聞足下承旨督辦官報來滬有日屈指待文旌之至竊冀介大同諸君子進調左右不料京師變起時局反覆足下有日本之行曩之西望悵悵者今乃東望惘惘矣老杜有言文章有神交有道月前足下介宮崎某賜手書敝館主人拳拳以亞東爲念憂國情殷冲冲無已勉諸同人以戮力國事僕承乏主筆之末然心與足下有宿契敢奉一書自通左右後來文章道義互相切磋可乎但僕資性狷介疾惡如仇常與人忤交友寥寥海間唯有某某二三子不相疏棄薄遊海外任意所適自謂桂薑之質出於其天是以

### 錄三

不甚悔今進言足下未知足下性情何若加以不文竊恐言辭冒昧失禮左右自致罪戾臨穎幾躊躇然念足下爲維新之唱身繫東亞安危必能謙虛下士容納直言若以尋常應酬之辭進於前恐非敬長者之道於是乎言焉不隱情直敘胸中所見以請教非敢冒瀆尊嚴以沽直名也龐士元所謂不一叩洪鐘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者僕之意也幸勿以唐突見罪僕近來致疑足下者有三足下值遇聖明言聽計從不啻拜住於文宗方正學於建文以郎署小官左右大政亘古以來未曾有厥例僕意足下感激之情宜何如也雖肝腦塗地未足報其萬一也而一旦事敗輒奔出國境以爲自全計不復問君安危視諸拜住殉難正學死節寧無慚色耶爲足下同護者謂譚楊諸子爲其易而足下爲其難引復生訣別書爲據夫論人不原其心而據其跡爲褒貶誠非忠厚之至僕豈不知處於危邦抱石赴淵之爲愚然則足下之全身於萬難間適足見其智有過人者固不足爲足下病獨聞足下之去國因奉有衣帶密詔故出疆求救云云則僕懼未足解天下之惑僕讀密詔足下所宜哀痛急切甚矣足下而有程嬰貫高之勁節也當單身入闕謀出君囚事雖不捷百代之下生氣凜然如有杵臼田叔之苦心也當急出都門裹糧結襪之不遑乃足下遲遲而去悠悠而行如曾不知大禍將及其身聞舟泊烟台尙登岸買物當時微某君仗義釋難則足下必不免於虎狼之口矣若曰大人胸中綽綽有餘地然獨不念貴國大皇帝厚望於足下者乎愛惜身體善自調護者何在誠使足下處是際知危難將近也必當直赴朝鮮或香港以免萬死何乃赴上海自冒不測夫不乘招商局舟而

爲葉斯克號英兵船救去者天也非人也聞葉斯克兵船將弁抵重慶舟促足下俱去足下愕然不知所出西報言是時足下尙不知網羅之將及嗚乎果信耶欲僕無惑於受詔之事不可得也近有某某寄書滬上某報云實無是事彼固見人墜井而下石者僕誠不屑引之以作左券但天下之惑者其多雖素傾倒足下者猶或未渙然於足下意者烟台買物乃譌傳耶不直赴外國而赴上海別有其不得已之故耶雖然未審其爲譌傳與否未詳其不得已之故則焉能無致疑乎是僕之所以致疑一也足下謂艱難萬死奔走四方未能輸張東之之孤忠惟有效申包胥之痛哭其意似欲依藉他邦之力以廢訓政之舉心非不苦而僕恐終於空言夫春秋之世商局未開加以用兵權在君主君主謂兵可出則頃刻而事可辦國民莫能阻之故秦

錄三

伯得行其義今歐美諸國除俄外其權皆移在下民況列國通商利害所關于緒萬端縱使列國君主中或有憫足下孤忠如秦伯之於包胥者然國民不肯出兵出餉君主其奈之何哉或言和戰之權既在下民若游說黨會間或可遂願然中國之事中國爲之分也如他國越俎謀之則欲保全他人社稷而使我國反或瀕於不測今之人不爲也夫一人能出死力拯他人於難世固多有之然未聞有一國同心爲他國而出死力者也蓋內外之辨不得不然昔者法國政府嘗允法朗格林之請出兵助北美使其作自主國其後希臘之反突厥也英法義民雖多報效希軍然其政府則初皆不敢公然助希而討突近年波蘭志士某者憤俄人陸梁吞滅其國游德美英法諸國求其助彼恢復竟無憐其志而允其請者蓋年愈近而干涉他國之舉愈

少殆國家情形不得已也今雖或有干涉他國之事然大抵爲利己國起見也不爲利彼干涉之國起見也如北美政府藉口西官虐待古巴島人干涉西班牙內事與之開戰其言甚美然其圖利己國之私心有不可掩者今足下爲貴國君民求救他國僕恐諸國上下議院中人灼見干涉貴國內事之無利必不允足下之請而與弔匡復伐之師矣且僕竊有爲貴國危者焉足下走英日美求其援則彼榮祿剛毅輩亦必倚俄法自固是乃速貴國瓜分之端也僕以種族爲東亞之民見貴國政變不勝悲憤挺身爲足下之役固所不辭然假使我國議允足下之請出兵與貴國新政抗論則僕亦不得不作扣馬之諫也蓋一人之情與國家之勢必不相合也若使足下與僕易地而居度亦如此今足下乃欲以申包胥自居冀感動他國之君民或肯

錄三

出死力而救其社稷僕甚感焉是僕所以致疑二也足下醜詆太后實甚矣僕輩國外之民且不忍讀況貴國之臣子乎夫大后果有失政如足下言與否僕未知之亦不願知之也卽果有之亦非足下所宜言足下目太后以僞臨朝以呂武凡醜污之稱無不加之然太后猶依舊爲天下文母未至篡立與夫呂氏武氏有間矣夫訓政之舉在專制之國以君主上諭出示爲正他國無問罪之理無他出於國家自主之權也今足下列舉其疑似之跡公告諸世界欲使列國政府問其罪列國豈肯絕赫赫之交而允逃人之請哉曩者足下在香港作文寄各報館醜詆太后表白其十大罪又作奉詔求救文函致列國使臣發訐椒房陰事延及太后皇帝母子之際若太后皇帝之猜嫌果如足下言則足下之文適足以增皇帝之危昔法國變亂貴族僧

偶相率走國外其時國王路易十六世囚居孤城中亡命貴族輩在外國傳檄恫喝山嶽黨人恐禍及遂弑路易以絕後忠史家言弑王者乃貴族非黨人今足下如鴻飛冥冥者不能從放論縱言無害於身家然貴國大皇帝囚在宮中爲守舊黨人所挾制可不爲寒心哉足下又言太后於今上無母子之分僕尤不服夫正位西宮垂簾訓政皇帝以天下養即巍然爲天下父母尚何輪妾之別哉雖然足下苟於立朝之日獨持此義而正言之則義雖未當而足下之不畏死固可與龍逢比于爭烈矣乃僕聞足下昔者在位每上書言事亦未嘗不循例稱皇太后皇上一旦去國乃作惡聲是樂毅之所羞也做國維新之前德川氏橫暴滔天弁髦萬乘魚肉忠臣而尊攘黨諸人訖於其紀不失尊禮以天朝幕府齊稱之近日朝鮮閔妃蠱惑國王殺

錄三

三

害志士不下數百人朴泳孝等坐之見逐瑣尾流離十餘年未聞其發訐妃陰事以自快也蓋諱國惡全臣節也再者敵國與貴國皇室互相通問執敵體禮足下之所知也若如足下言則是我國使臣奉謁僑朝也將置我皇室於何地耶而足下不以此略加意此僕所以致疑三也夫古來有關世運之豪傑其在當時每與俗忤動招誹議僕非不知但足下所爲似有未盡善者雖以僕之平生傾倒於足下猶不能無少疑焉况他人乎聞足下近使門人梁卓如刊行清議報逞其危言崇論夫天下事非口舌之所能爲足下豈不知哉假外人爲護符鳴攻得天助之貴人以自快何補於時局道路傳貴國政府使姦人入敵國以覘足下欲得而甘心蓋由足下所宣之求救文爲太后所見益增其怒又聞新政府有密查江南兩湖地方再興鈞黨獄之

議縱足下不自重豈不恤本國維新黨人哉僕欲請教者不止此姑先舉其大端以奉質伏祈足下憐其迂愚垂誨爲幸至語多冒犯他日當肉袒負荆登門謝罪某頓首

亞東時報  
第五號

鄒部郎凌瀚致宗室壽富伯福庶常論康有爲書

橫濱送別君自此遠辭已三月未通一書遙企京華殊深馳系判襪時蒙殷殷重囑以康有爲爲諸人亡命日本廣布流言謀危中國命弟隱加防備極力抵制康黨無使逞毒云云弟伏念世受國恩茲事體大又係邦家之安危復承密囑敢不盡心好在弟夏間游歷抵日本時即極力詆斥康有爲浮躁悍悖狂妄無識當時日本士大夫頗訝弟言至秋八月間遂有誅康之事故日人皆以弟爲先見深信不疑弟每與日人晤談抱定諭旨中康某乘變法之際陰行其亂法之謀二語立論亦正大

錄三

四

亦切時因康某託辭以變法獲罪故日人視爲國事犯照萬國公法以姑容之今弟斥非變法實亂法所謂攻其要害無處避藏故自閣下去後日本各新聞報昔之譽康黨者轉而詆罵康黨誤國其中暗爲轉旋之妙李星使與弟二人不爲無功康黨志在傾害中國藉報私仇弟同星使謀安國家杜外人干預其道邪正不同而用心則極相抵制康黨在日不得逞志知星使同弟痛加詆斥之故亦恨我次骨屢次上報嫚罵星使與我矣該逆黨於朝廷尚敢誣謗何況我輩一笑置之耳弟以思歸甚切於是月十五日辭星使返國臨行赴日本外部大臣青木周藏及首相山縣友朋各處辭行再三申明中東唇齒之誼渠等感悟深以弟言爲然青木大臣并云貴國亟須維新尤以強兵阜財造士爲第一義貴國強則各國畏之願爲友邦否則已

之不振而欲各國敬待不可得也我日本較貴國褊小然西洋不敢輕視者維新變法之功也中國入股文字所習非所用何樂固守不移乎入股之害汨沒人才性靈青木又云此論非有心譏笑亦非憑空而發實由親歷得來渠少年習漢文時亦深惡人言新法及親到歐西肄業游歷各國後始大悟昔年之執迷今中國人惡聞新法者想亦如我數十年前少年景象故願貴國之及早醒悟云云弟又稱我

皇太后 皇上之

聖明今政府大臣亦多賢良必能振興中國渠云不可因康黨事錯誤了國事云云其言如是敢述之執事今康黨在外國流言以中國不肯變法逐康有為後則中國無復興之望斯言可惡可恨吾輩實為痛心惟我政府事事振作如練兵理財興學育才諸政皆擴充舉行則該逆黨遂無所藉口不必弟等在外

錄三

五

國以口舌爭勝可以固金甌而消外侮此固我政府熟知無俟縷陳者也嚴寒料峭諸惟為國珍重千萬

戊戌十一月二十四日申報

邱菽園論康有為書

不佞前上陶制府一書比年以來行誼心跡大略躍陳紙上猥蒙薄海內外各華字報館選錄刊登不佞之志見於是不佞之言亦詳於是天下不乏明眼人固可相觀而喻矣乃論者不察以去年康有為之來星嘉坡曾一為延納遂多以昔年黨康今日拒康而中間若畱一大段疑訝問題者噫嘻如是云云則前上陶制府一書豈不是言已盡而志反晦乎無已請更為抱疑團者一剖之夫僕產閩中家居海外其與康無一面交無杯酒歡固薄海內外人所共信矣所以於其來坡而開閣見之者固有如前上陶帥書所言以康為 皇上所識拔之人又自故

國政變中來欲以一見而藉知朝政耳至於其人心術則前粵東學臺張總憲百熙保摺尚有未知何如之言況不佞與之絕未謀面而竟於一見之下甘為其黨哉而不佞以海邦男子兩年以來藉藉蒙康黨之名者豈真獨無聞見而曾不一為辯白歟誠以黨與不黨我心清白原自有真而不圖陰鷙險狠之康有為即以不佞兀傲自喜曾無趨附門下之心故動輒援借微名播告天下極力表暴或刊各報紙或印名會單不惜齒牙大加訾警深恐天下人士不知不佞為其黨也者甚至如漢口鄂督所捕之會黨及粵東德輪所獲之海盜搜其行篋身上亦復徧有僕名至於在漢泉正法之三十餘人以及窟穴上海為康辦事之眾則平日報章會單絕無提及而稱道之者大抵康之為人結黨營私四字乃其死後不磨之謚而其結黨之法則以

錄三

六

其學問為招徠之幟以大帽子為牢籠之具凡屬少年聰俊好奇喜事之輩一與之遊無不入其彀中此則戊戌以前在粵聚徒及在京結黨之手段也至於亡命出奔以後則又變用其結黨之法以維新為欺人之術其與為仇者則攻擊之其施之以恩者則愚誘之若夫豪傑有志熱心君國不甘趨附之流則必推重其名表揚其義逢人說項到處推袁一若此人為其前生父母再世知已而天壤難逢篤生不偶者一欲攻其入黨之心一欲絕其歸國之路其用計之狡弄術之工至於此極故凡報紙上所臚列新黨之名及其行事或登諸各西報或見諸清議知新等華字報極言其人若何有志若何明義若何捐款者大抵皆非其黨而懼終不入其黨故亂造謠言冀使內地官場得聞姓字而設法捕獲則雖有志士亦若苦於進退維谷而不得

不依草附木以中其計此康有爲出走以來結黨營私之心術也不然康之死黨謀事諸人如王鏡如徐勤等凡勾通綠林接引會匪皆經其手而聲名反寂寂無聞獨於不佞及當世所謂大人先生翁師傅同詠劉制軍坤一唐撫軍景崧岑撫軍春煊嚴觀察復陳撫軍寶箴諸公特揄揚萬分於其筆下與口頭哉故欲知康黨與新黨之分但觀康之隱揚足矣其揚之升天者其人必立志維新而不肯入黨者也其隱之埋地者其人必彼死黨而甘與之圖謀表言倡行自立者也噫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不佞以不設城府待人被其苦推入黨誠難與嚴辯論獨惜天下人才墮其奸術之中無能解脫以再爲國家效力者良可痛也故論康如左以爲世之知言君子共鑒之

公論類二

詳紀京都近事

昨得北京西友函云八月初六日奉 密旨拿工部主事康有爲已於初五日出京僅留其弟康廣仁及僕從數人步軍統領旋將康廣仁帶交刑部當傳 密旨交天津上海各處嚴拿聞康乘坐重慶赴滬北洋大臣派飛鷹兵船追赴上海復派王苑生觀察帶同兵役嚴緝均未弋獲此初六日事也初九日五更步軍統領復奉 密旨拿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解交刑部劉光第是日軍機值班於午門外拿獲譚嗣同交刑部後慷慨大言謂丈夫做事自願以一身當任何必牽涉株連云云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於是日下午始奉 旨拿問而已革御史宋伯魯舉人梁啟超業於初七日出京故未拿獲刑部奏請以案情重大須 欽派王大臣審訊奉 旨著派軍

機大臣四人都察院四人會同刑部嚴行審訊此初九初十日事也至十一日外間傳說有各國公使會議詰問亂黨之說國聞報又載有外人擬來干預之說同日各京官奏請速降

明諭遲恐中變下午榮中堂祿進京是夜請安十二日召見奏對有兩點鐘之久十三日晨軍機王大臣會同都察院至刑部審訊 欽案各司員及前往聽審者幾二百人候至午刻尚未提訊未刻刑部奉到 密旨即著將官犯康廣仁等六人提出部中各官咸鵠立候審不知此時已綁赴市曹處決矣

監斬官爲刑部尚書剛毅步軍統領崇禮沿途官兵擁護嚴密張蔭桓聞經各國公使求總署代奏免其重罪是以有交刑部看管之 諭官犯各人臨刑時有穿公服者惟康廣仁穢而登車身著短衣面色如灰土譚嗣同激昂就戮甘死如飴林旭先號咷而後笑有親友饋送紙錢者約數十人至夜即有各家屬前來收殮惟康廣仁無人出名爲之收殮經粵東會館出錢交四川會館僱人代收殮於三聖庵側義塚此十四日事也至十五日明降 諭旨除張蔭桓發往新疆徐致靖永遠監禁外其餘亂黨概不深究

西報云康有爲奉

西報云康有爲奉 旨嚴拏其犯罪之由雖曰結黨營私究竟莫知實在若因奏請 皇上改行一切新法則康意欲強中國未可厚非英國自應爲之保護倘別有謀爲不軌情事英國亦所深惡決不干預當俟將康之情罪昭示明白然後送還中國也

康逆被羈

西報云康有爲自經英兵船載往香港後現已羈諸囹圄中按



泰西律例於各國國犯雖當保護惟須禁錮終身使不得再謀不軌英人此舉殆遵西例乎  
戊戌八月十日申報

### 謀救犯員

譯文匯報云英人保護康有為出險一事各西人聞之異常踴躍而以美人為尤甚有數人於今晨至洋務局欲謀救黃公度倘善為處置未始不可集事乃一味鹵莽刻鵠類鴛貽笑於人使黃公度因此一舉被羈益嚴不幾愈形危險乎其事之緣起因有七八人在西容館論及黃公度之事僉云目下官場奉有密諭將渠扣流洋務局中此數人一時心動擬前援出送至亮浦鉢克輪船載往香港故今晨一二點鐘時有五人奔赴洋務局走入花園見上海縣暨會審員及任事各員均衣冠楚楚並有道轅親兵三十名一若預知有西人來劫者咸鵠立以待局中本有電綫英員鄭大令發電至老巡捕房稱有洋人

### 錄三

### 九

五名強欲闖入洋務局祈速派捕彈壓惟此信捕房並未接到故無回音至道臺曾否派撥親兵將洋務局保護不得而知惟此五西人進局時各兵驚惶無措並不阻止英員鄭大令操英語問五洋人曰爾等來此何事皆以謀救黃公度對大令曰此事不能如此辦理五人不能聽強欲進見併欲挈之同行此時親兵及各從人皆戰慄不安因苦不救黃公度須破門直入惟手中並未攜有軍械所恃者惟尋常木杖而已相持良久各西人定欲入見攜之以行正在為難忽憶及英律師担文近已由古嶺回滬當即飛請到局緣担律師係南洋律法官洋人聞警乃其分內應辦之事當時聞信立即起身趕至洋務局門外觀者甚眾臉上多有倉惶之色情景殊屬可笑洋臺站立兵丁從

八石級上均衣冠各員階前站有四西人兩廊所懸紙燈彩燈無數並有綢彩張掛一面係華人一面惟四五洋人而已誠絕妙一幅畫圖也担文既至即問爾等係何人因何而至此時華兵皆能直立不作寤狀靜聽担律師之言初時各西人皆不對担文又問答曰我等欲見黃公度担文曰爾等係何人內有一人曰爾不必問我等祇須黃公度而已担文曰爾等奉何人之命而來有何權柄內有一人曰我等奉 太后之命而來此答誠可笑也黃公度係奉 太后之命扣留此問各員

### 錄三

### 三

文義正詞嚴咸退出草地耳語相商復回至原處担文復問爾等有何權柄而來西人答曰我之兵官自能解明担文曰兵官為誰答曰隨後即來西人亦問担文爾有何權干預此事担文亦不置對有頃五西人退至外面旋即不知所之担文見西人已去亦自旋歸聞此事英工部局亦擬干預欲阻止華官不得解黃公度入城或往他處除已派華包探外並派英捕印捕多名暗穿號衣隨時偵探截留並擬調撥團練兵預為之備惟此事能行與否閱者自能裁奪至團練兵原為保護西國婦孺而設並非為干預此等情事倘欲援救黃公度並其他國犯乃各國公使之事倘公使調用團練兵則自有各國擔任總之不能照今晨情形辦理也此數人毫無軍器雖能嚇退華官華兵而被一英人憑三寸不爛之舌已不覺束手而遁其情形豈非可



笑哉 戊戌八月二十  
入日中外日報

罪孽遠颺

天津國報云京師訪事人來函云中國政府接到兩廣總督譚文卿制軍電報內開逆黨梁啟超之家屬已密飭新會縣知縣查拏據稟自今年起久已不在新會居住廣東省城中亦查無蹤跡至逆首康有為之家屬早已聞風遠遁先至澳門隨後卽至香港現據探報業已抵港其原籍房屋已經發封屋內僅存牀几桌椅等件并破書數十箱此外則已搬運一空矣 戊戌初六日 申報

逆犯抵日

昨日日本埠接得日本電信云逆犯康有為由香港附日本川城丸逃逸本月初十日之晚行抵神戶當此船未進口時卽有日

錄三

官數員乘小舟往接不知中國政府將任其法外逍遙耶抑仍將設法緝捕也 戊戌九月十日 申報

逆犯逍遙

日本訪事人云中國逆犯康有為梁啟超王照等共十有一人漏網逃生逍遙法外西歷十月十九號由香港乘大島艦起程二十一號行抵廣島登陸後卽日起東京說者謂中日交誼甚睦此等謀爲不軌之逆犯不利於中國者未必有利於日本若能同效應鴟之逐檻送回華俾伸國法不益敦與國之誼而垂人臣貳心之戒乎 戊戌九月十一日 申報

日相名言

京友來簡云傳聞月前日本故侯伊藤春畝相國航海入都見逆犯康有為倡言變法專以喜怒恩怨用事毫無條理心甚非

之語人曰變法不得其綱領必致亂又曰康之所爲可謂變而無法真不刊之論也 戊戌九月十一日 申報

領事秉正

逆犯康有爲事敗脫逃之後曾登逆書於某報肆口妄談形同獍犬當日有識之士多有辭而闕之者昨日傳聞英領事某君傳某日報主人到署面加申斥謂其有悖日報章程可見公道自在人心凡華人以為非者西人亦未嘗以為是也或曰領事因見 朝廷有禁開報館之諭故勸令某日報館諸主筆以後新聞論說皆宜謹慎小心不可信筆所如致觸忌諱並未飭館主之不應爲而爲也二說未知孰是 戊戌九月十一日 申報

逆談紀錄

京友來函云八月初四日逆犯楊深秀上疏奏稱 圓明園有

錄三

金甯甚多請准募三百人於初八入內挖取都人詫爲奇異實則與康有爲譚嗣同諸犯同一逆謀耳張蔭桓破逮之日連發五電令其子火速來京其子竟不覆亦不來 戊戌十月初二日 申報

逆犯在日近事

日本報云康有爲在日本日政府遣二捕衛之不令出門亦不許人往訪梁啟超稍得行走自如暗中亦有人監察聞不日將二人送往美國 戊戌十月初六日 申報

逆黨竄名

日本訪事人云中國逆犯康有爲之徒黨梁啟超遁迹日本自知罪大惡極不容於禮義之邦遂竄入日籍更其姓曰吉田名晉僑寓東京牛辻區與呂川子爵訂莫逆交詩酒往還徜徉竟日不知曾念及先人廬墓否 戊戌十月十一日 申報

逆犯赴美

日本訪事人云中國逆犯康有為亡命於日本近因李星使向日廷辯論再三謂照萬國公法他國漏網之犯無容留之例況中朝現與日本已敦睦誼若貴國庇護我國罪人未免為列國所譏刻經大隈伯周旋其事由外務局給以盤纏七千元已於二十三號在橫濱乘某商輪船赴美國轉往英國未知此後餘生尚能保其無事否己亥二月二日申報

西人不容康逆

香港西報云吾始以康為中國奇才故我國不惜多方保護到港時又從而迎迓之迨親見其人始知其言大而誇毫無實際不過於譯出西國諸書善能記誦即所上條陳諸策亦祇拾西人唾餘並非詞自已出至其一種驕傲荒謬之氣尤足拒人於

千里之外不獨中國讀書人鄙而賤之即習西文者亦厭而惡之似此謬妄之夫豈特為中國所擯棄即投身異國恐亦終無所容矣己亥四月初八日申報

論梁啟超設會事

譯文匯報云有韓人尹柯汶致函日本郵報云梁啟超在日本橫濱設立商務會其章程業已印出額會友百人皆由公舉其公舉之法苟有五人聯舉即可充任今余有二十八人公舉而梁等商議將余斥去謂余係異國通臣在日本未有權利云云該會會友如其人係康黨舉選者雖不及五人亦可與選故吾疑該會並非中國商務會實康黨之私會耳己亥七月十八日中外日報

無地能容

香港循環日報云當大逆不道之康有為出亡也英日二國士

大夫未知底蘊多有仰慕之者迨居東數月逆迹漸著即同黨亦互相訕謗謂其罪不容誅 中朝更屢次移文堅請拿歸正法日本政府遂贈以川資逐之出境康犯不得已西遊英國以為此行如得謁見英皇可以盡展逆謀重與波瀾矣何圖既至倫敦兩見外務大臣禮貌衰薄且饒以驕傲俯視英康犯乃返溫哥華弱惑華商倡建孔子廟庸詎知又為華商所斥於是再征徂東之駕甫抵神戶日官遽頒逐客之令至此而我瞻四方蹙蹙靡騁計惟有遷迹香 港或可殘喘苟延耳然香港毗連東粵一葦可杭萬一再肆 詭勾結匪類豈不重貽中國之隱憂乎不知羣公袞袞有以 共死命使免死灰復燃否己亥十六日申報

叛臣赴美

日本大坂每日新聞報云中國大逆不道之梁啟超刻已逃往美國臨去時自言六月後須重復來東至犯父梁連瀉則暫在香港逗留按梁逆前在日本東京勸為清議報試毀我 聖母慈禧皇太后不遺餘力厥後無端火起至館屋一炬成灰今之潛赴美邦其殆欲騙取資財重張旂鼓乎抑見 皇

上有設法致死之詔故欲別尋一途逃淵數以圖殘喘苟延乎然而既干國法又犯天怒我恐普天率土必將無地容身矣奇語黨惡叛徒尙其及早猛省莫再騰其口說致蹈刑章哉己亥十一月二十九日申報

英人秉正

南洋實得力大晤士報曾論及逆犯康有為之事略謂康欲來此避害則可倘在實得力及英國各屬地藉稱設會煽動民心

則英國有司斷難容縱必立下逐客之令或交還中國爾時必有噬臍之禍悔莫能追矣觀此是英廷惟憐其窮蹙而姑畱之實未嘗不深惡其謀爲不軌誰謂外人好納奸邪哉庚子二月初六日申報

### 逆臣妄語

香港循環日報譯登東報云某日康有爲語倫敦泰晤士報館派赴新嘉坡之訪事友人曰余刻下默觀大勢所趨欽手不籌畫一事日後英搭戰局已定南阿復靖則英人必將括鴻圖於東亞余俟其時即可挺身出謀想英國決不棄棄云云噫似此幸災樂禍尙得謂之愛國忠君耶庚子四月初八日申報

### 逆鐵宜防

日本東京日報云頃得長崎電信悉有人由香港飛函告急內

### 錄三

開目下廣東省會情形頗不穩妥所有康有爲之羽黨逞其勢力大言炎炎聲稱欲將中國專主攘外之人勦洗淨盡日夜企望兩廣總督李傅相量移以便乘機竊發蓋傅相坐鎮東粵頗能力遏其萌芽也并聞康刻方暗中募集巨資言欲揭竿起事云庚子七月初五日申報

### 會匪陰謀

南洋新加坡叻報云西人恰打氏久居中國於華人情事瞭如指掌今已言旋新金山亞尼埠某日對眾宣講拳匪擾亂情形大旨謂余於三年前在香港啟行時曾與同學某華人共談衷曲此人爲廣東圖逆黨之一其宗旨欲將粵省駐防滿人掃除淨盡并云現在中國會黨中首領諸人業經約期舉事非與大清爲敵而專與外國相仇以便激怒歐洲向中朝與師問罪至

時或借西人之力或卽自用其力掃除一切滿人蓋此卽會黨中人之陰謀秘計也由是觀之拳匪之事已不可言而喻試觀若輩一意與列邦爲難肆行殺害意欲使外人與華人構費俾滿人紛紛擾亂然後設法咬使營中勁卒起而殺害西人以便嫁禍朝廷使政府無可諉咎然則拳匪之亂謂非悉出若輩之詭謀乎庚子八月三十日申報

### 蘆中人捫蝨隨錄三則

東漢之末再治鈞黨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詔獄攷死日本安政之獄幕府再下命長藩檻致吉田松陰門人皆恐其禍不測或勸之脫走松陰不可慨然上途竟以身殉於國是一人者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康南海亦不免對此有慚色也亞東時報

### 錄三

或言使康梁等在日本永爲中國憂此放虎置深山者不得不設法去之余謂是杞人之憂天耳日本政府猶有人豈助一二亡命輩失歡其與國乎但以公法之例容之耳若輩有他謀政府且輒放逐之不暇豈有助而爲虐哉但民間有好事之徒所謂壯士者擁康梁以爲徽名計大言放論譎張勢威自古大言者不能成功少有知識者視之已卑陋其所爲矣康等而在日本猶不致害中國所謂疥癬之病無足異者亞東時報五號

康工部奉詔求救文人謂剽竊駱賓王檄文不獨其用駢體文字典故亦且貌似所謂優孟衣冠也是特就文章而言耳卽其所言亦不憚薄海人心至於昔晉文復國則御人之贊偏求中宗復辟則五王之伐最高聖主重興共茲大業則爾公爾侯自

有前例若屈膝以事僞主甘心而立牝朝則萬國攘臂而仗義  
首是誇張之語以利害得喪欲動人心何取於此李敬業以克  
復唐室為名而彼志不在於忠義一旦取金陵侈然志滿遂惑  
讖緯之言自愆大事貽後代笑其人無足稱者康氏自比敬業  
吁陋矣上

錄三

毛

覺迷要錄卷四

逆蹟類一 京師逆蹟

康逆保國會章程 附仁和孫顯駿保國會章程

康逆保國會第一集演說

康逆保國會第二集演說

楊銳與弟肖巖書

逆蹟類二 廣東逆蹟

梁逆與康逆七書

孔昭焱與康逆一書

龍澤厚與康逆二書

何樹齡與康逆二書

梁碩與康逆一書

錄四

逆蹟類三 湖南逆蹟

梁逆上陳寶箴書

梁逆批時務學堂課卷 刻本三則

韓文舉批時務學堂課卷 刻本三則

葉覺邁批時務學堂課卷 刻本一則

梁逆批時務學堂日記 手書本六則

韓文舉學堂會問 改刻本一則

梁逆學堂會問 改刻本五則

逆蹟類四 海外逆蹟

逋臣問會

梁逆去國行

梁逆記康逆出險事

梁逆飲水室詩話

逆蹟類五 湖北逆蹟

蔡藻浩致漢口慎德堂三函

李民治致瀟湘漁太郎函

譚善致西河圭介函

譚鰲徐崑李如海蘇麟等致顏錫峯函

神山三郎致黃茶蓼函

陳讜致唐才常函

楊龍雲致龍舞寰函

唐逆辦事條規

譯逆黨自立會洋文告示

鄂中誅亂記 十則

錄四

覺迷要錄卷四

逆蹟類一 京師逆蹟

保國會章程 載戊戌政變記

一本會以國地日割國權日削國民日困思維持振救之故開

斯會以冀保全名為保國會

二本會遵奉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上諭臥薪嘗

膽懲前毖後以圖保全國地國民國教

三為保全國家之政權土地

四為保人民種類之自立

五為保聖教之不失

六為講內治變法之宜

七為講外交之故

錄四

八為仰體朝旨講求經濟之學以助有司之治

九本會同志講求保國保種保教之事以為論議宗旨

十凡來會者激厲憤發刻念國恥無失本會宗旨

十一自京師上海設保國總會各省各府各縣皆設分會以地

名冠之

十二會中公選總理某人值理某人常議員某人備議員某人

董事某人以同會中人多推薦者為之

十三會議員公議會中事

十四總理以議員多寡決定事件推行

十五董事管會中雜事凡入會之事及文書會計一切諸事

十六各分會每年於春秋二八月將各地方入會名籍寄總會

十七各地方會議員隨其地情形置分理議員約七人

十八董事每月將會中所收捐款登報

十九各局將入會者姓名籍貫住址職業隨時登記各分局同

二十欲入會者須會中人介之告總理值理察其合者予以入

會憑票

二十一入會者若心術不端有污會事者會中除名

二十二如有意見不同准其出會惟不許假冒本會名滋事

二十三入會者人捐銀二兩以備會中辦事諸費

二十四會期有大會常會臨時會之分

二十五來會者不論名位學業但有志講求概予延納德業相

勸過失相規患難相恤務推藍田相約之義庶自保其教

二十六捐助之款寫明姓名爵里交本會給發收條為據本會

將姓名爵里學業寄寓按照聯票號數彙編存記聯票皆有

錄四

總值理及董事圖章

二十七來會之人必求品行心術端正明白者方可延入會中

應辦之事大眾隨時獻替雷簡宋擇倘別存意見或妄誕挾

私及逞奇立異者恐其有礙即由總理值理董事諸友公議

辭退如有不以為然者到本會申明捐銀照例充公去雷均

聽其便

二十八商董兼司帳須習知貿易書籍情形及刷印文字者充

其選必須考查確實一秉至公倘涉營私舞弊照例責賠經

手之董事會友凡預有保薦之力者亦須一律議罰

二十九本會用項概由值董核發如有巨款在千數百金以上

者須齊集公議方准開支收有成數擇股實商號存儲立摺

支取如存數漸多亦可議生息發票之期按幾日為限由值

董眼同經理

三十總理值理董事均仗義創辦不議薪資將來局款大盛須

專請人辦理始議薪水惟撰報管書管器司事教習游歷司

帳目皆給薪水

會講例

一會中人數既多談話難合外國開會皆有演說由眾公舉通

中外博古今之才立題宣講以便激發而免游談

二公推通博之才大眾公舉或投鬪密舉

三投鬪者席前各置紙筆及墨一椀聽客書自己姓名及所舉

之人彙齊置中間一案一人開闔一人宣讀

四公舉宣講之人當擬出數題宣講

五擬題當關切保國保教保民保種切近有益之事不得旁及

錄四

六凡宣講者既為大眾公推可在中堂宣講以便聽講者四面

環聽講畢仍就傍坐

七每會可公推數人輪講每講酌定鐘數以一時為度

八聽講者東西北向三面環坐其曾被舉宣講之人講畢復聽

講者亦就聽講之位

九講時自一點鐘起至三點鐘而止

十同會有欲問辨者須待講畢乃問或分條寫出惟有意詰難

及瑣碎無關大旨者講者可不答

十一辨問可同時二人並問不得過二人以外

十二凡問辨者起立乃問問畢乃坐其望遠者就席前問亦可

講者起立聽候問者復坐聽者不起

十三講畢隨意與同人談論及入茶室食茶點去雷皆聽自便

十四宣講者於講時供茶

十五講時容復到者隨意就坐不必為禮以省繁囂有事不待講畢而先行者亦聽

十六講時會中聽者不得談論致喧譁亂聽

十七公推宣講之人以多者為先次者留第二次宣講

十八講時皆立書記人寫所講者有答問者亦錄之彙登時務報並將每會姓名皆登時務報端並譯登外國報以告天下

十九散講及講前隨意談論者不錄

應擬之例

一擬定會例推宣講

二公推總理董事筭帳

三凡願入會者皆書姓名會簿中入否皆聽其便

四定捐款

五覓會舍

六購圖書

附孫灝駁保國會章程照依其所擬三十條逐節駁詰原印

分送者處處有之不並印者蓋防反噬京師刻本

一例禁結社拜盟歛錢惑眾若輩顯干憲典與地方大光棍無異厚聚黨徒妄冀非分務在搖動民心戕削命脈形同

叛逆

二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明發 上諭乃勉勵天

下臣民公忠共矢以期洒雪振興何嘗有以民保民以民

保地而涉教之一字謂以君師兼任為教 諭旨即是

教中宗旨若輩乃敢詐傳妄希聳動天下律有專條罪無

可道

三政權土地操之自上今日保政權土地不知欲置 皇

上於何地

四妄言滅種聳動愚人天生五種猶之五星五洲五官五指

豈能滅去一種

五 先師孔子垂教以來參天地而立所以萬世率由無

弊者首在綱常今其言皆顯背君為臣綱謾云某教不失

非聖無法

六專變成法則是 列聖貽謀之良法美政俱不足守

矣辯言亂政莫此為甚

七外交之道不外內治修然後遠人服一言若輩務思擾亂

政治貽笑外人轉負能辦外交大言欺世

八有司皆曾蒙 簡擢京員外員雖不必皆裕經濟其有

不及內言官外督撫自能糾治今云助有司之治豈非欲

侵其權以國家所設之官必待若輩乃濟是謂無君

九此種議論大都與時務報不甚逕庭皆以欲立民主為得

計邪說誣民此為首惡

十以刻念國恥為宗旨援主憂辱主辱臣死之義若輩宜

早自填溝壑不明斯義而曰國恥實係揚國之短耀己之

長

十一明其設會之地直欲蔓延天下以上海一區為連逃藪

海西公法以叛逆為公罪繼踵孫文希冀免脫

十二創是會者顯以總理自居明知來者皆附羽黨乃以多

推薦者為辭泯其僭妄之迹至曰議員叛逆之心昭然呈

露

十三曰常議員應以錫爵世及自命大逆不道

十四曰總理決定非自擬於民主即自比於教皇以國法論總理皆大典特設之員何得妄稱

十五設董理以管雜事及夫文書會計若輩空談有何雜事以及文書會計

十六統計入會名籍與四季編造摺紳略同直供叛逆十七各地分布七人僭比大縣設立一正二佐四鄉巡檢私立官制

十八聚眾斂錢供認不諱

十九登記姓名籍貫會匪故智

二十入會須憑介紹與各邪教有引進無異發給憑票極似

匪票

錄四

六

二十一既入彼會猶有心術品行不端者務須屏棄略似萬國通鑑之於粵逆洪秀全

二十二自知智術未足盡惑生民故以準其出會預畱地步二十三紋銀二兩輕而易舉誘人犯法藉以肥私

二十四會分大常臨時僭擬大朝常朝辦事典制叛逆彌彰二十五來會不分名位學業概予延納不辨黨裔以羅致匪人爲務至云推藍田鄉約自保其教則別創邪教底衷盡

露

二十六捐助概給聯票蓋用圖章行同駟僮而實隱僭糧串便民之制

二十七恐因斂錢致誤被牢籠者燭奸生悔乃加生悔者以

心術不正之名而以沒入其貲爲本務鬼賊伎倆至此畢露實係誑騙人財

二十八既誑人財又以一乘至公文飾務思擅有天下之利僭擬 王章

二十九巧取人財供其揮霍與二十七條罪同

三十現下貲財未盡誑騙入手大言仗義仍爲日後巧畱地步至云游歷其將四出煽亂無疑

保國會章程來而保浙會之奏稿亦來披而讀之識其隱相狼狽若輩志在射利與形同叛逆者有間但依其所說行之浙必糜爛我等浙人豈可坐視桑梓遭其剝削惟願於

原籍除墳墓外並無室廬所以爲是區區是恐同人誤爲妖言所惑茲謹將摘抉駁飭其疵謬者錄供眾覽

錄四

七

外毀迭至猶未可危內患交乘若輩爲鉅盡變成法以從海西是謂客強而非自強

利外溢者官以軍械爲大民以鴉片爲大能保不購不吸否不能

權旁擧者莫大於干國之政令既欲以政令之權授之於民是旁擧君上之權矣若是者無強理

內外戰守無備亦不盡然今不能禦外侮猶可靖內亂若此策行乃真戰守無備矣

四百兆之說未足深據即以康熙至道光時比之何由驟增三十餘倍即謂因攤丁入地更無匿報名口是以至於此

數而以男女統計亦復女逾其半毋徒狃於此數而爲大言也



大假民竄行之而民主之說必起從此天下大亂

三策其詳核於後茲不統論

國家絲旂兵額六十餘萬以滿蒙漢二十四圍山以及步

營京營各省駐防及近日雷防勇丁亦已數逾百萬此猶

不知何敢妄談經濟

周禮改而為內政內政改而為漢更後其民者日益以重勢

難再復其故唐欲以府兵矯之而亦未能今承攤丁入地

二百餘年一旦欲進之於古恐必不能

感鑑先紀效新書言浙人可以為兵者惟金華之義烏紹興

之諸暨縣但近時粵逆擾亂僅有諸暨縣民包立身挺

身抗拒餘一無聞足見古大將物色人材必因風土蓋未

可調言也昔者男子痛哭於唐衢願罷團練防禦二使以

錄四

八

息民困今建斯策無乃愧對今之學堂可為歎息即以杭

州學堂而論其一月養生徒之資僅一百五十元其充食

靡費之人數逾於是而尚有強入人費無罪而坐之弊案

贖新裁官方未改可覆按也

兵為專門之事必待操演乃成風氣初開製器未能水陸測

繪船礮等物必待購求財從何出

浙農於種植一道本無遺力特苦地不加闢入不加減遂至

於窮即以溫紹二府論之其去為杭州客民以墾開田者

近則成熟頗多富戶亦曠當日若非無地可墾何至輕去

其鄉農食有餘自能畱心孳畜其至於牧浙本不宜是以

官屯膏給民耕稅其租息若牧之說起耕之道先妨矣

工學礦務有現在衢處之响丁無待於教製造則何處可以

設廠又何來如此資本

商學開闢本有師傳若但學與海西通商日積日多將來人

滿何以安置

礦產以獨煤處鐵為大宗然運衢州之煤中隔嚴陵一瀨四

畔高山中間灘險開鑿無計平治無由治處州之鐵但可

由溫州一面行走而高山大嶺處處阻礙鐵路兩路計算

但窮不能致遠開採何為至近日嚴州一帶所開坑座本

係衣龍誤認以為煤塊喪其資斧比比而然核計三年未

有一人獲利者其餘纒絲紡紗之廠杭州蕭山巨商折閱

不少市面日見蕭條更有何途可以興利至於鐵路無資

可措借款未成官商束手莫可如何安得諛辭以欺君上

他若書寫錯謬者於稱

皇上處竟不恭擡稱

錄四

九

宗社處又不恭擡絕無忠愛之忱已可概見其妄引孫吳

吳越南宋割據偏安之事尤為刺謬況兵為 國家大政

誰得專擅學堂礦務均係 諭旨飭辦之事若革果係

一腔忠義宜各籌捐巨款以助辦理之官商并不得借挪

海西之鉅款以杜代行出面而暗送土地原稿印送極多

茲不再印以省重費現聞其於初六日已呈總署雖出

奏未可得知而不敢不抉其隱以杜厥漸

康逆京師保國會第一集演說

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一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

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為奴隸為牛馬為

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加

以聖教式微種族淪亡奇慘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吾中國自

古爲大一統國環列皆小國若緬甸朝鮮安南琉球之類吾皆鞭箠使之其自大也久矣故在國初時視英法各國皆若南洋小島雖以紀文達校訂四庫趙歐北劄記二十二史阮文達爲文學大宗皆博極羣書而紀文達謂艾儒略職方外紀南懷仁坤輿圖記如中土瑤臺閩苑大抵奇託之辭趙歐北謂俄羅斯北有準葛爾大國以銅爲城二百方里阮文達疇人傳不信對足抵行今人環遊地球座中諸公有踏徧者吾粵販商估客亦視爲尋常而乾嘉時博學如諸公尙未之知至道光十二年英人輪舟初成橫行四海以輪船二艘犯廣州兩廣總督盧敏肅以三千師船二萬兵禦之而敗盧公曾平匪趙金囑

宣宗成皇帝詔謂盧坤昔平趙金隴曾著微勞不料今日無用至此盧敏肅雖言洋船極大而既無影鏡鏡片 宣宗無

錄四

從見之無能自告無能自白也暨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始譯洋報爲講求外國情形之始裕謙牛鑑敗於定海舟山劉韻珂繼敗艦入長江而礮震天津乃開五口 宣宗乃知洋人之強在船堅礮利命仿製之西人如何實未知也道光二十九年咸豐六年八年十年屢戰屢敗輸數千萬開十一口乃至破京師 文宗狩熱河洋使入住京師亦可謂非常之變矣同治三年斌椿徧遊各國等於遊戲無稍講求之者曾文正與洋人共事乃始少知其故開製造局譯書置同文館方言館招商局遣美人蒲安臣與志剛孫嘉穀出使各國首用洋人如古之安史那金日磾實爲絕異之事當時欲遣京官五品以下正途翰林六曹出身入同文館讀書最爲通達而倭文端限之自是雖輟車歲出而士大夫深惡外人蔽拒如故甲申之役張南關

之功日益驕滿鄙人當時考求時局以爲俄親東三省日本講求新治驟強示威必取朝鮮會上書請及時變法自強而當時天下皆以爲狂壬辰年傳爾雅譯書事略言上海製造局譯出西書售去僅一萬三百餘部中國四萬萬人而購書乃祇有此數則天下講求中外之學者能有幾人可想見矣非經甲午之役割臺償款創鉅痛深未有肯翻然而改者至此天下志士乃知漸漸講求自強學會首倡之遂有官書局時務報之繼起於是海內紛紛爭言新學自此舉始也然甲午之後仍不變法間有一二徒爲具文即如電綫鐵路船局船廠間效一二然變其甲不變其乙變其一不變其二牽連相累必至無成其他且勿論即如被創之後而兵未嘗增練鐵艦不再購一艘吾綠營兵六十餘萬八旗兵三十餘萬實皆老弱且各有業託名伍籍中

錄四

泰西以民爲兵何以敵之若夫泰西立國之有本末重學校講保民養民教民之道議院以通下情君不甚責民不甚賤制器利用以前民皆與吾經義相合故其致強也有由吾兵農學校皆不修民生無保養教之道上下不通貴賤隔絕者皆與吾經相反宜其弱也故遂復有膠州之事四十日之間要挾逼迫者二十事一德之強租膠州人所共知也其二則英欲借我款三釐息而俄不許矣其三欲開大連灣通商俄不許矣其四欲開南寧通商俄不許矣其五借英款不成而內河全許駛行輪船矣其六西貢燒教堂法索我償款十萬矣其七姚協贊調補山東道德人限二十四點鐘撤去矣其八津鎮鐵路過山東三電德廷德不許矣其九改道過河南德亦不許復請英美使言之乃許矣其十聶軍請俄教習而訂明不歸統領節制矣其十

一俄教習去需須候俄皇旨矣其十二俄人勒逐德教習四人矣其十三直隸山西東三省練兵必須請俄教習矣其十四長江左右釐金盡歸稅務司矣其十五德人既得膠州百里復索增廣矣其十六既得增廣又索鐵路矣其十七既得鐵路又索全省矣其十八既得鐵路又索全省商務矣其十九俄人要割旅順大連灣金州矣其二十法人索廣州灣又訂兩廣雲貴不得讓與他國矣此皆今年二月以前之事其此後英之索威海日本之訂福建不得讓與別國等事尚未及計也夫築路待商之德廷道員聽其畱逐二月以來失地失權之事已二十見來日方長何以卒歲緬甸安南印度波蘭吾將爲其續矣觀今波蘭事脅其國主辱其貴臣荼毒縉紳真可爲吾之前車哉必然之事安能僥倖而免乎印度之被滅無作第六等以上人者自

錄四

十三

乾隆二十六年至光緒二年百餘年始有議員二人香港隸英人至今尚無科第人以買辦爲至榮英人之貧賤者皆可爲大班而吾華人百萬之富道府之銜紅藍之頂乃多爲其一洋行之買辦立侍其側仰視顏色嗚呼哀哉及今不自強吾恐四萬萬人他日之至榮者不過如此也元人始來中國嘗廢科舉矣其視安南之進士抱布貿絲有以異乎故我士大夫設想他日真有不可言者卽有無恥之輩發憤作貳臣前朝所極不齒者而西人必不用中人以西人之官必有專門非專學不能承之也若使吳梅村在他日將並一教官不能得安敢望祭酒哉卽欲如熊開元作僧而西教專毀佛教佛像殿將無可存僧於何依卽欲蹈東海而死吾中國無海軍卽無海境此亦非我乾淨土矣做貳臣不得做僧不得蹈海而死不得吾四萬萬人吾

萬千之士大夫將何依何歸何去何從乎故今日當如大敗之餘人自爲戰救亡之法無他只有發憤而已窮途單路更無歧趨韓信背水之軍項羽沈舟之戰人人懷此心只此有救法耳然割地失權之事既忌諱秘密國家又無法人師丹之油書院繪敗圖以激人心薄海臣民多有不知或依然太平歌舞晏然無事尚紛紛求富貴求保舉或乃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故割地失權之事非洋人之來割脅也亦不敢責在上者之爲也實吾輩甘爲之買地甘爲之輸權若使吾四萬萬人皆發憤洋人豈敢正視乎而乃安然耽樂從容談笑不自奮厲非吾輩自買地而何故鄙人不責在上而責在下而責我輩士大夫責我輩士大夫義憤不振之心故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責人人有救天下之權者考日本昔爲英

錄四

十三

美所凌其弱與我同今何以能取我臺灣滅琉球而制朝鮮得我償款二萬萬此日本之兵強爲之耶非也其相伊藤其將陸奧爲之耶非也嘗推考如此大事乃一布衣高山正芝之所爲高山正芝哀國之衰不能變法憤大將軍之擅政終日在東京痛哭於通衢見人輒哭終以哭死於是林子平蒲生秀實之流出而言尊攘大久保利通岩倉具視太宰純板垣退助三條實美大隈重信出而談變法日本乃盛強至明治以後日人賞維新之功乃贈高山正芝四品卿賜男爵凡物作始也簡將畢也鉅嗚呼誰知日本之治盛強之效乃由一諸生無拳無勇無智無術而成之耶蓋萬物之生皆由熱力有熱點故生諸天有熱點故生太陽太陽熱之至者去我不知幾百萬億里而一尺之地熱可九十四馬力故能生地能生萬物被其光熱者莫不發

生也育熱力滿腹皆熱汁火汁故能運轉不息醫者視人壽之  
長短察其命門之衰旺火衰則將死至哉言乎故凡物熱則生  
熱則榮熱則漲熱則運動故不熱則冷冷則縮則枯則乾則天  
死自然之理也今吾中國以無動爲火無一事能舉民窮財盡  
兵弱士愚好言安靖而惡興作日日割地削權命門火衰矣冷  
矣枯矣縮矣乾矣將危矣救之道唯增心之熱力而已夫能  
辦大事復大仇成大業皆有熱力爲之其心力弱者熱力減故  
也胡文忠謂今日最難得者是忠肝熱血人范蔚宗謂桓靈百  
餘年傾而未顛危而未墜者皆由仁人君子心力之爲凡古稱  
烈士志士義士仁人皆熱血人也視其熱多少以爲成就之大  
小若熱如螢火如燈則微矣並此而無之則死矣若如一大小  
團至百二十度之沸度則無不灼矣如日月之熱則無所不照

錄四

內

無所不燒熱力愈大漲力愈大吸力愈多生物愈繁故今日之  
會欲救亡無他法但激厲其心力增長其心力念茲在茲則燭  
火之微自足以爭光日月基於濫觴流爲江河果能四萬萬人  
人人熱憤則無不可爲者矣患於不能救知新報 戊戌政變

梁逆保國會第二集演說

今日之會惟諸君子過聽或以演說之事相督責啟超學識陋  
淺言語樸訥且久病初起體氣未復無以應明命又不敢闕焉  
以破會中之例謹略述開會宗旨以筆代舌唯垂覽焉嗚呼今  
日中國之士大夫其心力其議論與二三歲以前則大異啟超甲  
午乙未遊京師時東警初起和議繼就稿不自揣日攘臂奮舌  
與士大夫痛陳中國危亡朝不及夕之故則信者十一疑者十  
九退而肅然憂矚然思謂安得吾國中人人知危知亡其必有

振而救之者迺及今歲膠旅大威相繼割棄受脅失權之事一  
月二十見啟超復遊京師與士大夫接則憂瓜分懼爲奴之言  
洋溢乎吾耳也及求其所以振而救之之道則曰天心而已國  
運而已譚及時局則曰一無可言語以辦事則曰緩不濟急千  
臆一念千喙一聲舉國戢戢坐待割嗟乎昔曾惠敏作中國  
先睡後醒論英人烏理西英之子曾今任全圖陸軍統帥謂中國如佛蘭金仙  
怪物縱之臥則安寢無爲警之覺則奮牙張爪蓋皆於吾中國  
有餘望也今之憂瓜分懼危亡者徧天下殆幾於醒矣而其論  
議若彼其心力若此故啟超竊謂吾中國之亡不亡於貧不亡  
於弱不亡於外患不亡於內訌而實亡於此輩士大夫之議論  
之心力也今有病者於此家人親戚或謂其病不可治也相與  
委而去之始焉雖無甚病不浹旬必死矣今中國病外感耳病

錄四

五

噎隔耳苟有良藥一舉可療而舉國上下漫然以不可治之一  
語養其病而待其死亡昔焉不知其病猶可言也今焉知其病  
而相率待死亡是致死之由不在病而在此輩之手昭昭然也  
且靡論病之必可治也卽治之罔效及其死也猶有衣衾棺槨  
之事焉猶有託孤寄命之事焉欲委而去之蓋有所不能矣一  
人之身且有然而況國之存亡其所關係所牽率有百倍於此  
者乎故卽瓜分之事已見爲奴之局已成後此者猶當有事焉  
矣孰豕於牢尙狂躑而怒噪今數萬里之沃壤固猶未割也數  
萬萬之貴種固猶未繫也而已俯首帖耳忍氣吞聲死心塌地  
束手待亡斯真孟子所謂是自求禍也論語之記孔子也曰知  
其不可爲而爲之夫天下事可爲不可爲亦豈有定哉人人知  
其不可而不爲斯真不可爲矣人人知其不可而爲之斯可爲

矣使吾四萬萬人者咸知吾國處必亡之勢而必欲磨之於不亡之域各盡其聰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內所得行之事人人如是而國之亡猶不能救者吾未之聞也何謂分內所得行之事今語人以變法以辦事其在上者必曰下無人才無所可用也其在下者必曰上不變法無一可言也以故羈臣則歸罪政府政府亦歸罪疆臣州縣則歸罪督撫督撫亦歸罪州縣士民則歸罪有司有司亦歸罪士民要而論之相率以不發一論不辦一事而已其太息痛恨涕哭唾罵之言正以便其推諉卸責一齊放倒之計而實非有一毫真心以憂國憂天下者也如真憂之則必無以辦事望人焉以望諸己而已必無以不辦事責人焉以責諸己而已各有不可諉之責分各有可得為之權限願我士我大夫皆移其責望人之心以自望自責則天下事之可為者未有量也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又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又曰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蓋天下無論何種人皆可教皆可用惟此死心塌地一齊放倒知其不可而不為者雖聖賢末由而化之且此輩者豈惟自行放倒而已其見有他人之實心憂天下者則相與目笑之鼻訾之或掀拾言語舉動之小小過節微詞以詆排之阻撓之以佐其飽食羣居好行小慧之談資以為快嗟乎痛哉吾壹不知我中國若此輩者何其多也孔子一則曰難再則曰難再則曰末如之何誠哉其難誠哉其末如之何矣昔有英人某游高麗歸而著書曰高麗其亡矣入其國見其人終日無所事但攜筭一棹三五為羣以清譚於陰樹之下永日示夕人人如是日日如是國其能國乎嗚呼啟超觀於我京

錄四

六

師之士大夫而竊有感於斯言也籍於朝者以千計自一二要津顯宦疲精力於苞苴鑽競日不暇給外自餘則皆飽食以待升轉終日無所事既不讀書又不辦事堂堂歲月無法消遣乃相率於看花飲酒詩鐘射覆彈棋六博徵歌選舞以為度日之計若今之公車闕後榜前二十日間集輦轂下者八千人其無可消遣之情態視朝士又有甚焉而此人者則皆能為憂瓜分懼為奴之言者也徐而叩其說則曰今日事無可為正我輩醜酒婦人之時也嗚呼行有死人尙或殲之君子秉心惟其忍之我士我大夫豈必其有樂於此無亦以保國之大事非一手之為烈救亡之條理非舉念之可得或思救之而不得其下手之法或獨為之而苦無相助之人日消月磨而因自放云爾夫同一法也合羣策以討論之斯易定矣同一學也合羣智以講求之斯易成矣同一事也合羣力以分任之斯易治矣然則我士我大夫之所以自效於無用之地以求為消遣歲月之謀甘為游民甘蹈高麗之覆轍而不悟者殆皆以無會之故思之思之鬼神通之鑿而不舍金石鏤之羣之習之靡之厲之盪之決之策之鞭之意者佛蘭金仙其猶有將醒之時而曾惠敏烏西里之言不終不驗耶則啟超馨香而祝之脆膜而禮之

錄四

七

得鏡與弟肖巖書 戊戌七月二十八日由北京郵政局發

肖巖弟覽 前非言家 原擬乘中秋節前到鄂一行再與弟商辦

一切乃十三日因湘撫陳公保薦奉旨召見逮夜始知於十五早進內預備收於十六日卯刻在西苑勤政殿西煖閣召對面奏數百言大抵詳陳用人武備各事天顏甚霽二十日遂奉命與劉光第林旭譚嗣同三人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即日入直硃

諭云昨已命爾等在軍機章京上行走並令參預新政事宜爾等當思現在事務艱危凡有所見及應行開辦等事即行據實條列由軍機大臣呈遞候朕裁奪萬不准稍有顧忌欺飾持論聖訓煌煌祇增戰悚每日發下條陳恭加簽譯分別是否可行進呈御覽事體已極繁重而前列又甚不易處劉與譚一班兄與林一班譚最黨康有為然在直尚稱安靜林旭則隨事都欲取巧所簽有甚不妥當者兄強令改換三四次積久恐漸不能現在新進喜事之徒日言議政院上意頗動而康梁二人又未見安置不久朝局恐有更動每日條陳爭言新法率多揣摩迎合甚至有萬不可行之事兄擬遇事補救稍加裁抑而同志已大有意見今甫數日即已如此久更何能相處擬得便即抽身而退此地實難以久居也 此下開語節刪

逆蹟類二 廣東逆蹟

六

梁啟超等與康有為書 粵督譚鍾麟從康有為家查抄得之原書各送軍機處

前脫 甫之子譚服生才識明達魄力絕倫所見未有其比惜倭西學太甚伯里璽之選也因鐵樵相稱來拜公子之中此為最矣有陝西書院山長劉光贊自刻強學會兩序 旁注京前於陝倡行推重甚至此人想亦有魄力聞已在陝糾賞設織布局矣輒以書獎導開諭之並饒以偽經考視其他日如何或收為偏安帝都之用也駁事入報辨誣最無謂當以無事治之彼豈能持莫須有三字屈人耶此後宜置之

其二

前脫 視一切事無所謂成無所謂敗此事 弟子 亦知之然同學人才太少未能布廣長舌也如此則於成敗之間不能無芥蒂

焉矣尚有一法於此我輩以教為主國之存亡於教無與或一切不問專以講學授徒為事侯吾黨俱有成就之後乃始出而傳教是亦一道也 弟子 自思所學未足大有入山數年之志但一切已辦之事又未能拋撇耳近學亦讀史又讀內典 旁注讀得傳教頗多 所見似視疇昔有進歸依佛法甚至竊見吾教太平大同之學皆婆羅門舊教所有佛吐棄不屑道者覺平生所學失所憑依奈何屬勸長者勿行 某 亦以為然然 某 於西行之說頗主張者 某 意以為長者當與世相絕但率數弟子以著書為事此外復有數人在外間說世間法此乃第一要事粵中既難安居則移家入桂計亦良得今既如此可罷論矣

其二

錄四

九

某宗旨願與同門諸君不同諸君開口便勸人傳教新學小生入館未及數月即令其發揮宗旨令其向人述先生之道夫已之學且未成安能發揮他人其敝也必入乎耳出乎目日日披拾聽講之餘文而居然以通學自命其初也猶乘其乍發之氣詆斥流俗志尚嚶嚶然一二年後內學未成而客氣已沮必疲茶與常人等豈唯如此自借其一二高論以巧為藏身之地謂一切小節皆不足為我累必卑污苟賤無所不至吾黨中蹈此阱者蓋十之五六真可憤恨此非 某 故為苛論此非 某 曾自蹈之去年在都幾成無賴嗜馬深池念之猶慄故深知瞻高基下之為大害也 某 昔在館亦曾發此論謂吾黨志士皆須入山數年方可出世而君勉諸人大笑之謂天下將亡矣汝方入山人靈待汝耶 某 時亦無以對不知我輩宗旨乃傳教也非為政也乃救地球及無量世界眾生也非救一國也一國之亡於我何

與且吾不解學問不成者其將挾何術以救中國也即多此  
數年入山之時日亦能作何事乎今我以數年之功成學學成  
以後救無量世界下脫

其四

夫子大人函丈第十六次應言之事條列於下敬請道安

第三書及四上書記前後各事錄副寄上第四書粵中云已開  
刻則無須更寫第一書及朝殿文商中皆有定本尤無須更寫  
矣

此間希願前交與古香閣印云本之大小如公車上書記彼恐  
不能獲利請改用小本如策府統宗此則萬不可故提取其稿  
商之別家議復同彼蓋嘗論之諸書實據云自強學會敗後公  
車上書記已不能銷恐此書亦不能銷云云當而語之曰公車

錄四

記已銷數萬部度買此書之人亦不過數萬人有一部自無  
購者矣而彼執迷如故也此事或俟之他日報館自買機器印  
之粵中能刻最佳刻本必務精雅若如救時芻言則文字減色  
矣

四月二十七日信子拜世伯收到數月不以送來真大異聞昨  
以信追之乃始送至信內所言各事皆成明日黃華矣此後有  
書來望即直寄此間勿由人轉交切盼容純甫在此見敷  
次非常才人也以為勝廣

其五

幼博世叔  
君勉學長昨得書言股不足欲由上海撥款云云聞之大驚豈  
潘黃皆不願附耶旁注世叔不欲收惟超在港不聞潘有它言  
與超言固云月杪交一半信來時不過十八日消息亦似未

定或君勉過慮耳上海頃擬自造房屋置機器存款數實不足  
資擬注糧鄉亦不願頃在此擬一招股章程試往招之冀有應  
者今錄呈上澳報久聞而不聞有集股章程又無股份簿此亦  
太無條理宜速為之即以股份簿十本寄我望或有成也今日  
在此做得一大快事說人捐金三千買都老爺上摺子專言科

舉今將小引呈上現已集有千餘矣想兩日內可成也請公等  
亦擬數篇各出其議論不然起獨作十篇恐才盡也此事俟明  
春次亮入京辦之次亮此次乃請假非改官也伍秩庸苦相邀  
以二等參贊相待旁注無頭等缺惟李頃已應之旁注二頗欲  
要挾之令多帶同志一二人惟彼自言初放日即有條子三百  
餘恐不能容也惟彼來苦邀一不送條子之人亦難得矣渠今  
日入南京仍慮起不往已先送裝千兩來矣穗田書已買一二

錄四

俟買齊寄上四上書記印成由鴻安棧寄上此信由海關寄凡  
超所來信請皆呈長者若已南行請即寄去敬承起居

其六

前脫中國今日非變法不能為治稍有識者莫不知之然風氣  
未開人才未備一切新政無自舉行故近日推廣學校之議漸  
昌焉雖然科舉不變朝廷所重不在於是故奇才異能鮮有應  
者殫心竭力求在京師上海設一學堂尚經年不能定即使有  
成而一院百人所獲有幾惟科舉一變則海內洗心三年之內  
人才不教而自成此實維新之第一義也唯天聽隔絕廷臣守  
舊難望丕變若得言官十餘人共昌斯義連牘入陳雷厲風行  
或見采納昔胡文忠以四萬金賄肅順求賞左文襄四品卿督  
師於是中興之基定焉豪傑舉事但求有濟伊尹之志于輿所



取今擬聯合同志共集義款以百金爲一分總集三千金分餽  
臺官之爲入告其封事則請同志中文筆優長者擬定或主詳  
盡或主簡明各明一義各舉一法其宗旨不離科舉一事務使  
一月之內十摺上聞天高聽卑必蒙垂鑒則人才蔚興庶政可  
舉數百年之國脈數白兆之生靈將有賴焉

其十

孔子絕年黃汪不能用後吳小村文子來又力助張目仍不能  
用蓋皆皆非言教之人且有去年之事尤爲傷禽驚弦也去  
年南局之封實亦此事最受壓力蓋見者以爲自改正朔必有  
異志也四月廿七書云改朔爲合羣之道誠然合羣以此招  
忌亦以此天下事一美一惡一利一害其極點必同比例也今  
此館經營拮据數月至今仍有八十老翁過危橋之勢旁注謂經費

錄四

三

若因此再蹶則求復起更難矣故諸君不願弟子亦不復力爭  
也來書謂再蹶再興數敗不挫斯法立矣然我輩非擁朱頓之  
賞事仰人欲集萬金以就一事固不易易故毋寧稍諧眾論  
俟局面既定然後徐圖此事惟公度一人全力舉之而公度於  
弟子以非常相待此館全權時時可以在我日內弟子病公度  
疑其太勞覓同門襄其事弟子思文字之任弟子一人能舉之  
其料理局中下脫

右梁啟超七函

夫子大人侍右弟子昭焱叩稟穆承師瀕行誼督深維自圖罔  
知所措數日勤於習算兼讀學業理會身心或有所得惟師命  
外遊讀書惘惘不知何往家非富積力甚懸薄頻承堂上之命  
促焱謀就講席焱以年未及冠本無學問如何遽爲人師也以

此故家庭之間極多違德咎難自遣昨聆師誨樽味奉稟乃覈  
前議危悟震驚悼泣自罪行將下天堂而入地獄也昔嘗祇悉  
堂上歡心之故以得科第爲第一義以營財利爲第二義然自  
以里閭族黨多不相能僑蹇陵侮苦莫可堪焱亦嘗以己意風  
諫未獲垂諭故至於此躬自悼矣憂緒頓觸事非今日徒以難  
言之故久未上陳師命歸遠讀書非不甚善但累年或承隨或  
伏處除習舉業外更無它事威令如霜一瞬半響未嘗暇也今  
年讀書未敢云求通大道直以習舉業爲解耳旁注今每月堂  
限應六課書院通年倘仍遽歸必是陷重囚也旁注仍感堂上  
皆如是此實不堪見當暫忍隱在館小心事友諸君或將不我棄乎卓  
如學長專督以變化氣質心甚感之明年欲作上海之遊非是  
能有不知時務報能相容否旁注讀書焱不便爲梁君言也肅  
自立

錄四

三

肅上書密陳悃款敬請道安服更乞示行止

右孔昭焱一函

夫子大人函丈十月上一稟由廣仁善堂投想登師覽矣弟子  
現諏本月十三日安葬先人於邑西鄉距祠居四里之下樟村  
大嶺年底石工可完明春可出侍席前矣孔子會近又開辟疆  
土若干方里有若干人周游南洋是否決意卓如謂門人成就  
者少慧儒謂師至香港三日西人皆知意在請緩日再去何也  
桂地近又一變其局唐薇帥與弟子等見則談學與岑雲階及  
官場則談博談戲與曹剛李受彤則談古董書籍字畫曹李攻  
之不克旁注唐乃降之其精力太過人譏刺非議絕不動心師  
如能來必可使之日進前課問礦學末云有不知者進見詢問  
由是見者日多弟子約其開會已允摩厲激發未嘗不可與爲



善也此敬稟跪請道安

主人請必見仍可進言去年得滬電時曾有助金捐書之約

查前局為進止今既欲聯公呈寄京請代奏事或可辦頃禱

奏請未見當急圖之旁注劉嘉已北行岑雲階京卿已返亦頗見

人問其議論尚近此種為敵者有侍御唐椿壽旁注以憂則省然不久

去耳學會由高伯慈約遜業堂多數人矣伯慈尚不識吾學

大意去年冬始復來即為曹阻旁注其時請學通停不許出吾輩交數月不往還

近乃大動讀諸子最喜墨書偶與之發明吾道大服且深信改

制大罵曹公因伯慈合學係十數人言事曹大惡之曹教人只許開戶讀書不准有朋遠來

以改制公羊說經矣弟子頗悔數月中之不往交也泰西教士

雖遭殺戮仍進而不止思之滋愧伯慈有弟又近遜業堂新甄

前來者多有志非復從前矣日夜摩厲必能得人前論謂二月

錄四

已奉旨令各省辦商務尚不得其詳屢向撫署探之仍未有見

益留心此道者寥寥藉此以合大眾法至善但弟子愚昧尚不

知所為乞再示下手工夫俾有遵守晴皋小峰精銳不已必可

大成弟子近窮理似益有得游心於諸天之間從容於人境之

內別開地界可告師前桂學空問序資叔早已帶餘當續稟敬

叩道安

右龍澤厚二函

前脫 雷武子果然在日本處曾見伊藤博文云窺其行徑大約

有聯英日以拒俄之說動日政府中朝託俄為腹心正犯英日

之大忌彼在英國大約亦見尼希利黨人與之同病相憐矣

閏五月二十日由京來信得讀治國是最粗淺事今日之當如

何無論仕學院人知之即洋備亦多知之但中國之自命為士

善乃味耳通經所以致用博古而不知今必不可致用譯言

者稟膏之賦也其詞周禮注疏而屏外國之言語是求通經而

不求致用矣農務化學書草人士化之職也現今所謂種種西

法皆易繫諸下第二章之支派耳治漢學者尚考據者通經而

求致用者愈當研究現今之西學中國最易變法是在權要者

之時中轉移耳茶默聖論是重典也可以變為其文鈔之而已

雖君子敦品者亦鈔之是則此二篇八股一首試帖可以茶默

聖論者例之重之即所以輕之而專注意於經古一場而又以

通經致用四字塞天下之口使人不敢議童生者生員舉人進

士之所從出也童子之所學一變則天下學校變矣為軍機者

平日當媚上招權納賄傾害異己之人為窮編修鑽營學政差

錄四

使使十八省之督學使者皆我私人皆體我通經致用之學者

行之十年格致書院美華書館所用之書如小題指南選墨之

通行八股詩賦之重大有如茶默聖論矣不言變法而法自變

童生變而天下之學校變則無一不變矣惜乎大臣莫自能如

是也先生為何等人貪污佞諂斷不可避注意於大同國勿注

意於大濁國以大濁國為開筆觀筆可耳旁注知其不先生平

日得罪於人而不自知者多安知人不思復報也口蜜腹劍切

須隄防有言遜於我志必求諸非道而已先生為公卿所忌必

甚南歸後恐復有參奏者有肝膽之人當結以為援李鑑堂張

香濤等不妨順道見之也樹學無所成術亦粗淺之極自問

無可值世之重金者幸身累尚輕耳而平日受家兄恩惠今家

兄年已半百精力衰耗不能致財姪兒五人俱乏才藝大有不

能自立之勢思之未免惻然謀食之心過於謀道大濁國必將

大國爲人所瓜分正如村夫鬪龍船爭標彼行急者此更行急  
有唯恐落後失機之心獨夫之家產何足惜所難堪者我之親  
戚兄弟友生耳神山之新屬島亂後當治狡免謀窟宜在於東  
我有志焉但行事殊不易耳

右何樹齡二函

夫子大人函丈來書敬悉報事所須之人見尙未定遲日商定  
更稟上書記廿一二便可刷印臬司示禁賭博城中所謂老師  
館者已撤去八九聞社學課已發前數日樹園復患血今幸無  
恙仍精神未完復君勉未來孺博返鄉學使已初九到省十八  
日開考南海廿一日考番禺廿三日考順德廿五日考新會同  
門諸君已大集但爲試事所擾故講求甚少矣澳門之地弟子  
以爲善堂爲第一義以其能收拾人心徹上徹下也報館亦未

錄四

嘗不可但恐閱報者少不能永久故立不敗者莫如善堂也爾  
此并請萬福

右梁碩一函

逆蹟類三 湖南逆蹟

梁啟超上陳寶箴書 時務學堂鈔稿

侍郎世丈閣下入湘以來已逾一月所懷欲陳者無慮千萬初  
以公王事賢勞未敢擅擾學堂開學以後又自劬於功課且夕  
罕暇昨於九日爲學堂假期即思遺膝請見嗣以諸公會商學  
會事又不克矣托庇瀾邇而侍教疏逃良用自責也月之望日  
伯嚴約諸公集於堂中坐次述世丈之言謂時局危促至於今  
日欲與諸君子商一破釜沈舟萬死一生之策彼時同坐諸公  
咸爲動容啟超聞是言心突突不自制熱血騰騰馬將焰出於

錄四

聲蓋振蕩迅激欲哭不得淚欲臥不得瞑者迄今六晝夜徑欲  
走見有所陳說而啞於言語弗克自達用敢以筆代舌披瀝肝  
腸爲我公一言之啟超以爲天下事思之而已之力不能爲者  
勿思焉可也言之而所與言之人權力不能行者勿言焉可也  
嗚呼今日非變法萬無可以圖存之理而欲以變法之事望政  
府諸賢南山可移東海可竭而法終不可得變然則此種願望  
之念斷絕焉可也願望既絕束手待斃數年之後吾十八省爲  
中原血爲組上內甯有一幸故爲今日計必有腹地一二省可  
以自立然後中國有一綫之生路今夫以今之天下天子在上  
海內爲一而貿然說疆吏以自立豈非大逆不道狂悖之言哉  
雖然天下之事變旣已若此矣決裂腐爛眾所共睹及今不圖  
數年之後所守之土不爲臺灣之獻卽爲膠州之奪彼時挂冠  
而逃固所不可卽拒敵致命粉身碎骨何補於國何補於民一  
人之粉焉碎焉猶可言也天下由茲荼毒大局由茲陸沈虛懷  
忠義之名實有陷溺之罪故啟超以爲今日之督撫苟不日夜  
孜孜存自立之心者雖有雄才大略忠肝義膽究其他日結局  
不出唐景崧葉名琛之兩途一生一死而其爲天下之人萬世  
之唾罵者一而已偉哉寶箴天下大亂乃注意河西指爲移種  
處卒能捍衛一隅佐復漢室偉哉鄭成功流賊徧地大帥掃境  
乃能以海外孤島存明正朔垂四十年夫使天下大局苟尙有  
一綫之可以保全則亦何取於此而無如不爲寶氏鄭氏之布  
置卽步唐氏葉氏之後塵二者比較孰得失不待智者而決矣  
且啟超之爲此言也豈有如前代遊說無賴之士勸人爲豪傑  
割據之謀以因利乘便云爾哉今之天下非割據之天下非直

非割據之天下抑且日思所以合十八省爲一國以拒外人猶懼不濟而況於自生界畫乎此其義也雖五尺之童莫不知之厥起雖愚豈昧於此所謂日夜孜孜存自立之心者謂爲他日窮無復之之時計耳豈曰謂目前之言哉而無事則整頓人才與起地利其於地方之責亦固應爾而終不必有自立之一日此豈非如天之福乎脫有不幸使乘輿播遷而六飛有駐足之地大統淪陷而種類有依恃之所如是焉而已今以明公蒞湘以來吏治肅清百廢具舉維新之政次第舉行已爲並時封疆之所無矣而啟超必謂非存自立之心不足以善其後者蓋以治一省與立一國其規模條理一切絕異本無所謂異也西其規模條理皆與一國同唯今日中國之省則大異耳以今日尋常各封疆之行徑施之雖苦心孤詣而於捍他日之大難則猶未足也以一省荷天下

錄四

天

之重以一省當萬國之衝則將以民與人相見以學與人相見所以練其民與其學者固非尋常之力所能有濟自昔日本至幸也獨惜我中國數十年以來累受挫辱而封疆之中曾無一人思效薩二氏之所爲者已實不競而何人之尤嗚呼使胡文忠公生於今日其所措施蓋必有以異於人矣我公明德首碩爲后帝所倚重政府所深知德澤在湘婦孺知感有所興舉如慈母行令於其愛子脫一句公度研甫皆一時人才之選殆若天意欲使三湘自立以存中國而特聚人才於一城以備公之用者蓋不乏人也啟超雖拙陋竊窮數日夜之苦思力索極其條理及下手之法以爲若使德人膠州之禍不息今歲卽成瓜分之勢斯無可言矣若能假以五年則湖南或可不亡也然明公必於他日自立之宗旨樹標旣定摩之極熟不令少衰然後

一切條理乃因而從之敢先以一書專論此義上塵清聽倘不以爲狂悖之言也則將竭其芻蕘之所及者更次第陳焉無任待命之至啟超誠惶誠恐頓首謹上

湖南時務學堂課藝總教習梁啟超批以下刻本

凡賦稅於民者苟爲民作事雖多不怨今西國是也上海租界每季巡捕捐極重未有以爲怨者也苟不爲民作事雖輕亦怨矣中國之稅至本朝而輕極矣孟子謂輕於堯舜之道者大猶小猶也何以謂之猶謂其不足以供幣帛喪殮百官有司之用也今之中國是矣以賦輕之故乃至官俸亦不能厚惡知官俸既薄而彼百官者仍取之於民之身而其禍益烈耶

案斥 本朝輕賦爲大猶小猶喪心病狂

今日欲求變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變去拜跪之禮上下仍

錄四

天

習虛文所以動爲外國訕笑也

案此言竟欲易中國拜跪之禮爲西人鞠躬居然請

子降尊悖妄已極

春秋大同之學無不言民權者蓋取六經中所言民權者編集成書亦大觀也

案民有權上無權矣欲附會六經六經安有此說

分教習韓文舉批

天下無敵美國有焉歐洲不及也今歐洲各國之人每年隸美籍者不知凡幾如戰爭之事與諸國持和局者多由美國湖美國由乾隆四十一年始聯合十三州至今日所屬邦部已四十餘近又合併檀香山將來大一統必由美國以成之也

案欲美國大一統置 本朝於何地

後世爲臣者不明以臣佐君之義皆是爲民作用而遂甘爲奴  
隸若程至於國破時僅以一死塞責後世遂曰爲忠臣二千年  
之鋼蔽牢不可破

案此教人不必盡忠也無人心至此

英國總統有違例下議院告之上議院上議院得以審問例能  
奪其權而褫其職英國雖君臣共主之國其議院亦曾廢君可  
見舜亦由民公舉非堯私授也

案如此中國幸不設議院耳議院設而廢君大逆不道之事  
更多矣

學堂日記梁批 以下手書本

屠城屠邑皆後世民賊之所爲讀揚州十日記尤令人髮指毗  
裂故知此殺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維之人類或幾乎息矣

錄四

案三代以後得天下者皆逆取而順守 聖清之於前明

與國也揚州十日記之言明季遺老之言也不思二百餘年  
之 深仁厚澤而乃執明季一人之言以爲民賊乎是亦  
賊民而已矣

公法欲取人之國亦必其民心大順然後其國可爲我有也故  
能興民權者斷無可亡之理汝已見到此層但未鞭辟入裏耳

案興民權只速亂耳安得不亡  
議院雖創於泰西實吾五經諸子傳記隨舉一義多有其意者  
惜君統太長無人敢言耳

案惜君統太長五字悖逆至此殆欲人人造反時時作亂然  
後快於心與

二十四朝其足當孔子至號者無人焉間有數霸者生於其間

其餘皆民賊也

案二十四朝之君主謂之民賊而獨推崇一孔子是孔子之  
受歷代褒崇爲從賊矣狂吠可恨

衣服雖未事然切於人身最近故變法未有不先變衣服者此  
能變無不可變矣

案改朔易服皆興王之事若輩何敢妄言歷代草寇未有不  
改制者黃巾赭寇非其人乎

學堂答問韓批 以下改刻本

有伯姬之賢三國來勝尙爲非禮況不如伯姬乎亦惟有伯姬  
之善乃能容之餘則不能可知矣可見僅得一伯姬而不及伯  
姬者多矣此不平等中之平等聖人居於亂世不得已也

案平等之說出自釋氏安得以之附會聖經自梁啟超來主

錄四

時務學堂於是人人言平等至有某孝廉父子之謬論諱厚  
者如此其他可知傷風敗俗莫此爲甚

梁批

一盜案之徽州縣治之足矣而上勞朝審皆極可笑

案 聖人慎刑愛民所以有朝審此 列祖

列宗之成法而以爲可笑不知是何居心

日本所以二千餘年不易姓者由君位若守府而政在大將軍  
凡欲篡位者篡大將軍之位而已日本所以能自強者其始皆  
由一二藩士慷慨激昂以義憤號召於天下天下應之皆俠者  
之力也中國無此等人奈何奈何

案梁啟超欲興民權所以藉口於君位若守府欲尊任俠所  
以藉口於日本之自強童子何知其不爲此似是而非之論

所誤者鮮矣

中國舊論常以能言不能行責人此最謬論蓋有立言之人有  
行事之人各有所長不能相非必欲以責一人之身萬無是理  
案時務報學堂之設育人材也能言而不能行天下古今安  
有此教人之法果如此等謬論則學堂之設專為若輩言者  
設矣他日學僅成立皆持梁啟超之說以教人豈非誤盡天  
下蒼生耶

臣也者與君同辦民事者也如開一鋪子君則其鋪之總管臣  
則其鋪之掌櫃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國之義

案封建之世皆天子之臣故可以去此適彼非所以論於今  
日之世也果如此等議論則龔效拱之漢奸姚福秋之孽亂  
皆得謂之合於古義矣三尺童子習聞此類謬說湘中風俗

錄四

人心之壞恐有不可問之日矣

漢世武梁祠堂畫象所畫古帝王多人首蛇身人面獸身蓋古  
來相傳實有證據也山海經言絕非荒謬董子引古語云人當  
知自責於萬物可知古時人與物相去之率本不甚遠若至今  
日則誰不知己身之貴於物者而更待聖人之丁寧告誡耶西  
人古書屢出告令禁人與獸交然則古時之人與獸交者必甚  
多矣

案刪書斷自居虞聖人自有深意太史公曰其文不雅馴摺  
紳先生難言之西人禁人與獸交見之彼國載記安得以此  
臆斷中國上古之人學堂與童子所講者此事母怪合種之  
醜論騰於士大夫之口也此輩願為山海經中之人何苦率  
黃種而盡為獸種乎

逆蹟類四 海外逆蹟

逋臣問答

循環報云上月二十一晚德臣西報採訪人與康有為會晤欲  
查詢中國情形及康出亡原委見其身材中等面部豐隆容貌  
頗美查其出京之時並未得英使及使署人員相助惟至上海  
由重慶輪船下依士渠檣始得英人保護當與採訪相會係  
由本港著名華商為之傳語該商首向採訪人代述康意謂康  
蒙英國欽使及各官商保護甚為感激康繼言曰我由湖北人  
高燮曾所薦翁同龢及禮部尚書李端棻亦留意於我有謂翁  
為守經黨寔非也實翁李二臣屢欲薦我在皇上左右以備顧  
問我自蒙召見即奉旨任總署行走西歷今正三號曾與總署  
王大臣會議各大臣皆以容禮相待會議三點鐘久當時我祇

錄四

勸中朝維新政治步武泰西政教然各大臣之意多不主更新  
之意者故榮祿當時問曰我國何故改變祖宗成法我答曰列  
祖列宗皆無總署今特創設庸非變政之始基乎斯時我首議  
整頓法律延聘洋員會同我及三數官員制定法律及各官職  
蓋此為最要之著庶務之更當由此類推而築車路立海軍議  
學堂暨各新政亦當次第續辦但法律官職若不肯變則其餘  
庶務雖變無益不幸皇上未如所議先變他政致有今日之禍  
會議翌日恭王及翁師傅將所議具奏雖開恭王深贊我才然  
當時所議亦不以為然蓋謂祖宗成法不宜驟變惟翁則深遵  
其議後蒙皇上許我具奏條陳政治我即奏請皇上將中國舊  
習及祖宗成法變更並勸皇上效法日本及俄先皇彼得又請  
諭飭各大臣到宗廟矢誓力圖變政此我摺內所陳第一事也

至於文件亦不外勸變法律政治其第三事則請設代遞臣民條奏我曾詳陳政體皇如主腦軍機如舌御史如目督撫如手足今無合宜之律例如人無心不能操動靜之權而皇上遂不能周知民隱我又請皇上簡用少年才智熟識西學政治人員與皇上襄議治理不次拔擢毋庸拘以資格並請設十二局以分理庶務此疏既上聞皇上甚為嘉納允如所請發交總署會議乃恭王榮祿許應駁皆以為非惟皇上著令再行詳議覆奏我所條奏多蒙皇上採納見諸施行想亦閣下之所知也我曾呈二書以供御覽一為日本改革考一為俄皇彼得振興考後復上疏請皇上速行變政切勿遲延皇上答以諭旨并召見於仁壽宮垂詢二點鐘之久時適俄據旅順大連灣皇心弗悅雖則聖躬孱弱然尚精明皇上額圓鼻直眉清目秀面色青黃一

錄四

望而知為聰明之主當時面獎以所呈之書甚為有用我覆以中國貧弱皆由振興遲玩所致皇上深以為然且謂彼守舊諸臣所誤我復奏以國勢弱極然及今補救尚未為遲即奏陳普法戰後法國復興情形且謂法之償款多於中日之款法之失地二省而日本祇割臺灣乃法旋蹶旋興我國則三年尚不能復振皇上答以何故我答以法國既敗大臣地亞士出示論民亟革諸弊聯合一心務期盡雪前恥因是兆庶一心故能元氣迅復乃中日戰後於今三年守舊大臣匪特不知振興且阻撓新政故日復一日依然故我我並請皇上試觀日本變法歷盡許多艱險緣日本武備黨其權更大於中國守舊黨乃日皇能以善法擢用少年新進且遣聰明子弟肄業泰西故能變為強國後又議論彼得變政且奏請皇上如慮人材不足用可聘用

英美名士相助為理在皇上以為中國維新亦已有年然就我觀之則實未嘗更變故用許多譬喻以啟迪聖心唯皇上答以心甚憂懣無以感化諸臣皇上復言素知諸大臣不肯留心西法及講求振興我復奏云各大臣或亦有是心但事務繁多年力就衰心有餘而力不足無可如何我又奏請皇上更變科舉廢棄八股皇上答以深知西學當從中學當變是必如奏以更科舉我又奏派宗室出洋游歷以熟習外務迨皇上垂詢將畢我復奏尚有多事條陳當隨時具奏並勸皇上與各國輯睦以聯友誼皇上答以各國皆屬教化名邦甚願與敦睦謹借諸大臣未能體此意耳蓋當西歷客歲十二月時我曾勸皇上與英聯盟也迨後我奏請皇上何不將新法明諭天下皇笑而不言我遂陸辭而出自西歷六月而後我送上封章惟不再蒙召見

錄四

其後皇上降明諭責我久留京師不赴上海管理官報局是皇上知有變而促我離也我奉此諭心甚驚疑至晚復接奉皇上密書九月初三早連奉密諭一次即會議寮屬妥籌善法旋請美國教士李提摩太代求英使則英使避暑北大河繼謁美使又避暑西山倘是時英使在京必能善為處置斷不至有今日之事當我在京服情安謐仍未料有此變初四日友人告以事機危急時我尚在廣東會館請早離京行李交弟照應我即搭車至塘沽欲搭渣甸行連陸火船船人見行李鮮少言須在行購船紙方准附搭我遂向天津投宿客棧有人勸以剃髮徽服我安於天命卻之初六早附搭太古公司重慶輪船祇坐平常客位因行李少恐啟人疑也當將出京李教士留居彼寓中惟我因皇上所命故立意離京我並未與英使署有信息來往亦

未嘗接英使署函當船過煙臺亦無變動及抵吳淞始據英領事請過依士渠礮船安居此事想必李教士商諸英公使電飭領事保護者也我深感英領事及重慶輪船主之恩皇上命我出外覓人保護君國故我意欲親近英國緣英為天下最公道之邦前者兩次助土耳其雖傷多軍糜巨餉亦不惜故我料英國將來必助我大皇帝也當我在上海曾請英領事電達外部求護中國以愚見而論英必能助我皇上及維新黨誠如是也則英為我國最好友人矣倘英不肯助我皇上吾恐西伯里車路既成俄人輟迹將偏於中國如英能護中國我知皇上及維新黨永遠不忘英國之德也談畢即復言曰聞梁啟超之親族被新會縣拘監伏望英國官商早為設法保護也原本多有情詞去語拾遺處亦不空格拾頭以出自逆臣口 逆之語概行刪去也餘均仿此 戊戌九月初二日申報

梁逆去國行

嗚呼濟艱乏才兮儒冠容容佞頭不斬兮俠劍無功君恩友讐兩未報死於賊手母乃非英雄割慈忍淚出國門掉頭不顧吾其東東方古稱君子國種俗文教咸我同爾來封狼逐逐磨齒瞰西北唇齒患難尤相通大陸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難為功我來欲作秦庭七日哭大邦尤幸非宋聾卻讀東史說東故卅年前事將毋同城狐社鼠積威福王室蠢蠢如贅癭浮雲蔽日不可掃坐令螻蟻貪應龍可憐志士死社稷前仆後起形影從一夫敢射百決拾水戶薩長之間流血成川紅爾來明治新政耀大地駕歐凌米氣葱龍旁人聞歌定同哭此乃百千志士頭顱血淚迴蒼穹嗟乎男兒三十無奇功誓將區區七尺還天公不幸則為僧月照幸則為南洲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陰

之間占一席守此松筠涉嚴冬坐待春回終當有東風吁嗟乎古人往矣不可見山高水深同古踪瀟瀟風雨滿大地飄然一身如轉蓬披髮長嘯覽太空前路蓬山一萬重掉頭不顧吾其東東時報

梁逆記康逆出險事

嗚呼先生之被嚴捕而不死蓋有天焉自新政行後滿朝守舊黨與先生甚矣千方百計欲排之謗誣繁興親友咸憂及於大難皆勸勿言變法早出京先生曰死生有命吾嘗在粵城步經華德里飛磚掠面幾死若死蓋亦無所避矣中國危亡如此今躬遇聖主安可計較禍患而不救先生之行政蓋早舍身亡生矣六月孫家魚承軍機大臣意奏請派先生出上海督辦官報局而先生感激知遇且聞九月間兵之譟深知皇上之危險義不可捨去欲留京設法有所補救故遲未行而皇上亦令軍機大臣傳旨命將所編列國強盛弱亡記一書盡寫成進呈然後出京蓋示意命其留京也至七月二十九日而朕位不保之密詔忽下康乃發憤思救護而初二日旋降明詔命其迅速馳往上海毋得遲延矣先生奉詔後猶欲布置數日乃行而初三日又由林旭交到第二次密諭促行益急乃於初四日上摺告行初五日天未明出京時雖極知事之危險然仍以為大變當在九月也故尚從容而行及初六日忽步軍統領衙門率兵役來寓舍逮捕而先生已在途中不知事變當時京師諸同志聞變為先生大憂而無從通遞消息咸以為必死故譚嗣同曰皇上既無從救今先生亦無從救我已無事可辦惟有待死期而已初五晚先生由鐵路至塘沽搭招商局某輪船赴上海既已登



舟息於輪矣因無一等艙位且須翌午乃動輪心忽動於是復登岸宿塘沽一夕改乘英公司重慶輪船遂於初六早十點鐘動輪其夕榮祿派飛騎在天津塘沽逮捕大搜不得知已乘船去乃發電往煙臺道上海道天搜各輪船協擊又發兵艦飛鷹往追飛鷹者每點鐘行二十九海里比重慶輪船速率倍之而飛鷹以貯煤不足僅行六點鐘煤即盡因迫不及重慶輪船既到煙臺停泊一點鐘有餘時先生絕不知政變事猶登岸游覽並購五色石子兩筐徜徉良久乃歸舟先一時許煙臺道員某已接到天津密電適有急事須往膠州因未將其電信看視藏之懷中而去及到膠州譯而視之則命其截搜重慶船密擊也因從膠州馳歸煙臺則船又已開矣遂不及先是上海道蔡鈞既奉到密擊之電連日親乘小輪船到吳淞凡有船自天津到

錄四

者必上船搜畢然後許搭客登岸當時上海之志士十數人聞變後共謀設法救先生密乘小船往吳淞將相機行事見此情形以為萬無生理痛哭而返初九日下午二點鐘重慶船將到吳淞上海道等艤船以俟乃該船未入口數里許時先生在船頭與客談笑方聞浙士姚某奏疏而論議之忽一英人乘小輪到船持先生之照片徧認舟中旅客見先生攜手入房問之曰君是康某乎先生曰然又問曰君在北京曾殺人乎先生曰異哉吾何為殺人哉又問曰然則君何為出京乎先生曰吾奉我大皇帝密旨令出京其人曰密旨云何先生乃命取筆墨書以授之其人乃在懷中出一紙則北京政府密電諭上海道謂康某即可密擊就地正法云云也先生視畢駭然泫然英人曰我乃上海領事遣來濮蘭德也君可即隨我行乃攜手下小輪船

五

錄四

五

登英兵艦甫到艦而上海道搜擊之小輪船已到矣先生與英使商及上海英領事無一面之識故英人之相救非惟出中國官吏之意外並出先生意外也英領事所以得此消息及先生之照片者因上海道奉到密旨後即鈔錄數十分並購先生照片數十分照會各國領事請其協擊英人素知先生為變法之領袖故特救之先生既由重慶下小輪船因北京政府密電之語竊意皇上已為榮祿所弑肝腸寸斷乃成一詩曰忽瀛龍豫騎太陰紫微移座帝星沈孤臣辜負傳衣帶碧海濤夜夜心又作詠家人子弟數書蓋尙備死所也英領事又告以皇上之事尙不確故畱此身以有待當初六至初十四日之間榮祿等疑先生尙在北京凡閉城門兩次停鐵路車三次發兵三千緝騎四出密電紛馳大搜數日至初十日啟超與日本領事自天津下塘沽猶派小輪船來追捕疑為先生云幸捕者人寡不然啟超亦不免蓋天羅地網既廣且密中國數千年捕一匹夫未有大舉也而先生乃從容購石吟嘯論文不知事變末嘗少避以常理論之蓋萬無生理矣而卒獲不死豈不異哉是役也先生有十身不足死皇上無兩重詔書敦促則先生不出京必死榮祿之變早作一日則先生無論在京在途必死若先生遲一日出京則在南海館被捕必死若宿天津棧則不及搭船必死若初六日船不開必死既搭招商局船常例必不復登岸無從搭英船則英人無從救必死飛鷹兵艦速率既倍若非缺煤則必追及被捕必死或名曰飛鷹艦長仗義釋放云亦未可知煙臺之道員若非往膠州則截搜被捕必死到上海不遇救必死上海道不請各國領事協擊則英領事不知此事無從救必死有此十必死當是



高者智無所施謀勇者無所施力愛者無所施恩人事俱窮  
能救其一不能救其他死矣死矣而竟不死豈非天哉豈非天  
諺天之曲爲保全先生曲綫巧奇若冥冥中有鬼神呵護之俾  
留其生以有待者豈無故歟或有責先生不死者蓋未知先生  
出京實在前先奉詔命而行非私逃也及出險後上又生存  
安有舍密詔之重而徇僞命者哉此不待辨特於其必死而不  
死之異可記之以告天下志士之舍身以救君國者發起意氣  
焉戊戌政變記四

梁逆飲冰室詩話一則

太平翼王石達開其用兵之才盡人知之而不知其嫻於文學  
也近友人傳誦其詩五章蓋曾文正曾招降彼而被賦此以答  
也詩云曾摘芹香入泮宮更探桂蕊趁秋風少年落拓雲中鶴

錄四

早

陳迹飄零雪裡鴻聲價敢云空冀北文章今已遍江東儒林異  
代應知我祇合名山一卷終不策天人在廟堂生慙名位掩文  
章清時將相無傳例末造乾坤有主張況復仕途多幻境幾多  
苦海少歡場何如著作千秋業宇宙長留一瓣香揚鞭慷慨蒞  
中原不爲仇讐不爲恩祇覺蒼天方憤憤莫憑赤手拯元元三  
年攬轡悲羸馬萬眾梯山似病猿我志未酬人亦苦東南到處  
有啼痕若箇才同衛霍幾人佐命等蕭曹男兒欲搗麒麟閣  
早夜當期虎豹韜滿眼河山增歷數到頭功業屬英豪每看一  
代風雲會濟濟從龍畢竟高大帝勳華多頌美皇王家世盡鴻  
濛賈人居貧移神鼎亭長還鄉唱大風起自匹夫方見異遇非  
天子不爲隆醴泉芝草無根脈劉裕當年田舍翁此詩自述履  
歷兼述志氣所云名山一卷著作千秋蓋亦有所自負矣前後

四章皆不免下里巴人之誚獨第三章則卽以詩論亦不媿作  
者之林且仁人之言藹如矣至其懷抱帝王思想不知民權大  
義則固不足以責數十年前人物也又聞石有所作檄文全篇  
駢例中四語云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  
河山雖王琳賂寶王亦無此佳語豈得徒以武夫目之耶梁逆  
室集卷十六 案此詩話係述逃日本作足見平日居心叛逆  
並非忠於我中國志在變法也全集存謬之語極多錄此以見  
概大

逆蹟類五 湖北逆蹟

蔡鍾浩致漢口李慎德堂函 計三信

虎哥大鑒 日夜兼進始於廿三日抵里然此間又有壞事之  
輩詳中故風聲頗大然弟即歸必與趙何諸君盡心竭力而爲  
之惟本地人爲本地事易於打眼故有許多棘手之處且此間

錄四

早

又無租界地方官又極糊塗乞告之杰哥漢事望詳告來函請  
寫弟別名或玉林或松陰次耶以免一切俟此間稍有頭緒卽當飛函相  
告兄處如有要事請電告此請大佳  
堯哥鑒弟日夜兼進始於廿三日抵舍當訪何趙二君始知壞  
於石某之手故風聲頗大與省之壞事不同惟傳揚相類卽弟未歸早已通國  
皆知其中詳細林信中備敘弟在省面訂之事請速與均哥行  
之切勿視爲緩圖致誤大事弟不勝盼望之至弟卽歸無論如  
何必與何趙諸君竭力爲之惟本地人爲本地事殊覺打眼故  
有許多棘手之處且此地又無租界地方官又極糊塗此數層  
請轉告杰公餘事俟有頭緒再行佈告卽頌大安  
杰哥無恙弟沿途日夜兼進始於廿三日抵家沿途東南西北  
風俱無故船行甚緩熱不可當如再住舟數日眞熱死不值半



要者請電松轉用兄所說碼寫信亦可云云

陳謙致唐才常函 唐才常號田聖民治故日田公杰林杰即唐才中

田公大鑒杰病甚黃醫束手於望日後渡江養息病根半由辦事勞瘁半由轉餉難艱頃得漁翁相助畧更舊章旁注杰陶原已布置妥當步也裁汰冗散登臺一新弟亦於望日承杰囑漁邀徒榻本棧附琴末議雖是細密店務眉目未清爰與漁商立預算表以俾先時調度前來示囑店事宜縮小云云弟再四籌商日下根基已立各分店業已大開市面突然收斂似乎不易只宜實事求是下必另立分店若遽裁撤禍機立見公老於營務事不知召兵容易散兵難杰病之日增此也略計店款每月經弟與漁兄裁汰後尚須五百元有奇旁注陳林仍本月初旬杰已託弟當再求博節

在某洋行借得三百元准約望前歸楚綠雁兒末至弟已失言漁亦同覺減色二十日各司事又要關餉刻公誠信號之款仍未見到弟與漁亦將病矣計本月須給六百元急到方責開銷嗣後每月望前懇給五百元接濟庶漢店不至前功盡棄弟又與漁杰商得一策函請裁度棧房宜收以座上客常滿之故轉餉宜通錢店庶不時可以接濟又某洋行在申運貨或即在粵處投款漢店即在伊洋行支取似免轉輸之勞并將緩急相商公意如何懇即賜示且某洋行係弟舊好不致有倒閉欺騙等弊又眾司事聞令弟將來巡閱旁注實次承人人摩拳厲掌擬於令弟到時恭請大閱約計勁旅三千之譜祈是計此間均均鵠立本鎮翹企倍至一以令弟次臣有信照會一以弟等刻加鼓勵并擬請次兄巡閱各分店以觀技藝庶漢事不至為他人

所惑且不願讓義記獨善先鞭弟等以未得尊命尚未遠應允容商再報請候大安不再款項確到日期可先知一電何如植同叩杰夥已渡武昌矣即在此久病不能書可憐可痛

楊雲龍致龍舞靈函

前弟今特函付所唐鳳崗先生在蕪不知更多少辛苦已到安徽寶山之廟中歇伏今遊擊劉蔭廷已派鄧簿芝訪拏唐君之事不必言之又李畔片久已在甯國之書房觀書不知何日能出書房又葉芳廷兄已在蕪城書房觀書又杜春林已在繁昌書房其有廖東江孫仁滿已在繁昌三月十六日登仙本匪糧餉後洪各處碼頭紛紛即速來此昨五月廿六日康君已派三員之將領李開甲陳雲鶴秦力山弟已在大通會議酌商各碼頭團堂多少後定黃道吉日各處一律通行所康已造錢票為口號內號日新其德外號業精於勤不知兄台得知上付弟今求老兄台即速來蕪已商起兵之日特此函知紙長筆短餘不多言忙此再者弟今領口號票暫發五百之譜

搜獲唐逆身邊小篋內辦事規約

君臣佐使彝倫攸分 官階職守以明次序 舉立義號歸順有名 傳示檄文宣布德威 鑄造兵符以昭信守 製造鈐記以昭約束 令劍令旗調遣行止 旗分五色按色調度 鄂垣寫閣 不可輕視 運籌周備 庶無遺策 進退緩急 襄應外合 一鼓而下 功垂不朽

焚兩院及司道 劫水路行營 搶藥局 搬軍裝 焚戮三日 封刀安民 傳檄出示 鳴金警戒 富室樂捐

窮民安貧 派兵固守 再籌征進 如有違令 斬首示

眾

譯逆黨洋文告示

現因端王榮祿剛毅暨一概驕橫舊黨暗中主使勸助拳匪滋事我等中國自立會諸人現在已經持械起事特此佈告男女洋人知悉

我等謂滿洲政府不能治理中國我等不肯再認爲國家變舊中國爲新中國變舊苦境爲樂境不特爲中國造福且爲地球造福係我等義士所應爲之責

我等定議合今日上等才識易議國家制度務使可爲天下之表式本會之宗旨係使百姓保有自主任便議權

我等與聯合各國之意相同期平昏迷狂邪之亂德懲辦仇視

與錄四

洋人凶惡僭位諸人

各口洋人租界各教禮拜堂中外耶教人之性命物產定必保護不加擾害

特此佈告汝等我所爲不必驚惶

漢口中國自立分會啟

鄂中誅亂記

滬上某西字報謂近有新黨中人在漢口約期作亂致被大吏所誅本館意新黨者卽康逆餘孽之自謂彼其人雖言之不悖自稱保國保皇豈有效赤眉銅馬之行爲以致自罹法網者是以未敢貿貿然譯列報端迨昨日得漢口采訪友人手書始恍然於此事之巔末采訪友人之言曰漢口爲鄂中巨鎮上通巴蜀下達申江臺榭雲連瑰奇山積萑蒲羣盜時嘯聚焉自北省

拳匪作亂若輩卽思乘機而起分散票布要結黨徒期於七月二十八日晚間縱火爲號賊官吏劫軍裝佔踞城池與王

王

師抗拒詎料事機洩卽爲邏者所知細偵之得其巢穴所在乃白諸營縣調兵至泉隆巷對門某宅及下街某洋房一擁而入擒獲匪黨二十餘名內有一婦女旋復搜出號衣軍械火藥信函名冊之類解交夏口廳同知署廳主陳少石司馬立即升堂推鞠知爲首者一爲湖南辰州府人向連生一爲湖北柏泉人鄧永才皆在就獲之內并稱羽黨約五千名皆自願從逆犯順者司馬乃星夜稟知漢黃德道岑馥莊觀察觀察飛電督轅稟陳一切未炊許卽接督憲張香帥電札飭將首逆就地正法司馬委彭仁甫千戎將向鄧二逆犯綁至四官殿前梟首其餘二十餘犯督解赴督轅聽候裁奪此二十七夜間事也

錄四

月以後

鄂中誅亂記二

昨又接武昌訪事友來書謂此事實由康梁二逆主謀爰再錄之以供眾覽來函云湖廣總督張香濤制軍近接江督劉峴莊制軍密電內開訪聞康梁逆黨匿跡長江潛圖不軌請飭屬一體查拏等因卽密諭漢黃德道兼江漢關監督岑馥莊觀察督飭地方文武嚴行查緝上月二十七日訪聞漢口洋街上有多人形蹤詭秘出沒無常爰派漢口都司陳慶門都戎率兵前往查拏若輩知事機敗露膽敢持鎗抗拒都戎指揮士卒奮勇爭先立將匪黨二十餘名全行拘獲并起獲木質偽印花名清冊及軍械旂幟等物隨卽押解省垣制軍委營務處司道會同研究據供小人等皆受康有爲梁啟超所指使同黨有數千人

之多約期二十九日起事同時都戎又在漢鎮九連庵緝獲會匪一起係係紅教會黨羽甚眾定期二十八日武漢三鎮同時起事云云因將要犯向連生鄧永才二名正法梟示以寒匪膽連日文武各官搜查餘黨斯夕不遑而居民風鶴驚心爭先遷徙營署中人亦多有挈眷他適者

### 鄂中誅亂記三

漢口采訪友人云當上月二十七日夜漢口拘獲謀叛匪徒時在箱內搜出偽印一顆上刊管領中國大士會七字并康有為梁啟超諸逆往來手札嚴加刑訊供稱會中自頭目以下分別五等入會者由匪首給予憑條月領薪水洋銀六元窺其意旨定係康逆餘孽圖謀不軌固非與尋常哥老紅燈諸會匪所可等量齊觀者也幸天佑 聖清事機敗露否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後患尚堪設想乎刻已將各匪首級盛以木匣分懸漢口各碼頭矣

### 鄂中誅亂記四

聞之官場中人云此次漢口康梁諸逆黨之變其首犯係湖南人姓唐名才常自去冬即匿蹟申江與黨中人散播流言結匪謀叛甫於七月下滬潛赴漢口未幾即事發伏誅至所獲匪黨中尚有一張姓者及出洋游歷而回之某書院學某甲某乙解至鄂垣之後經張香帥批飭正法者計共十一名自作孽不可活誠彼黨之謂歟

### 鄂中誅亂記五

此次所獲逆黨多係學堂中人內有傅慈祥一名係鄂省武備學堂卒業生夙為提調徐穉生觀察所賞識派往東瀛肄業不

知何時私行回鄂自蹈刑章又唐才常一名係湖南瀏陽縣拔貢素負文名昔年創設湘學報主持之力為多又林錫圭一名均自認集會匪結黨謀逆等情不諱張香帥制軍以若輩糾眾為亂罪不容誅當即恭請 王命將首要十一名綁赴市曹正法首級分懸各城門以昭炯戒惟傅慈祥供詞異常狡展現仍暫禁獄中俟覆訊後始能定罪至各犯供詞牽涉士大夫不少香帥不欲株連已諭飭承審各官毋庸深究連日又續獲會匪三起均發交江夏縣暫行羈禁想一經訊實亦須明正典刑也

### 鄂中誅亂記六

此項會匪實係康逆所創保皇會之餘孽特改名大士會以免人疑會中頭目分五等二三等月給洋銀百元或五十元最下者亦有六元之數所售富有票上有業精於勤載記得此者可持往領取洋銀內地城鎮鄉村皆有若輩蹤跡被其惑者多不勝記上憲網開一面予以自新業經出示通飭限本月初十日為止各將匪票繳呈不復深究旋更沿途設捕獲近設票入內有知其頭未者謂會中人專以聯絡各項會匪亂民為主義與新堤紅燈會消息暗通贈以軍械火藥不少至是夜破案之處一為泉慶巷對面小弄中某宅一為辰州向寓其總寓則在花樓街寶順里門懸李慎德堂木牌湖南匪目唐才常林圭即樹堂暨羽黨二十餘名皆由此擒獲搜出箱中書札及康梁諸逆筆據甚多立即解呈漢黃德道署道憲岑觀察觀察屏退左右親自啟封不知書中是何陰謀詭計也此外尚有東洋刀數十柄手槍火藥不計其數連日嚴加訊鞫各犯惟願求斬首然

言外隱隱有爲康逆復讐之意所斬鄧光才向連生二犯特莽夫耳無足爲患至唐才常林圭等均係功名中人頗有軒昂氣宇乃竟甘心從逆以致駢首市曹殊不值得二十八日又在武昌斬決十二名本月初七日復斬七名先一日漢陽另斬黨羽一名開店逆爲某學堂肄業生曾赴日本東京游學故得與康梁連爲一氣釀此禍胎各處所派頭目中以湘鄂兩省人爲多目下各憲防範周詳每遇上下水輪船必留心偵察連日在漢陽鸚鵡洲及由申抵漢之某輪船上各獲封黨數名故現在仍嚴密巡邏也

### 鄂中誅亂記七

此事當大憲訊供時異常嚴密營務處左近各街巷一律攔阻行人以故詳細供詞無從探悉惟官場中人傳述各犯中唐才

### 錄四

常最爲狡悍對簿之際供稱事由康有爲梁啟超指使意在改換中國政府以圖自強祇因兵力過單不得不借會匪之力日前大通匪亂亦係黨中人所爲黨中首領大半肄業日本之官學生惟向連生鄧永才二名爲紅教會匪首由犯人勾結入夥者犯人自知機事不密貽誤大局自願以一死以謝同人嗣於唐行篋中搜出逆信及偽檄文富有匪票甚多內有偽札二件一委偽官林錫圭管帶中營一委偽官沈克誠管帶右營林逆已於當夜率獲後立正典刑沈逆知風遠颺今尙無蹤跡搜捕聞沈逆久在鄂中候補現充賑捐局委員且曾在某憲轅襄辦文案察閱匪所定規約中有起事後焚戮三日然後封刀等語窮凶極惡無殊明之獻闖及本朝洪楊諸逆之行爲宜乎遠近聞之無不髮指毗裂也其偽印文爲中國國會管領中營

右營關防偽札上書中國國會南部自立軍並無名姓

### 鄂中誅亂記八

唐逆係湖南瀏陽人丁酉拔貢與已正法之譚嗣同同里當時譚曾啓之北上力薦於朝稱其才可大用繼而譚因謀逆事發伏誅唐遂遁跡日本與康梁諸逆遊林逆係湖南湘陰人先年入時務學堂與唐逆諸人相友善邇歲游學日本與康梁二逆及唐等深相結納引爲同心嗣康逆創設保皇會煽惑愚人集捐既成遂有謀亂中國之意以唐林二逆有桀才委以招集羽黨等事宜許事成後封唐爲七省經略使於是唐林二逆同於去夏至漢皋勾結匪黨迨秋間唐回湖南故里湘人士惡其爲康逆羽黨羣起而攻其父係歲貢生頗有文名因子之故遂挈眷赴滬假居租界中唐則依舊逗留漢上上月二十三日洋

### 錄四

務局委員李鵬生明府忽奉督憲張香帥密諭至唐等寓所盤詰時香帥祇知有康黨來漢不料其驀起禍端也詎料唐等不知斂跡膽大如天竟敢約期二十九日之夜起事二十四五六等日下游羽黨之附輪船至漢者爲數甚眾攜帶火藥頗多唐匿蹟英租界一碼頭洋務局比鄰洋房內外懸李慎德堂門牌至花樓寶順里所獲者餘黨也被某剃髮匠看出破綻赴關署稟報故得一鼓成擒湖北某縣生員王玉之等二十餘人均先後誅戮其確情由唐僕李一供出並言另有樹義堂逆會當擊獲唐逆時在寓所搜出諸逆物併洋銀七千五百元

### 鄂中誅亂記九

湖北派赴日本游學之武備學生傅慈祥前因潛蹤回鄂入會爲非拘獲訊供堅不吐實迨經督轅營務處司道迭次推鞠傳

始供認不諱本月某日稟知制軍恭請 王命與各要犯一同起武勝門外法場處決當行刑時護軍武愷各營均擊槍環立并將城門暫行扇閉蓋因若輩羽黨眾多恐有劫奪情事故不得不格外慎重也

鄂中誅亂記十

康梁諸逆黨私售富有匪票煽惑愚民雖首要業已伏誅猶恐死灰復然後患難弭張香濤制軍因委 記名提督謝友鵠軍門率領弁勇馳往沿江一帶嚴密偵查先後擒獲匪黨十餘名復折而至崇陽蒲圻緝獲十餘名一并押解至省連日由營務處司道逐加研訊內有九名確係會匪頭目當即恭請 王命立正典刑計此案自破獲以來次第正法者已不下三四十名矣

逆蹟瑣記

錄四

至

康梁逆黨陰謀不軌設會售票業經各省嚴密查拏先後禽獲正法者已不下數百人近見逆黨身畔搜出各據詳載會中名目支離怪誕殊駭聽聞計自立會偽右軍統帥沈克誠偽左軍統帥陳謙正龍頭康有為副龍頭梁啟超此外曰總堂曰坐堂曰陪堂曰盟堂曰禮堂曰管事曰值堂曰刑堂曰盟證曰香長後書富有山天下水萬國香九字又有逆據中書會辦樹義堂右書日新其德左書業精於勤間以七言律詩四句曰萬象陰霾打不開紅羊劫運日相催頂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轉來其執事有副印新副聖賢當家管事巡風順八江口十牌大備小公各名目其中所派偽職分文武兩班文係康逆所自立會黨武為紅燈哥老各會匪黨都二百餘人姓名歷歷可數

一經嚴緝不難次第伏誅也

錄四

至

